

國民政府成立五十週年紀念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七至十二月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凡例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爲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二、本書記事以革命建國爲緒統。中華民國乃由國民革命而創立，而民國之根本在開國時臨時參議院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故凡違反國民革命之目標及臨時約法之政權，則以事實政府視之，冠以地方名稱，如北伐統一前之「北京政府」是。至破壞民國政府正統之偽政權與叛亂組織，則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三、本書記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爲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爲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爲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蒐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四、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爲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五、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六、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記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後附加編者案語。

七、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

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關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八、同一日內記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府各部會政令，次為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九、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十、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故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十一、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列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二、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民國十四年（西曆一九二五年）

七月

一日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採合議制，設委員十六人，以汪兆銘、胡漢民、張人傑、譚延闓、許崇智、于右任、張繼、徐謙、林森、廖仲愷、戴傳賢、伍朝樞、古應芬、朱培德、孫科、程潛為委員，推汪兆銘、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五人為常務委員，並選汪兆銘為主席，全體委員於本日宣誓就職，並發佈宣言。

國民政府之成立，為中國國民黨重奠革命基礎之重要措施，亦為貫徹國父主張與執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之具體表現。國父之逝世，使國民革命頓失領導重心，中國國民黨為調整政府組織、鞏固政治領導，乃改組大元帥制為合議制；由於北方政治形勢之轉變，亦使南方以護法為政治號召之組織失去存在意義，允宜改弦更張，一新國民革命之政治號召。

廣州護法政府之設立，原係因黎元洪於民國六年受督軍團之逼迫，解散國會、廢棄約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一日

四

法所致。民國六年七月，國會議員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九月一日，選舉國父爲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民國七年五月，軍政府改組，設總裁制，國父因以辭去大元帥職務而離粵。民國八年一月，軍政府改稱護法政府。民國九年十一月，國父重回廣州，再開軍政府政務會議，執行職務（註一）。民國十年元旦，國父在廣州軍政府發表演說，首次提出成立正式政府之主張。國父說：

「此次軍府回粵，其責任固在繼續護法；但余觀察現在大勢，護法斷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吾人從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針，開一新紀元，鞏固中華民國基礎，削平變亂。方針維何？卽建設正式政府是也。蓋護法不過矯正北政府之非法行爲，卽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若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份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爲中央政府，對外亦不發生國際上地位之效力。所以數載以來，北京政府尙自命爲中央政府，外人仍承認之；而視我等則爲土匪，視我等護法區域則如土匪區域，無他，所取名義狹而不正也。且我取義既狹，對於北庭既不啻承認其爲中央政府，外人承認彼而蔑視我不亦宜乎？又護法區域，前有川、桂等省加入，範圍較大；今已縮小，愈見護法不適宜矣。至以軍政府機關而言，外人眼中視之，殆與前清時代之營務處等。此種機關豈能代表中華民國而與北庭對抗乎？就以上種種觀之，足見建設正式政府之不容一日緩也明矣。且北政府前雖以正式政府自命，今徐世昌已公然下令，以舊國會選舉法選舉新總統，卽是公然宣布彼之總統實爲非法選出，亦卽公然不敢自命爲正式政府。此正吾人掃除污穢不堪之北京政府，建設良好乾淨之正式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基礎，削平變亂之時機，何可放棄此種責任？但建議設立正式政府之權，全在國會。國會在北京不能行使職權，而在廣州能自由行使，是望國會諸君建議，仿南京政府辦法在廣州設立一正式政府，以爲對內對外之總機關，中華民國前途其庶幾乎？余認廣東此時實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願以此重大之事，作中華民國十年一月一日之新紀念焉。」（註二）

同年四月二日，廣州舊國會議決取消軍政府；八日，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十日，選舉國父爲非常大總統。五月五日，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軍政府撤消。十月八日，

國父向國會提出北伐案；十五日，國父出巡廣西，於桂林組織大本營，以策劃北伐之進行。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國父回師平亂失利，於八月九日離粵赴滬。至滇桂軍入粵驅逐陳炯明，國父乃於民國十二年二月重返廣州組織大本營。當時叛將尚未肅清，軍事比政治更為急切，國父乃仍以大元帥名義領導革命，而不暇組織正式政府。（註三）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父為實現其設立正式政府之主張，乃親將「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案」於大會之第一日提出討論，並親自說明案由。略謂：

「本黨從前所樹之護法政府，在北伐勝利時，被陳炯明推倒，結果使北方乘機聲言贊成護法，恢復國會，賄選曹錕為總統。今次之革命政府，前途本甚有希望，而乃又為關係問題之交涉遭列強之忌而加以否認。為今之計，惟有組織正式政府，明示與北方脫離關係，使我輩之革命行動，被認為政治行為，而不被認為反抗行為。觀本黨今日有數省土地，偌大人口，實有力量可以建國。本次大會之目的有二：一為改組本黨；二為建設國家。而建設國家尚有應研究之問題二：一即立將大元帥府變為國民政府；一為先將建國大綱表決後四出宣傳，使人民了解其內容，結合團體，要求政府之實現。」（註四）

國父復鄭重將原案所附之建國大綱二十五條提出討論，經大會決議照原案通過。同年四月十二日，國父發表「制定建國大綱宣言」，說明革命之目的、方法與步驟；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時頒布大綱全文。

組織國民政府一案雖經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惟因當時革命環境變化不定，以致國父終未親見此一議案之實現。蓋民國十三年之革命形勢，北方曹、吳軍閥在十月之

前尚未推倒，而在廣東革命基地範圍之內，東江一帶則有陳炯明叛軍之盤據，廣州又有滇、桂軍將領楊希閔與劉震寰之專橫。殆曹、吳倒後，各方電促國父北上，國父又寄望於軍閥之接受感化，期能早日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問題，然而國父有生之日，此一願望終未實現！

國父逝世後，革命情勢又有變化。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之作爲與國民革命目的大相逕庭，中國國民黨與北方軍閥已無妥協之餘地。在廣東方面，則東征初次告捷，楊、劉等叛將已除，革命基地更形穩固。而國父手訂之「建國大綱」，年來經國民黨之宣傳，復因國父之逝世，對黨員與對民衆之影響，亦已更加深遠。國父北上後病篤電文南傳，代理太元帥胡漢民先生與軍政負責同志會商善後大計時，亦表示不敢再行代理大元帥職權，希望最好將大元帥府根本改組爲正式政府，並採用委員制，以擴大政治基礎，團結內部共同負責；當獲與會同志一致贊同。（註五）基於上述諸種因素，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乃於本年六月十五日舉行之全體會議中，決議「改組大元帥府爲國民政府」。同月二十四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改組國民政府宣言。（註六）本日，距國父逝世三個月又二十二天後，國民政府乃於廣州市公園內舉行成立大會，宣告正式成立。

是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依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在廣州成立，公布組織法如左：

- 第一條 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及監督，掌理全國政務。
- 第二條 國民政府以委員若干人組織之，並於委員中推定一人爲主席。
- 第三條 國民政府設置常務委員五人，處理日常政務，常務委員於委員中推定之。
- 第四條 公布法令及其他關於國務之文書，由主席及主管部部長署名，其不屬於各部者，由常務委員多數署名。

，以國民政府名義行之。

第五條 國務院由委員會議執行之。委員會議出席委員不足半數時，由常務委員行之。

國民政府委員會議，於國民政府所在地行之。

第六條 國民政府設置軍事、外交、財政各部，每部設部長一人，以委員兼任之。有添部之必要時，經委員會會議決行之。

第七條 各部長依其職權，得發部令。

第八條 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官制另定之。

第九條 國民政府設秘書處，受常務委員之指揮，其規制另定之。

第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七）

國民政府是日發布第一號通告：「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三十日，接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告，推定汪兆銘、胡漢民、張人傑、譚延闓、許崇智、于右任、張繼、徐謙、林森、廖仲愷、戴傳賢、伍朝樞、古應芬、朱培德、孫科、程潛等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委員。兆銘等謹於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宣誓就職，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特此通告。」（註八）尋由各委員依組織法之規定，推定汪兆銘（精衛）為主席，汪兆銘、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為常務委員。

按：此次政府改組，汪精衛之獲取軍政領導地位，實受俄顧問鮑羅廷之操縱；據胡漢民先生述稱：

共產黨來中國，其利用國民黨與消滅國民黨，是有嚴密的計劃的；計劃的第一步，便是要在國民黨中，找到具有相當資望而又「夙無主張、夸夫死權」的人，作為他們唯一的工具。民國十二年時，鮑羅廷和加拉罕（Leo Karakhan）等輩，便已開始物色了。當時鮑、加兩人所擬議的共有三人，便是兄弟與汪精衛和戴季陶三人。他們詳加考慮之後，便各下一個考語，以定取捨。對兄弟的考語是「難相與」，對戴季陶的考語是「拿不定」，對汪精衛的考語是「有野心可利用」。經此一番評定之後，汪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一日

八

精衛便中選了。(註九)

以上僅爲胡漢民先生述汪易受利用之條件。惟汪氏初以反對容共積極聞，至汪何時始甘爲共黨利用？復據胡漢民先生述稱：

總理將死時，加拉罕和鮑羅廷便招汪精衛到蘇俄大使館談話，當時本院（指立法院）委員馬超俊同志也和汪同去。加、鮑兩人同聲對汪精衛說：「孫先生的病已經絕望了，今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除了你更有誰敢繼承呢？」汪精衛聞之，便欣然色喜。這是他生平受寵若驚的第一次；而背叛總理、背叛本黨——甘爲共產黨工具的心腸，也於此植下了。(註一〇)

國民政府是日特任胡漢民爲外交部長，許崇智爲軍事部長，廖仲愷爲財政部長，徐謙爲大理院長兼管司法行政事務，徐謙未到任以前，着林翔代理。任命李文範爲國民政府秘書長。聘任鮑羅廷爲國民政府高等顧問。(註一一)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宣言如次：

「先大元帥逝世之後，全國政治上軍事上，喪失唯一之統率指導者，中國國民黨既以至誠接受先大元帥之遺囑，以繼續努力於國民革命，同時復於政治上軍事上謀適宜之組織，期於集中同志之心力，以共同負荷先大元帥所付託，而貫徹國民革命之志事，爰有國民政府之組織。

國民政府於成立之始，敢誦昭告於吾同志暨吾國民：國民政府之唯一職責，即在履行先大元帥之遺囑，凡遺囑所丁寧告語者，即國民政府所悉力以赴而期其實現者。國民革命之最大目的，在致中國於獨立平等自由，故其最先著手，即在廢除不平等條約。先大元帥以畢生心力，盡瘁於此，無論所遇若何困難，曾不稍撓其志。而凡倚賴帝國主義以齟齬國民革命者，雖暫得跳樑於一時，終必爲國民革命勢力所摧鋤以去。民國以來，自袁世凱以至曹錕，其失敗之跡，如出一轍，先大元帥去年北上之際，欲自此以後，永無倚賴帝國主義以齟齬國民革命之人，故主張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爲統一之條件。蓋惟廢除不平等條約，然後可以言統一，非是則無統一之可能也。先大元帥雖齎志以歿，而其所主張則無時不顯其效力。凡違背此主張者，終必爲國民所唾棄。證之近事，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之

徒，其始皆嘗隸於大元帥旗幟之下，及中道畔去，欲脫離國民革命而倚附帝國主義以求自存，則皆不旋踵而敗亡。而自五月三十日以來，上海漢口等處反抗帝國主義之運動日以劇烈，帝國主義者雖欲與其暴力，抑國民革命方新之氣，而自保其殘喘。曾不知適足以自暴其罪惡，而促其滅亡。六月二十三日廣州沙面慘殺事件，尤足使此等象徵更為明顯。故中國國民黨六月二十二日及六月二十八日關於立即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宣言，實為仰體先大元帥之遺志，而激勵國民革命之進行，國民政府之對外方針，必受成於此而不少變。

先大元帥既提倡廢除不平等條約，同時復發起國民會議，以為議決執行之樞機。蓋中國之主權，久已操於帝國主義及依附帝國主義以求生存之軍閥之手。開國民會議，即欲自帝國主義及軍閥之手中，收已失之主權，而還之國民，以符主權在民之旨。且帝國主義及軍閥所加於國民之痛苦，惟國民知之最深，去之之念亦最切，故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實行，不能不有所望於國民會議也。國民會議雖為北京臨時執政者所阻撓，然國民若能以自動的集會，而行使職權，則國民政府必盡其力所能至，以為種種之保障，此則中國國民黨既有宣言於前，國民政府必將優行之而不敢辭者也。於此尚有言者，比年以來，喪亂頻仍，中國國民黨之黨綱及政策，往往受環境之挾制而不能實施，目擊人民之痛苦顛連，而不能救；驕兵悍將，橫行跋扈而不能去；貪官污吏，因緣為姦，而不能懲。此皆同志所引為深疾者。故夙夜匪懈，思所以掃除障礙，俾得着手於建設。最近東江及近郊兩役，肘腋之患，稍得清除，決當乘此時會，以從事於政治軍事之整理。然國民革命前途之障礙，往往伴國民革命之進步而發生，惟建設之念愈切，則從事於掃除愈不容懈，終必舉一切障礙摧陷廓清之，使國民革命之進行，得以活潑而無所濡滯。願我國民深念今日孰為能代表國民利益者，孰為能為國民利益而奮鬥者，對於國民政府務有以督責而維護之，是所望也。國民政府委員汪兆銘、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廖仲愷、伍朝樞、古應芬、朱培德、孫科、程潛。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註一二）

附錄：

一、節錄汪精衛於民國十五年元月六日對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註一三）

在去年六月一日由中央委員會定了一個嚴重的決議案，大致說明我們欲整頓中國，必先從整理廣東入手；而整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一日

頓廣東，又必先從整頓軍事入手。所以第一要軍事統一，第二要民政統一，第三要財政統一、軍需獨立，第四要各軍都受本黨政治的訓練。這決議案定了之後，大本營總參議代行大元帥職權胡漢民同志立即接受，譚組庵、朱益之兩同志下了實行的決心，再由兄弟到汕頭見許、蔣各同志報告一切，大家都以為這決議案無論如何要盡力使之完全實現，所以六月五日以後，便開始攻擊楊劉。六月十二日，楊劉打倒，我們便着手於國民政府之組織，大家有過極重要的商量，就是議決採用委員制。這個意思本來不自此時才有的，自去年一月廿六日總理入協和病院以後，在北京開過一次政治委員會會議，大家的思想都是主張在總理逝世以後要實行委員制的，和在廣東政治委員的意思都是一樣。因為總理在時，在本黨有這個總理，同時在本國有這個元首；總理逝世以後，實在再無人可繼，而且在本黨總章第四章上面也清清楚楚說明是：「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並不是說本黨設總理一人的。當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本黨總章草案原沒有第四章那一章的，因為總理決心改組本黨的意思，實在要把黨的責任交付給全體同志；但大會各代表都請求總理加入第四章，就是關於總理的那一章，因為總理是有很長久的歷史的，中國的革命事業自開始以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的領導，故本黨願意始終以總理為唯一之領袖。總理逝世之後，本黨不復有總理了，推之以黨治國的理論，則國家亦不復有元首了，而且就現在世界來說，也推委員會制為比較好些；總理若在，大家都願意聽他的獨裁，總理不在之後，實無人能够繼承他的，則委員會制實為適應時勢的要求。可是決議以後，為什麼許久還不實行呢？就是因為其時楊劉還盤踞廣東，如果即時實行，他們一定有份列入委員，豈不是又把我們徹底改進的計劃通盤弄壞？故此直到六月中旬楊劉走後，才提出實行委員會制這個問題。我們正想趁這個時候從事種種建設，不幸於六月廿三日又有沙基的慘案發生，那天我們的民衆止是一個巡行，是響應五卅上海慘案及漢口、九江各地慘案的巡行，實在毫無挑釁的意思；現在有些帝國主義者說我們首先開槍，但試想我們如果有挑釁的意思，斷不至於將巡行羣衆都作密集隊伍，凡是稍有軍事常識的都不會有這樣做法。故此我們挑釁之說，不待辯而自明了。但是帝國主義為何又向我們挑釁呢？我們敢斷定：這是帝國主義者向中國民衆的一種示威。我們打倒楊劉不過旬日，便遇着這樣的帝國主義的示威，真是最危急的時候了；我們那時是準備着犧牲的，就是失敗也不及計的，所以七月一日國民政府便宣告成立，做了幾件大事：一是把國民政府的委員會組織妥當；二是把軍事委員

會組織妥當，把各種地方軍的名目通通取銷，一律改爲國民革命軍，因爲總理遺囑上第一句便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以就拿國民革命四字做軍隊的名稱。我們做統一軍政的計劃，做統一財政的計劃。至於民衆方面，我們努力幫助香港罷工的工人，共同對待帝國主義作一個極大的反抗，這些都是七月一日以後我們所做的事。

二、胡漢民：國民政府的經過與將來（註二四）

——十八年七月一日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成立四週年紀念會演講詞——

各位同志，今天是國民政府成立四週年紀念日，我們要知道四年前成立國民政府的經過，就應該先明瞭成立國民政府完全是總理的遺志，而不是我們後死同志所憑空設想的。民國元年時，我們以國民黨的前身中國同盟會，領導國民，成功革命；當時的國民黨成功不居，並不掌握政權，而仍在民間從事革命主義的推行，於是感覺實力缺乏，遇着無限的阻礙，國家便鬧了十多年的亂子，民國祇成一個空名，掛一塊招牌而已，民國以後，本黨所遇到的困難，實在比以前更多，但是總理奮鬥的精神，不但不以此稍挫，反而更強烈起來，他是抱定了他的救國主義，去和一切反動勢力拚命的，這個救國主義是甚麼呢？就是三民主義。總理一生的努力，乃以完成他的救國主義爲目的；這種完成的步驟，是先以黨建國，再以黨治國。這些話總理在時，常常對我們同志講，尤其在民國八九年以後，更加注意這種宣傳。

我們推總理的意思，完成他的救國主義，就是要救治目前這一個民族民權民生都沒有立定的中國，這是我們應懷抱的目的，應具有的決心。至於實行上何以定爲以黨建國以黨治國？其意義究竟如何呢？我們只要看十三年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所有的一篇極沉痛的演講就可以知道了。他有幾句最嚴重而最悲痛的話道：「以前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都由我一個人去負荷。今後不應該如此了！現在我們的黨已經改組，黨員又已經深受訓練，大家都明白黨的意義，黨的作用與責任，以後要由個個黨員去負起救國建國治國的重任，以完成中國革命的事業了。」在那次大會中，總理便提出組織國民政府的議案來，而且有一番很懇切的說明，說明成立政府的種種必要；同時他並且提出後來遺囑中所載的建國大綱，請大會批准。當時大會決議總理所定的一切原則，使全黨對於這兩點先努力宣傳起來，等到相當的時期就組織政府，實行建國大綱。這是民國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的情形。

我們再回溯到以前，在民國九年一月一日，廣州軍政府成立時，總理就說過組織政府的必要。當時非法的北京政府，本黨當然不承認，那麼我們自己便不能沒有個政府，為對內對外的地位。到了這年五月五日，總理便由非常國會選為非常大總統，正式組織了政府，而且積極進行北伐，可是當時本黨中的叛逆陳炯明等一班人，總是反對總理，北伐的事業也給他們鬧糟了，甚至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也給陳炯明蹂躪了一番，於是兩廣陷於極紛亂的狀態中。總理民國十二年回廣州，所以沒有再組織政府，而只以大元帥名義支撐一切的，就是因為當時的軍事更比政治急切，對於叛將的肅清，是一件急不容緩的事，那時不暇組織政府。直到民國十三年代表大會中，總理才再有組織國民政府的議案提出，「國民政府」四個字，才出現於世界，而標入革命史的紀錄中，連同建國大綱，也就正式與國人相見了。

後來總理北上逝世，兄弟便召集在廣州的擔負政治責任的同志到大本營來商量以後的辦法，是為成立國民政府的動機。本來總理北行的時期，叫兄弟留守廣州，主持大本營一切事務。兄弟因為當時的環境，在事實上無可推讓，才勉力負起這個責任；後來屢接總理病的消息，乃至病劇的惡耗，兄弟便深覺黨政一切，斷斷不是兄弟以代理大元帥的名義所能辦下去的了；同時又覺得在這個時期，我們正應該完成總理的遺志，正式組織起國民政府來，由全黨同志去負荷救國的大責任。所以在那次商量之中，多數主張決定組織國民政府。離開總理逝世不到四個月，國民政府便以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的決定，在四年前的今天，於廣州市公園內開成立大會而成立了。

那時廣東方面，東江已經平定，楊劉等叛將已經消滅，軍事早就沒有像總理在世時那樣困難。同時因總理在十三年代表大會以來的提倡與指導，黨的能力，黨的精神，也比以前不同了。同志之中，都認識這個時候，非按照總理的政略，總理的主張，就國民政府那個組織，去切實施政不可，於是趕將政府之下的各部一一成立起來，雖然組織上不能如現在的完備，但是大軀輪規模已經粗具了。當時國民政府委員，也是十六人，此外又有監察委員會，相當於現在的監察院。國民政府以下，同時並組織了省政府，與廣州市政府，以確立行政系統，軍事則有軍事委員會屬於行政機關，一同受黨的指揮。自從我們在廣東成立了國民政府以後，政治軍事，不久都有了顯著的進展，全國人民對於本黨的革命能力，也增加了信仰，而國際間也認識了中華民族並不是沒有真正的領導。他的復興的機會就要遇着了，這是今天回想起來覺得極可慶祝的一件大事。

至于在國民政府的過去四年之中，還是以軍事上的成功爲多；這種軍事的成功，完全是靠黨的領導而得的這一點，同志們幸而不曾負總理的遺志。但是黨能够領導出這樣軍事上的成功來，又全靠的甚麼？是靠他的本身又受着總理精神的領導。在過去軍政時期中，我們從平東江，平楊劉，以至北伐戡定武漢，規撫江南，收復幽燕，完成統一。我們軍隊的一切物質，統統够不上敵人的，而我們終能得到勝利，掃除革命的障礙，結束軍政時期。在物質以外，我們到底憑得了一樣什麼東西呢？這是大家都明白的，總理對於革命大業雖未能及身完成，雖未能繼續領導，可是他遺留下他的主義與政策，就是遺留下他全部的精神，卻永久不損不滅的。有這種精神，一直貫注在本黨整個革命事業的過程之中，徹頭徹尾，從沒有感覺不足的時候。如果以後全黨同志能繼續過去四年中的精神，不斷地努力，始終不負總理的遺志，那我國的革命事業，最短期間定可完成。

不過國民政府以往的工作是破壞工作居多，我們敢說，在全部革命工作中，這是比較容易的一部份。至於以後，訓政開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根據總理遺教定下一切政治建設的大方針了。最近二次全會，更根據大會的決議，詳細厘定，而且還附以時限了。日前由中央政治會議移文到國民政府以後，政府已完全接受下這些使命了，責任的逼緊，既已到此，國民政府應該如何加倍的奮鬥，再去實行總理所計劃的建設革命，政府斷不能因爲訓政時期環境較爲平穩，自家地位較爲穩固，而於不知不覺之中，有所懈怠疏忽，或貪圖舒服逸豫，甚至以爲六年的訓政時期很長，凡事不用怎樣加緊，那就完全違反了革命的精神了，凡屬「政府」，既是權勢威力之所積，最容易引誘或陷溺它的本身於腐敗，如果把一個至大至公的機關，維持在它的各個份子的私心上，那是最危險的！國民政府乃產生於革命的根源上的，當然會力矯此弊；不過大家更須明白：我們以往四年中，可算是專門去做破壞工作，而結果不過翦除了國內已成形的最大的幾個軍閥，掃去革命前途一種最大的障礙而已。今後的訓政時期的時限祇比過去的軍政時期多了兩年，表面上雖已是專門去做建設工作，而實在臨到建設時，定還要遇着大大小小各種障礙的。一定還要隨時隨地隨事隨人做種種大大小小的破壞的。可見今後的工作，是破壞與建設兼而有之，要比以前加倍的繁重，而時間僅不過較多二年，大家對於這幾年的光陰，還能有一分一秒的拋棄嗎？國民政府今後一定要不負總理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所給予我們的一條遺訓，就是「革命救國的責任，應由同志們分擔」，然後才能不負四萬萬同胞

以及舉世各國的期望。政府今後要認清總理所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話，以及遺囑上所稱「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等語，四年前蔣中正同志是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在國民政府決定改全部軍隊為國民革命軍的時候，他曾說：「我們要在一年內統一兩廣，三年內統一全國」。當時廣州南路還未平靜，軍閥的反動，反時時思逞，至於更大一點的範圍，廣州的四面格外都是敵人，大家對於蔣同志的話，不免以為過於誇張，不切實際，那知後來他的話都應驗了。爲什麼呢？是因為他信仰主義極篤，認為本黨的主義一定會成功，又因自己是矢志實行主義的人，所以自信力也很強；再將自己對於主義的這種信仰，對於自己的這種自信，傳播於同志同胞，於是發生極大的力量，而于最短期間，打破一切革命障礙，使他所說的話與所成功的事若合符節。政府同人現在一定也要照蔣同志那樣信仰主義，堅定意志，由信仰與自信之中生出一種力量來，並且推廣出去，一定要于六年之中，完成訓政，那麼結果的事實成功，也許會若合符節的。

老實說：自從北伐完成以後，以及最近的未來，我們還談不到什麼建設；一切事情，祇在那裡整理而已。但在這種整理之中，我們遇到許多的障礙了：最顯著的，如編遣會議是下決心去整理軍隊的，而封建思想未脫的軍人，便甘心做軍閥而反叛起來，舉此一端，其他可想，以往如此，以後在準備各種建設之中，我們所遇到的各種奇奇怪怪，始料不及的障礙，正不知有多少！這是政府同人心上應當有的一個總預料，而在進行計劃之中，應當有一個總預防。一方面我們將來所遭遇的實際程度往往如此的低下，而一方面我們心中所有的總理遺教，卻又極高，對於極低的固然只有一個打算去提高他，斷無遷就妥協之理；同時我們對於極高的目標，也只能有一個志願，就是貫徹始終地達到它爲止。以前許多同志，都以總理的理想爲太高，便把總理的理論分做了純粹理論部分，與可以採行的部分，那是很錯誤的，國民政府今後也萬不可存這樣的心理。再則國民政府是在本黨領導之下的，本黨同志應該認清總理遺教的程限在那裡，領導政府拿定方針去做，黨既是政府的靈魂，政府的腦筋，要推動政府，便如機器中原動力的馬達一樣，究竟總理教本黨去做電力，還是汽力，還是人力，本黨先不可弄錯了，或降了格，或減了力，或失了時。本黨的原動，如果充分在相當時期以後，才能考核政府的成績如何。總理在時，有些同志，常生誤解，對於總理的信仰，和對自己的自信力都嫌淺薄，每以總理爲立於萬仞高峯之上，而自己妄自菲薄，不肯努力踏着總理的腳步

跟上去，以致國家一誤十多年！現在總理既逝，一切遺教完全確定，不容誰有誤解。如果本黨同志的心理，以後還是不免搖惑不定，那一定不能推動政府去做成一個實行三民主義的政府，實行五權憲法的政府。這一層，在今天慶祝國民政府成立典禮之中，大家應該各自提高警覺的！

三、李雲漢：國民政府成立（註一五）

成立國民政府之議，實發之於中山先生在世之時。民國十三年一月間，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曾通過「國民黨當依此最低限度政綱——宣言內之政綱為原則，組織國民政府」的決議。二月十三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復通過組織部所提「國民政府組織案」。但由於廣州環境未靖，終十三年一年之內，並未成立正式政府。及十四年二月，中山先生病將不起，隨侍中山先生在京之中央執行委員始考慮到中山先生身後國民政府的組織問題。彼等在京曾召集政治委員會討論政府的體制，決議採行合議制。會後由汪兆銘電告廣州：

「北京政治委員會擬議：帥座若不諱，廣州政府改合議制。合西南各省為之，以消納灰色同志。」

廣州政治委員會依據汪電，亦於二月十九日決議：①廣州政府應改為合議制；②委員應以軍事委員略為擴充成為執政委員；此時東江戰爭正烈，其他分子一時暫勿加入，免懈軍心。」

及中山先生既逝，胡漢民有意將大元帥府改組為合議制之國民政府，商之於廖仲愷、伍朝樞，廖、伍均表贊同。稍後譚延闓由北江至粵，聞知此事，認為不宜於軍事緊急之際，為改組指揮中樞之議，胡漢民聽之，遂暫擱改組大元帥府之計劃。

五月，汪兆銘等中委，均自北京返粵，以討伐楊劉之故，亦未遽提改組之事。及六月十四日，討伐楊劉軍事已完全結束。當日下午，胡漢民於大本營召集政治委員會，商組織政府事宜。到政治委員汪兆銘、廖仲愷、伍朝樞及顧問鮑羅廷，當經決定：

「政府定名為國民政府，設內政、外交、財政、教育、建設、商務、農工、軍事、關稅各部。每部設部長一人，各部聯席會議，另推主席一人，關於政治之方針，由政治委員會決定，以政府之名義執行之，其各部事務由各部及各部聯合會議主持之。」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一日

一六

六月十九日，政治委員會復決議前項原則，應適用於廣東省政府。至中央政府，則另行決議：

「設中央政府定名為國民政府，以委員若干人組織會議，並於委員中推舉一人為主席。關於政治上之方針，由政治委員會決定以國民政府之名義執行之。」

設立政府的原則既經確定，政治委員會即討論人選問題。汪兆銘、廖仲愷、胡漢民、許崇智等均推薦在東江戰役及討逆（楊劉）戰役中建立殊勳的蔣中正為國民政府委員，蔣却以「受政府直接指揮者不宜加入」，婉言辭謝。二十四日，胡漢民以「大本營總參議代行大元帥職權」名義，發表接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政府改組決議案」之通電，將國民政府成立之本義與其性質通告中外，三十日，政治委員會遂將政府改組決議案及國民政府委員名單送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審議，次日——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於廣州。委員共一十六人：

汪兆銘 胡漢民 張人傑 譚延闓 許崇智 于右任 張繼 徐謙 林森 廖仲愷 戴傳賢 伍朝樞
古應芬 朱培德 孫科 程潛

十六位國府委員中，有汪兆銘、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廖仲愷、伍朝樞、古應芬、朱培德、孫科、程潛等十一人在粵，汪等十一人，遂於同日宣誓就職，並舉行首次會議，推汪兆銘、許崇智、譚延闓、胡漢民、林森五人為常務委員，舉汪兆銘為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則被任為外交部長。七月三日，政治委員會復推定汪兆銘、胡漢民、蔣中正、伍朝樞、廖仲愷、朱培德、譚延闓、許崇智等八人為軍事委員會委員，並以汪兆銘為主席。至是汪兆銘遂躍居國民政府最高軍政領袖地位。

此次國民政府的成立，從組織原則的制訂到國府委員人選的產生，完全是先由政治委員會決定，然後送請最高機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追認。鮑羅廷以政治委員會顧問身分出席會議，試圖操縱政治委員會的決議，汪之所以能躍居首席，即是鮑羅廷謀略運用上的傑作。在鮑的支持下，汪之當選國府主席本是定局，而汪本人卻缺乏信心，竟於十一位國府委員票舉主席時，投了自己一票。鄭魯敘述汪這段不光榮的事蹟說：

「當政治（委員）會議通過了（國民政府）組織法，並由常務委員會加以追認，政治（委員）會議就根據組織法，選舉國民政府主席。那時政治會議的祕書長是伍朝樞先生，因為事情重大，他特別鄭重。對於發出的選舉

票，每次都高聲報告。在選舉票朗讀完畢後，他立起來說：『發出選舉票十一張，收回選舉票十一張，選舉汪兆銘的十一票。』他遲疑了一下，顯然覺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聲報告了一次：『發出選舉票十一張，收回選舉票十一張，選舉汪兆銘的十一票。』這樣揭穿了汪兆銘自己舉自己的伎倆，而汪也滿面通紅。」

國民政府公布省政府組織法。

國民政府成立時，改省公署爲省政府，采委員制，並設省務會議，公推一人爲主席，其組織法如次：

第一條 省政府於中國國民黨指導監督之下，受國民政府之命令處理全省政務。

第二條 省政府以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商務、農工、軍事各廳組成之。

第三條 省政府各廳各設廳長一人，聯合組省務會議，併舉一人爲主席。各廳長至少每月一次以書面報告其職務經過於省務會議。

第四條 關於省行政之命令，經省務會議決定之後，由主席及主管廳長署名，以省政府名義公布之。

第五條 省政府於不抵觸國民政府命令之範圍內，得發布省單行規程。

第六條 省政府得任免薦任官吏，各廳長得任免委任官吏。

省政府認省內官吏之命令爲違背法令逾越權限或妨害公益時，得停止或撤消之。

第七條 省政府設秘書處，承省政府命令掌理秘書事務。

第八條 省政府之各廳官制另定之。

第九條 省務會議規則另定之。

第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六）

國民政府任命古應芬等爲廣東省政府廳長。

是日所任命之廳長如次：

民政廳廳長：古應芬。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一日

一八

財政廳廳長：廖仲愷。

軍事廳廳長：許崇智。

教育廳廳長：許崇清。

建設廳廳長：孫科。

農工廳廳長：陳公博。

商務廳廳長：宋子文。

同日又任命鄧澤如爲兩廣鹽運使，傅秉常爲廣東交涉員、粵海關監督，鄒魯爲國立廣東大學校長。

（註一七）

陸軍軍官學校蔣校長中正完成軍政意見書。

書內計分軍費問題、各軍之編配、各軍之編制、軍備之實施、軍事學校擴充之計劃、應設教育機關、軍費應設之機關、改良士兵生活、訓練農團與學生軍、軍費之支配等十項。原意見書曰：

（一）關於軍費問題：查廣東全省收入，統計約在三千五百萬元，如能再加整理，或可增至四千萬元以上。（合潮、梅及南路八屬而言，照現在情形，應可於三月內肅清潮、梅及南路八屬。）擬提出一千八百萬至二千萬元爲軍政費，其中以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元作爲海、陸軍常備費。二百萬至四百萬元，作爲改良要塞，擴充兵工廠、恢復魚雷局、造船廠、創辦飛機廠，以及擴充軍事學校等之用。（二）關於各軍之編配（暫定名額爲六萬五千人）：第一軍區，粵軍組織三軍，約三萬人，黨軍組織二師，約一萬人。第二軍區，湘軍組織三師，約一萬二千人。第三軍區，滇軍組織二師，約一萬人。第四軍區，北伐軍各部組織一師，約三千人。此乃照現在軍額之編配，待至民國十五年杪至十六年初，擬擴充兵額八萬至十萬人之數。政府如欲規畫北伐，除守備廣東本省對抗香港福建以外，應作兩省戰鬥之方略，應認江西、湖南兩省爲目的敵，或以湖南、湖北兩省爲目的敵，以各該省目的敵之兵力計之，則我北伐動員至少須在七萬人以上。（三）關於各軍之編制（分爲四種）：（甲）三連爲一營，三營爲一團，

三團爲一師。(乙)四連爲一營，三營爲一團，二團爲一旅，二旅爲一師。(丙)三連爲一營，三營爲一團，三團爲一旅，三旅爲一師。(丁)地方警備軍，照從前統領編制之。(四)關於軍備之設施(甲)改良虎門、長洲兩要塞，恢復舊日編制，設要塞司令一員，統轄虎門、長洲兩要塞，各要塞各設一總臺長以指揮之。(乙)恢復黃埔魚雷局及黃埔造船廠，修理飛鷹、舞鳳、福安練習艦，並設練習艦隊司令官一人。(丙)整頓江防艦隊、緝私艦隊、練習艦隊、和中山艦隊，直轄於海軍司。以上各艦隊，統歸海軍司管理之。另外添購潛航艇隊六艘，以三年爲完成期。(丁)擴充兵工廠：(一)建築鍊鋼廠。(二)添設礮彈製造廠。(三)添購製造步槍機器，每日能出槍一百五十枝爲度。(四)添設製礮廠，每月能出礮四門爲度。(第四項如經費不足，擬請緩辦。)(戊)創辦陸軍被服織造廠，以供各軍所需之被服。(己)創辦飛機製造廠，設立一規模較大之航空學校。(庚)各處製彈廠須歸兵工廠統一管理。(五)關於軍事學校擴充之計劃。(甲)設立軍官預備學校，添招學生一千五百名至二千名，內分軍用瓦斯科、航空科、及步、騎、礮、工、輜各科。(乙)現在黃埔軍官學校第二、三期學生畢業後，即改爲高等軍事學校，內設礮工科、參謀科、射擊科、軍用瓦斯科、飛機製造科。(如不另設海軍學校，則應添設魚電科、航海科、造船科、機關科、潛航科等。)(丙)設立海軍學校，以造就海軍人材。(丁)設立軍醫與軍需學校，訓練軍醫、軍需人材。(戊)改良測量學校。(六)關於應設教育機關：(甲)設訓練總監。(乙)設各軍軍事教育委員會。(丙)設檢閱點驗委員會。(丁)各軍、師、旅、團設政治部，訓練各軍官兵政治知識。(七)關於軍費應設之機關：(甲)設軍需委員會。(乙)設軍需監督委員會。(丙)設軍費審計處，教育機關、軍費機關，均隸屬於軍事委員會之下。(八)改良士兵生活，其月餉每月至少爲十元。(九)訓練農團軍與學生軍至十萬之數，以民國十五年杪練成。(十)軍費之支配經常費，以每月計算，(一)常備軍：兵額約六萬五千人計算，預定爲十師十旅，每月約計一百二十萬至一百卅萬元之數。(二)海軍費(江防、練習、緝私三艦隊)：約四萬元。(三)要塞經常費，約一萬五千元。(四)軍事學校費：軍官、軍醫、軍需、軍用瓦斯科、測量、高等軍事等各學校，每月經常費約共二十五萬元至卅萬元。臨時費：(一)改良要塞費，約卅萬元。(二)修整練習艦隊，約廿萬元。(三)恢復黃埔魚雷局及造船廠，約一百萬元。(四)創辦飛機製造廠，約一百萬元。(五)建設鍊鋼廠，約五十萬元。(六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一日

二〇

(六) 添設礮彈製造廠，約卅萬元。(七) 添購步槍製造機，約五十萬元。(八) 建設製礮工廠，約一百萬元。(此項如無款可緩設。)(九) 創辦織造廠，約五十萬元。就以上預算之數，統計經常費，每月爲一百六十萬五千元，每年共計需一千九百八十六萬元。臨時費爲五百三十萬元，潛航艇購置費尙不在內，如本年度不能得到如此鉅數，則臨時費應列在十五年度預算案內。如果此項臨時費至明年亦不能支出，則應先辦飛機製造廠及魚雷局、造船廠三者，爲費不過二百萬元，決非難事也。此意見書，應俟三個月內肅清潮、梅及南路逆軍後實施，現擬擇要試辦。

附告軍事委員會各委員：

此軍政意見書，草在六月廿三日沙面慘殺案以前。近見英人暴戾，更不能不準備實力，與之決一死戰，故對於要塞之改良，及魚雷局造船廠之恢復，尤爲急務。我軍應速決心準備，三個月至六個月內，與之實行作戰。竊恐時機不及，然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及今圖之，或倖收桑榆之效。英人在東方勢力，已至登峯造極時期，其弱點破綻，不啻暴露殆盡。若吾黨再隱忍坐視，畏縮不前，徒以經濟絕交一語了事，則國亡無日矣。爲今之計，一方面須作絕交持久爲三年五年之計；一方面準備實力，以半年內爲第一期戰備完成之期。現在應在軍事委員會內另設一備戰專門委員會，計劃一切，分別進行。中正之意如此，未識高明以爲何如。但此意見書不必示於其他之人，請諸公注意，並作爲將來軍政改革具體計劃內一參考材料也。(註一八)

廣東陸軍軍官學校舉行第三期學生開學式，蔣校長中正致訓詞。

上午九時，軍校第三期學生舉行開學式，蔣校長冒暑演講，謂：「沙面案於淒慘之中，覺有一種光明印象，生者固悲憤，而死者則得所也。」下午復在軍校會客廳聽訓話，告誡各官長。(註一九)

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通令駐外各公使，速向駐在國政府洽催答復修改不平

等條約照會。(註二〇)

北京外交委員會成立。(註二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公布國民代表會議選舉日期。

令內規定本年八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爲初選期，九月一日至二十日爲複選期。（註二三）

法國新任駐華公使華洛思，覲見臨時執政段祺瑞，呈遞國書。（註二三）

隴海鐵路徐海段工程完竣，全段通車。

隴海鐵路徐海段，長一百八十七公里，由荷蘭建築公司擔任發售債票五千萬荷幣，作興築本段工程及海港之用，自民國十年施工，至是全段工程完竣，本日全段通車，惟海港工程，則尙無款興工。（註二四）

蘇俄代表鮑羅廷、加侖、羅嘜秀夫等九人，在廣州開軍事會議，派定廣州各軍之俄顧問。

英國工黨議員在下院建議，召集條約國，討論修改關於中國土地讓與及治外法權之條約。

工黨議員建議，主張由英國政府召集條約國包括中國在內，舉行會議，討論關於土地讓與及治外法權條約之修正。（註二五）

註 一：羅家倫：「革命文獻」第七輯，頁一四三——一五一；洪鈞培：「國民政府外交史」，民國五十七年版，頁一二。

註 二：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國父全集」，第二冊，頁四〇〇——四〇一。

註 三：國父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革命先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第三冊，頁一四一〇。

註 四：羅家倫：「革命文獻」，第八輯，頁一〇六。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一日

(一一一)

註 五：吳相湘：「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三冊，正中書局，民國五十年版，頁二〇八。

註 六：李守孔：「國民革命史」，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版，頁三九一。

註 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號，頁五。

註 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號，頁一五。

註 九：民國十九年八月十八日胡漢民在立法院紀念週報告詞，載「中央週報」，一一七期，民國十九年九月一日，中宣部。

註 一〇：同註九。

註 一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號，頁九——一四。

註 一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號，頁三——四。

註 一三：「革命文獻」，第二十輯，頁一六〇五——一六〇七。

註 一四：「革命先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第三冊，頁一四〇九——一四一三。

註 一五：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三七二——三七五。

註 一六：「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號，頁六——七。

註 一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號，頁一〇——一三。

註 一八：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五〇一——五〇五。

註 一九：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五〇一。

註 二〇：「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五。

註 二一：同註二〇。

註 二二：同註二〇。

註 二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一四。

註 二四：「經濟年鑑」，頁九一一。

註二一五：「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一六號，頁一三八。

二 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討論廣西加入國民政府問題，決先行派員前往指導監督，六個月後再行決定。（註一）

重慶英艦水兵，在龍門浩登陸，追擊聚觀燈火市民，死五人，失蹤四人，傷多人。

是日晚，停泊重慶江面之英國軍艦，無故施放探海燈，龍門浩地方，有工人民衆，聚觀燈火，艦上水兵，突登岸追擊觀衆，觀衆奔避不及，當場死亡五人，失蹤者四人，傷多人。事後重慶地方政府向英領事抗議，英領事竟謂龍門浩爲英國政治中心，應有正當防衛與開槍之權，屢經交涉，不得要領。北京英國駐華公使，反向臨時執政府外交部抗議，請取締排外運動。（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朱深兼督辦京都市政事宜。（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教育部，公布私立專門以上學校認可條例。（註四）

廣州日本領事照會胡省長漢民，告知調停沙面慘案經過情形。

自沙面慘案發生之後，廣東胡省長漢民曾約晤日本駐廣州總領事，有所商談。詎日本駐粵代理總領事清水亨，竟以調人自居，於是日照會胡省長，轉達英方意見。原照會如次：

「逕啓者：日前辱承見召，藉領教言，經將尊處意見，即行轉告英國總領事，旋得英領事之回答，謂貴國方面如不能終止對於沙面之罷工及其他之類似事項，則沙面之防備實難撤退，請爲轉達等語。專此奉達，此致廣東省長胡。駐廣州代表總領事清水亨。七月二日。」（註五）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三十一日

二四

註一：「國史館專檔」，微捲〇〇三〇號，民國十四年七月二日。

註二：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七九。

註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一四。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六。

註五：洪鈞培：「國民政府外交史」，頁三三。

三日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汪兆銘兼任主席。

委員八人，汪兆銘、胡漢民、許崇智、譚延闓、廖仲愷、朱培德、伍朝樞、蔣中正；汪兆銘兼主席。

（註一）

廣東省政府依照新組織法改組成立，推許崇智為省務會議主席。

一日，國民政府依照所頒廣東省政府組織法，任命古應芬為廣東省民政廳廳長，廖仲愷為財政廳廳長，許崇智為軍事廳廳長，許崇清為教育廳廳長，孫科為建設廳廳長，陳公博為農工廳廳長，宋子文為商務廳廳長，並令各廳長應於本月三日成立廣東省政府。至是廣東省政府遵令如期成立，並推軍事廳長許崇智任省務會議主席。另設廣州市政廳，以伍朝樞為委員長。（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六。

註二：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七九。

四日 國民政府公布秘書處規制。

國民政府公布秘書處規制，共八條。其全文如左：

第一條 國民政府秘書處置左列各職：

一、秘書長一人，簡任。

二、祕書若干人，荐任。

三、辦事員若干人，委任。

四、書記官若干人，委任。

第二條 國民政府祕書處設左列各科：

一、總務科。

二、機要科。

三、撰擬科。

第三條 總務科職掌如左：

一、關於銓敘之事項。

二、關於印鑄之事項。

三、關於文書收發及保管之事項。

四、關於會計庶務之事項。

五、其他不屬於各科之事項。

第四條 機要科職掌如左：

一、關於委員會議之紀錄及文書編製之事項。

二、關於機密文件之撰擬翻譯及保存之事項。

三、典守印信。

第五條 撰擬科職掌如左：

一、關於法令撰擬之事項。

二、關於函牘撰擬之事項。

三、其他事項。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四日

二六

第六條 各科事務分股辦理，其事務之分配由秘書長定之。

第七條 國民政府秘書處因繕寫文件助理庶務得酌用僱員。

第八條 國民政府秘書處辦事細則另定之。（註一）

重慶慘案發生後，四川省議會提出交涉辦法：（一）英艦離重慶；（二）撤換英領事；（三）懲兇；（四）道歉；（五）賠償；（六）廢除不平等條約。（註二）

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

是日下午二時，全國學生代表會，在上海民國路中華大旅社，舉行新聞記者招待會，時值大雨傾盆，各報記者冒雨到會者凡數十人，主席楊善南報告大旨，略云：

「此回因五卅案發生，特行開會，以新聞界與學界向屬接近，乃於百忙中抽空與新聞界諸君一談，務賜指示進行，並望今後努力合作。次有蘇州代表沈炳魁、皖北代表劉稻薪、天津代表史漢清、南京代表姚爾覺等相繼報告該會一切情形後，由主席起立，請新聞界發言，由遠東通訊社莫克明發表意見，謂今天備承學生總會諸君招待，同人實不敢當，茲有多少意見，請為諸君言之：（一）吾國積弱，民氣不振，此次因對外關係，能令全國一致運動，誠一種好現象。惟羣衆運動須先定有目標，尤應備具方法，否則犧牲大而成功小，此事似應由指導羣衆者負責。（二）學生頭腦明晰，又能奮鬥，此為社會中最有希望之人，故各界甚表同情與援助，但冀徹底努力，重實際勿受空名，將來成功無限量。（三）報界於五卅慘案發生，即決定盡量宣傳，並曾廣告，請各界所有稿件，送交公會分送各報，此即同情心之表現，以後如有方法切實奮鬥，同人必能合作，請勿過慮。」

其次數氏相繼發言，至五時半始散會。（註三）

美國新任駐華公使馬克謨抵滬。

馬克謨兼美國出席關稅會議特派員，抵滬後發表談話，否認美國將召集國際會議，討論中國事件之

說。(註四)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二號，頁一二—一四。

註二：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三二二。

註三：上海「申報」，民國十四年七月五日。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六。

五日 國民政府任命連聲海等為祕書。

是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任命連聲海、周仲良、黃子聰、呂苾籌、劉詠闓、朱和中、謝心準、楊熙績等八人為祕書。(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決定對於滬案委員會所提解決慘案交涉辦法。

北京臨時執政府因滬案委員會所提五卅慘案交涉辦法十三條(註二)中之前五條，係解決慘案本身之條件，應由外交部交涉辦理；其餘八條，則牽涉較廣，非一時所能解決，故決定交顏惠慶、王正廷、蔡廷幹三特派員研究辦理。(註三)

蒙古偽政府致函北京臨時執政府蒙藏院，要求承認其所頒之自治法令。

蒙古偽政府以共和國名義，用類似照會之公文，致送北京臨時執政府之蒙藏院，要求正式承認該政府所頒行之自治各法令。並聲明蒙境雖駐鄰軍(指蘇俄所駐蒙古之軍隊)，不足妨礙進行。(註四)

庫倫國民大會發表排英之決議。(註五)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二號，頁二九。

註二：見本紀要，民國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條，頁七〇六—七〇七。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六。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六日

二八

註四：同註三。

註五：中村久四郎、山根傳三合著：「支那歷代年表」，頁一〇一一。

六 日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宣誓就職，並發布「告諸將士文」。

軍事委員汪兆銘、胡漢民、伍朝樞、廖仲愷、朱培德、譚延闓、許崇智、蔣中正等八人，於是日宣誓就職，並聯名發布「告諸將士文」，呼籲各同志軍人，須在國民革命旗幟之下，一致團結，反對帝國主義，而同時須擊破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使武力與人民相結合，而使武力成為人民之武力，以肩負此重大之任務。

其原文曰：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成立之始，謹布腹心，以告於我相從患難同甘苦共生死之諸將士：我諸將士追隨先大元帥，為國民革命而奮鬥，暴露行間凡十餘年，裹糧轉戰歷數千里，其共同唯一之目的，在致中國於自由獨立平等，以完成國民革命。

先大元帥雖未及身觀國民革命之完全成功，然其精神已普及於全國人民心目之間，國民革命之日躋於完全成功，決無有能禦之者。且先大元帥於彌留之際，已將生平屬望之事業，付託於所手創之中國國民黨，使負荷其責任。故國民政府依於中國國民黨之決議，而發生國民政府內之政事機關、軍事機關，皆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及監督，以執行其職務。此為繼承先大元帥之遺志，努力於國民革命之完全成功，所必由之塗術也。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獨立平等，故抵抗帝國主義實為國民革命最大之使命。以軍人禦侮之義言之，一切努力尤當集中於此。吾人試一念及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之國際地位，未有不激昂奮發，臥薪嘗膽，誓為中國一雪此恥者。顧吾人既欲抵抗帝國主義，則不可不同時擊破國內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民國以前，滿洲政府自帝國主義者之手接受不平等條約之桎梏，以加于中國人民之身。民國以後，自袁世凱以至曹錕、吳佩孚，皆攀附帝國主義，藉其資助，以便私圖，較之滿洲政府變本加厲。故雖受國民之唾棄，仍能保其軍閥之勢力，以憑陵于北方，且不恤

以賣國所得，對於各省爲摧殘異己之具。十餘年來，吾人直接與此等軍閥戰，實間接與帝國主義戰，以此等軍閥實爲帝國主義之工具也。然帝國主義之詐術與暴力，終不能敵國民革命之正義的勢力，故自袁世凱以至曹錕、吳佩孚，莫不次第歸於覆滅。去歲冬間，國民軍樹義於北方，先大元帥因之北上，宣言此戰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不幸張作霖已於此時繼曹吳之後，以爲帝國主義之工具，而段祺瑞依違其間，復爲張作霖之工具，雖以先大元帥之至誠惻怛，終不能動其廻心向善之念，以至於贊志以歿。最近段祺瑞修正不平等條約之要求，在國民視之，已以爲無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誠意，而張作霖尙以爲不足以承帝國主義之歡，而佛其意。凡我軍人於此，當知國難之未已，國民革命前途之有待于努力，不能一刻寬其責任者也。

上述軍閥既甘以帝國主義之工具自居，而各省軍人向立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者，亦往往爲軍閥所誘惑，中萌叛志，效其所爲，甚至依附之以求生存，以致引起各省內部之紛糾。其結果，小者藉聯省自治之名，以行割據，大者且公然對革命政府以行叛逆，國民革命之進行爲之阻礙，而徒貽各省人民以無量數之苦痛。綜計十餘年來各省亂事，由于敵人攻入者少，由于內潰者多，其可爲太息痛恨者，當此之際，惟賴我純粹同志軍人始終一節，以掃除內部之蟲賊，不使國民革命之旗幟爲少數叛徒所掩蔽，且不使得假藉以行惡。有如最近東江掃除叛亂之役，及廣州近郊清除反側之役，皆我純粹同志軍人相與努力，對內肅清國民革命之反動份子，即所以對外而嚴整國民革命之壁壘，以統一其進行，以期無負先大元帥彌留時之所屬望者也。

由此可知，吾同志軍人須在國民革命旗幟之下，一致團結，反對帝國主義，而同時須擊破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惟吾同志之軍人若欲擔當此大任，則不可不深念先大元帥去歲北上之宣言，所謂第一步使武力與人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人民之武力。蓋革命之意義不外爲人民求幸福，故能爲人民求幸福者，謂之革命，反之，則爲反革命。凡我將士必能於與人民結合之旨，身體而力行之，然後能立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而無愧也。

軍事委員會今日接受中國國民黨之決議而就職，率我將士在先大元帥遺像之前聽受遺囑，而宣誓盡忠於職務。嗚呼！先大元帥之靈如在其上，諸先烈爲主義而犧牲之血光昭耀如在其左右，凡我將士其念之毋忽。」（註一）

北京外交團，對滬案作三項決定：(一)懲戒工部局董事。(二)公共租界巡捕房總巡免職。(三)處罰五卅下令開槍之捕頭愛活生。

上項議決案，經北京外交團訓令上海領事團通知工部局依照執行，但為公共租界工部局拒絕接受。

(註二)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電氣處藉口工人罷工，停止供給華商工廠電力，工人失業業者五萬人。(註三)

廣東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成立，共黨乘機大事活動。

自六月二十一日起，香港罷工回穗工人日益加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工人部就設法安置工人，分廣州為八區，每區設登記處一所，預備罷工者之報名，罷工者辦理登記手續後，即指定供給宿膳之所。罷工工人逐漸增多，乃組織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每五十人舉一人為代表。當代表大會成立時，共得代表八百人，為罷工工人最高議事機關；由代表大會舉十三人組織罷工委員會，為罷工工人最高行政機關。罷工委員會之下設幹事局，局分七部，即宣傳、交通、文書、招待、交際、庶務、遊藝等。與幹事局並行之機關如下：(一)財政委員會。(二)築路委員會。(三)保管拍賣局。(四)工人醫院。(五)宣傳學校。(六)糾察隊。(七)法制局。(八)審計局。

省港罷工委員會係本日成立。先是香港原有工會一百四十餘團體，至七月一日，離港的已有五十餘團體，故先到之工團領導者，取得罷工代表者居多，而為應付各項緊急事務，故罷工委員會有儘速成立之必要。即因罷工代表與罷工委員會委員之選舉，事起倉猝，罷工工人在慌亂中，不暇慎擇，而國民黨員尊重中央之領導，素採光明態度，際此對英帝國主義作戰，尤當重視工人自由意志，不應稍有干涉挾持，乃無人與共黨對工人作準備控制之爭取。於是共產黨乘機大事活動，使該黨份子輕易佔到罷工

代表與罷工委員之多數，便一手控制罷工代表大會與罷工委員會，成爲發縱指使之機關。

罷工委員會之武器爲糾察隊，糾察隊之人數在二千以上，其組織如下：以十二人爲一班，有班長；三班爲一小隊，有隊長；三小隊爲一支隊，有支隊長、副支隊長、訓育員各一人；三支隊爲一大隊，有大隊長、副大隊長、訓育員各一人；五大隊統歸於總隊，有委員會，管理全隊事宜。糾察隊組織完成後，由黃埔軍官學校學生施以訓練，然後分派各隊到海口及其他交通要點駐防，其責任爲「維持秩序，嚴拿走狗，截留糧食，扣緝仇貨。」當罷工初起時，國民政府管轄地區尙小，故糾察隊所至之處無多。迨後國府管轄地區日廣，糾察隊遂東起汕頭，西連北海，南迄瓊崖。

在當日對付帝國主義，罷工確爲最有效辦法，惜中共包藏禍心，不擇手段，別具作用，至堪痛恨，然因實行罷工，已使香港、澳門及沙面租界，發生極嚴重之困擾矣。（註四）

附錄：港澳沙面因罷工發生之困擾

香港自七月五日以後，各茶、酒店一律罷業，各大公司門可羅雀，每晚七時即閉門。各銀錢業、行商，均停止交易，發行紙幣之滙豐、渣甸等銀行，亦限制提款，每日每人只許提款百元。一般商店，交易冷落，賒出與欠人之款，無從收付，皆半掩其門，與罷市無異。以往鬧市，日則行人稀少，晚九時後，行人即告斷絕。市民偶因急事，不得不夜間出外，每行不及三十間舖面，即遇一隊——武裝夜巡印兵，隨時搜檢全身，通行極爲不便。

香港政府宣佈戒嚴之同時，宣佈不准攜帶現銀及價值五元之銀飾出口，其檢查方法，則俟省港輪船行抵將及華界地方，即由兵艦人員上船搜查，如發現携有超過五元價值之銀幣或首飾，則邀其過船解回香港，不願解回者，財物即予沒收，華人此際均不願回港，故沒收之財產至夥。

港府迫令售賣豬、牛、羊等肉舖開市，違者吊銷營業牌照，各肉舖乃不敢違，但因屠夫罷工，豬、牛、羊肉，乃由英人、印差、或山東差（係山東人無家可歸，不願罷工者）等代宰，每頭收工銀五元，各牲畜來源日少，其價日昂，漸入斷絕肉食之境。各種蔬菜，漸成絕市，祇荳芽菜一項有貨，每斤賣至毫半，即鹹水魚亦每磅三毫，比平

時貴六倍以上，在食品中，僅業海味者戶限爲穿，無不高抬售價，利市三倍。

各大洋行衙署之文員，亦有二成罷工，港政府對所屬機關文員，特開較遠地方的宿舍，集中居住，派警守衛，監視出入，以防走脫，名爲保護，實等羈囚，可見其防範部屬罷工的狼狽。

澳門工學兩界，自得粵港罷工消息，亦即一致罷工、罷課離埠到穗。而旅澳商場人士，初認上海「五卅」事件，與葡國無關，故仍照常營業；但至沙基案爆發，聞有葡艦參加發砲之事，商場亦憤慨萬分，議決剋日罷市離埠。澳督聞訊大駭，亟挽有力華人出爲解釋，否認葡艦參加發砲之事，懇免罷市，共維治安。故華商紛電粵省請示，未即逕行罷市；並因澳門提倡烟賭，致地方成爲盜賊淵藪，主張乘此以禁絕烟賭爲條件。澳督對此，殊感困難。又澳門全埠糧食，因海員罷工，來源垂絕，連日派人赴前山一帶購儲，而年來葡人因劃界問題，與中山縣屬人士，惡感甚深，以致前山商人，對澳拒售糧食，尤屬甚大難關。

沙基慘案，以沙面主管爲直接加害人，故沙面華人全部罷工，而運入糧食，尤爲困難；沙面外籍住戶，乃厚賄無知華人，爲之代購偷運，而罷工糾察隊，對此一漏洞偵緝極嚴，日有破獲，外籍旅此者，除由軍艦運糧接濟外，別無他法，尤爲難堪。（註五）

駐漢英總領事照會交涉員胡鈞，聲稱六月十一日漢口慘案，係因自衛而開槍，無磋商之餘地。

關於英海軍於六月十一日在漢口槍殺碼頭工人八名、傷四十餘名一案，前經交涉員胡鈞於六月二十六日提出第二次抗議。乃英方態度橫蠻，不可理喻，不但毫無歉悔之意，竟以開槍係出於不能不開槍自衛，即再有此類事件發生，亦惟有取同一方法自衛等語，實屬令人憤慨不已。茲錄原照會如次：

「爲照會事：上月二十六日來照，仍不過將迭次來照錯誤之點重述一遍，查此案事實具在，固無庸重述也。本總領事所請貴交涉員注意者，即本月一日本埠報紙所載漢口商界滬案後援會致省議會一函，該函完全爲中國此一機關報告彼一機關之文件，恐足加重貴交涉員之責任矣。總之中國暴徒於六月十一日無故攻擊英租界，使吾等不能不

開槍自衛，即再有此類事件發生，吾等亦惟有取同一方法自衛耳。吾人唯一之遺憾，在錯自忍耐，未速開槍，不及將日本僑民從暴徒騷擾行動中救出，至於本案，實無磋商之餘地。相應照復，煩爲查照。須至照會者。英總領事拍達。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註六）

漢口英領事為漢口慘案函詰督辦湖北軍務善後事宜蕭耀南，蕭督辦令胡交涉員駁復。

駐漢英領事因湖北省議會所發有關漢口慘案之通電，及中央特派員鄧漢祥之報告，與實際情形，不相符合，認爲虛構事實，特函蕭督辦詰責，並聲稱欲再度調集軍艦水兵登陸布防。蕭督辦接函後，即令漢口交涉員胡鈞，據理駁覆。胡交涉員照會原文如下：

「爲照會事。案奉湖北督辦兼省長訓令，准貴領事照會關於六月十一日晚之事，對於湖北省議會養電及執政代表鄧漢祥感電有所詰責，謂爲虛構事實，煽惑人心，至欲將前允撤退之水兵及義勇隊重行調集團防以圖自衛等語。查該晚慘劇，全國人民義憤填胸，省議會爲立法機關，鄧漢祥爲執政代表，對於此案業經切實調查，證據確鑿，故先後發出通電，以伸正義。該總領事不知悔悟，又以虛構事實煽惑人心等語相詰，冀以駭人耳目之言，掩其逞兇殺人之實，每一念及，深用痛心。至租界治安，本兼長業經通令軍警一律認真保護在案。若該總領事竟以省議會鄧漢祥兩電，藉口欲將前允撤退之水軍及義勇隊重行調集團防，是乃無事自擾，倘成事實，則租界治安本兼長不能負責等因。奉此，合行函達，即希查照爲荷。」（註七）

駐粵英法領事函復廣東交涉員傅秉常，關於沙面慘案廣東政府所提條件，不能加以考慮。

關於沙面慘案交涉，廣東交涉員傅秉常，前於六月二十六日，奉胡、伍先生命爲廣東政府對於英法兩國政府擬訂要求條件，照會英法二國領事轉達本國公使，現在法國駐粵領事呂爾廣、英國駐粵領事傑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七日

三四

爾遜，已各奉電令，謂對於此種性質之要求，不能加以考慮。特轉函傳交涉員知照。（註八）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二號，頁五——七。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六。

註三：同註二。

註四：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四一〇——四一一。

註五：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四一二——四一三。

註六：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六六。

註七：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七一。

註八：洪鈞培：「國民政府外交史」，頁三七。

七日 國民政府宣示政府改組，旨在與民休息，次第整理軍民財政，實現革命政綱，令行所屬知照。

國民政府此次接受中國國民黨之決定，實行改組，亟待將改組目的，使所屬有所聞知，爰於是日頒發通令如下：

「查以黨治國，為國民黨確定之黨綱，祇以屢年征討，未暇設施。外迫於曹吳亂國諸奸，內誤於陳楊劉叛黨羣逆，遂使夙夜籌畫，寢處不遑，人民疾苦，固未能予削除；本黨黨綱，尤未能盡量實現。間復迴念，負疚實深。今粵中諸逆業已肅清，瑕穢既蕩，即應確定黨治之主張；大難救平，允有與民休息之機會。第政綱雖可次第設施，而政府尤不能不有良好制度，輔翊以行。本政府為秉承先大元帥之遺訓，與國民黨之政綱，所以有此次改組之決議。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變亂迭乘，一亂於袁氏之帝制，再亂於張勳之復辟，中間帝國主義復乘機煽動，指示發縱，至使賣國官僚，憑藉外患，攘奪政權，各地軍閥，割據地方，分裂國命，綜其大故，皆坐於國民革命之未能完成。今日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已為全民普遍迫切之要求，亟宜集中全國革命之勢力，以一致進行。政制更新，乃為良

好合作之工具，政府爲謀國民革命之成功，所以有此次根本之改組。且現在國家政制，多沿自辛亥革命而來，當時軍事倥傯，率因舊習，或則遇事分裂，或則集權一尊，非龐碩臃腫，不良於實施，即破碎支離，難期於統一。要知一國政事，固有一定之方針，而百官職司，要有分科之發達；此次改組本旨，務使政府爲人民意思所從出，而非爲單純發施政令之機關，尤使政府爲人民產業建設之要樞，而非官僚政府之叢養地。自改組之後，政府務在與民休息，次第整理軍民財政，實現本黨政綱，一方積極造產以應人民之貧乏要求，一方調節經濟以符本黨之民生主義。對於貪官污吏，盡法嚴懲；對於不肖軍人，痛行裁制。必使下無病民之事，上無曠職之官，本黨主張得以一一施行，國民革命得於短時期告竣，則本國本黨實嘉賴焉。除分令外，合行令仰即使知照，此令。」（註一）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九十三次會議通過推謝持、林祖涵、黃昌穀、甘乃光、陳秋霖為監察委員，徐謙、鄧澤如、林翔、鄒魯、林雲陔為懲吏委員。

（註二）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九十三次會議追認聘包爾汀（鮑羅廷）為國民政府委員會高等顧問，加倫將軍為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註三）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委員中正，向軍事委員會建議革命六大計劃。計劃中對於發展西南革命勢力、滌除革命積弊、統一財政、整理軍隊、利用罷工工人建築道路、統一兩廣諸端，言之綦詳。要義如次：

（一）發展西南革命勢力，以抗拒帝國主義及軍閥。溯自辛亥革命，迄今十有四載，全國民氣激昂，革命情緒緊張，殆未有若今日之盛者。然國民革命運動之發展，非出偶然，國民革命事業之完成，尙至艱鉅。我國民政府職責綦重，不可不熟察國際間及國內之形勢，以妥定革命進行之方針。年來帝國主義與軍閥在中國橫行之罪惡，最能使被壓迫民衆覺悟致力團結反抗之必要，而吾黨改組後之民衆運動，亦實足以應之。於是各地反軍閥、抗列強之企圖，乃無不惟吾黨革命之號召是從，影響所及，帝國主義之仇視吾人益甚。而隣近廣東之香港，以廣東

爲其在中國第一殖民地之英國帝國主義者，乃爲其尤，舉凡廣東政變，英政府無不暗助叛類，謀倒革命政府，往年六月十六日之變，必置我領袖於死地，去年商團之變，以及東江陳逆負嵎，最近楊劉叛亂，無不與香港政府息息相通，受其指使。及其既敗，港政府積其失敗之經驗，不僅不稍停止其推倒革命政府之嘗試，且變本加厲，謀我益急，六月廿三日沙基之屠殺，是英政府於滬漢嘗試之結果，直接向我革命政府挑戰也，槍死遊行羣衆，掃射我革命軍人，直視我生番野獸之不若，不假手軍閥，不惜刀漢奴，肆行直接之殘殺，更見其捉襟見肘迫不及待之形勢。我國民革命方張之氣，實非昔日不能越廣東一步之北伐所可比擬，我勢既張，敵謀將無已時，沙基屠殺，不過戰鬥中之初萌耳，徒斷斷於籌自誰開，固嫌示弱，即希望此案尚有和平解決之可能者，亦昧於常識。英帝國主義者，與我實際上蓋已入於交戰狀態，今後必更千方百計，以謀破壞我革命政府，我政府亦惟有認英帝國主義爲當前之大敵，要知自六月廿三日以後，再無與英國妥協之餘地，我政府應當機立斷，表明態度，喚起全國民衆，堅持到底，始終誓與死戰而已。默察今日中國局勢，以北方言之，自國民軍歸依三民主義……且國民軍即幸得勝利，而欲以革命主義，改造北京政局，帝國主義者之北京公使團，亦必重掣其肘，或將起而作共同壓迫之舉，使國民軍在北京無立足之餘地，將來北方國民軍，或處於至艱困之境，故我不可不亟謀爲之聲援；至以長江言之，吳佩孚之勢力，誠未可輕視，趙恆惕、蕭耀南，皆仰吳鼻息，方本仁亦非能抗吳之人，孫傳芳等又遙通聲氣，長江形勢，今日雖似散漫，而吳向與英帝國主義者勾結，中原戰事既作，英國必將在長江造一帝國主義者之勢力，吳必可得英人之援助，重爲長江之中心。……我政府應與國民軍分工合作，討伐北方帝國主義者之爪牙，國民軍任之，反抗英帝國主義，兼防止吳佩孚之擾亂，我國民政府任之，惟國民軍因已厚植根據於西北，即使秋間開戰，受一度挫折，猶有退守之餘地，而我政府若僅恃廣東一省，甚或廣東一省亦與帝國主義走狗之餘孽共之，殊未能自信立於不敗之基地。根據以上所述形勢，乃認定今後革命原則，應以下述各項爲依歸：(1)中國革命運動，因帝國主義壓迫愈甚，而愈表示其發展能力，因是沿海沿江沿鐵路各交通地點之革命怒潮，特別高於內地，惟此等地帶，僅能爲運動之中心，不能爲革命之根據地；因其發展易，爲帝國主義攻擊之目標也亦易。土耳其革命不成功於君士坦丁，而成功於安哥拉；蘇俄革命受帝國主義列

強封鎖，不建都於列寧格勒，而建都於莫斯科，皆足爲其反證。如國民革命欲保持革命永久之根據地，亦宜轉我視線及於大陸，預備強固可恃，交通可達，而帝國主義礙難政策無可用武之地，與帝國主義作五十年十年對抗之準備，此種地利，在西北爲甘陝綏綏，在西南則爲桂林成都，我廣東革命政府當視此爲可發展之第二根據地也。(2)中國革命發展之途徑，當由西南延長至西北，據此大陸，以與帝國主義者在東南沿海、沿江、沿鐵路而至之侵略形勢相抗拒，造成中國大革命之決戰場，此亦我政府所宜注意者。(3)中國革命，其淺近目標固在軍閥，輿論均謂內政不修，無以對外，實則內政之壞，大半由於軍閥得帝國主義強力之助，方敢肆行無忌，幼稚之革命力量，乃時受其摧殘。我政府今後革命目標，應注重此點，認定帝國主義爲當然大敵，誓與奮鬥，蓋必先杜絕帝國主義與軍閥勾結之途徑，則軍閥不攻而自倒，故今日革命，以對帝國主義者爲主要目的，而對軍閥不過爲一枝葉問題耳。(4)中國革命目標既在帝國主義，但帝國主義乃富有國際性者，國際帝國主義之敵，統爲吾人良友，而反抗帝國主義之工作，更爲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共同目標，故中國革命應視爲世界革命之一，不應僅視爲中國內部之事。因是吾黨對於世界各國革命黨之聯合，應速謀實現，且尤注意於帝國主義國內之革命黨。苟其被壓迫之民衆咸能聯合一致，以圖抵抗，則其倒帝國主義者，將易如摧枯拉朽。至切實聯絡，尤在國際部之迅速成立，以擴大此國際運動之革命領域。(5)工人爲革命中有力之一成分，其對於吾革命前途之難易與成敗，實有莫大之影響。我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爲國犧牲之失業工人，以解其困難，堅其志向，並設立兩廣工路局，以爲解決之方，兼寓大元帥提倡工兵之至意。原則既定，各軍事計劃即當本斯意旨，進求切實實施之道。廣東問題，首在對英，故在潮梅，則英必以全力助陳逆，謀死灰復燃；在南路，則英必藉鄧本殷現存勢力，擴大反革命派之騷擾。我政府苟不能計期三月（即在本年十月以前），肅清潮梅，收回南路，則英政府謀我之機，必將因陳鄧諸逆之甘爲傀儡，授以資械，增大其殘餘勢力，危及革命政府。是故欲圖廣州革命根據地之安全，必須以最短期間收回南路與潮梅，使反革命派無所託足，帝國主義無所憑藉爲先決條件。然即此亦不得謂英政府便不足再爲吾人之患，矧今日情勢，我已成英死敵，我革命政府統一廣東之後，若仍率由舊章，以北伐爲志，則英帝國主義者必將助長江軍閥，迎擊我軍，復利用其香港地勢，擾亂吾人之後方，腹背受敵，首尾不能相顧

，是正中英人之詭計也。我苟智者，亟宜改變方向，以發展西南革命勢力，尋求第二革命根據地，爲最近將來之最大工作。廣西形勢，最關重要，我欲會師中原，僅由韶關正面北進，覆轍堪虞，必不足恃。若我軍同時能由四川以下湖北，由桂林以出湘西，此策之上者，否則最低限度，亦必由桂林出師。先大元帥首次北伐，本由桂林前進，以扼於陳逆而止，此往事之最可惜者。今宜注重廣西，使與廣東成爲一體，於桂林設置大規模之製彈廠與飛機廠，以充武備，修兩廣公路，以利交通，開廣西礦源，以興實業。如是則廣西可用，廣東可守。又必以一年之力，儘民國十六年內，入湖南，收雲貴，兼及四川，必使軍隊被革命教化，人民受革命薰陶，合西南全力以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相抗拒，其勢足震動全國。且國民軍之力已及陝西，我能直達四川，則革命勢力西南與西北啣接一氣，合力並進，黃河揚子江兩流域皆不難定矣。故我政府應決定大計，再簡單言之，應爲以下三條：（一）三個月內（即本年十月以前）必將廣東境內之殘逆，一律剷除，以杜帝國主義者之勾結謀亂。（二）儘本年內，將廣西軍政整理完竣，建設事業亦次第興辦，使兩廣同爲革命政府之根據地。（三）儘民國十六年內，將貴州、雲南、湖南、四川四省一律置於國民政府之下，使西南重行團結，與北方國民軍得相啣接。懸此鵠的，併力以赴，再積三年之備，國際情形之變化，必已可觀。彼時與英帝國主義無論勝負誰屬，皆足引起全國及全世界革命羣衆之注意，此不僅我國革命成敗之關鍵已也，惟我國民政府實利圖之。

（二）革命軍隊積弊。革命工作不僅在濫除舊穢，且當於除舊之際，建立新猷，使舊者因新者之來不得不去，而新者亦鑑舊者之失，力圖更新，此交替之理，實爲革命原則，歷久不爽。反之，新猷不建，徒恃排舊，舊者必不能去，且或因其被排，而變本加厲，益謀自衛。證以十數年來革命中之軍事行動，益信其然。原武力革命，其要義在以新勢力之武裝，替代舊勢力之武裝。中國自辛亥革命迄今，北洋軍閥之得以盤踞要津，流毒全國，延長封建舊制，由於帝國主義利用之爲工具者半，由於新的革命勢力未曾武裝自己，授舊勢力以蔓延之機者亦半。北方無論矣，即在西南，革命年年，一切武力機關幾何曾操於革命黨人之手，軍規軍制更視北洋爲不及。故西南軍隊名爲革命，實則內容腐敗，其於舊式，組織編制，雖名目時見更張，然考其實際，兵無實額，槍非實數，隊伍零落，系統紊亂，升降不均，賞罰無則，參謀無作戰之備，經理無可稽之冊，有言稱成軍者，其額數或

僅百人，或尙不及百人，貽人以無兵司令之譏。有自稱司令者，聚土匪以成軍，竄民槍以爲械，招搖過市，倘其聲勢動人，定有收編之望。有專以兼併隊伍爲事者，苟有可以利用之機，便極其挑撥能事，使人自相殘殺，我便從中漁利。以如斯之人，有如斯軍隊，其心目中幾曾有革命意義？一切權利，咸爲個人，軍隊爲個人而設，事功爲個人而圖，虛報軍額，吞沒軍餉，強劫稅收，庇賭包煙，通盜運私，干涉民政，霸佔機關，流弊所及，甚至一官之設，亦必須徵其同意，一稅之收，亦必須交其經手，財權武力，兼於一身，驕奢專橫，相因而至。軍官之富者，多積資在萬數以上，而兵士則窮至衣不蔽體，至其爲害地方更觸處皆是。人民畏兵甚於畏匪，狡黠者，寧爲匪以抗兵，謹厚者，非遠離鄉里，卽死於溝壑，禍害之烈，死亡之慘，有心人所爲長嘆息，亦卽先大元帥所痛心疾首，成其致病而死之由也。今先大元帥逝矣，我軍事委員會受中央執行委員會委託，秉承遺志，屈茲廣州反革命派方告肅清之後，革命軍事工作正將發軔之日，吾人將不祇肅除舊穢，且將根據舊穢之癥結所在，從而改樹新猷，務使楊劉倒後，不復再有楊劉繼起之可能，更不復再有楊劉繼起之可能環境。舊穢不生，新基始立，爰本此意，爲革命將士條列其應注意之工作如此，敬希議決公布，以便周知。（一）軍隊革新，重在掃清積弊。舉凡舊日薰染之惡習陋規，必須盡量革除，務使軍無空名，兵無空額，軍餉預算，整理報告，釐然有序，然後可以言改編、計整頓。（二）革命軍之組織，不在多而在精，不在數而在質，不在觀而在教。苟能去惡留良，分別編制，勤以訓練，厚以教養，嚴以軍紀，指導之以主義及政治觀念，則未有不可以成良軍隊者。（三）革命黨人重在武裝革命羣衆，變舊日軍隊爲新式組織，施以嚴格的、政治的、軍事的教育與訓練，使成爲有主義之軍隊，爲人民痛苦而奮鬥，爲人民利益而努力。能如是，則武力與人民相結合，武裝革命羣衆卽可得到初步之勝利。（四）革命軍之攻效，不僅在結聚革命羣衆而成軍，並且能散軍於俄頃之間，使復返於有訓練之革命羣衆。蘇俄五百萬赤軍，能於鎮壓反革命之後，解散至五六十萬之衆，無稍變故，亦無騷擾，使國家驟減其負擔，人民頓復其工作，此其功不在鎮壓反革命下。我革命軍人本以解放人民痛苦爲職志，爲解除人民之倒懸，雖犧牲生命，猶所不惜，個人權位，更何足計。若抗命盤踞，以害人民，又與反革命軍有何差異？反革命軍在所必去，遣散更何足惜？何去向從，我革命軍人必知審擇。（五）革命之組織重在集權而持

平，今茲改組，凡我軍人，均宜聽命於軍事委員會，不得稍持異議，亦不得各自爲政。而軍事委員會一本本黨之主義，決議一切，實施編練，夫然後授命有方，聽命有道，革命前途方得於此新築之基，發揚擴大，永滌舊穢而無遺也。

(三)統一財政。財政統一爲革命政府討平逆軍後第一要政，實行與否，非僅政府威信所關，直當視爲國民革命之生死問題。各軍將領宜如何忠實奉行，立將佔守之財政機關交還政府。乃訓令頒布，瞬將匝月，而各方之把持者如故，甚或佔領之地盤較前更廣，以致抗令自肥者，收入益豐，恪遵訓令者，竭蹶愈甚，或且有斷炊之虞。豈僅非事理之平，實際亦斷難爲繼，而要政因以停頓，民困無由稍蘇，前此猶可諉過於楊劉，今更何以自解於羣衆，心所謂危，未忍緘默，及此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委員相繼就職之時，亟應再申嚴令，限於七月十五日以前，一律將各徵收機關交出，並應明白誥誡，交還以後，不得稍有干涉行爲，即推薦經徵及民政人員，以爲變相之把持者，亦應在嚴厲禁止之列。各軍高級官長應切實督飭各部隊奉行，其仍有抗不遵令者，應即秉承政府，施以極嚴重之懲處，不得再稍姑息。各軍將領皆忠於主義，政府果有極大之決心，採用果斷之方法，決不難令出維行也。爲此緊急提議，敬希立即公決施行。

(四)整理軍隊。軍事委員會成立，示國人以改組軍隊、整理軍政之決心，凡屬革命軍人，諒無不深表同情，願受改編。惟軍隊改組，重在統籌全局，確定改編計劃，師團若干，人數多寡，均宜應革命之需要如何，定其標準。編制既定，即當首謀軍隊內容之審核。苟其內容複雜，分子不良，而組織又萬分零星，歸納不易，則寧犧牲此不良及零星隊伍，設法淘汰遣散，決不宜使新定編制因此受損，革命大計，蒙其影響。故必以最大之決心，在最短時期內完成此項整理之目的。茲謹略擬辦法大綱，以備採擇：(一)軍事委員會決定整理方針，明訂應收納改編及應遣散之範圍，通令各軍遵辦。(二)限期一月，令各軍一律自行查明編制不合之隊伍，呈報委員會，委員會亦應自定調查辦法，冀得真相。(三)限期二月，令各軍一律自將編制不合之軍隊遣散完竣，其有在各軍權力範圍以外者，或其兵力不足時，應由委員會酌令其他各軍，共同辦理遣散事宜。(四)附逆已久之部隊，此時即受我編制，終必與帝國主義者勾結，以爲我國民政府之後患，在整理方針內，尤應特加決定，本除

惡務盡之旨，一律遣散。不良既去，改組之目的可成，零星盡裁，編制之統一方易。必如此，軍事委員會之效能，國民革命之前途，方能使人信賴，且爲統一訓練、統一財政計，亦非此莫辦。其遣散應有之籌備事宜及詳細辦法，悉候公決。

(五)利用罷工工人建築道路。此次香港工人爲反抗英帝國主義者之屠戮同胞，一致罷工，棄職返省，其爲國犧牲之精神，凡在國民，罔不致敬，紛起爲其生計上之後援。我國民政府亦已決議徵收全市房租半月，以爲之助矣。惟彼虜兇殘至極，必不遽爾屈服，在我非有極大之決心，輔以縝密之規劃，準備作持久之戰鬥，決難得最後之勝利。熟察情勢，有亟須審慎考慮者：(一)此時由港返省之工人已及三萬，尚有續至者，人數既衆，給養惟艱，目前即暫無問題，爲日稍久，恐難支持。(二)罷工工人現每日每人僅發生活費二毫，以廣州市生計程度之高，其困苦可想。工人爲愛國心所激發，自能茹苦忍受，然以平時日可得工資半圓或一圓以上，且其中除本身外，亦必尙有事畜之累者，長令作此鉅大之犧牲，於心既有未安，於事亦多可慮。(三)工人多年富力強，平時皆生利之人，此時忽成仰食，爲社會全盤生產計，亦至可惜。今惟有集國家與社會之資財，利用工人之精力，於最有益與最易舉辦之事業，給以相當之工資，然後上述諸端，皆可無慮，則建築國道或省道爲最善矣。應由國民政府特設工路處，收容全國罷業工人，以建築道路；專任委員，規劃其事。目前應築之路甚多，舉其最要者：(1)由韶關經連縣、連山、富川、平樂以達桂林。(2)由桂林經陽朔、平樂、昭平以達梧州。(3)由曲江北經樂昌以達坪石，東達始興、南雄。(4)由廣州經增城、龍門、河源、龍川、五華、興寧、梅縣以達大埔。(5)由增城經博羅、平山、海豐以達揭陽、潮州，皆宜早日興築。英帝國主義者方欲困我於封鎖狀態之下，我不可不亟謀各地運輸之便利，以圖自救。路成以後，人民皆知此路由何而建，尤足爲反抗帝國主義不朽之紀念，勝於筆舌之宣傳萬萬。且築路餘暇，若再酌加編制，施以軍事及政治之訓練，以植工人軍之基礎，於國民革命之前途，尤爲有益。一舉數善，實無庸疑。或慮罷工工人操業不同，習慣各異，未必盡人願爲路工，然值此愛國熱度正高，疏導必非無術。且前次海員築路，今次工人亦自議修築黃埔馬路，均可見工人願爲國家盡此義務。果能妥籌辦法，何難利用擴充。或又慮此時財政困難，路工經費籌集匪易，然路工人數暫以三萬人計，每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七日

四二

日工資四毫，則每日工資共計祇一萬二千元，每月約計三十六萬元。廣州如能抽收房租三個月，即可作三萬工人四個月以上之維持費。果能維持四個月之久，則道路已可築成數處，交通便利，開發實業更易，社會各方必多贊助。以我國民政府之地位言，則修造道路運河以利民行，爲先大元帥手定建設大綱之首要，本宜排萬難以行之，豈可更失此良好之機會。敬希詳議辦法，早日施行。

(六)統一兩廣。廣西一省在西南地理上最占重要，在革命歷史上亦至密切。此次唐繼堯勾結楊劉爲亂，亦先謀擾得廣西，以遂其推翻我革命政府之陰謀，幸廣西各軍皆忠於政府，協力討唐，政府遂得奏殲逆之績。使廣西稍有動搖，大局安危，或未可知。先大元帥首次北伐，亦議由桂林進兵。今國民政府成立，首與英帝國主義者相周旋，事之艱鉅，百倍往昔，欲謀內部之鞏固及預立政府第二根據地，皆非使廣西完全立於我國民政府之下，廣西民衆完全得享受我政府所欲貢獻於人民之利益不可。廣西各軍今固已秉承國民政府之訓示，然軍制未劃一，政令未密接，猝有緩急，或難收指揮如意之效。其建設事業如教育、交通、實業諸大端，廣西以相距稍遠，未得與政府所在地之廣東同一重視，尤無以促進廣西人民擁護我政府之熱誠。今宜由形式之關聯，進而謀實質之統一，國民政府應將議決之軍政各案，責成廣西各軍，一致奉行，不得稍有歧異。其確因情勢不同不得不稍加變通者，亦應由各軍呈報國民政府，詳舉理由，聽候政府議決辦理。凡此軍政上之統一，廣西各軍將領皆忠於國民政府，必不致稍有異議，其關於建設之計劃，政府尤應將廣東廣西視同一體，同時進行，以安國民之視聽，而樹全國之風聲。是否有當，敬候公決。

此項計劃經中央政治委員會於同月十七日通過，分別施行。(註四)

侵入廣西之唐繼堯軍龍雲部，由南寧向龍州敗退。范石生部向滇邊挺進，準備攻滇。(註五)

潮梅建設同志會，請蔣校長中正剿辦洪兆麟。

時陳炯明逆部洪兆麟，復率衆從閩南侵入豐順、潮安、汕頭境內。熊略向梅縣；劉志陸、黃任寰、

向五華；王定華向興寧，李易標向和平、老隆，並煽誘漳州張毅犯饒平；汀州王獻臣擾大埔，並在松口開軍事會議，謀迎炯明於滬，於是該會請蔣校長中正急勦之。（註六）

陝豫剿匪總司令孫岳通電，入華山休養。

孫岳頃發通電，因病入華山療養，所轄軍隊，則由何遂代為統率，臨行並主張恢復上年被馮玉祥幽禁於延慶樓之前大總統曹錕之自由，何乃電請北京臨時執政府核辦。（註七）

法國下議院通過華威頓會議關於中國之條約。

美國於民國十年所召開之太平洋九國華盛頓會議，有關中國之條約，關係於法國者，並不較他國為重，其他國家，早經批准，獨法國議院，因無暇討論此案，以致擱置。及後金佛郎案發生，法政府遂即以此作為金佛郎案解決之條件，故意拖延，遲不批准。迨本年四月，金佛郎案經我國政府讓步解決，法政府以要挾目的已達，於是法國下議院於本日以輕率之舉手表決，予以通過。（註八）

註一：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六八——六六九。

註二：「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四二。

註三：同註二。

註四：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五〇六—五一七。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六—一三七。

註六：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五一七。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六。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九。

八日 國民政府為援助省港罷工，經常務委員會會議決辦法七項，令行廣東省政府遵

照辦理。

國民政府以省港罷工，爲抵禦帝國主義者之和平正當手段，應予有效支援，特議定辦法七項，令飭廣東省政府遵辦。令曰：

「自五月卅日上海慘殺案發生以來，漢口、青島、九江、廣州等處，繼續發生同樣之慘劇，且愈演愈烈，愈推愈廣。沙面英法兵既殺我羣衆於前，香港殖民政府復絕我交通於後，吾民爲抵制強權壓迫，推倒帝國主義，及維持國家民族獨立之自由，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之故，不得已有省港同時罷工之舉，欲以和平正當之手段，抵禦帝國主義者之侵凌，不惜犧牲一切生活以赴之。其志氣彌厲，其用心良苦，政府爲維持此種正義之行爲，併促其進行迅速收效宏遠起見，經常務委員七月七日會議議決如下：

一、着廣東省政府令行廣州市政廳，飭廣州市公安局，即飭廣州市公安局飭區暫撥借東園爲省港罷工委員會辦事處。

二、着廣東省政府令行廣州市政廳，飭市公安局，將徵收半月租捐繳交中央銀行，專爲援助省港罷工委員會之用。

三、着廣東省政府分別飭令三水、河口、九江、江門、容奇、香山、石岐、澳門、前山、灣仔、下柵、墟下、新寧、廣海、陳村、虎門、太平、寶安、南頭、深圳、沙頭、角沙、魚涌、澳頭、汕尾、坪山、淡水、大鵬、海口、北海、廣州灣等口岸，禁止糧食出口。

四、着廣東省政府令行廣東建設廳，籌築黃埔石井兩公路，併與省港罷工委員會協商籌築辦法。

五、着廣東省政府令行廣東建設廳，計劃黃埔開築商港事宜。

六、着廣東省政府令行廣東商務廳，勸諭商民援助省港罷工委員會。

七、着廣東省政府令行廣東商務廳，責成各華商烟公司，酌撥贏利，捐助省港罷工委員會。

仰即遵照辦理。」（註一）

馮玉祥爲上海、漢口、沙面連續發生慘案，呼籲全世界基督教徒主持正義公

理。

被稱爲基督將軍之馮玉祥，於庚子之役，目擊外兵橫暴，痛心疾首，未嘗一日去懷，積年勞苦練兵，即欲乘間雪恥。至上海、漢口、沙面連續發生慘案，遂不復能忍，除先後電滙兩萬元，作撫卹傷亡工人外，並派顧問彭程萬至滬慰問，同時並兩電張作霖，促其對滬案有所表示，又通電全世界基督教徒，本抑強扶弱之意表彰公理。其電文云：

「全世界基督徒均鑒：上海、漢口、沙面先後發生鉅案，洞背穿胸，慘痛極矣。查滬事之肇始，由於日紗廠虐待工人，以積苦所迫，釀成工潮；日人復嚴厲壓制，槍擊工人，顧正洪死之，王福全等十數人同受重傷。學生聞此慘案，本赤子之心，爲天良所驅使，出校講演，表示同情。乃英捕阻止，拘於捕房，餘生要求釋放，英當局竟發令開槍，轟擊手無寸鐵之學生，血肉橫飛，死傷枕藉，此上海之情形也。漢口以太古洋行有毆擊華人之事，復有英人越界停泊及英水兵以刺刀戮傷華工之事，市民正痛心於滬案，觀此益爲憤激，乃有遊行之舉，以示衆心之一致。英租界竟集合義勇隊及水兵，用機關槍射擊，彈雨之下，屍骸橫陳，此漢口之情形也。廣州爲滬漢慘案，遊行沙面，英人亦令水兵用機關槍並大砲轟擊，砲火烈而歷時長，故死傷尤多也。嗚呼，世界未至末日，竟如是黑暗慘酷，人類未至全滅，孰堪此魚肉刀俎？是以舉國人民，同深悲慨，罷課罷工，羣起抗議，首都及省區皆開國民大會並遊行運動，其憤不可遏，有致疾而死者，有蹈海自殺者，有斷指血書者，國人憤激於斯極矣。不獨中國人如此，外人亦多表同情，即英人、日人，亦有主張公道者。旅華歐美人士，如燕大、清華各校教職員，及婦人女子如司徒雷登夫人等，均分別發表意見，贊助工人。日本旅京記者團亦有同情之宣言。海外如國際工人後援會、孟森堡、巴爾布施、蕭伯納等代表五百萬白種智識階級，電致吾國，深具同慨，表示援助。各國工黨及職工聯合會並各種團體來電聲援者，陸續不絕。而英國工黨首領馬丹諾，自由黨領袖喬治，且屢質問其政府焉。足見公道自在人心，皆不以慘殺爲是也。我基督徒素以持正義、謀公理、聞於世，意以爲海外教會、各國教士，對於此事，必仗義表示，不肯後人。距意欲聞之，而久不聞，豈有所憚而不敢言耶？抑或同情於資本壓迫耶？似此沈默，其將何以自解？以爾經書

有云：『你既不恨惡殺人流血，所以這罪，必追趕你。』諸君不爲人計，獨不爲自己計乎？夫基督教以愛人救世爲急者也。保羅云：『一切法律均包在愛人如己之中。』又云：『爲我弟兄，即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亦所甘心。』約翰一書有云：『不愛所能見之弟兄，豈愛不能見之上帝。』弟兄云者，包世界人而言也。諸君知之否？耶穌立教，以扶弱爲義。馬太福音十二章云：『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能吹滅。等他行公理，使公理得勝。』今青年學生皆是束髮英俊，實至可親可愛之弟兄也，乃橫遭慘殺，死於非命。工人受壓迫，正如壓傷的蘆葦；中國人民之於今日，正如將殘之燈火，不見基督徒有披髮纓冠之救，抑強扶弱之義，以表彰公理。然則奉基督教所學何事，更不知各國傳教於中土者，所爲何事，豈非徒具基督教之名，而無基督教之實乎？況基督教乃世界之宗教，無國界，無種界，不能以滬案爲中國之事，遂漠不關心也。宜本乎教旨，生切膚之痛，同情援助，尙何待焉。不然，則傳教之事，豈非別有用意耶。非基督教徒輒謂，教士來華，假布道之名，行偵探之實。言之嘖嘖，其將何以辯之。嗚呼！教徒墮落，江河日下，以英吉利奉基督教爲國教之國，始以鴉片毒害中國，繼以暴力割取香港等地，復佔據稅關，剝奪主權，今且肆行屠殺，視我鷄犬不如，已不禁爲基督教惋惜。而各國教會對此兇暴殘殺，亦默爾不言，一若暗示同情者，則教徒之墮落將伊於胡底，吾不禁爲基督教危矣。近世非議基督徒與反對基督教者，其聲浪甚高，而教徒亦日趨於末路，若不同頭猛省，力爭上流，勢必沉之九淵，莫由復起；既爲耶穌之罪人，又爲人類所擯棄，世界雖大，豈有容足之地歟。諸教友若不願基督教之生命由此而斬，則請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對於慘案仗義執言，爲基督教以爭人格，與廢凌替於此覘之矣。玉祥愛教心切，不禁沉痛道之，凡基督教徒希垂鑒焉。」

(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准山東省長龔積柄辭職，以督辦山東軍務善後事宜張宗昌兼

署。(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公布陝西省屬長安施行市自治制及區域令。(註四)

駐法公使陳錄電呈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法國會已通過華府協定，即派關

稅會議代表來華。(註五)

美國政府派馬瑞爾，史特朗為中國關稅會議代表。

美國政府接獲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召集關稅會議之照會後，是日令派美國駐華公使馬瑞爾（馬慕爾），及著名律師史特朗（Silas Stronn）人，為在滬舉行關稅會議之美國代表。（註六）

工商日報創刊於香港。

「工商日報」，於本（八）日創刊於香港，為僑商洪興錦、洪德光等集資創辦。出版宣言，說明創辦宗旨在「為祖國服務，為僑胞謀福利」，並進而「謀求工商兩界之聯合，以達真正救國之目的」。除此之外，並特別注意「共產之禍」。（註七）後為香港四家最成功商業報紙之一。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三二。

註二：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二三一—二三三。

註三：「政府公報」，三三二九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七。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九。

註七：曾虛白：「中國新聞史」，下冊，頁七三六。

九日 國民政府令統一稅收，嚴禁擅自征收，或截留稅款；違者按照軍法嚴重治罪。

自民國十二年國父返粵，以大元帥設立大本營繼續從事革命以來，所統轄之部隊，至為龐雜，且事變迭起，訓練工作，無由進行。更有部分部隊長官，不聽號令，以致私自設卡，征收稅款，或恃強截留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九日

，中飽肥己情事，不一而足。尤以西江一帶各城市，爲大宗貨物出入所必經，不肖軍隊，視爲利藪。不特紊亂財政系統，使主管全國度支之財政部，無法統籌支應，抑且弊竇叢生，貪瀆迭現，禍國病商，莫甚於此，迭經前大本營通飭查禁制止有案。其後遵令辦理者固已不乏其人，而陽奉陰違，照舊擅征者仍所在多有。國民政府成立伊始，統一財政爲當務之急，爰經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議決，嚴切實行。是日特令軍事，財政二部，國立廣東大學，及廣東省政府，轉飭所屬一體遵照。令曰：

「爲令遵事：本月七日第五次委員會會議議決，從七月十五日起，所有財政收入，應一切由法定徵收機關徵收管理，無論何項文武官吏人等，概不得巧立名目，擅自徵收或截留，違者認爲違反法令，按照軍法嚴重治罪。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該□□即飭所屬一體遵照毋違，切切，此令。」（註一）

外交團會議，英代辦袒護上海工部局當局，對滬案主張向中國提對案。

英代辦因接奉英外相張伯倫訓令，反對外交團所議決辦法，故對滬案一味左袒工部局當局。此次會中，遂有向中國提對案之議，美公使馬慕爾到京未久，受其利用；法公使則表反對，雙方衝突。

（註二）

安徽將領通電擁護倪道烺爲皖軍總司令。

北京臨時執政於六月十八日特任吳炳湘爲安徽省長，兼任督辦。倪道烺揣東北意旨，受安徽各將領擁戴，於七月十一日在蚌埠獨立，稱皖軍總司令，以拒吳炳湘。惟奉張不欲爲己甚，反以第六師劉偉旅駐紮蚌埠，助吳蒞任。倪道烺以時事發展不利於己，遂無抵抗出走。吳乃於二十日就職。（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政府免浦信鐵路督辦林實職，以盧信繼任。（註四）

許崇智部英雄率領全旅，送楊坤如降部回守惠州。（註五）

上海美艦水兵因細故槍殺蔡繼賢案，美領事表示歉意，並希望單獨解決。（註六）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二號，頁三六。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七。

註三：同註二。

註四：「政府公報」，三三三〇號。

註五：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八〇。

註六：同註二。

十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九十四次會議通過：(一)以汪兆銘為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二)以周恩來為黨軍第一師黨代表，包惠僧為黨軍第一師第三團黨代表。(三)派兵保護廣寧江屯農民。(四)委邵仲輝（力子）為陸軍軍官學校秘書長。

（註一）

黃埔軍校蔣中正校長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建議，於桂林設入伍生教練所。

蔣校長以黃埔校址有限，難以擴充，桂林為會師中原之要道，擬在該處設立能容二三千人之入伍生訓練所，以應需要，特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建議曰：

「帝國主義與軍閥，為國民革命之對象，除喚起全國民衆之覺醒外，必求發展革命之實力，軍事上幹部之養成尤為必要。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開辦以來，政治宣傳與軍事訓練同時並進，顯著成效；今值國民政府成立，欲趕速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自必對於此項革命軍幹部教育，積極進行。第二期學生已將畢業，第四期當即謀開辦。惟黃埔校址有限，且僅如以前三期，每次招收數百人或數千餘人，恐尤不足應時勢之需要。自沙基大屠殺案發生後，我政府已與帝國主義者更無兩立之餘地。環顧國內形勢，東江南路，餘逆猶存，北方軍閥，尤多甘為帝國主義者之俚，協以謀我，必不在遠。除軍事大計前已別具芻議外，宜在桂林設立大規模之入伍生教練所，以能容二千至三千人為度，儘本年十月內開辦。桂林實為會師中原之要道，入伍生教練在此舉行，匪僅軍事上可作模範，在政治宣傳方面

，尤必能予當地民衆以極良好之影響，關係革命前途實非淺鮮。桂林地方，於練兵最爲相宜，公家宏敞屋宇甚多，校舍亦非難覓，中正知之有素，提議在桂林開辦入伍生教練所，實幾經考慮，認爲發展革命軍事之重要關鍵，倘政府不以爲謬，應請速與廣西省當局接洽，並即籌備經費及一切進行事宜。敬此提議，即希公決施行。」（註二）、

國民政府派許崇智、汪兆銘赴黃埔接收蘇俄贈與之軍械。（註三）

駐渝川黔邊防督辦袁祖銘，擬鑄當二百銅圓，市民反抗罷市。

袁祖銘自民國十二年來川，協助楊森戰勝同盟軍後，遂被北京政府任爲川黔邊防督辦，設總部於重慶。重慶護商、禁煙、銅圓局一切大宗收入，悉歸掌握。祖銘猶以爲未足，復借名籌餉，擬鑄當二百銅圓，以充軍實。鋼模已鑄就，市民羣起反對，聯名呈請停鑄，呈文有猛虎戕人，創被一身，惡幣殺人，毒及百世等語。祖銘仍置不理，市民遂罷市反抗，其勢洶洶，經商會等一再調停，將鋼模銷毀，其事乃寢。（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特派屈映光爲國民代表會議華僑議員選舉監督。（註五）

法國駐華公使馬太爾宣言，滬案因工部局問題爭論未決，交涉不能進行，故辭交涉代表。（註六）

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向北京臨時執政府交涉滬、漢、九江、沙基諸案之損失，並對最近交涉，提出嚴重警告。（註七）

註一：「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四三。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五一八。

註三：「國史館專檔」，微捲〇〇三〇號，民國十四年七月十日。

註四：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三二二。

註五：「政府公報」，三三三一號。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七。

註七：同註六。

十一日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胡漢民發表告世界各國人民書，請求主持正義，贊助不平等條約之廢除。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胡漢民，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爲國民革命主要目標之一，吾人欲求我國國際地位之平等，尤須致力於不平等條約之廢除，爲特通告世界各國愛好和平之人民，請求主持正義，予以贊助。茲將通告全文錄後：

「無論那個留心遠東時事的，必能察覺中國反對他現時國際地位的民衆運動已日益發展，然而你們不免受人蒙蔽，致信爲這種運動是因失意份子受外來煽惑的影響而起。老實說，你們在這不僅對中國四萬萬人民幸福有關，並與你們政治經濟的利益有關之問題上，受人欺瞞過了。不知覺地，漸漸地這問題將影響於世界和平之一齣新的世界，廣大的慘劇又將重演于太平洋上，那時雖欲止其爆發，恐已不及。這問題是什麼呢？就是中國人民已很痛苦地感覺到中國不是如日、俄、英、法、意、美等同樣的獨立國，甚致還不是一殖民地，如印度、高麗一樣受一國之統治；中國正是中山先生所稱爲公共殖民地，受庚子條款簽字各國之統治。我們說『統治』並沒有一點言過其實之處，下述各種事實可以完全證明。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一個黑暗時期開始於中國。在這時期中，列強以一聯串的條約加之于中國，這些條約阻礙中國經濟與政治的發展。我國人民的一部份覺悟份子已了解這些條約爲不平等的，非正義的，與無人道的。列強利用這種在我國衰弱時加之于我們的條約，可管理中國的一切咽喉，使其無制裁進出口之可能，中國對於其關稅稅則

喪失發言權。你們熟悉你們本國歷史的，定能知道關稅政策在你們工業的發達上，佔何等重要的地位。這是各國的一種特權，一國缺少這種特權，即不能視為獨立國，並不能有有系統的經濟發展。如果你們自己的人民沒有外人的允許，或受外國之代理人所訂章程之制裁時，即不能出入自國的國境，你們對於你們的國家作何感想。然而這樣狀況正盛行于我國，無論何時，我們都有被關閉在我們自己的房屋之外或其內的危險，因為我們大門上的鎖鑰是不在我們的手裏，不僅此也，我們經濟發展上的其他要塞亦在列強手裏。近代工業與交通的發展全靠海口，海口可與世界市場相銜接，我們海口所謂通商口岸都操之列強之手。

上海是我們的商業所經由的主要出口，是完全在外人之手。上海在中國境內自成一國，不受中國法律而受外國法律之統治。在我們境內的這塊外國土地內，所有重要工業都免於中國的征稅，外人所辦理的法庭祇顧他們自己的利益，不顧中國的利益；我們人民日夜為積疊外人資本而勞苦，但是如在他們方面稍有抗議時，即被無情的槍砲所屠殺，有如古代羅馬人屠殺外國奴隸一樣。我們的財政同樣受這些通商口岸的支配，因為我們的經濟生命是在這些通商口岸，因此財政的支配權亦就天然在此等地方了。在中國濫發紙幣，不顧我們的幸福，我們這種特殊現象完全沒有支配力，這種不堪的情況不僅在上海存在，並在我國各地，祇要海船能到之地都有這種情況。我們海面密佈着範籬，以致中國在自己的國中沒有出入之路。

其次這是你們所聽見的割讓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等等，無論那本字典都能告訴你們這些字的字義。住在天津、奉天、北京、漢口等大城市的居民，從他們的日常的經驗，都能知道這些割讓治外法權等的真意義。我們在經濟上、政治上道路偶有一步的前進，即有踰越外國管轄或受其管轄之慮。這割讓權從我國農村居民的莫大的後備隊中，吸收幾十萬廉價工人，到租借地的工廠中去，做無抵抗的奴隸，受極殘酷的剝削壓迫，至絕對的屈服，還不惜以世界上最落後部份的軍警以為修殺之用。

在這同一租借地上，又把那從無人道的，剝削我國人民來的金錢，用之于所謂教育中國青年之事業，實則是使中國青年受惡化而墮落。因此他們可用之以進行他們剝削我國之可恨的計劃。不管他們把這種教育說得怎樣人道主

義，其結果則極明白，即我國的一部份人民墮落為壓迫的工具。

在這些同一租借地上，賴有治外法權之憑藉，成為我們內亂之策源地，軍閥之所以能使中國擾亂分裂及造成不斷的內亂，都發源于這些租借地。從租借地上，他們獲得援助與鼓勵，一切反對我們自由與反對我們人民運動的陰謀，都孕育于此。在此種陰謀之背面，都有帝國主義者或其中國代理人在。自庚子條約強迫滿清政府接收之後，滿清政府已成爲外國帝國主義之工具。滿清既被自己人民所痛恨，遂想憑藉帝國主義或以列強互相抵制之政策，以圖自存。正因其是如此，辛亥革命能給以致命之打擊。但當其破裂後，又有無數軍閥之產生，他們互爭列強之援助，如此袁世凱得列強金錢之援助，而能倡立洪憲。袁氏倒後，別的軍閥又繼之以起，他們沒有一個能逃得出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工具，列強用之以維持其在中國之經濟、政治統治之地位。一個軍閥倒後，別一軍閥代之以興，即表示某一帝國主義國勢力之滅殄與又一帝國主義之勢力膨脹。軍閥近年來在中國一般人民之心目中，已與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惡勢力相結合。我們反對吳佩孚，因為我們確信他是受某帝國主義國指使的代理人，他是列強能維持他們的經濟、政治的特權。吳佩孚推翻後，張作霖代之以統治中國北部、中部，其所以能執政權者，即因又一組的帝國主義國給援助與他之故。他現在仍執政權，繼續忠心於其外國人主人，而忽視人民的願望，他將與他的先輩同樣的被人民所推倒。繼之而起者，亦必如此結局。

這種情況對於普通的外國人似乎很難弄明白，但是對於我國的稍有頭腦的人都已顯然，我們確信這一種混亂是由中國不平等的國際地位所致。不平等條約存在一天，中國決不能使國內澄清。因此我們要求我們的國際地位此後應改爲與其他各國平等之地位，我們人民所要求的就是他們要能在國際關係上與其他各國相平等，能有使主權之獨立；這包涵着治外法權、經濟特權的廢除。這是屬於單方面性質的，我們要求修訂海關關稅，使中國能爲發展其經濟起見，採取必要的經濟政策，我們要求收回我們自己房屋的鑰匙。

不平等條約的廢除，立即可以斬除供養我們的一切禍根，而最先是我國政治經濟善後之根源，我國的軍閥苟失其列強之憑藉，即將瓦解，于是人民才得建設真正民族主義之機會。我國疆土內，外國政權的廢除，可以終止一切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一日

五四

外國軍警槍殺我人民之無人道及野蠻之事件，這才能有造成中國或各國間有與一切民族有利之真正合作之可能，這才可以免除在華列強競爭之事，這種競爭再要延長數年，必將將造成太平洋上新的世界大戰。

世界各國人民不要受你們自國的少數帝國主義者的矇蔽。中國不是由煽動者想激起反對外人的禍亂，中國民衆的興起是因為他們有因受了一班無心肝的剝削者的委屈與不義所發生的深刻的感情。中國已不能再忍受這些委屈與不義，中國希望你們能主持公平，因為他確信如果你們能知道事實的真相，你們決不讓你們的政府在中國的萬惡的政策繼續一天。你們能與我們同聲爲正義之要求，這種要求對於我們是國家獨立，而對於你們則絕無損害；對於你們非特無害，並對於你們的經濟事業將有更盛之發展，世界的和平或不至於生危險。無論如何，我們不會被我國各大城市所經受的屠殺所能滅絕的。這種屠殺祇能刺激我們，使我們努力進行對帝國主義的解放，至於所採何種方法，則雖有先見者亦難預言。世界各國人民，我們請求你們主持正義，贊助我們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惡魔之行動。」（註一）

國民政府公布軍事委員會、軍事部組織法。

軍事委員會組織法，凡十一條，以委員若干人組織之，並於委員中推舉一人爲主席；又規定委員一人，由國民政府特任爲軍事部長。會內設政治訓練部、參謀團、海軍局、航空局、軍需局、祕書廳、兵工廠等機關，分掌事務。全文如次：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組織法

第一條 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及監督管理，統率國民政府所轄境內海陸軍航空隊及一切關於軍事各機關。

第二條 軍事委員會以委員若干人組織之，併於委員中推舉一人爲主席。

第三條 軍事委員會中一人由國民政府特任爲軍事部長。

第四條 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參謀團、海軍局、航空局、軍需局、祕書廳、兵工廠等機關，分掌事務，其

組織及規則另訂之。

第五條 軍事委員會內各重要機關由各委員分任直接監督之責。

第六條 軍事委員會所議決之件由主席署名，以軍事委員會名義，用命令式行之；其關於政治訓練部及軍需局者，除呈主席署名外，須有該管機關長官副署。

第七條 關於國防計畫實施、軍事動員、軍制改革、高級軍官及同級官佐任免、陸海軍移防、預算、決算及高等軍事裁判等暨其他與國民政府之政策有關之事項，其文告及命令應由軍事委員會主席及軍事部長之署名行之。

第八條 軍事委員會之議決事項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通過方為有效。如多數委員不在軍事委員會所在地時，主席與委員一人有決定處置之權。

第九條 軍事委員會設在國民政府所轄地，於必要時得以決議遷移之。

第十條 本會會議規則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國民政府軍事部組織法

第一條 依據國民政府組織法在國民政府內設軍事部。

第二條 軍事部設部長一人，於國民政府委員及軍事委員會委員中推定，由國民政府特任之。

第三條 軍事部部長在國民政府對外的軍事關係上為國民政府之代表，並為國民政府各種軍事問題議決案之代表說明者。

第四條 國民政府關於一切軍事文件須由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及軍事部長共同署名方生效力。

第五條 在國民政府委員會內關於軍事範圍以內之工作，如軍需預算案等及軍事方面與政府其他各部工作關係上之聯絡諸問題，由軍事部長代表發言。

第六條 軍事部長在軍事委員會中除以軍事委員資格服務外，軍事委員會關於國防計畫實施、軍事動員、軍制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一日

五六

改革、高級軍官及同級官佐任免、陸軍移防、預算、決算及高等軍事裁判等暨其他與國民政府之政策有關之事項，其文告及命令應由軍事委員會主席及軍事部長共同署名行之。

第七條 軍事部長在軍事委員會中負有監督參謀團工作之專責，對於各種作戰計畫應按時督促起草，並指授機宜，對於軍隊之教育及組織等事項應按時監督並指導之。

第八條 軍事部長在戰時之職權及任務另定之。

第九條 省政府軍事廳受軍事部長之指揮。

第十條 軍事部長負責設法於民間普及軍事教育，如於各學校中暫時不能設施專門軍事訓練，則提倡體育，以爲軍事訓練最低限度之準備。此種最低限度之準備須行之於各高小中大學校，以養成一般青年之軍人精神而減少將來施行專門軍事教育之困難。

第十一條 軍事部長得設參謀、副官，秘書若干人，以處理部務。其服務人數及職責由軍事部長按實際上之必要規定之。

第十二條 軍事部辦事規則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三）

國民政府公布外交部組織法。

是日，國民政府公布外交部組織法如左：

第一條 國民政府外交部直隸於國民政府，管理國際交涉及關於居留外人並在外僑民事務，保護在外商業。

第二條 國民政府外交部置第一局、第二局。

第三條 第一局置外政科、調查科，分掌事務如左：

外政科掌理：（一）政治交涉事項。（二）領土交涉事項。（三）華洋訴訟交涉事項。（四）禁令交涉事項。（五）外人傳教保護事項。（六）中外人民出籍、入籍交涉事項。（七）開商埠、設領事及

河道工程交涉事項。(八)關於通商行船事項。(九)關稅外債交涉事項。(十)路鑛郵電交涉事項。(十一)保護在外僑民事項。

調查科掌理：(一)調查各國政治經濟社會狀況事項。(二)調查各國外交政策事項。(三)關於國際聯合會、盟約保和會、紅十字會事項。(四)審查關於訂立及修改各種條約事項。(五)解釋各種條約事項。(六)搜集各種條約、各國法律書籍及交涉專書事項。(七)編纂條約統計報告及交涉專書事項。(八)調查外交事件事項。

第四條 第二局置繙譯科、交際科，分掌事務如左：

繙譯科掌理：(一)繙譯外國文件事項。(二)繙譯外國語言事項。

交際科掌理：(一)接待外賓事項。(二)國際禮儀事項。(三)關於聘問事項。(四)關於派遣駐外委員事項。

第五條 國民政府外交部置部長一人，承國民政府之命管理本部事務及監督所屬職員。

第六條 外交部長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之執行本部主管事務有監察指示之責。

第七條 外交部長於主管事務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之命令或處分認為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得呈請國民政府取消之。

第八條 國民政府外交部置秘書長一人，以承部長之命整理部務。

第九條 國民政府外交部置局長二人，承長官之命分掌各局事務。

第十條 國民政府外交部置秘書若干人，承長官之命掌理機要事務。

第十一條 國民政府外交部置科長四人，承長官之命分掌各科事務。

第十二條 國民政府外交部設科員若干人，承長官之命，助理各局事務。

第十三條 國民政府外交部因繕寫文件及其他特別事務，得酌用雇員。

第十四條 關於本部文書之收發，保管及會計庶務等事，派辦事員掌理，其規則另定之。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一日

五七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一日

五八

第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四)

國民政府任命盧興原為總檢察廳檢察長。

國民政府於本日任命盧興原為總檢察廳檢察長，同日又任命陳融為廣東高等審判廳廳長，林雲陔為

廣東高等檢察廳檢察長。(註五)

蔣中正以兼粵軍參謀長名義，上書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密陳軍政計劃。

粵軍蔣兼參謀長以整理軍政，不外適應本黨革命方略，便在軍事進展中足資分配；及適合廣東財政，使餉源確實二項目的，特擬具整軍計劃，上陳許總司令，請予察奪。原書如下：

「此次整理軍政，政府抱有極大決心，袍澤亦同具覺悟，復得麾下主持提挈，各方欣忭，企盼厥成。然戡亂以來，瞬已四旬，整理方針，雖早內定，具體宣佈，尚未有聞。值茲民氣興奮，時局緊張之時，每起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感。竊謂軍制統一，端緒至繁，軍額釐定，大計易決。聞政府擬先點驗各軍槍枝，將以槍枝實數，為軍額標準，此懲於從前軍旅以少報多，或竟多係徒手並無槍枝之弊，自屬切要辦法。惟點驗手續繁重，編組將益稽遲，且槍枝良窳不同，有槍之兵未必人人精壯，僅以有槍與否為編制標準，仍非持平徹底之道，故槍枝固須點驗，然僅為軍額確定以後整理手續之一。目前宜先就國民政府需要之軍額，及如何就現有各軍妥為分配之法，提前決定，然後就此綱領，責成各軍按步進行，認真訓練。槍枝雖多，而未盡可用者，由政府給價收回。(可轉令農團等備價具領，政府無庸另費巨款。)槍枝不足，而確應訓練者，由政府核實發給。如此，則費時不多，收效較鉅。蓋整軍所以經武，此為能適合廣東財政狀況，使餉源確實，不致再有兵士饑餓困苦及將領劃地籌餉等事。由前者言，軍額不能過少，現在各軍之特殊關係，尤未宜忽視。由後者言，軍額又不能過多，積極擴充，當待財政充分進步以後。查廣東各項稅收，照現在狀況，年祇一千八百萬元。(潮梅及南路八屬除外)，然潮梅南路必於三個月內肅清之，全省統一以後，至少可增收一千萬元。鴉片實行公賣，寓禁於征，辦理得宜，至少可收入一千萬元。再加其他各項整理，必不難增至四千萬元以上。擬以歲入之半數為軍政經費，即每年約二千萬元左右。其中應以四百萬元作為改良要塞、擴充

兵工廠、恢復魚雷局、造船廠，創辦飛機廠及擴充軍事學校等之用，每年常備軍費可得一千六百萬元以上。以每兵每月費銀二十元計，每年每兵二百四十元，實可養兵六萬六千人，此時宜即暫定軍額爲此數，一年以後，再視財政之狀況，再計擴充。如我政府欲規劃北伐，則除守備廣東本省對抗香港、福建以外，應作兩省戰鬥之方略。即認贛湘或湘鄂兩省爲目的敵，以該各省目的敵之兵力計之，我北伐動員似未能過少。然果訓練精良，以革命軍必能以少勝多之理推之，當亦足以應敵矣。總額既定，即宜進而研究如何就現有之各軍編配之問題。中正之愚，謂宜暫定爲四個軍區，其支配大略如左：第一軍區，粵軍組織三軍，約三萬人；黨軍組織二師，約一萬人。第二軍區：湘軍組織三師，約一萬二千人。第三軍區：滇軍組織二師，約一萬人。第四軍區：北伐軍各部組織一師，約四千人，此部或與第二軍區合併。就現在各軍人數論之，以上所擬，較厚於湘滇兩軍，惟粵軍必有一部分可改充省防之用；湘滇等軍在政府規劃北伐時，無論由何道進兵，其所負責任必甚重大，人數不宜過少，且組安益之諸公，擁護革命政府，熱忱尤著，在此敵黨造謠誣我排斥客軍之際，此議提出，其所收良好之影響，尤難言喻。凡茲所陳，殆已爲盡善所及，惟芻蕘之見未敢自默，謹此密陳，惟希睿察。抑中正尤有言者，陳炯明、林虎等逆部叛黨叛國，罪惡昭著，此時猶全無悔禍之誠意，我若曲予收容，即使其形式上暫能就範，異時必仍反側爲害。陳炯明、洪兆麟既能負先總理，何能不負麾下？在此整理軍政之初，對於若輩宜存除惡務盡之心，免貽滋蔓難圖之悔，彼等部隊必一律遣散，未便列入軍額預算。徑徑之愚，實爲革命大局計，當尤麾下所能鑒察也。」（註六）

北京外交部，向外交團抗議上海租界工部局停止供給華商工廠電力案。

北京外交部爲上海租界工部局停供華商工廠電力，向外交團抗議，聲明將來如因此發生事變，應由租界當局負責，並保留因此所生一切損失之賠償要求。（註七）

黃埔軍校開政治教育課程，由胡漢民、汪兆銘、廖仲愷、甘乃光充任教官。（註八）
江蘇省長鄭謙聘蔣維喬代理東南大學校長。

北京教育部所任用之東南大學校長胡敦復，因該校董事會、教職員、及學生之反對，未能接事，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一日

六〇

致學潮久未解決。江蘇省長鄭謙，爲免影響學生學業起見，特聘請卸任江蘇教育廳長蔣維喬代理校長之職，蔣氏就職後，擁胡（敦復）派大加反對。（註九）

北京臨時執政府任命張聯陞為暫編陸軍第五師師長。

北京臨時執政府於本日任命張聯陞為暫編陸軍第五師師長，同日並任命王宗荃為該師第九旅旅長，劉文瑞為第十旅旅長。（註一〇）

駐粵英領事函廣東交涉員傅秉常，對沙面慘案死難同胞表示惋惜；但謂慘案證據，須經司法查究，真相始可確定。

自本月六日英法領事為沙面慘案，謂奉本國駐華公使電令，對於我方所提要求不予考慮，函復廣東交涉員傅秉常後，是日英國駐粵總領事傑爾遜，忽又致函傅交涉員，對於慘案死難同胞表示惋惜，並謂慘案證據須經司法查究，真相乃定。原函如次：

「敬啟者：聞六月二十三日，非被激動而攻擊沙面案內之不幸遭難人等，於昨日舉行最後之喪禮，前經託那文先生代達對於其父母親屬及倚賴者惋惜之情。茲再復言之，抑本總領事欲知已否設法證實從沙基方面發號或指揮前次之攻擊之人，個人方面，刊有極多關於此案是日身歷其境之紀載；截然就法律上言，此項紀載不能成為證據也。必得有於細查證據之官員司法上之查究，然後真相乃定。此種法庭現時已否設立？或正在組織中？此本總領事所極欲欣聞者也。此頌，日祺！傑爾遜七月十一日。」（註一一）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二號，頁七——十一。

註二：同註一，頁一四——一五。

註三：同註一，頁一八——一九。

註四：同註一，頁一六——一七。

註五：同註一，頁三三——三四。

註六：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五一八——五二一。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七。

註八：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一八。

註九：同註七。

註一〇：同註七。

註一一：洪鈞培：「國民政府外交史」，頁三八——三九。

十二日 北京外交委員會議決，滬案交涉進行，不因使團意見衝突而停頓，並將十三條制成十三議題，由外交總長向領袖公使義使接洽。（註二）

江浙戰謠復熾，上海各團體籲請雙方息爭禦外。

上海自春間由江浙雙方成立和約，奉浙軍隊，業已撤離淞滬，實行上海不駐兵之諾言。惟自五卅慘案發生，工廠停工，商店閉市，學生罷課，地方秩序不寧，人心浮動，六月十三日，張學良奉令率奉軍二千人馳抵上海，以資鎮壓。未幾，張雖率部北回，另由姜登選部邢士廉率領大軍來滬，經江蘇省長鄭謙委充上海戒嚴司令，宣告戒嚴。此次奉軍入駐上海，雖因環境特殊，勢所必然，然與前述和約，殊有抵觸，於是外界推測紛紜，尤以浙江孫傳芳懷疑特甚，一時戰事重起之謠，不脛而走。但推之實際，奉軍既已視江蘇為其勢力範圍，而軍隊不得指染上海，固非其所甘心，然必謂其志在圖浙，顯屬張大其詞，有所藉口。顯浙孫雖已輕取兩浙，但雄心勃勃，方興未艾，初不僅欲効楊善德、盧永祥之攫上海為浙有，抑且乘機問鼎中原，戰謠重熾，固不能視為空隙來風，毫無依據也。上海各法團，深恐戰端重起，糜爛地方，況值滬案交涉未了，端賴各方息爭團結，一致對外，特向浙寧雙方呼籲，維持和平。（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一六號，頁一三七。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三日

六二

註 二：同註一。

十三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國民會議預備會議發布宣言。

宣言要點：(一)國民自動的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於北京，會期定八月一日。(二)預備會議構成分子，依孫中山總理去歲十一月十三日宣言所開列者。(三)在會議中接受上海、青島、九江、漢口、廣州各處人民及全國人民之要求，使人民意思得充份表現，並共同討論一切進行方針。(四)在會議中決議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審議其施行方法。

附錄：中國國民黨關於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之宣言

——民國十四年七月十三日一屆九五次會議通過——

自五月月杪以來，青島、上海、九江、漢口、廣州等處慘殺事件絡繹不絕，此等慘殺事件，實足使帝國主義之真相完全暴露，而全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之認識亦愈以明瞭，隨而反抗之熱度，亦愈以增漲。帝國主義繼續施行此等滅絕人道舉動之後，仍悍然自若，不擔負毫末之責任，且以爲亦無人能使之擔負。而全國人民對此等滅絕人道之舉動，痛憤之餘，士罷學、商罷市、工罷工，以爲一致之抵抗，其堅忍力不爲不固，其堅持力亦不爲不強，然不能課施行慘殺者以應有之責任，且亦不能對於此等慘殺事件爲根本之解決，如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者，日復一日，此等慘殺事件必至冤沉海底，將何以慰關於此事之犧牲者？亦何以爲民國及國民生命之將來的保障？帝國主義者，誚吾國人不曰一盤散沙，即曰五分鐘熱度。夫熱度之激進，由於感情，而感情之持久，由於組織，果使國民有偉大縝密之組織，以容納此激昂奮發之感情，敢決其必能歷久而不散，且益於展拓。今日國民對於慘殺事件創巨痛深，不患無強烈之感情，而患無與之適應之組織以集中國民之意力。國民於此，不可不迴溯本黨總理孫先生去歲十一月十三日之宣言，本黨總理孫先生之主張，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爲國民革命之先著，而以國民會議爲議決執行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體，假使當日孫先生之主張而能實現，則早已有集中國民意力之組織，以爲內政、外交之衝，廢除不平等條約，當早已見諸實行。五月月杪以來之慘殺事件，何自而起？即使帝國主義者蘊其毒謀，乘間竊發，而此時早已

以決議廢除不平等條約。

有全國一致之國民會議以爲最高指導者，何致任令北京臨時執政依違於帝國主義者與國民之間而莫知所適從？亦何致任令一般民衆徒抱熱狂而不能得一集中之組織以發展其意力？國民於此，不可不念本黨總理孫先生先見之明。今者北京臨時執政，關於外交方面，鑒於全國民衆之督責與國民軍之催促，已能不顧奉天軍閥張作霖之掣肘，而提出修正不平等條約之要求，雖修正云云，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不能徹底，然北京臨時執政當已覺悟：去歲十二月間，以尊重不平等條約，抵制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錯誤；同時亦當已覺悟今年一月間以善後會議，抵制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之錯誤。則對於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之主張，當不復如前之深閉固拒。藉使不然，全國民衆當此存亡危急之際，亦宜自決，不可一誤再誤，以窒礙國民革命之進行。本黨茲鄭重決議如下：（一）國民自動的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於北京，開會日期爲今年八月一日；（二）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之構成分子，完全依照本黨總理孫先生去歲十一月十三日宣言所開列者；（三）在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中，接受上海、青島、九江、漢口、廣州各處人民之要求及全國人民之要求，使人民意思得充分表現，並共同討論計劃一切進行方針；（四）在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中，決議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審議其實行方法。本黨認此爲現在時局最近迫切之需要，亦即解決現在時局之不二法門。國民如欲推倒帝國主義之勢力，清洗五月月杪以來之痛苦與屈辱，致中國於平等獨立自由，本主權在民之旨，以定國是，而靖國難，則必能採納本黨所主張而使之實現，謹此宣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十四年七月九日。（註一）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段祺瑞提最後忠告，請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

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刻不容緩，但恐段祺瑞仍襲善後會議之故智，以國民會議預備會議爲搪塞工具，故特電段氏進最後忠告。原電如次：

「北京段芝泉先生鑒：去歲十一月十三日，本黨總理孫先生對於時局發表宣言，主張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以廢除不平等條約，使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勢力永遠絕迹於中國。孫先生此種主張，爲解決時局之基本方法，亦即爲與執事合作之條件。當時執事方注意於憑藉奉天軍閥之勢，以保障臨時執政地位，又注意於憑藉帝國主義之勢力，以

對於奉天軍閥爲一種暗示，使臨時執政地位益得以保障，故對於孫先生之主張認爲與自己利害根本衝突，於是以尊重不平等條約，爲抵制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具；以善後會議，爲抵制國民會議預備之具，遂使國民革命之進行爲之頓挫，孫先生終至於費志以歿。顧孫先生雖死，其精神及主義不隨以俱死，國民革命之進行雖受一頓挫，而其再接再厲之氣勢乃因之愈猛。事至今日，帝國主義與軍閥之本身，已不能生存，而執事之政府乃欲憑藉之以爲生存，實爲大愚。執事須知五月月杪以來，各處之屠殺事件，直接固帝國主義爲屠伯，間接實執事授以屠刀。苟無執事去歲冬間尊重不平等條約之表示，以益驕長傲，則帝國主義者未必一橫至此。執事近日對於北京外交團提出修正不平等條約之要求，在本黨視之，固祇一種支吾延宕之伎倆，然執事既知不平等條約之當修正，則對於去歲冬間尊重不平等條約之表示，當已覺悟其錯誤。古人有言：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本黨不欲更爲既往之責備，但願執事更進一步同情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且執事前此尊重不平等之條約，則必主張善後會議；反之，執事若同情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則必贊成國民會議預備會議。蓋前者爲獻媚於帝國主義與軍閥；後者爲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所謂物以類聚也。國民今日爲帝國主義者所快意屠殺，發憤欲求一生路，執事對之寧能不相憫恤？國民已發憤推倒帝國主義及爲帝國主義之工具之軍閥，國民之力，已足任之，所期於執事者，予以贊助，其至低限度則不加以阻礙而已。執事對之，寧能終拒？頗聞執事自提出修正不平等條約之要求以後，已失奉天軍閥之歡，然軍閥之所貴，軍閥能賤之，徐世昌、黎元洪之末路，皆執事所親見，論國事而斤斤於個人得喪，已甚可鄙；況卽爲個人得喪計，亦不必如此戀戀也。執事今日對於國民之唯一責任，卽在追隨國民之後，完全履行去歲十一月十三日本黨總理孫先生所宣言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以議決廢除不平等條約。執事若能如此，本黨敢信國民必能忘執事之前愆，而予以晚蓋，雖失歡於軍閥，庸何傷焉？若猶襲善後會議之故智，又欲以非驢非馬之國民代表會議，爲搪塞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之具，則迷途愈遠，竊爲執事不取。此本黨對於執事最後之忠告，尙祈明察！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元。」（註二）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佈訓令，為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勉全體黨員團結奮鬥，廢除不平等條約。

是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開第九十五次會議，通過頒佈訓令，勉全體中國國民黨黨員，於開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運動之際，恪遵歷次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努力奮鬥，務期貫徹。訓令全文如下：

「自五五月杪各處慘殺案發生以來，帝國主義之窮兇極惡，完全暴露，國民對之憤激萬狀，反抗帝國主義之怒潮，驟形增漲。然同時發現國民向無集中意力之偉大組織，以致行動散漫，進步遲滯，當此危急存亡之際，有賴於全國一致以當外交之衝，而國民缺乏此種組織，即不能舉全國一致之實。本黨總理孫先生去歲十一月十三日宣言，主張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即有見於此。茲經本黨議決，繼續從事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之運動，本日已發表宣言，同時致最後之忠告於段祺瑞，勸其於國民自動開國民會議之際，予以贊助，至低限度亦不加阻礙。自六月二十二日本黨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以後，段祺瑞對於北京外交團旋有修正不平等條約之要求，頗聞段祺瑞之出此，由於受最近國民運動之影響，且受國民軍之督促，故不顧奉天軍閥張作霖之掣肘，提出此項要求。本黨因修正與廢除內容迥異，故更有六月二十八日之宣言。惟段祺瑞既提出修正不平等條約之要求，當可假定爲已覺悟去歲冬間尊重不平等條約之錯誤，其果能更進一步同情於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否，當於其贊成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與否視之。善後會議國民代表會議與國民會議預備會議，絕非同物，凡我國民應於此留意，勿令指鹿爲馬。當開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運動之際，本黨黨員應遵照本黨總理去歲十一月十三日之宣言，及今年一月十七日覆段祺瑞電，暨準據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六月二十二日及二十八日之宣言，從事奮鬥，務期貫徹。特此訓令。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註三）

國民政府令知廣東省政府，不許現任買辦擔任行政官吏，及各社團董事。

國民政府以買辦爲帝國主義之走狗，平日甘心受外人之驅使，行爲卑劣，應無充任行政官吏及社團董事之權利，特經會議決定，令行廣東省政府知照。令曰：

「現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函開：查本會九十一大會議，汪委員臨時動議，請注重特別新興工業，並不許現任買辦爲行政官吏及各社團董事案，決議通過，並請政府檢查各行政機關及社團等因相應函達，希煩查照。」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三日

辦理爲荷，等由。准此，應即照辦，除函復外，合行令仰即查照辦理。」（註四）

盧永祥入京調停段祺瑞與張作霖之爭執，未獲效果，呈請辭職。

蘇皖宣撫使兼督辦江蘇軍務善後事宜盧永祥，係段執政之舊屬，與張作霖交誼亦深，且爲三角聯盟之盟友。段受張、馮擁戴就職以來，凡所措施，與奉張意見每不一致，如段主修正條約，張表反對；張請添設內閣，並以梁士詒組閣，以及蘇、皖軍務督辦更調各問題，多有衝突。盧在段、張之間，相處不易，故特入京，擬作調停，但無效果，遂請辭職。（註五）

孫岳與吳新田在陝西作戰，臨時執政電令制止。（註六）

馮玉祥告誡其所屬軍隊，勿受俄、共謠言蠱惑。

馮玉祥，出身行伍，因緣際會，以步卒海膺疆寄，平日篤信耶教，世稱基督將軍。其人詭譎善變，民國十三年十月，直奉戰爭再起，由吳佩孚派充討伐軍第三軍總司令，擔任熱河方面軍事。旋而同師北京，改組政府，囚禁賄選總統曹錕，自任爲國民軍總司令，與張作霖共推段祺瑞爲臨時執政，銳心經營西北。時與蘇俄及中共固尚未有所勾結，因鑒於俄共向以一貫宣傳手段，散佈謠言，蠱惑人心，人民未能識其真相者，每易爲其所動。馮氏恐所部軍隊爲俄、共謠言所惑，因舉孔孟養民安民之道，飭屬革除惡習，明辨事實，以期穩固國基。令文如左：

「爲令行事：查近日以來，謠言甚多，誠恐致亂聽聞，易起誤會。所有各部軍隊，務須十分注意，隨時查禁，驅逐流蕩之閑人，力事軍隊之操練，而對於赤化播傳之說，尤須特別防範，切實禁止。西北地接蒙邊，外隣俄境，習尚素不相同，往來時所恒有；交隣固以和睦爲尚，而立國精神，各有不同。易曰：裏多益寡稱物平施，孔子曰：平天下，孟子曰：民爲貴，均爲我國數千年之國粹，較之外來新名辭，不啻高出萬倍。歷來爲政第一要道，只在養

民安民，不在炫奇立異；凡我全軍，均當深體斯意，力除各種不良之惡習，痛絕一切無益之嗜好，以埋頭行安民養民之實事，篤守國粹，即所以穩固國基。古訓昭然，理應恪守，至於欲亡我國者之種種無故造謠，別生希冀，亦自當愧恥反省。凡我將士，務須特別留意，凜遵勿違。」（註七）

美國勞工總會，上書建議廢除中國境內治外法權。

自中國國民黨主張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以來，已獲我國大多數國民之支持，去年中俄條約成立，即係依照平等原則簽訂。前月滬案發生，國人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聲，尤囂塵上，美國勞工總會對於我國各界之呼籲，頗表同情，是日特上書美國總統，主張召集會議研討廢除中國境內治外法權事。（註八）

駐華英國公使照會北京外交部，狡辯廣東沙基慘案，係因華人方面先向沙面開放排槍而起，海軍還擊，僅以保護沙面僑民為限。

上月二十三日廣州游行隊在沙面附近，為租界內海軍開槍死傷多人，釁由彼起，事實昭彰，迭經我方照會抗議有案，乃英國駐華公使，依據廣州英總領事不實之報告，竟誣稱慘案係因華人方面開放排槍，在沙面保衛之隊，始放槍還擊，照會北京外交部，顯係諉卸責任，無足憑信。茲錄原照會如次：

「為照會事：上月二十三日華人向沙面開槍一事，經於二十五日照會抗議在案。茲據駐廣州本國總領事報告細情，其大意如下：二十三日上午，聞本日將有大示威舉動，因沙面海軍及義勇隊有保護英法租界之責，故即奉令分段布崗。且奉嚴令盡力隱藏，並禁止閒人出至大陸對面，以免引起華人憤怒，率皆聽奉無違。至十一時頃，有汽車二部馳過沙面之大路，散發該處陸軍學校激烈煽惑鼓動人民與帝國主義外人戰爭之傳單。至二時半，遊行隊通過該路時，總領事及隨員並海軍官長數員與警察局局长暨未携武器之華警數名，立於通達本國租界之橋附近地方。又大路之上段，約五十碼間，即有未携武器華警一名駐守，更有武裝軍士一隊，立於該橋附近華舖窗下。遊行隊衆，四分之三皆為工界農界，及其他各界均已循序通過畢，總領事正欲返署，電知本館報告無事，有人提議須俟學生過後方可。乃又遲數分鐘後，有學生團體若干出現，後隨武裝陸軍學生二隊。該學生等於橋頭迤東五十碼左右地方立定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三日

六八

，總領事忽見有人在牆角登箱而立，更有一人手搖旗幟大聲譏笑。總領事及其他各官遊行隊內有數人出隊，似欲聽其言詞。是時忽聞槍聲一響，遊行隊衆即行譁亂奔逃，逾半分鐘，華人方面向沙面開放排槍。在沙面保衛之一隊，既見總領事及海軍官長受有危險，即放槍還擊，海軍官長立往禁止，而華人則仍開槍擊，是以保衛隊衆亦即開槍。直至命令傳至各隊停止開槍之時，約十分鐘。其間或開或停，惟因以後數次有華人仍行堅執槍擊不已，以致不能不開槍還擊，然亦已令其停止，並告以雖有如此暴擊，亦須停止，非危險至極時，不得開槍云云。至雙方俱行停止，已四時半矣。查此次悲慘事端，實係有人利用報紙以鼓動怨恨，對於本國胡亂毀謗，該鼓動之人，不待徵得實在情形，而逕以此等消息作爲攻擊材料也。是日情形既係如此，首先動手者並非外人，外國官員行動，亦僅以保護沙面僑民性命爲限耳。除此案詳情達知貴總長外，並望貴部將此照會登諸報紙，以明真相爲盼。須至照會者。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三日。」（註九）

廣東交涉員傅秉常函復英國駐粵領事，謂沙基慘案，係經廣州檢察廳驗屍、驗傷，取錄在場各人口供，證實係沙面方面首先開槍。

廣東傅交涉員以英國駐粵領事本月十一日函稱，關於沙面慘案證據，須經司法查究，真相乃定等語。特依據廣州檢察廳驗屍、驗傷經過，並據當日在場各人口供，證明係由沙面方面首先開槍情形函復。原函如次：

「敬復者：現接七月十一日大函，領悉一切，承貴總領事官對於沙基無辜被殺入等，舉行最後喪禮時，託那文先生於被殺者親屬前，代致惋惜之情，本交涉員甚爲忭感。但遭難各家屬皆根據調查報告，知此案係由沙面首先放槍，故未便代轉尊意。至此案之調查，係由中國正式法定之廣州檢察廳驗屍、驗傷，取錄當時在場各人口供，及得有種種證據，復由調查委員會按各界調查之報告，證實沙面首先開槍已無疑義。是會係前廣東省長胡主席，又有美總領事、德國領事、俄國領事參加會內，其鄭重確實，又可知矣。既證明爲沙面首先放槍，則當時沙面指揮及發號之人，此間無從究問，貴總領事官亦明瞭此意也。此復，順頌時祺。傅秉常，七月十三日。」（註一〇）

註一：「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四四——一四五。

註二：「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四五。

註三：「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四五——一四六。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二號，頁四二——四三。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七。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八。

註七：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二三四。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九。

註九：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七二——六七三。

註一〇：洪鈞培：「國民政府外交史」，頁三九。

十四日 北京外交部照會北京外交團領袖義公使，請於最近期內決定滬案開議日期。

(註一)

袁祖銘被推任四川聯軍總司令。

四川楊森與反對派和談決裂，反楊派各將領，組織聯軍，推袁祖銘爲總司令。(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派吳璆查辦江西財政廳長文羣違法瀆職案。

段執政爲查辦江西財政廳長文羣違法瀆職一案，派吳璆前往江西，會同該省軍民長官，予以徹查，

以憑核辦。(註三)

廣東交涉員傅秉常爲沙基慘案，向英法駐粵領事，作第三次抗議。

沙基慘案交涉，自英法二國駐粵領事於本月六日函復傳交涉員，謂奉本國公使電令，對於我方所提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四日

六九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四日

七〇

要求，不能加以考慮之後，傳交涉員特於是日作第三次抗議，據理駁斥；並望將抗議照會，轉呈駐華公使商榷辦理。原照會如次：

「爲照會事：查七月六日，貴總領事官答覆前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外交部特派廣東交涉員，因沙基慘案提出五條要求一案，謂不能加以考慮等因；本交涉員經已收悉。查國民政府現已改組成立，本交涉員茲特代表新政府提出原定五項要求條件，請貴總領事官再行轉達貴國駐華公使查照辦理，深望前項要求，得早日考慮解決，則現今中國南方不安之狀況，亦得以早日解除。倘若拒絕討論，則不獨此種不安情況益加延長，並予此案應負責各國之人民以種種不利，非計之得也。蓋上海、漢口、廣州等處，在街道上槍殺無辜之男女孩童，殘酷之狀，目不忍睹，皆由主持帝國主義者所激而成，華人對之惡感既深，若對於要求條件，再加拒絕，則將來惡感更難逆料，實非中英法邦交之福。且六月二十三日慘殺案，本政府已得應由沙面當局負責之種種事實，早已公布，一俟貴國派有代表開誠商議之時，當將查得證據提出研究，以資考證。至貴總領事官於慘案發生後，憑藉通訊機關，阻止政府宣布殘殺事實，不得通於各國，使各國人民無從明白真相，此項手段，殊非正大所爲。如狡猾之人，先行割斷電線，然後殺人，欲事主無法求救耳。不知此種政策，吾人必設法以打破之。且對封鎖者所受損失，將有更甚於被封鎖者也。如以爲沙面之繼續戰事設備，爲可憫嚇無知之人，則廣東三千萬人民，更加有全國之援助，決不至因此種恐嚇而屈服。故現在爲貴國政府設想，莫如將本政府之公平要求，迅速加以考慮，以期至於實行，則原狀可以短期恢復，邦交日益鞏固矣。用特照會貴總領事官，煩爲再將本政府所要求五項條件，轉呈貴國駐華公使商榷辦理，並希見復是荷。順頌時祺。須知照會者。傅秉常。」（註四）

廣東交涉員傅秉常奉令致函廣州日本總領事，斥其自作沙基慘案調人，為逾越權限。

前廣東省長，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胡漢民，自接閱日本駐廣州代理總領事清水亨七月二日照會，自作沙基慘案調人，殊爲詫異，特令廣東交涉員傅秉常嚴詞駁斥。傅交涉員奉令後，因於是日致函日領

。函曰：

「逕啓者：頃奉外交部部長胡令開：接駐廣州代理日本總領事七月二日來函閱悉。茲擬就復函如下：得七月二日書翰二通，第一通言貴代理總領事對於沙基此種事件發生，深表哀痛之意，且熱望當地現下之非常狀態，復歸於正常，此意未嘗不感謝。根據貴代理總領事日前至廣東省公署所談，可知貴代理總領事已深明現在之特殊事變，完全由於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尤其是在廣州之殘暴行爲。六月二十三日事變之經過，肇釁之帝國主義者，須負完全責任。據來函第二通所云，僅依賴代理總領事傳言於英國總領事與本部長之間，殊深詫異。且不知何人委託貴代理總領事以此無謂之任務？貴代理總領事在廣東省公署晤談，既以英總領事之終日在沙面嚴重戒備，如臨大敵爲無理。本部長因言日本亦爲居留國人之一，貴代理總領事本身立場，即應向英國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且聞香港阻截、檢查、修改中國政府之電報郵信，以及於第三國之郵電。本部長相信貴代理總領事對於此種不法行爲，亦應有提出嚴重抗議之責任。今來翰謂傳言於英總領事，復以英總領事之回答，爲之傳言，所爲正直之抗議，而僅爲此種傳言者，此誠非所屬於貴代理總領事之本旨也。貴代理總領事以前如此行爲，及當爲者而不爲，何以盡對於貴國居留沙面人民之責任乎？此事在貴代理總領事，亦必以本部長越俎代謀爲疑，固本部長保護外國人民不分畛域，其不忍外國人民受強權非法之壓迫，無以異也。今爲貴代理總領事進一言，敢問貴國人民及貴國政府曾否委託貴代理總領事爲無端屠殺我國人民之英國領事執調停之任務？本部長則至今不信堂堂東亞日本國之代表，甘爲英國所利用也。我政府與人民對於請由英法領事所轉各該國政府之抗議之要求，蓋至允當，各該國政府須加以深究，方有恢復常態之可言。而貴代理總領事，對於吾人公平之要求，不置一言，獨囁囁於傳遞消息之無謂工作；且此工作，尚在貴總領事權限之外也。本部長可言外人在中國境內，屠殺人民之後，我國人民決不能漸漸淡忘，而不深問，並無相當手段，以資對付。因我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者威嚇，漫不關心之時代，經已過去。想貴代理總領事及貴國人民，必能了解我國民族經已覺悟，任何勢力不能威嚇殺策或殘鞭以使之屈服。中國現已決心求脫離外國統治之自由，此目的必有達到之一日，將來世界主持公道，亦必表同情於吾人。爲吾東鄰之日本男兒，素有武士道之風，必以其俠義表同情於中國人民也。又進一言，貴國人民如聞本國代表祇低首下心爲西方屠伯作傳話之工具，則寧蹈東海而死，而不願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五日

七二

爲壓迫中國之代理人也。來翰所轉述英總領事所言：『如不能終止沙面之罷工，則沙面之戰事防備實難撤退。』此種恐嚇，殊屬可笑！吾人之所以不用武力復仇，非因沙面有何種準備而不敢前，實因有其他有效力之對付手段在，且吾人更不欲效帝國主義之愚謬，無法橫行也等語。仰即遵照轉答日領，此令。等因。奉此，相應函達貴代理總領事官，希爲查照。順頌時祺。傅秉常。」（註五）

註 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八。

註 二：同註一。

註 三：「政府公報」，第三三三一號。

註 四：洪鈞培：「國民政府外交史」，頁三七——三八。

註 五：洪鈞培：「國民政府外交史」，頁三三——三五。

十五日

國民政府公布廣東省政府民政廳、建設廳、農工廳、軍事廳組織法。

國民政府所制定之廣東省政府民政、建設、農工、軍事四廳組織法，本日分別予以公布。茲將其條

文錄下：

廣東省政府民政廳組織法

第一條：民政廳爲省政府之一部，受省政府之指揮監督，掌理全省民政事務，並監督縣長及所轄各官署。

第二條：各縣縣長由民政廳報告於省務會議，由省府任免之。

第三條：民政廳設左列之各科：

第一科。

第二科。

第四條：第一科之職掌如左：

一、記錄職員之進退。

二、本廳及所屬官署出納稽核造報。

三、統計報告編制。

四、典守印信。

五、收發文件及保存。

六、保存本廳公有物業。

七、宣傳。

八、管理庶務。

九、課吏。

十、視察吏治。

十一、縣長之考成賞罰。

十二、其他不屬於他科事宜。

第五條：第二科之職掌如左：

一、地方自治。

二、市政。

三、選舉。

四、賑恤救濟及其他慈善事業。

五、國籍及人口戶籍。

六、褒揚節義、整飭風化。

七、禮制。

八、祀典宗教。

九、保存古物名勝。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五日

七四

十、行政區劃事項。

十一、土地調查、測繪、收用及官地收放事項。

十二、警察。

十三、著作出版。

十四、公衆衛生。

第六條：民政廳設廳長一人、秘書三人、科長二人、科員若干人。

第七條：秘書承廳長之命，掌理機要，核擬文稿。

第八條：科長承廳長之命，主管該科事務。

第九條：科員承長官命，分理該科事務。

第十條：民政廳因考察吏治，得酌設視察員若干人。

第十一條：民政廳因辦理宣傳事務，得酌設宣傳員若干人。

第十二條：民政廳因職務及技術之必要，得酌設技士及特務委員若干人。

第十三條：民政廳因管理簿籍繕寫文件，得酌用書記及錄事若干人。

第十四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廣東省政府建設廳組織法

第一條：廣東省政府建設廳依據省政府組織法，設立專任經營管理左列之省內交通及新建設事業：

一、鐵路。

二、公路。

三、長途汽車。

四、電報。

五、無線電。



六、長途電話。

七、水電力。

八、航政。

九、郵政。

十、治河。

十一、築港。

十二、其他交通及新規建設事業。

關於郵政、電報及鐵路互于一省以上者，如粵漢鐵路等，須受國民政府之監督。

第二條：建設廳秉承省政府命令，直接管轄左列各交通及建設行政機關：

一、治河處。

二、公路局。

三、航政局。

四、電報局。

五、無線電局。

六、各鐵路公司及管理局。

第三條：建設廳於必要時，得遵照省政府命令，增設其他直轄交通建設事業之各機關。

第四條：建設廳內部設置第一、第二兩科，職掌左列事項：

第一科：掌理關於總務、會計及治河、築港、公路、長途汽車、航政之一切文牘事務，並管理印信案

卷。

第二科：掌理關於電報、無線電、長途電話、水電、鐵路、郵務及不屬於第一科之一切文牘事務。

第五條：建設廳設置左列各職員：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五日

七五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五日

七六

一、廳長一人，主管全廳行政事務。

二、秘書二人，秉承廳長撰擬核閱文稿及審查擬辦事項。

三、科長二人，秉承廳長分別掌理第一、第二兩科事務。

四、視察若干人，秉承廳長視察、審查直轄各機關辦事狀況及其成績流弊。

五、技士若干人，秉承廳長專任設計、規劃建設事務。

六、科員、僱員若干人，其名額職務由科長呈請廳長指定之。

七、警衛、雜役名額由主管庶務科員呈請廳長核定之。

第六條：建設廳直轄各機關職員，科長以上者均由廳長陳請省政府任免之，科長以下均由主管長官呈請廳長任免之。

第七條：建設廳及直轄各機關之辦事規則均由廳長核定之。

第八條：自公布日施行。

廣東省政府農工廳組織法

第一條：農工廳爲省政府之一部，受省政府之指揮監督，掌理關於全省各農工事項。

第二條：農工廳設廳長一人，掌理全廳事務。

第三條：農工廳設秘書二人，承廳長之命掌理機要事務及編纂關於農工之各種條例章程，調查執行監督各條例章程之實施，以及本廳之會計、庶務、文牘其他不屬於各科之事務。

第四條：農工廳設左列兩科：

一、統計科。

二、農工科。

第五條：統計科設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掌理事務如左：

一、編製生活指數。

二、編製物價指數。

三、編製佃農工金指數。

四、編製農地價格指數。

第六條：農工科設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掌理事務如左：

一、保護佃農、農會耗地整理、業農爭議、農人失業救濟、勞農銀行、農業生產合作以及其他屬於農工之事項。

二、保護工人、工會、勞資爭議、工人失業救濟、勞工銀行、勞工醫院、消費合作以及其他屬於工人之事項。

第七條：農工廳因技術上工作之必要時，得酌用技士。

第八條：農工廳因繕寫文件及其他特別事務，得酌用僱員。

第九條：農工廳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廣東省政府軍事廳組織法

第一條：依據省政府組織法，於省政府內設軍事廳。

第二條：軍事廳受軍事委員會之指導監督，並受國民政府軍事部之指揮，掌理省區內關於地方綏靖事宜，監督省區內現在一切人民武裝自衛團體。

第三條：省區內臨時發生事變，經省務會議議決需用兵力時，由軍事廳陳請於軍事委員會及軍事部施行之。

第四條：依據國民政府軍事部所頒布之各學校、各團體普及國民軍事教育及體育諸計畫，在省區內監督其實施及與以便利。

第五條：軍事廳置廳長一人，管理全廳事務。

第六條：軍事廳廳長之下，應於實際之必要，設秘書及各科長、科員若干人，分任職務。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五日

七八

第七條：軍事廳辦事規則另定之

第八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國民政府任命宋子文為中央銀行行長。（註二）

國民政府派林森、李濟琛赴南寧，洽商廣西省政府改組事宜。（註三）

上海東方雜誌發行五卅事件臨時特刊，篇首載王雲五所撰「五卅事件之責任與善後」一文，開罪公共租界當局，被會審公廨以「煽動華人，妨礙秩序」之罪名，對其起訴。

事先，王雲五因日本紗廠在廠中槍殺工人顧正洪，學生奮起宣傳，又遭英捕頭慘殺，曾以英文投書美國人所辦之大陸報，經刊出後，引起美英正義人士之共鳴，業已激動英租界當局之注視。至是英人之壓力益加重，王氏乃刊行東方雜誌臨時特刊，依法據理指責租界英當局之胡為，因而對王氏提出控訴。英國陪審之副領事，於王氏與所聘律師辯護中，輒擬提筆判王氏罪，幸賴主審之我國關關之力阻。結果，對王氏所撰文，卒無懈可擊，乃就其中所插漫畫一幅，謂有煽動國人反英之嫌，判令繳納二百元保證，一年以後，如不再發生同樣事件，即予發還。（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為滬案令防範構煽，滋生事端。

段執政以自上海五卅慘案發生以後。漢口、沙基、重慶等處慘案迭出，人心浮動，易滋事端，尤恐奸徒煽動生事，特令各省區軍民長官勸導防範，令曰：

「滬案發生，中外屬目，政府迭經嚴重抗爭，期伸正義，現在交涉正在進行。凡我國民，自應靜氣平心，共圖挽濟。各省區軍民長官，有維持地方治安之責，務各曉諭民衆，聽候解決，毋得有越軌行為，致貽口實。商埠輻輳之

區，內地僻遠之域，倘有奸徒構煽，或易滋生事端，尤望剴切勸導，妥密防維，內竭亂源，外崇國信。」（註五）

北京外交部電請國民政府，將沙基慘案調查報告電復。

英公使照會臨時執政府外交部，爲沙基事件交涉，附送廣州領事調查節略，請交中國報紙發表。北京外交總長沈瑞麟對於英公使之要求，當予拒絕。一面致電國民政府，請鑷除成見，將調查報告電京，以憑交涉辦理。越五日，又派李昭松赴廣州接洽並調查沙基慘案經過。（註六）茲錄英公使照會於次：

「爲照會事：關於廣州沙面六月二十三日發生之事端，前於本月十三日去文在案，茲將外人四人親自目擊攻擊沙面之簽字證明書原文及譯文抄送查閱。按此項證明書簽字外人中有一人爲軍官，並非英籍，其餘三人內有二人亦非英籍。該書係於六月二十三日，即發生事端之日所立具，迨六月三十日始行交與本國總領事，而本國總領事在報告此案（即上提十三日去文內所援引之報告）之時，尙未知此證明書內容也。本代理公使查此項另外目觀者所述之情形，足可爲本國領事報告之明證，且係直接證實先行放槍之舉，非由沙面，乃由於參與遊行之攜有武裝人士。應請貴部將此次去文暨附件以及上次去文均予登載報端爲荷。須至照會者。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證明書

今日下午三點一刻左右，余等分兩處觀看示威遊行。該遊行衆中有各工會（如匠人、僕人、水手等），亦有男女學生、童子軍及身著制服並未携械之學生一隊，聞係黃埔陸軍學校學生。在此隊學生之後，有兵士數隊，其中有携帶已上刺刀之槍隻者數人，迨第一兵隊行至沙面飯店對面，遂即停止，陸軍學校學生乃高喊口號。少頃，兵隊中似有破壞秩序之情勢，均行散佈；有兵隊數人皆一腿屈伏，將槍指向沙面作預備鳴放形式，其時從沙基華人方面開槍一響，緊接又聞鳴槍二響。此種情形，按余等觀之，似係預定之暗號，嗣後又見由華人方面連發槍彈，不一而足。六月二十三日。（註七）

北京教育部通電各省，初中得增為四年。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六日

八〇

北京教育部頃以各地初級中學學生畢業後，若無高級中學可資升學者，得將初級中學增為四年，凡四年初級中學之畢業生，可考大學預科，或三三制高級中學二年級編級試驗，以資補救。特電各省教育廳知照。（註八）

漢口交涉員照會英領事，駁覆其第三次照會，英領事拒絕接受。（註九）
美國新任駐華公使馬克謨覲見段執政，呈遞國書。（註一〇）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二號，頁二〇——二八。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二號，頁三五。

註三：國史館專檔，微捲〇〇三〇號，民國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註四：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一七七。王氏「五卅事件之責任與善後」一文見本紀要，五月卅日附錄二，頁五七一——五八二。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六號，頁一三八。

註六：同註五。

註七：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七三——六七四。

註八：「中國教育指南」，七編，頁二七一。

註九：同註五。

註一〇：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一五。

十六日

國民政府令派祕書長李文範會同國立廣東大學校長鄒魯接收廣東公醫學校。

國民政府特規定國立廣東大學接收廣東公醫學校辦法三項，令行李祕書長、鄒校長遵辦。令曰：「查廣東公醫學校，應由政府收回改辦，藉資整頓，前經令行該校長接收處理在案。茲經規定接收辦法三條：

- (一) 由政府派李祕書長文範會同廣東大學前往點收廣東公醫學校。
- (二) 公醫學校附屬醫院由廣東大學聘請達醫生繼續主持。
- (三) 由廣東大學召集醫科教員，結束本學期功課。

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該校長、祕書長即便遵照辦理。」（註一）

國民軍第二軍第十師師長李虎臣攻入西安，吳新田敗退鳳翔。（註二）

沙面英領事宣布放棄兵艦封鎖粵海計劃。

自六月二十三日沙面慘案發生，國人慘遭帝國主義屠殺之後，即經省長公署向英國總領事嚴重抗議，而英領則一味橫蠻，態度強硬，謾稱此案係由華人首先開槍而起。我廣東黨政軍學各界，即作作戰準備，香港當局，亦即準備作戰，雙方劍拔弩張，形勢危亟。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乃電達北京外交團領袖蘇俄大使加拉罕，就沙面事件，提出嚴重交涉，請其轉告北京各國公使，雙方僵持，毫無進展。英領事要用兵艦封鎖廣州，因各國領事不贊同而罷；但雙方僵持彌甚，美、德兩領事也不願意繼續調停。從七月十二日起，粵港航行斷絕，情勢愈趨嚴重。駐北京英使此際復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議，沙面英兵又繼續增加，英方實有一意孤行之勢。廣州各國領事，乃開會議決，向英領事提出警告，禁止軍事行動；至七月十六日，英領事始宣言放棄兵艦封鎖粵海計劃，而情勢稍緩，嗣後遂成延宕之局。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三三—三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七號，頁一三三。

十七日 國民政府公布監察院組織法。

國民政府於是日公佈監察院組織法，共十三條。茲錄其原文如下：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七日

八二

國民政府監察院組織法

第一條：監察院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監督與國民政府之命令，根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府改組令第三條，監察國民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官吏之行動，及考核稅收與各種用途之狀況，如查得有舞弊虧空及溺職等情，當即起訴於懲吏院懲辦之。

第二條：本院設監察委員五人執行院務。

第三條：本院監察委員五人，互選一人爲主席，所有全院事務均由院務會議解決之。

院務會議須有監察委員過半數出席，議決後，由主席署名以監察院名義行之。

第四條：本院分設五局及一政治宣傳科，除政治宣傳科另由中國國民黨派一人處理事務外，餘均由監察委員五人分任各局事務如左：

第一局：掌理總務及吏治事宜。

第二局：掌理訓練及審計事宜。

第三局：監查郵電及運輸事宜。

第四局：監查稅務及貨幣事宜。

第五局：掌理密查及檢察事宜。

政治宣傳科：專理宣傳本黨主義及指導各黨員與官吏遵守黨規。

第五條：第一局分設下列諸科：

一、總務科：掌理本院文書、會計、庶務及其他不屬各科之事務。

二、吏治科：(1)考察各官吏之稱職與瀆職以便升降。(2)調查各大學及專門學校之人才以便薦舉。(3)建立考試制度以求政府各種適當人才。

第六條：第二局分設下列諸科：

一、訓練科：本科職任爲使各行政職員能熟悉其所任事務之真確性質，並以有效之方法執行，職員爲

實現此項目的，須開設夜校，召集會議，以及個人談話，公開宣傳等。

二、審計科：(1)審查各機關所用之簿記方法是否遵守訓練科所議定統一方式。(2)本科有審核政府一切機關各項收支之權。(3)本科設科長一人爲審計長，文牘一人，出外審計員四人，書記二人，什役二人。(4)本科派員親赴各地各機關審查賬項。(5)在廣州市內各機關至少一月審查一次，在廣州市外各地各機關至少三月派員審查一次。(6)審查後本科即將一切經過情形報告於監察院。(7)無論任何機關均須開列職員俸給表，送交本科備案，及後如有新委職員，亦宜隨時報名以便稽核。(8)本科存有各機關職員俸給表一份，以備核對。(9)本科有權查核各機關職員所領薪俸是否依照審定俸給表發給。(10)當本科派員審核各機關時，如遇有懷疑及質問，無論任何高級官吏，應即予以圓滿之答復。(11)倘經本科查出舞弊事情，應即報告監察院，再由監察院起訴於懲吏院依法辦理之。

第七條：第三局分設下列諸科：

一、郵電科：調查政府所屬郵政、電報及電話等局狀況，以期收迅速之效。

二、運輸科：調查政府所管理之鐵路、航政所用之材料。

第八條：第四局分設下列諸科：

一、稅務科：調查田賦、稅契、鹽務、海關及其他稅項。

二、貨幣科：調查銀幣鑄造及中外紙幣發行之情況。

第九條：第五局分設下列諸科：

一、密查科：密查各機關所發生之非法案件而報告之。

二、檢查科：搜集各官吏舞弊、瀆職、違令及濫費公家財產等案件之證據，以起訴於懲吏院，本科科長須富有法律的學識及經驗者方可任之。

第十條：每科設科長一人，須富有專門學識及經驗者方可任之，視各事務之繁簡，得設科員若干人，僱員若干人。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七日

八四

第十一條：各科長由本院委員會委任之，各科員及僱員由局主任分別委任之。

第十二條：本院各種辦事規則由本院院務會議另定之。

第十三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國民政府公布廣東省政府商務廳組織法。

是日，國民政府公布廣東省政府商務廳組織法如左：

第一條：商務廳依據省政府組織法爲省政府之一部，受省政府之指揮監督，掌理廣東全省地方商務行政，提倡礦業、農產、森林、墾殖、漁牧、絲茶暨工業製造各事業，並監督農商等實業團體。

第二條：商務廳設左列二科：

第一科。

第二科。

第三條：第一科分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調查商務狀況及編製商務統計報告事項。

二、關於調劑金融事項。

三、關於調節物價及出產銷場事項。

四、關於商品原料輸出入及國際貿易事項。

五、關於改良各種生產出品及選擇試驗動植物種類及預防災害病蟲等事項。

六、關於度量權衡之檢定事項。

第四條：第二科分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商業及商標之註冊立案事項。

二、關於特許專利及獎勵補助事項。

三、關於工商之考核及賽會陳列事項。

四、關於產地山場之測勘及礦物之化驗事項。

五、關於保護商業事項。

六、關於監督農商各實業團體及審核商事公斷事項。

七、關於交易所與其他經紀之監督取締事項。

第五條：商務廳設廳長一人、秘書二人、科長二人、科員若干人。

第六條：廳長承省政府之命，掌理本廳主管事務，監督指揮所屬各機關各職員。

第七條：秘書承廳長之命，分掌機要事務及監督會計、庶務等事。

第八條：科長承廳長之命，主管各科事務。

第九條：科員承長官之命，分理各科事務。

第十條：商務廳因考核實業得酌設視察員若干人。

第十一條：商務廳因提倡專門實業技術上之必要時得設技正、技士若干人。

第十二條：商務廳因繕寫文件及辦理特種事務得酌用僱員。

第十三條：本廳辦事細則另行規定之。

第十四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吳炳湘就安徽省長暫兼督辦軍務善後事宜職。

吳炳湘是日在蚌埠就職，倪道烺率各旅長到車站歡迎，因吳已得奉軍之支援也。（註三）

黔軍袁祖銘誓師討楊森，以王天培、李榮為前敵總副指揮。（註四）

南京和記公司工潮平息。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七日



南京下關和記公司，係英商所創設。自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六月五日，由南京大隊學生勸告該公司華員實行罷工，英人得訊，力予阻止。因與工人衝突，毆傷華工兩人，工人們憤激罷工。翌日工人結隊入城遊行，工人罷工後的生活費，由學生們募捐接濟，工人們也組演講團，沿途演講，以喚起同情。時和記尙無工會，在罷工中提出向廠方要求條件多條，因而就想組織工會，以維持罷工，並堅固團結的力量。華買辦秉承英人意旨，私勸工人爲有條件的復工，事爲南京學生所聞，聚衆將和記華買辦扭送警察廳，由下關入城，道途甚遠，沿街路人觀者漸衆，警察廳即派警察出街彈壓，致與學生衝突，互相開門，傷學生二人，和記工人數百名聞風擁至警察廳，傷警察十餘人。華買辦即暫押於警察廳，相持多日，至七月三日夜，英人七名携手槍入警察廳，錫傷警察廳長，將華買辦搶走。工會已成立，乃修正要求條件，重行提出，但公司態度強硬，不肯承認，旋由南京總商會出爲調停，公司乃承認工會的要求十二條如下：

- (一) 發給罷工期內之工資一月。
- (二) 工人如有不法情事，須交由中國官廳辦理，至工人組織工會，准否係中國官廳主權，與和記無關。
- (三) 工資錢碼一律改爲洋碼，陰曆年給紅利一個月。
- (四) 本年秋季廢除包工制。
- (五) 男工工資最少九元，女工工資照錢碼加二成。
- (六) 廠中工作以十小時爲限，過時工作及例假作工，按一日工資比例照算。
- (七) 參與此次罷工領袖及代表等，不能藉故開除。
- (八) 職工薪資在二十元以下者加二成，二十元以上者加一成，六十元以上者照舊。
- (九) 自簽合同之日起，職工勤勞者滿二年加薪一成，滿四年者加薪二成，以後不再加，不勤勞者不得援以爲例。
- (十) 工人有疾病時，由和記送醫院醫治，醫藥費由和記擔任；再工人因公殘廢身體或死傷，發給撫卹，凡醫病時間

內所得工資，不得扣除。

(十一)工頭、寫字、過磅、發籌人等，不滿一年者不得辭退，工人工作不滿十五天辭退者，應給半月之工資，過十五天辭退者，應給工資一個月。

(十二)重苦工作如炕蛋廠、炕白廠工人，應格外較其他各廠工人工資優加一成，由九元加至十二元，以示優異。

上述條件十二條，經多次交涉，始由公司接受，工人遂於七月十七日勝利復工。(註五)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國憲起草委員會委員，應於八月三日，齊集京師，依法開會。

段執政以依照國民代表會議條例，國憲起草委員會委員由臨時執政定期召集。現在國民代表會議議員之選舉，業經次第舉行，憲法草案，亟待如期完成。特令所有國憲起草委員會委員，應於八月三日齊集京師，依法開會。(註六)

北京臨時執政府設立陸軍訓練處。

北京陸軍部呈請設立陸軍訓練處，由總長吳光新兼任訓練總監，陳文運爲副監。(註七)

唐官屯兵變。

駐紮唐官屯奉軍收編直軍王懷慶舊部，是日譁變，經郭松齡率部馳往鎮壓，將變兵及其他不穩軍隊，分別遣散。(註八)

美政府照會華會簽約各國及瑞典、丹麥、西班牙、秘魯，建議從速召集中國關稅會議，並派遣法權調查委員。(註九)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六一—九。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八日

八八

註二：同註一，頁十——十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十七號，頁一三三。

註四：國史館專檔，微捲〇〇三〇號，民國十四年七月十七日。

註五：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三九三——三九四。

註六：「政府公報」，第三三三八號。

註七：同註三。

註八：同註三。

註九：同註四。

十八日 重慶交涉員傅常向英領提出二次抗議。

重慶交涉員傅常，是日爲重慶慘案，向駐渝英國領事提出第二次抗議書，要求條件六項。其原文如下：

「逕啓者：案查本月二日晚間，貴國海軍在龍門浩岸上殺傷敝國人民一案，業經本監督致函貴領事提出抗議，並聲明俟查明受傷人詳情續行交涉在案，迄尚未准答復。查此案龍門浩地方，雖有貴國行棧及僑居商民，敝國官廳早經派有軍隊駐防，並令飭該管團防分別認真保護，迭函貴領事，有案可稽。按照條約，實已力盡責任。該處秩序既屬如常，並無危險狀態，而人民聚集，係因看視貴國兵艦施放之探海燈，即或人多聲喧，亦非不法行爲。乃貴國海軍輒爾執持武器，率行登陸，肆意驅逐，甚至以刺刀亂戳，致將敝國人民多所傷害。此種暴行，不特違背公理，蔑視人道，抑且輕視中國主權，異常侮辱。現經本監督查明陳燮卿身受重傷，戳破小腹，深透內腸出二寸餘，並有跌擦多傷，先後經由貴國兵艦及教會醫院診治，現尚不能飲食，能否無生命之危，殊難逆料。又如曹文光、向永良、許洪林、唐性等均係受傷之人，輕重不一。其受跌磕傷者，雖非刀戳，實因身受驅迫所致。此種情形實與滬案並重，在貴國海軍極屬橫暴無理，足見該艦長官約束不嚴，即貴領事亦不免明知故縱，其責任並由貴國完全負之。除在貴國兵艦附近撈獲之屍身案情尚未明瞭應聲明保留外，本監督茲特提出要求條件如下：

(一)貴國兵艦負責各官，應予以相當懲戒。

(二)撤懲上岸執刀傷人之水兵，應按名嚴加懲辦，遞解離渝。

(三)貴領事應代表國家，向敝國官廳正式道歉。

(四)分別賠償敝國受傷者之醫藥費，如有因傷死亡者，應給與殮葬及家族卹金，並賠償一切損失。

(五)貴領事應保證在渝各艦水兵以後不得再有此類暴行。

(六)向在貴國各機關行棧等服務之華人，其有願辭退，不得抑勒虐待，扣留薪工。

以上各條必須達到目的，應再行嚴重抗議，函請貴領事煩為查照，迅予滿意答復，是為至要。特此，即頌日祺。重慶關監督兼辦通商交涉事宜傅常。」(註一)

廣東交涉員傅秉常函復駐粵英領，告知有關香港及沙面罷工事項，應向罷工委員會詢問；並說明對於我方所提沙面慘案要求，如能速獲解決，則目前非常狀態，亦可望從速了結。

英國駐粵總領事傑爾遜，以現海員工會對於中國南方輪船行駛，已實行停止，因而礙及本處及各處中國人民食料之供給，其他之工會，又以自己不贊同之法，自行剝奪做工及謀生之機會。本總領事極欲查知此種現狀，將於何時始已？所持之主義若何？並究將依何基礎解決等語，於本月十一日，函達廣東傅交涉員秉常。傅氏接函後，於十八日復之，其函如次：

「逕啓者：得接七月十一日關於香港及沙面罷工之來函，竊謂貴總領事此函應逕致罷工委員會，而不應致詢本署，以罷工委員會或可使貴總領事明白一切，並可以答覆來函各點。即如罷工之意義，罷工之期限，及如何條件可以解決罷工諸問題；本交涉員非罷工委員會之一人，亦未嘗受命磋商罷工之事，似此何以奉答尊意。但對於來函所稱有不能已於言者數事：(一)貴總領事已自承海員罷工，斷絕運輸，已獲成功，而港報港中官吏及要人，又多誇稱營業如常，及香港政府決意使罷工工人屈服，乃貴總領事今竟自認罷工工人已獲斷絕運輸之効，此言殊屬重要，吾

人當誌之也。(二)貴總領事又言受苦祇在華人，蓋祇言華人之痛苦，而不及其他，此種同情心，竟出諸對於痛苦之事應負責任者之口，不啻既創其人，復從而侮辱之。蓋既以機關槍射擊我國男女及孩童於前，然後始表同情於我國人也。(三)本交涉員亟欲知十一日之來函爲代表何方面而發，其代表貴政府歟？抑香港政府歟？如欲代表貴政府，本交涉員敢請貴總領事再向貴政府詳爲解釋。如二十三日之案未得相當賠償及懲戒罪人之前，則無平常友誼之邦交可言。本月十四日本署去函，曾明言二十三日慘殺案要求條件，若能速爲公平之考慮及解決，則現在非常狀況，亦可望從速了結。若置吾人條件不問，而問此次罷工之意義，殆無益也。實則此種意義，公平無私之人，均極了然。但貴總領事爲利益計；再申言之：如在中國地方槍擊華人係屬英帝國在華政策，則吾國人必盡其所知及力之所能，以抵抗之。若邇來之慘殺案係屬帝國代表等之暴虐行爲，則懲戒此項官員，及公平之賠償實爲中英兩國人民修好之要素。倘能進行考慮本政府從前所提之條件，則慘殺案之罪人將可斷定。及予以公平懲戒，並可決定相當之賠償也。吾人所知香港沙面之罷工，最初不過反對上海慘殺案而起，期以數日而已。惟至二十三日慘殺發生後，乃由表示同情之罷工，變爲人民有組織之奮鬥，以期二十三日慘殺案之罪人得以懲戒。如非得有公平處斷，我國人民固不受恐嚇鞭撻而屈服，本交涉員所能知者，僅此而已。此復，順頌時祺。」(註二)

湖北督辦軍務善後事宜蕭耀南，頒布人權保障條例。

湖北蕭督辦以據紳民要求，請頒人權保障條例，以資保障人權，事尙可行，特制定人權保障條例，公布施行。(註三)

法國政府發表聲明，說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與北京外交團間關於滬案之爭論。

自北京外交團議決自動辦理滬案直接關係者辦法三項，訓令上海領事團通知工部局執行，爲工部局當局拒絕接受後，法國政府特對此事發表聲明，說明法國對本案之立場。(註四)

美國政府正式照會各國，宣達對華問題意見。

美國所決定之對華意見，柯列治總統及國務卿、副國務卿等已先後發表。此次倫敦之四國會商，一方固因北京外交團破裂，須改於倫敦協議調解辦法，以及今後解決滬案之程序，一方則因滬案根本問題，亦即各國所認為法國批准後之華會條約實施問題。美國所擬之辦法，須先與英、法、日等交換意見，而後始可向華會各國正式提出，故特在倫敦先謀四國意見之一致，現在倫敦會商結果，四國已有共同之決定，於是華盛頓政府，遂分向關係各國正式發表照會，其內容尚未得有詳細之報告。惟大體上與前報所載美總統等之宣言及近日所傳之倫敦會商之結果，當無甚差異。自仍一以履行華會協定為根據，主張關稅會議早日舉行，而附有對於會議開幕日期及關稅增加用途上之意見。次則領事裁判權問題，則主張速組委員會來華調查，俟將來中國秩序恢復，再行考慮應否撤廢之問題。此外當要求中政府切實踐行條約上應負之責任，對於外人在華生命財產，特加保護。

依照路透社華盛頓十八日電訊，美國政府除通告簽字華盛頓條件之八大強國外，刻已正式將美國關於中國問題之地位，通告瑞典、丹麥、西班牙及秘魯政府。

日本接到華盛頓政府之照會，內係陳述關於關稅會議，及領事裁判權之初步調查事宜，已可證明美國、日本對於中國問題之見地完全一致，因該兩國均係簽字於華盛頓條約之國家也。更據外務省對外宣傳者云，一俟政府有進步之審查，不久當有一滿意之答復文送致華府。至於法國政府，據傳對於美國之對華政策表示贊同，準備與列強合作，組織委員會以謀解決遠東之各種困難。（註五）

註一：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七四——六七五。

註二：洪鈞培：「國民政府外交史」，頁四〇——四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七號，頁一三四。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七號，頁一三六。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十九—二十日

九二

註五：民國十四年七月二十日，上海「申報」。

十九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派外交團北上，與北京政府建立聯合戰線，南北協力，一致對外，以孤立英國。（註一）

上海總商會拒絕外商十一國商會徵求調解五卅慘案意見。

上海外商十一國商會，向中國方面之上海總商會，徵求調解五卅交涉意見，總商會認其所表示爲缺乏誠意，加以拒絕。（註二）

註一：國史館專檔，微捲○○三〇號，民國十四年七月十九日。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七號，頁一三四。

二十日 國民政府公布本府委員會會議規則。

國民政府是日公布委員會會議規則十九條。條文如次：

第一章 開會及延會

- 第一條：委員會每星期開會二次，但因特別事由，得由主席臨時召集開會。常務委員，每日開會一次。
- 第二條：委員會會議須有國民政府所在地委員總額之過半數出席方得開議。
- 第三條：委員會開會時，主席恭讀總理遺囑後即宣告開議。會議中委員因事退席，須得主席之許可。
- 第四條：主席未宣告開議以前或宣告散會及延會之後，不得就議事發言。
- 第五條：議事未完，已屆散會時間，主席得宣告延長時間。

第二章 議事及議事日程

- 第六條：左列各款爲每次會議之注重事項：
 - 一、國內情形之報告及討論及現在政府應取之政策。
 - 二、政府關於外交應採之行動。

三、省政府之報告及其建議。

四、各省之報告及現在政府應採之政策。

五、軍事委員會之報告及其建議。

六、國民政府各部之報告及其建議。

七、其他事項。

第七條：委員會議事件及開會日時須記載於議事日程。

第八條：議事日程之記載須依第六條各款之次序，由秘書長制定之。

第九條：無論何項提議必須於開會前提出，編入議事日程，如議事日程順序在後，而必須速議者，主席得依委員多數同意，提前討論之。

第十條：議事日程所記載事件不能開議或議而不能完結者，主席得改定議事日程。

第十一條：議事日程所記載各種議案須先期印刷分送委員。

第三章 時間及討論

第十二條：委員會定每星期二、五日下午八時半開會。

常務委員定每日上午九時開會。

凡會議委員未先請假而逾開會時間未到會者，視為缺席。

第十三條：凡開會會議時間不逾三時三十分鐘。

第十四條：凡會議對於每一事件討論不逾三十分鐘。

第十五條：討論依席次之先後而發言。

第四章：表決

第十六條：討論結果有數說時，主席依次付表決。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日



第十七條：表決方法以舉手表示贊同，但遇有必要時，得用記名式投票表決之，可否同數決於主席。舉手或投票，秘書長點明數目報告於主席。

第五章 議事錄

第十八條：議事錄記載左列事項：

- 一、開會之次第年月日時。
- 二、到會之委員姓名人數及缺席之姓名人數。
- 三、報告及建議之事由及其報告建議者。
- 四、表決方法及可否之數。
- 五、其他必要事項。

第十九條：議事錄於下次會議前送達各委員。（註一）

國民政府公布文官俸給表。

表列文官，分爲特任、簡任、薦任、委任四項及僱員。並規定特任官爲特等，（國民政府委員）月俸八百元；簡任官爲一等，分三級，一級月俸七五〇・〇〇元，二級六七五・〇〇元，三級六〇〇・〇〇元，每年加俸一級；薦任官爲二等，分三級，一級月俸五二五・〇〇元，二級四五〇・〇〇元，三級三七五・〇〇元，每年加俸一級；部分薦任官及委任官爲三等，分三級，一級月俸三〇〇・〇〇元，二級二四〇・〇〇元，三級爲一八〇・〇〇元，每年月加三〇・〇〇元；委任官爲四等，分三級，一級月俸一二〇・〇〇元，二級九〇・〇〇元，三級六〇・〇〇元，每年月加一五・〇〇元；僱員爲五等，分三級，一級月給四五・〇〇元，二級三〇・〇〇元，三級一五・〇〇元，每年月加七元。（註二）

督辦湖北軍務善後事宜蕭耀南，通電報告漢案交涉經過，並建議分別由外交

部及交涉員交涉辦理。

湖北蕭督辦以漢口慘案交涉條件，擬分先決條件，由湖北交涉員辦理；本案條件，由外交部辦理。除分電北京臨時執政府，及外交部外，復通電各省查照。原電如次：

「（銜略）查此次漢口交涉，本署全以民意爲依歸，故前據湖北各法團外交後援會推舉代表來署請願，當經完全容納，嗣外交委員會成立，復函送公同研究在案。茲准外交委員會函開：業准貴兼省長發交湖北省各法團外交後援會來函，並附漢案交涉條件批由敝會加意審查，除全體容納外，有無補充條件請公同研究。同時復准函開：外交案件向有國家與地方之不同；漢案雖起於地方，而性質實隸於國家，應提條件請公同研究各等因准此。當經敝會於七月九日第一次會議期內，指定委員審查。嗣經審查完竣，於是月十三日第二次會議期內，提出詳加討論，議決就原條件所分先決與本案兩項規定。一由湖北交涉署辦理，一由外交部辦理，並將原條件次序略爲整理，以利進行。所有准交審議緣由，是否有當，相應繕錄修正漢案交涉條件全文，函復貴兼省長，請煩查核。電請外交部並令行湖北交涉員提出抗議，分別施行，並見覆爲荷等語。且抄條件一份到署，計分先決條件與本案兩大綱：

（甲）先決條件由湖北交涉員辦理：

- （一）撤退英軍艦並解除英租界義勇隊及巡捕武裝。
- （二）英租界完全由中國軍警駐紮保護。
- （三）賠償傷亡及因本案所受之一切損失。
- （四）撤銷太古公司在租界外之行棧碼頭及一切建築物。
- （五）英領事聲明擔保不再有傷害侮辱華人之行爲。

（乙）本案條件由外交部辦理：

- （一）收回租界、撤銷領事裁判權並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 （二）撤懲開槍之負有直接責任者及引起此次重大紛擾之主要人。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日

九六

(三) 英軍艦以後不得航泊中國內河，非依國際法不得航泊中國領海。

(四) 取消海關僱用英人。

(五) 英人在中國內已設立之工廠，須完全服從中國法律。

(六) 英政府向中國政府及本案發生地方政府道歉。

本署覆查以上各條件，並經各法團外交後援會提出於先，復經外交委員會審核於後，函請施行前來。除已分電府部外，相應函達貴處，希即隨時宣布。(下略)蕭耀南。號。」(註三)

督辦四川軍務善後事宜劉湘，電呈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報告重慶慘案真相。

本月二日，重慶各界為援助上海五卅慘案，及廣州沙基慘案，舉行遊行示威、與英水兵衝突，同胞多人，慘遭死傷，英方藉口我民衆有暴動行為，開槍射擊。然我民衆並無越軌之事，督辦四川軍務善後事宜劉湘，為使外界明瞭真相起見，特於是日電呈段執政，乞為嚴重交涉。原電如次：

「執政鈞鑒：自滬案發生，川省人心憤激，各地學生到處講演。重慶學生講演至龍門浩，適有英人在該處避暑，誣學生對彼等有何暴動，英兵即上岸開槍轟擊。當時學生退散，尚未知有被擊斃命者。未幾忽發現死屍，驗明係當日被擊斃之學生，因此羣衆益加憤怒，雖進行種種愛國運動，並無逸出軌外之事。英領稱學生圍攻領館，純係捏造圖賴，絕非事實。特此據實陳報，務乞嚴重交涉，以重人道，而雪國耻。劉湘叩。號。」(註四)

北京國憲起草委員會開第一次談話會，林長民報告到京委員已足法定人數。(註五)

世界教育會聯合會在英舉行首次大會。

世界教育會聯合會，係由世界各國教育會所組成。第一屆大會，是日在英國愛丁堡舉行，我國代表蔡元培、郭秉文等五人，係由中華教育改進社推選產生。會議今日揭幕，二十八日結束，通過議案二十一件。(註六)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一二——一五。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一六。

註三：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七六——六七七。

註四：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七五——六七六。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七號，頁一三四。

註六：「教育雜誌」，卷一七，一〇期，教育消息，頁一。

二十一日 國民政府公布禁烟條例，及禁烟督辦署組織章程。

禁煙條例凡十二條，內規定限四年將鴉片完全禁絕。由國民政府特設禁煙督辦，管理一切禁煙事宜。鴉片煙在未完成禁絕期內，由禁煙督辦署專賣之。人民須請領吸煙牌照，方准吸食鴉片。

禁煙督辦署組織章程計十條，規定禁煙督辦受財政部之監督指揮、管理禁煙專賣及稽核事務，內設查禁、專賣二處。

茲錄政府禁煙之理由及條例章程如次：

理由

我國古無鴉片，自明中葉，始入中土，及清嘉慶，吸食漸多。道光十六年以後，每年銷數總額，達數萬箱以上，國計民生，受禍最烈。林則徐言之尤切，有謂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匪特無可籌之餉，益且無可練之兵，於是禁煙之議起。清廷即遣林督粵，委以禁煙重任，不意英帝國主義者竟以此釀成鴉片之戰，不特不許我禁煙，並且逼我割地賠款，強我開五口通商。自是而後，鴉片之來我國，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病民弱種之害，日積日深。清末之季，滿廷曾與英國訂約，我禁吸食，英禁輸出，然以締約雙方，皆無誠意，遷延數載，任其流毒。癸丑以還，國權旁落，各省官僚軍閥，遍植黨衆，以爲籌餉之資。而北方政府陷於軍閥手中，亦復熟視無睹，英人遂乘機藉口，大弛煙禁。而廣東一省，自滇桂軍入粵，煙害更烈，藏垢納污之談話所，無論窮鄉僻壤，軍隊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一日

所到無不應有盡有，政府雖有禁煙總局之設，然格於形勢，不能循名核實。今者政府蕩平逆軍，與民更始，鴉片毒物，自在必禁之列。然禁煙無方，難免不蹈從前覆轍。查日本治臺灣，禁煙實行專賣，然行之三十年，尚未禁絕，說者猶謂爲有效。茲政府所擬章程，比臺灣更爲進步，其辦法概要，在鴉片由政府設局專賣，凡有鴉片癮者，務須於一定期限內，向禁煙機關報明每日吸食之定量，併請領牌照，憑牌買煙，而買煙定量登錄牌上，其牌每年一易，每一易牌，即遞減食量四分之一，四年禁絕。法較爲善，而收效更速，吸食者有四年之寬限，則戒之者亦不覺其苦。倘能依照規程，四年之間，廣東鴉片必然絕跡，則百餘年來所以病國殃民之大患，自能摧陷廓清矣。

禁煙條例

第一條：國民政府決定自本條例公布施行之日起，限四年內將鴉片煙完全禁絕。

第二條：國民政府特設禁煙督辦，管理一切禁煙事宜。

第三條：鴉片煙在未完全禁絕期內，由禁煙督辦署專賣之。

第四條：國民政府所屬人民自本條例公布施行之日起，不得栽種、購運、製造、販賣或藏收鴉片煙。但鴉片煙爲療病製藥之用，經政府註冊之醫生證明負責，并禁煙督辦署給有特准證書者，不在此限。

鴉片煙係包括鴉粟烟土、烟膏、烟灰、烟丸及其他與鴉片同類之嗎啡、高根、海洛等藥品而言。

第五條：國民政府所轄各屬土地在本條例未公布施行以前種有鴉粟者，由該屬地方長官於三個月內派員清查，督令一律剷除。

第六條：藏有煙土、煙膏者，不論何人或何機關及有無粘貼印花，限於該地專賣處成立之後十日內，將鴉片煙種類量數據實報明專賣處或分處，由禁煙督辦署以相當價值收買之。

第七條：談話處或招人吸食鴉片煙館舍，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一律禁絕。

第八條：人民須請領得吸煙牌照，方准吸食鴉片煙。

第九條：在本條例未施行以前製售戒煙藥品者，應於施行日起十五日內將藥品呈准禁煙督辦署，驗明不含有鴉片煙質而適宜於戒煙之用者，發給准售憑照，方得發賣。在本條例施行後製售戒煙藥品者亦同。

第十條：違犯第四條、第六條之規定者，除將鴉片煙及其運船或製具等沒收或剷除外，科以所值二倍以下之罰金，并得處以五年以下之監禁。

第十一條：違犯第七條之規定者，除將所有鴉片煙及一切物品沒收外，科以三千元以下之罰金或五年以下之監禁。

第十二條：本條例公布日施行。

禁煙督辦署組織章程

第一條：禁煙督辦署依據禁煙條例第二條組織之。

第二條：禁煙督辦署受財政部之監督指揮，管理禁煙專賣及稽核事務。

第三條：禁煙督辦署設左列各處：

一、查禁處。

二、專賣處。

查禁處設以下各課所：

一、偵緝課。

二、宣傳課。

三、牌照課。

四、戒煙留醫所。

專賣處設左列各課：

一、採辦課。

二、製造課。

三、保管課。

四、發行課。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一日

五、總務課。

第四條：禁煙督辦署設督辦一人，由財政部呈請國民政府任命之；查禁處處長一人、專賣處處長一人、檢驗員、稽核員、醫士若干人，課長課員若干人，由督辦呈請財政部分別薦任或委任之。

第五條：查禁處承長官之命掌管左列事項：

一、辦理查緝私種、水陸私運、私製、私藏煙土、煙膏、煙灰事項。

二、辦理宣傳鴉片毒害、戒煙方法及制止一切誘人吸食之廣告。

三、辦理新領更改牌照事項。

四、辦理無牌吸煙被拘入所戒煙及請願入所戒煙之事務。

第六條：專賣處承長官之命掌理左列事項：

一、辦理採買、輸運本署煙土、煙膏、煙灰事務。

二、辦理配製煙膏事務。

三、辦理保管煙土、煙膏、煙灰事務。

四、辦理發賣煙膏事務。

五、辦理本署會計、收支、庶務、文書、預算、決算、統計及其他雜務。

第七條：檢驗員直接承督辦之命，檢查煙土及製造煙膏分配成色事務。

第八條：稽查員直接承督辦之命，稽查煙土、煙膏、煙灰量數發賣存貯數目及款項會計事務。

第九條：禁煙督辦得稟承財政部長於國民政府所轄各屬地方設立禁煙局，或分局辦理禁煙事務。

第十條：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

禁煙領牌章程

第一條：凡有鴉片癮者，須依照禁煙條例規定年限，每年最少遞減四分之一，四年戒絕。

第二條：凡有鴉片癮者，須於居留地方所設之禁煙局或分局成立之日起十日內註冊，請領吸煙牌照。

請願書當詳註左列事項：

一、姓名。二、年歲。三、籍貫。四、住址。五、職業。六、每日食煙額。七、按日購買抑按月購買。八、擬分若干年月戒斷。九、吸食地方。

第三條：前條規定之期限已屆，即停止發給牌照。

第四條：無牌吸煙之人一經查出，立即拘送戒煙留醫所，限期戒斷，方准釋放。

第五條：前條被拘留之人須自備留醫費用。

第六條：吸煙牌照分爲三等，每日吸煙六錢或六錢以上者爲一等，每年征收牌費十元；每日吸食三錢或三錢以上者爲二等，每年征收牌費五元；每日吸食不足三錢者爲三等，每年征收牌費一元。

第七條：領牌人如不能依照本章程第一條之規定，每年最少遞減四分之一食額，須願入所或強迫拘送留醫戒斷。

第八條：吸煙牌照不得轉讓他人及不得用以買煙轉供他人。

第九條：領牌吸煙人於吸食時須帶備牌照，否則作無牌吸煙論。

第十條：吸煙牌照遇遺失時，須即報明取銷并補領新牌。

補領新牌費照本章程第六條規定之半數。

第十一條：遺失牌照取銷時即喪失効用。

第十二條：領牌人祇許在指定區域內吸煙，如遇遷地時須向原領牌照機關請發遷地憑證，粘貼吸煙牌照上，方准向新遷區域內之機關購煙。

前項遷地證免費發給。

第十三條：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胡漢民，電北京政府，提出對沙面慘案五項要求。

胡外長因關於沙基慘案，北京政府先有代表李昭松赴廣州接洽，特將慘案經過電告北京，並表示願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一日

一〇一

南北合力，一致對外。越二日，胡外長復電北京外交部，提出沙基慘案事實，及五項要求。（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臨時參議院定於七月三十日開會。（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更調靖安等艦艦長。

臨時執政令：靖安軍艦艦長朱天森另有任用免職，以余振興繼任。並任命薩夷為建威軍艦艦長，王夏鼎為副艦長，彭瀛為江利軍艦艦長，楊樹韓為江犀軍艦艦長，劉煥乾為海容軍艦副艦長。廿三日又任命劉永誥為通濟軍艦艦長，李孟斌為永績軍艦艦長，林鏡寰為聯鯨軍艦艦長，李世甲為楚同軍艦艦長，賈勤為華安軍艦艦長，張衍學為副艦長，歐陽勛為江元軍艦艦長，陳天經為江鯤軍艦艦長，高憲乾為拱辰軍艦艦長。（註四）

西安各公團推李虎臣為保安總司令。

西安各公團推李虎臣為保安總司令，又推井岳秀、田玉潔、徐永昌為保安副司令，共同維持秩序。至三十日，孫岳以勦匪總司令名義入西安，維護地方治安，李虎臣等則奉岳維峻之命，率部離陝回豫。

（註五）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一七——二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七號，頁一三四。

註三：「政府公報」，第三三四二號。

註四：「政府公報」，第三三四一號。

註五：同註二。

二十二日 國民政府派林翔、盧興原、陳龍、林雲陔、曹受坤為法典編纂委員會委員。
（註一）

國民政府特任徐謙、鄧澤如、林翔、鄒魯、林雲陔為懲吏院委員。(註二)
國民政府撫卹參議何天炯。

國民政府參議何天炯，追隨國父革命有年，在職病故，國民政府特令予以優恤。令曰：

「前臨時大總統秘書、大本營參議何天炯，自中國同盟會成立以來，即追隨先總理努力革命，意志純篤，操行廉潔，二十餘年，始終一節。茲聞因病溘逝，至深痛惜，着財部即給予撫卹費三千元，交何天炯家屬具領，並由革命紀念會搜集何天炯生平事蹟，以備史乘。此令。」(註三)

附錄：胡漢民：何天炯墓誌銘

君諱天炯，字曉柳，姓何氏，興寧縣人。少奇氣，習拳術，好讀書。滿清時感憤國事，拋舉業東渡，覽山川風俗，與其賢士大夫遊，其志益宏遠，慨然以救國自任。雖家無担石，弗顧也。會先總理孫公在日之東京，倡國民革命，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君奮起從之，任本部會計，旋被選為廣東同盟會會長，自是君歷涉南洋聯合僑衆，宣傳籌款甚力。民國紀元前一年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君致力其間，不以艱苦懈，勇邁之質，若天授者然。及秋，武昌起義，君赴漢陽贊黃元帥克強戎幕。尋革命政府成立於南京，先總理委以駐日代表，能稱其職。迨袁逆叛國稱帝，及復辟諸役，君與朱執信諸烈士，在粵起兵靖難，後凡數載，其毅然不移之操，有足多者。十一年夏，陳逆作亂，粵局鼎沸，君太息痛恨，遁跡邱園，爲終焉之計，其淡泊寧靜如是。粵難肅清後，啣命赴日，積勞成疾。十四年，孫公薨逝，感嘆痛哭，悲不自勝，病益加劇，遂以不起。嗚呼！卒時春秋四十有九，葬於興寧某山之原。子三，克振家聲云。革命紀念會囑漢民爲志其墓，並綴以銘曰：

奕奕義烈，允爲國光。攘除奸兇，朝夕是皇。交鄰有道，聲聞扶桑。國難孔殷，言念貞良。遽爾長逝，終焉以傷。(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准京師憲兵司令劉文翰辭職，以費國祥繼任。(註五)

廣東郵差以罷工爭取工會成立。

沙基慘案發生後，人民反英空氣濃厚，廣州郵差本日遂有罷工之事。緣廣州郵差人數三百餘，向無工會組織，而待遇甚薄，工作甚苦，每人月薪僅十四元餘，每日服務在十二小時以上，爲企求改善待遇，業已呈奉省政府准予組織工會。當於二十一日召集同業開會，報告此事；詎爲郵局客卿所聞，竟於是日，關閉郵差，不許外出，迫簽悔過書並告誡郵差以郵局係受「皇家」指揮，不受中國政府管理，郵差不應有反抗行動等語；所謂「皇家」，乃指英國而言，儼然反客爲主。郵差等咸謂中國郵局工人，何能受外人壓迫，羣情大憤。當晚又召開會議，到會二百八十餘人，一致決議，以書面通知郵局組織工會事項，郵局接函後，即著每段派郵差到局問話，由主任羅廣榴、巡員王志雄，傳入郵差個別詢問，是否自願組織工會，須簽字註明願意與否，各郵差感覺麻煩，大爲鼓噪。羅主任等乃出外訓話，謂郵局乃獨立機關，似無成立工會必要；如要有一公共團體，祇可仿照郵員俱樂部之組織，須呈經郵務司核准等語。郵差等不與爭辯，默然而退，即於是日罷工，並提出如下罷工之要求條件：

- (一) 恢復制服上中華郵政的標誌。現在之郵局，雖由外人管理，但仍爲中華郵政。原日制服上徽章，標有中華郵政字樣；現郵局忽改變徽章，將中華二字刪去，吾等中國工人對此有辱國權之事，誓不承認，故須將現用徽章，一律取銷，恢復原日中華郵政之標誌。
- (二) 所有廣東郵政局在廣州市之各差役，每月工金一律加五元。
- (三) 改善投派次數，信差投派次數，應將第六次取銷，其餘五次，照已定鐘點投派，不得改變時間；星期日放假，只派第一、二、四次共三次，將第三次取銷，其餘各差每日限作工八小時。
- (四) 訂定請假條例，各職差如有婚、喪、疾病告假時，不得留難，超過假期，乃得扣薪。
- (五) 現設立之巡差，原爲補助各差力有不逮而設，須改爲補助差，不得施行上官式的干涉，巡員不得當街任意檢查

，致啓旁人侮辱，所有函件應由局長負責。

(六)所有罷工工人，一律照原日職位段號復職，並照現行局例待遇不得歧視。

右列條件限郵局於本月二十五日中午十二時以前答覆，是日郵差罷工後即聯合百餘人，至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工人部，及省農工廳請願，廖部長、陳廳長均親自接見，允予保護。翌日又通告自二十三日起，由工會開膳供給，復組織糾察隊，防止私行上工。

郵差既罷工，郵件無人投遞，音訊交通，影響至鉅，農工廳以郵政局屬建設廳管轄，即咨行建設廳請飭廣東郵政局速准郵差組織工會，以免交通停滯，建設廳即轉飭郵政局遵照。

郵差工會旋又發出罷工宣言，茲錄如次：

「帝國主義者之以種種手段壓迫中國，至今已達於極點，彼不獨以殖民地待中國，且以非人類待我國民。上海、漢口、九江、廣州等處之慘殺，在彼視之，直如鷄犬一般，猶復補充屠手，增加兵艦，繼續之殺機有加無已。彼帝國主義之野心，數十年前已蓄謀殘殺，觀其以武力威迫前清官吏，締定種種不平等條約，即爲今日任意殺人之張本。不平等條約中之最大損失，最大恥辱，厥爲海關郵政。夫以我領土內交通機關，而爲外人所盤據，豈非獨立國家中絕大的羞恥，絕大痛恨之事？自外人握我郵權後，一切函件，皆被其任意檢查，任意扣滯，此皆不平等條約發生的惡果也。外人待遇我同胞，其殘暴兇惡，直不可以言語喻，而尤以我同人所受之痛苦爲最深且酷。前者我郵差工人，因鑑於孤立不能自存之故，爲適應世界潮流，增進羣衆利益起見，以正式手續遵照工人條例，成立中華廣東郵差工會。此純屬我中華民國國民之事，而郵政長等竟以外人地位，出而干涉；並傳集各郵差到局詢問，逼令簽名退出工會，否則一律加以相當之處置；復云如願設立工會，應向本局請求，不該在中國政府立案；又云中國郵政乃英國皇家之郵政。噫！聞此言而不髮指眦裂者，尙得謂之工人乎？其尤爲侮辱我國者，則將所有之中華郵政四字除去中華二字，是明明以亡國地位處我中華民國矣！帝國主義者侵略步驟，已將衝門直入，大刀濶斧，以亂肆殺戮矣！是可忍，孰不可忍？同人雖不敏，然愛國大義，亦頗聞知，用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旨，共同議決，暫不返

局服務，並請願農工廳，靜候解決，務達自由組織工會，及加同中華二字，並同人等因不平等待遇所發生之要求目的。同人等之勝利，即國家之勝利，伏望邦人君子，愛國同胞，主持正義，力予援助，則不獨同人等之厚幸也。」

二十四日郵務局派總務課長郭廣志、內地巡員陳炯波至郵差工會，接洽請於是日推派代表赴局磋商解決條件，蓋郵務局已奉建設廳令，對郵差工會因應承認，而復工條件尤須商討；郵差工會當經推派吳治、何慧華、梁耀榮、洗芸、曾國珍、劉瑞珍、郭添、張德、孫勝、周偉南等十人代表赴郵局磋商，是日尚無結果，惟郵務局巡查員等已一致加入罷工，申請入會，是郵局已第一步確定承認工會。

該會旋奉農工廳第二十號訓令，內開：

「現在該會要求條件，業由省政府責令建設廳轉郵務局完全遵照辦理，除咨建設廳轉飭郵務局遵辦外，合行令仰該會即便遵照，轉知各會員，尅日返工。」

該會當先遵令返工，嗣亦與郵務局簽訂復工條件，而罷工勝利。（註六）

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工實行罷工，要求改善待遇。廿八日工潮解決，實行復工。

上海生活費日高，各業工人都有改善待遇的企求，此不僅是風氣所趨，亦事實使然。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職工，於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七時，約集虹口支店及寶山路現購處、發報處同人會商決議於是日罷工，即派人至印刷所工會接洽，請其共同罷工，以資援助，同時提出要求條件十二項，送至公司總務處，請其轉陳速予承認。

發行所罷工後，印刷所方面，即由總廠工人組織之工會，召集代表會議，議決一致援助；並在同日上午九時，提出要求條件八項，推代表送總務處，限四小時內答覆，至十二時公司未允接受條件，乃實行罷工。

印刷所罷工後，總務處亦繼之而起，是晚八時，發行所、印刷所、總務處三方面員工，為鞏固實力

起見，舉行聯席會議，成立職工聯合會委員會，並將發行所、印刷所分別提出之條件，參加總務處意見，予以合併，推員修改，於二十三日上午修改完竣，成一公共條件，於當日下午，重行提出，其條件如下：

壹、公司無條件正式承認工會：（甲）工會有永遠代表工人全權。（乙）須以經濟維持工會，每月至少五百元。貳、增加工資，男女一律，分別數項如下：

（一）屬於印刷所者：

（甲）工資最低標準，學徒十二元，工友二十元。

（乙）加薪標準，每半年加一次，每次至少須加五元。

（丙）目下一律增加工資的遞加法，十二元以下加十元，十三元至十六元加九元，十七元至二十元加八元，二十一元至二十五元加七元，二十六至三十元加六元，三十一元至四十元加五元，四十一元至五十元加四元，五十一元以上加三元。

（丁）廢除包工制。（按公司中年限遞增之統計表照算，並照上述遞加法增加之。）

（二）屬於發行所總務處者：

（甲）目下要求所加之薪金，以下列為標準：

職員薪水，在二十元以下者加二十五元，三十元以下者加二十元，四十元以下者加十五元，五十元以下者加十元，學生薪水不滿五元者，一律加十元，夫役一律增加二十元。

（乙）將來新進人員最低限度，職員五十元，練習生三十元，夫役二十元。

（丙）每年至少加薪一次，每次最低標準：職員、練習生加五元，夫役加三元。

（丁）凡自贍者，每月另給伙食費十元。派往近處分館者，照原薪加半，派往遠省者，照原薪加一倍以上。

（三）職員工友，年底均發雙俸。

叁、減短每日工作時間：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二日

一〇八

(一)印刷所至多八小時爲限。

(二)發行所職員、練習生，至多以七小時，夫役以九小時爲限。

(三)總務處至多以六小時爲限，星期六下午給假。

(四)一律增清明、端午、中秋、冬至、五一、五卅等節假各一天。

肆、優給卹金及年俸金：

(一)凡因公傷亡者，須照全薪送滿十五足年，因病傷亡者，須照全薪送滿二足年。

(二)凡在服務期限滿五年者，不論自辭被解，須一律給工資一年，十年者二年，十五年者三年，餘類推。

(三)凡疾病者，經工會或醫生證明者不扣薪，並視病況，優給醫藥費。

伍、每年紅利，平均分派，計算法應以薪水大小爲標準。(例如全年薪水總數爲二十萬元，如花紅有十萬元，則薪水二元者，應得花紅一元，餘類推。)

陸、改良待遇：

(一)將歷年合積之同人撫卹金中，提出十分之四，建築一極完備之宿舍，其基金即提歸工會宿舍基金委員會保管，限一年內築成。

(二)修改女工條例，生產前後各給假一月，工資照發。

(三)優待工友、學徒，免費補助相當教育。

柒、職工等不得無故辭退，萬一辭歇，須將充足理由提交工會審考，否則須照本人全薪，送滿五足年，凡因特別形勢關係，公司中有不得不裁汰職工之苦衷者，須發給全薪二足年，(計二十六足月)以償損失。

捌、商務俱樂部，應恢復同人名義，永遠移交同人負責辦理。

玖、關係此次罷工人員，不得藉故辭歇，罷工期內工資照發。

公司方面，接到工會聯合會的共同要求後，即於二十四日發表宣言，登載各報，並派員與工會談判，決定俟條件加註後再議。編譯所員工，亦於是日加入罷工，並聯合各部組一罷工委員會，發表宣言，

聲明交涉一日不勝利，即一日不上工，囑各部工友靜候解決。

八月二十六日公司將條件加註答復如次：

(一)工會有調協職工及廠主之效用，本公司並無不承認之意，現在政府對於工會法尚未頒布，彼此均無所依據，擬將本條保留，好在工會法規，不久即可頒布，屆時自可依據辦理。

(二)原條件壹、貳、叁各條，公司實無力負擔，已另擬加薪辦法，尙祈鑒諒。包工辦法，可按勞動者之技能、熟練、勤勉而增加其所得，在特種工業上，視計時制度爲公平，近世經濟學者多主張之，歐美工廠，亦多採用。本公司所定單位酬率，恆較同業爲優，而編譯所與圖、圖書兩股，採用包工制，兩年來包工所得報酬，平均倍於前此所得薪資，其於同人有利無害，尤爲顯明，故擬仍維持包工作法；至執行方面，或有尙須改進，亟願徵集同人意見改進。近因生活日高，決定從本年十一月一日起，印刷、編譯兩所包工部份，按原定酬率增加一成。

(三)(甲)歐美勞工保護法，工時尙有定爲十時或十時以上，勞力爭每日八小時，實際上超過者尙多，本公司印刷所工廠規定工時雖在八小時以外，除每日早晚兩次上工散工，各有猶豫時間，實在工作時間，與八小時所差甚少。(乙)發行所工時稍長，然同業及商店門市，較此更長，本公司爲維持營業計，未便單獨縮短，茲擬與同業討論酌量縮短辦法。(丙)總務處及編譯所事務部，現服務僅七小時，圖書館爲公益事務，原定亦在八小時以下，均難再減。(丁)「五卅」休業與否，隨同大眾，端午、中秋，各休業半天。(戊)印刷所星期例假日工作薪金，擬仍照向章，以六點鐘作八點半鐘算，其他各部，亦照向章。

(四)甲、乙卹金改薪金，公司已定有同等酬卹章程，歷經實行，與同人要求之原則無異，惟程度及方法未能盡同；因公司須統籌全局，以期永久。現擬詳加考慮，酌量修正章程，期與全體同人更爲有利。

(五)查花紅制度，有特殊獎勵及普遍分配二種，前者各國工商業中最爲流行，係由公司當局對重要職員及有勞績者隨意分配；後者以公司職員無多，如銀行等最爲適用。至工廠鮮有分配紅利者，因人數太多，普遍分配後，各人所得甚微，既不足以資鼓勵，且使往往認爲工資之一部份。遇營業不振之際，工人將感困苦，近見報載，本公司當事人，年分紅利甚鉅，並非事實。但物窮則變，既經同人提出，稍緩當擬一統籌全局之通則，務於平均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二日

一一〇

之中，仍不失獎勵之意，此事關係複雜，欲求適劑其中，正非易易，何時定妥，殊難懸擬；惟可爲同人告者，自明年起，或改革後，總務處當局諸人（監理、總經理、經理）所得花紅比例言之，總視現在有減無增，所以聊表寸心者，祇此而已。

(六)(甲)個人宿舍及眷屬新村以至公墓等，公司均曾計議，但茲事體大，一時尚難實現。至酬卹基金，即有成數，但照現在章程分派，在同人所得，尚覺微薄，似未便再就此項基金有所提撥。(乙)除原定女工產前產後各停工一月，津貼保產費十元外，現擬推廣優待辦法，凡女工生產，願入公司指定之產科醫院分娩者，其醫藥費及手術費概由公司擔任，至停工時之工資，未便照發。(丙)工人有病請假不扣薪一項，實行上有種種困難，現決定公司每年撥款一萬元，對薪水較少病假甚久之同人，酌予補助，其辦法另訂之。(丁)工友學徒免費補助教育，已辦有青年勵志會夜學校及平民學校，現復籌積教育基金四萬餘元，正設法推廣，茲不贅陳。(戊)派遣留學，公司極願辦理，惟營業豐歉，與人材時機需要，有待隨時斟酌，俟有機會，隨時舉辦。(七)辭退職員，向極慎重，非營業退步，時局騷亂，從末多數裁員，其因人地不宜，或有過失而辭退，非不得已，亦從不肯宣佈理由，區區之見，惟祈鑒諒。

(八)公司俱樂部，本爲同人而設，可將章程內加入同人兩字，惟曾經董事會議決，此項公益機關產業，仍宜完全爲公司所有，再按現在情勢，有不能全部開放之處，合併聲明。

(九)關於此次罷工人員，公司自不因罷工辭退，又自罷工日起，至本月二十六日止，所有薪水，一律照發。

右列加註條件送達後，八月二十八日工會代表十三人，與公司代表六人，正式磋商，簽訂復工條件如下：

(一)公司認工會有調協職工及廠主之效用，惟現在政府對於工會法尚未頒布，彼此無所依據，好在工會法規不久即可頒布，屆時自可依據辦理。

(二)十四年十月起，增加工資標準如下：

甲、工資在十元以內者加百分之三十。

乙、工資過十元至二十元者，加百分之二十。

丙、工資過二十元至三十元者，加百分之十五。

丁、工資過三十元至五十元者，加百分之十。

戊、學生滿一年加一元，滿二年加二元。

己、包工按全體約數加一成，但多分配於工資較少者，其分配方法別定之。

(三)每年年底加薪，仍照向例辦理。

(四)酬卹章程，由公司修正，須於全體同人更爲有利。

(五)公司派花紅，將來改定辦法，須於獎勵及普及，雙方兼顧。

(六)公司對於各部份管理方法，須隨時改良。

(七)端午、中秋各休業半日，五一、五卅休業與否，隨同大眾。

(八)發行所櫃友因市面習慣，時間較長，由公司與同業商業商議減少一小時，如辦不到，此一小時之服務，照加工資。

(九)公司年提一萬元爲薪水較少、病假較久者補助之用，其分配方法別定之。

(十)女工生產前後，各休業一個月，由公司照向例給保產金十元外，其願入公司指定醫院者，費用由公司擔負，不願者另給津貼五元。

(十一)公司對於同人子女免費學額，須定擴充辦法，早日發表。

(十二)公司於相當之時機及需要，派遣同人赴國內外留學或考察。

(十三)俱樂部名稱，加同人二字，但依現在情形不全部開放。

(十四)關於此次罷工人員，公司不因罷工開除。此次罷工日起，至八月二十七日止，薪水照發。

(十五)八月二十八日，總務處、編譯所、印刷所、發行所、分店一律復工。

(十六)上議各條，自簽字日起實行，其有效期間爲三年。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一一二

條件簽字後，工會方面，召集工人開全體大會，報告交涉情形，一面發布復工宣言，茲錄宣言如下：

「我們罷工以來六日了，我們決定的兩個交涉原則，是（一）在不妨害公司存在的範圍內，代表同人提出合理的要求。（二）在十分諒解對方精神之下，為同人求得應有的利益。我們根據這兩個原則，與公司交涉，幾經磋商，漸次接近，二十七日，條件正式簽字，二十八日起，工人即一律復工。本委員會，亦於同日取消，在這議定的條件裡，對於同人物質上精神上的痛苦，實在並沒有減少多少，但是同人為顧全中國大局計，為公司前途計，不得不忍痛而出此十二分的讓步。在這議定的條件裡，有許多關於待遇上的都尚待商定詳章；這因為工人將來希望之所寄，而公司對於工人所表示之誠意，亦將於是不卜之，謹此宣言。」（註七）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二九。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三〇。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二八—二九。

註四：「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八九七。

註五：「政府公報」，三三四三號。

註六：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四二〇—四二二。

註七：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四六〇—四六七。

二十三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宣言，於八月一日由國民自動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

宣言主旨，為依照大元帥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所發表之主張，於八月一日由國民自動的開國民會議預備會於北京，討論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其實行方法。宣言全文如下：

一、本黨黨員須盡力對人民解釋，明瞭此次與帝國主義鬥爭之真正意義。帝國主義並非指某個帝國主義國家，而是

指一切繼續堅持不平等條約之國家。既然國民黨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爲其最重要職務，則吾人對於帝國主義各國不能有所分別也明矣。

二、英國帝國主義爲帝國主義制度之結晶，是帝國主義之最完成形式。英國帝國主義在中國，並不假借親善及自由主義等名詞以爲掩飾，而公然採取橫暴政策，公然慘殺我國人民，英國固更顯露而更野蠻，然此並不能謂其他帝國主義者於吾人有何功用，因彼等堅持不平等條約故也。

三、本黨黨員須對人民解釋帝國主義與軍閥之關係。軍閥如無此種關係，決不能在中國維持其生存，是以爲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與帝國主義之奮鬥，即係推翻軍閥專政，統一中國，建設民主主義政府之必要條件。事實上，如不平等條約不廢除，則軍閥將繼續當權，而本黨之主義終難實現也。

四、本黨黨員須對人民解釋此次國內罷工運動之真正意義。此次罷工運動由全國工、商、學等之積極參加，已使國民革命運動將得最後之勝利，本黨應竭力援助與擴大此運動及指導之。

五、指導此次全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之最好方法，即開始廣大宣傳運動，宣傳先總理北上宣言中所規定之預備會議之召集。

六、依照該宣言之規定，預備會議應代表人民之各階級及各種職業，本黨黨員須立即召集各團體之會議，以宣傳本黨對於預備會議之意見，及其召集之目的。本黨黨員須設法使能堅持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者及反對與任何帝國主義妥協者，當選爲代表，出席預備會議。

七、本黨黨員須對人民解釋，帝國主義之壓迫人民，不僅假借爲其工具之軍閥如張作霖等，並利用如唐紹儀及其他買辦之政治勢力，如此等勢力不消滅，則中國國民革命將無勝利之希望。

八、本黨黨員須對人民解釋，小軍閥如唐繼堯等，隨時可爲大軍閥利用，故亦爲國民革命之一種危險物。

九、本黨黨員對於本黨強迫段祺瑞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決議，須不生誤解。個人之人格，在國家大事中無足輕重，而個人在國家大事中所佔之地位，實爲重要。北京政府無論其如何惡劣，勢不能不採納人民之主張，段祺瑞爲民衆運動之高起，而有修改條約之要求，本黨之主張，雖爲廢除不平等條約，然非謂本黨即須躲避不平等條

約之修改運動也。我國一部分之人民，尚懷有與帝國主義者有妥協之可能之幻想，吾人既不能將此等人民棄而不顧，則吾人須試一指導之，如彼等之幻想喪失幾分，則吾人可使其接近吾人幾分。

十、吾人對段氏所以採如此之態度者，正因此一部分人民相信彼等，藉段氏之策略，可得平等條約之修改。吾人應告之曰：汝等錯誤矣！汝等決不能得帝國主義者何種真實之讓步，然汝等固不妨一試也；汝等一舉一動，如不出解放中國之軌道，則必得吾人之援助。惟稍發現有任何賣國或膽怯之行爲時，必遇吾人之嚴重批評，故此非合作，乃適應現時政局之極端需要所應有之態度也。

十一、再者段氏修改不平等條約之溫和要求，尚須遭反動勢力如張作霖等之反對。故吾人決不可讓帝國主義之工具，當段氏正要求修改不平等條約時，利用吾人對段氏素日之惡感。

十二、段氏修改條約之企圖，苟因國民黨之反對而失敗，則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必自欣幸，彼等將以失敗之責任加諸吾黨。如是可引起吾黨內部之分裂，而一方面人民之大部分，亦將責備吾人。

十三、所以吾人應對廣東人曰：本黨從過去我國與帝國主義交涉之經驗上，得知我國人民常以修改不平等條約希望於此等交涉，本黨明知此等交涉之無效，然本黨知道此種交涉之結果，必致我國人民要求立即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呼聲將愈高。而六月廿三日及廿八日之宣言，將得更多民衆之擁護。

十四、在我國人民中，現時仍有人幻想以爲段政府與帝國主義之會議，一定能有所得焉。吾人應對此種人言曰：國民黨對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堅持，正所以援助汝等修改不平等條約之成功，本黨願以全力贊助汝等愛國之舉動，汝等倘遭失敗，請勿責備本黨，應責備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

十五、吾人對帝國主義者云：汝等想利用吾人之反對北京政府以爲自己破壞修改不平等條約會議之口實，則汝等誤矣！苟此問題有利於中國者，則吾人中間決無分歧在，任何能減輕吾人之困苦狀況之舉動，吾人必舉全力贊助之，吾人決不讓汝離開吾人，以償汝等可單獨處置吾人之妄想。

十六、本黨對帝國主義政治的與軍事工具，如唐紹儀與張作霖，其事相同。當吾人反對段氏不接受孫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召集預備會議之主張時，汝等不發一言，今則段氏竟能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之溫和主張，而汝等反

而對之表示不滿，汝等何故不滿於段氏之主張？因段氏主張之結果將產生一廢除不平條約之大運動，此種運動當然能危害於汝等主人之利益及汝等自己之利益。吾人對於段氏修改不平條約主張之批評，係爲國民革命之需要；而汝等之批評，則爲汝等獻勤於汝等主人之心理所激發，汝等之主人，係帝國主義者，爲中國之仇敵。

十七、凡上述種種，本黨黨員，須充分明瞭，並對國人講解，如是人民能對本黨之政策，有正確之評判，並對於國民運動中各種勢力，有相當的認識，明瞭此等勢力之價值與重要。認爲孰爲促進國民運動？孰爲阻止其進行？孰爲欺賣之於敵人？此爲本黨黨員最要之責任。

十八、吾人對於段氏個人人格問題可不論，吾人只關心於其修改不平條約之主張是否推進國民運動？抑阻碍其發展？如推進之，則吾人歡迎之，如阻碍之，則吾人反對之。國民黨以爲段氏此種主張，可爲發展國民運動之工具。段氏過去之罪惡，吾人深知之，段氏將來之不穩定，無人能否認之，其所以主張修改條約，係受形勢之壓迫，此亦一無疑義；段氏有意以此種主張作緩和革命運動之用，亦爲十分可能之事。凡此種種，在吾人宣言及公函中，已詳細說明矣。然不論此主張之所由來，吾人不能不認對不平條約居然提出修改的要求，爲一有歷史的及革命的重要之事實，如何能利用之，以爲發展民衆，則爲本黨自身之責任。

十九、須使帝國主義者瞭解段氏之主張，有全國人民之擁護，彼等決無利用我國內部分裂之機會。

二〇、吾人更須注意者，即段氏之提議既爲全國之提議，則全國人民對其進行須有嚴密之監督。可否吾人讓此種建議之進行手續，一切交之北京政府乎？當然不可。須有人民之代表機關在北京以監督之，此種機關即中山先生北上宣言所提議之預備會議是也。彼時遭段氏之拒絕，使吾人受極大之損失，現時彼已不能再行拒絕吾人召集預備會議之主張，如段氏拒絕，則必犯衆怒，而自受其殃。苟彼召集預備會議，則彼時使之成爲有利國家之工具之責任在吾黨，此預備會議監督與列強會議之進行，及以全國人民之力量爲後援。如段氏不能堅持其主張時，此會議自行辦理，而引導全國明瞭廢除不平條約之必要，此爲國民黨現時之政策，亦即先總理遺囑中所指示者也。（註一）

戴季陶著斥責共產分子破壞中國革命之「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出版。

戴氏自在本年五月十九日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時，發表其「民生哲學系統表解說」一文（註二），及在六月間出版之「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後（註三），在是時的革命理論上，激起了重大的震驚與高潮。這兩項著作闡述了國父思想的正確見解，劃清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明確的界限。戴氏在此兩文中特別強調國父思想的基礎是：一、完全建立在中國正統思想，亦即是自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思想之上。二、國父所主張的國民革命是聯合各階級的全民革命，而不是共產黨所主張的殘酷的階級鬥爭。自大陸淪陷以迄今日，共黨所面臨而無可挽救的危機，無不是由於違背了此兩項理論因素所造成的結果。這證明五十年前戴氏對於國父思想闡揚所致力重點，已得到很明顯的證明。他不僅樹立了早期反共思想的權威，更因此思想上的啓迪，而加速激起了當時反共運動的浪潮——由思想上劃清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進而促成了對共黨分子組織的排拒的此後中國國民黨的清黨運動，把共黨分子清除於國民革命陣營之外，而獲致了此後民國十五年的北伐與十七年的統一全國的成功。

戴氏不僅是反共的先知，更是一位勇敢的三民主義的革命鬥士。其影響與貢獻之大，不僅發生重大影響於當時，即在今日，他的反共理論仍值得發揚光大，為反共建國運動的一項指針。

戴氏「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主旨在強調欲圖中國之生存，必先求中國國民

黨之生存，更須充分發揮國民黨生存所必須之獨佔性、排他性、統一性、支配性。是書揭破了共產份子之陰謀篡竊，喚醒了國民黨人之受愚而被分化，共產份子偷天換日之陰謀詭詐，乃爲之暴露無遺，更喚起了國民黨人之自覺與自救運動。共產份子遭逢此一思想上意外之打擊，一時手足無措，蓋在共產份子之觀念上，平時固視戴氏爲一思想進步之人物，可以利用之偶像，而不料其竟採此不利於共產份子之行動也。因之共產黨竟銷聲屏息一段時間，然後發動攻擊戴氏，聲言不打倒戴季陶，不能奪取中國革命之領導權，大有非置戴氏於死地，不足以洩其憤怒之勢。莫斯科第三國際視戴氏爲共產黨在中國唯一之勁敵，研究、批評與攻擊，佈滿其所支配的言論機關，並且指戴氏思想爲戴季陶主義，其影響之大，實震驚一時，爲此後反共思想與反共運動指出了一理論的明燈。

此書是繼「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之後出版，是針對寄生在中國國民黨內的共產份子的滲透破壞策略予以揭穿、指責與警告。當時中國共產黨內流行一本題爲「國民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小冊子，對國民革命的本質及國民黨的領導地位，極盡歪曲之能事。戴氏「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的主旨，即在針對共產黨陰謀這一事實公開加以指責攻擊，以喚起國民黨黨員的團結與自覺，以對抗共產分子的進攻。（註四）

戴氏在此書的導言中鄭重的提出：（註五）

「要圖中華民國的生存，先要圖中國國民黨的生存；要圖中國國民黨的生存，一定要充分發揮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之生存欲望所必須具備的獨佔性、排他性、統一性、支配性。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不能生存；愛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員，三民主義的信徒團結起來。」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一一八

然後，戴氏開始對共黨作沉痛的指責。共黨份子在國民黨內，假藉國民黨名義發展共產黨組織：

「大家（指共黨）所以要進國民黨的緣故，我想最少總不必一定希望開完了中國國民黨，就算是達到革命的目的。既然這樣，就要足踏實地，從中國國民黨組織上做工夫。如果已經加進了中國國民黨，不把中國國民黨的組織與團結做爲自己的責任，只盡量在中國國民黨中，擴張CP或CY的組織，並且盡力的使非CP和CY的黨員，失却訓練工作的餘地，一定會使實際的政治工作上，只有反動和盲動兩種勢力，磨擦鼓盪，健全的國民運動，不能有確實的進步，適合國家需要的建設做不起來。」

他指責共產份子以不正當的手段壟斷選舉：

「（共產份子）這一次在選舉當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態度，很像要想一舉便把非CP的排乾淨，這尤其太過，不明白自己的地位。」

他指責共產份子根本不顧革命的本質與時代的需要，而徒做反時代需要的活動：

「三民主義的必要和國民革命的必要，這是時間和空間的真實性，你們大家爲什麼不把CP、CY的名義拿出來，還不是因爲時代不需要嗎？既然知道時代不需要，卻又不肯實心實意做時代需要的工作，豈不是自相矛盾？至於說到無產階級的團體問題，這就更沒有必定要CP、CY才能的道理。你們去工作，表面上並不用你們黨的名義和黨的理論，而且還要極力避開這一種名義和理論，就是一個證據。」

他指責共產份子太不尊重團體的道德，任意批評革命政策，誹謗革命領袖，離間革命

軍將領：

「就CP一小部分人的言論行動來說，在他們已經加入了中國國民黨的關係上，實在是太過不尊重團體的道德。在他們的機關報上面，單是對於中國國民黨的主義和策略，加以批評，我們還可以承認他們是應該做的，至於對

於中國國民黨領袖的人物，故意造作一種謠言，想借此使一般青年，生出不信任中國國民黨的心理，這就很不應該了。尤其有幾個沒有常識的C P黨徒，自己已經加進了中國國民黨，並且做了中國國民黨的最高幹部，而把自己的地位，把國民黨的關係，都完全忘卻，公然說國民黨的政策當中有反革命的政策。

譬如譚平山今年在『革命』第一期所載的文字，就是一個證據。假如我不是很顧全同志，不給他改正，兩萬張宣傳品發了出來，在黨中還不曉得要生怎樣的惡影響。去年總理北上的時候，『嚮導』對於總理的批評，最近說胡展堂同志想留一部份反動軍隊，保持自己地位，以及攻擊許汝為同志，種種挑撥離間的論調，這些胡說，絕不是友黨的機關報所應有的態度。——還有一點，我們很看得出的，就是C P的人中，有些人挑撥，想使蔣介石同志和許汝為同志衝突。或許他們以為蔣許兩同志衝突起來，他們便可以從中擴張他們的勢力，並且可以使國民更因此而生出厭棄中國國民黨的心理，而趨向於共產黨。」

他認真的檢討容共的政策所為國民黨增加的極大困難，而造成這些困難的原因，乃是由於共產黨徒的不忠實。因此，他要求共產黨份子：

「既然已經加進了中國國民黨做同志，至少在中國國民黨裏面，應該要停止他為C P或C Y吸收黨員的工作，不得祕密的對中國國民黨員，與以懷疑三民主義的暗示。」

戴氏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是三民主義者對共產主義者的警告，也是忠實的國民黨員為維護國民黨之獨立與生存起而反共的宣言。此書一出，從上海到廣州，反共的視線開始集中，反共的勢力開始形成，各地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及反共運動的醞釀，莫不深受戴氏反共理論的影響。更由於戴季陶對共黨陰謀痛快淋漓的揭露，頓使第三國際及中共當局驚惶失措。第三國際於沉默一段時間後，始通令共產黨的宣傳機構，對於「戴季陶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一二〇

主義」作全面的反擊。陳獨秀在嚮導週報發表其「給戴季陶的一封信」，大罵戴季陶爲「反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會議，也議決了圍攻「戴季陶主義」的策劃，張曙時也以江蘇省黨部名義上呈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制止「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的發行，青年軍人聯名會的週刊上也累篇連牘是署名「新格」「雲龍」等共產份子污蔑戴季陶的文章。共產黨幾傾其全力來對付「戴季陶主義」，亦可反映出「戴季陶主義」的威力是如何強大。

附錄：

一、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註六）

一、何謂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是信奉中華民國創造者孫中山先生所主倡之三民主義，爲最高原則。在民主的集權制之嚴格的組織訓練之下，集合全國各階級中，具救國熱誠的革命份子，造成強固的團結；以革命的方法，取得政權；遵照孫先生所定的三程序，運用政治的權力和方法，完成中國之國家獨立，民族平等；改造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完成民主的國家組織；圖人民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需要之均等的滿足，國民文化之世界的發展。並爲達此目的，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反抗掠奪世界大多數人類利益，阻礙人羣進化世界大同的帝國主義，而消滅其勢力之革命的政黨」。

把上面所述的這一段定義，分析開來，可以得下列幾種觀念：

- （一）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政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
- （二）中國國民黨的最高原則，是信奉中華民國創造者孫中山先生所主倡之三民主義。
- （三）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是民主的集權制。

(四)中國國民黨的組織份子，是要集合全國各階級中具救國熱誠的革命份子，並要施以嚴格的訓練，造成強固的團結。

(五)中國國民黨的努力方針，是要取得政權，必須是要以革命的方法取得政權。

(六)中國國民黨的目的，是在遵照孫先生所定的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三個程序，運用政治的權力和方法，完成下列幾件事：

甲、完成中國的國家獨立民族平等。

乙、改善中國的政治，完成民主的國家組織。

丙、改善中國的社會，圖人民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需要之均等的滿足，國民文化之世界的發展。

(七)爲達此目的，須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反抗掠奪世界大多數人類利益阻礙人類進化世界大同的帝國主義。

如果要把這個定義，和定義中所含概念，很細密的解說明白，絕非這一本小冊子的紙數所許，只好暫時放下，候將來有機會時，再逐條細細做一本解說。但是我很相信，這一個定義，是從今天以前，一切說明當中最完全而正確的定義。我們同志，必須要照着這一個定義來做工夫，才不會走錯路；能够把這一個定義徹底的了解，就是認識清楚了中國國民黨的使命；能够從事實上，完成了這一個定義所指的工作，就是完成了中國國民之歷史的使命。並且我相信，就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要研究中國政治問題，也要把這個定義所包含的概念作爲研究的對象，才可以了解中國現代的政治問題是什麼，尤其是要研究孫先生之實際的政治主張，必須要在這一個統系下面，才可以研究得清楚。——我個人的時間太少，我盼望同志當中的著作家，能够照這一個統系，把孫先生的著作和講演當中的要點編輯起來，這是目前一個最大的需要。但是最緊要的，是以孫先生的思想和行爲爲根據，說明孫先生的主張；如果隨便自立一說，就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黨義。

二、中國國民革命之歷史的因緣

我們中國現代的國民革命，是由創造三民主義的孫中山先生發起的。孫中山先生何以發起革命？何以要發起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三民主義爲信條的革命？須知這一場革命史劇的背後，有幾種極大的歷史背景：

(一)中國民族力的消失 我們中國民族，是世界上一個很古的文化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國民族，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在封建制打破之後，由極端的個人主義的專制愚民的帝制，——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把過去由上古游牧時代以來，經過單純的農業經濟，而剛要進入到農工商業的協作經濟之經濟文化；由部落的權力組織，而已進入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世界國」組織之政治文化；由老死不相往來的自足思想，而已進入「世界的社會連帶責任主義」之道德文化，從根本上施以極慘酷的破壞。後代帝王，在形式上雖然變更了這一種殘忍的手段，但是奉老子的個人主義爲唯一宗旨之愚民政策，雖不傷害民族的身體，而把民族的智識和思想，壓伏得乾乾淨淨；自此以後，由戰敗而南遷的亡國的昏君、奸臣、貴族、富豪、敗將、殘兵、宮女、官妓，以及貴族造娛樂品的文人墨客，要把黃河流域的文化精神，拋棄乾淨，造成日金夜粉的金粉文化，民族的創造力與組織力，便更加消失了。亂於羣胡，亡於蒙古，再亡於滿清，以這樣一個文化很高人口很多，生活地區很大的世界第一個大民族，在野蠻的小民族鐵蹄之下，蹂躪了一千幾百年，造出全世界歷史中一個最特殊的歷史事實。滿清入關以後，以很精密而深刻的政治手段，運用八股文、聖諭十六條、聖諭六訓、臥碑，幾種毀滅民族精神的利器，更把識字階級的人——大家要注意，在前時代，不是一般種田作工的人，都有識字機會的。——的民族自覺性，壓到再沒有發生的餘地。及至歐洲文明而強暴的民族，以鐵甲船、後膛槍，挾着麻醉毒藥的鴉片煙侵入以來，二千年愚民政策下而養成的無識國民，方才稍稍覺醒。但是從不知道中國以外有國，中國文化以外有文化，並且連中國的文化意義也老早不認識的人，那裡敵得過近代科學文化製造出來的新蠻族。一敗再敗，至義和團之亂以後，中國才認識西洋人的本事，是神聖一樣，高妙不可思議。可是這一下西洋人的高妙倒認識了，「中國人是人，中國人是有光榮文化歷史的民族，中國民族是世界上第一個偉大民族，中國民族是能創造文化組織文化的民族。」這一個事實，却完全不認識了，自信的能力，完全消失了！由極端的守舊，變而爲無意識的趨新；由盲目排外，變而爲盲目的媚外。這一個現象，尤其是在智識階級中最顯明而最普遍（參見「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二)歐洲民族之世界的發展 自近代科學的航海術發展以來，歐洲的拉丁和薩克遜諸民族國家，以獲得殖民地爲目的，渡過大洋，向全世界侵略開來，其重大事實，如美洲的開發、澳洲的佔領、非洲的瓜分、印度的滅亡、土耳其衰微，南部亞洲諸小國和南洋諸島的吞併，全世界歐洲民族以外有色人種的國家，除日本由強烈性的革命而得免於危亡，漸次完成其獨立之外，沒有一個不漸趨滅亡。中國在這一個運命裡面，政治上既受滿洲朝廷壓制，而一面在政治上經濟上，又受歐洲列強的宰割。日本在自強以後，亦隨歐洲列強之後，向亞洲大陸進攻，中國在四面包圍之中，一天一天瀕於絕境。再看這一個時代裡面的強國情況怎樣呢？他們由工業革命而誕生的資本主義，與舊時代的軍國主義相化合，變爲近代特殊的帝國主義，專門剝削殖民地的膏血。這許多帝國主義的國家，更以地球爲範圍，形成一個絕大的封建制，爲爭奪殖民地而拚死的決鬥。在他們國內，操產業管理權的少數資本家，一面在自由競爭的原則下面，造成經濟的封建制，一面在工銀制度下面，壓伏着大多數的自由工人，掠奪工作的剩餘價值。令大多數的工人，陷於極悲慘的地位，鑿成極大的階級鬥爭，所以在世界的爭霸戰中勞力愈大的國家，他們國內階級的懸殊越大，鬥爭越烈，被壓迫民族的呼聲，和被壓迫階級的呼聲，內外齊作。支配世界的強國裡面，個個都帶着階級鬥爭的噴火口，政治的經濟的民族鬥爭，被資本主義領導着，在世界交通圈內混戰，現出有史以來極大的悲慘狀態。

在時間上，從古到今，在空間上，由中及外，兩重壓迫的背景，都被孫中山先生以極銳敏的眼光，發現出來，更以深刻的覺悟，銳敏的認識，堅固的決心，把這兩重歷史背景的事實，細細用科學方法，分析綜合，在空間和時間的統一，橫直兩線的交點上面，建設起一個很崇高偉大的主義，就是「以中國之歷史的哲學思想爲基礎，以適合中國民族之迫切的需要爲方法，以世界的民生問題爲解決對象，以世界人類的大同進化爲終結目的之三民主義」。這三民主義的內容，更由先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努力，隨着上述兩個背景的展開，一天比一天豐富，一天比一天深刻。並且先生不單給我們一個三民主義的理論政策，還給我們一個「後來居上，有志竟成」的精神教訓，促起我們的自覺，鼓起我們的勇氣，恢復起我們中國民族已失的自信力。

三、革命思想的變遷和革命黨員的分化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當時中國多數人民，因為受了二千多年愚民的專制政治的壓制，六根不靈，知識不開，不但這些事實一點看不出，連要求改造自己環境的觀念，也不容易生出來。少數聰明而有志的青年，也只能想到改革以圖自強，而不容易認清楚正確的道路；革命力最強而又受過外國新教育的人，也只能認識中國之衰弱，在於異族的專制，和政治的腐敗，而不能尋出所以至於如此的原因，確立根本改革的方案。及至中山先生已經高唱了二十年的革命，更從理論和實際的政策上，主張以三民主義創國救國，提倡革命團體的大同團結，大家才聞風響應，來集於青天白日旗下。但是在思想上和知識上，還是依舊固陋幼稚，或是只圖滿足民族復仇心理，或是馳騁於烏托邦的幻夢，並且有許多人各是其是，誰也不懂得受先生的訓練，受先生的指導。我也就是這固陋而幼稚的一個人，現在我們從三民主義之分析的次級概念上，來觀察當日革命的思想，大約可分為三種：

(一)標榜種族革命的 這一種人，當中有一部份，目的只在推翻滿清，此外一無主張。有許多支配慾強的，自己便想做皇帝；支配慾弱的，便以為只要滿清倒了，誰做皇帝都得。皇帝夢做得最濃的，竟有假托符讖，希圖煽惑同僚的人；還有幾個，寫信給袁世凱，要他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的故事。「胡虜無百年之運，矧運過於百年，桓公復九世之仇，況仇深於九世。」是他們檄文中的警句；「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是他們宣傳的範本。此外對於歐美日本的排斥，不用說，也是他們一個目的；至於中山先生所主張以仁愛為基礎，民權為方法，民生為目的之文化的民族主義，是他們所不能了解的。但是這一種「復仇的革命家」，在指導中國國民革命進行上，卻收了十之七八的效果。

(二)標榜政治革命的 那個時候的人，世界歷史的知識，有許多是非常淺薄的。他們對於歐美日本列強的國家，所以致富強的原故，固然不十分考求，那些國家在歷史的進程上，具何種基礎，向何種方向，也沒有精深的研究。政治的實質是什麼內容，當然不很明瞭。所憧憬的，只是歐美日在富強的現象。所具備的政治認識，只是在政治組織之一形式的代議制度，以為把政治制度改為立憲，把國體改為共和，便可以達富強的目的，而作他們最大的模範的，尤其是日本的維新，可是日本民族的習性如何，社會組織如何，國民的團結力組織力如何，並不在他們打算之內，這一種政治思想當中，本有兩大派別，一派主張以革命手段推翻滿清朝廷，組織共和立憲

國家，一派主張憑藉滿清朝廷勢力，以欽定的形式，組織君主立憲國家；後者便是一般所稱的保皇黨，當然不能列入革命的範圍。可是從政治思想的實質上說，兩派仍舊是姊妹行，在中國的民權思想史上，對於啓發人民思想，他們這一種速成的法律知識，都收了莫大的效果；在人民與政府的鬥爭上，也供給了不少的武器；辛亥革命之直發的動機，要算是川路風潮，煽動這一個風潮的，大半是保皇黨系的新官僚黨，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但是沒有實際的政治思想與社會思想作內容的形式主義，到排滿革命完結之後，他們除了借着議會政治的空名作惡而外，竟一無所能，十年來污穢不堪的國會，——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會綿綿無絕期的國會，就是他們對於國家供獻了。

(三)標榜社會革命的思想，往往趨於空想的無政府主義，中國也逃不了這一個公例。中國青年剛和歐洲社會主義的思想接觸之時，生出許多無政府主義信仰者和同情者，他們的思想，大都是想把一切歷史因緣斷盡，靠著人和高尚的理性和感情，去建設理想的和平世界，他們的情緒是優美的，思想是極高尚的，行動是極自由而和平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隨時都是妥協的；服從冥想和太息，是他們生存的意義。這一派人雖不多，但是中國民族，數千年來，飽受自然主義的哲學陶融和否認現在的宗教感化，一般貴族公子中的消閑文學者和理論宗教家，當然很容易接受他們的戒律和教義。最初一個時期中，其中一部份革命性最濃厚，打破現狀的慾望最強烈的人們，也很讚美「恐怖主義」的行動，並且直接採取這種手段，不過僅僅是政治壓迫，最大時代的反響，不能說他們的主張是如此的。

在願意接受三民主義的同志當中，我們也看得出，當民報時代，朦朦朧朧的有兩種思想路徑：一種在思想上接近馬克斯之科學社會主義，在實際政策上尤其接近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主張。一種是接近奧伯來因一流的農業社會者的主張，並也採用亨利喬治的土地政策論。這兩種思想和主張，並不是很明瞭的分派，不過我們可以看出，這兩種思想，一派是特別注意工業問題，一派是特別注意農業問題，而都是很熱心的民生主義提倡者。在實際的活動上，也是直接遵從總理的主張來實行。民報社中的漢民、執信，都是明明白白爲這一種思想宣傳的健將。執信尤其是熱心於工業革命問題，至於當時民生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具體方法，不能於各派社會主義之外，很清楚建立一個系統的

原故，完全因爲其時都只是初期的研究，沒有和實際問題接觸，因爲沒實際的體驗，所以不會注意到指導行動之基本理論。譬如執信在當時算是一個熱心贊同馬克斯社會主義的人，却又是一個很清楚的理想主義者；而他關於民生主義的基本理論，却始終沒有論及。孫先生自己當時又沒有精密而有系統的著作，所以許多不細細從先生的思想體系上作研究的人，便把孫先生的民生主義，只作爲一種社會政策看，不認爲是一個完成的主義。直到去年，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講演，大部分告成之後，研究者的眼光，才完全一變。即此一端，已可見從前三民主義在民間不能普及，在黨內幹部中，不能深入的緣故。從主義思想的分野上看，在革命同盟會時代，一般革命黨人，標榜民族革命的人最多，但多少都帶着民權革命的色彩。次多的就標榜民權主義，是會議政治的興味很濃的人。標榜社會革命的人最少，而能切實從實際問題上，研究解決方法的人尤少。卻是後來經幾次分化，能始終維持革命的精神，不完全蕩滅的，還多是當日主張社會革命的一派人，這一個意義，也足令人深省了。

就以上三點看來，就曉得中山先生所建設的，是三民主義，而當時在三民主義旗下的人，大都是一民主義。——不完全的一民主義——這時候革命黨所用的量尺，僅是以排滿復仇主義作材料製造出來的。用這一把量尺，來量全國的人，合格的便是革命黨，不合格的便是非革命黨；換一句說，就是以排滿復仇爲民族主義全意義，是革命黨的必修科，民權主義是隨意科，民生主義僅僅是科外講演。致於革命進行之施政方略和政治內容，更是毫無研究，毫無預備。孫先生爲革命制定的基本方略，自始至終，置諸擯棄之列，毫不在一些政客式的民權主義者、拳匪式的民權主義者的眼裏。到了後來，滿清一倒，大多數的革命黨人，完全失了主義的目的，一面在事實上和一切舊軍人、舊官僚、舊學生、一切腐敗紳士等妥協，一方面在感情上又和他們衝突，中心無主，當然現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怪現象。在這昏天黑地的當中，擁護着青天白日的革命旗，到處高唱三民主義的，依然只有一個孫中山先生了。其後時局一天一天的變幻。一般知有志氣而不知有科學，和知有利害而不知有主義的人們，物質上雖擁着毫無統帥力和組織力之政治機關，思想上却赤條條一無所有，一戰而敗，故我依然，這就是戰勝了滿清，失却了革命，而且破壞了革命黨的最後效果。

以排清復仇爲全意義的革命黨人，在革命成功以後，縱慾主義的歡樂，和禁欲主義苦節，兩種不調和的個性發

展，都是證明二千年來思想專制和政治的放任下而墮落了國民性，都是表示中國民族特殊的歷史因緣，因為受過了多少年來思想上的束縛，所以在理想方面盡性發揮，因為過慣了放任政治下生活，所以不願意再走到近代規律性較強的政治組織路上去，但是歡樂苦短，憂愁苦多，無規律、無組織、內容空虛的革命黨，在主義的妥協和利害的反抗兩個矛盾現象下面，受不住反動派的千鈞一擊，遂全部失敗得乾乾淨淨。

孫中山先生，他不單是不灰心，並且格外精神煥發，仍舊提起他的三民主義，要求失敗同志的信任。在這時候，單純的信任要求，竟鼓不起全部舊同志的勇氣，單純主義結合，敵不住失敗者恢復地位的慾望，一部份看慣了亂七八糟的五色旗的人，很不容易一心一志的重新結合到青天白日旗下來。但是到底在先生鞭策鼓勵之下，成立了一個告朔餼羊的中華革命黨，維持着革命史的正統。民國五年至八九年的當中，形成「復辟」「篡奪」「護國」「靖國」「革命」各種旗幟的混戰。每經一次混戰，革命的青天白日旗便鮮明一分，三民主義的色彩便彰著一分；國民對孫中山先生的信仰，也就增加一分。何以故？因為一切旗幟，都是隨起隨滅，只有象徵三民主義的青天白日旗巍然屹立，永不變色。一切個人的信用和名譽，都是隨勢力減漲而起伏，只有代表三民主義的孫中山先生，他的信用和名譽，與三民主義的信用和名譽，相依為命，不問世俗的榮辱和毀譽。「中華民國」如果沒有動搖，三民主義便不能動搖，三民主義如果能够發展，中華民國便一定發展。

這時候世界上發生了一個亙古未有的大戰爭，殺人數千萬，加入數十國，繼續五年。這戰爭是甚麼，就是暴露以強暴民族，壓迫柔弱民族，以強暴階級，壓迫柔弱階級之帝國主義的罪惡。就是各強暴民族，為壓迫柔弱民族的分贓不均的大衝突。戰爭的結果是甚麼呢？正面是證明三民主義真為時代所必需的俄國革命，反面是證明非向三民主義，便連表面的和平也不能敷衍的華盛頓會議。在世界大戰進行當中，因國內之政治變化，已引起中華革命黨生出一個闡明主義，制定政綱，確定方略，完成組織的要求；雖是沒有到成熟的機運，卻是這一個工作，在總理孫先生的指導之下，從民國六年以來，已經作了不少的預備。最可惜的就是一方面因多數黨員的不熱心，工作不易完成，一方面因為政治軍事問題的紛擾，使這重大問題，常常阻礙進行。民國八年以後，國內的青年，在前面所述正反面歷史的教訓之下，漸漸覺悟起來；由清談的文化運動，進而為部份的社會運動，和民國六年以來黨內改組的氣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二二八

運相銜接；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於是乎實現了。

四、第一次代表大會之精神的意義

去年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是爲了甚麼？以後應該要如何？我們可以從總理在大會講演中最要緊的話中，有下述一段：

「吾國的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爲信條。此主義是我創的，數十年來，以此主義號召國人。但是從前全國人所瞭解的，僅爲民族主義中的一點。應該作我們全黨信條的三民主義只有一部份爲同志所顧及，國民所了解。辛亥革命既成，三民主義的真精神，反爲同志所忘却；二次革命失敗後，同志因爲受着大成功後之大失敗，於是神志顛唐，羣趨消極，其中一部分的人，以爲中國的革命事業，目前既屬無望，非待至二十年後，不能再革命。我看見這種頹喪消極狀況，要想把他們鼓舞振作起來，且要把那三民主義的基礎，建築鞏固，所以建立中華革命黨，以身作則，對於這些還不明白的同志，也要他來盲從我。因爲那個時候，一般國民思想很幼稚，固然不能了解三民主義，而一般同志，也把主義忘卻，除卻以個人爲中心，更無推行此主義之望。這幾年以來，世界的情況變更，三民主義，不昌明於中國而昌明於世界，在俄國則有三民主義的成功，我國的青年及智識進步的人，也漸漸明白這個道理，這幾年來，革命的三民主義之在中國，爲國民中的青年所信仰；到這個時候，已沒有單靠個人做中心的必要，非擴而充之不可，故召集全國代表大會，決定關於本黨組織的基礎。自此次大會之後，吾黨的同志，便應該一致同心，把黨組織好，努力做宣傳工夫，共謀吾黨主義的發展。換言之，此次是我把我平生所提倡推行的三民主義，全部託付於全國的同志，自此以後，諸同志應該要共振精神，負責行主義宣傳主義的責任。」

就這一段話來看，我們已經可以明白，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精神的意義，是總理孫先生把三民主義這一個孤兒，培養扶植以至於成的責任，完全付託於同志全體。我相從總理十餘年，很看得出，在這一次大會中，總理的言詞態度，真是十分悲痛，十分誠懇，處處都表現在「托孤精神」；所說的話，句句都含着遺言的意義。當會期中，我曾對好幾個親近的同志說：「這一次先生的態度實在沉痛的很，好像在給我們甚麼一個暗示，照先生的精神和身體，應該能够再爲中國奮鬥二十年，但是這一次的暗示，使我很覺得放心不下。」展堂、介石，和還有幾個同志，

在這次精神暗示之下，都很覺到一種「無常」和「悲哀」的感情。想不到先生這個努力，在事實上竟完全是托孤。以後先生在一年當中，拚着一切，努力講述三民主義的真義，把從前靠先生自己直接的行動來代表的主義，以能傳久致遠的文字，記述出來，使我們全黨的人，得一個依據。我們要永遠記得一件事，就是三民主義是總理孫先生創的，我們信仰三民主義，一定要信仰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如果不是信仰孫先生的三民主義，那就不是信仰三民主義。我們中國國民黨是三民主義的政黨，無論是何種派別的思想者，一定有了信仰三民主義覺悟和決心，才可以來做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才是真正忠實的中國國民黨員。一個政黨，除了主義，便沒有結合的基礎，主義是黨的神經系，同時是黨的血管。沒有神經系和血管，不能成一個動物；沒有主義，便不能成一個黨。

更就組織上看，我們的黨的組織，是採取民主的集權制。我們這一個民主的集權制，和其他的團體的制度，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央的組織，是在委員制之上，特置總理，而總理在行動上，操最後決定之權，因為我們的同志，在主義上的訓育既未成熟，組織的能力，尚沒有訓練；在歷史的精神上，在主義的訓育上，孫先生是吾黨同志人格的模範，主義的導師，統帥的主帥。因為是有孫先生而後有三民主義，有三民主義而後有黨，所以總理制之在吾黨，為特殊精神表現，為主義的人格化，和普通所謂總理制，是絕對不同的。章程第四章所定，就是全表現這一個意義。

第十九條 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

第二十條 黨員須服從總理之領導，以努力於主義之推行。

第二十一條 總理為全國代表大會之主席。

第二十二條 總理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主席。

第二十三條 總理對於全國代表大會之議決，有交覆議之權。

第二十四條 總理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有最後決定之權。

我們看這條條文，如果稍有一點常識，便都能認得，條文的精義，完全是在保障「三民主義」，尤其是在保障「孫文主義」。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一三〇

我們中華民國不幸，中國國民黨不幸，總理不能多領導我們些日子，使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的訓育，達於完成，便棄我們而長逝了。今後怎樣呢？我們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在失卻了統帥者和指導者的今天，更要明白主義的重要，更要明白「孫文主義」的重要，總理的身體雖然死了，總理的主義，由總理的著作講演的紀錄，以及總理的歷史，完完全全，仍舊長存於世間的，章程第四章的精神意義，依然存在的，並且在總理逝世後，這個精神意義，尤其要緊。「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團結不固」，這幾句話是要我們全黨同志大家牢記着的。

五、總理逝世後黨的中心是甚麼

明白了上層意義，就可以明白認識，在總理逝世以後，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愛黨愛國愛民族的至誠，完全接受總理遺囑的意義所在了。接受遺囑宣言上說：

……吾人惟以嚴格之規律的精神，一遵總理之遺教。……

吾黨惟有全體一致，奉行總理之遺教，不得有所特創。蓋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惟有完全繼承中華民國創造者本黨總理孫先生之意義，爲能實現耳。

關於接受遺教之訓令上說：

以後本黨一切政治的主張，不得與總理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宣言政綱，及九月十三日宣言十一月十日宣言之主旨相違背；凡違背上述主旨之議案，無論何人概不得決議。

本黨各級黨部黨團之一切會議，在開會時，須先由主席恭讀總理遺囑，會衆應一致起立肅聽。

我全黨同志，應知吾黨之成立，由於創造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總理孫先生。總理在時，總理之人格，爲一切主義、政綱、策略之保障。總理既沒，則保障總理之一切遺教者，惟有本黨之紀律。而信仰總理之人格，接受總理之遺教，即爲紀律之基礎。自今而後，我全體同志，必以至誠至敬，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心，奉本黨之紀律，爲無形之總理，然後國民革命乃能迅速完成。

關於確定最高原則之訓令上說：

……本黨爲民主的集權制。但本黨之爲民主集權制，有一最高原則，即本黨乃總理孫先生所創立，總理所

創行之主義，爲本黨始終不渝的主義。而三民主義之理論爲實施方針，更必須以總理自著之三民主義爲標準，總理在時，黨員之行動，一決於總理；總理既沒，黨員之行動，惟有取決於總理之遺教，如黨員之行動及言論，有不遵奉總理之遺教者，本黨皆一律以紀律制裁之，且以後無論何時，決不因黨員之成份不同。而搖動本黨之最高原則，此則全體黨員所應確實信守者也。

我們在這許多重要文書上面，很可以明明白白的認識出來，總理逝世以後，黨的中心，完全是在總理的遺教，而遺囑所指出四種文書，尤其是黨員必須信守的。我們要把這一個精神，在組織上、在宣傳上、在行動上、在黨員的訓育上，都建築得穩穩固固，表現得明明白白，然後中國國民黨才可以成爲一個真實不虛的三民主義之革命的政黨。

六、中國國民黨的兩大病

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已經經過一年多多了，從黨的政治工作上說，這一年多當中，成績實在不少。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議決「關於確定最高原則的訓令」，前一段把改組的良好影響，敘述得很明白。新近這兩個月來，國民運動現象，就革命主義的普遍和澈底兩面看，都是很可樂觀的。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終結之後，本黨裡面，生出所謂左傾右傾的現象。因這一種的關係，使全黨的人，心理上都起了一種暗雲，大家不是猜忌，便是狐疑，種種進行，都因此生出一種障礙。深沉一點的人，爲顧全大局，只把這一種思想，藏在心裡，急躁一點的，遇事便發露出來了。這一個現象，實實在在的說，內容是很複雜的。同訓令的第二段，說明所以發生此現象的原因，把最大的幾點已經敘述得很明白。但是此外，並不是一點都沒有旁的原因，我們如果就曾經經驗的事實上研究起來，還可以從心理上，和物質的關係，組織的方法，舉出許多例證，是同訓令例舉以外的範疇。譬如有一個區黨部的職員，因爲他們那裡生出這種暗潮，便寫一封信給我和另外幾個同志，要我們替他解決。信上說：「本處份子複雜，無容諱言。劇至時有反共產言論發生。……近來公然有人組織中山主義研究會，若再放任，後患何堪設想？」像這一種人，究竟在甚麼黨部當職員，他都忘記了，豈不好囑煞人。所以無論是那一類的原因，必定有一個共同點，雖然說得很和平很客氣，但是我們也很能够認識上述三端，是一切原因的共有性了。原因的追尋和

問題的解決，是很有關係的。有必然的因，必然有一定的果。只拿結果作標準去求解決，而不從原因上去求解決，這種解決法，一定難得有很圓滿的效果。倘若就法律家的見地來說，以結果為標準解決問題，只是司法的解決，消極的解決，可以制裁已生的罪惡，而不能防止未來的罪惡。從原因着眼，解決問題，才是政治的解決，積極的解決，不單是可以制裁已生的罪惡，並且可以防止未生的罪惡。政黨的責任在政治，政黨的行動，不能只從消極方面着眼，隨時都要積極努力的，求力量的發展，才可以收除舊佈新的效用。問題只在一兩人的越軌行動時，已經變作一種社會心理的發動的時候，就非努力作「造紀律」的工作不可。造紀律的工作是甚麼呢？就是中心思想的確立，和黨員紀律性的訓練。不用說這種工作，在黨的治權機關，仍舊要依着紀律來行，因為一脫出紀律的規範，團體的秩序性，就不能維持的。同訓令後三段，先說明黨的最高原則是甚麼，次說明黨性歷史的使命是甚麼，再結到黨員全體，應該恪守最高原則，為完成特殊的歷史使命而努力。特殊的歷史的使命，產生最高原則；最高原則，構成團體的意力；團體的意力，才生出紀律來。換一個方法說，最高原則是「紀綱」，紀綱的制裁力表現是紀律，而團體的成員意志的告成，是紀綱的基礎。所以本黨的生命一日不斷絕，則本黨的最高原則一日不搖動。同訓令把這一個重要的根本問題，很嚴重的決定下來，要全黨的同志遵守，實在是有深刻的意義。你們做中國國民黨員的，非時時刻刻繼續不斷的從確立最高原則上，做造紀律的工夫不可。

七、黨的秩序的基礎

本來這一個確定訓練黨員方針的訓令，應該特別單為此制定的。此次的訓令，是為共產主義加入本黨問題，要解決由此而起的糾紛，為重大的動機。同志們或者會因前幾段的敘述文字太長，便單去注意看前幾段的文字，而把後面兩段重要的文字，倒忽略過去。倘若這樣，便是輕重倒置。要曉得這一個訓令的精神，不是為何人作辯護，也不是單為解決一兩件目前的糾紛。訓令的重要點，是在把本黨所負的歷史使命是甚麼，和最高原則是甚麼，指示出來，確定全體黨員共信，共守，共同努力奮鬥的標準，且看同會議關於接受遺囑的宣言和訓令的精神所在，就可以完全明白了。最近七月五日，浙江臨時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議決「訓令全體黨員指示宣傳工作上對於階級鬥爭應取的態度」一篇文字，把左右態度不同當中最重的一點，明明白白地解釋出來。雖然不能概括全部，但關於三民

主義的理論，和現在所取最小限度政策，應如何應用，也可以明顯一個最重要的份子了，各級黨部只要能够很老實很嚴厲的，從主義政綱和實施策略上，努力做自覺覺人的工夫，我想全黨的秩序，必定可以很快的建設起來，而活動的能力也就可以隨之增大。

八、右傾病的救治

就黨員各人自身說，右傾的人老實把「自己爲自己利益而奮鬥」的習慣去了，肩起總理所說「革命軍的目的，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世界」的一個崇高偉大仁慈的責任。拿總理不結私怨，不報私仇，不用私人，不積私財的天下爲公的人格做模範。認清楚中國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由，是要國民中最大多數的農工階級的幸褔，而獲得的國家獨立民族自由。才真正是獨立、真正是自由。一天到晚，用兩隻眼睛看大多數農工階級的疾苦，用兩隻耳朵去聽農工階級的呼聲，更明白了解中國士大夫階級已經腐敗到了極點，要想救中國，非把最誠實，堅忍，努力的農工階級的人，喚醒轉來，以他們爲改革的中堅，然後中國的民族，才可以有救。把全世界的革命潮流，細細審查一下，認識現代的革命，是農工階級自己要求解放的革命，再想一想，我們每逢開會讀總理的遺囑做甚麼？總理的遺囑所命我的遺教，是甚麼思想？甚麼政策？倫理的基礎何在？我們要費這麼大的犧牲去求民族的平等國家的自由做甚麼？放下三萬萬七千萬人的利益不顧，只是爲自己一時的利益和方便，犧牲主義去爲二三千萬人做奴隸，還要一天到晚受盡惡社會的氣，這是爲甚麼來？平心靜氣想到這裡，應該可以悚然自覺了。再就人與人的關係上說，大家要曉得，中國舊日個人主義的毛病，已經是弄到一切事情都不能辦了；我們在辦事的經驗上時時刻刻覺到兩個大毛病。一個是「疏通病」，一個是「接頭病」。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一天到晚，專爲疏通和接頭，忙個不了，這裡剛才疏通好，那裡又塞住了，這裡接頭好，那裡關係又斷了，最可惡的是某人與某人間的問題，非某人不能接頭；某人和某人的意見，非某人不能疏通。因爲這種情形，於是把這種真正的工作，都阻礙到不能進。而且我們更可以看得到，一切政治的罪惡，也都由這接頭，疏通，和不能接頭，不能疏通的上面，發生出來。爲甚麼會有這種奇怪現象呢？這就是因爲中國人只有個人主義，在政治上工作的人，只知有自己的利害，個人的是非，把國家和社會公衆，不放在心裡，要救治這個主義病除非大家拋棄了個人主義來信仰三民主義，以共同相信的主義，作互相信任

的基礎；能够如此，才可以把疏通接頭兩種障礙工作進行的大病醫得好。就是從個人說，也只有如此才可以有路走；要不然，甚麼路都走不通的。民國到現在經過十七年了，今天是這幾個人聯合起來反對那幾人，過幾時又起一個分化，昨天的敵人，今天又做了朋友，聯合打起昨友今敵的人，紛紛擾擾，致於無有已時。黨內的現象也如此，隨時都看見有一羣的私人結合，不看見有一個主義的團體。只有在海外的同志，倒還自始至終，有一個結合主義下的黨，在國內始終不看見有黨的，敵人已經四面包圍緊了，過去一切迷夢，到今天已經做到盡頭了，大眾應該要醒悟了罷！

九、何謂民主的集權制

更有一件事，尤其要一般同志們了解的，就是我們的黨，爲甚麼叫做「民主的集權制」？這「民主的」三字，究竟有甚麼意義？原來這一個制度，就是我們黨員要在黨內活動，必須取民主的方法，必須遵守共同意志結晶的紀律。紀律是黨的意志，黨員之民主的活動，就是以黨員意志，造成黨的意志之基礎。如果黨員沒有民主的精神，活動不遵從民主的方式，那麼，真正大多數黨員的意志，就不能很完全的表現出來。如果黨的紀律，不能服從，那麼我們的黨，就是完全失了團體的效用。自改組以來，許多舊同志，因爲飽受了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毒，向來對於主義又沒有真心真意去研究，缺乏正確的信仰；有一些把國民的「民」字忘記了的，自從作了官以後，人家叫他作大人，他自己也大人自居。這一次黨的改組，從形式上方法上建了民主制，一切黨員，無論職業如何，在黨的組織上，是一律平等的。那些大慣了的人，一旦要他和平日視爲下等的人，站在一條線上，他們那裡會願意？還有一層最可憐的情形，就是中國舊日政治界的人，把求知識這一個欲望，丟得乾乾淨淨，革命後接近了政權和兵權的革命黨人，十之七八絕對不求知識的進步。因爲自己的知識太差，便對於較有知識的青年們，恐怖起來；很怕在民主制度下面，受青年們知識的壓迫，因爲這種種的緣故，所以他們都不願意造成嚴格的組織，仍舊想回復從前那一種自由放任的辦法，可是在理論上却說不出反對的話來，便只好以不登記不領黨證，或是登記了而又不出席黨部會議，作一種消極抵制或是敷衍的方法。這一種舉動，直接間接使黨的基礎動搖，更使一般青年對舊日的革命黨，失却信用；同時連三民主義也因之生出疑慮來。——很多中年的黨員，不肯出席黨部會議，這是一個很大的毛病。中年的人，就國家

說，是國家的柱石；就社會說，是社會的中堅；就黨來說，是黨的政治工作的基本。中年的人，把服務於國家社會的重大責任拋棄了，只是自己顧自己的利害，謀自己的方便，國家社會，失了重心，當然會現出一種畸形的變化來。現在中國國民黨，照理論說，是要三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黨員，努力負指導的責任，才可有效。但是事實上已經做不全了，中年的黨員，第一在學識上多不肯努力，第二在服務上多不肯犧牲，第三重秩序守紀律的精神缺乏，古來諺語說的「世故深，性情少」，真是不錯。可是中國民族的國家的和社會的危機，已經逼到我們頭上來了，如果國民黨中年的黨員，不能夠根本上具深切的覺悟，認識自己重大責任，振作精神前進，黨的基礎無從確立，民族的國家的社會的改善事業，也就無望了。爲了救濟這一個危險，我現在提出一個要求，就是一切黨員，一定要出席黨部的會議，要看黨的印刷品，要接受黨的訓令和決議；不然就要很嚴重執行紀律。還有一個提議，就是全體黨員，凡是識字的人，必須把總理遺囑所指的著作，細細的讀過，明明白白的了解。要曉得我們今天的世界上，要負擔國家和社會的任務，非遵從民主的原則，是不能得到效果的，便是有飛天的本領，也要透過了公衆的承認這一個手續，把自己的意思，變成公共的意思，才能有效。不得公共承認，隨便甚麼好意思，都不發生效力的。黨員在黨內活動，可以用三個字說，就是「爭決議」，一定要盡力活動，用很正當方法，做爭決議的工夫，才是黨員應走的道路。如果自己的意思失敗了，便要服從多數的決議，以後再要實現自己的意思，依然是要用正當的方法，重新在適當的會議當中，提出自己的主張，徵求多數同意。總理孫先生以那樣博學多聞的大革命政治家，他積三十餘年的經驗，第一部爲中國人著的書，就是民權初步。先生說「如果中國國民不經過這一種訓練，絕不能完成國民的建設」的。我們讀這一部書，就應該要曉得，民國的基礎，在於人民能遵從民主的原則，負創造民主責任的中國國民黨，那裡好不遵從這一個原則呢？我們的黨所以叫做「民主的」，就是黨的組織是民主的組織，黨員的活動必須具民主的精神，遵民主的方式。我可以斷言，倘若黨員在黨的活動，都不能遵守民主的原則，在社會上政治上，也絕不能真心實意的做一個真正民國國民。這一種黨員，帶了兵一定變做軍閥；做了官一定要變做官僚；在地方上做事，一定要變做欺壓鄉民的劣紳；在實業上做事，一定變做虐待工人的奸商。至於「集權制」的意義，這是很明白的；我們黨的主張行動，都是完全以中央的意思爲全黨的最高意思。所以要取這中央集權的緣故，因爲我們要改革中國

政治和社會，非集中國革命者意思，造成強固有力的統帥機關，以最密的組織，嚴格的訓練，嚴重的號令，來實行革命的主義不可。就理論上講，在今天科學上的工業文明世界當中，一切社會的組織，都在動力統一的原則下面，實施分工集業的組織。政黨也是一個社會，當然離不了這一個原則，非此不能貫徹分工集業的組織精神。這都不說了，單從過去革命的失敗歷史上看來，也可以曉得，人自爲戰一盤散沙的革命黨，是決乎擔負不起這改革的組織精神。這都不說了，單從過去革命的失敗歷史上看來，也可以曉得，人自爲戰一盤散沙的革命黨，是決乎擔負不起這改革的重大責任來的。大家明白了這一層，更可以決定，不革命則已，要負擔革命的任務，自己先要澈底做一番改造的功夫，要自己先養成民主的資格具備組織的精神和守紀律的決心，然後才可以負得起爲三民主義而革命的任務。本來，在我們黨的情形上說，完成民主的集權制，是很困難的；所以困難的原故，十分之八是在中國社會基本不良，民主的訓練太過缺乏，有在民主的組織上活動的才幹，而又有政治經濟學識的人太少，沒有組織和紀律的素養，從最淺的一點說，就是連會議的普通規則，都不瞭然，這些都是中國政治社會的缺憾，民國基礎所以建設不起，也是爲此。以這一種國民做材料而組織的國民黨，在短期間裏面，本來很不容易行民主的制度，尤其不容易行之有利無害。從前總理不得已高呼「隨着我來」，就是對於這「幼稚的老國民」的一個很深刻而沉痛的口號。至於在黨的中央，負責任的執行委員，人數過少，便是完全把精神和時間，都費在黨務的工作上面，尙且不够，何況重要的執行委員，都是負了政治軍事上的重大責任，一天到晚，忙個不了，萬不能够專心專意來研究黨務，執行黨務，所以全國的實況，中央不能明瞭。「看報告」，「發訓令」，兩個重要工作，也不能行之無憾。但是如果大家澈底的把這「民主的集權制」的意義，認識得清清楚楚，就曉得這兩種很大的缺憾，無論如何，都非補救不可的。

十、舊黨員的淘汰

其次還有一點是舊黨員的淘汰。一年以來，本黨中央，既沒有切實訓令，黨員當中，也沒有明白提出來，只是糊糊塗塗過去，可是在組織上，我們看得見，這是斷斷乎糊塗不過去的。我們自革命同盟會以來，組織上就有許多缺憾，這些缺憾從辛亥革命起，經過幾次的組織變更，和成員的分化，弄到珠璣瓦礫，離亂混淆，現在我們的改組，不單是要把組織的方法改良，黨的份子確非大加淘汰不可。這一句話，許多不考究實際情形的同志，聽見很不高

興。可是大家如果確實負責，把從前黨內情形考查一下，就曉得這大加淘汰，是斷斷乎少不得的。試想辛亥革命後，直到民國二年，這兩年當中加入了許多黨員，目的只在升官發財，不知革命為何事，國家社會為何物的不用說了。民三至民九當中，因為四方用兵，糊亂招入的土匪流氓營混子也就不少，這些人無論在何時何地，我們絕不承認他是革命黨，以後必須用一定的制度和規律，永遠把這種敗類拒絕乾淨，然後才說得到革命的事業。以上是單就最壞的一點來說的，至於從革命の思想和知識上來說，許多前時代的黨員，也實在固陋得可怕。從前總理在時，每次定了一個前進的方針，大家總是把他拚命的向後撥，南京政府的講和問題，民國元年黃克強在南京設留守府的問題，同盟會拋棄革命性的問題，毀卻同盟會組織國民黨的問題，民國二年，宋案發後，大家不肯從速舉兵，以及後來大家反對組織中華革命黨，這許許多多的事件，那一次不是證明革命黨人保守退縮？倘若具備相當的認識和覺悟，又何至於把中華民國弄得這麼糟呢？再說民國三年的時候，大家倘若肯一致贊成「文字革命」的主張，以革命黨的黨義來鼓吹起來，何至於要等到民國八年，才讓陳獨秀胡適之來出風頭呢？民國六七年間，大家倘若覺悟到改組的必要，認識確立主義，制定政綱，是圖革命黨復活的根本，訓練和宣傳，早已經有了不少的成績，又何至於民國十二年，在C P加入的時代裏，方來新起爐灶，使陳獨秀們拿了中國國民黨供操縱呢？所以以後對於舊黨員的再加入，不但是要拒絕前面所述的敗類，對於那些和時代背道而馳的人們，真非施以嚴格的考試和訓練不可。總理所主張的建國方略，先要能完全用在建黨的上面，有了健全的國民黨，才能建設真正國民的國。至於真正有覺悟的同志們，看到過去這些苦歷史，也應該奮起救黨救國的熱忱來，自己訓練自己，自己考試自己，承先啓後的責任，一般先輩的革命者不負起來，現在這種畸形的變化，也就難怪了。

十一、舊黨員登記和新黨員加入

改組以後，對於舊黨員的登記，新黨員的加入，我認為確是太過簡單，應該要從黨員加入的時候，便十分注意，定要經過一定的口試，至少要了解國民黨政綱，和總理孫先生手著的建國大綱，再經過嚴密的考查，才可以登記。如果是舊黨員，特別要考他從前作過重大的叛黨行為沒有；對於新黨員，更應當要經過嚴重的方式，和一定的預備登記期間，才可以允許他入黨。我們要曉得，國民黨一定不是要中國腐敗社會的縮圖，也不是要亂七八糟的雜貨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一三八

店，才可以改革中國。如果依舊把中國腐敗份子，或者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的異端者，應有儘有的，收了進來，中國還有甚麼希望呢？

十二、左傾病的救治

左傾的人，要是把只顧說過算數，不問實際效用的毛病去了，拿總理「解決社會問題，要用事實做基礎，不能專用學理的推論做方法」，那一個重要的遺教，時時放在心頭，看明白我們非得到國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使甚麼問題都無從說起，更要切實將總理的民生哲學，何以成爲指導國民革命之最高原則的原故，考究明白，便可以曉得，我們今天在國民革命進程中，爲農民工人而奮鬥，絕不須用唯物史觀做最高原則。爭得一個唯物史觀，打破了一個國民革命，絕不是革命者所應取的途徑。理論是用來解決問題的，放着可以解決我們所要解決的一切問題和理論，去固執一個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的理論，這才真正是害了空想病。這樣着想，也就能够很大膽的，拿着青天白日旗前進，不用感覺心理的不安了。

十三、告C P和C Y的人們

更有一件事，我要向一部份的青年同志們忠告的，我們今天要把國民革命的責任肩起來，第一個要件，就應該要把中國國民黨組織好。大家所以要進中國國民黨的原故，我想最少總不必一定希望鬧完了中國國民黨，就算是達到革命的目的。既然這樣，就要足踏實地，從中國國民黨的組織上做工夫。如果已經加進了中國國民黨，不把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和團結，作爲自己的責任，只盡量在中國國民黨當中，擴張C P或C Y的組織，並且盡力的使非C P非C Y的黨員，失卻訓練工作的餘地，一定會使實際的政治工作上，只有反動和盲動兩種勢力，磨擦鼓盪。健全的國民運動，不能確實的進步，適合國家需要的建設作不起來。果然這樣，中國國家最近的將來，真正的建設事業，誰人擔負責任？這樣做法，只可以說是爲滿足自己的空想而捨卻國民的需要，盡管滿口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空想病，而行爲不把實際的國民需要作前提，實在結果，和無政府的空想病是一樣的。青年是中國的寶貝，青年的國民黨黨員尤其是中國的至寶。大家如果不把中國國家和民族的真實需要認清楚，單是一味的盲進，而且拚命阻止多數青年健全的進路，弄到真正國家和民族的現實責任，沒有人來負擔，豈不是罪過麼？這一次在選舉當中所用的手段

，所取的態度，很像要想一舉便把非C Y的排乾淨，這尤其太過，不明白自己的地位。再舉一個切近的事來講，某某同志是中國同盟會以來的很好的同志，他的人格是很完全的；他的性情是很和平的；他的思想只有嫌過於保守，決沒有過於急進；他的言論也只有嫌過於妥協，沒有過於激烈。但是因為他加入過C P的緣故，在非C P的同志，對於他便生出一種排斥性來，使他工作上，感受許多困苦，而且在C P方面，還並不當他為真正的同志，甚麼事情都排拒他，他的行動因此失了同志的仰信，他的言論，也因此減少了許多效力。又如某某同志，在他一年來的努力成績上說，不但是中國國民黨的後起之秀，實在也是中國不可多得的人才，假如沒有C P的關係，一般同志又何至於生出許多對他的反感？我們就此兩件事看，已經曉得真正的國民革命，是要真實的國民革命主義者，才可以指導得來，才可以得民衆真正的信任。我們如果真是立志救國，單就這一個很重大的事實的必要上面，也應該覺悟到，要實際的指導國民革命，非誠心誠意，犧牲了自己的空想，脫離一切黨派，非單純的國民黨黨員不可。五卅事件以來，我對於這一點，十分覺得中國青年，在政治上的認識和經驗，欠缺得很。認識了世界而不認識中國，認識了中國而又不認識中國應由之道；只打着消極的口號，而沒有想到積極的建設目標是甚麼；口口聲聲擁護孫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教，而不肯信仰孫先生所遺示吾民救國的理論和策略，這真是絕大的矛盾呵！

十四、右派的糊塗病

以上所說，都是事實問題，可以說是無甚高論。革命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不是猜燈謎，也不是變戲法，是要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向前進，天下的事是沒有僥倖的，一點實在的工作都不去作，只在房子裏面懷疑這箇，批評那箇；今天造這箇謠言，明天說那箇壞話，中甚麼用？要曉得革命是真實不虛的大事，自己不革命，而又要保持革命的招牌，到了無可如何，順便用「反共產」的口號，來掩護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義，不能革命的罪惡，豈不可嘆？並且這一個情形，從良心上說，還是改組以後的現象，在過去十餘年中，一些做過大官的黨員，尤其是帶過大兵的黨員，他們把黨的意義，根本上已經忘得乾乾淨淨；對於沒有作過大官的人，老實是不看眼裏，發表意見，都不對國民說話，只是對着某公某老發通電，思想習性，已經變成這樣腐敗卑劣，那裏還可以懂得革命？試問所謂大西

南主義者，那不過是如此？至於給大西南主義者作走狗的政學會，以及和政學會同類的政客們，本來老早已經和革命黨寫了永不再見的絕書，我們可以不必再把他放在心上。在這一種情形的下面，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也就無足怪了。所以說一句規矩話，倘若沒有C P一派加入，那麼先生們恐怕連糊塗懷疑都不會的，現在我所特別注意的，不是那些已壞透的人，而是大多數真實為革命作革命的人。我們可以看得見，這種人的數量，實在是比C P要多許多倍，却是他們的毛病，總是不能很切實的研究三民主義。更有一點，就是太過膽小，不敢大聲疾呼，把理論政策，明明白白的，在大庭廣衆的地方，羣衆運動的當中，來猛力的主張，精細的批評。這種態度，是絕不會得民衆同情的；有本事就要走出來站在人前說話，站在人前做事，眞能努力，才可以作事業的成功者。普通作人的道理，尙且如此，何況是革命事業？要想糊糊塗塗混過去，是斷斷乎不行的！

十五、中國國民黨與C P的寄生政策

至於在C P或C Y一方面的人，也要明明白白認識清楚，革命事業，是一樁犧牲自己來救國救民的大事業，一定要至誠一貫，心口如一，才可以做得成功。現在我們中國需要的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就要老實做信奉三民主義，老實是以國民革命爲目的；心裏想的，口上說的，手上作的，都要一樣，才可以取得國民的同情，集合國民的力量。如果心裏想的共產革命，口裏說的是半共產革命，手上作的是國民革命，讓一般國民看不出眞象，認不清需要。共產的條件，既不會因空想而具備，國民革命又因此生許多障礙，到困難發生的時候，只用一句「排反革命」的空話來掩護眞實的主義問題，思想問題，這樣作法那裏可以服得大衆？更那裏可以救得中國？要曉得在二十年的長日月當中，幾萬的革命黨員間，固然有了不少變節份子，有了不少的頹喪的氣氛，但是分子的分化是另一問題。三民主義的必要，和國民革命的必要，這是空間和時間的眞實性，你們大家爲甚麼不把C P、C Y的名義拿出來，還不是因爲時代不需要嗎？既然知道時代不需要，卻又又不肯實心實意作時代需要的工作，豈不是自相矛盾？至於說到無產階級的團體問題，這是更沒有必定要C P、C Y才能作的道理。你們去工作，表面上並不用你們黨的名義和黨的理論，而且還要極力避開這一種名義和理論，就是一個證據。我承認你們眞是爲民衆幸福而奮鬥的勇士，但是苦心孤詣希望你們，要眞把三民主義認爲唯一理論，把國民黨認爲唯一救國的政黨，要不然你們眞正組織起一

個工黨，或者把你們自己的黨拿出來，不要取自欺欺人的態度，要明明白白以青天白日作一個道德標準。表裏不符的活動，只是自己苦惱，使人苦惱，今天或者看不出大毛病，三年兩年之後，萬一中國政治改革的工作，完全脫了線，使沒有科學訓練的國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負無所得的犧牲，那就真是可憐極了！

十六、團體的排拒性

至於說到國民黨的組織，尤其困難得很。去年中央的決議，一面不許黨員在黨內組織之外，另有組織；而一面又公然承認組織極嚴的C P加入，而且承認他們得作最高幹部；事實上以一個大團體當中，包着一個小團體，這個小團體，盡力的發揮他的組織力和排他性，舊的細胞是失了生活力，新的營養反被小團體盡量的吸去，這樣一個畸形的團體，真有無從整理之苦。假如不是這樣，中國國民黨自己有自己的組織、理論和策略，都完全自成體系，在必要上，學從前奧匈國的組織，和C P聯合組織一個共同的最高幹部，處理關於國際的問題，和對付共同敵人問題，這樣辦法，又要順當許多。照現在情形，在過去一年的經驗上真是困難極了。這個責任，舊的同志，固然要負若干，但C P的寄生政策，不把國民革命當作真實目的，不把三民主義認作正當的道理，只借中國國民黨的軀壳，發展他自己本身組織，也不能不負重大的責任。所以我認為C P的人，既已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做同志，至少在中國國民黨裏面，應該要停止他為C P或C Y吸收黨員的工作，不得祕密的對中國國民黨黨員，與以懷疑三民主義的暗示。從前中國同盟會時代，本來也包含着不少的各種主義，所以不感覺這個困難的原故，是因為同盟會以外，沒有更精幹的團體。那些主義者，他們所抱的思想雖然不同，但是他們在黨裏面，除了誠心誠意拿自己的思想來化大眾贊成而外，不會有別的作用。所以一般同志，即使不贊成他的主義，卻絕不會因不贊成他的主張，而疑心他個人對黨的不忠實，而且他們也確乎對於團體是毫無二心的，所以現在不是主義的問題，是團體的問題。兩個團體混在一起，自然不能不受同性相拒、異性相求的原則支配了。這一個情形，在去年改組的當時，我就完全看見，曾經再四對到上海來找我的同志明白說過。三月二十九黃花岡掃墓歸來，我很深刻而誠懇地對一個重要的新黨員譚平山君，談到這一層，我認為要想新舊黨員完全水乳相融，除非是組織成功一個單純的團體。如果沒有清清楚楚的辦法，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我說過這句話的時候，我們「革命的母親何香凝同志」，在旁邊聽得很明白，那時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一四二

候黨員內的這些困難問題，還沒有很清楚的現出來，香凝同志也還不十分焦心到這一點，而譚平山君很冷冷地把我的話以沉默否認了去。至於對外間那些糊裏糊塗的謠言，以及黨內的風波，我們一些很忠實的同志，總是用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的態度去解釋。胡展堂同志在民國日報改組紀念號的文章，就是很真確的證據。現在我認為再不是沉默敷衍含混可以過去的。但是有甚麼方法呢？我現在很懇切的提出一個要求，就要全體的同志大家真實地把中國的前途作一個負責任的打算，要作國民革命，便要作一個負責任的，心口如一的三民主義的革命者。要把完成中國國民黨的組織，作為自己道德上的任務，在組織上凡是高級的幹部，不可跨黨。如果仍舊固執「將欲取之，必先與之；將欲弱之，必先強之」的老子的殘忍策略，甚至於只單純地利用國民黨政治的保護力，和經濟的維持力，擴張自己的生命，那麼就只好說是中國國民的厄運了。本來CP和CY利用中國國民黨，他的目的很純潔，心情很高尚，他所企圖的是在中國社會的急激的進化，如果中國的經濟的條件和文化的條件具備，有實現他們的計劃的可能性，我們不但是不反對，並且也會自己主張起來。但是在條件毫不具備的時候，突過國民的需要程度，和社會的經濟條件，結果就是使中國受長時間的擾亂，使中國衰微的民族，更因擾亂的災禍，而減少人口，阻礙文化。我爲了救中國國家的危亡，圖中國民族的繁榮，求中國社會文化的合理的進展，只有很誠懇熱烈地，勸告中國至寶的青年，不要滿足一個人的好奇心趨新性，用揠苗助長的拙策，阻止中國民族的生機，阻止中華民國唯一救主的中國國民黨的自然成長。要曉得中國國民黨即使破壞了，真實的民族要求，必定使他在別的形勢上發生出來，或者所不同的，只是加了一重反動性，短少了由三民主義的建國精神所造成的歷史的潛勢力，此外一點所得都不會有。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者，只是恨土耳其革命後，土耳其國民黨的反共產政策，太過辣手。不曉得這是反乎民族之歷史的現實的需要的策略，本來沒有成功的可能。他們在中國所行這種齊天大聖對牛魔王的策略，高妙是高妙了，可是越過了一定限度，結果一定不好，是可以斷言的。至於CP就中一小部分人的言論行動來說，在他們已經加入了中國國民黨的關係上，實在是太過不尊重團體的道德。在他們的機關報上面，單是對於中國國民黨的主義和策略，加以批評，我們還可以承認他們是應該作的，至於對於中國國民黨領袖的人物，故意造作一種謠言，想借此使一班青年，生出不信任中國國民黨的心理，這就很不應該了。尤其有幾個沒有常識的CP黨徒，自己已經加進了中國國民黨，

並且作了中國國民黨的最高幹部，而把自己的地位，把國民黨的關係，都完全忘卻，公然說國民黨的政策當中有反革命的政策，譬如譚平山今年在「革命」第一期所載的文字，就是一個證據。假如我不是顧全同志，不給他改正，兩萬張的宣傳品發了出來，在黨中還不曉得要發生怎樣的惡影響。去年總理北上的時候，「嚮導」對於總理的批評，最近說胡展堂同志留一部份反動軍隊保持自己地位，以及攻擊許汝為同志。種種挑撥離間的論調，這些胡說，絕不是友黨的機關報所應持的態度。還有一點，我們很看得出的，就是C P的人中，有些人挑撥，想使蔣介石同志和許汝為同志衝突。或許他們以為蔣許兩同志衝突起來，他們便可以從中擴張他們的勢力，並且可以使國民更因此生出厭棄中國國民黨的心理，而趨向於共產黨。這些縱橫家的手腕，真不能不令人扼腕。固然，我也曉得這不是C P的人全體的意思，而且不是多數的意思，大半都是刻薄的所謂「中國列寧」的策略。但是C P的多數黨員，為甚麼不能阻止他糾正他，也就可惜極了！去年改組以來，國民黨的正常機關報，從沒有對於C P的朋友，有過這樣的中傷，沒有對於C P一派的人，說過一句離間挑撥的話；並且從來不對甲而批評乙，對乙而批評丙；尤其不肯對於國民，說一句使C P喪失信用的話，這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很公正而忠實的態度。但是他們是不主張對敵人講仁愛信義的，或者他們這一種態度，是認中國國民黨為C P將來之敵，所以取這一種埋伏戰術罷？這一番話，並不是甚麼怪癖的理論，並不要逆流倒駛，我的心目中，只有一個「中國國家和民族的需要」。我們從這一年來宣傳的趨向，很能够看得出一個極顯明而深切的處所來。

十七、C P和C Y的青年心理

現在我且就三民主義的見地，把C P和C Y中的青年的心理，仔細批評一下：

青年們民族觀念的缺乏：一般青年，對於民族主義的幾個口號，非常能够用力宣傳。為甚麼呢？因為這一個問題，是無論怎樣反動的人，都不願反對，不敢反對，不能反對的。在一般新進的青年中，單純的愛國主義者，固然是很容易把這一點看成國民革命的全目的，而猛烈主張。在不顧中國的社會的條件，盲信共產革命的青年，也因第三國際的忠告，能够壓抑住他趨新的感情，把自己的理想，深藏起來，迎着國民心理，用各種論法，鼓吹民族主義的口號。却是總對於中國的青年們，不斷的暗示着，要中國的青年們，不要以愛自己的歷史愛自己的民族為出發點，作

民族革命。我認爲他這一種見地，是認愛歷史愛民族的心理，足以障礙他們所主張的社會革命，忘記了中國民族是衰弱一千幾百年的古文化民族，忘記了一切民族，在世界革命的努力上面，都是以自己的民族存在和發展爲基礎的事實；更忘記了一個民族的強盛振作，爲參與創造世界文化的基本。他們的心理，還以爲孫先生主張要把自己的民族力增進了，自己的國家完成了，才可以主張世界主義，是一種過去世界的舊思想。他們只看見俄國革命是富於世界的革命性，忘記了俄國是世界上一百年來強而且大的國家，同時他們還忘了俄國在掌握世界的霸權時期中，已經有六七十年世界革命思想的教育。託爾斯泰、德斯退夫斯機、杜洛涅夫、哥哥利、契呵夫、苦魯巴金等許多文學家、哲學家、科學家的思想，已經深深的印入國民的心腦，所以他們這一種見地，如果要是離開了政黨的關係，離開了實際的政治運動和軍事運動，單做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基本工作，是非常有益的。而且中國的確真實需要這一種深切的社會思想，作將來的指導，但是拿來指導現實的政治運動，混在實際的政治工作當中，把實際的革命政治，和中國實際需要隔離得很遠，這不能不說是大大的錯誤。

十八、三民主義的帝國主義觀

這一年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已經是很普遍的印入中國青年的心目中了。但是天天說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究竟是一個甚麼東西呢？在社會主義的見地，認爲「帝國主義是近代資本主義最後的一個階段，以個人主義爲基礎的資本主義發達到一定程度，衝破了國家的界線，便變成帝國主義了。所以帝國主義，只是資本家的掠奪術最高發展。至於國家的政治發展，單是資本主義的勢力之一形式，除了資本主義而外，再沒有第二個帝國主義成立的原因。」在帝國主義者的見地，他們說：「人口的增加，使各國人民感覺土地缺乏，爲安置增加的人口，便非擴張領土不可，所以在國民能充實的國家，便不能不在國家主義之上，建立帝國主義」。這兩個見地，我們如果不是讀歷史只讀一段，講道理只講一半；如果我們是一個以歷史的空間性和時間性的交點爲立腳點的三民主義信徒，我們就應該認識，這兩層都是事實。食慾和性慾，是生物兩個最大基本慾望；以解決社會經濟爲目的的社會主義者，只看見由食慾推行出的經濟的生活問題，而不看見由性慾推行出來的血統競爭，也是人類基本慾的一個表現；而且他的力量，足以支配由食慾推行出來的經濟問題，所以社會主義者在打算世界和平問題的上，把爲民族競爭基本的人

口問題，完全忽略了。他們常常以爲解決了經濟問題，便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這一個打算，我們要曉得完全是錯誤的。我們要知道把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打破了的時候，然後真正的單純的民族競爭，才會現得出來，好像是要把經濟的壓迫除去了，真正的單純男女戀愛，才可以顯得出來一樣。無論社會經濟的組織，怎樣能够美滿；人們在經濟上的地位，怎樣平等；說是因此就可以消滅了雌雄競爭，男女間美醜觀念，性格差別觀念，便完全沒有了，這豈不是一種笑話？和這個問題一樣，認爲全世界的經濟組織變更了，資本主義消滅了，民族的差別，民族的生存競爭，便因此終結，全世界便能因此得到個永久的平和，也是一種妄想。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社會主義者所以絕對不講到人口問題和民族競爭的緣故，他們一則恐怕因此受帝國主義者的利用，二則他們怕把旗幟弄到不鮮明。的確，今天主張社會主義的人們，他們大多數是強國的國民，生存於帝國主義的國家裏面，他們這一種分析的方法，這一種論調，的確是很必要而適當的。可是生存在中國這樣衰弱的國家的國民，我們有甚麼顧慮？我們何必故意把眼睛遮住，不去看明白真正的事實？我們何以偏要拋棄了自己今天最需要，而且將來也需要的民族主義的精神，去將就一個強國的社會主義者的「不完全理論」？至於那些帝國主義者，他們硬把民族的發展這一個事實，拿來掩飾他們掠奪農工階級利益的罪惡，這當然是我們要盡力指摘，而且要盡力反對的。我們要曉得，三民主義不單是用來解決中國的問題，並且要拿來解決世界的問題。在三民主義的立腳點上，對於一切問題的解剖批判，都是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不同；我們如果不了解民族主義的真意，不了解三民主義之哲學基礎，是在民生哲學原則上面：不了解民族的生存問題，是民生問題當中一個最原始的最廣大的，同時是最深刻的最永久的一個重大問題，我們便不能認清楚中國人今天所應該走的道路。以民族競爭爲基礎的人口問題，決不是制育器可以解決得了的。我希望青年們！大家要把精神振作起來，把振興中國民族的責任擔任起來，然後將來的世界上，才有中國民族的地位，在世界種族大混合的大同時代裏，中國民族的「血流」，才可以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時間。

十九、爲甚麼要聯俄

更就聯俄一個問題上說，我們要看清楚，一個國家和一個國家聯好，是要雙方端正的站起來，大眾認識清楚自己，同時認清楚對方，認清楚世界，在兩個獨立的意志上，做一個親親切切的朋友。如果把自己把自己獨立的意志拋

去了，全身都靠到人家身上去，這就不是聯好，變成依賴。中國在圖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由上，有很親切聯俄的必要；並且在參與世界革命運動上，尤其有和蘇俄共同努力的必要。但是中國人總要看清楚自己的需要，尤其是要尊重自己的獨立性，不可把自己民族的獨立性拋棄了，去依賴蘇俄；更不可把自己的必要忘記了，去盲從蘇俄。中國的必要，要真正愛國的中國人，才認識得出來。救國的方法，要真正的三民主義的信徒，才研究得清楚。蘇俄共產黨的領袖紅軍的建設者脫離茨基對沈玄廬同志說：「蘇俄爲保持自己的存在，非援助中國的獨立不可。」這一句話確實是一個金言，我們聯好蘇俄，第一個前提條件，是爲了「中國的獨立和中國民族的自由」。這一個意義，是要一般青年明白認識的。至於那些盲目的國家主義者，爲了反對C P，於是反對蘇俄，更因此反對聯好蘇俄，更因此否認一切社會主義之學理的價值，這也是一樣不認清楚自己，不認清楚對方，同時不認清楚世界，在認識錯誤的一點，與中國C P也要算是無獨有偶了。

二十、中國的民生問題是甚麼

關於民生問題的指導，尤其是重要了。我們中國是一個偉大的農業國家，中國的需要，在產業上要儘量的發展生產能力；在國民經濟的建設上，要認清楚農業的革命。農民經濟的實力養成，和組織能力的增進，爲目前最切的要圖，平均地權是我們所要取的實際政策；土地國有是我們最近的將來所要取的理想政策；土地國有是我們在推論上認爲當然的理想。大工業的國有，交通機關的國有，和獎勵小工業的自由發展三者，是行工業的社會化之必須經過的階段，是我們主張節制資本的實際內容。而且要實現這兩件大事，造成國民經濟基礎，圖中國人民的衣食住行育樂六種需要，能够在科學的實用和組織下面，得到普遍均等的滿足，一定要很切實地做研究宣傳和組織的工夫。在文化低微，經濟落後至於此的國家，最近的將來時期中，想要以工業無產階級專政，來達到到革命建設的目的，那裏可以作到？明明作不到，而且自己也曉得作不到，卻是不把孫先生的民生主義拿來做指導的理論，硬要說是不足的，用單純以階級鬥爭爲手段，達階級專政目的的政治理論，指導現在的青年，並且惟恐有一個有能力的青年不贊成，惟恐有一個有能力的青年信了民生主義。尤其奇怪荒唐的，是絕對不許單純的國民黨員，加入工人運動，如果在工人運動的同僚當中，發現出一個單純的國民黨員，便不惜運用種種的手段去誣蔑他，破壞他，務必要使這一

個人不能立足而後已。這一件事的證據，已經發現得不少了。但是他們自己對着人，卻要說「我們不問甚麼黨不黨，不問甚麼主義不主義，我們只是爲國家的利益，工人的利益」。這種言不忠信，行不篤敬的作法，細細想想，到底是合理不是合理的呢？中國國民革命不能成功則已，如果中國的國民革命成功，最少五十年當中，中國的政治，應該要完全握存信奉三民主義的中國青年手裏，才可以建設鞏固的「三民主義的民國」基礎。如果現在一般青年，忘卻了自己目前應該就要負擔的政治責任，不去研究中國應該走的道路，這種縱橫家的「中國列寧」統帥下的幼稚馬克斯主義者，實在是和無政府主義的空想病一樣荒唐。且無政府主義的空想病，在思想上有促進人們有博愛觀念的好處，他本身又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在社會不需要的時候，還顯不出他的弊病來。至於奉共產國際中極左派的意見爲神明的中國馬克斯主義的政黨，組織在民族的自信力喪敗，科學素養不深，政治智識經濟智識薄弱的中國青年裏面，可以完全把青年的思想化成殭石。眼前中國的國家和社會，非靠這一種富於革命性，肯犧牲一己的幸福，致力於改造事業的青年不可。如果青年都殭石化了，歷史的進程當中一大段的事業，靠誰去作？固然，他們也說，現在並不主張實行共產，並不主張拋棄國民革命，所以才加入中國國民黨。但是不能夠表裏兩面都真實取得國民信任的人，在實際的工作上，是不是有絕大的障礙呢？現在的青年們，和實際設施政治的工作沒有接近，所以不從這些地方打算，就不能不替中國悲傷了！

二一、民權運動的意義

更有一點很容易看出來的，就是民權運動。在這壹年來，實在看不出甚麼工作，在宣傳上也看不出一般人的注意來。本來三民主義當中的民權主義，就思想上說，是思想的中堅，就實際的方法上說，爲一切建設工作的基礎。在革命的進行情勢中，雖是我們主張必須經過軍政憲政兩時期，作民權訓練的工作，必須使人民能够了解民權，使用民權，然後才可實際圖民權普及。但是我們卻要曉得，我們在每一個運動當中，萬不可忽略民權運動，須要時時刻刻注意，使民衆了解民權的意義。總理遺囑當中，開國民會議與取消不平等條約並提，在一方面，是曉得只有真正人民的代表才能够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偉大艱巨的事業；一方面也是揭示國人，民權爲一切建設事業的根本。更就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兩個口號來說，打倒帝國主義，是從我們的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基本概念產生出來；打倒

軍閥，是從我們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基本概念產生出來。一年來關於打倒軍閥這一個口號的宣傳只是從消極方面，訴諸人民的憤怒，而不能切切實實用民權的基本概念，來指導國民，這是一個很疏忽的地方。並且還有一點，我覺得有許多青年，對於民權主義的主張，很有誤解。有一天和一個青年談到這個問題，他說：德謨克拉西是資產階級的主張，這真是太看差了。本來，民權是人民在政治上自己保障的手段，同時是政治之社會化的手段。簡單說，就是民主的建國方法。在中等階級覺悟的時代，中等階級對於貴族要求民權，等到他們既得到民權，當然沒有再要求的必要了。近代在普通選舉未行的國家裏面，無產階級沒有民權，所以他們要對資產階級來要求，等到既得民權之後，他們的目的，本是在以民權為手段，建設無產階級所需要的政治，所以只看見社會問題，而不看民權問題了。中等階級對貴族，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女子對男子，他們在要求民權的時候，都是費了無量的奮鬥和犧牲才得着的，何嘗是貴族、資產家、男子所情願給他們的呢？現在中國的青年們，只看見政治的民權已經建立起來的國家裏面，資產階級的人，常常拿十八世紀的自由民權說作辯護，於是便誤會以為民權主義都是資產階級騙人的東西。在中國這樣一點民權影子都沒有的國家裏面，也不去鼓吹民權主義，並且還怕民權主義的觀念普及起來，會妨害社會革命的進行，這豈不是把歷史的意義，都完全忘卻了嗎？我們把這一種青年的心理，細細解剖開來，就可以看得出，純正的三民主義，在今天實在被青年忘卻了。不用說，上面所述的現象，是就中國現代青年的革命心理來做批評的。至於那些活死人，從辛亥革命以來就把三民主義忍心害理的拋棄了，以後再也不求恢復。一年以來看見三民主義的口號高了起來，於是自稱是三民主義的老店，而實際依然固執着個人主義，並且借反共產之名，行反革命之實，他們自己已經決心與中華民國絕交的，當然不在我所論範圍之中。

二二、我對同志們的希望和忠告

半年以來，我在相從總理十餘年的關係上，在自己為革命而奮鬥的歷史上，在逃不過清夜苛責的良心上，都非打起精神，提携着中國國民黨，負起中國國民革命的使命前進不可。他們CP的人，現在用一個口號，說是「我們不問主義如何，我們只要問革命不革命。」這一個口號，我們要曉得，很足以暗地裏消除三民主義的勢力，有許多思想不堅定的同志，也居然會上他們這一種不通的說話的當。我們做革命黨是做定的了的，死了化骨，骨化灰，還是

一個革命黨，有甚麼顧慮？但是革命不是只圖破壞，革命的目的，是在建設。建設的理論和政策不同，決不能夠成爲真正的同志。所以我在做黨的工作的時候，只有對於主義，絲毫不能含糊，半點不能讓步。我所苦心企求的，就是現在的同志，一致團結，一致奮鬥。將來的同志，日新又新，發展無量。在方法上，尤其特別注意的，就是要真實的三民主義信徒，很勇猛精進的團結起來，中國國民黨中，已經有了一個很堅固而祕密的CP和CY的小團體，如果我們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沒有特殊的團結，深刻的覺悟，嚴密的訓練和組織，是一定不能完成革命大業的。我們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一定是要能够如此，才可以把我們這衰弱了一千多年的民族，從死人堆中救起來，恢復他二千年前在世界上爲人類創造文化，發展文化的地位。世界上有人類到今天，有五十萬年的歷史，好容易經過無數次的自然和人爲的淘汰，才能成就一個世界第一的偉大民族，留存到今。現在在精神上，在體魄上，那一件可以和歐美民族比？且看長江一帶，這許多灰白色的臉孔，瘦弱的身軀，頹喪的氣度，真是令我們不寒而慄。就世界文化的發展，人羣的進化上說，我們也應該負起振興這一個偉大民族的責任。這一大部份的頹敗民族，存在於世界，不能隨着世界人類進化的程序來進化，實在也是人類中的不幸。做革命黨的人，大家要曉得，我們對於國家，對於民族，責任是「當大事」，地位是「孤哀子」，要存這樣深刻嚴重的自覺，才可以切切實實地打起精神去做三民主義的革命事業。個人的享樂算甚麼？個人的生死又算甚麼？在五十萬年的人類發生史上，不過是「一瞬」，眼中沒有「一切」，意中沒有「永久」，是做不出救國救世的大事業來的。朋友們快快醒來！

孫文主義信徒團結起來！

三民主義的革命黨恢復起來！

中國的民族精神恢復起來！

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是要全國國民真正奉行三民主義才可以獲得的！

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國民族，在世界上是要主張正當權利的！

世界的大同，是要中國民族文化復興了才可以達到的！

一一、邵元冲：讀「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書後（註七）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一五〇

在廣東的時候，我看了季陶同志所著「民生哲學系統表」，非常感動。其時我曾著一篇短文，登在廣州民生日報，大意有兩點：第一、我認為這一個表解，敘述中山先生思想系統的方法，非常正確詳明；把先生的基本思想，命名為「民生哲學」，尤其適當。希望研究孫文主義、三民主義的人，大家能以季陶同志這個表解，作為指路碑，必定有良好的結果。第二、是我感於本黨黨員，思想龐雜；許多青年不能認識總理「民生中心」思想為三民主義之基礎，而三民主義更為本黨所以成立的基礎。既不認識，自無信仰可言，一切似是而非之言論，弄巧反拙的行為，都由此生。希望全體同志，尤其是中國新生命的青年，要切實覺悟一番，做真正的孫文主義信徒，然後黨的基礎才可以堅固，黨員的思想行為才可以統一，而救國的事業也才有效果。總理孫先生逝世以後，季陶奔走南北，到處都以「互信不立，共信不生；共信不生，團結不固」這幾句話，勸勵同志，這也是一點不錯的真理。我們大家，凡是愛黨的人，那個不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廣州的同志，如展堂、汝為、介石、海濱、香凝、仲愷諸兄，由這一年多來的經驗，尤其是總理逝後的經驗，都認為必定要如此，才可以救國，才可以救黨。展堂同志，是最能了解先生思想的人，稱道季陶同志所著的表解，確是很忠實的研究成績。汝為同志，也拿來印了若干萬份，分給全體的士兵官佐。

回上海後，曉得季陶更在做進一步的努力，著成「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本小冊子。這一本小冊子的內容，把孫中山先生幾種重要著作，從思想的系統上，作一個很深切而正確的敘述，更綜合起來，從中國的思想史上，說明「孫文主義」的地位。這一本著作，雖不過二萬言，卻是他的價值，可以比得上考茨基之於馬克司。如果同志們大家都肯如此忠實工作，我想中國混亂的思想界，固可由孫文主義勃興趨於一致，現出一個有力的時代精神，而腐敗墮落的政治界、保守退化的產業界，也可由孫文主義的普及而得澄清與發展。今年先生逝世的那一天，我們大家很悲慘地扶送先生的遺體往協和醫院去，季陶哭喪着臉，一箇人悶坐在秘密書室裡，提筆寫甚麼東西，我從醫院回來，他已作成一篇哀悼先生的文章。在那一篇文裡，以「崇高偉大仁慈」六字，贊揚先生的人格，更以「仁慈」為先生一生全人格的精髓，又從中國民族文化史上，論定先生是孔子以後二千年來直承中國正統的文化思想，而發揮光大的第一人。季陶又說：「以後中國國民，如果不從著一個要點，認清楚先生的人格，理解先生的思想，中國

前途的紊亂，不可收拾；而國家的獨立，民族的平等，更屬無望了。至於我們作先生門徒的人，惟要有真實地把先生仁慈的人格，顯揚出來，才是不辜負了我們相信先生十幾年的歷史。」第二天季陶又作了一篇短文，題目是「孝」，和前一篇都登載於北京民國日報。這一篇文字，是在說明「孝」的精神，充類至盡，要大家認識革命救國、救民族、救人類，都是孝的精神擴大。那時候季陶在北京各處學校的講演，必定要講這一個問題。後來到了廣東，亦復如此。這次我細細看了這一篇論文，更知道季陶所以發奮鼓吹的原故。的確，今天的中國人，大家是一點自信力都沒有了。「中國的」三個字，成了最惡劣，最醜陋，最腐敗的形容詞；「外國的」三個字，便是代表一切真善美，尤其受了一點科學教育的人，皆如此。在另一方面，守舊頑固的勢力，和政治的支配階級勢力，深相結納，把科學文化發展，阻礙得水洩不通。一般青年，在這兩種思想的誘惑和暗示之下，不生崇拜金錢萬能的利慾病，便害夢想一躍而實現共產的癡病。在這個時候，如果不喚起青年們國民的覺悟，鼓舞起獨立的精神，培養出判別是非的能力，使他們時時都曉得注意時和地的關係，認識中國真正的需要是甚麼，國家的危亡，恐怕不能得救。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唯一的大黨，就質和量兩面說，都沒有那一個政治團體能和中國國民黨相比；現在中國國民黨內的糾紛，也就不易解決。就今天中國的情形來說，一定要能夠統一國民黨的道理，才是能夠用來統一中國的道理；換一句話說：也要真是能夠統一中國的道理，才能夠用來統一中國國民黨。想到這一點，更看出「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這一部小冊子用意之深刻，與關係之重大了。孫先生說：「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羣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繫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深望全黨同志，大家要徹底覺悟一番，自己先把自己的思想行為，用我們已經對公眾發誓信守的三民主義作尺子，來量一量，如果錯了，馬上就要改過來，如果儘管每逢開會唸遺囑，會議中所主張的，和在會議外所行的，又都是違反遺教。心理的虛偽，至於如此，前途就真不堪設想了。

前天季陶來，又給一冊原稿把我看，題目是「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我細讀了一遍，一面讀，心裡不覺得一陣一陣的痛，這一部書裡面所敘述的，十之八九是事實問題，尤其是我們黨內的事實問題，件件都是我所深知的事實；不但我一人知，只要是在黨內担着責任的人，沒有一個不深知；句句都是我想說的話，不但我想說，只要是

真正愛中國歷史，愛中國民族，希望把中國國民黨組織好，以「中國國民的黨」，救「中國國民的國」的同志，我相信都想說的。至於季陶同志所說的那些純粹的道理，第一、要全黨同志，心口如一的奉行總理的遺教。第二、要全黨同志，事事時時，都把中國國家、民族、社會，在文化破產、經濟落後，而又受帝國主義的列強四面包圍的今天，所真正需要的、應作的、能作的是甚麼，負起責任來做打算。不可只是說話，不負責任的責任，只出些題目，不作文章。第三、要那些思想落後的同志，時時刻刻，用眼睛看人民的疾苦，用耳聽人民的疾苦，用一切心力體力和所能用的物質的力量，去替最受痛苦的人民做事，幫最受痛苦的人民做事，不可把「仁愛」兩個字忘卻了。第四、要青年們把民族問題，民權問題，民生問題的真正意義，認識清楚。這些顯而易見平正通達的道理，不單是我個人認為不錯，我想只要那個人不是中了痰迷，也應該看得到這是很不錯的理論。可是這些道理，何以到今天沒有說呢？如果說這些話是魚在水中的「水」，人在空氣中的「空氣」，因為太普通了，人人意識的無意識的，都已經認識，用不着說。然而今天這許多道理，事實上却已經發生了問題，而且發生了大大的問題。說到這裡，我想老老實實說一句話，季陶所指摘的事實，所焦心的困難，所看到的危險，所陳述的道理，在很多艱苦卓絕的同志們中，都已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至今沒有人這樣明明白白地說他個透關無遺的原故，我倒有一個比方，譬如舊家庭裡面，由不自然的結婚生出的夫婦關係中，有一種人，忍耐着許多不合理的痛苦，不願意說出，以為如果說出來，更惹風波，而且外人聽見很不雅相；於是天天「免淘氣」天天「受悶氣」，這一種夫婦間的心理，和今天我們中國國民黨裡面許多真正愛黨的同志們的心理，恰好是一樣，「免淘氣」和「免笑話」六個字，就可以把一切不能說、不願說、不敢說的心理，都完全道出來了。就是季陶同志的心理，何嘗不是如此！他本是一個很熱烈的人，他的愛黨和愛中國民族的感情之濃，也是許多人所承認的。我們看他去年沉悶了半年，今年正月一號，在商報上發表的那一篇「行路」，在無可如何的當中，只用一種純文學的譬喻言詞，寫他十五年來歷史的經驗，那一種憂思深遠的筆致，誰也能透過他所使用的一切文字去尋繹出他言外的意義來。去年和總理同到日本去的時候，他在日本報紙上所發表宣傳總理性行的論文和談話，今年半年當中，他在南北各處關於總理的思想政策和政策幾十次的講演，所選的題材，就如我前一段文字當中所指定的那些題材，那一回不是含得有很深的意義。「共信不立，互信不生」這兩句話，

他宣傳了半年，假使沒有這些困難問題，我想他在黨內黨外的思想運動，決沒有行得這樣熱烈。他也要算一個很有點小脾氣的人，假使他不這樣憂思深遠，去年以來，他對於那許多攻擊他的盲動決不會這樣忍氣的，所以我很能體察得出，季陶這一次，他盡自發生出這一個勇氣，把大家所想說的話，很誠懇悲痛的說了出來，實在是時間和境遇，使他決定「再不說沒有辦法了」的決心，事業是「當大事」，地位是「孤哀子」，這兩句話何等沉痛呵！至於「免外人笑話」這一個感情，是顧全大局的人，人人都有心理上的弱點。仔細想想，事情是在很多數的人們間進行著，痛苦是由很多數的人們感受著，危險儘管在那裡潛伏著，糊塗的人拚命的儘管幹著，明白而有辦法的人，既不敢講又不願作，於是乎把手袖著，在指導地位統帥地位的人，根本上既沒有辦法又被四圍小孩子圍著，不得已只好是讓浪奔流把他捲著，在這樣的境遇裡面，只顧像婦人女子一樣，因顧全大局而不說應說的話，聽其自然，到得弄糟了的時候，然後嘆一口氣說：「誰錯了」，「某事錯了」，「運數到了」，這是担当國家大事的人所應取的態度嗎？更就我們黨來說，海內海外，全世界當中，散著幾十萬個黨員，關於黨的成敗，國家的治亂，社會的安危，這樣重大的問題，如果在指導地位的人，不把病之所在說出來，指出一條路，促起同志們的覺悟和一致努力，這可算是民主的集權制下的負責人的態度嗎？如果要負這一個責任，除了坦坦白白地求印刷術的救濟而外還有甚麼辦法？再說，中國舊日的習慣，本黨人對於本黨的事，不肯從組織上從策略上，下深刻的批評；而對於個人，卻又會攻擊；這是專制政治、宗法社會下面養成的一種惡習慣，依然是一種私黨的性格，不是民主的優秀集團份子所宜有的。從這點看來，季陶所取的方法，所持的態度，我以為都是很正當的；並且我還要對全黨的同志說一句話，季陶的這一個意見，是他在「政治的負責者」的地位，所應該發表的。他既不是要攻擊誰，也不是排斥誰，他的主要點，是在全黨同志，大家覺悟起來，對於這危亡偉大民族的前途，切切實實的負起一個責任，把錯誤的觀念、錯誤的方法去了；誠心誠意地，重新做起一個愛民族的三民主義信徒來。他最痛心的，是最富於革命性最能為民族開活路的青年們，不能作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真正的國民革命先鋒，在言論上，在行動上自己不作真正負中國現實責任的人物，其結果會弄到止有向後退的人，才集於三民主義的旗幟下，使真正的改革事業作不起來。要想把時代推前，反而把時代拉到後面去，要想促成中國社會的快進步，反而把社會的進步阻礙著。所以他才就事的體驗上，很誠懇地把他一切

要說的話，通同說出來，求中國民族至寶的青年，下一個深切的反省。如果要把他的意思誤會了，以為是排拒任何一派人，那就是一個大大的錯誤。如此，不單自己陷於更錯誤，而且真正是要逼到時代退步，逼到負責人灰心，尤其是一般所謂右派的人，在這時候，更要認清楚只有深切的反省，和實際的努力，是愛國愛民族的道路。如果在這時候，異想天開，借着季陶的話來排斥真正為革命而努力的青年，忘記季陶文中所述那十幾年的苦歷史，忘記了一個創國造黨的父親中山先生的的確確是被不革命的黨人氣死的事實，那就可傷極了。「時代是前進的，人的眼睛是生在前面，永遠向前面看的。」這是一個偉大的原則，拋棄了這一個原則的指示，立刻就失去了人的生命。

我對於季陶這一本小冊子的感想，大概如此了。我想在這一個機會裡，把我自己的意思說一點出來。我所說的話，確是對於本黨的實際問題的批評，卻也是一般的關於集社心理，尤其是政治集社心理的研究。本黨中所發生這許多困難問題，雖然如季陶同志文中所述，有許多很長遠的、特殊的歷史關係，但是這些特殊的歷史關係，不過只是使現出的現象，具備一種空間性的特殊色彩。而其根本的範疇，依然受一般原則所支配，並不能有何種創造的差異。這一點在季陶自著的導言中，已經道破了一個最重要的部份了，我現在把這個問題，更具體的切實批評一下，供給討論這問題的一種基本的資料。大凡研究一件事情，分析綜合的工夫，是萬萬少不得的；而做分析綜合的工夫的時候，最要緊的是把對象的形體性質，都認得很真，一方面用的方法，尤其要完全是科學的，如果不具備這兩種要素，只是糊糊塗塗，以觀念的觀察，下觀念的判斷，同時更根據這一種籠統觀察和判斷，去定解決的方法，結果未有不錯誤的。即使靠自己的天才，和特別的機會，觀察，判斷，解決方法，都完全的確了，也不過是一個僥倖，萬不可為訓的。至於關係很複雜而情形很重大的問題，那就千萬不可如此。本黨的整理和團結的問題，是一個關係中國國家民族禍福的大問題，自然更不可不特別留意了。季陶同志單從歷史中研究出許多要點，指示出許多途徑來，而不輕易下最後判斷的，也是這個原故。中國的人，一般是科學素養最缺乏，團體的訓練最薄弱，逢着這種問題，往往只是受歷史的感情衝動或羣衆心理所支配，而失却理性。因為方法錯誤，結果弄到「存好心，做壞事」，「種善因，受惡報」。即如現在本黨的問題，從前那許多因拋棄主義而發生的團體分裂，那是「種惡因，受惡報，存壞心，做壞事」的範疇。至於現在的糾紛，在C P的加入，和中國國民黨允許C P的加入，都是好心，都

是善因。結果一般黨的發展上看來，也是好事善果居多，何以在黨內會感受這樣大的困苦呢？單就季陶同志所指摘的那些情形看來，已經可以曉得，是在方法有了錯誤。就一方面說，國民黨重要的人，沒有直接做訓練黨員工夫的機會。於是從最初起，關於黨員的活動，尤其是宣傳的活動，太過放任；不嚴格的以最高原則為標準，取締黨員的言論和行動。在意思上，漸漸失卻集權的意義；在又一方面，中央關於組織和人才支配的事，完全和黨的歷史離開。本來，以一個和本黨歷史毫不相干，而又在兩重紀律下面——中國國民黨因為關於思想太過放任，所以事實上在他們只有一重紀律，對於中國國民黨的種種行為，現在只有社會的制裁，在無意識的上面規律他們——的人，担任組織的責任，就種種關係上說，都容易製造不平的現象。因此之故，要把這一般黨員從非民主的訓練成民主的一個工作，也就生出許多障礙來了。現在要改正以前這些錯誤，除了先極力做訓育的工夫，就季陶同志所說「造紀律」的工夫而外，要想一時把許多困難問題同時解決，其結果恐怕更會困難，解除困難而反製困難了。且把這些具體的事擱開，講一講結社心理一般的意義。本來社會的結社，尤其是帶有政治意義的結社，必須有下列四種條件：

一、一個團體，必須有長久的事實和豫定，而在繼續的當中，分子的交替，必須要能够保持歷史的重心，使「繼續的」這一個意識，在成員的當中，很明瞭而能確信。

二、必須要團體的成員，對團體的性質、組織、機能、能力、分子與團體的關係等等，具備很明確的觀念和信任。這當中關於性質一項，尤其要緊，如果成員對於他們所屬的團體性質，不能明確和信任，團體的組織上，便會發生出破綻來。

三、常常要使他自已團體之團體的精神能够發達，使團體的精神發展，具備最有利的條件，就要自己的團體和別的團體，在理想和目的上，有很明確的區別；而這一個明確的區別，時時要現出在團體成員的意識上面，所以一個團體為保持發展自己的理想和目的，而與別的團體競爭衝突，是發展團體精神最好的條件。善於指導團體的人，他們一定留意在這一點，同時同地有兩個團體同類的時候，決不使自己團體的理想和目的和別的團體相混同；如果混同了，結果一定會失卻存在的意義，或以併合，或以解散，而歸於消滅。

而性質帶鬥爭性團體中間，尤其是目的或理想最相近的，鬥爭最烈，有時爲對付共同的敵人，一時聯合，而在聯合的當中，仍舊不斷的鬥爭着，以鬥爭爲防止其化的手段，只要看過許多政治聯合的經過，以及C P的人們，在中國國民黨中所取的行動，就可以了解這一個原則，是自然的，而且紀律性嚴格的團體，尤其必然取這一種手段。

四、一個團體，必須有種傳統慣例和習慣，存在於團體成員的意識中。要團體的成員這一種意識明瞭，然後成員與團體間、成員與成員間的相互關係，才容易決定。所以一個團體繼續當中，新團體成員的加入，第一要緊是承認傳統慣例和習慣。如果要改良這一種傳統性和習慣性的事項，必須要基本的團體份子爲決定的要素，而且在決定的地位，團體性才不會動搖。

上面所述這四種要素，如果大家研究明白，把這一種必要條件作依據，來研究我們黨內的問題，就很容易瞭然。季陶同志文中所指出的那些事實，有何等科學的意義，也可清楚。今後要團體的組織完成，結合強固，應該要取何種方法，便可以從此打算出一個大體來。更有一件要說的事情，尤其是研究團體生活的人，所不能不注意的，大凡團體的成立，有兩種原因：一種是由內力組織的，一種是由外力組織的；由團體的自由意志共同，而生結合，再由此結合而成組織，由組織而生規律力的，屬於第一種。如一般社會的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團體之類是。由外部權力的壓迫，一部份之強者，利用自然的或社會強力強迫一部份弱者而組成的，屬於第二種。如異民統治下的國家，如傭兵，如以奴隸編成軍隊是。必須要是前一種團體，團體精神，才能堅固，才具備民主的組織之素性，後一種團體，除了用暴力壓迫，禁團體成員的自由和任意交通外，差不多沒有存在的可能，這不用細說都明白的。

我們要整頓中國國民黨，完成組織，鞏固團結，不用說是要做主義的訓育工夫。季陶同志常說：「共信不立，互信不生」，這兩句話是一個根本要義，但是如何實現這兩句話，必須要很清楚的，把上面所述四條要件，一樣一樣，逐漸做全才行。同志們努力！努力！奮鬥！奮鬥！

國民政府通飭所屬各機關，於十日內核實編列預算表，送交財政部審訂施行。

國民政府以據財政部呈爲改組後一切經費，亟應從新釐訂預算，以資遵守，請予通飭所屬於十日內編列送部，轉行各機關遵辦。原令文曰：

「爲令行事：據財政部長廖仲愷呈稱，爲呈請事，竊查國民政府自改組後，一切支銷款項非從新釐訂預算，不足以資遵守。現查關於各項軍隊餉需已由軍事委員會議決定，統由軍需局核發。至於不屬軍事之各行政、司法、教育等機關，現在多數業已改組，自應從新釐訂預算，以便籌畫通盤。查各國計政有量入爲出者，亦有量出爲入者，均係就國內情形，酌爲損益，以期收支適合。粵省財政久已不敷支，刻尚未有良好新稅源可資挹注，所有一切支出，若非大加核實，決不足以繼續維持。擬請飭下各機關，無論原有及新設，各就現狀及改組情形，擇節至最低限度，列就預算表，於十日內統交職部，即由職部組織一預算委員會，公同審訂，力圖省節，不使公帑虛糜，財政整理前途庶乎有多。理合呈請察核施行等情前來。除指令呈悉准如所請辦理，候令行各機關長官遵照可也此令印發外，合行令仰該□□即便轉飭所屬一體遵照。此令。」（註八）

國民政府核定廣東省政府各廳長月俸及公費數額。

本月二十日，國民政府依照第四次委員會會議議決，省政府各廳廳長每月薪俸六百元，當經令行廣東省政府知照。省政府奉令後，再請核定各機關長官公費，又經國民政府提付第十次委員會會議議決如下：

- 一、指定數目，如指定數目有盈餘時，仍須解回政府。
- 二、國民政府直轄各機關，由國民政府指定；省轄機關，由省政府指定。
- 三、所謂公費，例如汽車、公式宴會等項。
- 四、省政府各廳長，每月公費五百元。

以上四項，由國民政府於是日令復廣東省政府知照。（註九）

國民政府為保障人民身體自由，禁止各軍隊及各軍事機關擅自逮捕人民，及執行刑罰。

各軍隊及軍事機關，每有擅自逮捕人民，及執行刑罰情事，殊非所宜。軍事委員會爲整飭軍紀，以重人權起見，特經委員會議決函請國民政府轉飭所屬知照。國民政府准函復，即經轉行大理院知照。原令曰：

「爲令行事：現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函開，七月十八日，敝委員會第八次會議議決，爲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起見，所有各軍隊及各軍事機關，嗣後概不得擅自逮捕人民及擅自執行刑罰，其已因事逮捕者，着即日送交地方法庭裁判，如有違犯，無論何項軍官，概行嚴懲。除由敝會分令各軍事機關及軍隊遵照外，相應函請轉飭所屬一體知照等由。准此，合行令仰即知照，並轉飭各級法庭一體知照。」（註一〇）

北京臨時執政府准僑務局總裁王芝祥辭職，以吳仲賢暫行兼代。（註一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公布國民代表會議內外蒙古議員名額分配令。（註一二）

北京臨時執政令准四川萬縣開爲商埠。

萬縣爲川東重地，物產豐饒，商務頻繁，早爲貨物集散中心。北京外交總長沈瑞麟、內務總長龔心湛，以其地頗具商埠優良條件，乃會請開爲商埠，以利發展。臨時執政是日指令予以照准。（註一三）

上海罷工之自來水工人復工。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爲抵制國人罷工罷市，實行停供華廠電力後，續擬停供華界自來水，經上海總商會、總工會等團體調停之結果，罷工之自來水工人，於本日實行復工。（註一四）

鮑羅廷電請北京俄大使，請接濟飛機軍火。

俄顧問鮑羅廷電請北京俄大使加拉罕，請速購軍用飛機六架，並派航空員及機械員十人，由海參崴來粵，另電請接濟軍火，以備應用。（註一五）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胡漢民致電北京蘇聯大使加拉罕，提出沙面慘案各項事實證據，及要求條款，請轉達北京英法二公使。

自上月沙面慘案發生以來，時經匝月，歷經前外交總長伍朝樞，及廣東交涉員抗議交涉，迄未獲得要領。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胡漢民，特於是日致電北京外交團領袖蘇聯大使加拉罕，提出慘案各項事實，及要求條款，請為轉知英法二使，俾得早獲解決。茲錄原電如次：

「北京蘇聯大使喀拉罕閣下：關於沙基慘殺事件，前外交總長伍朝樞已一度致電閣下，提出抗議，茲更將調查委員會所得之結果照會貴使團領袖，並請轉致各國公使。調查委員會係由法官、警察當局及工商農學等界代表十八人所組織，該會對各證據研究後，查得左列之結果：

(一)遊行示威行列依下列之次序：

(甲)工人、商人。 (乙)大、小學男女學生。 (丙)學生軍。

(二)除學生軍因屬後備軍攜帶武裝外，餘概未携武器。

(三)沙面先開槍。

(四)學生軍與學生隊相距有數百英尺。

(五)學生隊先遭沙面方面轟擊，地點在英國橋前。

(六)英國橋方面開槍後，法國橋附近隨之開槍。

(七)多數被殺者皆係觀眾及過路者。

(八)沙面軍隊用機關槍任意轟擊，所用槍彈乃東東式 Dumdum 及軟彈。

(九)事前有警察沿途維持秩序。

(十)當沙面開槍之際，學生軍四人一排，足見事前學生軍無意啟衅。

上列調查結果，已瞭然證明慘殺事件之責應由沙面英法當局負之，故廣東政府提出下列要求，請廣州領事轉達北京英法公使：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一六〇

(一) 各關係國須派大員向廣東政府謝罪。

(二) 懲辦關係當局。

(三) 除留小船兩隻傳達消息外，其餘凡關係國之軍艦概行撤退。

(四) 交還沙面與廣東政府。

(五) 賠償中國人死傷之損失。

以下並附上伍朝樞致閣下之電文，廣東政府致英法領事之照會，及調查委員會全部報告之譯文（文過長從略）。國民政府要求公正解決及糾正此項不名譽之慘殺事件，並請閣下力為斡旋。胡漢民。七月二十三日。（註一六）

註一：「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四八——一四九。

註二：見本紀要民國十四年五月十九日條，頁五三八——五四二。

註三：見本紀要民國十四年六月條，頁七八五——八一〇。

註四：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四〇六——四〇九。

註五：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四〇六——四〇九。

註六：「革命先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第二冊，頁一一八——一二〇八。

註七：「革命先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第二冊，頁一二〇九——一二一五。

註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五七。

註九：「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七九。

註一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五八——五九。

註一一：「政府公報」，第三三四號。

註一二：同註十一。

註一三：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三二四。

註一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七號，頁一三五。

註一五：「國史館專檔」微捲〇〇三〇號，民國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註一六：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七八——六七九。

二十四日 國民政府公布財政部組織法。

是日，國民政府公佈財政部組織法，凡九條。全文如次：

- 第一條：國民政府財政部直隸於國民政府，管理國民政府財務行政，處理政府預算決算及監督所轄各機關。
- 第二條：財政部設部長一人、秘書三人、國庫主任一人、辦事員若干人、書記官若干人。
- 第三條：部長綜理本部一切事務。
- 第四條：秘書承長官之命掌理左列事務：

- (一)起草各種關於財政之法案。
 - (二)撰核文稿及收發公布保管文件。
 - (三)典守本部印信。
 - (四)辦理本部出納、會計、庶務及預算、決算報告等事。
 - (五)監督稽核國家地方賦稅及其他收入。
 - (六)管理各種印花稅及監製印花稅票事項。
 - (七)管理造幣及監督國立及私立銀行。
 - (八)辦理國家公債。
 - (九)編製國家預算、決算、財政、統計事項。
- 第五條：國庫主任管理左列事項：
- (一)國家款項之出納。
 - (二)出納之逐日報告及會計。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五日

一六二

(三)庫款之保管。

第六條：辦事員及書記官承長官之命助理各項事務。

第七條：財政部因繕寫文件及辦理事務得酌用錄事及僱員若干人。

第八條：財政部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九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鄂、湘、川、黔、豫、贛、陝、甘、皖九省聯防公約成立。

此項公約，係直系、國民軍、段派合作，以抗奉爲目的，先此吳佩孚已有策動湘、鄂、川、黔四省聯防之議。(註二)

上海戒嚴司令邢士廉，封閉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海員公會及洋務工會。

上海戒嚴司令邢士廉，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等三團體，其行動有越出法律範圍之處，特命分別予以封閉，並拘捕其職員。是日經總工會之調停，工商學聯合會及海員公會之職員，得以釋放，並准將海員公會啓封。越三日，工商學聯合會，亦予啓封。(註三)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二四—二六。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七號，頁一三五。

註三：同註二。

二十五日 國民政府任命范其務爲禁烟督辦。(註一)

國民政府任命宋子文爲兩廣鹽務稽核經理。(註二)

國民政府准外交部長胡漢民之請，收回廣州英文日報，由部直接辦理。

此案經國民政府第九次委員會會議通過，並經核定該報每月經費三千零三十元，按月由財政部如數撥發。（註三）

廣西軍事會議決定，以粵軍李濟琛部守梧州，李宗仁守桂林，合力肅清沈鴻英部。（註四）

膠澳商埠督辦溫樹德去職。

魯督張宗昌以省令縮小膠澳商埠範圍，原兼督辦溫樹德去職，以趙琪任總辦。越一日，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在膠澳商埠督辦朱慶瀾未到任以前，着趙琪代理。（註五）

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謨訪晤北京外交總長沈瑞麟，商談滬案。（註六）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三〇—三一。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三一。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號，頁六三。

註四：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二九六。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七號，頁一三五。

註六：同註四。

二十六日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中正，參與軍事委員會會議，即席講述統一軍隊名稱，及打倒帝國主義。

是日，蔣委員中正出席軍事委員會，講述軍隊統一名稱，以國民革命軍最爲切合，及革命軍人應抱帝國主義不倒，中國必亡，中國不亡，帝國主義必倒之決心，與帝國主義決戰，以掃除帝國主義利用軍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六日

一六三

閻阻礙革命之進展。茲節錄其講詞如次：

「剛才主席與各位總司令各位委員對於軍事委員會的各種方針、各種計劃、各種組織，都已經詳細說明了，現在本席講最要緊的軍政統一問題。統一軍政，必自統一名稱始；如舊日湘軍、滇軍、桂軍、粵軍等等，以省為別的名稱，都應一律取銷，另用統一的稱號。在軍事委員會曾擬有三種名稱：（一）國民軍；（二）革命軍；（三）國民革命軍；其要義不外指明我們國民黨召集優秀國民所組織的軍隊，是以革命為主旨，所以國民革命軍乃為最切合的名稱。……最初帝國主義者利用袁世凱，是要袁世凱制革命黨的死命。繼起的黎、馮、徐、曹，倚帝國主義者為背景，也如出一轍，無時無地不想打倒我們革命黨。……各位還要曉得帝國主義者最凶狠的一個毒計，就是挑撥中國國內的戰爭，使我們國人自相殘殺，國家四分五裂，不能統一，不能建設。他花了少許金錢，買弄軍閥，如同劇場中的看客，花了一些戲票錢，直要我們中國人民的生命，化作砲灰。還有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用的慣技，就是遇到與他帝國主義利害衝突的時候，他決不肯拿他本國軍隊來同我們革命軍打仗，這亦是他勢有不能，因此他只有拿金錢來買我們中國不愛護國家的軍人來犧牲，對我們革命軍打仗。……這個慣技到了今日愈用愈精了，不但買北軍來打南軍，買反革命的軍閥來打革命軍；還要買假革命軍的軍隊來打真革命軍，你想可痛不可痛，可恨不可恨？所以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並不單因為他表面上壓迫中國人民，……更恨他買中國人來打中國人的毒計。由此可知帝國主義實為吾人的死敵，其間絕無妥協調和的餘地。我今天可以說帝國主義不倒，中國必亡；中國不亡，帝國主義必倒。今日正是世界上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一場最後的大激戰，不但在北方帝國主義利用軍閥阻止革命，即在南方帝國主義亦無時不思利用反革命和假革命的軍閥，以妨礙革命勢力的發展，務使革命勢力消滅而後快。……香港政府既暗助楊劉，楊劉不倒，革命政府必不能存在。我們若不將楊劉打倒，香港政府早已統治了廣東了。所以此次楊劉失敗，就是香港政府的失敗。諸君聽此可以明白我們革命軍形式上雖與國內軍閥打仗，實在是無時無地不與帝國主義為敵……就常理來說，軍閥受帝國主義的暗助，既有錢又有械，應大得其勢；然實際上軍閥在北洋及西南的，都不能延長其生命至三四年之久。袁世凱要算是超等的惟一軍閥了，然而他依靠帝國主義者借款購械，壓迫民黨，到了結果，還是自斃；帝國主義勢力雖大，也不能救住他的壽命。於此可知軍閥雖有帝國主義者做護身符，但因為與人民

利害相反，不僅不能得人民之助，且遭人民激烈的反對，無論他的外援如何強大，總敵不過民衆反抗的力量，所以他的結果總是失敗。此次滬案發生，廣東工農商學兵聯合的興起，足以使帝國主義者膽寒。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精神，更引起了沿印度洋、紅海、地中海的被壓迫民族壯大的獨立呼聲，直嚇得帝國主義者向吾人發抖。……苟帝國主義與吾人開仗，正是他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千載一時的機會，他們決不會輕輕放過；而且必能與我們革命軍相策應，我們打倒帝國主義，才是革命的眞成功。我們敢同帝國主義作戰，才是革命的眞起首。……本來英法對於土耳其，比對於我們中國的壓迫還要凶些。三年前土耳其國民黨直接與列強宣戰，他們作戰的方略，便是先放棄君士但丁堡，改在安哥拉附近陸上守禦，英法列強費了許多金錢利器，還是被他們的國民軍打敗，結果不平等條約廢除，他們的國家民族從此得到獨立平等。土耳其尚能如此，我們中國豈有不能的道理？不過要曉得土耳其所以能制勝列強，並不是偶然，是他們的國民軍爲國家獨立自由而奮鬥，犧牲個人的生命權利，他們的革命才能成功。……英國人只設一家借款公司在印度，供給印度的貪官污吏及軍閥，助長印度內亂，他不費一彈，竟佔領了全印度。英國人這個用在印度的慣技，現在用到中國來了。……還有些軍閥如同馮國璋、曹錕、張作霖之流，賣國的錢實在太多了，他全部都還存在外國銀行，抽一部分自己來開銀行或是工廠，那裏曉得我們中國人無論做什麼買賣生意，只要外國帝國主義者少許用些資本，立刻就把你壓倒。你用五百萬資本開工廠，那裏抵得過外國用五千萬資本與你競爭？所以帝國主義不倒，中國人做生意的都不能自由，他要你中國銀行工廠那一天關門，你就要那一天關門，這是說中國今日還有半獨立國家名稱的存在。如果一旦爲帝國主義者用經濟力量亡了中國，那時不但是不許你開銀行做生意，就是你在外國銀行的存款，也不許你自由取用，你要提取少許，都要被他監督用度；這不要看別的，只看臺灣和韓國的富翁在日本銀行所存的錢，支取的困難，監督的嚴密，就可明白了。這樣看來，現在受了帝國主義的金錢，賣了自己的國家；等到國賣完之後，所得的賣國錢，仍舊還給買主，你上看上當不上當呢？……我們革命軍以後只希望同外國帝國主義直接打一仗；極望中國軍人覺悟，再不自相殘殺，這樣無論那一省來與帝國主義開仗，就是燃着了中國大革命成功的導火線，亦就是燃着了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導火線。」（註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七日

一六六

全國商會聯合會在上海開會，建議北京臨時執政府修改不平等條約。（註二）

註一：「革命文獻」，第一輯，頁三〇一——三〇三。

註二：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八一。

二十七日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公布測量機關、軍事機關保管軍用秘密機關地圖規則。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以陸軍測量機關及各軍事機關，對於秘密機密地圖之保管辦法，尙付缺如，特分別制定規則二項，公布施行，以資嚴密，原規則如次：

陸軍測量機關保管秘密機密地圖規則

第一條：軍用地圖因其用途及性質共分三種如左：

一、秘密圖（關於永久防禦上諸區域各圖）。

二、機密圖（關於戰時及臨時必要之地點設施防禦諸區域各圖）。

三、普通圖（不關於秘密機密各圖）。

第二條：凡測量機關關於秘密機密圖之保管上一切事宜應遵照本規則辦理。

但未經分別核定秘密機密圖以前，凡各軍用地圖暫適用本規則辦理。

第三條：各種秘密機密圖之製印，應由測量機關長官特派高級人員認真監視，並置製印原簿，逐一記入以備檢查。

第四條：秘密機密圖之保管，無論原圖原版、印刷圖，應由各測量機關長官督率管理圖件人員另置堅固圖櫃嚴加鎖鑰，並由直接長官從嚴監視，隨時清查。

其測繪此項地圖時亦應特別注意。

第五條：各測量機關於製印地圖時，該圖是否屬於秘密或機密，應呈由參謀團分別審訂出版後，再請轉咨各軍

事機關查核辦理。

第六條：各機關取用各種地圖皆可收相當之費用，但測量機關須事先將理由及價目呈明參謀團核准。

第七條：凡經參謀團核定之各圖，測量機關應在圖之右上方空白部分分別加蓋朱色秘密或機密戳記，並於圖之背面中央編列號數，仍將此種號數記入保管原簿，以昭慎重。

第八條：凡秘密機密各圖之發出，無論收費與否，均應將號數、張數、領用機關記入發出簿。

第九條：每月發出之軍用地圖應于翌月初詳列表冊，呈報參謀團備查，每屆一年，應于翌年一月內彙造表冊，呈請參謀團備案。

第十條：凡秘密機密圖如業經修正改版，其以前之原圖原版及印刷圖應行廢止或燒却，須于一月以內呈報參謀團，如認為無用時，應于高級長官監視之下銷燬之，並須列表具報。

軍事機關保管專用秘密機密地圖規則

第一條：各軍事機關領用軍用地圖時，須按本規則保管之。

第二條：軍用地圖因其用途及性質分爲左列三種：

一、秘密圖（關於永久防禦上諸區域各圖）。

二、機密圖（關於戰時及臨時必要之地點設施防禦諸區域各圖）。

三、普通圖（不關於秘密機密各圖）。

但未經核定秘密、機密圖以前，凡各軍用地圖暫適用本規則辦理。

第三條：各用圖機關於職務範圍內需用軍用地圖時，應由該機關長官開明所需數目，備文呈候軍事委員會核准，令行測量機關照發或備價領取。

請領之秘密機密圖以最短少數爲限。

第四條：依前條所定各機關長官以左列爲限：

軍事部部長、軍長、師長。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七日

一六八

各省軍事長官。

第五條：關於領去或購去之秘密機密圖，應由該機關長官負完全責任保管之，並責令專員經理。

第六條：各機關長官關於所領或所購之秘密機密圖，應於該圖右方空白處加蓋本機關公用圖戳記，如遇移交他機關時，應在該戳記下再加蓋接收機關戳記，以便稽核。

第七條：經理秘密機密圖應備保管原簿，並另置堅固圖櫃嚴密保存。

第八條：收發軍用地圖應認真稽查，並備收發清冊分別記載，每屆年底應檢查一次，將收發情形報告長官，並轉行報告軍事委員會備查。

第九條：凡領有或購有軍用地圖各機關長官，因公將該圖分配于各部屬，應由該長官酌量情形隨時檢查之。

各部屬領有分配軍用地圖，因公更分配于所屬時，須先得長官之允許，且以所需之部分爲限，其檢查亦同。

第十條：各用圖機關之職員因職務上之必要領用或閱覽所需部分之秘密機密圖時，應請長官許可，並由長官發給許可證。

第十一條：秘密機密圖之因公污損不堪使用，或測量機關已修正改版時，各用圖機關有須另行領用或購用者，應仍照本規則第三條辦理，但原領或原購各圖應同時繳還。

第十二條：凡領有秘密機密圖機關，如遇機關移轉或裁撤時，應將該圖備文呈候軍事委員會查核辦理。

第十三條：凡軍用地圖之移交、接收、報告、繳還等，應由各該機關長官查明詳數列表，報告軍事委員會備查。

第十四條：各用圖機關不得將秘密機密圖私行模繪攝影及用其他方法複製，以防流弊。

第十五條：凡遇秘密機密圖之遺失及被毀等情，應由發現與負責各員迅報長官從速查究，並呈候軍事委員會核辦。

第十六條：本規則自公佈之日施行。（註一）

國民政府通令，各機關在職人員，凡有吸食鴉片者，限一個月戒斷，逾限即予撤換。

鴉片爲害國人，由來已久，清末民初之際，各機關在職人員，深染嗜好者，亦在所多有。國民政府成立伊始，即行頒布禁煙條例，訂定於四年內實行禁絕。職員爲人民表率，自應率先辦理，規定如有吸食者，應於一個月戒斷，原令曰：

「查關於處分在職人員吸食鴉片一案，經政府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議決：凡政府所屬各機關在職人員，應具結呈明該管長官，絕無吸食鴉片煙嗜好，如有應即具限一個月內戒斷，逾限一經查明，即行撤換在案。合行令仰該□□即便轉飭所屬一體遵照辦理。」（註二）

國民政府令，裁撤前大本營財政委員會。

關於財政委員會存廢問題，經國民政府於本月二十四日提付第十一次會議議決，應即令行撤消，辦理結束。所有案卷，交由財政部點收保管。（註三）

國民政府派廖仲愷、胡漢民、許崇智、宋子文、陳公博爲實業投資委員會委員。（註四）

國民政府令知廣東省政府，各學校非經政府許可，不得收受一切補助。

各級學校接受外人補助，流弊滋多，政府特予明令限制，以資整飭。令曰：

「七月廿四日第十一次委員會會議議決，各學校除收受本國私人補助之外，非經政府之許可，不得收受一切之補助。除令國立廣東大學外，合行令仰即飭教育廳令行廣東省內各公私立學校一體遵照。」

是日並令知國立廣東大學遵照。（註五）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七日

一七〇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決設立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以陳公博為主任。（註六）

中國國民黨決議，各黨部以無理由拒人入黨者，從嚴處罰。（註七）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籌撥巴黎大學中國學院經費。

臨時執政段祺瑞，以巴黎大學前經商設中國文化講座，現在中國學院次第觀成，所有應撥款項，自應陸續籌撥。並派韓汝甲充巴黎大學中國學院監督，兼籌辦巴黎大學在華分校事宜。分令教育、財政、外交各部知照。（註八）

駐俄代表李家整電北京外交部，俄政府拘捕中國學生，並涉及代表團人員，請准回國。

李代表電呈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謂俄國藉故拘捕學生，及代表團人員情形，請向蘇俄駐華代表加拉罕交涉，並准其回國。外交部據報，特去電阻止。（註九）

洛陽西安間航空通航。

西北航空處通電，航空路線由洛陽向西發展，至西安爲止，洛西航程爲七百六十華里，商旅稱便。

（註一〇）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七號，頁二——七。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四號，頁五。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四號，頁六。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四號，頁三。

註五：「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四號，頁七。

註六：「國史館專檔」微捲〇〇三〇號，民國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註七：「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五〇。

註八：「政府公報」，三三四八號。

註九：「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七號，頁一三五。

註一〇：同註九。

二十八日

北京臨時執政府調司法總長章士釗署理教育總長，楊庶堪調署司法總長。

農商總長楊庶堪自去年十一月廿四日發表後，今始就任，當晚即奉調署司法總長。先是楊庶堪未到任時，已由臨時執政府明令農商部次長莫德惠代理部務，是日楊總長到部就職，並未先與段執政有所洽商，故當楊總長赴執政府出席國務會議時，即由段執政予以阻止，並於當晚予以調職，至於農商部部務，仍由莫德惠代理如故。明日，楊庶堪不滿執政府之處置，乃以農商總長名義，呈請病假十天。經予照准，司法部務，暫由章士釗兼理。（註一）

註一：「政府公報」，三三四九號。

二十九日 北京臨時執政府派溥倫、寶熙、馬福祥、馬良、馮自由、郭禎祥、凌陞等為參政。（註一）

蕭耀南電請釋放曹錕。

督辦湖北軍務善後事宜蕭耀南電請段執政，准予恢復前大總統曹錕自由，執政府接得各省軍事當局同樣之電報，已達九起。（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第三三五〇號。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七號，頁一三六。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三十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次會議通過：一、派李濟琛、李宗仁、黃紹竑、李天和、裴邦燾、葉光璽、蘇民、楊文昭為廣西省臨時省黨部籌備員。二、張靜愚為黨軍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徐堅為黨軍第四團黨代表，王懋功為黨軍司令部參謀長。（註一）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明令制止廣州市區分部自行分割為多數區分部。（註二）
國民政府令准施行國民政府公報條例八條。

國民政府祕書長李文範擬具國民政府公報出版條例，於是日獲國民政府令准施行。（註三） 其條例如左：

- 第一條：本公報定期每十日出版一次。
第二條：編輯內容：

（甲）關於國民政府執行事件。

（乙）關於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經辦事件。

- 第三條：本公報印刷所及總發行所在新豐街官印刷局。
第四條：本公報現由官印刷局印刷，訂明報費歸印刷局收入外，每月仍由本處津貼印刷費壹百七十元。
第五條：本公報凡隸屬於國民政府各機關國內海外國民黨總支部等處，每期分送一冊，概不收費。
第六條：公報價目暫定每冊小洋壹毫。
第七條：公報告白費暫定每百字每期三元，半頁每期六元，全頁每期十元，餘照類推，其廣告文字須經本政府祕書處審定後方得登載。

- 第八條：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四）

北京臨時參政院議長趙爾巽、副議長湯漪通電就職。

是日，北京臨時參政會舉行成立會，參政總額一百九十三名，出席一百十四人，議長趙爾巽、副議

長湯漪通電就職。（註五）

北京臨時執政府准航空署長何遂辭職，由曲同豐繼任。（註六）

註一：「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五一。

註二：「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五〇。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四號，頁一八——一九。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四號，頁一九——二〇。

註五：「政府公報」，三三五——一號。

註六：同註五。

三十一日 國民政府據廣東財政廳廳長廖仲愷呈為實行統一收支，令飭代理大理院長兼管司法行政事務林翔，將司法收入，解交省庫。

廣東財政廳廳長仲愷，以實行財政統一，凡有司法機關一切收入，統應解庫入收，特呈請國民政府飭知代理大理院長兼管司法行政事務林翔，轉令所屬遵辦。令曰：

「為令飭事：現據兼廣東財政廳廳長廖仲愷呈稱，案查司法收入原屬應解省庫之款，從前規定辦法無論省內外各廳院所收之數，均應列冊報解省金庫，倘有交通不便地點，准坐扣外，仍應虛列解批填列收據送庫，補入收支，以符財政統一之義。嗣因司法經費不敷，由司法機關另籌增加收入，以為抵補。此項增加收入之款，准自行留支。及民國十一年三月奉前省長公署令行，據審計處呈定統收統支辦法，凡關於司法收入，無論經常收入或增加收入，均須一律報解金庫，倘各廳庭監所有艱於赴省庫請領時，准照舊在縣庫撥支，並將應解款項掃數解由縣庫劃扣，仍須

列批抵解作爲虛收虛付，以免混淆。各縣庫收存就近廳庭所解司法收入，應隨時轉解省金庫，分行遵照辦理在案。現財政實行統一，如各軍隊及國立廣東大學暨中上四校應收款項，已統解由省庫入收支發，司法收入，事同一律，似應飭由高等審檢廳，將應收款項詳列預算書送廳查核，凡有收入之款統應照案解歸省庫，並將支出之款量入爲出，支配妥合，編具支出預算書，送廳核明，飭庫支發，以符原案，而昭統一。理合具文呈請國民政府委員會察核，應請核明令行遵照，凡有司法機關，一切收入統應解庫入收支發，庶財政統一計劃得以實現等情。據此，應准如呈辦理，除指令財政廳知照外，合行令仰即轉行廣東高等、審檢兩廳遵辦，並轉飭所屬廳庭一體遵照。此令。（註一）

英艦水兵在南京下關登陸，武力干涉工運，並擊傷工人二十餘名。

南京和記公司工潮，自本月十七日公司方面勉強接受工會條件平息後，但問題並未徹底解決。公司於勞方復工之後，遂有違約事項，如復工條件第一條「發給罷工期內之工資一月」，和記祇發給二十六天，其餘四天，則以罷工前所應給之四天抵算。工時方面的條件爲十小時，而和記仍勒令工人工作至十一、二小時而不比例增加工資。又如該廠復工之日，有工人居住較遠，得訊較遲者，於復工第二、第三日始進廠報到，廠方卽告以號牌早爲他人領去，外國人不許再發，罷工期內工資亦不能補給，其爲廠方有意圖騙，自不待言。工人受廠方此種種不講道義的欺騙，方且加以隱忍，希冀苟全；那知廠方陰謀叵測，竟有如下殘殺之舉。

是日上午，廠中女工放工時，號牌均被扣留不發，工人叩問其故，始知該廠已決定八月一日以停工爲名，將現有工人一律裁撤，另招新工。下午男工出廠時，亦係同樣辦理，男工知已無法挽回，乃根據復工條件，要求發給一月工資，（該廠自七月十七日復工，至七月三十一日止，計十五日，再加二個星期日上工之應給雙工，合共十七天，依復工條件應給工資一月，）廠方堅持不允，後經工人代表等調解，工人已允讓步至二十一天，（上工後工作十五天，星期日兩天，罷工期內未發之工資四天，合共二十

一天，廠中僅允發十四天，工人乃請發十四天再說；廠方復以無款，須待八月四日再發爲詞。工人認爲廠方有意抵賴，不再與辯，祇向各廠頭目，要求發回號牌，以爲日後索款之憑證，廠中又不允許。工人眼見半月以來血汗掙得的工資，竟已毫無領得的把握，遂均不肯出廠，不料廠方早有準備，此時即調英水兵登陸到廠，準備武力對付。至下午五時，南京警備司令部朱副官，下關第二分所朱巡官、呂巡長、第四師某連長，均已聞訊到廠調停，廠方乃令各廠工人下樓，聽副官之開導。工人既已下樓，該廠又以樓下夕陽未過，講演不便，復令各回原廠，靜候解決，工人亦咸遵命。於是朱副官等，先到樓下洗蛋廠將前次復工條件，向工人等詳加解說，並商同廠中，准將號牌發還，以爲日後領款之證；第二層樓照蛋房，亦照同樣辦理；將至三樓時，該廠引導人，乃向朱副官等聲稱樓上已無工人，不必再往上去，朱副官未聞有何聲喧，遂亦信以爲真，乃各散去；實則三層樓包蛋廠，四層樓打蛋廠工人，當時均在樓上，靜候解決，並未散去。朱副官等既已下樓，該廠工頭包榮卿乃持復工條件向打蛋廠工人解說，工人向之索取號牌，包乃以外國人不許發給爲詞，工人復再三向之哀求，包工亦允許再與大班接洽遂去。時朱副官等纔出廠門，樓下洗蛋照蛋兩廠工人，號牌既已發給，遂亦紛紛散去，不料英國海軍陸戰隊四十餘人，突於此時蜂擁入廠，一面將大門及樓梯分別看守，一面由該廠巡捕頭目英人賀吉克斯率印捕十餘人，帶領水兵四人，沿牆外之樓梯，廻旋而至四樓打蛋廠，該廠工人，方各圍坐案上，靜候包榮卿之答復，忽見英兵印捕齊至，知事不佳，欲圖奔避，則見樓梯亦有水兵把守，不敢前進，英兵既進廠，即將木棍向工人等橫擊，印捕復以武器在旁助威，叫工人滾出去，工人不堪苦打，大呼救命。樓下水兵，一聞喧嚷之聲，以爲打起來了，乃將大門緊閉，蜂擁登樓，樓上水兵，見工人徬徨不去，即開槍二響，一朝空放，一朝平放，當場受傷三人，有一人重傷倒地。工人至此大亂，逃奔樓下，有被水兵用刀刺傷，及木棍打傷，約二十餘人，工人逃出大門時，該廠書記英人克拉克，猶手持小刀，向工人追殺，工人恨極

，即將該英人擁出僱汽車送往東南大學理論。其時該廠第四層樓上，尚有受驚太甚，神志昏迷之工人十餘名，旋被拘鎖在五層樓上，次晨始行放出。事後英水兵架機槍於該廠樓外，斷絕內外交通；夜間復率印捕，在廠外放哨，如是者凡三、四日，未嘗稍懈。

按此事和記實於接受工人條件時，早懷報復之意，故於復工恰滿半月，乃將工人全部解僱，並又扣留號牌，扣留工資，以相威脅。其令人不解者，何以欺騙是日力任調解之朱副官，待朱離廠以後，即縱水兵入內將未走之工人，痛加毆辱，此一報復手段實屬毫無意義。論者謂此際英人因中國各地工人，全部仇英，彼輩憤無可洩，乃對和記工人，出此惡作劇之逞兇。（註二）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四號，頁一〇——一一。

註二：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三九四——三九六。

北京交通部訂定管理留學生章程，公布施行。

北京交通部為整理該部所派遣歐美之留學生起見，特訂定管理留學生章程二十四條，公布施行。並經決定留學生總額為七十名，全年經費為二十萬元。（註一）

註一：「留學史大事記」，頁二八五。

八月

一日 國民政府統一軍權。

國民政府成立後，以統一軍權爲第一要務。是日，所轄各軍，一律改用國民革命軍旗號，粵軍總司令許崇智、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滇軍總司令朱培德，攻鄂軍總司令程潛，各通電解除總司令職務，將軍權還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權於是統一。（註一）

北京外交部照會義大利駐華公使翟祿第，催請從速開議滬案。

北京外交部前爲開議滬案解決，特與義國公使翟祿第洽商，請爲轉知有關各國公使於短期內進行。茲因時逾半月，尙無確訊，用再照會義使，希即催辦。原照會如次：

「爲照會事：滬案開議事，前經本總長照請貴公使迅與有關係各國公使接洽，於最短時期之內，確定日期在案，迄今又逾半月，揆諸目下情狀，此案公平解決之方實有不容再緩之勢。本總長尤願力避因開議遲延所可能發生之其他枝節，故對於會議之延緩至爲抱憾，不得不請貴公使對此情形加以鄭重之注意，仍希貴公使將上述各節轉達各關係各國公使，並請將開議日期從速見示。抑本總長又有進者，本照會送達之後，倘因此案延不解決，致生無論何種枝節，其責任當有歸焉。右照會大義國駐華公使翟祿第閣下。」（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財政及軍事兩善後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就職。（註三）

財政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梁士詒，副委員長黃郛、楊永泰；軍事善後委員會委員長王士珍、副委員長陳宦、田中玉，均於是日就職，並通電各方查照。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加班禪宣誠濟世封號。

令曰：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一日

一七八

「班禪額爾德尼着加給宣誠濟世封號，加封儀節，着內務部、蒙藏院會同速議。」（註四）

北京教育總長章士釗令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武裝蒞校視事。

楊校長遵令於是日由武裝警察多人，護送蒞校，當即解散國文預科甲乙兩班、高師國文科三年級及大學預科一年級等科學生四班，迫令住校學生離校，並毆傷學生多名。（註五）

英國駐華代辦為七月二日重慶事件照會北京外交部，詞多狡辯，並反提抗議。

重慶七月二日英水兵開槍死傷我同胞一案，北京外交部曾於同月二十七日向英使館照會抗議，英代辦本日以照會答復，語多飾詞狡辯，希圖推卸責任，並對重慶當局之無禮貌動作，提出抗議。原照會如下：

「為照覆事：貴總長七月二十七日照會關於重慶近時騷擾事件，接准四川省長及省議會電告等情，業已讀悉。關於重慶事件，據敝國領事電告，業經本使於六月二十九日及七月七日各照會照覆在案。現復接得敝國領事之詳細完全報告，特附同節略合併照會貴總長，敬希查照。來照言不得不抗議英艦亂射探照燈照射慈惠江岸之華人，及水手登岸用利刃刺聚觀之羣衆等情。但據本使所悉：前一日曾有大批羣衆圍集馬堪告公司之院落外，該地即英人逃避之所。而保護該地之少數義勇隊司令雷君，曾籲懇中國當局加派保衛軍隊，亦無結果。至七月二日，羣衆數目愈增，終日作激烈之演說。傍晚，羣衆大有擁入該院落之勢。後此由該埠司令官派兵一小隊，計二十人赴該處駐守監視。處此情形之下，英艦乃派四名水兵及下級官佐一員，登陸解散暴徒，計傷一人之腹部，並輕傷其他三人。此種行動，實鑒於英僑生命之危險，迫至眉睫，且以當局未能採取必需的行動而出此。其為藉此免除一場嚴重的慘劇，似無疑義。本使相信處此情形之下，此種動作，實認為相當而亦妥要。在四川當局報告中，曾涉及逼近英國砲艦所發現之一屍身，該項屍身當昇以遊街示衆，繞遍全城，以為不列顛之野蠻證據。但在事實上，該項屍身發現時，顯係已在水中數日，故船主李暨領事均一致認與七月二日之事件無關。該項四川當局之報告，並聲明袁祖銘氏並未作不名譽之事。但在事實上如六月二十九日敝使所提出之照會上所述，則領事署之中國人員，曾被袁祖銘之衛兵強迫請

假，結果敝國領事自身亦不得不離開領事署。加以該領事離開而後，袁祖銘之衛兵又侵入領事署住宅，並對花園加以損害。關於重慶事件，敝使不能認四川當局之報告爲正確，實爲抱歉。至貴總長在此次（猶如其他各次）竟認此項與事實相反之報告爲純正，亦覺駭異。敝使爲對貴總長將重慶事件詳細情形陳述起見，頗歡喜王陵基在其他四川當局之阻撓，以及浮動者之公開挑釁中，能盡力制止困難發生。同時船主李與所指揮下全不適宜之軍隊，在保護英僑之努力中，每盡量忍耐。敝使對於重慶當局之無禮貌的動作，除上列二人外，不得不切實抗議。彼輩實有意玩忽職責，且不免帶有鼓動暴徒之色彩。有時中國當局竟若是玩忽其職責，至造成嚴重危險之局勢，幾使英國海軍爲保護保衛英僑生命起見，有必須開火擊射暴徒之舉。苟出此，按之中國他處近時事件而論，恐吾國僑胞必至被斥爲慘殺和平行爲正當之華人矣。相應照會貴總長，須至照會者。」（註六）

日本內閣改組，加藤再任首相，組織憲政會內閣。

日本加藤內閣，自七月二十九日閣議討論稅制整理一案，未獲結果，次日復議，又因政友會小川法相，與岡崎農相之徹底反對，不能成立。按日本慣例，閣議事件率不由多數決定，凡閣員中於重要議案取徹底反對態度者，總理須負內閣不統一之責，提出辭表請求天皇裁決。加藤內閣此番既因兩派對稅制案絕裂，故於七月三十一日提出總辭，親赴赤坂離宮進謁攝政太子，捧呈辭表，當經太子派員徵詢西園寺公爵對繼任人選之意見。本日頒詔命加藤重組內閣，各閣員俱仍舊貫，惟以屬於憲政會者爲限。其非憲政會辭職閣員之遺缺，則由江本翼繼任司法大臣，早速整爾繼任農林大臣，片岡直溫繼任商工大臣，塚本清治繼任內閣書記官長。

日本憲政會歷來以資產階級爲後援，主張向外發展，如往日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及英日同盟等等，加藤俱爲其中主腦。此次五卅上海慘案發生後，日人口頭表示親善，而暗中勾結英人，以謀從中取利，其外交手段之陰險，我國人未可漠然視之。（註七）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四九。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日

一八〇

註二：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七九—六八〇。

註三：「政府公報」，第三三三三號。

註四：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一六。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四九。

註六：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三二四—三二五。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五號，頁一一。

二日 國民政府以俄顧問斯米諾夫為海軍局長，江防海防各艦長均表反對。（註一）

安徽省長兼軍務督辦吳炳湘嚴切整頓皖政。

吳炳湘蒞任後，首先整頓皖省軍務，除嚴令倪道烺取消皖軍總司令及軍事特派員外，復令裁撤補充旅，以其第一團編屬第一混成旅，第二團編屬第三混成旅，又升馬祥斌為第二旅長，駐蚌埠，免憲兵司令程文沅職，而以謝邦慶繼任。（註二）

倪道烺旋由北京臨時執政府將其鳳陽關監督免職，調任長蘆鹽運使赴津任職。

北京各大學代表開會，援助女子師範大學，向臨時執政府交涉。

北京各大學學生代表，以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因昨日楊蔭榆校長武裝蒞校，解散四班學生，並勒令學生離校，日形擴大，是日特在中央公園開會，予以聲援，並推請學界名流秦泰榮、王世杰、李煜瀛、易培基、熊希齡等五人，向政府交涉，俾得早日作合理解決。（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四九。

註二：參閱(1)「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四九。(2)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册，

頁二六四。

註三：「教育雜誌」，卷一七，第九期，教育消息。

三日 國民政府令准建國第四軍軍長黃明堂辭職，部衆資遣回籍。

建國第四軍軍長黃明堂呈請卸職，經國民政府照准。原令曰：

「建國第四軍軍長黃明堂，治軍南路，疊著勲勞。茲以部衆久戍，擬即資遣回籍，呈請准予辭職，解卸軍權，情詞懇切，語出至誠，應即准如所請，免去本職，並按照陸軍中將官階，給予年俸，用昭懋賞，而勵勤勞。此令。」

（註一）

黃明堂，廣東欽州人，早年投身會黨，出沒廣西鎮南關那模村一帶。及國父策劃西南，黃氏舉衆歸順國父，先後受命舉事鎮南關、河口諸役。武昌義起，黃氏率部收復廣東四邑，號明字順軍。其後陸續參與討袁、討陸、討陳諸役，並歷任安撫使、鎮守使、軍長等職。

附錄：鄒魯：黃明堂傳（註二）

黃明堂，廣東欽州人，行八，人皆呼之曰八哥。性任俠，憤清政竄敗，投身會黨，善馭衆，衆咸歸之。聚游勇數百人，出沒於廣西鎮南關那模村一帶，屢挫清兵。八哥之名，不脛而走。鎮南關毗鄰越南，游勇擾及越境，法當局苦之，然亦無如之何。紀元前五年丁未，總理親至越南策劃，將有事於西南。一日，晤越南法總督，偶語及游勇事，法總督以游勇擾越爲苦，問計於總理。總理曰：「能許吾黨至其地，撫之易如反掌耳。」法總督欣然許諾。總理遂遣黨人往，說明堂曰：「我輩皆漢族子孫，自滿清入關，佔據我土地，奴役我同胞，於今二百餘年，吾黨奔走革命，志在光復，望君等協力同心，共建大業，滅清非難，避免外國干涉難，幸勿再擾越境，致召干涉，則大事成矣。」明堂悅服，誓不再擾越境，且願舉衆以聽指揮，越、桂過境自是安堵，法總督深德總理，黨人之來往越境奔走革命者，皆置不問。

既而總理與黃興議，決取鎮南關以圖兩粵，於是王和順爲都督，主持進攻鎮南關軍事，又電飭明堂由左州拔隊出關，互爲呼應。詎屆期而和順隊伍不集，總理乃改委明堂爲鎮南關都督，以代和順。明堂奉命，遂於丁未十月二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日

十六夜，率遊勇鄉團百餘人，繞鎮南關之背而潛襲之。鎮南關有砲台三，互爲犄角，且地勢峭峻，夙稱天險。明堂身先士卒，披蒙茸，拔鈎藤，攀斷澗危崖而上，疾趨第三砲台，喊吶踰牆以入，守兵未知所從來，狼狽竄逃。我軍乘勝追擊，遂併第一第二兩砲台盡拔之，青天白日旗幟於是飛揚關上矣。

總理得訊，以二十七夜親率黃興、胡漢民、日人池亨吉及法國退職砲兵大尉某等至關，慰勞明堂備至。時清軍陸榮廷率部來攻，我軍由法國砲兵大尉開砲還擊，所發皆中，斃敵數十人。榮廷大懼，至密函約降。初我軍之襲取鎮南關也，原欲集合丁未防城一役退駐十萬大山之衆，會攻龍州，彈藥武器，則取自砲台守兵，以資補充。詎意十萬大山之衆，以道遠不能至，而守台清吏，又侵蝕公帑，鎗彈俱空。我軍以後援不繼，補充匱乏，攻守均感失據，總理乃令明堂固守五日，親返越南籌募接濟。接濟未果，而清將龍濟光已率部數千來援。敵我衆寡懸殊，明堂不得已，乃於十一月初九日退出要塞。陸榮廷遂以克復鎮南關報，而邀清廷重賞矣。

鎮南關之役既敗，越南法當局徇清廷之請，諷總理離境。總理乃之星洲，而以經營欽、廉軍事委之黃興。並令明堂窺取河口，進兵雲南，與興並舉。戊申二月，黃興率同志二百餘人，由越南入粵。縱橫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月餘，所向無敵，威名大著。明堂亦於三月二十九夜舉義於雲南河口以應，河口警察見革命軍起，遂殺其管帶蔡某，以迎我軍。旋進攻汎營，清河口督辦王玉藩親自督隊力戰，我軍苦攻不克。既而汎營管帶黃元貞先降，敵漸不支，玉藩使人約降，我軍疑之。乃遣王槐廷率兵二名並一法人往洽，玉藩果無降意，且揮刀斬槐廷。清守備熊通與我早有約，至是見事急，乃舉鎗轟玉藩，斃之，盡降其衆，於是河口全境，盡入我軍之手。明堂約束兵警，巡視河界，撫輯人民，保護外僑，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居民德之，越南法當局亦嘆革命軍紀爲不可及也。

明堂於是編制隊伍，爲進兵計，以關仁甫、張德卿等分途統師北上，沿途收集清降將李蘭廷、黃茂蘭所部，進攻蠻耗。逕趨蒙自，臨安周雲祥所部革命軍，亦已發動響應，師行甚利。清雲貴總督錫良聞警，倉皇失措，令道員方宏綸，提督白全柱統兵十餘營來禦，並電黔、川、桂三省乞援。總理時在南洋，聞捷大喜，急電黃興入滇督師。興至河口，而軍威益振，惟見糧食子彈俱缺，不能久持。興乃遄返越南，謀商於胡漢民，設法接濟。興甫至老開，法警疑爲日人，遽加扣留，卒被判出境。滇境我軍，既乏人指揮，接濟又絕，敵援軍四集，進逼不已，我軍前鋒相

繼敗退。明堂困守河口，苦戰月餘，勢不支，終乃率餘衆六百餘人退入越境。

滇、桂革命起義，屢興屢蹶，黨人之在越南者，漸不容於法當局，乃轉往南洋、香港，集全力以經營廣州。未幾遂有庚戌新軍之役及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明堂枕戈粵、桂邊境，未得及鋒而試。迨武漢起義，各地黨人聞風響應，明堂亦率所部收復廣東四邑，號明字順軍。粵省光復，改編爲統制。此後討袁、討陸、討陳諸役，明堂無役不預。歷任安撫使、鎮守使、軍長等職，卓著勛勞。七七抗戰軍興，明堂垂垂老矣，猶投袂奮起，願效前驅，愛國之志，老而彌堅。惜天靳遐齡，二十八年，以病歿於家。

鄒魯曰：「明堂歿後，接其家人訃告，請爲傳，曰：『明堂之遺囑也。』時余方病，勉執筆爲文，卒因敵機轟炸，輾轉遷徙遺失。茲撮記其大事，補成此篇，而家世及人民國事蹟，缺略未詳，是又無以副明堂之遺囑爲憾焉。明堂性情純厚，而意態豁達。自服膺主義，始終努力革命，不因成敗利鈍而稍渝。人有急，無不設法爲解，惟其能急人之急，故人亦急其急。一生無餘蓄，而事革命，供濟人，不稍困難者，悉緣是。以視今之翻雲覆雨利己損人者，明堂可以風矣。」

北京臨時執政府特任孫寶琦為駐蘇聯共和國大使。

按照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蘇俄與北京政府所簽訂之中俄協定，兩國間互派大使，處理駐在國交涉事宜。蘇俄所任命之首任駐華大使加拉罕，已於去年七月三十一日向北京政府呈遞到任國書，至是北京臨時執政府亦特任前國務總理孫寶琦為駐蘇聯共和國全權特命大使，此爲我國駐外大使之第一人。

(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核准蘇皖宣撫使兼督辦江蘇軍務善後事宜盧永祥辭職，以省長鄭謙暫行兼任督辦。

盧永祥原爲段氏舊部，年初挾奉軍勁旅南下，宣撫蘇皖，驅逐齊燮元之後，未幾即膺蘇督之命。現因奉張與段氏意見不一，以處兩大之間，應付爲難，托病請辭。段執政以其情辭懇切，暫予節勞，以專

靜養。所有江蘇軍務善後事宜，令由省長鄭謙暫行兼辦。（註四）

北京國憲起草委員會舉行開會式。（註五）

北京法制院頒布「京師警察廳保管清室內務府及奉宸苑各產條例」。

清室所有財產，自溥儀出宮後，已被清室善後委員會保管，有關方面，圖向善後委員會收回清室財產管理之權，特由法制院頒布京師警察廳保管清室內務府及奉宸苑條例，以便依據進行。（註六）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五號，頁九。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六二〇—六二二。

註三：「政府公報」，三三五五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政府公報」，三三六八號

註六：「東方雜誌」，卷三二，第十八號，頁一五〇。

四 日 國民政府令法典編纂委員會，審查政府成立後所頒行各種法規，以臻完善。

國民政府成立伊始，諸事草創，所頒布之各項法令規章，尤難免有先後抵觸，內容矛盾之處，亟宜統一審查，以臻完善，爰令法典編纂委員會負責其事。令曰：

「查古委員應芬提議：竊查自國民政府成立後，各種法規，多有經公布施行者。惟草創之初，迫於時間，恐權限或有出入，文字上亦不無未盡妥協之處。現既有法典編纂委員會之設，可否將國民政府後所頒布各種法規，發交該會覆加審查，俾臻完善一案，業經政府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議決照辦。除分令各機關遵照彙送外，合行令仰該會即便知照。」（註一）

是日政府並分令秘書長李文範、軍事部部長許崇智、外交部部長胡漢民、財政部部長廖仲愷，及廣

東省政府查照，即將所有已頒布之各種法規，彙送該會，以便審查。

孫科偕廣東交涉員傅秉常抵北京。

國民政府外交部爲處理沙基慘案交涉，遣派孫委員科，與傅交涉員秉常，前赴北京，與臨時執政府外交部交換交涉意見，並將該案經過詳細情形，予以說明。（註二）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舉行追悼沙基死難烈士大會。

追悼會由蔣校長中正主祭，出席本校全體師生官兵，並由蔣校長演說。演詞節錄如下：

「今天本校本軍全體同志追悼沙基死難諸烈士，大家在此赤日酷暑之中，都能嚴肅恭敬，表現沉痛哀悼的意思，可見烈士之死，死得其所了。但是我們還要曉得，我們今天追悼諸位烈士，一方面固然是悲哀，一方面也是我們未亡人很光榮的日子，這光榮是先烈之血換給我們的。因爲將來我們國家、我們人民能得着解放平等的幸福，全賴這些死難的犧牲得來的，所以我們生存一天，就要一天記着死難諸烈士，不要忘了他們死難痛苦慘傷的情形。我們今天追悼他們，應該在精神上留個永久的紀念，時時不忘報仇雪恥的責任；應該認清先烈是替我們死的，我們是他們的化身，我們要用先烈的奮鬥精神，爲先烈報仇，才對得住先烈，才不愧爲後死者。……我們既然處在這麼一個環境，自然應當格外奮發，不努力也要努力，不奮鬥也要奮鬥。帝國主義者時時想制我們的死命，同時我們也時時想打倒帝國主義，所以我就希望諸同志更要明瞭黨員的責任，官長要請假回家的，到這時候都不要請假了；學生在學校裏，就要更加知道自治，勉力求學，練好本事，總要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和敵人打仗才好。……從前俄羅斯革命也受帝國主義者經濟的封鎖，三五天得不到一頓麵包吃。西伯利亞那樣冷的地方，冬天沒有棉衣穿，然而他們還是要堅忍做去，要打破被帝國主義的封鎖，他們是何等的奮鬥精神。現在我們的環境已和俄國一般的險惡，我們也應當耐苦耐勞來爲革命奮鬥。……天下無論什麼事情只有身受苦痛，方能引起覺悟；沙基的慘案、香港英政府對我們經濟的封鎖，都是給我們民衆覺悟的頂好機會。這同我們同志死難，無異他們在機關槍聲中大聲疾呼的告訴我們說：『帝國主義的眞象，現在我們民衆都可以認識了。』……」（註三）

蔣校長中正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同學學錄作序。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同學錄，即將印製。蔣校長中正特作序文如次：

「本年四月下旬，余為第一期同學錄作序，曾詳敘東江戰事諸生將士奮勇作戰，視死如歸之情狀，而推究其原，不能不歸納於本黨總理主義之所感，因以勇往猛進，打破帝國資本主義及其傀儡之軍閥，實行我總理之三民主義，繼承先烈革命未成之志，不死不已，不成不止，為諸生將士勗；更欲以同學錄為我校同學生死始終、共同一致、精神團結之寫真，使我世世同學與同志藉悉我校今日精神所在，且從而興起繼續我校不斷革命之事業。歲月如流，瞬逾三月，而第二期同學畢業期屆，又以同學錄索序於余矣。余今日之所期望諸同學同志者：固猶是三個月以前之期望也，此外更何言乎。然即此三個月之中，其足為本校歷史上永久紀念之大事又有二焉：一為自東江旋師，掃除廣州叛軍；一為參加沙基遊行，慘被英法帝國主義者戕害。前者雖幸獲勝利，且成功之速，頗非始料所及，然我忠勇之學生將士，又死傷多人；余每覺掃除假革命派之可喜，不足抵償喪失我親愛同志之可慘。後者則直為我國而尤為我校之奇恥大辱；身為軍人，張目視其同志受人屠戮，而不能為之復仇，日惟忍痛以待時，此恥不雪，何以為人乎？此二事皆我第二期同學所躬與；余知同學諸君之感想，亦必無異於余也。今日我同志所當警惕者，非僅革命尚未成功，革命魔障且日益加甚，我輩誓打破帝國資本主義及其傀儡之軍閥，而彼帝國主義與軍閥，亦豈能束手待斃？其為自存計，惟出死力以謀顛覆我革命勢力耳。彼帝國主義與軍閥進攻如斯之猛，已足反證我革命勢力之澎湃，使彼恐怖自危而有餘，亦即我革命事業將告成功之先機。然果能成功與否，惟視此最後五分鐘之努力如何。若因環境日增困難，稍存畏慮之心，則必至前功盡棄，終為帝國主義與軍閥所屈服矣。在最近三個月，我之困難已視以前加甚，然余以為此後之困難，必更有千百倍於今日者；何以戰勝此困難，亦惟恃我同志團結一致，勇往猛進，不死不已，不成不止而已。第二期同學畢業以後，安知不如第一期同學，畢業未三月，即有東江戰事。余又知第二期同學彼時之奮勇作戰，視死如歸，亦必與第一期同學無二致也。觀於楊希閔、劉震寰輩，距總理逝世未百日，即已叛變，愈信余前次所言：『不為信徒，便為叛逆；不為同志，便為仇寇。』絕非武斷。今日又為本校追悼沙基死

難同志之日，執筆序此，尤悲愴不能自己。我同學諸君乎，念來日之大難，懷責任之愈重，中正必永永爲總理主義最誠實之信徒，已死諸同志最忠勇之同志，茲錄始其左券歟。」（註四）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五號，頁一五——一六。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二，第十八號，頁一五〇。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二七——五二八。

註四：「革命文獻」，十一輯，頁三〇三——三〇四。

五日 楊森部大軍東下，因北路總指揮王纘緒通電主張停戰協商川局，軍心解體，

遂下令向樂山、宜賓撤退。

戰事發生後，以東路永川、榮昌方面，兩軍接觸，作戰較爲激烈，楊軍北、南兩路，均徘徊觀望，按兵不動。七月下旬，楊氏由成都親赴榮昌前線，督勵士氣。適於此時，北路王纘緒忽由遂寧發出通電，致雙方各軍，主張停戰協商川局，因此楊森全線發生動搖。楊氏部下有主向川西成都撤退再觀變化者，有主先肅清內部王纘緒再一致對外者。惟黃毓成向楊建議，謂此時內部紛歧，官兵戰志瓦解，再戰只有失敗。不如全軍向樂山、宜賓撤退，集中後進入雲南，先定滇省，以圖再舉。楊氏以黃毓成熟悉滇情，遂採其建議，下令各部向樂山、宜賓總撤退。（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任命段永彬爲鳳陽關監督。（註二）

華盛頓會議所簽訂之九國公約，在美京正式調印。

依據華盛頓會議議定事項所簽訂之九國公約，因法國政府，別具用心，歷時數載，近始批准。美國政府爲完成斯項公約手續，是日邀請中、英、日、法、義、荷、葡、比國八國代表，與美國代表正式調印。（註三）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五日

駐英代辦朱兆莘，向英外部交涉滬案拒絕司法調查，未獲結果。

中國駐英公使館代辦朱兆莘電呈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謂向英外相交涉拒絕司法調查，英外部藉口須與有關各國交換意見，未得結果。（註四）

清室善後委員會發現清室於去年春間陰謀復辟文件。

清室善後委員會整理溥儀出走後所遺留古物、文件、器具等項，內中發現有去年春間密謀復辟之文件。（註五）

註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三二五——三二六。

註二：「政府公報」，三三五七號。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五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五〇。

註五：同註四。

六日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蔣校長中正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辭本兼各職，經軍事委員會懇切慰留。

蔣校長中正自上年受職以還，擔任各項職務，向均積極從事，上月八日，終因操勞過度，致患腦充血之症，勢甚危險。九、十兩日，鼻孔流血不止，乃赴病院療治，經施手術，始漸痊癒，然體力迄未復元。加以軍校經費，無人負責，大有難乎爲繼之勢，遂不得不出於辭職之一途，以求擺脫。惟軍事委員會以蔣校長身兼數要職，馳驅殺賊，迭建奇功，政府倚若長城，黨軍奉爲泰斗，經提第十七次委員會討論，一致議決，懇切慰留，並將原呈退還。茲錄原呈如次：

「爲呈請准予辭去本兼各職事。竊中正仰荷先總理特達之知，任命爲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本年四月二十九日，

復蒙鈞會任命爲黨軍司令官，材輕負重，時虞弗勝。惟以國民革命亟待完成，黨員責任未敢放棄，輒復勉勉從事，冀圖報稱。奈終以才短體弱，日呈竭蹶之象，長此以往，隕越堪虞。且自兩次入院醫治，迄今精力猶未復原，校務軍務皆甚繁劇，尤非衰悴之身所克擔荷。中正責任心重，既自知不能有所建樹，更何忍一日尸位，輒敢陳明實情，仰懇鈞會即日准予辭去本兼各職，所有任內一切經手事宜，可責成廖黨代表徹查，移交新任接替。中正同里休養，倘能恢復精元，則報黨國之日正長也。謹呈中央執行委員會。」

附：軍事委員會復函

「逕復者：接貴委員八月六日來呈，請辭去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當於本月十一日本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提交討論，僉謂先帥畢生之力，從事國民革命，不及目睹成功，奮志以歿，而遺其責任於我後死；現雖肅清反側，而如何繼續努力，事務更繁，責任更重，軍事進行，現方發軔，本會同人，尤難稍懈。貴委員忠勇成性，學識超羣，昔年總理蒙塵，曾以一身當國難，邇來馳驅殺賊，尤能百戰建奇功，政府倚若長城，黨軍奉爲泰斗，本會進行正賴策畫。當經一致議決，懇切挽留，並推定朱委員培德代表同人，前往致意，務希念先帥付託之重，同志期望之殷，打消辭意，勉爲其難，黨國幸甚，辭呈璧還。此致蔣委員中正。軍事委員會啓。八月十二日。」（註一）

國民政府頒令裁撤廣西總司令、廣西省長等職稱。

國民政府以省級已改省公署爲省政府，並取消省長之職，特令廣西軍政長官知照。令曰：

「廣西總司令、廣西省長，均着裁撤，於籌備改組以前，所有廣西全省軍政、民政、財政，着李宗仁、黃紹竑暫以廣西全省綏靖處名義，負責辦理。」（註二）

廣東省政府擬具廣東省金庫條例及收支章程，奉准施行。

廣東省政府爲實施統收統支，特擬具金庫條例及收支章程各一種，呈請國民政府察核，旋經提交八月四日第十四次委員會會議，議決修正通過，指令並將修正後之條例及章程抄發該省政府知照。

附錄：

一、廣東省金庫條例（註三）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六日

- 第一條：廣東省金庫管理省政府之現金出納及保管事項。
- 第二條：省金庫設庫長一人，承省政府之命，受財政廳長之監督，綜理金庫一切事務。
- 第三條：省金庫認爲必要時，得呈請財政廳設立支金庫或分金庫。
- 第四條：支金庫、分金庫由省金庫統轄之。
- 第五條：省金庫支金庫或分金庫收入之現金須存儲中央銀行。
- 第六條：省金庫得酌量情形，呈請財政廳於未設立中央銀行分行支金庫或分金庫之地點，委託其他穩固銀行或銀號代理支金庫或分金庫之事務，或附設辦事處於銀行或銀號內。
- 第七條：省金庫出納保管章程另定之。
- 第八條：監察院財政部或財政廳得隨時檢查省金庫之款項及簿據，並得稽核中央銀行之庫款及簿據。
- 第九條：省金庫於現金之管理除照本條例辦理外，其依法律契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 第十條：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二、廣東省金庫收支章程（註四）

- 第一條：財政廳收入稅款均由省金庫收納，由中央銀行代理保管，但依據法律契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 第二條：省金庫於現金之收入須先核明財政廳發給之准收通知單後，交由中央銀行如數收入。
- 第三條：省金庫於現款之支出須核明財政廳發給之支付命令，交由中央銀行付出。
- 第四條：省金庫每月須製成收支報告書三份，一份送監察院，一份送財政部，一份送財政廳。其每月及每六個月（由一月起至六月底止爲一期，由七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爲一期）之收支情形，應開列表冊及報告書分送查核。

- 第五條：省金庫之款項簿據得由監察院、財政部或財政廳隨時派員檢查。
- 第六條：省金庫收支須由庫長負責。
- 第七條：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重慶開為商埠，以聶正瑞為商埠督辦，魏國平為會辦。

四川萬縣開為商埠，前經北京執政府明令施行。茲續據外交總長沈瑞麟內務總長龔心湛會呈，請將重慶市政公所改組為商埠督辦公署，並請簡派聶正瑞為督辦，魏國平為會辦，一併予以准行。（註五）

北京教育部決定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北京教育部以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無法解決，特提經內閣會議討論，決定停辦，由部派員前往接收。（註六）

北京英國公使館華籍員工，憤英人對華態度橫蠻，一致罷工。

罷工風潮發生後，一部分在館員工未及走離，即為英員幽禁，不令外出。十日，英代辦要求北京外交部對於該館華籍員工罷工一案，嚴加取締，否則須負賠償該館損失之責，外交部當予婉詞拒絕。

（註七）

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因蘇聯政府拘捕華人，特向加拉罕大使提出抗議。（註八）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三〇——五三一。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五號，頁九。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五號，頁三一——三三。

註四：同註三。

註五：「政府公報」，三三五八號。

註六：「教育雜誌」，卷一七，第八期，教育消息。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五〇。

註八：同註七。

七日 國民政府公布公文程式令。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七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七日

一九二

國民政府爲統一公文處理，特制定公文程式，予以公布施行。規定公文書分令、佈告、批、任命狀、呈、咨、公函七種，並定明公文書必須記明年月日及機關長官姓名。茲錄「公文程式令」原文如下：

公文程式令

第一條：凡處理公事之公文書概依本令之規定。

第二條：公文書之程式如左：

(一) 令：公佈法令任免官吏及有所指揮時用之。

(二) 佈告：有所宣佈時用之。

(三) 批：於人民或所屬官吏陳請事項有所裁答時用之。

以上屬於國民政府者，由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主席及主管部部長署名，蓋用國民政府之印；其不屬於各部者，由常務委員多數署名，蓋用國民政府之印；至各官署，由各官署長官署名，蓋用各官署之印。

(四) 任命狀：任命官吏時用之。

(甲) 特任官任命狀由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多數署名，蓋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之印。

(乙) 簡任應任各官任命狀由政府常務委員主席及主管部部長署名，蓋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之印。

(丙) 委任官任命狀由各該官署長官署名蓋印。

(五) 呈：下級官署對於直轄上級官署或人民對於官署有所陳述時用之（附表一）。

(六) 咨：同級官署公文往復時用之（附表二）。

(七) 公函：不相隸屬之官署公文往復時用之。

第三條：公文書必記明年月日及長官姓名。

第四條：凡政府發表之公文書皆應於政府公報公佈之。

第五條：政府及各官署發表之公文書應分類分年編訂號數。

第六條：本令自公佈日施行。

公文程式（表一）上對下用令、下對上用呈

國民政府

省政府

市政府

外交部

——各交涉員

民政廳

財政局

財政部

——各海關監督

財政廳

工務局

軍事部

各部院所屬其他機關

教育廳

公安局

監察院

各部院所屬其他機關

建設廳

衛生局

懲吏院

各部院所屬其他機關

商務廳

教育局

大理院

各部院所屬其他機關

農工廳

各局所屬機關

省府

各縣

市政府

南海縣

省政府

各縣

省各法院

番禺縣

省政府

各縣

各縣

番禺縣

- 一、國民政府遇緊急必要時，亦得直接令各部院省政府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 二、省政府遇緊急必要時，亦得直接令各廳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 三、市政府遇緊急必要時，亦得直接令市政府各局所屬各機關。

公文程式（表二）用咨

（一）國民政府各部院間。

（二）國民政府各部院與省政府間。

（三）省交涉員關監督運使稽核所間。

（四）省政府各廳間。

（五）省政府各廳與市政府間。

（六）省政府各廳直轄各機關間。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七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八日

一九四

(七)省各法院與省各廳或市政府間。

(八)市政府各局間。

(九)市政府各局與省政府各廳直轄各機關間。

(十)各縣間。(註一)

北京外交團對以司法手續重查滬案，意見分歧。

外交團開會，討論用司法手續重查滬案，各使意見紛歧，英、日兩使報告，謂已接奉本國政府訓令；法、意、比三使則表反對。美使主張先統一外交團內部意見，再談司法調查。(註二)

北京教育部公布審定圖書規程。(註三)

奉天南滿醫科大學學生，全部聲明退學。(註四)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五號，頁五十八。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五〇。

註三：同註二。

註四：中村久四郎、山根倬三合著：「支那歷代年表」，頁一〇一二。

八日 北京臨時執政府任命孔昭同為福建興泉永鎮守使。(註一)

北京國憲起草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票選林長民為委員長。

會議中除選舉林長民為委員長外，並通過議事規則。由委員會名義通電各省區法團，從速提出對於國家憲法之意見，以便採擇彙訂。(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派員將前借文溯閣四庫全書，運還奉天。

奉天軍務善後督辦張作霖，索回文溯閣四庫全書，段執政祺瑞乃派員與張督辦代表檢點運奉。(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三三六〇號。

註二：「政府公報」，三三六二號。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五一。

九日 江蘇省長鄭謙為南京下關和記洋行事件，向南京英領事正式抗議。

江蘇省長鄭謙以七月三十一日和記洋行勞資發生衝突，係因資方不履行條件所致，且英國水兵在南京無權登陸，特向駐南京英領事提出正式抗議。惟英領事拒絕接受此項公文，反向省公署要求賠償英人可拉克之損失。（註一）

四川聯軍鄧錫侯部入成都。

楊森與反對派和談決裂後，反對派遂公推袁祖銘組織聯軍合力攻楊，而此時師長王纘緒又在北部通電中立。楊軍前敵，復連戰失利，楊森迫不得已，乃令自成都撤退，向嘉定方面集中，聯軍鄧錫侯部是日入成都。（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五一。

註二：同註一。

十日 中國國民黨決定於本年九月十五日，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團結國民黨內部，以解決危機日益加深之共產份子猖獗問題。

自本年三月十二日國父孫先生文在北京逝世之後，其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之共產份子，利用黨團作用，一面積極從事於軍事、政治、社會各方面之發展，擴大其勢力，以爭取國民革命之領導權；一面利用具有領袖野心之國民黨幹部，加速其內部分化，企圖篡竊

國民黨之組織而消滅之。由於共產份子之此項陰謀日益暴露，引起了全黨之自覺與自衛運動，而力謀有以制之。在此時期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為二十四人，候補五人，中央監察委員為五人，候補五人，其屬於國民黨黨籍者固佔絕對之多數，其時留粵之中央執監委員胡漢民、鄧澤如、伍朝樞、孫科、鄒魯等經多次之秘密會商，企圖以會議之方式，多數之決議，以解決共產份子篡竊國民革命領導權之陰謀。於是於本日第一百零三次國民黨中央常會中由胡漢民提議決定於是年九月十五日在廣州舉行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註一）不料此一決定之內幕，為共產份子與第三國際代表蘇俄顧問鮑羅廷所知，乃設法多方破壞，以阻止此一計劃之進行，於是展開容共時期國共兩方正式對立、排斥、破裂運動之序幕。

按：本月二十日廖案之發生後，胡漢民被迫赴俄，其他準備參加一屆四中全會人員，或因廖案之擴大株連而離粵，或踟躕觀望而未來，致原定九月十五日召開之全會未能如期舉行，而釀成是年十一月廿三日，部份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國父靈前，召開排除共產份子之護黨會議，舉世所稱之西山會議即源於此。

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謨照會北京外交部，宣布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生效。

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謨照會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謂華盛頓會議之九國公約，已由各國在美京完成調印手續，即日發生效力。有關中國召集關稅特別會議一案，請即定期擇地舉行。（註二）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推鮑羅廷、胡漢民、許崇智、譚延闓擬具聯絡湘

閩浙具體辦法。（註三）

戴傳賢致書蔣中正，痛詆共產黨。（註四）

註一：「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五三。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五一。

註三：國史館專檔。徵捲。〇〇三〇號。民國十四年八月十日。

註四：同註三。

十一日 北京臨時執政府特派王寵惠為修訂法律館總裁。

北京臨時執政府為準備修改不平等條約，特延攬王寵惠為總裁修訂法律館事務，並於先一日任命梁敬鐸為修訂法律館總纂。（註一）

北京外交團同意續辦關稅附捐半年。

北京臨時執政府前因賑濟水災災民，特援民九成案辦理關稅附捐半年，當經北京外交團同意辦理有案，茲因臨時執政府請續辦附捐半年，亦經外交團同意。惟日使聲明保留，候奉樞密院核准，再行承認。（註二）

張作霖以于冲漢為東三省特區長官。

吉林省長王樹翰請辭東三省特區行政長官兼職，經張作霖核准，並經張令于冲漢繼任。（註三）

督辦直隸軍務善後事宜李景林，屠殺天津裕大、寶成、裕元三紗廠罷工工人。

天津日本裕大紗廠工人，因聲援「五卅」慘案，於六月十日實施罷工，並要求改良待遇，不料竟釀成一大慘殺。是日下午，督辦李景林派兵強迫工人復工，即由日人與中國軍警向聚集的工人羣衆夾攻，當場工人遭慘殺者六人，被捕者二十餘人，受傷者無數。十二日，寶成、裕元兩廠會同裕大廠工人六千餘，在裕大廠前開羣衆大會，抗議十一日的慘殺。李氏聞訊，又派軍隊五千餘人趕往將開會羣衆包圍，

突然下令開槍，當場被槍殺者二十餘人，跳海逃命因而溺斃者六十餘人，被捕五百餘人。此被捕者自裕大廠前由大隊軍警押解至津時，行至舊俄租界附近，有千餘工人向押解者哀求釋放被捕工人，又遭軍警開槍，當場死二人，傷十餘名。李氏復派軍隊於是日將爲「五卅」慘案聲援之天津學生聯合會、各界聯合會、濟安會、海員工會，分別佔據，並將已死工人的首級割下，懸在學生聯合會門首，及街衢大道示衆。學生聯合會、各界聯合會代表，及救國日報社記者均被捕。海員及碼頭工人被押赴埠須開船卸貨。

裕大紗廠罷工時工人所提之條件如下：

- (一)承認工會。
- (二)僱用解僱，須得工會之同意。
- (三)將被辭退之工人一名復職。
- (四)工資在四角以下者，加薪一角半，四角以上者，加薪一角。
- (五)不得無故處罰。
- (六)定學徒津貼每月四元以上。
- (七)進膳時間問題。

日領事於此工潮發生時，即謂此事並非勞資爭執，而係政治煽惑，應由地方長官負責，並須要求罷工的賠償。李氏畏懼日領事的威脅，遂拿出屠殺手段，對工人橫加屠戮，以期鎮壓。迨慘劇再三演出，日人亦覺膽寒，不敢再事強硬，遂接受出面調停警察官之忠告，答復工人代表，認爲所提第三、五、七條可照辦，第四條加工資一成，第一、二條俟與他廠協議後回復，第六條保留。工人以生計關係，只得依此答復條件復工。

此一天津紗廠響應「五卅」慘案的罷工，所遭屠戮與被捕的人數，較上海南京路血案尤爲慘重，李景林的兇焰，較之英日帝國主義者更加瘋狂；可見當時北方之黑暗，軍閥之專橫，草菅民命，已達極

度。論者謂國民革命軍北伐之所向披靡，此軍閥勾結帝國主義殘民以逞，所引起全民的憤慨使然，而尤以「五卅」慘案爲其高潮，觀於此而益信。（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三三六三號。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五一。

註三：同註二。

註四：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三九六—三九八。

十二日 北京臨時執政府派王曾恩爲國際聯盟會代表。

國際聯盟會第六屆大會，舉行在即，北京臨時執政府令派王曾恩爲出席大會代表，會同駐荷蘭公使唐在復、駐義大利公使朱兆莘前往與會。（註一）

上海日商紗廠工潮解決。

上海日商紗廠罷工風潮，經中日官方協商，業已單獨解決，雙方訂立復工條件六款：一、廠方將來承認依中國政府所頒工會條例所組織之工會，有代表工人之權；二、罷工期內酌量發款幫助；三、與中國紗廠協議一律增加工資；四、工資零數改給大洋；五、日人入廠，不攜帶武器；六、優待工人，不得無故開除。另有附件三項：一、廠方賠償工人傷亡費一萬元；二、撤革日籍職員二人；三、廠方補助工人停工損失十萬元。（註二）

天津交涉員拒絕日本領事要求賠償裕大紗廠損失案。

天津日本領事爲裕大紗廠慘案，向當局要求賠償損失。交涉員以裕大係華商產業，與日方無關，日本領事何得越俎代庖，對其要求，特予拒絕。（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派丁錦查辦東南大學學潮。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十三日

二〇〇

北京教育部自國立東南大學校長胡敦復到校就職被拒後，特報請執政府令派丁錦南下查辦，丁錦係江蘇省無錫縣人，與胡校長爲同邑，奉令後即率同隨員蒞寧，是晚偕隨員及保安隊進入該校，斷絕內外交通，學生羣起反對，與丁氏隨員互毆。江蘇省長鄭謙聞訊，恐事態擴大，難以收拾，特命教育廳長胡庶華到校排解，一面諭令學生，應守秩序，一面勸丁離校，徐謀解決。（註四）

英前駐華商務官高唱各國共同管理我國之謬論。（註五）

註一：「政府公報」，三三六四號。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五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五一—一五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五二。

註五：中村久四郎、山根倬二合著：「支那歷代年表」，頁一〇一二。

十三日 北京臨時執政府公布華盛頓會議有關中國之條約。（註二）

此次所公布之條約，計有兩種：（一）九國間關於中國事件應運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九國公約）。（二）九國間關於中國關稅稅則之條約。茲錄於後：

（一）九國公約

緒言 美利堅合衆國、比利時、不列顛帝國、中國、法蘭西、意大利、日本、荷蘭及葡萄牙，願望採用一種政策以鞏固遠東之情形，保障中國之權與利，並增進中國與他國間根據機會均等原則之交際，決定爲此目的締一條約，各任命其全權代表，彼此驗視全權憑證無誤，協定如下。

除中國以外之各締約國協定如下：

第一條：（一）當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及領土的與行政的完整；（二）當給予中國以最完全及最無障礙之機會，俾自行發展，並維持一有力而安固之政府；（三）當用彼等之勢力以期有效確立，並維持各國人民在中國全領土

之商工業機會均等主義；四當自行抑制，勿利用中國之情形，以求獲得足以減損友邦臣民或市民之權利之特別權利或特典，勿容許有害友邦安寧之行爲。

第二條：各締約國協定：不得於相互間各別或共同，與任何一國或數國，締結違背或有害第一條說明之原則之任何條約、協定、契約或了解。

第三條：除中國以外之各締約國，爲更有效的適用開放門戶或各國在華商工業機會均等之主義起見，協定彼等將不求取或贊助彼等之國民求取下列各項：

一、於中國任何特定地域內，關於商業或經濟之發展，爲彼等自己利益計，設立任何一般的優先權之協定。

二、任何獨占權或優先權之足以剝奪任何他國國民經營在華任何合法商業或工業之權利者，或足以剝奪其與中國中央政府或任何地方官憲共同經營任何公共企業之權利者，或爲其範圍、時效，或地理的關係，足令機會均等主義實際的適用歸於無效者。

但本條之協定，不得解釋爲禁止取得必要之財產或權利，藉以經營一種特別之商業、工業或經濟的企圖，或獎勵發明及研究者。

中國政府擔任：對於無論是否參加本約之各國政府及人民，爲欲得經濟的權利、特權之請願時，當依據本條前記協定之主義處置之。

第四條：各締約國協定：不贊助各該國人民間相互所爲之任何協定，其目的在於中國領土之特定部分內創設勢力範圍，或規定享受彼此獨有的機會者。

第五條：中國允許：於中國之全部鐵路，不實施或准許任何種之不公平差別待遇，例如：不問旅客之國籍爲何，或其出發國或到着國爲何，貨物之原產地或所有者爲何，或其原發送國或到着國爲何，在中國鐵路運送之前後，其運送此等旅客或貨物之船舶，或其他輸送機關之國籍或所有者爲何，關於運費或一切便利上，概不得設何等直接間接之差別待遇。除中國以外之各締約國，對於任何前記之鐵路，即彼等

或彼等之國民基於任何讓予權或特別協定等，而處於可以施行任何控制權之地位者，當擔負與前項同旨趣之義務。

第六條：除中國以外之各締約國協定：於中國不參加之將來戰爭中，當完全尊重中國為中立國之應有權利。中國宣稱：當處於中立國之地位時，將遵守中立國之義務。

第七條：各締約國協定：凡有一種時局發生，在締約國中任何一國之意，以為關係本約條件之適用問題，並宜討論此項適用問題者，各關係之締約國間，應即為充分而無隔閡之交換意見。

第八條：凡非簽字於本約之諸國，其政府為簽字本約之諸國所承認，並與中國有條約關係者，應被邀請遵守本約。為此目的，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將為必要之通告於非簽字諸國，並以所得之回答通告各締約國。他國之遵守本約，應於美國政府接到此項通知時發生效力。

第九條：本約應由各締約國各依其憲法上之手續批准之，儘速將各批准書送存華盛頓。一俟全數送到，本約即發生效力。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應將各批准書之承認本分送於其他各締約國。本約英文法文兩種均為可據之本，應保存於美利堅合眾國政府之文書保藏所內。其承認本應由同政府送於其他各締約國。

本約經前記各全權代表簽字為憑。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於華盛頓（註二）

（二） 九國間關於關稅稅則條約

一、中國與各國應開一特別會議，以促成中國從速取消釐金，並實行一九〇二年中英條約第八款中規定之條件，與中美中日條約中同樣之規定，以使中國依據上述各約徵收附加稅。

二、立即修改中國入口關稅，並增至實值百分之五。

三、附加稅應一律為百分之二·五，惟某種奢侈品可以加至百分之五。

四、中國關稅於此次修改後四年，得再修改一次，嗣後每七年修改一次。

五、一切有關關稅之事件，對此次協定各國，均應平等待遇，給予平等之機會。

六、中國海陸各邊界畫一徵收關稅之原則，即予承認。第一條所載之特別會議應商定辦定，俾該原則得以實行。凡遇因交換某種局部經濟利益，曾許以關稅之特權，而此種特權應行取消者，特別會議得秉公調劑之。同時，凡一切海關稅率因修改稅則而增加者，與夫各項附加稅嗣後因本約而徵收者，在中國水陸邊界，均應按值課以畫一稅率。

七、子口稅應為百分之二·五。

八、與中國有約各國此次未與會者，應請其加入承認本協定。

九、凡中國各國間條約之規定，如與本協定衝突而該國曾經承認本協定者，則該項規定應作無效。（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派航空署長曲同豐兼航空總司令。（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命令停辦國立女子師範大學。（註五）

註一：「政府公報」，三三六五號。

註二：「東方雜誌」，卷一九，第五號，頁一二七—一二八。

註三：傅啓學：「中國外交史」，頁三〇一—三〇二。

註四：「政府公報」，三三六五號。

註五：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一六。

十四日 北京外交總長沈瑞麟拒絕外交團所提對於滬案司法調查之折衷辦法。

北京外交團會議商討滬案司法調查事項，由法、比二使提出折衷辦法：（一）面先行開議與滬案無直接關係之收回會審公廨，改組工部局，及增加華董諸問題。（二）一面由各國派法官來華調查。意使以領袖名義將此意面告外交總長沈瑞麟，沈總長當即表示反對。（註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十五日

二〇四

北京教育總長章士釗呈請開設國立編譯館。

章總長以各級學校之教科書籍，亟待統籌編譯印行，特擬具章程八條，呈請臨時執政段祺瑞，准予設立國立編譯館，專司其事。（註二）

清室善後委員會函致法庭，請檢舉復辟案。（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二，第十八號，頁一五二。

註二：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一二四。

註三：同註一。

十五日 蔣司令官中正以許崇智與胡漢民嫌隙日深，頗有不能相容之勢，勸胡離粵出洋。

外交部長胡漢民，前以廣東省長大本營總參議代行大元帥職務，已歷多月，與軍事部長原任粵軍總司令許崇智，意見不協，嫌隙日深，許部長因有不能相容之表示，蔣司令官中正不願見雙方發生衝突，特勸胡部長離粵出洋，俾事態得以沖淡。（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以汪大燮為外交委員會委員長。

原任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孫寶琦，已由北京臨時執政府特任為駐蘇聯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所遺外交委員會委員長一職，至是執政府聘由汪大燮繼任。（註二）

上海各團體電請北京臨時執政府迅速頒布工會條例。

近月以還，各地工潮迭起，北京臨時執政府內務部，前特擬具工會條例草案，提經國務會議決定交法制院核議，在該院擱置多日，迄今未能公布。上海各團體紛紛電請執政府，迅予頒布，以便處理有所

依據。(註三)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三二。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五二。

註三：同註二。

十六日 廣東省政府公布外輪沿海航行規則。

先是自七月十二日起，廣州與香港間航行完全斷絕，至七月十六日雖經英領事宣布放棄封鎖粵海計劃，但至八月中旬，粵港航行，仍在斷絕狀態之中，廣州所需糧食，大半向係由港運濟，至此乃不得不設法向長沙採買運粵接濟，是日爰公布外輪沿海航行規則三條，以資管制，原條文如次：

- (一) 除英、日外，各國船舶均准出入各口岸，但不得出入香港。
- (二) 凡進港所有輪船，均須先受反帝國主義聯合會檢查。
- (三) 凡本地食糧、原料不許出口。(註一)

溫樹德率艦隊赴秦皇島，受奉方檢閱。

溫樹德之渤海艦隊，原駐青島，溫並兼代膠澳商埠督辦，嗣經與奉方協議，全部開赴秦皇島，受奉方代表張學良之檢閱，以便與奉天海軍合編為東北艦隊。(註二)

註一：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四五三。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九號，頁一三五。

十七日 黨軍司令官蔣中正，訓勉司令部全體人員，研究辦事方法。

黨軍蔣司令官中正以辦事方法，須注意演繹法與歸納法，才能辨別是非、利害、先後、輕重，而後獲得正當結果，此外並須注意統計，珍惜時間，爰於是日司令部改組後第一次部務會議時，對司令部全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十七日

二〇六

體人員訓話。訓詞全文如次：

「今天我們司令部改組後第一次部務會議，也是本司令官第一次參加這個部務會議。本來司令官是應該常常在部裏同各位官長辦理一切，但因為被旁的職務牽制了，竟不能常常到部裏來，這是本司令官深引為憾的。不過我們要知道，我們這個司令部與旁的司令部不同。在旁的一個機關，總離不了主幹的人督率，若是主幹的人不在，事情就辦不好，中國已成了這樣的習慣。但是我們這個司令部的性質，是與眾不同，因為這是黨的事務，辦部事就如各黨員辦黨事一個樣子，各人有各人的職務和責任，不一定要他主幹的人來督率的，因為我們個個都是黨員，而且是受了訓練來的學生，雖然不能說完全優良，總可說比旁的機關好得多。我們現在辦事是依照科學的方法，分工合作的原理來做的，事事有條理、有系統、有組織的去辦，這一點就是我們司令部與旁的機關不同的地方，但是各位不要以為這樣就很滿足了，若是不用比較，只照我們自己的理想來看，還是有許多弊病，有許多不完全的地方。間或有些人還不明白他的職務，及其所處地位，所以常常做出範圍以外的事來。譬如第一、辦公事不能像辦私事那樣有精神，這一點就不對，這就是不明白他的職務，不知道一個人受了職務，就是他的私事一樣，是為他個人做事，並不是為別人做事，如果不明白這種關係，不把公事當作私事來做，以為部務是司令官做的事，或者以為應該各處長負責，我們部員就可得過且過，或專重在薪俸報酬，這樣結果事情一定辦不好。為什麼？因為他把公事當作是別人的，起了一種不負責任的念頭了。所以我從前常講過，辦事並不難，就是要熱心，就是要當公事做私事，這樣沒有不成的事。至於辦事方法，第一要依照科學的方法，就是要講組織、系統、範圍，先定下次序，再分開類別，然後一件一件的負責做去，照這樣做去是萬無辦不好的。如果辦事有了次序、條理、系統，每天公事雖多，決不會混亂，也並不覺得困難。不然，就是只有幾件小公事，也弄不好。所以辦事無他奇，只要有組織、系統、範圍就好了。譬如司令部裏面分參謀、副官等處，在處之下，再分出科，有公事的時候，應歸某科辦理的，就分到某科，頭緒一點不亂，照這樣做去，我們軍部的公事，最多每天一二百件，而部內卻有百餘人，每人每天差不多只有一件事辦，不但勞逸平均，並且不覺得痛苦，而反覺得一種快樂。若是系統分不好，範圍分不明，勤快的人太辛苦，懶惰的人太舒服，勞逸太不公平；結果勤快的人也就灰心起來，也會變成懶惰了。這種弊病，在旁的機關，是常常有的，

其原因在甚麼地方？就是在主幹的人，不懂得辦事的方法。他的部屬，亦沒有這樣訓練，所以弄得上下都辦事不好，弄到勤快的人想事作，又得不到事做，到了後來，變成懶惰。這樣子，好人都會變壞。這是純由他主幹的人不教之罪。

辦事除了講究組織、系統、範圍之外，還要注意的，就是演繹與歸納法。天下無論什麼事物，總有一種事理，在事物之中，一定可以找出他正當的事理。如要找到這事理，就要將其中的成分，一條一條的分析出來。分析之後，就可以辨別是非利害，先後輕重，這樣子又再歸納起來，就可以得到一個正當的結果。而每辦一件事更要能將所得的經驗加以體察融貫，發現新的道理和方法，不斷的應用到以後的事物上。這樣運用理智來推廣經驗的作用，便是辦事的演繹法。總之，歸納法是事物的解析與綜合；演繹法是經驗之融貫與推廣。兩者相續相成，缺一不可。此外我們辦事在技術上更有一個必須注重的方法，就是統計，這統計是最要緊的。如果懂得統計，無論他多少事物，也能够把他類別統計起來而得到一個總數。有了這一個總數，不但是複雜變為簡單，而且是糊塗能够變成明瞭，所以我們辦事的人，這個數字是最要注意的。照這個方法辦去，無論什麼事，沒有辦不好的，否則，沒有事能够辦好。上面講的，組織是辦事最重要的。然則什麼是組織呢？顯明的說來，組織就是要有主腦支幹，像人的身體，有頭腦手足耳目一個樣子，頭腦要支配手足耳目，而手足耳目，要受頭腦的指揮。我們司令部，就如主腦一樣，各師團營來受軍部指揮，就是軍部來做他們的表率模範，若是司令部、主腦都弄壞了，下面各師團營，也會跟着弄壞。所以我們司令部的好不好不只關係於司令部，關係於全軍更大。所以望各位要認清楚，各位的責任都很重大，不要隨便。若是全部之中有一個人偷懶，全部都會被他影響到不好的一條路去，弄到後來，與旁的機關一樣不良。

近來我們軍隊裏漸漸發生不良的事來了，這是我非常之痛恨。要知道，我們統統是黨員來做黨的事，在舊式機關裏面，可以說上官不在，就不做事；但是我們是黨員，做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一樣，還要什麼來督率？尤其是我們黨軍革命軍，是做各軍黨員的模範，便應該各盡職守才好。並且各位要明白，軍隊的事，完全是從下級官長做起來的。在下級官長的時代，才能做實在的事，到了中級官就不能像下級官作實在事了。若是到上級官，簡直不能作實在的事情。所以軍隊裏面，最要緊的，是下級官。我們黨裏把下級官差不多比上級官還看得更重，亦猶之乎待兵士

比待官長還要重要的道理一樣。所以希望各位在下級官的時代，做點真正的事，不要在外面去隨便嫖賭，一則把身體弄壞不能作事；二則我們是黨軍，隨處都有人注意，若稍稍有點錯處，就會給人家大加指責。望大家要自珍自愛，顧全黨軍的名譽才好。

我們司令部還有一點不好的地方，就是對於公共物件不愛惜，隨處浪費。要知道我們的物品是從那裏來的？是從政府領錢買來的。政府的錢，又是從那裏來的？是從人民身上納稅收捐來的。所以我們所用的東西，就是民脂民膏，浪費了去自問良心也過不去。以後就是一紙一筆也要加意的愛惜。從前古人講『仁民愛物』，愛物就是仁民。我們革命軍不僅是愛護人民，而且對物品也要愛惜。

此外還有幾句話，凡是一個機關，要想看出他有無精神有無發展氣象，不用去看旁的。一到他的大門，只要看他衛兵動作怎樣；其次到了號房，再看他號房有無條理、次序；其次再看他值星官辦事不知道手續；再到會客廳，看他清潔整齊與否及其勤務兵的動作。這幾點雖然是表面上的事，然而就可以看出他的內容來了。若表面上的都整頓不好，內裏細部，就可知道了。除了看他衛兵、號房、值星官、勤務兵以外，如能再看廚房、廁所、浴室等地方，更可以看出全部的情形來。如此看來，凡作事總要從小處做起。從前曾文正公有兩句話：『規模遠大，綜理密微。』這是有絕大的辦事學問在裏面才能說得出來。所以我們以後作事，總先要從小處着手，此層最為要緊。

今天所講的話很多了，總括起來：第一我們職員統要知道職守，才能盡忠職務，服從命令；第二辦事要有組織、系統、和範圍，辦事才不致混亂；第三辦事要有歸納演繹和統計等方法；第四各位要珍重個人和團體的名譽，尤其要愛惜公物；第五做事要從遠大處注目，細密處着手。若是各位能够照我今日所講的話作去，不要多久就可以變成很好的辦事人材。到了外面去，就是一等的辦事人物。這樣所得益處，比專學幾年經濟學還要大。各位！我們現在一塊兒辦事，大家最要相親相愛，誠心誠意，一方面可以辦事完滿，他方面復可以得到許多學問，這是最難得的機會。

辦事不但是上面所說的就完了，自然還有許多要點沒有說完。現在補說一件最平常的：就是飲食起居，要隨處留心。在座的各位，至少都在二十歲以上的人，你們要知道在二十年前的風俗習慣，與現在是大不相同的。從前父

母所教養，社會所遺傳的，皆是二十年前的習慣思想和風俗，早已不能適合於現在了。差不多皆要現在從新學起來才行。所以我們司令部又是一學校，教你們都要做二十世紀的新人物，不要你們再去過十九世紀舊式的生活。在旁的機關，絕對是沒有聽到這些話的。十九世紀的人是已經過去了，差不多就是死過了一樣的。我最恨的是我們中國人思想、習慣、行動，統統不合現代的生活；尤其是萎靡不振的精神，苟且偷安的思想，變成一個不死不活的半死人。這是最可恨的一件事。我們革命黨不但要振作精神，發奮爲雄，而且要拿赤心熱血，來救活這些不死不活的半死人。革命黨的責任就是在此。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難道我們還不趕緊覺悟起來作廿世紀新舞臺的革命黨員麼？我們一般青年將校，既生在這二十世紀，就要作二十世紀的事。二十世紀做事，最要緊的是保重『時間』，不要虛耗去了。其次就要知道『數目』的數字，什麼是數呢？就是要把人的個數，物的件數，統統要分門別類，記得清清楚楚，絲毫不差，比如要知一連有若干兵數，一團有若干槍數，然後才能預算經費，才能判斷實力。這時間與數量兩件事，真是辦事的秘訣。依照這樣做事絕不會作不好。本司令對於辦事的方法，是沒有人這樣教過我，完全是憑着經驗觀察出來的。我一向辦事，就要講組織、系統和範圍，分門別類的依次辦理，這樣才辦得好，否則夜間就不能睡覺。我素來的性質就是如此。總之，我很希望各位今天聽了我的話以後，務要依照我所說的方法，切實的做去。將來得了成效，也不負你們到黨軍裏來做一番事業了。」（註一）

上海郵務生、郵差等所提要求七項，經郵務長承認，二十日全部復工。

上海生活費較高，而部定郵局工資與各地一致，並無調整，故薪給素低的郵務生、揀信生、信差、苦力、雜役等，迭有請求加薪事項，均未邀准。上月廣東郵差罷工消息傳來，雖未知其結果，而廣東郵件的積壓遲到，證實其確經罷工。八月十六日，上海郵務生、郵差等，利用是日星期例假，相約開會，議決翌日起罷工，發出罷工宣言及要求條件。茲錄如次：

（一）罷工宣言

「郵局爲國家機關，郵員爲國家服務，在理勞資之事，不成問題。不知我政府懦弱成性，郵權管理，爲外人所潛奪，高位要津，盡爲所據，食豐祿，享優權，一月之俸，可抵我華員數年之薪；直接浪費國帑，間接剝削華員，

喧賓奪主，令人髮指；郵權既爲之操縱，吾華員生活之黑暗可知。郵務本極辛苦之工作，在理工作時間，應如何縮短；誰知每日工作逾十二小時者，每月工金竟不過二十元，吾華員操作如牛馬，而忍氣吞聲如故也。上級人員，爲鞏固其地位計，一切措置，莫不秉承外人之意思，壓迫華員，卽所以諂媚外人。我華員服務，因時間孔長，工作艱苦，在精神疲勞之際，安得無疏忽錯誤之點，於是有罰金記過，稍有不慎，卽被開除，吾華員無時無刻，莫不在惴惴自危中也。吾華員受此重重壓迫，應如何積極反抗，乃同人向無團結，既無聯絡一致之機關，一盤散沙，何能奮鬥；同人等感覺此種痛苦，知組織工會之不容緩，已集議定章，正式成立工會。一方面聯絡感情，盡力改良生活，他方面促進郵務，澈底鞏固郵權；爲本身計，爲國家計，吾人既負此兩重使命，應絕對服從本會，聽本會之指揮。現本會已議決自本月十七日起，宣告罷工，以議決之七項要求爲復工條件；在罷工期內，同人須極力鎮定，絕不可有越軌之行動，致貽人口實，願我人秉此宗旨，再三共勉之，則積極從事，奮鬥成功，可操左券也。謹此宣言。」

(二) 要求條件

(甲) 承認工會有代表全體會員一切事務之權。

(乙) 郵務職工薪水，全以關平銀兩計算，薪水最低限度，以下列爲標準：郵務生三十五兩，揀信生二十五兩，聽差及信差二十兩，苦力十五兩，以後照附表章程，每期遞加，無論如何，不得逾期。

(丙) 工作時間，以每日八小時爲限，過限工作，不得逾四小時，如在三小時以內，應加薪半日，在四小時以內，應加薪全日，每年應給短期假三星期，其他假期，概照郵務員同等待遇，不得留難，星期日與例假，照例休息，如遇值日，須加薪一倍。

(丁) 年賞仍舊，如服務期滿十年，另給獎金全薪一年，補助金存款本利、年賞及獎勵金，不論因何故離局時，應立卽發還。

(戊) 郵局不得追查關於此次合理要求之出力人員，併不得於日後無故辭退，凡須辭退者，須經工會之同意，方爲有效。

(己) 其餘一切不平等之待遇，及不合理之辦法，工會無論何時，均有提出要求改良之權。

(庚)自民國十五年起，停止再進洋員。

罷工事項既發生，一切郵件堆積，社會爲之震驚，郵局通知工會推定代表六人，由秦副郵務長談判。秦氏力任對於薪水增加，負責協助辦理，工人則以未得擔保，且條件不能滿足，仍堅持罷工。

十九日下午二時，滬海道尹張詠霓，交涉署科長楊小堂，及總商會會長虞洽卿等，共同竭力調解，雙方協定，修改條件如下：

(甲)承認工會有代表全體會員一切事務權。(工會改公會)

(乙)郵務職工，薪水除一律照八月十五日京局所頒布新章實行外，郵務生另月給津貼十元，據信生另月給津貼七元，聽差雜役、郵差每月給津貼六元，苦力每月給津貼二元半，其餘汽車夫、機器匠及備用專門員役，照特定薪水表發給外，另加津貼五元。

(丙)每日工作時間，以七時爲限，逾時照加工資。(此條原提要求條件後段，與郵章有抵觸處，涉及法律問題，此時未便解決)。

(丁)郵局方面，對於賞費及十年後獎金兩項要求，只能承認一項，全體工人，願取年費，對於原條件後段補助金存款本利、賞費及獎金，不論因何故離局時，應立即發還等語，不能照辦。全體工人主張事後由公會再行提出交涉。

(戊)無問題。

(己)其餘一切不平等之待遇及不合理之辦法，公會得推代表交涉。

(庚)自民國十五年起，停止再進洋員，當場無法解決，須提出向北京交通部解決。至補提附帶條件，郵務生以下，逐級投考上級職員時，有四分之三優先權一項，完全承認。

右列條件，經雙方簽字後，副郵務長要求於三十日開夜班雙工，使堆積信件，得以早了，職工當即承允。惟公會方面，以條件無人擔保，恐生變動，即請由總商會虞洽卿擔保，當由虞氏繕送如下擔保書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十七日

一一一

「茲由鄙人向郵務長多福森，提出對於貴會之要求條件，除關於交通部定章或關係較輕者，可隨時向郵務長陳請，或係公會及工會條例頒布後，依法分別組織之工會成立時，呈請交通部核辦外，所有本日議定，並得郵務長承認之條件，准由鄙人擔保實行，開列於後。」（開列加薪之數字見前，茲不複錄。）

上海郵局職工，即於八月二十日復工，公會亦即成立。（註二）

北京教育部務會議決定設立國立女子大學。

北京臨時執政府依據本月六日閣議決定，業於十三日明令將女子師範大學停辦。教育部是日部務會議議決，將女子師範大學改組為國立北京女子大學，繼續辦理。（註三）

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太原舉行第四屆年會。

中華教育改進社第四屆年會，是日在山西太原舉行，出席江蘇、浙江、山東、直隸、山西、河南等十五省區，及蒙古、西藏會員五百五十四人，會議於二十三日閉幕，議決憲法應制定教育專章，拒卻日本、英國以庚子賠款行其侵略主義之教育文化辦法，籌設學術博覽會，推行拒毒辦法，聯合各省區籌設中華道爾頓制聯合會等八十六件。（註四）

美日二使要求北京臨時執政府，從速解決無線電案。

美日二國，以關稅會議即將召開，要求北京當局速決關於該二國之無線電交涉。政府決依交通總長葉恭綽所定方針，將無線電收回自辦，或由中美日三國合辦。但為日美兩國表示，不能承認。又英法二國亦稱無線電依華盛頓會議門戶開放原則，中國無線電不能僅與日美合辦。（註五）

註一：「蔣總統言論彙編」，卷八，頁一八八—一九四。

註二：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四五七—四六〇。

註三：「教育雜誌」，卷一七，十期，教育消息，頁三。

註四：「教育雜誌」，卷一七，十期，教育消息，頁三。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九號，頁一三五。

十八日 上海國民外交會電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暨關稅會議籌備處，主張根本拒絕關稅會議，爭取關稅自主。

關稅特別會議本非徹底辦法，華盛頓會議訂約之時，國人已表不滿，良以我國關稅自與英國訂約受其束縛，近復爲九國公約所牽制，無改革制度之主權，無增減稅率之自由；影響所及，工商命脈爲斷，國家自由喪盡。上海國民外交會深體此舉關係我國存亡，電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暨關稅會議籌備處，主張根本拒絕關稅會議，與各國分途交涉，直至爭取關稅完全自主。其原電文如下：

「北京執政府外交部暨關稅會議籌備處諸君均鑒：稅關在國家地位，一方面關係國家財源，一方爲施行商工業及農業政策之工具；若關稅無伸縮卷舒之餘地，則財源枯死，商農工業政策，亦無由施展，其國家之大部，即等於僵廠。我國稅關自與英國訂約受協定之束縛後，各國相率效尤，華會九國公約，更加一層拘束，欲求改革關稅制度，或增減稅率，須俯首聽命於他人；欲爲國家增多稅收，不能也；欲限制某種商品之輸入，不能也；欲獎勵某種商品之輸入，或輸出，亦絕不可能。國內市場，聽外商之宰制，國內工業，受外貨之憑凌。國權行使之自由，被人剝奪以盡，實曠世絕無之奇恥，亦國家致命之瘡傷。今幸天誘其衷，我執政府已將修改不平等條約之議，分向各國提出，關稅協定，自爲不平等條約最深切著明者，在各國對於修約提議，未有滿意答覆以前，我國政府自當採靜默態度，以待各國之回答。若於協定關稅之舊約，急遽履行，招邀外邦，議我關稅，不啻不將修約提議撤回，狐狸狐搯，出爾反爾，何以自解？且關稅協定，已爲舉世所無之特例，戰敗瀕於滅亡之德、奧、土耳其，亦不能受此苛待。我國在此時期，要求撤廢，實國家生死存亡所關，誰復得而非議，無論若何犧牲，若何痛苦，皆宜挺身往受之，若希圖二五七五之增加，遽拋根本大計，非惟飲鴆止渴，亦且自陷深淵，永無得見青天白日。諸公爲國家柱石，或當

代名賢，洞明利害，必較同人更深且切，至祈一致主張，根本拒絕關稅會議，否則向各國分途交涉，至關稅自主而後已。臨電神馳，佇聞明教。國民對英日外交大會全體同人公叩。」（註一）

北京外交部照會美、英、法、日、義、荷、比、葡八國駐京公使，定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召開關稅會議。

關於關稅會議之召集，原擬定期為本年十月十五日在北京舉行。嗣因為期過於緊迫，籌辦不及，乃經閣議決定，於十月二十六日開會。北京外交部特於本日照會美、英、法、日、義、荷、比、葡八國駐京公使，請為查照，轉達其政府。照會原文如左：

「為照會事，本總長茲將本國政府邀請參與中國關稅特別會議之通牒，照送貴公使查照，即希轉達貴國政府為荷。按照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二月六日美利堅國、比利時國、大不列顛帝國、中華民國、法蘭西國、義大利國、日本國、荷蘭國、葡萄牙國，在華盛頓所簽訂關於中國關稅稅則條約第二條，關稅特別會議，應於該條約實行後三個月內，由中政府指定日期、地點，在中國開會，俾得繼續並完成華盛頓會議關於中國關稅問題之事業。關於該項條約，中國政府有須再行聲明者，一九二二年一月五日太平洋與遠東問題委員會開第十七次會議時，中國委員對於關稅稅則條約，雖予承認，然曾宣言並無放棄關稅自主之意，將來一遇適當時機，仍欲將此問題重行討論。根本上項宣言，中國政府，茲特提議將此項問題，提出於行將開幕之會議，並希望能有一種之決定，以祛除其稅則上之束縛也。查該約按照其第十條之規定，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即該約批准文件全部交到華盛頓之日期，發生效力，因是中國政府，根據上開該約第二條，謹聲明關稅特別會議擬定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開會，特此邀請貴國政府與會為荷！本總長深望貴公使將此項邀請與會通牒，從速轉達，並請將貴國政府代表銜名開示，本部一面已訓令中國駐外使館通知貴國政府矣。須知照會者。」（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免廈門關監督王鴻職，遺缺以王君秀繼任，並任命林永謨

為閩海關監督。(註三)

北京大學評議會議決，脫離教育部，宣告獨立。

北京教育界人士，對於教育總長章士釗一意孤行，解散女子師範大學，多持反對態度。是日北京大學評議會，召集會議，認為章總長措施失當，為抗議起見，特議決脫離教育部，宣告獨立。(註四)

註一：民國十四年八月十九日「申報」。

註二：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申報」。

註三：「政府公報」，三三七〇號。

註四：「教育雜誌」，卷一七，十期，教育消息，頁六。

二十日 國民政府委員、財政部長、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廖仲愷遇刺，傷重逝世。

廖仲愷，廣東惠陽人，名恩煦，以字行。生於美國，年十七歲回國，復留學日本，先後入早稻田及中央大學，專攻經濟學。清季隨國父孫先生文奔走革命。自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先後任中央黨部工人部長、廣東省長、陸軍軍官學校及黨軍黨代表。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被推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並任財政部長、軍事委員會委員、廣東省財政廳長等職，善於理財，勇於任事，為革命陣營之中堅分子。是日上午九時五十分，赴中央黨部出席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在門前遭兇徒出槍狙擊，身受重傷，即時昇送廣東大學醫科醫院，不治逝世。元良摧殞，至深哀悼。國民政府特令所有各機關，均着下半旗三日誌哀，並准舉行國葬，生平事跡宣付史館。(註一)

又監察院監察委員陳秋霖，同時遇刺，救治無效逝世。國民政府特予優恤，並將生平事跡，蒐付史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日

二二六

館，以旌讜直。（註二）

廖案發生後，共黨份子羣相叫囂，曾視胡漢民爲假定嫌疑主謀者，鮑羅廷更利用此一不幸事件，以興大獄，逐斥國民黨中堅同志，汪兆銘復甘爲利用，造成國民黨分裂惡果。

廖素主容共，惟於被刺前，據云實已發覺共黨勢力蟠結太深，亟思有以救正之。據胡漢民「爲廖案覆林直勉書」稱：

「（但記在七月中）一日，吳鐵城宴諸人於外交部私邸，飯後談孫文學會事，吳又言仲愷過祖彼黨（按指共黨），殆受其欺。哲生（孫科字）慨然曰：我當忠告之，不能聽，則當諷其辭職。後此結果如何，未見哲生報告。惟仲愷遇刺之前數日，先邀君佩（李文範字）深談，謂將辭去黨部農民、工人兩部長，而請弟（漢民自稱）代之；君佩以告，弟未遽可否。翌日，實爲國府會議，飯後他委員皆去，仲愷乃與弟詳言不能繼續任職之故，蓋亦知共產黨之爲患，而於總部（即中央黨部）勢力蟠結太深，不易救正，責渠一手辦去，必爲苦難，故惟有易長之一法。何以不推他人？則仲愷云：他人易受劫持，且無理論，惟兄最爲鮑羅廷所畏重。弟覺其詞意甚誠；惟以其事出之太驟，個人生平作事，亦未有不經考慮準備而冒昧爲之者。因力辭。且謂兄既知之深，則仍以終始其事爲宜，諺所謂解繫鈴也；農民工人兩部，患在祕書等要職，悉是彼黨份子，持權行事。若能以漸去之，吾二人何憚；若不能去，則弟更不如兄矣。次日，仲愷復來，先泛論當時國際情形甚久，既又談及部長易人事，余仍持前議，仲愷亦唯別去。（按：查八月十七日下午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廖仲愷辭農民部長，以陳公博繼任）兩日後，而仲愷被刺於黨部矣。當時共黨之敵極張，故不願發表仲愷最後之談話意見；且鮑羅廷等已決意借此興大獄，必無人能信聽者。吾深信仲愷最後已知親共之非，惜其不能及身矯正而死；且疑共黨人亦未嘗不知之，而利其死也。……」（註三）

附錄：

一、廖仲愷先生精神不死（註四）

——十八年八月二十日中央黨部廖仲愷先生殉難四週年大會胡漢民演講詞——

剛纔因爲在立法院開會，所以來遲。來此以後，聽見關於紀念廖先生的幾點重要意義的報告，甚爲感慨。茲根據報告，再補充一點。

我們此時對於廖先生的生平，應先追念明白。兄弟和廖先生在革命過程中相處最久，二十七年以前，兄弟即與廖先生同在一起。只有同盟會時代，曾經有過一個很短的時期未與廖先生相偕；此外，我們總是早夕相見的。兄弟與廖先生所擔負的革命工作，如往各地宣傳、考察，也都是同行的多。所以關於廖先生的一切，有許多地方別人或不甚清楚的，兄弟總比較曉得一點。

廖先生是中國國民黨忠實的信徒。我們第一要曉得，廖先生生平的克己功夫，非常之嚴。他日常起居有一定的規則，他研究學問有一定的系統。他不但是一個克己很嚴的人，而且是一個德業進展很猛的人。他的進展可分幾個時期，如辛亥以前是一個時期，辛亥以後又是一個時期，辛亥以後他的進展更勇猛。兄弟在廣東做都督時，電請廖先生任都督府財政廳長，當時廣東全省的財政很紊亂，全省的軍隊很複雜。廖先生任財長之後，首先把廣東財政統一，使收入與支出相抵，至今廣東財政有一個很好的規模，便是廖先生的功績。辛亥以前，廖先生僅是黨員而已，他所有的政治才能未曾顯出。辛亥以後，廖先生才表現出政治與黨務同樣的功績。

民國元年，滿清雖倒，但一般民衆未明瞭總理的三民主義，以致袁世凱竊取政權，倒行逆施。我們討袁失敗之後，兄弟與廖先生即亡命海外，同居一處有一年之久。海外人士看見我們那種亡命的生活，很以爲怪。他們曉得兄弟做過廣東都督，尤其廖先生曾充一年的財政廳長，料想我們一定有錢。不意我們二人同住一處，祇兩個簡陋的房間，會客、喫飯、睡覺都在裏面，每月房租二十元，其他各項開支亦都很省，大家纔明白廖先生是很廉潔的一個人。廖先生曾任財政廳長，廣東全省的財賦由他一人主持，而他事後竟沒有一點私產，依然過的學生的生活，實在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

中華革命黨成立以後，便又是廖先生革命工作進展的時期了。其時追隨總理左右，贊助總理革命最得力的，除陳英士同志外，就要數到廖先生。他在海外很熱心地募集革命經費，至於如何整理黨務，如何在國外設立學校，如何確立軍事計劃；他無不以全副精神赴之。綜計前後——中華革命黨時代以及大元帥大總統時代的幾年之中，總理

所負的債，廖先生願以個人的名義去一一整理。無數同志與非同志和他糾纏，他都忍受。這樣犧牲任事的精神，在我們已往的同志中，可以說是沒有第二個的！後來廖先生在廣東何以被陳炯明鎖禁的呢？那是很明顯的因為廖先生始終輔助總理革命，為總理籌畫軍費而遭陳炯明之仇視。廖先生是總理的忠實助手，所以除總理而外，陳炯明就當他是敵人。

民國十二年，總理一心要改組中華革命黨，廖先生首先贊成。但是廖先生對於共產主義始終不以為然，大家千萬不要誤會！兄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或許有幾分贊成，但決不贊成蘇俄共產黨。當我們二人談起主義時，兄弟問他：「你以為馬克思主義如何？」他便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不當，持論比兄弟還要透闢。後來又問他：「你既不贊成馬克思主義，是否贊成列寧共產主義呢？」他說：「列寧談不到主義。列寧不是一個政治家、革命家，他簡直是一個縱橫家。他的共產主義不是一種主義，是一種政策。」由此可見廖先生對於共產主義是何等的懷疑不信任！

廖先生對於農工運動，是非常努力的。有許多人不以他為然，以為廖先生注重農工運動，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其實不然，廖先生為黨服務，總是按部就班的。從前他有個感想，曾對兄弟說過：「總理的身體精神，現在不如從前了。大家應格外努力！對於黨務須積極整理，對於革命工作須加緊推進，以期總理及身能够看到革命的成功。」從這句話裏看來，廖先生的忠於本黨，忠於革命，忠於總理，是何等的深厚！倘若他受了共產黨的影響，還會如此存心嗎？

還有一點，當討伐楊劉時，共產黨便想乘機把持中央所有的幹部。這種陰謀，非僅在廣州的一部份同志知道，即當時各地同志也無不感覺到。記得有一天廖先生等和兄弟在一起商量黨務。廖先生說：「我們不能讓共產黨這樣肆無忌憚，應該想方法來糾正一下。」隔了兩天，廖先生派人到兄弟處，要求兄弟擔任中央的工人、農民兩部部長。因為廖先生當時負的責任太大了，事情太忙了，每到一個地方，差不多祇能講一兩句話就提腳要走。實在忙得不得了，急於須人幫助。而他對於黨務的一切進行，又向來不肯馬虎。如工人、農民兩部，本是以他的名義辦理的，每部內祕書以下的事情他都問不到。他感覺這樣攪下去，有養成共產黨搗亂的勢力而至積重難返的危險，所以要兄弟分任工人農民兩部的事。後來見面時，兄弟對他說：「我自信對於這兩件事辦不通，一切材料都不彀，所以不敢

貿然答應。至多我或許擔任一部，但是組織部尤為重要，應該另想辦法。我想我們應該先把組織部收回自辦才是根本的辦法。」當時組織部出譚平山把持着，不肯放手。於本黨極不利，所以兄弟這樣主張。據這件事看來，廖先生非附和共產黨之人，更不待言了。

第二天，兄弟和廖先生在廣東省長公署內——這是廖先生被害之前兩天——談話很久，談到國際的情形，他說：「俄國有第三國際，我們可否養成力量，也另外號召一個國際？如果我們的力量不彀，至少該打通第三國際不做俄國的工具纔好」。自消滅楊劉的反動勢力以後，本黨革命力量漸次鞏固，兄弟主張向國外作國際間的宣傳，廖先生也很贊成。更回想本黨自十三年收組後，兄弟覺得所有黨內一舉一動，共產黨都瞭如指掌；而共產黨所做的事情，甚至於對國民黨的計劃，我們從來不明白。爲了這件事，記得有一天兄弟和廖先生去見總理，把這一層意思對總理說，總理馬上打電話找鮑羅廷來問話。鮑羅廷說：「中國國民黨的祕密向來是保留不住的，所以一切公開；至於共產黨的祕密，極關重要，不能宣布。不過現在可以辦一個國際局，請胡先生組織，我來幫忙向國際間宣傳革命的事情。這樣，國際間的革命聯合戰線，以及共產黨與中國革命關係，都可以明瞭無遺了。……」廖先生對於他這個主張也是表示贊成的，但以後鮑羅廷實在是破壞阻撓，再談不到甚麼組織。凡此種種事實，都可以證明廖先生是一樣地隨時隨地「防共」的一個人，大家要認識清楚。

廖先生對於農民衆倍加愛護，固然是本黨的政策；而且見他們受軍閥的摧殘，所以極力的輔助他們。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就從前廣東省長公署的公示來查考。廣東在那幾年內，不是廖先生做省長，便是兄弟做省長。我們兩人前後終在一起，無論黨務或政治，都是大家商量了辦。雖小而至於一件公文，有時是他起草，交兄弟看過，由兄弟簽字，再由他發出。現在如加考核，那些事實是明明白白的。

廖先生生平還有三點，最足使我們佩服：第一、責任心重，遇事勇往直前；第二、有犧牲奮鬥的精神，無論做什麼事都不應到自己；第三、對黨對總理異常忠實，總理在時他心目中祇有總理，總理不在時，他完全祇有中國國民黨。這三點合攏來，可算就是廖先生偉大的地方，我們應該效法的。至於廖先生生平的努力，未經我們曉得的還很多，現在也不能盡舉。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日

二二〇

廖先生殉國以後，兄弟便到俄國去。俄國共產黨的幹部人物都住在從前王公住的一條街上，外人要到這一條街上來，非有特殊的通行證不可。有了通行證，仍須經衛兵三番四覆的驗過、問過，看究竟是見甚麼人，有甚麼事；同時以電話詢問黨部的人是否容許。好容易到了黨部，將通行證交給門房，由門房拿出一張通謁證，教賓客把單上所列各項，一一詳細填明。填明後再到會客室中等候，等通謁證給所會的人看過，如果是要會的，一定先派一位秘書出來盤詰再三，然後纔得見本人的面。最重要的是見過以後，經本人在通謁證背面親筆簽字，來客將這一張簽了的通謁證又親到門房中，換得通行證，然後纔能出門。出門後還須經衛兵的盤問。兄弟當時曾責問他們：「你們保護中央的人員既這樣周密，譚平山等是你們派去的人，應該學會了，何以在我們黨部中，竟容兇徒拔槍行刺呢？廖仲愷先生是死在我們黨部裏面的，黨部裏面竟有人行兇，還說得到什麼周密？何以你們叫些人到中國去辦黨部，竟辦得如此疏略荒謬呢？」

原來在廖先生未曾被刺以前，正在討伐楊劉之後，地方不無戒嚴，兄弟曾派一排憲兵駐紮在黨部。而譚平山等把這一排憲兵撤去，因此四年前的今天，廖先生在已進了黨部的門以後，竟為反動份子所狙擊！如果當時有憲兵在黨部中，廖先生不致為敵人暗算，這樣看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廖先生的性命，不是明明白白地被共產黨送掉的嗎？

廖先生雖然犧牲了，可是他的精神越因此而永存！今天我們紀念廖先生，不但紀念他的功績，尤其要紀念他以成此功績的一生的奮鬥、犧牲與努力！

二、廖仲愷傳（註五）

一、從求學到參加革命

廖仲愷，原名恩煦，廣東惠陽縣鴨仔步村人。父竹賓先生，是旅美的華僑，他於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清光緒四年，西曆一八七八年）三月十日生於美國。少年時，就在美國讀書，受外國教育。可是他的父親是一個愛護祖國的人，雖遠離國門，其教育子女，仍然不忘國學。因此他的中西學問，那時就奠下了很好的基礎。

十七歲時回國，在香港繼續讀英文，據他自己說，他在香港得到的英文學識，比僑美時得到的還要多些，可見

用功之勤，進步之快。

二十歲，和夫人何香凝女士結婚。那個時候，清廷的外交失敗到了極點，內政也腐敗到了極點，革命的怒潮，震撼了全中國，而日本留學界，尤隱然居革命的重心。他是個有大志的人，看見這種情形，心裏發生大大感觸，便對何女士說：「國家危險至此，我們豈能坐視？日本留學界朝氣蓬勃，志士雲集，我也想東渡求學，結交革命賢豪，共圖大事。惟學費無着，奈何？」何女士慨然說：「十年之內，你儘管放心，我可把我的奩飾變賣，助你成行。」於是就束裝起程東渡，次年，何女士也到東京，夫婦刻苦勤儉，維持數年。他初入早稻田大學經濟預科，繼入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專攻政治經濟學。

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從歐洲到日本，聯合十七省革命同志，組織中國同盟會，仲愷和他的夫人也毅然加入，開始獻身於革命事業。他認為革命貴在力行，便和同志組織軍事訓練團，每天在大森場學習射擊及製炸彈術，以備起事之用。次年，國父由南洋回日，船經吳淞停泊，法國駐華武官布加卑來求見，傳達其國政府贊助中國革命之意。國父回到東京，便派仲愷到天津去，幫助布氏做調查工作。數月後回來，繼續讀書。畢業後回國，助邊防督辦大臣陳昭常、會辦大臣吳祿貞，辦理延吉的交涉事宜。延吉能從日本人的手裏收回來，他的功勞不少。其後，陳昭常調吉林巡撫，他仍居陳氏幕中。

二、大顯革命理財家的本領

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起義，各省響應。九月，廣東克復，胡漢民任都督，仲愷被請回來管理財政。當時廣東財政非常紊亂，實不好下手，但他憑着高深經濟學識和敏捷的手腕，從容整理，有條有緒。不到幾個月功夫，已使收支相抵，解職時，省庫居然有餘財了。這是他以其所學貢獻於革命事業的第一步。一露頭角，便有如許成績，同志都爲之驚嘆不已；但是，他的大顯身手還在後面呢！

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國父避居日本東京，第二年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討袁，他始終追隨左右，贊襄甚力。國父知道他是理財能手，便命他和張人傑共掌財政。袁世凱死後，共和重建，他隨國父回到上海。六年國父率海軍南下護法，因陸榮廷等從中作梗，不能貫徹主張，次年便解職返滬，專心辦理黨務。又命同志創辦建設雜誌，

努力宣傳，他也是其中的主要分子，發表文章很多。他在日本專攻政治經濟，造詣很深，這時所做的文章，大都是根據純粹的政治經濟學理，來發揚國父的民權民生主義。關於民權主義方面，他翻譯了一本名著，叫做全民政治，介紹民權思想，非常得力，國父後來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還提起來稱贊過。

他對於民生主義的了解，更為深刻。他很明瞭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次殖民地國家，只有發展產業，纔有前途，產業發展的可能結果：一是資本主義的路；一是社會主義的路。他以爲中國應該選擇後一條路。他說：「中國在這時代，自己經濟的基礎這樣薄弱，而所受國際經濟的壓迫這樣深重，若要有樹立，除非是建一社會主義的國家，依科學的組織，用集合的方法，解決生產問題不可。生產問題解決，其他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欲達到社會主義的路，只有實行民生主義中的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兩個方法。因此，他發表了一篇平均地權的文章，說得非常清楚。那個時候，國父的民生主義演講稿尚未行世，他這篇文章是很有貢獻的。他又做了一篇文章叫做消費合作社概論，主張在節制資本方法未能實行以前，先用合作社的辦法來補救資本主義發達的流弊，這也是很有卓識的。

九年粵軍由閩回師，桂系敗走，廣州光復，國父由滬返粵，恢復軍政府組織。次年四月，國會非常會議決將軍政府改組爲正式政府，國父被舉爲大總統，任他做廣東省財政廳長兼財政部次長，因遭陳炯明妒忌，乃辭廳長職，專理財政部事。十年，國父親率北伐軍出發廣西，陳炯明時爲廣東省長，已萌異志，對北伐軍餉精，多方留難，幸他毅然以籌款接濟自任，北伐軍費纔得勉強維持。到十一年四月，卒因陳炯明的破壞，國父不得不率師折回廣東，把陳炯明的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兩職免掉，任伍廷芳爲廣東省長，他仍繼續任財政廳長，數天之內，便籌集現款三百萬，交給政府，作爲北伐軍經費；北伐軍乃得改道出發韶關，向江西進攻，連下贛州、吉安。那時，國父因陳炯明態度有異，返省坐鎮。不料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突然在廣州叛變，舉兵進犯總統府，國父倉猝登永豐艦截亂，歷二月方始脫險抵滬。事變前一天，他被陳計誘到石龍，囚禁六十二天纔釋放。

十二年二月，各方軍隊把陳炯明打敗，克復廣州，共迎國父回粵，復任大元帥職。十三年，北方發生戰爭，國父想乘機北伐，便任他做財政部長兼廣東省長、軍需總監，負後方轉輸全責。那時廣東局面，非常困難，而財政

問題，癥結尤多。誠如他自己所說：「粵省財政，久陷於分裂，握軍柄者，各就防地自籌軍食；掌度支者，形同守府，挹注無從。於是佔有防地之軍隊，累有餘糧；轉戰前敵者，或以缺乏地盤之故，給養無出。肥瘠懸殊，勞逸亦異，設有徵調，猜嫌四起。」又說：「默察現狀，廣東財政，已瀕絕境。……粵省雖號富裕，而軍興以後，財政久陷分裂，釐捐糧稅，悉為各軍截收，賭餉煙捐，亦由各軍支配，是全省稅收，業已瓜分豆剖，點滴無遺，計吏職權，情同告朔，挹注勢有不能。」但他認為北伐是革命的根本大業，不能因財政困難而中止，他寫信給今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很沉痛的說：「現在強鄰環伺，而市儈軍閥，盤據北省，方且日肆屠戮，禦侮討賊，吾輩負責至重，千鈞一髮，實非急起直追，無以應事機，而拯危亡。惟細察粵局，又非統一財政，無以作士氣，而一軍心。」所以便不顧一切，毅然把所主張的統一財政計劃公佈出來，各方大表歡迎，都認為是廣東財政前途的曙光。但自私自利的專橫軍人，則反對破壞不遺餘力，致使這種偉大計劃終成畫餅，他自己且因此種下後來不幸的禍根！

三、勸助國父改組中國國民黨

自從民國成立以後，袁世凱一心想做皇帝，對革命黨人盡其威脅利誘的能事。黨人在他的毒辣手段之下，變節的變節，退縮的退縮，革命大業幾乎中斷。國父痛心之餘，便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重振革命精神，來和惡勢力奮鬥。但因紀律太嚴，有一部分同志不願參加，所以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袁世凱死後，北方局面仍是一團糟。六年，國父南下護法，自己可靠的力量，只有海軍部的幾隻軍艦，陸軍則全在桂系手裏。政治方面，國會議員又多懷異見，不能合作，結果為桂系和政學系所逼，辭職去上海。他這次十分痛心之餘，深深的感到，依靠他人終究不是辦法，要完成革命大業，須要黨的本身有力量，要黨的本身有力量，首先須從健全黨的組織和振作黨的精神做起。那時，蘇俄共產黨的革命剛剛成功，給他很大的興奮，他把他引為中國革命的好朋友，便拍電去祝賀。蘇俄也屢次表示，對於弱小民族和殖民地革命願予無條件的援助，因此雙方慢慢發生接觸。十一年，國父督師桂林時，蘇俄派專使馬林來致敬，對於中俄兩國革命的關係，也廣泛地談及。同年六月陳炯明的叛變，給國父的刺激更深，以素來視為黨的基本部隊竟有這樣悖逆的舉動，豈不是證明了黨的生命已陷入了危險的地步嗎？這使他改組黨的決心更加堅決。這中間，勸助國父計劃最力的，仲愷也是其中之一。十一年冬，蘇俄復派專使越飛來上海謁國父，商定中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日

二二四

俄兩國革命切實合作，連名發表了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宣言。越飛離上海到日本養病，國父便派仲愷同行，他在日本和越飛住在一塊，天天討論，非常契合。回國後，便力促聯俄容共計劃的實現。十二年一月，國父在上海召集黨務改進大會，改訂黨章，對黨務做初步的改進。二月廣州光復，陳炯明敗走，國父由上海回到廣州，計劃徹底改組黨務。十一月就發表改組宣言。接着十三年一月又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順利結束，黨務改組圓滿完成，國民黨從此走上了成功的坦途。在黨務改組當中，他是始終勸助最力的一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國民黨成功的偉大文獻，其中他曾貢獻了不少寶貴的意見。代表大會閉幕後，他被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長，立刻把廣東省長的職務辭去，一心辦理黨務。

黨的改組成功，黨的幹部力量亟待培養，國父於是派他和蔣介石先生共同籌備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黨軍幹部人才。那個時候，廣東為一班專橫軍人割據，弄到整個局面不生不死，他們認為黨軍的建立，和他們自私自利的企圖是根本衝突的，便聯合起來，千方百計，設法破壞，使他和蔣先生感到有無從下手之苦。甚至連要找個地方做籌備辦事處，也不容易，其困難情形可以想見！但他倆憑着堅定不拔的信心，和不屈不撓的勇氣，來與惡劣環境苦鬥，陸軍軍官學校畢竟在黃埔成立了。蔣先生任校長，他任學校的黨代表，常常到學校去做精神訓話，把三民主義灌輸到學生的頭腦裏去，使每個學生都成為健全的革命分子，後來把這些革命幹部人才來組織陸軍教導團，奉行主義的黨軍一批一批地產生了。其後征東江，討楊劉，統一廣東，乃至出師北伐，統一全國，都是這時奠下的基礎。

他對於這次黨的改組，是具有很大信仰和決心的，當時他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對他說：「同志中反對改組的人頗不少，你應該考慮考慮！」他堅決的答道：「我為國為黨，無論何人反對，我都不怕，就使殺死我，亦所不計，如果天能假我三年功夫，以從事國民革命，成績必有可觀！」他對黨的功勞如何偉大，我們最好引用和他共嘗艱苦的蔣介石先生的話來說明，蔣先生說：「廖先生最大的一個功績，就是在民國十三年輔助總理改組本黨，創造本黨和中國革命的新生命。當時如果沒有廖先生，如果沒有他那樣的決心和熱誠來輔助總理，恐怕十三年本黨的改組，難得有那樣徹底精神和偉大的結果。本黨因為有十三年的改組，成功了一個嶄新的組織，孕育出一種新生的力量，所以能够在十五年出師北伐，十七年統一中國。這種革命的進展，廖先生就是最初慘淡經營領導我們一般同志刻苦奮

鬥的人！」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四、領導民衆與反革命勢力奮鬥

國父的遺囑說：「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幾句話，仲愷認識最深，而奉行也最力。國父的聯俄政策，可說是他促成的，而喚起民衆的工作，尤爲他的努力中心。他曾說：「吾人其不欲解決吾人之痛苦及謀國家人民之豐富則已，否則必須與帝國資本主義者戰；吾人其不欲打退帝國資本主義者則已，否則必先與國內軍閥戰；吾人其不欲打倒國內軍閥則已，否則必先喚起全國國民共圖國民革命；吾人其不欲國民革命成功則已，否則必先去幹農民運動。」這幾句話何等斬釘截鐵！又說：「我們可以說，那一派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便爲革命派；那一派反對較多數人民的利益，便爲反革命。我們依着現狀，可以說，官僚軍閥與帝國主義，是我們全國人民的公敵。那一派人代表民衆來打消這兩種力量便是革命派。佔我國人口最多的是農工階級，那一派人替農工階級打消壓迫他們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與軍閥帝國主義者妥協並壓迫農工的人們，便是反革命派！」這種認識又是何等透澈！

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他以中央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長，主持民衆運動工作，尤其特別着重農工兩階級。他認爲民衆運動，若祇要求民衆加入本黨做黨員，猶不可靠；必要使他們明瞭何以要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之成敗與他們有何種利害關係，他們方有參加革命之希望，此爲最要之點。所以第一步便要宣傳工作，都市工人智識較高，可以接受一般黨員的宣傳；鄉村農民智識淺陋，對他們宣傳，却非有特殊的技術不可。因此他便幫助國父成立農民運動講習所，來訓練宣傳的專門人才。宣傳工作做到了，民衆醒覺了，接着便須指導他們組織起來，於是工會、農會，便如雨後春筍般產生，民衆的力量圍繞着國民黨蓬蓬勃勃地生長了！

全國民衆在國民黨的直接領導或精神影響之下，普遍地醒覺起來了。民衆運動的狂潮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面前像排山倒海地洶湧而來，使他們感到腳忙手亂，不知爲計。只有對中國民衆加緊壓迫，加緊摧殘，因此釀成了許多血淋淋的慘案。而最使中國人民不能忘記的，是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因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開槍殺死工人顧正洪所引起的帝國主義者在上海南京路對遊行民衆的大屠殺，這便是反帝運動史上有名的「五卅慘案」。當時廣州國民黨的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日

二二六

革命政府，是中國民衆解放運動的明燈，帝國主義者和國內軍閥尤視爲眼中釘，必欲消滅之而後快，一切毒辣手段，都赤裸裸地使用出來。革命政府對付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這種聯合攻勢，便是領導民衆起來施行反擊。在革命政府的領導者中，仲愷便是最主要的一個。十四年六月，帝國主義者和楊希閔輩互相勾結，謀推翻革命政府。革命政府靠着軍事的力量和民衆的擁護，僅僅幾天功夫，便把反動勢力制平了。六月二十三日，廣州民衆七萬餘人起來響應上海慘案，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至沙基、沙面租界裏的英兵首先開槍掃射，接着江面的英、法、葡砲艦也開砲轟擊，當場擊斃羣衆五十餘人，擊傷一百七十餘人，中國民族的血史又新添了一頁。革命政府便立刻宣佈對英經濟絕交，封鎖海口，同時又領導香港的工人起來罷工，全部退回廣州，使香港成爲一個死島，結果英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在中國民衆的面前屈服。領導工人罷工最勇敢不屈服的，便是仲愷。他對罷工委員會代表說：「諸君此次罷工，是爲國家民族，不顧一切而奮鬥，比兵士去打仗，尤爲難能可貴。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若果一旦死了，比之士兵衝鋒陷陣，尙覺得更有精神，有毅力，令人欽佩。所以諸君此次奮鬥，比倒清、倒袁、倒段、倒曹、倒吳，什麼都大！」又說：「在政府方面，盡力爲全民而爭，在黨方面，也出盡全力而爭。所望全體工友一致奮鬥！」可見他是怎樣的熱誠！

革命政府在全民衆的擁護之下，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無論如何陰謀破壞，始終是不能撼動絲毫的，這個功勞，我們第一個就要數到仲愷。

五、爲國民革命而犧牲

仲愷是最勇於負責的人，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後，在政治方面，他先後以一身兼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廣東省長、財政廳長諸要職，努力消滅專橫軍人的割據局面，以求軍政、財政、民政之統一，奠定了國民政府的基礎；在黨務方面，他以中央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長，領導民衆與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搏鬥，勇往直前，一點不退縮，不姑息，不妥協。因此，帝國主義者、軍閥及一切反動派仇視國民黨和革命政府者，尤痛恨他個人，認爲欲消滅國民黨和革命政府，尤必先從他下手，他的一身便成爲反革命勢力的衆矢之的了。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他偕夫人何女士從東山寓所驅車到中央黨部去開常會，中途遇着國民政府監察委員陳秋霖，同載而行。車到門口停下，他

和秋霖先下車，入門登至石階第三級時，突然騎樓下跳出暴徒二人，向他開槍轟擊，大門鐵柵內也有暴徒同時發槍，共二十餘響，他身中三彈，俱中要害，當場仰面倒地，不能作聲，氣息僅存。秋霖也中一槍，帶傷避入宣傳部辦事處。何女士已驚慌倒地。時隨行衛兵三人尚在門外，聞槍聲纔趕入內，舉槍向兇手追擊，中其一人，餘均奪門逃去。事稍定，大家急把他和秋霖扶上汽車，送去東川馬路公醫院，他因受傷過重，途中即已斃命，秋霖則兩天後也不治而死。出事前數天，何女士曾對他說：「外面謠傳有人要行刺你，以後何不多添幾個衛兵？」他只冷笑道：「我一生沒有負黨、負國、負人，祇盡力為民衆謀利益，何畏人仇？而且我們天天和民衆接近，防也不勝防，倘要暗殺，由他去罷！」遇害前一天，又有人以正確消息報告，他復慨然說：「際茲黨國多難之秋，個人生死早置度外，所終日不能忘懷者，為罷工運動及統一廣東運動兩問題尚未解決！」真不料竟遭兇徒的毒手！他的死，距國父逝世僅整整五個月，也是國父逝世後黨國的一次最大損失！

無疑的，仲愷是為國民革命而死，是死於反革命勢力的手裏。反革命勢力對他的逼害，即無異對國民黨和革命政府的逼害，可是他遭毒手以後，反革命派卻又造謠言，說他是共產黨，他的死，是共產反共產爭鬥的結果，反革命派造作這種謠言的用意，顯然是在掩護他們的罪惡，和企圖分化國民黨的革命力量。現在雖然已經事過境遷，但這件事以不但關係他個人，而且在黨國史上關係也很重大，我們覺得還有替他辨別真相的必要。

中國國民黨十三年的改組，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伴着改組的成功，產生了黨的三個政策，就是聯俄、容共、扶植農工，這都是本黨總理中山先生親自決定的，實具有不可動搖的時代意義。關於聯俄容共的態度，國父和蘇俄專使越飛在上海共同發表的宣言中說得明白：「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這就是說，中國所需要而且唯一可走得通的路，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如果蘇俄政府願意以平等的態度，對中國國民革命做友誼的援助，國民黨自然樂予接受。同樣，對於共產黨，如果他願意放棄共產主義，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來，共同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國民黨也無可拒絕之理。而且接受國外的幫助和吸收外黨分子加入，在黨史上

是不乏前例的。至於扶植農工，更毫無疑義。因為國民革命的目的，是求全民衆的幸福，農工佔全民大多數，必須他們起來參加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才有成功希望。農工的智識程度比商學爲低，要他們起來，就非加以特別扶植不可。國父定下這三大政策的偉大用意，仲愷是最清楚的，所以他擁護最力，奉行也最力。正因爲如此，反革命派便造謠中傷。說他已經背叛了國民黨，加入了共產黨。爲着這件事，他曾經以廣東省長名義佈告闢謠說：「近日有人散佈謠言，謂政府將實行共產。查共產主義，雖以俄國革命成功之後，尙不能實行，且以新經濟政策爲救時要劑，可知謀國之道，端在按切時宜，對症發藥。況中國現處產業落後之境遇，方當爲國民謀發達實業之不暇，而欲主張共產，此其人非愚即狂。本省長爲國民黨黨人，非共產黨黨人，對於國民黨之宗旨主義，二十年來未之有改。伏讀大元帥手著建國方略，於實業計劃條列至詳，依實業之性質，分爲國家經營與個人經營兩種，對於個人企業，由國家獎勵，兼以法律保護之，且近數月來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與機關報之言論，及中央執行委員之講演，彰彰在人耳目，無可疑者。」這裏所表明的態度，再坦白沒有了，也再正確沒有了。又一次，他的夫人何女士曾問他說：「人家都說你是共產黨，你有什麼解釋呢？」他說：「夢話！夢話！中國決不能共產！因爲中國產業落後，無大資本家、大地主，拿第一公園來共嗎？至謂扶植農工階級和聯合弱小民族，便是共產，更屬笑話！我們接受孫總理遺囑，欲達到自由平等目的，必須喚醒民衆，現在中國受着帝國主義和軍閥直接間接壓迫，欲打倒壓迫階級，必須聯合全民。我國農工占人口十分之九，農工階級受經濟壓迫，無路謀生，他們一天做十數小時的工夫，且不得兩餐飽食，何有餘力教育子女呢？全國國民十之九無受教育機會，知識當然落後，國何能強？若要中國強，必須提高農工地位，引導他們有政治知識，方有希望。且農工俱爲我同胞，當有互助義務。農夫耕田，嚴寒酷暑風雨飄搖之時，辛苦工作，每日充飢者不過薯芋，以穀米供給他人；蠶繅繰絲者祇穿布衣；建造工人，僅住棚廠；農工辛苦供給我們衣食住，飲水思源，我們不當助他嗎？挽救農工即所以挽救中國！」這不僅僅是悲天憫人的話，而且包含着絕對的革命真理。我們再看他對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訓話再三叮囑道：「今日之農民運動，其根本在因爲國際問題、國民革命問題，非祇爲對付地主之內部問題，願諸君此後再三注意，換句話說，農民運動的目的，是在喚醒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求中國民族之自由解放，而非以反對地主爲對象，工人運動也具同樣道理，

這是中國國民黨民衆運動的永久不變的基本原則，與共產黨全不相干的！」

總而言之，國民黨對於民衆運動並沒有應不應起來領導的問題，而只是怎樣領導的問題。如果仲愷熱心領導民衆運動，便說他是共產黨，那麼，不但侮蔑了他個人，而且侮蔑了整個國民黨，這是不可寬恕的！我們最痛心的是：自從他死了之後，國民黨喪失了民衆運動的偉大導師，民衆運動漸漸落在共產黨徒的手裏，他們全不顧到客觀事實，只一味盲目襲用蘇俄式的階級鬥爭方式，釀成後來中國民衆自相殘殺，僅有的民族產業被摧殘，農村組織被破壞，國家元氣被斷傷，民衆運動的結果，不特未能有助於國民革命，反且阻礙了國民革命的進行；不特未能爲民衆謀福利，反且增加了民衆的痛苦，這是仲愷所未及料的，他在地下有知，也當爲之痛哭罷！

讓我們說：仲愷是國父的最忠實的信徒，也是最忠實的國民黨政策執行者！

六、人格修養

以上所說，都是仲愷一生的革命事功，最後我們看看他的人格修養，也不愧爲革命同志的模範。

一、是勤勞好學。他平日爲革命工作，每每超過了常人所能忍耐的程度。尤其在十三年以後，一身兼黨政數要職，每天辦公少則十二、三小時，多至十六、七小時，全沒現出一點倦容。最爲難能，是工作無論怎樣煩忙，每天臨睡前總要看看書。好學是他的天性，平常手不釋卷，吸收新智識，如渴如飢，惟恐不及，因此，他的學問思想能够與時代以俱進，這一點關係非常重要。他的學問很淵博，除政治經濟是專攻之外，文學和歷史的涵養也很深。他平日歡喜填詞，所作有雙清集。八、九年時，他在上海和胡漢民、朱執信在建設雜誌上與胡適之等大開井田制度的筆戰，他的精闢的歷史見解，每把對方壓倒。當時國父正在埋頭著作建國方略，他也貢獻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二、是廉潔自守。民元以後，他屢次掌理財政，可是廉潔自守，絲毫不苟，十餘年如一日。每一度卸職移交時，沒有一條不清的賬目，沒有一紙收條不經其簽字。他生前所居的廣州東山住宅，還是他的夫人由她母家所得私蓄積聚下來的。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因他有這種廉潔的操守，所以能保持勇往前進的革命精神，歷久不移，這一點也是值得重視的。

三、是服從黨紀。他獻身革命二十餘年，平日在國父左右的時間最多，國父每發一議，定一策，他必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無論他的意見被採用不被採用，一經決定，他便忠實服從，忠實奉行，絕不因自己的意見被拒而發生一點隔閡。對國父如此，對黨的決議也如此。

四、是公而忘私。他生平對於個人的出處進退，純然以公事為主，絕不參雜一毫私見。十三年春國民黨改組後，他因為擔任黨務方面的職務過多，政治方面的事無暇兼顧，便把廣東省長辭掉。夏間，國父因省長難得其人，命他復任，他覺得此時非兼顧不可，便也不辭。到了秋間，廣州商團作難，他覺得不能行其抱負，便又決然去任，連財政部長、財政廳長等職，一概不就，專心於中央黨務及黃埔軍校。十四年國民政府改組，一般同志都要他出來擔任財政的責任，他覺得無可推諉，便又擔負起來。可見他的出處進退，完全着眼在公事上，沒有絲毫成見。只要怎樣有利於黨於國，他便怎樣做去，所謂意氣之爭，權位勢利之爭，他是全沒有想到的。

五、是不屈不撓。他從獻身革命之日起，便抱定了犧牲的決心。所以平日做事，一經決定，便放手做去，不猶豫，不退縮，無論如何困難，務必達到目的而後已。在廣東省長兼財政廳長任內，他計劃要統一全省的軍政、民政、財政，儘管割據的軍人怎樣反對，他不顧，國民黨改組時，儘管反革命派怎樣造謠中傷，他不顧；創辦黃埔軍校時，儘管有人阻撓破壞，他不顧。可以說，他要為黨為國做的事沒有一件不成功，不徹底。然而，他卻在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之下犧牲了；在他個人也不算是意外的歸宿吧！

廣州黨、政、軍召開最高聯席會議，推汪兆銘、許崇智、蔣中正組織特別委員會，以處理廖案。

因廖仲愷委員被刺逝世，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特舉行聯席會議，推汪兆銘、許崇智、蔣中正組織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以應付非常之局勢。是日廣州宣布戒嚴，令師長何應欽飭各部分區警備，並派部隊前往觀音山駐防，以資戒備。廿一日，兼長洲要塞司令蔣中正宣布長洲島戒嚴，一面令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學生，擔任沿海岸警戒，並令飛鷹等

艦艦長，嚴密監視江固軍艦。(註六)

廖遇刺之日下午，胡漢民即召集臨時政治會議，決定組織特別委員會以處理廖案。當時鮑羅廷態度異常兇惡，自行要求參加特別委員會，主張政治案情，不必講求證據，且開列名單，要求逮捕胡漢民、鄒魯、鄧澤如等，但爲特委會委員蔣中正及許崇智所拒。蓋當時鮑羅廷既欲借廖案以興大獄，而其共產黨徒乃爲之羣相叫囂，製造不利於胡漢民之惡劣空氣，以爲進行迫害之烟幕。故其黨徒羅亦農在「嚮導」誣稱(註七)：

「……國民政府成立之後，許多右派的官僚政客，得不到做官的慾望，并且還有許多被裁撤，如胡毅生、林直勉等都是賦閒，且胡毅生失了胡漢民執政時賣官鬻爵的大買賣，那有不惹動他們的無名火積極的鼓吹煽動起來……至於廖仲愷死後之各方面態度，右派當然非常的快意。胡漢民的態度當然最偏促不安，因爲有他的堂弟胡毅生參加主謀。據報載，他(按指胡漢民)……有參加暗殺的嫌疑。……」

共黨之所謂「右派的官僚政客」，即其爲反共者所加之名號也，在其心目中，自應加以排除。故羅亦農又在其「嚮導」中挑撥稱(註八)：

「參加此次暗殺的人實在太多，假若國民政府負責辦理廖案的人沒有決心，不將他們最後的根本肅清，國民政府的前途還免不了危險；因爲他們隨時都可以湊合，弄成更凶險的事變。……即站在私人的感情一面說，廖仲愷與國民黨諸領袖共同奮鬥幾十年，不爲他復仇，也無以慰他『在天之靈』。……」

共黨之所謂「國民政府的前途還免不了危險」，當係針對汪精衛之主席地位與利害而言。其時汪以左派領袖自居，對共黨之譏言，奉若金科玉律，對胡漢民之意見，實懷有成見。當先生告以廖案之主使者，不外：「(一)仇恨本黨者；(二)軍閥；(三)反對罷工的帝國主義者。」時，汪則笑而搖其頭曰：「這是不相干的」！(註九)

關於廖仲愷先生之思想與信仰及廖先生被刺之背景，李雲漢在其「從容共到清黨」一書中有詳明深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日

二二二

入的分析與敘述(註一〇)，特錄於後，以資參考：

廖仲愷的思想

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時五十分，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兼工人、農民兩部部長、國民政府委員、財政部長兼廣東財政廳長廖仲愷，與國民政府監察委員兼宣傳員養成所所長陳秋霖，在廣州惠州會館中央黨部門口，遇刺身死。這一重大謀殺案的發生，頓使國民黨中央「陷於危疑震撼的境地。」

刺廖的兇手陳順當場被獲，旋即死亡。由於陳順說過「廖仲愷是共產黨，所以打死他」的話，而仇廖者亦多宣傳廖係為共黨而死，因之在追索此一謀殺案發生之複雜背景之前，應先檢查廖氏之思想本質及其對蘇俄及共黨的態度。

廖仲愷本係華僑出身，早年曾接受西方的教育。他於二十七歲時即參加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為中山先生的信徒。其後他雖服官清軍系統之內，但卻一直與革命黨保持接觸，未嘗有違革命的宗旨。民國三年中山先生創中華革命黨於日本，曾以廖氏掌理財務，是廖氏參與中央黨務之始。在思想淵源上，他一直都以三民主義的理論為宗，而其對民主政治理論的精深研究，對中山先生民權主義思想體系的完成，確有補益之功。他曾將威爾遜斯(Dr. Wilson)所著「全民政治」(Government By All the People)釋為中文，被戴季陶推許為「在中國鼓吹全民政治的第一人」。民國七、八年以後，廖氏又熱心於以土地分配為中心的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的研究。他的經濟學的觀點，也完全建立在民生主義的原理之上。他認為：

「不懂得經濟學，沒有方法能徹底瞭解三民主義；除了經濟學，也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釋三民主義。」

以經濟學的觀點解釋三民主義，廖氏確有其獨到之處。蘇俄改採新經濟政策後，馬林、越飛都曾向中山先生吹噓其新經濟政策的成就，及越飛赴日本熱海「養病」，中山先生令廖氏陪同，即因廖氏為一三民主義的經濟學者，於瞭解蘇俄新經濟政策之實質時，不致被越飛的大言狂語所給。

民國十二年三月，廖仲愷自熱海歸國後，即成為聯俄容共政策的熱心推動者。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廖氏以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長，主持中央黨務，對農工運動甚為熱心，對於共黨份子，初亦頗為信任。曾任用共黨馮菊坡、彭

詳分任工、農兩部秘書；因此。反共國民黨員對廖頗不諒解，甚且指廖爲共產黨徒。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廖繼揚庶堪之後，接任廣東省長。當時社會上滿佈政府即將實行共產的謠言，廖因以省長名義，佈告闢謠。文曰：

「近日有人散佈謠言，謂政府將實行共產。查共產主義，雖以俄國革命成功之後，尙不能實行，而以新經濟政策爲救時要劑，可知謀國之道，端在按切時宜，對症發藥。況中國現處產業落後之境遇，方當爲國民謀發達實業之不暇，而欲主張共產，此其人非愚卽狂。本省長爲國民黨人，非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之宗旨主義，二十年來未之有改。伏讀大元帥手著建國方略，於實業計劃條列至詳。依實業之性質，分爲國家經營與個人經營兩種，對於個人企業，由國家獎勵，兼以法律保護之。且近數月來，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與機關報之言論，及中央執行委員之演講，彰彰在人耳目，無可疑者。故不察是非而貿然附和此種傳說者，實爲不智。藉以爲構誣造謠之用，以冀淆惑人心者，實爲不仁。爲此特行佈告各界人等一體知悉。對於此等謠言，切勿輕信；如有造謠生事者，定行嚴懲不貸。」

於公開宣佈其政治立場而外，廖仲愷於私人談話中，也曾表示「中國決不能共產」。他承認特別注重農工運動，惟他之重視農工，乃基於中山先生之「喚起民衆」之遺教，發之於同情互助的人道思想與救國強國的實利觀念，而非出之於階級利益的打算。他曾與何香凝說明重視農工的理由：

「我們接受孫總理遺囑，欲達到自由平等目的，必須喚起民衆。現在中國受着帝國主義和軍閥直接壓迫，欲打倒壓迫階級，必須聯合全民。我國農工佔十分之九，農工階級受經濟壓迫，無路謀生，他一天做十數小時的工，且不得兩餐飽食，何有餘力教育子女呢？全國國民十之九無受教育機會，知識當然落後，國何能強？若要中國強，必須提高農工地位，引導他有政治知識，方有希望。且農工俱爲我同胞，當有互助義務，農夫耕田，秋寒盛暑風雨飄搖之時，辛苦作工，每日充饑者不過薯芋，以穀米供給他人，蠶蠶繅絲者祇穿布衣，建造工人，僅住棚廠，農工辛苦供給我們衣食住，飲水思源，我們不當助他嗎？挽救農工卽所以挽救中國。」

廖氏不僅認爲共產主義不能行之中國，且曾批評馬克斯主義的不當。胡漢民追訴廖氏的談話說：

「民國十二年，總理一心要改組中華革命黨（按：應爲中國國民黨），廖先生首先贊成。但是廖先生對於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日

二三四

共產主義始終不以爲然，大家千萬不要誤會。兄弟（胡自稱）對於馬克斯主義的理論或許有幾分贊成，但決不贊成蘇俄共產黨。當我們二人談起主義時，兄弟問他：『你以爲馬克斯主義如何？』他便批評馬克斯主義的不當，持論比兄弟還要透闢。後來又問他：『你既不贊成馬克斯主義，是否贊成列寧共產主義呢？』他說：『列寧談不到主義，列寧不是一個政治家、革命家，他簡直是一個縱橫家。他的共產主義，不是一種主義，是一種政策。』由此可見廖先生對於共產主義是如何的懷疑不信任。」

毫無疑問的，廖仲愷不是共產主義者，更不是共產黨人。他只是「過信俄人」，對共產黨徒最初也給予同情與信任。廖氏之援引共產黨徒，乃最爲反共國民黨人所不滿者，然在廖，或亦有不便做公開解釋的隱衷。據陳公博說，廖亦不願軍事交與共黨，但國民黨人有的不願做，有的不屑做，有的不能做，因爲共產黨徒乘機會爭着做。陳公博在「覆疑始」的一封信中，說：

「廖（仲愷）先生拿着農工廳徵求我的同意。我爲履行我的主張，堅決不就。廖先生說：你不幹，只有C P來幹，我實不願意交C P。革命黨單只顧個人意見，而不顧黨的利益嗎？我受了廖先生的責備，不得不幹。」

又據胡漢民所述，廖氏並非不知共黨份子之別具肺腹，在他被刺前，曾有制止共黨份子爲禍國民黨的打算。他曾辭請工人、農民兩部部長之職，並有「號召一個國際」以與第三國際抗衡或是打通第三國際俾免俄國箝制之意。胡漢民述此事曰：

「當討伐楊劉時，共產黨便想乘機把握中央所有的各部……有一天，廖先生等和兄弟（胡）在一起商量黨務。廖先生說：『我們不能讓共產黨這樣肆無忌憚，應該想方法來糾正一下。』隔了兩天，廖先生派人到兄弟處，要求兄弟擔任中央的工人、農民兩部部長……第二天，兄弟和廖先生在廣東省長公署內，這是廖先生被害之前兩天，談話很久。談到國際的情形，他說：『俄國有第三國際，我們可否養成力量，也另外號召一個國際？如果我們的力量不夠，至少應打通第三國際不做俄國的工具才好。』自消滅楊劉的反動勢力以後，本黨革命力量漸次鞏固，兄弟主張向國外做國際的宣傳，廖先生也很贊成。」

但是廖氏的用心未爲外人所悉，因此他始終得不到反共之國民黨人的諒解。此外，廖在言論上時常流露對於一部分國民黨老人的不滿，亦是招人懷恨而致殺害的主要原因。他發表過一篇「革命派與反革命派」的文章，認爲革命與反革命之分，不在資格之深淺，而在行動之真偽。他說：

「現在吾黨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詡爲老革命黨，擺出革命的老招牌，以爲做過一回革命黨以後，無論如何勾結官僚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及極力壓抑我國大多數之農工界，也可以稱爲革命黨，以爲革命的老招牌，可以發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個虛名，那個人無論從前於何時何地立過何種功績，苟一時不續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時有反革命的行為，便立刻變成反革命派。」

顯然，廖仲愷對於一部分國民黨老黨員由於反共，而不惜與北方接近的現象，感到深惡痛絕。其動機乃基於對於軍閥及帝國主義的憎恨，固亦當時國民黨政策——打倒北洋軍閥、反抗帝國主義——的反映，但謂「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詡爲老革命黨」，實對國民黨之老黨員們刺激太深。且在反共黨員看來，廖氏此言實爲共黨「反共產即是反革命」的狂言做註腳，因之恨共之心亦及於廖氏，廖氏竟因以身殉。

國民政府委員會為廖委員仲愷被刺逝世，發布通電。

電曰：

「廣州國民政府各部院、軍事委員會、廣東省政府及各廳、市政府及各局、各級法院、黨軍司令部、各軍總司令部並轉各軍師旅長、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廣州市黨部並轉各縣各區、海外中國國民黨各黨部、各省中國國民黨省黨部並轉各縣各區黨部、上海北京中國國民黨執行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南寧李督辦、黃會辦、恭城富川探送熊總司令、廣南范軍長、各省軍民長官、各機關、各報館均鑒：今晨九時五十分，廖委員仲愷赴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在會門首爲兇徒狙擊受傷，即時昇往廣東大學醫科學院，傷重逝世，元良摧頹，至深哀悼，所有節終典禮，除俟議定再行電達外，特先電聞。國民政府委員會。號。」（註一一）

國民政府令古應芬暫行兼署財政部長及廣東財政廳長。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一日

一三六

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廖仲愷，是日因公遇刺殉國，所遺財政部部長及廣東省財政廳廳長職務重要，不可一日負責無人，爰由政府令派古應芬暫行兼署財政部長及廣東財政廳長之職。（註一二）

北京臨時政府通電，保護工業，取締煽惑罷工。（註一三）

-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六號，頁九—一二。
-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七號，頁二〇。
- 註三：胡漢民覆林直勉書，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黨史會藏抄件）。
- 註四：胡漢民：「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頁一三三—一三九。
- 註五：「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四七三—四八二。
- 註六：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三五。
- 註七：「嚮導」，第一三〇期，頁一一九四—一一九五，民國十四年九月十八日。
- 註八：同註七。
- 註九：「中央日報」，民國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 註一〇：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三七五—三八二。
- 註一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七號，頁二三。
- 註一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六號，頁三。
- 註一三：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二九八。

二十一日 國民政府特令優恤廖仲愷。

國民政府以廖委員仲愷，因公殉國，特令准予優恤，舉行國葬。令曰：

「國民政府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財政部長廖仲愷，自中國同盟會以來，即為革命致力。民國成立

，屢掌財政，深資擘劃。洎前年贊助先總理改組國民黨，尤爲努力盡瘁，以達到國民革命之目的，建立黨軍及扶助農工團體之發展，其爲國爲黨奮鬥之精誠與其成績，爲海內外所共仰。最近東江及廣州附近戰役，以黨代表資格，激勵將士，迅掃兇殘。及國民政府成立，遣大投艱，方賴共濟，乃於八月二十日被賊徒狙擊，致殞厥躬，喪我元良，實深痛悼。茲特頒治喪費一萬元，准予國葬及從優議給遺族恤金，併由政府協同黨部將其生平行誼宣付黨史，以示篤念勳賢，崇敬先烈之至意。此令。」（註一）

國民政府通令：所有文武職員及兵士，一律臂纏黑紗一週，為廖委員仲愷誌哀。

國民政府爲哀悼廖委員仲愷之喪，特通令所屬文武機關，轉飭一體臂纏黑紗誌哀，令曰：

「爲令飭事：國民政府委員廖仲愷，於本月二十日上午九時，被刺逝世。所有政府文武職員及兵士，由八月二十二日起，至二十八日止，一律臂纏黑紗，以誌哀悼。除分令外，仰即轉飭所屬一體遵照。此令。」（註二）

本輪船之中國船員，因遭受待遇上之歧視，實行罷工。（註三）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七號，頁一五。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七號，頁一七一—一八。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一九號，頁一三六。

二十二日 北京外交部反對滬案先議上海會審公廨，及工部局華董案。

北京外交部沈總長瑞麟，向外交委員會報告：外交團領袖意使面告，使團擬定滬案先議上海會審公廨，及工部局加入華董兩項，於本月內正式開議；至五卅、六一、六三各案責任問題，俟司法調查後再議。惟所遞照會內容，則係答復去年八月九日外交部關於會審公廨之照會。外交委員會對於使團擬將會審公廨脫離滬案十三款先行開議，表示反對。（註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二日

二三八

湖北交涉員電呈北京外交部，報告漢口慘案交涉絕裂。

湖北交涉員胡鈞，與英國駐漢總領事柏達，談判漢口慘案先決條件，會議已達七次。本日繼續會談之時，柏總領事及副領事鄂克登到交涉署，雙方言語衝突，柏、鄂二人即相率拂袖而去，並表示不願繼續談判。胡交涉員爰將經過情形，電呈北京外交部核示遵辦。原電如次：

「北京外交部鈞鑒：漢案先決條件已會議七次，本日爲第八次會議之期。早十一時英總領事柏達、副領事鄂克登來署會議，首由柏領述前日（十九日）所交之賠款表，昨（二十一日）接駐京公使來電，不許開議，將來或由敝公使與貴國外交部協議。鈞詢以當開議之初，曾聞貴總領事言責公使已准許關係地方可議之條件範圍內，准貴總領事接議。該賠償條件是否出乎範圍之外？柏領乃言賠償數目過鉅，每人平均約四五萬元。鈞言既不開議，不必說到賠償數目。柏領又言彼等皆係苦力，每月不過十餘元生活，設以二千元存款生息即可够用。鈞言談到此處，即係開議以後之事，請先解決開議本條問題。柏領又言，彼等皆係攻擊英界之兇人。鈞言彼等皆係徒手，何謂兇人。柏領言，彼等在英界打死人，何謂非兇人。鈞言既係兇人，何以英界當時不行捕獲。柏領瞠目不能答，即率副領拂衣揚長而去。旋派劉科長明劍往英領館詢問，柏領藉口事冗拒不見，遣鄂副領代見。詢其何故出此態度，副領答稱以所云日本人在英租界被人打死何以不捕兇手一語爲侮辱，遂不願繼續談判等語。查柏領既謂不能開議，何以屢及該項數目？辨論當晚不幸之事，文字上、會議席上數見不鮮，何以此次言及爲侮辱。如論辨爲侮辱，則柏領未俟談判之終，即拂袖而去，其爲侮辱耶？非侮辱耶？此種外交上之失態，不獨侮辱鈞個人，且侮辱我國機關，設因此致漢案會議停頓而生損失，均應由柏領負其全責。除陳明湖北督辦兼省長外，理合電請示祇遵。胡鈞叩。養。」（註二）

國立北京女子大學籌備員劉伯昭接收女子師範大學校舍。

北京教育部就前女子師範大學校舍，開辦國立北京女子大學。是日女子大學籌備員劉伯昭，前往女子師範大學接收，因住校學生，緊閉大門，無法入內。劉籌備員乃越牆而入，囑令所僱僕婦及警察，迫令住校學生離校，遂將校舍全部接收。惟教育維持會等團體，對章總長、劉籌備員之措施反對甚烈，並

擬另設女子師範大學，收容女子師範大學學生。（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九號，頁一三六。

註二：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八三—六八四。

註三：同註一。

二十三日 國民政府令恤監察委員陳秋霖。

監察委員陳秋霖，於八月二十日上午與廖委員仲凱同時遇刺逝世，政府特令從優給恤。令曰：

「監察院監察委員陳秋霖主持中國新聞報，發揚正義，不畏強禦，屢遭摧折，激厲無前。國民政府成立，以其骨鯁風節，特畀以監察委員之職，方期激濁揚清，整飭吏治，乃於八月二十日與國民政府廖委員同在中央黨部門首遇刺，救治無效，溘然長逝，至深悼惜。茲特發給治喪費五千元，並從優議給遺族恤費，生平事蹟由黨部及監察院共同蒐集宣付黨史，以旌譴直。此令。」（註一）

京師高等檢察廳以復辟案發生於大赦以前，宣告不起訴處分。（註二）

上海各紗廠罷工工潮，經許交涉員與日本駐滬總領事商決，定二十五日復工。

上海自「五卅」慘案發生後，各業同情罷工者，多已分別陸續復工；惟紗廠工人，僵持兩月有餘。本日始由上海許交涉員與日本領事商決，請江蘇省長鄭謙批示，又經工會代表與商界調解人共同協商其結果，據日本紗廠同業組合發表聲明書如左：

「此次大罷工，影響及於國家產業之重大，使多數工人及其他一般人民，於生活上受深酷之壓迫，可不待言矣。今者幸賴熱心盡瘁於解決此問題之矢田日本總領事，及許交涉員等熱忱之斡旋，得於此時，見罷工之終息，誠堪額首稱慶也。茲將決定條件，開列於左：

- （一）工廠俟治安維持確定後，得承認遵照中國政府頒布工會條例所組織之工會，有代表工人之權。
- （二）罷工內之工資，不便發給，惟對良善工人，因長期失職，所受困苦，各廠表示憐惜同情，當予以相當之幫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三日

二四〇

助。

(三) 各工之工資，除依照技術進步之程度，當然予以增加外，其餘應斟酌工人生活情形，與中國紗廠協議辦理。

(四) 工資向以大洋計算，惟其零數照習慣以小洋支付，以後將零數滾入下期，一律付以大洋，賞金登記工摺者，亦付大洋。

(五) 工廠日人，平日入廠，當然不帶武器。

(六) 工廠無故不開除工人，並留意優待工人。

附件

各廠自備電機者，一律先行開工，其餘復工須在工部局送電開始以後。

此外對於無電廠家，不能即行復工的工人幫助費，為日人擔任十萬元，中國總商會另籌十萬元，北京政府允寄五萬元，餘五萬元由總商會籌墊，顧正洪撫卹金一萬元。」

工人對於上面的條件，認為滿意，遂陸續復工。當時上海總工會，曾發表宣言，原文如下：

「工友們！我們為國家抱義氣，與各界一致奮鬥，忍飢挨餓的罷工已有八十多天了。堅持到底，始終沒有放鬆，這種一致團結的精神，無論何人，不能不佩服我們，欽敬我們。現在中國官廳同日本領事，已經把我們日本紗廠工人的復工條件簽字了；這些條件，對於國家既沒有爭得體面，對於我們工人的利益也是極少，我們雖然不能認為滿意，但我們審察各方的情形，顧及官廳的信任，不能不忍痛接受。這種不得已的苦衷，望個個工會都要想到；至條件的內容，據交涉署所通知總工會，承認遵照，須由總商會擔保實行。現在以上要求，算是都能達到目的，罷工期內工資，已經發三元，其餘即日可發；工會條例頒布以前，擔保政府可以承認現在所有工會為臨時工會。工友們！這條件雖不好，也可說有點相當的結果，我們在此時，不能不忍痛接受，我們還有要求沒有達到，許多痛苦沒有解除，只好以後慢慢的來努力改良，將來總可以使我們滿意，只要我們能够一致，能齊心，望絕對不要喪氣。工友們！我們並未得到勝利，我們絕對不要驕傲，不要氣高，更要切記在心。工友們！現日紗廠問題，已經暫且是這樣解決了，經各方議決於八月二十五日，一體上工，望各工友如有電氣的廠，便可於八月二十五日早上一體上工，並

且拿罷工期內工資。其餘各日廠及英廠正在進行交涉，一時不能上工。工友們！這次罷工如此了結，望各日紗廠工友和平進廠工作，一切的問題，以後再說，再努力進行。」

上海工會又一通告云：

「東洋紗廠工友們：二十五日起一齊開工，如廠家有電的，二十一日起修機器，二十五日一齊開工，救濟費不再發了。如廠家沒有電的，等電氣解決了，再定期開工，沒有開工以前，救濟費續發。我們這一次堅持到兩個多月，僅得到一點小小的條件，我們更齊心把工會組織得好，後來方有更大的勝利呀！」（註三）

南方大學教授胡樸安、李石岑所創設之國民大學，正式成立於上海。（註四）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七號，頁二〇。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九號，頁一三七。

註三：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四二五—四二七。

註四：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九八。

二十四日 北京外交部訂於本月二十六日，舉行中俄會議。

是日北京外交部通知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定於本月廿六日舉行中俄正式會議開幕典禮。廿六日上午，典禮順利舉行，惟因加拉罕即須返國述職，會議事務，全未進行。（註二）

黨軍司令官蔣中正就廣州衛戍司令職。（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公布京畿衛戍總司令部暫行條例，特派鹿鍾麟為京畿衛戍總司令。（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分電各省，徵詢對於關稅會議之意見。（註四）
駐漢英領拒絕參加胡交涉員函約解決漢口慘案先決條件會議。

湖北胡交涉員自前日與英領談判漢口慘案絕裂後，是日爲謀繼續談判，以便早日解決起見，特再照會英總領事，約定於本月二十八日再行商談，不料竟遭英領峻拒，殊屬出人意表。茲錄往復照會如次：

一、湖北交涉員致英領照會

逕啓者：查本特派員奉內外長官命令與貴總領事會議本年六月十一日慘案，本月二十二日已至第八次，所有先決條件五條業經提出互商，除第一條第一項撤退英軍艦雙方承認應移京辦理外，其餘各條貴總領事現經遵照貴國駐京公使訓令次第議辦，自當互本職責，次第進行。惟自開議以來，僅僅於第二條華警在租界添設崗位及派華警梭巡辦法表示同意，軍事布防問題亦將次議定。又於第五條擔保英人及華、印捕虐待工人之事，允爲取締。此外各條件迄未詳加議及，本特派員正擬與貴領事次第磋商，俾該案各條早告結束。乃於本月二十二日尚未正式開議開談之時，貴總領事竟遽爾離席，揆之國際禮儀上，雙方尊重本案之意，殊爲遺憾。本特派員自開議以來，推誠相與，期竟全功，決不願觀此中途停頓之現象。茲定於本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仍在敝署繼續會議，屆時務希貴總領事蒞臨，共申誠意，迅圖解決此案，於兩國政府睦誼暨兩國國民情感關係極鉅，應請貴總領事特別注意，並希見復是荷。（註五）

二、駐漢英領事復胡交涉員照會

逕復者：接准二十四日來函，訂於本月二十八日繼續會議六月十一日漢案之條件五條等因准此。本總領事已將罷議之原因並聲明似此徒勞無益之會議不願再有各情節，照會肅督辦矣。查前在貴交涉員以會議爲請之時，曾預先聲明：關於漢案，華民方面決無絲毫冤枉，華官如向敝國提出要求，本總領事絕對不能承認。又以貴交涉員謂如我等會議一開，中國官廳即可藉以彈壓民氣之囂張，本總領事始允贊助貴國維持秩序。當經呈請本國駐京大臣核示，旋奉指令准予會商，惟不准應允就地不能議辦之事。遂向貴交涉員說明愚意，以兩國官員亟謀會同保護辦法，以免

再有六月十一日之事件發生爲最緊要。貴交涉員亦表贊同，允照辦理。隨於開會時迭次討論，已將華、英警捕協同辦法商定，而軍界方面則不願會同，謂非准其派兵駐紮界內，不能本其職責保護。敵方當以華兵如長駐租界，平時則易生誤會，一遇國內戰爭或其他事變，恐本界更受影響，是故不能贊同。會議遂成相持不下之勢。現在惟望中國警察會同本界之保衛機關，足資保衛，不令再有暴民闖入滋擾情事而已。至於其他各條，敵方既難允准，則亦勢所不能矣。須知此次本總領事所以允予會議者，係因貴交涉員事先聲明，藉此可以抵制風潮及遊行運動。詎料今乃不加制止，反從而和之，奚會議爲。此復查照爲荷。（註六）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九號，頁一三七。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三六。

註三：「政府公報」，三三七六號。

註四：中村久四郎、山根倬三合著：「支那歷代年表」，頁一〇一二。

註五：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八四—六八五。

註六：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八三。

二十五日 廣州特別委員會下令拘捕廖案涉嫌之胡毅生、朱卓文、林直勉等三人；胡毅生、朱卓文聞風逃逸，林直勉押候訊辦。

本月二十日廖案發生後，據各方嚴密偵察，認爲胡毅生、朱卓文、林直勉等三人，涉嫌最重；魏邦平、梁鴻楷、梅光培亦與案情有關。特別委員會爰於是日令飭有關機關，拘捕涉嫌之胡毅生等三人，詎胡毅生先期聞訊走脫，朱卓文亦化裝潛逃，獨林直勉卽時被捕。國民政府卽指派朱培德、陳樹人、甘乃光、周恩來、岳森、吳鐵城、陳孚木、李福林、陳公博等九人組織廖案檢察委員會，以朱培德爲主席，負責廖案諸嫌犯之審訊。

廖案之發生乃起因於容共與反共之爭，惟其背景頗爲複雜。茲先將當時被指爲三位主使嫌犯胡毅生

、朱卓文、林直勉三人的思想與活動，略爲一述：

胡毅生即胡毅，早年學名胡衍鸞，乃胡漢民堂弟。廖案發生前，他是「革命紀念會」的董事，也是「文華堂」的領袖。由於「革命紀念會」與「文華堂」都持反共立場，胡毅生早就被共黨指爲主要的右派份子。按「革命紀念會」，本爲同盟會會員孫壽屏、陸秋露、潘達微、鄧子瑜、何克夫、鄧澤如、鄧慕韓等，於民國二年時所發起，以表彰革命先烈壯烈事蹟，發揚傳統革命精神爲宗旨。民二討袁之役失敗後，「革命紀念會」亦停止活動。直至民國十二年，始由鄧澤如、鄧慕韓等呈准中山先生予以恢復。組成分子皆國民黨之元老黨員，對於共黨則始終不屑與之爲伍。廖案發生前四天即八月十六日，「革命紀念會」的十一位董事鄧澤如、鄧慕韓、林森、朱赤霓、李綺菴、黃隆生、林直勉、余和鴻、胡毅生、趙士觀、謝英伯等聯名發表一項通告，申明他們篤守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與不接受共產思想的強固立場。通告中說：

「吾黨固未成功，而其究竟必有成功之一日。我諸先烈固相信之，同人等亦相信之。此種信念，實由我先總理孫公所創之三民主義，爲現代最良最適之主義，而孫公所指導之方法，爲最良最適之方法也。乃世之言國民革命者，或以他國先哲之抽象的理想決定將來之政策。而孫公之三民主義，乃審察中國與世界之現情，根據一切原理而定之。彼以抽象的理想爲前提推定將來者，其預言之有效與否已可觀矣。彼奉信者，試之於事實不能不易徹而悉趨於三民主義之一途，又已驗矣。惟我孫公所主張，乃能得他國之實驗，益信而有徵，舍是無他道也。」

至於「文華堂」，胡毅生說「爲一普通之俱樂部」，會員不過三十餘人，常到者又不過十餘人，官吏佔半數」。共黨份子卻指控這是「反革命份子」活動的大本營。陳公博代表廖案檢察委員會對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廖案經過時，亦謂「文華堂」日日從事於反共產、反汪、廖的宣傳活動。陳公博報告說：

「自國民政府組織後，有三種人不滿意廖仲愷同志的：（一）失意軍人如魏邦平、梁鴻楷可以代表；（二）無聊政

客如林直勉、胡毅生可以代表；(三)敗類同志如朱卓文等。他們最初組織一個俱樂部叫『文華堂』，天天在這裏做破壞國民政府的事。胡毅生是『文華堂』的領袖，他們還揭發說反共產的口號，隨處勸人參加。說：你反共產嗎？如反共產，請加入來。他們又開辦一『國民新聞日報』，裏頭發表許多反對廖、汪同志的文字，但不敢明說，只用旁敲側擊嬉笑怒罵的卑劣手段。出版第一天就徵求反共產的文字，又硬要大本營和各機關的職員認股，先將股份在薪水扣除。至其旁敲側擊文字，如記載吳稚暉不就憲吏院委員職，他們就說從前汪精衛、李石曾、吳稚暉同志，是聲明不做官的，現在監察院要請吳稚暉同志來補缺。吳同志因貫徹他個人不做官的主旨，故不肯來，就是言外攻擊汪同志負起國民政府任務的意思，用這種謠言來做反對政府的工具。他們又說廖先生老當益壯，年將五十，兼職十餘，是暗指廖先生對於政府和黨務用個人包辦……。」

由於胡毅生與反共的「革命紀念會」與「文華堂」有此密切關係，因而被認為刺廖的主要主使嫌疑犯。又因為李福林於八月二十三日向特別委員會報告：胡毅生曾對他說黨軍已由粵漢路開向河南，攻打福軍，須為準備等語，於是胡毅生又有煽動軍隊之嫌。汪兆銘根據這些情報，遂有二十五日派兵捉拿胡毅生之舉。可是胡毅生於脫逃抵滬後，發表「告國內外同志書」，對於廖案嫌疑與煽動軍隊二事，均加否認。他指述廖案嫌疑乃「莫須有」之事，煽動軍隊一節亦係出於李福林的誣陷。蓋當日向李福林報告軍隊調動消息者乃「國民新聞」社訪事張松石，而非胡毅生。直至民國三十年，胡毅生於接見「餘不足觀閣主」，並答覆其所詢廖案情形事，他仍然否認與謀刺廖之事。他說：

「聯俄容共政策，先兄（按指胡漢民）初以須聽命於孫先生，未作如何表示。及其後共黨陰謀逐漸暴露，非終於吞噬國民黨不可，吾人始起而反對。凡黨內有識之士，亦莫不憂之。浸潤既久，共黨陰謀愈益暴露，憂國之士，竊為黨危，為國急；而附共之士，反為張目，因有中央黨部門首廖案發生，吾輩多被株連。內容為一些私恨於廖先生者乘機借刀，實不若外傳之甚。」

至於被認為刺廖主犯的朱卓文，本為興中會時代即追隨中山先生的老黨人。當兇手陳順被捕後，在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一二六

他身上搜出槍照一紙，經查這張槍照乃梅光培任民軍司令時，由梅的參謀長郭敏卿所發出，使用人乃是朱卓文，因而朱被認為是主犯，梅光培、郭敏卿也涉嫌被捕。據謂朱卓文於廖案發生之前一夜，曾到河南聽候消息，廖案既發，他便僱船逃往南海鄉下，當時且傳說朱已被匪首雷公荃所擄。一年以後，朱又發表一項「致海內外同志書」，雖未自承為殺廖主使，但卻滿紙悲憤，痛恨汪、廖諸人甘心為共黨所利用，頗有得而甘心之慨。他說：

「廖仲愷、汪精衛等，受總理培植最深，本黨羽翼至厚。乃竟喪心病狂，獻媚共黨。始而鬻身，繼而賣黨，終且賣國。攘竊黨部最高權位，製造階級戰鬥，凡我同志，誰不欲得而甘心。去歲八月，廖氏之驟遭狙擊，實為民衆最後之裁判。」

此後，朱卓文即遁隱行跡，達十數年。據謂民國二十五年，「西南政務委員會」主持粵政時代，朱曾化名朱元鼎，兼任中山縣土地、建設兩局局長，又斥資創辦中山日報，並曾與該報編輯人閒談廖案舊事，吐露了一段真情：

「國共合作後，共黨包藏禍心，在粵省到處鼓動風潮，煽惑農民暴動，殺害地方士紳，尤以東江海、陸豐一帶情形更為殘酷……維時余等一般老同志，在廣州南堤有一俱樂部，名曰『南堤小憩』，余僦居其間。大家對此赤燄甚為切齒，酒酣耳熱之際，罵座不已。後來諸人為抽薪止沸計，決議殊其渠魁。習知俄顧問鮑羅廷、加倫與汪精衛、廖仲愷等，每日必集東山百子路鮑公館會議，乃密遣死士伺機以炸彈機槍擊之，務使羣凶回歸於盡。下手前一日，余誠赴義諸死士，當熟勘地形，以利進退。詎此輩血氣之囂，於東山茶寮中，竟將此謀洩聞於衛戍部某偵緝員，某急上聞。時吳鐵城任衛戍司令（按：吳係公安局長，非衛戍司令）聞訊大驚，即以電話向余詰詢，嚴責顧全大局，切勿使伊為難，反復以公私情誼相勸止。余以事既如此，知不可為，遂亦作罷。然大家恨共之積忿迄未少消，而一時對鮑羅廷、加倫將軍諸俄寇又無可奈何，乃轉而埋怨親共之汪、廖諸人，大罵還是自家人不好，引狼入室。但亦止於口頭謾罵，初無若何鋤奸計劃可言也。一星期後，某日余方午睡，陳瑞同志匆匆自外歸來，言殺廖事，神色自若

。余知事非尋常，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紙二百元與之，促其離穗。世人所謂朱某殺廖，如是而已。」

林直勉本美洲歸國華僑（按：林曾任駐美總支部總幹事，非華僑。），中山先生任爲祕書。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之夕，曾冒險救護中山先生脫險。林亦爲「革命紀念會」理事之一人，對於容共，頗持異議。廖案發生後，由於李福林對特別委員會報告：「八月間，曾親聞朱卓文、林直勉等公開聲說，非殺死廖仲愷不可」，因而被捕。直勉秉性亢直不屈，被捕之日，爲兵士毆打竟至吐血，提審之日，面對中山先生遺像，放聲哭曰：「不圖今日之黨，竟非吾國民黨之所有也。」並且怒斥提訊人員甘乃光、陳公博輩。據陳公博「廖案檢察經過報告」，林係「間接關係的」人犯，他在供詞中說：「廖仲愷是共產黨，他不應該做國民政府的官吏，所以要推倒他。但謀殺廖仲愷是不知情的。」他又說過：「自從聽見人說香港政府用二百萬運動推翻國民政府，我就不再與聞倒廖的事。」

就前述胡毅生、朱卓文、林直勉三人言行分析，可見三人均因強烈反共而銜恨於祖共之汪、廖。但刺廖一事，除朱卓文事先有暗殺汪、廖計劃，事後又縱容兇手脫逃，難辭罪嫌外，胡、林似均未與謀。除胡、朱、林三人外，廖案復牽涉到梅光培、趙士偉、郭敏初、梁博、林星等人，並均被逮捕。其中有的是與兇手陳順有關，有的則是與兇手所持用之手槍槍照有關，不過梅光培的罪狀除「槍照是由他發」一條外，還有一條是「對於國民政府是表示不滿意。」此外，何香凝並咬定「陳其瑗當然有罪」，其內情則非外人所知。

廖案發生，鮑羅廷藉口要「肅清右派」，企圖加害持反共立場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致掀起黨內嚴重的風波。當廖案發生當日，政治委員會決議成立特別委員會以處理此案時，鮑竟自行要求參加特別委員會，審訊嫌犯。他並開列名單，要求特別委員會即時逮捕鄒魯、胡漢民、鄧澤如、謝持等人，但爲蔣中正、許崇智所拒絕。據鄒魯記述：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五日

二四八

「廖仲愷先生被刺案發生……鮑羅廷認為這是陷害我和其他忠實同志的絕好機會。廖先生被刺的第二天，他開了一張名單，叫特別委員會拿辦我和胡漢民、鄧澤如、謝特諸先生。事前有一次，我和鄧澤如先生在胡漢民省長公署談話，我說：『據我看歷史，蘇聯對於皇黨可以放鬆，但對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絕對不肯放鬆，恐怕現在共產黨對於我們也要同樣處置。』這天鄧澤如先生對我說：『你以前所說的話，現在都成為事實了。』特別委員會看了這張名單，就對鮑羅廷說：『毫無證據，怎樣拿辦？』他竟說：『政治上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幸蔣先生和許崇智竭力反對，我和胡、鄧、謝先生才能够免膏虎口。」

在鮑羅廷的慫恿下，廣州的共產黨徒亦莫不羣相叫囂，藉口為廖氏報仇，煽動羣衆懷疑甚且仇視國民黨人的情緒，製造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共黨中委羅亦農在嚮導上發表挑撥性文字，誣指胡漢民「有參加暗殺的嫌疑」，並危言聳聽的說：「參加此次暗殺的人實在太多。假若國民政府負責辦理廖案的人沒有決心，不將他們最後的根本肅清，國民政府的前途還免不了危險。」譚平山乃奉中共中央之命「專對付中央黨部的」，他發表一篇「為廖仲愷先生之死敬告一般革命的民衆」的文章，煽動「工人們、農人們、革命軍人們、一般革命的民衆們」，向「反革命派」進攻。他以挑撥的口氣說：「你們大家現在都是和廖仲愷先生同一樣目的而奮鬥的人，當然是同一樣受帝國主義者及反革命派的仇視，你們不殺他們，他們亦殺你們！」狡詐的周恩來更憑藉其黨軍政治部主任的身分，連續發表「告人民書」、「告革命軍人」、「告工農朋友們」、「檄黨軍全體將士」等文告，號召軍民「勿忘黨仇！誓報黨仇！」辭意之間，更盡煽惑挑撥之能事。蓋共黨不僅要藉廖案擴大血腥氣味的宣傳，抑且有意藉故製造事端。據吳敬恆說：廖案發生後，譚平山嚇得不敢出門一步，共黨廣東區委陳延年曾責之曰：「此時正是宣傳的好機會，汝何故匿避？苟汝出面亦遭毒手，我等更增宣傳之材料。」

八月二十日晚，汪兆銘到鮑公館請示對廖仲愷葬事的儀式、服裝等問題，鮑羅廷卻粗鹵的說：「現在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應該迅速的、嚴厲的去追究這次恐怖事件的背景——我們應該以恐怖答覆恐

怖。」汪兆銘承受鮑羅廷意旨，因有二十五日清晨派兵包圍德宣路二十八號胡漢民寓所之事。汪並大聲疾呼的要「向左去！」他說：

「我們同志要反帝國主義的，便向左去；要生存於不平等條約之下，使中國永爲次殖民地，以助帝國主義之永保勢力於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用什麼共產反共產的口號。」

在鮑羅廷「肅清右派」的叫囂聲中，汪兆銘大施其排除異己的伎倆，決定派遣胡漢民赴俄。九月十五日，汪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出報告說：

「自廖案發生後，社會上對於胡漢民同志發生二種批評：一則謂政府處置胡漢民同志失之太寬，實則胡毅生雖與漢民同志爲弟兄，然胡毅生此次謀殺廖仲愷同志舉動，漢民同志事先毫不知情，何能代爲負責；一則因黨軍當日往漢民同志住宅搜捕胡毅生，遂以爲政府對於漢民同志予以難堪，不免失之太嚴。且因此生出許多謠言。實則革命政府之下，決不能因一二同志個人之體面，故縱要犯。今政治委員會根據廖同志未被刺以前之決議，仍請胡同志往外國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務付之胡同志之手，由此可知當日政治當局，對於胡同志並無若何芥蒂。今因提出政治委員會，請求通過派胡同志往外國接洽之便，特報告如上。」

汪兆銘所說之「外國」，實即蘇俄。汪並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致函俄共中央執行委員會，介紹胡氏，說明胡的任務是「養病」及商榷「關於政治經濟之一切重要問題。」胡於九月二十二日自黃埔搭俄輪蒙古號啓程。鮑羅廷派一俄人名塔特暈特者，登船爲胡氏「料理行旅」，實則監視。

先是自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後，各地民氣高昂。鮑羅廷乃利用此機會，在政治委員會中提議派重要人員北上宣傳，並示意汪兆銘派反共之林森、鄒魯爲代表北上，以行「調虎離山」之計。及廖案發生，林、鄒遂不得不行。汪兆銘於九月十五日對中央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說：

「政治委員會派林森、鄒魯二委員參加北上海外交代表團，其理由：因外交團中非有負一時名望之人在內，不能使人重視。前本擬使孫科同志擔任此職，後彼以經營總理墓地，來電請辭，故後請鄒、林二委員率領各團體代表北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五日

二五〇

上。抵京後，即可將此代表團交諸徐謙同志之手。兩月內便須回粵，庶不誤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期。今特提出報告如上。」

林、鄒非不明悉鮑、汪之詭謀，其所以毅然應命北上者，蓋有深遠之用意。及十一月，鄒、林抵北京後，即發起召開「西山會議」，掀起國民黨內第二次反共的浪潮。

此外，特別委員會於偵辦廖案期間，發現粵軍將領魏邦平、梁鴻楷、張國楨、楊錦龍、梁士鋒等，有與廖案主犯通謀、及勾結陳炯明部下與香港當局，陰謀危害國民政府之罪嫌，因於八月二十五日，將梁鴻楷等逮捕。粵軍總司令許崇智以其部屬迭次謀叛，已不自安，汪兆銘與其積怨尤深，必欲去之。蔣中正睹此情勢，乃婉勸許崇智離廣東。九月二十日，政治委員會准許崇智辭卸本兼各職，當日下午，許即搭輪去滬。其留粵部隊鄭潤琦、莫雄等部亦以謀叛不成，為黨軍解除武裝。（註一）

附錄：

一、胡漢民關於廖案經過之自述（註二）

仲愷被刺，是八月二十日早上。這天中央黨部開會，我平生做事，謹守時間，尤以開會之類，是從來沒有稍遲到的。這一天，在開會前一小時，我預備進早餐，伯南（陳濟棠）來找我談了一會。伯南是熟人，我一面談，一面便叫人拿麵包來吃。我說：「快開會了；」朱益之（培德）的師長朱世貴來，比較客氣些；不能推他走，便坐下談話。他講了一篇軍隊苦況，要我在軍餉方面設法幫忙，我推他說：「我現在辭了省長，又不負黨政責任，你的事，我不能主持，祇能從旁協助。」我看看時間已到，剛要起身上車，中央黨部忽來電話說：「仲愷被刺，已入醫院」。那時吳鐵城任公安局長，我在痛悼之中立刻找了他來，同伯南、鐵城到醫院去看仲愷，仲愷已死了。我便折往汝為（許崇智）處。我說：

「仲愷在中央黨部被刺，事情重大，應該徹查究辦！」

其時精衛亦在汝為處，力主邀鮑羅庭來，他說：「必須請鮑先生來大家共同研究。」鮑羅庭來後，便說：「應該組

織一個特別委員會，辦理此事。」於是開臨時會議，由鮑羅庭提出汪兆銘、許崇智、蔣中正三人爲特別委員，將當時黨部、政治會議、國民政府各機關職權，一律交特別委員會統制。這個委員會有黨政軍一切大權，汪許二人併推鮑羅庭爲最高顧問。那時共黨猖獗，譚平山等盤踞黨部，我做外交部長，已不甚聞問黨政，這幾人如此的一唱百和，更令人無從置喙。後來在特別委員會之下，又設一個所謂檢察委員會，徹查關於仲愷被刺的案。

第二天，我遇到精衛，我問：

「對於廖案進行，有無頭緒？」

精衛不答。我說明仲愷最近的覺悟與反共主張，希望在那種詭秘的形勢之下，不要將這重大的事件，統統辦錯了。

仲愷的靈柩，停在中央黨部。第三天，我到黨部，見到廖夫人何香凝女士，很悲痛的坐在靈旁。我趨前慰勉了幾句。廖夫人說：

「今天接到一個消息，說刺廖先生是毅生主使的」。

毅生是我的堂弟，我聽了一驚。我說：

「根據什麼消息？可以知道嗎？仲愷這樣犧牲，太痛心了。誰犯法，誰該受法律的裁判」。

廖夫人不作聲，我也無從知道她的話何所根據，就走了。我綜合兩日來的情形，覺得這件事很奇怪，便再訪精衛，雖然精衛昨日並沒有理我。我見到精衛，我說：

「仲愷這件案有端緒嗎？」

精衛又不答。我向來講話坦率，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就說：

「照這兩日來的情勢，看內外危機潛伏。特別委員會對於這件案，應該審慎辦理。照我推測，仲愷被刺，有三個重要原因：

（一）軍閥作亂 被打倒的軍隊不平，（如滇桂軍）未被打的軍隊不安，由軍閥之不平與不安，便造此軒然大波，混亂粵局。

（二）同志反共 先生逝世後，共黨猖獗，盤踞黨部，干預軍政，一般同志，或疑仲愷親共，憤激之極，故思有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五日

二五二

以對付之。

(三)自相疑忌 這是受共產黨催眠，或積憤難洩，便做出這樣的事來，而共黨可以藉此剷除異己，破壞革命。

我接着又問：

「這是我對仲愷被刺案的觀察，你以為怎樣？」

精衛又不答。我看精衛神色不佳，忖測大亂將作，又轉訪介石，見了介石，我把上面的話同樣說了一遍。介石說：

「很是。我也這麼想。但是汪先生的意思呢？」

我說：

「奇怪得很。找他幾次，說了幾遍，他儘是不作聲。」

介石說：

「胡先生的三點意見，我以為第一點尤屬事實。辦理這一案，對於軍隊反側，不能不特別注意。」

介石當時除長黃埔軍校外，還兼汝為的參謀長。他努力想把黨軍與粵軍合併，所以對於軍隊的情形，尤其留心。我事後想想，這一篇話，雖然精衛不睬，但以後我所以能够祇被逐，而不致於喪命，實在是很大的關鍵。

八月二十四日，是舊歷七月初七。晚上，我到璧君那裏去談天，我當時住在德宣西路大家兄青瑞先生家裏，精衛住在雙槐二巷，祇隔開兩條街。那晚談到三更，忽然下起雨來，璧君堅留我住，我不許，才冒雨回寓，廿五日早上五點鐘，我剛起身解手洗臉完畢，突然房門外槍聲大作，打門聲，呼喝聲，一時並起。我想：難道強盜嗎？沒想完，一大夥人已衝進我房中來了，為首的人擎着槍，很兇狠的問我說：

「你是胡毅生嗎？胡毅生那裏去了？你不是胡毅生，該是胡毅生的兄弟嗎？」我兀然不動。我說：

「你是那裏來的？幹甚麼這樣兇狠？」

「我是奉命來的。廖先生死了，還有甚麼說的？」

這時淑子（我的內人）亞容（淑子的女傭）從睡夢中驚醒，見了這些聲勢洶洶的軍人，淑子便跑向前來把身體

障住了我。這爲首的人惡聲說：

「女人出去，男人不能動。」

淑子和亞容不理。一個前面拉，一個後面推，把我推到屋後，由後門入一個驀不相識的人家裏面。所謂從奉命來的人，見我走，也不阻止，後來纔曉得他們是要翻箱倒篋查東西的。我走進的這家，是一個賣菜的旗人住的，是一間破爛的小屋子，一家數口，他們也以爲不是賊來，便是兵變。有半個鐘頭，他便出去探聽消息，一會回來，慌張地說：

「外間傳說是李福林造反呢！」

我想：「那有這回事，不知道是誰故作謠言。登同（李福林）造反，奉命來的軍人會搜搶到我一家嗎？」他又問我：

「先生想找什麼人嗎？我可以替先生奔走。」

我這時心血來潮，想起了譚延闓來，組庵雖然隨和，無論軍隊鬧到甚麼程度，組庵應沒有干係，或者還能說話。我便答他說：

「好！譚總司令的住址，你知道嗎？可以替我找找他。」

旗人趕緊去了，約莫過了一點鐘，旗人回來，他說：「交通斷了，沒有找得到譚總司令。」我無可奈何，也就罷了。

這一天，出了幾件事：

（一）林直勉被拘捕了去，說：直勉「刺廖有據。」直勉最冤枉，羅織入罪，又患肺病，下獄兩年，不死實幸！

到十六年春，得真如、稚暉、澤如等昭雪，才平反出獄。近著黨獄一文，詳敘誣陷事實，讀之生慨。①

（二）大家兄青瑞先生被拘捕了去，當日下午，經璧君諸人力爭，旋即釋放。

（三）堂弟毅生，捕而未獲。毅生在家中，兵士到門，他倉忙從後門走了。這時鄭殿邦在毅生處坐，兵士想拘鄭，鄭說：「我是商會會長，拘我幹麼？」便放了他去。②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五日

二五四

①直勉作黨獄一文，記其被陷經過甚詳，錄節如次：

(上略)

(丙)誣陷時之審問 十四年八月，廖仲愷被兇徒狙擊於廣州，彼共黨出是乘機遽興大獄，余抱病寓中，竟於月之二十五日無故被捕。是日午間，即有所謂檢察委員，會同審訊。

問官首問曰：英人圖粵，以二百萬元運動你等作亂，你知之乎？

余曰：不知。祇略聞鄧澤如言，風聞魏邦平有謀反之說，此外別無所聞。(後汪精衛報告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則又云：「英之運動，直勉聞之，便託病不理，尚有良心。」可見渠當時明知余非有罪，特借故牽涉，以入余罪耳。)

次問曰：廖仲愷被殺事，你有所聞否？

余曰：事後鄧澤如來寓云：「廖仲愷頃被暗殺，幸兇手已捉獲，我亦防為敵人暗殺，故多帶鹽警二三名自衛。」

又問曰：胡毅生作反，你知之乎？

余曰：胡未必作反。

彼便曰：你罪大矣！何出此言？

余曰：你以為胡真作反乎？若確，則可見余實在不知其事也。焉有身陷囹圄，尚無故為人辯護者？又問曰：何以有人控告你？

余曰：或以直言招禍耳。得罪壞人，受壞人中傷，亦常事。

彼曰：胡毅生禍你否？

余曰：否。

彼曰：胡曾言「你比他清楚。」

余曰：胡是否有此言，另一問題。即有此言，而無上下文貫串則了無意義，殊不知究有何所指也？

如云：「我家藏有幾本書」我自比他清楚。今你所云，是何所指？彼無言。

又問曰：廖案與你甚有關係？

余曰：何所據而云然？

彼曰：你在文華堂，曾罵廖仲愷該死否？

余曰：一月餘未曾到該店，有店伴可訊，有開飯簿可查。余久已結了飯賬，祇在家養病，此非大證，亦可爲小證據。你等誣我，連小證據亦不能說出，祇胡亂傾陷，又焉足爲信識？

彼曰：有信報告你。

余曰：信作何語？彼不能言。

余曰：原信可交出與我指其謬誤之點。彼不肯交。

余曰：你以爲既須祕密此信，故不肯交出乎？惟俟你以爲可交出時，乃有可研究也。彼無言。

余曰：證人對審，乃能研究真相，何以又不交證人？彼又無言，且有難色。

余曰：若是，則憑空誣陷而已。

(丁)誣陷罪名不成，橫欲枉殺。查是日汪精衛本不欲提訊，謂審時直勉不服，必譁噪抗辯，不如不審，卽了卻他。聞孚木等主張審訊，汪不得已從之耳。午後陳孚木來言：你有何話交託？蓋暗示予將就死也。

余曰：政府可以違法刑人乎？殺一不辜，不可爲也。殺不殺之權，今雖操之於強權者，使殺一人而有補於彼等私圖，無怪其悍然爲之，若殺一人而反自暴其非法之惡，不特使同志解體，抑亦爲天下後世所竊笑。吾甚爲若輩所不取也。

孚木曰：彼現在以快刀斬亂麻之法斬人。

余曰：彼刀誠快，但余非亂麻比耳。余復曰，吾等爲圖謀護黨救國，被人誣陷，你當爲抱不平。戴季陶亦略知吾等工作，盍去電詢戴，則其真相可知矣。你是我友，我非向你求情，惟事理真僞，

不可誣耳。政府若不惜違法殺人，我亦何惜一死，死後是非若能顯明，屆時望仍爲我表白。余家尚有數千元餘資可供生活，我死，請爲購一薄棺，蓋棺後，方可通知領回，免致家人見我遺體難爲情也。此時你等有懷疑，何不一一問明。孚木云：無暇及此，明早九時，循例一過堂，使槍斃矣，言罷遂行。汪等之欲枉殺，誠不知其何心也。

……下略

②殺生匪避後，曾致書精衛，於所謂檢察委員之羅織入罪，有所糾正。我當時亦被禁，後據殺生告訴我，該書大意，分三點：

(一)以殺生、直勉、林樹巍……在文華堂謀定計殺廖，實爲誣陷。文華堂非秘密機關，精衛亦曾涉足，以「莫須有」三字強人入罪，果又何故？法重證據，果證據確鑿，人自折服。

(二)以國民新聞反共，故以直勉、殺生爲殺廖主犯，實爲同樣無稽。豈共即廖，廖即共耶？仲愷親共，事實具在，精衛尤爾。然一面公然罵廖，一面秘密殺廖，同人雖愚，寧至於此！

(三)以殺生爲運動李福林謀叛，事之真僞，福林在省，可以指證，且謂殺生曾遣人往商，殺生與福林爲舊交，謀叛爲何等事，同往省城，尚假磋商之役于人。據耳食之談，以爲信讞，枉法弄權，甘爲共匪利用而不辭，竊爲檢察委員會不取。

當時我走避在賣菜人家中的時間，淑子慌得很，便跑往精衛那裏去問：「究竟是甚麼一回事？」璧君打電話給介石，也轉問「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久而久之，介石派王世和來，拿了通行證，帶同璧君淑子來找我。世和拿了介石的一封信，這信是給我的，內中說：「此事與先生無涉，僅殺生有嫌疑，故派人搜捕」云云。不過這信不由早上搜檢我的人帶來，而由王世和補交，其中原因，外間人不易明白罷了。世和來後，將我帶到介石那裏去住，我無處安身，自然隨了他去。介石與仲愷比鄰而居，我到了介石那裏，又轉送到黃埔，介石來應酬一會，就走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璧君。她大著肚子，往來奔走，在黃埔又陪了我兩天，第三天，我過意不去，而且她快要生產了，力勸她回去，臨走，她說：

「胡先生有甚麼意見，可以寫一封信給精衛，我給你帶去。」我就寫了一封信，原文我不記得了。大意是：

「關於辦理仲愷的案，我雖未能與聞，惟兄等主持此案，不當枉法，亦不宜徇情，務須根據事實，以求真相。弟與兄久共患難，不久以前，尚相與戮力，肅清滇桂軍等，鞏固後方，此日思之，彷彿隔世矣。」這信帶去後，精衛給我一封回信，這信太奇妙，大意說：

「昨開中央政治會議，讀遺囑時，不覺淚下。兄於兄個人事，有何意見，仍乞寫示。」中央政治會議本來是我主席。精衛讀遺囑時，不覺淚下，不知道是爲的我不能主席，身爲「階下囚」而淚下呢？還是因爲遺囑中有「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話，而一般同志，竟主張反共，鬧出這樣的風波，便不覺淚下呢？這是我至今不願求甚解的問題。

我在黃埔第三天，湘勤（湘芹，古應芬）、益之（朱培德）來看我，他們倆是奉特別委員會命令前來向我問話的。第一天，我知道大家兄青瑞先生被扣，我寫信給介石，大旨說：

「弟果有罪，則罪在弟身，不能累家兄。弟革命三十年，已累家庭不少。務請迅將家兄省釋，使弟稍輕尤愆，幸甚。」

湘勤很悲憤，他的顏容，始終是慈祥正直的，撫慰我說：

「這是甚麼話？既說刺仲愷，又說是受英國人運動，以二百萬元謀叛，又說運動登同造反，這些事儘可偵查，與胡先生何關？」

外面的消息，我一概不知，就不作聲。益之聽見湘芹的話，也喃喃地說：「儘可偵查，與胡先生無關。」

三天之後，真如（陳銘樞）來看我，精衛大概不好意思，也同來了。真如慰問我。精衛的態度卻奇怪。我聽見他囑真如做公安局長，好似說：你做了公安局長，一切就有辦法了。談話之間，很有驅逐許崇智的意思。③我不便干預，順手拿一本書來翻檢。他們談完了，我告訴精衛：

「聽說直勉被捕時甚狼狽，在獄很苦。」

直勉患的是肺病，常常臥牀不起，他反共最力，對黨最忠實，對共產黨最痛切。賦性顛直，看見甚麼事不對，無論何人，都會拍桌大罵的，十一年孫先生蒙難，他從總統府扶衛先生脫險，孫先生到上海，他便留在香港辦善後。忠於黨，忠於孫先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同志。那知精衛聽了，很不耐煩，大聲說：

「沒有的事！」

我看精衛神氣不好，肝火太旺，似乎尋人打罵似的。「座上客」與「階下囚」，何能並論？我便沒有作聲。④
③汝為被驅逐，也在我被迫赴俄之時，到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變，精衛也不安於位走了。此中原因，我在三民主義月刊第一卷第六期「黨權與軍權之消長及今後之補救」一文中，曾扼要推論過。至於驅逐汝為的事，共產黨早有計議，而我即為反對最力之一人。

滇桂軍肅清以後，國民政府改組以前，一天，鮑羅庭來找我，他說：

「廣東的軍隊，應該改造一下，胡先生看汝為如何？」

我說：

「你有甚麼意見，可以貢獻出來，斟酌辦理。」

我歷來對鮑羅庭，總是抱懷然不可犯的態度，絲毫不假詞色的。接著說：

「汝為在黨，歷史很深長，對孫先生很忠實，你難道不清楚嗎？」

鮑羅庭說：

「當然清楚。但胡先生相信汝為可以做革命軍人嗎？」

我說：

「汝為這人，可與為善，亦可與為不善，全在領導的人怎樣。就他為黨奮鬥的歷史來看，他總是一個深明大義的軍人。」

我批評人向來不苟且。論政治黨務，尤其認真。大概隨侍先生久了，不會說假話，便成了習慣了。一天，鮑羅庭和仲愷來找我，主張組織一個類似憲兵司令部的東西，越乎軍隊之上。這個組織，權

力大於一切，隨時可以拿辦任何軍人的。據說介石也贊成，精衛也同意。這時候，共產黨正想壟斷一切，儘量與中國國民黨爭領導權，分化離間，無所不用其極。我本來主張軍隊應該受黨的統制，但必須反對受共產黨統制。我爲這個組織，意有所指，尤其集矢於汝爲，便堅決表示不贊同。這個組織，也終於沒有能成立。

我的主張與共黨相左，這不過是一端而已。記得在國民政府改組前，先由政治會議商量人選名單，自先生北行至逝世，我一直代理先生爲政治會議主席。此外有常務委員三名，卽我、仲愷和梯雲。後來精衛回來，又加入了精衛，一共四個人。我們四個人便把政治委員人選名單商量擬定了，精衛和仲愷把名單拿去，說：「和汝爲介石他們斟酌斟酌。」幾天沒拿回來。外面傳說：某人加入，某人添進，連報紙都宣佈了。一天，我和精衛兩人在政治會議辦公，我寫了個紙條問他：

「政府組織的人選名單擬定後，你拿了去，至今未拿回。現在外面又有新名單出現，報紙亦竟宣佈，未知是何原因？」

精衛不答，摺起我寫的紙條走了。

過幾天開政治會議，我主席。精衛、仲愷交出名單，與當時擬定的不相同，與報紙宣佈的卻一般無二。

就問精衛、仲愷、鮑羅庭說：

「政府組織名單，原來已這樣定了。我還沒有知道，外面卻已經宣布了。這是鬧的甚麼玄虛？」

我不知道可以，但不能在我未知道以前向外宣布。以先生死了，我甚麼事都可以不問，但不能不顧黨。我與你們之間，祇就歷史關係來說，也不該這樣相欺。」

說完，仲愷和精衛都臉紅紅沒有作聲。我等了一會，大家都沒有說話，便把筆一擲，跑回休息室裡去了。過一會，鮑羅庭入來。他說：

「名單原沒有定準，只是不小心向外面公布了。他們犯幼稚病，胡先生還得原諒他們。」

卑躬屈節的說了一大套，我也沒甚理他。

④我移住黃埔後，何應欽知道我家遭劫，便把爲首衝進我家裏的人，查明槍決了。介石表示：那天搜捕我，原是王懋功的事，與他無關。王懋功當時是衛戍司令部的參謀長，衛戍司令是介石。

約莫過了一個星期，介石來看我。他說：

「鮑先生的意思，希望胡先生到俄國去一趟，休息休息。到俄以後，胡先生的生命安全，鮑先生是絕對擔保的。大概鮑先生還要親自來看看先生。鮑先生來過之後，先生就可以動身了」。

我想：出去走走，總比幽禁在黃埔好。而且蘇俄的情形，也可以趁此考察考察。我知道廣東局面，在共產黨操縱之下，大家尊敬鮑羅庭如神聖，是無從會有希望的。就在這一天，我因患腸胃病甚劇，便請求准我移住在頤養園。

好容易鮑羅庭來了，一見面，卻非常親密，我祇淡然坐着。鮑羅庭說：

「蘇俄的同志，一定歡迎胡先生前去，如胡先生理論之深博，與態度之光明，我敢以人格擔保蘇俄政府歡迎胡先生，一定比歡迎任何大使公使要熱烈。一般人以廖同志的案懷疑胡先生，這是沒有的事。不過因此，也不宜在廣東，不如到蘇俄走走，可以考察考察。」

鮑羅庭的話很巧妙，但我不動聲色，仍舊淡然坐着。他說：

「但胡先生去，必須坐俄國船，不能在上海停靠。我們並不是不放心胡先生，不過以胡先生的聲望地位，怕反動份子會利用胡先生的招牌，攪出危害革命的事情來。」

我儘坐著不作聲。十月二日，搭俄國輪列寧號赴俄，同行的有朱和中、李文範、杜松和我的女兒木蘭。到俄經過和幾乎不能回國的事實，朱和中曾有紀述。

按：廖案發生後，汪兆銘承鮑羅庭鼻息，頗有不利於胡漢民之意，倘非蔣校長中正派王世和接至黃埔暫避，胡氏安全殊爲可慮。胡氏離粵赴俄日期，朱和中記爲九月二十二日，搭蒙古輪，胡氏則記爲十月二

日，搭俄國輪船，附記於此，藉資參證。又據胡氏長女胡木蘭女士記憶，自莫斯科回國時所搭輪船確爲俄輪。

二、節錄汪兆銘於民國十五年元月六日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註三）

當八月初間我們已接有報告說：「文華堂一班人已經決議要殺廖仲愷、蔣介石、汪精衛三人。」但因為沒有憑據，只能加以防範。廖同志曾說：「我們天天同民衆接近，如何防範得許多，止有聽他來便了。」及至八月十九晚上，政治委員會會議散後，廖先生對兄弟說：「你現在仍是照常一個人出入，未免太疏忽了，要找些衛士才好。」兄弟說：「我是一個黨員，此次才以中央執行委員列席國民政府委員會，就帶衛隊出入，是不好看的；而且你也沒有衛士。」他說：「我這兩天已預備了三個人了。」他並且笑着說：「聽聞人家要用手機關殺我們，用手槍炸彈是常聽見的，若是用手機關槍却新鮮得很。」不料到第二天八月二十日早上，廖同志到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果然就給六七個兇徒亂槍打死，兇徒陳順給廖同志的衛士打傷，當場捉獲，在他身上搜着手槍及證據多種，這件案才找出個頭緒。查得這枝手槍，實是朱卓文常用的，所用的子彈果然是手機關子彈，廖案的全部，將來結束時，當有更詳細的報告，現在不過說個大略。在廖案發生的當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開過一個聯席會議，指定許汝爲、汪精衛、蔣介石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對政治、軍事、警察有全權辦理。當日晚上，我們三人正在粵軍總司令部總司令辦公室商量應付時局方法，梁鴻楷在室外直對吳鐵城同志說：「現在政府派許、汪、蔣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是很妥當的，聽說廖仲愷之死，完全因爲主張共產，朱卓文果是爲反對共產而打死廖仲愷的，怕什麼不敢承認，承認出來看看，有沒有人替他幫忙，請你告訴特別委員會三位，此案還是鬆一點好。」吳鐵城當時聽到這話十分驚訝，不久就來見我們，把這事照直報告我們。由此知道此案關涉甚大，不止是文華堂一班人了。而二十一、二等日接得報告：文華堂一班人胡毅生等連日晚上去魏邦平家裏會議，夜深方出。二十三日李福林軍長特來見許同志說：「現有一事不能不來報告，因爲胡毅生告訴我，現在黨軍已由粵漢鐵路開向河南是要來打福軍的，你們須準備才好。同時並有一個證人到來，他可以作證，說八月初間曾在文華堂親眼看見，親耳聽見朱卓文和林直勉坐在

一處，口口聲聲說非殺廖仲愷不可；當時以爲他們是隨口亂說的，不料他們真做出來。」我們得這幾種報告，知道事已緊急，便即於二十四日晚上下令捕拿文華堂胡毅生、林直勉一班人。當拿到林直勉後，由檢察委員會問他，他總不答。我們因他是一個老黨員，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曾救總理出險，所以從優看待他。有一日檢察委員親到他房裏同他說話，一個人造事要敢作敢當，你既造了，何必不說？他才說：「在檢察委員會問我，我是不說的；如今既然到房中來問我，我便說出來。」他遂寫了十幾張的供詞，如今還存在廖案審判委員會。供詞中直述：「推倒廖同志是他向來的主張，但謀殺一事卻沒有知道，他絕不想到要推倒廖同志的結果就即是要殺廖同志，因爲廖同志是負責任人，愈有人攻擊他，他愈是要幹的。受人攻擊就即行引退的，可以用空氣來推倒他，如廖同志這種人，想用空氣來推倒他是沒用的，其結果非把他殺死不止。」供詞中還有一段話是說當他參預推倒廖同志的時候，有一個人說這事是一定成功的，香港方面可以有二百萬元的幫助；林直勉聽見這話，很覺得不安，以後就託病不再管這事。這算是林直勉尚有良心。香港二百萬元這句話，實和當日拿著的楊錦龍的供詞是一樣的；楊曾供出他當初本不敢參與這事，後來胡毅生說香港有二百萬元的幫助，他才決心參與的。可見此事是很確實的了。至於胡毅生被黨軍到宅逮捕時，當他對兵士詭說：「毅生現在胡漢民同志家中。」兵士受騙，立即到胡漢民同志住宅，幾乎累着胡漢民同志，而胡毅生卻乘機跑了。胡漢民同志知道有此意外之變，非常痛心，因爲林直勉、胡毅生都是向來聽他的話的，不料如今却有此事。至於外間對於胡漢民同志種種謠言，如今已證明都是假的。以上所述是二十五日捕拿文華堂一班人的事，所可惜的只拿着林直勉，其餘胡毅生、林樹槐、魏邦平諸人都拿不著。我們在二十五這日還又拿了張國楨、梁鴻楷、楊錦龍、梁士鋒一班作惡的軍官，並解散了他們在省的部隊。梁鴻楷、楊錦龍的罪狀，上頭已經說過；梁士鋒綽號梁土匪，和楊錦龍是一起的。這幾個人拿了之後，張國楨便來見許同志，說他對於此事早已曉得，兩星期前，魏邦平、梁鴻楷、楊錦龍、梁士鋒曾在他家商議如何推倒國民政府，並連許同志也要推倒，當時他勸他們不可推倒許同志，以致失了主腦等語；許同志以爲張國楨現這樣說，總還不是與謀的。蔣介石同志則以爲張國楨做建國粵軍第五師師長，既然在兩星期前知道此事，如果早來報告，便不至鬧出如此大禍，於今才來報告，顯是明知梁、楊、梁諸

人被拿，故急來卸脫，而且既然在他家會議，如何不算與謀？這等人倘不拿，那裏還有國法？於是便把張國楨拿了。兄弟對於此點，與蔣同志同意。以上所述，是捕拿一班作惡軍官的事。梁鴻楷被拿之後，兄弟等隨命李軍長濟琛前赴江門將梁鴻楷所部妥為處置。兄弟等辦理此事，頗受外間一班人的攻擊，究竟辦理得當與否？還要求大會的評判。不過也要要求大會明白，如果當時不這樣認真辦理，則國民政府必已為一班反革命份子勾結帝國主義所推倒。他們的督理省長都早已預備好了，當時雖然因為這樣辦理鎮壓了去，然廖同志已死，不可復生，這是本黨極大的犧牲。各位代表如果贊成兄弟的提議，請起立致哀。（當時全體代表皆起立致哀，廖夫人何香凝同志痛哭，主席譚延闓同志及報告者汪精衛同志皆泣下。）

國民政府派林森等九人為廖案檢察委員，令設特別法庭，審理廖案。（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收回雙橋無線電臺。（註五）

香港英僑開會議決，要求英政府對廣州政府致最後通牒。

自本月十六日廣東省政府實施外輪沿海航行規則後，英領事認為有違列國條約上之權利，等於宣戰，即致電北京外交部詰責。英外相張伯倫因此由法國邁返倫敦主持交涉，英國駐華艦隊，亦陸續開駛廣州，以作預防不測之部署。旅港英僑亦於是日集會，議決要求英國政府對廣州政府致送最後通牒。通牒之內容如次：

- （一）取銷八月十六日所公布之規則。
- （二）解散黃埔軍官學校之赤黨。
- （三）停止抵制英貨。
- （四）停止排英宣傳。（註六）

註一：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三八二—三九二。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六日

二六四

註二：「胡漢民先生政論選編」，黨史類，頁五六——五七八。

註三：「革命文獻」，第二十輯，頁一六〇八一—一六一一。

註四：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三六。

註五：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八三。

註六：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四五三。

二十六日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編組國民革命軍，以統一軍權。

國民政府成立後，以統一軍權爲施政第一目的，前經決定取消各種地方部隊名稱，獲得許崇智、譚延闓、朱培德、程潛等高級將領支持。至是經軍事委員會議決，將所統轄各部隊，編組爲國民革命軍：以黨軍改爲第一軍，任蔣中正爲軍長；以建國湘軍改爲第二軍，任譚延闓爲軍長；以建國滇軍改爲第三軍，任朱培德爲軍長；以建國粵軍改爲第四軍，任李濟爲軍長；以福軍改爲第五軍，任李福林爲軍長；其餘贛軍、鄂軍、豫軍、陝軍等小部，暫仍其舊，未予改編，軍權遂告統一。（註一）

蔣司令中正令海軍艦隻，戒備黃埔海面。

參加戒備黃埔海面之軍艦，計有江大、江漢、龍驤、廣安、光華、寶璧、江固等七艘，日夜巡弋，以防意外。（註二）

上海總商會調停日輪海員復工，由雙方代表商定復工條件，定期實行。

當時國民外交政策，主張撇開日本，單獨對英，故商洽復工條件，都先從對日做起。上海日紗廠既已復工，於是繼續商洽日輪海員的復工條件，本日乃由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召集該會副會長方椒伯、總務主任王一亭、會董霍守華、董香蓀、日輪公司代表王王一亭、海員工會代表徐瑞和、劉財林及日本

商會兩人，商定復工條件如下：

- (一) 凡罷工船員「連小輪船駁船領江等」均復回原職。
- (二) 罷工期內海員長期失業，各船務公司表示同情，工資照發，如不足由上海總商會補足。
- (三) 復職後不得藉故開除。

(四) 各輪船「連小輪船駁船領江等」由復工日起，照原有工資發給。其加資問題，將來復工一個月後，由海員請求實行加薪。

(五) 以上條件，已由日本各船務公司及日本船之中國海員雙方承認，並由中日商會代表簽字，擔保履行，雙方各呈官廳（中國交涉員，上海口總領事）備案。

右列條件解決後，遂於八月二十八日復工，海員工會並發出通電如下：

「廣東、汕頭、廈門、福州、大連、煙臺、安東、天津、牛莊、寧波、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漢口、長沙、湘潭、常德、沙市、宜昌、重慶、萬縣各報館、商會、學生會、海員工會鑒：日紗廠案發生已久，迄未解決，海員爲表同情起見，故亦堅持罷工，冀得相當之解決。今該案已得雙方諒解，和平解決，紗廠工人，行將復工，海員亦定即日下船，各服各務，開駛各地，中國日本爲兄弟之邦，從此嫌疑盡消，和好如初，特電奉達，諸希亮察。」（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發布整飭學風令。

段祺瑞執政以南京國立東南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校，學潮遷延不絕，影響學生課業至巨，特令教育部嚴加整飭。原令略云：邇來學風不靖，屢起變端，自後無論何校，不得再行藉故滋事，並責成教育部擬具規條，認真整飭。（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派教育部次長呂復，前往南洋考察華僑教育事宜。（註五）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二六六

呂復，字健秋，河北省宣化縣人。民前三十一年生。日本明治大學畢業。早歲從事革命，歷任直隸省臨時省議員、衆議院議員、上海民意報記者、廣東政務會議秘書等職。（註六）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三七。

註二：同註一。

註三：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四二七—四二八。

註四：「政府公報」，三三八七號。

註五：「政府公報」，三三七八號。

註六：參閱日本外務省情報部昭和十二年出版：「現代中華人民國人名鑑」，頁六〇六。

二十七日 國民政府通電主張滬、漢、潯、粵諸慘殺案，應組織全國外交代表團聯合一致赴北京共謀進行交涉。（註一）

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回俄述職。（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特派陸興祺為國民代表會議西藏議員臨時選舉監督。（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九號，頁一三七。

註二：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二九八。

註三：「政府公報」，三三八〇號。

二十八日 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向日本要求撤銷南滿鐵路附屬地區內之日本郵局

。（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准教育部設立女子大學。

是日北京教育部發表女子大學籌備委員會規程，並聘胡敦復兼任校長。（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准瑞典京城會訂美國郵政公約鈐印。（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任命黃永熙為湖北財政廳廳長。（註四）

註一：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八三。

註二：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六——一七；「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九號，頁一三七。

註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一七。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三三八〇號。

二十九日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准設立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並公布其章程。（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任免蘇、皖、甘、陝、豫五省軍政長官。

是日，特任楊宇霆督辦江蘇軍務善後事宜。准督辦安徽軍務善後事宜鄭士琦辭職；特任姜登選繼任。特任陸洪濤為甘肅省長；特任馮玉祥督辦甘肅軍務善後事宜，仍兼西北邊防督辦。特任孫岳督辦陝西軍務善後事宜，派李雲龍幫辦陝西軍務善後事宜。河南省長由岳維峻暫行兼署。任命吳新田為陝南護軍使。

又令裁撤蘇皖魯剿匪總司令，豫陝甘剿匪總司令，及陝甘邊防督辦。（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通令各省區軍民長官，蠲除非法雜稅。

原令飭令各省區軍民長官，體會時艱，勤恤民隱，正當稅捐之外，所有一切非法雜捐，悉予蠲除。……着內務、財政、陸軍部通行遵照。（註三）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二十九日

北京臨時執政府任命李家鏊為駐芬蘭國公使。(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湖北政務廳廳長饒鳳璜另有任用，遺缺任命楊會康接充。

。(註五)

註一：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一七。

註二：「政府公報」，三三八一號。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二。

註五：「政府公報」，三三八〇號。

三十日 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撰寫「給戴季陶的一封信」，為掩飾共黨陰謀破壞中國國民黨而辯護。

上月廿三日，戴季陶先生撰成「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本月發行以來，「散布的數目，不下十餘萬冊，有了幾國文字的翻譯，莫斯科的第三國際，視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唯一勁敵，研究批評和攻擊，布滿了第三國際所支配的言論機關」。「共產黨的人，一致對這本小冊子下總攻擊。」(註一)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本日寫成「給戴季陶的一封信」，特就「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中「所持排除共產派的根本理論及批評共產派的態度」(註二)提出辯駁。

在根本理論方面，陳獨秀強調，在「民族爭鬥中實有階級爭鬥之必要」，他認為「立在國民最大多數幸福的見地上擁護工農的利益」，若不採取階級爭鬥，便只是一句空的口號；他認為「可以仁愛之心感動資產階級使之尊重工農羣衆的利益」，「簡直是欺騙工農羣衆的鬼話！」陳獨秀的信並認定階級爭

門是一種社會的事實需要。他說：「其實政黨的政治理想與政策應該建立在社會的事實需要上，而社會的事實需要決沒有建立在政黨的理想與政策之上的道理。」總之，陳獨秀認定勞資協調說與仁愛說，是各國民族的資產階級政黨欺騙工農羣衆之共同的理論。

在態度方面，陳獨秀一再巧辯，認為關於共黨陰謀破壞國民黨的說法，缺乏充分事實證明；他並強調共黨在選舉中所採取的排他手段並非不當，且認為「一黨中各派選舉競爭，不一定是壞現象。大家對選舉冷淡，反不是好現象」。

按：陳信在態度方面的巧辯，固屬強詞奪理，即其在根本理論方面所持的觀點，亦為後來事實的發展及其本人的最後見解所否定。

陳獨秀強調的階級爭鬥，因不合中國國情，不合當時需要，故在共黨五次大會後的兩湖農民運動中遭到慘敗，而不得不接受鮑羅廷所灌輸的「機會主義」，認為應該將「沒收土地」的所謂「土地革命」辦法，改為減租減息、鄉村自治、保護佃農、武裝自衛與辦理農運講習等。（註三）陳獨秀本人則因此被中共中央的「八七會議」判為「機會主義」，並被趕下了經其一手創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地位，後來且遭中共開除黨籍。

今日西方民主制度的改善、勞資的協調、企業家社會責任的自覺，諸種事實業已證明陳獨秀當年否定發揚人性的「仁愛說」之不當；而陳獨秀本人亦已在其最後的見解中，認定「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而「無產階級的民主」却只是一個空洞的抽象名詞！因此，他在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九月「給西流的信」中，主張保護民主。他指出蘇俄自十月革命後，以獨裁代替民主，憑藉秘密警察，不容許思想、言論、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形成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度。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相繼採用獨裁制，使當時莫斯科、柏林與羅馬，形成「三個反動堡壘，把現代變成了新的中世紀，他們企圖把有思想的人類變成無思想的機器牛馬，隨著獨裁者的鞭子轉動。」陳獨秀認為：「人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日

二七〇

類若無力推翻這三大反動堡壘，只有變成機器牛馬的命運。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鬥爭，必須與推翻這三大反動堡壘連繫起來，才有意義。」爲了保護民主，因此，陳獨秀希望英美在二次大戰中獲勝。

附錄：

一、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註四）

季陶先生：

自國民黨改組以後，排除共產黨派的運動，不曾一日停止過。這個運動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謝惠生先生和馮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馬素和鄧家彥兩位先生，最近便輪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現在把你列在他們一起，你一定不服，並且我也承認你的知識和行爲都非他們可比，不過你關於排除共產黨的根本理論和批評共產派的態度，實與他們無甚出入。單在這一點，就可以把你列在他們一起。邵元沖先生稱你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這部書所說的道理，至今沒有人說過，沒有人這樣明白白地說他個透闢無遺，這完全不是事實。你所持排除共產黨的根本理論和批評共產派的態度，你若細細檢查馮自由等從前印行的護黨報及一些攻擊共產黨的小冊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發明，他們早已都說過了。同是一樣的理論與態度，出於別人便是搗亂，出於著書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說是一他在政治的負責地位所應該發表的」，世界上似乎無此道理吧！

戴季陶先生！你所寫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那本小冊中，錯誤的見解非常之多，如敘述中國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義的帝國主義觀等，現在且不討論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產黨的根本理論及批評共產黨的態度，簡單的和您談談。

在理論方面：你及你們的根本錯誤，乃是只看見民族爭鬥的需要，而不看見階級爭鬥的需要，這句話我或者不曾說錯，因爲前幾天你和我面談時，也承認我們爭辯的中心就是階級爭鬥這一問題。現在你在這本小冊中也說：「看明白我們非得到國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麼問題都無從說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國國家和民族的真實的需要認清楚，單是一時的盲進，……」。「我的心目中，只有一個中國國家和民族的需要」。你們這種簡單的思想，淺薄的觀察，真是荀子批評墨子的話「只見其齊，不見其歧」，也就是所謂「讀歷史只讀一段，道理只講一半」了。

我們乃是唯物史觀論者，決不是空想家，因此我們不但否認中國民族爭鬥的需要，而且深感這個需要異常迫切，並且在事實上可以證明我們在民族爭鬥中的努力，不見得比你所謂單純的國民黨員更少。（你說我們「爭得一個唯物史觀，打破了一個國民革命，……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這幾句話，確實你還不知道唯物史觀是怎麼一回事，便信口批評。（信口批評，乃是政客攻擊敵黨的態度，而為真實的學術家所不許呵！）可是若因為要完成國家和民族的需要，使抹殺階級爭鬥的需要，以為這是「一味的盲進」，那便是一個極大的錯誤。這種錯誤觀念，不但抹殺了階級的利益，並且使民族爭鬥之進行要受極大的損失。誠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許多人，都以為民族爭鬥最好是各階級聯合的爭鬥，若同時不停止階級爭鬥，這種矛盾政策，豈不要破壞各階級的聯合戰線麼？在形式邏輯上看起來，民族爭鬥和階級爭鬥同時並行，乃是一個矛盾的現象；但在事實邏輯（即辯證邏輯）上看起來，世間一切真理，都包含在變動不居的矛盾事實之中；不但事實是真理，矛盾的事實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說：「解決社會問題，要用事實做基礎，不能專用學理的推論做方法。」這話真正不錯。我們不但不能否認中國現社會已經有比前代更劇烈的階級爭鬥這個事實，也並不能否認中國民族爭鬥中需要發展階級爭鬥這個矛盾的事實。你開口閉口說我們空想，不顧事實，不認清國家和民族的真實需要，我現在正要和你談談事實和真實需要，絕不談什麼空的理論，看看到底誰是空想，誰是不顧事實。你說「我們非得到國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麼問題都無從說起」，這幾句話是對的；可是這裡有一個重要問題，乃是用什麼力量才可以達到我們國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這個實際問題，單是懷着得到國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無方法，只望結果而不知造因了。我們究竟用什麼力量才可以達到國家自由、民族平等呢？這一問題，乃是中國國民革命各種問題中第一個重要的實際問題。用國民的力量嗎？用全民的力量嗎？這種籠統話，在討論實際問題時，當然不應該說，當然只能說用國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衆之力量。在中國那些部分民衆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來革命運動的各種事實已經答復了這個問題：在廣東沙面商團、東江楊劉諸役，工農階級的民衆是革命的呢？還是大商地主階級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運動中，為國家民族利益而奮鬥的而犧牲的，是上海、香港、廣州、漢口、青島、天津、南京的工人呢？還是這些地方的商人？漢口、天津、青島商會向軍閥告密，破壞排貨運動，在民族運動上又是甚麼意義？以上這些事實

已明白告訴我們：民族爭鬥中實有階級爭鬥之必要。這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命脈，大半操諸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之手，國內軍閥又從而破壞之，在國民革命未有相當的成功以前，只有因緣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而生存的大商賈辦階級和地主階級，民族的資產階級在客觀上很難發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決不會有歐洲式的資產階級革命實現出來（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之成功，當以工人羣衆的力量之發展與集中爲正比例；而工人羣衆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從事階級的組織與爭鬥，才能够發展與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張停止階級爭鬥，便是破壞民族爭鬥之主要的力量。因此，我們便應該認識，階級爭鬥即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會革命勞工專政實行共產併爲一談。再者，在國民革命運動中，我們若否認有他民族援助的必要，我們便應該看清他民族中究竟是何階級真能援助我們；在此五卅運動中，德國、俄國、英國、法國、日本的無產階級及共產黨是如何不約而同的對我們表示熱烈的同情，德、法等國的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是如何不約而同的誣蔑我們、訕笑我們。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現代民族運動和階級運動之天然的密切關係。這一點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堅決的主張中國共產黨黨員可以跨國民黨及和世界無產階級的政黨接近。

在你們或者要說，你們也不否認工農羣衆在國民革命中的力量，並且主張要擁護工農羣衆的利益，才能使他們爲國民革命而奮鬥；可是只宜立在國民最大多數幸福的見地上擁護工農的利益，不能立在階級爭鬥的見地上面。其實你們若當眞在行動上擁護工農羣衆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階級爭鬥；若只是把擁護工農利益這個口號寫在論文上、黨綱上，當作一種不兌現的支票不去實行，那麼自然不會有贊成階級爭鬥的嫌疑，而同時却也不能够得到工農羣衆的了解。這是因爲羣衆只有爲具體的切身利益爭鬥而信仰某一政黨，是不會爲抽象的主義而信仰的。

或者你們又可以說，你們擁護工農羣衆的利益，不一定取爭鬥的形式，而可以仁愛之心感動資產階級，使之尊重工農羣衆的利益。這簡直是欺騙工農羣衆的鬼話！廠主以仁愛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愛之心待佃農，這是百年難逢的傳奇材料，一個實際爭鬥的政黨，如何採用這樣幻想的策略？「仁愛之心」這件東西，如果能够解決世界上實際利害上的衝突問題，那麼便可拿他感動清室讓權於漢人；也可以拿他感動北洋軍閥尊重民權；也可以拿他感動帝國主義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們自動廢棄一切不平等條約。如此仁愛之道大行，一切被壓迫者之革命爭鬥都用不着，

都等於是「一味的盲進」了。這種話若出諸欺騙羣衆的牧師之口，則絲毫不足爲奇；既是一個革命黨員，即便萬分不應該抄襲他們這種謬論！

或者你們又可以說，國民黨應該代表各階級的利益而爭鬥，如何能够只代表工農階級的利益，而不顧資產階級的利益呢？不錯，國民黨不是一階級的黨，當然要代表各階級的利益；可是國民黨是應該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向外國帝國主義爭鬥，如收回關稅主權等，而不應該代表資產階級向窮苦的工農羣衆爭鬥呵！在對外謀民族解放，對內謀政治自由這些運動上，固然是全國民的需要，尤其直接是資產階級的需要；中國資產階級爲了這些需要，不但應該贊助國民黨，並且不得不贊成各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運動，如果他們不是反革命的買辦階級。

你們或者又可以說，在革命運動中固然不能免階級爭鬥的事實，即或者至有階級爭鬥的需要；然而在國民黨的理論組織上，如果階級爭鬥說在國民黨中盛行起來，如何能使國民黨的理想統一組織強固呢？你所謂「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諒必也是此義。解答此義，可分數層：第一、國民黨的政治理想，似乎不應該離開革命運動中社會的事實需要。前幾天你也曾對我說，你決非反對階級爭鬥這個事實，因爲立在國民黨地位乃不便主張之，若立在共產黨地位，自然也要主張階級爭鬥。其實政黨的政治理想與政策應該建立在社會的事實需要上，而社會的事實需要決沒有建立在政黨的理想與政策之上的道理；階級爭鬥若果是一種社會的事實需要，國民黨亦應主張之，若非社會的事實需要，即共產黨亦不應主張之。第二、凡是一個社團之形成，必有他的理想共同點，就是他的利害共同點，爲之維繫，你所認共信，也不外此物。國民黨的共信，只有對外謀民族解放，對內謀政治自由，換句話說，就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三民主義若僅僅是一抽象名詞，也可以做國民黨的共信，倘加以具體的解釋，便不能成爲共信，因爲具體的解釋三民主義，不能免階級的公同見地；無產階級的階級爭鬥說若不能做國民黨的共信，資產階級的勞資調協說也不能做國民黨的共信，因爲國民黨不是一階級的黨。第三、中國國民黨既非一階級的黨，而是各階級聯合的黨，那麼，於共信（即共同利害所產生的政治理想共同點）之外，便應該有別信（即各別階級利害所產生的政治理想各別點）存在。若以爲這別信存在有害於黨的理想統一與組織強固，主張全黨只許有一個共信，不許有別信存在，這分明是想把全黨中各階級的分子成爲某一階級化。可是這個野心的企圖，在現時

的中國國民黨中，頗難實現，因為在他的組成分子之數量上、質量上都沒有那一階級的羣衆能够站在絕對主體地位，使黨中他階級分子自然與之同化。你慨嘆鄧家彥等右派「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其實不是他們個人本性難移，乃是他們所代表的階級，階級性難移呵！無產階級分子之本性難移也是一樣。此外只有改造黨的組織分子，由多階級而爲一階級之一法；你或者現在已有此企圖，一面斥右派爲反革命爲腐敗分子，公然主張淘汰他們，一面斥共產派是寄生政策，是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義的異端，提議學從前奧匈國的組織，質言之即是黨外的合作，使中國國民黨自己的組織理論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統系。所謂自成統系，不用說是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產派。在右派（代表官僚及地主買辦階級）與共產派（代表工農階級）之間，左右開刀，中峯特起，自然是立在民族的資產階級地位。你所號召的單純的國民黨，至少也是促現在各階級混合的黨改變到資產階級一階級的黨的過程。你如果真有這個企圖，在理論上我們當然不必反對，因為政黨隨着階級分化而演進，本應該是這樣，在階級壯大而分化劇烈的國家，不但資產階級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政黨截然分開，即資產階級中，大資產階級的政黨和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還要分開，大資產階級中，又分工業、商業、農業、銀行資本等各派的政黨。然而在事實上，我們以爲你這個企圖，現在或者還失之稍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初往往都只發生像中國國民黨這樣多階級的政黨，這種特殊現象，正由社會階級分化之背景使然，因為政黨是社會階級之反映，不是個人的理想可以造成的。中國近代之階級分化，同盟會自始即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內地學生華僑商人）、資產階級（華僑工人）及游民無產階級（秘密會黨），和官僚買辦階級（保皇進步研究這一派人）對抗；其次便是同盟會改爲國民黨後，加入了許多代表官僚地主買辦階級分子，隨後這些分子，又三次脫離國民黨而與國民黨對抗！前二次是因為國民黨的首領要貫徹三民主義的革命，脫離出去政學會一派和聯省自治一派，最後一次是因為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派之加入，他們又脫離出去一大批，即是所謂國民同志俱樂部。他們三次脫離後，國民黨中代表官僚地主買辦階級分子，現在差不多快肅清了；所剩下的中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子，是不是也要分化呢？我們以爲這種分化，現在還稍早一點。一是因爲無產階級和中小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還沒像和官僚地主買辦階級之間的衝突那樣厲害；一是因爲散漫的中小資產階級，要想集中起來，形成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組成一個代表他單一階級的政黨（你所號召的單純的國民

黨仍須容納工農民衆，擁護他們的利益，在形式上似乎不是單一階級的政黨）。其實某一政黨之屬某一階級，是以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爲標準，不能嚴格的以組成分子爲標準，你所號召的單純的國民黨，所謂完全自成統系的理論，是以國家和民族的需要爲中心，一面排斥官僚買辦階級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無產階級派之階級爭鬥說，代以勞資調協說，以仁愛說欺騙工農羣衆，使他們安心盡那無權利的義務，爲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犧牲，這顯然是各民族的資產階級政黨之共同的理論，並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創的。世界上在這個理論下的政黨很多，他們每每號稱國民黨，其實都只是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的黨，因爲實際上他是代表自己單一階級利益的，誰也不能相信這是目前可能的事實，你只要看現在的資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所表現的態度就明白了。這裡有一個根本原因：民族的資產階級之形成，是以本國的工業發展爲主要條件；本國的工業發展，又以停止內亂關稅自主爲主要條件；這豈是目前可能的事？你覺得向右固不好，向左也不好，可惜中間沒有多大地方容你立足；凡是一個代表階級的黨，必須有根本階級的民衆做立足基礎，全靠他階級分子來同化，是不行的；目前還沒有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如何能够組成一個代表他單一階級的政黨？事實上不可能，而勉強使他分化，其結果，所謂單純的國民黨，其質量上或者比較現在單純，組織上也比現在方便，可是在數量上，在行動上，都比現在要大大減色，這豈不是目前的革命運動中革命勢力統一之一大損失？

你若細細考慮以上這些事實，便不會感覺到排除共產派是中國國民黨內目前的緊要問題。

在態度方面：你及你們的根本錯誤，乃是以爲共產派加入國民黨，不是促進國民黨，而是陰謀破壞國民黨。你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那本小冊子中，在理論上事實上，指摘我們的話很多，此處不便具談，只擇你指摘我們陰謀破壞的部分，加以負責答辯。

(一) 你說我們：「只借中國國民黨的軀壳，發展自己的組織」。你又說我們：「只盡量在中國國民黨當中擴張C·P或C·Y的組織，並且盡力的使非C·P非C·Y的黨員，失却訓練工作的餘地」。我不知你這些話從何說起？在理論上，C·P和C·Y之發展，須以有階級覺悟並真能實際參加鬥爭鬥爭鬥爭的分子爲合格，決不是隨便在國民黨員中可以擴張的；如果像你所說，未必能够破壞國民黨，實際却是破壞C·P和C·Y。在事實上，據我所知，年來由

國民黨員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較C·P加入國民黨的大約不及百分之二，比較由C·P介紹加入國民黨的大約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國民黨幫助C·P發展？還是C·P幫助國民黨發展呢？至於說到我們盡力的使非C·P非C·Y的黨員，失却訓練工作的餘地，你未曾舉出事實，我們不知你何所指；我們只不懂得，我們有何權力能够使非C·P非C·Y的國民黨員得着或失却訓練工作的餘地？

(二) 你說我們：「這一次在選舉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態度，很像要想一舉便把非C·P的排乾淨。」在理論上，一黨中各派選舉競爭，不一定是壞現象，大家對於選舉冷淡，反不是好現象。在事實上，我們因為他種工作忙迫，於國民黨代表大會及省黨部選舉運動，都無暇特別注意，或者有點抱歉。至於說想一舉把非C·P的排乾淨，在事實上這是可能的而且必要的嗎？請你就近查看蘇浙兩省當選的分子是怎樣！

(三) 你說我們：「只單純的利用國民黨政治的保護力和經濟的維持力，擴張自己的生命。」除廣東以外，我們不知道國民黨在何處有政治的保護力？如果說在帝國主義者反動軍閥勢力之下，國民黨不致和C·P同受壓迫，並且對於C·P還有政治的保護力，恐怕這不是國民黨名譽的事！至於說經濟的維持力，我們更不了解了，我們現在負責向社會聲明：中國共產黨各級黨部向來不曾和中國國民黨發生過經濟的關係！

(四) 你說我們：用「縱橫家的手腕」，「挑撥，想使□□同志和許汝為同志衝突，他們從中擴展勢力」。提起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當時□許兩先生的意見衝突，已有長久的事實，並且其衝突還要發展到他們兩人以外，我們以為這種衝突會使廣州政府根本動搖，這實是中國革命運動一極大損失，因此想你能盡力調解這種衝突。這種內部衝突，實是革命政府一個生死關頭，你實有調解的資格，却不披髮纓冠而往救，很優游的坐在上海著書，已經不是革命家的態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報告這種衝突的危機，你閉着眼睛硬否認事實！你不悟掩蔽事實是無用的，反說是我們想挑撥□許衝突，於中取利。此時中國只有僅少可用做革命的軍事勢力，因此，我們即對於由北方軍閥勢力分化出來的國民黨，尚且不願其內部有衝突事發生，何況是國民黨的軍隊。如果有人挑撥□許衝突，這不僅是損害國民黨，簡直是破壞中國的革命勢力，簡直是為英國和張作霖工作，簡直是反革命的行為，你說他是縱橫家的手腕，還未免太過客氣了！至於我們一些不肯掩蔽事實的公開批評，你都看做是挑撥離間，這是由於你們以為我

們加入國民黨是陰謀破壞國民黨之根本觀念所致。

(四) 你說我們：「絕對不許單純的國民黨加入工人運動。如果在工人運動同僚當中，發現出一個單純的國民黨員，便不惜運用種種的手段去誣蔑他，破壞他，務必要使這一個人不能立足而後已。這一件事的證據已經發現得不少了。」這些不少的證據，你不會舉出一個來，我們視為憾事。若是指在北方的張德惠、楊德甫、譚小岑和上海工團聯合會一班人，還是不舉出來的好，免得所謂單純的國民黨員在工人羣衆中喪失信用。可是我們絕對沒有權力不許這班人加入工人運動，你應該知道香港和廣州的工會領袖大多數都是單純的國民黨員。

此外我還有兩件事要忠告你：

(一) 當年康梁輩反對同盟會的革命說，大呼革命共和足以召瓜分亡國的話來嚇人；現在你反對階級爭鬥說，也大呼「使國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負無所得的犧牲，那就真可憐極了」，「把青年的思想化成殭石」，「不能不替中國悲傷」等話來嚇人，真可以不必。康梁輩以為君主立憲儘可達到政治改造之目的，主張共和革命者，何嘗不是使國民吃不必要的苦，負無所得的犧牲呢？

(二) 邵元沖先生說：「一個團體必須有一種傳統慣例或習慣，存在於團體成員的意識中……新團體員的加入，第一要緊是承認傳統慣例和習慣。」這幾句話或者道着了國民黨改組後內部糾紛之真正原因。改組以前國民黨的傳統慣例和習慣究竟怎樣？然而你又深嘆舊黨員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似乎你對於黨的舊的慣例和習慣，也懷着多少反叛思想。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許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動宣傳；你不應只恨他們利用你的著作，你須仔細想想你這個著作爲甚麼能够爲反動派所利用，對於這一點，你須深加省惕！

二、胡適：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序（註五）

陳獨秀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的，他死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七日。最近我才得讀他的朋友們印行的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一小冊，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他對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沉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

獨秀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寫信給他的朋友們，說：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日

二七八

「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獨立的思想，不牽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的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給陳其昌等的信）

在那時候，人們往往還把他看作一個托洛斯基派的共產黨，但他自己在這信裏已明白宣告他「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戰事爆發之後，中國共產黨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特別譯登列寧反對一九一四大戰的論文，天天宣傳此次戰爭是上次大戰的重演，同是帝國主義者的戰爭。中國托派的動向月刊也響應這種看法，獨秀很反對這樣抄襲老文章的論調，他堅決的主張：

「贊助希特勒或反對希特勒，事實上，理論上，都不能含糊兩可。反對希特勒，便不應同時打倒希特勒的敵人。否則所謂反對希特勒和阻止法西斯勝利，都是一句空話。」（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給西流等的信）
他更明白的說：

「現在德俄兩國的國社主義（納粹主義）及格別烏（G.P.U. 按即秘密政治警察）政治是現代的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與格別烏的政治。——」（同年四月廿四日給西流等的信）

這時候美國還沒有捲入大戰爭，但羅斯福對於英法兩國的同情與援助已很明顯了。獨秀在這時候毫不遲疑的宣布他盼望世界大戰的勝利屬於英法美。他說：

「此次若是德俄戰勝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同年給西流等的信，約在五六月之間）

他在這裏提出了一個理論：「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這個理論在一切共產黨的眼裏真是大逆不道的謬論。因為自從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以來，共產黨爲了擁護「無產階級獨裁」的事實，造成了一套理論，說英美西歐的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副產品，不是大眾無產階級需要的

民主。他們要打倒「資產階級的民主」，要重新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這是一切共產黨在那二十多年中記得爛熟的口頭禪。托洛斯基失敗之後雖然高喊着黨要民主，工會要民主，各級蘇維埃要民主，但他實在沒有徹底想過整個政治民主自由的問題，所以托派的共產黨也都承襲了二十年來共產黨攻擊「資產階級民主」的爛調。在這一個重要問題上，列寧與托洛斯基與史大林，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是完全一致的，因為法西斯黨徒與納粹黨徒都抄襲了國際共產主義攻擊「資產階級民主」的老文章。

因此，獨秀要從資產階級民主「走向大眾的民主」的一句話，當時引起了他的朋友們「一致」的懷疑與抗議。這時候（一九四〇年七月）獨秀在病中，只能簡單的答復他們。他說：

「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着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是：

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

無參政權不納稅；

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

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之自由；

工人有罷工權；

農民有耕種土地權；

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這都是大眾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祇是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主。

十月（革命）以來，拿「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個空洞的抽象名詞做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的實際民主，才至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日

二八〇

有今天的史大林統治的蘇聯。意、德還是跟着學話。現在你們又拿這一個空洞的名詞做武器，來爲希特勒攻打資產階級民主的英美。——」（一九四〇年七月卅一日給連根的信。分段分行是我分的，爲的是要醒目。）

這個簡單的答復，是獨秀自己獨立思想的結論，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祇有他能大膽的指摘「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均不曾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只有他敢指出二十年（現在三十年了）來共產黨用來打擊民主政治的武器——「無產階級的民主」原來只是一個空洞的抽象名詞！

獨秀的最大覺悟是他承認「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並不是資產階級所獨霸而大眾所不需要的。這個「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獨秀在這信裏列舉了七項。在同年九月給西流的長信裏，他兩次討論到這個問題：在第一處他列舉「民主之基本內容，無級和資級是一樣的」：

法院外無捕人殺人權，

政府反對黨派公開存在，

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

在同一信の後文，他做了一張對照表，如下：

（甲）英美及戰敗前法國的民主制：

（一）議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發布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的要求，因選民畢竟最後還有投票權。開會時有相當的討論爭辯。

（二）無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殺人。

（三）政府的反對黨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

（四）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爲。

（乙）俄德義的法西斯制（原注：蘇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故可爲一類。）

- (一) 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
- (二) 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 (三) 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 (四) 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 (五) 絕對不許罷工，罷工是犯罪。

在這張表之後，獨秀說：

「每個康民尼斯特（適按：獨秀似不願用「共產黨」的名詞，故此處用譯音）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罵資產階級的民主嗎？宗教式的迷信時代，應當早點過去，大家醒醒罷！今後的革命若仍舊認為『民主已經過時，無級政權只有獨裁，沒有民主』，那只有聽格別烏蹂躪全人類！……」

這封給西流的長信是獨秀在病中「陸續寫了廿餘日才寫好」的，全文有五千字，其中有三千多字是討論「民主政治」的。我覺得這封信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獻，所以要多介紹幾段。

獨秀說：

「關於第二個問題（即民主政治制度問題），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

這是他自己的引論，下文他的意見共分六段，我現在摘引我認為最精彩的幾段。他在這幾段裏，反覆陳說民主政治的重要，往往用俄國革命以來的政制歷史做例子。他說：

「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則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別烏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

這是很忠厚的評論。向來托派共產黨總要把蘇俄的一切罪惡都歸咎史大林一個人。獨秀這時候「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了，所以他能透過黨派的成見，指出蘇聯的獨裁政制是一切黑暗與罪惡的原因。獨秀說：

「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達。試問史大林一切的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着蘇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日

二八二

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

獨秀自己加註釋道：

「這些違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創自史大林。」

他又說：

「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史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還是一個『專制魔王』。所以把蘇聯的一切壞事都歸罪於史大林，而不推源於蘇聯獨裁制之不良，彷彿只要去掉史大林，蘇聯樣樣都是好的，——這種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產生獨裁制。」

獨秀所主張應該恢復的民主制度，即是他屢次列舉的「民主政治之基本內容」。他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寫成我的根本意見一篇論文，又給這個基本內容作一個更簡括的敘述：

「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民衆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與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根本意見第八條）

獨秀在這一年之內，前後四次列舉「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這是最後一次，他看的更透澈了，所以能用一句話綜括起來：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產的與無產的，政府黨與反對黨），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他更申說一句：

「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來，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裏，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不容反對黨派的自由。

因為獨秀「沉思熟慮了六七年」，認識了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所以他拋棄二十多年來共產黨詆毀民主政治的爛調，大膽的指出：

「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根本意見第九條）

他又指出：

「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得多，實施的範圍也廣大得多。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衆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一九四〇年八月給西流的信）

他很感慨的指出，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是歷史上最可惋惜的一件大不幸。他說：

「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發明，至可寶貴。不幸十月『革命』以來，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了，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祇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門面語而已。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有國有大事業、軍隊、警察、法院、蘇維埃選舉法這些利器在手，足夠鎮壓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獨裁來代替民主。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更會用之殺自己。列寧當時也會警覺到『民主是對於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認真取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警察、容許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由等。托洛斯基直至獨裁者把利刃傷害到他自己，才想到黨與工會和各級蘇維埃要民主，要選舉自由，然而太晚了！其餘一班無知的布爾雪維克黨人，更加把獨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罵得比狗屎不如。這種荒謬的觀點，隨着十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個採用這個觀點的便是羅素里尼，第二個便是希特勒，首倡獨裁制的本土——蘇聯，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為。從此崇拜獨裁的徒子徒孫普遍了全世界。……」（同上）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日

二八四

所以獨秀「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的主要結論是：

「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二十年來的教訓，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雪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大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之下民主制的問題。……『無產階級民主』的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祇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我的根本意見第七、八、九條）

×

×

×

以上是我摘抄的死友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他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有給H和S的一封信，我引幾句作這篇介紹文字的結束：

「弟自來立論，喜根據歷史及現時之事變發展，而不喜空談主義，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為立論之前提。……近作根本意見，亦未涉及何種主義。第七條主張重新估計布爾雪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斯基都包括在內）之價值，乃根據蘇俄二十餘年之教訓，非擬以馬克思主義為尺度也。倘蘇俄立國的道理不差（成敗不必計），即不合乎馬克思主義，又誰得而非之？『圈子』即是『教派』，『正統』等於中國宋儒所謂『道統』，此等素與弟口胃不合，故而見得孔教道理有不對處，便反對孔教；見得第三國際有不對處，便反對他；對第四國際，第五國際，第……國際，亦然。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因為他是一個『終身反對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對獨裁政治，所以他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北京外交部照會美日公使，自辦無線電台。

北京外交部是日照會美國，日本駐華公使，提出中美日無線電交涉解決辦法，大意電臺改爲中國自辦，由美日兩國監督，從前借款，由中國政府發行債券，經美日代銷償還。（註六）

荷蘭駐華公使歐登科回任。

北京外交團領袖公使荷使歐登科，前此回國述職，暫由意使代理領袖，是日歐登科回任供職，仍充領袖公使。（註七）

註一：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重刊序言」，中文本；初版於一九二五年八月發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重刊，並作「重刊序言」。

註二：見附錄一陳信原文。

註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頁二五六。

註四：見民國十四年九月七日、十八日「嚮導週報」第一二九、一三〇期。

註五：陳獨秀：「實庵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六年九月一日初版，頁四七——六一。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九號，頁一三八。

註七：國史館專檔，微捲，〇〇三〇號，民國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全國省議會向北京外交部，提出關稅自主之意見。（註一）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舉行追悼廖黨代表大會。

追悼大會於下午一時舉行，由蔣校長中正主祭，並演說。祭文曰：

「維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蔣中正謹致祭於先生之靈曰：嗚呼！總理逝世未半載，而先生突死於兇徒之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八五

狙擊，是猶慈父見背，而盜又殺其長兄，國民革命之大打擊，中華民族之損失，豈祇三千學子，全軍將士痛哭失師承。嗚呼！先生追隨總理革命二十餘年，臨大節而不奪，屹然爲吾黨之長城；其好學深思猶易及，最難能者，勇猛前進，獻身主義之精誠。先生積二十年之經驗，知非先有爲人民奮鬥之武力，進而以武力爲人民所有，則革命將終於無成，乃贊襄總理，手創本校，謬以中正爲知兵，一年以來，學子成業，黨軍成師，皆賴先生之殷勤訓誨，辛苦經營。東江廣州諸役，奉主義以深入羣衆，所至得簞食壺漿之迎，先生持不妥協之特性，與反革命派不兩立，多士受其感化，殺賊之速，乃爲舉世所震驚。國民政府成立，先生爲其中堅，禁煙絕賭，統一軍政、財政，援助罷工工人，皆以促國民革命之進行。庸詎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先生爲羣小所側目，竟作主義之犧牲。嗚呼！國人相驚之赤化，在事實並無根據，在理論徒蒙惡名，先生盡瘁於黨國，人皆知其無私怨，其扶助農工團體，乃欲救民生之困苦，泯人類之不平，羣小曷爲而殺先生，甘爲帝國主義者之虎俎，其事甚明。先生之死，乃革命反革命之決戰問題，而決非所謂共產反共產之爭。嗚呼！民國五年之夏，英士遇害於滬濱，中正經紀其喪，其中夜不寐痛哭失聲，匪僅以憫其私，實慮無英士在，更難制止大慾之專橫。自茲以後，哭執信，哭仲元，皆切人亡國瘁之痛。惴惴焉，懼大廈之將傾，今先生又殞命於外人屠戮我國同胞之時，雖罪人斯得，亦何足稍減後死者傷痛之情。嗚呼！我本黨同志，何以慰先生在天之靈，亦惟奉行遺訓徹底革命，人孰不死，爲革命而死，爲主義而死，爲護擁黨國利益而死，則其死何如泰山之重輕。嗚呼！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正曩以昭告於總理者，今又敢以昭告於先生，九原有知，來格來歆。嗚呼！尚饗。」（註二）

又節錄蔣校長演說詞如左：

「黨代表的精神歷史、黨代表與本校的關係，已由汪先生講得明白了。黨代表的死，是一般反革命派用反共產的口號打死的（日黨代表爲共產黨），他生平的事業，尤其對農工的事業是很多的。他的精神是集中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及黨軍的身上，黃埔軍官學校學生及黨軍就是廖先生最親愛的子弟，我們永遠留着紀念，不要忘了。我們學校裏，我們黨軍裏，沒有什麼共產派與反共產派，完全以三民主義爲中心，完成國民革命。以後要使廖先生死在地下瞑目，只有努力奮鬥，達到廖先生生前的願望。現在我們的環境非常險惡，處在四面楚歌之中，最利害的是帝國主

義用反共產的口號來離開我們同志，中傷我們同志，所欲謀殺的，不止廖先生一人，汪先生和本校長都在內的，所以汪先生和我何時死，是不得而知的。如果黨代表死後，我們還不徹底覺悟，便中了敵人的奸計了。大家以後務要繼續黨代表的遺志，和他平日所指示我們的。……」（註三）

國民政府公布陸軍測量局編制大綱。

國民政府以陸軍測量，關係重要，是日，特公布陸軍測量局編制大綱，俾資遵守。

附錄：陸軍測量局編制大綱（註四）

- 第一條 陸軍測量局隸屬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團軍務廳，兼隸於本省省政府，商承省政府軍事廳，施行全省陸地測量，製印兵要地圖並掌關於丈量地面一切事宜。
- 第二條 陸軍測量局應設三角、地形、製圖三課，各課分設數班，會計、庶務、儲藏另設專員管理。
- 第三條 三角課實行三角測量及水準測量，以定地形測量之基礎；地形課實施地形測量，繪成原圖；製圖課實施繪圖、製版、印刷諸事業。
- 第四條 陸軍測量局視各省區測量人員之需要，得附設陸軍測量學校，以養成測量人員，該校章程由國民政府參謀團軍務廳另定頒行。
- 第五條 陸軍測量局及附屬測量學校應設職員如左：

（甲）測量局：

- 局長一員。
- 課長三員。
- 副官一員。
- 班長若干員。
- 審查若干員。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一日

班員若干員（但薪津應照年資及成績分爲一二三等）。

儲藏一員。

醫官一員。

會計一員。

書記一員。

庶務一員。

司事二員。

司書二員。

（乙）測量學校：

校長一員。

監學一員。

主任教員三員。

教員若干員。

助教若干員。

學長若干員（每學生五十名左右設學長一員）。

會計一員。

書記一員。

司事一員。

司書二員。

第六條 測量局編制統系如左表：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八九

陸軍測量局編制系統表									
備 一、凡班員二十人以內祇派班長一人，四十人以內祇派二人餘類推。			局						
		測量學校		製圖課		地形課		三角課	局
		校		課		課		課	部副
		長		長		長		長	官
	助教	主任教員	監學	班長		班長		班長	庶務
	教書	會計司事	三等班學員	二等等班員	三等班查員	二等等班員	三等班查員	二等等班員	審查
	書記								司司
	司書								書事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九〇

考

二、凡外業時班員五人以內祇派審查一人，內業時每班不得逾二人。

第七條 測量局及附屬測量學校職教員官階如左表：

(甲)測量局

職稱階		級
局長	一等測量正 或測量監	上校 或少將
課長	二等測量正	中校
副官	三等測量正 或一等測量長	少校 或上尉
班長	三等測量正 或一等測量長	少校 或上尉
審查	一等測量長 或二等測量長	上尉 或中尉
一班班員	二等測量長	中尉
二班班員	三等測量長	少尉

中華民國十四年 八月三十一日

職稱	階級	比照陸軍軍官
校長	二等測量正 或一等測量正	
三等班員	測量士	准尉
技助士手	測量士	准尉
儲藏	二等測量長	中尉
會計官	一等軍醫	
書記	一等書記	
庶務		同少尉
司事		同准尉
司書		准尉 或上士
(乙)測量學校		

司 書	司 事	書 記	會 計	學 長	助 教	教 員	主任教員	監 學
		二等書記	二等軍需		二等測量長 或三等測量長	一等測量長 或二等測量長	三等測量長	三等測量正
同上士 或准尉	同上士 或准尉			上尉 或中尉				

第八條 局長承參謀團軍務廳及本省政府命，有督飭局員整理局務及養成測量人員之責。

第九條 副官承局長命，督飭書記、會計、庶務、儲藏等員，掌管局內一切庶務，經理機密文件。

第十條 醫官承副官命，整理局內衛生事宜，醫治員生疾病兼教學校衛生學課。

第十一條 書記承副官命，經理文牘並掌收發文件事宜。

- 第十二條 會計承副官命，經理局內出入一切款項。
- 第十三條 庶務承副官命，掌購買物品掌理雜務一切事項。
- 第十四條 儲藏承副官命，掌理器械器具材料圖籍等項。
- 第十五條 課長承局長命，督飭本課人員整理本課事業。
- 第十六條 班長承課長命，督率班員整理本班事業。
- 第十七條 審查承班長命，督率所屬整理業務。
- 第十八條 班員承長官命，執行本班業務。
- 第十九條 校長承局長命，主持教育，整理校內一切事務。
- 第二十條 監學承校長命，有稽核功課、維持學生風紀之責。
- 第二十一條 主任教員承校長命，有主持各本科學術教育之責。
- 第二十二條 教員承校長命，並商主任教員擔任教授一切學術。
- 第二十三條 學長承監學命，專管學生軍紀、風紀及傳達一切之責並任教練事宜。
- 第二十四條 助教承主任教員命，分任應授學術。
- 第二十五條 會計承監學命，經理校內一切款項。
- 第二十六條 書記承監學命，經理文牘並掌收發文件事宜。
- 第二十七條 司事承長官命，辦理應服事務。
- 第二十八條 司書承長官命，掌司繕寫謄錄等事。
- 第二十九條 測量局局長以下各員由局長遴選相當人員，呈請參謀團軍務廳分別加給委任。
- 第三十條 測量局由局長商承本省政府軍事廳，按照參謀團規定測量進行計劃，編定每年應需經費數目，呈候參謀團核准施行。

第卅一條 每年經費由局長編製預算清冊，呈請參謀團指定軍需機關或財政廳發給。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二九四

第卅二條 測量局經費預算主任規定如左：

一、局中事務用費及薪俸等項由副官主任預算。

二、各課內外業用費由各課主任預算。

三、測量學校經費由校長主任預算。

第卅三條 測量局辦事細則由局長按照編制大綱擬定，呈送參謀團軍務廳核示辦理。

第卅四條 本編制大綱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局長叙出情由改訂，呈請參謀團批准施行。

第卅五條 本編制大綱自公佈日施行。

註一：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八三。

註二：「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三八——五三九。

註三：「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三九——五四〇。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七號，頁九——一四。



九月

一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公祭廖仲愷，軍校蔣校長中正率全體師生與祭。

廖仲愷之喪，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定於是日舉行公祭，並於公祭後安葬。上午九時，公祭開始。黃埔軍校蔣校長中正率領全校官生與祭，並會送出葬，爲廖執紼者達五、六萬人，備極哀榮。廖墓在沙河駟馬岡。（註一）

特別委員會決議三事：一、統一財政，設監督委員會，嚴令各處解部；二、出兵東江；三、胡漢民出洋。（註二）

陳炯明殘部復據潮汕以叛。

本年五月，黨軍決定自潮汕班師廣州，討伐楊、劉時，陳炯明殘部楊坤如等接洽輸誠，粵軍總司令許崇智遂允其回駐潮汕。不意此等叛軍殘部於稍事整補後，復於本日據潮汕以叛，先後進佔普寧、惠陽、海豐、陸豐等縣，留守粵軍不能抵禦，東江遂復陷於叛軍之手。（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公布國立編譯館條例。

是日，北京臨時執政府發布命令，公佈「國立編譯館條例」及「出版品國際交換局官制」。（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將日本神戶領事館升格為總領事館。（註五）

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委員會推派江庸、孔祥熙前赴廣東，調查沙基慘案。

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委員會爲明瞭廣州沙基慘案詳情，以便進行交涉，特推派江庸、孔祥熙前赴廣

東，實地調查。（註六）江、孔二氏預定明日起程南下。

英國駐華代辦答覆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對於滬案仍堅持司法重查辦法。

先是，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令我國駐英代辦公使朱兆莘，向英外交部聲明反對用司法手續重查滬案。茲英國駐北京代辦奉英外交部訓令，向北京外交部答覆，仍堅持司法重查辦法，並請派員參加。

（註七）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六八九。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一二五。

註五：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一七。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〇號，頁一四一。

註七：同註六。

二 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加派蔣中正、孫科、譚平山為政治委員會委員。（註一）

黨軍司令官蔣中正組織長洲要塞警備隊；呈請任命駱鳳翔為警備隊司令，林振雄兼該隊總指揮。（註二）

廣東南路鄧本殷部響應東江陳炯明叛軍，進襲肇慶。

廣東南路駐軍鄧本殷部，為聯絡東江陳炯明軍，決分三路，鄧自任左路，以陳德春為中路，蘇廷有

爲右路，合力向肇慶進襲。（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頒布命令，嚴禁向外國採購軍器。

令曰：

「年來國內不靖，軍器所需，每由外商包運來華，價值甚鉅，爲數甚多。且所購之器，類皆舊式，附帶子彈，亦復有限，口徑各異，補充亦難，殊非統一兵器教育之道。著由陸軍部就本國現有各兵工廠，竭力規畫整頓，以期足供各軍隊平時操防之需。除由科學所發明之器械，可供軍隊智育學術上之研究者，得隨時審查需要程度，另行特許採購外，其餘應即一律禁止購置，並即停發此項護照，一面由外交部分行各國駐使暨稅務司，嚴爲查禁，以重軍實而杜漏卮。」（註四）

北京憲法起草委員會通過：省得自制省憲，特別區准用省之規定，國憲內規定省憲通則及制定省憲之程序。（註五）

北京臨時執政府公布加入斯壁崙浦條約。（註六）

註一：「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記錄」，原件。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六八九。

註三：同註二，頁六九〇。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〇號，頁一四一。

註五：同註四，頁一四二。

註六：同註四。

三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廖仲愷逝世後，所遺中央常務委員一職，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三日

以林森接任；農民部長一職，由陳公博繼任；國民政府委員一職，由鄧澤如接任。

是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亦即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零七次會議），到汪精衛、林森、鄧澤如、謝持、譚延闓等十人，由汪精衛主席。於廖仲愷逝世後所遺各職，提出討論。當經決議：（一）中央秘書處提議廖常務委員仲愷逝世，請早選員接任案，決議以林委員森接任。（二）政治委員會函稱：廖委員仲愷（生前）請辭中央農民部長兼職，經決議推薦陳公博繼任，請公決案，決議：通過。（三）汪委員精衛臨時動議：國民政府廖委員仲愷逝世，經政治委員會議決，請以鄧澤如同志補為國民政府委員，其原任懲吏院委員職，應即解除案，決議：通過。（註一）

國民政府通令厲行財政統一，嚴禁不肖軍人把持包庇及藉端敲詐勒索。

廣東不肖軍人，時有私自設卡，擅收捐稅，中飽肥己情事；更有武裝護運，包庇漏稅，以及藉端勒索等情，病商殃民，尤礙國計。國民政府成立後，以統一財政收支，最關重要，良以財為庶政之母，百事無財不行，是以銳意整頓稅收，實行統一收入支出，實施之始，自不無難以貫徹之處，爰特會同軍事委員會，通飭所屬，一體遵行。令曰：

「為令行事：財政統一，為整頓時局之先務，前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及政府改組，以實力奉行，曾經通令所有財政收入，均由法定機關徵收，無論何項文武官吏，均不得巧立名目，擅自徵收及截留，違者嚴重懲處。誠以財政統一，始能斟酌需要，從事支配，軍政、民政始有整理之可言。廖前部長苦心經營，已有端緒，不幸中道殒喪，政府已慎選賢良繼任，以竟前功，并畀許委員崇智，以監督全權，暨設財政委員會以督促進行，務期於最短時間，將統一財政完全實現。依據財政原理，改良稅則，將所有苛捐雜稅，次第蠲除，度支出入，一切公開，庶幾民間一絲一粟，皆得用於正當之途，以為國利民福之代價。仰所屬各機關一體遵照，如有不肖軍人，敢從中

把持包庇，及藉端敲詐勒索，上損國帑，下斂民生，定當執法痛懲，決不寬恕。至於服務財政機關人員，尤當清白乃心，遵照誓詞，禁絕賄賂及藉端舞弊一切情事，如敢故違，一經查覺，定行加罪。其商民人等，如遇不肖軍人、官吏敲剝，准其向本委員或監察院據實呈訴，以憑究辦。一切公禮黑錢等，鎔銖禁絕，違者與受同科。自經此次令行之後，其各忠實從事，庶使國計民生兩受其益，本委員會有厚望焉。此令。」（註二）

中國國民黨軍政領導人員在軍事部歡宴廣州市商界領袖，蔣校長中正發表演說，要求商界與政界合作。

是晚，中國國民黨軍政負責人員在軍政部歡宴廣州商界人士，汪精衛、許崇智、蔣中正等均親臨參加，並致詞勗勉。蔣校長中正尤懇切勸勉商界人士，明瞭革命本質與當前政策，一致與政府合作。蔣校長講詞如下：

「今天同各位商界領袖諸君相見，關於政府歷來實行三民主義和最近採取的政策，已經有汪先生、許先生說過了。我現在就職言職，把衛戍方面的事務，和諸位談談。我政負責講我在職一天，一定盡一天的能力，保護廣州人民的生命、財產，我限三個月之內，把廣州市的土匪、暗殺、搶劫等擾亂分子肅清，無論怎樣，必不使廣州人民的生命、財產，發生危險。但是有一個條件要求各位的，就是我們要把政府變成爲人民的政府，軍隊變成爲人民的軍隊，政府和軍隊是要同人民合作的，各位是商界的代表，就是要同政府合作。怎麼樣合作呢？第一層重要的，就要各位領導商界，明白現在國民政府是實實在在，真心替人民做事的，真心替人民謀幸福的，絕不像從前的那般軍閥，敲剝人民的。人民能够相信政府，政府纔敢盡量做事。這樣，廣州人民的生命、財產，纔能保護完全，纔能安居樂業。……我很希望廣東商界同胞此後要用全力來幫助黨軍，要這樣，纔能使黨軍行使職權，纔能使廣東治安完成，纔能使政府實行統一軍政，統一民政，統一財政，纔能達到中國的自由平等。自從帝國主義者在滬、漢和廣東各地殘殺我們同胞之後，我們已經把香港全個封鎖，使他變成荒島，雖然未到正式宣戰，但已經入了戰事狀態中了。爲什麼我們要這樣辦呢？我敢說，黨軍一天在廣東，他一天不敢來打，因爲黨軍是擁護人民利益的，黨軍是人民所

擁護的，有這樣的軍隊，無論如何，他不敢來打的，否則英國很強的海軍，有很多錢，為什麼七十多天不敢來打呢？這就是人民同黨軍合作，共同來爭回廣東人民的人格，不甘受帝國主義者欺侮的效果。……」（註三）

國民政府令准兼署財政部長及廣東財政廳長古應芬辭職；特任鄧澤如為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仍兼兩廣鹽運使；任命李基鴻為廣東財政廳長。

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廣東財政廳長廖仲愷逝世後，國民政府當日即令古應芬署理。其後中央政治委員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均決議由鄧澤如接任，古應芬因呈請辭職，國民政府因於是同發布命令，准古應芬辭職；特任鄧澤如為財政部長仍兼兩廣鹽運使，並任命李基鴻為廣東財政廳長。有關各令如下：（註四）

(一)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兼署財政部長及財政廳長古應芬呈請辭去兼職，古應芬應免兼署兩職。此令。」

(二)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國民政府懲吏院委員鄧澤如另有任用，應免本職。此令。」

(三)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特任鄧澤如為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仍兼兩廣鹽運使。此令。」

(四)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任命李基鴻為廣東財政廳廳長。此令。」

四川楊森殘部向叙州及滇邊敗退。

楊森部前自成都敗退嘉定、雅安一帶駐紮，現因四川聯軍繼續前進，攻入嘉定，川省已難立足，乃率殘部向叙州及滇邊敗退。（註五）

註一：「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彙編」，頁一五七。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八號，頁一四。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六九〇—六九一。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八號，頁七一—八。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〇號，頁一四二。

四 日、英等八國公使，各以答復修訂不平等條約照會，致送北京外交部。

日、英、美、法、意、荷、葡、比八國駐華公使，各以答覆六月廿四日我國請求修訂不平等條約之照會致送北京外交部。照會中說明修訂條約，須視中國能否保障外人利益爲準；關稅自主當在中國財政改善後，特予注意；至取消領事裁判權部分，擬先由調查實際情形入手，再行決定。核其內容，完全係推諉搪塞之詞，毫無誠意，昭然若揭。此外尚須中國禁止刺激人心之反抗運動後，始可進行，尤覺不合實際。其覆牒全文如下：

列國關於修改不平等條約之覆牒

「照會事。按准本年六月二十四日來文，並於六月二十六日備文先行答復各在案。茲本國政府對於來文內所提之重大問題，業已熟加考慮，且貴國國內，有欲將中國與各國條約關係加以修正之意思，日益發達，本國政府亦已知之有日。而本國政府之關心此事，每遇兩國政府有關於修改條約磋商之時，皆有實際上之佐證，此層無須再向貴國政府聲述也。現在本國政府對於中國政府修改現有條約之提議，願予加以考慮，但視中國當局表證願意，且能履行其義務（即對於現時保障條約特別規定之各外人權利而實行保護）之程度爲標準。此本國政府所以必欲此項證明，（即中國願意且能使外人生命財產安全，又能彈壓亂事，暨禁止釀成惡感或發生妨碍中外邦交之排外舉動。）其意無他，正所以極力迎合中國政府之想望也。

關於中國政府以爲中國與各國各條約所附之稅則，於中國爲應付國內經濟需要，整理其入口稅則之能力，已成

一重大滯碍之感想一節，本國政府無不概為體諒。惟亦有應行憶及者，此項稅則乃創訂於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間，係屬一種暫行辦法，乃因彼時所行稅則之稅率與征收手續均無準則，致使中國與各國之間，往往有發生齟齬情事，而此項稅則之創立，即係為補救此等情狀起見。蓋在當時稅則商人多無從得知，復因估計及征稅之手續違例專擅，及常有變更之故，其營業亦受困難，本國政府深信創辦約定稅則，在當時不僅各國，抑且中國均視為交涉上之一解決良法，而皆歡迎之。自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關於中國海關稅則條約第二條內所提及之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兩年通商各條約締結以來，凡中國政府各次改良財政計劃，苟能認為可以保證不至發生昔時國際上齟齬，而約定稅則堪以廢棄者，各國政府無不特加注意。

當上項條約在交涉中之時，中國政府曾經聲明欲改良司法制度，使其與泰西各國無異。其時簽訂各該約之各國，亦允襄助，且曾聲明一俟視中國法律之狀況，與其執行辦法，及他項理由，認為可以廢棄領事裁判權時，情願廢棄。自彼時迄今，各國於中國政府在此二十二年間，凡有建設獨立法官團體及編訂關於司法行政之法律各項籌畫，無不一一仔細留意。但不能僅以設立法廳、編訂法律遂為應有盡有，蓋非有鞏固政府，肯能維持法庭及執行其審判，則法庭即不能盡職與發展。

不幸數年以來，中國政府未能充分施行其職權，以致已設之法廳及司法官吏不易循環辦理。又來文所舉各案項內，有約定稅則問題，及有約各國僑華人民所享受之領事裁判權問題，均經考核於華會。本國政府亦深信處理此二問題之最良辦法，不外將在華會所擔負之各項責務，恒久嚴謹遵行之。是以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之條約所規定，中國稅務特別會議，本國政府現願派遣代表與會，且願於該會開會時，或以後無論何時，對於中國政府所提出於條約內關於稅則各節，欲加修改任何接近之議案，予以審核及討論。至中國政府關於領事裁判權問題，及本國人民在華居住經營所享條約內特別保障問題之期望，應否迎合及如何進行迎合，本國政府在決定意見之先，尚思得獲比較詳盡之知識。查接近及考核此項問題最為可行之方法，係將華會第五議決案所規定之委員會派遣來華，庶幾可冀該會調查成績，或可為有約各國之一指南，以便對於領事裁判權或逐漸或以他法之放棄，應否當時進行及如何設法進行之問題，得所決定。本國政府現在正特派員遵照該議決案之規定，與其他有關各國政府所派委員共同列席，即望該

委員會能早開始調查中國司法行政之現狀，並開具報告，俾資依照該議決案，據以提出。爲使有關各國政府得以審核領事裁判權之應否進行，及如何進行放棄之策畫也。須至照會者。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註一）

各國覆文公布後，國人反應多表失望。茲附錄東方雜誌之評論如後，藉供參考。

附錄：列強對修約的真態度（註二）

「我曾經說過，國人果真要解脫八十年來種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只有兩種辦法：第一是效法俄國直接將從前與各國所訂之不平等條約宣告廢除；第二是與各國切實討論分部或分期修改此項條約。依我國所處的地位和現有的國力而論，第一項辦法，決無採用的可能。至於第二項，則我國朝野的主張是否一致，全國人民是否都有此決心，雖說是我們最應考慮的兩點，但列強對於此事究抱何種態度，尤其是我們所應注意的。

我們知道列強對華任何要求和交涉的態度，向來是講強硬的，壓迫的。換言之，就是只講強權而不顧公理。可是現在的態度似乎稍稍不同了。他們處處講和平而不主張激烈，處處講消極的籠絡，而不主張積極的壓迫。一言以蔽之，即懷柔與陰險而已。這樣的態度的改變，是否有利於我國，當然是個很大的疑問，可是（一）由於國際關係的複雜頗有一髮牽動全身之勢，（二）由於中國民氣的激昂不啻已到睡獅靜極思動之時，遂使原有對華的態度，不得不有所變更，則是一種明顯的事實。依據了這樣的見解，我就不妨把最近列強對中國要求修約的態度，拿來說一說：

列強關於修約的態度，表現得最確切而且明顯者，要算是九月四日各國答覆中政府的照會了。外交部於六月二十四日曾照會各國公使鄭重聲明中外間一切條約有逐條修改的必要。當是時滬案發生未久，全國人心激昂，達於極點，政府當局能乘此機會，毅然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許多人很視爲一件樂觀的事。但各國公使自接到此項照會後，大都沉機觀變，不答一詞，直到滬案形勢亟變，民氣日漸消沉的時候，乃用婉轉委曲的文字，輕輕烘出一點似乎表同情的心理。措辭之巧妙，語氣之平和令人幾疑外人腦海間對華不平等之觀念，已經一掃而空。可是細心的一考這照會的內容，竟有大謬不然者。他們不但是沒有表示對華真切的同情心，並且故意游移其詞，用來搪塞我們的要求；不但不肯切實的允諾修約，並且明白的聲明列強在華特別權利的不應廢除。質言之，就是他們表面上不

說反對中國要求修約，骨子裏却實在是不願意中國從事於條約的修改。這種貌爲柔和而心實陰險的態度的表示，可以下列的兩個會議作爲證例：就是我國最近召集的關稅會議，與美國方在發起中的司法會議。前者討論關稅自主之權，即係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起點，後者討論撤廢領事裁判權，亦係實行修約的一種事實。所以這兩個會議，如果相繼實現，發生怎樣的結果，就可說是中國要求修約所得的結果；而列強對這兩個問題的眞態度如何，就可說是列強對於修改條約的眞態度如何了。

希望政府當局用一紙公文，就可博得列強允諾修約的表示，果然是一件可笑的事。可是列強發出了這個措辭巧妙的照會，遂以爲我國修約運動，從此可不再繼續下去，這也是一樁滑稽的事了。須知不平等條約是八十年來一層層的束縛我們的。所以現在要想脫除這些條約的痛苦，也只有從一層層的解脫上用工夫，才能濟事。現在列強對於關稅會議的態度，（見十七號內外時評第一篇）既然已經把他們不願意修改條約的眞正的心理，充分的暴露出來。那麼，上文所說的『全國朝野的主張是否一致』，『全國人民是否都有此決心』這兩句話，我們更非加以嚴重的注意不可了。我盼望國人在修約運動方面，多下一些堅苦耐久的工作。我尤望國人對於首次與修改不平等條約有關係的關稅會議努力去爭得關稅自主之權！」

北京臨時執政府指令外交、交通兩總長，批准萬國郵政公約。（註三）

註一：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八五—六八八。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八號，「內外時評」。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〇號，頁一四二。

五日 國民政府令授許崇智監督廣東境內財政全權，切實執行財政統一政策。

國民政府以整頓財政與整頓軍政息息相關，因於是日發布第二十三號命令，特授軍事部長許崇智以監督廣東境內財政全權，徹底執行財政統一政策。令曰：

「財政統一，爲整頓時局之先務，經中國國民黨決議於前，政府改組以後，實力奉行，廖前部長苦心經營，已

有端緒，不幸摧殞，政府已另簡賢良繼任，並組織財政委員會，督促進行。惟念當時局勢，整頓財政與整頓軍政，息息相關，允宜統籌兼顧，俾得相輔並進。茲特授政府委員軍事部長許崇智以監督廣東境內中央及地方財政全權，着即認真監督，切實整頓，如有不肖軍人貪墨官吏，或從中阻撓，或陽奉陰違，務須按法懲治，庶幾財政統一早日實現，並將從前紊亂分裂苞苴賄賂種種積習，悉數掃除，以成新治，有厚望焉。此令。」（註一）

國民政府令法制委員會即行政組成立，並造具預算呈核。

國民政府以法典編纂委員會前經明令改組為法制委員會，迄今尚未成立。乃於是日發布第二十九號命令，令即趕速成立，並造具預算呈核。令文如下：

「為令遵事：查法典編纂委員會現改為法制委員會，業經另令發表，並派定各委員在案。此會固為審查擬訂各項法令而設，但開辦伊始，事務無多，故此大所派委員，多係以法院人員兼任，蓋以其具有充分法律學識及經驗，原職非甚繁劇，不難兼顧也。會內只宜酌置書記僱員數人，以資辦公，纂修等員，無庸設置。此外開辦經常各費，均當力求撙節，仰即本此旨，趕緊改組成立，並造具預算呈候核定。切切，此令。」（註二）

國民政府公佈兼職條例。

國民政府為建立專職幹部制度，以奠定優良人事制度之基礎，特於是日發布命令，公布「兼職條例」五條，規定政府機關人員均以專任為原則，凡基於需要而必須兼職者亦須呈經主管機關核准，且兼職人員一律不得兼薪。其條例全文如下：

兼職條例

- 第一條 本條例凡服務於國民政府暨國民政府所屬各行政機關者，均適用之。
- 第二條 凡服務於政府機關人員：不論等級之高下，均以專任為原則，其有不得已而兼任者，應由各該員聲述理由，呈請本管官署轉呈上級機關審定之。

第三條 凡服務政府各機關人員，須將有無兼職呈報該管長官，如有改易姓名希圖蒙混者，查出嚴行懲處。

第四條 凡服務於政府機關之人員而兼職者不得兼薪。

第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三）

上項條例公布後，廣東省政府以各種技術上人員，如有在政府受職而兼學校教授者，應否兼薪，呈請核示。當經國民政府批復，凡各種技術上人員，在政府受職而兼學校教授者，應准兼薪，其有一人而在政府兼任兩職者，仍不能兼薪。

國民政府批令廣東省政府，由教育機關直接徵收學款辦法，決不可行。

廣東省政府為維持教育經費之獨立，曾接受一部分教育人員之建議，擬由教育機關直接征收學款，當經呈請國民政府核示。國民政府以此項辦法，有碍國家財政統一之實施，於是日批覆，決不可行。今曰：

「呈悉。據請示教育經費獨立之解釋，須知國民政府之存在，即是教育經費獨立之保障。財政機關必能按照已決定之預算，確實支付，不挪作別用。至於教育機關直接征收學款，實屬破壞財政統一，決不可行。仰即知照。」（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發布命令，特派沈瑞麟、梁士詒等十二人為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嚴鶴齡為秘書長。

自歐戰既終，我國代表在巴黎會議席上得有發言機會，爰提出恢復主權宣言，對於關稅自主權之收回，乃遂為各國所注意。迨華盛頓開會，我國被邀列席，續行提出關稅自主之要求。結果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訂定九國間關於中國關稅稅則條約，規定增加二·五附稅及裁釐後增至值百抽一二·五。該條

約第二款又云：「由特別會議立即設法，以便從速籌備廢除釐金，並履行一九〇二年九月五日中英商約第八款，一八〇三年十月八日中美條約第四款、第五款，及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中日附加條約第一款所開之條件，以期徵收各該條款內所規定之附加稅。特別會議，應由簽字本約各國之代表組織之。凡依據本約第八條之規定，情願參與又贊成本約之政府，亦得列入組織本會議，惟須及時知照，俾所派代表，得以加入討論。該會議應於本條約實行後三個月內，在中國集會。其目的與地點，由中國政府決定之。」

「我國政府固夙夜盼望該會議之實現，徒以法國金佛郎案，未能解決，各國對於我國通告開會之舉，多存觀望態度。迨本年四月金佛郎案解決，法國上下議院先後通過華府會議條約及其議定；臨時執政府始決定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召集各國舉行特別會議。八月十八日，發出請柬，被邀者除簽訂關稅稅則條約之美、比、英、法、意、日、荷、葡八國外，並邀未參與該項條約之西班牙、丹麥、瑞典、挪威共十二國。請柬發出後，執政府遂於本日任命沈瑞麟、梁士詒、顏惠慶、李思浩、王正廷、葉恭綽、施肇基、黃郛、王寵惠、莫德惠、蔡廷幹、姚國楨爲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嚴鶴齡爲祕書長。其後復於十月二十日任命曾宗璽爲委員會委員。二十二日任命沈瑞麟、顏惠慶、王正廷、黃郛、施肇基、蔡廷幹爲關稅特別會議全權代表。十一月十七日任命王寵惠爲關稅特別會議全權代表。以中海居仁堂爲會場。」（註五）

北京臨時執政府特派李盛鐸爲國政商權會會長，烏澤聲爲國政商權會秘書長

○（註六）

李盛鐸，字木齋，江西省九江縣人，咸豐十一年生，光緒十五年己丑殿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國史館協修、京師大學堂總辦、江南道監察御史、內閣侍讀學士、順天府丞、太常寺卿、山西布政使、巡撫、大總統府政治顧問、參政院參政、農商總長、參議院議長等職。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五日

三〇八

北京外交部與比利時駐華公使，交換中比關於金佛郎案之公文。

中、比金佛郎案之交涉，已有成議，於本日交換公文。依換文內容，其大要爲：比國允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所應開始償付之賠款，改自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起清償；以前三十三個月之付款，歸中國支用。其餘之款，須照電滙折爲金幣之基礎計算，俟清償華比銀行後，餘數由中比委員會協商用於教育慈善及公共便利事業，惟所需材料須購自比國。

茲錄雙方換文原文如下：

外交部致比公使關於金佛郎案之換文

「爲照會事：關於解決應付一九〇一年比國部分之賠款餘額，自經中國政府代表與貴公使交換意見後，本總長茲將兩國政府議妥之下列協定，特爲備案。

(一)比國政府承認庚子賠款餘額，得自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起算，其存儲海關之三十三個月雙份，一俟華比銀行將本協定第二款第二項內所云之付款交與比國政府，悉數交與中國政府。中國政府應飭知稅務處知照總稅務司，自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所有停付之款，應與自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起至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止，所有到期之款，由海關同時按照一九〇一年四厘金債比國賠款債票之付款表付給。

(二)中國政府向比國政府承認，將應付比國部分庚子賠款餘額以電滙方法計算，並加以滙兌。或有之盈餘，一併折合美金按照從前辦法，每月交與華比銀行。中國政府商得比國政府同意，將庚子賠款餘額本金二千九百〇五萬三千六百一十一佛郎十五生丁，按照一九〇五年所採用之電滙方法計算，一次付清。此項付款，由華比銀行一次交與比國政府。其解決墊款方式，由中國政府與該銀行另訂所附之合同鈔稿，所有自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起總稅務司按月交付華比銀行之美金款項，應先用於償還此項墊款之總額。

(三)華比銀行墊款全數償清後，其總稅務司按月所付之款，悉交中比委員會，充作中比教育慈善公共實業以及公益

工程之用。其材料應在比國訂購，該委員會之組織及支配款項之方式，日後由兩關係國政府共同決定之。

(四)按照本協定第一款第二項及第一項所有由總稅務署交付華比銀行之款項，應立美金總債券一張。相應照會貴公使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比國特命全權公使華。」(註七)

比公使照復外交部文

「爲照復事。接准貴總長本日來文，關於解決應付一九〇一年比國部分之賠款餘額，自經中國政府代表與本公使交換意見後，本公使茲將兩國政府議妥之下列協定特爲備案。(以下即外交部致比使照會所列之四條，茲從略。

(一)相應照復貴總長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中華民國外交總長沈。」(註八)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八號，頁一五。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四二八—四二九。

註六：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一八。

註七：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七七—七七二。

註八：同註七，頁七七二—七七三。

六 日 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舉行畢業式，蔣校長中正訓勉學生同心同德，繼承國父遺志，努力革命事業。

本日下午，黃埔軍校舉行第二期學生畢業式，蔣校長中正親自主持。其程序爲：一、閱兵。二、分列。三、頒授文憑。四、畢業生宣誓。五、校長賜訓。六、演說。蔣校長中正於致訓時，勗勉各畢業學

生要做真正的革命黨人，要有成仁取義，爲革命而死的氣節和決心。尤其要同心同德，團結一致，繼承國父遺志，完成革命大業。茲節錄蔣校長訓詞於下：

「今天是本校第二期同學畢業的日子，各同學學業，總算告一段落，大家都應該是很快樂的；但本校長却認爲今日是我們最悲痛的日子，因爲我們既不能得總理親授文憑，又不能得黨代表看見我們畢業；東江陣亡和沙基死難各同志，也都不能參加我們的畢業典禮，這是何等傷心的事。……今天我還沒有死，還可以和第二期同學行畢業禮，等到第三期同學畢業的時候，不知我還在不在；本校長那一天死，實在是不可知的；不過在我個人方面，死了比活着還要好；因爲我死了，像總理和黨代表一樣，責任就可完成了。從前總理曾說過：『親見革命成功的人，謂之成功；生前未見成功先犧牲去了的人，謂之成仁。』我以爲真正爲人類、爲主義的人，很不容易在他生前成功的，生前成功的人，我以爲都是假的，本校長是要你們做真正的革命黨，就是要你們成仁，要你們爲革命而死。我們試翻開歷史一看，大凡能得其生前成功的人，都不是真正的英雄、革命黨。成功最顯著的，莫如帝王，而帝王的居心，是不可以告人的。他們專拿人家做奴隸牛馬，並且拿人家的生命做犧牲品，以造成他一人無上的幸福，所以他們絕對不是革命黨，要是真的革命黨而能爲黨國作事的人，沒有不先成仁而死的。譬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之類，他是用那丹心碧血，爲種族革命的，然而他們皆不得成功，可是成了仁。在歷史上和人格上說，這些人就是最大的成功。所以我們要做人格上、歷史上成仁的革命黨員，切不要希望成功做假革命黨。照我這樣說，革命黨人都要先成仁而死，不是革命無人可以做到成功麼？這又不然。比方我蔣介石死了，諸位說：『還有蔣介石這種人沒有呢？』我說：『有，就是各官長，各同學。』各官長和各同學，就是我死後的繼承者。大家明白了這一點，在今日我還沒有死，就應該預備怎樣繼承我死後的責任。從前總理死了，我是怎樣艱難，廖黨代表死了，我又是怎樣困苦，諸位都是親眼看見的。等到我死後，我也希望各位能以我所繼承總理和黨代表的，同樣來繼承我的工作。從前總理和黨代表還在，我們的責任還是輕些，譬如學校的經費和對外的應付，我們是不必操心的，現在他死了，事事都要我們自己去籌辦，所以我們就應該加倍努力，想偷懶的也不可偷懶。同學中從前的意見和界限，也就應該根本消滅，去共同擔負這個風雨飄搖的革命責任。至於階級的高低，薪金的多寡，尤其不可放在意中。我們革命黨人，是

不以自己的功名富貴爲前提的。我們學校裏，自總理和黨代表去世以後，一切陷入了危險的境地，除非我們全校同志能够同心協力，相親相愛，向這險惡的環境衝出一條血路，我們才有成功的希望。如果大家意見紛歧，弊病百出，不能團結精神，我一旦死了之後，又怎樣呢？何以對得起總理和黨代表培養我們革命的一番苦心呢！我只希望你們大家同心同德團結一致，我就是死了，亦可以安心瞑目了。……現在我們學校裏、軍隊裏，風紀軍紀都漸漸壞起來了，賭錢的、嫖娼的、虧空公費的、在外招搖的、隨便吸煙的、犯了規則而不處罰的，種種不好的現象，簡直說不完。一般官長，對於士兵，更毫不注意，視如路人一般。士兵的生活如何、對於主義是否明瞭、對於打仗目的有否了解，官長一概不管，大家只顧自己的權利，不是怪上官沒有借餉，便是想自己沒有升官，甚至灰心起來，怠惰職責，像這樣的情形，將來如何能革命呢！本校長深望各位同學出去服務，一洗此種萎靡不振，苟且偷安的墮落景象。我們應該記得，我們的總理是如何死的，我們的黨代表是如何死的，我們已死的同志又是如何死的。我們總理的死，第一、是因為我們一般黨員不聽他的指揮，致使主義不能實現，革命不能成功；第二、是因為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愈加厲害，總理到天津、北京的時候，尤其受了外國人的氣，所以他的死是外國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假革命黨兩個合起來迫死他的。我們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者，掃除革命障礙，開闢革命道路，不單是革命可以成功，而且可以復仇。……現在我們革命的目的，無非是要求中國的獨立與自由。然而要求中國的獨立與自由，首先就要從取消不平等條約做起；要取消不平等條約，就要先打倒帝國主義；所以帝國主義是我們中國革命黨唯一的敵人，而尤其是我們軍官學校唯一的敵人。希望各位以後要認清這一點才好。」（註一）

北京外交部訓令駐外各使，宣布我國拒絕用司法手續重查滬案。

英國對於上海五卅慘案，主張用司法手續重行調查。我國對此主張，絕不承認。英代辦請參加調查，已予斷然拒絕。外交部爲表明立場，特訓令駐外有關各使，即向各國政府切實聲明。（註二）

中俄交涉公署委奉天交涉署長高清和爲顧問，令辦理中俄會議駐奉辦公處事

宜。（註三）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七日

三二二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六九二—六九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〇號，頁一四二。

註三：同註二。

七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議決：(一)派胡漢民為代表赴外國宣傳；(二)派林森、徐謙、孫科、鄒魯、陳友仁為北上海外交團政府代表；(三)每年三月十二日為大元帥逝世紀念日，由國民政府通令所屬放假一天。

是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在軍事部舉行第五十三次會議，由汪精衛主席。通過要案多起，尤以下列三案為最重要：

一、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派一代表赴外國，以打消帝國主義對於本黨種種之謠言，而披露其真相於各國人民。議決派胡漢民為代表，李文範、朱和中為秘書，川資定為大洋四千元，代表團用費定為每月三千元，各員薪水均照本職發給。

二、北上海外交代表團，政府應派代表五人，議決為：林森、徐謙、孫科、鄒魯、陳友仁。

三、每年三月十二日為大元帥逝世紀念日，由國民政府通令所屬，每年是日放假並列入學曆。(註一)

國民政府令財政部，即行撥助上海大學新校舍建築費二萬元。

上海大學為于右任所創辦，初由于氏任校長，邵力子(仲輝)任教務長，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後，于以無暇兼及校務，校長一職，乃由邵力子代理。十四年五月上海罷工事件發生，租界當局以該校員生支持工人罷工，乃於六月三日將該校校舍佔領。該校因決定在閘北宋園另建校舍，建築費預定十二萬元，除由該校負責向各方籌謀外，于右任曾上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補助，當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〇七次會議議決，補助該校建築費二萬元。(註二)代理校長邵力子亦具呈國民政府請予支持，國

民政府第十五次委員會議亦決議補助二萬元，由財政部籌劃。國民政府並於是日發布第三四號命令，令財政部遵照辦理。令文如下：

「爲令行事：據前上海大學代理校長邵力子呈稱：上海大學爲同志于右任等所創辦，全校教職員學生多能接受本黨主義，去年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曾議決每月補助一千圓，因本黨經費支絀，停寄已久，校務困難萬狀，全恃于同志在國民軍方面募款維持。此次突被洋兵佔領校舍，全校憤慨，團體決議自建校舍於華界閘北宋園，經費分頭募集。前由于同志函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撥助，並請先覆示數目，蒙於第九十次會議表決，候經費稍裕，再行答覆。本應靜待決議，無事瀆陳，惟該校此次建築，必須急速進行，募集捐款，尤待本黨提倡。力子來粵，受有該校委託，再向政府請願。力子自去年十一月下旬起代理該校校長，於該校情形，知之最稔，敢再覲縷陳之。

一、上海大學已成爲上海反帝國主義運動之中心，其興廢於本黨及中國革命前途有重大關係。去年十月十日，上海天后宮開黨員大會，該校學生因宣傳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被反動派攆毆，黃仁幣命，林鈞、郭伯和等受傷。十一月中旬，先總理至上海，該校學生歡迎最爲熱烈，旗幟口號，皆對帝國主義猛攻，自是爲帝國主義者所仇視。十二月八日，大隊中西探捕至校搜索，控力子宣傳過激，要求逐出租界，卒將搜去之中西文書報數百種焚燬。本年二月，日紗廠罷工事起，該校學生多助工人演講及組織，捕房指爲煽動工潮，又至校搜索。至五月下旬，學生朱義權等六人，因援助日紗廠二次罷工工人被捕。五月三十日之役，何秉彝被刺，瞿景白等被捕。六月三日大隊英兵佔領校舍，直至今日尚未退出。帝國主義者必摧毀上海大學而後快，實上海大學能與帝國主義決死奮鬥之反證也。該校學生對於羣衆運動及團體事業，尤能盡量參加，或更處於主動指導之地位，上海教育界之空氣向極沈悶，得該校振盪之，乃日有生氣。故就本黨工作言，力子敢謂上大實應受我國民政府之特別保護，政府當亦不斥爲謬妄也。

二、此次上海大學建築校舍，限期落成，並非徒託空言，故捐款必於一定期內募集，方不誤事。宋園董事除一二人未在上海外，均已簽約承認。上大的宋園建築校舍，建築計畫，全部擬定，目前已實行投標，即日開始動工。全校建築經費預定爲十二萬元，惟第一期祇須半數，現于右任同志擔任向國民軍方面募集二萬元，全校教職員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七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七日

三一四

學生擔任募捐集二萬元，餘二萬元則求我國民政府慨賜撥助，預計第一期校舍於十月內落成，可容納學生四百餘人，房租既可免繳，校事即易維持；至第二期建築，則固不妨從緩也。故上大此次募捐，在相當時期內，可稱為根本的救濟。國民政府必有以玉成之。

綜合以上所述，即請求我國民政府，准予撥助上海大學建築經費大洋二萬元，力子已另呈懇求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前議決，俾得據以電達該校，使全校員生因感知奮，踴躍募集，達到預期目的，並求我政府分本月底、九月底、十月底三期，將該款如數籌足匯滬，非祇全校員生戴德已也等情。據此，當經提出第十五次委員會議決補助二萬元，由財政部籌撥，案經議決，合行令仰遵照。此令。」（註三）

上海、漢口等地民衆為紀念九七國恥，與英捕衝突，發生流血慘案。

九月七日，為「辛丑和約」簽字二十五週年之日，國人視為國恥紀念日，上海民衆特召開大會，沉痛紀念。會後，一部分民衆經過租界，與英捕衝突，發生流血慘劇。同日，武漢各團體亦因六月一日漢口慘案，迄未獲得合理解決，特舉行水陸大遊行，各界參加者計達二十萬人。（註四）

國際聯盟議會召開第六次會議，北京臨時執政府派唐在復、朱兆莘參加，提議請各國修改不平等條約，出席各國代表表示贊助。

國際聯盟第六次議會，於本日在日內瓦舉行，北京臨時執政府已先期派遣唐在復、朱兆莘蒞臨參加。朱氏並於會中發表演說，提議籲請各國同意修改對華不平等條約。與會代表均表贊助。會議情形「東方雜誌」記者曾作報導如下：

第六次聯盟議會

「國際聯盟議會於九月七日開第六次會議，這時理事會剛正開過，各國外交總長大都出席。又值歐洲保安條約問題也要在日內瓦開會討論，所以各國外交界的重要人物聚集一處。法國的總理班樂衛、外長白里安，英國外相張

伯倫，以及小協約各國的外長都親自出席聯盟議會。美國前總統威爾遜夫人亦到會參觀。我國代表爲唐在復、朱兆莘。第一日會議，法總理主席，選定加拿大上院議員但杜蘭（Dandurand）爲會長。法總理演說，希望各國互相協助，以謀發現永保和平的新精神。又主張聯盟會在歐洲擔保條約成立以後再開一次世界裁兵大會。第二天選舉六附屬委員會的正副會長，中國代表均不當選。三天又選定法國議員狄恩公爵爲第六次國際聯盟議會會長，狄氏自稱他起初對於國際聯盟計劃，不很贊成，但觀五年來聯盟成績，却不能不令人信任了。

這次聯盟議會所討論的事項很多而又很關緊要。如和平協定的取消、歐洲保安條約的審議，以及最近發生的事情，如土耳其占領摩塞爾，與英國衝突，聯盟會應如何調解？還有中國代表提出修改列強對華不平等條約問題，聯盟會應不應援助？此外鴉片問題、奴隸制度、德國加入聯盟等都很重要，而十一日法代表提出召集世界經濟會議，和第二次的召集裁兵會議等，尤關全世界的和平，須在這次議會中解答。

平和協定本是國際聯盟的得意之作，在去年第五次大會通過。但不幸本年春季，因爲英國反對，遂致不能成立，定於本屆會議再行討論。十日英外相張伯倫便在會議中，聲述英國反對協定的理由，說協定內容，不能除去世界戰禍的根本原因，英政府主張聯盟各國另訂一個特別條約，代替平和協定，共同擔保維持世界的和平。此項條約須純粹防禦性質，並由聯盟會出名，按照平和協定的真意起草云云。至十二日日本代表石井也向大會聲明，以爲平和協定，難得各國一致承認，故亦不必主張其成立，但願以特殊方法，由接近數國間本協定精神，締結局部的條約，在後漸次擴大範圍，以達於一般協定的實現。英日二大國的意見既一致不主張平和協定的成立，而傾向於保安條約的締結，則平和協定當然取泊，不成問題了。

據保安條約的近狀，經各國外長在日內瓦開議，聯盟會於十二日亦正式磋商，各國代表議決要求理事會將保安條約的問題向第七次大會提出詳細報告，以便大會審查此事實現後聯盟會有的權利和責任。

這次會議我們最應注意的，是我國代表朱兆莘所提出的修改不平等條約問題。朱代表於十一日會議中演說，首先讚頌聯盟理事會及秘書廳一年來的成績，次言理事選舉，三年來均違背分洲之義，華人頗疑聯盟目光未注及亞陸，但中國政府贊助會務不改常態。『中國已向各國提議修約，查盟約第九條，聯盟大會可隨時忠告會員國將不適宜

之條約及足以危及世界和平之國際情形，復加考慮。中國條約不適宜於國際情形，衆口同聲，故有重行修正之提議，俾合於中國現狀，及國際公理平允之原則。此種條約的商訂，往往在特種情勢之下，現環境大變，而外人享受政治經濟的非常權利依然存在，既與現情不合，又發生種種障礙，故不平等條約的存在，常足爲人民怨望的原因。：目前中國反對不平等條約的運動，舉國若狂，全國心理，已至忍無可忍，希望關係各國對於此次照會有滿足的答覆，……並希求與會各國，力助中國脫此羈絆共濟和平……」云云。聯盟議會對此表示贊助。其後朱代表又宴請各國代表，法總理親到，其演說之言最爲懇切，他以爲中國內亂之原因，實由於軍火的輸入，而應由日本及歐洲各國負其責任。

摩塞爾邊界，久爲英土二國所爭執的問題，本已交聯盟理事會設法解決。誰知最近九月十五日，土人忽包圍摩塞爾境內基督教徒的村莊，將居民驅至北方，英國出席代表乃向聯盟會聲請注意。但土代表則不認有此情事，大概須由聯盟會派員調查以後再作計較了。

此外法代表提議召集世界經濟會議，德國加入聯盟問題，均未開議，中國提議的非常駐理事選舉應實行分洲的辦法，在記者草此篇時亦尚未議，本屆非常駐理事六人亦未選出，且等下一回續記罷。」（註五）

註一：「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記錄」，原件。

註二：「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彙編」，頁一五八。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八號，頁二一——二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〇號，頁一四二——一四三。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八號。

八日 國民政府核定廖仲愷遺族卹金為三萬元，陳秋霖遺族卹金為一萬元，令由財政部如數籌付。

廖仲愷、陳秋霖二氏於八月二十日被刺逝世後，署理財政部長古應芬即具呈國民政府，爲廖、陳二

氏遺族議卹，當經國民政府核定廖仲愷遺族卹金爲三萬元，陳秋霖遺族卹金爲一萬元。並於本日以第六十七、六十八兩號批示，令財政部如數籌付。令曰：

「兼署財政部長古應芬提案請議廖故委員仲愷遺族卹金由。呈悉。廖委員遺族應給予一次卹金三萬元，仰卽由該部（財政部）迅行如數籌付該遺族承領具報。」（註一）

「財政部提案請議陳故委員秋霖遺族卹金由。呈悉。陳委員遺族應給予一次卹金壹萬元，仰卽由該部迅行如數籌付該遺族承領具報。」（註二）

蔣校長中正對軍校第二期畢業生講話，勉以振奮精神，革新社會；並申明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為民生哲學，與共產主義不同。

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業已畢業，分發在即。蔣校長中正於本日下午再對其講話，諄諄誥勉其應振奮精神，革新社會，並申明三民主義的立足點為民生哲學，與共產主義不同。茲節錄蔣校長講詞如下：

「……總理提倡三民主義，創立中國國民黨，是要改造中國，建設中國，就是要改造中國舊社會，建設中國的新制度。社會是由人類組織而成的，制度是跟着社會的需要應時產生的。一個必要的大法，有這個制度，然後才可以建設社會。中國的制度是幾千年遺下來的封建制度，中國的社會是幾千年遺下來的宗法社會，封建制度和宗法社會合起來，恰好把我們中國人葬在十八層地獄下面，永無翻身的日子了。這個舊制度舊社會不改良，中國是決不能自由獨立的。……還有我們三民主義哲學的立足點，今天我同你們講一講，就可以了解三民主義的要義。三民主義哲學上的立足點，就是總理所講的三民主義，以民生為歷史的中心。這句話可以包括三民主義真正的意義。凡是一個主義，都有他哲學的立足點。比方共產主義是以物質為歷史的中心，而我們三民主義以民生為歷史的中心，這以民生為歷史中心的主義，無論到什麼時候，決不會失敗的。總理下這個定義，就是說革命沒有止境的，革命黨就要一生一世做革命黨的。……」（註三）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八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八日

三一八

北京臨時執政府國務會議議決，派駐奧公使黃榮良為「中奧通商條約」簽字全權代表。（註四）

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成立。

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沈瑞麟、梁士詒等十二人，於本日在外交部開成立會。委員十二人，決分兩組，一組專司談判，輪流出席關稅特別會議；一組擔任內部事務及準備提案。各國贊同召集關稅特別會議之照會，業已到齊，英、日、美、法、比五國參加關會之顧問名單，亦已發表。計一十八人，其名單為：

日本 日置益（正代表）（日本前駐德大使）

芳澤謙吉（副代表）（駐京日使）

英國 總代表麻克類（Macleay駐京英使）

畢洛（Peel財政顧問官）

斯德華（Steward曼加斯特商會會長）

紐頓（Newton英國外交部）

佛克司（Fox英使館參贊）

臺克滿（Teichmen英使館參贊）

盧格特（Rougette駐日使館參贊）

美國 總代表馬慕利（Macmurray駐京美使）

斯特蘭（Strawn）

白爾金斯（F. Perkins）

法國 總代表馬太爾（Martel駐京法使）

祁畢業（Tripier駐京法使館參贊）

奈德(Knight 駐滬商務參贊)

比國 總代表華爾茲(Warzee 駐京比使)

哈爾特(Harte 駐滬比國總領事)

狄賽爾(Disiere 北京華比銀行總理)

又瑞典、挪威公使考夫曼，日昨向外部表示，願派員參加關會，外部擬連同丹麥，一併補發請柬。(註五)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電氣處罷工工人，今日復工。

上海公共租界電氣工人罷工後，爲日已久，勞資雙方損失，均屬不貲，經中日紗廠及總商會之調解，由中日紗廠籌發補助費，於今日復工。(註六)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八號，頁四八。

註二：同註一，頁四九。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六九五—六九七。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〇號，頁一四三。

註五：民國十四年九月十四日「晨報」。

註六：同註四。

九 日 黨軍舉行追悼廖仲愷大會，蔣校長兼指揮官中正親臨主持，並發表演講，勉勵黨軍官兵努力奮鬥，做真正黨軍。

是日下午，黨軍全體在廣州北校場舉行追悼故黨代表廖仲愷大會，黃埔軍校蔣校長兼黨軍指揮官中正率軍校官生親臨主持，並作簡短講演，勉勵官兵努力奮鬥，做真正黨軍，完成廖故黨代表未竟事業。茲節錄講詞要點如下：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九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九日

三二〇

「今天我們追悼廖黨代表，大家應該要感覺到我們黨軍是從那裏來的？我們黨軍能够在東江打勝了反革命軍隊陳炯明，回省來又打倒假革命軍隊楊希閔、劉震寰，使我們革命根基穩固，又是從那裏來的？可以說是由一個人奮鬥而來的，這個人是誰？就是我們廖黨代表。所以廖黨代表是我們黨軍的慈母，現在我們的慈母已被敵人打死了，我們黨軍應該作何感想，應當要如何設法報仇，廖黨代表此次之死，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反革命派來謀死的，但是我們要知道打廖黨代表的人，不是只要打他一個人，實在是要消滅我們黨軍。所以我們黨代表被人打死，也就是我們被人打死一樣。我們以後應該要如何的努力，應該要如何想為廖黨代表復仇，大家要同想到廖黨代表在生的教訓，及其在生未滿足的地方是在那裏。他的教訓是什麼？是要我們來革命，就是要我們實行總理的三民主義，努力奮鬥，來打倒反革命和假革命的軍隊，完成我們中國做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他的不滿足在什麼地方？第一，就是他看見我們黨軍官長間，或還有不能努力的，無志氣、無勇氣，現出一種半生半死的樣子來，甚至於嫖賭都有，這些地方，廖黨代表是非常抱悲觀的。第二，是他對我黨軍的士兵，算是盡心盡力，無微不至，如同看待家裏子弟一樣，但是士兵之中，還有不能體諒，想逃跑出去的。廖黨代表有這兩層遺恨，現在他死了，我們官長士兵應該對這缺點改正過來，繼續廖黨代表的志願，完成他未竟的事業，做真正的黨軍。大家官兵在一塊兒革命，同心協力，同生同死，那麼廖黨代表雖死猶生。」（註一）

蔣校長中正與汪兆銘、譚延闓等商談時局。

蔣校長中正於本日上午十時抵廣州，晤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得悉有人把持財政，限制黨軍之發展，不勝慨嘆，廣東情勢仍不容樂觀也。當晚，蔣校長再與汪兆銘、譚延闓、朱培德等，商談應付粵局辦法。（註二）

廣州市政委員長伍朝樞為廖部長被刺事件自請處分，國民政府批復應免置議

。（註三）

英、法兩國駐華公使向北京外交部提出照會，抗議上海「九七事件」。

九月七日，上海民衆因紀念「辛丑和約」簽字日，與租界當局衝突事件發生後，上海各團體電外交部向英使強硬抗議，外交部置之不理。本日法駐華公使即向外交部抗議，上海九七運動遊行隊携旗衝入法租界，不及派捕阻止，致在英界發生慘劇，此事應完全由中國官吏負責。英公使亦照會外交部，聲明九七流血慘劇之責任應由中國官吏負之。（註四）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六九九—七〇〇。

註二：同註一。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八號，頁五四—五五。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〇號，頁一四三。

十日 黃埔軍校改定第三期學生隊號，並發表各隊隊長姓名。

黃埔軍校因第二期學生已畢業，故於本日改第三期學生原隊號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隊爲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隊，統計一千二百餘人。其隊長姓名亦已公佈：第一隊代理丁琥；第二隊伍樹帆；第三隊陳奇涵；第四隊楊寧；第五隊代理李強之；第六隊楊文連；第七隊代理潘佑強；第八隊代理馮劍飛；第九隊代理顧溶；騎兵隊張鼎家。（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就前派之關稅特別委員會委員中，指定沈瑞麟、顏惠慶、蔡廷幹、施肇基、黃郛、梁士詒等六人爲出席代表。（註二）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正式宣佈成立。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本日於醒獅週報發表宣言，正式成立組織，在全國各地吸收愛國青年加盟該團。其目的一面在建立青年黨的初基，一面在加強反共抗俄的行列。

先是民國七年留日學生曾琦等千餘人，爲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罷學歸國，在上海創辦救國日報，宣

傳愛國思想，推進救國運動。六月三十日，曾琦、陳愚生、雷眉生、張夢九、李大釗等留日歸國諸生與王光祈、周太玄七人，在北京嶽雲別墅張文達祠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以下簡稱少中）。（註三）其宗旨爲「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公推王光祈任籌備主任，次年七月一日，少中在北京正式成立。時李大釗已深具共產思想矣，殆民國十年共產黨祕密成立時，少中會員如李大釗、周佛海等即已暗中入黨，並在少中內吸收會員。在十一年夏以前，便有鄧中夏、黃日葵、毛澤東、恽代英、趙世炎、高君宇、劉仁靜、楊賢江、侯紹裘、張聞天、沈澤民諸人，身具少中、共黨雙重身份。由是少中活動遂從學術、社會性質轉趨爲於共黨有利的政治活動，引起會中非共黨會友的警覺，而提出國家主義與之對抗，漸次造成少中會內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十二年留歐少中學會會友曾琦、李璜、何魯之、張夢九等人，在法國巴黎聯絡留歐愛國反共人士，發起組織中國青年黨，以「本國家主義之精神，採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爲宗旨。」翌年九月曾琦、李璜、張夢九三人自歐歸國，乃約集少中會員陳啓天、左舜生、王崇植、余家菊等十餘人，共同創辦「醒獅週報」，國慶日創刊發行。

曾琦、李璜、張夢九等之歸國，原負有回國發展中國青年黨黨務之職責，然當時國內青年黨黨員甚少，黨務不易推展，乃不得不聯合少中學會會友，創辦醒獅週報，先從宣傳着手，再徐圖建立組織。醒獅週報出版後，銷行日廣，該報一面鼓吹國家主義，一面反對共產主義，並揭破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陰謀，因而引起共產黨之嫉視。少中左派會友恽代英等在「中國青年週刊」發表「秀才造反論」與「顯微鏡下之醒獅派」等文肆意詆毀。會中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益加激烈。至本年七月少中在南京東南大學梅園召開第五屆年會時，會內共產與反共兩派便完全決裂。當日出席會友二十餘人，屬國家主義者有曾琦、左舜生、陳啓天等，屬於共產黨者有恽代英、楊賢江、沈澤民、鄧中夏等，其餘如吳俊升等則在

當時爲無所屬者。國家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在開會時爭論非常激烈，互不相讓，而以國家主義者之主張較能博得多數會友的同情。討論結果，決定以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徵詢全體會友的意見。不過此時少中會內共產與反共產之爭，已到白熱程度。無所屬的多數會友，雖不贊成共產，也多不願明白表示意見。只有王光祈表示：「學會是社會活動的團體，不能開除政治活動意見不同之會員。」學會既不能開除政治意見不同的會員，又無法融合政治意見不同的會員，於是會務便不得不從此陷於停頓了。其後雖曾幾度有人想恢復少中會務，然以政治分野日益明顯，也無法恢復。不過少中會友，除共產黨外，無論在何處相見，仍多少保有一點友情。

自此次年會決裂之後，少中會員陳啓天深感共黨將有大禍於中國，乃於七月正式加盟青年黨，並向曾琦建議迅速公開展開組織工作，組織「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得到曾琦之同意，遂於本月在醒獅上發表成立宣言，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乃告正式成立。

青年團成立後對外雖有總部，而在實際上由中青總部兼辦，所以不易形成黨團對立的狀況。地方團部仍須受地方黨部的節制，也不易引起糾紛。青年多須先入團，經過相當時期的訓練再入黨，所以團成爲黨的預備組織。黨尚未公開，而先公開團，也可滿足愛國青年渴望組織的要求。從此以後，中青不但用醒獅週報展開宣傳工作，也用國家主義青年團展開組織工作，建立了全國各地組織的根基。（註四）

當時國內各地愛國團體計有北京的國魂社與救國團，河南的光華學會，四川的惕社與起舞社，湖南的固中學會，湖北的國鐸社，江蘇的國光社，上海的商界青年同志會與大廈青年團，浙江的愛國青年社，安慶的安徽青年社，廣東的獨一社與獅聲社，雲南的復社。至於國外的：有日本的華魂會與江聲社，美國的大江會與大神州社，法國的工人救國團。另外還有全國性的團體，如國家教育協會及孤軍社等。以上各個團體，皆各有刊物，鼓吹國家主義，流行一地。而以孤軍社的孤軍雜誌及國魂社的國魂週報，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日

三二四

最能與醒獅週報互相呼應。到十四年國慶日國家主義青年團成立以後，所有愛國團體的青年，除孤軍社、大江會與大神州社外，多半都參加了青年團及青年黨。被人呼爲「國家主義派」，或醒獅派，足與共黨抗爭。（註五）不到數月的光景，中國青年黨在各地的組織也漸次充實起來，青年黨總部亦於本年年底自巴黎遷回上海，而在次年七月於上海召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

附錄：

一、國家主義青年團宣言主張及簡約（註六）

（一）宣言

我們組織國家主義青年團的理由，現在明白向我全國青年宣言如下：

第一、我們很覺得中國現在是個對外不能獨立，對內不能統一的局面。何以說中國對外不能獨立呢？先就政治外交及軍事說，因受不平等條約的影響，外人在中國領土內有所謂租借地，如旅、大、威海衛、廣州灣等，簡直與割讓地的性質相差不遠，我國主權完全不能行使固不必說，就是遍佈各省區的租界和居住租界內的中國人，我國政府也無權過問。租界的性質幾與殖民地相同，將我國大好河山零星地瓜分許多要害去了，而且凡是外國人到了中國境內便有領事裁判權爲護符，無論如何，中國政府不能直接干涉。若有外人與中國人發生爭議事件，他不是叫公使團向中國政府抗議，便是叫海軍陸戰隊上陸，總要使中國人忍氣吞聲的屈服在他們勢力之下，方才甘休。如不屈服，便將機關槍開來，當然是要我中國人的命了。這是中國政治外交及軍事不能獨立的結果。

次就經濟說，我國國民的日用必需品與奢侈品多半仰給外貨，而國貨因關稅不能自主和政府不能保護的原故，又處處被外貨壓倒，難得盡量發展，交通的命脈如沿海航路，內河航路，和全國鐵路，多在外人掌握之中，本國交通事業因之不能和外國競爭，屢屢陷於失敗的地步，加之外國利用中國的便宜勞工和原料，在內地自由設廠製造並販賣，使中國新式工業無由振興，中國紗廠前後倒閉的很多，就是二個明證。外人又在中國的通商大埠遍設銀行、商店，操縱中國的金融，而中國的經濟大權遂多半旁落在外人手中。由以上種種經濟不能獨立的結果，便使中國國民

窮財盡無以爲生，走入盜匪一條路上去了。

再就教育說，中國也是不能獨立的。英日在南滿、上海和香港等處實施殖民教育，直接將中國國民化成外國國民，固是中國的一種致命傷，就是美、法等國天主教會和耶穌教會和所辦的一切教會學校養成一種只知讀洋書、說洋話、信洋教、拜洋人的外國教民，也是中國的一種致命傷，教育應由本國人自辦，教育應與宗教分離，是近代獨立國的兩大教育原則。然而外人在中國所施的殖民教育與教會教育完全與這兩個原則相反。這種教育的結果足以使我國國民難於團結一致以擁護國家，真是一種亡國教育，有血性的國民決再不能忍受，應該起來反對外人假教育之名，行侵略之實。

我們從政治外交軍事經濟和教育幾件大事上看，已明白中國對外是不能獨立的，再進而從這幾件大事上看，也可說明中國對內是不能統一的。現在各省軍閥割據，不但中央政府不足以統制地方政府，便是地方政府也派別紛歧，各不相下。擴張地盤，爭奪權利，是他們惟一的目的；鉤心鬥角，尋仇開仗，是他們慣用的手段。而人民苦於剝削，死於兵火，不得安居樂業，便是政治不能統一的結果。財政紊亂，外債累累，政費難於支給。稅斂繁興，幣制不一，商業不易發達。獎勵無術，工潮時起，工業無由進展。水利不講，水旱迭見，農民更常餓死。這種種壞現象，都是經濟不能統一的結果。全國教育無共同的宗旨，有的藉學校造耶穌教徒，有的藉學校造共產黨徒，有的藉學校造吃飯黨徒，都是當今教育不應有的怪象。而學生升降無一定的標準，教師進退無一定的規程，政令的行止無一定的方策，□足使學者不能學，教者不能教，日日在學潮中過活，有什麼統一的現象可言！

第二、我們很覺得中國現狀既如上說是個對外不能獨立，對內不能統一的局面，便須主張內求統一和向外求獨立的國家主義，而反對不合國情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者對外則主張擁戴蘇俄爲盟主，企圖世界經濟革命。幸而能成功，是不僅將中國變爲蘇俄的一個屬邦，賜號「蘇華」，事事受蘇俄的指揮，無所謂獨立國；況且中國果真赤化，列強感於自身利害一致，勢必出而干涉，武力共管，更不成其爲獨立國了。共產主義對內主張獎勵階級爭鬥，圖謀勞農專政，在中國新式產業尚未發展，勞資階級不甚懸殊的時期，階級爭鬥更足以摧殘生機，助長混亂，將使中國永無統一之時！中國目下的急務是被壓迫的中國與壓迫的列強爭鬥，力救國家的生命，而後全國人民無論有產的或

無產的，才有所託命。否則國內階級爭鬥利害一分，便使對外爭鬥的力量減少一分，便大有害於生存了。且所謂勞農專政不過少數不逞之徒，假借擁護勞農利益的招牌，號召純樸的勞工去擁護他們，以便攫取政權，殘殺異黨。蘇俄先例，足以證明。我們爲人道計，爲自由計，已不能不反對共產主義。況且共產主義者以過重唯物史觀的原故，否認一切文化道德，不惜處處以陰險毒辣和殘忍的手段待人，尤爲人類所難堪。我們如果不承認中國是個完全無文化的國家，是個完全不講道德的國家，就更不能不對於共產主義加以反對。總之，照共產主義的主張努力做去，不但不能增進中國的獨立和統一，反足使中國更陷於不獨立和不統一的地步，完全無法收拾了！凡我愛國青年，都非竭力反對他不可！

第三、我們很覺得依據國家主義力求中國獨立和統一的責任，急須我們青年擔當起來。這個責任我們不擔當，有誰去擔當？此時不擔當，何時去擔當？此時有我們擔當起來大家集合在一種嚴密組織之下，我們的力量便大了。從此連續着做十年二十年的實際工作，我們的根底便鞏固了，我們要運用聯合的力量，和鞏固的組織，以外抗強權內除國賊而使中國達到獨立和統一的地步，這便是我們組織本團的緣起。有的人道，這種組織固合中國的需要，但是何不加入已有組織如某黨者以使革命的勢力更爲集中呢？我們可以簡單的答復。某黨除了宗旨大體與我們相同外，其餘主張多未完備，分子亦太複雜。且自共產黨跨入某黨後，假某黨的招牌，做赤化的工作，已將某黨的主張換了一種采色，使人辨識不清，難表充分的同情。而某黨黨務又幾完全爲所謂左派把持，右派以無嚴密的組織，一時難與爭勝。今後愛國青年如果加入某黨不但有左右做人難之苦，而且有時只做了共產黨利用的工具，完全無補於中國的獨立與統一。我們對於某黨原有的主張固表示相當同情，但自共產黨壟斷某黨暗中宣傳赤化以來，實使信仰國家主義的愛國青年無加入的可能。故我們非獨立組織一種團體大家協力從事愛國事業不可。愛國青年呵，你如果贊成本團的緣起不甘願祖國的危亡，便請看看下開的本團主張和簡約，即刻立定決心，加入合作，以共救我國。

(二) 主 張

(甲)對於政治上主張掃除一切惡習，廓清一切障礙，保障全民生活，增進全民能力，建設真正的全民政治。例如推

翻軍閥，澄清選舉，整頓國防，實行自治等是。

(乙)對於外交上主張以本國利益爲前提，對於任何國皆不親善；惟熟察世界情勢，運用適當手段，收回已失權利，增進國際地位。例如收回關稅權、租借地與租界，撤廢領事裁判權，及取消其他一切不平等條約等是。

(丙)對於軍事上主張常設精練的「正規軍」，普設明恥敢戰的民軍，使軍事的技術材料製造獨立，以期國防充實，確能達到完全自衛。例如復興海軍，創設海岸要塞，收復已失軍港，創設西北陸地要塞，實行徵兵及義務民兵制，擴充兵工廠及製造廠，增置飛機與潛艇，獎勵軍事科學等是。

(丁)對於經濟上主張實施保護政策，厲行社會政策。例如獎勵對外貿易，開發國內實業，制定保護農工法，裁撤厘金及一切苛稅，取締私營大企業與大產業，重課所得稅及遺產稅，確認女子繼承權等是。

(戊)對於教育上主張剷除外在華所實施的殖民教育與教會教育；勵行國家主義的教育以養成愛護國家，發揮國性的國民，並力求教育機會平等與學術文化獨立，以確立國本。例如嚴禁外在國內設學，嚴禁宗教教育，厲行強迫教育，農工商補習教育，及軍事教育，獎勵科學藝術，整頓師範教育，注意實業教育等是。

(三) 簡 約

一、本團定名爲國家主義青年團。

二、本團本國家主義的精神，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的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爲宗旨。

三、凡具備下列各條件，經本團團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得本團許可者，得填寫志願書入團爲團員：

(甲)年齡在十六歲以上者。

(乙)信仰國家主義並贊成本團宗旨及主張者。

(丙)未入共產黨或其他政黨及於本團宗旨相反之團體者。

(丁)願盡力本團事業者。

(戊)願受本團約束者。

本團內部組織另有詳章，暫定通信處由上海法租界西門路六十五號徐乃釗轉。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日

二、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簡章（註七）

-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
- 第二條 宗旨 本會以聯合全國信仰國家主義之團體協謀國家主義之實現並排除其障礙為宗旨。
- 第三條 口號 本會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為口號，凡加入本會之團體須一律採用之。
- 第四條 會員 本會以團體為單位，凡信仰國家主義之團體具備下列之條件：（一）有合於本會宗旨之章程，（二）有十人以上之團員，經兩團體之介紹，得加入為本會會員，開會時得派代一人至三人出席，但每團體祇有一票表決權。
- 第五條 組織 本會職員如下：（一）書記股設總書記一人，專司召集及主席會議收集文件等事；書記二人，襄助總書記辦理文牘事務。（二）會計股設會計二人，管理銀錢事務。（三）交際股設交際二人，管理交際及招待事務，由各團體用雙記名投票法選舉，以得票最多者為當選，任期以一年為限，但得連任。
- 第六條 會務 （一）聯絡國家主義團體使其加入本會，由已加入團體分頭擔任之。（二）發行國家主義年報，詳載一年內國家主義之發展情形，由各團體徵集稿件，交由書記股編輯印之。（三）籌辦國家主義圖書館，不拘規模大小，儘先實行籌設。（四）編輯國家主義叢書，由各團體推定叢書審查委員三人或五人審定之。（五）組織國家主義演講團，由加入本會之各團體聯合或個別組織之。（六）交換各團體出版物，凡加入本會之各團體應將其所有之出版物繳存本會一份，並互相交換出版物。
- 第七條 會金 凡加入本會之團體，應納入會金十元年費五元，一年不納會費，即認為自行過會。
- 第八條 會期 本會每年開常年大會一次，討論會務進行並選舉職員，各團體至少須派代表一人出席；遇有緊要問題須開特別會議時，得由總書記臨時召集之，議案之表決以到會代表過半數之同意為通過。
- 第九條 紀律 凡加入本會之團體及其團員皆不得有違反國家主義之言行，如團體有違反時，經其他團體提出彈劾及職員會審查確實後，得宣告除名；其所屬之團員有違反時，則由職員會通知所屬團體將其本人開除，如該團體不執行時，應即同時退出本會。

第十條 附則 本簡章經發起之各團體代表通過後即發生效力，如有三分之一之團體代表提議修改，經全體大會三分之二之團體代表同意時得修改之。

發起者：醒獅週報社（上海）、中國少年自強會（上海）、光華學會（河南）、國魂社（北京）、獅聲社（廣東）、愛國青年社（寧波）、國光社（南京）。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七〇〇。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〇號，頁一四三。

註三：「曾慕韓先生遺著」，日記，頁三九一。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出版，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註四：陳啓天：「寄園回憶錄」，頁一三三—一四七。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註五：同前，頁二九五。

註六：「醒獅週報」，民國十四年九月十日。

註七：同註六。

十一日 國民政府公布「兵工廠組織法」。

是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公佈「兵工廠組織法」十一條，並定是日開始實施。其條文如左：

第一條 兵工廠直接屬於國民政府，受軍事委員會之直接監督。

第二條 兵工廠負製造槍炮彈藥及一切軍械之責任。

第三條 兵工廠製造之軍械彈藥，由軍事委員會分配之。

第四條 兵工廠之經費，由軍事委員會議決，飭令軍需局照發。

第五條 兵工廠設少將廠長一員，由國民政府簡任之；負監督指揮全廠職員工人之責任。

第六條 兵工廠設中校總務處長一員，負廠務行政之責任；中校督工處長一員，負工務行政之責任；中校監察長一員，負監察及審核收支之責任；由廠長呈請軍事委員會任命之。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一日

三三〇

第七條 兵工廠設總工程師一員，工程師一員，製藥技師一員，由廠長聘任之。設工程技士、化驗技士、製藥技士各一員，由廠長委任之。並酌設技佐及見習生。

第八條 總務處設軍需、採辦、書記、料械、庶務、副官、醫務、訓育各股，共八股。每股設主任一員，因事務之繁簡，酌設股員、辦事員、司事、司書，並設駐省辦事處主任一人、辦事員二人，由廠長委任之。

第九條 督工處長以下，設處員一員，督工員二員，管轄無煙藥廠、黑藥廠、槍廠、機器廠、機關槍廠、機關彈廠、無煙彈廠，共七廠，每廠設廠員一員，司事、司書若干員，由廠長委任之。

第十條 監察長以下，設監察官、核算官、辦事員各一人，由廳長委任之。

第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國民政府核准廣東省政府發行廣東短期金庫券二百萬元。

廣東省政府前經擬定「發行廣東短期金庫券條例」一種，呈請國民政府核准施行。本日，國民政府核准此項條例，並指令廣東省政府遵辦。其條例全文如下：

一、省金庫券定額二百萬元，分三個月發行：由發行之日起算，第一個月發一百萬元，第二個月發五十萬元，第三個月發五十萬元。

二、金庫券月息六厘。

三、金庫券面分五百元、一百元、五十元、一十元、五元五種。

四、金庫券定期為三個月期滿，本息償還。

五、現已印出五百元、一百元、五十元三種，共一百萬元；再擬印一十元、五元二種，一百萬元。

一、購五千元以上九八折。

一、購一萬元以上九七折。

一、購五萬元以上九六折。

一、購十萬元以上九五折。

六、上項金庫券擬由廣州市發一百萬元，外縣發一百萬元。（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特派章士釗兼國立編譯館總裁，並派張奚若為出版品國際交換局局長。（註三）

北京外交部電上海特派交涉員，飭就地解決九七流血案件。

九月七日上海羣衆在英租界與英捕衝突流血後，上海各團體即電請北京外交部向英使強硬抗議。外交部當將此案移送外交委員會研討，是日議決，將此案歸上海交涉員就地解決。（註四）

上海公共租界總巡捕房控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五卅事件臨時增刊於會審公廨，開庭審理。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九號，頁一〇——一一。

註二：同註一。

註三：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一二五。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〇號，頁一四三。

十二日 國民政府通令，每年三月十二日為大元帥逝世紀念日，各機關均應於是日放假一天。

中央政治委員會於九月七日決議每年三月十二日為大元帥逝世紀念日，各機關應行放假一日以資紀念。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一—十二日

念後，當即函請中央執行委員會轉函國民政府，飭令各機關團體一致遵行。國民政府因於是日發布第五四號命令，令廣東省政府等十一單位即飭所屬一體遵照辦理。令曰：

「爲通令事：每年三月十二日爲大元帥逝世紀念日，各機關均應於是日放假，並列入學校曆，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該□□即使遵照，并轉飭所屬一體遵照辦理。此令。」（註一）

國民政府公布「修正商標條例」及「修正商標條例施行細則」。

是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公布「修正商標條例」及「修正商標條例施行細則」。其中商標條例方面經修正者爲第四、八、九、十、十二、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三十八等十六條；商標條例施行細則經修正者爲第四、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一等九條。茲將兩種條例修正後之條文，附錄如後：

修正商標條例

第四條 本條例未施行之前，以善意繼續使用五年以上之商標，於本條例施行後六個月內，依本條例呈請註冊時，得不依第二條第五款第三條規定之限制，准予註冊；但廣東商務廳認爲必要時，得令其將形式或使用之地位，加以修改或限制。

第八條 前條代理人除有特別委任之權限外，於本條例及其他法令所定關於商標之一切程序及訴訟事務，均代表本人。

第九條 代理人之選任或更換或其代理權之變更消滅，非呈請廣東商務廳核准註冊，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廣東商務廳於商標有關係之代理人，認爲不適當者，得令更換代理人，既令更換後，廣東商務廳得將其關於商標所代理之行爲，作爲無效。

第十條 廣東商務廳於住居外國及邊境，或交通不便之地者，得以職權或據呈請延展其對於廣東商務廳所應爲

程序之法定期間。

第十二條 凡聲明以事由呈請關於商標之證明圖樣之摹繪及書件之查閱或抄錄者，廣東商務廳除認為須守秘密者以外，不得拒絕。

第十六條 因商標註冊呈請所生之權利，得與其營業一併移轉於他人，并得隨使用該商標之商品分析移轉，但聯合商標之商標權，不得分析移轉。

承受前項之權利者，非呈請更換原呈請人之名義，並往廣東商務廳核准註冊者，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其以商標專用權抵押時，亦同。

第十七條 商標專用權除得由註冊人隨時撤銷外，凡在註冊後有左列事情之一，廣東商務廳得以其職權或據利害關係人之呈請撤銷之。

(一) 於其註冊商標自行變換或附記，以圖影射而使用之者。

(二) 註冊後並無正當事由，迄今使用已滿一年或停止使用已滿二年者。

(三) 商標權移轉後已滿一年，未經呈請註冊者，但因繼承之移轉不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之規定，於聯合商標仍使用其一者，及以兼在外國註冊之商標於註冊國已使用或未停止使用者，不適用之。

廣東商務廳為第一項所定撤銷之處分，應於先期六十日以前示知。商標專用權者或其代理人，因受第一項所定撤銷之處分有不服者，得於六十日內，依法提起訴願於廣東省政府。

第十九條 商標專用或其專用期間續展之註冊，違背第一至第五條之規定者，經廣東商務廳評定作為無效。

第二十一條 凡經核准註冊之商標及關於商標之必要事項，廣東商務廳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或廣東商務廳所刊行之公報。

第二十二條 商標專用或其專用期間續展之註冊，應由呈請人於呈請時照繳規定之註冊費，但經廣東商務廳核駁時，應發還之。

第廿四條 廣東商務廳於呈請商標專用或其專用期間續展之註冊時，由審查員審查之。審查後認為合法者，除以審查書通知呈請人外，應先登載於公報或廣東商務廳所刊之公報，俟滿四個月別無利害關係人之異議，或經辯明其異議時，始行核准。

第廿五條 商標呈請對於核駁有不服者，自審定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以內，得具不服理由依法訴願於廣東省政府。

第廿七條 請求評定時，應呈請書於廣東商務廳，凡關於評定事項，各當事人所呈之書狀，廣東商務廳應抄示對手人令依限具書互相答辯，並得發詰問書，令之陳述。

第廿八條 評定依評定委員三人之合議，以其過半數決之評定委員，由廣東商務廳廳長就各該事件指定之評定委員，於該事件有利害關係或曾參與者，應行迴避。

第卅一條 對於評定之評決有不服時，自評定書送達之日起六十日以內，得依法提起訴願於廣東省政府。

第卅八條 證人鑒定及通譯對於廣東商務廳及其囑託之行政或司法官署為虛偽之陳述者，處六個月以下之徒刑或二百元以下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於該案之審定或評定之前自首者，得減輕其刑或免除之。（註二）

修正商標條例施行細則

第四條 廣東商務廳認為必要時，得令商標註冊之呈請人，另呈關於商標之說明書，及續呈商標圖樣。

第八條 以與註冊商標相似之商標作為聯合商標呈請註冊者，應附呈其註冊商標之原註冊證。

前項呈請之商標已經註冊時，應於附呈之原註冊證填列其註冊號數，由廣東商務廳蓋印發還。

第十九條 本細則所規定之期間，及依商標條例或本細則所指定之期日與期間，廣東商務廳得以職權或據請求變更之。

請求期日與期間之變更於有對待人或關係人之事件，非經詢據同意或有顯著之理由，不得核准。

第廿一條 凡呈請人或其代理人之姓名、商號、住所或印章有更換時，應從速呈報廣東商務廳，無住所者，更換

其寓所或營業所時或商標專用權者，更換其印章時亦同。

姓名或印章之更換，應附呈證明書。

第廿三條 書狀或物件之呈遞，均以廣東商務廳收到日時爲準。

第廿四條 廣東商務廳之審定評定，及其他書件，應送達於呈請人及其關係人。

廣東商務廳無從送達之書件，均於公布公示之，自刊登公報日起滿六十日，視爲送達者。

廣東商務廳於代理人之選任未經註冊者，所有書件之送達，以付郵之日起爲準。

第廿六條 凡由廣東商務廳抄給之書件，應由主管人員註明與原本無異字樣，并加蓋名章。

第廿七條 商標註冊證應依一定書式粘附商標圖樣，由廣東商務廳蓋印發給。

第卅一條 商標註冊之呈請人應依左列各類指定使用其商標之商品，如其類別未能指定者，得由廣東商務廳指定之。（註三）

國民政府嚴令財政部及廣東省政府，規定徵收機關每月收入，限二十四小時內，分別解繳國庫省庫。

令曰：

「查各機關應行解庫款項，往往延不解繳，以致軍政各費，無從支付，殊屬不成事體！嗣後凡征收機關每月所收入，限二十四點鐘內，分別解繳國庫省庫，不得任意留滯及劃撥抵扣，違則嚴予懲處。仰財政部及廣東省政府遵照，並飭屬一體凜遵。此令。」（註四）

華盛頓會議八國以外之丹麥、瑞典、挪威三國，表示願參加我國召集之關稅特別會議。

我國召集之關稅特別會議，本以參加一盛頓會議之英、美、法、意、日、葡、比、荷等八國爲邀請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二日

三三六

對象。惟華會八國以外之丹麥國，託由美國轉述願加入關稅特別會議；瑞典挪威兩國亦有同樣表示。

(註五)

私立上海光華大學開課，由張壽鏞代理校長。

私立上海聖約翰大學全體學生，因校方干涉援助五卅慘案罷課，憤而全體脫離該校，於六月八日函聘王丰鎬、張壽鏞、袁希濤、徐謙、朱經農、孟憲承、錢基博等十二人，為籌備光華大學發起人，隨於十二日推舉設校籌備委員二十三人，並選張壽鏞為會長。九月十二日復公推張壽鏞代理校長，朱經農為教務長，先設文、理、商三科。(註六)

樊鍾秀有進入山西之勢，晉豫形勢緊張，經馮玉祥調停平息。

豫軍司令樊鍾秀，自廣東輾轉入豫後，暫隸國民軍第二軍，近日集中鄰近各地，有進取山西之勢，同時湖北軍隊因豫鄂聯防關係，有所調動，中原風雲驟現緊張。奉系之直魯二省，各派軍隊向接近河南地方布防，為山西聲援。經國民軍首領馮玉祥函任調停，由各方發表闢謠文電，始漸趨平息。(註七)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九號，頁二一。

註二：同註一，頁五——八。

註三：同註一，頁九——一〇。

註四：同註一，頁二三——二四。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〇號，頁一四三。

註六：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頁一二五。

註七：同註五。

十三日 江庸、孔祥熙在滬聞廣東將派外交代表團北上，決定中止南下。

北京外交委員會派赴廣東調查沙基慘案詳情之江庸孔祥熙二氏，於抵達上海後，得悉廣東已組成外交代表團北上，遂決定中止廣東之行。（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〇號，頁一四四。

十四日 黃埔軍校蔣校長中正致函中央政治委員會諸委員，請維持中央銀行。

函曰：

「政治委員會諸公大鑒：中央銀行爲先總理辛苦締造之唯一財政機關，向以印花稅、絲捐、稽核所爲補充基本金之基金，近因各種風潮，擠兌頻來，全賴火油捐一項收入調劑，勉爲竭蹶應付。茲聞將以此數歸入財廳，而置中央銀行基金於不顧，如此事果行，中央紙幣頓跌，無異宣告破產，不但市面恐慌而已。心所謂危，敢不明告，務請諸公協力維持，以利金融，而維大局，是爲至禱。」（註二）

奉系楊宇霆、姜登選即將分別就任蘇、皖軍務督辦，孫傳芳疑奉軍對浙將有行動，力謀抵制，形勢又趨緊張。（註二）

江蘇省長鄭謙因東南大學代理校長蔣維喬辭職，決停辦改組事宜，請北京教育部派員接收。

南京東南大學拒絕胡敦復校長就職風潮發生後，北京教育部同意由蔣維喬代理校長，籌備改組。是日蔣維喬因主任鄒秉文、孫洪芬、徐則陵等函請解職，亦向江蘇省長鄭謙辭代理校長，鄭決乘機停辦改組，請教部派員南下接收。（註三）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三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五日

三三八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七〇二。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〇號，頁一四四。

註三：同註二。

十五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議展期舉行；但最遲應於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三星期以前開會。

本年八月十日，胡漢民向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零三次會議，提出定期召集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一案，當經決議：「即行召集，定期九月十五日開會。」不意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案發生，情勢變化，四中全會的召集勢不能如期舉行。中央祕書處遂於是日向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零八次會議提出「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應否展期案」，當經會議議決：「展期，但最遲應於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三星期以前開會。」（註一）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任汪兆銘為各軍及各黨立軍校黨代表。

廖仲愷原任各軍及各黨立軍校黨代表，廖氏逝世後，中央政治委員會推薦汪兆銘繼任，並函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公決。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本日舉行第一百零八次會議，決議接受政治委員會之推薦，任汪兆銘為各軍及各黨立軍校之黨代表。（註二）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任邵元冲為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

國民政府監察院自本年七月成立，經中央政治委員會議決推定謝持、林祖涵、黃昌穀、甘乃光、陳秋霖等五人為委員，並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九十三次會議通過任命。八月二十日，陳秋霖被刺身死，其遺缺經中央政治委員會議決推薦邵元冲繼任，並函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公決。是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

第一百零八次會議，決議接受中央政治委員會之推薦，任命邵元冲爲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註三）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鄒魯之提議，改國立廣東大學爲國立中山大學。

先是，國父孫先生文於本年三月十二日病逝北京後，廣東大學代表黃行卽於三月三十日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議將廣東大學改名中山大學，當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十一次會議議決：「改名爲中山大學，俟有切實改革計劃，然後實行。」（註四）時上海大學學生會亦致函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更改校名，增設科目，以國父學說爲研究對象，亦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十五次會議議決：「改爲中山大學，俟有切實改革計劃，然後實行。」（註五）國立廣東大學校長鄒魯，以廣大爲國父所創辦，理應先行改稱爲中山大學，以爲永久紀念，乃再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案，請將國立廣東大學改稱國立中山大學，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是日舉行第一百零八次會議，決議：「通過」，廣大改名問題，遂成定案。（註六）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沈定一、林祖涵遞補爲中央執行委員。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廖仲愷被刺，楊希閔因叛亂被開除黨籍，所遺執行委員遺缺，由中央秘書處提請以候補中央執行委員遞補。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是日舉行第一百零八次會議，當經決議：「照候補委員名單依次遞補，此次應補之鄧家彥因近發表言論，誣蔑總理，在檢舉以前，以沈定一、林祖涵遞補。」（註七）

汪兆銘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決派胡漢民爲代表，赴俄考察。

先是，中央政治會議於九月七日舉行第五十三次會議時，議決派胡漢民爲代表，赴俄考察。本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〇八次會議，汪復以主席地位提出報告如下：

「自廖案發生以後，社會上對於胡漢民同志發生兩種批評：一則謂政府處置胡漢民同志失之太寬，實則胡毅生與胡漢民同志爲弟兄，然胡毅生此次謀殺廖仲愷同志舉動，漢民同志事前毫不知情，何能代爲負責；一則黨軍當日往漢民同志住宅搜捕胡毅生，遂以爲政府對於胡漢民同志予以難堪，未免失之太嚴，且因此生出許多謠言。實則革命政府之下，決不能因一二同志個人之體面，故縱要犯。今政治委員會議根據廖同志未被刺以前之決議，仍請胡同志往外國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務，付之胡同志之手，由此可知當日政府當局，對於胡同志並無若何芥蒂。今因提出政治委員會，請求通過派胡同志往外國接洽之便，特報告如上。」（註八）

汪於氣餒高張之下，決定使胡漢民離廣州，乃遣胡氏赴俄「養病」並考察。同日，汪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致函蘇俄共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按該函實由政治委員會擬竣後交中央執行委員會照辦者）介紹胡氏與俄共中央各委員接洽。函曰：

「本黨自今年三月間，總理逝世後，即欲遣一重要同志來蘇俄與諸先生商量種種重要問題；惟因時局關係，諸重要同志各有任務，以致未能成行。茲者胡漢民同志以政務繁冗，身體不適，有轉地療養之必要，本黨託其來俄一行，既有益於療養，又得乘此機會與諸先生會晤。胡漢民同志現爲本黨中央執行委員及政治會議委員，又兼政府委員及外交部長諸要職，其在本黨之歷史的關係，想已爲諸先生所深知。此次與諸先生會晤，所欲商榷者，爲關於政治經濟之一切重要問題；關於黨的組織、宣傳各種問題，及中國國民革命時代所應取之策略等等，本黨已授權於漢民同志，俾得與諸先生詳細接洽，報告於本黨斟酌施行。……」（註九）

汪兆銘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政治委員會決派林森、鄒魯參加北上外交團之原因，並提議以林祖涵代理常務委員。

汪兆銘自廖案發生後，開始左傾，亟欲排擠持反共態度之中央執行委員離開廣州。適政治委員會議

決派遣外交代表團北上宣傳，汪乃以政治委員會之決議，派林森、鄒魯爲政府代表，目的則在排其去粵。是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百零八次會議，汪兆銘以主席身分，提出報告如下：

「政治委員會派林森、鄒魯二委員參加北上外交代表團，其理由因外交團中非有負一時名望之人在內，不能使人重視。前本擬請孫科同志擔任此職，後以經營總理墓地，來電請辭，故復請鄒、林二委員率領各團代表北上，抵京後，即可將此代表團交諸徐謙同志之手，兩月內便須回粵，庶不誤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期，今特提出報告如上。」（註一〇）

汪兆銘同時並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議：「鄒、林二常務委員現因公往京，請以林委員祖涵代理常務委員會案」，當經會議決議：「通過」。（註一一）其援引共黨份子之謀，已揭露無餘。林森、鄒魯洞汪兆銘之媚共陰謀，於北上抵滬後，即與反共同志聯絡，旋由滬經漢赴北京，策劃召集西山會議以制裁共產份子。

附錄：

一、鄒魯回顧錄（節錄）（註一二）

「不久，廖仲愷先生被刺案發生，中央派蔣先生許崇智先生和汪兆銘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來查辦這件事，鮑羅廷認爲這是陷害我和其他忠實同志的絕好機會。廖先生被刺的第二天，他開了一張名單，叫特別委員會拿辦我和胡漢民、鄧澤如、謝持諸先生。事前有一次，我和鄧澤如先生在胡漢民省長公署談話，我說：『我看歷史，蘇聯對於皇黨，可以放鬆，但對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絕對不肯放鬆。恐怕現在共產黨對於我們也要同樣處置。』這天鄧澤如先生對我說：『你以前所說的話，現在都成爲事實了。』特別委員會看了這個名單，就問鮑羅廷說：『毫無證據，怎樣拿辦。』他竟說：『政治上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幸蔣先生和許崇智竭力反對，我和胡、鄧、謝諸先生才能够免膏虎口。』

鮑羅廷最初利用造謠中傷的陰謀，想加我以不革命反革命的罪名，使我自動離開廣大，繼則利用間接使我爲難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五日

三四二

的詭計，取消廣大獨立的經費，迫我無法繼續維持，三則採用正面攻擊的辦法，想撤換我的廣大校長，使我不得不離開廣州；最後他老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想出了斬草除根的毒計，利用廖案加我以莫須有的罪名，使我根本無法活動。但是結果一件都沒有成功，鮑氏內心怎樣懊喪，不難想像。當時我一個人中央黨部竭力和共產黨奮鬥，實際上就是和第三國際奮鬥，而在兆銘輩更左袒共產黨來壓迫我，處境的困難，可想而知了。

然而鮑氏對我，直同芒刺在背，一天不把我排擠出去，便一天不停止想對付我的辦法。適逢五卅慘案之後，繼有漢口、廣州等地慘案的發生，全國反帝國主義的情緒，十分熱烈。鮑氏便示意中央，指派我和林先生爲北上宣傳代表，率領一班農、工、商、學各界的代表，北上宣傳。我接到這個命令，知道是鮑羅廷借刀殺人。他自己想做曹操，把我當作禰衡，叫北京政府做黃祖。但是我想鮑羅廷雖然有意把我當作禰衡，我何妨借這個機會，做一做帶三十六個人入西域的班超呢。於是我毅然就和林先生率領着各界代表三十餘人北上。

在廣州出發的時候，我發表了一篇爲滬漢廣州各慘案對世界民衆的宣言，用英、法、德文譯出，以國立廣東大學校長的名義，對世界各國說明慘案的發生，實根源於不平等條約的存在，而爲維持世界永久和平與謀民族間親睦的交誼計，應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的條約。我說：

「吾人爲消除帝國主義之毒害，鞏固世界國際之交誼，而使此等不幸事件不至再見，則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實現，認爲非常迫切而需要。蓋就此次各地慘案而言，倘使不有上海、漢口、沙面等租界，倘使外國兵士無在中國境內自由屯駐與行動之權能，則此等慘案將無由發生。是以此等慘案之成立，其近因雖起於工人之罷工與學生同情之援助，而禍患之根源，實在於種種不平等條約也。此等不平等條約，遠者訂於七八十年前之滿清時代，近者亦訂於民國罪人袁世凱執政之際，其非出自國民真意，至爲明顯。以今日中國與世界情勢之迥異，此等條約，其不能自然順利發生效力，蓋已無疑。吾人深恐留此種邦交之障礙物，貽國際以未來之糾紛；故爲維持世界永久之和平與民族間親睦之友誼起見，最後謹以最堅決之態度主張，將前此種種不平等條約，一律廢除之，而與各國重新訂立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

到了上海，會到一部分同志，如戴傳賢、謝持、葉楚傖、邵元冲先生等。他們對於共產黨的陰謀和伎倆，都很

清楚。大家商定後，先由謝持先生乘津浦車至北京，準備一切；而我和林先生則溯長江，由漢口至北京，以便聯絡各地同志。於是我和林先生帶着三十幾個代表，浩浩蕩蕩，到南京，到九江，到武漢，然後乘京漢鐵路入北京。一路民衆熱烈開會歡迎我們。我們就隨處領導他們，展開反帝運動；更用宣傳的力量，使這種民衆運動和本黨的革命運動，銜接起來。因此本黨主義，更深入長江黃河流域學生和民衆的心裏。

在北京，情形也是相同，尤其是北京國立八校在歐美同學會歡迎我和林先生的會，使我有更深的印象。參加這會的北方重要教授有李石曾、顧孟餘、王世杰、譚熙鴻、周鯁生、王星拱、徐炳昶先生等。除討論北京國立各校和廣東大學如何切實聯繫外，還談到南北教育互通聲氣的一般問題。並對於我中央表示同情。在向來沉寂的教育界中，驟現曙光，是全國思想一大轉變的樞機。

二、李雲漢：林森、鄒魯與西山會議的醞釀（註一三）

西山會議的發動者爲林森、鄒魯。其肇端則起於民國十四年九月，林、鄒奉命率領廣東「外交代表團」北上。這個「外交代表團」的派遣，係依據中央政治委員會八月十七日的決議。至於爲何要派出這個「外交代表團」？八月十九日舉行的政治委員會第四十九次會議曾有如下的說明：

「至於本黨政府，其外交政策，須由某時間策略關係而決定。廣東及全國之現狀，勢必有分離帝國主義列強之必要，使彼等不能結成反對中國民族運動之聯合戰線，或使本黨政府孤立而加以單獨處置。現時南方政府正集中全力使英國孤立而先加處置，此爲歷史上之事實無可諱言者也。在南方猶爲真實，因英國在南方最強，而在南方亦最需要使英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分離。爲免除被孤立及被單獨處置起見，爲防止北京政府與帝國主義者妥協而損及南方國民政府之地位起見及爲張作霖等反革命軍閥間之破裂起見，是以國民黨政府之外交政策與北京政府必須有聯合戰線，爲此目的派遣代表團北上，以爲建立此種聯合戰線的實際表示。」

代表團之領袖稱總代表，後改稱主席。政治委員會最初決議派外交部長胡漢民擔任此職，但以廖案發生，胡漢民身被嫌疑，被派赴蘇俄，鮑、汪又擬以孫科擔任，孫亦以赴寧經營中山先生墓地爲理由，辭不應命。鮑、汪遂決定改派林森、鄒魯爲政府代表參加外交代表團，並以林森爲主席，鄒魯爲祕書，限期率領代表團北上。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五日

三四四

依據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決議原案：「代表團主席在正式會議及採取政策之前，有與北政府及其負責人負討論一切問題之責」。可是汪兆銘於九月十五日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派遣林、鄒北上經過時，卻只授予林、鄒以「率領各團體代表北上」之責，根本不談有權與北政府討論一切問題之事，且又令林、鄒「抵京後，即可將此代表團交諸徐謙同志之手」，「兩月內便須回粵」，是林、鄒所扮演者，名為「主席」，實為「領隊」；名為「被派」，實則「被排」而已。

至於鮑、汪為何必欲排擠林森、鄒魯去粵？一則因林、鄒都是有名的「右派」，自始即抱堅決反共的主張，尤其是鄒魯主持下的廣東大學，當時已被俄人及共產黨徒指為是「反革命的大本營」，共黨份子已嚷着要給鄒魯「一個覺悟的機會，從新改造」；一則因為廖仲愷被刺後，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九月三日決議推林森繼任廖氏所遺常務委員一職，大為鮑羅廷所忌。蓋此際擔任中央常務委員者有汪兆銘、廖仲愷、鄒魯、丁惟汾、于樹德五人，丁、于已返北京，實際在廣州負責者，僅汪、廖、鄒三人。鄒既反共，如再以反共之林森繼廖，則中央常務委員必難為鮑、汪所控制，鮑、汪因決定並林、鄒排而去之。鄒、林既去，汪兆銘先後於九月十五日、二十八日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議以林祖涵、譚平山繼之，於是中央執行委員會遂為林祖涵、譚平山兩個共產黨徒所主宰，鮑羅廷控制國民黨中樞的陰謀，遂告實現。

林、鄒離粵後，即決心發起反共運動以制裁共黨的猖獗。及抵上海，即與戴季陶、謝持、葉楚傖、邵元冲等人會商，決定召集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北京，籌議反共。於是先由謝持由津浦路逕行入京準備，林、鄒則依照原定計劃，溯江西上，經九江、武漢，聯絡同志，於十月十四日到達北京。

林森等初欲聯絡北京執行部，希望由北京執行部發出通告，邀請在京各中央委員，連同上海執行部各中央委員，在京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詎北京執行部時在共黨份子于樹德把持中，林森等雖數度向于樹德交涉，于陽為應付，陰則抵制，終至釀成十月二十六日反共黨員與共產份子在翠花胡同八號毆鬥的悲劇。事後，林森等發表寢電說明與北京執行部杯葛之經過，並提議改於張家口開會。

潮汕復陷陳炯明部之手，又馮軼裴等部亦被迫退守平山、淡水。

許崇智既離潮汕，而派留潮汕之人員，因不堪陳炯明部劉志陸軍之壓迫，不得不撤離潮汕，於是潮汕復爲陳軍所據。又馮軼裴、張和、余鷹揚等部，因受林虎威逼，亦陸續向平山、淡水等處撤退。（註

一四）

各國駐華公使團領袖照會北京外交部，請派法官一員會同英美日三國法官，調查五卅事件。

是日，各國駐華公使團領袖荷蘭公使照會北京外交部，略稱，五月三十日之上海事件，關係國決定請英美日三國各派法官一人重行調查，請中國亦派法官一員，參與該項調查。並抄附司法調查之指定書，指明調查項目及所派定之調查人員。東方雜誌記者曾以「滬案司法調查的照會」爲題，評述其意義，茲附錄於下：

滬案司法調查的照會（註一五）

「英國外交家對於上海慘殺案，要想用「司法調查」作工具，以施展他們的外交手腕，自七月中旬以來，已經醞釀多日了。我們對於這件事，在第十五、六兩號中，已略有所評述。並希望我國外交當局，能稍稍盡所謂外交的責任，設法阻止英人政策的成功。乃再在兩月，在我國方面未見有何顯著的活動；而英人則一面聯絡日美，一面與法國交換利益。以使之不加反對，並與中國有關係的諸國各有所接洽，以造成外交上的優勢。結果，英國公使竟於九月一日向我國外交部遞送堅持司法調查的照會，而北京公使團司法調查的正式照會，於九月十五日送到外交部。該照會所附的指定書副本，對於中國派員加入僅表示「可以容納」，言外之意，便是即使中國不同意，司法調查的實行，亦不能挽回。公使團的態度如此，不知我中國畏葸無能戶位素餐的外交家，亦見而愧否？

公使團司法調查照會，開首大略說：列國政府現已議決，五月三十日上海之不幸情事，應由公共司法調查解決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五日

三四六

，是以訓令駐北京代表等邀請美英日各派法官一名，以充司法調查委員會會員，一俟委員齊到上海時，即當開會，爲調查的完全精密起見，願中國亦選派法官一名，充當會員。後段則聲明：上海公共租界之工部局，須遵守司法調查委員會調查之結果。該租界內之警察長馬克遜（按即麥高雲），即須停止職務，聽候該委員會之調查。末了表示，期望中國參加以伸張正義，使該會早日了結，則盡是門面語了。該照會附來的「三國委員指定書副本」，關係頗爲重大。這指定書中，對於調查的範圍，則明定爲：（一）起源與性質；（二）預料此種不靖存在之理由（如有之）；（三）可以採取之預防此種不靖之辦法；（四）取締此種不靖所採取之辦法，及（五）當時遊行人殞命與受傷人之情形。對於調查的手續，則聲明：開會時，除係決定進行辦法及草擬報告外，均係公開。該會於法理制度允許之範圍內，有傳喚證人，收集文件，以及實用宣誓證明之權。該會得審慎辦理允許有關調查案之個人或公共團體，以私人或代表資格出席該會，以及傳喚及盤詰證人等件。該會調查之結果，必須取得該委員會全體之同意。指定書署名者爲荷意等十一國代表。而調查法官則美爲菲律賓羣島高等審判廳副廳長約翰孫，英爲香港高等審判廳長高魯，日爲廣島控訴院長須賀喜三郎。

我國外交當局，對於使團的照會，除表示不能同意外，仍然沒有怎樣的活動。外交部駁使團照會，因荷使等的調停尚未絕望，暫未置答；而對九月一日英使的單獨照會，則二十二日先行答覆。去照中歷述五卅案發生後的交涉及前次使團委員調查的情形，其重要的話『爲司法調查，用於現在之滬案，不特時過境遷，所有證據，必已大半湮沒。且滬案經過事實，早經中國政府及使團委員詳慎之調查，其是非曲直已有定論，乃於事情發生三閱月後，欲以司法手續重行調查，似對於上述既往之事實毫未顧及，恐適以徒滋糾紛而已。……該案事實既經使團委員公同調查，且已在滬經數次之討論，此時惟有將此項調查公布，並根據此項調查與中國委員調查者，先行開議，以期迅速得公平之解決。措詞似頗得當。但在外交事件，公理不足恃，所恃者在手段，則此項駁覆，仍恐於事無濟。我外交當局諸公，不知有否更進一步的計劃，以挽回以前的失敗！

反對司法調查，目前我全國上下，已經一致。但反對者儘自反對，進行者竟自進行，一旦調查竣事，片面的報告與處置，我國將何以應付之？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至如上海律師李祖虞君主張『我國正當之公共團體或個人，

宜將當時見聞之實況，向該會要求允許出席陳述，以防彼方利用不正當之團體或個人出席陳述，搖惑委員之觀聽，致調查結果陷於偏頗，』及『我國應有深知法律之人，將我方有利主張及證據，設法提出於各國委員之前，』雖跡近參加調查，違反以前反對的表示，但在目前的情勢中，這意見却是極有注意的價值的。」

註一：「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彙編」，頁一五九。

註二：同註一，頁一五九。

註三：同註一，頁一五九。

註四：同註一，頁一五八。

註五：同註一，頁一二二。

註六：同註一，頁一五九。

註七：同註一，頁一六〇。

註八：同註一，頁一五八。

註九：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稿」，頁二一八。

註一〇：同註一，頁一五八。

註一一：同註一，頁一六〇。

註一二：鄭魯：「回顧錄」，上册，頁一七四—一七六。

註一三：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四一三—四一七。

註一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十號，頁一四四。

註一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十八號，頁一—三。

十六日
華盛頓會議所定各國派員考察中國司法制度，將於十二月十八日舉行。

駐美公使施肇基電告北京外交部，謂華盛頓會議所決定之各國派員來華考察司法制度，已與美國國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六日

三四七

務卿洽定於本年十二月十八日開始進行，請即預備請柬分別邀請。二十日，美國駐華公使亦將上情告知段執政。廿五日，北京外交部照會外交團領袖公使，對於十二月十八日爲治外法權委員會集議期，並無異議，但請轉知各國選派司法專家充任代表，以利事功。（註一）

法日美駐英大使與張伯倫會商滬案。

英國外務大臣張伯倫，是日邀集法、日、美三國駐倫敦大使，舉行聯席會議，討論對華事項，主張五卅慘案，由純粹司法性質之委員會調查。（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一號，頁一二七。

註二：同註一。

十七日 各國駐華公使團領袖荷蘭公使照會北京外交部，請定期開議滬案。

是日，各國駐華公使團領袖荷使照會北京外交部：請定期開議滬案，並聲明對司法調查保持十五日照會所持之態度。外交部向使團要求宣布前次六國委員會團之報告書。（註一）其照會全文如下：

「爲照會事，茲徇有關係各國駐京代表所請，奉達貴總長如下：所有本年五月卅日上海發生不幸之事，代表等前經迭次表示，現仍切盼迅速解決，職此之故，擬請貴總長指定日期，以便代表等得與貴總長開議該案。抑更有進者，關於調查委員會團行將查究之各種問題，業經本使於九月十五日照會述及在案，代表等勢須保留所持態度以俟委員會團公布其所調查之結果，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外交總長沈。」（註二）

山東第四旅譁變。

督辦山東軍務善後事宜張宗昌，令第四旅移防，該旅官兵不願遵令辦理，遂實行譁變，潰散兵勇，就近竄入豫省，旅長張建功因率領部屬無方，親往濟南報告經過並自請處分。（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一號，頁一二七。

註二：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八八。

註三：同註一。

十八日 國民政府通令追悼廖仲愷、陳秋霖大會時間。

先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九月三日舉行第一百零七次會議時，決議於九月二十日發起舉行追悼廖仲愷、陳秋霖大會，並函請國民政府籌備。國民政府決定追悼會應連續舉行兩天，並於是日通令各機關、團體遵行。令曰：

「爲令行事：准追悼廖仲愷陳秋霖同志大會籌備處函開：追悼廖仲愷、陳秋霖同志大會，現已定於本月二十、廿一兩日，在舊省議會舉行。二十日由正午十二時起，爲軍政警及各級黨部追悼時間；二十一日由上午九時起至下午四時止，爲農工商學各界追悼時間。相應函達，希煩查照，並飭所屬知照，一律按時前往致祭，並多備輓聯花圈，以彰哀典等由。准此，合行令仰該查照，並轉飭所屬一體知照。此令。」（註一）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密令廣州衛戍司令蔣中正，全權處置粵局。

是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以一部分粵軍有不穩情勢，特令黃埔軍校校長兼廣州衛戍司令蔣中正，全權處理粵局。同日，中央亦令蔣校長，分別處理東莞、石龍、增城、保安一帶軍隊。是時，粵軍第三師約兵力一千五百餘人，在東莞城附近，第三旅有相同人數，第四師新編支隊，有槍三百餘支，在石龍，新編團則駐新圳。蔣校長奉令後，即派第一師監視駐省垣反革命軍隊。（註二）

關稅特別會議中國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正式委員會會議。

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前由該會總務處通知於十八日十時，假北京臨時執政府樓上開第一次正式委員會會議。沈瑞麟以外長資格，爲當然之主席。到會者有顏惠慶、蔡廷幹、李思浩、莫德惠、姚國楨、葉恭綽、黃郛、梁士詒，而王正廷於晨十時到京，亦趕出席，共計十人，除在海外未歸之施肇基、王寵惠

二人外，餘均出席。十一時開會，首由主席報告委員會組織經過及發表各處處長處員情形；次由祕書長嚴鶴齡君報告各國對於請柬之答復，計前次邀請華會訂約之八國，均有覆文，一致派員出席，我國駐外各使來電所述各國意向，均尚不惡，施肇基、王寵惠二委員亦有電告即日起程各節，然後討論進行辦法。當時關防甚嚴，頗難探悉，僅聞議決有下列四端：（一）嗣後規定每星期五上午十時，假北海靜心齋開例會一次，一俟居仁堂修理完竣，即改至本會會所。（二）本會經費外部所起草之概算書亦已擬就，計定一百萬元，由鹽關兩稅餘款項下籌撥，當即通過，囑由沈外長即日提出國務會議。（三）議案製定問題，決由各委員分述擔任，當時並將李財長所提出之財政意見書暨施肇基最近來電所述美英對於我國關稅自主案之真態，報告大眾，咸認應按部就班做去，仍以華會議案為張本，次第提出討論，根本原則已定，則其餘各項，決由各關係機關暨委員分途提出，交大眾商議，其有特殊意見，願自行提出者，更加歡迎。（四）未出席華會各國，如巴西、丹麥、瑞典、挪威等國要求加入問題，當時沈並報告前次美使所告願介紹未加入華會之某某等數國參與我國關會情形，當即議決請其加入；惟為方便計，因有受華會條約束縛與不受華會條約束縛之分別，將來議事時，應如何辦理，臨時再定。其餘各項，以及詳細辦法，留待以後逐漸討論。嗣交長葉恭綽報告本部已設關稅會議籌備處，專商關稅會議，與交通方面有關各事情。直至十二時半始行散會云。（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以直、閩、豫、皖等省水災慘重，發款賑濟。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以入伏以來，直隸、福建、河南、安徽諸省水災為患，又安徽省入夏天旱，赤地千里，先旱後潦。執政府據各該院省軍民長官先後呈報，特頒令財政部發給帑銀，匯交各該省長官散放。令曰：

「臨時執政令：兼署直隸省長李景林電呈，入伏以來，霖雨連綿，田禾淹沒，請發帑救濟，著財政部發給帑銀

一萬元，交該省長委員散放。又，督辦福建軍務善後事宜周蔭人福建省長薩鎮冰電呈，颶風陡作，繼以狂雨，閩侯等縣山洪海嘯，同時竝發，受災至鉅，懇撥款拯濟，着財政部發給帑銀一萬元，交該省長官派員散放。」（註四）

張作霖任劉尚清為中東鐵路督辦。

原任中東鐵路督辦鮑貴卿呈請辭職，由張作霖任劉尚清繼任，並奉北京臨時政府明令任免。（註五）

湖北交涉員胡鈞致電外交部，報告漢案交涉經過。

電曰：「外交部總次長鈞鑒：前奉電令，即設法與英柏領繼續談判事，由領袖領事從中轉圜，柏領遂於今日上午來交

涉署雙方繼續開議，但彼言除第三條外，似無要件可議，鈞言繼續開議之必要有兩要義：（一）凡交涉必求一歸宿，此種破裂的形勢永遠存在，不獨吾輩責任未盡，一般人民誤會過多，甚至中英外交上留一惡例，此形勢必須繼續議者。（二）事實方面須調和兩國人民感情，設不續議，兩國感情終不調和，貽害匪淺，希貴領事能了解此義。彼始承認賠償外，均可議查，各條中惟太古搬運較難，不能不延長時間。鈞意其他各條可先作一結束，以防中變，太古仍隨時交涉，期於達到目的。是否有當，敬請鈞部轉呈執政訓示祇遵。胡鈞叩。巧。」（註六）

上海戒嚴司令部，奉令解散上海總工會，並通緝該工會理事長李立三。

上海戒嚴司令邢士廉，遵奉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及江蘇省長鄭謙電令，解散上海總工會，拘捕職員二人，理事長李立三在逃，當經予以通緝，並限令各工會，即日一律自行取消。（註七）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九號，頁二六。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七〇四。

註三：民國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晨報」。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一號，頁一二八。

註五：同註四。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十九日

三五二

註六：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八八。

註七：同註四。

十九日 國民政府任命陳樹人署理國民政府秘書長。

國民政府祕書長李文範奉派以祕書名義，隨同胡漢民赴俄訪問，祕書長職務，國民政府於是日發布命令，由陳樹人署理。令曰：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國民政府祕書長李文範現在出差，着陳樹人署理國民政府祕書長，此令。」（註一）

軍校蔣校長中正密令校軍及粵軍第四師，監視反革命部隊；並以廣州衛戍司令身分宣佈廣州戒嚴。

是日，蔣校長中正密令黃埔軍校學生第二大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四、五團，粵軍第四師第七、八旅，並補充旅及鐵甲車隊，江固軍艦等，解決反革命之部隊；並以廣州衛戍司令名義，令廣州市戒嚴。（註二）

香港華商請速解決沙基慘案工潮。

自沙基慘案發生後，廣東各地工潮澎湃，迄無寧息。香港各華商特籲請國民政府，迅快解決因慘案而起之罷工工潮，以免各商瀕於破產之絕境。（註三）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九號，頁一三。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七〇五。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一號，頁一二八。

二十日 國民政府軍事部長兼粵軍總司令許崇智辭職離粵赴滬。

粵軍鄭潤琦、莫雄、許濟等部秘密聯絡東江叛軍，陰謀叛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令黃埔軍校將校長中正予以處置。蔣校長於十九日夜十時，致函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勸其暫離粵境，其中有期以三月師出長江，返還坐鎮諸語。（註一）許從之，遂向中央政治委員會提出辭職。是日，中央政治委員會議決，准許崇智辭卸軍事部長、粵軍總司令、財政監督等職。午後三時，蔣校長派粵軍旅長陳銘樞護送下輪赴滬。（註二）

一部分粵軍將領謀叛及許崇智辭職經過，汪兆銘曾於以（二十一）日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報告。

汪謂：

「前次捕獲叛將梁鴻楷、張楨等，即查得鄭潤琦、莫雄預謀，當時許崇智同志以陰謀既經破露，梁等亦已被捕，鄭、莫脅從，當已覺悟，且江門情況甚急，亦無暇及彼等，故暫不予深究，令其駐屯東莞、增城、寶安等處，以觀後效。豈知彼等凶頑成性，十九晚竟有開向省城襲擊之耗，為黨軍所偵悉，蔣介石司令乃令緊急戒嚴令，分兵保護各緊要地點，而以大隊馳往鎮壓，遂將亂事撲滅。惟許同志以所部疊次謀叛，心甚不安，提出辭職，昨政治委員會議決給假，令其赴滬休養，以譚延闓同志署軍政部長，蔣中正同志收束一切軍事事務，特將此事始末情形，報告如上。」（註三）

國民政府令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粵軍參謀長蔣中正，全權處理東莞、增城、寶安一帶不穩之軍隊。

是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命令：「關於東莞、增城、寶安一帶之軍隊，統歸蔣委員中正分別處理。」（註四）蔣委員奉令後，即令黃埔軍校學生第二大隊在虎門、太平，第四、五團在東莞，包圍粵軍第

三師鄭潤琦部，將其繳械。又令粵軍陸海泉、譚曙卿、魏麗黃三旅，追迫石龍粵軍第三旅莫雄部，該部略有抵抗，至晚九時，亦被繳械。蔣委員乃呈請任命譚曙卿代理第三師師長，該軍暫歸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指揮。（註五）至此等軍隊圖謀叛變情形，汪兆銘事後曾對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如下：

「自從八月二十五日以後，廣州的形勢更嚴重了，陳炯明的軍隊在東江方面有捲土重來之勢，重征東江已是刻不容緩；可是廣九鐵路沿路有鄭潤琦、莫雄、許濟等屯駐共有三師之衆。鄭潤琦原是魏邦平的旅長，在廣寧勾結土豪，殘殺農民，是一個反革命的粵軍師長；莫雄和楊坤如有聯絡，上頭已經說過。九月中旬，陳炯明的軍隊已由海陸豐長驅直進，馮軼斐和余鷹揚都已陸續退至平山、淡水，在這種嚴重形勢之下，如果蔣介石同志統率黨軍出發東江，必須經過廣九路；鄭潤琦、莫雄已經約定：等他經過，立即截斷他的歸路，楊坤如堅守惠州以當其前，熊略、葉舉、洪兆麟、林虎分路併進，黨軍雖然善戰，究竟前後受敵，進退無路。各位想想：這條計策狠毒不狠毒？幸而在那時候，鄭潤琦、莫雄的叛跡已漸漸暴露，而許濟部下之譚曙卿、陸瑞榮等同志都是深明大義的，他們說道：『如果政府不用他們，就此遣散好了；若是還用他們，他是不能和鄭潤琦、莫雄這些反革命派在一起的。』蔣介石同志因此便和兄弟商量，決定辦法，並在政治委員會開秘密會議通過，下令把鄭潤琦、莫雄所部一律繳械。這是九月二十日的事。許汝爲同志見得所部軍隊這樣不肖，氣忿極了，便提出辭職，徑赴上海。以上所述，都是事實，無論許同志在這裏與不在這裏，兄弟都是這樣說的。」（註六）

國民政府任命譚延闓署理軍事部長；蔣中正辦理粵軍收束事宜；宋子文為財政部長。

是日，國民政府以軍事部長許崇智辭職赴滬，一部分有謀叛意圖之粵軍亦經鎮壓，乃發布命令，任

命譚延闓署理軍事部長，蔣中正辦理粵軍收束事宜。（註七）

國民政府令免廣東省財政廳長李鴻基，軍事委員會軍需局局長關道之職；逮送軍官學校羈押，聽候法辦。

廣東省財政廳長李鴻基，軍需局長關道，因涉嫌侵蝕國帑，接濟反革命軍，經國民政府於是日明令免職，逮送軍校，押候訊辦。李鴻基所遺廣東財政廳長一職，國民政府其後令財政部長宋子文兼任；關道所遺軍事委員會軍需局長一職，國民政府任命范其務接任。（註八）

褚輔成在滬發表談話，反對關稅會議。

國民通訊社記者，於二十日訪褚輔成，叩以對於關稅會議及滬案重查之意見，其談話情形如次：記者（問）關稅會議，行將開幕，尊意此舉將有利於中國前途乎？（答）於根本否認關稅會議，縱其成也，則將爲吾民更加一重鎖鍊，殆無可疑。（問）適之所言，果何所指？（答）夫關稅之成問題，以其取協定制度也，故吾人不加之議則已，否則惟有爭得關稅自主，貫徹工商業保護政策，始有價值，若以貪二五附稅而開議，則不啻對協定制度一重擔保，而撕毀所謂自主之論調也。（問）尊意誠是，惟依現在形勢，會議勢在必開，則其結果如何？（答）予有對外對內兩種觀察，對外者則二五附稅增加之結果，徒爲無擔保外債加一層保障。夫中國之外債，類皆由賣國賊因自身利益而簽訂，吾國民本無加以承認之理由。試問於吾民何益？且加稅附帶條件，必爲裁釐，兩相抵償，於國庫收入之增加，亦無幾何。此其一。對內者今日之中國軍閥當道，政府事專須仰鼻息，前者金佛郎案解決，不頃刻間卽爲瓜分殆盡，則此次二五附加稅所得之收入，其不入軍閥之私囊，雖童叟亦不能信。且也，軍閥之利慾無窮，些微之收入

，尙不足以饗其慾，設藉名發行公債，則其害民也尤甚。總之關稅不能自主，二五附稅之所得，固仍爲軍閥所攘，而其結果且反增人民之負擔。(問)何謂增人民之負擔？(答)二五既增，買者必高其值而取償於購者，於彼絲毫無損，而人民平均負擔見增矣。是其結果，適得其反也。(問)然則如何而求關稅自主？(答)昔列強以武力侵得此權，在理吾華人亦惟有訴諸武力。惟華人素好和平，且今武備未足，不能輕於嘗試，吾曾思有一良策，可以應用之而制列強之死命，使其屈伏於我。(問)記者請詳其言。(答)君猶憶各省之試行捲煙特稅乎？其徵收雖普遍於一班，而實收抵制仇貨之效。予意可仿此，於各省實行徵收消費稅。內地稅不受協定制之牽制，外人無可置議，消費稅徵收之結果，雖無抵制外貨之名，而有抵制外貨之實，雖未言保護本國商業，而實則厲行保護政策也。(問)昔之試行捲煙特稅，公使團曾提抗議，若各省徵收消費稅，則各國必有嚴重表示，君將以何策應之？(答)今之求關稅自主，吾人低首下心而外，昂然不顧，予以消費稅一旦徵收，必外人反求於我，則我提出關稅自主，彼必無法以制之。言畢，記者復詢以對於滬案司法重查之意見，褚氏謂滬案重查，毫無理由，惟彼既來調查，我亦無法制之，吾人祇有實行消極抵制，置之不理。工商學聯合會所述之數項意見，卽爲消極抵制之策，吾意亦相彷彿，無所增益。蓋吾人置之不理，彼必無法以實施也。云云。傾談二十分鐘，記者始興辭而出。(註九)

日美兩公使不承認我國將無線電收回自辦。

日，美兩國公使，對於我國將無線電收回自辦之提議，向北京外交部表示不能承認。美使馬克謨今謁段執政，催請速卽解決。次日、英、法兩國公使向北京外交部抗議，謂依照華盛頓會議所決定之門戶開放原則，中國無線電不能僅與與日、美合辦。美使告段執政，調查中國司法之委員會，美國已通知關係各國，定十二月十八日在北京召集。(註一〇)

上海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成立。

反帝大同盟係由上海學生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等二十餘團體所組成，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爲宗旨。(註一二)

註 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七〇五。

註 二：同註一。

註 三：「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彙編」，頁一六〇。

註 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九號，頁一五。

註 五：同註一。頁七〇五—七〇六。

註 六：汪兆銘：「對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

註 七：同註四。

註 八：同註四。

註 九：民國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

註 一〇：「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一號。

註 一一：同註一〇。

二十一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討論出兵東江問題。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於是日舉行第五十九次會議，由汪兆銘主席。會中曾討論出兵東江問題，當經議決：「軍事由蔣委員中正與參謀團負責籌劃。」明日，政治委員會再行集會，於出兵東江臨時戰費問題，決定交由中央銀行行長宋子文，軍事委員會委員蔣中正，參謀團主任羅加覺夫等籌議。

(註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一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詹菊似代理海外部長，許崇清代理青年部長；任程潛、李濟琛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宋子文為國民政府委員。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是日舉行第一百零九次會議，通過人事任免案十數起。其主要者：(一)青年部長鄒魯稱：現因公赴京，請以許崇清同志代理青年部長職務案，決議：通過。(二)海外部長林森稱：因公赴京，所有海部職務，暫由詹祕書菊似代理案，決議：通過。(三)許崇智同志呈：請開出本兼各職，並審查各收入數目案，決議：給假赴滬休養。(四)政治委員會推薦程潛、李濟琛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案，決議：通過。(五)政治委員會推薦宋子文同志為國民政府委員案，決議：通過。(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公告軍事善後委員會及財政善後委員會開會日期；並發表劉尚清等六人新任職務。

是日，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發布命令，大要為：軍事善後委員會，財政善後委員會均着於十月五日開會。督辦東省鐵路公司事宜鮑貴卿辭職，以劉尚清繼任。派張志良為全國國貨展覽會會長。任命王天培兼暫編陸軍第九師師長。彭德銓為暫編陸軍第六混成旅旅長，楊振東為暫編陸軍第七混成旅旅長，顏景宗為暫編陸軍第八混成旅旅長。(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軍警制止羣衆大遊行。

北京各團體是日舉行愛國大遊行，教育總長章士釗請求段執政祺瑞令飭軍警強行制止，以維社會秩序，段從之。上海方面，總商會等團體為接濟英廠罷工工人，發起五百三十萬元之愛國募金。(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農、內、法、交四部，會訂工會條例。

工會條例草案，前經北京國務會議決定，交臨時參政院審議，歷經多日，迄無成議，北京臨時政府

擬訂工律，由農商、內務、司法、交通四部派員會同擬訂，而將工會條例草案予以擱置。（註五）

漢冶萍公司武力解散安源之工人俱樂部，軍隊開槍，死傷多人。

漢冶萍公司總經理盛恩頤協同湘贛軍事總局，用武力解散安源之工人俱樂部，部分工人抗拒，爲軍隊開槍，死傷多人。軍隊並即拘捕俱樂部職員，及附屬子弟學校之教員，又將數千工人，予以解散。事前爲防止反抗起見，曾將工人一萬數千人禁閉礦穴之中。（註六）

英法兩國駐華公使向北京外交部抗議，依華盛頓會議門戶開放原則，中國無線電不能僅與日美合辦。（註七）

註一：「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記錄」。

註二：「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彙編」，頁一六〇。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一號，頁一二八——一二九。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三。

二十二日 國民政府核准財政部長鄧澤如辭職，特任宋子文爲財政部長。

是日，國民政府發布人事命令如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國民政府財政部長鄧澤如呈請辭職，情詞懇切，鄧澤如准免本職。此令。」（註一）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特任宋子文爲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此令。」（註二）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二日

三五九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二日

三六〇

蔣軍長中正呈請任命第三師團級以上幹部，並指定各團駐地。

蔣軍長中正奉軍事委員會命令辦理粵軍收束事宜，業經結束。原粵軍部隊合編爲第三師，以譚曙卿代表師長暫歸第一軍軍長蔣中正指揮。蔣軍長復於是日呈請任命譚曙卿兼第三師第七團（原第七旅改編）團長，陸瑞榮爲副師長兼第八團（原第八旅之十六團改編）團長，衛立煌爲第九團（原補充旅改編）團長，補充團（原張我東團改編）則歸陸副師長瑞榮指揮。各團駐地亦經指定如下：第九團集中石灘，第八團集中石牌，第七團集中新塘改編，補充團開赴深圳及寶安駐紮。（註三）

胡漢民率秘書李文範、朱和中等，自黃埔登輪，啓程赴俄。

胡漢民奉派以中國國民黨代表名義，赴俄訪問，於是日，自黃埔搭俄船蒙古號啓程，隨行人員爲秘書李文範、朱和中，副官杜成志，女木蘭等，一行五人。胡氏去國之日，自比被逐之屈原，作「楚囚」之詩，中有一首曰：

「稚子牽衣上遠航，送行無賴是秋光；看雲遮處山仍好，待月來時夜漸涼。去國屈原未顛顛，酹人叔子太荒唐；浮屠三宿吾知戒，不薄他鄉愛故鄉。」

當船啓碇時，有名劉鉅泉者登船，云爲鮑羅廷夫人所遣；及至船中，又有一俄人名搭特量特，云爲鮑羅廷所派，且謂來爲胡氏料理行旅之事者，是否有監視任務，顧未得知耳。胡氏在船中，除與木蘭、和中等習俄文外，間亦討論學術，尙不感途旅之寂寞。惟船行途中遇大風，二十九日，避泊朝鮮之釜山灣二日，仍遇風浪，船傾側至四十度以上，入晚始定，舟人相慶。胡氏得七律二首，以寄陳協之，其第一首云：

「秋風不識蛟龍怒，渤海東瀛取次過；擊楫使人驚歲月，迴舟爲我避風波。青山如解興亡恨，故國惟聞變徵歌；攜得嬌兒行萬里，元龍豪氣未消磨。」

十月四日午後四時，船抵海參崴，胡氏一行登岸後，即由蘇俄外交部駐海參崴代表范斯亭接待，當晚下榻薩烏亞飯店。次日上午，由一奧籍退伍師長名布福班者導先生等環遊海埠，並參觀工廠、兵營，晚應范斯亭私讌，席間由塔特暈特介紹胡氏之革命經歷，舉座似露驚訝之色。六日上午十時，由海參崴乘火車往莫斯科，布福班隨行，爲料理伙食。十一日晨九時抵赤塔，下車參觀學校、醫院及賽馬大會，當夜一時換快車西行。十八日晨抵莫斯科，當即下榻維爾塞飯店，住養雖佳，惟價過昂，每日約需折合毫洋五十元，以所携旅費不多，不擬住此。時有自粵來此之航空處長俄人李靡（亦譯作米列）及其祕書范伊博，住莫斯科之歐洲飯店，需價較廉，且范略通俄語，爲方便計，胡氏一行遂遷居歐洲飯店。乃竟發現李靡其人貪污好色。

胡氏抵莫斯科之次日，即囑祕書朱和中以電話通知蘇俄外交部，約訪加拉罕，加即派汽車來接，且云擇日邀先生觴敘，並允即訂參觀程序表。五日後，始送來程序表，其中多爲觀劇及遊宴，胡氏以表中所列活動項目，均非重要，因囑和中向蘇俄外交部交涉改進，據復將有第二、第三表繼續擬訂。此時適有中共黨徒名袁慶雲者來訪，自稱爲第三國際主席團之職員，向胡氏等炫耀，謂參觀程序表將由渠向第三國際組織洽訂。惟終無表送來，乃知其妄。（註四）

胡氏抵達莫斯科沿途行程，朱和中著有「與胡漢民先生遊俄八個月之回想」一文，敘述甚詳，茲節錄於後：

赴俄之行程

國民政府於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成立，廖案於八月中旬發生，和中等於九月二十二日，自黃埔乘俄船蒙古號啓行，同行者有胡漢民先生及其女公子木蘭、國民政府祕書長李文範、胡之副官杜成志，及著者共五人。此船將開，又有一人，名劉鉅泉者附船，云係鮑羅廷之妻所遣。及在船中，則有一俄人名搭特暈特者在焉，云爲鮑羅廷所遣，

特爲經理子等旅行之事者。子等華人凡六人，除李稍識法語，胡先生稍諳英語外，只仗和中一人之德文，爲其重譯之津梁；故與搭特暈特亦不發生若何關係。沿途胡漢民先生父女與和中等，終日在船中，除學俄文外，討論世界各國政治藝術，亦不覺途中長也。十月三日晨抵海參威之附近一海港，赤俄駐有防軍，並有無線電話，搭特暈特遂上岸，通知海參威，報告子等已到。十月四日午後四時抵海參威，赤俄海參威省政府、省黨部、駐海陸赤軍，及工人團體、學生團體、中國共產黨團體、中國僑民團體，約二萬人，排列海岸歡迎，由赤俄外交代表致歡迎詞，其夫人獻鮮花一束，由胡漢民先生致答詞，胡女公子接受鮮花，旋即同乘汽車，赴薩島亞旅店，諸歡迎者及門而止。子等自赴旅店，則行李亦經安置妥當矣。是晚爲省政府、省黨部、外交代表、及各團體公譙，各有演說，胡先生亦有答詞，諸與譙者，莫不滿意，興高采烈，得未曾有。足見先生精神學問理論感人之深。時舌人爲海埠華僑山東人王某，動稱大人，詞亦不能達意。胡先生令和中轉譯，在坐各人鼓掌如雷。此後禁稱大人，是日已定導余等往莫斯科之人，乃赤軍退伍師長奧國人布福環君。次日上午由布君等導予境遊海埠，則見俄皇時代海埠之兵工廠，皆建於地中，上面只微露烟筒，規模之偉大、佈置之週密，真匪夷所思，今皆頽廢矣。次則導觀赤軍兵營，並赤軍野操射擊。晚間爲外交代表私譙，省黨部人員與焉。席間搭特暈特始歷述胡先生之革命工作，及其豐功偉績，舉座歡悅之際，始露驚惶之色，然自此愈敬重胡先生矣。午後二時，子等出外購物，且觀察市面狀況，則見該埠私人商店林立，與各資本主義之國家曾無少異。布君導子等至國立商店，購物少許，其價值雖昂，殆與莫斯科無殊。以是知該埠藉東方各國之力，回復社會生計，較俄國內地爲早也。十月六日上午十時，子等自海埠登車，赴莫斯科。九時，省政府省黨部及各團體與赤軍齊集車站。子等九時抵車站，由外交代表范斯亨致歡迎詞，胡先生致答詞，各重要人均登車，一一握手，汽笛一聲，而車已啓行矣。車爲頭等，除子等六人外，布福班君又携其姊妹及一女友，共九人，外人均不准入車，沿途飲食，由布君採辦供給，極其豐盛，終日談笑飲啖，及作種種遊戲，幾忘其爲旅途矣。行五日，十月十二日晨抵赤塔。赤塔省政委員長羅加舌夫，遠東銀行行長，赤俄國家銀行行長，及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多人迎於車站，致歡迎詞畢，旋導之下車，先赴照像館影像，隨赴遠東銀行早餐，餐畢導觀各學校、各醫院、保姆院，及革命紀念陳列所，觀畢，由布君導回原車休息；午後四時，由省委員長導觀跑馬，則見所競驅者皆駿馬，有婦人

與貌，其車其馬，所值均不菲。以是知俄國私人資產，非但業經恢復，或且凌駕資本國之社會矣。猶記後來一日予等在莫斯科觀劇，鄰座有婦人，御一鑽石之頸飾，價值十餘萬。予於無意之中，驚向引導人外交部員鴉格林曰：『無產階級之社會，亦准其如此奢侈乎？』鴉忸怩答曰：『予不知也。』未幾，該婦人離座，盡去寶飾矣。赤俄社會之作偽如此。所異者，赤塔僻處北邊，競富鬥勝，如此其極。若非與政府中人勾通，又烏任其可能耶？後予在莫斯科，偶出購買食品，則見該委員長亦在該店，相與握手道故。歸而細詢故人，始知赤塔省政府，果以贓案全體撤換矣，此是後事，姑暫置之。是晚七時，委員長譙予等於私寓，全赤塔重要人及赤塔中央派來代表等均與焉。席間演說，紛至沓來，胡先生與和中，紛紛致答，幾於舌敝唇焦。散席後，已夜十一時矣。諸人中諳德語者亦多，乃相與步入車站，沿途載笑載言，亦步亦趨，極爲款洽，予等幾忘其羈旅異國。

自赤塔換車，乃直乘赴莫斯科之快車，是晚一時自赤塔開行。自此以至莫斯科均未換車，沿途每遇車站，予等必下車散步，布君購物，予等亦問物價，藉以考察俄民生活之狀況。布君爲余等述赤俄軍之戰史及俄國之內情，雖不免粉飾，然亦娓娓動聽。每遇大站，如上武定斯克、托木斯克、我木斯克、烟尼塞斯克、依爾苦斯克等，莫不有工人代表與政府及黨部人員來站歡迎，莫不有演說，胡先生莫不有答詞，比及和中與布君轉譯後，莫不歡呼而別。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抵莫斯科。

抵莫斯科車站歡迎之盛況

十月二十八日晨，予等皆知將抵莫斯科，均檢齊行李，更換服裝。十時抵莫斯科車站，赤俄派赤軍一團，排隊歡迎，要人來站歡迎者，外交部派東方科長、軍事委員會軍事部長，赤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莫斯科衛戍司令、莫斯科省政府、莫斯科市政府、第三國際主席團中主席之一日本人片山潛、共產黨中央黨部、省黨部、市黨部、工聯會代表、莫斯科省工聯會代表、市工聯會代表、國際農會、赤俄農會、職工國際、中國共產黨、東方大學中國學生、各報館訪事約六萬餘人赴站歡迎。首，中外交部派人員登車、導引下車；次，中赤軍軍事委員會致歡迎詞；次片山潛以第三國際名義致歡迎詞，以次及於各團體，胡漢民先生莫不各有極懇之答詞；俱由赤俄官之通華語者譯之，其他各團體之演說詞，則由東方大學生譯之。時屆深秋，俄國則已嚴寒，雪深尺許，且日晷甚短，予等自晨抵車站，

以至行禮畢，散會出站、歸寓，則已午後三時矣。當時車站人山人海，甚至屋頂上、車頂上，亦莫不全滿，排比如春筍之密，從此各報，大篇巨幅，登刊胡漢民來俄、胡漢民之歷史、胡漢民之演說，均不脛而走，不翼而飛，甚至胡漢民之肖像，亦連日刊登不輟，說者謂亦俄自成立以來，未曾遇如此偉大之人物如胡漢民者來俄，故赤俄以胡爲絕妙之宣傳品。

寓莫斯科之生活

當余等在車站行禮演說完畢，即由俄軍參謀長及衛戍司令，翊導胡先生等乘汽車，赴維爾塞旅店，及門外均退，只由外交部員導入客店，此余等入客店，則所有行李亦經安置妥當矣。從此報館之訪事，以及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代表，紛至沓來，莫不欲欽胡先生之言論豐采，及胡先生之理想，與其革命工作之經過，遂日不勝其煩。有時由余代答，有時其人必欲胡先生親答，有時胡先生雖已答覆，尙要余以德文述之，余輩始真完全成爲宣傳員矣。

方余等之居維爾塞旅店也，飲膳雖豐，無乃價值太昂，每日非五十元不辦，且通德文之人甚少，起居極爲不便；曾有粵派之航空署署長俄人李廉，及其秘書長范伊博，往歐洲旅館，相去非遙，該旅館價值較廉，范君係留德同學，且略通俄文，余因請於胡漢民先生父女而遷焉。自遷入歐洲旅館以後，余有范君之助，乃能略知俄報所載之言，且輪流通譯，不至如從前限余寸步不離之境。然由此知俄人李廉狂嫖浪費，虛糜公款。余等遷徙既定，店中房室，亦適予工作，和中於是日隨胡先生出面演說酬應，夜則擇要譯述，李君文範則編纂日記，及各演說與報告，日夜無暇晷矣。

參觀日程

方余等抵莫斯科之次晨，余即以電話告知赤俄外部，云胡漢民欲訪嘉納罕；旋即由部員鴉格林答復，云可敘矣，並且派汽車來迎。既見嘉納罕，嘉云擇日邀余敘，且即日擇定參觀程序表。候至五日，而程序表始擬定，然其間常導往觀劇，及其他遊宴，是表由和中譯出，胡先生以所列不甚重要，不甚滿意。余爲請于外部，據云：將有第二第三表，繼續擬定。有中國共產黨員袁慶雲者，探知此事，乃大攻擊外部，云彼爲第三國際主席團中職員，將由第三國際擬定，從此鴉格林與袁慶雲，互相爭執，一藉黨勢，一仗部權，相爭不下，大相水火矣。余等處此兩者之間

，則亦聽之，惟日從招待員之約，赴各廠、各校、各兵營、各機關分別參觀：既而第三國際竟無具體之程序相示，余等已知袁慶雲之言不足信，仍虛與委蛇而已。及至十二月，國內則有西山會議事件之發生，俄國亦有辛羅維耶夫與史大林之爭，中國共產黨與俄國共產黨，在東方大學與孫逸仙大學，亦發生劇烈之爭，胡先生以逐日參觀屬於無聊舉動，遂厭惡之。且因天氣太寒，發生感冒。時莫斯科雪深三尺，寒度在攝氏寒暑表零度下三十八度。余等乃勸胡先生父女在室靜養，逐日只和中與范出外，蓋余二人乘此時機學俄文，不得不外出也。然每出而歸，則鬚髮皆白。至是遂完全停止參觀者約三星期。方余等之抵莫斯科也，有坎門列夫人者，脫洛思基之妹也，伊藉夫與兄之勢，組織有文化社，且成立一不侵中國會。伊首先與胡漢民聯絡，伊屬德國猶太人，所用人員，均通德語，且去余等之寓所甚近。一日忽由鴉格林導余等往見伊，伊問胡：近日何以未參觀？胡以病對，伊遂以擬程序表，招待參觀爲己任。余乃出外部所擬一表，相互對照，且云若者已觀，若者未觀。約一月後，胡先生告余，現已動歸興，擬擇要一觀，並擇要晤各要人。余乃往外部及坎門列夫人處交涉。於是額柯夫（人民委員長）、辛羅維耶夫（第三國際主席團主席）、脫洛思基（最高經濟委員長）、史大林（俄國共產黨祕書長）、齊啓林（人民外交委員長）、阿哦謝諾夫（軍事委員會主席）、客阿辛（對外貿易總經理）、魯拉索斯爾基（人民教育委員長），莫不次第會見，以至三月十三日，余等始啓程回國。（註五）

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駁覆英代辦九月一日照會，堅持滬案應先開議。

北京外交部是日駁復英駐華代辦九月一日之照會，堅持依外交團六國委員及中國委員兩調查報告，將滬案先行開議，並認英使所提之司法調查，爲徒滋糾紛，無所裨益。（註六）其照會原文如下：

「爲照會事，接准九月一日照稱本年五月卅日上海衝突案件司法調查事，奉本國外部來電將答覆駐倫敦中國代理公使各節，轉達中國政府請另爲核酌等因，業經閱悉。本國駐倫敦朱代辦亦已將此項復文報告本國政府，貴國政府對於滬案所致生命喪亡痛及物質損失，深抱憾痛，並願從速伸張公道各節，中國政府甚爲重視。查自滬案發生，中國政府鑒於案情嚴重，當於六月一日照會首席義國公使提出正式抗議，斯時上海租界官吏並未即時妥籌適當善後

辦法，而於公共租界內施行非常戒備，致六月一日以後數日中，復有槍擊多數無辜華人情事，然除多數無辜華人經法律手續審訊外，惟未聞對於租界官吏職務上之違法及個人刑事上之責任，予以何等相當之處置，中國政府實用遺憾。至六月十二日始准首席義國公使照會稱代理公使暨有關各國公使決定派員赴滬調查，並就近與中國委員討論應行採取之辦法。該委員等得以解決此案之權限，亦曾由義國公使代表貴代理公使暨有關各國公使於六月十四日面陳臨時執政。迨使團委員赴滬調查，後旋與中國委員開始會議所有重要各條，業均批認商議，是使團委員至少對於解決滬案直接有關之事項，完全有權處理，毫無疑義。若謂該委員會無執行司法調查之能力，則與上述有權解決此案之初旨似有未符。又自該案移京辦理後，本部於六月二十四日將中國委員在滬所提各案，照會首席義公使，請即從速開議，嗣又將各該條應行同時討論之理由及程序，迭向美國公使商明，得相當之諒解，惟以貴國政府有重行司法調查之提議，以致遷延未能開議，則所謂初步交涉無成立之責任，實不在中國政府，至為明顯。至稱按照司法呈式公允調查，俾決定事實為適當之基礎，誠有相當理由。惟此項手續用於現在之滬案，不特時過境遷，所有證據必已大半湮沒，且滬案經過事實早經中國政府及使團委員詳慎之調查，其是非曲直已有定論，乃於事情發生三閱月後，欲以司法手續重行調查，似對於上述既往之事實，毫未顧及，恐適以徒滋糾紛而已。總之，中國政府對於貴國政府欲以公允方法解決滬案，固所深望，惟所有該案事實既經使團委員公同調查，且已在滬經數次之討論，此時惟有此項調查公布，並根據此項調查與中國委員調查者，先行開議，以期迅得公平之解決。相應照會貴代理公使查照，轉達貴國政府為荷，須至照會者。」（註七）

國際聯盟贊成中國修約議案通過。

出席國際聯盟代表提出「贊成中國修約議案」於國際聯盟大會，討論時因南美代表之反對，原提案雖經通過，但其中所有最重要之贊助修約辭句，盡被刪除。（註八）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號，頁二一。

註二：同註一。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七〇六。

註四：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稿」，頁二一八——二二〇。

註五：陳肇琪：「胡漢民先生過越彙記」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一號，頁一二九。

註七：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九一——六九二。

註八：同註六。

二十三日 國民政府布告處理廖案各犯經過。

布告曰：

「自八月廿日廖陳兩委員被狙擊事件發生後，政府查悉主謀唆使嫌疑犯人，並同時發覺不肖軍隊陰謀勾結，危害政府，一切情狀，業於二十五日，將嫌疑犯人胡毅生、魏邦平、林樹巍等，通緝歸案訊辦，並將謀害政府，叛逃已露之軍官梁鴻楷等逮捕，暨將其所屬部隊，分別解散收編各在案。鄭潤琦等包藏禍心，與梁鴻楷串同一致，政府令增駐屯東莞，增城、寶安等處，責任重大，乃甘為反革命之鷹犬，以謀危害國民革命政府，實為軍隊之敗類，民國之罪人，故於本月十九日會廣州衛戍司令，相機處置，以破凶謀，而息亂源。仰軍民人等一體知悉，政府此次執行職務，整肅紀綱，其目的不外為民除害，其各安居樂業，勿致驚疑。特此布告。」（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加楊宇霆，姜登選陸軍上將銜。（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派陸軍總長吳光新赴日觀操，以次長賈德耀代行部務，及發表賴心輝兼第二十二師師長，劉文輝兼第三十一師師長。

是日，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發表命令：

臨時執政令：陸軍總長吳光新現赴日本觀操，着次長賈德耀暫行代理部務。又令：將陸軍第二十二師師長唐廷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三六八

牧、三十一師師長陳國棟免職，以賴心輝兼第二十二師師長，劉文輝兼第三十一師師長，任王續緒爲陸軍第十六師師長。又令，兼署河南省長岳維峻呈電，連年荒旱，今歲入夏大雨兼旬，盡成澤國，請發款賑濟，着財政部發給帑銀一萬元，交該省長派員散放。（註三）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九號，頁四一。

註二：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一—一二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一號，頁二二九。

二十四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集省港罷工團體，商擬香港及沙面復工條件。

中央政治委員會於是日召集省港罷工委員會，草定「香港罷工工人復工條件」及「沙面罷工工人復工條件」，準備向香港及沙面兩地之英當局，分別提出交涉。（註二）

國民政府外交代表團，由林森、鄒魯率領抵滬，將赴各地接洽聯繫。（註二）
國際聯盟通過中國代表關於非常任理事選舉之提案。

中國出席國際聯盟大會代表所提，主張理事會非常任理事之選舉，須實行按洲分配之辦法一案，是日經大會順利通過。惟二十六日選舉結果，巴西、烏拉圭、西班牙、捷克、瑞典、比利時當選爲明年非常任理事，中國仍未當選。（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一號，頁二二九。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二十五日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將文津閣四庫全書，運交商務印書館縮本景印。

令曰：

「四庫全書爲我國最大之典籍，甄綜國故，共界共推。第原鈔七部，建閣分藏，海內學人，罕窺中秘，且距今百載，中經變故，僅留三部。政府屢擬刊行，皆以款絀中止。茲據教育總長提議，將文淵、文津兩閣全書，擇一運滬，交商務印書館參照中西版式，縮本影印，以廣流傳，規畫至當，事屬可行。准由該部將文津閣全書一律點交，移滬影印，並由部遴派委員一人，駐滬照料。全書運滬時，交通部並應協同運送。其餘承印事宜，卽着該部商同該印書館妥爲辦理。至文淵閣全書，仍交由京師圖書館保存，以供閱覽。」（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照會外交團領袖公使，同意於十二月十八日舉行治外法權委員會。

關於華盛頓會議所定各國派員來華考察司法制度一案，前經駐美公使施肇基與美國國務院洽定於十二月十八日集會，北京外交部特照會外交團領袖公使，表示同意，惟請各國遴派司法專家充任代表，以利事功。司法部爲預備各國代表來華調查，定於十月十五日召各省高等審檢兩廳廳長在北京開司法會議。（註二）

「外蒙古政府」電北京蒙藏院，請照會宣布民族自主。

七月初，外蒙古政府卽已宣告成立，並頒布憲法。實已片面脫離我國，宣布獨立。至是更致電北京蒙藏院，請政府明令宣布民族自主。其電略云，……我蒙古政府，實無隔閡之事，惟望中國政府早息內爭，共籌脫離列強侵佔之策，實行真正共和，民國政治改良，以謀四萬萬同胞享受平安幸福，或實行民族自決辦法，亟待中國政府明令宣布。若將此項明令頒發之下，我蒙古政府當派全權代表，馳赴中央，共議中蒙多數人民永享平安之計。（註三）

附錄：偽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五日

三七〇

一、蒙古獨立人民共和國，敢明白宣言，蒙古一切政權均屬於蒙古人民。

二、蒙古共和國之根本目的，在根本上剷除封建的神權制度之積弊，以鞏固共和國政府的基礎。

三、凡蒙古共和國內之土地、礦產、山林、江河等富源，悉為公共所有，人民不得有所有權。

四、凡在十一年革命（一九二一年）以前，由外國的強迫而締結之一切國際的協約、義務協約、及外債等等，自今以後，蒙古政府概不承認。

五、蒙古共和國為確保其全國統治權於國民之手起見，得練蒙古國民革命軍，實施青年國民以軍事教育。

六、蒙古政府敢宣言全共和國國民，自今以後，宗教寺院與國家分離，且宗教信仰為各人私事。

七、蒙古共和國為確保其國民之言論自由起見，組織出版事業以供給國民。

八、蒙古共和國為確保其國民之真正自由，對於各種民衆會議及集合，供給適當房屋，以為其議場。

九、蒙古共和國為確保其國民之結社自由起見，對於貧民，及手工勞動者，與以一切的助力。

十、蒙古共和國為使貧民及一般國民易於獲得知識起見，對於其國民子弟，實施義務教育。

十一、蒙古共和國不論宗教及性別的區別，凡屬共和國國民，俱承認其有平等的權利。

十二、蒙古共和國廢除一切貴爵，功勳之等級及稱號，與活佛的所有權。

十三、世界各國國民，對於力謀資本主義之顛廢，而圖社會主義之實現的小民族，及全世界革命的國民之利益，應根本的與以助力。

附則 為應國際情勢的要求起見，對於資本主義各國得保留其結合親交關係之可能，但若有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時，則無論如何亦應抵抗。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一一號，頁一二九。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二十六日 國民政府特任邵元冲為監察院監察委員。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九月十五日舉行第一百零八次會議時，通過中央政治委員會之推薦，任命邵元冲為監察委員。會後即函請國民政府遵照辦理。國民政府遂於是日正式發布命令，特任邵元冲為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令曰：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任命邵元冲為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此令。」（註一）

國民政府令管理粵漢鐵路事務許崇灝免職，派徐蘇中繼任。

是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如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管理粵漢鐵路事務許崇灝，久不到差，應免本職。此令。」又令曰：「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派徐蘇中管理粵漢鐵路事務。此令。」（註二）

國民政府以現象報與國華報刊載不實新聞，分別勒令停刊七天與三天，並飭公安局長吳鐵城執行。

國民政府以廣東現象報登載廣東銀行不穩之不實消息，影響人心。因勒令其自九月二十八日起停刊七日，以示懲戒。又國華報亦因刊載黨軍保護汪兆銘之不實消息，國民政府令自二十八日停刊三日，並由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執行。令曰：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目前現象報登載廣東銀行不穩消息，致使市面驚疑，金融驟緊，後經查確所謂不穩消息，全屬該報捏造，搗亂金融，實為可惡，近更於二十四日，平空造謠，謂汪主席長駐黃埔，措詞閃爍，尤為謬妄，本應重懲，姑從寬勒令於本月二十八日起，停版七日，以示薄懲。本日國華報所登黨軍保護汪黨代表之周到一則，亦與現象報同一蓄意造謠，末語謂汪主席於公事畢，仍返黃埔云云，其造謠命意亦已灼然如見，當此時局初靖，未便聽其肆意簧鼓，淆惑聽聞，着從寬勒令於本月二十八日起停版三日，並着該兩報於復版之日，自行更正，以後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六日

三七二

如再有此等謬妄舉動，定按軍法以造謠論罪。仰公安局長即時遵照辦理，勿延此令。」（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教育部設立國立藝術專門學校。

北京教育部是日令設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以原已令飭停辦解散之國立美術專門學校為校舍，並派劉百昭為校長。（註四）

荷蘭駐華公使代表外交團赴北京外交部，為滬案勸我政府不必反對司法調查。

是日，荷蘭駐華公使代表公使團赴北京外交部，勸不必反對司法調查，並聲明三事：（一）司法調查，限十月辦竣。（二）收回會審公廨一案，由法權會議解決。（三）司法調查委員會須向官廳調閱案卷時，請飭各該官廳隨時照辦。（註五）

第六屆國際聯盟議會閉幕。

第六屆國際聯盟議會自本月七日開幕，歷時二十日，於是日閉幕。其會議情形及其與我國關係，東方雜誌曾有評論，茲錄於下：

國際聯盟議會閉幕

「九月七日開幕之第六屆國際聯盟議會，已於二十六日閉幕。閉幕之日，舉定巴西、烏拉圭、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比國為明年理事會非常任理事。中國得二十六票，未能獲選。對於選舉非常任理事一事，中國曾屢次提議，請聯盟會注意分洲支配理事的原則。蓋因亞洲之中國、波斯、暹羅三國實代表五萬萬人民，竟不能在聯盟理事會獲得一席，不平已極。此項提案，經議會討論，於二十四日通過。但結果中國票數僅較去年多十四票仍不能當選。」

此外議會又通過提案，表示關係國於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國開會事件的滿意。並希望不久可得美滿的解決辦法。尚

有法國所提召集世界經濟會議案，與英國所提廢除各種形式之奴隸制度案，先後都經議會通過，議會又核准各委員會的報告，並決定在日本東京另設一辦公處，俾聯盟會的理想和目的，為世界遠處所共知。又擬指派委員考慮募集國際公債，以安置亞美尼亞人。於是會務完畢，由議長致詞述聯盟已有之事業和現在的進行，各代表歡呼而散。

國際聯盟的事務，向來是不甚為各國政治家所注意的。這因為美德俄三大國未曾加入，聯盟勢力極為薄弱之故。但最近歐洲保安條約會議，在羅加拿舉行。如此約成立，則德國即須加入聯盟；又俄國姬采林對德國外長的談話，也說保安會議如能成立，俄國當再考量加入聯盟的問題。現在羅加拿會議，進步似極迅速，保安公約已有成立希望。則德國加入聯盟一事，當已不遠。等德俄二國加入聯盟，聯盟勢力就能够增加不少了。」（註六）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號，頁二三。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一號，頁一三〇。

註五：同註四。

註六：「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〇號，頁八。

二十七日 國民政府軍事部決定，出師東江，為第二次之東征。

自黨軍由東江回師廣州，戡定滇桂軍劉楊之亂後，陳炯明部洪兆麟、謝文炳、翁騰輝等股約四五千入，已由海豐入平山，其主力林虎、劉志陸、李易標等股，圖經河源，博羅而出石灘，尚有劉志達股駐黃岡，黃任寰股駐河婆，陳修爵、熊略股駐老隆，黃興業股駐紫金，總計約三萬人以上。又惠州楊坤如股約二三千人，及莫雄殘部數百人。此外北江熊克武之川軍萬餘人，廣南八屬鄧本股數千人，均有進犯廣州之勢。是日軍事委員會在軍事部舉行會議，討論對付辦法，經決定出師征討，以統一全省，而盡全功。（註一）

上海總商會為英商紗廠接洽工人復工。

所訂復工條件主要各點為：酌給罷工期內工資；依工人生活情形，酌量加增工資；優待工人；及無正當理由，不得開除工人等項。（註二）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七〇八。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一號，頁一三〇。

二十八日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蔣中正為東征軍總指揮；蔣總指揮接任後，當日呈請任命王懋功兼代廣州衛戍司令，派俞飛鵬組織運輸總站部，準備出擊。

是日，蔣中正受軍事委員會命，任東征軍總指揮。以出發在即，無暇兼及廣州衛戍事宜，因呈請任命王懋功兼代廣州衛戍司令。沈靜為軍校入伍生隊第二團參謀長，童錫坤為第一軍第二團中校團附，何埏聰為第二團第一營營長，趙鏐為第二團第二營營長，宋雲競為第二團輜重隊長。並派俞飛鵬組織運輸總站部，即任為總站長，辦理東征軍後勤事宜。（註一）

蔣總指揮中正下達準備出發令，計劃分三期出師。

令曰：

「（一）此次出征東江，分三期出發。第一期為十月一日，第三師全部及第二師第四團出發；第二期為十月五日，第一師全部及軍部出發，第二師第五團第一二營開駐省城警戒，第三營留守虎門；第三期為十月九日，其他各部隊出發。（二）各師團營出征，官佐士兵花名冊，限出發三日以前，呈報軍部。（三）各師團營伏役，每名支工銀十二元，另津貼伙食六元，共月支十八元。（四）各師團營官佐士兵，每人每月津貼米銀二元四毫，另加菜銀六毫，自出發之日起算。（五）行軍費，團部每月四百元，營部每月八十元，各連每月三十元，概自出發之日起算。又行軍

時茶水、諜報、帶路、稻草及零星雜支，均歸行軍費額內開支，歸入臨時計算報銷。(六)各師團營火把筒，由各該師團營自備，每班一個，但第四團歸軍部備。(七)出征時，各師團營得設置差遣員，師部三員，每團二員，每營一員，均月支准尉薪三十元。(八)現在已經準備出征，各師團營各級軍官佐，不准稽留省城投考航空學校。(九)對於挑夫，不准任意責打，並不准拉伕，如敢故違，撤職嚴懲，士兵違者，該管長官亦受處分。(十)出征部隊各級官佐，如有家眷住省，應將住址彙報軍部經理處，准按月提前借支薪水三分之二。由經理處於發薪時扣除。(十一)出征部隊，由經理處提前發給伙食軍費等半個月。(十二)各師團營無論部隊大小，凡出發到達時刻，均應切實報告，如違議處。(十三)定三十日午前八時，召集各師團經理衛生輜重交通各主管人員，及軍部參謀、經理、軍醫、交通、管理、各處處長，輸送總站長，在部會議，由參謀長主席，討論聯絡方法，及其他一切手續事宜。(十四)凡各部隊公物，不准擅自取回家內應用，違者議處，如敢擅取人民物品，作搶劫論，繳獲敵軍槍械，匿不報告者，按照革命軍刑事條例懲辦。(十五)各師團營傷病官佐士兵薪餉，發至九月底止，以後由後方病院造冊發給，官長請事假，亦須由後方軍部造冊發薪，但原屬部隊應彙報軍部存查。(十六)各團營保案，須在出發前一律發表。(十七)各部隊戰鬥須將帽帶掛下，並注意領扣臂章。(十八)出征時，每連帶斧頭三把，每兵帶麻繩一文，此令。總指揮蔣中正。」(註二)

附錄：陳訓正：第二次東征（註三）

一、第二次東征之發生

東征原因 陳炯明殘部自投誠後，准其回駐潮梅，不惟不能力圖自新，以贖前愆，且甘爲帝國主義者之走狗。乘國民政府外交緊急之際，復於九月一日，據潮梅叛變。我留守該處之部隊，不能禦敵，退回淡水，陳逆等節節西逼，進佔普、惠、海、陸豐各縣，同時勾結北路之川軍熊克武，由江北進至通州，及南路之鄧本殷進犯肇慶，均有向廣州進攻模樣。政府爲消滅各路叛軍，統一廣東起見，故決下令討伐之。

叛軍之情勢 綜合各方所得之情報，偵知叛軍之情勢如左：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三七六

(一)洪兆麟、謝文炳、翁騰輝等部，約四五千，已由海豐入平山，其主力軍林虎、劉志陸、李易標等部，意欲經河源、博羅出石灘，此外尚有劉志達旅駐黃崗，黃任寰部駐河婆，陳修爵熊略部駐老隆，黃業興部駐紫金，總計約有三萬以上。

(二)駐紮惠州之楊坤如部約二三千人，及莫雄殘部數百人，附和反叛，利用惠城天險，作為強固之據點，以便其他叛軍之進出。

(三)新入廣東之川軍熊克武部，現駐北江約有萬餘人，又盤據廣南八屬之鄧本殷部約數千人，均有進犯廣州之企圖。

出師討叛 國民政府以東江陳逆復叛，且有積極圖犯廣州陰謀，故於九月二十八日下令征討，當時所策定軍事上之部署如左：

(一)東江方面 組織強有力之東征軍（以一四兩軍為基幹）剋日出動，從事討伐，其編成如左：

東征軍總指揮 蔣中正

第一師

第二師之第四團

第三師

第十一師

獨立第一旅

第十二師之第三十四團

警衛軍之獨立第一師

鄂軍

攻鄂軍

豫軍

贛軍

潮梅軍

潮梅留守部隊

(二)北路 任命魯滌平爲北路警備司令，所有北路駐軍統歸節制，其責任在肅清附叛之川軍。

(三)南路 第五軍軍長李福林率所屬第八師及第十二師（缺第三十四團），警衛河南，以防堵廣南之鄧部。

(四)廣州 任命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兼廣州衛戍司令，督率所屬第二師（缺第四團）警衛軍第一團，及黃埔學生軍，負廣州警備之責，並以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爲總預備隊司令待命出動。

二、東征軍之作戰計劃

一、要旨 東征軍以消滅東江叛軍之目的，擬即集中東征部隊於正果、增城、石龍、石灘一帶，向潮惠各屬之敵攻擊前進。

二、軍隊區分 東征軍爲便於作戰統馭起見，將所轄部隊區分如左之三縱隊：

第一縱隊

縱隊長 何應欽

第一師

第二師之第二團

第三師

警衛軍之獨立第一師

鄂軍

第二縱隊

縱隊長 李濟琛

第十一師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三七八

獨立第一旅

第十二師之第三十四團

潮梅留守部隊

第三縱隊

縱隊長 程潛

攻鄂軍

豫軍

贛軍

潮梅軍

三、各縱隊之集中 各縱隊集中日期及地點規定如左：

隊	號	日	期	地	點	附
---	---	---	---	---	---	---

第一縱隊	十月五日	前	正果增城石灘一帶		
------	------	---	----------	--	--

第二縱隊	十月四日	前	石龍常平一帶	潮梅留守部隊應於十月九日集結淡水	
------	------	---	--------	------------------	--

第三縱隊	十月八日	前	石龍石灘一帶	潮梅軍應於十月十日集結河源	
------	------	---	--------	---------------	--

四、各縱隊之任務 各縱隊於集中完結後，即按左之任務開始行動：

第一縱隊 先以攻略惠州之目的，沿東江右岸向響水博羅之線前進。

第二縱隊 協同第一縱隊沿東江左岸進展淡水馬鞍之線，使第一縱隊之作戰容易。

第三縱隊 隨同第一縱隊向博羅附近前進，以資策應。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任命李福林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

本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第六十二次會議，決議推舉李福林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



，並函請中央執行委員會追認。是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百一十次會議，由汪兆銘主持。汪即報告如下：

「政治委員會推舉李福林爲軍事委員會委員。其理由因軍政號令若不能統一，則辦事頗多延滯，如增城袁蝦九劫殺村民案，軍事委員會與軍事廳因權限不明，致延時甚久，未能即辦。近有鑒於此，擬將軍權完全歸諸軍事委員會之手。前本會譚委員延闕代理軍事部長，現譚委員因此不欲再行組織軍事部，僅以軍事部長名義，遇重要事件與軍事委員會主席共同署名，軍事廳亦即裁撤。許崇智同志離粵時，本擬由李福林代軍事廳長，現軍事廳既裁撤，故特提李爲委員，茲提出報告如上。」

會議經討論後，當即決議追認政治委員會之決定，派李福林爲軍事委員會委員。（註四）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黃埔軍校政治部正副主任及國民革命軍第

一軍各級黨代表人選。

是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百一十次會議，通過黃埔軍官學校蔣校長中正及黨代表汪兆銘之提議，任邵力子爲軍校政治部主任，魯易爲副主任，並派定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各級黨代表如下：

「周恩來爲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賀衷寒爲第一團黨代表，金佛莊爲第二團黨代表，包惠僧爲第三團黨代表，徐堅爲第二師第四團黨代表，嚴鳳儀爲第五團黨代表，蔣先雲爲第三師第七團黨代表，張際春爲第八團黨代表，王逸常爲第九團黨代表。」（註五）

國民政府核准每月撥助興中會老同志宋居仁五十元，指令財政部遵照辦理。

是日，國民政府發布第八〇號命令，文曰：

「爲令飭事。現據宋居仁呈稱，向隨先總理三十餘年，從事革命，嗣因年老力衰，遽年均蒙賞給養老費二百元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

三八〇

，至就總統職後，更飭由廣東支隊月給養老費三十元後，蒙大元帥更月給五十元，俱由大本營會計司支給，有案可考。自帥座駕崩，居仁方痛不欲生，未及到領。迨八月間，小兒紹殷被兇徒狙擊殞命，更已無心人世，坐待斃亡，無如弱媳孤孫，相依維命，逼得稍延殘喘，現更老病侵尋，無力自養，而孤孫弱媳，尤時須維護，理合瀝情陳述，伏乞俯賜憐恤，仍照總理在世時，飭司繼續每月撥給費用五十元，俾資瞻養等情。據此，除批准由財政部按月照數給領外，合行令仰該部長遵照辦理。此令。」（註六）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派吳光新等分赴各省洽商和平。

段執政鑒於國內大局不定，謠詠時起，爲謀真正和平，消弭內戰起見，特遣派吳光新前赴奉天、張家口、河南、湖北，與張作霖、馮玉祥、岳維峻、蕭耀南等接洽，維持時局和平，並加派姚震赴河南、鄧漢祥赴湖北，切實磋商。至東南方面，因楊宇霆接任蘇督後，竭力表示和平，浙督孫傳芳已將松江一帶新增軍隊撤退，緊張之局，頓形鬆弛。（註七）

直、魯、蘇等十三省電報局員生，因要求加薪未遂，實行拒絕收發電報。

直隸、山東、河南、陝西、甘肅、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奉天、吉林等十三省電報局員生，聯合組織電報公會，於廿六日致電北京臨時政府交通部，要求加薪，因未獲得答復，遂提出總辭職；上海、漢口、鄭州等處電報局，均實行拒絕收發電報。北京交通部旋令上海電政監督，與公會代表協議辦法，各地電報局員生，乃於十月四日復工，照常工作，僵持一月之罷工風潮，遂獲圓滿解決。（註八）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七〇八。

註二：同註一，頁七〇八—七一九。

註三：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頁三〇三—三〇八。

註四：「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彙編」，頁一六一。

註五：同註四，頁一六二。

註六：「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〇號，頁三七—三八。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一號，頁一三〇。

註八：同註七。

二十九日 國民政府公布法制委員會組織法。

是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文曰：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茲制定法制委員會組織法公布之，此令。」（註一）

附：法制委員會組織法

- 第一條 法制委員會直隸於國民政府，掌理擬訂或審定一切法制事宜。
- 第二條 法制委員會置委員七人，由政府派充之，事務員四人，由本會委充之。
- 第三條 會務由委員會會議議決行之。
- 第四條 關於法制之起草及審查，由委員分任之。
- 第五條 事務員承委員之指揮，分掌本會紀錄、文牘、會計、庶務等事項。
- 第六條 法制委員會得酌用僱員，司繕寫校對及其他雜務。
- 第七條 法制委員會處務規則另定之。
- 第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國民政府派林祖涵、甘乃光、陳公博、吳尚鷹組織查辦電報局委員會，迅令罷工三人復工，聽候委員會解決一切。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二十九日

三八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八二

令曰：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派林祖涵、甘乃光、陳公博、吳尚鷹組織查辦電報局委員會，迅令罷工工人復工，聽候委員會解決一切。此令。」（註二）

東征軍編組完成，分三縱隊，以何應欽、李濟琛、程潛分任縱隊長。

蔣總指揮以東征軍區分為三縱隊，以何應欽為第一縱隊長，李濟琛為第二縱隊長，程潛為第三縱隊長。第一縱隊，第一師、第二師之第四團、第三師（缺第九團）、警衛軍之獨立第一師、鄂軍屬之。第二縱隊，第十一師、獨立第一旅、第十二師之第三十四團、潮梅留守部隊（馮、余、張部）屬之。第三縱隊，攻鄂軍、豫軍、贛軍、潮梅軍屬之。此次軍校學生隊未加入。是日上午九時，蔣總指揮赴石灘檢閱第九團，午後，赴新塘檢閱第七團及補充團。又派李家齊往北江招募特務連新兵，並調任范蠡為軍校少校教官。（註三）

香港商界推派代表赴廣州，磋商解決罷工事件之辦法。（註四）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號，頁五——六。

註二：同註一。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七一〇。

註四：「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一號，頁一三〇。

三十日 蔣總指揮中正頒發行軍令。

令曰：

「（一）潮梅逆殘，近得各方接濟謀燃死灰，確有分途進犯之企圖，其詳情經飭第一軍部另紙通報。（二）我軍為鞏固革命策源地起見。擬於最短時間，肅清潮梅之敵。（三）各部隊分期出發，集中地點，照左式之規定。（式

略)(四)各縱隊所屬各部隊之後方聯絡線，由各縱隊長籌設之。(五)各部隊出發及到達時日，均應報告。(六)戰鬥序列暨此作戰總計劃，候另文頒發。(七)余現在廣州，各部隊集中後在石龍。1.地圖用十萬分之一，2.本部派遣調查人員均携有象棋子一枚爲識別，3.特別口號等均規定於副通信法內，另紙分發。給養品補充之規定：一、運輸站應時儲三日分之糧食，備各部隊之現金購買，一、米價規定，每百斤毫洋八元。一、前方各部隊之食鹽，由運輸站準備。每日預算六百五十斤，每連每日準備鹽二斤，不另收價。一、如奉令特發給養品時，照左列之數量頒發：1.葷菜罐頭官長二員一罐。2.餅乾官長四員一盒。信件傳遞手續之規定：一、各師旅團營連及各部官兵之來往信件，概交運輸總站轉遞，二、凡一切之信件，運輸站應儘先遞送，但由後方送前方者，交總指揮部副官處接收，轉交運輸站遞送；由前方遞送後方者；亦交總指揮部副官處轉交運輸站遞送。三、凡信件應各自行分別包裹以便轉送。四、前方送後方之信，未貼郵票者由運輸站代貼。但發信人應將隊別姓名書明，以便查考。五、信件每日收送兩次，其時間由運輸站規定，通知前方。傷病兵轉運交接辦法：一、運輸站應預先派定專員，接待前方送來之傷病官兵。二、前方發生戰爭時在最前之運輸站應預備稀粥、開水，以待負傷官兵之用，或給與牛乳。三、凡負傷官兵到站，應隨到隨送，中間經過之站，不得停留但須招待茶水、飲食或牛乳。四、凡運交負傷官兵，以直達省城爲宜。五、前方運輸站之負傷官兵及病兵送省時，須將人數電告軍醫處以便準備接待。六、軍醫處應於前方戰爭開始後，派定官長一員，擔架四個，常駐車站備用。通信聯絡之規定：一、軍師旅團營連之通訊如左辦法，1.軍部通信隊，任軍部與師部間電線之架設。2.師部通信隊任師部與團部間電線之架設。3.團部通訊隊任團部與營連間電線之架設。二、爲圖迅速通訊起見，各通訊隊應互相聯絡不得觀望。三、軍部交通處應時準備各種通訊材料之補充。戰利品臨時經管之規定：一、戰利品之呈繳分直接呈繳，與按次呈繳兩種。1.直接呈繳就當時利便起見，由各連直送總指揮部副官處接收，一面將情況報告直屬長官。2.按次呈繳各連按照向例，由直屬機關轉呈。二、總指揮部副官處接收各種戰利品，應分別良品與不良品，以定解送後方之先後緩急。三、運輸站須將戰利品取迅速運赴後方之處置，交經理處接收。四、如遇情況變化時，一切物品，運輸站得便宜處置之。關於輸送之規定：一、各師旅團營連以及各部處人員、馬匹、物品之運送，人員馬匹，應遵照規定時間，交到車站乘載，物品應於開車二小時前，交到運輸站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八四

轉遞。一、給養品每三日運送一次。一、凡人員輸送，無論個人或部隊，運輸站有妥爲照料之責，關於單人之給養亦須供給，但受給養人須簽字存查。一、專車非有總指揮之許可證或命令，不得開駛。此令。」（註一）

國民政府公布修正監察院組織法。

是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文曰：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茲修正國民政府監察院組織法公布之。此令。」（註二）

附錄：修正國民政府監察院組織法（註三）

第一條 國民政府監察院，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監督，與國民政府之命令，根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府改組令第三條規定組織之。

第二條 監察院有監察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官吏之權。

第三條 監察院行使監察權時，有隨時調閱各官署之案牘、簿冊之權，遇有質疑，該官署主管人員須負責爲充分之答辯。

第四條 監察院對於各官吏之違法或不當處分，認爲損害人民權利或利益者，得不待人民之陳訴，逕以職權爲取銷或變更之決定，呈由國民政府或咨由該管最高級行政官署轉令按照執行。

第五條 各官署有不服監察院取銷或變更其處分之決定者，得於奉到執行命令之次日起十日內提出抗辯書；但再經監察院決定仍維持原決定時，應即按照執行。

第六條 各官署不服監察院之決定，不依限提出抗辯書而又不按照執行者，監察院即提起糾彈，交付懲戒。

第七條 人民陳訴官署之違法或不當處分，在未經監察院決定以前，其原處分不失其效力；但監察院認爲必要或因原告之請求，得先呈由國民政府或咨由該管最高行政官署轉令停止其執行。

第八條 監察院發見各級官吏有犯罪行爲時，得不待人民之控告，逕以職權檢舉之，並於必要時得發逮捕大逮捕之。

第九條 監察院收受人民控告官吏犯罪訴狀，經審查後，除認為不應受理予以駁回外，其認為應受理者，應即以嚴密之方法從事偵查，並於必要時得發逮捕狀逮捕之。

第十條 監察院對於官吏之犯罪偵查完畢後，應即開始預審，除認為證據不充分，宣告免訴外，其罪證確鑿者，應即於預審終結後三日內，依起訴條例之規定起訴於懲吏院。

第十一條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五人，統理院務。

第十二條 監察院院務會議之處理，經監察委員過半數之議決；但日常事務得由常務委員一人處理之。前項常務委員由監察委員一人按日輪值充之。

監察院文書以監察院名義由全體委員署名行之。

第十三條 本院共設三局，一政治宣傳科，一祕書處。其組織法如下：

(甲) 第一局 分設下列二科：(一) 考試科；(二) 實業科。考試科下設二股，實業科下設二股。

(乙) 第二局 分設下列二科：(一) 審計科；(二) 財政科。審計科下設五股，財政科下設三股。

(丙) 第三局 分設下列二科：(一) 吏治科；(二) 訓練科。吏治科下設二股，訓練科下設三股。

(丁) 祕書處 祕書處分設下列三股及法官一人：(一) 文書股；(二) 會計股；(三) 庶務股。

(戊) 政治宣傳科 此科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派員組織之。

第十四條 各局設局長一人，由監察委員兼任之；局長室各設書記一人。

第十五條 各科設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

第十六條 祕書處設書記長一人，法官一人，科員若干人。

第十七條 書記長、科長由本院薦任之，各科員由本院委任之。

第十八條 各科及祕書處因繕寫文件，助理庶務，得酌用僱員。

第十九條 本院各局之職務分掌如下：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三十日

(甲) 第一局

(一) 考試科

- (一) 關於專門人材之登用事項；
- (二) 關於官吏資格之審查事項；
- (三) 關於考試制度之制定事項；
- (四) 關於各種考試之監視事項。

(二) 實業科

- (一) 關於交通事業之監察事項；
- (二) 關於農工、商礦、森林、公用等之監察事項。

(乙) 第二局

(一) 審計科

- (一) 關於國庫收支預算之審查事項；
- (二) 關於國庫收支決算之審查事項；
- (三) 關於國庫收支事務之監察事項；
- (四) 關於監收公共工程及官業公產投票之監視事項；
- (五) 關於國庫收支統計之編成事項。

(二) 財政科

- (一) 關於租稅制度之審查及稅務行政之監察事項；
- (二) 關於公債條例之審查暨整理發行之監察事項；
- (三) 關於官產公產之調查及監察事項；
- (四) 關於金融事業之監察事項。



(丙) 第三局

(一) 吏治科

(一) 關於官吏行爲之監察事項；

(二) 關於官吏治績之考成事項。

(二) 訓練科

(一) 關於行政官吏之指導及訓練事項；

(二) 關於特種官吏之養成事項；

(三) 關於官廳簿記、冊籍、公牘程式之編訂事項。

(四) 關於監察事業之宣傳事項。

(丁) 祕書處

(一) 關於院印之保管事項；

(二) 關於文件之收發事項；

(三) 關於文書之撰擬及綜核事項；

(四) 關於會議之紀錄及編纂事項；

(五) 關於金錢之出納及保管事項；

(六) 關於用具之採買、供給，院舍之營繕、整理，什役之進退、調度等事項；

(七) 關於預審及起訴事項。

第二十條 本院各種辦事細則由本院另定之。

第廿一條 本法自國民政府公佈日施行。

國民政府頒布「特別刑事訴訟條例」及「特別刑事審判所組織條例」。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八七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八八

是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公布「特別刑事訴訟條例」及「特別刑事審判所組織條例」，其內容如下：

特別刑事訴訟條例

第一條 特別刑事審判所之事務及土地管轄，依特別刑事審判所組織條例之規定。

第二條 一人犯數罪，其中有不屬於特別刑事審判所之管轄者，應將該無管轄權之事件，移送於有管轄權之審判機關受理。

第三條 審判員、檢察員、書記員迴避或拒却之聲請，應由特別刑事審判所所長裁決之。所長迴避或拒却之聲請由司法行政事務處裁決之前二項裁決不得聲明不服。

第四條 告訴人或告發人得爲原告逕行起訴。

檢察員發現犯罪時雖無告訴或告發人亦應起訴。

第五條 告訴人告發人應於訴狀內填明住址，並具保狀保證隨傳隨到，但官公吏爲告發人時不在此限。保證人爲虛偽之保證者，處二百元以上之罰鍰。

第六條 告訴人或告發人得勾攝之。

第七條 被告人所在地係在外縣時，得向該縣縣長爲告訴告發。

縣長接受告訴告發時，應即調查事實，如無犯罪嫌疑時應即將被告人釋放，并錄案呈請特別刑事審判所核定。

縣長調查事實之結果，認爲有犯罪嫌疑時應即勾攝被告人，連同卷證於二十四小時內，解送於特別刑事審判所，不得擅行審判，但犯統一廣東軍民財政及懲辦盜匪奸宄特別刑事條例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之罪者，得由該縣縣長逕行審判。

勾攝被告人遇有必要時，應由被告人所在地警察會同軍隊協助執行。

第八條 駐在各地之軍隊長官，發見犯特別刑事條例所揭各罪時應送由縣長辦理。

第九條 公判準備程序由審判長指定審判員一人行之。

公判準備程序應於被告人到場後二十四小時內開始。

公判準備程序準用刑事訴訟律關於偵查豫審之規定。

第十條 審判員辦理公判準備程序應於二十四時內終結，并報告所得結果於公判庭，公判庭接受前項之報告應

於二十四小時內開始公判。

第十一條 公判庭非左列各員出席不得開始審判：

(一) 審判員

(二) 書記員

(三) 檢察員

(四) 告訴人或告發人，但檢察員為原告時不在此限。

(五) 被告人

(六) 辯護人

被告人如無委任辯護人時，應由審判長依刑事訴訟律第三百十八條之規定選任之，第一項第四款之告訴人告發人如係官公吏或年老疾病及未成年者，得委任代訴人。

第十二條 審判長對於被告人為人的訊問後，原告人應即陳述案件要旨。

第十三條 告訴人或告發人為原告時，檢察員應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陳述意見。

第十四條 辯論應於可能之限度內迅速終結。

第十五條 宣告判決時，發見該案件不屬於特別刑事審判所管轄者，應即移送於有管轄權之審判機關辦理。

第十六條 宣告判決於辯論終結後即日為之。

第十七條 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時，應即日將卷證呈報司法行政事務處核辦。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八九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九〇

第十八條 執行死刑應將犯罪事實及理由公布。

第十九條 本條例無規定時，適用刑事訴訟律之規定。

第二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四）

特別刑事審判所組織條例

第一條 凡統一廣東軍民財政及懲辦盜匪奸宄特別刑事條例所揭各罪者，由特別刑事審判所審定之。

第二條 軍人犯統一廣東軍民財政及懲辦盜匪奸宄特別刑事條例所揭各罪者，亦由特別刑事審判所審判之。

第三條 特別刑事審判所以政府所轄地爲管轄區域。

第四條 特別刑事審判所爲合議制，其審判權以審判員三人之合議庭行之，合議審判以所長或資深審判員爲審判長。

第五條 開庭審理時得禁止旁聽。

特別刑事審判所置左列各職員：

（一）所長一人 簡任

（二）審判員三人以上 薦任

（三）檢察員二人以上 薦任

（四）主任書記員一人 委任

（五）書記員四人以上 委任

第六條 審判員、檢察員以在法政大學或法政專門學校畢業曾充推事或檢察官三年以上者爲合格。

第七條 所長總理全所審判事務并監督其行政事務。

第八條 審判員掌理審判案件。

第九條 檢察員掌理起訴蒞庭執行及其他代表公益之事務。

第十條 主任書記員承所長之命掌理指揮監督書記室事務并處理全所行政事務。

第十一條 書記員承長官之命，分掌訴訟紀錄、會計、文牘及庶務。

第十二條 特別刑事審判所爲繕寫文件及其他事務得用僱員。

第十三條 特別刑事審判所得設司法警察若干人，由長官指揮執行職務。

第十四條 法院編制法與本條例不相抵觸者於特別刑事審判所准用之。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國民政府令組織查辦粵漢鐵路委員會，查辦該路積弊，以資整飭。

國民政府以粵漢鐵路，積弊甚深，因派林祖涵、甘乃光、孫科、陳公博、徐蘇中及該路總工會所推出之代表一人，組織查辦粵漢鐵路委員會，徹查該路積弊，並授權該委員會以監督及整頓之權。

令文如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派林祖涵、甘乃光、孫科、陳公博、徐蘇中及粵漢鐵路總工會所推出之代表一人，組織查辦粵漢鐵路委員會，徹查該路積弊，并授該委員會以監督及整頓之權。此令。」（註六）

國民政府任命鄧彥華爲國民政府副官長。

令曰：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任命鄧彥華爲國民政府副官長。此令。」（註七）

北京外交部答復荷使照會，告以滬案交涉準備開議，惟所謂保留態度一節，應行除外。

是日，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答復荷使照會，全文如下：

「貴公使九月十七日來照，業經閱悉，茲本總長確切通知貴公使，現已準備開議滬案，俾該案早得公平合理之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九二

解決，惟來照所提保留態度一節，應行除外，倘貴公使能將有關係各國外交代表對於該案之意見示知，至爲感盼，相應照復貴公使查照，須至照會者。」（註八）

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決分三組進行。

三組主任名單爲：一、關稅自主組，梁士詒主任；二、裁釐加稅組，顏惠慶主任；三、稅款存放及其他問題組，黃郛主任。（註九）

督辦甘肅軍務善後事宜馮玉祥通電就職。

馮玉祥以西北邊防督辦奉命督辦甘肅軍務善後事宜，仍兼邊防督辦，其所委派之甘肅督辦公署之參謀長蔣鴻遇，是日經新築成長達一千二百華里之包寧汽車道（起自包頭，止於寧夏），抵達寧夏，當即代表馮玉祥通電宣告就職。近由北京臨時政府免去督辦甘肅軍務善後事宜兼職之甘肅省長陸洪濤，得訊即行離皋潛赴他處，省務暫由蘭山道尹楊思代理。（註一〇）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七一—七一二。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號，頁一四—一九。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頁八一—一一。

註五：同註二，頁六—八。

註六：同註二，頁二八。

註七：同註二，頁二七。

註八：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八九。

註九：「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一號，頁一三〇。

註一〇：同註九，頁一三一。

十月

一日 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召開第一次預備會議。

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於上月成立後，曾舉行非正式之會談數次，藉對定於十月二十六日開幕之正式會議，籌議有關準備事宜。是日，復舉行第一次預備會議。委員梁士詒提出「關於將來會議之結果，應否再經各國批准」一項問題，並發表其意見如左：

「此次特別關稅會議之結果，應否再經各國批准之手續，此問題似須分層研究：

- (一)會議結果，不出華盛頓會議關於中國關稅稅則條約及辛丑以後諸條約之範圍者。
- (二)會議結果，超出第一層所指諸條約之範圍，而完全成立一種新條約者。
- (三)關稅自主之條約。

(甲) 從第一層立論

此次特別會議，原非為會商條約本身而召集之會議，乃會商如何實施既成條約之會議，故會議之結果，非條約本身之成立，乃實施條約之辦法，故條約本身既經各國批准，則實施條約之辦法，一經委員商定，則可立即施行，猶之一種法例，成立之後，而有辦事細則，辦事細則議定後，則可立即開始辦事，不能謂辦事細則，仍須與法例經同樣之手續，然後方能成立也。故此次特別關稅會議之結果，在第一層所指諸約之範圍內，絕無再經各國批准之必要。

又從約文中之詞句觀之，如第二條：「由特別會議立即設法以便從速籌備」。第三條「附加稅之實行日期，用途及條件，均由該特別會議議決之。」第六條：「特別會議應商定辦法，俾特別會議得秉公調劑之。」等詞句，皆規定特別會議有迅速議決實行之權，若謂議決之後，仍須經各國之批准，則顯與條約之本意相背矣。

又從關稅稅則條約本身過去之事實證之：該條約第一條規定，會商切實值百抽五之修正稅則委員會，經於民國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一日

十一年在上海集會，並將稅則修正，於十二年一月實施，未聞於實施之前，須經各國批准之手續。（各國政府之承諾與批准，性質上完全不同。）然則同一條約，其一部分之實施，可不須批准，而他部分之實施，則須批准，苟非明文所特定，法理上似不能如是解釋也。

又從華盛頓會議同時成立之他類事實證之，如撤銷客郵，及交還膠州等約，皆一經委員會議決，立即實行，並未介批准於其間者也。

要之此次特別關稅會議之結果，苟不出華盛頓會議關稅條約之範圍，則決議事項，應即實施，無須再經各國批准之手續。縱或稅率上有多少變更，亦不過數字上之增減，而非性質上之變化，不能視為條約本身之改訂。且吾國今日縱將稅率略增，亦必不至驟然超出一二·五之限度。況吾國加稅事項，載自辛丑條約後，苟非外力為之障礙，則加稅早已實行於二十年前；延至今日，損失已不勝計。即就華府條約締約後之年月而論，至今亦將四載。按照四年後應再修稅表之規定，增加若干稅率，仍屬條約範圍內之所許，不得謂之新要求，更不得作為成立新條約之口實也。

（乙）從第二層立論

若特別關稅會議之結果，完全出乎華盛頓關稅條約之範圍以外，而程度上及性質上之變更，皆足成為一種新條約，則國際法上及國內法上或難避免批准之手續。但似此十餘國間之條約，若一一經過批准實施時，因國內或國際情形已與立約時大異，未免發生種種疑問；而尤可慮者，締約國之間，若發生他種爭議，批准國往往表示拒絕批准，以為解決爭議之利器，此最近歷史所嘗示教者也。故萬一此次特別會議之結果，成立新條約，而須經各國批准，則吾國不可不有一種條件的主張。試擬其主張如左：

（一）各國之批准，至遲不得逾條約簽字後兩個月。

（二）締約國中，若有若干國批准，即發生效力。

（三）若兩個月之期限已過，而仍未有一國批准時，則中國得先行實施條約。

考國際法所以認批准為條約生效之要件者，有二理由：其一，則防全權委員有萬一之失，而為國家留再酌之餘

地也。然在交通發達之今日，無論何國，其委員與政府之間，皆可隨時以電信磋商，委員斷不至有專斷及偏失之虞；今讓一步，而假定仍有再酌而留餘地之必要，假以兩月，不爲促矣。其二，因國家之中，有國內法上須以議會之協贊爲批准條約之要件者也。然此乃特殊國之國內法，而非諸國所通有，固不能因一國之國內法，而妨礙他多數國間國際條約之實施也。故締約國中，若有若干國批准，則已證明該條約在國際法上已屬可行，而應發生效力，無須待全數批准也。各國或善意的因事務執行之遲滯，或惡意的絕無正當理由而故意延宕，則中國得於二個月期滿之日起，實施條約。蓋條約原於全權委員簽押之日成立，故實施力已發生於簽押之時；不過拘束力須待批准而後確定耳。

國際間條約簽押後未經批准而先實施之先例亦屢見，而在緊急狀態之下所訂之條約，竟有立即實施而厥後無須批准者，此外外交史上皆有案可稽者也。且中國既非絕對主張不需批准，而又設定兩月長之期限，以爲考慮之餘地，各國若尊重國際公法及國交禮誼，兩個月之時期，未有不能批准之理。故若因各國執務上之遲滯，未能於兩個月內批准，而其間又無拒絕批准之合法的及合理的表示，則吾國可視爲默示的批准，而先行實施矣。

(丙) 從第三層立論

至若關稅自主，本爲獨立國行政權之自由動作，無須與他國立約者，而華府一九國公約亦有尊重吾國行政完整之言，故原則上本無互訂條約之理。惟吾國舊有條約之束縛，不能不有一種形式以解除之，倘無他種適當之形式，則或仍須以條約取銷條約，即辛丑以後束縛吾國稅權諸舊約，皆以新約取銷之是也。此新約雖或難免批准之手續，然其批准當較普通條約爲簡易；蓋此約非積極的規定將來相互間權利義務之條約，乃消極的取銷過去片面的義務之條約，內容固極簡單，而與國際法及國內法均無抵觸，且爲國際通商之普通原則，而非一國之創例，故各國絕無拒絕批准之理由，亦無長久考慮之必要。殆於接到全權委員簽押報告後，即可立刻批准者，縱須定一期限，亦不過一兩月而已足，無須太長，充其量亦只能與第二層所定兩月之期相埒。若遇此而仍不批准，則非情理之所許，直可視爲國家之失信矣。」（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公佈解決義國庚子賠款餘額辦法協定文件，其內容係照法比成例辦理。

依照協定所載，義方須退還三年緩付款約五百萬元，由財政部抵借現款，撥充中秋應發軍政費，前羅文幹所訂奧款合同，連帶解決，改訂新約。（註二）

荷蘭駐華公使歐登科代表外交團，照會北京外交部，對中國外交部九月三十日照會所提處理滬案意見，提出答覆。

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總長沈瑞麟於昨（九月三十日）日照會各國外交團，對上海五卅慘案之解決，提出十三條意見。荷蘭駐華公使歐登科因於是日代表外交團，照會外交部，提出答覆，並表示各國外代表已準備與中國方面商談交還會審公廨等問題。其照會全文如下：

「爲照復事：接准貴總長九月三十日來照，業經轉達有關係各國外代表一體閱悉。各該代表對於本年五月卅日上海發生不幸案件，現在具有誠摯解決之意，正與貴總長相同。而各該代表對於此案自初迄今，時深歉憾，各該代表與上海公共租界行政當局，爲改善情勢平靜民氣恢復相互之信用及平時之狀況起見，盡其能力所及，業已實施者：如所有武裝設備已經取消，海軍支隊已經回艦，義勇隊已經遣歸，戒備令亦已解除，又該案發生時，所拘之人，久已釋放，所封閉或佔據之學校，亦早一律恢復。至發生滬上不幸案件之責任，及由此而生之結果問題，自必尚需詳細研究。有關係各國外代表願與貴總長繼續交換意見，並擬先將總巡停止職務，聽候責任問題之解決。至上海工人狀況，既因事變之所由生而視爲首要者，有關係各國外代表願盡力設法，並以必要之訓令給予各該駐滬領事，以便雇主被雇者締成美滿之關係；同時中國政府方面亦以類似之訓令給予當地之官廳，此外如交還會審公廨及華人加入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兩問題，爲該埠華人團體所首先注重者，各該外交代表並未去懷。茲本公使欣向貴總長重言聲明：各該外交代表已準備與貴總長商議交還問題，使此久經討論之案，得一良好之結果，並已認真研究最

易施行之辦法，使上海工部局行政事宜由中外居民合作。此項研求之結果，各該外交代表當於最短期內，送達貴總長查閱。尚有華人方面希望數端，意在改善華人與公共租界行政當局之情感者，如越界築路問題及印刷附律，加徵碼頭捐，交易所領照等各規章，以及言論集會暨出版之自由問題，論第一問題雖有關係，各國外交代表視為從前建築此項道路純為地方公共利益起見，且辦理歷年已久，然該外交代表等現已準備訓令駐滬領團與中國當地官廳協商一公允滿意之解決方法。至上述各規章等問題，僅屬曾有此種計畫，至今並未公布，更未議決。有關係各國代表果當據諸審核之際，自必顧及中國政府所表示之意願，務使合於法律及公理之原則，況各該外交代表完全準備給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關於此事必要之預告，相應照復貴總長查照，須至照會者。」（註三）

註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頁四二九—四三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二號，頁一三九。

註三：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八九—六九〇。

二 日

蔣總指揮中正令東征軍編組東征宣傳隊。

蔣總指揮中正令東征軍編組宣傳隊，分總隊部及第一、二、三支隊，隊員凡二百三十七員，以能操廣州、東江、潮、梅四地語言者為合格。（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照復荷蘭駐華公使，對其於本月一日照會所提解決滬案意見，表示贊同。

照會原文如下：

「為照復事：本月一日接准貴公使來照，轉達有關係各國外交代表對於不幸滬案之意見，業經閱悉。本總長對於是項意見可表贊同，並願繼續討論其餘各問題之責任，暨由此而生之結果問題。上海會審公署交通問題，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內加入華董問題，務使其最短期內得一良好之結果。並準備將上項各問題之提案送達貴公使查閱。相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二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三日

三九八

應照復貴公使查照。須至照會者。」（註二）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頁五六〇。

註二：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六九一。

三日 蔣總指揮中正發佈令文，痛斥軍官弊端。

文曰：

「（一）我黨革命之目的，在救國救民。其成敗，亦在於得民心與否爲斷。前次東征，雖似得一般人民之幫助，以殲滅陳逆殘孽。然其中仍不免種種弊端，人民亦多有不滿意之處。特舉其尤甚者於下，俾我全軍將士之警戒。如仍蹈舊習，必予嚴懲：（甲）對於伏役之弊端：（1）甲地僱伏挑至乙地，應放其返家。乃有之乙地，一般人不問其該地僱伏難易，該伏是否情願明日再挑，即不分男女老少，竟全數扣押關閉，硬使挑三五日不等。我軍雖滿口說不拉伏，此種舉動，較拉伏有過焉。實行拉伏者，尚未拉及老婦少女，而此竟將老婦少女驅使至數百里外，甚至途遠難歸，此最爲傷心痛恨者也。（2）特務長及軍需軍士，每多短給伏錢。間有不肖連長，亦故意瞞吞伏錢。伏役知其舞弊，或向上級官稟告，乃舞弊人竟辯已完全足給，又加辱罵其告發之人，而上級官毫不明察，敷衍了事。於是公家雖備有充裕之伏錢，而此錢多入少數人之私囊，以致伏役怨恨也。（3）老病伏役至途中，實在不能行走，或運行不及大隊，竟以拳足痛打，慘不忍觀。而我革命軍中尚有此種現象，良堪浩歎！尤可痛者，有由梅回師至淡水，僱有女伏約五六百名，挑至鐵場圍，竟全數關閉。該女伏皆放聲痛哭，聞者酸心，草木落淚。該地徧小，僱伏甚難，此種辦法，情出不得已。爾時果有一二人向其委婉言辭，透切勸慰，或每人多加一兩毫錢，該伏雖不說我軍是極好，亦必謂我軍比別軍多給工資，而竟無一人出一言以安慰，不知負有宣傳工作，監督不良行爲之責者，自問能無愧否？（乙）在宿營地之騷擾：（1）每到宿營地，一般士兵多任意擁入民房，烹煮食物，而官長亦有不禁止其士兵，人民頗覺騷擾不堪。（2）設營人員，不問其該地是否有廟宇、祠堂及空屋等，多宿人民住家，人民不堪其擾，以致其敢怒而不敢言。以上諸端，雖係少數，但凡事成之則難，敗之甚易。如我軍千萬人守紀律，護人民，其

中一二人破壞之，全軍名譽亦因之掃地無餘。以後行軍，倘不從嚴懲誡，設法改良，任一般不良分子任意亂爲，徒託空言，愛民救民，恐民不相信，不特無益，且害莫大焉。況我黨在生死亡關頭之中，非切實愛護人民，使人民擁護，豈能存在乎？（二）本軍部隊驕惰已成習慣，凡我同志如不竭力矯正，其敗亡可立而待。茲將既往之弊，急應痛改者，述之如左，如不切改，一經查明，定予軍法從事，勿謂衆人耳目可掩，而可冥頑如故也。（甲）屬於私人方面者：（1）習成驕惰，有失軍人氣概也。下級幹部，非事事躬親，不足以固結兵心，乃各連官長，每早除值星官敷衍點名外，其餘則往往日高三丈，尚不起床，或竟俾晝作夜，終日昏睡，不事所事。凡連長分內所應爲之事，則謔之副連長或排長；排長分內應爲之事，則謔之副排長或班長。夫官長怠惰之弊病，既爲士兵所窺透，而欲其精神之激發，尙可得乎？（2）行動乖方，足啓士兵疑竇也。駐軍繁華靡麗之廣州，少年軍人血氣未定，逸則思淫，每當夕陽西下，聯翩外出，深夜不歸，或竟連宵外宿，連上牀鋪等於虛設，而此種行動，尤以連長爲多。蓋連長握有經濟之權，而身體亦較自由故也。此等行爲，士兵見之，將作若何感想？（3）躬犯罪惡恬不爲怪，有礙本軍名譽也。聞本軍同學官長，最初對於嫖賭，皆能認爲絕大罪惡，故犯者甚少，卽有之亦必穿便衣，或充別處軍人，而不敢露其眞面，近則相習成風，視爲故常，久入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矣，下流何堪設想？（乙）屬於公務方面者：（1）苛待士兵，有違革命宗旨也。本黨提倡革命，原爲解除人民痛苦。不料連上官長竟有視士兵如牛馬，而無故虐待，任意毆打，甚至皮開肉爛，動彈不得，且復下情不能上達，上令不使下知，種種不平之事，足使聞者髮指。（2）袒護屬員，有犯軍閥惡習也。每見中級以下長官，對於所屬官長極力袒護，極力拉攏，似有不可告人之隱，須求部屬諒解者。然而部屬亦以上官之拉攏也，從而逢迎之，遂以成上下勾結之局，而一切士兵之痛苦，均置之不問。（3）浮造報銷，侵蝕公款，有喪黨員人格也。不要錢、不怕死，爲我革命軍之口號。乃近來一般官長，以嫖需錢，賭需錢，穿衣需錢，看戲需錢，而躬冒大不韙，行種種舞弊手段，但求金錢之中飽，不顧人格之犧牲，開辦費也，購置費也，佚費也，雜費也，甚至冒刻圖章，假造發票，而以行軍之際，弊竇尤多。所最不忍者，士兵任犬馬之勞，搬運物件，官長享漁人之利，冒用佚錢。卽使一二里路，就近警戒，亦必大造報銷，至於開除逃亡，死亡士兵之餉銀，乾沒不繳，而分發各部隊士兵之餉銀，託故扣留，爲數亦屬不貲，如此在在要錢，慾壑難填，曾是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三日

四〇〇

革命軍人而貪污至此。」（註一）

入粵川軍總司令熊克武，有勾結陳炯明叛變嫌疑，遂予扣押。

熊克武，字錦帆，四川人，原爲同盟會會員，且爲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民國七年三月八日，廣州大元帥府發表熊爲四川督軍。十二年六月四日，又任命熊爲四川討賊軍總司令，申討曹吳。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孫大元帥訓令編制建國軍，熊克武所部編爲建國川軍，熊遵於十四年一月十一日就任建國川軍總司令職，惟傾向於雲南唐繼堯。嗣被川軍所逐，率部入湘，又與湘軍唐生智部衝突，熊敗退，率部萬餘人由湘入粵，駐北江。克武窮蹙，國民政府以其爲本黨同志，讓防濟款，撫輯備至。及朱培德由張識萬（陳逆炯明代表）處獲得熊克武與陳炯明通款逆狀，轉相告語，俱皆駭然。軍事委員會因令蔣總指揮於是日上午，誘熊克武及余際唐至寓，一併扣留，並在其旅館捕獲喻培棣等，搜出密據多件。蔣總指揮中正事後記述謂：

「一彈未發，而平此大難，乃知行事實在速決。如能因計利害，斬截做去，則假革命派何難消滅淨盡。今而後聯治等派，庶幾熄迹矣乎！」（註二）

又汪兆銘在民國十五年一月六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敘述：

「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以後，原本可以出兵東江了，但不幸又有熊克武的事件。本來去年春間，陳銘樞旅長攻破興寧時候，在林虎司令部裏發見了十三年冬間但懋辛寫給林虎的一封信，信裏所說都是聯合滇桂軍反對先總理的話。懋辛是熊克武的死黨，又是奉熊克武的命令來廣州的，原來却擺佈出如此的陰謀，所以去年夏間熊克武有電來說要攜帶所部就食來粵，我們聽見已經是不放心了；不過因他也是中央執行委員，又正受趙恒惕的壓迫，不能不勉爲收容，且以爲他經了這番挫折，也許有些覺悟了，所以便指定連縣、連山、陽山這幾縣給他駐紮。這幾縣原是朱益之同志部下的駐地，我們請朱同志讓給他的，他以爲三縣還不够，又將乳源給他；朱同志部則退至四會、廣寧，所有這幾縣的收入都給他造軍需；另外兄弟又和宋子文同志商量撥款二百萬元給他。這是九月二十日以後的事。如果

他和我們誠意合作，當然不會發生別項問題的；誰知到十月一日就出了一件重大變故：陳炯明的代表張識萬這天來見朱益之同志，直說現在的事體陳競公早和熊錦公有約了：譚延闓呢？我前時見過他，他不理我，我們如今也不理他，現在只是等益公的同意。朱益之同志當時氣極了，但還忍耐着盤問他，他見朱益之同志神色有點不同，慌忙說道：我們已準備三十萬給你呢。朱益之同志忍耐不住了，就叫衛兵把他綁起。我們從此才知道注意。查檢電報，竟又發現了但懋辛由香港致熊克武的電內說：各事都已接洽妥，當六日可以來省。我們知道事機危迫，就在三日把熊克武扣留，並在他住所搜出了許多通敵的函件，已經用寫真版發表的。熊克武扣留了以後，我們把川軍交湯子模代領。」（註三）

沙基慘案死難諸烈士，舉行國葬。

國葬典禮於是日舉行，各機關團體奉令停止辦公一天，市內各學校停課一天，均各下半旗，機關團體職員，各學校教職員學生，一體參加執紼，以誌哀悼。（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修正捐資興學褒獎條例。（註五）

北京總檢察廳檢察官翁敬棠報告查辦金佛郎案之結果，即行走避出京。

翁檢察官報告查辦結果，金佛郎案法國部份，我國國庫損失八千萬元，合其他國家共計損失達一萬二千萬元，請將承辦此案之財政總長李思浩、外交總長沈瑞麟拘捕到案，按照刑律外患罪懲治。翁檢察官爲避免危險，即行請假走避出京。七日，翁檢察官復在天津呈總檢察廳，檢舉章士釗在司法總長任內，對金佛郎案有共犯嫌疑。（註六）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頁五六—五六二。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頁五六〇—五六一。

註三：「革命文獻」，第二十輯，頁一六一二。文中陳競公即陳炯明，熊錦公即熊克武，朱益之即朱培德。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三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四日

四〇二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一號，頁二七。

註五：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三。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二號，頁一四〇。

四日 國民政府布告熊克武通敵叛國罪狀。

熊克武通敵事洩，且已予以扣留，國民政府特於本日布告其罪狀。文曰：

「去歲冬間川軍總司令熊克武駐兵黔中，遣軍長但懋辛等來粵謁先大元帥。當時先大元帥以爲熊克武等趨向已定，當能同心同德，以爲國民革命努力奮鬥，故以至誠相待，勗勵兼至。不圖今春掃平東江餘孽之際，在興寧敵軍司令部搜獲但懋辛親筆致林虎函，爲陳炯明向林虎作說客，而對於先大元帥則公然悖慢，甚至謂『如中山不聽，則聯絡在粵之滇桂各客軍與中山脫離，使中山自去，蓋中山已陷於絕境』等語。其時但懋辛等身在廣州，日以擁護先大元帥自命，而於秘密黑暗之際，對於敵人作如許語，不惟喪心，抑亦無恥。厥後楊希閔、劉震寰等勾結唐繼堯，謀與陳炯明東西夾擊廣州，即由但懋辛等爲之媒介。但懋辛等爲熊克武親信之部下、特派之代表，敢於爲此，必有所授。及今年七八月間，熊克武不得政府命令許可，逕率所部經桂入粵，其沿途情形，迭據廣西李督辦、黃會辦來電稱其形迹可疑，宜備非常，並派俞總指揮作柏來粵面陳一切，政府猶以熊克武所部以不容於湘，遠道來歸，宜加撫慰，先派譚師長道源攜帶餉銀藥品，前往勞問，並次第指撥連縣、連山、乳源、陽山、四會廣寧諸縣，以爲該軍駐地，並即以各該縣財政收入充該軍軍費，如有不足，由政府補給。熊克武來省，政府諸人推誠款待，優禮有加，果能共建新猷，胥忘前嫌，寧有他冀？乃日昨在廣州市內拿獲陳炯明派來代表張識萬等訊據供稱熊克武與陳炯明密使往來，陳炯明所提出條件，熊克武均已允諾等語；續據搜獲陳炯明致熊克武親筆署名函件有『希密派委員到港面達機宜同策進展』等語，並述在上海與但懋辛密謀情形及招余際唐赴港情形；同時搜獲但懋辛致熊克武及致余際唐兩親筆函件，均稱現派劉毅夫、張應鑒來粵，並謂『劉君與魏禮堂（即邦平）及競存、隱青方面諸軍均甚接洽，恐我軍須與陳林魏諸軍接頭而又不識交通若何及各軍現駐地安在，故特派張君前來交通一切，如我軍正欲與各軍取聯

絡，請即派員隨同張君前往幹辦一切」等語。似此廣布羽翼，交通敵人，謀危國民政府，罪狀昭然，人證俱獲，實難再事姑容。已飭廣州衛戍司令將熊克武扣留，聽候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審判；其隨同謀亂人等，亦均一體緝拿，歸案訊辦；至於川軍隨熊克武來粵者，於熊克武通敵謀變各情，概未知悉，而遠道勞苦，服食未備，疾痛困恤，政府尤深憂念，着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譚延闓、第三軍軍長朱培德妥爲安撫，務使川軍將士咸知得所，俾同在國民革命旗幟之下，勉力程功，政府有厚望焉。特此布告。」（註一）

胡漢民訪俄，抵達海參威，旋搭車西上。

十月四日午後四時，胡漢民一行船抵海參威登岸後，即由蘇俄外交部駐海參威代表范斯亭接待，當晚下榻薩烏亞飯店。次日上午，由一奧籍退伍師長名布福班者導胡氏等環遊海埠，並參觀工廠、兵營，晚應范斯亭私譙，席間由塔特量特介紹胡氏之革命經歷，舉座似露驚訝之色。六日上午十時，由海參威乘火車往莫斯科，布福班隨行，爲料理伙食。十一日晨九時抵赤塔，下車參觀學校、醫院及賽馬大會，當夜一時換快車西行。（註二）

十三省電報員生罷工風潮，由北京交通部令上海電政監督與公會代表議定辦法，各電局員生均復工。（註三）

上海各團體因浦東兵變，電北京臨時執政府請撤淞滬奉軍。（註四）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一號，頁五三—五四。

註二：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稿」，頁二一九。

註三：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八七。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二號，頁一四〇。

五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解除熊克武中央執行委員職務，聽候審判。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五日

四〇四

是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百一十次會議，由汪兆銘報告熊克武通敵情狀曰：

「熊克武私通敵人，危害政府，其罪狀國民政府命令中已詳述。此處應補說者，即去歲代表熊克武來粵之伍懋辛，於九月二十九日親筆致林虎之函，被陳銘樞師長在興寧林虎司令部搜出，其今年八月三十日致熊克武及余際唐函，以及陳炯明、劉沛泉致熊克武之函，亦於十月三日在熊克武寓中搜出，其勾結爲禍之心，昭然若揭。今此數函，已交與民國日報製爲電版，逐日發表，其親筆之函件，將來再交與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國民政府。熊克武本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應予以若何處置，請公決。」

會議當即決議：

「熊克武應先解除本會執行委員職務，聽候本會審判。」（註一）

國民政府派龍光爲川軍撫慰使，前往北江撫慰川軍。

國民政府因熊克武通敵事洩，於本月三日將其扣留，四日布告其罪狀，本日特派龍光爲川軍撫慰使，前往北江撫慰熊部川軍。（註二）

唐紹儀通電，主張關稅自主，反對北京召開之關稅會議。（註三）

北京軍事財政善後兩委員會開幕。（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任命張貽惠爲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張貽惠，安徽省全椒縣人，光緒十四年生，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研究員，曾任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大學教授等職。（註五）

註一：「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彙編」，頁一六三。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頁五六三。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二號，頁一四〇。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二號，頁一四〇。

註五：日本外務省昭和十二年出版之「現代中華民國人名鑑」，頁三一五。

六日 蔣總指揮中正，率參謀團及司令部人員，出發東征，晚在石龍宿營。

蔣總指揮自上月廿八日受任後，即於本月一日，在第一師師部誓師，積極布署，次第就緒。是日下午遂率參謀團及司令部人員出發。車抵筆村，中央執行委員古應芬引余、張、馮諸將領來見，互談頗洽。晚七時，至石灘，下達明日各部隊動員令，先集中響水、博羅、鴨仔步、淡水之線。八時後，抵石龍宿營。（註一）

國民政府特派譚延闓、古應芬、伍朝樞、譚平山、甘乃光為預算委員會委員，並以譚延闓為主席。（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通緝密謀煽亂之張英華、吳景濂、張志潭、劉永謙等，歸案法辦。

令曰：

「迭據報稱，漢口等處，有設立機關，密謀煽動情事，當經查明為張英華、吳景濂、張志潭、劉永謙等主謀，意在擾亂治安，潛圖不軌。張英華、吳景濂、張志潭、劉永謙均着褫奪官勳，由各省區軍民長官通飭所屬，嚴緝務獲，交由法庭依法訊辦。」（註三）

上海各團體聯合鄭重宣言，對英、美、日三國委員之滬案司法調查，不能承認。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六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七日

四〇六

英美日三國滬案司法調查委員，已於本月三日抵滬，訂於七日起開會，上海各團體，特鄭重宣言予以否認。（註四）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頁五六三。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一號，頁一九。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二號，頁一四〇。

註四：同註三。

七日

北京臨時執政府任命顏惠慶為駐英國特命全權公使加全權大使銜。

顏惠慶，字駿人，江蘇省上海縣人，美國維金尼亞大學畢業，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英語教授、商務印書館英華大辭典編輯、駐美公使館參贊、外務部右參議、外交部次長、駐丹麥兼瑞典公使、外交總長、國務總理、財政整理委員會長、農商總長、內務總長、關稅特別會議代表、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等職，至是奉派駐英國特命全權公使加全權大使銜，並命充任國際聯盟中國全權代表。本月二十二日又令准照全權大使待遇。（註一）

北京司法部設立編譯會。

北京司法部為收回法權之準備，擬將中國司法法令及司法行政之重要公文，譯為西文，及選擇東西各國司法法典，與對於中國司法之評論，譯為中文，是日決定設立編譯會，負責其事，並公布規則十四條。（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准加入國際禁止販賣婦孺公約及禁止淫刊公約。（註三）

註一：日本外務省情報部昭和十二年出版之「現代中華人民國人名鑑」，頁九一。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二號，頁一四〇。

註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三。

八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慶祝雙十國慶，發表通告，勉勵各同志努力國 民革命。

通告全文如左：

「爲通告事，中華民國爲吾黨諸先烈赤血所染成，辛亥十月十日爲武昌起義之日，亦即中華民國奠基之始，凡吾同志，對於此日自不能不特別紀念。然民國雖成立十有四年，而一切軍權政權，均爲軍閥所把持，貪恣暴戾，殘民以逞，更不惜爲帝國主義之走狗，凡帝國主義者所認爲不利者，無不承意摧殘，最近如張作霖軍隊一到上海，而上海總工會、學生總會，即被封閉，並捕拿爲愛國運動首領之人。以中華民國之軍隊，而仇視中華民國愛國者，非僅喪心，抑亦無恥，民國至此，已名存而實亡矣。凡吾同志，丁茲國慶日，當念吾黨諸先烈解放吾人於滿人之手，但不久吾人之自由，復被軍閥攘奪以去。吾黨總理，畢生致力之國民革命，尙未成功，後死同志，皆當一致努力，剷除國民革命中之障礙物，即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前者甘爲鷹犬，後者發縱指示，皆當分別撲滅。今者英國帝國主義者，利用陳炯明擾亂東江，此蓋襲用其十餘年來利用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之慣技，彼不遣一兵，不失一彈，使吾人自相殘殺，而坐收漁人之利，其用心凶狠，實爲可惡。陳炯明等愚頑成性，甘作虎伥，吾同志既對於帝國主義者皆有滅此而後朝食之心，則對於爲帝國主義者鷹犬之陳炯明林虎等，非以全力掃除不可。蓋掃除東江餘孽，即爲打倒帝國主義之初步，亦即國民革命成功之初步也。今數萬革命軍人，出發東征，即爲實現此目的起見，凡我同志未能赴前敵殺賊者，皆當各盡所能，爲革命軍盡力，尤當努力鼓勵前敵軍人，使東江殘逆，早日就擒，革命前途，實利賴之。今日爲民國十四年之國慶日，吾同志除慶祝吾人已解放於滿人之手外，尤當念及現正受壓迫於軍閥與帝國主義者雙層之下，非聯合團結、努力於國民革命工作，不易脫除。務各努力，特此通告。」（註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八日

蔣總指揮中正令東征軍第一縱隊縱隊長何應欽督攻惠州。

蔣總指揮中正本月六日師次石龍，翌日電令惠州楊坤如即日率部移駐白茫花一帶，楊坤如抗命不理，閉城以守，蔣總指揮乃令第一縱隊長何應欽，擔任指揮攻城事宜，並調集第一縱隊之第三師（欠第九團），第二師之第四團，第一師砲兵營、工兵隊及野砲兵連，合組攻城軍，準備總攻擊。（註二）

葡萄牙國新任駐華公使畢安祺等，覲見臨時執政段祺瑞，呈遞國書。（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公布景雲勳章條例、金獅勳章條例。（註四）

荷蘭政府自動退還庚子賠款。

荷蘭駐華公使照會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以奉其政府訓令，為謀中荷邦交及人民親善起見，將荷蘭部分庚子賠款，悉數退還，每年金額約八九萬元。（註五）

日本政府對於無線電案，有條件容納中國所提出之原則。

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照會北京外交部，對於無線電案，容納中國所提之原則，但聲明合辦大電臺，須加入英、法二國，另提確實可行辦法，且請從速批准試辦雙橋電臺。（註六）

北京外交部照會蘇聯使館，抗議蘇俄輪船裝運軍火接濟廣州。（註七）

註一：「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六五、一六七、一六八。

註二：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三〇八。

註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三。

註四：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三。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三二號，頁一四一。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三二號，頁一四一。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三二號，頁一四一。

九日 國民政府為熊克武通敵被扣，發表告川軍將士書，勉勵川軍服從革命政府，實現三民主義，為人民謀幸福。

自本月三日熊克武通敵事發被扣後，五日國民政府派龍光為川軍慰撫使。七日令衛士隊長謝昇繼，派衛士十二名護送川軍慰撫使龍光前往韶關，到韶後由國民革命第二軍接護，該衛士等即回廣州銷差；又令廣州公安局局長吳鐵城，將日前發交管押之川軍手槍隊長王奠安及全隊官兵，幹部學校副官李方谷、藍耀新、火食副官龔祝三及火夫挑夫等；又龍監督光之勤務兵王熙林、陳顧問官悅霖之勤務兵楊少卿等，併於本日釋放，交龍慰撫使領回，以備調遣。並將龍監督光陳顧問官悅霖之行李等項清還。（註一）本日復發表告川軍將士書。文曰：

「這回熊克武通敵，除了他和他最親信的幾個人外，你們一般將士當然不知情，政府豈能加罪於你們呢？你們跟著熊克武從貴州過湖南廣西，走了幾千里的路程，沿途受盡辛苦纔來到廣東，休息不到一月，給養尚未籌有的款，甚至病了連醫藥費都沒有，死了的無錢埋葬，就遇着主將做出這樣不肖的事，使全軍無所依恃，你們一般將士真無辜受累，政府豈能毫不顧念呢？所以熊克武通敵事發現後，政府一面為防止作亂計，不能不將他扣留，一面就命令譚軍長延闓、朱軍長培德就近安撫你們。現又派龍光為川軍慰撫使，龍光是川軍老五師的將領，現當講武堂監督，你們不是他的舊部，就是他的學生，他來當川軍慰撫使，一定能替你們謀安全，龍光也是川人，因為他人好，不肯附和熊克武作亂，政府就用他做慰撫使，可見政府用人惟賢是求，並無成見，又可見政府對於川軍將士除了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九日

四一〇

二通敵謀變的以外，並非不信任你們，大家務要安心，切不可輕聽謠言，無故驚擾。至於你們的給養，政府一定要替你們籌劃的。當初川軍一到，政府就派譚師長道源攜帶賞銀藥品來犒軍，又指定連縣、連山、乳源、陽山、四會、廣寧等地爲川軍駐地，並將以上各縣的稅收撥作川軍軍費，如有不敷，由政府補給，現在熊克武一人雖叛，川軍全體無過，所有從前指定的駐地及餉款，當然仍照舊案辦理。現在廣州附近的反革命派業已掃清，驕兵悍將殲除無遺，政府威信大著，財政統一，所謂財政公開、軍需獨立等政策，不久均可實現，俟將東江殘寇討平，財政更加充裕，政府越見鞏固，川軍的軍費不患無著。至於當兵的餉銀是要按月發足的，像川省軍官尅扣軍餉，兵士連飯都吃不飽，那樣的弊病在革命政府之下是要革除淨盡的。你們要知道革命政府下的軍隊，是國家的軍隊，不是私人的軍隊，打仗是去打反革命派、打帝國主義，是爲國家出力，不是爲私人爭權位。你們試想想，你們當官的當兵的，還是爲國而死值得呢？還是像你們連年在四川打仗，替私人爭權利而犧牲值得呢？還是在革命政府之下受優厚的待遇好些呢？還是跑去做軍閥的走狗受層層的壓迫剝削好些呢？你們大家起來服從革命政府，擁護革命政府，實現三民主義，實現中國國民黨綱，爲人民謀幸福即以謀自己的幸福，這就是政府對於川軍將士唯一的希望了。」（註二）

據民國十五年一月六日，汪兆銘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報告對川軍處理經過如後：

「熊克武扣留了以後，我們把川軍交湯子模代領，後來我們又截陳炯明打給湯子模一個電報，由趙恒惕方面轉來的，內裏說的是熊錦公已給汪蔣兩人扣留，川軍應即退回湘邊，炯已商趙省長設法保護等語；於是不得不命國民革命軍第二三軍去解決川軍了。這件事實關係國民政府的安危，人人知道熊克武扣留之後，黨軍才能出發東江；但其關係尤不止此，雖然當時北江方面還有第二三軍，熊克武即使作反，也沒有什麼可怕，然而我們要曉得：如果川軍還在北江，則第二三軍便不能不看著他，當十月十四日惠州克復之後，陳炯明的軍隊爲要解他東江方面的危急，決定從南路發動，直搗廣州，以牽制我們的東征軍，於是陽江、羅定、雲浮、新興、恩平、開平、臺山相繼失守了，這些地方都是西江南路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重要的所在，當時所以失陷如此之易，因爲蘇廷有臨時叛變，而梁鴻楷舊部之梁鴻林、洪敦曜兩部亦同時叛變，徐漢臣等便乘勢衝入，鄧本殷等的聲勢便大振起來。綜計賊衆約二萬餘人，而南路各軍指揮陳銘樞同志所部祇有第十師，雖然廣西李督辦宗仁、黃會辦紹竑已派兵援助，但也不過千

多人在單水口一帶和敵人相持，眞真是賊衆我寡，這時如果不調第三軍星夜赴援南路，軍事便不堪問了。但如果熊部仍在，第二三軍又如何能够離開北江？如果離開，熊部即可乘虛來搗廣州了。幸而第二三軍已於十月中旬進兵解決川軍，又由廣西李督辦宗仁、黃會辦紹竑令白崇禧由廣州進兵兜截，因爲李黃早已知道熊克武的陰謀的，他們曾發現熊自湖南經廣西來廣東時，沿途和唐繼堯往來許多密電，電文內容雖不能悉，但國民政府是和唐繼堯反對的，他和唐繼堯這樣密切，一定是不懷好意，故決心要解決他。後川軍果然走回湘邊，給唐生智繳械，川軍至此，才算結束。以此之故，十月廿六七等日，第二三軍才能抽調回來救援南路，使陳銘樞師長所部士氣大振，單水口告捷之後，把恩平、開平、臺山、新興、雲浮、羅定、陽江一律恢復，以後更勢如破竹，把幾年陷於敵手的高、廉、欽、雷諸州縣都次第恢復。計自十月六日東征軍事開始動作，至十二月二十六日，而廣東全省除瓊崖外，已是統一告成；大約不過一月，瓊崖也可以攻下了。以上是說明捕拿熊克武的經過，至於熊克武應該如何處分，這應歸中央執行委員會辦理，兄弟並想要求大會下一個公道的裁制。」（註三）

國民政府核准廣東國民大學立案。

廣東私立國民大學爲吳鐵城、傅秉常等創辦，由陳其瑗任校長。大學部設文、商、社會等科，並附設高中部，預定於十月十五日開學。常務董事吳鐵城等遂將籌備情形呈報國民政府，並請准立案。國民政府當即核准，並於是日發布命令如左：

「據私立廣東國民大學常務董事吳鐵城、傅秉常、盧頌芳、胡頌榮、校長陳其瑗等呈請立案事。竊查白沙基慘案發生，省港各地學生反對帝國主義者紛紛罷課，此輩學生均具愛國熱誠，訓練栽培可爲國用，其瑗等不揣棉薄，組織董事會，籌辦廣東國民大學，以收容此輩失學青年，並藉以宣傳黨義，當時租定惠福西路原日中華公學舊址一所，以爲籌辦地點，將來用作附設高中校地，並租定東山洋式樓房一所，以爲將來之大學校舍，開辦經費約二千餘元，全係校長個人先行籌支，兩月以來，竭力經營，惠福西路校舍已修葺完竣，教職員亦已聘定，取錄新生共二百七十四人，收過學費等費五千餘元，均存貯大中銀行，此籌備時之情形也。本校本諸中華民族精神之原動力

，以智仁勇三方面之訓練，灌輸三民主義於各系學科之中，以完成真美善的國民爲宗旨。校內組織以董事會爲最高機關，由董事會選舉常務董事四人，連同校長爲直接辦理校務之機關，一切校務，自校長以下，悉由教務長與總務長之提掇，校中暫設文、商、社會科學三科，分十五系，並附設高級中學部及英文專門部，各科設學長一人，高級中學部暫設普通、師範、商三科，設主任一人，均隸屬於教務長，共同主持，教務總務長以下，分設校醫並文牘圖書館出版庶務出納體育等六部，每部設主任一人，分理校務，此全校之組織也。學校經費，分兩種收入。（一）大學生每人每年繳納學費八十元，中學生每人每年六十元。（二）由董事會負擔，董事會則負保管之責，每歲預算決算均由校長提出，復由董事會審定，至經費之分配，本年預算除教職員薪金每月約二千四百二十元。校役工食每月約八十元，總務各項支出每月約五百元外，悉移作設備之用。校內參考圖書，暫由董事會同仁捐助借用，學科應用之書，則分別按時購置，現在大學校舍，係三層洋樓式，可劃作教室六，辦事室四，宿舍一十八，其餘尙有小屋五間，可作校役室及廁所廚房等之用。現時文科有學生六十六人，社會科有學生四十五人，商科有學生二十一人，六教室已敷應用，樓上宿舍，則作大學生寄宿之用。高中部及英文專門部，則以惠福西路之籌辦處爲校舍，全校學生共一百四十二人，有教室七、辦事室四、校役室及廚房等五所，亦足敷用。高中英專兩部，已於九月廿六日開學上課，大學部亦定於本月五日上課。查本校各系學科，悉以三民主義爲經，以各科學爲緯，創辦及辦事人大多數係國民黨黨員，將來成立，則爲黨爲國不無少補，但創辦大學，事體重大，非得政府准予立案，加以指導，同仁等力小任重，恐難免叢脞之虞，目下籌備情形，一如上述，理合繕陳一切，並將組織章程草案連同校圖、董事名表、教職員名表及學生名表、現在授課科目表彙繕備文呈請察核，伏祈准予立案，並請知照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派員指導，實爲公便等情，並呈繳該校章程圖表各件前來。據此當批呈及章程圖表均悉，准予立案，候令行廣東省政府轉飭教育廳知照，章程圖表各件存此批等語。除批示印發外，合行令仰轉飭知照。此令。」（註四）

國民政府公布「陸軍刑律」。

國民政府於是日發布命令，公布「陸軍刑律」。全文計二編，十二章，八十三條。第一編爲總則，

含十七條；第二編爲分則，含十二章，分別規定叛亂、擅權、辱職、抗命、暴行脅迫、侮辱、強姦、掠奪、詐僞、逃亡、軍用品損壞、違背職守等罪行之懲治，另附則一條。此項陸軍刑律，爲國民革命軍最早施行之基本律典之一。茲錄其全文如後：

陸軍刑律

第一編 總 則

第一條 本律施行後，凡陸軍軍人犯罪者，適用之。

第二條 雖非陸軍軍人犯左列各罪者，戰時亦適用本律：

(一) 第十八條、十九條、二十條、二十一條、二十二條、二十三條之罪。

(二) 第二十六條、二十七條、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之罪。

(三) 第四十八條、四十九條、五十條、五十一條、五十二條、五十三條之罪。

(四) 第五十六條、五十七條之罪。

(五) 第五十八條之罪。

(六) 第五十九條、六十條之罪。

(七) 第六十一條、六十二條、六十四條之罪。

(八) 第七十條、七十一條、七十二條、七十三條之罪。

(九) 第七十七條之罪。

第三條 陸軍軍人在政府所轄區域外犯本律所列各罪者，照本律第一條之規定辦理；陸軍軍人犯他種法令之罪者，依其法令辦理。

第四條 雖非陸軍軍人在政府所轄區域外犯本律第二條所列各款之罪者，照本律第二條之規定辦理。

第五條 凡與陸軍共同作戰之他種軍隊犯罪者，照陸軍軍人一律辦理。

第六條 陸軍現役人員及召集中之在鄉軍人服陸軍勤務或履行服役義務之在鄉軍人，均爲陸軍軍人。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九日

第七條 陸軍軍屬及陸軍所屬之學員、學生、服陸軍勤務之海軍軍人、地方設立之警備隊等之官兵，均爲陸軍軍人。

第八條 服陸軍勤務之海軍官佐軍士之階級，視同陸軍官佐軍士之階級。

第九條 稱在鄉軍人者，謂陸軍現役以外之續備後備等兵役及退役陸軍准尉以上之官佐。

第十條 稱陸軍軍屬者，謂陸軍文官現服勤務之人，但預備或退職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稱上官長官者，謂有命令關係之軍官、有下命令權者或無命令關係而官階在上者。

第十二條 稱哨兵者，謂軍隊駐在地爲衛戍或任警戒之軍人。

第十三條 稱部隊者，謂陸軍軍隊官署學校及一切之特設機關。

第十四條 凡執行死刑時，依管轄陸軍刑律之長官所定處槍斃之。

第十五條 宣告徒刑者，於陸軍監獄執行之；無陸軍監獄之處，得以其他之監獄或禁閉室執行之。但法律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鎮壓極大之暴行或戰時部隊緊急爲保持軍紀之故而有不得已之行爲不爲罪，但超過必要程度者，以其情節酌量處罰，而犯他種法律之罪者，亦同。

第十七條 暫行刑律總則與本律不相抵觸者，均得適用其規定。

第二編 分 則

第一章 叛 亂 罪

第十八條 叛亂本黨主義而聚衆謀叛亂之行爲者，依左列處斷：
一 首魁處死刑。

二 參與謀議或爲羣衆之指揮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三 其他任各種職務或附從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

意圖謀亂掠奪兵器彈藥及其他軍用物品者，刑同前條。

第十九條

第二十條 意圖叛亂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死刑：

一以軍械或軍用物品資助敵人。

二洩漏軍事上之機密。

三脅迫長官。

四陰謀不軌。

五私通敵人。

第二十一條 意圖利敵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死刑：

(一)毀棄要塞。

(二)阻碍交通。

(三)解散隊伍。

(四)詐傳命令。

(五)煽惑軍心。

(六)自損軍實。

第二十二條 意圖使軍隊暴動而煽惑之者，處死刑。

第二十三條 預備或陰謀犯第十八條、十九條、二十條、二十一條、二十二條之罪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第二十四條 預備或陰謀犯前條所載之罪於事前自首者，得免除其刑。

第二章 擅權罪

第二十五條 不遵命令擅自進退或無故而爲戰鬥者處死刑，但有不得已之事由或敵人開釁而爲正當防衛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六條 未受長官允許私自募兵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第二十七條 強佔民房或私賣公物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九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九日

四一六

第二十八條 把持各種機關或截留款項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第二十九條 強拉人民充當佚役或強封其舟車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第三十條 干預他人民刑訴訟事件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第三章 辱 職 罪

第三十一條 不盡其所應盡之責而率隊降敵或臨陣退却或托故不進者，處死刑。

第三十二條 故意縱兵殃民者，處以死刑。

第三十三條 無故不就守地或私離守地而失誤軍機者，處死刑。

第三十四條 冒功諉過及賞罰不公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

第三十五條 意圖利己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一) 收受賄賂。

(二) 侵吞糧餉。

(三) 缺額不報。

(四) 得槍不繳。

(五) 扣餉激變。

第三十六條 當部下多衆有犯罪行為不盡彈壓之方法者，處四等有期徒刑；如因此擾害地方者，處一等有期徒刑。

第三十七條 哨兵及衛兵無故離去守地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 敵前死刑。

(二) 軍中或戒嚴地域三等有期徒刑。

(三) 其餘五等有期徒刑。

第三十八條 哨兵及衛兵因睡眠或酒醉怠其職務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 敵前三等有期徒刑。



(二)其餘五等有期徒刑。

第三十九條

衛兵巡查偵探及其他任警戒或傳令之職務，無故擅離勤務所在地或應到之處不到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三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五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條

無故不依規則使哨兵交代或違反其他之哨令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三等有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四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五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一條

在軍中或戒嚴地域掌傳達關於軍事之命令通報或報告而無故不為傳達者，處三等有期徒刑；因而失誤軍機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在軍中或戒嚴地域服偵探巡察或偵探勤務而報告不實者，處四等有期徒刑；因而失誤軍機者，處二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二條

保管軍事機密之圖書物件當危急時不能盡其委棄於敵之方法致委於敵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三條

在軍中或戒嚴地域掌支給或運輸兵器彈藥糧食被服及其他供軍用物品無故使之缺乏者，處四等有期徒刑；因而失誤軍機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四十四條

因取用兵器或彈藥之不注意傷毀他人之身體者，處五等有期徒刑；致死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五條

不守軍紀而為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一)藉勢勒索。

(二)調戲婦女。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九日

四一八

(三)包庇煙賭。

(四)吃食鴉片。

第四章 抗 命 罪

第四十六條 反抗上官命令或不聽指揮者，處死刑。

第四十七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處斷：

一、首謀處死刑。

二、餘衆處無期徒刑或二等有期徒刑。

第五章 暴行脅迫罪

第四十八條 對於上官爲暴行脅迫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其餘一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九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首謀死刑，餘衆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其餘首謀死刑或無期徒刑，餘衆一等有期徒刑；如生重大變故者，得依敵前處斷。

第五十條 對於哨兵爲暴行脅迫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二等有期徒刑。

二、其餘三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一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首謀無期徒刑，餘衆二等有期徒刑。

二、其餘首謀二等有期徒刑，餘三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二條 對於上官或哨兵以外之陸軍軍人當執行職務時爲暴行或脅迫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三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首謀一等有期徒刑。

二、餘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四條 濫用職權而為凌虐之行爲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五條 第四十八條至第五十一條之未遂犯罪之。

第六章 侮辱罪

第五十六條 對於上官而加侮辱或直接以文書侮辱者，處五等有期徒刑；其以圖畫文書偶像演說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上官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七條 對於哨兵面加侮辱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第七章 強姦罪

第五十八條 強姦婦女者，處死刑。

第八章 掠奪罪

第五十九條 搶掠財物者，處死刑；其情節輕者處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條 盜取財物或強迫買賣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

第九章 詐僞罪

第六十一條 捏報軍情或僞造關於軍事上之命令者，處徒刑。

第六十二條 意圖免除兵役勤務爲虛僞之報告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三條 軍醫有僞證之行爲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四條 冒用陸軍制服徽章或構造謠言以淆惑聽聞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第十章 逃亡罪

第六十五條 無故離去職役或不就職役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九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九日

四二〇

一、敵前一等有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過三日者，四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過六日者，五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六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首謀死刑或無期徒刑，餘衆一等有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過三日者，首謀一等有期徒刑，餘衆二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過六日者，首謀三等有期徒刑，餘衆四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七條 犯第六十五條之罪攜帶兵器馬匹及其他重要物品，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一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三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八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首謀死刑，餘衆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首謀死刑或無期徒刑，餘衆一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首謀一等有期徒刑，餘衆三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九條 投敵者，處死刑。

第十一章 軍用物損壞罪

第七十條 燒燬或炸燬軍用倉庫、工場、船舶、汽車、電車、橋樑及其他戰鬪用之建造物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

第七十一條 損壞前條所列各物及軍用鐵道、電線、水陸通路或使之不堪使用者，處一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二條 燒燬露積兵器、彈藥、糧食、被服、馬匹及其他軍用物品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軍中或戒嚴地域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其餘一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三條 毀棄或傷害兵器、彈藥、糧食、被服、馬匹及其他軍用物品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四條 本章之未遂犯罪之。

第十二章 違背職守罪

第七十五條 監視或護送俘虜使之逃亡者，處二等有期徒刑；出於疏忽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六條 在鄉軍人無故逾召集之期限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七條 欺蒙哨兵通過哨所或不服哨兵之禁令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三等有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四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五等有期徒刑。

前項之外對於哨兵犯哨令者，亦同。

第七十八條 發禮炮、號炮及其他空炮時裝填彈丸或瓦石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九條 軍中或戒嚴地域間急呼之號報而不集合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第八十條 意圖違背服從之義務而結私黨或以圖書散布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第八十一條 違背職守而秘密結社集會及入非政府所許可之黨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第八十二條 哨兵或衛兵無故發槍擊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附 則

第八十三條 本律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國民政府特派林翔為特別刑事審判所所長。（註六）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九日

四二二



各國駐北京外交團以北京司法部通令措辭有誣衊友邦之處，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議。（註七）

北京司法部對於各省法院通令文中，有外國領事利用領事裁判權，袒護犯法外人之句，本係事實。外交團領袖荷使，認爲此項措詞，有誣衊友邦官員之處，特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議。

江蘇省長鄭謙委派秦汾代理東南大學校長。

北京教育部因江蘇省長電請改組國立東南大學，乃派名數學家蘇人秦汾爲籌備員。秦抵寧後，與該校教授及學生接洽妥當，放棄部派名義，由鄭省長委爲代理校長，即到校視事。十三日，教育部批准東南大學籌備員所擬之東南大學規程，並任命秦汾爲東南大學校長，伍崇學爲副校長，秦因所處地位爲難，當即辭職離校。（註八）

註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三二八。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號，頁五六。

註三：「革命文獻」，第二十輯，頁一六一四。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一號，頁三四—三六。

註五：「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一號，頁六一—一八。

註六：「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一號，頁二〇。

註七：「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三號，頁一四一。

註八：「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三號，頁一四一。

十日 蔣總指揮中正進駐博羅；東征軍攻克飛鵝嶺，進迫惠州城。（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准甘肅省長陸洪濤辭職，以薛篤弼繼任。

薛篤弼，字子良，山西省解縣人，光緒十八年生，山西法政學堂畢業，歷任馮玉祥之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部軍法官，陝西禁烟局長，代理陝西、河南財政廳長，北京司法部次長代行部務，內務部次長，京兆尹等職，爲馮玉祥之心腹。原任甘肅省長陸洪濤，自聞北京特派馮玉祥督辦甘肅軍務善後事宜，即不自安，上月卅日馮玉祥派督署參謀長蔣鴻遇在寧夏代爲通電就職，陸洪濤當即離任他去，至是北京臨時執政府准其辭職，特任薛篤弼繼任。未到任以前，着楊思哲暫行護理。（註二）

浙督孫傳芳以國慶日秋操名義，下令預備動員，發動驅逐蘇皖奉軍。

北京臨時執政府前在奉系壓迫下，於本年八月廿四日任命楊宇霆督蘇，姜登選督皖，奉軍因得長驅南下。楊駐南京，第廿師師長邢士廉以戒嚴司令名義駐上海，孫傳芳感受威脅，乃決心驅逐蘇皖奉軍，乃於本月八日在浙江督署，召開祕密重要會議，反對北京臨時執政府各省均派代表列席，馮玉祥亦派代表參加；次日向浙省金融界暫借軍餉壹佰萬元。本日下令動員，表面上的名義是準備秋操調動軍隊，實際是決心驅逐江蘇楊宇霆和安徽姜登選。十一日，孫又通電指斥奉軍壓迫上海罷工工人復工，及任聽各國委員重行司法調查；對於北京臨時執政府召集關稅特別會議，列舉五端，竭力反對，以作與師啓蒙之藉口。（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祺瑞以國慶紀念，特令勉各省區長官：咸殫乃心，不懈初志；勿諉卸，勿遷就。

文曰：

「忝執國政，瞬將一載，值十四年國慶之辰，爰布所懷，敬告有衆。國維解組，綱紀蕩然，嗟我士民，久罹鋒鏑，迫不獲已，勉任仔肩，期以和平，歸於統一，本此志願，委曲以赴，凡百有位，慨念時艱，同心協力，勤求治理，民會選舉，計日觀成，根本大法，亦將厘定。惟是一年之內，叢脞良多，成績未彰，負疚特甚，閭閻彫敝，災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一日

四二四

殿重杏，宿師滿野，供億繁多，樂利無聞，流亡莫復，度支既絀，待理百端，中夜傍徨，愀然如擣，國人屬望，容有恕辭，高位忝膺，責無旁貸，外顧列強之環注，內惕大局之阡危，斷然一手足之爲烈，凡中央及各省區長官，舟楫同持，休戚與共，務望咸彈乃心，不懈初志，鎮定震撼，支柱艱危，勿倖卸以誤國家，勿遷就以貽禍患，斬登上理，福我衆生，大法既成，咸遵正軌，民國榮譽，永垂無極，本執政有厚望焉。」（註四）

故宮博物院成立。（註五）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輯，頁五六五。

註二：日本外務省情報部昭和十二年出版之「現代中華民國人名鑑」，頁二七二。

註三：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四集，頁二九七、二九八。

註四：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三。

註五：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一九五。

十一日

蔣總指揮中正令編組惠州攻城先鋒隊。

蔣總指揮自任攻城指揮官，是日上午八時令第一縱隊縱隊長何應欽編組攻城先鋒隊，令曰：

「爲令邊事，照得楊逆坤如，負隅惠州，禍國殃民，久稽天討。本軍前進，俯順輿情，準擬直搗巢穴，迨潮梅底定，該逆奴顏婢膝，到汕投誠。我政府格外施恩，業經許與歸命。原冀其洗心革面，努力合作，藉蓋前愆。不料該逆怙惡不悛，近又伺隙復叛，若不亟予殲滅，何以登惠民於衽席之上？除攻城計畫凡十一項，另文飭遵外，爲此令仰該縱隊長，迅即遵照。轉飭第三師各團，各選士兵一百五十名；第二師第四團，挑選士兵二百名；共六百五十名，編爲攻城先鋒隊。隊員每名犒賞三十元，最先登城者，得頭等獎賞。此項賞金，即發由該團團長，存候登城後給領。如有報名以後，臨時故避不往者，即將賞金扣發，並應嚴懲不貸，以昭賞罰而資激勵。此次給賞，以求攻城速效起見，嗣後不得援以爲例，並仰轉飭知照。此令。」（註一）

申報發表各國答覆北京臨時執政府邀請參加關稅會議之覆牒。

關稅會議請柬送出後，各國即次第答覆，通知派定代表，開會特別委員會將該覆牒陸續部份發表，茲照錄如下：

「(一) 九月二日，比華使照會：爲照覆事，接准八月十八日貴國政府請柬，開關稅特別會議，定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開會等因前來，茲特照會貴總長，以本國政府已欣受此邀請與會請柬，並已派本使爲代表，本國駐滬總領事汪侯特、華比銀行總代表狄西業等二人副之。用特照達，即希查照可也。華洛思。(二) 九月三日，日使館照會：爲照會事，八月三十一日，曾因日本政府欣願參加特別會議，照會貴部在案。茲復接奉本國政府八月三十日電開，業於是日任命特命全權大臣日置益及本使爲帝國代表，參加特別關稅會議等因。相應照會貴部查照可也。芳澤謙吉。(三) 九月四日，法瑪使照會：爲照會事，案查本年八月十八日來照，以中國政府邀請本國政府參與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條約所規定關稅特別會議，經貴總長定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開幕，茲法國政府允許參與該項會議，本國政府此次欣悅表示對於中國政府之敦睦友誼，並依華盛頓條約之所規定，以尊重其原則，必爲盡其力之所能，予以襄助，俾收關稅會議所必得之經濟合作。其法國委員會團，業經組織如左：委員團團長：駐京法使瑪德；委員：駐京法使參議祁畢業、法國總領事商務隨員克乃德。將來必要時，本公使可隨時簡派法國專門技術員加入本團。相應備照達知。瑪德。(四) 九月八日，英白代使照會：爲照會事，現奉本國外交大臣電稱，所擬在北京於十月二十六日開會之中國關稅特別會議，本國出席之委員團組織如下：本國駐京公使麻克理爲委員長，陸軍上校皮樂爲專門財政委員，曼徹斯特地方商會董事史圖德，外部部員牛敦、駐京本國使館商務參贊傅夏禮、駐京本國使館漢務參贊臺克滿爲委員等因，合行達知貴總長查照爲荷。白樂德。(五) 九月十六日，英白代使照會：爲照會事，關稅會議本國委員團一事，前於本月八日文達在案。茲本國政府已經決定以麻大臣、皮樂上校及史圖德君爲全權代表，至牛敦、傅夏禮、臺克滿三員，則爲專門委員。其本國委員團之秘書廳人員銜名，容俟續達。相應照請貴總長查照。白樂德。(六) 九月十七日葡代使照會：爲照復事，關於貴國邀請參加關稅特別會議一節，業於本月七日照復參加在案，現本國政府，業已派駐京公使畢安祺、國會議員羅夏、海軍少將勃郎谷爲關稅特別會議代表。相應照達，即希查照爲荷。費德楠。(七) 九月二十日，日斯巴尼亞館照會：爲照復事，接准九月十六日

來照，以本年十月二十六日開關稅特別會議，請本使轉達本國政府，派遣代表與會等因。日昨奉本政府電知，本國政府迭經貴國邀請加入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二月六日在華盛頓簽訂關於中國關稅條約，本國政府業允加入，因奉到此項電令，本公使方能允如貴總長所邀請，並聲明出席代表委員，即本公使暨本館參贊阿嘎拉，本公使尤為盼望此會得到美滿之結果，特此相應照復查照是荷。噶利拉。（八）九月二十三日，義館照會：為照復事，接准八月十八日來照，內稱按照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華盛頓簽訂關於中國關稅條約第二條所載，特別會議擬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開會，邀義大利政府派員參加等語，業已特達本國政府。茲訓令內開，義大利政府允即參加會議等因。茲將義國代表團銜名開列於後，即祈查照為荷。翟錄第。全權代表：駐北京公使翟錄第；專門委員：陸尙達、義大利遠東商會會長富麥加利；代表團秘書：使館頭等參贊男爵儒拉、使館隨員馬義司達帶。（九）九月二十六日，那米使照會：為照復事，接准本月二十二日來照，內稱按照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華盛頓簽訂關於中國關稅條約第二條載，特別會議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舉行，邀請挪威政府派員參加，並擬將關稅自主問題，列入關會研究等語，業已轉達本國政府。茲奉訓令內開，挪威政府以華會條約，將見實行，深為之幸，將來對於關稅問題，當與各關係國，協力進行，以副中國政府之期望。相應照復，即祈查照為荷。米賽勒。（十）九月二十六日，比華使照會：為照會事，茲將關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開會之關稅特別會議比國代表團銜名特開如左：計開全權代表駐華欽使華洛思，專門顧問前駐華總領事駐華華比銀行總理狄西業，駐滬比總領事汪候特，本館頭等參贊賽爾益司，本館隨員嘉賓，即祈貴總長查照可也。華洛思。（十一）九月二十九日，美馬使照會：為照會事，關於美國政府應允中國政府之所請，參與按照華盛頓於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二月六日訂立關於中國關稅稅則條約之所規定，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開關於中國關稅稅則特別會議，曾於本年九月十一日照會貴總長在案。茲將參與該項會議美國委員團銜名列下：全權代表兼委員長馬克謨，全權代表司注恩，專門委員博金式、韓倍克、艾文思，秘書廳秘書長梅爾，秘書羅克德、柯克森、漢務科科長麥克、科員卓思麟、柴倍敏；相應照會貴總長，諸煩查照可也。馬克謨。（十二）九月二十九日，法瑪使照會：為照會事，查參加修正稅則關稅會議之法國委員團組成一事，業於本月四日照達在案；該委員團茲已補足委員數名，業經正式組定如左：大法民主國特命全權公使委員團委員長全權代表瑪

伯爵；法國使館參贊祁畢業，法國總領事商務隨員克乃德，越南總督署關稅煙酒總辦吉爾舍，上海法國商會會長馬第業，銀行團中之法國資本團代表兼東方匯理銀行董事會代表馬肅，以上五委員係專門參議。駐京法國公使館領事蘭必思，駐京法國公使館參贊雷學業，駐京法國公使館參贊舒衛洛，駐京法國公使館漢文參贊韓德衛，以上四員係秘書員。相應備照達知，即希查照爲荷。瑪德。（十三）九月三十日荷歐使照會：爲照會事，關於中國政府擬按照在華盛頓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簽訂關於中國關稅稅則條約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開特別大會一案，本欽使前於九月八日照會貴總長，荷蘭政府甚願與會在案。茲奉本國政府電委本欽使爲全權代表，荷屬東印度副總稅務司夏培克及荷蘭東印度漢務司喀特恩格立諾爲專門顧問，本館通譯官包斯書記官葛嘉爲該委員團秘書等因，相應照會貴總長查照可也。歐登科。（十四）九月三十日，丹高使照會：爲照會事，本使茲遵本國政府訓令內開，本國君主於十月二十六日派本使充下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舉行之關稅會議丹國全權代表，同時並決定派本館秘書狄孔慈爲幫代表，相應照會貴總長查照可也。高福曼。（十五）十月二日，義翟使函：逕啓者，關稅特別會議義大利代表團銜名，業於九月二十三日照達在案，茲有本館通譯官范賴學樂，應加入爲代表團秘書，相應函請查照。翟錄第。（十六）十月三日，比華使照會：爲照會事，關稅特別會議本國代表銜名已於上月二十六日本月一日前後備文奉達在案，本國政府茲又續派前本國領事官現充比國營業公司董事兼董事部駐華代表陶普恩爲專門顧問等情，相應照達，即希貴總長查照可也。（十七）十月三日，瑞雷代辦照會：爲照復事，接准九月十六日貴總長照會邀請本國政府參加按照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華盛頓簽訂關於中國關稅之條約第二款所定之特別會議，定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舉行，同時示知本國政府，貴國政府有將在該會提出收回稅則自主問題之意。茲奉本國政府訓令，命本代辦代領謝貴國政府之請求，並示知已命本國駐中國日本特令全權公使艾維婁福君及本代辦爲敝國出席上述會議之代表。茲又聲明者，本代辦深信敝國政府極願在此次會議中或將來在各國所承認之範圍內，考量討論貴國政府一切修訂關於稅則之條約之提議。相應照達，即請查照可也。雷克武德。（註二）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頁五六五。

註二：「申報」，民國十四年一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一日

十二日 汪兆銘、譚延闓與李宗仁、黃紹雄在梧州會商兩粵統一問題。(註二)

蔣總指揮中正抵飛鵝嶺，瞭望惠州城，下令進攻。(註二)

滬案司法調查開庭，傳訊證人及公共租界各負責人，國人無出席者。(註三)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頁五六五。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頁五六六。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二號，頁一四一。

十三日 蔣總指揮中正督率東征軍猛攻惠州，肉搏登城，戰況慘烈，團長劉堯宸壯烈殉職。

本日，上午九時，蔣總指揮登飛鵝嶺左山，勘定砲兵陣地畢，再至右山礮兵陣地，指揮野砲開始發射。俄而敵礮還擊，彈三越蔣總指揮頭頂，距離僅尺許。至二時總攻擊，步兵第四團向北門，第七團向小西門至南門一帶，第八團向西門一帶，第一補充團向東門，而各山砲野砲兵分轟各城門堞樓。四時，第四團在北門，衝鋒五次，敵之在城內者頑抗，在公園者亂放砲；雙方血肉橫飛，損失均甚重。六時，劉團長堯宸躬挾竹梯，率敢死隊疾趨，爲橫木鐵釘遮阻，機槍又自城上掃射，復大呼預備隊急進，遂中彈陣亡。杜、冷二營長亦受創，隊長及士兵死傷過半。及接何師長電話，乃知我軍仍未入城。同時，第七、八團及補充團並衝鋒數次，因天黑，俱各收隊。(註一)

湖南省長趙恒惕下令討伐澧州鎮守使賀龍。

賀龍先由楊森收編，自鄂入川後，叛楊改投熊克武，及熊退入湘西，復叛熊投入趙恒惕軍，經趙派充澧州鎮守使後，又謀叛亂，趙恒惕據報後，特派得力部隊予以討伐。（註二）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頁五六七。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二號，頁一四二。

十四日 蔣總指揮中正指揮攻城部隊向惠州城猛烈攻擊，奮戰至薄暮，惠州、惠陽俱告克復。

惠州城後枕東江，前臨西湖，三面環水，一面背山，城高而堅，形勢雄壯，夙稱天險，爲東江的門戶，戰場的鎖鑰，是宋代迄今從未攻破的堅城。逆軍楊坤如閉城以守，蔣總指揮編組攻城部隊實行攻擊，本月十日攻克飛鵝嶺，進撲城垣，十一日令第一縱隊長何應欽編組攻城先鋒隊，準備攻城，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在下角附近，我攻城軍野礮，開始與敵炮戰，十一時，各處山礮亦相繼發射。至下午二時，北門城之樓堞，被我礮火毀壞甚多，我第四團受礮兵之掩護，通過北門橋及可徒涉之處，向城進逼，雙方戰鬥甚烈。四時，我軍搬運竹梯，直達城腳，因敵火猛烈，未能登城，該團劉團長堯宸在橋上觀測敵情，中彈受傷，官兵死傷甚衆。是日下午二時半，我第三師方面亦向西南各城門攻擊前進，戰至傍晚，敵猶頑抗。

十四日，我軍繼續進攻，蔣總指揮在飛鵝嶺礮兵陣地指揮，何縱隊長亦在北門親自督戰，並派第八團增加北門，礮火集中該處，至午後三時半，我第四團首先登城，北門之敵紛紛退走，其他攻城部隊亦相繼衝入，何縱隊長率領預備隊入城，楊逆坤如已隨殘部向水東門逃竄，東征軍即行追擊，乘機佔領惠陽，蔣總指揮旋亦移節惠城，佈告安民，策畫此後之作戰。

惠州天險既克，自是分右中左三路向東進展，迭破逆軍，追奔逐北，本月二十八日攻佔五華，三十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四日

四三〇

一日克復興寧，復乘勝肅清梅縣大埔，追擊至閩邊永定一帶，將其殘部悉數繳械，至是東江底定。（註一）當日，蔣總指揮中正致電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報捷。電曰：

「本軍奉令東征，於十月十二日開抵惠城附近，十三日午前九時，令本軍第一縱隊第四團及第三師野砲隊，開始攻城；激戰至本日午後四時三十分，我軍先後由西北門入城，逆敵死亡枕藉，餘均繳械投降，楊逆坤如負傷逃逸。惠城夙稱天險，有宋以來，從未攻下；今爲我革命軍一鼓攻克，雖將士奮勇用命，亦我先大元帥在天之靈有以佑之。從此努力前驅，肅清逆氛，指日可期；吾黨前途，確放光明。除撫輯地方外，捷電以聞。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叩。寒（十月十四日）印。」（註二）

按：第二次東征之役，蔣總指揮率領東征軍一鼓攻克三年負隅、古稱不破之惠州天險，搗毀陳逆老巢，奪得戰場鎖鑰，從而追奔逐北，勢如破竹，一舉而收復潮梅，底定東江，奠立北伐統一基地。蔣總指揮篠電稱：「國民革命之基礎，於是大奠。」故兩次東征中，棉湖之役，爲革命勝利開其端，惠州之役，實爲革命勝利奠其基之重要戰役也。

茲將攻克惠州之役有關資料附錄如後，以資參證。

據蔣總指揮中正於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於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軍事報告」，云：

「……東征軍各部自十月一日陸續出發，八日以前在增城、石龍、茶山一帶集中完畢，按照作戰計劃，首攻惠城，十二日晨合圍，十四日午後攻克，團長劉堯宸等死之。惠州既下，遂令第一、二、三各縱隊分途前進：第一縱隊出海豐，第二縱隊出三多祝、紫金，第三縱隊出河源，限各縱隊於二十二日以前佔領海豐、高潭、紫金、河源之線。十一月三日以前第一、二縱隊佔領潮汕，第三縱隊出五華、興寧向梅縣、大埔追擊。各縱隊均本此計劃前進，協同作戰。安流、雙頭之役，破林虎主力萬餘，繳械達六千餘枝；洪逆所部在海豐、河婆，亦迭爲我第一師所挫；第三縱隊亦屢破熊逆部於五華、興寧；逃竄閩邊之殘敵，復被我追擊隊大破之於永定。肅清潮梅，爲期僅一月耳。至於肅清南路，也很迅速。鄧逆本股當東江戰事緊急時，勾結魏邦平、梁鴻楷等大學來犯，進迫江門。初由陳銘樞師長率部獨力支持，後有第二、三兩軍相繼加入；東征軍亦抽調第四軍由紫金班師回援，朱培德、李濟琛兩同志先

後爲總指揮。我軍軍威大振，屢次大破敵軍，高雷欽廉次第肅清。現在廣東全境仍被逆軍盤踞的，僅餘對海之瓊州，勢窮力蹙，亦不難指日蕩平。

最後要報告今後軍政的進行。現在的國民革命軍完全在政府管轄之下，一個命令出來，完全可以動員；人數有八萬五千人，槍械也有六萬桿，兵士的餉額有一定預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較前改善。又有各陸軍學校學生六千人，足抵三師之數。再用些精神，積極整頓，本黨的力量就不難統一中國。現在當先專力於肅清土匪，使省內雖無軍隊，亦可無虞；我們便可實行打倒北方軍閥的工作。所以我們今日不怕一切的反革命派，只要我們一致團結起來，努力奮鬥，我現在可以說，我們的政府確實有力量來向外發展了。還有雲南的唐繼堯，他的野心很大，沒有一天不想推翻革命政府，來攻廣東的；但是他的實力很有限，內部也不一致，已成爲強弩之末；即使他不顧後方，竟向廣東來攻，廣西的兵力也儘够應付。現在廣西的當局是很忠實於國民政府。

這兩年中的軍事，總括起來說，有十三年積極的準備，才有十四年統一廣東的成績。我們從今以後，更要接受總理的遺囑，繼續努力奮鬥，國民革命的成功，當不在遠。最後還有要聲明的一句話：這兩年來國民革命軍小小的成效，實在是靠了人民的援助；革命軍所到的地方，人民都來切實幫忙，不僅表示熱烈的歡迎而已。所以革命軍實在是人民的軍隊，革命軍的武裝實在是人民的武裝。」（註三）

據當時第一縱隊縱隊長何應欽記述作戰經過云：

「民國十四年十月上旬，蔣總指揮指揮各部隊依照東征方略，如期集中於所命各地。第一、第二兩縱隊沿東江兩岸齊頭併進。

十月九日，第一縱隊的第三師，及警衛軍獨立第一師，已進佔響水、博羅之線，第一師已到達湖鎮，第二師第四團到達菜尾圍，鄂軍到達福田；第二縱隊亦於同日到達鴨子步附近。第三縱隊現正在東進中。總指揮部亦由石龍向博羅前進。

當時，逆敵楊坤如、莫雄等部約三千人，因惠城後枕東江，前面西湖，三面環水，一面背山，城高而堅，形勢雄壯，夙稱天險，爲廣東東江的門戶，是宋代迄今從未攻破的堅城，故利用此天險，閉城固守，以待援軍，頗有負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四日

四三二

隅之勢，李易標、陳修爵等部三千人，已於十月三日在老隆集結，目下計可到達河源，黃任寰等部約三千人，聞已到達藍塘。洪兆麟部約二千人，現在平山。謝文炳部約二千人，現在梅隴，似有向東征軍前進模樣。

十月七日，蔣總指揮曾親致楊氏一電，勸其輸誠，以免殃及民衆，乃楊逆怙惡不悛，竟置不答。九日令第一縱隊酌派有力部隊圍攻惠城。主力集結於響水、博羅附近，以備進擊河源、紫金方面的敵人，並頒佈攻城計劃概要如左：

(一) 攻城部隊任務之區分：

1. 第四團擔任惠州府城北門、西門之攻城，並任野砲連之掩護。
2. 第三師先行佔領上、下馬莊、飛鵝嶺，擔任攻破惠州府南門及惠陽城。
3. 野砲兵應在梅湖與下角之間地區佔領陣地。

(二) 第一縱隊其餘各部，在博羅策應，並準備敵由水北竄出時之兜截。

(三) 第二縱隊對於平山增援惠城之敵，相機迎擊，並策應我攻城部隊。

(四) 攻城材料由副官處準備分配。

(五) 砲火集中如左：

1. 野砲連之火力，集中於府城北門城內之敵，第四團應準備爬城隊，以待砲火奏效，立即衝進城腳，勇敢登城。

2. 山砲之火力，應集中於南門城內之敵，第三師應準備登城隊，以待砲火奏效後，立即衝進城腳，勇敢登城。

(六) 登城隊攜帶武器宜多，配合攜帶短槍及手榴彈士兵。

(七) 登城獎金：

1. 首先登城者獎一百元。
2. 其餘獎二十元，但不在敵火下登城者，不得請獎。

(八)飛機隊應準備多量炸彈，協同砲兵攻城。

(九)參加攻城之砲兵，概歸砲兵營長蔡忠笏指揮。

(十)第一師工兵隊，準備材料，協助攻城。

(十一)第四團通信隊，應迅速構成通信網。

(十二)攻城指揮官本總指揮兼任之。

第一縱隊何縱隊長應欽，在博羅奉命後，其處置概要如左：

(一)令第三師、火第九團)第二師之第四團，第一師砲兵營、工兵隊，及野砲兵連為攻城軍，預定明(十)日開始行動。第四團佔領下角附近，擔任北門之攻擊。第三師應佔領上、下馬莊、飛鵝嶺一帶，擔任西南各門之攻擊。

(二)令在博羅之獨立第一師，於十日午前派出步兵一營，進佔白沙堆，掩護攻城軍之側背。

(三)縱隊(除攻城軍)主力，應於十一日集結於左列各地待命。

隊	號	地	點	附
第一	師	博	羅	附近
				到達後，即派步兵一營，至白沙堆接防，獨立第一師之第一營，應即歸還建制。
獨立第一師	田	心	附近	
第三師之第九團	派	尾		
鄂	軍	響	水	對柏塘方面嚴密警戒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四日

四三四

十月十日晚八時，蔣總指揮進駐博羅、宿營縣公署。當日革命軍先頭部隊已攻佔飛鵝嶺，偵知敵防守城垣，極為堅固，乃令第一縱隊的攻城軍，於十二日準備完成後，即可開始攻擊。第二縱隊於十一日進佔官橋、永湖之線，準備策應，並與攻城軍連絡。第三縱隊以主力集結於博羅南岸的菜尾園，一部位置於梅湖附近。並隨即指示攻城要領如左：

(一)攻城隊（即先鋒隊）之選出：

1. 第三師第七、八兩團，及第一補充團，各團一百五十名，共四百五十名，分三隊。
2. 第二師之第四團三百名，分二隊。

(二)先鋒隊分爲五隊，其編組如下：

1. 第四團選出者，爲第一、二隊。
2. 第七團選出者，爲第三隊。
3. 第八團選出者，爲第四隊。
4. 第一補充團選出者，爲第五隊。
5. 第一、二兩隊，每隊編爲三小隊，每一小隊士兵二十名，其餘各隊亦編爲五小隊，每小隊士兵三十名。
6. 每小隊以五人爲一班，每班攜帶竹梯一個。
7. 每班以長短槍，或手機關槍兵，手榴彈兵，勻配編成。
8. 每隊設臨時隊長一員，每小隊設臨時小隊長一員，每班臨時指定班長一人。

(三)攻城時之指揮及動作：

1. 各隊長任各隊攻城實施之指揮，其責任如下：
 - (1) 集中先鋒隊，編成小隊及班，並編造名冊三份，一份存團部，一份呈師長，一份呈總指揮部。
 - (2) 領取竹梯，分配各班，教以攜帶前進各方法。

(3) 預先偵察前進路及中途可利用之地物，以是佈置登城及衝鋒之根據。

(4) 攻城時限之前，各隊長應即集合先鋒隊於預定之地位，使各小隊就準備前進之位置，遵照時刻，衝鋒前進。

(5) 各隊長對於所擔任前進路地帶之湖水河流，宜於十一日晚，多派知水士兵，偵察各地水之深淺，並將偵察情形詳細報告。

(6) 各班登城，以短槍、手機關槍兵及攜帶有手榴彈者充當，其餘繼續前進，當先之第一名，不携竹梯，携竹梯者應派第二名任之。

(7) 各隊長應隨同各小隊前進，並明示各部下之職責。

2. 各小隊長應協助隊長編成相當之班數，分配竹梯，如梯不足或損壞時，應即新造或修理之，指揮各班，俟就進攻位置。并偵察湖水、河流之深淺，分配各班，示以前進路，維持各班靜肅前進，并任登城後射擊之指揮，為進攻之領導。

3. 各班長之責任：

(1) 領取竹梯或修理製造。

(2) 偵察前進路附近湖水、河流之深淺，但須於夜間行之。

(3) 領導全班士兵，按照規定勇敢前進。

(4) 督率士兵實行各分配之工作。

(四) 各士兵登城，應遵照小隊指定之先後行之，其要領如下：

1. 各班之士兵到達城脚，以二人或三人豎立竹梯，其餘二人或三人應即向城上放槍。

2. 竹梯豎立後，第一名應即登城，到達城上，如敵不退，應相機擲手榴彈或射擊，將敵擊退，如敵已退，應向敵方為示威射擊，待全班到齊，即衝鋒前進。

3. 如第一名受阻礙時，第二、三名猛烈前進。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四日

四三六

4. 第一、二、三名登梯時，第四、五名之士兵，應對城上之敵射擊，掩護友軍登城。
5. 竹梯上能同時站立之人數，應預先試驗，登城時即將試驗之人數，繼續行之。
6. 如有臨陣退縮者槍決。

(五)砲兵目標：

1. 城內公園敵人之砲兵陣地。
2. 電燈局。
3. 敵之司令部。
4. 東門橋。
5. 北門城上之敵人兵棚。
6. 北門。
7. 南門及城之東南角。
8. 西門。

(六)各先鋒隊準備完畢時，即用電話報告總指揮部。

(七)總指揮明(十二)日上午十時前到達砲兵陣地。

(八)林振雄部為縣城攻城隊，任攻克惠陽城之責。

(九)各團長將所部同時作跟隨先鋒隊前進之部署，機關槍則配置於要點，先鋒隊前進時，向城上之敵猛烈掃射，掩護其前進，各營步兵則同在各先鋒隊之後繼進。

(十)先鋒隊登城後，以一部射擊，以一部開城門。

(十一)實施總攻擊時，以黨旗左右搖動各砲齊響為記號(由本部臨時派員任黨旗之搖動)。

(十二)各機關槍為實施掩護先鋒隊之前進，應預先選定陣地。

十月十二日上午十時，蔣總指揮率第一縱隊縱隊長何應欽，由博羅乘電船至白沙堆登岸，臨飛鵝嶺偵察，瞭望

惠城，回憶去年追隨總理，患難相依，情景隱然在目，悽愴不能自己！

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蔣總指揮親冒鋒鏑，登飛鵝嶺，督部圍攻惠州城，攻城軍在下角的野砲兵，首先開始與敵砲戰。十一時左右，各處山砲亦相繼射擊。戰至午後二時，北門城垣的垛口，被攻城軍擊毀甚多，第四團即乘機在砲火掩護下，急速通過過北門橋，徒涉護城河，向城根進逼，戰鬥激烈異常。午後四時左右，攻城軍所運竹梯，已到達城腳，因敵火猛烈，前進困難，第四團團長劉堯宸冒敵火在北門橋上指揮攻城，所部前仆後繼，敵為膽寒。但不幸劉團長終於中彈殉職，官兵死傷甚衆。

同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我第三師方面，亦向西南各城門攻擊前進，戰至傍晚，敵仍頑抗。

十月十四日上午，蔣總指揮接何縱隊長應欽報告：『第四團仍願攻城』，曾欣然的讚嘆：

『該團不因傷多而墮士氣，真不愧為革命軍矣！』

當日下午二時，蔣總指揮令各部復行總攻，並親赴飛鵝嶺砲兵陣地督戰，何縱隊長應欽亦在北門指揮，並派第八團加入戰鬥，北門砲火亦集中該處，戰至午後三時三十分，第四團官兵奮勇力戰，首先登城，北門之敵紛紛退走，其他各攻城部隊，亦相繼衝入，何縱隊長應欽率領總預備隊入城，逆將楊坤如棄城隨殘部向水東門逃竄。號稱千年未破的堅城，革命軍不過四十小時的攻擊，即告克復。

惠州既克，東征軍續行追擊，蔣總指揮亦於十五日上午八時移節惠城，佈告安民。」（註四）

據當時擔任惠州攻城軍的砲兵連連長陳誠傳略記載：

「民國十四年軍校新自蘇俄運來火礮若干門，始成立礮兵連，先生為連長。國軍之礮兵部隊自此始。」

又敘述參加第二次東征惠州之役作戰經過云：

「自我軍回師廣州後，東江防務空虛，陳炯明收集其殘部，圖謀再襲廣州，因有二次東征之役。十四年九月，蔣公為總指揮統軍東征。以惠州為東江樞紐，城堅形險，決首先攻克之。

惠州三面環水，路極險隘，易守難攻。而城上之機關槍陣地既穩且固，掃射甚烈。我步兵前仆後繼，未能攀登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四日

四三七

，死傷枕藉。先生乃乘夜架礮于離城約五百米之茅舍下，仰射城上之機槍陣地，於拂曉時一發試礮，再發而中。步兵乃一擁而入，城遂下。當時礮兵不甚爲人重視，惠州之役後，觀感爲之一變，先生以功晉升爲礮兵第二營少校營長。」（註五）

據當時擔任攻擊惠州北門的先鋒隊長杜從戎記述攻城作戰經過云：

「十月一日校長蔣公命第一縱隊何縱隊長轉令第三師之第七、八團另補充第一團各選官兵一百五十人，第四團選出之官兵二百人編成攻城敢死總隊，計第四團選出之二百人爲第一、二兩隊，第七團選出者爲第三隊，第八團選出者爲第四隊，第一補充團選出者爲第五隊，統由敢死總隊長杜從戎指揮作攻城之攻擊。第四團之一、二兩隊每隊分作五小隊，每一小隊士兵廿名，官長一員，其餘三、四、五隊亦以每隊分爲五小隊，每小隊士兵爲卅名，官長一員，每小隊以五人爲一班，每班携竹梯一具，敢死隊無論官兵皆以輕裝（除去背包、軍毯、乾糧袋等等），並提輕機槍、短槍、手榴彈等武器，山砲連配屬敢死總隊序列，聽杜總隊長于接近陣地時隨時指示目標，以作有效之射擊，杜總隊長於敢死隊進入各陣地後，即向總指揮官及何縱隊長報告，時總指揮官蔣公已到達飛鵝嶺，陣地何縱隊長亦在砲兵陣地相機發令進攻。余敢死隊官員均以必死之決心書獻遺書，稟告父母，請以移孝作忠，誓踏先烈血路，爲革命、爲主義而犧牲，請恕不孝之罪。」

惠州城之形勢，三面環水，北門有一大湖，名曰西湖，泥淖甚深，不能跋涉，僅有一約三四尺之北門路，路中有大橋，爲西湖之水流注東江之孔道，如藉此橋之左面東江邊沿水淺，略可作爲掩護。惠州城城高而堅，形勢雄壯，夙稱天險，一千餘年以來歷經戰亂，從未攻破，陳炯明每據此叛亂。總理二年前命滇桂軍圍城攻擊三年之久，亦曾未擊破。故惠州縣誌有云：『鐵鍊鎖孤舟，飛鵝水上浮，任憑天下亂，此地永無憂』。我軍此次欲平東江，必須先取惠州此一心臟要塞，楊坤如率二千餘之衆，藉此天險，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況外有陳修爵千餘人集佔老隆，紫金、藍塘等處，唐任寰、洪兆麟等爲其支援。我蔣公於進攻之先，曾曉以大義，勸諭楊逆早日投誠，許以自新之路，免兵戎相見，殃及黎庶。無奈楊逆怙惡不悛，恃險置之不理。

十月十三日，野砲營在大中堂陣地向北門城樓開始攻擊，我敢死隊附屬之山砲兵連亦在下角坳同向城頭、城垛

射擊。圍城之各步兵團陸續射擊城樓上之各據點，第三師之砲兵營蔡忠笏營長以壓制之砲火向城內之砲兵陣地轟炸，火力之熾盛，似可以攻擊前進，余以電話向總指揮官報告，並報告何縱隊長，何縱隊長當即命余敢死總隊攻擊前進。余衝鋒越過北門橋接近城腳，遭城樓敵側防之掃射，負傷倒地，隊員亦傷亡過半，然余猶以電話報告何縱隊長云：城樓側防之機關槍陣地尚未消滅，請令山野各砲繼續攻擊，俟稍壓制後，方可繼續攻城。余第一營全營官兵勇敢推進，前仆後繼，第二營冷欣營長亦作最高速度之衝鋒，與我第一營並肩作戰，冒城頭矢石，冷營長亦因之負傷。在此旺盛士氣之下，負傷官兵始得有掩護機會，拖至稍後，方能使用擔架擔至團部裏傷。劉團長堯宸未至余等負傷之處，尚在北門橋頭，因其人高馬大，暴露目標，為城樓上之側防機槍掃射，肚臍以下連中四彈，壯烈成仁矣。余到達團部，當即報以第一營副營長黃珍吾代理第一營營長，繼續努力衝鋒；第三營亦繼續跟進；第三師之第八團、第九團分別由北門攻擊前進，我第四團健兒殺聲振天，終於四小時內破此堅城。」（註六）

據當時攻擊惠州城西門的先鋒隊隊長冷欣對攻城作戰經過撰寫「血灑惠州城」一文云：

第二次東征進攻惠州城

當我們回師廣州靖亂，討伐楊、劉的時候，因為部隊不敷分配，暫准陳炯明殘部投誠，回駐潮、梅，不料狼子野心，竟又叛變，壓迫我留守部隊，退到淡水附近，同時勾結北江附近的熊克武，和南路的鄧本殷，分犯南北，都有向廣州進攻的模樣，政府為消滅各路叛軍，統一廣東起見，決心下令討伐。表面看來各路叛軍聲勢浩大，實際上都是色厲內荏，不堪一擊；而革命形勢的發展，却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七月一日國民政府宣告成立，三日軍事委員會成立；八月二十六日所有帶有地方色彩，冠有省名的部隊，一律編組為國民革命軍，校長蔣公任第一軍軍長，其他二、三、四、五軍，分由譚延闓、朱培德、李福林幾位先生擔任，統一了部隊的編制，也鞏固了中央的權力！革命聲威，震動全國，各地青年，有如潮水一般紛赴廣東投考軍校，第四期錄取名額，竟達三千五百人以上；而絡繹不絕，待考下期的更是不計其數。革命陣營有了優秀的青年作幹部，又有奮鬥犧牲的羣衆，真是光芒萬丈，照耀天地。九月二十日，扣留了熊克武，由第二、三兩軍共同解決了他的部隊，平定了北江之亂；十一月，又由二、三、四軍合力，次第討平鄧本殷、魏邦平等諸逆，肅清了南路的反革命勢力！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校長蔣公就任東征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四日

四四〇

軍總指揮，開始第二次東征，各部隊自十月一日起陸續出發，分成三個縱隊，第一縱隊長為何應欽先生，負有攻擊惠州並準備迎擊河源、紫金方面敵人的任務；所編成部隊是第一師，第二師的第四團，第三師及少數東江地方部隊。又以第三師（缺第九團），第二師的第四團及第一師直屬野砲兵連、工兵連爲主攻惠州城的部隊（總兵力三個團）。第四團團長爲劉堯宸先生，第一營營長杜從戎，第三營營長惠東昇，我是第二營營長，一路行軍於十月九日到達菜尾圍。

兩馬流淚一段小插曲

當天在路上，忽然看到我騎的馬流眼淚，以後隨時注意牠，總是不住的流，我心裏想，這次一定要爲革命成仁，不然馬怎麼會流淚？後來在休息時，見到杜從戎營長，隨便談到坐騎流淚事，他說他的馬也是一路流淚，我們相對一笑說：「我們兩個人大概要做烈士了」。到了晚上，大家露營野地（當年黃埔革命軍不住民房），一會兒馬伏來報馬已倒斃，我因好奇搖一電話給杜從戎營長問問他的馬如何，他說他的馬也死了，我心裏想真是咄咄怪事！

自請充當先鋒隊隊長

十月十日，我們佔領下角附近（惠州城西北方），奉到命令，攻城的部隊應於十二日準備完成。十一日又奉命挑選先鋒隊（俗稱敢死隊）隊員，編成先鋒隊並準備竹梯，在開始攻擊時，首先衝鋒爬城。其編制區分爲一二兩隊，各設隊長一人，每一隊轄五個小隊，每一小隊有隊長一人，隊員二十人。

我自奉到編組先鋒隊的命令，非常興奮，就跑到附近一小山上，向校長蔣公請示說：「我願意當先鋒隊隊長」，當蒙指示：「你是營長，去當先鋒隊隊長，這一營部隊交誰指揮」？我說：「副營長很勇敢，他能代理我的職務，同時部隊在後跟進，一樣可以指揮」，蔣公稍爲沉吟了一下說：「可以」！我奉到面諭允准，一時愉快的心情，真非筆墨所能形容！先鋒隊正式編組成立，由杜從戎營長任第一隊隊長，主攻北門，我爲第二隊隊長，主攻西門。（當時我的副營長是譚鹿鳴，第四連連長杜心如，第五連連長曾擴情，第六連連長陳琪，譚副營長後來在攻城中陣亡，杜、曾兩連長都負傷）。

耿澤生烈士求仁得仁

回頭路上，忽遇師部衛生隊黨代表耿澤生，他自抱奮勇對我表示，希望編在我這一隊裏當一名先鋒隊小隊長，要我轉向校長蔣公請求，我直率回答：「不行！你不是我營裏的官，我不好請求，也不好編」。他一味的央求，非當不可，想起我與澤生兄平時相處非常之好，而且是軍校同學中反共的同志，不便太拒絕，使他灰心，便又上山代爲請命，校長蔣公稍加思索後說：「可以，就編在你這一隊裏好了」！可憐他在吧城時，不幸敵人的槍彈打中他的太陽穴，就此在惠州城下壯烈犧牲，遂了他的革命宏願！本來他是後勤部隊的人員，做「烈士」的機會比較少，竟不顧「古來征戰幾人回」，求仁得仁！革命軍的可貴在此，革命軍的光榮也在此。

衝殺聲中酣眠的故事

十三日，開始攻擊，本團是攻城主力，第一營攻北門，第二營攻西門，第三營爲預備隊，何縱隊長與劉團長都在北門外指揮督戰。上午九時，先由駐下角附近的砲兵開始砲擊，當時命令中曾指示：先鋒隊及各部隊須等待砲火擊毀城牆牆垛，再行爬城，事實上各部隊並未如此，莫不爭先恐後，不等城垛毀壞，即欲搶前登城。（因牆高梯短，竹梯的高，祇及牆的頂端五分之四）。惠州城的地形，三面臨水，一面背山，北門的右側是東江，北門和西門的正面是豐湖（又名西湖），湖上有兩條堤，名蘇公堤，是宋朝蘇東坡謫居於此所築；一通西門，一通北門，堤長二三里，寬約兩三公尺，是接近西、北兩城門與城根唯一的通路。堤上遍佈障礙物，並在中央設有以竹木編成的閘門，城門樓上和兩側，都置有重機槍指向堤上。我在開始攻擊前，曾集合先鋒隊全隊官兵，指示方略，一眼看到堤上的閘門和兩側的障礙物，心生一計，決定先將閘門燒去，以免衝到閘門時，遲延前進，在機槍瞰射下，多少官兵無謂犧牲，正在思忖與同志們商談如何迅速達成任務，忽然小隊長陸汝驤跑來自薦並獻計說：「我會游泳，可用一捆稻草頂在頭上，從堤旁游水過去，到達閘門邊上堤，燒毀閘門。火起爲號，同志們立刻衝殺過去」！我聽了非常贊成，即依計行事，我全神注視他下水，再用望遠鏡看他游到閘門邊爬上堤，這時心裏真是高興極了，隨令大家準備，看火起動作；但是再看沒有動靜，火也沒有起來，越等越沒有，高興的心情，頓時變爲無限的焦急；同時敵人的機槍步槍，正不斷向堤上掃射，大約有十數分鐘的光景，仍舊不見火起，我心想陸小隊長一定中彈犧牲，不能再行等待，爲免貽誤時機，使下令衝鋒過堤，這時槍聲、砲聲、嘶殺聲、跑步聲……交織成衝鋒進行曲，震天價響，直

撲西門，我想空中的飛鳥和湖內的游魚，也會讚歎我們奮勇犧牲的精神！到破曉開門時，已經倒下二十人了，這時陸汝驥驀地從草堆中跳出來，笑嘻嘻地說：「我游水時放在稻草中的火柴遭水濕透無法着火，敵人的槍彈，又打得我抬不起頭來，我只好伏在地上，盼望你們早過來，一同去衝鋒！」他又接着說：「大概太疲倦的緣故，不知不覺就睡着了，剛剛一陣槍砲聲、嘶殺聲，才把我驚醒」，我無暇欣賞他「醉臥沙場君莫笑」一種帶有詩意的優勁與憨態，略略安慰幾句，繼續衝殺前去。

先鋒隊惠州城喋血記

這時城上彈如雨下，大家都衝到西門外約有二三十家民房的地方，分踞在各牆角下，略為休息，檢查人數，已犧牲了三分之一，繼續部署爬城。說起這些民房，是分排在城門外的兩邊，中有通路，由堤上連接過來，直達城門，城上的槍射擊得更密，我們又傷亡了好些人。我當時想從房子裏面打通牆壁，利用屋頂的掩蔽，一直打通過去，接近城牆，可是牆壁太堅牢，又沒有釜鎚等破壞工具，竹梯更是又長又大，無法從房屋裏面通過，想了又想，還是從兩邊房屋外側衝過去，因為當中通路，被敵人的左右重機槍構成火網封鎖，無法通過，當衝到最後幾家民房前面時，已接近城樓，並且清楚的看到敵人面目；開始爬城，敵人的火力，集中向我們射擊，手榴彈、火藥罐也如雨點般擲過來。（火藥罐是用一個個小鐵罐，內裝火油、棉花、紗布、穿上鐵絲，用的時候，以火點燃着向你頭上身上擲過來，是一種土造燃燒彈，我們曾有許多同志被灼傷）。

營長帶花了，帶花了！

我聽到北門方面也是殺聲震天，並且依稀看到有一面軍旗插在城牆上，我以為北門部隊已經登城，攻擊成功，便指揮各先鋒隊員迅速爬城，後來用望遠鏡細看，這面旗是插在接近城門的一家民房屋頂上，大概北門城外的民房，也與西門鬚鬚。但我正好利用這面旗來激勵士氣，大聲吶喊：「同志們！前進！前進！前進！北門我軍已經登城，我們再不衝上城去，有何面目見人？」大家果然不顧一切衝了過去。就在下午四時左右，我左腿上忽如被棍棒重重地打了一下，接着血如溫水一樣的流下，由腿上一直流到腳面，我自知是中了槍彈，一面用手緊壓傷口止血，一面向前再走幾步，意思是試試腿有沒有打斷？雖已負傷，依然大聲嚷叫：「前進！前進！」安定軍心；但不到幾分鐘光景

，心臟跳動得很厲害，眼睛發花，大概是流血過多，不自主地蹲下來，跟隨在近旁的士兵，取到一扇門板，要我躺上面，我便請一個小隊長來，對他說：「我已負傷，不能行動，請你代我指揮，繼續攻城」。同時聽到許多士兵在低聲地說：「營長帶花了！帶花了！」（帶花，軍中習語，作戰負傷的意思）於是就有兩個士兵，乘天黑城上槍聲若斷若續時把我抬下來。當我被抬到陣地後面時，就聽到左右前後許多官兵傷痛的呻吟，又聽說：劉團長已在北門外橋上陣亡了，李團附、杜營長都負傷了，某連長、某排長有的陣亡了，有的負傷了……淒慘的哀音，不斷的傳到我的耳鼓。這時我仰臥在放置地上門板中，眼見天上繁星點點，耳聽前面槍聲卜卜，天氣已是深秋，身上感覺有點涼意；又想到當初出發時，同志們一個個如生龍活虎，氣吞河嶽，如今死的死，傷的傷，一羣一羣倒下來，倒在這個原野大地上，還有許多忠骸，沒有抬下，微風習習，頓感無限淒愴與無限悲憤！

患難同志愛終身難忘

我躺在露天的一張担架床上，動彈不得，當軍醫官爲我剪開軍褲（血凝結在軍褲上無法脫下只好剪開），敷上藥水、棉花、紗布後才感疼痛；覺得非常口渴，又急要小便。醫官警告說：「在負傷沒有完全止血之前，喝水是可以喪命的！」我到現在，仍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正在最痛苦的一霎那間，賀衷寒兄來看我（他是第一師第一團團黨代表），拉着我的手，儘量安慰我，看見我要起來又起來不得的樣子，問我是否要解小便？他就向醫官要一個便壺來幫助我，這種在患難中的同志愛，使我終身難以忘懷。

英勇攻克惠州城

第二天由水路用船沿東江送到石龍，再乘火車送到廣州，先在東山公立醫院，住院治療三四天不見功效，才又轉送惠愛路惠愛醫院。醫治一個多月，出院後就奉命到汕頭去擔任第二團團黨代表，已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的事情。在醫院中陸續聽到消息：惠州城是十月十四日下午四時半攻克的，首先登城的是第四團第三營第九連的官兵，全團官兵傷亡過半，有許多可歌可泣的忠勇戰績，當天校長蔣公向國民政府報捷電文中有云：「……十三日午前九時，令本軍第一縱隊第四團及第三師野砲隊，開始攻城，激戰至十四日午後四時三十分，我軍首先由西、北門入城，逆敵死亡枕藉，餘均繳械投降，楊道坤如負傷逃逸。惠城夙稱天險，有宋以來，從未攻下；今爲我革命軍一鼓攻克，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四日

四四四

雖將士奮勇用命，亦我先大元帥在天之靈有以佑之……。」

獎恤慰問充滿人情味

同月十九日，國民政府分別以令文，獎勵和褒恤有功將士，對第一縱隊長何應欽先生的電文說：「勞苦功高，指揮有方」；褒恤第一軍第二師第四團故團長劉堯宸先生說：「該團官兵奮勇特著，足徵該故團長平日之訓練有方；臨戰復身先士卒，冒險衝鋒，竟於攻城之際，中彈殞命，追懷良將，痛悼殊深！着追贈陸軍中將」……至於分住在各醫院的傷患官兵，校長蔣公派遣軍醫處處長和政工人員殷切慰問，國民政府主席也親臨慰問；另外黨部和社團工作人員，更是不斷的前來慰勞，並携來各種慰勞品。工作同志廣東人最多，他們帶來無限熱情，說出許多安慰的話語。我那時對廣東話，祇能聽懂一半，不能講話，雖然衷心感激，却無法用話語來表達；又因當時躺在病床上，一條腿動彈不得，無法起身致謝，唯有用微笑點頭來表示謝忱。師長王懋功先生也親來幾次，殷切慰藉，特別關照醫院悉心醫治，不惜用費。因之醫院的醫生、護士，都對我們特別照顧，到言語不通時就打手勢，最好笑的，想喝雞湯，就一面學雞叫，一面拿一杯水來比喻給護士小姐看，二十五歲的人，還是童心未泯。（註七）

附錄：陳訓正：第二次東征——進攻惠州（註八）

敵我兩軍之狀態 一、我軍：我第一二兩縱隊已如期集中於所命各地，沿東江兩岸齊頭東進。十月九日我軍第一縱隊之第三師及警衛軍之獨立第一師已進佔響水、博羅之線，第一師已達到湖鎮，第二師之第四團到達菜尾圍，鄂軍到達福田；第二縱隊亦於同日到達鴨子步附近；第三縱隊現正在東進中。總指揮部為指揮便利起見，亦由石龍向博羅前進。

二、敵軍：楊坤如、莫雄等部約三千人，因惠城三面臨水，一面背山，故利用天險，閉城固守，以待援軍；李易標、陳修爵等部約三千人，已於十月三日在老隆集中，且下計可到達河源；黃任寰等部約三千人，聞已到達藍塘；洪兆麟部約二千人，現在平山；謝文炳部約二千人，現在梅隴，似有向我軍前進模樣。

第一縱隊之攻擊部署 十月九日蔣總指揮知敵人楊坤如等固守惠城，即令第一縱隊酌派有力部隊圍攻之；其餘主力軍仍集結于響水、博羅附近，以備迎擊河源、紫金方面之敵人。

第一縱隊何縱隊長在博羅奉令後，其處置之要旨如左：

(一)令第三師(缺第九團)、第二師之第四團、第一師砲兵營、工兵隊及野砲兵連為攻城軍，預定明(十)日開始行動。第四團佔領下角附近，擔任北門之攻擊；第三師應佔領上下馬莊、飛鵝嶺一帶，擔任西南各門之攻擊。

(二)令在博羅之獨立第一師於十日午前派出步兵一營，進佔白沙堆，掩護攻城軍之側背。

(三)本縱隊(除攻城軍)應於十一日集結於左列各地，準備待命。

隊	號	地	點	附
---	---	---	---	---

第一師		博羅附近		
-----	--	------	--	--

到達後即派出步兵一營至白沙堆接防，獨立第一師之一營，應即歸還建制。

獨立第一師		小金洞、田心附近		
-------	--	----------	--	--

第三師之第九團		派	尾	
---------	--	---	---	--

鄂軍		響	水	
----	--	---	---	--

對柏塘方面嚴行警戒

攻擊惠州之經過 蔣總指揮於十月十日進駐博羅，得知敵人閉城固守，防備極嚴，乃命第一縱隊之攻城軍應於十二日準備完成，即行開始進攻。第二縱隊於十一日進佔官樹、永湖之線，準備策應，但須與攻城軍取連絡。第三縱隊應以主力集結於博羅南岸之菜尾圍，一部位置於梅湖附近。

十月十一日第二縱隊李縱隊長即命第十一師進佔永湖，獨立第一旅進佔官樹，潮梅留守隊仍在淡水待命，第三十四團向鎮龍墟前進，縱隊本部亦向該處前進。

同日第三縱隊程縱隊長已率所部到達菜尾圍，即如命配置，集結待命。

十月十三日午前九時三十分在下角附近，我攻城軍野砲開始與敵砲戰；十二時各處山砲亦相繼發射，至下午二時北門城之樓梁被我砲火毀壞甚多，我第四團受砲兵之掩護通過北門橋及可徒涉之處向城進逼，雙方戰鬥甚烈；四時我軍搬運竹梯直達城脚，因敵火猛烈，未能登城；該團劉團長在橋上觀測敵情，中彈受傷，官兵死傷甚衆。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四日

四四六

是日下午二時半，我第三師方面亦向西南各城攻擊前進；戰至傍晚，敵猶頑抗。

十月十四日我軍繼續進攻，蔣總指揮在飛鵝嶺砲兵陣地，何縱隊長亦在北門親自督戰，並派第八團增加北門，砲火亦集中該處。至午後三時半我第四團首先登城，北門之敵紛紛退走，其他攻城部隊亦相繼衝入，何縱隊長率總預備隊入城；楊坤如已隨殘部向水東門逃竄，我軍即行追擊，乘機佔領惠陽。總指揮旋亦移節惠城，策應此後之作戰。

國民政府令征收廣州市房屋租捐一個月，以半月作東征經費，以半月作接濟省港罷工工人費用。

二十日，復制定廣東全省房屋租捐辦法，通令舉辦。大要如次：(一)已辦警察之城鎮市鄉，一律征收房屋租捐一月。(二)照廣州市公安局辦法，給予百分之三為辦公費。(三)限文到一月內辦竣。(四)所收款項解由民政廳轉交財政廳以充軍餉。(五)收條用五聯票，由征收機關製用。(註九)

北京臨時執政府加賴心輝、劉成勳上將銜。(註一〇)

全國教育聯合會在長沙舉行年會。

本屆年會，自十四日起，至二十七日為止，凡十四日，到二十省區代表三十八人，收到提案八十四件，決議案二十五件，詳細內容如下：

「修改庚款董事會組織原則並規定協爭庚款辦法案、今後教育宜注意民族主義案、請設立全國生物調查所調查全國動植物分布區系編為中國動植物圖誌以促進科學教育案、請組織中等以上學校考試委員會案、學校體育應特別注重國技案、擬定平民教育辦法並催促實施案、請政府加印四庫全書甲種分配各省區公立圖書館案、學校應注意軍事訓練案、請各省區教育會組織教育宗旨及政策研究會案、請設國立科學研究所及各省縣立研究所以促進科學教育

案、否認教育部議訂各省教育廳長迴避本籍案、請教育部廢止修正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條例案、請各省教育行政機關通令各教育機關注重教育統計案、催促各省區實行教育經費獨立案、請各省區教育行政官廳設法收容教會學校師生案、請教育部明定中醫課程並列入醫學規程案、提辦家庭工業傳習所案、催促實施社會教育案、推廣通俗教育講演案、爲平民讀書處畢業設平民職業學校授以較高學識及技能案、平民教育應於千字課本外添編補習讀本案、小學宜切實設施具體案、催促實行第六屆『推廣蒙養園（改稱幼稚園）案』、中等學校宜添授華文打字一科案、中等以上學校應組織消費合作社案。」（註一一）

奉軍楊宇霆電令邢士廉軍撤離上海。

浙江孫傳芳之軍事行動，造成江蘇不安之局勢，且其藉口爲奉軍違反「上海永不駐兵」之議，楊宇霆恐淞滬邢士廉軍被困，電令撤離上海，並取消上海戒嚴司令。並限一天一夜將廿師全部由上海撤出，

退守蘇州和常熟（註一二）

註一：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稿」，第一輯，頁三一〇。

註二：「革命文獻」，第一輯，頁三三—三三四。

註三：「革命文獻」，第一輯，頁三三二—三三五。

註四：「東征與兩廣統一」，頁一六六—一七四。

註五：「陳辭修先生紀念集」（傳略）。

註六：杜從戎：「第二次東征惠州之役」。

註七：「傳記文學」，卷三，第四期，頁一四—一七。

註八：「革命文獻」，第一輯，頁三〇五—三一三。

註九：「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二二號，頁二〇。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五日

四四八

註十：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四。

註一一：「教育雜誌」，卷一七，第一二期，教息，頁四。

註一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三二號，頁一四二。

十五日 蔣總指揮中正入惠州，紳、商、工、學各界郊迎。

蔣總指揮中正於是日上午八時，由飛鵝嶺入惠州城，紳、學、工、商各界均出郭歡迎。總指揮行營設於舊督辦署，立即布告安民，並調第三縱隊一部出發追敵。復聞陳炯明帶北洋艦三艘，在虎門附近搭兵數百，似有上陸圖變模樣，乃調第四團駐防要塞，以策安全。（註一）

國民政府批令國立廣東大學改為國立中山大學成立日期應從緩。

國立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呈以該校既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自應積極籌備，傳名符其實，擬于本年十一月十一日成立。國民政府批令因為期過促，應從緩。（註二）

國民政府外交代表團抵北京，與各團體聯繫，召開全國國民外交代表大會。（註三）

督辦浙江軍務善後事宜孫傳芳，自稱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

孫傳芳通電自稱為五省聯軍總司令後，即以閩督周蔭人為副司令，派陳儀為第一路司令，謝鴻勳為第二路司令，擔任由滬杭線進攻上海；盧香亭為第四路司令，周鳳岐為第五路司令，擔任由長興進攻蘇州；孫自兼第三路司令，擔任居中策應。後援部隊為北洋軍第十二師（周蔭人）第卅混成旅（蘇埏）第四旅（張慶昶），在杭州扣留火車，載運第一二兩路軍前赴上海，並以第四、五兩路軍開向宜興。另派

孟昭月爲杭州戒嚴司令，留守後方。（註四）

張宗昌派畢庶澄調停青島海軍索餉風潮，尋即派畢出任渤海艦隊司令。

停泊青島之肇和、同安二艦，要求發清欠餉，聲言如不能達到目的，即向陸地開礮轟擊。魯督張宗昌當派畢庶澄前往調停，經洽定發給欠餉，風潮即趨平息。當局遂即命畢庶澄繼任渤海艦隊總司令之職。（註五）

上海奉軍扣車運兵，孫傳芳亦不准杭州車通至上海，滬杭交通斷絕。（註六）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六九。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二號，頁四三。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四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四二。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四二。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四二。

十六日 國民政府公布「文官官等條例」。

是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公布「文官官等條例」。茲錄其全文如下：

文官官等條例

第一條 凡國民政府所屬之文官及司法官，均依本條例附表所定等級，照文官俸給表內所定月俸數目支俸。例
如國民政府秘書長列在一等三級，每月即應支俸給六百元，餘可類推。自本條例施行後，各機關人員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六日

四五〇

支俸應一律依照前項之規定辦理，從前各機關自行擬定職員食俸等級，無論已否呈准有案，均屬無效。

第二條

各機關職員有違本條例附表內所未列者，及以後新設各機關，均應由該管長官，將各職員應敘等級及支俸給數目，詳細擬定，呈報國民政府委員會核准，始能開支。各機關間有雇用外國人員，為合同所拘束，實難遵照本條例辦理者，准由該管長官聲敘理由，專案呈候核示。

第三條

各機關人員無論從前在職久暫，現在均只能各依等級開支。等級最低俸額，須俟國民政府成立一年後，始能按年遞增，現在一律不能請支加俸。

第四條

各機關人員月俸在六十元以下者，得由該管長官體察情形自行酌定，以期適當；其月俸在六十元以上者，則一律照表開支，不得自由增減，以規劃一。

第五條

廣州市政廳各職員，以及廣東省各縣縣公署職員支俸章程，應由廣東省政府斟酌地方情形，另行擬定，呈候核准施行。

第六條

本條例自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文官官等表

各	國民政府	機關等級	
		特等	等
部長	委員	一級	一等
		二級	一等
	秘書長	三級	一等
		一級	二等
秘書長	秘書	二級	二等
		三級	二等
秘書	同上	一級	三等
		二級	三等
	辦事員	三級	三等
		同上	三等
	書記官	一級	四等
		同上	四等
	同上	二級	四等
		同上	四等

禁	中央銀行	國立大學	察 廳	總 檢	務政法管院大 事行司兼理			監 察 院	懲 吏 院	部
							院 長			
		校 長		察 檢 長				委 員	委 員	
督 辦	行 長									
				察 首 席 官 檢	主 行 任 政		庭 長			局 長
	副 行 長			檢 察 官			推 事			
處 長			官 書 長 記			官 書 長 記	同 上			
					科 長		科 長			科 長
課 長			書 記 官 書 記 官		科 員	書 記 官 書 記 官				
等 一 課 員			等 二 等		書 記 官	等 二 等		科 員		科 員
等 二 課 員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等 三 課 員			書 記 官 等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六日

四五二

廣東省政府					煙 督 辦 署				
廣 東 省 各 廳									
廳 長									
主 祕 書 處 任									

[illegible]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六日

四五四

三等書
記官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六日

地方檢察廳			分庭			登記局			監所		
廣州廳 檢察長											
各屬檢察長	首席檢察官	檢察官									
廣州廳 各屬書記官 同 上	監督推事 代理推事	監督推事 代理推事	監督推事 代理推事	監督推事 代理推事	監督推事 代理推事	監督推事 代理推事	監督推事 代理推事	監督推事 代理推事	監督推事 代理推事	監督推事 代理推事	監督推事 代理推事
一等巡迴書記官 二等巡迴書記官 三等巡迴書記官 職權代行推檢職務	職權代行推檢職務	職權代行推檢職務	職權代行推檢職務	職權代行推檢職務	職權代行推檢職務	職權代行推檢職務	職權代行推檢職務	職權代行推檢職務	職權代行推檢職務	職權代行推檢職務	職權代行推檢職務
書記官 同 上	書記官 同 上	書記官 同 上	書記官 同 上	書記官 同 上	書記官 同 上	書記官 同 上	書記官 同 上	書記官 同 上	書記官 同 上	書記官 同 上	書記官 同 上
一等局長 二等局長 三等局長	主任登記官 一等登記官 二等登記官 三等登記官	主任登記官 一等登記官 二等登記官 三等登記官	主任登記官 一等登記官 二等登記官 三等登記官	主任登記官 一等登記官 二等登記官 三等登記官	主任登記官 一等登記官 二等登記官 三等登記官	主任登記官 一等登記官 二等登記官 三等登記官	主任登記官 一等登記官 二等登記官 三等登記官	主任登記官 一等登記官 二等登記官 三等登記官	主任登記官 一等登記官 二等登記官 三等登記官	主任登記官 一等登記官 二等登記官 三等登記官	主任登記官 一等登記官 二等登記官 三等登記官
一等辦事員	一等辦事員	一等辦事員	一等辦事員	一等辦事員	一等辦事員	一等辦事員	一等辦事員	一等辦事員	一等辦事員	一等辦事員	一等辦事員
一等測繪員	一等測繪員	一等測繪員	一等測繪員	一等測繪員	一等測繪員	一等測繪員	一等測繪員	一等測繪員	一等測繪員	一等測繪員	一等測繪員
廣州典獄長 各縣管獄員	廣州典獄長 各縣管獄員	廣州典獄長 各縣管獄員	廣州典獄長 各縣管獄員	廣州典獄長 各縣管獄員	廣州典獄長 各縣管獄員	廣州典獄長 各縣管獄員	廣州典獄長 各縣管獄員	廣州典獄長 各縣管獄員	廣州典獄長 各縣管獄員	廣州典獄長 各縣管獄員	廣州典獄長 各縣管獄員

陳逆炯明南路餘黨鄧逆本殷部，為策應陳逆在東江作戰，連日蠢動，攻陷陽江等七縣，有進窺廣州之勢。

鄧逆本殷部連日攻佔陽江、羅定、雲浮、新興、恩平、開平、臺山等七縣，同時蘇廷有及梁鴻楷舊部梁鴻林、洪敦耀等，亦相繼叛變（註二）

漢口慘案交涉，經交涉員與英領事議定條款，由湖北省長公署公布。

湖北省長公署是日公佈漢口交涉員與英領事所議定之漢口慘案就地交涉之結果：

- 一、撤退英領非領事權力所及，移交辦理。解除義勇隊武裝，英領聲明，義勇隊召集，始授與武裝，如中國力足以保護租界時，即不必召集；解除巡捕武裝，英領聲明英租界巡捕，從未著武裝，並已將警棍取消。
- 二、中國軍警保護英租界辦法：1. 中國警察設租界沿邊崗位八座，及游行隊若干。2. 緊急時，中國軍隊得英當局請保護後，不必請求允許，可逕入租界，或中國官廳認為緊急時，可派軍隊逕入租界，一面通知英當局，並派軍官接洽。（關於本條視時局鬆緊，另商適當辦法）
- 三、賠款問題，保留再議。
- 四、太古公司問題，將來從速繼續開議。
- 五、英租界當局切實通告華印巡捕，不得無理侮辱華人，中國官廳亦告誡華人，注意毋違警章。（註三）

孫傳芳、夏超、周蔭人聯名發表討奉通電；吳佩孚復電響應。

本日孫傳芳、夏超、周蔭人以奉方違反上海永不駐兵令為藉口，聯名發表討奉通電。全文如下：

「段執政鈞鑒：各省軍民長官各法團各報館暨全國國民公鑒：去歲傳芳視師江表，深感東南戰禍之慘傷，用策永久和平之大計，於是有上海永不駐兵之議。人民既歷次請求，政府且特頒明令，傳芳即首先遵令撤兵，蓋不惟順從民意亦以重言責也。不料我方振旅而歸，彼即乘機而入，然猶謂少數武裝用以維持治安也。五卅案起，全國震騷

，國民椎心泣血之時，爲私人攘利奪權之舉，人民既敢怒不敢言，政府亦熟視若無睹。使傳芳獨負言責，實無以對我東南人民。惟念國難方殷，深不願再肇兵禍，以爲苟能約束，猶可相安。數月以來，喋血叛烟，騰笑中外，殺人越貨，苦我人民，穢德彰聞，衆目共見。顧傳芳猶嚙齒忍痛，靜從公論，冀其自覺。乃人民日增飲泣之聲，彼凶益肆猖狂之技，視江南爲私有，竊政柄以自恣。甚至長官方色喜就任，部兵即公然搶劫，事隔兼旬，曾未聞一申軍法。夫滬上爲東南精華所萃，友邦觀瞻所繫。時至今日，傳芳縱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可忍而人民不能忍。用敢宣言，告我同志，永不駐兵之議，自我言之，當自我行之，所以順民意者在此，所以服從中央者亦在此。是用率我六師，繳其槍械，放歸田里。惟念奉方戎兵，皆我同胞，萬惡實由戎首，今與同志連師，當世賢豪，戮力同心，唯彼禍首張作霖一人之是討，此外皆所不問。至我軍職志所在，厥有四字，曰永久和平。惟和平可以保國家，惟和平可以對友邦，見我旌麾，共求福利，邦人君子，其共鑒之。孫傳芳、夏超、周蔭人叩。銑。」（註四）

吳佩孚亦有復孫傳芳電：

「孫警帥、夏省長、周樾帥均鑒：奉讀銑日通電，義正詞嚴，整我六師，共伸天討。風聲克樹，底定可期。肅此致覆。吳佩孚叩。嘯。」（註五）

孫傳芳部進佔上海、宜興。

孫傳芳以五省聯軍總司令名義，令浙軍第二軍謝鴻勳從松江進佔上海，奉軍大隊已先退蘇州，憲兵一營未及撤退，被迫繳械。第四軍盧香亭亦占宜興。孫傳芳即出駐嘉興，居中指揮。（註六）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二號，頁五——一二。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冊，頁五七。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一九。

註四：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四集，頁二九七。

註五：同註四。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六日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一九。

十七日 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為改變舊日軍人風尚，電請辭第一軍軍長職務，並通電表明解除軍職心跡，經國民政府慰留。

東征軍總指揮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蔣中正致電黨政各機關表明心跡曰：

「三年負嵎，古稱不破之天險，陳逆自恃為老巢之惠州城，已於本月十四日，為我革命軍一鼓克復。昔日陳逆自以為日月懷胎，應登帝位之迷夢，或可從此打破，以開其悔悟自新之路，而我革命前途，漸臻順利，不復有野心如陳逆者，膽敢障礙我三民主義之進行，此可斷言也。竊中正去年奉先總理命，創辦軍官學校，廣播革命種子，為改造國家根本之圖，原為中正素志，故拜受而不辭。然而初未有練兵領軍之意，祇以惠城未克，東江人民之痛苦，無法解除，中國獨立之目的，幾乎絕望，是乃先總理畢生之遺恨，亦為中正夢寐不能忘者也。而叛逆未滅，黨紀不立，尤為黨員終身恥辱。故於本年六月，勉就黨軍司令之職，期平叛逆而維黨綱。今幸賴我先總理在天之靈，並政府諸公之威德，及全體同志之努力，各將士之奮勇用命，三年黨恥，雪於一旦，國民革命之基礎，於是大奠。而以後革命，全恃民衆勢力，決非專仗武力之可以完成，且於今益徵三民主義戰勝之可信也。中正特於本日電呈國民政府，辭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之職，惟奉命東征，職責未了，於此時間，仍願擔任總指揮，不敢遽爾卸責，以全始終。中正自問在軍中實為先總理唯一之信使，並以打破一切惡勢力，掃除因循習慣，建設我中國為一平等自由完全獨立之國家，此志之切，不敢讓人。故欲始終努力於革命事業，實行先總理之遺囑，自應本我素志，專心辦學，訓練黨員，養成革命幹部人才，以為救國保種之用，此外實無他道。以中正今日思想與環境，固不患啓軍閥之惡端，然兵力擴張，事權增大，實有造成新式軍閥之可能。故中正惴惴自懼，願終身勉為我先總理之信使，而無負所託，其必卸去軍權，方得造成打破軍閥之勢力，使中國軍閥完全消滅，再無發生之餘地。蓋必先不任軍職，乃可盡嚴密監督革命軍人之責，以杜軍閥之發生。否則身兼軍職，力破軍閥，適足使本身日陷軍閥之覆轍而不自知。此中正之所以力辭軍職，而期成為忠實革命黨員，改變舊日軍人風尚，以樹革命之基礎，非

敢爲一得自足之習所囿也。除另文呈請政府准免第一軍軍長之職外，謹此電達。」（註一）

國民政府未允蔣先生辭職，予以懇切慰留。

國民政府令犒賞克復惠州將士。

國民政府爲惠州攻城戰中將士勇猛犧牲，克奏膚功，特犒賞克復惠州將士。令曰：

「頃據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報告：我軍於十月十四日下午四時完全克復惠州府城。聞捷之餘，至深欣慰。楊逆坤如自十二年以來憑藉堅城，肆行叛亂，官兵攻剿，日久無功。今春潮梅既定，該逆爲部下逼迫，倉皇出走；前建國粵軍總司令許崇智曲予容納，任以第六軍長之職，仍令鎮守惠州；乃該逆包藏禍心，仍與叛賊陳炯明等暗相勾結。此次東征軍出發之際，數遣使曉諭以同仇敵愾相助；該逆竟敢公然抗命，並閉城阻撓我軍前進，社鼠城狐，故智如昨。幸賴我軍將士忠勇激發，數日之內克此堅城，破逆賊數年之老巢，去革命前途之大梗，慰先一大元帥在天之靈，中國民革命軍忠憤之氣。從此東江底定，全省安寧，功在國家，嘉慰奚似。着財政部迅即籌撥三十萬元，交由東征軍蔣總指揮犒賞將士。至於攻城之際，將士奮勇摧堅，功成身殞，誠不愧忠勇軍人之模範，政府於褒揚功烈之餘，至深憫惻；着該總指揮查明詳情，據實呈報，聽候撫卹。此令。」（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以蘇省已撤回暫駐淞滬邢士廉各部，特電令孫傳芳所部各回原防。

段執政電曰：

「民國十四年來，宇內紛擾，民不堪命，喘息未定，來日大難，近來謠譟繁興、浙省復有調動軍隊之舉。查淞滬永不駐兵，早經明令宣布，滬案發生後，蘇省爲維持地方計，曾調邢士廉所部前往，暫資鎮懾。今人心已定，援楊宇霆電稱，業照商民所請，於本月十五日將邢部完全撤退，與孫傳芳銑電用意，不謀而合。蘇浙兩方，事前未經接洽，容有誤會，經此當可釋然。民窮財盡，兵凶戰危，若再爲箕豆之相煎，實不忍生靈之塗炭。本執政德薄能鮮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七日

，措置無方，所望各疆吏軫念民生，善體斯意，所部應即各回原防，以符本執政愛護永久和平之心，而慰東南人士之望。」（註三）

孫傳芳至滬佈置軍事，即回駐嘉興，奉軍續由蘇州退常州，聯軍五路水陸齊進，追擊奉軍後隊。（註四）

江蘇將領白寶山、馬玉仁、鄭俊彥等通電討奉，並電請孫傳芳、吳佩孚主持大計。

十六日孫傳芳等討奉電發表後，江蘇白寶山等立即發出響應通電。全文如下：

「北京段執政、各省軍民長官、全國國民鈞鑒：上年江浙之役，爲統一蘇省，收復淞滬，不得已而用兵。張作霖乘變興戎，圖擾大局。馮煥帥憫民塗炭，中止戰爭。而奉方早誓兵不入關，夕即襲取津保；背義滅信，誤國殃民。直魯兩省同遭荼毒，以直魯災祲之餘，陡增駐兵十數萬，而又勒索橫征，儲諸奉庫，時未一年，數逾千萬，欲竭各省之財，爲征服各省之用。凡此事實，舉國咸知。寶山等爲國除暴，早有同情。祇以我蘇戰後，元氣已傷，苟能自固吾圉，允宜甯人息事。乃奉方視爲征服之地，戍兵滬甯，肆行無忌，販鴉片、造僞幣、縱兵焚劫、勒索紳富，種種穢德，罄竹難書。近蘇皖易督，津浦增兵，並探悉以蘇產押外款三百萬元，謀復上海兵工廠，又向某國購械十五萬支，以駐防各省奉軍取締人民抵制某國商貨爲條件。如此悖謬，豈獨禍蘇，直欲亡國。應將成蛇，難再坐視。寶山等保國衛民職責所在，茲已響應浙軍，會師甯鎮，驅逐奉軍，滬甯路線，且夕肅清。已電懇吳玉帥、孫馨帥主持大計。全蘇將士願聽指揮，並請同志諸帥分途進剿，直搗鬻巢，大寇不除，國難未已，全國志士，盡共圖之。江蘇第一師師長白寶山、第三師師長馬玉仁、第四師師陳調元、第十師師鄭俊彥、江甯鎮守使朱熙、通海鎮守使七十六旅旅長張仁奎、第一旅旅長楊廣和、第二旅旅長李啓佑率全體官兵同叩。」（註五）

奉軍楊宇霆、姜登選通電希望和平。

奉軍在孫軍開始行動後仍希望和平，由皖督姜登選具名致電孫傳芳，表示大家均爲同學，不應相迫。姜電云：

「孫督辦鑒：曩在徐州，辱蒙遣使，遠來存問，並以時局方針，垂詢下走；弟曾掬誠相告，共策和平。自弟移皖駐蚌以後，又復信使往還，重申此義。方期東南半壁，兵氣暫消，匕鬯不驚，與民蘇息。不意近數日中，道路流傳，蘇浙戰起，車馬徵發，濠塹布置，風聲所播，木草皆兵，商市停頓，居民驚徙，去冬現象，復見於今。竊意一年以來，中央政局，略覺安然，各省情形，亦皆自理。其在中央各省間，以及各省相互間，如有隔閡情事發生，皆可疏通情商，討論方法，以期歸入和平一途。庶幾各地人民，不致年年苦於兵燹。若夫無正當之名義，與不得已之事實，而動執兵弭以相周旋於戰場，不特中外輿論，譏爲黷武，即吾人自返天良，果以何因而必如此。今以蘇浙近事而論，蘇督楊君，決不犯浙，弟所深知，亦曾奉函敬告執事，彼此皆爲同學，並無相煎太急之情，而必大逞干戈，以爭勝負。弟以和平爲旨，深覺此義不安。即弟爲執事計，舍浙圖蘇，未必遽爲得計。今事勢已亟，知非空論所能挽回，惟以公誼私交，不能不一盡其忠告。傳聞執事調動意在秋操，如其果然，實爲大局之幸，極望宣布宗旨，以安人心。設或對蘇真有何種問題未能諒解，即乞我公明白相示，弟如可以盡力，必當力與調停。總期東南人民，不罹戰禍，區區之心，惟祈諒解。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弟姜登選。」

楊宇霆則通電各方表示尊重和平。電云：

「北京臨時執政鈞鑒：各部總長及各省軍民長官、各法團、各報館均鑒：竊宇霆奉令督蘇，蒞任之始，人民恍於去年江浙往事，戰謠時起，宇霆深念殘破之餘，不堪再擾，首先揭櫫和平，不携一卒，不增一旅，惟日與行政長官商榷興利除弊，整飭地方。乃兼旬以來：浙方秣馬厲兵不遺餘力，張皇紛擾，險象環生。即此調發期間，人民遷徙流離，已覺不堪言狀。假使宇霆輕於一發，復蹈去年兩次戰爭故轍，嗟哉人民其何以堪，是以宇霆含容隱忍，無論如何，惟有退讓，恤此羣黎。至於浙方所傳通電，其所抨擊，專在上海駐兵。其實此次邢師駐滬，專爲五卅慘案，維持秩序，敦睦邦交。駐滬以來，商民治和，自非別存黨見，從未妄肆詆譏地方。如以此舉爲非，儘有商量餘地，或調或撤，皆屬可行。乃事隔數月，未出一言，邢師早移矣，忽欲藉此興戎，實等無的放矢，擅爲戎首。而曰服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八日

四六二

從中央，重增浩劫。而曰順從民意，人民縱有可欺，天道豈能曲宥？無端啓畔，大動兵戈，糜爛地方，百思不解。現在宇霆仍惟嚴飭所部，不准輕開戰禍，重擾閭閻，毋我負人。甯人負我，是非所在，聽之公評。賞罰大公，憑諸政府。謹此公布，仰候明教。楊宇霆。篠印。」（註六）

張作霖於十九日曾電段祺瑞謂：「霖爲國家大局計，力戒所部節節退讓，悉本鈞座和平爲國主旨。」同時派郭瀛州携函赴包頭訪馮玉祥，函中大意謂：「往年同討曹、吳，急圖罷兵，餘孽未清，爲功不卒。今孫傳芳已發難，吳佩孚將報仇，仍願同心定難，唯力是視。」

馮玉祥表現極端冷靜，力戒部下不許妄議時局，同時召集國民一、二、三軍官長會議，決定對時局不表示態度，宣稱中立。馮覆張作霖電云：「惟盼和平救國，中原之事祈先努力，敝部在京，可歸兄調遣」云云。（註七）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冊，頁五七〇——五七一。

註二：「革命文獻」，第一集、頁三一四。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〇。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〇。

註五：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四集，頁二九九—三〇〇。

註六：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四集，頁三〇〇—三〇一。

註七：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四集，頁三〇三。

十八日 胡漢民訪俄抵莫斯科。

胡漢民等一行，於十月十八日晨抵莫斯科，當即下榻維爾塞飯店，住食雖佳，惟價過昂，每日約需折合毫洋五十元，以所携旅費不多，不擬住此。時有自粵來此之航空處長俄人李靡（亦譯作米列）及其祕書范伊博，住莫斯科之歐洲飯店，需價較廉，且范略通俄語，爲方便計，胡氏一行遂遷居歐洲飯店。

乃竟發現李麗其人污貪好色。（註一）

廣東南路鄧逆本股全部續向新會、江門進攻、守軍陳銘樞告急，蔣總指揮復令固守待援。

國民政府以南路陳逆所部鄧本股率部來攻，乃以陳銘樞爲南路各軍指揮，俞作柏副之，以資防禦。近日鄧部猛烈進攻，陳俞乃移主力於單水口，形勢危急，蔣總指揮據報，決定調第四軍回援南路。

（註二）

楊宇霆、鄭謙因蘇軍不穩，命江南奉軍悉數渡江，由浦口北撤；浙軍由宜興經丹陽向南京進軍。

江蘇督辦楊宇霆、省長鄭謙，因蘇省師旅長白寶山、馬玉仁、鄭俊彥等於十七日通電討奉，江南環境，極爲險惡，令奉軍全數渡江，由浦口北上，是日楊鄭亦即離寧。督署參謀長臧式毅，及奉軍第八師師長丁喜春，未及走避，均被蘇軍扣留。第八師未及撤退之官兵，則被蘇軍迫令繳械。（註三）

督辦湖北軍務善後事宜蕭耀南，率全省將領電請紓居岳陽之吳佩孚復出主持討奉。

自民國十三年馮奉合作推倒曹吳後，吳佩孚南走岳州，蟄居經年，待機而動。最近由於奉系勢力南伸，使浙督孫傳芳感受威脅，本月中旬首先發難驅奉，而北方馮奉兩方又漸呈劍拔弩張之勢，客觀形勢已促成吳佩孚再起之機會。鄂督蕭耀南率全省將領乃於本日電吳云：「此次共伸大義，欲動人心，首資號召，擬請鈞座出山，希早命駕」。（註四）

註一：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稿」，頁二一九。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九日

四六四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冊，頁五七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〇。

註四：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四集，頁三〇二。

十九日 國民政府為克復惠州，獎勵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

第一縱隊長何應欽、第三師代理師長譚曙卿、第八團團長陸瑞榮，亦予議獎。原令曰：

「民十二年來，逆賊陳炯明，抗命東江，其鷹犬楊坤如，憑藉惠城，負隅怙惡，諸軍奉命征討，師久無功。出巡黨益得自恣，乃致數年間，人民備受荼毒。國民革命之進行，因以阻梗。茲者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受命東征，督率將士，立破堅城，盡除梟逆、雪兆民之憤、振志士之氣，統一前途，已呈曙光，該總指揮忠勇激發，成此偉功，至深嘉尚。茲據呈請獎勵有功將士前來，東征第一縱隊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何應欽，勞苦功高，指揮有方。第三師代理師長譚曙卿，副師長兼第八團團長陸瑞榮，身先士卒，摧堅破敵，誠不愧忠榮軍人之模範，民國之干城，已交軍事委員會從優議獎，以昭激勸。其餘有功將士，着該總指揮次第查明呈報，候令行賞，以彰勞績。此令。」（註一）

國民政府頒令褒揚劉堯宸。

東征軍第二師第四團團長劉堯宸，惠州之役，作戰陣亡，國民政府特令予以優恤。令曰：

「故國民革命第一軍第二師第四團團長劉堯宸，秉性忠貞，夙嫻韜略，前任陸軍軍官學校教官，日以大義勗勵諸生。今春東江戰役，義勇奮發，力戰受傷，迨授今職，尤能以革命精神，陶冶部屬。此次攻惠之役，該團官兵奮勇特著，足徵該團長平日之訓練，各方作戰復身先士卒，冒險衝鋒，竟於攻城之際，中彈殞命。追懷良將，痛恤日殊深。茲據蔣總指揮中正電請給恤前來。劉堯宸著追贈陸軍中將，特給一次恤金五千元，由財政部迅予籌給，以彰勳功烈，而慰英魂。其餘應得恤典：應由軍事委員會查例妥議，具復核辦。此令。」（註二）

吳佩孚通電助浙討奉；張宗昌奉張作霖命，派軍往徐州佈防。

吳佩孚通電：

「各報館全國國民公鑒：自去歲軍興，佩孚鑒國家之多難，日唯平和統一有望。合肥段公，既奮身出任艱鉅，用輟關外膺懲之師，息影南服，靜觀後效，引領長顧，思親久安者于茲一年。乃者張作霖貪天之功，不自戢兵，既盜直隸，旋攬山東，更爲豕蛇，洊食蘇皖，奉軍所至，貪婪恣虐，種種無狀，實建國以來所未有。嘗前聞山東禮義之邦，今乃游騎所棲，則婦女蒙垢，科斂所爲，則鷄犬爲空。佩孚魯人也，一年以來，父老子弟，從故鄉來者，每一相見，輒棘聲涕泣，戚然不知命在何時。直隸瘠土，重以頻年水旱兵燹，生民憔悴已極，奉軍所以腹而削之者，一如山東，不足則更在津保各地，或栽棍誣贓，或土匪綁票，或厲行搜括，丁產之家，蕩族貨民，委諸溝壑待盡。江蘇東南奧區，上海商業所萃，中外觀聽，於焉繫之，撤兵工廠，永不駐兵，實市民所哀求，亦政府所明令。奉軍悍然不顧，乘機襲據，其兵不知紀律，橫行都市，遇之者遭殃，甚至以軍官爭販鴉片，口刀相殘，萬邦騰笑。最近浦東駐軍陡變，長官坐視，莫敢誰何，哀此子(造)，慘受屠掠，國家養兵以衛國，設官以牧民，今乃假藉重之威，公然行盜賊之事，人綱(斷)絕，至是而極。去年今日，奉軍十餘萬，今已累增至數十萬。近又向某銀行借三百萬，密謀恢復滬兵工廠，又以全國銷貨特權，謀購大宗鎗械，觀其意，非(特)(直)(魯)(江)(皖)之，戴於天下不止，合肥而知事不如意，外則振作宣傳(戴)之功，恣其劫持，內則安福餘孽，藉從亡之勢，擅其威福。中央威信，日益墜落。政界服聞，甚於(其)是。金佛郎案，昔者通電反對，今乃秘密擅行，出爾反爾，前後若兩人，滬漢外交發生，故意延宕，藉固其位。期年以來，政府所入，幾七千萬，其數之鉅，爲近數年來所未有，揮霍瞬盡，國民瞠然，莫識其用途。政治黑闇之結果，影響及於社會百業凋零，即以上海一隅計，本年損失已及一萬萬以上。國人昔所喁喁，原期合肥以統一各省，刷新庶政者，至是而希望全絕。夫以中央辜天下之望也如此，奉軍爲天下之害也如彼，國人若偷息坐視，則神州陸沉，其何日之有。民苦兵燹久矣，自非有所萬不得已，誠不散輕勞師衆，以驚我父老，況當關稅會議召集在途，各友邦方將以親華誠意贊助我國體自主，尤不願於此時有所動作，以啓危疑。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二十日

四六六

雖然，昔有言，螭蛇在手，壯士斷臂，直魯蘇皖諸省倒懸之民，其可呻吟垂絕，而不一拯，況張作霖方張之寇，失今不摧，後且益難爲制。關稅會議，友邦以好意相助，將來整理財政，將於此發軔焉。在今政府之下，庶政渾濁，用途不明，結果只有以所入盡充土匪軍擴充之用，益以魚肉吾民，而塞中外商業進展之路，佩孚早作夜思，旁皇累日，以爲不忍目前之痛，不足除將來之患，不戢部落之暴，不足圖大局之安。既承各省長吏各軍將士責以艱難，忝在戎行，義無却顧。已於後十月二十一日雪涕渡江，執魯弭以隨諸將之後，誓殲戎醜，爲民請命，其濟也國民之災，與諸將之功，不濟則佩孚無所逃罪焉。敬布腹心，唯普天下愛國恤民之君子共鑒之，吳佩孚叩、敬。」（註三）

蘇軍陳調元在烏衣襲擊奉軍，大破之。

駐紮津浦鐵路南端烏衣站之蘇軍陳調元部，奉孫傳芳令襲擊經過該站向北撤退之奉軍，雙方開戰，奉軍且戰且退，陳部得聯軍過江增援，將奉軍兩旅擊潰，奉軍師長邢士廉易服北走，旅團營長以下死傷多人，後隊輜重盡爲蘇軍所得（註四）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一二號，頁一五一—一六。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上海「時報」。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一。

二十日 國民政府令裁撤各屬籌餉分局，所有籌餉事宜，統歸財政部籌餉總局直接辦理，以一事權。（註一）

蔣總指揮中正電勉黃埔軍校在校學生。

蔣總指揮中正以惠州攻城戰，黃埔學生之犧牲奮鬥情形，電勉軍校在校學生云：

「各學生同志鑒：本軍克復惠州城，劉團長以下第二期同學，傷亡至三百人之多，名城雖克，實不能償本校精

華之損失也。繼起奮鬥，責在諸君，服務之外，尚有自修學科，以期早日畢業，爲黨盡職也。教育目的，重在齊心，一致爲黨奮鬥，爲國犧牲，主義不行，黨員之罪；革命不成，本校之羞。切望同志，努力向上，以繼續先總理、廖黨代表以及本校已死同志之生命，而保今日之光榮也。中正留發於惠州。印。」（註二）

東征軍第二縱隊擊敗敵人於羅經壩。（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決定二十六日召集關稅特別會議。

日、美兩國出席關稅特別會議代表抵北京，北京臨時政府決定於廿六日召集關稅特別會議，不因時局發展而有所變更。是日將請柬分送各使館轉交。並加派曾宗鑑爲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任王寵惠爲調查法權委員會全權代表。（註五）

北京臨時執政府任劉驥爲京兆尹。

原任京兆尹薛篤弼已奉特任爲甘肅省長，故命劉驥繼任。劉驥，湖北省鍾祥縣人，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生，北京陸軍大學畢業，歷任國民軍第一軍參謀長，臨時參政院參事，察西鎮守使等職。（註六）

孫傳芳抵南京，令謝鴻勳率第二軍渡江追擊奉軍；並派陳調元爲蘇軍總司令。

蘇軍陳調元在奉軍退出南京後，即於十九日移至南京督署辦公，會同鄭俊彥等蘇軍將領公推白寶山爲蘇軍總司令，奉方所派之江蘇省長鄭謙亦離寧，白寶山未及到南京，因此在孫傳芳抵寧後，即派陳調元爲蘇軍總司令。（註七）

吳佩孚決計出駐漢口，趙恒惕赴岳州送吳行，勸吳主張聯省自治。

湖北蕭耀南於本日電迎吳復出，吳在岳州發表效電云：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二十日

「奉軍深入，政象日非，孫馨帥與師討奉，堅請東行；福建周懋帥電稱：惟吾帥之命是聽；湖北蕭鈞帥率湖北全體將領電稱：此次共伸大義，欲動人心，首資號召，擬請鈞座出山，希早命駕等語。救國鋤奸，豈容袖手，茲定於廿一日赴漢，特先奉聞」。(註八)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二號，頁三二。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冊，頁五七二。

註三：同註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一。

註五：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五。

註六：日本外務省情報部昭和十二年編：「現代中華民國人名鑑」，頁五六四。

註七：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四集，頁三〇二。

註八：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四集，頁三〇六。

二十一日 蔣總指揮中正出席平山各界歡迎國民革命軍大會，並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告捷。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於昨日晚七時抵達平山。今日上午十一時，平山農會及工、商、學各界，假座三王宮，開歡迎國民革命軍大會，與會者三千餘人。蔣總指揮親臨參加，並致謝詞，略謂：「陳逆殘民以逞，慘無人道，革命軍為人民除害，得力於人民相助。」(註一)

是日上午，東征軍第十師奮勇向新庵墟之敵李雲復部逆軍進攻，獲致勝利，斬獲甚多。蔣總指揮因兩電廣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告捷。電文如下：

「一、萬急。廣州國民政府鈞鑒：頃接第四軍陳師長電話報稱：我軍於本日午刻十一時向新庵墟之敵攻擊前進，劇戰兩小時，敵勢披靡，繳獲大砲一門，步槍五百餘桿，軍用品無算；我軍跟蹤追擊，已過浦心。本日當面

之李雲復部，計三千餘人，敗後分向海陸豐、紫金、河婆之路潰竄云。蔣中正叩。馬（十月廿一日）自平山發。印。

二、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主席鈞鑒：捷報。頃接新庵墟第十一師陳師長濟棠電話報告：本日上午十一時由三多祝向新庵墟敵人進攻，戰至午後二時，將敵擊破，分向浦心、海豐、紫金三路狼狽潰退，奪獲大砲一門，步槍五百餘枝。據俘虜云：係敵軍李雲復所部，約三千餘人等語。謹電報捷，即乞公布。蔣中正叩。馬（十月廿一日）。」（註二）

國民政府通令提倡國貨。

國民政府以據中國國貨促進會呈請為民表率，購用國貨，以為各界之倡，特轉令各軍、政、警、學機關一體遵照辦理。通令如後：

「為令遵事：現據中華國貨促進會呈稱：吾國自與外國通商以來，外人以機器生產盈餘物品，巨舶裝來，又恃以挾迫得來之不平條約為護符，遂至外洋商品如怒潮之澎湃，幾使中國原日手工各業一掃無餘。至令國計益窮，民生日困，倘長此因循，何堪設想？敝會同人夙夜思維，心長力短，尤幸我先大元帥指導吾民以取銷不平等條約為自救之策，以三民五憲為建設之圖，一線曙光，全民有賴。同人等除竭誠擁護我政府外，仍懇我政府分別令行所屬軍政警學各公立機關，自後所有公用應行設置購用物品，概以國貨為主。刊牌懸掛以示不忘，務使多購一文國貨即留國家多一分元氣，用以表率民衆以為各界之倡，亦為官民合作之實徵也。等情。據此提倡國貨實為今日急務，該會所請令行軍政警學各機關嗣後購置用物以國貨為主，自應照行。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該遵照。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此令。」（註三）

國民政府令派甘乃光、馬洪煥、陳公博為調查廣東大學委員會委員，以甘乃光為主席。（註四）

吳佩孚自岳州抵漢口，通電各方，謂受十四省區將領擁戴，就任討賊聯軍總司令。

吳佩孚自本年三月四日抵達岳州，賴湖南省長趙恆惕之保護，遂得聯絡各方，圖謀再起。及三月三十一日吳氏五十生辰，湖南各界爲其祝嘏，供張甚盛，各方代表亦雲集岳州，表示擁戴。時奉軍已達南京，張作霖以楊宇霆督蘇，閩浙孫傳芳極感威脅，川、湘、黔、鄂各省因議擴大聯防同盟組織，長江上下游及西北各省均次第加入，孫岳持馮玉祥親筆函至岳州謁吳佩孚，矢再擁護，因許加盟，共爲川、黔、桂、粵、湘、浙、閩、蘇、皖、贛、鄂、豫、晉、陝等十四省區。十月十七日，江浙戰起，鄂督蕭耀南率鄂軍各將領，並領先十四省區公請吳佩孚出山，主持大計。趙恆惕並親赴岳州送行，吳遂乘決川、瀘兩艦自岳州啓航，於是日抵達漢口，通電各方，謂受十四省區將領之擁戴，就任討賊聯軍總司令職務。吳佩孚通電就職後，即在漢口東北之查家墩，設立討賊聯軍總司令部，任張其煌爲祕書長、章炳麟爲總參議，蔣方震爲參謀長，白堅武仍任政務處長，張志潭爲外交處長，張英華爲財務處長。並召開軍事會議，決定討奉。（註五）

孫傳芳與蘇軍將領電請吳佩孚主持討奉。

孫傳芳與蘇軍將領陳調元、鄭俊彥、白寶山、馬玉仁聯名致吳佩孚電云：

「鬚匪橫暴，舉國欲得而甘心，我帥悲憫爲懷，仰懇出山，北向申討，傳芳等不才，願執鞭弭以從其後。」（註六）

張宗昌赴徐州就任直、魯、蘇、皖防禦總司令。

張作霖決定派四個師兩個混成旅入關，駐京奉、津浦兩線，固守徐州，派張宗昌爲直、魯、蘇、皖防禦總司令，姜登選爲前敵總指揮。張宗昌於本日赴徐州就任，將其兩部直魯軍分爲七軍。自兼第一軍

軍長，方永昌爲副，施從濱任第二軍軍長，畢庶澄爲副，孫宗先任第三軍軍長，程國瑞爲副，褚玉璞任第四軍軍長，吳長楨爲副，許琨任第五軍軍長，張堵榮爲副，六七兩軍則不及成立，全部兵力約十二萬人，分三路防守。東面在邳縣，西面（隴海路）在碭山，南面（津浦路）在宿州夾溝。孫傳芳亦佈置三路攻徐，中路以盧香亭、謝鴻勛、陳儀等部會同皖軍一部擔任，由蚌埠前進；東路白寶山、馬玉仁部蘇軍由宿遷前進；西路皖軍及陳調元部由永城前進。（註七）

馮玉祥表示希望和平，依段執政所囑，分電張作霖、孫傳芳調停戰事。（註八）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頁五七三。

註二：「革命文獻」，第一輯，頁三一六。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一三號，頁一三一—一四。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一三號，頁五。

註五：「吳佩孚先生集」，下編，頁四一七。

註六：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上海「申報」。

註七：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四集、頁三〇三—三〇四。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一。

二十二日 東征軍克海豐、安溪。

東征軍第一縱隊第一師何應欽部，本日擊敗梅隴西羊蹄嶺之敵，收復海豐縣城，俘獲甚衆，殘敵向陸豐退卻。逆將謝文炳僅以身免。第二縱隊張發奎旅，攻克安溪後，又擊破熱湯墟逆軍林、劉、李諸部約萬餘人，並於七時佔領石公神。蔣總指揮中止連電國民政府告捷。茲錄各電電文如下：

一、廣州國民政府主席鈞鑒：頃據何師長應欽報告：職師於廿二日拂曉驅逐羊蹄嶺之敵，向梅隴海豐追擊前進，先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二十二日

四七二

頭部隊本午可佔海豐等語。除飭追擊外，謹電奉聞。蔣中正叩。養（十月廿二日）未印。（自平山發。）

二、廣州國民政府主席鈞鑒：捷報。本日午後五時，第一師克復海豐，奪獲軍用品無算。謹聞。蔣中正。養（十月廿二日）戌印。（自平山發。）

三、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主席鈞鑒：捷報。我軍第一縱隊之第一師於廿二日午前三時向梅隴西方羊蹄嶺一帶之敵進攻，第三團先得手，敵潰退。第一師全部拂曉追擊前進，於是日午後五時完全佔領海豐城，敵兵二千餘人向陸豐敗退，俘獲甚多，現我軍追擊中，敵將謝文炳僅以身免。謹電報捷，即乞宣布，蔣中正叩。漾（十月廿三日）子印。（自惠州發。）

四、廣州國民政府主席鈞鑒：捷報。頃據李縱隊長本日午前八時於熱湯墟發來報告如左：（一）熱湯墟附近之敵被我張旅猛力攻擊，鏖戰至廿二日午後七時，將敵擊退。（二）同日午後六時雲周兩團陸續趕出加入，敵仍頑強抵抗，至夜中仍與敵激戰，正擬令十一師一部於本（廿三）日拂曉協同消滅該敵主力，但敵已於拂曉前星夜退去。（三）據俘虜稱：敵係林、李、劉各部，合計不下萬餘人，分三路向我攻擊。（四）張旅以一旅之衆抵敵萬餘人之主力，始終奮勇進戰，且將摧破，殊屬可嘉；但該旅損失甚大。（五）現由十一師編成追擊部隊，向紫金方面追擊中。（六）正於本日進至三多祝。謹電奉聞，即乞宣布。中正叩。漾（十月廿三日）印。（自惠州發。）

五、廣州國民政府主席鈞鑒：捷報。熱湯墟附近逆軍林劉李諸部約萬餘人，養日被擊破，正向紫金方面追擊中。謹聞。蔣中正叩。漾（十月廿三日）印。自（平山發。）

六、萬急。廣州國民政府主席鈞鑒：捷報。頃據程縱隊長報告如左：（一）佔領石公神之敵練演雄部，於廿一日午後四時爲我攻鄂軍之第四團、第三師之第九團猛烈攻擊，激戰一小時，敵勢不支，向北浦方面退去，七時完全佔領石公神。（二）接潮梅軍報告：已有二營到達河源城，明日可入河源城等語。謹電奉聞。即乞宣布。中正叩。漾（十月廿三日）印。（自惠州發）（註一）

吳佩孚發表外交宣言。

宣言要點爲尊重已定條約，保護外僑，惟望各國不以軍火售予對方，並不予對方以經濟及借款之接濟與援助。對於關稅會議，則聲明須俟合法政府成立後，再行開會協議。（註二）

鄧如琢就贛皖聯軍前敵總指揮。

鄧如琢在九江就聯軍前敵總指揮之職後，以馮紹閱爲贛軍副指揮，王普爲皖軍副指揮，編整軍隊，準備入皖，助皖軍攻擊蚌埠姜登選軍。（註三）

孫傳芳渡江督戰，移總司令部於浦口。（註四）

註一：「革命文獻」，一一輯，頁三一六——三一七。

註二：「吳佩孚先生集」，上編，頁二三七。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一。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一。

二十三日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率師追敵，進抵三多祝。

蔣總指揮中正是日由平山啓節，正午，過增光，午後三時，抵三多祝。（註一）

廣州各界推派代表赴虎門慰勞第四團官兵。

東征軍惠州之役，第一軍第二師第四團爲攻城主力，團長劉堯宸，身先士卒，率部攻打北門，奮勇隊首先登城，遂奏膚功，劉團長中彈身亡，士卒犧牲亦特重，攻破惠州後，奉令回駐虎門，休養補充，並在海面警戒。省垣各界以該團厥功至偉，特派代表攜帶物品，前往慰勞（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准臨時參政院參政王家襄辭職，以杜光俊充之。（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派章祐署隴秦豫海鐵路督辦。

章祐，字篤純，浙江省鄞縣人，光緒六年生，曾任京漢鐵路提調，隴秦豫海鐵路西路局長、東路工程局長、交通部技正、隴秦豫海鐵路會辦、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專門委員等職。（註四）

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議決「關稅自主辦法大綱」及「關稅自主辦法大綱草案分條說明書」，呈請北京臨時執政府核定施行。

呈曰：

「本會於十月二十三日開會提出關稅自主辦法大綱案，經詳加討論，僉以課稅主權爲立國要素，近世獨立國家，無強弱大小，莫不有其完全之課稅主權。我國關稅自主權之喪失，肇端於鴉片戰爭，自南京條約成立後，各國援例要求，國權日削，以言財政，則稅率高下，聽命於人，甚至內國稅法，亦受條約限制，重以債務抵押，涓滴外漏，歲入雖豐，無補國計；以言經濟，則進口稅率過輕，外貨梯航而至，本國工商尤受壓迫，且外國烟酒奢侈之品，因稅廉而暢銷，民力之銷耗彌甚；出口稅率，亦經條約限定，故國產日衰，民生日困。凡此壑殫大者，皆爲我國貧弱之本源。本會察癥結之所在，謀挽救於將來，自以實行關稅自主爲今日第一要圖，爰就現行關稅辦法缺點，分籌補救方法，綜爲關稅自主辦法大綱九條，業經多數議決，理合呈請核定施行」（註五）

茲將「關稅自主辦法大綱」及「關稅自主辦法大綱草案分條說明書」原文，附錄如後：

關稅自主辦法大綱

第一條 中華民國基於國家課稅主權完全之原則，應實行關稅自主。凡現行國際條約，條款，換文或聲明書等，足以侵害中國課稅主權者，均照下列第二、三、四、五、六、七各條之規定，分別改正之。

第二條 現行條約中有涉及內國稅者，如出產、銷場、出廠等稅各條文，應即聲明廢除，嗣後內國稅法，概由中國政府自行訂定。

第三條 現有之釐金、常關稅、復進口稅、子口稅及正雜各稅捐中之含有國內通過稅性質者，均由中國政府自行裁撤，嗣後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民，不問國籍之所屬，悉照中國內國稅法，一律納稅。

第四條 出口稅應酌量出口貨物之種類、品質及產銷情形，照現行稅率，分別增減，或全免，概由中國政府自定稅則。

第五條 進口稅應分別貨物之種類品質，劃定等級，遵照關稅定率條例徵收；但對於某種貨物之課稅與本國有互惠協定條件者，則從其協定。

第六條 凡與中華民國特別法令有關之進口貨物，如烟酒及與國家專賣品同類者，應照該特別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七條 進出口之稅率表，由中國政府調查貨價，自行訂定，並得隨時改正。

第八條 現行海關制度基於行政權完整之原則，由中國政府改正之。

第九條 本大綱呈准臨時執政令行主管官署酌定程序進行。

關稅自主辦法大綱草案分條說明書

第一條之說明

現世任何國家，除保護國或殖民地外，其國政府對於住在本國領土以內之本國人民及外國人民，均有課稅之絕對權，有時且可以及於在外居住之本國人民，是為課稅主權。但我國夙昔昧於國際公法原理、世界大勢，與外國締結條約，或某條約中之某條款，或普通照會換文，或解釋條約之聲明書中，往往有涉及本國課稅主權者，此種條約條款等項，若不分別設法廢止改正，則無由舉關稅自主之實。

第二條之說明

我國與外國所結條約，不僅限制外部關稅，有時且涉及內國稅法者，如出廠稅、銷產稅、常關稅則載在馬凱條約，出產稅則載在中美、中日條約，因之此項課稅之稅率徵收機關，徵收範圍，均受條約之限制，重重束縛，致我國對內亦失其課稅自由，危險孰甚！今既主關稅自主，則內國稅法，尤宜亟先脫條約等之羈絆，而歸本國自行訂定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二十三日

四七六

稅法裁決去留。

第三條之說明

我國自行將一切內國通過稅裁撤，華洋貨物，在內地一律銷行，但租界租借地爲內國課稅所不及，於是中外鉅商皆屬集於此，以圖免稅，即以子口稅而論，全年進出口正稅達五千萬兩，而子口稅只二百餘萬兩，僅佔二十分之一，是脫漏者總不下二十分之十九；他如印花稅、所得稅等等，在租界內固不必論，即在租界外之外人，亦不照納，妨礙我國稅權，侵減稅收，而外人地位優於本國人，則本國人幾無從與之競爭，故應照主權完全之原則，無分中外，一律納稅，不使畸重畸輕。

第四條之說明

各國出口，大率無稅，偶或有之，亦僅限於一二種之特定貨物而已。現在我國出口稅，係咸豐八年天津條約所定，迄今已將七十年，形式既極凌亂，物價亦相差過遠，且不問貨物之種類品質及產銷情形如何，一律課以同率之稅，以致毫無保護獎勵之餘地。今應分別品類，如係原料品，則應察本國工業之需要如何，課以較重之稅，以免本國原料缺乏；如該原料品不爲本國所需者，則可課以較輕之稅，任其出洋；如係必需品，則在外國市場不致受人競爭，可課以較重之稅，如係競爭品，則應免稅，以減輕其成本，便於角逐；故課稅之輕重減免，一視該貨物之性質與其內外市場之情形爲斷，由中國政府斟酌訂定，不受條約之規定。

第五條之說明

近世各國關稅制度分三種：（甲）爲單一關稅制度。僅有一種稅則，對於各國進口貨適用同一稅則，不設區別。（乙）爲兩重關稅制度。有高低兩種稅則，對於無關稅協定國家之貨物，則課以高稅，對於有協定國家之貨物，則課以低稅，但高低二稅率之間，仍可酌量協定。（丙）爲三重關稅制度。即一般稅則爲最高，適用於無協定國家之貨物；中間稅則較低，適用於有協定及互惠條約國家之貨物；特惠稅最低，適用於母國及殖民地之貨物。我國此次所定關稅定率條例，係採兩重關稅制度，仍分別進口貨之種類品質，劃定等級課稅。如奢侈品或徒供無益消耗或有害國民健康，則應課以最高稅率；而資用品則可助長本國產業之發達，則應課以最輕之率，是其例也。稅則既經國

定以後，對於有協定國家之貨物，則適用較低之稅率，但亦以互惠爲原則，不能適用於無交換條件之國之貨物，且只限於某種貨物，而不能適用於一般貨物，然後始足以收互惠之實利，舉協定之實效也。

第六條之說明

凡一國恆有因國家財政、社會、經濟等關係，而對於某事業或某貨物爲特別之處置者。例如法國之火柴，舊俄帝國之酒精，日本之烟草等，皆歸國家專賣，而別立法律以規定之。此項法律不受國際條約之協定。將來我國如舉辦烟酒專賣或其他專賣等，則自應公布專賣法，而外國運來之烟酒等，則照此法令辦理，庶不至因關稅協定，而妨礙國內要政。

第七條之說明

關稅課稅多係從價，而貨價常有變遷，故稅率不變，而因貨價之變遷，關稅收入恆受影響。例如某宗貨物，每包在前年價值一百兩，則課以百分之十之稅，是每包應課稅銀十兩，但現在該貨每包漲至一百五十兩，若仍課以十兩稅銀時，則實際稅率，只有百分之六而已。故貨價與稅極有關係，若貨價不能隨時訂定，則稅率雖能自由，而無伸縮之餘地，究不免有所限制，故貨價表應由中國自行訂定，不受條約之協定。

北京臨時執政府財政善後委員會開第二次大會。

是日，財政善後委員會第二次大會中，梁士詒等提出裁撤釐金常關及一切國內通過稅辦法大綱說明書一種及辦法大綱十條，原文如下：

「我國貧弱之源，外由於關稅之不能自主，內由於貨物之徵收通過稅。釐金局卡，遍於國內，過局必徵，至三，至四，跬步之間，如適異國，民情因之隔閡；釐捐既重，物價失其均衡，稅法繁苛，商人裹足，物價因之呆滯，加以留難需索，百弊叢生，胥吏中飽之數，倍蓰公家所入，蠹國殃民，莫此爲甚。常關之弊，僅亞釐金，非根本裁撤，無以便民，他如正雜各稅捐中，亦不乏含有通過稅性質者，名稱雖殊，其害則一，自應一律廢除。又海關帶徵之復進口稅，此口到彼口稅，係對土貨徵收，出入子口半稅，係對進口洋貨、出洋土貨徵收，均係代替釐金等內國

通過稅者，今爲正本清源之計，擬一併裁撤，以示國家通商惠工之至意。尤以裁釐一舉，關係國信，更應斟酌盡善，庶幾表裏相承，可收關稅自主之效，爰擬訂裁撤釐金常關及一切國內通過稅辦法大綱十條，以爲進行繩準，如能早觀厥成，國計民生，實利賴之！

裁撤釐金常關及一切國內通過稅辦法大綱草案

第一條 左列各款國內通過稅，不問其爲中央收入或各省區收入，悉裁撤之。

一、釐金、統捐、統稅、貨物稅、鐵路貨稅，或其他名異實同之通過稅。

二、商埠五十里內、五十里外及其他常關。

三、正雜各稅捐中之含有通過稅之性質者。前項各款應行裁撤之通過稅，不問其在起運、或中途、或到達時徵收，凡對於通過之貨物所徵之稅，均包含在內。

第二條 海關徵收之子口半稅，復進口半稅，及由此口到彼口之出口稅，亦一律裁撤。

第三條 國內通過稅裁撤後，凡常關釐金局所稅廠等，向來徵收之他種課稅，確不含有通過稅性質者，報明財政部核定後，得歸併他種徵收機關，繼續徵收。

第四條 各督徵機關，須依前三條之規定，分別通過稅、非通過稅，應裁、應留，詳查其性質數目，限期造報。

第五條 依第一條第一、第三兩款裁撤之通過稅，爲各省區之損失，依第一條第二款及第二條裁撤之通過稅，爲中央之損失，政府應分別抵補之。計算前項損失，祇計實裁之數。其依第三條規定可歸併他種機關續徵者，應行剔除。

第六條 政府應根據民國成立後各種國內通過稅之統計調查，擇其收入最豐之兩年度爲平均標準，先行估計前條損失之概數，從寬籌定抵補方法，卽斟酌國內及國際情形，或同時、或分期，實行裁撤。

第七條 關稅附加所得之收入，應儘先抵補中央及各省區因裁撤國內通過稅而受之損失，而關稅附加尚未屆實行期，或雖已實行，而附加之稅金尙未積有成數，不足以資抵補時，得由政府發行相當之公債，先行

墊付。

第八條 前條抵補的款，非俟各省區推行新稅，確足以抵補各該省區裁撤通過稅之損失後，中央政府不得停止給付。

第九條 裁撤國內通過稅之確數及抵補數，若遇計算有爭執時，及依第三、第四兩條之規定，分別是否通過稅，以定裁留之標準；若財政部與各省區之見解互異時，由財政善後委員會協議定之。

第十條 本大綱呈准臨時執政，令行財政官署暨關稅特別會議之委員執行之。（註六）

姜登選為皖軍所迫，率蚌埠奉軍撤退徐州，通電辭皖督。

皖軍第一旅旅長倪朝榮、第二旅旅長馬祥斌等均通電響應孫傳芳，同時要求保境安民。倪朝榮於十月廿二日率第一旅抵泗州，逼姜登選離蚌埠，本日姜乘鐵甲砲車離蚌埠北上，通電辭皖督，並將督印交皖軍第二旅旅長馬祥斌保存，又委倪朝榮代拆代行，於是蚌埠落入孫軍手中。（註七）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冊，頁五七五。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五。

註四：日本外務省情報部昭和十二年編：「現代中華民國人名鑑」，頁二四四。

註五：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四三五—四四〇。

註六：同註五，頁四三五—四三六。

註七：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四集，頁三〇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二。

二十四日 中國國民黨發表宣言，指斥張作霖、段祺瑞，並謂長江戰事，本黨努力使應戰之一方，集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註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二十四日

四七九

東征軍續克藍塘，向藍口、紫金推進，惟河源又告失陷。謝文炳股今襲海豐，被第三團擊退。（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公布「關稅定率條例」，及「菸酒進口稅條例」。

兩種條例原文如下：

關稅定率條例

第一條 外國貨品運進本國通商各口岸時，按照本條例所定課稅辦法徵收進口稅。

第二條 進口稅除烟酒及與國家專賣品同類者，另訂規定外，其稅率最高爲值百抽四十，最低爲值百抽七·五，稅率表另訂之。

第三條 從量稅品價格之訂定、換算或改正，以最近一年內之平均市價爲標準。

第四條 從價稅品之價格，依進口時當地之躉批市價定之。

第五條 進口稅遇有以其本國某種貨品，依互惠條件協定者，其稅率從其協定。

第六條 本國貨品在外國受有較他國貨品不利益之待遇時，該外國之貨品，得以政府命令指定，於稅率表所列應收稅額外，加徵與其貨物價格同額以下之進口稅。

第七條 外國貨品在外國所輸出獎勵金之待遇時，該項貨品得以政府命令，於稅率表所列應收稅額外，加徵與其獎勵金同額之進口稅。

第八條 遇有外國貨品故意賤價，經政府認爲有擾動市場之虞時，得以命令於稅率表所列應收稅額外，加徵其正當價格相當之稅金。

第九條 稅率表中未經列明之貨品，其稅率應比照稅率表中相類或近似之貨品定之。

第十條 左列各項物品免徵進口稅：

一、遊歷本國之外國元首，及其隨帶人員之物品。

二、駐在本國各國大使或公使自用品，及大使或公使館之公用品。
三、政府輸入之槍砲子彈火藥爆發物，及其他一切軍械。
四、爲救卹而購入或寄贈之物品。

五、商品樣本，但以合於作樣本用者爲限。

六、已輸出之本國物品在三年以內復輸入而未變其性質及形狀者。

七、由本國出港船舶所載之物品，因該船舶遇險而載回者。

第十一條

左列各項物品，在一年以內後出口者，免徵進口稅。但須於進口時，提繳與進口稅相當之保證金。

一、爲加工而輸入之物品，經核准有案者。

二、爲修理而輸入之物品。

三、爲研究學術而輸入之物品。

四、爲作試驗而輸入之物品。

第十二條

左列各項物品不准進口：

一、食鹽。

二、鴉片煙、吸鴉片煙用之器具、罌粟子、嗎啡、金丹、紅丸、白丸；及含有嗎啡鴉片，或高根之藥丸等。

三、偽造變造或仿造之貨幣紙幣及其他有價證券。

四、有害公安或敗壞風俗之書籍圖畫彫刻及其他物品。

第十三條

左列各項物品，除由政府輸入外，不准進口：

槍砲子彈火藥爆發物及其他一切軍械。

第十四條

左列各項物品，非經政府特准，不得進口：

硝、氯酸鉀、硫磺、粉白鉛、鹽酸、硝酸、硫酸、黃磷、工業炸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二十四日

第十五條 左列各項物品，以相當數量爲限，經政府核准註冊之醫士藥商及化學家依其用途考驗聯名具結後，報

關查驗相符，方准進口：

嗎啡劑、高根及射藥針、斯托魏、安洛因、司替尼狄邊、噉喳、哈夕什、邦戈、堪尼、比司、印狄卡、雅片酒精、雅片劑、狄臭仁，及其他各物品爲雅片高根所製成者。

第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以命令公布之。

第十七條 民國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公布之國定稅率條例，自本條例施行之日，即行廢止。（註三）

菸酒進口稅條例

第一條 外國菸酒運進中國通商各口岸時，按照本條例所定課稅率徵收進口稅。

第二條 菸酒進口稅率定爲值百抽五十至八十。

第三條 課值價格之訂定、換算或改正，以最近一年內之平均躉批市價爲標準。

第四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註四）

吳佩孚通電討奉，並任蕭耀南、陳嘉謨等爲討賊聯軍各路總司令。

是日，吳佩孚自漢口通電討奉，並以討賊聯軍總司令名義，任蕭耀南爲討賊聯軍鄂軍總司令，兼後方籌備司令，陳嘉謨爲副司令，寇英傑爲討賊聯軍鄂軍第一路總司令，陳嘉謨爲第二路總司令，盧金山爲第三路總司令，馬濟爲討賊聯軍桂軍第一路總司令，袁祖銘爲討賊聯軍川黔總司令，鄧錫侯爲副司令，兼川軍第二路總司令，劉湘爲討賊聯軍川黔後方籌備總司令，劉存厚爲討賊聯軍川軍後方援軍總司令，楊森爲討賊聯軍川軍第一路總司令，賴心輝爲第三路總司令，王天培爲討賊聯軍黔軍第一路總司令，彭漢章爲第二軍總司令，周西成爲第三路總司令。（註五）

張作霖派代表赴包頭，向馮玉祥疏通，馮亦遣使赴奉報聘。

孫傳芳、吳佩孚先後出師並通電討奉，奉天張作霖恐馮玉祥將響應孫、吳，與己不利，特派郭瀛洲

前赴包頭，向馮玉祥有所陳述，並爲疏通。馮表示希望和平，亦遣張樹聲偕郭赴奉報聘。（註六）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二。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冊，頁五七五。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一五——一一七。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吳佩孚先生集」，上編，頁二三七。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二。

二十五日 杜錫珪率海軍第二艦隊軍艦六艘泊南京，通電討奉。（註一）

北京各團體舉行關稅自主示威遊行。（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二。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二。

二十六日 關稅特別會議在北京正式開幕，到美、比、丹、法、英、意、日、荷、挪、葡、西、瑞典等十二國代表，臨時執政段祺瑞親臨致詞。

北京臨時執政府召集之關稅特別會議，經數月之籌備，終於是日上午在北京正式開幕。出席人員，除中國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顧問、內閣閣員外，有美國、比利時、丹麥、法國、英國、意大利、日本、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荷蘭等十二國代表及各國駐華外交人員等，共約二百餘人。各國代表姓名如下：

美國 馬克謨 (John V.A. Mac Murray) 公使

史陶恩 (Silas Strawn) 君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四八三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二十六日

四八四

比利時 華洛思 (Baron Leon Lemaire de Warzeo d'Hermalle) 公使

丹麥 高福曼 (Koffman) 公使

法國 馬太爾 (Martel) 伯爵

英國 馬克類 (Sir Ronald Macleay) 公使

皮樂上校 (Colonel Sidney Peel)

意大利 翟錄第 (Vittorio Cerruti) 公使

日本 日置益公使

芳澤謙吉公使

荷蘭 歐登科 (W. J. Oudendijk) 公使

那威 米賽勒 (Johan Michelet) 公使

葡萄牙 畢安祺 (J. A. de Bianchi) 公使

西班牙 嘎利德 (Don Justo Garrido Y Cisneros) 公使

瑞典 艾維樓福 (O Everlöf) 公使

雷堯武德 (Carl Leijonhufvud) 君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亦蒞臨參加。會議揭幕後，首由段執政致歡迎詞，曰：

「各友邦應我國之邀請，派遣代表惠然光臨，聚會一堂，討論關稅問題，本執政躬逢其盛，實深榮幸！際茲開會之初，謹以最誠懇之意旨，歡迎與會各代表，並述我國民全體之希望。查此項會議，本根據華盛頓會議而成，本執政深望本會之討論與議決，須遵守華府會議之精神。華會九國條約第一條第一項即首先聲明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我國民對此聲明，頗為重視，本執政認此次會議，為實現華會九國條約聲明之機會，故乘此時機，重申我關稅之自主。關稅自主，意義本極平常，在我言之，不過遵守國家應有之職權，想各友邦必能本平等互惠之原則，共諒此旨。查我國現行約定原則，不合經濟原理，致所受影響，不可勝計；若國定稅率實施以後

，縱稅率變更，外商之負擔似略加重，而我國民久困之經濟，得以藉此蘇復，購買之能力，得以藉此發展。我國本爲世界一大好市場，一旦經濟復蘇，富力增進，實業發展，不獨我國家之幸，即我各友邦同蒙之利益，實非淺鮮。本執政深信自私即自害之阱，互助乃互救之本，故不憚以平等互惠之精神，屬望於斯會也。況世界思潮，久趨枱陘，其原因全在經濟之不平衡，國內固如是，國際亦何獨不然！關稅制度，使之歸於平等，即所以謀中外經濟之安全，而世界和平基礎，亦繫於此，與會諸君，諒明斯諦，此本執政所樂爲一言者也。」

段執政致詞既竣，依程序推舉主席，當由外交團領袖荷使歐登科(W. J. Oudendijk)發言，主張公推中國外長沈瑞麟爲主席，全體贊成。沈乃起立致詞，其大要云：

「鄙人對於以前各種國際會議，並不欲細究其內容，亦不欲擇一而加以討論，但對於羅卡諾會議，則願特爲一言，良以該會議之成績，現尚昭然在目。而就鄙人所觀察，該項會議，固已依據巴黎和約簽字後所發生之新情勢，將各該國間之關係，予以改善。由此鄙人遂於國際實例上，憶及一種饒有趣味之點，即條約之尊嚴，雖應維持，而已定之條約，因已經變更，及正在變更之情勢，亦未嘗不可隨時修正。此項因事制宜之重要原則，因爲諸君所皆知。鄙人引此原則，以爲中國約定稅則制度，創始於八十年前，原爲適應彼時之情況而設，現在該項情況，既已消滅，則此種制度，實屬不合時宜，自不應任其存在。爲達到上項目的起見，鄙人特請王正廷博士代表中國政府，將解決中國關稅問題之提案，爲諸君陳之。」

沈外長演說畢，即請王正廷博士代表中國政府宣讀擬提之關稅自主提案。王氏當起立發言，大要云：

「查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曾提出關稅自主問題，惟當時認爲不屬於和會範圍，未加討論。迨至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在遠東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中國代表以中國現行之約定關稅，妨礙中國主權，違背國際間均等及互惠主義，重爲關稅自主及過渡辦法之提議，該委員會對於是項問題，雖經討論，惜未能充分容納，中國政府至今引爲遺憾，不得已而訂立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之關稅協定，故事前中國代表於一九二二年一月五日，在遠東委

員會第十七次會議席上，曾宣言關稅自主問題，於將來適當機會時，再行提出討論。際此關稅特別會議討論關稅問題之時期，中國政府認為一九二二年一月五日宣言所稱之適當機會已至，故根據九國協約，尊重中國主權完整之精神，並為增進各友邦之睦誼起見，提出祛除關於稅則現行條約上之各種障礙，推行中國國定關稅定率條例，實行關稅自主辦法如下：

- (一)與議各國，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尊重關稅自主，並承認解除現行條約中關於關稅之一切束縛。
 - (二)中國政府，允將裁廢釐金與國定關稅定率條例，同時實行；但至遲不過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
 - (三)在未實行國定關稅定率條例以前，中國海關稅則，照現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徵值百抽五之臨時附加稅；甲種奢侈品（即菸酒），加徵值百抽三十之臨時附加稅；乙種奢侈品，加徵值百抽二十之臨時附加稅。
 - (四)前項臨時附加稅，應自條約簽字之日起，三個月後，即行開始徵收。
 - (五)關於前項問題應於條約簽字之日起，立即發生效力，加徵值百抽二十之臨時附加稅。」（註一）
- 王正廷宣讀議案後，各國代表相繼發言，其詞都極簡單，無非口頭上表示贊助之意，但日本代表日置益氏的演辭，十分冗長，不僅陳述事實和希望，而且提出兩項辦法：
- (一)制定公正且合理的國定稅率，以適用之於一般。另關於特殊貨物，與當該關係國協定特別之稅率而遵據之。
 - 。或

(二)於平均不超過百抽一二五，且與關稅條約（按係指華會之九國關稅條約）第二條之規定不相矛盾之方法，定列國所滿意之差等稅率。（註二）

北京各校學生示威遊行，要求無條件關稅自主；遊行隊伍經新華門時，與軍警衝突，發生流血慘案。

關稅會議是日在北京開幕，北京各校教職員學生及其他愛國運動的團體，在上午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表示要求無條件的關稅自主，反對妥協的加稅辦法。

參加遊行的人數號稱五萬，他們一方面表現十二分熱烈堅決的精神，同時也保持一種平和有秩序的態度。凡目覩那天遊行的人，都不能不承認的。像這樣的民衆的示威，在文明國家也是普通的，而且應有的事。這不妨害政府的外交，並且可爲政府外交的後盾。北京政府如果是誠心代表國民意志，應付關稅會議，正好利用這種民衆的表示，做外交的聲援，那有反倒敵視，甚而阻害摧殘示威遊行的道理？然而事實正相反，北京政府部下的警察，居然干涉此次遊行。

遊行大隊由西長安街進至將近新華門的大路上，便被武裝警察截住大路，阻止通過。在羣情激憤之中，發生警察和遊行羣衆的衝突，對於巡警方面槍頭佩劍之擊刺，羣衆方面報以磚頭瓦片，其結果則雙方互有受傷，本來一種平和的示威遊行，卒至演成新華門外流血慘劇。若不是遊行的羣衆，大多數尚能抑制感情，最後恢復秩序，而警察也終於退入新華門鐵柵欄內，讓遊行隊伍從旁通過，恐怕當日的亂子更要開大。（註三）

東征軍第二縱隊克紫金、河婆，第三縱隊由藍田達老隆，進取五華。（註四）

註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四四一——四四七。

註二：「現代評論」，卷二，四九期，頁五。

註三：「現代評論」，卷二，四七期，頁四一五。

註四：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冊，頁五七六。

二十七日 蔣總指揮中正在羊高圩及里圩一帶，指揮各軍馳救譚曙卿師，卒將逆敵萬餘人擊退。

是日上午八時，蔣總指揮由龍窩起程，二時半至羊高圩，接譚師長告急函，進至大坪，又聞該師陣線動搖，乃復前進至里圩。見敗兵紛退，乃一面令急收隊，一面調左翼隊會同第十一師馳援，以備明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二十七日

再攻。此次逆敵萬餘人，經華陽十餘里外塘湖來襲，譚師乃被包圍，混戰過午，官兵傷亡過當。退回羊高圩後，是夜敵又分兩路轉侵何師，激戰於橫岡。沈團長應時以主力繞攻其後，卒將敵大部擊退，乃向梅林、安流潰逃。（註一）

關稅特別會議會務委員會議決設立三種委員會。

關稅特別會議會務委員會是日議決設立之三種委員會：第一為關稅自主專宜委員會，推王正廷為委員長；第二為規定實行裁釐辦法專宜委員會，推顏惠慶為委員長；第三為關稅會議有關事項委員會，推黃郛為委員長。又至必要時，設立起草委員會，議事日程，亦經決定。遠東審議局問題，中外委員同意不列議程。（註二）

孫傳芳續任白寶山等為各軍司令。

是日孫傳芳繼續任命白寶山為第六軍司令，馬玉仁為第七軍司令，陳調元為第八軍司令，鄭俊彥為第九軍司令，張仁奎為第十軍司令，倪朝榮為第十一軍司令，王普為第十二軍司令，鄧如琢為第十三軍司令，馬祥斌為第十四軍司令，高世讀為第十五軍司令，華鑑章為第十六軍司令。（註三）

督辦甘肅軍務善後事宜兼西北邊防督辦馮玉祥，通電主張和平。（註四）

梁啟超於北京晨報發表「蘇俄是帝國主義的大魔王」專文，公開仇俄。

北京晨報於其「社會周刊」中，提出對俄問題——即蘇俄是否帝國主義之侵略國家問題，作為討論專題，並連續發表有關文字。有劉勉已者，致書詢問梁啟超氏對「對俄問題」之意見，梁乃於是日發表「蘇俄是帝國主義的大魔王」一文以答之。梁氏全文如下：

「你要逼我說話嗎？那麼，最少我得先把我的經濟主張標出個題目來，我的主張是很平凡的——或者也可以說很頑固的，也許連你都不贊成。我不懂得什麼人類最大幸福，我也沒有什麼國家百年計劃，我只是就中國的『當時

此地』着想，求現在活着的中國人不至餓死，因此提出極庸腐的主張是：『在保護關稅政策之下採勞資調節的精神獎勵國產』。不妨害這種主張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我都認為友，妨害的都認為敵。

因此，一方面，普通所謂帝國主義者，不用說，當然是我們大敵。因為他用他的資本來榨我們的膏血，連我們自衛的防身刀——保護關稅也搶去，妨害我們獎勵國產，當然是我們大敵。別方面，不管是『赤色的帝國主義』，是『赤色的共產主義』，或者是『灰色白色的帝國主義』，只要有破壞勞資調節精神的意思及行為，便與獎勵國產的目的不能相容，一樣也是我們大敵。

蘇俄『友』『敵』問題，我就是這裏簡單幾句算答覆了。

赤色的帝國主義之有無，和蘇俄是否帝國主義者，這是兩件事，不能併為一談。想辯論赤色的帝國主義之有無，先要問帝國主義這句話作何界說。若在帝國主義加上一個『經濟的』或『資本的』形容詞，變成『赤色經濟的』或『赤色資本的帝國主義』，那麼，我也承認他沒有可能性。但是，帝國主義只有這一種嗎？最少，現有政治的帝國主義，就讓一步說這是歷史上名詞，但眼面前有赤色的人把歷史的古董重新搬演，試問我們能否替他另起一個雅號，不叫做帝國主義！

問蘇俄是不是帝國主義者，我毫不沈吟的答道：他是帝國主義的結晶！他是帝國主義的大魔王！他是帝國主義的……。俗語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國的國民性，可是換一面招牌就改得轉來嗎？俄國人頑的政治，對內只是專制，對外只是侵略，他們非如此不能過癮。不管蘇不蘇，赤不赤，玩來玩去總是這一套。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臘正教上帝，列寧便是轉輪再生的大彼得！全俄人民從前是『沙』(Czar)的腳下草，現在便照例承襲充當執行委員的腳底泥。中國從前是『沙』的夢想湯沐邑，現在便是紅旗底下得意的拋球場。蘇俄啊！你要辯明你不是帝國主義嗎？你那一天把在中國的活動停息，我們那一天立刻就相信你。但是，能嗎？

蘇俄一定說：『我並不是侵略你們，不過我覺得我的共產主義好，可憐你們不懂，受罪，我來替你們宣傳，革命，救你們』。莊子說：『庖人雖不治庖，尸祝固不越尊俎而代之』。國內偉人們『代人民革命』，我們老百姓受賜已經受够了，那裏還當得起外國人來『代』；以一個外國來代我們做什麼做什麼——不管做的好事壞事，總之已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二十八日

四九〇

經把我們當做被保護者、兒孫、奴才。這樣不算帝國主義，怎樣才算帝國主義？

共產主義好不好，和我們中國相宜不相宜，且不管；算是好，算是相宜，蘇俄應否以外國人來替我們幹，也都且不管。讓一百步，他果是爲共產而運動共產，我們對他總可以幾分原諒，容赦。但是，真的嗎？蘇俄本身是共產國家嗎？若是共產的國家，怎樣會『大人虎變君子豹變』翻一翻一個劊斗會變成新經濟政策來？喂！可憐！天真爛漫的青年們！聽啊！你信仰共產主義，教你信仰的人却並沒有信仰！馬克思早已丟在毛廁裏了，因爲侵略中國起見，隨意掏出來洗刮一番，充當出廟會的時候抬着騙人的偶像！喂！青年們！傻子！聽啊！我老老實實告訴你：蘇俄現狀，只是『共產黨人』的大成功，却是共產主義的大失敗！你跟他們走，自己以爲忠於主義，其實只是替黨人張牙舞爪當鷹犬，和你腦子裏理想的主義相去不知幾萬里！傻子！可愛的青年們！醒過來罷！

青年們啊！我告訴你：蘇俄現在是想做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他能否做得成功，現在我還不敢說。如其成功嗎？青年們！須知道，須猛醒，國家資本主義的侵略壓迫，還要比私人資本主義加十倍百倍千倍！首當其衝的便是俗們中國。他們爲他自己本國起見，自然把中國打得稀爛是他們的利益。愛國的青年們啊！你爲着什麼來？」（註五）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冊，頁五七六——五七七。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三。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三。

註五：民國十四年十月廿七日北京晨報社會周刊第四號。

二十八日 東征軍大破逆軍於華陽、河婆，出奇制勝，獲創大捷。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是日令馮軼斐部馳至華陽，會合陳濟棠、譚曙卿兩師，向梅林、安流之逆軍進擊。又據諜報，知大隊逆軍在羅經壩，蔣總指揮復令第十一師側出商道，兼躡河婆敵後。第一縱隊第一師第二、三團，亦追蹤趕至，至是一、二兩縱隊取得聯絡，共對逆軍包圍攻擊。逆將洪兆麟率部五千

餘人襲我河婆守軍第一團，攻勢甚猛，守軍團長劉峙用機關槍掃射，復發砲遙擊其預備隊，逆軍死傷遍野，戰至傍晚，逆軍不支潰退。是役逆軍被繳械者約五千餘人，洪逆至是遂失戰鬥能力，東征軍長驅突進，如入無人之境。華陽之役，實爲東征成敗之最大關鍵，蔣總指揮自謂：「幸仗總理在天之靈，出奇制勝，轉危爲安。」同日午後八時，第三縱隊收復五華。（註二）

蔣總指揮中正令拆除惠州城牆，即日興工。

東征軍自攻克惠州後，蔣總指揮中正以惠城險阻，叛逆據之，以爲禍國殃民之資，若不亟予拆毀，難保惠民不再受荼毒，遂於是日發布拆毀惠州城布告。文曰：

「爲佈告事：照得惠城處東江之上游，扼潮梅之咽喉，塘壩址堅，三面環水，自宋迄今，迭經戰事，未聞攻克。民十以來，陳逆炯明圖叛變，先遣楊逆坤如盤據斯城，恃作兎窟，五年之間，老弱罷轉餉，丁壯慘流血，四民失業，閭里爲墟，城內外商民受禍尤烈，延及博羅、河源等縣；推原其故，皆由惠城險阻，叛逆據之，以爲禍國殃民之資，若不亟予拆毀，難保惠民不再受荼毒。本總指揮以人民之休戚，爲本軍之休戚，以本軍之武力，爲人民之武力，三民主義即爲本軍與人民無形之金城，因順人民公益，撤除其一部，以絕戰爭目標，而免迭演兵災。特此布告。」（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外人照約准許租建之不動產，依照不登記條例第四條，以永遠名義登記。（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財政善後委員會向臨時執政條陳關於關稅特別會議之意見。

關稅特別會議既開會，梁士詒以財政善後委員會名義，擬具對於大會意見，主張當機立斷，務求達到自主目的，本日具呈臨時執政府。文曰：

「查此次我國召集關稅特別會議，雖根據華府會議結果而來，然華府所議定關稅諸端，於我國實非大有所益。

蓋裁釐加稅一事，在辛丑各國條約內，業已聲明，復經光緒廿八年之馬凱條約，廿九年之中日中美各條約再爲申訂，兼將增稅可至值百抽十二五之率，載在約中，而華府會議，不過將此舊案重提，故意市惠，其稍異於昔者，惟允許所謂過渡辦法之二五附加稅而已，然尙容喙於用途，以爲箝制。區區小數，以之整理舊債，其數遠未能足，更何裨益之可言？故此次關稅特別會議之伏脈，雖由於華府會議，至將來運籌折衝，則決不可死守華府條約，作繭絲之自縛也，抑亦明甚矣。

夫關稅乃國家各種租稅之一，制定關稅稅則，乃國家主權之一，強國能以力衛其主權，故關稅稅率，以國定者爲經，以雙務協定者爲權；弱國則含垢忍痛，奉片務協定之稅率，若神聖不可侵犯，而國定者且無有焉。我國八十年来，受片務協定稅率之害，抑已至矣！各國鋤我關稅之樊籬，以禹域爲其貨物尾閭，吸吾民脂膏，以厚其國人之封殖，而吾國政府反不能徵國家應得之稅，以振刷庶政，徒坐視民日貧，國日敝，而無可如何，天下不平之事，當未有更甚於此者矣！故民國八年之巴黎和會，十一年之華府會議，吾國政府俱曾正式提出關稅自主之要求者，以是故也。年來關稅自主一事，已深入人心，視爲當然，絕非奇創，有若所謂老生常談也者；事勢至此，輿論已成，政府惟應守正理，順民心，力持關稅自主之旨，與各國代表周旋，然後財政方有劑虛之方，國勢方有轉機之望，斯則大計所繫，毫不容疑者也。

是以於開會之初，即應分三層步式而進：第一，宣言因民意、國情、正義、人道，不能不實行關稅自主，以脫艱危，以昭公理，此不獨爲國家主權所關，實亦含有國家自衛權之作用。第二，宣言於實行關稅自主之前，我國先自行裁撤釐金，以剷除民害。第三，宣言於裁撤釐金之前，我國應增加入口普通品稅率至值百抽十，奢侈品稅率自值百抽十五至二十，以爲裁釐抵補及整理內外債之需。以上三者，乃將來交涉時應持之經緯大綱也。

至關稅自主實行之期，及裁釐抵補整理內外債之款，其詳細規畫，當更有陳者。查此次關稅特別會議，其藏事至速之期，亦當至民國十五年三月，如附加增稅果能如願，即以所增之稅爲新公債基金，發行債票，吸取現款，以抵補裁釐，整理舊債。但此項新債票與內外銀行家商量售出，非三閱月不能辦妥，計其時已屆民國十五年六月矣。於是印刷債票，在市發行，而外國之政治上，金融上，變動波折，亦所時有，默計以新票換現金而入於財部之手，

亦須四閱月，是則其時已屆民國十五年十月矣。現款既已具備，則何省先裁釐？即預給該省現款以爲抵補，現錢交易，大信方昭。於是以民國十五年十一月爲裁釐開始期，以民國十六年四月爲終訖期，有半載之時日，加以抵補之現成，料裁釐一事，當可如期辦竣矣，是則第三第二之宣言，均已見諸實事，則第一宣言之關稅自主，自可於民國十六年五月一日開始執行。以上豫計，雖爲至速之程期，設稍有滯滯，亦不過以兩年至兩年半爲度，斯亦可矣。此乃豫計實行關稅自主日期之情形也。

查二五附加稅每年收入祇增二千八百萬元，再益以每年貿易自然增加之數三百萬元，亦僅得三千一百萬元耳，然財部待整理之債，約七萬萬元，交部待整理之債，約二萬餘萬元，裁釐抵補自六千萬元以至一萬萬二千萬元，總大數而計之，非發行十萬萬元新債不可，而利息即以六釐計算，亦非年撥六千萬元不可，若僅得二五附加稅之三千一百萬元，直祇及其半耳，果何益乎？故前述第三宣言之主張，即所以補足其數者也。此乃補釐整債所有款項數日之情形也。

若各國代表果能贊成吾國之宣言，則於關稅自主之前，必與吾國預定稅率，吾國懲前毖後，片務的協定，萬不可從，列國聯合之會議，萬不可開，務宜分國接洽，以實行互惠。他如關稅制度之全體，陸海路關稅率之畫一，向旅華外僑推行稅捐，與夫裁釐程序等種種問題，俱宜籌及。此自應由主管機關及財政善後委員會協同各省代表善爲商辦者也。

若各國代表不贊成吾國之宣言，而祇允許二五附加稅也，則此淺淺之數，既不足整理舊債，以保信用，又不能抵補釐金，以除惡制，於國信民生，毫無裨益，於政費又無分毫收入，且必爲人民叢詬之的，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是豈政府之所欲爲哉？當此之時，惟有振露風稜，當機立斷，宣告閉會，斬斷葛藤，一面激厲國人，使知痛恥，復乘各省財政代表到京之機會，內外一心，徹底商榷，分別輕重緩急，務以出產、銷場、營業所得等新辦之稅，籌定程序，按期分省，舉辦裁釐，條理層次既具，則措施自可裕如。釐金裁撤已訖，一面依期實行宣布關稅自主，此剛毅之精神，自足懾列國，使不敢輕視。當今弱小之國，皆爭自濯磨，以脫羈縻，土耳其乃最之明例也。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吾國何爲而可瑟縮不前哉？」（註四）

安徽省長吳炳湘通電辭職。

吳炳湘因鄧如琢奉令查辦案件，隨帶之部隊先鋒已入皖境，即行離皖他去，臨行發表通電辭職。

(註五)

魯軍攻入海州。

山東之東路軍，奉督辦張宗昌令，由山東邊境，攻入江蘇之海州，守軍白寶山部退守大伊山一帶。又山東海軍渤海艦隊司令畢庶澄是日亦率艦隊及陸戰隊開至海州港外，並即南下向蘇浙海口襲擊。

(註六)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冊，頁五七八。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冊，頁五七八。

註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七。

註四：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頁四四七—四四九。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三。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三。

二十九日 蔣總指揮中正抵華陽圩，令各師旅乘月夜圍襲洪兆麟部，敵措手不及被繳械者五千餘人，餘向雙頭潰奔。(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國民代表會議議員應於十五年一月十五日以前，齊集京師，定期開會。(註二)

吳佩孚因河南軍務督辦岳維峻拒絕假道，擬赴南京協助孫傳芳攻打徐州。

吳佩孚再起後之真正目的，主在聯奉討馮。岳維峻係馮舊部，原準備助孫傳芳進攻徐州打擊奉軍，此時適奉馮電著其靜觀時局發展，便又按兵不動。吳佩孚明爲聯孫討奉，實係用假道河南攻奉之名而奪取河南，岳維峻洞悉吳之企圖，故不予假道。（註三）

孫傳芳電復趙爾巽等，謂張作霖如能率隊出關，即可和平。

孫傳芳以浙江督辦崛起東南，利用蘇皖二省地方軍隊將領，一戰而定蘇皖，氣焰甚張，其復北平趙爾巽等呼籲和平通電，竟謂奉軍出關，始可和平。（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梁士詒向全國商會聯合會報告關稅會議之主旨及其經過。

是日梁士詒誦請全國商會聯合會代表於銀行公會，詳細報告此次政府籌開關稅會議之主旨及其經過。其詞如左：

「此次關稅特別會議與人民有密切關係，人民經濟以商會爲主體，故前與張會長王副會長晤談，即希望全國商會聯合會開一臨時會，提出意見，以供大衆之參考。後聞貴會有開會之舉，非常欣慶！此次召集關稅會議，係舊案重提，蓋當民國八年巴黎會議時，政府曾提出整套之關稅會議辦法，十一年華府會議，政府又提出此項辦法，惟兩次均被阻擋，未能辦到。此次舊案重提，並非今日之政府與人民較往年明白，實不過抄襲舊議；如果成功，亦只能感謝八年之政府，而現政府並無功勞之可言。外間造作謠言，謂政府不願關稅自主，只欲得二五附加稅而已；此等言論，誣蔑太甚。凡稍明外交常理者，無不知單方協定條約之束縛，斷無甘受痛苦，而圖區區之收入者。蓋二五附加稅收得不過二千八百萬，就政府歷年所借之債言之，財政部方面約六萬萬，交通部方面四萬五千萬，合計十萬萬餘，除去有抵押之一萬八千萬外，尚有九萬萬之譜，益以裁釐抵補金，仍爲十萬萬，以五釐利息計算，亦須五千萬，其還本尚不在內，試問二五附加稅何能濟事？從前在華府會議，英國問附加稅之用途，我國答復爲：（一）整理內

外債；（二）國內建設事業；（三）政府緊要政費。用途既定，即欲不還內外債，不用於建設事業，已有所不能，故外間謠言，如報紙所載，謂政府欲從中取利，實屬無稽之談。上月秋節前後，兄弟曾以過節爲喻，譬如欠帳二千元，非還不可，今僅得四五百元，既不足以度日，又不能保全顏面，則需此四五百元將作何用，故無論如何糊塗之人，當不至不顧關稅自主，而但求二五加稅者，而謂當局竟出此乎？

現政府不外兩種意思：（一）爭回主權，必求達到關稅自主之目的。（二）如其不能達到關稅自主，則惟有決裂閉會而已。蓋若不能自主，縱附加二五之稅，所得不過三千二百萬，即使更進一步，而加至五，亦不過六千四百萬，以之度日，所差尚遠，即以借債，亦不過能舉十一萬萬，而建設之費尙無從出。有人問建設事業果何所指？此宜按全國各方面勢力平均分配：（一）導淮；（二）粵漢鐵路；（三）葫蘆島；（四）河道及農田水利。以上四種，約需二萬萬之譜，又整理上海造幣廠，約需五百萬，爲數既微，只可謂之四件半耳；而附加徵達五數，亦不敷尚遠，故不能爭回自主主權，則惟有出於決裂之一法耳。至於決裂之後，並非置之不理，我國仍當自籌辦法，訂定分年籌備實行關稅自主之期間，自行裁釐，另辦新稅，以爲抵補。大抵裁釐之後，出產稅與銷場稅必須舉辦。政府之方針，第一爲收回關稅自主，第二爲整理國內賦稅。

現行賦稅之最不良者，爲通過稅與貨物稅。所謂通過稅者，即釐金、稅捐、貨捐等皆屬之，政府已決定首先裁去，此外歷年條約上允許我國徵收類似釐金之稅，亦應裁去。如馬凱條約允許我國裁釐加稅後，不必裁常關，此實不通之論。常關亦係徵抽舟車貨物往來之稅，與釐金何異？故常關亦應裁撤。計辛丑條約所定，五十里以內常關，屬總稅務司事權以內者，約六百萬；其五十里以外之內地常關，不屬總稅務司事權之內者，一千五百萬，日間當在國際會場上宣言拋棄。其次出口稅中，由此口至彼口稅約一千二百萬，亦應裁撤。此外復進口稅約三百二十萬。以上三種合計約三千萬。此外更有最足以妨害國民之經濟，加增國家之恥辱，墮落國民之道德者，即出入子口稅之三聯單是也。因圖輕稅之利，不惜掛洋旗，藉外人勢力，以欺壓國家，尙成何事體？此兄弟平日所最痛恨，以爲非裁撤不可者，蓋此項爲數不過幾百萬而已。

既裁釐損失六千餘萬，裁常關等又損失三千餘萬，將如何抵補？此應借關稅會議之機會爲之整理者也。抵補之

法：第一爲烟酒稅。查國內土烟平均納稅至值百抽五十，而舶來品之進口稅，不過值百抽七有奇，試問土烟何能發達？故非從外國烟酒上設法不可。照參政院議決之國定稅率條例，規定值百抽五十至八十，然在籌備關稅自主過渡時代能否辦到，實爲會場上一種難題。第二爲出產銷場稅。照馬凱條約原有此規定，然各省尚未辦或有混入釐金之內者，蓋出產銷場與通過本甚難分別也。此等稅爲數不多，如能別籌抵補，則不辦更好。現在政府擬定一種稅，卽爲向旅華外僑推行各種稅捐，實言之，凡外人住在中國地方，不問租界內、租界外，均須遵照中國頒布之法令，一律納稅，將來貨物稅應當廢止；改徵印花、營業、所得等稅。當初條約上並未規定外人住在中國不須納稅，其貨物進口繳納之子口半稅，以後不再徵抽者，乃指貨物而言，非謂印花、營業、所得等稅皆不徵抽也。以上爲政府之主旨，均須在國際會議中提出宣言者也。

現在再將此次召集關稅會議經過情形略爲諸君言之。八月五日各國代表復文到京，兄弟知華會所定之關稅會議卽將開幕，卽就平日研究所得，再加準備。然私念照華會所定裁釐加一二五之稅，於我國有何利益！當光緒二十七年李文忠與英人訂約，卽有一二五之擬定，二十八年馬凱條約亦定爲一二五，又二十九年之中英中日條約亦然，迨民國十一年，華會所定，仍不過一二五，並無絲毫利益之增加，外人騙我二十餘年矣；此次再開會議，無非再受騙一次而已，故主張首先提出關稅自主。九月間外交部發出一種文書，卽外間所謂請帖者，卽將此意加入，大致謂：『我國在華會雖提出關稅自主問題，其後聲明保留，遇有機會，再行提出，此次認爲可以提出。』云云。又一面向各國運動。迨九月底，擬訂議事日程：（一）關稅自主問題：甲、制定國定稅則，乙、裁釐。（二）籌備期間暫行辦法：甲、附加奢侈品附加稅，（並無二五字樣，且以爲二五之說應永不再出諸我國人之口）乙、海關陸路通商貨價，丙、關款存放及出產地之證明等。其後各國來探聽者，均以此告之，領袖公使亦來探詢。嗣各公使會商之後，主張將先後次序更調，卽將關稅自主問題，排列在後，而先議華會所定之問題，我國不允。本月二十七日，開程序委員會，訂定議事細則五條，排定議事日程，中間尚有許多波折，各國仍以先後緩急爲言。我國又提出關稅自主籌備時間表，計列二十餘事，美國首先反對，謂不能變更華會條約所定，法國及意大利亦謂爲變更華會之精神，最後美國竟提出審議局問題，以爲華會有此議定，何以此次中國不提？須知審議局之設置與共管無異，實爲亡國之問題。

，較之關稅不能自主，痛苦尤甚。幾經運動疏通，此問題已爲擱置，並允照我國所定議事日程辦理。查華府會議有審議局之說者，當初原有用意，蓋美國雖保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故以之列入九國條約第三條，英文原係諮詢之意，然以往事而言，當初總稅務司不過幫辦稅務，權限初亦甚小，今則何如？如果設立審議局，後患何可勝言！非至亡國不止。華會條約原聲明將來開關稅會議時，討論此項問題，此次我國將此問題藏起，而美國獨將其提出，報章十餘年來均謂中美親善，此乃親善者所爲乎？以上關會之經過情形也。諸君愛護國家，愛護國民經濟，趁關稅會議之時，來京集會，至足欽佩！必能妥籌辦法，爲政府人民之後盾，故敢以政府主旨及經過情形詳細報告。」

(註五)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冊，頁五七八。

註二：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七。

註三：「吳佩孚先生集」，年譜、傳記。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三。

註五：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四五〇——四五四。

三十日 東征軍在羅經壩與逆軍林虎股激戰，大破之，俘虜四千餘人，繳獲軍械無算。

是日，敵向雙頭北行，竄湯坑。余旅一團，出壩口，截擊之，敵紛紛奪路走。我砲隊繼至助攻，何師由安流進迫向林李劉各股痛擊，敵退回雙頭，張旅迎面撲來，其地皆山，中通小徑，敵至此已二日未休息，張旅復善戰，故雖賊衆砲多，猶能堅抗數小時。午後三時，獨立團加入，士氣大振，劇戰至暮，賊知不敵，舉白旗降。李易標三黃等，徵服逃去，林股大半殲滅，僅黎生、張化如小股，向湯坑竄去。是役俘虜四千餘人，獲大砲七門、機關槍十餘挺、步槍四千餘枝、馬數十匹，輜重無算。蔣總指揮中正即電國民政府告捷：（註一）

「廣州國民政府主席鈞鑒：捷報。昨電諒達。我軍第一師卅日由河婆向安流渡前進，行至橫江，遇出羅經壩潰退逆敵主力之林李劉各部，迎頭痛擊，俘獲無算；逆敵又狼狽竄回羅經壩，爲我馮部包抄與第一師圍繳敵械，幾無漏網。近年作戰未有如此次之痛快，此則仰賴先總理在天之靈，與我政府諸公同心仗義所致。從此粵民之大害既除，革命之障礙已清，三民主義實行有望，此則可告慰於吾兄者。然來日大難未已，決不敢以此自矜；且益加戒慎，諸祈放懷。中正叩。世（十月卅一日）辰印（自海豐發）」。（註二）

蕭耀南等通電，推舉齊燮元為討賊聯軍副司令。

齊燮元受蕭耀南等之推舉後，於十一月二日，在漢口發出通電，宣布就職。（註三）

關稅會議第一、二委員會首次集會。

第一委員會是日舉行第一次會議，王正廷提出關稅自主及裁釐案，日、美、英三國代表，均各發表意見。（註四）

第二委員會亦於是日舉行第一次會議，各國代表的意見，大都是以裁釐爲贊助關稅自主的前提。日本代表尙是堅持他在全體大會上的提案，並且認其第一案爲適宜。是日之會便沒有結果。（註五）

吳佩孚電告北京外交團，聲明依東三省成例，截留蘇、浙、閩、皖、贛、鄂、湘等省鹽稅，候合法政府成立，再照定章辦理。（註六）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冊，頁五七八——五七九。

註二：「革命文獻」，一一輯，頁三一七——三一八。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三。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三。

註五：「現代評論」，卷二，四九期，頁六。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月三十一日

五〇〇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三。

三十一日 東征軍進克興寧。（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准駐義國全權公使唐在復辭職，以朱兆莘繼任。

朱兆莘，字鼎青，廣東省花縣人，光緒六年生，北京優級師範學堂畢業，留學美國紐約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歸國後，歷任北京大學教授、總統府祕書、參議院議員、北京律師公會副會長、江蘇特派交涉員、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公使館代辦等職。（註二）

孫傳芳進駐臨淮關。

孫傳芳是日至臨淮關，發總攻擊令，命各軍進攻奉軍，主要戰事在南宿州附近進行。（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三。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冊，頁五八〇。

註三：日本外務省情報部昭和十二年編：「現代中華人民國人名鑑」，頁二一〇。

十一月

一日 國民政府任命朱培德為國民革命軍東征軍南路總指揮，以陳銘樞部為第一路，王均部為第二路，戴岳部為第三路，俞作柏部為第四路，陳章甫部為右側支隊，會攻南路叛軍鄧本殷部。

第一次東征與平定楊劉的軍事勝利，為國民政府的成立奠定基礎。底定兩廣始能清除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後顧憂患，而掃平陳炯明部盤踞的東江和北路、南路，即為徹底清除後顧憂患的重要措施。國民政府為早日平定陳炯明的叛亂，鞏固廣東，進而底定兩廣，本年八月二十六日，經軍事委員會議決編組國民革命軍，將中國國民黨黨軍改為第一軍，由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兼任軍長；建國湘軍改為第二軍，由譚延闓任軍長；建國滇軍改為第三軍，由朱培德任軍長；建國粵軍改為第四軍，由李濟琛任軍長；福軍改為第五軍，由李福林任軍長。（註二）從此軍政始歸統一，革命陣容為之一新。

九月一日，投誠國民政府的陳炯明所屬洪兆麟殘部，乘沙基事件發生，外交緊急之際，（註三）據潮州、梅縣復叛。革命軍留守兵力單薄，無法抵禦，退至淡水，叛軍節節西犯，河源、博羅、河婆、老隆、紫金等縣先後淪陷。叛軍實力增至三萬餘人。洪兆麟復合惠州叛軍楊坤如、莫雄兩部，並北江之熊克武部，南路之鄧本殷，合力侵擾廣州。（註三）

繼續掃平陳炯明叛逆殘部的軍事部署，分為東江、北路與南路進行。在東江方面，九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中正軍長為東征軍總指揮，實行二次東征，全軍分為三縱隊，由何應欽、李濟琛、程潛任隊長，以惠州為進攻目標。十月六日蔣總指揮親至前線督師。七日頒佈動員令。九日第一縱隊由馬嘶、聯和、進駐博羅、湖鎮、福田一帶。第二縱隊亦經橋頭墟、謝岡、鴨子鋪、逼近惠州。何應欽劃定所

部進攻位置，並挑士兵六百五十名，編爲攻城先鋒隊。十日遂薄城郊，並佔領據點飛鵝嶺。第二縱隊於十一日克復永湖、官橋；第三縱隊亦到達博羅南岸之菜尾園，集結待命。十三日上午九時，革命軍礮兵以飛鵝嶺爲陣地，發礮轟城，叛軍還擊，戰況激烈。下午二時，蔣總指揮下總攻擊令，分向各城門進攻。叛軍憑城頑抗，革命軍屢次奮勇衝鋒，血肉橫飛，死傷甚重。第二師第四團團長劉堯宸，親挾竹梯率敢死隊冒險先登，爲橫木鐵釘遮阻，遭叛軍機槍掃射，壯烈犧牲，苦戰至天暮，暫時撤退整補。十四日復實行總攻，何應欽親自督戰，革命軍礮兵先轟毀叛軍機關槍陣地，步兵乘機移竹梯靠城，蟻附而上，擲手榴彈擊退敵軍。楊坤如率衛隊力拒，因無法挽回頹勢，乃向水東逃竄，惠州遂以克復，同日革命軍並克復惠陽，俘虜叛軍四千餘人。

十月十七日，革命軍繼續追擊叛軍。第一縱隊任右路，經梅隴出海豐。第二縱隊任中路，經平山出三多祝。第三縱隊任左路，經石公神出河源。二十一日革命軍克河源，二十二日克海豐，二十四日克紫金。二十七、八等日，叛軍萬餘人自華陽來襲，欲作孤注之一擲，與革命軍大戰於河婆、五華一帶。革命軍奮勇迎擊，叛軍大敗，主力盡殲，被俘者五千餘人。革命軍長驅突進，如入無人之境。第一縱隊於十一月四日克復潮、汕，第二縱隊於十一月七日克復饒平。第三縱隊於十月二十八日克復五華後，三十一日進克興寧。於是革命軍乘勝肅清梅縣、大埔一帶，窮追至閩邊永定，圍其殘部，悉數繳械，而東江乃全部底定。

在北路方面，先是川軍熊克武窮蹙來歸，國民政府以其原爲國民黨同志，准其駐防北江連縣、連山、陽山等地，接濟餉械，撫輯備至。但國民政府成立後，熊氏卻暗中布置，與陳炯明勾結，希圖顛覆政府，並親至廣州策劃一切。朱培德（益之）由其代表張識萬處得知熊克武遙逆情狀，遂於十月一日先將張識萬緝獲。三日，蔣軍長誘熊克武及其軍長余濟唐、隨員喻培棣至寓，一併扣留，並在其所住旅館

搜出密件多種。乃將熊克武押至虎門安置，命第二、三兩軍相機進剿熊克武部。

時第二、三兩軍均駐韶關，奉令後積極佈署。北路警備司令魯滌平以張輝瓚率步兵三團、砲兵一營爲第一路，經樂昌、星子向連縣南進。以戴岳率兵三團又一營爲第二路，經龍歸、陽山向連縣西進。以王均所部爲第三路，自英德沿連江向陽山、連山前進。十月三日革命軍到達星子、陽山之線。川軍軍長湯子謨等知謀已洩，遣使詐降，以便竄擾湘邊。魯司令令各路疾進，圍之於牛頭崗附近，鏖戰半日，熊軍潰逃湘境，北路遂平。

盤踞南路的陳炯明餘黨鄧本殷，既合洪兆麟殘部，乘機叛變，遂分三路進犯肇慶，一時陽江、羅定、雲浮各縣相繼失守，廣州大受威脅。國民政府先任命第四軍第十師師長陳銘樞爲南路總指揮，督率俞作柏、陳章甫等軍奮力抵禦。以所部叛變者衆，戰局無大轉機。十月二十六日，叛軍進攻單水口，革命軍作殊死戰。至二十九日，因川軍事件結束，第二、三軍抽調回來救援，士氣大振，始將叛軍擊退。

(註四)

爲便於統御並加強南路軍事部署，本日，國民政府改任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爲南路總指揮，分兵四路進攻：以陳銘樞部爲第一路，王均部爲第二路，戴岳部爲第三路，俞作柏部爲第四路，另由陳章甫率右側支隊，大舉會攻。(註五)

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條告軍中缺點。

本日，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條告國民政府，關於東征軍在行軍、宿營、作戰、駐紮、政治宣傳等缺點如下：

一、關於行軍之缺點：

(一) 兵士背槍不一律，橫斜倒置。凡笠帽飯碗，棄遺不顧，每連能剩二三個者，已算難得，甚至有棄去軍毯者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一日

(一) 行軍時不按次序，排長、副排長、士兵，多前後錯雜；伙食擔子亦混入隊伍中，行李尤甚。十月二十六日夜，在上護時，第一師部大行李竟跑至第二團行李裏面。

(二) 休息時間不一定，地點不預擇，或無蔭蔽，或無飲料，士兵既疲勞，又不得好休息，怨恨滋多；休息時不偏坐一邊，致後來隊伍無路可走。新兵於休息時，多擅入民房，取飲茶水；又有藉購物落後，任意摘食水果，或扒取白薯者。

二、關於宿營之缺點：

(一) 連上官長不查哨，甚至與敵接近時亦然。十月二十四日夜，第二團在黃塘宿營，第五連擔任沿河警戒的聯絡哨，有見習官半夜及拂曉查哨，問士兵有無官長查哨，均答曰：無。至第四、第六、兩連詢問亦同。黃塘爲通新田、河田、大安之要鎮，設有意外，何堪設想！海豐之戰，傷亡營長，即由步哨失慎。

(二) 打前站者，多威嚇人民，強佔民房，以致鄉民懼而閉門，軍隊到時，無貨可買。

(三) 新兵多闖入民家廚房，柴米油鹽任意取用；勤務兵則爭取民間牀板門扇，替官長擱牀。

(四) 大小便到處亂解，即指定廁所，兵士仍不遵照。

三、關於作戰之缺點：

(一) 官長不注意於指揮統率。營長獨自帶了幾根手機關，與傳令兵前進，置各連於不顧。橫江之役，有一營長如此作戰，及其手機關發射不響，乃覺自危，若非五連追得快，幾爲敵所擒。連長、排長向前衝鋒，兵士且多脫離。

(二) 缺乏聯絡。營長與連長間，無通報與報告，往往一戰結局，營連分駐何地，彼此不知，此連與彼連間亦然。

(三) 子彈消耗太多。橫江之役，戰五小時，聞第二團第八連子彈即打完；其他各連，亦放七八十發。設有長日之戰，子彈如何接濟？蓋一上火線，即亂行射擊，凡距離表尺目標彈着點，都不能測定。

(四) 前哨與偵探搜索不周。喜聽土民之言，任意停止及前進，又無報告。

(五) 追擊力太差。例如十月二十三日公平之役，第五連奉命遠行，迂迴抄擊右翼之敵，追敵七八里，將至石排，計兩小時之久，尚未見第一營由左翼包到，致五百敵人向新田之道遁去。

(六) 武器支配未妥。橫江之役，第二團第三營前哨不附機關槍，致被敵衝鋒，死傷官兵甚多。又炸彈藏於營部，不給各連，第五連陳連長衝鋒至山頂，始為敵人所發現，但因無炸彈，為敵所乘，飲彈而亡。又敵人退時，亦無炸彈轟擊。

四、關於駐紮之缺點：

(一) 官長士兵，皆漸驕惰。官長課餘或星期日，不作戰時準備，兵士對學術科，亦不介意。

(二) 副排長多不負責。在教練時，不能改正兵士動作；作戰時，毫無能力，未見其放槍；行軍時，連長之槍均不願托，子彈亦不願背；駐軍時，竟若與兵士毫無關係，除隨隊往來操場外，直無所事事；黨代表授以功課，亦不注意聽受。

(三) 排長責打士兵，多不適當，而自己又不能處處保持威嚴，因之兵士對排長，不知敬畏。

(四) 官長對兵士衛生不注意，兵士手膀生瘡者十有八九，醫官不知為何病名，亦不用藥水施治，官長聽其自然，於行軍、作戰，必多不便。

(五) 兵士多不注重禮節。住學校民房者，更多塗抹牆壁，損壞器具，或大小便隨地狼藉。

五、關於政治宣傳之缺點：

(一) 宣傳品不充分準備。所有傳單、宣言、敬告書、標語、畫片、壁報等，逐地減少，最後則除布告外，直無所見。

(二) 宣傳人員不純粹。有少數宣傳員，偷生怕死，身背小囊，追隨隊伍之後，不能前進宣傳，甚至如第三組之蘇姓，甫到梅縣，即置宣傳工作於不顧，而自為尋花問柳之舉。

(三) 宣傳隊缺乏組織。每隊人員並不十分稀少，而不知分組，不能各有專責，每至宿營地，罕見有演講或散傳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日

五〇六

單者，僅於駐紮較久之大城鎮，開軍民聯歡會，衛生隊及病院，根本不良，其缺點尤難枚舉，人人皆知，應徹底痛改。（註六）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召集奉、國等方面，會商時局問題。

本日，由段執政所召集之和平會議，開會於北海靜心齋。執政政府方面，派姚震、曾毓雋二名；奉軍張作霖方面，派內務總長莫德惠一名；國民黨馮玉祥方面，派劉之龍、劉鴻達二名；岳維峻方面，派張壁列席。經三小時的協議，決定下列三項：

一、希望雙方須各以誠意共同動作。

二、雙方各派委員調查兩軍相接地帶之實況。

三、雙方共同動作之條件，須待報告於各自之首領，然後確定之。（註七）

註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頁一七九，民國六十三年八月臺北出版。

註二：李守孔：「國民革命史」，頁四三一—四三七。

註三：李守孔：「國民革命史」，頁三九三。

註四：李守孔：「國民革命史」，頁三九三—三九五。

註五：「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頁一八一；李守孔：「國民革命史」，頁三九五；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三〇五。

註六：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輯，頁五八一—五八二。

註七：「臺灣民報」，第七八號。

二 日 國民政府公布「修正文官俸給表」。

國民政府文官俸給表，業經七月二十日公布施行。本日，國民政府公布修正，將原列二等之薦任官一級五二五元、二級四五〇元、三級三七五元，改為簡任官及薦任官，餘均照舊。茲列表如下：

文官俸給表（註一）

特任官特等			簡任官一等二級			簡任官及薦任官二等二級			薦任官及委任官三等二級			委任官四等二級			僱員五等二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八〇〇	七五〇	六七五	六〇〇	五二五	四五〇	三七五	三〇〇	二四〇	一八〇	一二〇	九〇	六〇	四五	三〇	一五		
			每年加俸一級			每年加俸一級			每年加三十元			每年月加十五元			每年月加七元五角		

國民政府公布「修正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規則第六條」。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日

五〇八

本日，國民政府公布「修正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規則第六條」。其條文如下：

第六條 左列各款爲每次會議之注意事項：

- 一、國內情形之報告及討論及現在政府應取之政策。
- 二、政府關於外交應采之行動。
- 三、省政府之報告及其建議。
- 四、各省之報告及現在政府應采之政策。
- 五、軍事委員會之報告及其建議。
- 六、國民政府各部之報告及其建議。（註二）

國民政府公布「修正國民政府外交部組織法第八條」。

上（十）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修正外交部組織法第八條條文。（註三） 本日，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其條文如下：

第八條 國民政府外交部置秘書長一人，承部長之命整理部務。（註四）

國民政府公布「宣誓令」。

本日，國民政府公布「宣誓令」。其條文如下：

宣 誓 令

第一條 文武官員及其他依國家法令執行職務之人，須宣誓後，始得任事。任事在前者，於本令公布後，即補行宣誓。

第二條 文官宣誓詞式如下：

余敬宣誓：余將恪遵總理遺囑，服從黨議，奉行國家法令，忠心及努力於本職，並節省經費；余決不

第三條 僱用無用人員，不營私舞弊及授受賄賂。如違背誓言，願受本黨最嚴厲之處罰。

武官宣誓詞式如左：

第四條 宣誓以至誠，實行三民主義，服從長官命令，捍衛國家，愛護人民，克盡軍人天職，此誓。

宣誓之儀式如下：

一、宣誓於就職地公開行之。

二、對國旗黨旗舉右手宣誓。

三、宣誓時最少須有國家職員一人在場作證。

第五條 本令自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施行。（註五）

孫傳芳部敗張宗昌軍於安徽固鎮，俘獲張軍前敵總指揮施從濱，解至蚌埠斬決。

孫傳芳部盧香亭軍，與張宗昌部施從濱軍，在安徽固鎮附近發生激戰。施從濱原係幫辦山東軍務善後事宜，為張宗昌之得力部將，張曾許之攻下蚌埠後，即任為安徽督辦，因率僱用之白俄兵鐵甲車隊勇往直前，沿津浦鐵路線南下，火力銳不可當，頗有進展。孫軍乃用包抄方法，迂迴至奉軍之後，拆毀鐵路，再集中火力，向車隊猛攻，車隊進退失據，且因歸路已斷，部分傾倒。張部及白俄官兵被孫軍俘獲者甚衆，張部前敵總指揮施從濱，當被解至蚌埠，梟首示衆。（註六）

齊燮元通電，在漢口就討賊聯軍副司令職。

浙江軍務督辦孫傳芳於上月中旬發動驅奉之際，原恐勢孤不能成事，曾邀請齊燮元、馬聯甲、方本仁、周蔭人擔任五省聯軍第二至第五路總司令。上月二十四日，孫傳芳又授意蘇軍將領通電推齊為五省聯軍副司令，齊不願居孫傳芳之下，乃於二十五日應吳佩孚電召，乘輪赴漢口。本日，齊燮元受吳佩孚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三日

五一〇

命，就任十四省討賊聯軍副司令職。（註七）

英國駐華公使類克麻謁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

本日上午十時，英國駐北京公使類克麻偕同漢文參贊及翻譯二人，入北京臨時執政政府訪謁段執政，由段氏親自接見，會談片刻而退。事先英使曾通知執政政府，預約時刻到府拜會，係私人訪問性質。

（註八）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四號，頁六。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四號，頁五十六。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四號，頁二二。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四號，頁七。

註五：「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四號，頁八十九。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四號，頁一三五。

註七：國史館審校檔。

註八：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三日「順天時報」第七版。

三 日 國民政府任命潘應榮為大理院庭長、劉通為大理院庭長兼代司法行政主任。

（註一）

國民政府任命湛桂芬為總檢察廳首席檢察官。（註二）

第三國際在莫斯科設立孫逸仙大學。

國父生前，曾對列寧領導的蘇俄革命表示同情，共產國際乃乘機滲透中國革命活動。本年，國父孫先生病逝北京後，共產黨乃欲乘機擴大其滲透與控制中國的革命運動。本日，共產國際藉紀念國父為名

，在莫斯科成立「孫逸仙大學」，實企圖製造更多的共產黨幹部和各種各式的第八縱隊（註三），以實現其滲透、控制中國革命運動之目的。該校校址在阿羅罕街，校長爲共產國際幹部米夫；以唯物史觀、政治經濟、西方革命史、俄國革命史、社會形式發展史爲主要課程，並要求中國革命政府派遣大批學生留俄。（註四）

按：共產國際之設立孫逸仙大學，其目的有三：其一藉紀念國父爲名，以博取革命政府及同情革命的中國人之好感；其二爲製造中國共產黨幹部；其三企圖爭取並轉變中國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行列。後來事實的發展，共產國際雖從該校製造不少中國共產黨幹部，然亦有不少國民黨員由於身歷其境，洞悉共黨陰謀，更加堅定了反共立場，而成爲日後反共的中堅份子。

附錄：王覺源：兩所製造共產幹部的大學（註五）

共產國際認爲發展東方各國革命而爲共產革命，主要的先決條件在製造東方各國共產的幹部。一九二〇年以後，在莫斯科因有一所專門培植東方各國共產黨員的「東方大學」（應稱東方勞動大學，命名史達林，簡稱「東大」）出現。校址是普斯金街附近一棟四層樓的大廈，相當宏偉。校長蘇勉斯基，在俄國共產黨中，雖不佔重要地位，卻是一個具有野心的人物。學生的來源，都是由東方各國共產黨保送的，自然多是其黨員和團員。因爲當時東方各國共產組織尚未發展，不易找得黨團員，非黨團員祇要思想能同情於共產主義的人，欲列門牆，也不困難。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如瞿秋白、張太雷、陳延年等，據說就是在這樣情形之下進去的。經常學生有三四百人之多，包括有五十幾種民族。其實也不限於東方民族，像高加索、波蘭、立特宛、芬蘭乃至法國和美洲黑人，都有參雜其中，真是一個五光十彩的民族萬花筒。各種不同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的人，生活在一塊，又都缺乏國際主義的深切修養，總不免各不相謀，互存歧見。情感上的交流，實不如一個或兩個民族共處之容易接近與和諧。好在唯物辯證法的訓練，正是要排斥這些。所以由東大出來的學生，都說不出交上一個或兩個外國朋友。這在西洋留學生看來，自不免詫爲一種奇事。

在中國廣州，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政府，於一九二三年實行聯俄容共政策，證明此乃蘇俄駐華公使加拉罕和共產國際神祕人物威金斯基與越飛，稟承莫斯科的計劃在中國活動以幫孫先生革命爲名所獲得的結果。是年鮑羅

廷跑到廣州，不久就成了中國政治上的重要份子。革命政府與蘇俄和第三國際，自有一種不平常的國際交往。正常中國革命勢力蓬勃發展之際，中國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病逝於北方。共產黨的想法，以為這是一個爭取領導的絕好機會，乃在廣州製造國民黨左右派，而煽動其內鬨，主要的手段就是利用汪精衛來打擊胡漢民先生。在上海則發動反英的「五卅」運動，擴展而有廣州的六二三慘案。結果雖使鮑羅廷失望了，也益使共產國際感覺中國共產黨人力的不够，組織的薄弱。因之，一九二五年乃藉紀念國父孫先生為名，在莫斯科設立一所「孫逸仙大學」（應稱中國勞動大學，命名孫逸仙簡稱孫大，校址在阿羅罕街）要求革命政府派遣大批學生留俄。在蘇俄陰謀還未暴露與中國關係未形破裂之前，蘇俄這種作法，無疑的是會使人感到愉快和信任的。國民黨接受了蘇俄的建議，在廣州公開考選了一百八十名青年（中央黨部考選一百五十名，黃埔、湘軍、滇軍三軍官學校各考選十名）；上海和平津兩地各選派（因兩地不能公開招考）五十名；通過鮑羅廷路線，特別介往者，不下三十餘人；共約三百二十名青年學生，都於一九二五年冬或次年秋，分批進入紅色的溶爐。由廣州去的，原來約百分之九十是國民黨的黨員，而上海和平津所送的，則大部份為共產黨團員。後來國民黨員復被共黨吸收一部份，於是共黨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孫大與東大唯一不同的地方，即前者學生都是中國人，共產的味道也比後者沖淡一點。政治觀點，雖有國、共的歧異，最初相處還算很好。雙方關係之壞，是在中國國民黨清黨以後。校長拉狄克，雖是共產國際的重要角色，却有一種學者風度，相當得到學生的好感。可惜在校不過年餘，因俄共鬧黨派關係，被副校長史達林之親信米夫取而代之。

東大和孫大都是直隸於共產國際的東方部，因之他的教育宗旨和方針，也沒有大的差異。兩校雖名為大學，其實都只相當中國現在大學組織的一個系，不過人數多一點而已。主要課程，有唯物史觀、政治經濟、西方革命史、俄國革命史、社會形式發展史等，都是根據馬列主義所構成出來的東西。教授除俄國人以外，以德國人較多。中國學生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初是不懂俄文的，教授多以英、德、法文講課，分班上課，每班二十餘人。因教授不少，翻譯人員就缺乏了。上課、講演、出門參觀既要翻譯，大批的講義更要翻成中文。在這種情形之下，學校當局又得設法培植翻譯人材。同時，講義出產本來是用油印可以對付的，後來多了，抄寫和印刷也成了問題，爲了克服這一困難，學校又在中國買了一部印刷機和字模，並雇去幾個中國印刷工人。草創的艱難，即此可以見之，其餘則尚非我們

直接感到的。

東大中國班的學生原來不過二三十人。共產黨在廣州南昌暴動之後，其黨徒逃往莫斯科者甚多，漸次增加到三百人，除原有的政治班外，另外開設兩個新的班，一為軍事班，專門訓練軍事下級幹部，一為預備班，容納一批程度低淺的工農份子。但是女生極少，總共不過七個娃娃，這種陽盛陰衰的現象，是男生們最感苦悶的地方，也是後來東大併入孫大成功條件之一。蓋俄國共產黨自列寧死後，史達林與托洛斯基派的鬥爭，已日趨明朗。中國學生後來亦大半捲進了這一漩渦。以反對「旅莫支部」（原係中國共產黨駐俄黨部）餘孽為藉口，掀起無法調和的鬥爭。於是第三國際東方部，乃決定將東大（僅中國班）與孫大合併。究竟東大併入孫大，抑孫大併入東大？因之又引起了蘇勉斯基與米夫之間的爭端。而中國學生的意見，孫大的不想入東大，東大的則想進孫大，認為孫大有許多中國人多，女孩子多，自由得多。米夫得了中國學生的支持，再通過一點路線，終於佔了上風。一九二九年東大的政治班和預備班實行併入孫大，軍事班則分配於各軍事學校，東大與中國人的關係即從此斷絕，蘇勉斯基不久亦憤而辭職。

孫大的學生，第一、二期原來已有三百人，女的約佔十分之二三。大部份是從中國去的，極少部份是從德、法等國去的。因之份子異常複雜，有少爺、小姐、太太和姨太太，有軍人、工人、農人，最多的是學生，照共產黨分階級的說法，百分之八九十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程度就自然不齊了，有大學畢業或大學教授，最低的小學沒有畢業或根本未進過學校的也有，共產黨在廣州南昌暴動以後，中國的學生陡然增加，但程度就更差了。第一、二期畢業的學生，因我國內清黨的關係，國民黨員即被分批遣送回國，而共產黨認為「反動」最烈的份子，則安置在外人所不知道的地方。留下的共產黨員，則強迫學習軍事，分配在步兵、砲兵、空軍（馮玉祥原來派一批人在那裡）及射擊等學校，少數人則進了陸軍大學（原來有賀某王某周某三人在本校）和紅軍政治大學。今日匪軍中的高級幹部，大半還是以這些學生為主。從此以後，孫大則變成了共產黨的清一色。共產國際從該校源源製造出來的中國共產黨幹部，就不知有多少。中國匪黨內部，國際派陳紹禹等與土著派毛澤東等之鬥爭，亦即種根於此。

到了一九三〇年，國際上托派與史達林派的鬥爭，既未稍歇，而中國學生中的派別格鬥，亦未因東大和孫大的

合併而沖淡，事實上由於國內共產黨內部的火併屠殺，反映到莫斯科以後，轉如火上加油，愈鬧愈兇起來。弄得米夫沒有辦法，第三國際東方部也傷透了腦筋。終於在俄國共產黨大清洗之下，把孫大關了門。所有學生，大部份則送往中國延安。參加共匪軍政工作；一部份則留在俄國作工；另一部份與國際或米夫有深切關係的，像王稼穡、張聞天、陳紹禹之流，則保送到「紅色學院」（如中國的研究院，是俄國最高的學府）。還有些原在匪黨中有地位的人物，如董必武、吳玉章、方維夏、林祖涵、江浩等之流，則送到「列寧學院」去染上一點顏色。原來掛羊頭賣狗肉紀念孫先生的所謂「孫逸仙大學」，也就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其實我國國民政府，已於民國十六年八月，宣佈取消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名義）。最後要補充說明的一點，留俄學生之中，仍有少數特殊的學生。這是在國民黨清黨以前的事。凡國民黨要員到俄國去考察者，孫大照例要開一次歡迎會，並在隆重的禮節中，送他一張「學生證」，像英美大學的贈送學位一樣，承認他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共產黨認為這是最光榮的，稱為「紅色博士」。像胡漢民先生、于右任先生和馮玉祥、鹿鍾麟、宋慶齡、邵力子（邵還正式上過課）等，都是有名無實的孫大學生。現在看來，真是未免太滑稽。一九二五——二六年所去的留俄學生，大多數是與國民黨有密切關係的。國民黨清黨以後，這批學生被蘇俄特務警察捕去充軍、坐牢、罰苦工和屠宰的，已有不少。幸能全生而還回黨報到者，人數並不很多。今日來到臺灣者，屈指計之總共不過六十人左右。他們在反共抗俄的鬥爭中，無疑的，都是最積極的戰士，都是思想與行動上的中堅和領導者。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四號，頁一一。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四號，頁一二。

註三：蔣經國：「我的父親」，收在「領袖精神，萬古常新」，頁一四二，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十日中央日報社編印。

註四：王覺源：「留俄回憶錄」，頁一一，三民文庫第六十三種。

註五：王覺源：「留俄回憶錄」，頁八一—一三。

四 日 國民政府明令嘉勉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智勇兼備、調度有方。

上（十）月三十一日，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捷報稱，東征軍各部隊於二十九、三十兩日圍剿逆敵於

橫流渡、羅經壩等處，俘獲敵衆四千餘人，繳獲步槍四千餘枝、大砲四門、機關槍十餘挺。經此一役，據潮、梅一帶之逆敵，可望肅清。本日，國民政府明令嘉勉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並令查明參戰諸將士，或奮勇破敵，或力戰傷亡者具報，分別從優獎卹。（註二）

附錄：

一、蔣總指揮告捷電文（註二）

「廣州汪主席鈞鑒：捷報。昨電諒達。我軍第一師卅日由河婆向安流渡前進，行至橫江，遇由羅經壩潰退逆敵主力之林、李、劉各部，迎頭痛擊，俘獲無算；逆敵又狼狽竄回羅經壩，爲我馮部包抄與第一師圍繳敵械，幾無漏網。近年作戰未有如此之痛快，此則仰賴先總理在天之靈，與我政府諸公同心仗義所致。從此粵民之大害既除，革命之障礙已清，三民主義實行有望，此則可告慰於吾兄者。然來日大難未已，決不敢以此自矜；且益加戒慎，諸祈放懷。中正叩。世辰印。」

二、國民政府嘉勉令（註三）

「據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十月三十一日捷報稱：東征軍各部隊於二十九、三十等日圍剿逆敵於橫流渡、羅經壩等處，俘獲敵衆四千餘人，繳獲步槍四千餘枝、大砲四門、機關槍十餘挺等語。經此一役，逆敵勢燄，潮、梅一帶，肅清可期。該總指揮智勇兼備，調度有方，實深嘉慰；諸將士或奮勇破敵，或力戰傷亡，勞苦功高，着該總指揮分別查明具報，從優獎卹。此令。」

趙爾巽、王士珍在北京與奉直各省代表集議停戰事宜。

本日，趙爾巽、王士珍等在北京與各省代表經迭次集議，電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蕭耀南、張宗昌，請即停戰，劃出緩衝地帶，各派全權代表商議善後辦法。（註四）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四號，頁一三。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四號，頁四九。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五日

五一六

註三：同註一。

註四：「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四號，頁一三六。

五日 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呈請國民政府任命何應欽為潮汕善後督辦。

本月四日晚八時，東征軍第一縱隊長何應欽攻克汕頭。本日，何應欽所部收復潮安。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以汕頭、潮安業已收復，乃於本日呈請國民政府任命何應欽縱隊長為潮汕善後督辦。

(註一)

國民政府委員會通電吳佩孚、蕭耀南、孫傳芳、楊宇霆、姜登選、李景林等，勉將武力集合於國民革命軍旗幟之下，為國民革命之目的而使用。

國民政府委員會鑑於吳佩孚、蕭耀南、孫傳芳曾通電聲討段祺瑞與張作霖媚外賣國，楊宇霆、姜登選、李景林亦曾於去年出力擊敗曹錕、吳佩孚，特於本日通電吳佩孚、蕭耀南、孫傳芳、楊宇霆、姜登選、李景林，要他們將武力集合於國民革命軍旗幟下，為國民革命之目的而使用，並致力於以下諸事：

- (一) 建設能統一全國之真正國民政府。
- (二) 此政府必於最短期間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
- (三) 此政府必於最短期間發起國際會議以解決不平等條約。
- (四) 此政府必盡力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註二)

附錄：

一、國民政府委員會致武昌吳佩孚(子玉)等歌電(註三)

「武昌吳子玉(佩孚)、蕭衡珊(耀南)及南京孫肇遠(傳芳)諸公均鑒：誦諸公通電，於段祺瑞張作霖之媚外賣

國，聲罪致討，良用慨然。本黨總理去歲北行，即已灼見段張之不能脫帝國主義之羈絆，故爲防患未然計，主張以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爲解決時局之方法。彼昏不知，必欲背道而馳，遂使中國人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烈。五卅以還，外侮洊至，本黨政府雖於主義及政策上無與段張合作之可能，然爲外交一致進行計，不恤宣言與之聯合戰線，以從事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運動，乃段張則變本加厲，在上海等處恣其淫威，摧殘農工運動，壓迫各界愛國運動，以取媚於帝國主義。最近，復遣北洋兵艦騷擾我沿海口岸，供帝國主義之驅使，以阻撓我交通獨立之計畫。凡此種種，實爲人民之公敵，中國之罪人。諸公舉兵討之，亦固其所。惟民國以來，國內戰爭所以未得良果，皆由於本源之地未嘗解決，遂至以暴易暴，徒苦吾民。今諸公既知聲段張之罪而討之，則宜善用其武力，務使諸公之武力，與帝國主義絕緣，而與人民相結合，然後不致蹈段張之覆轍。當此國民覺悟時代，段張之必敗已無可疑，欲使段張敗後，更無段張同樣繼起之人，則不可不致力於以下諸端：其一，務建設能統一全國之真正國民政府；其二，此政府必於最短期間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其三，此政府必於最短期間發起國際會議，以解決不平等條約；其四，此政府必盡力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以上四者，爲今日國民革命之必要條件，中國之能反抗帝國主義以躋於平等自由，端賴於是。倘此戰爭而能得此結果，則此戰爭始爲不虛。諸公果有意於此，則現時諸公武力所及之地，即當努力使軍閥與帝國主義之勢力歸於消滅，同時對於人民之自由與以保障，庶幾以上四者能次第實現，而不至懸爲空談。諸公若能深信此言，躬行實踐，而本黨政府敢信國民必爲諸公之後援，而本黨政府亦樂與諸公同濟艱難也。掬誠相告，惟諸公圖之。」

二、國民政府委員會致徐州天津楊宇霆（鄰葛）等歌電（註四）

「徐州天津探投楊隣葛（宇霆）、姜超六（登選）及天津李芳辰（景林）諸公鈞鑒：去歲諸公爲段張盡力擊敗曹吳，本黨總理盱衡時局發表宣言，謂此戰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故主張以國民會議，剷絕軍閥之勢力；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剷絕帝國主義之勢力。欲以此打破軍閥與帝國主義勾結之現狀，而樹國民革命軍之先聲。無如段張此時已具決心爲軍閥之繼承者，爲帝國主義工具之繼承者，故於本黨總理之主張，齟齬之惟恐不至，本黨總理遂齎志以歿於京師。當此之時，天下已知段張之必爲國民革命之障礙物矣。五

卅以還，外侮洊至，本黨政府雖於主義及政策上無與段張合作之可能，然爲對外交一致進行計，不恤宣言與之聯合戰線，以從事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運動，乃段張則變本加厲，在上海等處恣其淫威，摧殘農工運動，壓迫各界愛國運動，以取媚於帝國主義。最近復遣北洋兵艦騷擾我沿海口岸，供帝國主義之驅使，以阻撓我交通獨立之計畫。凡此種種，實爲自絕於中國而爲中國人民之公敵，故浙江兵起，國之人從而和之，莫不以推倒段張爲快。其失輿情府衆怨，較之去歲曹吳破敗時代，猶將倍蓰過之，此埋勢所宜然，無足怪者。段張之媚外賣國，其纍纍罪狀，不特國之人能道之，即在其敵人亦知以此爲聲罪致討之資，而因以謀國人之同情。當此國民覺悟時代，段張之必敗無可疑者，諸公身爲軍人，當知此身爲國民之公僕，非段張之家奴；當知所有之武力應爲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而奮鬥，不當直接爲軍閥之走狗，間接爲帝國主義之走狗，以戕賊國家及民衆之利益，故諸公此時不當以擁護段張自任，而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自任。其方法則在避免此無謂之戰爭，而使各方之武力皆集合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爲國民革命之目的而使用。其條件如次：一、建設能統一全國之真正國民的政府；二、此政府必於最短期間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三、此政府必於最短期間發起國際會議，以解決不平等條約；四、此政府必盡力保障人民集會結社出版言論之自由。苟以上諸條件而能實現，則國民革命於此可開一新紀元，諸公之有造於中華民國者至偉且大，較之爲張段効力以獲罪於國民不可同日而語矣，惟諸公圖之。」

北京臨時執政派范源濂等爲國立京師圖書館委員會委員，並由委員會推梁啓超爲館長。

北京臨時執政府教育部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合辦國立京師圖書館，昨日，請由臨時執政令派范源濂、周詒春、任鴻雋、陳任中、高步瀛、徐鴻寶、胡適、翁文灝、馬君武爲該館委員會委員。

(註五) 本日，北京臨時執政核准所請，派范源濂等爲國立京師圖書館委員會委員，並由委員會推梁啓超爲館長、李四光爲副館長，以北海公園慶霄樓爲籌備處。(註六)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輯，頁五八四。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四號，頁五一—五三。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四號，頁五一—五二。

註四：同註三。

註五：「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四號，頁一三六。

註六：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一二六。

六日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發表收復東江通電。

國民革命軍東征軍自十月六日出師後，次第收復廣東東江各城市，直達潮、梅，本日進至汕頭。東征軍在汕頭登岸時，羣衆歡迎尤爲熱烈。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時在汕頭發表收復東江通電，電文曰：

「廣州國民政府鈞鑒：民國日報、國民新聞轉各團體鑒：中正受命東征，賴將士一心，人民贊助，自上月六日出師，迄本日適爲匝月，經將逆軍主力完全擊潰，先後繳槍六千餘枝，大砲七門，機關槍三十餘架，俘虜六千餘人，東江各名城，次第收復，直達潮、梅，本日已行抵汕頭。此次師行六百餘里，四民簇擁而觀，軍食壺漿以迓，至汕頭登岸時，羣衆歡迎，尤爲熱烈，自愧無以當此。念我傷亡將士，益爲泫然。惟幸本黨黨綱推行順利，國民革命障礙漸除，尤予帝國主義以重大之打擊，不敢不益自振奮。誓於最短期間廓清竄匿邊境之餘孽，掃蕩妨礙民治之苛政，以上慰先大元帥在天之靈，亦使我東江父老永免兵革，尚冀政府暨各界同志，示以周行，萬衆一心，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之實現。臨電禱切，敬乞垂鑒。」（註一）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電請福建軍務督辦周蔭人代繳竄閩殘敵械。（註二）
張作霖任李景林等爲五個方面軍團司令。

張作霖爲持久防禦計，是日任李景林爲第一方面軍團司令，警戒近畿及直隸南部地區。張宗昌爲第二方面軍團司令，警備徐海經陽山至曹州一帶。張學良爲第三方面軍團司令，警戒京通及直隸口北一帶。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七日

五二〇

。姜登選爲第四方面軍團司令，警戒津浦路北段，並援助第二方面。張作相爲第五方面軍團司令，警戒熱河西部至古北口一帶。（註三）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輯，頁五八四。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輯，頁五八五。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四號，頁一三六。

七日 東征軍克復饒平，肅清陳炯明部，東江全部底定。

國民革命軍東征軍於十月十四日克復惠州、惠陽後，於十月十七日繼續追擊叛軍。

東征軍分三縱隊前進。由何應欽率領之第一縱隊任右路，經梅隴出海豐，於十一月四日克復潮、汕。由程潛率領之第三縱隊任左路，經石公神出河源，於十月二十八日克復五華後，三十一日進克興寧。由李濟琛率領之第二縱隊任中路，經平山出三多祝。本日，第二縱隊克復饒平，與第一、三縱隊乘勝肅清梅縣、大埔一帶，窮追陳炯明部至閩邊永定，圍其殘部，悉數繳械，東江乃全部底定。（註二）

附錄：蔣總指揮中正致黃埔軍校各官長學生諸同志電（註二）

「各官長學生諸同志鑒：本軍支日克復潮汕，逆敵殘部多來乞降。亦有向閩邊潰退者，我各縱隊正在追擊中，期殲餘孽，永除民害。此次本軍作戰，皆以少勝衆，如在海豐、河源等處，每以一營抵敵四五百人。昔我先總理常望練成以一當十之革命軍，今竟實現矣。中正遲一日抵汕，羣衆來埠歡迎者數逾萬人，道爲之塞。即自省城出發以來，一路男女老幼，夾道觀瞻，望塵如不及，此聊足自慰於槍林彈雨之生活中也。諸同志殉身本黨，或不以羣衆愛戴爲奇；然此固爲革命成功惟一之佳兆。蓋羣衆避敵人，迎我軍，於此足徵本軍誠能爲國奮鬥，爲民犧牲之程度也。自今任務將畢，回憶傷亡諸將士，不禁惻然心傷。此後惟望諸生努力學業，以繼總理及本校本軍諸先烈未竟之志，是則余所馨香禱祝者也。區區不盡，諸維督照。」

東征軍南路總指揮朱培德所屬第一路軍進至陽江。

十月三日，國民革命軍東征軍平定廣東陽山、連山等地熊克武川軍後，國民政府以北江業已平定，亟宜增兵南路，乃改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爲南路總指揮，分兵四路，進剿陳逆餘黨鄧本殷部，而以陳銘樞所指揮之各部改爲第一路軍。本日，第一路軍進至廣東陽江，其餘各部亦均分途擊退鄧本殷叛軍。（註三）

中華教育改進社第四屆會議決定關於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者三十二案，呈請教育部採納施行。

本日，中華教育改進社第四屆會議決定關於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者三十二案，請教育部採納施行。其中重要議案如：請依據國家主義明定教育宗旨；整頓師範教育；請通令師範學校增設鄉村分校；小學教師應厚加脩金由國家特別保護；小學以不教學英語爲原則；初中不得列英語爲入學試驗科目；請全國女子學校切實注重家事教育；請添設蒙古師範學校；促進西藏文化教育辦法；請於西康特設西藏教育廳；改蒙藏學校爲蒙藏大學；招待介紹蒙藏學生等。（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准教育部將國立自治學院改爲國立政治大學，以張嘉森（君勳）爲校長。（註五）

孫傳芳軍入徐州，奉軍退入魯境。

十月二十四日孫傳芳進兵蚌埠後，即以三路進攻徐州：中路由浙軍任之，沿津浦鐵路轉戰於夾溝地方，兩軍作殊死戰，初無勝負；而東路海州方面，奉軍乘白寶山不備，聯絡海軍，攻占海州，聲勢大振。本月三日，孫傳芳親臨前線，以陳文釗、田維勤、王爲蔚三師兵力，進攻徐州奉軍之右翼，雙方激戰。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八—九日

五二二

於固鎮、徐州之間；迨聯軍攻入宿州，其時豫軍李紀才亦率所部由北路攻徐州，逼近西側。適魯軍第五師倒戈，遂大敗，張宗昌乃命所部退入魯南臨城、棗莊、韓莊、台兒莊、郟城等處，嚴陣以待。本日，孫軍遂入徐州。張宗昌返回濟南。此役奉方損兵折將，潰散及被俘投降者約十之六七。孫傳芳是日至徐州，前線軍事有緩和之象。（註六）

註一：李守孔：「國民革命史」，頁三九四。

註二：羅家倫：「革命文獻」，第十一輯，國民革命軍建軍至統一兩廣史料（二），頁三二一。

註三：「革命文獻」，第十一輯，陳訓正撰：「平定南北路」，頁三二六。

註四：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一二六。

註五：「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四號，頁一三七。

註六：「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二號，頁一。

八日 東征軍在汕頭會議入閩計劃。

本日，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暨各將領在汕頭會議入閩計畫，決定以何應欽之黨軍、程潛之攻鄂軍及許崇智部張和余鷹揚等，分三路向閩邊進展。（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令准設立測勘中俄邊界事宜公署。

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總長王正廷呈報臨時執政府稱，為籌備中俄劃界，擬設立測勘中俄邊界事宜公署，並擬具章程。經奉段執政指令准如所擬辦理，並令外交部查照。（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十四號，頁一三七。

註二：同註一。

九日 全俄「勿侵略中國會」開會歡迎胡漢民。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胡漢民於十月十八日抵達莫斯科考察。本月七日，適爲俄國舊曆十月二十五日，亦爲蘇俄十月革命紀念日。胡委員曾參加其紀念會，並應莫斯科真理報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之約，撰「蘇俄十月革命紀念的感想」；復應工人報之約，撰「中國國民黨的真解」一文，對於曲解三民主義者，有嚴峻的辨正。（註一）曾謂：

「三民主義是整個的，是一貫的，是依着孫總理的解釋而規定了的主義範圍。固然絕對不容把民族主義變做狹隘的祖國主義，把民權主義變做中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把民生主義變做改良的社會主義，像現時已經倒敗的第二國際一派人的思想見解；更其絕對不容有人從三民主義割裂的就其階級本身利益接受一部份而遺忘其全部。我看報紙上有時有『國民黨代表小資產階級』一句話。這容許是未認識國民黨整個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真正革命的精神，或者是因爲國民黨的黨員一派有如上文所述誤解了三民主義或祇是割裂的接受主義的一部份，違反了全部。」（註二）。

胡委員在此文中更明顯的表示：在中國革命陣營中，不同意有其他黨派及主義之存在；曾謂：「國民黨的黨綱由三民主義演繹而出，國民黨是中國革命份子惟一的組合體。」（註三）

本日，全俄「勿侵略中國會」開大會歡迎胡漢民委員。莫斯科政治經濟文化機關、農民國際、東京科學院、全俄紡績協社、俄國東方商會皆派代表到會，中國僑民學生亦到會；到會各代表先後發言，不獨稱胡委員爲革命健將，並尊其爲打帝國骨骨的中國民族代表。

最後會衆復全體通過，決定「勿侵略中國會」須益加努力，促進兩大民族友誼關係。（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令派顏惠慶為國際聯合會全權代表。

顏惠慶（一八七七——一九五〇），字駿人，上海市人。光緒三年生。畢業於上海同文館，並在美國州立維基尼亞大學得學士學位。宣統二年，授翰林。初由美回國時，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商務印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十日

五二四

書館編輯。後入外交界，於清廷駐荷蘭公使陸徵祥之下，任繙譯官，又於清駐美公使張蔭棠之下，進爲一等參贊官、二等祕書。宣統三年回國，任清廷外務部承參、清華學校總辦。民國成立後，任外交次長。二年一月，轉駐德公使，赴柏林就任，後兼任駐丹麥公使及瑞典公使。六年八月，因中國對德宣戰遂退歸。九年八月，任靳雲鵬內閣之外交總長。十年十二月，留任梁士詒內閣之外長。十一年一月，任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四月，周自齊組閣，仍任外長；六月直奉戰後，復任國務總理兼外長，自是爲直系之重要人物。十三年一月，任孫寶琦內閣之農商總長；七月，復任顧維鈞內閣之農商總長；九月，再任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直奉二次大戰起，副署討伐東北張作霖令，及馮玉祥班師回京，直系顛覆，顏氏遂連帶下野。十四年十月，臨時執政府任爲駐英公使，然未赴任。（註五）本日，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令派顏惠慶爲國際聯合會全權代表。（註六）

註一：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稿」；「胡漢民先生遊俄八月紀事」，見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三冊，頁二二〇，臺北正中書局發行，民國五十年八月臺初版。

註二：胡漢民先生講、王養冲編：「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第七輯，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存藏抄本。

註三：胡漢民：「不匱室詩鈔」，卷一，國華典禮委員會印，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註四：「臺灣民報」，第八一號。

註五：參照「顏惠慶自傳（一）——（五）」（顏惠慶原著，姚崧齡譯），分載於「傳記文學」十八卷第二期至二十卷第三期。

註六：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八。

十日 國民政府委員會電賀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東征成功。

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自十月六日率軍東征後，已將廣東東江各名城次第收復。本月七日，軍次汕頭時，羣衆歡迎尤爲熱烈，蔣總指揮曾致電國民政府及各團體，聲言：「誓於最短期間，廓清竄匿邊境之餘孽，掃蕩妨礙民治之苛政，以上慰先大元帥在天之靈，亦使我東江父老永免兵革。」（註一）本日，國民政府委員會特覆電申賀。電文：

「汕頭蔣總指揮鑒：接誦捷報，欣慰奚如。我兄以十月六日自廣州啓節至十一月六日而臨駕汕頭，屈指行師，恰盈一月。羣賊就殲，東江悉平，破惠州之天險，覆逆敵之巢穴。及在羅經壩出奇制勝，使羣賊斂手就擒，無能漏網，尤爲此次戰役中最有特色之事。我兄建此偉功，成總理未竟之志，定廣東統一之局，樹國民革命軍之聲威，凡屬同志莫不欽感。東征功成，省中大計，諸待商榷，凱旋有日，尙祈示知，是所禱企。」（註二）

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再電福建軍務督辦周蔭人，令解散陳炯明部殘逆。（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財政總長李思浩等提出辭呈。

北京臨時執政府財政總長李思浩、交通總長葉恭綽、教育總長章士釗、農商部次長代理部務莫德惠及許世英、朱深等，因時局關係，向段執政呈請辭職。（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令李協繼任國立西北大學校長。

本日，北京臨時執政明令：教育總長章士釗呈國立西北大學校長傅桐辭職，以李協繼任。（註五）
李協，字宜之，陝西省蒲城縣人，德國柏林大學土木工程科畢業，歷任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教授、陝西水利局長、陝西教育廳長等職。

蘇俄代辦照會北京臨時執政府，俄政府派薩萬勞夫為中東鐵路會辦。（註六）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四號，頁五〇——五一。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號，頁五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十一日

五二六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輯，頁五八八。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四號，頁一三七。

註五：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八。

註六：同註四。

十一日 國民政府公布「特別刑事訴訟補充條例」。

本日，國民政府批准特別刑事審判所所長林翔呈擬之「特別刑事訴訟補充條例草案」（註一），並公布施行。其條文如下：

特別刑事訴訟補充條例

第一條 被告案件經辦理公判準備程序，審判員認為情節輕微，應科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罰金，未委任辯護人者，得不經辯護人出席，逕行公判。但公判中發見案情重大，應科三等有期徒刑以上刑者，仍須經辯護人出席，始能判決。

第二條 辦理公判準備程序，遇有案情重大或其他重要原因，不能依限終結者，得為適當之延長。其延長期間，由辦理準備程序審判員呈請所長核定之。

第三條 辯論終結後，不能即日宣告判決者，得延長之，但不得逾三日。其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案件，應呈報司法行政事務處核辦，不能即日辦理者亦同。

第四條 告訴人、告發人如籍隸外省或外縣，於政府所在地無親友可以保證者，得由檢察員審察案情，如所訴事實確無虛偽，准其免具保狀，但須經所長許可。

第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國民政府派員調查廣東司法狀況。

國民政府因廣東人民對於司法現況極不滿意，本日特派伍朝樞、林翔、盧興原、甘乃光、錢樹芬為

司法調查委員，以伍朝樞爲主席，調查廣東司法狀況，並飭於調查後擬具改良方法，以備採擇施行。

(註三)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五號，頁二八。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五號，頁五。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五號，頁七。

十二日 黃埔軍校在潮州設立分校；孫文主義學會亦在潮州設立分會。(註一)

附錄：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孫文主義學會闡明宗旨之宣言」(註二)

「本會成立，倏忽半年，乃以先總理之遺訓，聯合全國孫文主義之信徒，誓爲國民革命之奮鬥，不辭勞怨，惟自兢兢，中獲廖仲愷先生之絮引指導，與夫社會人士之諒解同情，至有今日。同人等緬懷往昔，軫念前途，感締造之多艱，明職責之愈重，敢忘努力，稍易初衷？惟秉熱誠，罔卹死所，耿茲赤心，當可上昭我先總理，而下得告無罪於我同志者也。本會唯一之宗旨與使命，顧名思義，當在努力實現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以求達到國家之眞自由平等，是則必求民族、民權、民生三者解決，然後革命事業，可告成功，對先生之任務，方稱完滿，有一缺憾，即吾人之責任未完，吾人之努力尚須繼續，此凡爲孫文主義信徒者，皆當明白瞭解，而我孫文主義學會同人，則更兢兢互勵，日夕以求貫徹者也。故以信仰孫文主義、研究孫文主義、宣傳孫文主義、實行孫文主義之宗旨，昭示同志，期其能由信仰以至於實行；而所實行者，卽三民主義也。雖吾人能力有限，或不勝此重大工作，然相信苟能以有組織、有系統、有紀律之團結力，高舉青天白日之鮮明旗幟，共同奮鬥，則終有成功之一日。吾人之使命在此，吾人之必須努力亦以此。雖然，本會同志，不辭勞怨，以努力從事於孫文主義，而毀謗之來，恒令人驚異而詫駭！蓋吾人所作所爲，雖光明正大，一秉忠誠，不斤斤於他人之毀譽，惟是蜚語橫加，智者每爲所惑，愚者利用堪虞，不有聲明，曷證虛僞！

大抵毀謗之來，不曰本會只主張二民主義（民族、民權），爲純反對共產機關，卽曰本會不許會員閱民生主義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十二日

及嚮導週報中國青年等書。更有最可笑者，本會日前明明開追悼東江死難烈士大會，而造謠者竟謂只追悼本會同志，不知本會同志爲絕對信奉三民主義之信徒，只知信仰研究宣傳實行三民主義，本會週刊三期，曾有專論民生主義之文字，固無所謂二民主義之偏信，更無反對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之主張，且曾因此屢次昭示本會同志，勿在此國民革命未完成之時間，遽然敵對他派革命份子，且應積極與他派革命分子聯合，以消滅吾等共同之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至禁閱某某書籍，更屬無稽。吾人除專力研究三民主義外，其他書報，無論於此主義有無抵觸，亦必廣覽旁參，禁閱於何有？若夫第三說，更可不改自破，蓋當日汪精衛、王柏齡、王懋功諸先生，固列席也。要之，以三民主義爲依歸之本會，其一言一動，自有公評，彼造謠者固不能損其毫末，反見其心勞日拙耳。

同胞乎！吾人知非實行國民革命無以救中國，吾人更知非實行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無以救中國。然而中國危矣！若國人再不急起奮救，摒除一切私見，撐着這一面光明之三民主義的旗幟，向革命路上共同奮鬥，其能使吾燦爛光明之中華民族，解放於彼帝國主義者之壓迫耶！

北京臨時執政令派張秋白為平滂鐵路督辦。（註三）

中國青年黨黨員常燕生教授發表專文，揭穿蘇俄赤化中國的陰謀，並指出蘇俄共產主義者假共產之名，行專制之實。

中國青年黨黨員、燕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常燕生爲揭穿蘇俄的東進政策，利用其金錢和同情弱小民族的虛偽宣傳，收買大批知識青年和政客，爲其赤化中國打先鋒的陰謀，本日在北平晨報副刊一三〇六號發表「我反對蘇俄的一個最大理由」一文。常教授在文中向國人指出俄共的特點、陰謀及弊害如下：

（一）蘇俄的共產主義乃是偽共產的官僚主義，這種主義如行於專制餘毒極深、官僚政治色彩極重的國家如中國者，其所生的弊惡尤百十倍於他國。

（二）蘇俄的政治不但非出於全體國內的公意，抑且非出於全體勞農階級的同意，不過少數共產黨專斷的政治。這是篤信民主主義者所絕對不能承認的。

(三)蘇俄共產主義者假共產之名，行專制之實，與中古教皇假宗教之名行專制之實，其爲害相同，人們迷信它不以爲非也相同；今天的蘇俄，猶如穆罕默德的回教大帝國，想把他們盲目的信仰征服世界。

(四)蘇俄最可怕者，即在以其專制的榜樣暗示於青年，使青年有爲之士不從坦蕩蕩的民治大路走，而迷信武力萬能、排斥異己的黨化政治，變成專制主義的擁護者，其結果將促成民族的死亡。(註四)

附錄：常燕生：我反對蘇俄的一個最大的理由

近來蘇俄仇友的問題，討論的人很多，我不是學政治、學經濟的，對於蘇俄的實在情況又未研究過，本不想說什麼話。只是看了關於此問題的許多話以後，覺得仍有一點爲大家所未討論及的問題，我因此不避淺陋，提牠出來。

我覺得關於蘇俄的問題應當分作好幾個部分去看。我們是否贊同廣義的共產主義（或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問題；是否贊同馬克思派共產主義又是一個問題；是否贊同過激派所依託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又是一個問題；贊同過激派的共產主義而是否即欲適用於此時之中國又是一個問題；如欲適用於中國是否完全模倣蘇俄的運動方法又是一個問題；蘇俄可聯與否又是一個問題；蘇俄的金錢可受與否又是一個問題；外蒙是否可任其聯俄又是一個問題；外蒙應否有自治權又是一個問題……像這些問題分析起來，很多很多，幾天也說不完。（不知徐志摩先生討厭這樣的分析不討厭？）

我雖然對於共產主義不曾詳細研究過，但憑常識的判斷我是很表同情於廣義的共產主義的。便是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我也有許多同意之點；尤其喜歡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運動方法和精神。我同情於吳稚暉先生的話：「俄國之社會主義僞者也，真正之社會主義國將起於馬克思之故鄉。」我爲什麼相信俄國的馬克思派是依託的？馬克思明主主張工業越發達之國家距社會主義之實現越近，而俄之過激派是乃專門傳佈其主義於工業落後之國家，即此一點，已可證其非馬克思之嫡系了。但此處我不過證明列寧之非馬克思嫡系；至於二說孰長，猶待討論。不過以列寧之不得不讓步，採取新經濟政策看之，可見工業落後之國家決無實現真正共產社會之可能，有之則僞共產之官僚主義耳。

關於這個問題，不是此時我欲討論的，姑且不講。我只說我認爲蘇俄共產主義對於中國最不適宜而且最危險之一點。這一點是什麼呢？便是蘇俄式的少數專制政策。現今蘇俄之政治不但非出於全體國民之公意，抑且非出於全體勞農階級之同意，不過少數共產黨專斷之政治耳。即此一點而論，姑無論其政府領袖之人格如何，政策之是非如何，已爲吾儕篤信民主主義之人所絕對不能承認。蘇俄共產主義者假共產之名行專制之實，與中古教皇假宗教之名行專制之實，其爲害相同，人之迷信之不以爲非也相同。羅素謂馬克思派爲新興之宗教，誠然。今之蘇俄猶穆罕默德之回教大帝國，即欲以其盲目之信仰征服世界者也。吾儕渴望自由之人對於此種宗教式之主義非反對不可。

假使此主義實行於宗教信仰素強之國家（如俄羅斯），雖不免有違反自由與人道之處，然猶以真誠純潔之精神行之，尙屬可敬（其實即在俄國已有多數弊端，請閱醒獅五十四期即知）；假使此主義而行於宗教信仰心極薄、專制餘毒極深、官僚政治色彩極重之國家如我中國者，我敢言其所生之弊惡尤百倍於他國。蓋有此主義之後，在上的秦始皇、明太祖輩即可假之以維持其獨斷政體，在中之王治馨、陸建章輩又可假之以實行其官僚政治，可憐之農工固已日爲人所假而不知，少數有爲之青年又惑於主義而不生反抗之心，於是共產政府遂可維持其獨裁至於千百年。此種政治，吾中華民國在一千九百年以前之王莽時代已備嘗之矣。可惜張作霖、吳佩孚輩畢竟頭腦簡單，不知利用此種頭銜，否則青年早已歌頌其獨裁政治之聖明矣。

天下大政治家之成功，往往在善於播弄名詞，以朝三暮四之術，玩民衆於股上。譬如「開明專制」人所懷疑者也，自有大政治家改爲「訓政」，便大多數人從而恭維之矣；又如「賢人政治」亦人所懷疑者也，自有大政治家改爲「以黨治國」，便又有多人從而附和之矣。其實此種「訓政」，此種「以黨治國」之方法，吾儕早已領略過了，謂予不信，請看模範省的模範督軍，他的村範政治非訓政而何？他的排斥異己非黨治而何？其結果亦不過造出大大小小若干委員區長之飯碗，多向老百姓身上刮幾個錢耳。此種小官僚決不會到孫中山執政以後便一變而爲眞了解三民主義者，更不會到列寧執政以後便眞成共產主義之信徒。

所以我說蘇俄之最可怕者，即在其專制之榜樣暗示於青年，使青年有爲之士不從坦蕩蕩的民治大路走，而迷信使武力萬能排斥異己之黨化政治，不但爲專制主義之敵，反變成專制主義之擁護者，其結果則促進民族之死亡。

而已。

我嘗謂歐戰以後世界上有兩種反動的大潮流，一是反對物質文明的復古主義，二是反對民政政體的專制主義。此兩種潮流實爲人類之大敵，歐洲人苟迷信此種潮流，盡棄其十七世紀以來努力之結果，反向回頭路上走，則白種人必滅亡。然我信白種人絕不若是之愚，倒是退步的黃種人有點危險耳。我相信惟有物質文明與民主主義這兩條大道是人類的公路，中國人其毋走向歧途！

馮玉祥電呈北京臨時執政府，指責奉軍在京畿三面增兵。

近日以來，奉軍在京畿附近三面增兵，數達十萬餘人；並有在大名、楊村、落岱等地掘壕，及奉軍騎兵侵入三河縣，與守備隊衝突等情事。本日，馮玉祥特將此案發展經過，電呈段執政，請爲制止。並聲明決不啓釁，將令駐紮鄰近京畿各軍，準備向南集中。（註五）

奉軍將領張學良入關督師。

奉軍將領張學良，本日奉張作霖命入關督師，在天津召集重要將領開軍事會議，因第一方面軍團司令李景林態度變化，決定改趨和平，令各軍準備向後移動。（註六）

註一：據王章陵：「孫文主義學會成立經過及其影響」，黃埔軍校在潮州設立分校及孫文主義學會在潮州設立分校的日期爲十一月十六日，見「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頁三二六。

註二：李雲漢：「介紹孫文主義學會及其有關文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下冊，民國六十

三年十二月，臺灣臺北。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四號，頁一三八。

註四：「中國青年黨殉國死難及已故同志略傳初稿第一輯」，頁二五，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組編校，民國六十一年十月臺北出版。

註五：同註三。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十二日

註 六：同註三。

十三日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下令孫傳芳停止軍事行動，並責成馮玉祥、岳維峻、張作霖、李景林等聽命解決兵爭；同時，防止吳佩孚再起。

去年（一九二四）曹錕倒臺後，吳佩孚被馮、張趕離北京，十一月十七日，吳至漢口，通電提議在武昌設立「護憲軍政府」。張作霖、馮玉祥等深恐時局發生變化，於己不利，乃力促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二十四日，段氏就職。段氏劃津浦鐵路為奉軍張作霖之勢力範圍，平漢鐵路信陽以北及西北各省為馮玉祥所部國民軍駐紮區。十二月十一日，段氏撤免江蘇督軍齊燮元職，改以盧永祥為蘇皖贛宣撫使。時張作霖欲伸其勢力於長江以南，乃以援助盧永祥為名，派張宗昌率兵相偕南下驅走齊燮元。戰後，段氏應張作霖要求，於本年（一九二五）四月二十四日任命奉系張宗昌為魯督；八月二十九日，任命奉系楊宇霆為蘇督、姜登選為皖督。奉系在東南之勢力大增，浙江之孫傳芳大感威脅。孫氏乃乘楊、姜剛就任佈防未周之時，暗中勾通舊蘇軍師旅長陳調元、白寶山、馬玉山、鄭彥俊及閩皖贛三省軍人，假雙十節檢閱為名，調集大軍，於十月十五日自稱浙閩皖贛蘇五省聯軍總司令，兵分五路，發動驅奉之役。楊、姜知不能敵，乃自動放棄上海、南京、蚌埠等地，將所有奉軍集中徐州。本月三日，孫氏率軍北上，兩軍大戰於徐州附近（註二），結果奉軍大敗。七日，孫氏佔領徐州，奉軍退回山東。奉孫戰爭初起時，鄂省直系舊軍人多有通電請吳佩孚再起與孫傳芳同主驅奉大計者，吳氏遂於本年（一九二五）十月二十一日乘艦至漢口，通電全國，自稱受十四省推戴，就討賊聯軍總司令職，並通電討奉。

自去年馮玉祥與張作霖合力推倒直系曹錕後，二人聲威甚盛，惟因權勢衝突，彼此猜忌日深。此次孫傳芳發動驅奉戰爭時，國民軍馮玉祥頗欲乘機報復。

本月七日，奉軍失守徐州後，湖北蕭耀南就吳佩孚所任鄂軍討賊總司令職；江西鄧如琢亦率部加入

孫傳芳的聯軍；河南之馮系國民軍岳維峻所部分三路動員，分攻直隸、山東；駐直隸之奉軍李景林所部則對衛戍京畿之國民軍鹿鍾麟部採取三面包圍形勢，奉軍馬隊並侵入京兆三河縣，與守備隊發生衝突，國民軍迫不得已撤出北京，進駐南口。同時，孫傳芳所率聯軍有由津浦鐵路揮兵北上之勢。在此劍拔弩張之情勢下，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爲戢止兵禍，乃於本日下午令孫傳芳停止軍事行動，並責成馮玉祥、岳維峻、張作霖、李景林等聽候解決兵爭。同時，防範吳佩孚再起逞動。命令略曰：

「前以淞滬駐兵問題，引起兵爭，……蘇皖騷然。吳佩孚復潛赴漢口，假借名義，希圖一逞。……所有京漢鐵路沿線，應責成馮玉祥、岳維峻極力維持，相機制止，以遏亂萌。至孫傳芳前次通電，本以淞滬駐兵爲言，今仍前進不已，武力是圖，……著即通飭所部，停止軍事行動，聽候解決。其在津浦鐵路前線，仍責成張作霖、李景林妥爲辦理，毋任蔓延。近畿駐兵，均着即恢復此次軍興以前原狀。自奉令後，均應將辦理情形，隨時分別具報。」（註二）

按：臨時執政段祺瑞發佈該項命令後，當時國內的兵爭形勢實略趨緩和：

（一）奉軍在北京附近及京漢鐵路撤退軍隊，張作霖、馮玉祥、李景林都電覆臨時執政府服從命令，張馮二氏代表並在天津磋商和平條約，北方形勢驟寬。

（二）在徐州方面之孫傳芳軍未向山東急進，且撤前敵一部分浙軍回防淞滬，孫氏並向趙爾巽王士珍等奉段執政命呼籲和平的人，提出議和條件。

（三）河南岳維峻所部在東路山東方面仍未深入，北路京漢鐵路上則乘李景林撤軍猛力前進，與奉軍略有衝突。

附錄：松濤：時局的轉變（註三）

這次戰事，內幕情形的複雜，牽動方面的衆多，各方應付手段的曲折，都出於十四年來歷次內戰之上。所以在各方面在戰爭中所表現的種種狀態，也便撲朔迷離，使人難於明白。我在戰事初發動時，曾說「……行將揭開的各幕好戲，極足引起我們的興趣。」雖然一月以來這所謂好戲，因關係最重要的角色未肯輕易出臺，以致陷於沈悶，弄

得觀客們未免有點厭倦。但十一月七日孫傳芳下徐州，時局已大為開展。十三日，段執政忽又於低首運動和平之餘，改變態度，鄭重的下了一紙對南命令，時局又為之一轉變。這兩角色很起勁地演了這一武一文的兩幕，實足以引起觀客的注目而使他們喝采！

段執政的命令，是這樣說：「前以淞滬駐兵問題，引起兵爭，……蘇皖騷然。吳佩孚復潛赴漢口，假借名義，希圖一逞。……所有京漢鐵路沿線，應責成馮玉祥岳維峻極力維持，相機制止，以遏亂萌。至孫傳芳前次通電，本以淞滬駐兵為言，今仍前進不已，武力是圖，……着即通飭所部，停止軍事行動，聽候解決。其在津浦鐵路前線，仍責成張作霖李景林妥為辦理，毋任蔓延。近畿駐兵，均着即恢復此次軍與以前原狀。自奉令後，均應將辦理情形隨時分別具報。」我們細讀這命令，覺得分配張馮兩軍的地盤，實已煞費苦心，對待孫吳兩方，也備極巧妙。令下一日而大局形勢驟然由緊張而變為寬鬆，雖說是因張馮兩軍的形格勢禁而致此，但亦不可謂與這命令毫無關係了。

我們要明白這一紙命令對於全國大局的關係，第一不可不比較命令發布前後國內的形勢；第二不可不探索促成命令的原因；第三不可不提出與這命令有關的問題。現在先將命令發布前後的國內形勢比較於下：

甲、命令發佈前的形勢：

一、張宗昌失徐州退山東後，孫傳芳所率聯軍即有向津浦鐵路北上形勢；

二、奉軍增兵近畿，對北京取三面包圍勢，馬隊侵入京兆三河縣，與守備隊曾有接觸，馮軍不得已準備撤退北京駐兵，集中南口。

三、河南岳維峻三路動員，分攻直隸山東。

四、湖北蕭耀南就吳佩孚所任鄂軍討賊總司令職；江西鄧如琢實行率部加入孫傳芳的聯軍。

乙、命令發布後的形勢：

一、奉軍在北京附近及京漢鐵路撤退軍隊，張作霖、馮玉祥、李景林都電覆政府服從命令，張、馮代表在天津磋商和平條約，北方形勢驟寬。

二、孫傳芳在徐州方面未向山東急進，且撤前敵一部分浙軍回防淞滬，孫氏並向趙爾巽王士珍等奉段執政命呼

顧和平的人，提出議和條件。

三、河南軍隊在東路山東方面仍未深入，北路京漢鐵路上則乘李景林撤軍猛力前進，與奉軍略有衝突。依上面所述看來，命令未發布前形勢何等緊急；命令發布後似已略趨緩和，近畿張馮兩方於撤兵以外，復在天津磋商和平條約，尤為更進一步的表示。不過我們要完全明白北方是否從此可不發生問題，徐州河南方面是否因張馮暫時妥協而亦趨於和平，則不可不探索促成命令的原因，並一講這形勢所以變成的緣故了。

這次戰事的中心點，並不在孫傳芳的聯軍與奉軍之間，這是我已說過的。奉軍應戰計畫，以重兵集中近畿，意在監視馮方，也是彰明的事實。尤其在命令發布的前一兩日中，奉軍在北京附近，頗有下最後決心，先發制人的樣子，報紙均載張學良十二日入關，張作霖已給予動員令，形勢險惡，已達極點。但十二日夜張作霖忽急電張學良收回動員令，奉軍將領天津會議中，居然決定撤兵，而次日段執政的煌煌明令，即行發布。究竟以何因緣而有這一個轉變，裏面的祕密，至今難於斷言。或說這是段執政最後的一怒的效力，或說是由李景林態度劇變所致，甚至如大陸報說是由於張作霖的日本顧問的調停，這些話我們都不能相信。馮玉祥告張作霖代表的話中，有「……迫我表示態度，不如請執政下令，我無不服從」的一句，或者由此弄假成真罷！不過依命令所規定及現在實際的情形，這轉變完全有利於國民軍方面，則其由於奉方的大讓步，不言可知。至奉方所以有這大讓步，目的僅在給國民軍以利益使之不牽制奉軍呢？還是想藉此與國民軍合作去抵抗吳佩孚呢？則眼前一時不能明白。

今後最可注意的重大問題有下列三個：

一、吳佩孚問題。段執政命令中，對張馮各有所給與，對孫亦祇有「着即通飭所部，停止軍事行動，聽候解決」的話，尚示優容。惟對吳佩孚，則既加以「假借名義希圖一逞」的罪名；復令馮岳「相機制止，以遏亂萌」，則不啻已加以討伐，不稍顧忌了。受十四省推戴而出任討賊總司令的吳佩孚，今後如何應付這討伐令，是今日極可注意的問題。

二、山東問題。段執政命令中所處分的事件，京漢路已由奉軍情願讓出，可無問題。惟津浦路一方，命令中很含渾的責成張作霖李景林妥為辦理。依命令，倘張李用「妥為辦理」名義以反攻至津浦路末梢，也無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十四日

五三六

不可。因此聯軍方面有不得不解決山東以防奉軍反攻的趨勢。目前一般意見，似贊成以山東歸國民第二軍，以作奉軍與聯軍的緩衝。不過張宗昌之於山東，似不願隨便放棄，則無論聯軍解決山東，或國民第二軍入山東爲緩衝，都不免因此惹起意外的糾紛。或者國民軍與奉方的和平的破裂，卽以此爲導火線，亦未可知。

三、和戰的究竟問題。近畿張馮兩方已布滿和平空氣，似已不成問題。惟一方面河南軍隊猛力從京漢路北上，與奉軍頗有衝突，保定一戰，尤爲惹人注目。一方面五省聯軍表示願助豫岳協攻山東，以爲東南屏障。孫傳芳向韓莊奉軍大包圍的計畫，又正在進行中。故張馮兩方面的究竟能否和平到底，現在尙無人敢於斷言。我們祇有靜候山東問題的解決，用事實來證明和戰的究竟了。

上面三個問題，實爲時局轉變後最重大的問題。也爲時局再變的重要問題。如果這三大問題能解決，則長江各督的處置，戰事善後的辦理，都是比較不重要問題。因爲時局苟能不另生枝節，由此而趨於實際的和平，則鼎足之勢既成，一切小問題，也不致難於解決了。

北京臨時執政府公布「崇祀條例」。(註四)

註一：李守孔：「國民革命史」，頁三七九；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下冊，頁二〇三。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二號，內外時評，頁一；「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八。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二號，內外時評，頁一——四。

註四：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八。

十四日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電請軍事委員會任命程潛爲國民革命軍第六軍軍長。

程潛，字頌雲，光緒八年三月出生於湖南醴陵縣。二十八年考入湖南將弁學堂肄業。三十二年被保送前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砲科肄業。宣統二年畢業歸國。民國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東征軍蔣總

指揮中正奉命再度東征討伐陳炯明時，程潛被任爲東征軍第三縱隊長，率軍協同東征軍第一縱隊長何應欽等底定東江。蔣總指揮因電請軍事委員會將程潛所部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六軍，並保薦程潛爲軍長。

(註一)

按：民國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明令佈達程潛爲國民革命軍第六軍軍長，並以林祖涵爲第六軍黨代表，擔任廣東惠州、石龍、博羅等地防務。

程潛於民國三十八年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大陸淪陷，投靠毛共，病逝北平，自毀革命歷史，晚節不終，可爲歎息。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所部程、何二軍，進入閩境。

程潛、何應欽兩軍，進取閩邊永定、和平兩縣，蔣總指揮令暫停止前進。另電福建軍務督辦周蔭人，請將入閩之陳炯明殘部，予以繳械解散，否則黨軍卽行入閩，進行追擊。(註二)

香港英政府封鎖港汕交通。

本日，香港英政府藉口汕頭有疫，封鎖自香港至汕頭間的交通。(註三)

註一：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三冊，頁二三六——二三七，民國六十年元月臺北傳記文學社出版。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四號，頁一三八。

註三：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三〇五。

十五日 廣東省政府令公安局將水陸糾察隊繳械。

廣東省罷工委員會之水陸糾察隊，因發生藉名糾察，實行搶劫情事。廣東省政府據報，特令廣州市公安局將該糾察隊予以繳械。(註一)

陳調元電聯軍各省，推孫傳芳開府金陵。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十六日

五三八

浙江軍務督辦孫傳芳，於十月十六日發動驅奉戰事，趕走督辦安徽軍務善後事宜之姜登選與督辦江蘇軍務善後事宜之楊宇霆，並率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於本月七日攻下徐州，其勢力範圍遂遍及大江南北。本日，幫辦江蘇軍務善後事宜之陳調元，乃通電聯軍各省，推孫傳芳開府金陵。（註二）

河南軍務督辦兼省長岳維峻至徐州，與浙江軍務督辦孫傳芳晤商軍事。（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二，第二四號，頁一三八。

註二：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三〇六。

註三：同註一。

十六日 國民政府明令嚴禁機關學校聯同罷職或罷課。

本日，國民政府令廣東省政府、外交部長胡漢民、財政部長宋子文、軍事部長譚延闓、國民政府祕書長陳樹人、代大理院長兼管司法行政事務林翔、國立廣東大學校長鄒魯、法制委員會、國民政府副官長鄧彥華、監察院、懲吏院、特別刑事審判所等轉飭所屬，嚴禁在「國家或地方機關服務之文武官吏及在學校服務之教職員」，藉故聯同罷職或罷課。違者將受嚴重之處分，以肅官常而重職務。（註二）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蒞汕頭市總商會歡迎會講演。

本日午後三時，國民革命軍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蒞汕頭市總商會歡迎會講演。蔣總指揮在講演中強調：國民黨不是共產黨，國民革命軍也不是共產軍。國民黨的主義是三民主義，是能够拯救中國得到獨立自由的主義。國民黨的一切主張，其目的完全在使外國資本不得發展於中國，國民黨主張的收回海關、取消不平等條約，對於商界、全國人民都有直接的利益。

蔣總指揮並呼籲各界同胞隨時監督官廳、引導官廳，使官廳真正與人民合作，真正代表民意。茲節錄蔣總指揮講演演詞如下：

「現在我們的敵人，北洋軍閥及外國帝國主義者，故意造謠，說國民黨是共產黨，國民革命軍是共產軍，使中國不明白真相的人民，無不色然驚駭。但是，實際研究起來，國民黨是不是共產黨，國民革命軍是不是共產軍？……我今天爲要打破這一層隔膜，所以特別在這一點同大家講明白。我們軍隊自出發以來，能够不騷擾百姓，並且與百姓相親相愛，幫助百姓起來組織，來反對帝國主義。不過你們都明白本黨的主義是三民主義，是現在中國處在帝國主義勢力之下最需要的主義。實言之，能够拯救中國得到獨立自由的，只有這個主義。……怎樣說中國不適宜實行共產呢？因爲中國的商家富翁的資產，最多的不過幾百萬，至於過千萬的，實在很少，如果與歐洲英美的大資本家比較起來，算不得是一個資本家。至於中等產業，只能養活他自己，更說不上是資本家。中國現在是這樣情形，怎樣能够說共產呢？共產是實行於大資本的國家，如英美等國。因爲大資本家漸漸發生起來，不止是工農受資本家的壓迫，就是小資本家，也要被壓迫不能生活，大資本家爲害如此，所以激成一般主張共產。……本黨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不許大地主、大資本家再現於中國，使全國人民都得足衣足食的幸福。各位知道的，現在上海與其他大商埠，那一個大公司、大銀行，不是操在外人手裏？因爲大資本、大生產機關，都是在外國人手裏，所以本國的產業被壓迫不能發達。本黨一切主張，其目的完全在使外國資本不得發展於中國。反而言之，就是使本國資本發達起來。所以努力不斷的主張收回海關，取消不平等條約，原因就在於此。請各位要徹底明白，如果能够實行本黨的主張，最先直接得利益的就是商界，所以請商界同胞更要了解才好。本軍現在到了潮汕，廢除小小的苛捐，還說不上解放人民的痛苦，等到六個月以後，各種整頓起來，然後可以看見革命軍與陳炯明的反革命軍，究竟如何分別？地方上一切的設施，本來是很難的，單是靠官廳去辦不行。要請各界同胞隨時監督官廳、引導官廳，然後官廳所做的事，纔能說真正與人民合作，也纔能真正代表民意。」（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教育部公布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六條。

教育爲國家百年大計，乃民族優良傳統之所繫，國民獨立精神之所自。不幸我國自五口通商以來，歐美傳教士挾不平等條約之庇護，在我國各地設立學校，冀將我國國民造成外國教民，使日漸喪失國家

民族觀念，而遂其文化侵略之目的。我教育當局雖亦有見及此，惟對教會教育多採消極忽視態度，祇是不准立案。但我國教育權實際已部份漸次淪入外國教會之手，形成列強在華的一種特殊勢力。

日本自甲午戰勝我國之後，在南滿一帶設立殖民學校；迄民國三年，佔我青島、膠濟路後，更積極設立日式學校，企圖以教育手段，貫徹其殖民政策。（註三）此為外國列強侵害我國教育權之顯例。

至於教會侵害我國教育權，且引起巨大反應之事例，更是層出不窮。民國十一年，基督教滲入我國學校之活動，氣焰日見高張；在京召開世界學生基督教同盟，曾激起廣泛的非宗教運動，是年秋，南京學生界乃有「反宗教運動大同盟」集會遊行之舉。（註四）蔡元培當時曾發表文章，主張教育應脫離政黨與宗教而獨立；胡適亦在中華教育改進社在濟南召開的年會中提議「凡初等教育概不得有宗教的教育」。教育應與宗教分離的原則，乃漸為人所注意。十二年，余家菊在中華教育界發表「教會學校問題」一文，提出「收回教育權」口號，遂使國人注意到教育應由國人自辦的原則。（註五）十三年七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召開年會，陳啓天曾起草「請求收回教育權案」，由余家菊領銜提交大會討論，與教會人士展開激烈爭辯。此後，收回教育權的呼聲，更見普遍。同年十月，全國教育聯合會在開封召開年會，通過：（一）教育實行與宗教分離；及（二）取締外人在國內辦理教育事業兩案。本年二月，「中華教育界」發行「收回教育運動號」，詳細說明收回教育運動的必要與方法。收回教育權的主張，更不可動搖。本年五月五卅慘案發生後，原先擁護教會學校的人士，也參與了推進收回教育權的運動。於是，不少教會學校因而停辦。同時，我國也因此創建了許多學校，使收回教育權的運動獲得相當實效。為繼續維護我國教育權，北京臨時執政府教育部，本日又公布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六條（註六），茲誌全部條文如下：

一、凡外人捐資設立各等學校，遵照教育部所頒佈之各等學校法令規程辦者，得依照教育部所頒關於請求認可之各

項規則，向教育行政官廳請求認可。

二、學校名稱上應冠以私立字樣。

三、學校之校長須爲中國人，如校長原係外國人者，必須以中國人充任副校長，即爲請求認可時之代表人。

四、學校設有董事會者，中國人應占董事名額之過半數。

五、學校不得以傳佈宗教爲宗旨。

六、學校課程須遵照部定標準，不得以宗教教育科目列入必修科。

按：此一辦法公布後，教會學校即將宗教課程改頭換面，要求立案，以求保存殘餘的勢力，教會學校反漸有穩定的趨勢，致禍根尚未能除淨。此後教育權運動一直繼續到完全收回乃止。

北京臨時執政府衛隊司令，改由賈德耀繼任。

北京臨時執政府之衛隊三旅，係由奉軍吳光新部，及舊直軍編成，現因北京軍亭關係，改歸馮玉祥節制，因以與馮較爲接近之陸軍部次長賈德耀繼任司令。（註七）

孫傳芳通電，報告河南國民軍已出兵直、魯各省。

浙江軍務督辦孫傳芳本日通電報告河南國民軍已出兵，北路占直境邯鄲，中路已過大名，東路得曹州濟寧。李紀才（東路）並已收編山東第五師爲國民第二軍第十二師。（註八）

奉系與馮系代表在天津會議，簽訂八條密約。（註九）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五號，頁二一。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輯，頁五九一——五九二。

註三：陳啓天：「最近卅年中國教育史」，頁三六八，文星書店民國五十一年六月初版。

註四：陳啓天：「寄園回憶」，頁二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十七日

五四二

註六：陳啓天：「最近卅年中國教育史」，頁三六九。

註六：陳啓天：「最近卅年中國教育史」，頁三六九——三七二。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一七。

註八：同註七。

註九：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三〇六。

十七日 北京臨時執政派王寵惠為關稅特別會議全權代表。

十月廿二日，在關稅特別會議開幕之前，北京臨時執政已派沈瑞麟、顏惠慶、王正廷、黃郛、施肇基、蔡廷幹為關稅會議全權代表，（註一）本日，加派王寵惠為關稅會議全權代表（註二），使我國代表人數增至七人。

北京臨時執政公布「修正學校系統改革案第八條」。

本日，北京臨時執政公布「修正學校系統改革案」第八條。其條文如下：

八、中學校修業年限六年，分為高初兩級，初級四年，高級二年，但依設科性質得定為初級三年，高級三年。

（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令派劉寶題等旅長新職。

本日，北京臨時執政令派劉寶題為陸軍第一師步兵第一旅旅長，秦虎宸為第二旅旅長；李鈞為江西陸軍第一師步兵第一旅旅長，傅應珩為第二旅旅長；王麟慶為江西陸軍第二師步兵第四旅旅長；吳建中為江西陸軍第四師步兵第七旅旅長，謝傑為第八旅旅長。（註四）

註一：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五。

註二：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三〇六。

註三：「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一二六——一二七。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二七。

十八日 國民政府行令廣東省政府研商廣東省各級學校加授三民主義科目事宜。

廣東省政府以該省教育廳長許崇清在第五十一次省務會議中提議：「一、通令全省各級學校一律加授三民主義科目。二、小學自四年級以上，每週加授一小時；中等以上學校，每週加授二小時。三、課程及教科書之編纂，應有兩種：甲、中等學校以上適用；乙、小學校用。關於第三項問題，擬呈請特命組織此項教科編纂委員會從事編纂，或請中央黨部宣傳部、青年部、教育廳會同編纂，以昭鄭重。編成之後，令各校採用。」一案，呈請國民政府察核（註一）。本日，國民政府以三民主義教科書亟應編纂成書，俾各級學校採用教授，明令廣東省政府函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青年部會同省教育廳詳擬組織三民主義教科編纂委員會辦法，並行令廣東省政府教育廳遵照辦理。（註二）

重慶交涉員與美國駐重慶領事交涉美商美仁輪案。

本月九日，美商美仁輪在四川長壽江中浪沈運兵船一隻，溺斃兵士多人，又用機槍轟擊運兵船。重慶交涉員曾向美領事提出六條要求，未有結果，本日又與美領事當面交涉。（註三）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五號，頁二三。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五號，頁二六。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二七。

十九日 關稅特別會議通過「中國關稅自主及裁撤釐金」案。

自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耆英與英國樸鼎查訂定「關稅稅則協約」後，我國喪失關稅自主權，對於進出口貨物只能徵收「值百抽五」之關稅。本年十月二十六日，關稅特別會議開幕，我國提出關稅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十八—十九日

自主案。二十七日，召開關稅特別會議會務委員會。會中決議設立三種委員會：第一爲關稅自主事宜委員會（亦稱第一委員會）；第二爲規定實行裁釐辦法事宜委員會（亦稱第二委員會）；第三爲關稅特別會議有關事項委員會（亦稱第三委員會）。又起草委員會至必要時設立。三十日，第一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我國代表王正廷提出關稅自主及裁撤釐金案（註一）。日本全權代表日置益繼之說明關於特殊貨物須協定特別稅率，又以撤廢釐金稅爲條件贊成回復中國關稅自主，又提議各國須於關稅自主權回復前各別與中國締結綜合的通商條約，而與中國國定稅率同時實施。其他各國全權代表大體亦皆表贊同，惟英國及瑞典兩代表藉未得本國訓令爲辭，尙不表明其態度。美國代表提議，會議之討論得超出華盛頓會議協定之範圍。此說除法國代表反對之外，各國代表原則上皆表贊成。（註二）

本月三日，第一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會議中，英國代表聲明除履行華盛頓條約第三條之規定外，如另有協定，願呈請本國政府批准；美國代表則提出具體方案：（一）一般附加稅爲二分五厘、奢侈品附加稅爲五分；（二）增收稅款用於海關。結果，我國關稅自主原則雖獲承認，然其具體辦法則須將中日美三方案提交第二委員會討論後，再由第一委員會提交大會決定（註三）。六日，第二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我國代表王正廷被推爲主席。我國另一位代表顏惠慶在會議中提出「過渡時期內附加稅稅率案」（註四），並由另一代表蔡廷幹說明中國提議徵收普通品及奢侈品附加稅之理由（註五）。日本代表則在會議中聲明，過渡時期內附加稅須受華盛頓條約第三條，徵收百分之二·五之限制。意國代表聲言，過渡時期內附加稅須遵照華盛頓條約第三條之規定，並指明所增收之關稅，須使用於：（一）付還借款；（二）抵補釐金稅；（三）民政經費之開支。美國代表則在會中詳加說明美國代表在本月三日所提出之方案。十三日，第二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英國代表折衷中日美三方案，提出四點意見：（一）以撤廢釐金爲條件，承認關稅自主權；（二）即時實行二分五厘之附加稅；（三）暫行措置之附加稅定爲

五分以上（但未示最高額）；（四）海陸稅率須均一。（註六）又謂中國能否撤廢釐金尙屬疑問，且主張以履行華盛頓條約第三條爲先決問題，至其他國家代表中，亦有表示承認關稅自主權者，故頗惹起中國代表之疑惑。此前，北京各大學教授，對於關稅特別會議之經過，已表不滿，因組織關稅自主促成會，以激勵中國代表，民間亦表現激烈反對列強之態度。因此，十四日，第二委員會續開會議時，我國代表王正廷重新提出關稅自主案：（一）關稅自主應明白規定於條約內；（二）裁釐係中國自動，非自主之交換條件；（三）自主問題解決後，方能討論附加稅問題。英國代表竭力反對，主張中國須先實行裁釐，再許自主。日美附和英國之主張。會議形成僵局，最後由荷蘭瑞典代表調停，在第二委員會中設立一種小委員會，拋棄各案，另行起草具體方案。當即指派王正廷（中國）、歐登科（荷蘭）、施道恩（美國）、馬克類（英國）、日置益（日本）等五人爲小委員會委員。英、日、美三國代表，對於我國代表所提「關稅自主及裁撤釐金」案，既有異議在先，小委員會組成後，自亦難望其放棄成見。十七日，小委員會開會，我國代表在會中再度提出三方案：（一）各國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二）中國自動的聲明裁釐；（三）一定時期後，實行國定稅率。我國並在會外揚言此案苟不獲通過，中國將步土耳其之後塵，自定國稅條例。至是英日美荷四國代表，始一致予以通過。

本日，關稅特別會議第一、二委員會召開聯合會，我國代表王正廷將十七日小委員會所議決之關稅自主等案提出，經討論後，聯合會通過「中國關稅自主及裁撤釐金」案議案，議案內容爲：

「參與會議之各國代表，今採納以下關於關稅自主之提案，其意將此提案及此後協定之事件，合成一條約，該約須在本會中簽訂，除中國外之立約各國，特此承認中國享受關稅自主之權利，約定中國與各國間之現存條約中之關稅上之限制一切廢除，並允許中國國定稅律將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發生效力。」

中華民國政府聲明撤廢釐金與施行國稅律，同時舉行；又聲明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十九日

釐金實行廢除。」（註七）

至此，八十餘年來所受片面協定束縛之我國關稅，卒得各國承認解除束縛。此案通過後，我國特組織關稅稅率及用途兩小委員會。在用途委員會中，又組織：（一）討論抵補裁釐；（二）討論其他用途之兩專門委員會。

同日，北京臨時執政府決定，以關稅增收之一部分整理內外債，並以財政整理會為整理機關。又議以增收一部分關稅發展交通事業。（註八）

附錄：

一、關稅會議與遠東和平（註九）

關稅特別會議今日正式舉行開會典禮，在時局現狀之下。是否可以按照預定計劃，進行議事，不無疑問；然時局無論如何變動，而關會之終須繼續，殆無疑義。故吾人適此開幕伊始，不能不有一言告我友邦代表也。

自華府會議以後，吾國人之翹盼召集關會者，已數年於茲，徒以國際關係複雜，或以批准華府條約要挾他事，致遷延至今，始得成會。退思往事，亦可謂不幸中之聊足自慰者矣！唯吾國人所昕夕默禱關會成功者，決不在區區二五附加稅之三千萬元收入，而在意義重大之大目標，此而得達，遠東和平始有鞏固之基礎。

關權為獨立國家主權之一部，國家而不能自由賦謀其進出國境之貨物，則名雖獨立，實等附庸。凡我友邦皆素以尊重中國主權為原則，則對此合理正當之要求，靡特不應僅為口頭空泛之同情，抑且進而為具體實質之援助，蓋公理正義之所命，無論何人皆不能反抗也。最近各國雖有同情之暗示，然措詞圓滑，莫究邊際，揣其原因，似恐中國一旦驟行國定稅率，或許建築關稅牆壁，實行保護政策，則各國商業胥受影響，故寧持此不甚明瞭之態度，以留伸縮自如之餘地，吾人以為此實大誤特誤，且為不必慮而慮者也。吾人今日要求關稅自主權之目的，與其謂為經濟的理由，毋寧謂為側重政治的理由，一國主權不容旁落，乃吾聖國人民所繼續奮鬥之目標，恢復吾應有之主權，即所以維持吾國家獨立之實質，此為第一義。若夫以關稅為保護吾工商業之工具，則在吾今日工商業狀態之下，實為

不可能之事實，吾之技術、資本尚未臻至與各國競爭之程度，徒增關稅，是自苦其人民耳，於各國何損？此所望友邦代表考慮者一也。

外商習於協定關稅，習於尚不及協定程度之不正當低率關稅，故一聞自主，便若談虎色變，一若中國人欲根本推翻外商貿易也者，此爲一種慣性作用，毫無辯論之價值。我國穩健輿論決不以即日收回關稅迫各國，吾人有一定之步驟，對內對外均須相當準備，勢不能即日實行，此爲極明顯之事實，何待辯解。吾人所希望者，在此會議中，明定分期辦法，於最短期間內（至長不得過六年），各國應允取消協定辦法，俾吾得早日實行國定稅率，事極平常，試問各國有何反對之理？此所望友邦代表考慮者二也。

各國把持協定關稅，本極不自然不合理之行爲，今吾人所要求並非侵害何國權利，則各國對此縱不敢明白拒絕，而以極苛刻之限制，或極重大之條件來相挾制，則是各國毫無尊重中國主權之意，亦無顧全遠東大局之心，則吾人不得不舍其平和的談判而採用各種正當自衛之手段矣。苟因此而惹起各種重大糾紛，各國應負其責，此所望友邦代表考慮者三也。

綜之今日華人唯一要求在恢復關稅，倘各國僅以二五附加稅塞責，且提出重大議案以爲明修棧道暗渡之計，則吾人唯有盡其能力以與強權搏鬥而已，願我友邦三思之。

一二、陳啓修：關稅會議與國民經濟（註一〇）

一

無論什麼問題在中國的言論界上最怕變成一個大家公認爲應當成立不容反對的問題。因爲在一個問題，被大家公認爲應當成立不容反對的時候，就會有人利用國民只圖起鬨一時的心理，取名棄實，拿這個問題的空名去欺騙國民。拿最近幾個月的例說，善後會議、國民會議、反帝國主義運動種種問題，在一部分言論界還持反對論的時候，的確這能保持他們本來的意義，但是一到反對論從言論界銷聲滅迹的時候，這些問題同時也就完了；善後會議變成種禍的了，國民會議變成御用的了，反帝國主義運動分成反白色帝國主義和反紅色帝國主義了。

關稅會議問題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大家認爲應當成立不容反對的問題了，所以按照向例又快要脫離他本來的重

意義了，快要從解決國民經濟上的癥結的問題，變而為帝國主義者束縛中國國民經濟的問題，鞏固軍閥勢力的問題，引致軍閥間更凶暴的內戰的問題了。國民呵！留點神罷！你們縱然沒有能力去取消片面的協定關稅，至少也不要因你們的虎頭蛇尾的主張，把束縛國民經濟發展的鎖鍊，更加一重保障罷！

二

關稅會議的根據，在華盛頓會議後的九國關稅條約，而促進關稅會議中開催，則在五卅事件後的全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九國條約本是英美聯合起來，抑制日本當歐戰時在中國的獨霸勢力，以作共管中國的準備的東西；中國在華府會議上不過是一個陪襯人，所以和帝國主義列強利益有關的中國關稅自主問題，當然不會在會上通過；所謂於實行值百抽五之外更增抽百分之二·五一項，不過當時敷衍中國的東西罷了。所以九國條約通過了幾年，對於這一層，列強並無實行之意。到了五卅事件以後，因為全國反帝國主義運動者，已經喊出關稅自主的口號，得到全國人民的同情，英國張伯倫才想到利用九國條約關稅會議這個根據，打算用這種方法，表示帝國主義者的讓步。其實那裏是讓步？明明是對於中國國民的欺侮愚弄；我們不用多說，只看張伯倫在下院演說「五卅運動之原因是中國無強固的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不強固，又因為中國財政困難，所以要消滅中國人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最好是開關稅會議，增加稅率，使中國中央財政有辦法」，就可以明白帝國主義者眼睛裏的關稅會議的意義了。中國軍閥是依帝國主義者的指揮的，所以他們眼睛裏的關稅會議，自然也是帝國主義者眼睛裏的關稅會議，所以他們只盼望關稅會議成功，他們可以多分幾文增稅預備作更凶猛的內戰，而全國國民所要求的關稅自主，却被他們放在高閣了。不信只看他們的御用人或御用新聞所載的，把增稅——聰明一點的，還知道以關稅自主的招牌，掩飾他的真意，因為他們所謂關稅自主只是說中國自己規定及區分關稅——當作關稅會議的中心問題，便知此言不錯。

三

中國國民希望的關稅會議，是以關稅自主為中心問題的關稅會議，是有助於中國國民經濟的關稅會議。要證明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的關稅會議不是國民所希望的關稅會議，最好是把他們的主張拿來，用國民經濟的眼鏡照一照。他們拿來照耀我們的，是國庫出二·五增率或七五增率而來的收入，但是這種收入真正實現之後，果能有利於國民

經濟嗎？斷然不能。第一，這種單純的增稅，結局仍是一種財政關稅，而財政關稅在原則上是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第二，這種增稅，徒使在中國營製造業的外資，日益增加，（因為不如此，不足以和享所增關稅率的保護權的中國同類產業抵抗）越發使國民經濟上新舊產業不能自存。第三，這種增稅，在現在的政治狀況下，簡直等於供給軍閥內戰資金，其結果不啻間接地破壞中國國民經濟（外人產業，不但不因戰爭而受大的損失，且往往藉中國內亂而日發達）。

四

此外還有拿裁釐和加稅並提，彷彿主張外人不允加稅，我們就不裁釐似的。在關稅會議上提出這種主張，簡直是等於自己否認關稅會議的存在，因為在現在政治狀況下，釐金在事實上是不能由中央政府一紙命令而裁掉的，若把加稅和裁釐並提，豈不是自己不欲加稅的實現？這豈不是稅未加成，而關稅的自主權反受了一重束縛，國民經濟也同樣更遭一種阻礙？固然在一九〇二年中英間原有此約，然而我們此時正應解除他，那還經得起進一步的鎖鍊？釐金之有害於國民經濟，自不消說，但拿來和增稅並提，卻可不必。

五

還有主張分期收回關稅自主權的，這雖然是根據華府會議當時中國代表的主張，然而從現在說，也是不察時勢的。那時我們是一個陪襯人，所以委曲求全，還有幾分理由，現在我們（至少在中國國民方面說）自五卅運動以來是站在被告的地位，若是那樣替帝國主義者設想，那就等於根本上並不想關稅自主而只想二·五增稅，其結果是等於替帝國主義和軍閥張目；所以從國民經濟上說，這種主張，也是有害的。

六

還有把關稅自主權只解為中國自行規定及區分關稅之權的，這種見解，雖於國民經濟上沒有不好，然而可以說是無益。因為若只有國定的最高最低的差別稅率，而對於稅款保存、關稅行政和平等自由的商約，沒有收回主權，則這個差別稅率必定等於具文，至少是不能達到國民經濟上保護和獎勵產業的目的。

若是稅款仍由帝國主義銀行保管，則國民經濟上的金融大權，決不會收回到中國國民手裏；若是關稅行政仍在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十九日

帝國主義者手裏，則現今外國商人勾結海關洋員在通關移貨上面的種種便利，仍然不會消滅，其結果必使中國國民經濟上關於此點的不利依然存在；若是片面的最惠國條款商約不廢除，則國定最高最低稅率必等於片面的協定，因為有這種不平等商約存在，則結果在實際上，必定會各國都適用最利於他們的稅率，致使國民經濟上的政策不能實現。

七

真正的關稅自主權是包含：（一）中國自行規定及區分關稅；（二）自己保存稅款；（三）自己管理關稅行政及；（四）廢除一切最惠條款的商約四項的。若是關稅會議不能實現這四項，那末，這關稅會議就是替帝國主義者及軍閥幫忙的關稅會議，是阻礙和束縛國民經濟的關稅會議，是欺侮和愚弄國民的關稅會議。從國民的地位說，我們斷然不能任容這種關稅會議的決議發生效力，我們國民現在應該主張：「此次關稅會議首先要使帝國主義者承認包着上述四項的關稅自主的原則，然後才討論在這原則下的個個的具體問題。」若是這個原則不被他們容認，我們中國就應該停會，或宣告閉會；因為中國國民經濟已達到不能任由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更加剝削的地步，中國現在的國民，縱不能打破已成的束縛，也不應該在這時候托大疏忽；使後來的國民更因我們的不徹底的主張而受一種新的束縛。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戴季陶、沈定一在西山遭受毆辱。

自本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案發生後，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等，及監察委員謝持、張繼等，鑒於廣州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被共黨把持，不能行使職權，並洞悉第三國際之陰謀，乃紛紛離粵。林、鄒離粵後，即決心發起反共運動以制裁共黨的猖獗。及抵上海，即與戴季陶、謝持、葉楚傖、邵元冲等人會商，決定召集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北京，籌議反共。林、鄒於十月十四日到達北京。林森等初希望由北京執行部發出通告，邀請在京各中央委員連同上海執行部各中央委員，在京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詎北京執行部時在共黨份子于樹德把持中，林森等雖數度向于樹德交涉，于陽為應付，陰則抵制，終至釀成十月二十六日反共黨員與共產份子在翠花胡同八號毆鬥的悲

劇。事後，林森等發表寢電說明與北京執行部杯葛之經過，並提議改於張家口開會。

林森等之所以易地於張家口開會，實寄望於馮玉祥之支持。詎馮當時正與加拉罕及徐謙之徒相勾結，意存袒共，對林森等在張家口集會之請，予以拒絕。林森等因決定不顧北京執行部之阻撓，仍在北京召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

本月十八日，林森、鄒魯、葉楚傖、戴季陶、邵元冲、沈定一等舉行預備會議，推監察委員吳敬恆任主席。會中，吳、戴主張採緩和態度，據戴氏致函蔣中正述當時情況是：

「到京後，弟與楚傖、元冲、劍侯（沈定一）數次訪稚暉先生，弟以此次之會議如欲有成，必須以稚暉先生之意為從違，且以之為中心，故決定絕對不發表意見。及預備會開，稚暉到會後，細述其意見者數小時，弟等四人皆決定以此為標準。稚暉所主張，對精衛為勸告，而勿為彈劾，對共產黨之同志，宜遵守常等為切實之協商而勿使為片面分裂之行動，弟等四人皆承認之矣。」（註一一）

此項緩和主張自易為激烈反共黨員所誤會，又因沈定一原係共產黨人，外間頗不明悉其思想轉變之經過，本日，因有「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分子至西山香雲旅社綁架、毆辱戴季陶、沈定一之不幸事件發生。戴季陶先生記述當時情況說，「突來數十人，不問皂白，痛毆弟（戴季陶）與劍侯（沈定一）至大創，又架至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相威逼。」「事出之後，所謂同志者，竟無一人來相慰問。」（註一二）戴氏受此凌辱，憤然於次日出京南下，惟臨行發表「國民黨中反動劇之一幕」書面聲明，認為在一定的主張下，可以同意會議的議決。（註一三）

按：當時戴季陶先生實處兩難之境，那時不僅是共產黨要對付他，傷害他，就是一批不識事理的國民黨同志對他也不能諒解，以致於他在此次參與西山會議籌劃反共之際，遭到暴徒的毆辱，而這批參與毆辱者在當時尚自稱是反共的健者。因此，戴先生事後常發感嘆說：「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註一四）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十九日

五五二

附錄：戴季陶：國民黨中反動劇之一幕（註一五）

中國國民黨之改組，是中山先生一生事業中最後之一光輝。在辛亥革命之後，從前革命同盟會的團結力，和革命精神，漸漸喪失，經過許多次的政治波瀾，從前的黨員，及新生之革命份子，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皆待中山先生一個光明的大星，作一切動力中心。去年改組，中山先生自云，是將從前個人所擔負革命的責任，付給全體新舊同志，從歷史移轉上說，此與當日聯合各國內外各革命團體而成革命同盟會意義及價值均相似。惟此中有一特異之點，則中國共產黨之加入是矣。共產黨為世界之一種特殊的新組織，自組織言，實為軍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合成體，其組織至嚴密，而手段亦至殘酷，徵之俄國歷史，已可概見。凡一政治團體，無不欲以自力統一者，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一有特殊的歷史性的人羣，與一有特殊組織力之黨派，團體相互間及份子相互間，當然現出極大之鴻溝。而國民黨內部之複雜的歷史分化關係，受此極大之自然刺激，與人為播弄，再加以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等舊勢力之排拒與吸收作用，亦遂愈加顯著。而一年餘來，許多離奇現象，遂愈演愈烈。但在一方面，國民黨一部分富於革命的感情，與忠於三民主義之青年，受此刺激，亦遂崛起，惟以向乏組織精神，與政治的訓育之羣衆，又乏指導之人才，國民黨本身組織，已成爲一複雜之混合體，是非真偽，至不可辨，於是國民黨旗下，反共產的革命派，與分共產的非革命派，以及三民主義之正統派，及特別偏趨於民權主義或民族主義之各派，不得已各組團體，而成一極糾紛之局。戴季陶氏於中山先生逝世後，見思想之複雜，與事實之糾紛，極力想從思想上建一正途，以爲從組織上使國民黨成爲純正之三民主義的革命政黨之基礎。今年夏秋間，所著各書，皆爲此而努力者。其後在南北中部國民黨青年中，同樣之思想運動，亦遂繼起，此實在國民黨中一至顯明彰著之事實。月前國民黨之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等到京，因京執行部于樹德，糾衆拒絕林森等在南京部開會。於是林森等聯合在京之執行委員，電請各地執行委員，到張家口開執行委員會。滬執行部葉楚傖、邵元冲、沈定一、戴季陶等，鑑於一年餘以來之糾紛，非求一正當之解決不可，適此時又爲中山先生北上一週年紀念，因決定應召而往，兼藉此時，往視西山陵寢。到京後，適北方戰雲密布，政爭劇烈，葉氏等因主張即在西山靈前會議，因此處可以完全避却一切時局之關係也。十九日午前十時，忽然有數十人各携手杖手棍。分乘汽車三輛，到西山香雲旅社戴等寓所，戴季陶及沈劍侯兩氏出見，數十暴客，始

則拳棍齊下，將戴沈兩氏兇毆，滿身皆傷，然後擁上汽車，携至城內菜市胡同卅七號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同志俱樂部者，今春馮自由彭養光等所發起，以反共產為號召而發起之一團體也。馮等之發起此團體，其目的在藉此得軍閥之青睞，博得金錢與地位，已為人所周知。加入其團體者，其少數固為馮等一流，而盲目無識，受利用而不自知者亦不少。今年春間，馮氏四方造謠，謂戴氏為共產黨，人問之曰，戴氏之為純粹國民黨，人所共知，君何以必如此說？馮云，我何嘗不知，特非此不能叫座耳。此次西山事件未發之前日，某新聞社即連日製造極離奇之謠言，遍登京中各報紙。北京新聞界素無常識不負責，而且視政治勢力為轉移，此種無聊之謠言，其傳播至速，事既出之次日，各報之宣傳更盛，或大書國民黨反共產派之大成功，或大書共產派之大失敗，誠可嘆極矣。記者昨日晤戴氏於某處，戴氏云，中國之能否完成其獨立，以國民黨能否組成一純正之三民主義的革命政黨為斷，年來種種無意識之紛糾，皆由國民黨自身組織之缺陷而起。余之主張及思想，有近著數種，述之略盡。余亦明知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欲實現余之主張非易事。但余確信舍國民黨之有志青年，切實覺悟，信仰純正之三民主義，脫離一切虛偽的假面，而真實從事國民革命事業外，中國必不可救。此次余之受屈，無足深惜，即是以日毆我之人論，其中多數仍為有用之青年，惟以不明事實而受人利用，若此種人一旦覺悟，則利用之者，未必能利用到底。蓋余信求民族獨立之良心，乃為人所共具也云云。關於沈定一氏之態度，彼於被擄之中，曾發表一文，述其態度。某君云，沈氏在事實上，早已完全脫離中國共產黨。其所以脫離之原因，由於三點。一則因沈氏主張以移民政策，解決中國之人口問題。二因彼反對單純之階級鬥爭。三因彼贊成戴氏所主張國民黨重要職員，不得跨黨之意見，且在社會關係及政治的地位上，沈氏亦絕無與共產黨合作之可能。此次馮自由輩，利用社會公眾之無知，藉沈氏曾為共產黨發起人之一事以肆其反宣傳，計雖甚巧，而真正之事實，究不能終掩。若輩之反動的行為，更不易為世人所諒耳。

國民政府任命鄧澤如、李章達為國民政府懲吏院委員。

本月十七日，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一百二十次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部長聯席會議，譚延闓委員報告：政治委員會因現監察院檢舉案件，已有多種，但因懲吏院尚未成立，不能審判，以致擱置，久不

能決。又懲吏院委員徐謙本不在粵，鄒魯、林雲陔均先後離粵，現只有林翔一人在省，無法組織，故仍請原任委員鄧澤如復職；鄒魯一時尙不能返省，故開缺，請以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軍法委員會主席李章達補授。經議決通過（註一六）。本日，國民政府任命鄧澤如、李章達爲國民政府懲吏院委員。

（註一七）

鄧澤如，廣東人。歷任兩廣鹽運使、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長、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廣東省政府委員、中央黨部組織部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職。（註一八）

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派戴任赴浙，葉清赴漳，與孫傳芳、周蔭人接洽。（註一九）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二三。

註二：「臺灣民報」，第七八號，時事欄。

註三：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士詒）年譜」，頁四五六，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註四：顏惠慶代表所提出「過渡時期內附加稅稅率案」內容：（一）在未實行國定關稅定率條例以前，中國關稅除照現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物品加徵值百抽五之臨時附加稅；甲種奢侈品（即烟酒）加徵值百抽三十之臨時附加稅；乙種奢侈品，加徵值百抽二十之臨時附加稅。（二）前項臨時附加稅，應自條約簽字之日起，三個月後，即行開始徵收。

註五：普通物品附加稅率加至值百抽五理由書

查華府會議中，各國同意，使中國關稅加徵值百抽二·五之附加稅，乃出於鞏固中國財政之美意，中國深所感綏。惟不幸此項辦法，當日原冀可以早日施行者，竟延緩近四年之久，同時中國政府，財源枯竭，其困難之狀況，遠甚於華府會議之時，欲能貫徹當時之精神，非暫行加稅，俾裁釐易於進行、債務得就清理、建設可有的款、政費得所補助不可。現在政治財政，俱在改造時期，直接稅一時尙未能辦理收效，中國政府，對於消費貨物之間接稅，擬稍重賦課，將進口貨之普通物品，一律課以

值百抽五之附加稅，此實過渡期間不得已之辦法，當亦爲各國鞏固中國財政之所願望者也。好在爲時甚短，釐金裁撤後，中國稅制之整理，前途殊可有望，應請各國加以諒解。

甲種奢侈品（即煙酒）理由書

查煙酒二項，各國類多嚴加取締，或懸爲厲禁，或課以重稅，其取締方法，雖因國情而不同，然不能與普通奢侈品相提並論，則無或異；如日本煙稅之值百抽三百三十五，義大利煙酒稅之值百抽三百，英國酒業稅之值百抽四百六十五，煙絲稅值百抽五百，白蘭地酒稅值百抽八百，美國之禁酒，是爲世人所共曉。中國各省，現在徵收本國煙酒稅，有值百抽至八十以上者，而洋煙酒進口稅率，則爲值百抽五，再納一半稅爲值百抽二·五，即可運銷內地，通行無阻。稅率之輕，甲於天下。以中國現行洋煙酒進口稅率計算，比之日本，約五十分之一，比之義大利，約四十分之一，比之英國，約八十分之一，比之中國，本國所產煙酒，平均約合十分之一。稅率懸殊，實欠公允。中國政府現在參照各國通例，折衷規定，過渡時期煙酒附加稅定爲百分之三十，實行自主後，按照公布煙酒進口稅條例辦理。此項貨品，屬於嗜好，人民雖負擔輕重，當亦無礙於商務也。

甲種奢侈品類目表

（一）煙草品

一紙煙、二雪茄、三鼻煙、四煙葉、五煙絲、六煙梗。

（二）酒、啤酒、燒酒等品。一香賓酒及標名香賓酒，二阿思梯汽酒，三他種汽酒，四紅白葡萄酒，五希而得葡萄酒，六馬塞里葡萄酒，七甜酒（除希而得馬塞里即馬得拉牙舍利等），八威末酒、白酒、金雞納酒，九日酒清酒、十濃啤酒、啤酒、蘋果汁酒、梨汁酒、他種果汁酒，十一黑啤酒、苦黑酒十二白蘭地酒、高月白蘭地酒、畏士忌酒，十三松燒酒，十四糖酒（工業上所用之糖酒不在內），十五他種燒酒（即可克維酒係得喀酒樸恩奇酒等），十六甜酒，十七火酒、酒精（淡椰子酒木精火酒木精酒精薯芋大麥酒精在內）。

乙種奢侈品理由書

中國受值百抽五稅率之束縛，感奢侈品與普通品不加區別之痛苦，已歷八十餘年矣。自華府會議，簽訂關於中國關稅之九國條約，其第三條所規定進口貨之附加稅，載明某種奢侈品能負較大之增加，尚不致有礙商務者，得將附加稅總額增加之，惟不得逾值百抽五等語。雖尚為有限制之規定，未能滿中國政府之希望，然於中國向來關稅稅率均一之制度，已得有適用科學的分類方法，量予改善之機會，各締約國之盛意，固極可感也。

按各國先例，奢侈品進口稅，有高至值百抽百者，有高至百以上者。中國政府現亦不欲與多數國相比例，惟總覺奢侈品之附加稅，僅以值百抽五為限，未免與各國先例，太相懸殊。是以擬將附加稅之稅率，酌為增高，除烟酒二項，各國皆課以極重之稅額者，列入甲種，訂為值百抽三十外，其餘一般之奢侈品，則訂為值百抽二十。中國政府，深信此等附加稅之稅率，僅增高至此，其餘商務上，亦並無若何之妨礙也。

至於何種貨物，應視為乙種奢侈品，此實為煩重之問題。中國政府，業將英法日比等國之奢侈品表，加以參考，而仍本諸國內之民情習尚，酌為區別。蓋各國人民，嗜好不同，習俗亦異，其嗜好與習俗，大都因環境情狀，暨生活狀態而生區別，此固不能不注意及之者也。例如魚翅、燕窩等類，在中國人大都視為精饌，然通常於歐人或美人之嗜好，則殊嫌不適。中國政府，現特將國內所應視為奢侈品者，列一類目表，雖較之各國奢侈品表，不無出入，然可信其必為素知中國民情習尚者所公認也。

附乙種奢侈品種類表

(1)絲織品(2)毛織品(3)麻織品(4)精製棉織品(5)絲毛麻棉雜織品(6)皮革及皮革製品(機器皮帶在外)
(7)糖及含糖質品(8)魚介海味(9)貴重飲品(10)特種紙類(11)木器及香木(12)橡皮及橡皮製品(13)磁器及糖磁器
(14)玻璃及玻璃器(15)醫藥用品(16)羽毛筋牙及其製品(17)珠寶寶石及其製品(18)車輛類(長途汽車在外)(19)槍彈類(20)氈毯席類(21)扇及傘類(22)留聲機器及音樂器並其附屬品(23)電器材料及電影器並其附屬品(24)玩物及

其他遊戲品(8)裝飾品及陳設品(9)化粧品(10)鐘表及其附屬品(11)漆及漆製品(12)烟舖雜物(13)五金製家用品(14)
天然競及人造競。

註六：「臺灣民報」，第八〇號，時事欄。

註七：「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頁四五六——四五七。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一八。

註九：「臺灣民報」，第七九，世論欄（自「北京晨報」社說轉載）。

註一〇：「現代評論」，卷二，第五二期，頁一二——一四。

註一一：「戴季陶先生文存」(三)，頁九八五，民國四十八年，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註一二：全文見附錄。

註一三：同註一二。

註一四：黃季陸：「戴季陶先生與早期反共運動」，見「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四年一月——六月份），頁八一五，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出版。

註一五：「戴季陶先生文存」(三)，頁九七五——九七八。

註一六：「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八二，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民國四十三年六月臺北出版。

註一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五號，頁九。

註一八：楊家駱：「民國名人圖鑑」，卷六之八八。

註一九：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輯，頁五九三。

二十日 國民政府撤銷鄒魯之外交代表及廣東大學校長職務。

鄒魯，廣東省大埔縣人，光緒十一年出生。民國十三年夏，出任國立廣東大學校長。（註二）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日

共產黨份子因中國國民黨採聯俄容共政策，個別加入中國國民黨之後，在國際共產指揮操縱之下，實欲篡奪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企圖假國民黨之名，發展共產組織與力量；對國民黨內部進行分化、挑撥與利用，對無法利用的國民黨黨員，則設法予以打擊、排斥。

鄒魯爲中國國民黨堅貞黨員，其出長廣東大學後，廣大即對共黨份子活動嚴加防範，故共黨份子乃拉攏爲其所利用之汪精衛，設法使鄒魯離開廣州。

十四年九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爲與北京臨時執政府建立對付帝國主義之聯合戰線，乃派遣林森、鄒魯率領「外交代表團」北上，與之商談。鄒魯等於十月十四日抵北京，先與中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聯絡，希望由該部通告中國國民黨北京中央委員連同上海中央委員，在北京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一屆第四次全會；詎料北京執行部爲共產份子于樹德等所把持，經數度交涉後罔效，鄒魯等決定不顧北京執行部之阻撓，仍在北京進行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會。十八日，鄒魯等在北京舉行四次全會的預備會議，推由監察委員吳敬恒任主席，制裁共黨份子運動乃益趨尖銳。（註二）本日，由汪精衛擔任主席之國民政府，竟將鄒魯之「外交代表團」代表資格及國立廣東大學校長職務撤銷。（註三）

附錄：

一、鄒魯：與共產黨奮鬥和北上侍疾（註四）

總理逝世後，共產黨更爲猖獗，所有共產黨把持、操縱、越規、違法 and 壓迫的行爲，不論是黨務、工人或農民方面的，都向常務委員會告發。當時三位常務委員，一位是譚某，他原來是共產黨；一位是廖仲愷先生，雖然不大過問會務；但是有些祖共，另外的就是我了。處於這種情形之下，我的苦痛，不言可知。在黨務方面，凡各地已派籌備員的，共產黨對於非共產黨的人入黨，不發黨證，使入黨者在正式黨部選舉時，不得選舉權；通告選舉期，對於非共產黨的黨員，故意遲緩，以致收到時則選舉期已過，使他們無從行使選舉權。選舉結果，如若共產黨獲勝，

就是因違法而訴諸組織部，組織部仍斷爲合法；如若共產黨失敗，必借事搗亂，就是合法。組織部亦斷爲違法。甚至於不惜加以「反動」、「反革命」的罪名，以相陷害。入其阱者，輕則開除黨籍，重則不免殺戮。這種跋扈情形，筆難殫述。爲保全本黨起見，於是我們策動各處黨部，積極和共產黨奮鬥；最熱烈的國內有武漢、北京、南京等處，海外則有法國和日本。

工人方面，共產黨掛了有名無實的全國總工會招牌，以吸收同情共產黨的工會，壓迫反對共產黨的工會。共產黨操縱工會的方法，就是對於共產黨的工會，則直接用共產黨訓練指導之；非共產黨的工會，則用工人部迫挾之；至於用了這種方法還不歸順或不受利用的，則另立同業工會以破壞之。看見這種情形，我就秘密運用各種工會來對付共產黨。當時所有正式的工會，都在我們的勢力範圍以內；其中最有力量的，就是機械工會。結果大家奮鬥得非常厲害；所以那時廣州的工會，無日無事，非格鬥，即殘殺。而我們卒能保持精神，不被消滅，實經無數的犧牲，才有這種的成績。

農民部設有農民協會及農團軍，尤爲共產黨所包辦。這些組織裏專收土豪、土匪以擴展其力量。凡是加入農民協會和農團軍的人，不但以前的罪惡悉免，以後也可無所不爲。廣東各地素有民團，實爲自衛的團體。平日捕匪，既爲匪所疾視；而共產黨更不欲地方有自衛的團體，以妨礙農民協會的工作。於是，與各地農民團爲難。我便秘密協助各地民團，和共產黨勢力奮鬥。但是共產黨把持政府，總是協助農民協會和農團軍，來壓迫民團。廣寧四會，因農民協會被民團所敗，鮑羅廷竟使政府於滇、湘、桂、粵、豫各軍中，各抽調一團，加以大元帥府的鐵甲車以會剿之。其氣餒可知。

至於青年方面，因爲青年部部長是我，最高學府的廣大校長是我，工業專門學校的校長是以前和我住在一起辦事的蕭冠英同志，省立第一中學的校長是我的族弟鄒卓然，而所謂廣州中等以上七校的校長，除女子師範外，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我極力防範共產黨誘惑青年，他們都同樣小心注意，廣州如此，各地亦如此。當時廣州方面，三日一遊行，二日一開會，都要學生參加，想來搖動學生，但終無效。所以共產黨份子向該黨的秘密報告中，曾有「組織完全成功，工農大半成功，學生成績甚少。」的話，可以證明。因爲以上種種，共產黨便視我爲眼中釘。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日

五六〇

了。

當時第三國際派來廣東主持共產黨的是鮑羅廷。他又是政治會議的顧問。他托庇於聯俄容共的政策之下，又有黨內共產分子的撐持，更聯絡汪兆銘等，以鞏固自己的勢力和地位。而本黨同志因總理逝世不久，為顧全黨的團結，都抱着寬大的態度，他更利用這種良機，賴政治會議以操縱中央的黨、政、軍。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便有組織國民政府的決議。總理逝世後，同志以黨國失了重心，尤不得不組織國民政府，進行革命。鮑羅廷就把成立國民政府這件大事，拿到政治會議來，以便操縱。所以國民政府組織法及國民政府人選，均由政治會議先決定，再呈常務執行委員會補行通過手續，當政治會議通過了組織法，並由常務執行委員會加以追認，政治會議就根據組織法，選舉國民政府主席。那時政治會議的祕書是伍朝樞先生，因為事情重大，他特別鄭重，對於發出的選舉票、收回的選舉票，每次都高聲報告。在選舉票朗讀完畢後，他立起來說，發出選舉票十一張，收回選舉票十一張，選舉汪兆銘的十一票。」他遲疑了一下，顯然覺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聲報告了一次；「發出選舉票十一張，收回選舉票十一張，選舉汪兆銘的十一票。」這樣揭穿了汪兆銘自己舉自己的伎倆，而汪也滿面通紅，當晚伍先生把詳情告訴我，我對於汪本來相當敬重，因為他一貫地主張不做官，不做議員，自命清高，但由此此選舉看來，完全表現他是個熱心利祿的人，言行絕對相違。我從此就鄙薄汪兆銘了。

七月一日，照例我天亮起來，看書閱報，見廣州民國日報登載了國民政府成立的消息。開首說明這是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我看了非常詫異，因為我是中央執行委員之一，且是常務委員，每天下午都在委員會辦公廳。直到六時才離開，在會中並沒有見到這個議案，怎樣會有這個決議？並且還在本黨黨報上發表？正在訝異的時候，忽然聽到很重的腳步聲，直衝上樓，到了我的房裏。我抬頭一看，原來是林先生，我請他坐下，並且問他有什麼事，要這樣早起來？他沒有答覆，就坐了下來。我再問他，他才氣憤憤地說：「你們常務委員，為什麼不把我們普通的執行委員放在眼裏？」我惶恐地說：「我向來對先生是很尊重的。決不會做對不起先生的事，先生為什麼說這種話呢？」他說：「國民政府成立，為什麼我們執行委員都不知道，就已經發表了？」我說：「呵！我也莫名其妙。因為昨天下午六時我才離開黨部，並沒有見到議決成立國民政府的一個字，正懷疑着報裏為什麼發表這個消息。你來

得很好，今天剛是常會，我們一起吃早餐，就去開會，問明這個決議究竟是怎樣來的」。他很驚奇地說：「你們常務委員也不曉得嗎？」於是我們吃完早飯同去開會。那時我拿了報紙，起來責問：「今天民國日報公佈國民政府成立，說是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究竟這個決議是那裏來的，大家曉得不曉得？」汪兆銘立起來答復：「這是政治會議議決的」。同時他聲明：「政治會議議決的緊急事件，是可以先發表的」。我立即駁他：「雖然政治會議，對於緊急的事件決議後，可以先發表；但是國民政府的成立，是重大的，不是緊急。如果這種重大的事件，可以由政治會議議決，立即發表，那末是抹煞中央黨部了」。汪兆銘急切地問我：「是不是你想推翻這個案子？」我說：「國民政府的成立，既經全國代表大會議決，近來又決定組織，我絕對沒推翻的意思；但是這種違法行為，我是不能不問明責任的。」汪就說：「既然這樣，今天就請大家追認通過」。我說：「追認通過是一件事，以後不許再有這種事發生，是另一件事」。汪說：「你已經提出注意，以後再不會有這種情形了」。我說：「這末很好，請秘書把上面所說的話，詳細載在議事錄上，以作定案」。於是就追認通過了這個案子。散會後，鄧澤如先生起草了一個正式的彈劾案。政治委員會的委員，連名請他撤回。鄧先生說：「我祇能提出彈劾案，却不能撤回彈劾案。假使爲顧全大局起見。那末可以由中央黨部備一封公函給我，把彈劾案附在裏面，藉此亦可作爲存案」。這樣，這樁事件總算了結。但是汪兆銘由此對我懷恨，鮑羅廷尤甚。

從那時起，鮑羅廷對我的態度，更是頃刻難安；而我對於鮑羅廷的軌外行爲，也絕對不輕鬆放過。這樣愈爭愈厲害，於是共產黨遂決定要推翻我。這至少給與他們兩個明顯的好處：第一，減少鮑羅廷操縱工農及黨政的一切阻力，第二，可以補救「學生成績甚少」的缺陷。

這時共產黨黨員常常在書報上發表文字，攻擊廣東大學爲「反革命的大本營」，又說：「廣東大學不革命」，用意是想假借這種罪名，來強迫我自動離開廣州。我一向的主張，就是功成身退，決不和人爭地位；但是爲着黨、爲着主義，則成敗利鈍，在所不計。所以我對於這種攻擊，毫不氣餒，反乘機加以駁斥，揭破他們的假面具，對於這事，我說：

「第一責備廣大不能培養革命人才。大學要培植甚麼人才？我今以革命黨資格來說，確爲要養成建設的革

命人才。如若不然，那麼祇辦『宣傳所』便够了；何必要設這許多學科的大學呢？若說：『不能充滿緊張革命之空氣。』我敢斷言，『廣東大學確沒有充滿緊張共產主義的革命之空氣；但中山主義的革命之空氣，確是充滿緊張了』。何以見呢？廣東各處的革命運動，沒有一處沒有廣大的學生在內，想誰也不能否認。最近各慘案發生，廣大學生之救國運動，尤為激烈；除在省參加各團體籌款演講及種種運動外，還有百餘隊到各縣各鄉，巡迴演講，民國日報曾經有過詳細的記載。難道這種種充滿革命的空氣，攻擊者竟忘了嗎？並且去年，黨部定廣大教育方針，取『感化主義』；以取『感化主義』之成績能够如此，我以為可告無罪了。……若說：『所養成之人才，不能供黨及政府的需要。』我卻不以為然。因為廣大所養成的中山主義的人才，完全被排斥不用。觀於去年與今年畢業的學生，送至政府幾無一用，豈非明證？若說非黨員，則大多數是黨員；若說不明黨義，則隨時隨地有廣大學生拿着三民主義號召。難道三個月養成的甚麼講習員，盡數用完，便是真黨員，真明主義嗎？不過是『共產』與『非共產』的分別罷了。若說：『不能肩此發揚光大孫先生主義之責。』試問現在廣東方面，日日宣傳，日日圖謀實現孫先生主義者，是不是廣大學生？若別立機關，到俄國以培養人才，則共產黨別有用意，與廣大肩起發揚光大孫先生主義無關。恐怕廣大愈肩起發揚光大孫先生主義的責任，共產黨愈要別立機關及到俄國培養人才呢！

他們無詞以答，於是想從取消學校經費的獨立，來為難我。可是廣東大學的經費的獨立，係總理所規定，而本黨政策，也有保障教育經費獨立的條例。想取消廣東大學教育經費的獨立，却是一樁不容易的事。鮑羅廷乃親自出馬，向政治委員會建議，說：『教育經費之獨立，比較軍隊盤據財政，為害尤烈。』政治委員會承其意志，就以統一財政的名義，來接收廣東大學的財源。我立刻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統一財政與教育經費獨立的解釋，結果全案通過，交政治委員會覆議。政治委員會受鮑羅廷的指使，覆議文中第一句就說：『國民政府之成立，即教育經費獨立之保障。』我又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書面答覆，切實駁斥一番。其中我說：

「若云『教育機關直接征收財政收入，破壞財政統一，決不可行』，則尤屬過慮。夫『財政統一』，政府應辦之普通事件也。『教育經費獨立』，本黨政策之特別規定也。從法律通義言之，特別優於普通法，則『教育

經費獨立』之特別規定，其效力固強於『財政統一』之普通事件，自無待言。而獨立界說，則非直接收入，無以完成。總理在日，於教育經費之獨立，許組織管理中上七校經費委員會，並許國立廣東大學，依撥定之財源收入。命令積寸，對於教育經費獨立，事實上之解釋，意至明瞭。何至云『直接征收財政收入』，即『破壞財政統一』？歐美各國財政未嘗不統一也，而教育機關直接征收基金收入，並未有詆為破壞財政統一者。況無論財政統一至如何地步，終亦有事實須例外者。各國之有特別會計，固無論已，即以廣東而論，房捐警費，固未嘗不許警廳之特別收入也。若謂總理在時之直接收入，不限於教育機關，今若仍許教育機關直接收入，恐人援以為例，將至財政不能統一，是大不然。蓋總理在時所許之教育機關直接征收，係本於教育經費獨立之政策，與軍隊之佔收截留，破壞財政統一者不同。甚而至於總理所許之獨立教育經費，亦為人所截收；故討楊、劉時，四處號召，皆有『增高教育經費』、『教育經費獨立』之標語。方冀肘腋之患既平，教育經費已獨立者，保其現狀；未獨立者，益得獨立。何圖國民政府成立之第一聲，即將粗具雛形之教育經費獨立，存名去實？縱國民政府能為教育經費之保障，其如全國未盡在國民政府旗幟下何？其又何以樹厥風聲，為教育前途暢展生機乎？是則不能不望政治委員會，加以煥審之考慮也。」

最後我建議辦法二則：

「(一)將原來撥定之教育經費財源，悉照原案，撥為各該學校教育基金，一切由各該學校管理之。(二)原來撥定之教育經費財源，仍撥歸各該學校。各財源之定案，歸財政機關；各財源之征收，歸教育機關。」

在我看來，以上辦法的第二項，總要算是委曲求全的了。我素來希望在可以容忍的範圍以內，不和任何人發生爭執；可是於理於法說不過的，却不願緘默。這意見書提出後，中央執行委員會又通過，再交政治委員會去議。鮑羅廷在政治委員會看見這個駁文，語氣這樣強硬，這還了得，立即提出三個理由，要撤換我的廣大校長。

他的理由，第一是說我在北京的時候，曾赴法國公使館的約會，這是和帝國主義勾結。第二、劉（震寰）楊（希閔）之役，我主張調停，這是和軍閥勾結。第三、反對這次政治委員會教育經費獨立的解釋，這是反對政府。這些理由，誰都知道不能成立。我在北京時赴法國公使館的約會，完全為了商討法國退還的庚子賠款，怎樣來補救我

國的教育，非與帝國主義勾結，不辯自明。劉楊曾效忠於本黨；而我所主持的討陳之役，他們尤其出力。總理待人，寬大爲懷；這次我出來設法調停，亦不應視爲另有用意。這種勾結軍閥的誹謗，不攻自破。至於教育經費獨立的意見書，中央執行委員會曾經說過；反而說我反對政府，豈非奇論？因此，政治委員會不敢照辦。鮑羅廷就懷怒萬分，以去就力爭。由下午三時相持到晚上十時，汪兆銘復袒鮑，於是不得不採折中辦法，就決定由政治委員會用書面向我嚴重警告。

當時我不明瞭汪爲什麼袒護鮑羅廷的緣故，後來張學良在北京搜檢蘇聯大使的時候，在文件中發現一個鮑羅廷的報告，其中說：「汪兆銘有野心，無宗旨，可利用。」共產黨因此利用汪以除異己，來擴展勢力；而汪則借共產黨以滿足自己的野心。毋怪汪鮑膠漆相投了。

翌晨，汪親自來向我解釋，說：「昨晚的事，因鮑羅廷力爭，不得不這樣決定，實在對你不起。」同時他提出兩個要求：第一、不要使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衝突；第二、我駁覆政治委員會的意見書，不要向外發表。

我答覆他道：「第一、我先要問政治委員會所議的事，最高級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能否再議？第二、我駁覆政治委員會的意見書，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那末這篇文字的責任，已由中央委員會負了。這樣，政治委員會對我的警告，其實不是警告我，而是警告中央執行委員會。試問政治委員會是否有這種權限？第三、須知鮑羅廷必欲去我，乃共產黨與非共產黨的政治問題，不是單純的個人問題。試問本黨今日，是否非共產黨派的就要離開？請你想想！第四、關於教育經費獨立，是總理的意思，本黨政策也有明文規定，我不必多說，對於我個人問題和那篇駁覆的文字發表與否的問題，都是次要。」同時我還聲明：「教育經費獨立是本黨政策所規定，也是全國及廣東教育大會的議決案。我身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且爲大學校長，若不力爭，實無以對天下後世。現在因力爭而受警告，我心甚安。天下事有受功而心不安，有受罪而心泰然者，即此便是。」

不久，廖仲愷先生被刺案發生，中央派蔣先生、許崇智先生和汪兆銘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來查辦這件事。鮑羅廷認爲這是陷害我和其他忠實同志的絕好機會。廖先生被刺的第二天，他開了一張名單，叫特別委員會拿辦我和胡

漢民、鄧澤如、謝持諸先生。事前有一次，我和鄧澤如先生在胡漢民省長公署談話，我說：「我看歷史，蘇聯對於皇黨，可以放鬆，但對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絕對不肯放鬆。恐怕現在共產黨對於我們也要同樣處置。」這天鄧澤如先生對我說：「你以前所說的話，現在都成爲事實了。」特別委員會看了這個名單，就問鮑羅廷說：「毫無證據，怎樣拿辦？」他竟說：「政治上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幸蔣先生和許崇智竭力反對，我和胡、鄧、謝諸先生才能够免膏虎口。

鮑羅廷最初利用造謠中傷的陰謀，想加我以不革命反革命的罪名，使我自動離開廣大，繼則利用間接使我爲難的詭計，取消廣大獨立的經費，迫我無法繼續維持；三則採用正面攻擊的辦法，想撤換我的廣大校長，使我不得不離開廣州，最後他老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想出了斬草除根的毒計，利用廖案加我以莫須有的罪名，使我根本無法活動。但是結果一件都沒有成功，鮑氏內心怎樣懷喪，不難想像。當時我一個人中央黨部端力和共產黨奮鬥，實際上就是和第三國際奮鬥，而汪兆銘輩更左祖共產黨來壓迫我，處境的困難，可想而知了。

然而鮑氏對我，直同芒刺在背，一天不把我排擠出去，便一天不停止想對付我的辦法。適逢五卅慘案之後，繼有漢口、廣州等地慘案的發生，全國反帝國主義的情緒，十分熱烈。鮑氏便示意中央，指派我和林先生爲北上宣傳代表，率領一班農、工、商、學各界的代表，北上宣傳。我接到這個命令，知道是鮑羅廷借刀殺人。他自己想做曹操，把我當作禰衡，叫北京政府做黃祖。但是我想鮑羅廷雖然有意把我當作禰衡，我何妨借這個機會，做一做帶三十六個人入西域的班超呢。於是我毅然就和林先生率領着各界代表三十餘人北上。

二、鄒魯：告陳孚本書（註五）

孚本係廣州民國日報記者，因爲他在廣州民國日報做了一篇調查廣東大學之重大的意義的文章，與廣東大學很有關係，我是忝充國立廣東大學校長，所以不能不答覆他幾句話。

在我未答覆他以前，首先要聲明的，就我這個題目，並不很對，因爲廣州民國日報係國民黨的黨報，要受黨及政府指揮的，孚本做了記者，食了人家的飯，自然替人家說話，我拿告孚本做題目豈不是冤枉了孚本？不過我是國

民黨人，固然不好拿告國民政府來做標題，尤其不好拿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來做標題，犯着叛黨的彌天大罪，就不能不委屈了乎木一點，這是我要向乎木道歉的。在慣例，凡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發一命令，必由當事者命意指示廣州民國日報記者做一篇文章，這次調查廣大，自然免不了這個慣例，所以乎木調查廣東大學之重大意義的文字，當然可以認為國民政府調查廣大的意義，他的文字中所標出的重大意義就是：

一、「當知此為國民革命政府下唯一培養革命人才之所，亦即吾黨總理孫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寄。如此校不能本主義以培養革命人才，則辜負政府設立此校之本旨；如此校頹廢散漫，不能充滿緊張革命之空氣，則有玷中山大學之名」。

二、「吾人即知黨及政府，乃感覺到廣東大學所培養之人才，乃未能滿足黨及政府之所需要」。

三、「廣東大學乃本黨政府設立唯一之學校，而又在於孫先生主義發源昌盛之地，乃不能肩起發揚光大之責，而須黨部別立機關以發揚之，又須赴外國（俄國）練習之，是吾黨最傷心之事，亦吾黨最恥辱之事也」。

此次調查廣大之意義已如上述，但我在答辯以前，須要先說明廣州黨及政府的環境及此次調查的由來，讀者才容易明白。自從前年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後，又因國民黨決定聯俄的政策，共產黨人就與蘇俄勾結一氣，借國際以壓迫黨部及政府，更借黨部及政府以壓迫黨員及羣衆，凡不是與共產黨努力的，就叫做「反革命」，受了反革命處分的，還要說「臣罪當誅，天王明聖。」最近則黨權不在最高黨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權不在最高政治機關的國民政府，而完全集中於政治委員會，於是俄人鮑羅廷就拿政治委員會顧問的資格，在裏面肆行操縱，「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這就是廣州近來的環境。

至於這次的調查廣大，又是甚麼來由呢？據共產黨本年報告去年一年的成績說：「組織完全成功，工農大半成功，學生成績甚少」。學生成績甚少的原因，自然不得不怪到我本身主持廣大，不爲共產黨努力，所以共產黨員的文章，竟公然說：「廣東大學爲反革命的大本營」。又說：「廣東大學不革命。」有了這個前提，自然非摧殘廣東大學不可，非去我不可，但去我沒有理由，於是第一着便想着用學校經費來困我。惟是廣大自總理在大元帥任時，即已經費獨立，國民黨政策亦有教育經費獨立的規定，想用校費來困我，就不能不先取消教育經費獨立，取消教

育經費獨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於是俄人鮑羅廷乃親自出馬，向政治委員會主張：「教育經費之獨立，比較軍隊盤據財政，爲害還烈。」政治委員會乃以統一財政名義來接收廣大的財源，我那時便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委員的資格，提出統一財政與教育經費獨立解釋，結果全案通過，交政治委員會覆議。乃政治委員會本鮑氏之言，第一句即說：「國民政府之成立，即教育經費獨立之保障」，我又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書面的答辯，切實駁他一番，中央執行委員會又通過，再交政治委員會。鮑氏得了這個駁覆，乃乘機提出三個理由，要換我校長：「一、謂我今春在京曾請法國公使食飯，是爲與帝國主義者勾結。二、劉（震寰）楊（希閔）之役，我主調停，是爲與軍閥勾結。三、反對此次政治委員會教育經費獨立之解釋，是爲反對政府」。當時政治委員會未敢照辦，鮑氏就以去就爭，由下午三時議至晚間十時，由政治委員會對於教育經費獨立事，用書面向我嚴重警告，次早精衛漢民來會我，就說：『昨夜之事，因爲鮑氏力爭，無法出此』，同時並要求我兩事，「第一、不要使中央執行委員會與政治委員會衝突。第二、我駁覆政治委員會之文，不要向外發表」。我便答覆他道：「第一、先要問政治委員會所議之事，最高級之中央執行委員會能否再議，我此次駁覆政治委員會之文，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那麼這篇文章的責任已由中央委員會負了，政治委員會這回警告，不是警告我，是警告中央執行委員會，試問政治委員會是否有這個權限？第二、須知此次鮑氏欲去我，乃共產與非共產之政治問題，不是單純的對人問題，試問我黨今日是否非共產者即去？第三、方言到教育經費獨立問題，此是本黨政策規定，我不必說。第四、方言到我個人問題。第五、方言到這篇駁覆發表不發表」。同時我並聲明教育經費獨立爲吾黨政策所規定，亦爲全國及廣東省教育大會的議決案，我身爲吾黨中央執行委員，且爲大學校長，若不力爭，實無以對天下後世，今爭而受警告，予心甚安，天下事有受功而心不安，有受過而心泰然者，即此便是」。我的話雖這樣說，但鮑氏既然有了這個意思，就有人承着意旨，扼我經費，去我校長，所以不期然而然的，所謂「國民政府保障之教育經費獨立」，財政廳就不給經費了，更有人謀於精衛，設法換我了。及至廖案（仲愷被刺）發生，鮑羅廷更欲藉此了我生命，仲愷死後之翌日，把我與漢民、澤如三人名單，交出特別委員會（由精衛、介石、汝爲三人組織，爲臨時機關）硬要嚴重拿辦。特別委員會詰鮑「毫無證據，何以拿辦？」鮑答：「政治上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照此講來，還要比用「莫須有」殺人，利害

萬倍，最可笑的，我偏不知趣，不拱手而去，自然是有今日的調查了，這還是天恩浩蕩啊！這段話雖說得很長，但明白了這段事實，知得此次調查的動機，完全由於廣大不努力於共產生出來的，政府的調查固然是受着國際的壓迫，而此文用告孚木爲題，孚木的受冤，更不容說了。

孚木文中，第一責備廣大不能培養革命人才。大學要培植甚麼人才，我今以革命黨資格來說，確爲要養成建設的革命人才，如若不然，那麼祇辦「宣傳所」便够了，何必要設這許多學科的大學呢？

若說：「不能充滿緊張革命之空氣」，我敢斷言「廣東大學確沒有充滿緊張共產主義的革命之空氣」，但「中山主義的革命之空氣，確是充滿緊張了」，何以見呢？廣東各處的革命運動，沒有一處沒有廣大的學生在內，想孚木也不能否認。最近各地慘案發生，廣大學生之救國運動，尤爲熱烈，除在省參加各團體籌款演講及種種運動外，還有百餘隊到各縣各鄉，巡迴演講，民國日報曾經有過詳細登載，難道這種種充滿革命的空氣，孚木竟忘記了嗎？並且去年黨部定廣大教育方針，取「感化主義」，以取感化主義之成績能够如此，我以爲可告無罪了。孚木入黨不過一年，對於黨之教育方針，不能明瞭，有如對於教育經費獨立，不知爲黨之政策，詆爲教育界之幼稚病，原無足怪，却是命意指示的人不爲說明，使他對於黨義，發生反對之言論，那就很可歎惜了。玷辱中山大學之名與否，請由孚木良心自判斷，若說「所養成之人才，不能供黨及政府的需要」，我却不以爲然。因爲廣大所養成的中山主義的人才，完全被排斥不用，觀於去年與今年畢業的學生，送至政府，幾無一用，豈非明證？若說非黨員，則大多數是黨員，若說不明黨義，則隨時隨地有廣大學生拿着三民主義號召，難道三個月養成的甚麼講習員，盡數用完，便是真黨員，真明主義麼？不過是共產與非共產的分別罷了！

若說：「不能肩此發揚光大孫先生主義之責」，試問現在廣東方面，日日宣傳，日日圖謀實現孫先生主義者，是不是廣大學生？若別立機關，到俄國以培養人才，則共產黨別有用意，與廣大肩起發揚光大孫先生主義無關，恐怕廣大愈肩起發揚光大孫先生主義的責任，共產黨愈要別立機關及到俄國培養人才呢！

今日接到報紙，下午又須有事暫行出京，中間須收拾行李，並且又來了許多要會的朋友，因此說了許多話，斷續而不能盡意，很是抱歉。但有一句話要正當告孚木，別要亂說人家不培養革命人才，汝先自己問一問，汝的革命

人才如何？我們如果不把廣東用革命手段奪回來，汝還在羣報食人的飯，罵孫先生呢！如今居然跟着共產黨罵人家「反革命」「不革命」，老老實實說，汝現在所居於反客爲主的廣東，豈不是我們革命得來的麼？

我們國民黨的同志應當覺悟，切不可因人家說「舊同志不革命」便抹殺一切，若不是我們同志屢仆屢起，那能得有民國？若不是討袁護法討賊北伐諸役，一向無前，那能有今日的歷史？就是共產得意的工作打商團，仍須要靠劉楊，打劉楊仍須靠許（汝爲）梁（鴻楷），即今日之制許梁，又何莫非靠老同志？所謂富於革命性之共產黨，不過在後臺挑撥離間，呵呵大笑，提燈結綵，慶祝成功罷！老的不可靠，新的偏可靠嗎？恐怕即使可靠，亦不是國民黨罷了。

寫至此，車夫來催上車，不克說完，但此事不是爭本的事，偏借爭本說了大篇的話，很對爭本不起。

三、鄒魯致汪精衛函（註六）

精衛兄鑒：前見新聞報等專電，載兄演說，誣弟「用國立廣東大學校長名義，領得大批庚子賠款，在港力謀搗亂」云云。當時以爲此種毫無意識、太離事實之誣詆，必不至出自兄口。頃見廣州民國日報，載廣州總理週年紀念，兄洋洋數千言之演說詞，其大旨一如新聞報等之專電，不圖二十年來以誠信號召於世之汪精衛，乃至誣人而不擇口，至爲痛心。夫庚子賠款之用途，不止中國教育界生關係，凡屬退款之國，同時亦生關係，且用途分配，大都有中外人士所組織之委員會決定之；非如廣東煤油專賣，普通四元餘一箱者，竟由當局與蘇俄互相勾結，賣至十四餘元一箱，以一手掩人耳目者可比也。此款北京國立學校及全國各種學校，無不望眼欲穿，或冀以維持生命，或冀以擴充規模，乃於此時，不聞有領得庚子賠款分文者，豈弟爲救黨之故，獨能領得庚子賠款大批耶？庚子賠款，近來是否分配，分配是否弟有領得，領得後是否弟以之挪用，若其人而爲盲於目並盲於心者，弟不敢責之矣。若兄則何難一閱報章，或一推理論判斷事實，乃亦竟以此誣弟，在弟無損，在兄爲此言，實可惜耳。演說詞中並誣弟「爲段祺瑞誘惑投降」、「拚命爲帝國主義者走狗」，若以段祺瑞論，則民國二年，弟彈劾內閣，段實在內，民國七年，則因假冒公民包圍國會，弟在議場中打段，雖段在天津時，因總理聯段之故，曾有往還，及至去年，段氏與總理政

見不合，第二次晉京，居京數月，非特並未晤段，且主動開國民大會以驅段，直至今日，仍努力於驅段工作，事實文件，一一可按，夫固無可誣者。若論帝國主義者，則弟非特不受任何帝國主義者之金鎊盧布，不受任何帝國主義者之槍砲子彈，更不與任何帝國主義者勾結買賣，及代任何帝國主義者為虎作倀，誠心誠意，一依總理之主義以救國救世界者，無論任何屬性之帝國主義，皆努力工作以打倒之，此心固可矢天日，而一切行動亦不與世共見，誣詞之來，誰信耶？弟忠告孚本文，曾列舉廣州方面誣弟事實以告國內外，並切告誣者如不能反證，則以後請少發言。人不可欺，徒失信用。今兄又以毫無意識之言誣弟，弟豈好辯，亦欲兄之自省而已。至謂弟「在香港隨處收買報館」、「四軍指摘介石之傳單，為弟假冒」，此尤屬可笑者。弟真有千萬化身耶？兄其休矣，若謂「弟等聽了總理的演說不動心，聽了總理臨終時那種婉轉的呼聲，不能動他們惻隱之心，反而曲解求全，受敵人的誘惑。」弟於此更不能不鄭重與兄言，總理是否有主義者否？總理之主義，是否附麗于黨者？總理是否有主義之黨救國救世界者？若然，則保護黨與主義，努力救國救世界者，乃為總理信徒，否則為「受敵人誘惑」，此理至明，無須「曲解」。今弟等在總理靈前開執行委員會，開除共產派在本黨黨籍，完全為保護黨與主義，努力於救世界起見。觀於歷年共產黨大會對付本黨決議案，共產黨農民部二號通告，共產黨對於省港罷工風潮油印品，與致公俠原函，不過得其一鱗一爪，已足見其謀吾黨之毒，而各處之事實，復無一不可證明而有加。再以最近之事實言之，總理奠基禮，孫夫人及哲生到甯，共產派雖仍冒用國民黨名義來歡迎，然已掛紅旗矣。湖南之紀念總理，共產派假冒之國民黨，無一不掛紅旗。夫總理之注重黨旗，不但色目已也，角度分差之間，亦不容稍誤，今共產派悉行易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兄不知是為不明，知而反為共產黨護符，究為何心？共產黨之謀我，兄嘗以「孫行者入牛魔王腹」為喻，凡稍近兄者，無不熟聞。兄斯言，固非不明者，弟信兄：「聽了總理的演說，聽了總理臨終那種婉轉的呼聲」，當決不致「受敵人的誘惑」，但奈何為共產黨「曲解求全」，甚至不惜誣人見重，一至於此？如認本黨用三民主義，不足以負革命責任也則已，否則何為一任人蝕滅，使黨名未亡而主義先亡。黨亡而中國隨之亡哉？至於兄之為利用品，近來共產黨已以呂布見目，更不待黨之亡，已將兄為其犧牲，此又更不足道者。至近來民衆之熱烈奮鬥，千萬勿認為共產主義而奮鬥，實為三民主義而奮鬥，不然共產黨又何必假本黨之名而密

換其骨？弟仍以兄「聽了總理的演說，聽了總理臨終那種婉轉的呼聲」之言，請兄清夜自省，扶擇革命途徑，若總理此種精神，不能感兄，亦惟有令弟感傷於三民革命中，缺少一員而已，則其誣弟，又豈足責？懇切陳詞，諸希鑒諒，鄒魯啓。三月二十四日。

漢口交涉員與英領事簽訂解決「漢口慘殺案」之先決條件。

上(十)月十六日，湖北省署正式公布漢口交涉員與英領事所議定之漢口慘殺案交涉結果，其大要爲：

- 一、撤退英艦非領事權力所及，移京辦理；解除義勇隊武裝，英領聲明義勇隊召集始授與武裝，如中國力足以保護租界時，即不必召集；解除巡捕武裝，英領聲明英租界巡捕從未着武裝，並已將警棍取消。
 - 二、中國軍警保護英租界辦法：(一)中國警察設租界沿邊崗位八座及游行隊若干；(二)緊急時，中國軍隊得英當局請保護後，不必請求允許可逕入租界；或中國官廳認爲緊急時，可派軍隊逕入租界，一面通知英當局並派軍官接洽。(關於本條視時局鬆緊另商適當辦法)。
 - 三、賠款問題，保留再議。
 - 四、太古公司問題，將來從速繼續開議。
 - 五、英租界當局切實通告華印巡捕不得無理侮辱華人，中國官廳亦誥誡華人注意毋違警章。(註七)
- 本日，漢口交涉員與英領事簽訂解決「漢口慘殺案」之先決條件。(註八)

青鹽輸日協定成立。

關於青島鹽斤輸日一案，中日雙方交涉，爭持不決，已達三年。至是，因中國方面表示讓步，已獲協議。是日，將「青島鹽輸出大綱暫行協定」及「工業鹽向日本朝鮮輸出辦法」，由雙方祕密簽字成立。(註九)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五七二

註一：鄭魯：「回顧錄」，上冊，頁一四三，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註二：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四一四—四一五，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出版，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影印版，臺北。

註三：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三〇六。

註四：鄭魯：「回顧錄」，上冊，頁一六五—一七五。

註五：「清黨實錄」，頁一〇三—一〇五。

註六：同註五，頁一二〇—一二一。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一九—一二〇。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一八。

註九：同註八。

二十一日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財政部會同財政整理會妥籌整理內外債辦法。

北京臨時執政府欲以履行契約，如期償還債款，昭信國內外，本日令財政部會同財政整理會妥籌整理內外債辦法。令文曰：

「國家預算不敷，舉國債以資補助，對於所負債務，自應履行契約，如期償還，以昭信用。我國近歲以來，中央收支懸絕，綜計歷年負債，除有確實擔保品者仍按原契約償還外，其他各債項辦理未能一律，迭經財政部及先後特設機關協商，尚未確定辦法。國家信用所在，對於內外債權人，亟應切實清釐。著財政部會同財政整理會妥籌整理方法，呈候核奪施行。」（註一）

按：當時內外債務，據梁士詒於民國十三年五月八日對英國財政大臣談論指出，中國內外債之總數為十九萬萬元（銀元）。其中有抵押之債項，每年應還之款，最多為九千二百萬元；無抵押之債項，每年應還之款，最多約達五千萬元，兩項合計約一萬萬四千萬元。（註二）而當時整理財政之特設機關，則

除財政整理會外，尚有財政善後委員會，其組織成員包括：(一)財政總長、交通總長、審計院長、稅務督辦、菸酒事務署督辦、鹽務署長；(二)各省區軍民長官；(三)由臨時執政派充之財政學者專家。財政善後委員會之委員長爲梁士詒，黃郛、楊永泰爲副委員長。該委員會於民國十四年八月一日成立，十月五日正式舉行第一次大會。(註三)

附錄：梁士詒：民國以來財政變遷略述(註四)

中國財政情形，報章雜誌，隨時登載者甚多，然東鱗西爪，頭緒複雜，非明悉其變遷因果，無從研究。茲特將民國以來之財政大事，聯成統系，說明其大綱。民國財政，大都苟且補苴，到現在其紊亂更不可言狀，然所以有此結果，必有種種原因。茲專就其大綱，分爲三時期說明如左：

(一)破壞時期。

(二)整理時期。

(三)紊亂時期。

民國財政之破壞時期爲民國元年至民國二年，整理時期爲民國三年至民國四年，自民國五年至現在，我國財政則完全陷入紊亂狀態，而尤以現在爲最。各時期之造成，本身之外，必另有他因，如第三時期經過甚長，然其原因早已發生於整理時期中；第一期之破壞，固由於辛亥革命，然因前清時代財政基礎之不穩，故破壞後中央財政之危險尤大；第二時期的整理，亦非由財政之本身能力，而乃由政治上他動力量相助而成，即極端的中央集權是也。

然中央集權太過，反動亦速，時異勢殊，名存實亡，轉使財政之狀況，益陷於紊亂。茲舉其顯著者言之：如公債紊亂、金融紊亂、各項短期借款之紊亂、外債之紊亂、金庫紊亂、預算紊亂，以及其他種種紊亂事實，接續發生，均俟後段依次評論之。

中國財政之紊亂時期，既如此之長，而所以尙能維持至現在者，蓋其間得有自然機會之幫助焉。所謂自然機會者：

(一)展緩庚子賠款五年。當歐戰時，協約國要求中國加入戰團，附有交換條件，即中國若實行加入，則庚款可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以展緩五年償還，雖以前人債務，移今後人負擔，頗失公平，然此時政府，得此巨款以移緩就急，實我國財政上有利機會也。

(二)取消德、奧、俄三國庚款。三國之庚子賠款所以能取消者，以我加入協約國，協約國戰勝，德、奧賠款當然取消，而俄國革命後，自願放棄。合三國計之，占賠款總數百分之四十九，幾有其半，政府免付此巨款，故能支持較久，此更財政上難得之好機會。

(三)解決德國賠款問題，收入英金一百餘萬鎊，約合國幣一千萬元，並收回對德借款之債票不少。此乃德國對我國之賠款，與庚子賠款，又是一事。德國戰後財源枯竭，對歐洲強國之賠款，尙不能付，何況於我！不知我國原有應還德國商人之款，如英德借款、英德續款、五國善後借款等債款內之德債部分，自歐戰以來，即由總稅務司安格聯氏(Sir Francis Arthur Aglen)自關稅收入項下代爲扣留，存於倫敦銀行，中德兩國，均不能動用，至賠款問題解決，此款遂仍爲我國所有。

(四)解決金佛郎問題，我政府現時可收現款一千一百萬元以內。此亦是將法國賠款向後展長二年之暫時借用款項。

以上所列各問題，在國家政治上，是否全屬有利，係屬另一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無庸評論。惟所有各種自然機會之發生，均於中央財政大有補助，則爲不可掩之事實。然而一國財政，總須有根本整理計劃，專恃自然機會之補助維持，何能持久？

何以民國財政之破壞，與前清財政有關耶？此蓋以前清中央政府無固有之收入，中央所需軍政各費，全恃各省解款，依各省收入之狀況，爲攤派之標準，收入多之省分，解納亦多，收入少者，解納亦少，其有邊防關係之雲、貴、甘、新各省，收支不敷，不惟不向中央解款，而中央反撥款補助，因此養成內外互相補助之習慣。此種習慣，好處不少。中國地大物博，無論多大擔負，以之分派於各省，轉得舉重若輕，例如甲午之戰對日賠款二萬萬兩，庚子賠款四百五十兆兩，中央遇此極大損失，雖大傷國家元氣，而財政仍能維持，胥此故也。前清所以能養成此種習慣者，蓋由君主專制之力。專制時代，只有官治，并無民治，地方官吏，乃中央政府之代表，事事俱聽命於中央，

故中央政府不必有固有之收入，一切用款，可以中央命令，派定各省照解。

至論其弱點，則以此種政治習慣，只可實行於君主專制時代，若施於民治發達時代，則中央政府之危險頗大。中國土地遼闊，僅四川一省，已足抵日本一國，前清政府時代，對於地方政治，不加干涉者甚多，久已養成一聯邦之習慣，假使地方對中央宣告獨立，中央政府即無法維持；故辛亥革命，各省獨立，中央因之無款。其中有數省，名爲服從中央，而實不解款；各省之收款多者，其地方人民，亦每不主張解交中央，補助他省，則更非所願；加以各地方長官，自革命以來，多以本省人充任，爰利用人民輿論，將應交中央之款，完全扣留，既飽私囊，又可擴充本省實力，因此民國元、二兩年，中央絕無收入。當此破壞時代，一切維持費，較之平時，自增數倍。然中央既絕無收入，何從維持？於是不得不恃外債，如瑞記借款三次、奧國借款三次、華比借款一百萬鎊、克利斯浦借款五百萬鎊、五國善後借款二千五百萬鎊，及中法實業借款，並其他鐵路借款數種皆是也。

五國善後大借款爲民國政治借款中之最足痛心者，蓋其債額雖有二千五百萬鎊，除去折扣及經手費用外，實收不過二千零九十七萬餘鎊，論其損失，有下列最大之兩點：

(一)喪失鹽稅主權。以前借款，亦有以鹽稅爲擔保者，然徵稅及償債之權，仍操之在我。自五國大借款成立，引出無數之外人，代我主持鹽政收支之權，浸假又因其他借款抵押之牽涉，反賓爲主，並償債餘款（即鹽餘）亦須外人代爲支配，依國際法意義解釋，幾與共管財政無異。

(二)鹽爲人生日用必需之物，而消費最多者，今乃授權外人，俾之增重多數國民之負擔，其損失幾不可以數字計算也。然僅就中央財政一面而論，其利益亦有二：1.將向來歸各省收入之鹽稅，以外債關係，無形中變爲中央專有之財源。2.有外債關係，則各省縱欲截留，亦不如截留其他專款之易。然各省截留中央款項，僅爲財政紊亂之一時的現象，而國家主權喪失，則不知何時方可收回，此則吾人所應明爲辨別者也。

專恃外債爲生活之中央財政決難持久，加以當時歐戰發生，外債之來源漸絕，苟非自行整理財政，必至束手待斃。自贛甯戰後，中央勢力漸固，於是藉政治上之實力，恢復前清舊制，編製三年度預算時，即已嚴格各省收支，將各省預算上收支相抵盈餘之數，責令解部，此後遂復有各省解款之事實。四年又將鹽稅、印花稅、菸酒稅、菸

酒牌照稅、牙稅五項收入，指定爲中央專款。後又推廣專款之範圍，由各省認定額數，按月報解，加以當時關稅、鹽稅，因外債關係，自然變爲中央專有財源，關、鹽收入，逐年遞增。遂使中央財政，漸臻穩固。故彼時預算上之收支，尚有盈餘。又利用時機，發行三年公債，實募二千五百餘萬元，發行四年公債，實募二千六百餘萬元，均已超過原定債額，是爲吾國內債中之成績最好者。彼時各省長官，均聽袁項城之命令，故得憑藉威力，做行日本及法國之財政制度，厲行中央集權政策，財政基礎鞏固。及項城失敗，各省解款不至，而專款亦多被截留，中央財政，又陷困境，世所稱爲理財能手者，專以寅支卯糧，豫支將來收入爲秘訣，於是紊亂財政之事實，層見迭出，而國家財政，不可收拾矣。假使當時主政者，能節縮軍費，以公債所得之款，整理外債，以鞏固國家信用，則中央財政漸上軌道，決不致陷於現時窘境；無如當時執政者醉心中央集權主義，極力擴充中央實力，全國軍隊之直隸中央者，實占多數，後日各省截留中央款項，卽以此爲口實，各省財政，亦緣此紊亂，良可慨也。

今依次再將當時財政上之整理方法，及各種紊亂情形，逐一評論其利弊，以明吾國財政上之因果。

民國三四年之整理財政，其時中央之財源有四：卽一、各省解款；二、中央專款；三、關稅鹽稅；四、三四年公債。茲分述其變遷狀況於後：

(一)各省解款 各省解款，原爲前清時代制度。前清之中央政府，無固有財源，中央所需之款，派定各省解送，歐戰前德國各聯邦對其聯邦政府，亦有解款，名爲聯邦捐輸，此種制度既爲中國舊有習慣，又有外國先例，何以民三恢復此制，不能永久實行，而反至失敗？蓋因此乃專制時代舊制，與民治發達時之潮流，不能相容。質言之，解款性質，實與封建時代各諸侯對於天子之貢獻相類。袁項城於民國三四年，以其武力足以統轄各省，各省因之解款，後武力衰頹，各省遂不復應命。此種制度，與近時潮流不合，不但在中國不能恢復，以後世界各國皆無再留此制之餘地。

(二)中央專款 何謂中央專款？全國收入，種類甚多，中央政府在其中指定數種，專歸中央支用，其餘財源，留與地方政府支配。此種制度不僅深合政治原理，實與我國國情相符。蓋我國各省區域廣大，一省之面積，幾等於他國之一國，在前清時，各省長官任免之權，雖操諸中央，而於各省之行政細目，多依各省習慣

，聽其自行處理，中央多不過問。茲專就財政言之，前清各省財政，在清理以前（度支部曾派監理官清理各省財政），原有外銷、內銷兩種辦法：屬於外銷者，其收入支出，中央概不過問；屬於內銷各款之收支，始行報告中央政府，其他各項行政細目，不由中央支配者，其例甚多，因此養成一種聯邦的習慣。凡屬類此聯邦性質的國家，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財政，應劃清界限，始免衝突。與中國情形最相似者爲北美合衆國。美國由各州聯合而成，而各州財源與中央財源，法律上均已劃分清楚，其中央收入爲各種間接稅，如關稅及各種產銷稅，其餘之直接稅，如一般財產稅及所得稅等，統歸各州政府自行支配。而州政府與地方政府之財政，亦有一部分之劃分。凡屬地方廣大之國家，中央對於全國各地方之行政，勢不能事事干涉，必須放棄一部分，任各地方自行辦理，中央只就其法定之職務，指定財源，以爲辦理之經費。若中央政府無指定之專有財源，萬一各地方獨立，俱不解款，中央政府豈不將陷入絕地乎？中國情形既與美國相類，自應倣效美國辦法，將中央政府之財政與各省財政，劃清界限，庶幾權限分明，能免除種種糾紛。然現在法律上雖依然爲中央集權，其實則並一權亦無之，法條規定，空文而已，中央指定之專款收入，各省擅自截留，而中央不能盡其義務時，各省紛紛詰責，中央政府變成爲一有義務而無權利之機關。欲解除此種困難，非將中央財政劃清界限不可。斟酌國情，指定數種財源，專屬中央，其餘財源劃歸地方政府，界限分明，兩不相涉，此種辦法，於學理國情，兩相符合，外國之劃分中央地方財源，出於法律規定，故其效力大而遠，民國之中央專款，由中央命令指定，中央命令不通行時，即暫歸無效。是以解款名目，既應取消，以後中央財源，應再以法律確定專款範圍。民國十二年所頒布之無效憲法，其中缺點固多，惟畫分國家稅地方稅之規定，採用美國辦法，爲最合國情之一種辦法。將來再定憲法，此種規定，仍然可以採用。茲更從反面證之：法國及日本之財政，採中央集權制何以能整理財政，行之無弊？蓋因法日兩國，地方區域狹小，對中央無獨立之資格，法日之租稅收入，幾全屬中央，地方收入，乃附加稅及其他零星收入；既行中央集權制，所有國家收入，全歸中央支配，既無所謂各地方解款，亦無所謂中央專款也。然此種制度，只能行之於法日，不能行之於中國，因中國各省地域廣大，與美之各州、德之各邦相同，故民國三

、四年之整理財政，恢復各省解款制度，不久即歸消滅，而劃分中央專款辦法，至今仍然存在。

(三)關稅鹽稅 此二項爲中央最大之收入，因外債關係，自然屬諸中央，就性質論，亦可稱爲中央專款，然關稅收入雖多，因擔保外債，業已喪失徵收之主權，其餘專款，雖有各省截留之危險，而國家主權仍在也。

(四)三、四年公債收入 三年及四年公債成績之佳，固由於辦法周到，然亦當時之機會有以造成之。時值濫借外債之後，全國各界，痛心於各種外債之喪失國權，協力提倡募集內債，加以彼時政局安定，金融活動，故所得成績，竟出豫想之外；所惜者當時未能利用內債收入，整理外債，以恢復國家對外原有之信用，而轉以其收入，充國家經常經費，致令軍政各費，緣以膨漲，財政基礎，隨之破壞，故五年以後之內國公債，不能再有良好成績。

當時中央派定各省解款之數，實隱以各省豫算盈餘爲標準。各省在革命之後，軍費皆增，元氣未復，財源亦竭，加以菸酒、印花等項收入，又被中央指作專款，然何以其豫算收支，尚有盈餘，可供中央之派解耶？此則由於當時中央權力足以支配各省之財政，各省軍民長官懾於中央威令，無不唯命是從，縱無餘款，亦不能不竭其力所能，勉強湊解，故當時各省區之財政實況，如濫發紙幣、抵押借款、預收錢糧等案亂財政基礎之事，層見迭出，亦與中央財政無異。

自民國五年以降，案亂財政之事實，日多一日，舉其大綱言之，如公債案亂、金融案亂、借款抵押案亂、外債案亂、預算案亂、金庫案亂是也。

公債案亂之最甚者，爲元年公債及九六公債。元年公債，於二年始頒公債條例，名實本已不符，而並未正式發行，由財部私行填發，抵押賤賣，實價降至十分之二以下，至民國十年二月止，共發行一萬三千五百九十餘萬元。考其用途，如賠償漢口及南京損失，以及補發欠餉欠薪，雖未必盡能核實，尚有正當名義；惟收買烟土，用至一千二百七十餘萬元，實爲大謬。

何謂九六公債？因其發行總額爲九千六百萬元也。若論其性質，其原債及新債，均係以鹽餘作抵，可稱鹽餘公債。又據其條例規定，俟關稅實行切實值百抽五時，即將關稅移充基金，故亦稱關稅公債。此公債案亂之事實，在

其發行以前，業已發生。溯自內外債失信以來，中央政府專以鹽餘抵借款項爲暫時通融之唯一方法，加以七年以後，關稅收入大增，以鹽稅擔保之外債，如善後大借款、克利斯浦借款之本息，多取給於關稅，鹽餘因之大增；政府以是餌各銀行，濫借款項，各銀行亦競欲得鹽餘爲擔保。此等短期借款，大半條件嚴酷，利率甚高，在借款者只圖救濟目前，不惜飲鴆止渴，在投資者亦惟趨逐近利，未計及政府之不能償還，日積月累，卒使鹽餘擔保之債款，超過鹽餘數倍，每逢發放鹽餘，即生無窮爭執。其始政府尚分別借款緩急，略事點綴，最後因欲以鹽餘移充軍政各費，不惜背約失信，將一切應還債務，概置不理，於是對鹽餘有債權之各銀行號，會同組織鹽餘借款聯合團，向政府要求清償辦法。彼此商議結果，乃化散債爲整債，改短期爲長期，發行九千六百萬元債券以償之，稱曰償還內外短債八釐債券，其額面以國幣計算者，共五千六百三十九萬一千三百元，以日幣計算者，共三千九百六十萬零八千七百元。此公債發行時之初意，未嘗不善，其後因種種關係，所定條例，完全未能實行，除日本部分可由日本正金銀行坐扣鹽餘外，而國幣部分之九六公債則本息全然無著，至今只成爲一種投機買賣之目的物，其紊亂可以想見。

金融紊亂之事實亦多，舉其顯著者言之。

(一)不顧中交兩銀行之實力，濫使墊借巨款，致令增發鈔票，超過社會需要，而有中交鈔票停止兌現之事。

(二)濫發銅元票，致令廢止不用，至今尚無法恢復。

(三)濫鑄銅元，致令應以一百枚換銀一元之銅輔幣，變成一元換二百八十餘枚。

(四)濫鑄銀輔幣，致令應以十角換一元之輔幣，變成一元換十二角以上。

以上專指京師地方而言，而各省區之紊亂情形，亦多類此。此外如預算紊亂，則有八年度以後，雖形式上之預算，亦不能編製；如金庫紊亂，不獨國內無統一公款出納之金庫，而國家關鹽兩稅收入，年達二萬萬元以上，竟以外國銀行爲金庫，俾司出納保管之全權；現在全國金融完全爲外國銀行所操縱，此亦爲一大原因也。

外債紊亂，其情形亦與內債相等。現查無確實抵押之外債，截至十三年六月底止，本金約計已達三億一千七百二十四萬餘元，應付息金，尚不在內；其中最多者爲對日債款，其次爲奧債，其次爲英債，其次爲美債，惟法債之無抵押者較少，然亦合國幣二千餘萬元。以上各種外債，均已過期，本息全無，或隨時修訂合同，利上加利，另認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五七九

重息，或作爲懸案，完全不理，喪失國信，遺害將來，實爲國家莫大之隱憂也。

近年以來，財政上紊亂之事實，不勝枚舉，然其間亦有數種整理計劃焉。茲列於左：

(一)發行七年短期公債及長期公債，以整理中交兩行京鈔。北京自中交鈔票停止兌現以來，本國銀行之信用大減，金融周轉不靈，通貨缺乏，物價騰貴，商民本已受困，益以一般商民競以京鈔爲買賣投機之物，以致票價無定，而商民之以鈔票爲收入者，受害尤烈，若不設法清理，不特紊亂金融，抑且喪失國信。適值歐戰期內，有展緩庚子賠款五年之舉，財政部乃指此延期賠款爲基金，發行七年短期公債四千八百萬元，以之歸還中交兩行積欠，即藉以收回不兌現之鈔票。然當時政府積欠兩行之款，已達九千餘萬元。而四千八百萬元之公債，仍不能將流通市面之京鈔悉數收回，乃增發長期公債，即七年六釐公債四千五百萬元，同時各按五成，平均收同中交兩行停兌京鈔，所有收回鈔票，封存中交兩行，定期由公債局函請審計官及京師總商會會長到局監視切實，但此項辦法施行後，京鈔仍未能兌現，此固別有政治上之牽制，然亦整理計劃之未能澈底也。

(二)發行金融短期公債，以結束停兌京鈔，並清理京鈔借款。民國九年，中央財政益窘，其重要原因，實由於京鈔之未能收回，七年雖曾發行長短期公債，僅將京鈔略爲減少，而京鈔之爲害如故。財政部爲根本整理京鈔計，又發行整理金融短期公債六千萬元，內提出二千四百萬元，以一部分留充本部清理京鈔押款之用，一部分撥與交通部，使贖回該部押借現洋之京鈔，其餘債額三千六百萬元，發交內國公債局，剋期發售，專收京鈔，其發行日期，自九年十月一日起，至十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儘四個月以內，以公債收回京鈔，期滿不再發行，市面亦不得再有不兌換之京鈔行市；對於持有京鈔，及在兩行有京鈔存款之人，其不願於發行期內買公債者，期滿之後，得向兩行換取現金存單，其利率及分還期限，與公債同；至四個月期滿後，其尚未收回之京鈔，亦得換取現金存單，由兩行分期付款。當時有此澈底整理之計劃，始將爲害多年之京鈔收盡。可見信用之爲物，喪失甚易，而恢復至難。現在本國鈔票流通之信用，已不如從前，因其在停兌期內之流通範圍，漸爲外國銀行鈔票所侵佔也。

(三)確定整理公債基金案，以維持七種公債之信用。截至民國十年春間，既發之內國公債，共計十種：爲愛國公債、八釐軍需公債、元年六釐公債、三年公債、四年公債、五年公債、七年短期公債、七年六釐公債、八年七釐公債、九年整理金融公債，其發行總額，已達三萬一千五百餘萬元。所有各種公債應付本金，雖皆有指定財源，但除七年短期公債有延期賠款確實指抵外，其他公債，類皆抵款自抵款，挪用自挪用，每遇發息，已生困難，若屆還本，則更形拮据。就當時情形言之，例如八釐軍需之抽籤還本，誤期已逾二載；三四兩年公債，原指之本息基金，五年以後，迄未履行，七年改指常關收入七百餘萬，而解交者纔百餘萬，九年秋間，始指定停付俄國賠款之收入爲基金，五年公債之於酒擔保，早已移作別用；八年公債之擔保，更屬渺茫；元年公債，每逢發息之期，即生一度恐慌。此種紊亂原因，悉由基金未能確定之故。財政部有見於此，乃定統系整理之計劃，確定整理基金每年二千四百萬元，其財源則分指關稅、鹽稅、菸酒收入三項，暫時恐有不敷，即由交通餘利每月借撥五十萬元，以足二千四百萬元之總數，將此基金撥交總稅務司安格聯保管，並由公債局及銀行方面推舉代表，會同辦理。歸此案內整理之公債有七：如八釐軍需、愛國公債、五年公債、七年長期、整理金融五種之名稱仍舊，只將償還本息之期限改定；惟元年公債則改發整理六釐新票，以四折換回舊票；八年公債則改發整理七釐新票，亦以四折換回舊票。此當時整理之大概情形也。但其後因菸酒收入，未撥分文，而鹽稅及交通餘利，亦未能如數照撥，十年年底，幸有關稅一千二百萬元，撥充基金，此整理案賴以維持。旋因外交財政各部，紛紛請撥關稅，勢將妨礙基金，且政府提用關稅，每次須向外交團徵求同意，不獨手續繁難，且往往被其拒絕，因此政府酌採安格聯條陳之方法，另定公債基金，改由關稅項下變通撥付。現在關稅逐年遞增，故整理案內各公債之價格日高，不可謂非確定基金之效也。

此外政府利用停付俄德奧賠款項下之關稅收入，隨時發行之十一年八釐公債、十二年八釐庫券、十三年庫券、教育庫券，及十四年公債，則只可稱爲財政上之暫時調劑方法，均非整理財政之根本計劃也。

總合民國以來財政上之大事，加以平情之批評，所有財政上紊亂之各種事實，在財政當局，固不能無責任，

然亦未嘗無整理計劃焉。至若職權上應行之財務行政，因受各方之牽制壓迫，弗克實行，而轉至於紊亂，此則政治全體之責任。今日政府特設財政委員會計畫而整理之，吾人責任重大異常，願諸君事先研討，以備將來提出大會。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以豫軍開入魯境違背其倡導和平之意，因令岳維峻迅飭所部開回原防。

岳維峻係屬胡景翼國民二軍系統，本年四月廿四日，經段執政令派督辦河南軍務善後事宜；八月廿九日，復由段執政令兼署河南省長。上月中旬，孫傳芳發動驅逐奉軍之際，馮、岳國民軍初持中立態度；迄孫傳芳沿津浦路北上，本月七日攻下徐州後，岳維峻乃隨即三路動員，分攻直隸與山東。

段祺瑞執政之北京臨時執政府，原建立在各派武力均勢的三角架上，段執政深恐因奉、馮北方均勢之消長，縮短其臨時執政府命運，乃以倡導和平爲冠冕，實欲繼續維持均勢，藉以苟延其執政生涯。因除於本月十三日對各派武人下達停止兵爭令外，復於本日巧辭電令岳維峻部開回原防地。令曰：

「日前豫軍因誤會開入魯境，據報已抵曹縣、荷澤等處，現仍繼續前進。查本月十三日已令岳維峻對於京漢沿路力予維持，責任綦重。如分兵他進，與本執政倡導和平之意，殊相背馳。著即迅飭赴魯軍隊，開回原防，免滋紛擾，仍將辦理情形尅日具報。」（註五）

孫傳芳離徐州南下。

浙江軍務督辦孫傳芳，於十月十六日發動驅逐奉軍戰事後，三日之內據有江南；旋率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沿津浦路北上，本月七日繼下徐州。此時，一因奉軍力禦，二以近畿張馮形勢趨緩和，再加段執政令止兵爭，孫傳芳於是停止向山東急進，且一面撤前線一部分浙軍回防淞滬，一面向北京臨時執政

府呼籲和平人士提出議和條件。本日，孫氏通電離徐州南下，先至南京，再行回駐杭州。前線作戰之事，已委總指揮盧香亭、白寶山擔任，徐州防務則委第一軍軍長陳儀擔任。（註六）

鄧如琢軍在安慶、蕪湖等處，與駐軍王普所部發生軍事衝突。（註七）

鄧如琢爲陸軍第一師師長，幫辦江西軍務善後事宜。奉系姜登選被孫傳芳趕出皖境後，安徽地方武力頗有乘機稱雄之勢，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因於十月廿三日令鄧如琢率部入皖，查辦上類事件。嗣以合力驅逐奉軍，鄧部又開赴徐州，加入作戰；比以徐州戰事改由吳佩孚所部擔任，鄧部再開至安慶、蕪湖等處，因遭皖南鎮守使王普軍隊所拒，於是發生軍事衝突。

我國參加關稅會議代表在會中提出裁釐抵補具體案及附加稅用途。

本月十九日，在北京居仁堂召開的關稅會議第四次會中決議：「承認中國享受關稅自主之權利，約定中國與各國間之現存條約中之關稅上之限制一律廢除」；中國政府則自動裁撤釐金與施行國稅律。隨即召開第二委員會，討論附加稅用途及稅率兩問題；以各國代表意見不一，乃指定關於附加稅用途與關於稅率兩個小委員會，先行研討。研討附加稅用途之小委員會，又指派成立釐金與其他用途兩個專門委員會。（註八）

附加稅用途小委員會之釐金專門委員會，本日舉行會議，我國代表提出裁釐抵補之具體案。又在用途專門委員會中，我國代表提出加稅之用途爲：

- （一）裁釐抵補三千萬元；
- （二）國家建設費三千萬先；
- （三）整理內外債三千萬元；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四)補助行政費一千萬元。(註九)

附錄：財政善後委員會答覆關於裁撤釐金及減免出口稅問題之電文(註一〇)

關稅會議開議後，各省原有釐金收入者，不無疑慮，如奉天省長王永江來電云：

「財政委員會敬電主張關稅自主，此爲正當之主張，但願關稅會議席上，亦爲此貫徹到底，不爲中途之變更，則國家前途實利賴之。唯裁釐一節，只應以有釐金之名者爲限，不應牽及釐金以外。又出口關稅有增減或全免二語，此中利害之關係甚大，不可不詳細討論。如果敬電出於誠意，關稅會議亦本此旨，堅持到底，則釐金、出口稅二節，討論實行方法，尙或不致大難也。」

財政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梁士詒復書如左：

「財政善後委員會開會，倏將一月，適值關稅特別會議肇始之時，各省代表夙夜勤勞，協定議案，業於敬電陳布，計邀荃誓。關於此項主張，尤以裁撤釐金及減免出口稅問題，具有連帶關係，曾與貴省代表約略談及，苦於塵冗，未能曲盡鄙懷，用藉楮墨，更爲左右觀縷陳之。近十年來各省雖徵釐金，而名稱多已變更，但各種稅捐中之實含通過稅性質者，將來亦應俱在裁撤之列；此爲利濟民生，剷除惡稅起見，業與各省代表大致商榷，在原則上諒無不樂予贊同。至若稅款性質之異同、抵補數目之盈絀，及其他種種實行方法，自可俟將來從長集議，以期民生國計，兩得其平。出口稅一節，本爲不良稅則，例如其中此口到彼口出口關稅一項，折合計算，其收數亦不過一千三百萬元，而自抽土貨，影響民生，害乃莫甚，此關稅中與釐金同一性質，而必須裁免者。又如復進口半稅一項，計算亦不過三百八十萬元，上兩項乃關稅中之惡稅，無異國家自殺其子民，苟求經濟發展，首宜解除束縛，拋棄條約之權利。將來關稅自主及裁釐兩事辦到之後，祇須煙酒稅按國定百分之五十至八十之稅率徵收，而旅華外人，（不論租界內外）俱能一律課以各項捐稅（此事決定在關稅會議提出），有此兩項大宗收入，抵補金完全有著，則產銷兩稅，究有礙於生產力發達者，關稅自主一二年後，自應悉予裁撤，以利農工。誠以我國政治紊亂，實根於人民謀食維艱，四業不舉，無所消納，故爲此犯上作亂之舉。苟惡稅既免，交通便利，生產日增，人各有職，庶政自寧。至自主過渡時代，此項抵補金之保管支配，應如何方可以保障其公平切實，斯亦論者所已慮及，將由關稅會議委

員會擬具辦法。鄙意可由審計院長（憲法必由兩院推舉）及將來之兩院議長，並各省長官，分期輪推代表二人，合組一保證委員會，或各省派一與財政廳長相等之人員，合組一審計會，以司其事，則中央政局縱有變更，亦不能上下其手，吝而不予。論者有主張加入總稅務司者，弟以為損國威，墮國權，期期不可。昔年弟辦理三四年公債，閣議加入總稅務司，其用意無非欲得其保證；此等辦法，今日思之，殊深痛惜！今如新組保證機關，則不可再蹈自卑之覆轍矣。」

註一：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九。

註二：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二五，文海出版社印行。

註三：「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四〇六—四三四。

註四：「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四〇九—四二四。

註五：同註一。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一八。

註七：同註六。

註八：金體乾：「海關權與民國前途」，頁二五一，文海出版社印行。

註九：同註六。

註一〇：「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四四五—四四六。

二十二日 北京各團體在天安門外舉行關稅自主國民示威運動，與軍警發生衝突。（註二）

上月二十六日，關稅會議在北京居仁堂開幕，十二個國家的代表參加會議。羣衆爲向各國代表表示無條件關稅自主的民意，並作對外交涉聲援，北京各學校教職員學生與愛國運動各團體，曾於當日發動示威遊行；結果在新華門前與北京臨時執政府「維持秩序」的軍警發生衝突，北京大學三名教授受傷，各校學生受傷者十餘人。無條件關稅自主的願望依然落空；關稅會議中的中國代表被迫提出以裁撤釐金

爲關稅自主的交換條件之議案。羣衆爲提醒中國代表，並謀補救方法起見，北京各校教職員學生與各團體，又訂本日在天安門召集大會。開會之先，北大第三院、師範大學、政法大學、滙文大學……已被數百名荷槍實彈的武裝巡警團圍住，經各校學生努力突圍的結果，大會始得開成，而教授們和學生們的臉上多已帶上青、紅色的傷痕了！大會曾通過：反對無誠意的關稅會議、主張無條件的關稅自主以及否認賣國的北京臨時執政府等議案。然後，會衆數萬人整隊出發，遊行四城。遊行隊伍出發時，再與前往制止之軍警發生衝突，各以瓦礫碎石互相投擲，因羣衆聲勢浩大，軍警制止失效，沿途的警察署以及派出所，盡被羣衆搗毀，連「京師警察廳」的牌額也被羣衆打下，扛回北京大學保存。（註二）

本日參加示威運動之團體，計有國立北京大學教職員滬案後援會、北京愛國運動大同盟、北京總工會、廣東外交代表團、北京學生聯合會、中國國民黨市黨部、共產主義青年團、全國婦女聯合會、北京各校滬案後援會以及各大中學生等。

灤州奉軍第三軍團副軍團長郭松齡，電請張作霖下野，由張學良接任，並通電攻擊楊宇霆，聲言班師出關，倡導和平。（註三）

郭松齡，字茂辰，奉天省瀋陽縣人，早歲畢業於奉天陸軍講武堂及北京陸軍大學，爲奉軍少壯派之中心人物，深得張作霖、學良父子之信任，歷任東北巡閱使署衛隊旅之參謀長、第二旅旅長、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教育長、東三省陸軍整理處參謀長、第二次奉直戰爭奉軍第三軍副軍長等職，與奉軍中之士官派如楊宇霆、姜登選等意見素不融洽。第二次奉直戰爭結束後，奉軍獲得直、魯、蘇、皖、熱五省地盤，分任李景林、張宗昌、楊宇霆、姜登選、闕朝璽等爲督辦、都統，而松齡不預也。於是因失望而懷恨，思有以報復。會孫傳芳舉兵逐楊宇霆、姜登選，奉軍已失蘇、皖，舉國討奉之聲，不絕於耳，松齡認爲良機不再，乃於本月初，密赴包頭，謀之於馮玉祥，請爲聲援，訂立密約六條而歸，遂決定反戈回奉。

本日遂在灤州拍發電報，要求張作霖下野，將東三省軍政大權交付張學良主持，並電許楊宇霆等。一面將原有東北陸軍張學良所部之第四師、趙恩臻所部之第五師、郭本人所部之第六師、高維嶽之第七師、齊恩銘之第十師、裴春生之第十二師及鄭作華之砲兵第一旅、魏益三之第二旅暨工兵團等部隊，總兵力約八萬人，改編爲東北國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四軍，以劉振東、劉偉、范浦江、霽雲分任第一、二、三、四各軍軍長，候令出發，直趨山海關。一面拘捕士官派健者前安徽督辦姜登選，並扣留不同軌之師長趙恩臻、高維嶽、齊恩銘、裴春生，旅長孫旭昌及團營長十數人，押送天津，尋又槍殺被扣之姜登選，以削減奉軍之實力，藉表反奉倒張之決心。此外，松齡並禮聘林長民、饒漢祥二人至軍，參與密勿，以資匡助。一時氣勢甚豪，馮玉祥又遙爲聲援，故其舉事，大有左券必操之概。

附錄：

一、郭松齡之通電（註四）

（一）致張作霖電文

「（銜略）均鑒：頃上奉天張玉帥一電曰，張上將軍鈞鑒：松齡渥承殊遇，擢長兼師，職在服從，義難報稱，虎頭食肉，萬里不辭，馬革裹屍，死而無悔，何敢苟安求免，不恤孤恩，顧仰體鈞座偃武之衷，俯察遼民被兵之禍，治亂決無二命，仁勇不可兩全，畏罪不言，負心更甚，竊爲鈞座披瀝陳之。連歲與戎，現金告匱，錢鈔亂發，價額日虧，外幣潛乘，寔省殆遍，依其調劑，轉予維持，刮我方輸，易人廢紙，血枯見骨，身沒及顛，運轉不靈，彌縫呈困，推衍所極，必至無財。士兵苦戰，將帥專折，至於一卒，纔折二楮，名爲增餉，實同罰俸，年豐母餒，歲暖兒寒，戰骨已枯，郵金尚格，膺宗珍絕，嫠婦流離，餐鍾舍牛，藏蓋埋犬，此猶不告，抑復何辜，死無義名，生有顯戮，推衍所極，必至無兵。軍事迭興，賦斂日重，邑無食廩，家無蓋藏，強募人夫，兼括驢馬，僵尸盈道，稿草載途，桀以遁逃，騷擾剽掠，宵憂盜難者，晝懼官刑，哀我窮閭，寧有噍類，推衍所極，必至無民。藐茲三省，介處二邦，寶鏡氈廬，森林卉眼，僑民滿落，牧馬成屯，陸軌分張，海航密接，朝發平壤，夕薄遼城，交道不周，責

言猝至，入關競逐，傲墓必朽，盜黨生中，敵兵勵北，彼若自衛，推衍所極，必至無省。東省果失，北京必危，列強交爭，共管立定，禹甸腥臊，堯封塗炭，誰爲禍始，馴至國亡。去歲曹氏攘國，浙省構兵，足凍傷心，唇亡迫齒，鉤座痛正氣之不申，懼邊人之將盡，旌旗所莅，藥豆咸趨。假使振旅出關，安民保境，陽燄不參，有衛無侵，豈不渣滓七雄，糝糠五霸，顧乃勉強下意，遑拂前衷，列陣淮流，耀兵江浦，比聞望燧而憂，劉鎮聞風而警，將欲憑陵動旅，混一寰區耶？建國以來，雄才何限，一敗不振，屢試皆然，或乃託命善身，自娛暮晚，或託身聯省，暫避危機，人力改絃，我猶蹈轍。微論人才既寡，地勢復偏，強控長鞭，終成末弩，且天方厭禍，民久苦兵，上者固同百姓之與能，下者亦尅六王之均勢，必欲鯨吞西北，蠶食東南，方詛呪之不勝，豈謳歌之可望？試問遼陽鶴返，寄慨何如？魯國鷁來，銜哀奚若，欲致平成，寧非夢囈，將欲多據疆圻，取償軍費耶？異族相爭，何事不忍？然日俄之講，稿幣未聞，德法之盟，載書未改，況此子遺，孰非胞與？謂取之於隣省，則赤地久荒；謂取之於京師，則白藏早竭，甚或藉爲口實，鬻我宗邦，所沾不過玉帛之餘，所累已勝銅山之重，狐緣虎視，一代紀亡，人盜其資，我負其咎，此其失計，豈待申言。滬畔甫開，蘇師先潰，皖繼風靡，魯復土崩，伏機發於羣方，防線延於數省。夫大蛇蟄於修路，則首尾難援；巨象蹙於狹途，則腹背皆困，政府未令討伐，反唱調和，既屬無名之師，復居難勝之數，鉤座深慮顛危，力持鎮定，不謂曳兵之將，猶懷捲土之心，必欲驅市從戎，傾巢赴敵，夷田廬於榛藪，殲隊伍於沙場。松齡銅劍常鳴，鐵衣未解，萬里之鶴，猶蘊雄心，八尺之龍，久殷汗血，方重圍之無懼，欲一勝以何難？第以是孫軍卷甲，長路饋糧，民有譴言，士無鬥志，設使前途堅壁，後遇奇兵，流馬難輸，懸車莫渡，畢修之頭，方前趙帳，伍員之肉，豈慮楚軍？鉤座揚縣蔡之餘威，立沼吳之偉績，十年錯節，詎利器之易成，三載臥薪，猶痛心之未定；萬一項王歌帳，李主愁臺，破竹之勢忽成，絕株之憂將見。興言及此，爲憤何窮？松齡親當戎路，熟察敵情，鉤座委以節旄，鄉人託以子弟，收骨之悲，生何以對？輔叔納肝之慘死，何以見懿公？蓋自受命以來，無日不回腸欲絕也。昔者祁奚請老，內不避親；曹瑋代興，下皆受命，傳之青史，播爲善談。漢卿（張學良）軍長，英年踔厲，識量宏深，國倚金湯，家珍玉樹，干風雲而直上，歷雷雨而弗迷，松齡夙同袍澤，久炙光儀，竊願遵命動勦，竭誠匡佐。更張張省政，總制遼疆，收毀濫鈔，豁除興札；嚴刁以除盜賊，厚廩以養士兵；實行文治，以息強藩

；優遇勞工，以消激黨；費舍矢於普及，寶藏期於盡宜；三省富強，四鄰和睦。鉤座婆娑歲月，賞玩煙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樂事，果箕裘而盡善，曾灑脫以何妨。夫市朝不改，則農夫無輟米之憂；堂構相承，則部屬無倒戈之罪；塗膏之士，蹈白刃而復蘇；槁項之民，臨黃泉而更甦。松齡上酬推解，下拯瘡夷，博采羣言，更無餘策，謹當負荆東返，席藁上言，非得領頤，寧甘碎骨，先軫直言，早抱歸元之志，鸞拳強諫，詎辭刖足之刑，鉤座幸勿輕信讒言，重誣義士也。等語。合行奉聞，伏希指示。郭松齡叩。養亥印。」

(二) 聯合宣告國民電文

「(銜略) 天禍中國，內亂迭尋，同類相殘，甚於仇讐，孰無人心，而竟出此，推原禍始，不過一二窮兵黷武之人，爲求一己之私欲，遂致殘民以相逞。武力統一，已屢失敗，效尤有人，迷不知悟，兵連禍結，民窮財盡，借債賣國，相因而至。觀國家破殘之狀，正軍人覺悟之時，松齡等忝列行間，未諳治理，祇知內亂不可以延長，戰禍不可以久結。有土諸公，以保境安民爲上策；統兵大員，以安內禦外爲職責。去年榆關之戰，血跡未乾，彼敗者急於圖報，固不惜國家安危，在勝者何可無鑒，而不念人民之痛苦？兵燹何事，而堪年年有此？特此聯合宣告國民，東省健兒，向稱強豪，忠愛一家，不讓他人。此次奉軍主戰者，惟一楊宇霆，因個人喪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報復。松齡等爲國家之元氣計，爲東三省之安全計，請願倡導和平，班師出關，要求萬惡主戰之楊宇霆即日去職，推舉張軍團長漢卿爲司令，以鞏固三省之根本，發達三省之實業，保衛三省人民爲職志。並願全國袍澤共諒斯旨，各衛其民，休養生息，勿恃武力以相憑陵，倘有好亂之徒，敢不知悔，敢侵及三省寸土者，松齡等力負其責，誓死相抵。正心正志，已在鑒照。郭松齡率旅團長等同叩。養亥印。」

(三) 訴楊宇霆罪跡電文

「(銜略) 松齡等此次主和罷戰，班師出關，請將禍首楊宇霆即日罷免等情，業經通電宣告，想蒙召覽，惟對於楊宇霆禍首罪狀仍有不能已於言者。查楊之爲人，殘惡性成，陰險萬狀，排除異己，嫉忌老成，對於東北各軍官，無論新舊，多被陷害。或遏抑不使提拔，或排擠使之去職。卽如第一次奉直之役，對張都統紱五，事前則多方讒謗，百計刁難，及事敗之後，卽座俯念張都統勦勞，本擬囑其回奉，乃楊則日夜離間，竭力阻撓，致使張都統流落京

津，沉冤莫白，其嫉害忠賢之事實，足見其一斑。乃楊督蘇之後，遍樹私黨，濫用職權，苛斂民財，誅求無厭，到任未久，已搜括百餘萬圓。輿論沸騰，怨聲載道，以致蘇人言及奉軍，無不切齒。及與浙軍構衅，倉皇出走，置駐滬軍隊於不顧，遂使二師二旅慘遭殺戮，傷亡殆盡。其喪地喪師之罪，已擢髮難數矣。及返奉之後，罔知懺悔，仍積極主戰，以冀雪其蘇滬之恥。值此國家多難，兵燹連年，財盡民窮，豈堪再有戰禍？松齡等關念危局，愛護和平，況當關稅會議開幕之時，尤不應發生戰事。此次班師回奉，一俟將禍首驅除之後，即行率同部曲屯壘邊境，以固國防。如有妄肇兵戎，操戈同室者，松齡等即視同公敵，力與周旋；倘有包藏禍心，侵及三省尺疆寸土者，更必視若寇仇，誓死共抵。區區愚忱，天日共鑒，諸維垂察。郭松齡率旅團長等同叩。養亥印。」

一一、松濤：郭松齡倒戈的時局影響（註五）

自十一月中旬時局轉緩以後，國人雖因各方的形勢，覺得和平難於實現；但一時全國的視線，實分注於張馮兩軍的移動與集中，及河南軍隊的爭保定，攻山東，以爲時局的再變，必將從這幾點上發生問題。不料奉軍內部突然有郭松齡的倒戈，時局的重心因此轉移，國人的視線也因此集中了。

郭松齡與張學良有很密切的關係，張學良曾有「郭松齡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齡」的話，可見他的信託郭氏。這次戰事，郭松齡統率五六萬人，駐紮灤州，地位也極重要。以這樣親信而重要的將領，竟一舉而倒戈，實出於一般人的意料之外！郭氏的倒戈，最初各報上記載他發動的情形是：「郭松齡對部下演說，此次奉電召返奉，若去必難倖免，擬舉槍自戕，爲部下所救。郭謂張作霖窮兵黷武，信用羣小，又欲向國民軍宣戰，非但直魯不保，東三省亦將被奪，不如主張和平，請張作霖下野，擁張學良主大政，……遂發宣言。」照這樣說，似乎郭氏的倒戈，是被激而成，原因很是簡單。但一看他的通電出自饒漢祥手筆，及主張以直魯讓給國民軍，則似乎又有十分複雜的內幕。據新聞家的推測郭氏倒戈原因，有下列數說：

- 一、由於政治的關係，說郭氏與反奉派政客早有接洽；
- 一、由於郭氏與國民軍的關係，說郭與馮玉祥早訂密約，乘機發動；
- 一、由於去年奉直戰時『馮玉祥等倒吳，李景林等倒張』的傳說，說郭氏此次倒戈爲與李景林聯合繼續去年未

竣之功；

一、由於外國的關係，說郭奉張作霖之命赴日本觀操，張有謀攻馮玉祥求助日本的舉動，因此憤而叛張。上面這些話都有幾分可信，也都有幾分不可信。究竟如何，一時殊難於斷言。要之，軍閥以滿足私欲而擴充軍隊，以擴充軍隊而引起戰爭。戰爭以後，勝的一方面必論功行賞，必推擴地盤。行賞有所不及，地盤不能將功人悉數位置，於是內部的怨望起，裂痕見，而倒戈之舉遂不能免了。這是歷來各軍內訌的最普遍的最重大的原因，這回郭氏的倒戈，當然也不能逃出這個原因！

郭氏決定發動以後，除電請張作霖免楊宇霆職，宣布下野，以政權交張學良主持外；一面電馮玉祥表示態度；一面即率關內五六萬奉軍向山海關前進，謀一戰而下奉天。惟因關外尚有張作相所部忠於張作霖的奉軍，在山海關、綏中、錦州等處奉令迎戰，進行頗不順利。然馮玉祥既有助郭的形勢，而關內奉軍將領李景林似同情於郭。張宗昌亦不能有為，姜登選等更事先為郭所拘禁，（姜已為郭所殺）郭氏以所部精萃，應付東三省的奉軍，似乎也還有幾分把握。

郭松齡倒戈的事變的本身，一星期來，發展雖然很少，但因此而受着影響的時局，則變幻莫測，幾使人目為之眩，最可注意的是：

表證。

一、國民軍的獨占中央政局發言權。段祺瑞因曾毓雋被鹿鍾麟拘捕，電請馮入京商議大局問題，是一個重要的表證。

二、中央的動搖。三角形的破壞，段祺瑞已準備下野，黎元洪入京補足八十三天之說大盛。

三、國際的牽連。日本因在東三省切身的利益，已準備派遣軍隊，相機活動。

我們對於日來突變的局勢，非常重視。因此，我們對於這局勢，也不得不持嚴重的態度，在變化的結果未呈露前，不欲有評論。但有一句話敢預先說的：就是無論時局轉變到如何程度，全國的和平統一，一時絕少希望。這是由於內戰不徹底呢？還是因為國內缺乏真正偉大的國民領袖出來支持一切呢？我們真不忍說什麼了。

馬君武出任上海大夏大學校長。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五九二

自本年六月一日，福建私立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措施失宜，毆打學生，發生流血慘劇，全體學生及部份教授，當即宣告離校去滬。七月七日，去職教授歐元懷、傅式銳等九人，學生團總代表羅士清、孫亢曾等十四人，在上海設立大夏大學籌備處，辦理廈門大學離校學生轉學事宜，一面籌備招收新生。三十日舉行籌備會議，決定先行設立文、理、教、商四科及預科，並於八月二日招考新生。惟校長人選，久未決定，至是由董事會推選馬君武擔任。（註六）

馬君武，廣西桂林人，清光緒六年生。曾就讀上海震旦學院。留學日本期間加入同盟會。返國任教上海中國公學，因宣傳革命被捕入獄；獲釋後赴德攻習冶金。民國成立後，曾任實業部次長、參議員、廣東兵工廠廠長、廣州軍政府祕書廳長、非常總統府祕書長以及廣西省長等職。（註七）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一八。

註二：「臺灣民報」，第八八號，日本大正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出版，頁一。

註三：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文海出版社印行，頁四五七。

註四：孫曜：「中華民國史料」，文海出版社印行，頁七〇八—七一。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第二三號，頁一三。

註六：「教育記事」；「春秋」第一六卷，五期，頁三六。

註七：「傳記文學」，卷二二，第四期，頁五。

二十三日 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監委員林森、張繼、謝持、鄒魯等在北京西山碧雲寺舉行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商討制止共黨份子在國民黨內實施篡竊陰謀的辦法；決議：取消共黨份子加入國民黨者之黨籍，解除俄人鮑羅廷之顧問職務，彈劾受共黨利用之汪兆銘。

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本日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國父靈前舉行，由領銜召集人林森擔任主席。出席中央執行委員林森、覃振、石瑛、居止、鄒魯、戴季陶、葉楚傖、石青陽、邵元冲、沈定一，候補委員茅祖權、傅汝霖；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吳敬恆等。討論議案十四項，經決定之主要議案計有：

- 一、推舉林森、覃振、石青陽、鄒魯、葉楚傖爲常務委員。
- 二、取消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者之黨籍。
- 三、中央執行委員會暫移上海。
- 四、取消政治委員會。
- 五、解除俄人鮑羅廷之顧問職務。
- 六、修正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
- 七、彈劾中央執行委員汪兆銘。
- 八、派定北京、上海、廣州三地中央執行委員。
北京——李烈鈞、柏文蔚、鄒魯、林森、傅汝霖、張秋白。
上海——沈定一、葉楚傖、戴季陶、覃振、茅祖權、居止、石瑛、石青陽、張知本。
廣東——譚延闓、邵元冲、熊克武。
- 九、派易培基、馬敘倫爲北京特派指導員。
- 十、通電各黨部通告本會開會，並停止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

此次會議召集之主要任務，在於取消共產黨員在中國國民黨內之黨籍，亦即純粹的中國國民黨領導中心爲反對共產黨徒在國民黨內進行破壞活動而採取的護黨措施。

共產黨份子利用國父聯俄容共的政策以個別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之後，對中國國民黨的主義與紀律

一直陽奉陰違，暗中仍舊接受國際共產組織的指示，不斷進行挑撥、分化、破壞等活動。國父逝世之後，在國民黨中的共黨份子更加肆無忌憚，對中國國民黨主義的曲解，堅貞領導人物的打擊，更是不擇手段。第三國際派駐中國擔任國民黨顧問的鮑羅廷，更欲乘國父孫先生的逝世，妄圖策動共黨份子控制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篡竊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並利用領袖慾特強、搖擺不定的汪兆銘爲其實現企圖的過渡工具。

反共的中國國民黨堅貞份子，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張繼、謝持，中央執行委員戴季陶、林森等人，對共產黨份子的篡竊陰謀與跋扈猖獗，均欲設法制止。去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方瑞麟、黃季陸等提出限制跨黨案，在國民黨內首次公開引起反共的爭辯。（註一）是年六月一日，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孫科、黃季陸又提出請制裁共產黨專案，送中央黨部。（註二）六月十八日，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等，正式向國父孫先生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一案。（註三）本年五月十九日，戴季陶於國民黨三中全会提出「民生哲學系統表」，闡述研究國父思想九項要點；六月，出版「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指出國父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國父所主張的國民革命是聯合各階級的革命；七月，發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文，說明中國國民黨之國民革命的理論基礎及方法步驟與共產黨之階級革命的區別所在，並揭穿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破壞策略，同時予以指責與警告。戴氏的言論可視爲此次西山反共護黨會議鼓吹的先導。本年八月十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第一〇三次常會決議，原定九月十五日召開一屆四中全會以解決共黨份子在國民黨內之篡竊陰謀問題，嗣因八月廿日廖案發生與擴大株連之影響，胡漢民被迫赴俄，其他準備與會人員踟躕未至，全會又未能如期舉行。九月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擬與北京臨時執政府建立對付帝國主義之聯合戰線，派遣林森與鄒魯率領廣東「外交代表團」北上，林、鄒乃乘北上之便，沿途聯絡

同志，籌議集會商討反共問題；二人抵達上海後，先與戴季陶、謝持、葉楚傖、邵元冲等會商，決定在北京召開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會，共商對付共黨辦法。開會之前，張繼、林森、鄒魯等八人，並對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執監委員密發長信一封，詳述必須與共黨分開的理由。

林森等於十月十四日抵北京，先與北京執行部聯絡，希望由該部通告北京中央委員連同上海中央委員，在北京舉行第四次全會；詎料北京執行部爲共黨份子于樹德所把持，經數度交涉罔效。後擬改在張家口集會，以期獲得馮玉祥支持，又因馮正與共黨交往而遭拒絕。最後，林森等乃決定不顧北京執行部之阻撓，仍在北京舉行第四次全會。本月十六日，執監委員十三人聯名由林森領銜，發出銑電開會通知。十八日，林森、鄒魯、葉楚傖、戴季陶、邵元冲、沈定一等舉行預備會議，推由監察委員吳敬恆任主席。吳、戴在會中主張對共黨份子採取緩和態度；因此，戴季陶於十九日遭到激烈份子的辱罵，隨即憤然離京南下，惟臨行發表書面聲明，願在一定的主張下同意全會的決議，（註四）故本日全會正式開會，仍將戴氏列計於出席人數之內。

附錄：

一、中國國民黨取消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宣言（註五）

「本黨奉總理手創之三民主義，指導全國民衆，努力國民革命，肅清帝制餘孽，掃除任何屬性帝國主義之壓迫，以建設中華民族之獨立國家；並願扶助一切弱小民族及帝國主義國家中之被壓迫民衆，取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使任何屬性的帝國主義，永遠絕跡於世界。此實本黨所負之使命，亦本黨歷史上之光榮也。

依於上述之旨趣，凡以信仰三民主義而加入本黨者，自爲本黨所樂受。向者，本黨總理允許中國共產黨員之加入也，因其聲明係以個人資格而信仰本黨主義，願於國民革命進程中努力於本黨主義及宣傳與工作，非以共產黨黨團加入而欲於本黨中別取作用。乃兩年以來，凡共產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在本黨中一切言論工作，皆係受共產黨機

關決議與指揮，完全爲共產黨之黨團作用。本黨黨部及黨員，曾再三以至誠之意，糾正勸告，勸其勿負加入之初衷，迄無結果。且益進行其妨礙本黨之行爲，蓋其加入之意，係圖利用本黨，發展共產黨黨勢，且藉以維持蘇聯。此不獨事實昭然，抑且文字證據俱在。共產黨黨員忠於共產主義，雖違信誓，原無足責。在本黨則自有主義，自有工作，雖推倒帝制，掃除壓迫，與共產黨同其步趨；然中蘇之歷史不同，社會之情狀亦異，國民革命與階級革命，勢不並行。若共產黨員，長此隱混於本黨之中，使兩革命團體之黨人，因內部問題而紛擾決裂，致妨礙國民革命之進展；不若分之，使兩黨之旗幟，嶄然以明。各爲其黨之主義而努力奮鬥，且於革命進程中有合作之機會，轉得商洽並行，實爲革命團體恆有之事實。用是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善意的決定，凡共產黨之加入本黨份子，盡數取消其在本黨之黨籍，免使兩革命團體因內部問題而相消其革命力，蓋以促國民革命之成功。

至本黨對於反抗帝國主義之蘇聯，在革命進程工作之中，有聯合之必要時，自然相與提携；即本黨對於中國共產黨，亦視爲友黨，以明此次善意的決定取消加入本黨中之中國共產黨黨員，實理勢所不得不分，而情誼未始不可合也。」

一、「爲懲戒汪精衛告同志書」節要（註六）

「去年革命軍討伐楊劉之前，汪精衛奔走疏通，主張不討楊劉，到了楊劉被討之後，廣東脫離了危險地位，汪精衛便奪他人之功爲己功，當日討楊劉有功之人，都一個個排的排，趕的趕，而他自己當初與『反革命軍妥協』『反革命』的罪過，卻統統推在他人頭上。這是一罪。」

「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後，他們的策略，是完全採用俄國共產黨消滅敵黨的方法來消滅國民黨。汪精衛頭腦糊塗，凡是共產黨所用以挑撥國民黨內部惡感，離間國民黨同志和排除國民黨同志的舉動和宣傳，都一一實行。共產黨說某人是反革命，汪精衛也說某人是反革命，共產黨說某人是右派。汪精衛就說某人是右派。共產黨日日從國民黨中造謠言，造懷疑的空氣，尤其是對三民主義造懷疑的空氣。汪精衛也如黃口小兒學舌，做了共產黨的傳聲機。共產黨假借廖仲愷先生被奸人暗殺的事件，謀一網打盡國民黨的同志，汪精衛竟不知是何居心，也不問真兇假兇，羅織了許多人。到了追悼廖先生的那天，竟公然說，我們同志要什麼什麼的便向左去，要什麼什麼的便向右去。我

們同志，只有向孫總理指導的那條路上去，那裏有向左向右的餘地？不叫同志向孫總理所指導的那一條大路去，却要叫同志向左向右，這不是汪精衛叛了孫總理，還要叫同志和他一起做叛徒嗎？這又是一罪。」

「鮑羅廷不過是本黨所雇的顧問，卻不料總理逝世後，鮑竟深居總理生前所居的大本營，汪精衛遇事亦竟聽命於鮑，除鮑而外，不與黨商量，不與其他中央委員商量，致黨事政事，悉聽命於鮑一人。鮑則以大權獨攬，破本黨，逐同志，到了今天，不見了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不見了國民政府，只見鮑羅廷所包攬的政治委員會。汪精衛是黨的主席，國民政府的主席，政治委員會的主席，所負的責任是如何的重大，為什麼却要聽鮑一人專斷？這又是一罪。」

三、張繼、林森等於此次會議之前聯名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密函（註七）

中央黨部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鑒：吾黨成立數十餘年，其中分子不無離異落後；然大多數莫不一心一德，努力革命，以故雖無嚴密組織之黨員，尚能屢仆屢起，造成民國。討袁、護法、北伐、討賊諸役，無或退餒。乃自前年共產同志加入以來，黨中杞捏，無日或寧。直至今日，殺機盡露，迫逐之事，層見疊出。凡此多數十年革命僅存之同志，何以共產黨員未加入本黨以前，悉能相安，不見離異。此中挑撥離間，實為不可掩之事實。且對於被捕迫逐者，動輒加以惡名，不曰擾民，即曰叛黨。今姑勿論其是否擾民叛黨，然較之冒本黨之名在本黨政黨政府之下，而宣傳推倒政府，宣傳農工專政，以極少數之工人，而壓抑大多數工人，集土匪為農民協會，而殺人放火，甚至如海豐、陸豐以鐵線串十數婦人之乳頭，十數男子之腳根，行其勒索者，其相去如何？不過在彼則有指使有保護而獲安，在此則被排擠被壓迫而益危耳。然此猶得曰有事實供人指摘也。至若仲愷死後，俄人鮑爾丁竟向特別委員會指出名單，拿辦展堂、澤如、海濱。特別委員詰其「毫無證據，何以拿辦？」鮑答：「政治上祇問政見同否，不問證據有無」。其欲盡去原日本黨黨員，以消滅吾黨，如見其肺肝矣。蓋展堂、澤如、海濱與精衛、汝為、介石，皆服膺總理主義，數十年同在總理左右者，何至有政見之不同。乃竟以與共產同志意見不無出入之故，鮑竟欲一旦盡去之，忘乎其受言之人，尚為國民黨人，可不痛哉！且吾黨黨員，彼能去者，固即去之；未能即去者，亦決無始終相容之意。觀其因陳獨秀廣東教育委員長去留之事，以吾黨有數之人如精衛，彼竟目為呂布，並時在「嚮導」攻擊，當可

知矣。若謂非共產同志即爲不革命，尤屬欺人之談。蓋吾黨同志固實行革命數十年如一日者，非俄國少數黨主張在議會改革者可比。萬不能以詆俄國少數黨不改革之名詞詆吾黨。即目前共產同志反客爲主之廣東，何莫非吾黨同志革命所得之地盤乎？至於黨員之不緊張，則因吾黨組織未周，不關同志革命性之薄弱也。且改組以來，機關爲共產同志把持，凡非共產之同志，則欲插足而不能。即間借一二非共產同志以爲點綴，亦必出種種手段以執之，俾無以自展。然黨員猶四出奮鬥，未嘗或懈。無論何時何地革命工作，無不有吾黨之分子在焉。且彼輩之用心，非僅欲破壞吾黨團體已也，直欲毀滅吾黨之歷史，破壞同志之感情。以展堂與精衛、汝爲與介石論之，皆數十年生死患難交，而竟使之陷於破裂不可收拾。變十節竟公然改警告節，醜詆吾黨創造之歷史，吾黨稍有心肝者，能無痛哭流涕乎！以上事實，皆同志親見親聞。以吾黨富於革命性之黨員，而猶多所隱忍，久未暴發者，以已容許其入吾黨於前，而彼亦信誓旦旦，自謂實行吾黨主義於後，冀其或能覺悟。在中國今日，非吾黨主義革命不可。在國民革命戰上，非團結全國革命分子一致進行不可。不圖此願非特不可達，而彼輩乃敢於如彼之橫姿妄行，復利用吾黨聯俄政策，挾俄以肆亂，既借國際以壓迫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政治機關，又借黨部以壓迫黨員民衆，近月以來，更不堪問。黨權不在最高黨部之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權不在最高政治機關之國民政府委員會，而悉集中於政治委員會；鮑爾丁乃以政治委員會顧問之資格，操縱其間。而鮑爾丁所有措施，復先決於其共產黨，以故黨務、政務之重要者，共產黨中之小學生莫不先知，而吾黨中之重要委員，則冥然而無所聞也。與其謂共產黨同志加入吾黨，無寧謂吾黨阿屬於共產黨之爲真實。此不獨吾黨同志痛心，中外人士亦莫不共爲嘆息。吾黨同志若不大澈大悟，謀根本之救濟，速與共產同志劃然分開，不使彼輩再行干與吾黨之事，則再過一年，恐青天白日之旗，必化爲紅色矣。兄等須知聯俄爲一事，與共產同志分開又爲一事；當不至以與共產同志分開，即影響於聯俄。世界各國非特多數未與共產合作，且多數捕拿共產黨，仍與聯俄者無關。甚至蘇俄認爲大敵之英國，亦惟恐其不締約。即以聯俄言之，亦以其有益於黨有益於國爲前提耳。今如何者？以黨事言，彼固利用共產黨投入吾黨，以便脫胎換骨也。年餘內部之劇烈紛爭，端即在此。精衛「孫行者入牛魔王腹中打跟斗」之言，最爲切喻。至彼所謂助吾黨者，計不過萬餘枝槍耳。然盤據吾黨最高之黨權、政權、軍權，所得代價，實太過鉅。兄等於此，詎未嘗動於中耶？蓋鮑爾丁、嘉倫二氏名爲顧問，實則

軍政最高之命令者。觀於鮑氏因梯雲對英記者談話，有「俄人之供職係雇傭」一語，遂對之不滿，而去其外交部長地位。廣三鐵路之罷工，以握有最高政權、黨權之精衛，反囑局長陳耀祖向鮑氏疏通。黨中政策所定之教育經費獨立，無論何人不可動搖者，因鮑氏謂：「教育經費獨立，甚於軍隊盤據財政」，遂不恤借統一財政之名以取消之。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九月十五開全體執行委員會，以鮑氏「未曾先事預聞爲憾」之言，即不惜另議延期以打消之。此種事實，皆兄等親歷親行，固無庸縷舉。此外如外交部顧問、參謀團主任、航空局局長、交通總監、艦隊總監、兵工廠顧問、各軍訓練，莫非俄人。袁世凱借二萬五千萬大款，予人以鹽務稽核，吾黨猶諡之爲賣國；今俄之助我至少，所攫至大，設有人以賣國責吾黨，吾黨其何辭以對？況乎助我者其名，自爲者其實耶。觀於最近鮑氏演說及共產黨印行之P一號「宣傳必讀」，已以「得與法國相當之廣東爲其革命試驗」，滿心稱意而出之，寧復有吾黨國在心目中哉？以國家言，彼固謂以平等待我矣。然中東路之不平，甚於俄皇時，租界領事裁判權等雖已捨去，然以日本對朝鮮方法而攫我蒙古，大小輕重之間，不可同日而語。徒以貌爲平等之故，遂使素以愛國自號之吾黨，亦禁若寒蟬。吾祇見蘇俄外交手段之妙而已，固未見以平等待我也，遑言助我革命哉？夫思啓封疆以利國家者，何國蔑有？所難堪者，吾國與吾黨耳。俄國助土耳其革命，而土殺俄人，德革命後不與俄携手，下心低首與國仇之英法聯盟，夫豈無故而然哉？最近英國工黨盡摒共產黨出黨，謂其「投入工黨搗亂」，正與在吾黨情形相同。實而言之，共產黨「有己無人」，日以「階級鬥爭」相號召，資產階級固認爲敵矣，而同是工人，非彼黨者，彼又號爲資產階級之走狗。稚暉謂：「共產黨視黨外人爲賁人，得取而盡坑之最妙；留其餘喘，以終饑寒之天年，實其厚惠。」此語最能道其心事。故一翻蘇俄之歷史，無非慘殺異黨之歷史，今則向吾黨殘殺矣。夫人類本非性善，中國向來革命，以仁義號召，歐美近世革命，以平等自由博愛人道號召，尚未免於殺戮恐怖，況以鬥爭爲號召者，欲人類不供其犧牲者幾何？故共產黨階級鬥爭之號召，實人類前途之大憂，固不僅吾黨國已也。總理謂：「馬克斯祇可以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實即在此。綜上所言，是共產黨之加入吾黨，實欲奪吾黨之軀殼，而換其骨。因此不惜破壞吾黨團結及吾黨同志感情，以達其目的。並假國際以壓黨部，假黨部以壓黨員，使之雖死猶蒙叛黨之名。又假俄國助我之名，以握政權、黨權，使吾黨、吾國受其蹂躪，而我亦不敢有所告訴。總理

之許共產黨加入也，爲其能實行吾黨主義也；總理之聯俄也，爲其以平等待我也。今悉違反總理之期望，吾黨員於此，若不毅然決然與之劃分，俾黨國不爲所滅，猶復拘文牽義以總理許共產黨人加入本黨之說以自誤，則不惟失革命黨之精神，且恐無以對總理在天之靈矣。況乎爲黨爲國，與共產黨劃分，未必即爲聯俄之障。俄國外交早示我以事實，若必賣黨賣國以聯俄，則反對白色帝國主義之列強者，今何獨厚於赤色帝國主義之蘇俄？同人等爲黨爲國，內察外審，觀察雖有不同，宗旨悉歸一致；覺悟雖有先後，此志無或遊移。而一般青年，尤有迫不及待之勢。兄等在國爲元勳，在黨爲領袖，其不忍黨國爲人漸滅之心，想無不同。用敢以最純潔之心，掬誠布達於兄等之前，務請兄等午夜細思，上念總理，下爲黨衆，容納所陳，共策前進，黨之幸，亦國之幸。而且善意之分立，較之內部互殺，結果尤有天淵。否則，同人愛黨之愚，所見已真，盡力所至，成敗利鈍，在所不計。惟求無負總理，無負黨員，無負國家而已。懇切陳詞，諸維亮鑒。張繼、林森、謝持、覃振、鄒魯、石瑛、茅祖權、傅汝霖同啓。

四、鄒魯：共產黨破壞國民黨及國家的真相（註八）

這幾天天津車通了，接到廣東來許多關於廣東方面對我的文件，登載於孚木主持的黨機關報。其中文件有與我前告孚木文有連帶關係的，故我現本著前次不好拿「告國民政府」「告廣州黨部」爲題的原意，仍借著孚木爲題，再說一番，請孚木千萬不要再誤會我「教誨得痛快淋漓」，那才不失我的原意。

孚木說，我前次「告孚木」文爲「醜詆國民黨和政府」及國民政府的命令，對我「告孚木」文及「致同事同學」書，一則曰「誹謗」，再則曰「造謠」，三則曰「架詞構陷」，四則曰「構煽」，五則曰「厚誣」，姑勿論以言語自由等號召的地方，用「誹謗」等名詞加人罪名，是否應該出口，且我是黨部最高機關的委員，對於黨及附屬的機關，並一切人員的不對，非特可以說，而且可以糾正彈劾，更說不到「誹謗」等等名詞。

今孚木等已加我以「醜詆國民黨和政府」及「誹謗」等等名詞，在彼雖不應出諸口，在我卻不能不證實我的言論不是醜詆誹謗……以免我發言有不忠實的罪過。

我前此「告孚木」文對於黨及政府說話的地方，第一節則謂最近則黨權不在最高黨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權不在最高政治機關的國民政府，完全集到政治委員會，俄人鮑爾丁就拿政治委員會顧問的資格，一切操縱其間，

「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第二節則分三段：（一）謂鮑爾丁提出三個理由要換我。（二）我同精衛漢民對答一段話。（三）鮑爾丁乘廖案發生，主張「政治上祇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要拿辦漢民澤如及我。關於第二節之第一段第三段話，皆係列席政治委員會及特別委員會的人對我說的，當然確確實實，至第二節之第二段話，係我與精衛漢民對談，我固可一一覆述，精衛現在廣州，亦決不致否認。曾有人對我說，次日精衛告鮑爾丁時，將我的話完全改過，謂我已認錯了，我相信精衛平日之人格，當不致改易我的話以取悅外人，且精衛對我言「昨夜之事，因為鮑氏力爭，無法出此」，則第一段話亦可由此話證實，而第二節各段的話，也完完全是事實，無所謂「醜詆」「架詞」「造謠」「構煽」「厚誣」，更何至有所謂「誹謗」？我且再詳細證明第一節的話於左。

對於第一節，我可以分三段來分別證明：第一、則是否「黨權不在最高黨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而集到政治委員會」。第二、則是否「政權不在最高政治機關的國民政府，而集到政治委員會」。第三、則是否「俄人鮑爾丁拿政治委員會顧問的資格，一切操縱其間」。關於第一段是否「黨權不在最高黨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而集到政治委員會」的問題，此問題別的不說，姑就現在國民政府發表的國民政府的組織法一文，就可以證明了。該文第一句，就說是接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當時在廣州民國日報正式發表，我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一個，且是常務委員，日日在委員會辦事的，在會中並沒此事的影子，何從決議起來？廣州民國日報是黨報，今忽發表此種決議，我實疑怪萬分。我正在詫異的時候，子超（林森）突來向我質問，因子超亦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一個，却不是常務委員，他亦知道會中並沒有決議此事，以為是常務委員私自決定的，原來連我這個做常務委員的都不知道，及至開執行委員會，我提出質問，精衛才說係政治委員會決議的，當時我便發議，謂改組國民政府，何等重大的事，又非緊急事情，何得政治委員會決議，就用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此事除當時質問外，並有議事錄可查。嗣監察委員鄧澤如提出彈劾案，政治委員會委員竟列名叫其將彈劾案撤回，此亦有函可按，政治委員會委員視中央執行委員會如此，干涉監察委員行使職權如彼，黨權尚復在黨部嗎？其次則農民部部長出缺，去年八月下旬某日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事日程中有政治委員會函以陳公博農民部部長一件，慧生（謝持）提出質問，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部長，何得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決補任？至次期（九月四日）再議此事，精衛辯為係政治委員會推薦，慧生索原函閱，乃係經政治

委員會議決，請中央黨部查照辦理，並非推薦。以上兩端，皆重大之事，而委任最高黨部的農民部長，且完全屬於黨務，不涉政治範圍，彼政治委員會尚且目無中央執行委員會，其於平常普通之事，更任由政治委員會議決發表後，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存案掛號，中央執行委員會簡直是政治委員會的收發罷了，久假不歸，遂不知不覺之中，奴視中央執行委員會，當作當然了。我說黨權不在最高黨部之中央執行委員會，而集到政治委員會，確不確呢？還能說是「造謠」「醜詆」「誹謗」……麼？

關於第二段是否「政權不在最高政治機關之國民政府，而集到政治委員會」的問題。這事亦可舉犖犖二事，以概其餘。國民政府、省政府、市政府，本有其固定的職權，乃政治委員會竟定無論國民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各委員會的議題，非先經政治委員會核過，不能列為議案，是各政府連傀儡都不如了。汝說政權在國民政府呢？在政治委員會呢？政治委員會不過是黨的附屬政治諮詢機關，並沒有對外發表事件之權，乃廖案發生，竟由政治委員會命令三個人組織特別委員會，舉政權軍權司法權警察權而集之於三人，既使國民政府成為虛設，且把中央執行委員會亦一筆抹煞，此種違法越軌的行動，真屬駭人。大事如此，其他各事，莫不由政治委員會操縱，更不用說了。我說政權不在最高政權之政府，而在政治委員會，還能够強辯麼？所謂「造謠」「誹謗」……又將誰屬？

關於第三段是否「俄人鮑爾丁拿政治委員會顧問的資格，一切操縱其間」的問答。這問題不但外人議論，即黨中委員、政府中委員，亦有不少議論。某日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精衛懇懇切切報告，謂「人人都說政治委員會一切惟鮑爾丁的話是從，實則何曾如是，昨開政治委員會，鮑爾丁提出助農民協會抑壓民團事，汝為（許崇智）力為反對，卒由數機關會同派員辦理。」在精衛之意，係解釋鮑爾丁操縱政治委員會之各方面議論，殊不知此事實可為鮑爾丁操縱政治委員會之證，汝為反對助農民協會抑壓民團，更可為鮑爾丁操縱政治委員會的反證，蓋曾不數日，汝為竟被迫而去廣東了，我雖不敢說汝為之走，全在於此，然而不先不後，恰在反對鮑爾丁提出助農民協會抑壓民團之後數日，最少亦有聯帶關係，鮑爾丁之威風也於此可見了。再以事實證之，梯雲（伍朝樞）因對英報訪員曾云：「俄人來粵，完全雇傭性質」，鮑爾丁不悅，即有梯雲解去外交部職務的事，因鮑爾丁曾言：「教育經費獨立甚於軍隊割據財政」，遂有以統一財政的名目，取消本黨政策所定教育經費之獨立案。廣九鐵路風潮發生，以操最高黨

權政權的精髓，尚特別囑咐廣三鐵路局長陳耀祖向鮑爾丁疏通，鮑爾丁之操縱一切，事實呢？造謠呢？不問可知了。當□□將罷□時，梯雲詢鮑爾丁情形，鮑爾丁說：「我叫他們遲數日」，在旁聽者咋舌云，鮑氏係一顧問，縱有主張，宜由我輩出口方可，今乃徑直命令人，真不客氣。照這樣說，鮑氏不但操縱政治委員會，竟至做起主人來了。

以上所說，件件事實，皆足以證明前此我「告爭木」文，無一是虛話；照這樣說，彼等謂我「醜詆」、「架詞」、「造謠」、「構煽」、「厚誣」，完全不是，適足證明彼等之「醜詆」、「架詞」、「造謠」、「構煽」、「厚誣」罷了，還能說人誹謗嗎？如仍要強辯，請將我以上所舉的事，一一反證出事，以便世人公判。

我為我的人格起見，不能不對我前此「告爭木」文，一一證明非「醜詆」、「架詞」、「造謠」、「構煽」、「厚誣」，同時我可將廣州方面對我及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之種種「醜詆」、「造謠」、「構煽」、「厚誣」分說於下：

第一、廣州方面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係與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勾結，反對對日出兵南滿的」國民大會，天下造謠的總要借着影子，若廣州方面這種造謠，連影子都沒有，真屬笑話。因為四次全體會議，除肅清共產派外，第一件是打倒帝國主義，觀所發表的「告國民書」第一個口號就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並聲言道「中國之外，任何國家，不問他由於因襲的，或新生的，對於我們中國有不平等的行為，或發生對我侵略污蔑的主張，都認為帝國主義，一切帝國主義，我們都要打倒他，必使他不得行使帝國主義於我們中國，同時並反對聯合甲帝國主義來打倒乙帝國主義」。此種表示，何等分明！更就日本出兵南滿的問題來說，此事發生，第四次全體會議首先出來反對，並於十八日致電於郭茂宸。其文云：「日本公然出兵，截我剷除軍閥之路，亟應由前敵限令撤退，否則急擊勿釋，不宜許其任何條件，致陷於奉張之續，並請分電吉黑，防止俄軍藉故侵入，此戰勝固勝，敗亦勝，愿先生為國民先驅，毋以成敗為慮」，並由會中推我與子超到日本公使館，嚴重警告，上海空前之對日國民大會，亦莫不由第四次會議之人主持，文電可按，事實具在，廣州方面的人，好像未生有眼，否則我真不懂為什麼偏要反着萬目睽睽，擺在眼

前的實事，來「造謠」、「構煽」，今我一指出，汝還有什麼顏面再來向人說話呢？向來共產派對於不爲共產黨努力的，就叫做「反革命」，由此種卑劣的心理推之，或者因爲第四次全體會議巧電有「分電吉黑，防止俄軍藉故侵入」等語，就叫我們「與帝國主義者勾結」，那麼無怪蘇俄佔據了我外蒙後，共產黨人則曰：「即使他們（指蘇俄）對於外藏有什麼陰謀，我們爲急須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亦祇可暫時犧牲」，甚至至於北京各團體在北大第三院開反對日俄出兵大會，說到反對俄國，共產黨便硬着爲虎作倀的面皮，出來搗亂，彼等之用心如此，其「造謠」「構煽」更何足爲怪。

第二、廣州方面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在總理靈前開會，係與段祺瑞勾結」，又謂「去年十一月底之國民大會，是他們共產派頂着國民黨招牌運動成立的，因我與子超往鹿鍾麟處告密，以致國民大會不能達到驅逐段祺瑞的目的。」又沿京漢路各車站，貼着許多此類傳單，以上所述，可謂極「造謠」「架詞」「構煽」「厚誣」的能事了，眞令人不能不發狂笑。其實我們在總理靈前開第四次全體會議，對於時局，是絕端反對段祺瑞的，如第四次全體會議所發表「對時局宣言」、「告國民書」、「致國民軍全體巧電」、「反對段祺瑞戀棧感電」，那一件不明明白指着段祺瑞來聲討呢？文電悉載在全國報紙，那能一手掩盡呢？若說十一月底的國民大會，老實說，是由我和子超約各團體及北大各教授，在歐美同學會開會決定後，向各團體運動所開的，一切動作，敢說是完全由第四次全體會議指揮的，所發討段祺瑞及主張開國民會議解決時局的傳單，是第四次全體會議的人所做的。圍吉兆胡同前列的，即是廣州方面指爲我和慧生所造的私黨，手持本黨青天白日旗的民治主義同志會，及向來忠於本黨的長辛店工人等等團體，不過你們共產派亦有人參加罷了。（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運動，共產派朋友的徽章是掛的紅綵，共產派朋友的大小旗幟是紅旗；二十九日的運動，共產派朋友的徽章是掛的兩層布綵，下層紅色，上層藍色，藍綵上寫着中國國民黨員字樣，但其大小旗幟仍是紅的。）民衆不可欺的，學生工人尤其不可欺，且此種運動，是國民責任上應該做的工作，算不得甚麼功績，彼共產黨人偏要攬爲己功，向蘇俄領款，原無足怪，廣州方面的人，也做吠聲之犬，那就徒爲「造謠」「架詞」……失自己的信用及人格罷了。此事本是我們在第四次全體

會議內提議發動，由第四次全體會議指揮，他還要加上我和子超向鹿鍾麟告密一段罪名。這種無奇不有的笑話，竟發現於廣州方面，實屬痛心。汝等即祇能以耳作目，也應該略加調查才是。至於我和子超祇於往包頭之前，見過一回鹿鍾麟，包頭回來之後，見過一回鹿鍾麟，以後絕沒有再見面，連通信亦沒有通過，現在鹿鍾麟還在北京可證，汝能信口亂說嗎？適足見心勞日拙罷了。

第三、廣州方面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是我個人所鼓動；廣州所開之偽第二次代表大會又謂第四次全體會議，是我和慧生主使，汝等此種措辭，固屬別有用意。然事實不是如此，在我應該忠實的加以說明：第四次全體會議，主要係肅清共產派，因為共產派在本黨，反乎總理允許其個人資格入黨來實行本黨主義的信誓，卻用黨團作用，一方借本黨名義以擴充其黨，一方用酷辣手段來破壞本黨。凡是黨員有良心的，有決鬥的，有勇氣的，沒有一個不想肅清共產派以救黨。共產派受第三國際的指揮，即是受蘇俄的指揮，復甘受蘇俄的豢養，借名國際主義，為蘇俄的鷹犬，作賣國的勾當，凡是國民有良心的，沒有一個不贊成本黨肅清共產派以救國。第四次全體會議之舉，是有良心的黨員、有良心的國民所應做的。我不過跟著來做之一人，況這事斷不是少數人可能鼓動，我一人固不配，加上慧生，仍不配，廣州方面的人，掩卻良心，不來主張，也就該死的了，卻奈何抹殺了多數同志的良心主張，借來作一種破壞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手段。至於說第四次會議如何求馮煥章在張家口開會，馮煥章如何不允，實則我雖見過煥章，並且是同子超、慧生一齊與煥章晤面，卻沒有向他談黨事，更沒有向他商量在張家口開會的事。汝等盡顧造謠惑眾，卻不怕害馮煥章在平地泉笑死嗎？這種惹人恥笑的舉動，是能使別人將我們全黨看輕的，汝等誣毀我們，也該顧及黨的大體，以後須小心謹慎些才好。

季木，汝等說我「造謠」、「架詞」、「構煽」、「厚誣」、「醜詆」，我一能證實我說的話，無一件是「造謠」、「架詞」、「構煽」、「厚誣」、「醜詆」。我今舉出汝種種「造謠」、「架詞」、「構煽」、「厚誣」、「醜詆」的事實，汝如不能反證，則以後請汝少說話，人是不可欺的，徒將自己的信用喪失，實至無謂。

至季木說，自共產黨加入本黨之後，如何把持黨務，如何排擠異己，如何陰謀……這完全不是共產黨之過，

「這種過失，我們是要受的。本來共產黨人數不多，不能「把持」、「排擠」以行「陰謀」。都因為我們少數握黨中重權的同志見總理容許共產黨員信仰本黨主義者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又定了聯俄政策，遂以為聯俄必要仰共產黨的鼻息，於是黨部用人，幾非共產派不用，黨的計畫更非共產派不可商量，有少數人竟至每對俄人鮑爾丁談話，鮑氏的話還未說完，就點頭說，「是、是、是、是，」甚至黨中議決的事，可以由鮑爾丁一個人來更改，致將國民黨求獨立自由而革命的精神，完全拋向爪哇國去了。說到這裏，我祇有痛哭，我却甚羞愧。此點關係尤大，你等掩蓋的方法，一定仍說我是造謠，所以我不能不引三宗事來證實，以便我們愛黨愛國的同志知病源所在，一齊努力來醫治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已經大會決定，乃關於農工的一段，鮑爾丁以為不對，當事的人竟照鮑意修改印發，幸虧吳稚暉、戴季陶等接着後，由上海來函嚴重質問，當事人不得已才將原文改回，此是一件事。本黨預算案，曾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了，次期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時，財務委員忽將預算大改特改，再提出來，列席委員質問，預算經決定，為甚麼敢去改來提出，便答云：「鮑顧問以為前此議決的不對，非照這樣改不可」。此又一件事，唉！我不忍再言了。

至於共產派之能够把持排擠，其陰謀完全由我一部份同志偏護所至。不管工、農、商、學、兵的人，共產派是好的，非共產派就是壞的，一有爭端，共產派是直的，非共產的是曲的。甚至工人打死人，被警察當場拿着，也有人函迫公安局叫他立即釋放，農民協會招集土匪，被軍隊奉命拿着，也有人函林拯民云，（時為師長）「不論是匪非匪，須即釋放，否則於克前途有礙」，迫其釋放。積威所至，不特普通人民，普通黨員，受其壓迫，敢怒不敢言，甚至監察委員鄧澤如，接到海豐人陳訴共產派人在海豐勒索，用一鐵線貫穿十餘婦女之乳頭繫成一堆，用一鐵線串十餘男子之腳跟繫成一堆，亦不敢提出彈劾，這正是平木所謂一件「怪事」「恥辱」呢！平木說：「鄒先生這般見解，好像不是一個多年跟着總理革命的人，更不像一個屢仆屢起一向無前的人。」我正好引來此段作我的罪過。

若我此次將共產黨在粵陰謀種種揭出來，並隨同各同志在總理靈前開第四次全體會議，開除共產派在本黨黨籍等等，這正是救護國民黨，實行中國民族的國民革命，非如平木所說「便因此脫離國民黨」。精衛說得好：「共

產黨加入國民黨，猶如孫行者入牛魔王腹內打跟斗一樣，「再過一度，國民黨不爲共產黨消滅不止。我是「國民黨員」，我是「多年跟着總理革命的人」，安敢不本着「屢仆屢起」，「一向無前」的精神，想出「辦法」，向前「奮鬥」，「努力」，以免爭木所引「龜兔賽跑」的毛病。否則廣東有現成的局面，我何妨學着人家「仰共產黨的鼻息」，甚或倡言「甯以國民黨贈共產黨」，即不像那入黨不過一年或數月的人可以身兼數要職。最低的程度，我何嘗不可得過且過，何苦來直接開罪於共產黨，間接開罪於歷史上最殘酷的民族，提倡最殘酷之階級鬥爭學說的國家？不過我有難昧的良心，我有寶貴人格，爲着救黨，爲着救國，不能不如此「努力」「奮鬥」罷了。

說到這裏，對於開除共產派在本黨黨籍，人人都明了，因爲共產黨的主旨「我們（共產黨自稱）加入國民黨，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羣衆共產黨基礎」，（共產黨等三次全國大會關於國民黨問題議決案第六項所載）用黨團作用，「漸漸積成勢力，推翻國民黨……自己奪得領袖地位」（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體大會關於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第八十條所載。）與總理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實與本黨主義相反，不得不將其黨籍開除。但開除共產黨，是否與聯俄政策有關，許多人對於此問題，抱着懷疑。實際論來，此二事毫不相關聯，觀於英法美日等國，非特對於共產黨不聯絡，且多禁拘，而俄與之訂約，仍汲汲不遑終日，甚至土耳其實行殺共產黨，而俄近復與訂約，即以中國論，其時總理尚在，共產黨及鮑爾丁等固謂蘇俄聯粵不聯北，決無與北京結約的理，卒之用種種手段，達到與曹錕締約以爲快，可見蘇俄止計其國之利害，斷不因對共產黨態度，而定其外交方針。如以共產黨之在本黨中肆行其破壞本黨的行動爲聯絡的條件，直不啻以本黨附庸於共產黨爲條件，即無異以中國附屬於蘇俄爲條件，則此亡國條件，又豈吾黨人吾國人所愿出此？

總理的遺囑明白訓我們曰：「聯絡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吾黨之聯俄政策，實基於此。換一句話說，則若俄不以平等待我，我即不應與之聯絡，擴充來言，則世界上不管那屬性的國家，能够以平等待我，即可與聯絡，；世界上不管那屬性的國家，不以平等待我，我即不應與之聯絡，且應視爲仇敵，此理至爲明顯。蘇俄一九二〇年宣言：「所有俄國以前政府與中國所締結之條約，皆屬無效，放棄侵佔中國所得之領土，及中國境內之租界，並將

俄皇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掠自中國者，皆無報酬永遠歸還中國。」此固以平等待我，我們應與聯絡的，聯俄政策豈是渺然定的嗎？但是我們應該留心細察，自宣言至於今日，蘇俄實際的行爲，究竟如何呢？不特上述平等待我之宣言，毫未實踐，甚至借着以平等待我之名，利用中國人的好感，又買上一小部分人爲其鷹犬。今日攬我外蒙，明日窺我唐努烏梁海，任意捕我使館隨員，中東路久不交還，且復禁用華文華幣。杜洛斯基對玄廬（沈定一）說：「各國對中國利益，是有條件，蘇俄對中國利益，是無條件」所謂無條件的，就是整個吞下或隨意擇肥而噬的代名詞，外蒙廣東兩處的情形，便足證實杜洛斯基這語所含的意義了。蘇俄借平等待我之名，行不平等待我之實，事實昭昭示我，我們守着總理「聯絡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遺囑，不要說是開除共產黨與聯俄是兩事，就是以俄言俄，俄既不以平等待我，我們就將他作仇敵，也是義無反顧的，如此乃算是對於總理遺囑是善繼善述的，我再告乎本文，大體已如上所述，還有幾宗小問題，我亦不能不附帶說及於左。

廣州國民政府之命令，說我函中所說的「教育經費獨立，特爲教育經費之分割」須知教育經費獨立，是總理定的政策，總理指定各費歸各校管理，積案成寸，亦言「教育經費獨立」，難道是總理所說的「教育經費獨立」就是教育經費之分割，你們所說的「教育經費獨立」，才算是獨立嗎？無怪乎總理之骨未寒，你們就欲將「國民黨賄賂與共產黨」了。若說是「不能使全省學校平均分配」，則政府之責，應將教育經費增加，使各校經費均得有着，斷沒有不獨立的教育經費不理，已獨立的教育經費先行取消，推其用心，難道是總理所做不算，要你們自己做的才算麼？我向來不敢將教育經費獨立「攘爲己功」，觀我所作的「廣大十三年度概覽序言」便明。若你們的行爲，必定把總理所定的教育經費獨立打破，重新做過，才是欲「攘爲己功」，不然，何以我爲校長，政府借口統一財政之後，便不發款，一到公博接任校長，便說「由十二月份起，廣大經費不能清發，惟兄弟是問」呢？至於謂用途不明，廣大經費之出納，每星期報告校務會議，報告政府，自本年度告終之後，若謂「廣植私人」，何以所有教授在我任校長時，悉指爲「私人」，指爲「不明黨義」的，及至公博任校長時，又電挽留說「竭誠相挽」呢？亦在是共產黨非共產黨之別罷了。

至於說我「日與無聊政客失意軍人相勾結」，我自從辦理學校以後，即拒絕一切與政治有關係的事，所以廣東

每一度當局有更動，必有一回擬我入局，我都悉力拒絕，往事都在，誰也不能否認。現成之政權，我已不要，究爲什麼「日與無聊政客失意軍人相勾結」？若謂我「劉楊之役，我主調和」，這是事實。紹基方面之接洽，我不任其責，若顧丞方面之接洽，展堂時爲代帥。囑我前往，我接洽之後，精衛復往接洽；同一主張調停，難道在人爲有功，在我便爲有過？這亦可怪之極了。且因此役，竟謂滇桂各軍白馬會議，聯軍南下，亦誣爲冒總理之名義，往事具在。國人共見，你們能將此言出口，眞足令人佩異！好惡祇憑一時的感情，無怪乎民國之亂未已了。

至若幾次戰事所向皆捷，共產黨且莫攫爲己功，姑無論每次戰事皆是學生、粵軍、滇軍、湘軍、工人、民衆，皆純粹的國民黨員作前驅，共產黨不過在政治部作宣傳，報告說共產黨的功績，彼共產黨並爲愛惜其黨員起見，即在前敵之軍官，臨陣亦借題調至後方。此種行爲，你們莫謂無人知道，可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須知他人早已看着你們的肺腑了。

最後仍有一段聲明。因見一文謂：「反對精衛最力之人，即係楊劉變亂徘徊香港之人。」意似指我，加以這文中多引精衛的說話，大家總以爲我對精衛有不了的惡感，我此時決不向精衛討好，但我對於精衛向來是個畏友，此時精衛或者視我爲敵，我仍不斷的望其覺悟。因爲精衛對於本黨、對於民國，皆有固結的歷史，李陵在匈奴，尙欲得當以報漢，精衛處境易於李陵，歷史深於李陵，安見他不有一日使黨使國處於自由獨立的地位呢？就是其他廣州的同志，我亦作同一的觀感，所以廣東的黨部及國民政府，我祇認爲受了一種病，我們的同志須負醫治的責罷了。不象爭本說「把國民黨看做人家的」就是共產黨黨員，除最少數甘心犧牲國家的外，一切工人、農民、學生、軍人都要使其認識中國目前祇有「革命」、「賣國」兩途，赤色漢軍的中國共產黨是賣國的，青天白日三民主義的革命是救國的。總理說得好：「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世界主義是強國侵略人國的護符」，「中國民族求得獨立自由，纔能够扶助世界弱小民族獨立自由」。我祇有依着總理遺下的主義努力，向民衆宣傳及工作，俾人覺悟，安有餘力向人來生惡感？若對精衛，尤其不是。

我再告爭本的文告終了，我有一句極懇切的話向閱者告，須知我所說的話，都是不忍說，又不得不說，是痛心話，不是快心話，尤其是不望見了的作爲攻擊人的材料，盼望見了的，作爲受病的根源、醫法的材料，那才不負我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六一〇

的心事。

此稿起於去年十二月，因事他行，至本年二月，稍爲整理才付印，故篇中年份，仍作本年，順此聲明。

東征軍南路軍第四路俞作柏及三路戴岳部攻入廉州，鄧本殷率殘部敗退瓊島。

國民革命軍東征軍南路各軍對陳炯明餘黨鄧本殷部展開攻擊之後，本月七日，陳銘樞指揮之第一路首先占領陽江，南路總指揮朱培德於十日進抵陽江城，再合各路跟踪追擊鄧軍，會攻高州。二十日，俞作柏指揮之第四路，占領高州，敵軍除投降外，多向欽、廉方面遁走，朱總指揮令各部再向廉州攻擊。本日，俞作柏部及戴總指揮之第三路進佔廉江城，鄧本殷乃率殘部敗退瓊州島，其餘殘股則逃竄廉州。（註九）

北京臨時執政令江紹杰暫行護理安徽省長。

安徽省長一職，在段祺瑞執政一年之內，今爲三度易人。去年十一月廿八日，段執政令王揖唐爲安徽省長兼督辦軍務善後事宜。本年六月十八日，再令吳炳湘繼王揖唐任安徽省長兼辦軍務善後事宜；八月廿九日，又令姜登選督辦安徽軍務善後事宜。姜登選旋於上月爲孫傳芳及地方武力驅逐出境。本日，段執政乃令江紹杰暫行護理安徽省長。（註一〇）

江紹杰，字漢珊，安徽省旌德縣人，光緒二年生，進士出身，日本法政大學畢業，歷任京師高等審判廳推事、江蘇高等檢察廳檢察長、蘇州府知府、江蘇高等審判廳長、政治會議議員、肅政廳肅政使，衆議院議員、安徽省安慶道道尹等職。

關稅會議中國代表提出附加稅率具體案。

是日關稅會議稅率小委員會舉行會議，中國代表提出附加稅率具體案，大略普通品爲值百抽五，每

年約可征收三千萬元；甲種奢侈品爲值百抽三十；每年約可征收三千二百餘萬元；乙種奢侈品值百抽四十，每年約可征收五千餘萬元。關於普通品，英、日堅決主張以華盛頓會議所定之二·五爲限；關於奢侈品附加稅率，各國均表反對。最後決定候審查用途再議。（註一一）

註一：黃季陸：「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印，頁一三一—一九。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二九五。

註三：謝持：「天風瀟瀟館六十自述」，原載謝慧生先生國葬特刊；「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二四三。

註四：李震漢：「從容共到清黨」，民國六十二年版，頁四一三—四一八。

註五：鄭魯：「回顧錄」，上冊，頁一七七—一七八。

註六：西山會議爲懲戒汪精衛告同志之通告，民國十四年十二月；見「從容共到清黨」，頁四二四—四二五。

註七：「林公子超遺集」，正編，函電，頁九八—一〇二。

註八：「清黨實錄」，頁一〇三—一〇五。

註九：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三〇六；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頁二五一。

註一〇：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九。

註一一：「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一八。

二十四日 國民政府公布特別陪審條例。

國民政府本日公布特別陪審條例十五條，茲誌全文如下：

特別陪審條例

第一條 本條例專適用於特別刑事審判所審判關於特別刑事條例第十八條第十九條之案件。

第二條 特別刑事審判所公判前條所稱案件時，須召集陪審員三人出席。

陪審員席次設在辯護人席次之左。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三條 陪審員由罷工委員會預選出三倍之人數具報特別刑事審判所註冊，遇有陪審案件由審判長按照名冊次序通知出席。

第四條 左列人等不得被選為陪審員：

- 一、非中華民國國籍者。
- 二、未成年者。
- 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 四、有精神病者。
- 五、吸食鴉片烟者。
- 六、不識文義者。

第五條 陪審員如有事故不能出席時，須預將不能出席日數報告特別刑事審判所。

第六條 陪審員有缺員時，罷工委員會應即補選，報告特別刑事審判所。

第七條 召集陪審員用通知書，應記載左列事項：

- 一、陪審員之姓名住址。
 - 二、審理案件之案由。
 - 三、應到之日時處所。
 - 四、發通知書之官署。
- 審判長應於通知書簽名。

第八條 通知書應於出席日期二十四小時前送達。

當場由審判長告以下次應出席之日時處所者，以已經送達通知書論。

第九條 關於司法官之迴避拒却各規定，於陪審員適用之。

第十條 陪審員於公判日期不出席或出席不足定數者，特別刑事審判所得逕行判決。

第十一條 陪審員於公判開始後，須爲事實之陳述及證明其真實，並陳述對於本案之意見，但不得干預審判。

第十二條 陪審員於陳述前應向總理遺像宣誓對於該公訴事件爲本於良心之誠實陳述。

第十三條 特別刑事審判所於陪審員陳述之事實仍須依職權調查判決。

第十四條 陪審員於出席時，非得審判長許可不得離席。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國民政府特派汪兆銘、譚延闓、伍朝樞、陳公博爲國立廣東大學管理委員會委員。（註二）

中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向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二二次會議中提出該部與謝持、林森、鄒魯等衝突經過的報告。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本日在廣州舉行第一二二次會議，出席譚延闓、汪精衛、鄧澤如、譚平山、林祖涵、毛澤東等六人，由譚平山任主席。會中曾討論北京執行部與中央監察委員謝持，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等衝突經過的報告；決議將報告書發表後交政治委員會議復，另電催各委員即行來粵開會。（註三）

反共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林森、鄒魯、謝持等，爲籌議反共，與北京執行部聯絡，擬在北京舉行第四次全會，遭共黨份子于樹德阻礙情事，已在昨（廿三）日召開西山會議經過情形中略予敘述。因北京執行部實爲共黨份子于樹德所把持，故該部在本日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的報告，對謝持、林森、鄒魯多所指責；而出席本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六人中，譚平山、林祖涵與毛澤東係共黨份子，汪精衛則係受共黨利用偏袒共黨者，故在會議中作成發表該報告書並交政治委員會議復之決議。茲誌報告書全文如下：（註四）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北京執行部報告書(一)

六一四

「逕啓者：本黨監察委員謝持自離粵來京，對於廣東黨務及政治措施，即有許多不滿意之表示，並向本黨在京要人作破壞廣東政府之鼓吹；而廣東外交代表團來京後，本部曾作大規模的歡迎，以爲彼等定將廣東政府真相宣佈于北方羣衆之前，而打消一般人之懷疑與謝等之謠言，不料彼等到京後，總代表林森、秘書鄒魯等，不但不爲國民政府作有利的宣傳，且作與謝持等如同一鼻孔出氣之反宣傳，林森同志在三千餘人歡迎會上公然說：『無論北政府南政府一概都是不可靠的，……』等等荒謬言論。上月此間忽接到由上海哲生、楚倫、玄廬、季陶、理鳴諸同志來電，促慧僧、溥泉、右任、覺僧、季龍、子超、海濱、衡青、石曾、青陽、詠薰諸同志赴滬開會，電中有謂儘于十日內南下開會，經費已有辦法等語；嗣以此間同志多不能前往，于是又來一電，請此間同志就近在京開會，至此會議內容如何，本執行部常務委員既不在被邀之列，無從詳知。但由謝持、鄒魯、林森諸同志在京舉動觀之，則其內容必不利于本黨及廣州國民政府可知。廣東外交代表團于本月十四日抵京，而鄒、林等終未來本執行部一譚，忽于廿一日鄒、林兩同志來本執行部，聲言限本執行部於兩日內召集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又不以會議何事相告，當時本執行部常務委員王法勤同志去西安，丁惟汾同志去張垣，只于樹德同志一人在京，乃答覆林同志等，大意謂本黨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原定至遲於本月廿六日開會，現在爲期已迫，諸委員應赴廣州開會，不宜在京集會，以免決議之衝突，即或召集會議，亦須有兩個常務委員負責召集，丁惟汾同志日內返京，可少緩一二日云云。不料此信去後，鄒、林、謝、傅、茅、石衡青諸同志大不謂然，乃由個人出名，定于十月廿五日在翠花胡同八號開譚話會，是日于樹德同志以赴天安門國民大會未能出席，乃是日上午十點鐘時，謝持、傅汝霖、鄒魯、林森、石衡青、茅祖權諸同志，率領四五十人盡係同志俱樂部及民主主義同志會份子到本執行部，一面派人將大門把守，一面派人把持電話，入內翻箱倒櫃，牆角廁所等處，到處搜查，一若強盜入室，誠不知是何用心？幸而是日本執行部人員皆到天安門參加國民大會，對於關稅會議示威遊行，無人在部，得免于難，計是日丟去執行部小印一方，簿冊若干種，惟本執行部門前近日常有便衣偵探往來校巡，一切重要文件皆收藏妥當，故是日並未丟落重要文件。是日鄒、林、謝等又聯名發出通告，定于次日(廿六)召集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會議，廿六日本部常務委員于樹德同志在本

部候其開會，至九時頃，同志俱樂部及民治主義同志會份子三五成羣來本執行部，問其何事，則答云：開非常會議。問其何人所召集，則云：不知。令其簽名，則皆簽一假名或不肯簽名。迨至十時頃，謝、林、鄒同志相隨而至，已達二三十人，大半皆持鐵手杖，其勢洶洶，大有用武之勢，適是日有許多黨員來本執行部齊集，預備出發赴新華門示威，（北京示威運動分廿五廿六兩天）彼二三十人始不敢動手。鄒魯同志到部一見人多，即行走去，謝、林等候甚久，只有傅汝霖、茅祖權到場，至十二時頃，吳稚暉先生亦到場，終以執行委員到者甚少，乃各散去。十月廿八日見聯合通信社稿及廿九日黃報新聞皆登載謝持等又作『反共產運動』新聞一則，大意謂謝持等聯合北京同志俱樂部及民治主義同志會，欲強佔共產派所把持之北京執行部，以共產派早有預備，此種計劃，乃歸失敗，只大罵共產派于樹德而返云云。按此新聞必係同志俱樂部人所發，吾人由此始知謝持等所以帶領若干人來執行部者，實有極深之陰謀，而絕不料彼集合以待出發之示威羣衆，無意中破壞之也。按鄒、林等身爲本黨中央執行委員，又爲廣東外交代表團政府代表，來京後既不爲政府宣傳，已爲失職辱命，而況更作反宣傳，其應受若何之懲罰乎！謝持身爲本黨監察委員，又爲國民政府監察院長，對於失職辱命反宣傳之鄒、林代表等，不但不加問問，且更藉彼等來京之便，以逐其掠奪北京執行部之陰謀，眞所謂喪心病狂者矣！其餘如石瑛久已自行辭職，誓不聞問黨事之執行委員，今亦忽隨同志俱樂部及民治主義同志會份子，前來本執行部搗亂；傅汝霖乃候補執行委員，實任此次搗亂本執行部之總指揮；茅祖權實爲其參謀，其餘若鄒德高、姜紹模、張開銘、黃英、陳兆彬、彭革陳等皆前來本執行部搗亂，甚至如段政府國民代表會議華僑代表林森，亦冒稱黨員，前來搗亂，眞所謂本黨無奇不有之怪現象矣。至今彼等是否再來本執行部搗亂，此次尙不敢定，不過彼等俱樂部與同志會之間似有破裂之痕跡（由聯合通信社之稿及黃報新聞可以推知），而鄒、林、謝等則將別有所圖，現聞彼等四處運動此間老同志，將發攻擊共產派及不利于國民政府之宣言，此事尙不知能否實現，謹將此事前後經過情形，據實陳明。中央執行委員會應如何處置之處，即希中央斟酌施行，是幸。此致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十月三十日。」

北京執行部報告書(二)

「再啓者：最近又聞林森、鄒魯、謝持、張繼、石瑛、茅祖權、傅汝霖諸同志，對各地黨部及同志發表通電攻擊

北京執行部，並定期在張家口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解決黨事云云。至應如何應付之處，即希中央決定示知。再者，如果北京執行部有違法舉動，儘可向中央提出彈劾，今該同志等竟不顧紀律，擅發通電，已屬不合，況以北京之大，何處不能召集會議，而必在張家口召集，究竟是何用心？諸望中央指示辦法爲要。此致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秘書處啓十一月三日。」

北京臨時執政府任黃郛為駐德國大使銜全權公使。(註五)

黃郛，浙江杭縣人，清光緒六年生於紹興縣。曾肄業浙江武備學堂，留學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在日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宣統二年歸國，供職北京軍諮府。辛亥革命爆發後，助陳其美在上海起義。民元臨時政府成立，任兵站總監；臨時政府北遷，轉任江蘇都督府參謀長。參與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海外三年。洪憲過後，在天津從事著述，成「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及「戰後之世界」兩書。民國十年，受聘爲我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顧問。十一年，在汪大燮閣內任督辦全國財政會議事宜及將軍府著威將軍。其後，在張紹曾、高凌霨、顏惠慶等組閣期間，相繼出任外交及教育總長等要職。(註六)

北京臨時執政府特派魏宸組督辦全國國道籌備事宜。(註七)

魏宸組，字注東，湖北省人，早歲留學法國，歷任外交部次長，國務院祕書長，荷蘭、比利時公使，巴黎和會代表，德國公使，歸國後改任斯職。

北京臨時執政府派陳毅會同湖北省長，籌辦賑務事宜。(註八)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准簽訂中奧商約。(註九)

郭松齡二次通電，擁張學良總制東北。

郭松齡於本月廿二日在灤州發表義電後，張作霖次日即電召其回奉一行，松齡即集所部軍官會議，

決定回師攻打奉天；並誘捕反對派師、旅長多人，及經過灤州之皖督姜登選。本日，復在灤發第二次通電，指斥楊宇霆擅權弄兵，要求張作霖立即下野，並擁護張學良繼承乃父，總制三省。電文內並聲明出關當權後，當即調劑工商，發皇庠序，以資號召。其回師奉天軍隊之前鋒，次山海關，爲忠於張作霖之第五軍團張作相部所阻。（註一〇）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號，頁五。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號，頁一七。

註三：「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民國四十三年六月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頁一八五——一八六。

註四：「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八七——一八八。

註五：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九。

註六：「傳記文學」，卷二四，第四期，頁九九——一〇〇。

註七：同註五。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二九。

註九：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〇。

註一〇：「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八——二二九。

二十五日 廣州罷工委員會議決封鎖全省港口，以抵制香港。

本年六月沙基慘案發生後，除由政府循外交途徑向英法等國提出抗議與交涉外，廣州各業工會特組成罷工委員會，對英國帝國主義實施經濟絕交，與香港經濟斷絕往來。英國駐香港當局爲解除因罷工所產生之嚴重影響，日前曾邀請廣州商工界代表赴港洽談解決問題之辦法。本日，赴港代表返省，將在港洽商經過向罷工委員會提出報告，各委員以港方對解決工潮缺乏誠意，特議決封鎖廣東全省港口，以期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制香港於孤立。(註一)

北京臨時執政令免督辦江蘇軍務善後事宜楊宇霆、督辦安徽軍務善後事宜姜登選職，分別以孫傳芳、鄧如琢繼任。

奉系將領楊宇霆與姜登選，係於本年八月廿九日經北京臨時執政發布任命令，分別督辦江蘇與安徽軍務善後事宜，二人均於上月爲孫傳芳驅出蘇皖省境。北京段執政爲遷就事實，乃於本日發布命令：免楊宇霆督辦江蘇軍務善後事宜職，由孫傳芳繼任；免姜登選督辦安徽軍務善後事宜職，由鄧如琢繼任。

(註二)

孫傳芳原已督理浙江軍務，本年一月十六日，復經北京臨時執政令督辦浙江軍務善後事宜。上月發動驅奉戰事，率聯軍北上徐州後，已於本月廿二日返抵南京，爲解決蘇境軍政問題，受到江蘇官紳挽留。

鄧如琢，安徽省人，曾任陸軍第一師師長，幫辦江西軍務善後事宜，贛北鎮守使等職，至皖後，因皖軍之反對，戰事失利，遂率所部仍回九江。

馮玉祥電勸張作霖即日宣告下野。

奉系將領郭松齡發動倒戈之前，曾密赴包頭，與馮玉祥訂立密約六條：(一)因收拾時局，得令張作霖下野，並各發通電勸告；(二)如有他軍抄襲後路，馮軍得逕入天津以牽制之；(三)李景林獨立，即將熱河讓與之；(四)讓與熱河之代價，爲京漢綫讓渡與國民軍；(五)如郭軍不利，馮軍以全力爲之聲援；(六)事平之後，聯合南北軍界領袖，共定國是。(註三)

郭松齡已於本月二十二通電要求張作霖下野，並號稱東北國民軍，翌日，分軍四路攻奉，直趨山海關。本日，郭軍宋九齡部進抵綏中，奉軍已不支後退；馮玉祥乃依約通電，聲援郭松齡，宣告張作霖理

應及時引退之理由三端，勸其即日下野。電文曰：

「萬急，張督辦鑒：慨自江浙肇衅，禍及直魯，延逼京畿，風聲所至，民怨沸騰。閣下鑒於輿論之不容，故對外宣言，佯以退讓爲詞，而暗中則節節進行，不遺餘力。重兵環境，迫我宣言，祥以關切之私，曾上寸箋，將閣下顛倒錯亂之設施，逐一披露，期望根本覺悟，藉以維持大局不至糜爛。詎意告者諄諄，聽者藐藐，近復主持分途進兵，再擾長江，閣下何不思之甚，忍令生民塗炭，國本動搖，而不爲國家人民一設想耶？祥承閣下不棄，迭次欲與合作，用敢本君子愛人以德之意，言人之所不敢言，不忍言而爲閣下謀之，作爲最後之忠告，請即平心靜氣一詳察之。語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況共和國家，民爲主體，不顧民生，焉能立國？乃自奉軍入關，四出騷擾，因所部有公取公用之實，致民間來要吃要穿之謠，試思軍興以來，閣下兵威所及之區，橫征暴斂，觸處皆是，苛捐勒索，有家難歸，凡所收入，多歸中飽，軍食告竭，重累人民，民欲偕亡，豈能獨樂？誦讀古訓，良足箴規。爲閣下計，全國民情，早已共棄，無民孰與爲治，理應即時引退者一也。再則滬案發生，全國人士奔走呼號，惟恐或後，蓋鑒於強鄰之侵略無變，吾民將無噍類，民之不存，國將奚託？閣下偏不注重民生，忍心爲虎作倀，縱容軍隊，解散學生，殘殺工人，此等顯違人道之事，在稍具常識者決不忍爲。閣下乃甘爲人愚，竟悍然爲之而不顧，就令犧牲國家亦所不恤，是誠全國人士所爲痛心疾首而一致聲討者矣！閣下不顧國家大計，輕舉妄動，玉祥無似，每一念及，輒深痛惜，現者舉國救亡，集矢一身，自宜引咎自責，以謝國人，理應及時引退者二也。至若民國成立，幾於無歲無戰，無年不征，究其癥結所在，可以一言而決，曰：帝制軍與共和軍之思想衝突而已。閣下思想，始脫胎於張勳，繼效法乎項城，對於效忠民國者，則視爲仇讐；贊成帝制者，則引爲同調。所謂復辟以來，諸戰役無一非閣下一誤再誤，暗中操縱，明爲主持所釀成，其思想之腐舊，揆之現代潮流，實有背道而馳之勢。夫以德意志之強盛，威廉一世之英武，其勢之雄厚，較之遼東三省，大小奚若，只以背乎新潮，遂至一蹶不振。閣下罔知大勢所趨，誤入歧途，不自警覺，倘再事前驅，禍更難測，於身於國，兩無裨益，此觀於世界潮流理應及時引退者三也，綜上三端而言，閣下對於中華民國建國之根本，既多漠視，則國計民生焉能得所補益？但爲閣下前途計，白山黑水，既係舊遊之鄉；猛將謀臣，復多識時之士，倘能本平民政治之精神，毅然以三省政權完全還之國民，則終老田園，晚景亦自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六二〇

足樂；較之徒爭意氣，違反民情，而徒爭雄長於一時者，其得失奚啻天淵耶？祥爲愛惜國家計，愛惜三省人民計，愛惜閣下及左右英才計，謹貢片言，敬乞察納。馮玉祥有叩。」（註四）

督辦直隸軍務善後事宜兼省長李景林，宣布脫離奉天關係，擁護中央，並電勸張作霖下野。（註五）

李景林爲奉軍重要人物之一，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北京臨時執政令暫署督辦直隸軍務善後事宜；本年六月廿七日，復受命兼署直隸省長。（註六）而李景林之主要任務則在牽制馮系國民軍，爲奉系勢力自東北延伸東南之重要環節。郭松齡此次對奉宣告獨立，曾先謀於李景林，李深表贊助，惟以老母在奉，恐遭不測，乃不允加入，僅允保持中立。（註七）至是鑒於郭松齡軍聲勢奪人，乃於本日宣布脫離奉天關係，擁護中央，保境安民；並致電奉天張作霖，勸其宣告下野，以免重苦斯民。電文中表示，直隸今後只遵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的命令，不能再受奉天管轄，並表示願以直隸爲國奉兩方之緩衝區域，力守保境安民之旨，且當負維護北京之責。（註八）

中共北方區委對共產黨員發出「我們最近在北方國民黨工作中應取的態度」的指示文件。（註九）

中共北方區委本日以柏蔚之簡繼代名，對共產黨員發出「我們最近在北方國民黨工作中應取的態度」指示文件。共產黨發出此一指示，主要係針對戴季陶氏本年八月發表的一本「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以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最近在西山舉行一項反共會議，加以反擊。文件中指出：幾個月來，北方反共空氣濃厚，反映此種現象的事實是：（一）普遍的反共產與反蘇俄的宣傳；（二）鄒魯與林森之北上及其反對廣東革命政府的態度；（三）謝持等強佔北京執行部的舉動；（四）新右派首領戴季陶等之北來，

及最近在西山所召集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註一〇）因此，共黨指示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不要單獨的與右派作戰，因為單獨的對右派作戰的結果，「不但是不能把右派打倒，而反使右派強大起來」。因此，中共北方區委認為：「現在我們在國民黨工作最高原則，當是要求在國民黨中形成廣大羣衆的左派，和左派與共產派的聯合戰線。」（註一一）

按：中共北方區委對其黨員在國民黨工作中應取態度之指示原則，亦即共黨所慣於採取的所謂「統戰策略」，其運用原則是分化敵人，縮小攻擊點，爭取助力，分先後次序，各個擊破。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一九。

註二：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〇。

註三：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下冊，文海出版社印行，頁二二二。

註四：孫曜：「中華民國史料」，文海出版社印行，頁七一二——七一三。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一九。

註六：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九一和一一三。

註七：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下冊，文海出版社印行，頁二〇八。

註八：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順天時報」，第七版。

註九：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頁一八六。

註一〇：同註九。

註一一：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頁一八八。

二十六日 國民政府令蔣總指揮中正，督飭所部肅清東莞等處散兵土匪。

國民政府以廣東東莞、增城、寶安、博羅、惠州、河源等處，散兵土匪，爲患地方，特令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督飭所部，予以肅清。（註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蔣總指揮中正在大埔收繳粵軍張和及余鷹揚兩部之械，改編為獨立第二師，以馮軼裴為師長。（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財政部會同善後委員會妥籌裁撤釐金辦法。

釐金之制，係清季因臨時籌餉而創設；而裁撤之議，則因列強以其作為我國關稅自主之交換條件。

我國在道光廿二（一八四二）年以前，本有完全關稅自主權；自一八四二年及以後數年間，為中英、中法、中美諸條約所束縛，祇能按照貨價值百抽五，乃失去關稅自主權。光緒二十七（一九〇一）年之辛丑和約，我國負重大賠款，依據該約修改稅則，中英續訂商約時，英使馬凱以我國釐金妨害商務，首先極力要求裁廢；次年，中美、中日各約，美日代表均要求我國廢止釐金，作為允將值百抽五之進口稅增至值百抽一二·五之條件。本年十月廿六日關稅會議開幕後，列強代表又提出裁釐為我國關稅自主之條件。北京各團體雖曾於本月廿二日舉行示威運動，要求無條件關稅自主，但北京臨時執政府仍於本日頒令財政部會同財政善後委員會，詳擬辦法，妥籌裁撤釐金。令文曰：

「厘金名目，創於清季，祇為臨時籌餉而設。衡諸古代關市之徵，於義本有未合，且就各處通過貨物節節抽收，於工商業之發展，影響甚鉅。近年以來，政府深知其弊，屢有裁撤之議，顧以各省區軍政要需，賴茲挹注，因仍舊貫，未予蠲除，惟長此遷延，殊非體恤商民整飭財政之意。著財政部會同財政善後委員會將各省區厘金及類似厘金之通過稅捐一律妥籌裁撤，並將預備裁厘之先及實行裁竣以後各省區原恃厘金之支款如何確實抵補，詳擬辦法及進行期限，呈候核奪。此令。」（註三）

孫傳芳任張俊峯為第三軍司令。

督辦浙江軍務善後事宜孫傳芳，發動驅逐奉軍攻下徐州後，已於二十一日離徐州南下，其本身所兼第三軍司令，本日令由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長張俊峰繼任。又因鄧如琢回師，另任贛軍第三師師長馮紹閔

爲第十七軍司令。本日，張俊峰自前線電稱，已佔領山東臨城。（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因京畿警衛總司令逮捕曾毓雋，召集特別會議，決定

電召馮玉祥進京面商解決政局辦法。（註五）

段祺瑞臨時執政，原係建立在奉馮兩軍的均勢之上。馮系國民軍將領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鍾麟，名爲戍守，實即對段監視。郭松齡發動倒戈攻奉後，馮玉祥已於昨（廿五）日通電援郭，並決定調兵五路支助郭軍，鹿鍾麟即爲第一路司令。

曾毓雋爲段祺瑞的二大智囊（另一爲徐樹錚）之一，在段任執政期間，雖未參與實際政治，但其所推薦之執政政府秘書長梁鴻志，實爲其耳目所寄。因曾與奉方較爲接近，（註六）故爲馮玉祥所深忌，乃於出兵助郭攻奉之際，本日，命鹿鍾麟將曾逮捕。

曾毓雋被捕後，接近奉天之安福系要人，人人自危，多走避東交民巷使館界內。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以情勢嚴重，因召集特別會議，以決定去留；決定即日電召馮玉祥進京商討解決政局辦法，同時並派遣黃郛、許世英二人前赴張家口迎馮入京。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號，頁二〇。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下輯，頁五九六。

註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〇。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一九。

註五：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頁三〇七。

註六：「春秋」，卷一六，第五期，頁一七。

二十七日 中國國民黨在北京西山集會之執、監委員發表對時局宣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六二三

部分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監委員，本月廿三日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第四次全體會議，當日曾通過取消共產黨份子之黨籍，解除俄人鮑羅廷之顧問職務、以及懲戒汪兆銘等要案多起。本日，全會發表對時局宣言，指責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無擁護國家及國民利益之誠意，惟反革命之軍閥命令是聽，且諸多舉措更助帝國主義者之張目，以致全國國民含怒蓄憤欲待機而發。宣言強調，中國國民黨之最終目的，在努力於三民主義之實現；中國國民黨始終為擁護國家與民衆利益奮鬥而不變，抑願為國家之先鋒而不辭。

是項宣言之發表，顯示：（一）除排拒共產份子於國民黨內之決定外，對於打倒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及實行三民主義之政綱政策，固堅定如一；（二）在軍閥舊官僚與帝國主義者及一切反革命勢力控制之下的北京，能明示革命立場，更見革命黨人面對邪惡，不畏強權之精神。茲誌宣言全文如下：

「上年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對於北伐及北上之際，均有誠懇痛切之宣言，其主要之要義，以為北伐之目的，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勢力。換言之，即不僅在推倒曹吳，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必如是而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並欲以革命政府之權力，掃蕩反革命之惡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尤在對外代表國家利益，要求從新審訂一切不平等條約，以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乃能令中國出於不平等之國際地位，而後國家及民衆之利益得以充分發展，此國民所共聞者也。轉瞬一年，反革命之勢力繼續不絕，帝國主義者且由壓迫而進為屠殺。號稱革命政府之段祺瑞政府，自始即無擁護國家及民衆利益之誠意，掩耳盜鈴，冀以善後會議國民代表會議臨時參政院之類，擁護一己之地位，一方惟反革命之軍閥命令是聽，一方搜括民財至五六千萬之鉅，供其無謂之揮霍而不足，則圖二五加稅而犧牲國民八千萬之鉅款，承認自己昔所反對之金佛郎案；五卅慘劇，直道在人，正掃除帝國主義者壓迫即廢撤不平等條約之機會，有民衆為之後盾、有友國為之聲援，乃以謀達二五加稅目的之故，轉借此以召集關稅會議，偽從民意，為關稅之自主，而實以條約交換、增加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力，而助帝國主義者之張目。凡此皆一年以來國民

所共見共聞，不徒與本黨上年兩次宣言之意趣相違，亦全國國民所含怒蓄憤欲待機而發者也。

今者，段政府標榜和平統一之僞意，既已畢露，而事實上所呈遞起遞仆紛擾之案，轉甚於段政府未成立之前。凡此皆足以證明受帝國主義所援助之軍閥，終必歸於消滅；不建設真正民意之政府，終不足以自存。在此現象之中，本黨仍本本黨最終目的，努力於三民主義之實現。一方善意的渴望，今之擁有軍隊實力者，瞻前恐後，務各自立於真正擁護國家與民衆利益之途。換言之，軍隊即民衆之武器，必受民衆之指揮；一方僞認爲民意所歸之政府，既已爲民衆所厭棄，此後之政府必須爲國民所組織。國民政府之建設，本黨仍本上年本黨總理北上宣言之所主張，以國民會議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在國民會議召集以前，先行召集國民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事。

本黨於此謹以熱烈誠懇之意思告於國民曰：十四年來，國家之不寧，國民之食不得飽，衣不得暖，居不得安，間接爲帝國主義者之所賜，而直接則受帝國主義卵翼之軍閥所賜，今者雖國民之覺悟者日衆，軍閥之失敗愈速，然使國民不起而自決復立於主人之地位、以發號施令，則一年一度之害爾生命、毀爾財產、殺爾父母、辱爾妻女、傷爾兄弟子孫者，寧能終認乎？本黨則信誓在彼，始終爲擁護國家與民衆利益奮鬥而不變，抑願爲國家之先鋒而不辭。特此鄭重宣言。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註一）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電呈國民政府稱，林虎殘部業已全部肅清。

蔣總指揮據第三縱隊縱隊長程潛有電呈報，林虎部劉股潰卒，經節節截擊，已多數繳械，不日可告肅清。又據報劉志陸與右翼之黃崙股，已遭閩軍堵截，繳去槍枝千七八百桿，僅小部逃散，入山爲匪。似此情形，林虎殘部業已完全剿滅，特轉電向國民政府呈報。（註二）

北京外交部照會各國駐北京外交團領袖公使，提出解決滬案辦法。

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鑒於滬案司法調查之結果，三國委員會報告各不相同，使團迄未正式公布，因於本日照會外交團領袖公使，提出解決辦法三項：（一）滬案歸公共租界英工部局負責，須賠償死傷及其

他損失；(二)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按照中國法庭組織法組織之；(三)工部局依照洋涇濱章程予以改組。(註三)

北京臨時政府准京師警察總監朱深辭職，以衛興武兼署。

本月二十二日，北京各民間團體曾舉行關稅自主國民示威運動，並與軍警發生衝突，遊行羣衆所經路線之警署及派出所盡被搗毀，「京師警察廳」牌額亦被打下。京師警察總監朱深提出辭呈，本日已獲北京臨時執政批准，並以衛興武兼署。(註四)

衛興武時任段執政衛隊旅長兼侍從武官長。

馮玉祥電覆段執政，表示始終擁護。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因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鍾麟拘捕其親信曾毓雋，不明動機何在，乃電請馮玉祥進京面商處理時局辦法。本日，馮玉祥由包頭抵達張家口，覆電段執政，表示始終擁護；電文至簡，文曰：「執政鈞鑒：玉祥因事於感月回張，擁護執政始終不渝，尙望時賜教言，俾有遵循。」(註五)

郭松齡軍攻占山海關。

郭松齡發動攻奉之時，原計劃以其主力劉振東所率第一軍長驅入奉；劉偉第二軍對付山海關附近之張作相部；第三軍對付熱河關朝璽；第四軍作總預備隊。郭軍於本月二十三日自秦皇島附近出發，二十五日即進抵綏中。同日，馮玉祥於通電聲援郭松齡後，亦調兵五路，合力攻奉，部份並由喜峯口向熱河逼進。郭軍聲勢益壯，乃節節推進，於本日攻佔山海關。(註六)

註一：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民國日報」。

註二：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三〇七。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一九。

註四：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〇。

註五：國史館閩錫山專檔：「閩駐北京代表泉體茹致太原督師和密勘二電」。

註六：同註三。

二十八日 國民政府公布審計法及審計法施行細則。

國民政府本日公布審計法十七條及審計法施行細則十八條。茲分別誌其全文如下：

一、審計法（註一）

第一條 監察院關於審計事項應行審定者如左：

（一）國民政府總決算。

（二）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每月之收支計算。

（三）特別會計之收支計算。

（四）官有物之收支計算。

（五）由政府發給補助費或特與保證之收支計算。

第二條 監察院審定各種決算應就左列事項編制審計報告書呈報國民政府：

（一）總決算及各主管機關決算報告書之金額，與財政部金庫出納之計算金額是否相符。

（二）歲入之徵收、歲出之支用、公有物之買賣、讓與、及利用，是否與預算相符。

（三）有無超過預算及預算外之支出。

第三條 監察院應將會計年度審計之成績呈報國民政府。其認為法令上或行政上有應行改正事項，得併呈其意見。

第四條 各行政機關應將經常預算送財政部或財政廳審查，呈國民政府或省政府核定後，由部或廳送監察院備案。

第五條 經管徵稅或其他項收入之各機關，每月經過後，應編造上月收入計算書，送監察院審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第六條 各機關每月經過後，應編上月支出計算書連同憑證單據，送監察院審查，但因國家營業之便利，其他有特別情事者，其憑證單據得由各該機關保存，而監察院得隨時檢查之。

第七條 監察院審查各機關計算書，如有疑義，得行文查詢限期答覆。

第八條 監察院隨時派員親赴各機關審查賬項，如遇懷疑及質問，無論任何高級官吏應即予以完滿之答覆。

第九條 監察院審查各機關之支出計算書及證明單據認為正當者，應呈報國民政府准予核銷，認為不正當者應由監察院通知各該主管長官執行處分，但出納官吏得提出辯明書，請求監察院再議。

第十條 監察院認定為應負賠償之責者，應通知該主管長官不得為之減免；此項賠償事件之重大者，應由監察院起訴，於懲吏院懲辦之。

第十一條 監察院得編定關於審計上之各種證明規則。

第十二條 各機關故意違背監察院所定之送達期限答覆期限，應即通知該主管長官或上級機關執行處分；其故意違背監察院各種證明規則者亦同。

第十三條 各機關現行各種會計章程應送監察院備案，其會計章程有與審計法規抵觸者，應通知各機關修正之。

第十四條 各機關所用簿記，監察院得派員檢查，其認為不遵守監察院所定之方式者，應通知各機關修正之。

第十五條 監察院對於審查完竣事項，從議決之日起五年內，發現其中錯誤、遺漏、重複等情事者，得為再審查；若發現詐偽之證據，雖經過五年後亦得為再審查。

第十六條 關於國債用途之審計程序依特別規則行之。

第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二、審計法施行規則（註二）

第一條 各機關應於每月一日以前，依議決預算定額之範圍編造本月支付預算書，送監察院審核。

第二條 各機關如有新委職員，須隨時報明其姓名、俸給於監察院，以便稽核。

第三條 凡代理省庫國庫出納之機關，應將每日收支實數造成日計表，送監察院審核，不得併日彙報。

第四條 經管征稅及他項收入之各機關，應每月編造上月收入計算書，送監察院審核。

第五條 各機關應每月編造上月支出計算書同證憑單據送監察院審查；其有該管上級機關者，應每月編成上月收入計算書、支出計算書，送由該管上級機關核閱加具按語，送監察院審查。

第六條 機關所管事務有涉及數部主管者，其收入支出按照性質分別編造計算書。

第七條 財政部除依前三條外，應於年度經過後三個月以內，編造全年度國庫出納計算書，送監察院審查。

第八條 凡關於公有財產之變賣，其辦理手續須報告監察院審核；如有單據、合同應一併送監察院審查。

第九條 凡關於國債事項如償還方法及抵押物品等，如單據契約均須送監察院審查，遇有收到債款或收回債券，均應報告監察院以備查核。

第十條 監察院審核各機關報銷卷冊、收支數目有未適合時，應即發還原報銷機關限期繕送不得逾限。

第十一條 監察院審查各機關之計算書，如有疑義時得行文查詢，限文到後七日內答覆。

第十二條 監察院因審計上之必要，得向各機關調閱證據或該管主管長官之證明書。

第十三條 各機關儲藏簿記內所載收支數目與現存之款項及其單據，監察院得隨時派員檢查是否相符。

第十四條 各機關應將出納官吏姓名、履歷，及如有保證金者註明保證金額，送監察院備查，遇有交代時亦同。

第十五條 出納官吏交代時，應將經管款項及物品詳列交代清冊，點交接管人員，由該管長官報明交代情形於監察院，此項交代清冊監察院得隨時調查之。

第十六條 經管物品傢私等之官吏，應每年兩次造具傢私物品出納及存毀等表，送由該主管長官署名負責轉送監察院審查。

第十七條 倘經監察院查出舞弊情事，應即起訴於懲吏院依法辦理之。

第十八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

國民政府公布監察院單據證明規則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六三〇

國民政府本日公布監察院單據證明規則二十條，茲誌全文如下：

監察院單據證明規則（註三）

- 第一條 依審計法第十一條議定各種單據證明規則。
- 第二條 本則之規定以收據憑單爲證明收支數目之準確。
- 第三條 收據須由受款人直接出具，不得由會計員、庶務員或其他承發人代造；但一次支出不及一元或無法取其憑證者，由承發人開單證明。
- 第四條 收據上須有收款人署名、簽字或蓋章，但商號收據以商號印章代之。
- 第五條 因商號習慣於發貨單外不另具收據者，須令商號於發貨單上證明實收若干加蓋印章爲憑。
- 第六條 各購置物品所有一切發貨單據，均須粘存簿內附送本院以憑審查。
- 第七條 單據以受款人之收據爲主體，其他參考證憑作爲附件，應均附粘於主體單據以便對查。
- 第八條 各機關應特備單據粘存簿，將各項單據及附件粘存，並編列號數。
- 第九條 粘存簿內之收據號數，須與決算冊內備考欄內之號數相符。
- 第十條 各單據有雜列各種貨幣者，應注明折合率及折合銀元總數。
- 第十一條 華洋商店發貨單據有用印就格式者，須另蓋印章或署名簽字爲憑。
- 第十二條 洋文單據應由經手人譯成漢文附粘於背面。
- 第十三條 原單據所開列名目價值數量等有不甚明晰之處，又不能使受款人填補完備者，應由經手人另加註明于單據上併加蓋印章。
- 第十四條 各商店發貨單上須寫明某機關字樣，以免混用私人貨單搪塞之弊。
- 第十五條 凡收據均須填明核收之數、某種貨幣及收款日期。
- 第十六條 各項單據均應由出納官吏簽字及蓋章，並將用途簡章註明。
- 第十七條 按照印花稅法則，應貼印花之單據均須粘足。

第十八條

凡出差人員支領旅費及出差經費，如係定有日額者，應開明出差事由、起訖日期、停留地點、或因故延滯期限之事、每日定額若干，由本員出具收據加蓋印章或簽字；如係實支實銷者，應開列詳細用途清單，並將所有舟車、膳宿、因公發電暨雜費等單據，連同該員之領款收據一併送核。

第十九條

凡工程經費除單據外應加具工程估計書，連同各項圖說、監工、官吏、技師等之證明書，其訂有合同及招商投標者，並抄送一份備案。

第二十條

以上規則未能完全包括者，由本院隨時行文查詢。

國民政府公布修正法院編制法第一百二十一條條文。

國民政府本日公布修正法院編制法第一百二十一條條文如下：

修正法院編制法（註四）

第一百二十一條 推事及檢察官在職中不得爲左列事宜：

- 一、於職務外干預政事。
- 二、爲中央議會或地方議會之議員。
- 三、爲報館主筆及律師。
- 四、兼任非本法所許之公職。
- 五、經營商業及官吏不應爲之業務。

蕭耀南電覆國民政府委員會五日通電。

本日，蕭耀南自武昌電覆國民政府委員會五日通電。電文爲：

「廣東國民政府委員會鈞鑒：敬電敬悉。胡虜竊國，普天同憤，諸公熱心衛國，一致同仇，至深欽仰。承示各條，具見卓識，自當奉爲圭臬，努力進行，翹望南天，不盡依依。」（註五）

北京臨時執政准交通總長葉恭綽辭職，以內務總長龔心湛兼署。（註六）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六三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六三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准秘書長梁鴻志辭職。

梁鴻志出任北京臨時執政府秘書長，原係由段祺瑞之親信曾毓雋所推薦。因曾與奉天張作霖較為接近，本月廿六日已遭馮系將領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鍾麟所逮捕。梁因膽小，聞曾被捕，恐禍將及己，乃夤夜出走躲避，並向北京臨時執政府提出辭呈。本日，梁辭職獲准，以許世英繼任；許未到任前，由張伯英代理。（註七）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號，頁九——一一。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號，頁一二——一三。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號，頁一四——一五。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號，頁八。

註五：「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號，頁六二。

註六：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〇。

註七：同註六。

二十九日 北京各團體舉行國民革命大示威運動，要求段祺瑞下野；並在大會中決議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召集國民會議。

北京各團體繼本月廿二日舉行關稅自主國民示威運動之後，廿八日再度發動國民革命大示威運動；羣衆集會時，由朱家（按：參考李璜：「學鈍室回憶錄」，閻錫山檔電文中之朱家或即朱家驊）擔任主席，會後遊行組成敢死隊作前導。示威羣衆分赴章士釗、李思浩、梁鴻志、朱深等政要住宅，將什物搗毀，並有縱火情事。包圍段執政官邸之羣衆，並向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鍾麟要求三事：（一）段祺瑞於本月二十九日十二時前辭去臨時執政；（二）解除執政府衛隊武裝；（三）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執

行中央政務。(註一)

本日下午，各團體續在天安門外集會，到各界代表會衆二千多人，鹿鍾麟出席答覆問題。大會議決實行倒段，解散關稅會議，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召集國民會議；並責成國民軍服從決議案，懲辦賣國賊，查辦金佛郎案。部份會衆曾搗毀關稅會議會場，並赴晨報館，將該報館縱火焚燬。(註二)

附錄：知識份子積極展開政治運動(註三)

(節錄李璜：學鈍室回憶錄)

我在北大教書這一年中(一九二五——二六)，在學校外面，知識分子對政治的運動已相當積極的展開了。一方面是國民黨的左右兩派與尚不爲普通人所注意的青年黨人合起來以對付北洋軍閥，而目標指向段祺瑞的執政政府；一方面又是國民黨的右派暗中連絡青年黨人以對付國民黨的左派(中共)。因此由黨派秘密指揮的遊行示威，反對北洋政府，在這一年中，先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要求關稅自主(因前一日段政府召集的關稅特別會議在北京揭幕)的示威遊行；北大教授中的朱家驊(驥先)、徐炳昶(旭生)與教務長顧孟餘均參加，率領學生幾大隊，行至北大第三院附近北河沿地方，即爲軍警所阻，起了衝突，徐旭生打傷了頭，這在我初到北京不久，聞國魂社同志報告，這是國民黨左右兩派合作以對付段祺瑞，使他不得再向列強借款以維持其政權的。這一次示威遊行，並沒有遊行得痛快，因又引起第二次十一月二十八日更大的示威遊行；仍以「關稅自主的國民運動」爲名，而口號中乃有「要求段祺瑞下野」等呼聲，學生參加者在千人以上。國家主義青年團北京團部與國魂社同志約五十人也躍躍欲試，我覺得非率領隊伍去參加羣衆運動不足以提高士氣。事先徐旭生教授既來約我參加，我便與清華大學教授邱椿(大年)同志兩人率隊而出。此次北大教授參加者甚多，朱驥先、李潤章、李玄伯(宗侗)、沈兼士、林語堂與我等不下十餘人，皆列前隊；驥先且手執一桿旗子，上書「關稅自主國民運動」字樣，走在最前面，直向東四牌樓段祺瑞之執政府衝去，衝入府之兩側院門內。但正門緊閉，而軍隊在院內門首執槍向空大放一排槍，羣衆即被迫退走；烏合之衆，自行踐踏，邱椿同志與我因在前列，他回頭走時，被踩掉布鞋一隻，同我回到沙灘換鞋。至受傷倒地而被拘

去之學生旋即被釋放；但段政府指目於騷先，因他既擎大旗，而又呼出「要求段祺瑞下野」，並有「國民革命萬歲」的喊聲，段就不得不來捉騷先；他避居東交民巷幾時，後只得南下赴廣州去了。騷先是時似是國民黨的左派（後來與戴傳賢接近而歷任國民黨的黨政要職，則是右派無疑。我當時不識騷先，及至抗日戰爭中及其以後始成朋友）。因為每次示威與打晨報館，他都是一馬當先，至少他那時是被左派所利用的。

幾次大遊行（在我未到北京以前還有兩次遊行示威）後，國民黨左派勢力大為擴張於北京學生界中，中共秘密在各大學所設立的小組活動也有進展，人數增加；於是共產黨便在革命運動中來爭領導權，在學生會及各種會議中，均排斥異己，動加威脅，而露出包辦把持作風，首先便令國民黨右派教授學生受不了。至於無黨無派的教授，其所參加示威遊行，大半因段政府發不出薪水，生活艱難，心境惡劣，藉此發洩悶氣而已；今見教授學生之有國民黨籍的左右兩派爭吵不已，也多半潔身而退，不再參加運動。共產黨既立意包辦把持，當然更不能容忍一向反共之國家主義派在北京學生界中活動，因之北大共產黨學生竟與國魂社學生在教室內門口，在寢室裏打了起來。

註一：國史館閻錫山專檔，「閻駐北京代表泉體茹致太原督師明密電」。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一九。

註三：李璜：「學鈍室回憶錄」，頁一二四——一二五。

三十日 東征軍南路戴岳及陳銘樞所部，分別進攻雷州、欽州。

本月二十三日，東征軍南路俞作柏指揮之第四路進佔廉江城後，再與陳銘樞指揮之第一路會同進攻廉州。廿九日，鄧本殷殘部退出廉州，本日，由國民革命軍占領之。陳銘樞部再計攻擊欽州。南路戴岳指揮之第三路則於本日進攻雷州。（註二）

國民政府令解散粵漢鐵路董事局一切職權，由查辦委員會暫行代理。

國民政府以粵漢鐵路董事局有串同侵吞路款之弊，且路政不著，已於本月廿八日派陳公博、甘乃光、林祖涵、孫科、李作榮為該路南段廣三鐵路查辦委員會委員，並以陳公博為主席，進行查辦。本日再

發佈命令，解散董事局一切職權，由查辦委員會暫行代理。令曰：

「粵漢鐵路董事局歷年串同總協理舞弊，侵吞路款，玩視路政，經查辦該路委員會調查明確，應即解散；並着粵漢鐵路查辦委員會迅即定期召集股東，重新選舉。在新董事未選出之前，該局一切職權由該查辦委員會暫行代理。此令。」（註二）

按：粵漢鐵路係於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由美國合興公司投資建築，光緒三十一年經我國贖回商辦，翌年成立商辦廣東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由股東推選總辦、副辦，處理路政等事宜。三十三年公司改總理制，設總理、協理各一人，下設坐辦四人，分任工程、購地、事務等事。民國十二年，國父以大元帥開府廣州，以粵路管理未善，時值北伐，此路軍運所關，因特派陳興漢管理路務，自後該路南段即由廣東省接管，由商辦變為官督商辦。（註三）

孫傳芳自徐州覆電國民政府，認為國民政府委員會所示建國四義，乃針對當時時局之藥石，深願致力於此。

國民政府委員會，於吳子玉、蕭衡珊、孫馨遠等通電聲討段祺瑞與張作霖媚外賣國之後，旋於本月五日對吳、蕭、孫以及楊隣葛、姜超六、李芳辰等人發表歌電，勉彼等善用其所握有之武力，務使與帝國主義絕緣，而與人民相結合，然後不致蹈段、張之覆轍，能為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而奮鬥；並勉為實現國民革命共同努力下述四端：（一）務建設能統一全國之真正國民政府；（二）此政府必於最短期間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三）此政府必於最短期間發起國際會議，以解決不平等條約；（四）此政府必盡力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註四）

本日，國民政府獲孫傳芳自徐州復電，認為國民政府委員會所揭建國四義，實針對時局之藥石，深願共同致力以促其實現，孫傳芳復電云：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三十日

六三六

「廣州國民政府委員會諸公均鑒：奉讀電，所以期勉之者良厚，感佩曷極。自張作霖勾結日本勢益橫溢，奉吉淪喪，直督驟然，身受者傷心，聞之者酸鼻。傳芳不忍斯民之困於水火，乃相見以兵戎，幸獲小捷，虜氛少靜，遠辱贊許，彌滋感慙，十年以來，國基未固，蓋以斂欲自恣者，每媚外以求榮，引虎自衛，以遂其壟斷，而外人亦乘機侵暴以宰割我者厚殖其私。天下滔滔，亂斯極矣。承示建國四義，洵爲對症之藥石，救時之正軌。惟念障礙不除，則建設無從着手，必使武力與帝國主義漸滅無遺，然後真正民意始有發展之可能。傳芳不敏，深願羣力於此，當亦諸公所樂聞也。東海南海，心同理同，引企羊城，尚祈賜教。孫傳芳叩馬印」（註五）

張作霖因張學良安撫郭松齡軍之計劃失敗，宣言討伐並懸賞捉拿郭松齡。

本月廿二日，郭松齡在灤州逼電反奉，要求張作霖下野，由張學良接掌東北軍政大權，並攻擊楊宇霆。奉方初以爲若使楊宇霆出走，同時令張學良進行安撫，或可使郭松齡回心轉意，而能順利解決問題。張學良於廿五日奉派安撫郭軍，（註六）發現郭松齡態度堅決，絕無迴旋餘地，張作霖遂於本日發布討伐宣言，決定實行軍事解決；（註七）並懸賞捉拿郭松齡及其幹部，獎勵方式如下：（一）生擒郭松齡者，賞八十萬元；（二）燬郭軍之兵站處所者，賞四萬元；（三）捕郭軍之將官者，賞一萬元。（註八）

熱河都統闕朝璽率部回奉，馮玉祥即令所部乘機進駐熱河。

奉軍將領闕朝璽，原與郭松齡、張作相、汲金純等所部，共同負有監視對付國民軍之任務。郭松齡發動倒戈攻奉後，本月二十七日已攻佔山海關，張作相節節退守；聲援郭松齡之國民一軍，亦於是日由多倫向熱河進發，攻取承德，以分奉軍之勢。闕朝璽爲免勢孤敗績，同時奉張作霖命回兵救援，乃未經接戰即率部返回奉天，使熱河成爲軍事真空地帶；馮玉祥以良機難得，遂命所部第十一師師長宋哲元率部兼程進駐熱河。（註九）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準備修改臨時政府制，增設國務院，實行責任內閣制度。

段執政前因京畿警衛總司令部逮捕曾毓嵩，認係馮玉祥不支持臨時執政府之表示，遂派黃郛、許世英二人叩命前赴張家口謁晤馮玉祥，徵詢解決政局意見，以定去留。及黃、許回京，報告馮玉祥表示擁護經過，遂準備增設國務院，實行內閣制。（註一〇）

北京警衛司令部禁止羣衆集會。

北京各團體自本月廿二日發動關稅自主國民示威運動後，前昨兩日繼之以國民革命大示威運動，公開反對北京臨時執政府，要求段祺瑞下野，要求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召開國民會議，並搗毀政要住宅，縱火焚燒報館，秩序騷然。京師警察總監朱深、交通總長葉恭綽、次長鄭洪年、臨時執政府秘書長梁鴻志等皆先後呈請辭職，臨時執政府頗有搖盪趨勢。日前段執政派許世英赴張家口謁馮玉祥時，馮曾電告鹿鍾麟，謂：秩序固當維持，民意亦不可違；迄至京師騷動，外交團亦聯合電告馮玉祥，如秩序不能恢復，當即下旗歸國，（註一一）於是，馮乃令鹿鍾麟先行恢復秩序。鹿鍾麟因於本日布告四城，禁止羣衆集會（註一二），秩序因以漸次回復。

註一：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頁二五一。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號，頁二一。

註三：凌鴻勛：「中國鐵路志」，民國四十三年版，頁二二〇——二二五。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四號，頁五二。

註五：「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號，頁六二。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一九。

註七：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下冊，頁二〇八——二〇九。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一月三十日

註八：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時報」。

註九：同註六。

註一〇：同註六。

註一一：國史館閻錫山專檔：「閻駐北京代表泉體茹致太原督帥明密電」。

註一二：同註六。

六三八



十二月

一 日 東征軍克復平遠，深受人民愛戴。

東征軍自十月六日出師東征以來，已將逆軍主力完全擊潰，東江各城次第收復，直達潮梅，至本日進而克復興福、江西南省接界之平遠縣。凡東征軍所過，「國民羣聚翹觀，簞食壺漿以迎」。(註一) 蔣總指揮中正未幾致電國民政府報捷，稱：「平遠已於月初克復，昨據新縣長姚海珊報稱，我軍紀律嚴明，人民愛戴。」(註二)

蔣總指揮中正呈請任命馮軼裴為獨立第二師師長。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委馮軼裴為獨立第二師師長，收編張和、余鷹揚、周潛各部。(註三)

本年九月十五日，馮軼裴、張和、余鷹揚部為林虎等股壓迫，陸續撤回平山、淡水。於十一月十四日蔣總指揮電馮軼裴指示處置隊伍及對閩方針。(註四) 至此乃委馮為獨立第二師師長，並呈請國民政府核定。

國民政府任命俞飛鵬為惠、潮、梅財政處處長。

蔣總指揮中正於東征軍底定東江之惠、潮、梅先後，為使此一區域之財政處理得當，特設置惠、潮、梅財政處，並呈請國民政府任命曾任黃埔軍校籌備委員及現任運輸總站部總站長之俞飛鵬為處長，本日國民政府遂正式發表其任命。(註五)

國民政府令派宋子文、古應芬等為廣東各路行政委員。

國民政府於十天前先任命周恩來為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以惠、潮、梅全屬之；甘乃光為南路各

屬行政委員，以恩開兩陽三羅新興暨高雷欽廉全屬之。（註六）至本日復任命財政部長宋子文兼廣東廣州各屬行政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兼民政廳廳長古應芬兼東西江各屬行政委員。（註七）據當時國民政府解釋稱：「各路行政委員之設，係因粵省幅員遼濶，交通不便，兵戰連年，匪盜充斥，故假以專權，俾便分途整理，此不過暫行之制。」（註八）又各行政委員職權規定如下：（一）督率所屬各縣縣長處理地方行政事宜；（二）對於所屬各縣縣長得先行任免，再行報告於省政府。（註九）

國民政府電令南路軍總指揮朱培德革除鹽稅加抽軍需費陋規，並轉飭各軍遵照。

廣東電茂、博茂等地於鄧本殷部逆軍竊據時，曾對鹽商勒抽軍費，使鹽商虧折。電白既經收復，國民政府遂於本日電令南路軍總指揮朱培德通令各軍，對此項勒抽軍費之弊，永遠革除。其原電並抄發兩廣轉運使鄧澤如查照，令文如下：

「爲令知事：現據鹽業運商濟安公堂研究公會等代電稱：『竊鹽爲統一稅項，除納正稅外，無別項抽捐名目，乃自鄧本殷駐高州：程船到電茂、博茂等場配鹽，每載抽軍需費一千八百元後，又加至二千五百元，任情苛斂，言莫予違。程船處於勢力之下，無從抵抗，斯時省中政府，亦未繩愆而制止之，呼籲無門，祇得吞聲照繳，商人因此虧折實甚。今電白地方，已爲省軍收復，此等非法苛捐，諒非廉潔政府所忍爲，況鹽爲國餉所關，亦民食所繫，用敢據實電陳，務乞迅電駐電白軍界長官，將此項勒抽軍費永遠革除，實爲德便』等情。據此，當即電請南征軍朱總指揮通令駐電白各軍，暨南征各軍，一體遵照。嗣後不得擅自抽收此項苛捐去訖。合將原電抄發，令仰該運使查照，并轉飭該原具呈人知照。此令。」（註一〇）

國民政府令准川軍慰撫使龍光銷差；熊克武所留官佐匡伯侯等五十九員，資遣回川。（註一一）

國民政府令免廣東大學校長鄒魯職務，並以陳公博暫代校長。

先是本年九月十五日，國立廣東大學校長鄒魯提案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改國立廣東大學爲國立中山大學，當經會議通過，並定十一月十一日成立；但鄒魯旋即被派參加北上海外交代表團離校，俄顧問鮑羅廷及汪兆銘在政治委員會中提議緩期成立中山大學，先派甘乃光、馬洪煥、陳公博爲調查委員，以甘乃光爲主席，對廣東大學進行調查。甘奉命後，於十月三十一日致函廣大，竟擅稱爲「查辦廣東大學委員會」主席，因而引起廣大教授之不滿，要求汪兆銘撤換甘乃光等三人。汪不予理會，且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提出於政治委員會第八十四次會議，組織「廣東大學管理委員會」，以汪兆銘、譚延闓、伍朝樞、陳公博爲委員，實際上汪、譚、伍均無暇過問校事，等於將廣大交陳公博一人管理。廣大教授反對陳公博亦憎惡汪兆銘，因決定不承認這個「廣東大學管理委員會」的組織，加上當時鄒魯、林森等又在北平西山召開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並發表揭發汪兆銘爲俄顧問鮑羅廷及共產分子所利用等罪狀，國民政府遂於本日明令免除鄒魯之廣東大學校長職務。（註一二）茲誌原令如下：

「月前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將廣東大學改爲中山大學，經決議通過。政治委員會以名義已定，不可不積極籌備，以期名實相副，故決議設調查委員會調查廣東大學之一切狀況，以爲實行改稱中山大學之準備。乃鄒魯在北京突然發表文字，措辭荒謬，初猶以個人辯難之文辭，不足計較，不圖十一月二十七日廣東大學發表鄒魯致諸同事同學之函，其措詞大略相類，似此造謠惑衆，實堪詫異。今夏討平楊劉之役，鄒魯始則託言調和，繼則避居香港，態度模稜，事定之後始遂巡回省。日與無聊政客、失意軍人相勾結，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及政府所施行之政策，往往藉端阻撓，例如此次鄒魯函中所資爲抨擊者，莫如謂政府破壞教育經費獨立，然按之實際，鄒魯所斤斤致意者，特爲教育經費之分割，與教育經費獨立渺不相涉。數年以來，騎兵悍將，分割財政，惟力是視，以致政綱解紐，民生憔悴，稍有常識，莫不痛心。中上七校感於經費無着，迫不得已，乃分割財政收入之一

部，以資維持。此事遠在鄒魯未任廣東大學校長以前，鄒魯無從攘以爲功。及鄒魯任廣東高等師範校長以後，提議合併法政、農林兩校爲廣東大學，遂藉口籌備，對於教育經費任意把持，廣東大學一切收支數目從不呈報政府，不特用途不明，即對於收入之種類、數目，政府亦無從知悉，遂得以廣植私人勢力。前此大慾未除，政府自無暇整頓及此，及禍亂削平，政府依據中央執行委員會統一財政之決議，將從前驕兵悍將分割財政之惡習，悉予掃除，特頒明令，一切文武官吏皆不得截留財政，違者以軍法從事，令出惟行，豈能於中上四校獨存例外，且政府此舉，固爲一切經費計，亦即爲教育經費計。蓋必財政統一，然後預算可以確定，必豫算確定，然後用度始得不匱。當推行財政統一之第一步，中上四校向來分割所得之經費，驟被收回，雖立形拮据，然推行至第二步，則財政收入較裕，對於支出亦隨以較豐，教育經費爲國家作育人才之根本，中上四校更爲廣東全省高等教育機關，政府豈有忽然置之不理。通者全省將次底定，財政整理亦已就緒，政府對於教育經費將度其力所能至，日謀增加，以視鄒魯之斤斤於把持一部分之收入，既不能充中上四校之用，又不能使全省學校平均分配，而徒割裂財政，貽害無窮者，其得失利害豈可同日而語？鄒魯徒虞財政統一之後，收支公開，不復能如以前把持壟斷，遂剽竊黨綱，以文飾其私，且藉以爲厚誣政府之具，其用心實爲可鄙，最近以調查委員會成立，更慮陰私揭發，遂不惜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及政府，架詞構陷。所稱共產云云，乃帝國主義及軍閥所挾以爲謠誑中傷之資，近來因事實不符，此種聲響，已歸沉寂。鄒魯乃拾其唾餘，用爲構煽，可謂心勞日拙，鄒魯言論行動，乖謬如此，不足以儀型多士，着即免去國立廣東大學校長本職。此令。」（註一三）

國民政府並同時任命顧孟餘（兆熊）爲國立廣東大學校長。顧當時遠在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教務長，事實上不能到職，於同日又令派親共分子陳公博在顧未到任前暫行兼代廣東大學校長。（註一四）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命令嘉勉察哈爾都統張之江。

先是，原任察哈爾都統張錫元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由段執政令准辭職，以馮玉祥部將張之江署理。將近一年，由於張氏政績頗著，段氏遂於本日命令嘉獎之。（註一五）

北京臨時執政令准陸軍總長吳光新辭職，以賈德耀繼任。

吳光新與徐樹錚、靳雲鵬、傅良佐同爲段祺瑞之重要幹員，且爲段原配夫人之弟，段因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任吳爲臨時執政政府陸軍部總長。惟自本年八月二十四日馮部之鹿鍾麟出任京畿警衛總司令後，與吳衝突時起，使段左右爲難。段不得已於九月二十三日派吳往日本觀操，而以接近馮玉祥之次長賈德耀暫代部務以作緩衝。（註一七）未幾，段又派吳赴奉天、張家口、河南、湖北與各方接洽聯絡。吳氏原率領之執政府衛隊三旅，於十一月十六日改歸馮玉祥節制，並以賈德耀任司令，使奉軍在京之勢力全被排除。（註一八）至本日段執政遂令准陸軍總長吳光新辭職，以賈德耀正式繼任。五日並令原屬馮軍之齊振林、熊斌爲陸軍次長，以示好於馮玉祥。（註一九）

北京外交總長沈瑞麟、司法總長楊庶堪辭職，未准。

北京外交總長沈瑞麟於本日提出辭職，爲段執政挽留，決給假一月。又司法總長楊庶堪於本日閣議時，因即將展開工作之調查法權委員會經費一再拖延未撥，憤而辭職，亦爲段執政所慰留。並答應司法部所請速撥之各國調查司法經費三十萬元，決由財政部負責籌撥。（註二〇）

楊庶堪係老同盟會員，追隨國父革命，曾任大元帥府秘書長、廣東省長等，故段祺瑞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執政之初，即任用楊爲農商部總長，至本年七月廿八日復改任爲司法部總長，楊於八月十八日始行到職。近英美日法等八國允派調查法權委員來華從事調查司法，以爲取消領事裁判權之依據。楊氏以任務繁重，急需經費支援，始能展開工作，經提閣議決議經費五十萬元，至上次閣議又通過先撥三十萬元，因各國代表已部分來華，會議召開在即，而財政部分文未撥，致使楊氏憤然而有去志。（註二一）

北京臨時執政府秘書長梁鴻志畏懼鹿鍾麟逮捕，改裝出京抵天津。

先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段執政之親信大員姚震（法制院院長）、曾毓雋等，被馮玉祥部之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鍾麟逮捕，安福系要人多逃使館界要求庇護。秘書長梁鴻志繼國憲會委員長林長民之後，於本日改裝出京抵天津。（註二二）其被拘訊中之曾毓雋，據許世英於本日自張家口回報，馮玉祥主張嚴辦，有八字批語致段云：「害我執政，亂我國家。」（註二三）段無力維護，馮玉祥旋即下令將曾毓雋槍決。

孫傳芳以五省聯軍總司令名義，任陳調元為皖軍總司令、王普為安徽省長、陳陶遺為江蘇省長。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令免督辦江蘇軍務善後事宜楊宇霆職，以孫傳芳繼之。翌日又令免督辦安徽軍務善後事宜姜登選職，以鄧如琢繼之。（註二四）但此項任命，未為業已自稱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之孫傳芳所接受，蓋免職之蘇督楊宇霆、皖督姜登選等率軍勢力，早為孫傳芳所驅逐，孫且於段之命令前五日已入駐南京，蘇浙皖贛閩五省，全在孫軍控制之下。（註二五）故孫不承認段執政對東南各省有統馭之權力。至本日孫遂自行下令任陳調元為皖軍總司令，王普為安徽省長，陳陶遺為江蘇省長。（註二六）以否定段氏所下命令之效力。

孫傳芳原屬直系軍閥之一員，而又善於觀變趨避以圖自全者。始於十一年冬，率所部自杉關援閩，三年間逐李厚基、王永泉，更逐去在閩粵軍，收編閩南民軍。十三年五月，北政府任孫為閩粵邊防督辦。八月，江浙戰起，孫率閩贛聯軍大舉入浙。及盧永祥、何豐林出走，孫遂取得閩浙巡閱使之頭銜。未幾洛吳失敗，奉軍伸其勢力於長江下游，孫遂決以先發制人之手段，進攻駐蘇奉軍。時白寶山、馬玉仁、陳調元、朱熙等又紛起響應，故不旬日盡驅奉軍於大江北岸，進佔徐州。從此據有蘇浙皖閩贛五省，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整理地方，以收民心，訓練兵卒，以備作戰；遙尊吳佩孚而不與段執政政府決裂。

；旋與奉系解釋嫌怨，而不開罪於他方；樹保境安民之幟，存見可而進之心，一野心勃勃之軍閥也。

(註二七)

按：孫傳芳此次所更委之疆吏，如王普，安徽省人，原任安徽陸軍第三混成旅旅長；陳陶遺，名公瑤，江蘇省金山縣人，早歲入同盟會，爲南社健將，曾任南京參議院副議長、衆議院衆議員等職。可見孫之任王、陳爲皖、蘇省長，實寓皖人治皖，蘇人治蘇之意，亦籠絡人心之一端也。

賄選議員吳景濂、張伯烈等紛抵漢口，成立辦事處，欲圖舊國會復會。

吳佩孚於十月二十一日於漢口查家墩就所謂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通電討奉並宣稱恢復法統舊制，旋賄選議員及正副議長吳景濂、張伯烈等紛紛前來漢口，準備復會。(註二八)至本日遂租定特區三續、改選衆議員、修正憲法，與吳佩孚之意見接近。(註三〇)

吳景濂、張伯烈等，係於民國十二年十月五日在北京集合國會議員五百九十人，從事賄選活動，有人告發，以五千元一票，有四百八十票賄選曹錕爲總統，故皆稱「賄選議員」。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曹錕被幽；十一月吳佩孚戰敗南下，張作霖、馮玉祥擁段祺瑞就臨時執政；十二月一日，北方參與賄選議員受檢舉多逃天津，宣言在京不能行使職權，將國會移津，未能參與賄選之議員亦乘機活動。(註三一)至本年十月六日段執政下令通緝吳景濂等賄選議員，吳等遂紛紛避來漢口。(註三二)又同時被通緝之張英華已任吳佩孚所委之財務處長；張志潭爲外交處長。(註三三)

方本仁調任贛東鎮守使吳金彪爲贛北鎮守使，並派蔣鎮臣繼任贛東鎮守使。

江西督辦方本仁以原任贛北鎮守使鄧如琢，已爲北京臨時執政府於十一月二十五日令派爲安徽督辦，(註三四)乃於本日令調贛東鎮守使吳金彪繼鄧之遺缺，而改派蔣鎮臣繼任贛東鎮守使。(註三五)

直督李景林態度遽變，與魯督張宗昌組直魯聯軍，並釋放為郭松齡拘捕解津之奉軍師旅長回奉天。

郭松齡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灤州起事反奉後，翌日曾誘捕反對派之姜登選及奉軍師旅長許蘭洲等數十人，然後解津交直督李景林拘禁。（註三六）旋李景林改變態度，由反奉而擁奉，遂釋放許蘭洲以下師長趙恩臻、高維嶽、齊恩銘、裴春生四名，旅長孫旭昌等二名。許等於本日晨由津回抵奉天，即會見張作霖報告一切。（註三七）

時李景林已放棄與國民軍之妥協，而與奉軍魯督張宗昌結攻守同盟，其軍隊亦已改稱直魯聯軍，表明其為奉派之色彩。當時李軍之配置如下：（一）楊村：第一師。（二）天津：第五混成旅。（三）楊柳青：第十九師。（四）馬廠：第四混成旅。（五）靜海：第二混成旅。（六）軍糧城：第一、第三混成旅。（註三八）

俄使加拉罕回任過奉，與張作霖晤商中東鐵路，東北運兵先行繳費事宜，未獲協議。

先是，本年十一月十日，中東鐵路局長伊萬諾夫發佈通告，謂自本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國軍隊須先付運費，始能經由中東鐵路運送。中東路理事會爲此一問題，於十一月三十日開會於哈爾濱，中國理事長及理事，對於路局此項行動表示抗議。俄國理事方面則堅持中國護路兵若不先付車費，便不准乘車；中國理事則認爲奉天當局有任何軍隊，均有不須付車資乘車之權利。此時適值郭松齡舉兵反奉，俄方此項提案，不啻阻撓奉軍之運輸，奉天當局認爲問題十分嚴重。（註三九）至本日俄大使加拉罕回任過奉，遂與張作霖晤談，（註四〇）惟無結果。

郭松齡致電日本駐華公使，要求嚴守中立；並聲明尊重各國權益，但不得再與張作霖簽訂新約，否則無效。

郭松齡率部出關後，即聞日本將援助張作霖固守奉天，並以承認日人在東北各項無理要求爲交換條件。郭除派外交代表殷汝耕赴大連與日本外交人員接洽疏通，要求日人嚴守中立外，並於本日致電北京日本公使芳澤謙吉，作同樣要求。其電文如下：

「北京日本使館芳澤公使鑒：此次敝軍回奉，本意在順納民意，主持和平，對於外僑生命財產，以及條約上之權利極力尊重保護各節，業已疊電奉達，諒邀臺覽。惟是東省與貴國比隣，經濟關係，尤爲密切，誠恐貴國商民懷有不了解敝軍行動之用意，羣懷疑慮，致有不安，特此敬請轉達貴國居留官民，凡兩國條約上之權利，一律尊重固不待言，即一切貴國私人對於省政府經濟契約或與敝國人民合辦實業等項上之合法事業，一律照前繼續有效。至貴國人士受政府及各機關僱傭者，亦均繼續任用。況多數係敝舊交，尤可照常任事，不必疑擾。惟在本軍舉事以後，抵奉以前，其軍事期間，如省政府或張氏個人，與外人所訂一切新條約契約，均不能承認爲有效。再敝軍旋省，如有抗拒義師者，勢不得不加撻伐，此種作戰行爲，亦純係敝國內政問題，應請轉達貴國政府通飭所部官吏，嚴守中立，不得有供給金錢軍械及一切便利軍事之行爲，致傷兩國親善之友誼，而失貴國公正之態度，且啓敝國民對貴國之疑慮。專此奉達，諸維鑒照，郭松齡。東印。」（註四一）

馮玉祥、郭松齡代表抵京要求段執政查辦張作霖，郭松齡並下令於週內攻取瀋陽。

郭松齡所派代表蕭其煊於日前抵張家口訪晤馮玉祥，然後偕馮之代表王乃樸於本日抵北京，聯袂謁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請段下令將督辦奉天軍務善後事宜張作霖免職，並交郭松齡查辦，段允爲考慮。（註四二）郭松齡於本日下午令各軍長，限一星期內攻取瀋陽。時郭部已改組爲「東北國民軍」，郭自任總司令，宋九齡爲前敵總指揮，鄒作華爲參謀長，第一軍長爲劉振東，第二軍長劉偉，第三軍長范浦江，

第四軍長霽雲，砲兵司令安玉珍，工兵司令柏林，輜重兵司令牛元峯，臨時警備司令彭振田，及先遣軍司令魏益三。(註四三)至郭軍之布署如下：(一)在九門口、石門寨附近置兵力三個師；(二)以在海關之兩師進行萬家屯方面之右翼偵察；(三)從秦皇島方面之總預備隊兩個師中調出一師，以防李景林之直魯聯軍。(註四四)郭松齡於上月下旬發動回師奉天之後，郭奉兩軍之相持態勢略如下述：

先是張作霖獲悉郭軍發動回奉消息之際，預定設第一道防線於山海關，第二道防線於石山坦，第三道防線於遼河。守山海關奉軍爲張作相部，與郭軍開火敗績之後，已全部退出山海關，向綏中方面轉進。在長城基處之鐵橋，已爲張作相軍炸燬，以致列車不能通行。在秦皇島附近之第九師汲金純全部，已宣告獨立，與郭軍合併。前所極力阻止郭軍出關之熱河都統闕朝璽軍，已退出熱河集中錦州。在海關之郭軍兵力約八萬人，完全集中於秦皇島附近。郭軍企圖一鼓作氣徹底殲滅奉軍，故於本日發出一週內攻取瀋陽之命令。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九九；「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四號，頁五〇。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八號，頁五四。

註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日上海「時報」。

註四：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八四、一九一。

註五：同註二，第十七號，頁八。

註六：同註二，第十六號，頁二四。

註七：同註二，第十七號，頁九——一〇。

註八：同註二，第十八號，頁三五。

註九：同註二，第十六號，頁三一。

註一〇：同註二，第十七號，頁一七。

註一一：同註二，第十六號，頁五一——五二；第十七號，頁三〇。

註一二：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四三五——四三六。

註一三：同註二，第一七號，頁五——七。

註一四：同註二，第一七號，頁七。

註一五：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一。

註一六：同註四，頁一五八。

註一七：同註一五，頁一一六、一二一。

註一八：同註四，頁一八六、一九一。

註一九：同註一五，頁一三一。

註二〇：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日上海「時報」。

註二一：「國史館館刊」(-)，創刊號，頁七一；同註二〇；劉壽林：「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頁八五。

— 八六 —

註二二：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日上海「時報」。

註二三：同註二二。

註二四：同註一五，頁一三〇。

註二五：徐道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頁三二三。

註二六：「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三九。

註二七：「革命文獻」，第十四輯，頁七，總頁一七八三。

註二八：「吳佩孚先生集」，頁四一七。

註二九：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日上海「時報」。

註三〇：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九七。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一日

六四九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日

六五〇

註三一：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五五、一五七——一五九、一八九。

註三二：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三。

註三三：同註一五，頁一二三；同註二八。

註三四：同註一五，頁一二五、一三〇。

註三五：劉壽林：「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頁三三九。

註三六：同註四，頁一九二。

註三七：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日上海「時報」；「傳記文學」，卷一八，第五期。

註三八：同註三七。

註三九：傅啓學：「中國外交史」，頁四八三。

註四〇：同註二六，卷二三，第二號，頁一三九。

註四一：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七一四。

註四二：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七日上海「時報」。

註四三：「傳記文學」，卷十六，第二期，頁一〇；文公直：「最近卅年中國軍事史」，下冊，頁二〇九、二

一一。

註四四：同註四二。

二 日 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自鄭州通電，主張肅清奉系等一切軍閥，支持國民政府。

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於本日自鄭州通電廣州國民政府，北京馮玉祥、開封岳維峻及上海各報館、各公團，表示反對奉系等一切軍閥，支持國民政府。其原電文如下：

「北京馮督辦、開封岳督辦、廣州國民政府、上海各報館、各公團均鑒：此次反奉戰起，全國異從，帝國主義



工具，及被國人詛咒之奉系軍閥，鄭重打擊，魚爛自潰，不崇朝而瓦解，論者遽以大難哉定，和平可期，然試一思之，此等事亦不過軍閥勢力消長之徵象，往事可鑑。則無與於國民之福利。爲今之計，我國民應於時局轉變之際，急起直追，主張由國民革命軍領袖組織臨時國民革命政府，對內則肅清一切反動之軍閥勢力，而解除其武裝，給予國民以一切自由，俾各種職業團體，得派代表組織國民會議，產生正式國民政府；對外則宣布解散關稅會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以脫離帝國主義之羈絆。本會承認目前唯此，乃吾國民解放之真正途徑，否則坐視軍閥之起伏，而不爲之所覆轍相尋，將無底止，愛國之士，其利圖之。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多叩。」（註一）

國民政府令省港罷工委員會不得以罷工名義，騷擾地方。

國民政府於本日令省港罷工委員會謂已通飭各軍政司法機關，對於僞冒罷工名義或屬罷工分子，無論爲職員工友，如有違玩法令，騷擾地方者，應即按法拘拿，加等處罪。（註二）

省港罷工委員會當時已爲共產分子所操縱，據「從容共到清黨」一書說明如下：

「五月三十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全國各地均掀起反英浪潮。香港中國工人於六月十九日開始總罷工，至二十二日，罷工人數已達七萬人。罷工工人在港不能居留，乃全體歸返廣州。大元帥府因令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以管理之，並策劃對香港實行長期抵制之策。共黨又趁機混進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其中中央委員蘇兆徵被任爲委員長，委員中之鄧中夏、李森、黃平等則都是共黨的黨團幹事，鄧且兼黨團書記。共黨計劃完全控制省港罷工的陰謀，在其後發現的共黨秘密文件中找到如下的證據：『在省港罷工初發生時，我們主張這次罷工完全由我們來領袖，並且要由我們領袖到底。從反面說，就是不要民黨（國民黨）來做這次運動的領袖……』」（註三）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北京西山舉行之四中全會，決議開除譚平山、

毛澤東等九名共產份子之黨籍。

中國國民黨中央部份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舉行之四中全會，自上月廿五日休會後，於本月一日復會，本日續開第四次會議，除通過定明年三月廿九日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外，並決定開除共產份子譚

平山、毛澤東等九人在國民黨內之黨籍。其會議紀錄如下：

「茲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林祖涵，及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韓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張國燾等，皆屬共產派分子，依照取消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案，應即將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林祖涵、毛澤東、韓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張國燾等，分別開除其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及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職務。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註四）

同日並電上海執行部及民國日報轉達國內外黨部，其電文如下：

「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執行部、民國日報鑒：本會本日宣布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總理靈前開會，議決取銷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案。查中央執行委員譚平山（在廣州執行委員會任組織部長）、李大釗（北京執行部組織部長）、于樹德（北京執行部青年部長）、林祖涵（廣州執行委員會農民部長），候補委員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于方舟、張國燾，皆屬共產黨人，應依決議開除，特達，並轉國內外黨部。中央執行委員會。冬（二日）。」（註五）

按：中國國民黨廣州方面之中央執監委員於本月十一日舉行之一二六次聯席會議，對此曾作成如下之紀錄：「政治委員會報告：北京冒稱中委會議來電稱：議決開除中央執行委員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林祖涵，候補委員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于方舟、張國燾等語；經議決此種會議違法無效，並提交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辦理。」（註六）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林森與鄒魯、張繼、謝持等通電，說明在北京西山召開一屆四中全會之理由。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林森、鄒魯、張繼、謝持等十五人，本日聯名發出冬電，說明此次中央第四屆全體會議應在北京開會之最大理由，旨在對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十六次之三項決議案加以辯答。其全文如下：

「廣州汪精衛、譚延闓同志並轉各級黨部同志鑒：感電悉。森等在京集會，實因共產派違反總理允許其歸化之至意，公然役於強俄，乘喪謀我。蟠踞中樞，結託狂少，放逐展堂，追走慧生，中央幹部，失去自由，此不能不移地開會之最大理由。北京爲政治中心，軍閥官僚，踞爲巢窟。本部實在政治革命，絕幽入穴，豈避艱險。且政局變動，民衆亟待指導，此大會應在北京開會之最大理由。今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已在總理靈前開會，決議取消共產派在本黨黨籍，及解雇鮑羅庭一切職務，修正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並直接指導民衆。來電所云，於黨於法皆不合，於國尤爲不利。除將往來電文就近轉知協和、烈武、右任、勵齋、鼎臣、恩克巴圖諸同志外，其他如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林祖涵、及毛、瞿、韓、于、張諸人，皆共產黨員，依決議毋庸通知，務請同志念吾黨締造之艱，責任之重，一致努力，是所切禱。至反動分子，自當竭我赤誠，納諸軌道，若自外主義的革命意義，當然爲黨之所不容，紀律具在，自當執行。又錦帆並未除名，公權猶在，請並轉知。林森、居正、石青陽、覃振、沈定一、鄒魯、葉楚傖、戴傳賢、石瑛、邵元冲、張繼、謝持、茅祖權、張知本、傅汝霖。多。」（註七）

香港罷工代表在廣州籌備統一工會，共黨分子乘機滲透。

本年香港近三十萬的工人罷工回粵，原有工會團體，隨之而來者在一百單位以上，覺得非有暫時總的機關不足以資聯貫，因此組織香港工會聯合會，以司指揮之責。罷工時將半載，各業工人，流寓聚居，往還日密，在勢自易團結；共黨爲便於控制起見，乃策進統一運動，由全國總工會出面，發表統一香港工會意見書，香港罷工工會百餘團體代表，乃於本日開一有規模的籌備統一香港工會大會議，由共黨鄧中夏、李森二人出席指導，當場議決，暫借中華全國總工會爲籌備處，進行一切，並發表宣言如下：

「我旅港華工人數逾數十萬，受帝國資本主義壓迫最深，於最近六、七年間，亦覺悟非組織團體，不足以抵外敵，故組織工會，盛極一時。然究竟組織之方法，多不合於組織之原理，同一職業或產業，而有數個分離之組織，各不相謀；同在港地而有數個之總組織，且尚有數十工會，並未加入總組織者，凡此缺點，皆我旅港華工所時感覺不安。本年五一節，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開會，關於港工會不統一之現象，羣認爲有改正之必要，因此有決議香港

工會，今後必努力進行統一，以加厚工人階級之勢力，而作民族及階級解放之前驅。敝會等甚贊成此議，努力進行。五卅事變突起，我僑港工友，激於大義，舉行省港罷工，全體工人齊同省城，而百餘工會與之俱遷；抵省後爲統一指揮便利計，因之有省港罷工委員會，與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之組織，足見各工會亦已感覺工會統一之需要也。近閱中華全國總工會統一香港工會意見書，實與敝會等意見不謀而合。況當英帝國資本主義，正張其毒蝕於我民族及我工人階級之時，則今日所以與帝國主義作戰，爲我全民前驅，及異日罷工解決之後，所以保障罷工勝利之具，皆全賴有統一的，有力量之香港統一工會爲之保證。今日各工會已薈萃一地，宜作未雨綢繆之計，將香港統一工會計劃，努力進行，使之實現；務使工會爲合於工會組織原理之工會，爲工人階級謀利益之工會。」（註八）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令派兼署交通總長龔心湛爲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

北京內務總長龔心湛於上月廿八日奉段執政令兼署交通總長，本日又奉令派爲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註九）

北京鹽署分電各省稽核分所，認定吳佩孚截留鹽稅爲非法，並派員南下交涉。

吳佩孚於本年十月二十一日抵漢口就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後，未幾，電告北京公使團，聲明依東三省成例，截留蘇、皖、閩、浙、贛、鄂、湘等省鹽稅，俟合法政府成立，即照向章辦理。（註一〇）旋經各省鹽務機關分電北京財政部鹽署稽核總所，請示應付方法。至本日遂由鹽署稽核總所分電淮北、揚州、杭州等各稽核分所，及宜昌、漢口、蕪湖各稽核處，令其切實聲明，對於此種非法稅收，完全否認。（註一一）未幾，江浙截留鹽稅，外人提出抗議，鹽署稽核總所特派洋員宓爾德赴蘇，與陳調元當面交涉。（註一二）

時吳佩孚所發行之軍需債券二千萬元，已因湖北省議員及武漢商界之一致反對，被逼不能行使，復遭此次鹽署之分電，否認其有截留鹽稅之權，實使其軍費之來源大受打擊。

北京督辦測勘中俄邊界事宜公署成立，通知各部會及吉、黑、新三省派員集議，共商辦理。

北京督辦中俄會議事宜王正廷於本日分函外交、財政、陸軍、交通、參謀等部會及吉林、黑龍江、新疆三省長云：「督辦測勘中俄邊界事宜公署已成立，亟應籌備進行，請派員蒞會，共商辦理。」

(註一二)

王正廷於民國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即擔任北京中俄交涉督辦，與俄代表加拉罕進行交涉。至去年五月三十一日簽定之中俄協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爲中華民國一部分，但撤回其駐外蒙軍隊，則須舉行中俄會議商定「邊界安寧辦法」。本年三月一日段執政令王正廷督辦中俄會議事宜，於八月二十五日起中俄會議開議，王正廷代表中國出席，討論蘇聯自外蒙撤兵及測勘中俄邊界事宜。(註一四)至十一月八日段執政下令籌備中俄畫界及設立督辦測勘中俄邊界事宜公署。公署至近日籌備成立，遂通知各有關部門派員，共商進行。(註一五)

郭松齡電駐北京公使團重申保護東三省外人生命財產之安全，並請保持中立。

郭松齡揮軍出關，直逼瀋陽，東三省指日可下，唯恐各國干涉，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曾發表有電，分致各國駐京公使，聲明保護東三省境內外人之生命財產，並請中立。惟據其代表蕭其煊於昨日抵京相告，各國公使尙未接獲此項電文，於是本日復以有電分致荷蘭、日本等十六國公使，其原電文如下：

「荷蘭領袖公使、日本公使、俄國大使、美國公使、英國公使、法國公使、義國公使、比國公使、德國公使、西班牙公使、葡萄牙公使、丹麥公使、瑞典公使、挪威公使、瑞士公使、奧國公使均鑒：頃據敝軍駐京蕭代表（其煊）電稱，前發之有電未達台端，茲再將原文抄錄如下，其文曰：敝軍此次爲求永久和平，班師瀋陽，清除內亂，

改造政局，所有東省外人生命財產，完全保護，聘用外人均依約繼續，決不撤換，從前中外條約，繼續遵守，想爲貴公使等所贊同。惟此次兵事期內，東省官吏與外人互結之約，敝軍概不承認，更希電達貴國取中立態度，毋以軍械及一切便利軍事之行動，資助任何方面，特電奉聞，郭松齡叩。冬（二）印。」（註一六）

郭松齡電張作霖表明舉兵立場，與共黨無關。

郭松齡於十一月廿三日將路過之奉軍將領姜登選拘捕，一週後通電已將姜登選槍決。時張作霖等以郭已赤化顯爲共黨利用而責斥之，郭乃於本日電張表明立場，謂有人「蜚語中傷，流言反間，誤爲赤黨」；又謂「倘不慮於多兵，更何虞於激黨」；復謂「主帥總制三省，已歷七年……爭地不休，疲民以逞」，故有「清側之役」，並強調「松齡自維愛國，頗不後人」，所以分異者「倘名是而實非，雖師生終當分席。」（註一七）

直督李景林指責郭松齡赤化，郭遣其弟大鳴携書抵津否認。

直督李景林原允助郭松齡出關討奉，惟其近日態度遽變，遂指稱郭松齡之東北國民軍與馮玉祥之國民軍皆已赤化聯俄，戰爭無法避免，以激起日本干涉東北。郭遂遣其胞弟大鳴携書於一日晚由北京抵津謁李，否認赤化。郭致李書有云：「弟此次慨然返旆，志在息兵，只求屏障之地，不委於強鄰……頃者聯合馮玉祥共揭斯意，盟書具在，部曲咸知。……忌者中傷，誣爲過激。豈軍國民之號，可以標大和國之英魂？而國民軍之名，獨蒙染共產黨之血腥……弟與芳辰（景林）生死之交，……弟之願有芳辰，度亦猶芳辰之願有弟也。」（註一八）時李景林已通電中立，並與張宗昌組直魯聯軍，已成事實。

郭大鳴爲使日本方面不致公然干涉東北局勢，於本日晨歷訪日本總領事、司令官，辯白郭松齡軍赤化之不確，並要求日人諒解而嚴守中立。於本日上午十一時，即啓程赴綏中。（註一九）

直督李景林再度通電表示中立。

直督李景林於一週前甫經通電擁護段祺瑞，脫離與奉天關係，並電勸張作霖下野。至本日則又通電中立，聲明職在守土，有擾害直隸和平者，當率健兒相週旋。電文略謂：

「楊宇霆督蘇，激動各方公憤，變生倉猝，舉國騷然。景林以開會開幕伊始，直省水旱頗仍，故極力主張和平。與馮督辦商訂京漢換防條件，撤退駐軍。此後無論如何，當誓守保境安民之旨。惟景林職司守土，保衛地方，此後倘有對於直隸擾害秩序，破壞和平者，景林戎馬半生，自信尚可周旋，惟有率我健兒，捍我疆土，人不侵我，我不侵人。」（註二〇）

蕭耀南、孫傳芳、夏超聯名通電強調尊重民意，收束軍事。

湖北督辦兼省長蕭耀南（珩）、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及浙江省省長夏超等有鑒於各省民間多惡戰事，並要求實行自治，遂相約於本日聯名通電收束軍事；政治問題，苟各方詢謀僉同，而為民意所歸者，當唯命是從。（註二一）

吳佩孚之參謀長蔣方震（百里）自漢口抵南京與孫傳芳接洽軍務，旋赴杭州

晤浙江省省長夏超等，有所商洽。（註二二）

吳佩孚對漢口人力車夫罷工一事，通電聞謠。

漢口人力車夫四千人，反對加租，於本日起實行罷工。傳係因討賊聯軍總司令吳佩孚加收車捐所引起，吳佩孚遂分電武昌鄂督蕭耀南及杜錫珪謂：「據報：人力車罷工，係車行因討賊總司令加收車捐每輛計一百二十文，本部並無此專，請密拿造謠。」（註二三）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八號，頁五三。

註二：同註一，第一七號，頁三五——三六。

註三：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三六三。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日

六五八

註四：「中國國民黨第一屆四中全會第四會議紀錄」（西山），見「清黨實錄」，頁九。

註五：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民國日報」。

註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一二六次會議紀錄」（廣州）。

註七：同註四，見「清黨實錄」，頁二〇。

註八：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四九〇——四九一。

註九：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〇——一三一。

註一〇：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九〇。

註一一：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日上海「時報」。

註一二：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時報」。

註一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日上海「時報」。

註一四：傅啓學：「中國外交史」，頁三二七；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九八、一一七——一二八。

註一五：同註九，頁一二八。

註一六：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七一五。

註一七：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二八七——二八九。

註一八：同註一七，頁二九〇。

註一九：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時報」。

註二〇：「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三九；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四日上海「時報」。

註二一：「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三九。

註二二：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時報」。

註二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時報」。

三日 蔣總指揮中正致電福建督辦周蔭人，請其消滅入閩陳逆炯明殘部。

數日前陳炯明叛軍殘餘部隊等逃入閩境，本日蔣總指揮中正正在潮安電福建周蔭人，交涉消滅遁入閩境之陳炯明殘逆問題。（註一）

按：周蔭人係由北京臨時執政所任命之福建省長兼督辦軍務善後事宜，並與孫傳芳聯盟，擁孫爲五省聯軍總司令。（註二）

東征軍第一縱隊師長陳濟棠由東江返抵廣州。

陳炯明殘部林虎、洪兆麟兩股於十一月三日分向潮安、饒平潰退，十一月七日陳濟棠師克復饒平。至此，因事返抵廣州。（註三）

蔣總指揮中正以東征軍中共產與非共產之爭，愈演愈烈，引以為憂。

蔣總指揮中正率領東征軍底定東江，於十一月廿一日抵潮安，駐節關岳廟，本日遷往涵碧樓。（註四）時黃埔軍校在潮州設立分校，孫文主義學會亦在潮州設立分會，並有籌設孫文主義學校及創辦孫文主義青年團的擬議。（註五）而共產分子周恩來、蔣先雲、李公俠等均在軍中擔任政治工作，青年軍人聯合會分會以之爲庇護，與孫文主義學會分子鬥爭益烈。於本日兩派人員均向蔣總指揮提出控訴。（註六）共產份子肆意攻訐，國民黨員與共產黨間的衝突遂愈演愈烈，終至鬧進了蔣總指揮的辦公處。「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於十四年十二月三日條記述：

「下午，有學生十餘人，同第一師政治部主任李公俠爭來訴狀。公以近日共產與非共產之訐，愈演愈烈，謂足使本黨本軍內部分弱，黨禍急矣！」（註七）

國民政府核准以廣州市豐寧路地段爲工人學校建地，以優惠勞工。

先是，由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擇定廣州市豐寧路地段，擬撥建工人學校，呈請核示。本日奉國民政府批示「准如所擬辦理」。（註八）此項工人學校係紀念廖仲愷者，廖氏原任國民政府委員、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工人部長，不幸於本年八月二十日遇刺殞命，各界爲之震悼，並組紀念會籌辦各項紀念事宜。

上海「民國日報」刊出「糾正汪精衛（兆銘）感電之謬點」一文。

汪兆銘爲反對中國國民黨部分中央執監委員於本年十一月廿三日起在西山會議，曾於十一月廿七日聯合譚平山、林祖涵等十五人發表致各報並轉國民黨各級黨部之感電，指責林森、鄒魯等人在北京西山召開之會議，謂其已違反須在廣州開會之規定，將重蹈三中全會在北京開會未半中輟之覆轍；同時宣稱四中全會已決定十二月十一日在廣州召開，仍盼速來廣州參加會議。本日上海「民國日報」乃刊出「糾正汪精衛（兆銘）等感電之謬點」一文，駁斥汪精衛感電，謂「電中所舉的事實和理由，完全是沒有根據的；因此，我們不能不盡糾正的責任，將該電的謬點指明出來」，其原文如下：

「該電所舉第一個反對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在京開會的理由，是『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須在廣州開會』，所以『無論何人，不得違反決議』。是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決議是無論何人都不得違反的。咱們所爭的，正是一個全體黨員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決議的服從。但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並沒有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及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必須在廣州開會這樣一個決議。這一點，咱們還沒有成案可查，決不容誰增減的。今汪等感電硬說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決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必須在廣州開會，這一個沒有法理根據的話，不是憑空虛造出來的是什麼？」

咱們還要問問，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的國民黨最高原則是不得左右傾，汪等爲什麼違反這一個重要決議呢？汪等既把這個重要的決議違反了，於是設了種種的方法和遁辭，把原定八月十五日應該開會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三番兩次的展期下去。所以就法理而言，違反決議的是廣州少數的幾個中央執行委員。這幾個中央執行委員操縱了黨，便把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底決議，隨意翻案。於這幾個少數人便利的，便增加起來，不

便利的，便擱置起來，或違反起來。咱們真不解根本上違反了中央決議的少數執行委員，還有什麼面目來講法理！

汪等惑電所舉反對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在京開會的第二個理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屬於公開性質，若在北京開會，外則受軍閥之壓迫，內則有反動分子利用軍閥以從中作梗』，這一種議論，倒酷似反革命者和不革命者顯顯過慮的口吻了。世只有怕革命黨的軍閥，那有怕軍閥的革命黨？革命黨如果怕軍閥，如果怕反動分子利用軍閥來作梗，那便是假革命，那便是永遠不會成功的革命。孫總理去年到北京不怕軍閥；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也在北京開過會，中央執行委員誰都沒有送掉命；難道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是公開性質的，却不可在北京開會嗎？說到這裏，咱們還有一個極苦痛的思想；就是在這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進行當中，右傾和左傾的反革命者都一致的來破壞。然而在反革命者極力破壞之中，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仍舊拿出十二分的勇氣來進行它底工作。自從這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開會，咱們已經明明白白地看出，在反對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面，左傾者和右傾者居然是沆瀣一氣，居然顯露反革命的眞面目。

其次，咱們不能不嚴行糾正的還有下列各點：

第一、廣州政治委員會是黨底下級機關，應受本黨最高機關的指揮，決無指揮本黨最高機關的權力。乃觀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冬（二日）電，政治委員會竟首先有『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祇可在廣州舉行』的決議，而廣州中央執行部（原文誤『會』爲『部』）亦竟糊糊塗塗地根據政治委員會這一個決議，發出限制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開會地點之冬電，這不是大笑話嗎？誰都知道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是最高權力機關，它底集會和集會地點，除了它本身可以決議而外，簡直沒有第二個機關得以越俎干涉的。所以政治委員會限制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決議，是侵越職權的，是違反紀律的。廣州中央執行部根據這種違反紀律侵越職權的舉動，也當然無效。

第二、廣州中央執行部同日（二日）又發出兩個與上述冬電精神相抵觸的電報。這兩個電：一個是把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展期，展到何時却没有明白決定；一個是將第四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展期，展到何時亦沒有決定，只說『應照展至全國代表大會前三星期』，但是全國代表大會既是未定期的展緩，所謂『照展至大會前三星期』者，還是一句空話。……從前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定了八月十五日在廣州開會，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却藉口『省港罷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三日

六六二

工，交通梗塞，廣州掃除反革命派，戰事頻仍，屢次的展期，現在——在兩多電發出的時候——已是『廣東全省統一，廣州安如磐石，縱使交通頗感不便，亦無礙於開會』，應該可以定期開大會及全體委員會，為什麼不定期，却要無期的展緩呢？……咱們於此三電中可『嘆觀止矣』！

最後，汪等感電，署名上面有兩個疑點。其一，除汪兆銘、譚延闓、譚平山、林祖涵四人外，其餘于右任、于樹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圖五人都不在廣東；這五個委員底名字是否背簽？是疑問。其二，候補委員毛澤東等五人，既是候補，便沒有簽名的權，就是簽了也不生效力；感電中却要列這幾個不生效力的名字，究竟是什麼意思，這真令人索解不得！」（註九）

按：汪兆銘等於十一月廿七日發表感電時，西山會議已於十一月廿五日因北方戰局影響而休會，至本月一日西山會議復會後之第三日，乃發表上項駁斥感電之專文，以為反擊。

附錄：汪兆銘等感電（註一〇）

民國日報鑒，並轉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各同志均鑒：近接北京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銑電，主張在北京西山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已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覆電駁。蓋就法理而言，既經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須在廣州開會。無論何人，不得違反決議。就事勢而言，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屬於公開性質，若於北京開會，外則受軍閥之壓迫，內則有反動分子利用軍閥以從中作梗。今年四月間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在北京開會，未半即中輟南下，繼續開會於廣州，即基於此原因，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豈可故蹈前轍？使軍閥與反動分子得遂其破壞革命之隱謀。況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原定八月十五日在廣州開會，嗣因省港罷工，交通梗塞，廣州掃除反革命派，戰事頻仍，以致屢次展期。茲者廣東全省統一，廣州安如磐石，縱使交通頗感不便，亦無礙於開會。故已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於十二月十一日在廣州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於十五年元旦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已電囑林森諸同志，尊重決議，顧念事勢，迅速來廣州開會，勿持異端，致生糾紛。除胡漢民同志現在莫斯科；李烈鈞、柏文蔚兩同志于役京外，已電徵同意外，弟等一致尊重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之決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最近之主張

，並竭其全力，以擁護實行。謹此宣言，諸惟鑒察。中央執行委員汪兆銘、譚延闓、譚平山、林祖涵、李大釗、于右任、于樹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圖，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于方舟、張國燾等。感

(十一月二十七日)。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令准財政總長李思浩職辭，改由陳錦濤繼任。

北京臨時執政政府財政總長李思浩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就任以來，因中法金佛郎案之簽定，與關稅會議之召開等重大事件處理失當，迭遭各方指責。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衆且曾包圍李宅，促其辭職謝罪。至本日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遂令准李思浩辭去本兼各職，改由陳錦濤繼任。(註一一)以冀緩和各方對臨時執政政府因財政處理不當之責難。

附錄：賈士毅：財政總長陳錦濤(註一二)

陳錦濤，字瀾生，民國初年曾三次擔任財政總長。第一次是民國元年元旦，孫大總統在南京就職，正當軍務多事、軍政極度困難的時候，他擔任了總長。臨時政府成立之初，財政總長一席黃克強本來推薦另一人，孫大總統則以爲「陳瀾生曾經在清朝時候訂立幣制借款，在國際上很有信用」，所以用陳瀾生長了財政。他早年留學美國，回國部試第一名，曾任大清銀行監督。爲人敦厚，但缺乏應對的才能。二月二十日南北統一，到處需要錢，就向華比銀行借英金一百萬鎊，年息五釐，九七折收現，把中國財政債券合成一百萬鎊的等值交給華比銀行做擔保，定期一年，到時候照票面十足價額贖回。這一筆借款成立，財政上勉強算是跨過一個難關。另外又商訂續借英金二十五萬鎊。以上兩款都是分撥給南北兩京的用途，這就是大家傳說的比國借款。

第二次是民國五年六月。段祺瑞組閣，陳瀾生重新主持財政部，殷鑒夫、李贊侯兩位分任財政部次長，中國銀行派了徐恩元擔任總裁，俞鳳韶擔任副總裁。陳總長因庫款奇絀，金融呆滯，九月財政、農商兩部向日商與亞公司訂借實業借款日金五百萬元，十月北京中國銀行實行兌現，十一月國會通過中美實業借款案，又因四國銀行團抗議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三日

六六四

而停頓。那時府院之爭很是激烈，經過徐世昌調停，免去了孫洪尹總統府的職務，同時徐又錚也離開了國務院。民國六年元旦，馮國璋分電京內外各長官請總統信任總理，總理秉持大政，參衆兩院力持大體，目的是消除府院之爭和兩院與政府之爭。

那時段祺瑞和國民黨的政見發生衝突，陳總長有着國民黨的背景，所以段祺瑞左右一般人對他不同意，到了六年四月，因為涉嫌煉銅廠受賄賂案，段祺瑞就把他交給地方審檢廳審理，次長殷汝驤（鐸夫）逃走了，參事虞正熙、司長吳乃琛等都株連入獄。地方審檢廳偵查煉銅廠受賄的案子，沒有得到確實的證據；另外又發生了大清銀行分紅的新案子，報紙上一致攻擊財政部，因此指說陳總長的「詐欺取財」，一同提起公訴。

大清銀行章程上明白規定「如有盈餘，行員應有分紅」，辛亥年底，確實有了盈餘，但行員沒有得到分紅。因為該行停辦，在債權債務都沒有理清清楚前是不能夠在當年分紅的，年終決算就和平時不同了。一直等到民國五年年底，大清銀行清理處才把賬目清理完畢。根據結算結果，確實有盈餘，當時行員又因為銀行停業，大都失了業，要求財政部照章分派花紅。陳總長把他們的原呈批交參事核議，經過參事李士熙、虞正熙等會同簽擬，認為按照大清銀行章程，「分紅尚無不合」，祇是末後加了兩句：「應否准分，仍乞鑒核」，再由陳總長批准分配。因此外界傳說他把大清銀行的盈餘分給了人家。

地方審檢廳傳陳錦濤、吳乃琛、虞正熙、李士熙詢問，他們請了律師到庭辯護，說明：「花紅分配，係照行章所定；參事擬簽，係屬職務以內；准分與否，係總長的權限，並無罪刑。」經過幾次審詢，地方審檢廳認為陳錦濤和經辦的人替第三者圖利，也有罪責。後來把案子移到高等審檢廳，詳加調查，並且經過多少次審詢，終於在重陽節前兩天宣告，把大清銀行的案子撤消了，牽涉的人都沒有責任。至於煉銅廠受賄的案子，追究根源，是因為陳總長曾經面呈過總統，說是次長殷汝驤因為煉銅廠事情有接受人家的請託。後來煉銅廠的商人柴瑞周等，具呈到國務院說明是陳總長教他們借墊了款項，還勒令寫下字據。大總統就派人調查。回報說這案子關係着錢財嫌疑，大總統就交給國務院轉交司法辦理。經過地方審檢廳、高等審檢廳和大理院三級審訊，認為陳錦濤、吳乃琛、虞正熙都有罪刑，把他們關進監牢。到了民國七年五月，司法總長江庸呈稱「細察卷宗，究無堅確證據」，陳錦濤才奉到特赦

釋放。

第三次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時日有誤）。段執政修正臨時政府體制，增設國務院，特任許世英（靜仁）爲國務總理。許世英組閣，陳錦濤又重新擔任財政總長。那時軍政費積欠已經很久了，陳總長發行了「新國庫券」八百萬元，向銀行抵押借款三百六十萬元。陳總長報告國務院，許總理召集各軍代表和各學校代表等，在國務院開會，商量分配辦法。忽然馮玉祥代表要求三百萬元，岳維峻代表要求二百萬元，孫岳代表要求軍費一百萬元。許總理秉性憨直，大發脾氣，告訴他們說，現在粥少僧多，應該先發政費，有餘款時再發軍費。散會以後，開列清單交給陳總長按照發款，自己遂入六國飯店居住。消息傳到鹿鍾麟跟前，鹿鍾麟也大怒。他說，我要揭許世英的瘡疤，就派偵探包圍六國飯店。誰知道許世英趁偵探離開的時候，僱了一輛轎車，連夜溜到天津去了。

在抗戰期間，陳錦濤又做過一任偽財政部長，並兼任「華興銀行」總裁。後因發行偽鈔的關係，不爲人民所歡迎，偽府改派嚴家熾代理其位，因此深爲懷喪，觸發舊疾，遂於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晨卒於虹口寶樂安路私寓，享年六十八歲。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令派農商部次長莫德惠考察歐美日本實業，其職務由該部參事秦瑞珩兼代。（註一三）

李景林、張宗昌通告已就任直魯聯軍正副總司令，以李爽塏爲直軍總指揮。並致電馮玉祥拒絕國民軍假道。

直隸督辦兼署省長李景林於本日通告各機關，此後直魯軍合稱「直魯聯軍」；又稱：李景林就總司令任，張宗昌就副總司令任，李爽塏就直軍總指揮任。（註一四）又日前熊斌持馮玉祥函見李，請發宣言，表明態度，李竟毀函拒絕馮所要求假道援郭。至本日遂致電馮玉祥，拒絕馮之要求，且出師攻郭軍後。又因國民二、三軍迫近天津，並準備迎戰。（註一五）至此李之立場遂由中立、親郭而轉爲阻馮遠郭。

直督李景林查封郭松齡在津機構，並扣留其官兵及軍需物資。

直督李景林爲結好張作霖，除兩日前已釋放郭松齡解津拘禁之奉軍師長四名、旅長二名抵奉天外，至本日李復電張作霖，告以決意對國民軍及郭松齡宣戰，且與以堅固之證言，立即查封東北國民軍辦公處及其他各機關，逮捕郭軍長官，解除士兵武裝，扣留軍需品。（註一六）郭在津所訂棉軍裝四萬套及餉械等悉數被截留。（註一七）使冒雪於關外挺進之郭軍後援頓絕，因而其所部約有三團投降奉軍，且因李景林軍於本日出關追襲其後背，又抽調重兵防備於軍糧城，故馮玉祥遂公然表示支援郭松齡。（註一八）

孫傳芳以五省聯軍總司令名義，令王雅之暫代淞滬戒嚴司令。

原任淞滬戒嚴司令嚴春陽調任警廳長後，其職務係由其副官長暫代，本日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電令着第四師參謀長王雅之暫代淞滬戒嚴司令職務。王雅之於當日趕抵上海，即將就職。（註一九）

鄧如琢不就皖督，率部自安慶返回九江。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於本年十月廿五日令免姜登選之安徽督辦，改由鄧如琢繼任，鄧原係贛軍師長，因入皖助攻姜登選軍而駐安慶，本月一日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自行調派陳調元爲皖軍總司令，鄧爲避免軍事衝突，乃於本日自願不就安徽督辦，率部自安慶返回九江，（註二〇）並即日發表通電如下：

「各報館均鑒：年來國事糾紛，人心險惡，縱橫捭闔，變化無端。相需或親若弟昆，相棄或視同陌路。強者報怨，弱者離心。伺隙抵瑕，捕蟬忘雀。甲與乙仆，今是昨非，此信義所以不彰，而變亂所以不息也。前奉馨帥（孫傳芳）感電（二十七日），極仰虛懷，繼奉孫禹帥巧電（十八日），益防敵算。是以出師之始，鄭重宣言，不爲利

權，不爭意氣，敵在則赴，敵去則還。由蚌班師，不納瓜田之履。返省查辦，難忘桑梓之情。比以八公山下，草木皆兵，吳（炳湘）去姜（登選）逃，軍民無主。公函請願，父老攀留。逕去無以對鄉人，久羈則又非本願。受通權變，暫予維持。幸保和平，得免糜爛。頃孫馨帥以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名義，特任王普爲安徽省長；陳調元爲皖軍總司令，無論政局如何變化，國體如何更新，軍民委託有人，藐躬責任可貸，倘猶留滯，誤會易生，愛鄉轉恐誤鄉，救國何堪禍國。爰率師旅，邁返原防。更進一言，尙希詳察。皖省雖皖人之皖，國軍乃國有之軍，一德一心，期臻上理，有始有卒，毋負平生。倘有橫逆之來，仍爲攘臂之助，旌麾在望，不盡瞻依。特電陳情，貯盼明教。鄧如琢叩。江。」（註二一）

日本爲加強控制臺灣而修建之臺灣與日本間之海底電線，開始通報。

日本爲加強對臺灣之控制而修建臺灣與日本間海底電線，本日開始通報。是月在高雄鵝鑾鼻並設無線電信局。（註二二）至於臺灣之電信設備在清朝時已具規模，早在光緒十三年八月即鋪設海底電線兩條，一自淡水至福州之芭蕉島，一自安平至澎湖間。（註二三）

註一：「蔣總統年表」，頁一〇〇；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三〇八。

註二：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九四。

註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時報」。

註四：同註一。

註五：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四八一。

註六：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五九九——六〇〇。

註七：同註五。

註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七號，頁四一。

註九：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日上海「民國日報」。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三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四日

六六八

註一〇：同註九。

註一一：同註二，頁一三一。

註一二：賈士毅：「民國初年的幾位財政總長」，頁四——八。

註一三：同註二，頁一三一。

註一四：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時報」。

註一五：同註一四；文公直：「最近卅年中國軍事史」，下冊。

註一六：同註一四。

註一七：「甲寅雜誌」，卷二五，第一號。

註一八：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五日上海「時報」。

註一九：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時報」。

註二〇：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九——一三〇；「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三九，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時報」。

國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時報」。

註二一：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時報」。

註二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卷首下，大事記，頁二六二。

註二三：同註二二，卷四，經濟志，交通篇，頁七〇三——七〇四。

四 日 蔣總指揮中正向部屬講述革命軍應有之精神。

蔣總指揮中正於本晚歡宴第一、第三兩師官長，即席訓話。要旨爲革命軍須保持革命精神，不可沿歷來軍隊演壇之慣例。（註一）

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召開之四中全會中，決議開除汪兆銘（精衛）黨籍六個月。

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召開之四中全會，本日決議開除汪兆銘之中國國民黨黨籍六個月，同時，開除其中央執行委員身份，並不得在政府機關服務。（註二）茲誌開除汪精衛（兆銘）黨籍案之判決書全文如下：

「案據本黨各級黨部暨各地黨員提出彈劾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案共十一件，經由中央監察委員會詳細審查後，議決應予汪委員以解職除名之懲戒，函達本會，當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判決處分：

一、開除汪精衛黨籍六個月。

二、汪精衛開除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不得在本黨執政地方之政府機關服務。

汪精衛違反總理容納共產派歸化本黨之本意，與顧問俄人鮑羅廷朋比爲奸，擾亂本黨組織，破壞本黨紀律，以致客卿專政，共產黨入攬大權，其事實原委如下：

（一）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爲總理載在總章，總理逝世，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凡稱「總理」不得加『先』字或『故』字，以明總理全部遺教即總理，並杜黨魁之爭，汪精衛在言論上必稱『先總理』，實屬故違決議。

（二）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內之政治委員會臨馭中央執行委員會，予鮑羅廷以操縱本黨中央之權，並操縱國民政府。

（三）廖委員仲愷同志被戕後，聽鮑羅廷之嗾使，放逐中央執行委員胡同志漢民，迫走中央監察委員謝同志持。

（四）違反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決議，對段祺瑞、唐繼堯、楊希閔、吳佩孚等各軍閥領袖起妥協運動，且挾鮑羅廷之指使以自重。

（五）共產派之中央候補委員毛澤東委派在滬任事，十八個月中請假十四個月，赴湖南各地爲發展共產黨之運動，而汪精衛反任爲中央宣傳部長。

（六）共產黨故別本黨黨員爲右派左派，藉施其引拒之術，以挑撥本黨同志之閥牆。因此中央執行委員會第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四日

六七〇

三次全體會議爲防止右傾左傾，發有訓令，汪精衛竟順從共產黨人譚平山之指揮，倡言『要革命者向左』，且師滿清『寧贈朋友』之口吻，公然倡言『寧以國民黨贈共產黨』。

(七)運用種種機謀，破壞忠於黨國之軍隊。

(八)凡爲共產派或接近共產黨者則擢用之，而抑壓純粹忠於本黨之同志，並縱江蘇省黨部公然通令全省黨員讀陳獨秀、瞿秋白所著之違反本黨主義之『嚮導』叢書，而禁止戴委員季陶所著闡揚本黨主義之著作。

(九)因廣東大學之青年不受共產黨化，汪精衛擅違校章，更易校長。

綜上列各件，汪精衛罪在叛黨、行同賣國，當處嚴刑。但本會秉總理與人爲善之誠，決定開除汪精衛黨籍六個月，予以自新，爲此判決如右。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四日。(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批准簡化稅關則例國際公約三十條，及其議定書六款，

藏事文件八款。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於本日令准並公布簡化稅關則例國際公約三十條，及其有關條款。(註四)先是，民國十二年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集關章會議，我國派駐瑞士使館秘書蕭繼榮及稅務司盧立基前往參與，計到會者三十五國代表，於是年十一月三日議訂簡化稅關則例國際公約三十條，議定書一件(六款)、藏事文件一件(八款)。我國以該約內載明與會各國在一年內均可簽字，爲求審慎起見，僅將藏事文件一件照簽。旋我國將該約全文加以研究，認爲係關於海關辦事規則，其主旨在於將徵收手續刪繁就簡，務使國際貿易脫離種種苛擾無益或強制之關稅制度，以期漸合於國際聯合會盟約貿易公平待遇之原則。民國十三年遂派駐瑞士公使陸徵祥爲全權代表，就近照簽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補簽簡化稅關則例國際公約及議定書，並對於該公約第十三條所載化驗單聲明保留，以其有礙檢查鴉片進口也。該公約議定書及藏事文件，計三件，於本日統經我國令准公布。(註五)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令北京軍務廳廳長衛興武無庸兼署京師警察總監，改由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鍾麟兼署。（註六）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令免熱河都統闕朝璽職，改由宋哲元繼任。

先是熱河都統闕朝璽率部回援奉天，將全區交保安總辦張鵬飛維持地方治安，國民一軍師長宋哲元乘機於十一月三十日攻取熱河，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遂於本日令免熱河都統闕朝璽職，改由宋哲元繼任。（註七）

日本關東軍司令白川義則抵郭松齡營，要求承認與張作霖私人所訂各項條款，為郭所拒。

當郭松齡於本日進攻錦州時，日本關東軍司令白川義則訪晤郭松齡，要求承認其與張作霖所訂之鐵路、煤礦及其他各種條款，（註八）日軍將不干涉郭軍之攻奉行動。郭松齡答覆稱：凡我國政府在條約上付予日本之權利，必當尊重；至於張作霖私人和日本所訂條約，則概不承認。白川義則以目的未達，遂拂袖而去。（註九）

北京關稅自主促成會致函警告日代表日置益，並集會為關稅會議聲援。

北京各大學教授組織之關稅自主促成會，自成立後，積極進行，不遺餘力，現連日均召集會議。本日議決致書日本關會代表日置益。其原因如下：

「日置益先生閣下：自袁世凱洪憲稱帝失敗後，敵國人士，不聞先生警告者久矣。每念年來內亂不息，即重記先生不置。蓋欲國空來內亂，悉起因於袁世凱之稱帝。而袁氏之帝制，又多為先生所促成也。袁氏之帝夢雖不成，而先生已獲得二十一條之權利以去矣。此次先生代表貴國來華，參與關稅會議，同人等恍於先生過去在華之歷史，

即期期以爲不敢領教。先生雖迭次利用新聞政策，作所謂中日親善之宣傳，同人等悉視此爲先生之故技，即知先生之志固不在此也。果爾，關稅會議開幕矣。第一次開會，先生即聲言貴國亦曾受此痛苦，經過數十年之奮鬥，始告成功。此不啻暗示敝國人士以關稅自主爲期尚遠也。迫及近日，先生乃使斤斤於參戰借款等無擔保品之外債整理，以爲關稅附加之條件。且只限於二·五附加，對於關稅自主，一笑置之，先生之狐尾自此盡露矣。同人等僅以至誠爲先生進一言曰：此次關稅會議根本吾民固不承認。望先生嗣後不必作口頭親善之宣傳，而爲從中取利之謀。如果真有親善之誠意，請即於敝國人熱心運動無條件關稅自主之意，完全尊重。庶幾吾人可以諒先生之往行。否則日言親善，而陰謀私利，敝國人雖至愚，亦不受先生之欺騙也。請先生特別注意。專此，即頌日祉。關稅自主促成會。

「（註一〇）」

又該會爲聲援關稅會議，曾集會議決如下：

「（一）致函中國各代表，由文書股起草。（二）定十三日下午三時在中央公園水榭招待本國新聞記者。（三）定十五日（星期日）招待外國新聞記者，並請王寵惠演說。此外有美國舊金山華僑代表章錫祥出席演說。」（註一一）

附錄：天津益世報社論：關稅會議之將來（註一三）

（一）非主權國家，無對外締結條約之權，此爲國際法上之原則，中國各通商條約規定之進口稅值百抽五，按之當日實情，乃由於獨立主權下之一種承諾，非對於關稅權之拋棄也，近十年來因於環境之變遷，覺以上條約之規定，於主權行使上感受不便，乃有修改條約之主張。換言之，即欲以主權之動作，而求解除條約上之限制而已。又如海關行政管理，在當時之條約，亦不過一種委任關係（並非可謂此項委任成立，而中國之關稅自主權即從而消滅）今日之主張，應解決此項委任關係。換言之，即中國不欲更以此項管理權委之於外人是也。兩者皆不過主權行使上之限制問題，不及於主權之本身。英人威爾斯謂「近聞中國有國家主義運動，極爲驚愕，蓋中國早已成爲國家，何再有國家運動之可言。」此意與吾人之見正同，吾人以爲中國之關稅自主權，在原則上並未一日有喪失之意義，一方向各國要求自主權，一方於原則上復承認之，皆足使吾人感覺不快。

（二）吾人之所注重者，殊不在錯誤與虛詭，而在使條約上之新拘束，如何使之不生；其舊拘束，如何使之除去而已。

。華會條約，即承數十年各種條約後之一新束縛，吾人以爲非打破華會條約，於中國之生存發展上皆成障礙，而政府以爲不然，政府固一則曰華會條約，再則曰華會條約，關稅會議之召集，即根據於該約第二條之規定而來，吾人當政府發出請柬之日，即疑將「請君入甕」耳。蓋惟執條約以上之手段，而後始能解決條約之束縛，豈有奉條約爲神明，而能貫徹其反對之主張者。吾人反對關稅會議，即以懷疑於華會條約之故，以二者乃不可分者耳。政府不滿於吾人之言，以其注目之點，爲加稅問題。而自主權云云，本爲相互諒解下之虛僞，彼且以爲不尊重華會條約，不獨一二五不能得即二五亦不能得，於其目前財政將無辦法也，而時論亦反對吾人之言，抑又何故。

(三) 吾人猶憶華會議事記錄，所載日本委員之說帖中，約謂日本在華之商務，占中國外商務十分之三，一旦關稅增加，受損失最多者，莫過於日本。查日貨輸入中國者，強半爲下級社會日用所必需之品，故稅則增加，不但與日本大多數製造業有損，於中國民衆亦有切膚之利害，故主張逐漸修改而增加之。不獨對於驟增價值百抽一二五，認爲不可能之事，即對遽增價值百抽七五，亦且認爲難行，而徵之日本代表今日之意見，與其國內之輿論，對此乃復爾爾也。美國之外交，向不着邊際，此次代表提案，第一項即注重於二五附稅問題，而以一二五增率，委之於未來之新約。日本之提案，亦復類似，即所謂按照華會條約第三條之規定實施是也。其代表說明，且謂對於提議二五附加稅以上之增稅案，認爲屬於關稅條約第二條範圍以內之事，亦即謂厘金裁撤決定後之問題。中國政府將於第二委員會所爭者，乃欲越於二五之階段，逕直達到一二五也。蓋無論爲一二五或一二五之爭，皆不踰於華會條約之範圍，此以彼求、彼以此應，則將來關稅會議之結果，吾人不獨可以斷言，且吾人久已言之、即取華會條約之規定視之可也。

聯太平洋勞工大會，邀請中國加入。

預定明年在夏威夷火奴魯魯召開之聯太平洋勞工大會，於本日邀請我國與日本、加拿大、南非、新加坡、印度、美國、菲律賓賓及夏威夷等加入。(註二三)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四日

我國對於國際勞工組織向極熱心贊助，每年捐助國際聯盟六十餘萬元中約有二十餘萬元撥作國際勞工局經費，且派有試署二等秘書常駐該局，另在瑞士並設有國際勞工事務處，由駐瑞士使館秘書充當處長。(註一四)

瑞典宣布遵守華盛頓會議所簽九國對華公約。

民國十一年十月六日在華盛頓簽定之九國公約，包括中、美、英、日、法、義、荷、比、葡等九國，條文共爲九條，其要旨爲尊重中國之主權及領土與行政之完全，維持各國在華工商業之機會均等。其第八條規定：「本條約未簽字之各國，如其政府經締約簽字各國承認，且與中國有條約關係者，應請其加入本約。」(註一五)故瑞典政府因美國之請，於本日決定遵守在華盛頓簽定之對華條約。(註一六)

豫軍李紀才攻濟南未下，退往泰安。魯督張宗昌以魯人通豫，縱兵燒掠洩憤。

豫軍李紀才部於本日攻抵濟南城下，爲張宗昌之褚玉璞部所敗，遂退往泰安。張宗昌以魯人通豫，下令兵士縱火焚燒民宅，且縱兵劫掠，以洩其憤。(註一七)並令畢庶澄解決態度不穩之各山東軍隊。(註一八)

駐保定國民二軍鄧寶珊師圍攻天津，抵馬廠與李景林軍接戰。(註一九)

吳佩孚委楊森爲討賊聯軍川軍第一路總司令，令回川收拾舊部。

自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吳佩孚於本日派楊森爲討賊聯軍川軍第一路總司令，任令甫發，楊即轉來漢口請示，抵武昌時，吳即派其座艦「決川號」迎迓。(註二〇)

鄂督蕭耀南任劉佐龍爲武漢警備副司令，劉部留駐漢口。

鄂督辦蕭耀南(珩)於本日任命劉佐龍爲武漢警備副司令，並以劉部留駐漢口。蕭此舉實因北方

之變局，將涉及漢口，故以維持鄂省治安計，而有此任命。（註二二）劉佐龍翌日即通電，表明心跡。（註二二）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〇〇。

註二：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民國日報」。

註三：「中國國民黨四中全會開除汪精衛黨籍案之判決書」（西山），見「清黨實錄」頁八一—九。

註四：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一。

註五：薛典曾：「中國參加國際公約彙編」，頁八七四。

註六：同註四，頁一三〇——一三一。

註七：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二九一；「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二一九；文公直：「最近卅年中國軍事史」，下冊，頁二二二。

註八：白川向張作霖提出之條款經張接受者，包括：關東租借地租期、南滿鐵路管理權延長九十九年，以及日本在滿蒙享有種種特權。亦即日本曾向袁世凱所提的二十一條中關於滿蒙地位的第二項。見國史館審校檔。

註九：郭大鳴：「先兄郭松齡將軍傳」，見「傳記文學」卷一六，第二期，頁一二；錢公來：「東北史話」，頁一〇六。

註一〇：「臺灣民報」，第八十二號，頁一一。

註一一：同註一〇。

註一二：同註一〇，第八十三號，頁九——一〇。

註一三：「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一。

註一四：同註一三，第一號，頁四七。

註一五：傅啓學：「中國外交史」，頁三〇〇。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五日

六七六

註一六：同註一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時報」。

註一七：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時報」。

註一八：同註一三，第二號，頁一三九。

註一九：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時報」。

註二〇：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三二九——三三〇；趙恒惕等：「吳佩孚先生集」，頁四一五——四一七。

註二一：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時報」。

註二二：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時報」。

五日 蔣總指揮中正率官兵祭悼東征陣亡將士。（註一）

蔣總指揮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同學錄撰序，強調「以學校為家庭，以同志為手足」。

蔣總指揮中正於十二月三日移駐潮安涵碧樓，至本日以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身份為第三期同學撰同學校錄序，強調「革命之成功全憑同志之相愛與相親」「以學校為家庭，以同志為手足」。文曰：

「鬩牆之禍，甚於外侮之內侵，革命之成，全憑同志之相愛與相親。傳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革命之道，仁愛之道，亦親親之道也。大學之道，在於明德親民而止於至善。革命之學始於格致、誠正，而終於修齊、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學也，革命之學，大學也，革命之道，大學之道也，不止於至善，不能窮革命之學，不明德親民，不能明革命之道，止於至善者何，格致誠正也。明德親民者何，修齊治平也。未有不格致誠正，而能修齊治平者也。亦未有不親親而能仁愛，不仁愛而能革命者也。中正奉總理命，創辦本校者，乃欲窮革命之理，而行革命之大道也。深知欲革命之成，必使革命同志，以維精之理，至誠之意，團結精神，以學校為家庭。以同志為手足，以親親之道而親同志，以愛物之理而愛同志，則主義實行，其有多乎。夫同志之共生死，同患難，其關係之密切，有甚於父子兄弟之親也，而團體之存亡成敗，乃有重於其家庭間骨肉手足之生命也。一年以來，集合五百同志，成

立斯校於全國瀾漫反革命空氣之中，招募三千子弟，組織本軍於四周假革命環境之內。回顧經過歷史，晦蒙否塞，未有甚於此者也。今春，孤軍挺進於潮梅，同志死傷者六百餘人，桂軍袖手旁觀於東江，滇軍且通敵以謀襲我後。孟夏回師廣州，討伐叛逆之楊劉，死者傷者以百數計，而沙基之役，帝國主義之英法，殘暴襲擊，竟使我同志死者至二十人之多，而傷者不計也。八月，廖公被狙，反革命派之陰謀畢露，先平梁揚，後滅鄭莫，各方懷疑叢生，中正幾成爲衆矢之的，且將倫比爲冒天下大不韙之罪犯。而本軍之危殆，亦成爲颶風中之孤舟，其能支持而不覆者，幾希矣。十月奉命重征東江，進攻惠州，世皆視爲天險之老巢，人人以爲難攻莫敵者，而本軍將士，目無全牛，視若坦途，自劉團長堯宸以下，如耿澤生、譚鹿鳴、徐庭魁、但德芳、張忠熙、彭繼儒、金鳴章、劉銘、陳作云、葉振南、王嵩、周德保諸子等，死者百三十餘人，傷者如詹忠言、曾廣情、蔣先雲、杜從戎、冷欣諸子，且四百餘人，此其前仆後繼，視死如歸者何哉，主義之所感，敵愾之所興，親愛之忱，油然而發而不能自己耳。海豐之役，以三百之衆，而戰四千之暴逆。唐子同德，張子志超等死焉。河婆之役，以一團之衆，而敵三師之強寇。橫江之戰，林逆主力，悉數來犯，謀以三面包圍我軍者，反爲我所各個擊破，惜乎陳子厚、王步忠、侯吉文、范濤諸子，皆亡於是役。華陽一戰，以三千初集之卒，而攻一萬五千背城借一困守死鬪之頑敵，殉難死者，自周團長保生，黨代表姚世昌、周玉冠、車鳴驥諸子以下一百二十五員，卒能轉敗爲勝，扶危爲安。嗚呼，可謂榮而哀矣。自二次東征，以至克復潮梅，全軍陣亡者，五百九十七人，嗟乎，死固壯矣。而生者悲慘，曷其有極。以師弟之親，部屬之愛，每得其死者噩耗，心酸腸割，不知其所止，雖百譬而終難自解。既知死者不能復生，廢者不能復全，乃必欲驅此至親至愛，情逾骨肉手足者，而使之死焉、傷焉，以我今日慟悼之哀而推於其死者，廢者之父母、之妻子、之兄弟，其孤苦淒愴更爲何如乎，嗚呼，何其忍心乃爾。中正之罪，誠萬死而莫贖焉矣，甚矣，處動心忍性之逆境，當風雨飄搖殘破零落之危局，極惡戰苦鬪之全力，而其所得之結果，徒喪失我寶貴而難得之信徒，不期莊嚴燦爛之黃埔，竟成爲白骨之嶽，赤血之淵，而於民生之痛苦，民權之斲喪，民族之衰弱，皆無補於萬一，至今軍閥作惡如故也，列強橫行，且有加而無已也。五卅慘案之仇未報也，不平等條約之恥未雪也，而我總理賣志以歿，一生之抱負，及其遺我之明訓，其果有見諸實行乎？殺我同志者，敵人也，而驅我同志就死殉難者，中正也，喪失如許之同志，尚

不能實行主義於萬一，上何以見總理在天之靈，下何以慰殉難將士之魂，縱人不責我，我之神明，乃能泰然自安而無疚乎？此恨綿綿，雖傾珠江之水，而不足以洗淨黃埔之血痕與淚迹矣。嗟乎，總理逝矣，先烈亡矣，而其神其靈，不昧不爽者，惟在其所遺本校後死而未亡同志一線之命脈耳，吾人之聊足告慰先烈者，亦惟此而已。……

革命之道一以貫之。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始終。』未有本末倒置，始終不一，而能成其事者也。闡明革命之理，實行革命之道，不爲外物所誘，不爲感情所累，以至誠之義，力求三民主義之發展，以至精之理，實行國民革命之成功，未有中國之國民革命，而可不實行三民主義者也。……吾願未亡諸同志，由定靜安慮，以臻於格致誠正，而求得革命之真理，如負少年一時之意氣，鬪爭蝸角，徒齎盜糧，而授人口實，以忘修齊治平之重任，是則爲帝國主義與軍閥所歡笑，而總理與廖黨代表一般殉難同志之所痛哭也。生者有心，其當牢記校訓，團結精神，以實行革命親親仁愛之道，則鬩牆不生，外侮難侵，不憂瓦解，其必玉成。以本校今日之精神，如不發生內部之分裂，則三民主義，雖百世其可傳也，合國際帝國主義者之全力，而莫能禦也，吾輩死矣，吾黨不絕如弦，一線之命脈，全憑諸同志相親相愛團結之固，以求存本校之存亡，主義之成敗，不在外敵之強弱，而在內部之分與合也。』此作中正代我已死同志所答之言焉可。即爲中正預留生前之言，以備死後答我未亡諸同志之言亦可也。嗚呼，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吾淚已涸，吾聲已嘶。精衛尤能填海，而頑石無法補天，分乎合乎，敗乎成乎，惟在吾後死者之一轉念，生死存亡之迫切，已不容毫髮猶豫其間矣，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中正雖未屆垂死之年，而革命工作，實使吾早具決死之志，茲敢以至哀之言，爲同志告，而復益之以總理之遺訓先烈之遺言，同志乎，中正之言，或不盡善而不足哀，倘一念及總理與諸先烈之死事，其能無動於中乎，一念之是，可以興邦，一念之非，足以殺身。同志乎，荆棘叢薄，此吾黨今日之前途也，楚歌四面，此本校今日之環境也。艱窘危迫，疑懼震撼，未有如今日本黨與本校之甚也，列強日伺吾側，軍閥圖襲我後，彼且掀髯張目而聲言曰：『國民黨中共產與非共產之爭，已啓內訌，不久其將瓦解，不須吾輩亡矢遺鏃之勞，而彼已陷於自殺之境矣。』嗚呼，是言也，何言耶，是豈好設危辭以聳同志之聽耶，抑果有其事而不能幸免者耶，吾黨同志，可不警惕戒懼反省自悟，刎頸交驩，猶恐不足，奈之何反以分裂爲能事，不使黨校與國家同歸於盡而不止，以艱難產生遺腹之孤兒，竟匍匐以

墮井中，途人見之猶且急切赴援，惟恐其不及，而其寡母師傳當之，則焦灼之心，果爲何如乎？本校諸子，如能以寡母師傳保子之赤忱，以自救而救黨，以骨肉手足家庭之親愛，以自愛而愛黨，則推而至於仁民，至於愛物，無所往而不利，何所事而不成，革命又豈難事哉？甚矣！親愛精誠之校訓，不可須臾離者也。子思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則親，誠則愛，誠則精而誠則成矣，未有不誠而能實行三民主義者也。

……尤望諸同志開誠相見，本我校訓，不負我總理之所期則幸矣。第三期同學行將畢業。丐余以同學錄之序言，余因今日追悼陣亡將士之有感，故錄此以慰其乞序之殷，並以此勗我第三期之同志，使其知革命之學之大，革命之理之精，不外乎吾親愛精誠之校訓，不親則離，不愛則妒，不精則雜而不誠，且無以致親致愛與致精也。誠則明，誠則強，誠則金石且爲之開，而況於人乎？況於同志乎？吾同志其勉旃。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五日，蔣中正序於潮安行營。」（註二）

廣東民政廳長古應芬呈請辭職，為國民政府慰留。

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兼廣東省政府委員、民政廳長古應芬呈請辭民政廳長職，於本日奉國民政府批示，所請萬難照准，其原批如下：

「呈悉，該廳長老成碩望，就任以來，力圖整頓，祇以軍事方殷，盜風未能遽息。該廳長引以自咎，益見關心民瘼。現逆軍掃滅，全粵統一。善後百端悉次舉實，政府倚畀正深，豈宜遽萌退志，所請辭職，萬難照准。此批。」

「（註三）」

古氏係老同盟會員，時共產份子嗾使廣東地方游民，冒名農會，橫行鄉里，荼毒士民，倡言共產，有司不能制，而汪兆銘身居國民政府委員會議主席，而以俄顧問鮑羅廷之命是聽，民風日壞，因有倦勤之意。（註四）古氏既被留任，乃繼續其反共行動，當時被共產分子指爲國民黨右派之代表。（註五）

國民政府令准廣東高等審判廳長陳融續假一月，留滬醫治目疾。

廣東高等審判廳長陳融於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因患目疾奉准請假一月療養，因聞滬上西醫生牛衛霖，

醫術湛深，當即赴滬就醫，診治無效。另薦一英國醫生施診，以假期已滿，尚未痊癒，爰再呈請准予續假一月，其職務仍由民一庭庭長楊宗炯暫行代理，於本日奉國民政府批示照准，並囑假滿速回視事。

(註六)

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部電促馮玉祥及全國同胞急起推翻段祺瑞政府，以開國民革命之新局面。

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於本日電促馮玉祥奉行國父遺囑，推翻段祺瑞等軍閥，實現真正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其電文如下：

「奉軍內訌，政局陡變。北京安福段氏竊政之始，即倚仗奉張勢力。以外崇國信，抵制本黨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以善後會議，抵制本黨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之主張，總理因此憂憤逝世。其後更公然承認金佛郎案，以飽私囊。延緩五卅慘案交涉，以延其位。旋種賣國殃民之事實，為全國所共棄。及今奉張勢敗，尤復公然遣其爪牙徐樹錚，乞援日本，更可髮指。公等理宜以國民軍名義，為國民討此國賊。乃在北京國民大會奮起逐段，而駐京國民軍竟加以摧抑，殊出國民意料之外。伏思貴軍中，不乏信仰先總理三民主義之同志，萬望回憶先總理之遺恨，及國民期望之殷，急起討段，而於其倒後則尊重先總理之遺囑，實現真正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二事，一掃帝國主義及軍閥政治多年之毒害，國家幸甚，人民幸甚。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叩，歌。」（註七）

江蘇省黨部同日又聯合上海學界、婦女、工人、市民等七團體，通電全國同胞，望迅速奮起驅逐北京安福黨徒段祺瑞，庶幾歸政於民。其電文如下：

「各省區、各報館，轉全國同胞公鑒：民國十四年為一軍閥相爭之局面，每一政變，皆屬各派軍閥相互起伏，私行授受政權，與人民概不相涉。茲者奉軍內變，北方動搖，安福政府，獨復戀棧不去。北京市民羣起驅逐安福黨徒，開民國以來所未曾有之國民革命新局面，望全國人民迅速奮起，一致聲援北京市民，推翻段政府，庶幾政權歸諸人民，民國之名，名副其實。否則軍閥內潰之勢稍定，又復重新結託，攘竊政權，全國人民仍受其宰割矣，臨電

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註八）

附錄：上海民國日報社論：國民軍如何方值得一戰（註九）

（前略）我敢忠告國民軍，不戰便罷，如果必須出於一戰，不應爲助吳佩孚而作戰，不應爲助孫傳芳而作戰，不應爲擴充國民軍一系的地盤而作戰，而應該爲國民而作戰，爲國民革命而作戰！

吳佩孚孫傳芳們，從左右找不出一個好名義來的夾縫中間、也曾提出一個自己覺得頗可說得嘴響的名義、叫做討賊，不論他們所認爲要討的畢竟是誰底賊？和自己配不配討賊，但所討的卻委實是個民賊。國民軍如果要揭發討賊，却必須認定這個賊不是地盤之賊，而是國民之賊，而且應該認定國民之賊不止這一個，尤其要緊的是，要討國民之賊，必須自己先不作賊，然後把所有國民之賊，一舉而廓清之。這樣，縱然起了絕大的風雨，使國民受了絕大的痛苦，却可以收箕掃霧埃，滌盪瑕穢之功，而贏得受痛苦的國民們咬着牙齒，說一聲「值得」。

總之、咱們所希望於國民軍的是：

一、自己先有不作賊的決心。

二、凡是國民之賊，一律聲罪致討。

能做到這兩點，便是有主義的作戰，便能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而給予國民以澄清一切的好結果。

南京市民及學生萬餘人集會遊行，要求孫傳芳保障人民自由。

南京市民及學生萬餘人於本日上午十一時，在省立公共體育場舉行市民大會，首由主席宣布開會宗旨略謂：

「政局轉變，軍閥分崩，欲脫十餘年來水深火熱之厄，不能不於此時有民衆勢力之表示，及提出一切要求，以達到建立真正民主政府，敝會特於今日召集市民大會，遊行示威，以作此愛國之運動，切望全國一致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五日

大會繼又通過致郭松齡與馮玉祥兩電如次：

一、東北國民軍郭司令：反奉功高，勿仿張所爲，推倒賣國假政府，切實保障一切人民自由。南京市民大會叩。

二、包頭馮督辦：請尊重民意，肅清段張餘孽，速組國民政府。南京市民大會叩。

會後整隊出發遊行，目標指向孫傳芳，要求尊重民意。其遊行行列，經由復成橋、四條巷，擁至督署，歷呼口號，聲勢壯大。遂推代表四人，入見孫傳芳。要求：(一)啓封各愛國團體；(二)保障人民自由；(三)應力爭關稅自主。孫出爲接見，允尊重民意後，遊行羣衆始離督署而去。

萬餘遊行羣衆復由督署西街轉吉祥街、花牌樓中正街、內橋府東街、三山街，至江蘇省公署，新省長陳陶遺懼不敢出，遣派其屬員代見，亦允依民意爲從違。全隊直至夫子廟始散，沿途所呼口號有武裝民衆、關稅自主、打倒奉系軍閥、推翻段政府、保障人民一切自由、建立國民政府、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革命萬歲等等。(註一〇)

中國國民黨部分中央執監委員續在北京西山召開四中全會，並電促各省，主張速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

中國國民黨部份在北京西山舉行一屆四中全會之中央執監委員，於本日以此項通電分致各省、各特別區、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強調非即速舉行國民會議，無以解決國是，並希同胞努力自決，電文如下：

「各省、各特別區、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均鑒：民國過去，已十四年，變亂相尋，迄無寧日，綜厥病源，無非軍閥官僚爭攘竊奪，真正民意不能表現。國本日虧，民力日窮，長此情形，欲圖民族之生存，國家之進步，不啻南轅北轍。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積四十年，於易簣時猶殷殷以促成開國民會議爲言，誠以舍此別

無解決良謀。現在國事愈紛，詭言日出，自非即速舉行國民會議，不足以杜糾紛而資解決。本黨用遵遺囑，復申前議，尙希父老昆弟努力自決，民國前途，庶幾有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歌。」（註一一）

中國青年黨領袖曾琦發表專文，建議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測驗黨員之真偽。

當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之際，中國青年黨人曾琦於本日發表「國民黨之清黨運動與共產之篡黨陰謀」一文，建議中國國民黨以國父之三民主義測驗同志之真偽，而勿承認左右派之名。例如：（一）民族主義在合漢滿蒙回藏爲中華民族，未嘗主張蒙古獨立，凡有贊成俄人慫恿蒙古脫離我國者，是「偽國民黨」，而非「真國民黨」；（二）民權主義，在使農工商學四民平等，未嘗主張「勞工專政」、「階級鬥爭」，凡有倡言一階級革命專政而排斥其他階級者，是「偽國民黨」，而非「真國民黨」；（三）民生主義在於「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未嘗主張實行共產，凡有以共產主義附會民生主義者，是「偽國民黨」，而非「真國民黨」。據上述標準，驗其言行，可立判真偽。其全文如下：

「孫中山先生所創之國民黨，因多年奮鬥之結果，已漸次博得國人同情。顧自前歲容許共產黨人跨入以後，內部頓起糾紛，左右兩派，如水火冰炭之不相容。去年中山北上過滬時，予曾親見其排解兩派之衝突，面容已呈煩悶之狀。及其病歿於都門，共產黨乃益肆猖獗，竟欲取中山遺留之勢力而悉佔有之，胡漢民以代帥之尊而被竄於俄都，許崇智以百戰之勞而不容於粵省，其他老黨員凡不贊成共產者，皆加以「反革命」之罪名而一一驅逐之。如此陰險毒辣，誠爲曠古所無！吾人平心而論：國民黨之右派中，誠亦有暮氣頹唐而不堪革命者；然若共產黨之一概抹殺，絕對排斥，則又不啻自證其「篡奪陰謀」顯有「鵲巢鳩居」之意，未免太過凶橫矣！以予所知，國民黨中頗不乏真正信仰三民主義者，彼等不忍其總理中山先生艱難創造之黨，竟爲共產黨所篡，遂共起而爲「清黨運動」，欲將共產分子驅逐出黨。於是羣集北京，會於中山靈前，爲『澄清內部』之舉。據本月一日北京電稱：彼等已議決五項：（一）驅逐鮑羅廷；（二）取銷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黨籍；（三）不准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勢力範圍內主持教育行

政：(四)不准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勢力範圍內作官吏；(五)不准共產黨員參加羣衆運動；如青年運動、農民運動等。

此舉若能實現，則國民黨之真面目，庶幾可以恢復，不致讓共產黨人「掛羊頭賣狗肉」盜竊名器，久假不歸矣。吾人對於純粹國民黨之『清黨運動』，實不勝其同情，特恐著名凶狡之共產黨人未必遽甘退出，將來必致分裂而成兩黨。彼此均不肯拋棄國民黨之名義，如此則「雙包案」之滑稽劇將不免演於民國政黨史上，是則重可歎耳！

夫國民黨之收容共產黨，予固自始認失策，嘗論之於兩年以前，略謂跨黨之弊，約有數端：(一)因信仰之不同，言行時有衝突，容易互相牽制而不能進行；(二)因各保其固有之團體，不免有各私其黨之嫌，容易互相猜忌而不能融洽；(三)因一人兼跨兩黨，旗幟不能鮮明，革命之主張不爲人所聽信；(四)因跨黨之爭，根本違反政黨原則；蓋政黨原貴各標其獨到之主張，以求國民之信任，政見既已不同，則宜加入一黨，而不應兼跨兩黨。(見巴黎先聲週報第四十三期)

由今觀之，吾言乃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者。彼國民黨中主張收容共產黨諸人，念此能無悔哉？雖然往事已矣，爲今之計，惟望純粹國民黨努力實行『清黨運動』，打破共產黨之『篡黨陰謀』，毋使其永假國民黨之名，以『禍黨』而禍國，是則吾人之所引領企盼者也。

抑尤有爲『清黨運動』諸君告者：即諸君宜抱定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以驗同志之真僞，而勿承認左右派之名。蓋共產黨自居左派，而以右派目諸君，意在使人認彼等爲新，而以諸君爲舊，同情所寄，易歸於彼。故不如以『真僞』易『左右』。其法在先明白解釋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例如：

(一)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在合漢滿蒙回藏爲一大中華民族，未嘗主張蒙古獨立，凡有贊成俄人慫恿蒙古脫離我國者，是『僞國民黨』，而非『真國民黨』也。(二)中山先生之民權主義，在使農工商學四民平等，未嘗主張『勞工專政』『階級鬥爭』，凡有倡言一階級革命專政而排斥其他階級者，是『僞國民黨』而非『真國民黨』也。(三)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在於『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未嘗主張實行共產，凡有以共產主義附會民生主義者，是『僞國民黨』而非『真國民黨』也。

如此解釋明白，載諸黨綱，則共產之徒，無從附會，驗其言行，立判真偽，而諸君乃不致以守舊爲人所厭矣。予雖非國民黨人而以同情於中山先生之故，不忍坐見其手創之黨，爲陳獨秀等奸人所篡，故敢貢其一得之愚於『清黨運動』諸君，蓋不獨爲國民黨計，亦所以爲中國計也。是否有當？幸垂教焉。」（註一二）

隨後，曾氏又提出「對於開除共產黨後的國民黨之三大忠告」一文，以爲中國國民黨從事救黨救國之參考，其全文如下：

「吾人對於純粹之國民黨員向具相當之好感，對於彼等最近之『清黨運動』，尤表充分之同情。回憶去歲九月子由法京返國，該黨之機關報『民國日報』正爲共產分子所把持，嘗利用之以對予橫施攻擊。然予固深知共產黨之陰謀，決不因此而遷怒於國民黨，對於該黨，始終保持友誼的態度，此則事實具在，諒亦純粹國民黨諸君所共悉者也。今者，該黨之廣州黨部雖尙爲共產分子所把持，而京滬各處機關已漸次復歸於純粹國民黨之手。吾人聞之，深爲慶幸。究竟該黨能否本其向來革命之宗旨以從事於實際運動？此固是海內人士所共注目者。予也無似，敢貢忠告：

（一）勿沿用共產黨之口號。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第一步即在移其口號於國民黨，使之採用而變色彩。共產黨之口號爲何，即所謂『打倒帝國主義』是也。自表面觀之，英、法、日、美、意，無一非帝國主義者，吾人對之而施反抗，未嘗不可用此口號；而實則『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所謂『打倒帝國主義』，嚴格言之：必須推翻資本制度，改變社會組織。蓋『帝國主義爲資本制度形成之最後階段』，此共產黨人所恆言者也。其最高機關之第三國際，嘗通令各國共產黨一律採此口號。假令吾國一戰而驅日本於滿洲之外，再戰而驅英國於香港之外，而彼日英兩國之內部組織如故，資本制度依然，則帝國主義仍未打倒也。是故『打倒帝國主義』乃『世界革命』『共產革命』之口號，非『國民革命』與『民族革命』之所宜採也。『國民革命』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在『內求統一，外求獨立』，因而其口號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爲最適當。但能達到本國統一與獨立之目的，他國之內部組織如何，非吾人所暇過問。如是則外可免敵人之聯合，內可促國民之團結，不致若共產黨口號之足以內啓國民之分裂，外促敵人之團結，使國民革命永無

成功之望矣。此純粹國民黨之所宜覺悟者一也。

(二)勿因襲聯軍閥以倒軍閥之策略也。國民黨既以革命爲號召，則革命之對象不可不先認清。軍閥爲革命對象之一，此乃該黨所承認者。故其口號有『打倒軍閥』一語（若吾人則不僅打倒軍閥，即其他禍國殃民之官僚政客，亦認爲國賊，應予剷除），既欲打倒軍閥，則對任何軍閥皆不宜與之聯絡，以亂革命之旗幟。若聯甲軍閥以倒乙軍閥，則甲倒乙興，專橫如故，又非聯丙以倒丁不可。如此則軍閥永無從倒，革命永無從止，而人民乃真不堪命矣！往者，孫中山先生惑於策士之言，與段張結爲『三角同盟』。汪精衛伍朝樞之流，奔走聯絡，僕僕道途，世人或稱其行權，而予則早斷其失策，果也。段張皆以聯孫之故而得握最高政權，取曹吳之位而代之，倒行逆施，又加甚焉。對於國民黨之壓迫，無所不用其極。北京『民國日報』之被封，陳友仁君之被逮，皆其證也。然則聯軍閥以倒軍閥，於黨於國，果奚益哉？今者，馮玉祥氏之左右，又充滿國民黨之足跡矣。爲公爲私，姑不深究，假令動機完全出於爲公，予亦敢斷其必蹈以前之覆轍。何則？馮氏固一極其凶狡之軍閥也。袁氏稱帝之時，馮嘗助之以攻蔡鐸之義師；曹氏賄選之際，馮又嘗助之以攫總統之大位。其過去之歷史如此，寧尚可以利用之以興革命之師哉？恐其結果徒亂革命之旗幟，而使國民黨爲所利用耳。此純粹國民黨之所宜覺悟者二也。

(三)勿惑於蘇俄之甘言而倚之如教主也。蘇俄之假共產主義旗幟以圖『稱霸世界』，此世人之所共知也。觀於俄人對廣州略助餉械，遂握軍政之大權，對蒙古稍示好意，遂掌握外蒙之命脈，則其實行侵略主義，亦已昭然若揭。故蘇俄不可親，他日果有利害一致之時，不妨與之臨時締約，而今則切勿中其狡計。或謂土耳其之戰勝希臘，亦有賴於蘇俄之助，吾又何必加以拒絕，此計似是而實非也。土耳其戰勝之原因，一方面純賴其本國人民之奮鬥，一方面則恃美法俄三國牽制英人之功，何嘗專賴蘇俄一國之力哉？此特共產黨人之謊言耳。矧今廣東政權實際已爲俄人所奪，公等而欲救黨救國，尤非驅逐俄人不可。此純粹國民黨之所宜覺悟者三也。

夫不用共產黨之口號，則『赤化』之嫌疑可釋。不採聯軍閥之策略，則『反革命』之罪名可免。不抱『親俄主

義』，則既免『引狼入室』之罪，又無『反客為主』之虞。凡此皆大有利於國民黨，同時亦有裨於國家者也。

純粹國民黨諸君果能容納此三大忠告乎？予將竭誠與之携手。否則旗幟不明，言行相反，革命精神喪失已盡，青年望之而却步，志士聞之而灰心，吾人安能與之合作哉？」（註一三）

國民政府任命陳長樂為瓊海關監督兼北海交涉員。（註一四）

北京段執政電邀各省派員來京，協議時局。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以近日來郭松齡出關討奉後，張作霖危在旦夕，恐局勢劇變，若干問題亟宜先行協議解決，於是特商得馮玉祥之同意，在京召集一時局會議，初定被邀者為西北軍馮玉祥、河南督辦兼省長岳維峻、陝西督辦孫岳、湖北督辦兼省長蕭耀南、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江西督辦方本仁、贛軍師長鄧如琢、東北國民軍總司令郭松齡等八方面之將領，於本日發出邀請電報，於電報中說明此項會議將討論解決下列問題：（一）法統是否恢復？（段於今年四月二十四日並下令取消國會參眾兩院），（二）東省如何解決？（顯指郭松齡討張作霖事）。（三）魯直如何善後？（指李景林與張宗昌之撤換問題）（四）其他問題。（註一五）

按：段氏本日發出之電報，並請各省派員來京協議時局。（註一六）另閻錫山亦在被邀請之列，未幾，閻即派定溫壽泉為代表。又馮玉祥則派劉驥為代表，岳維峻派馬驥為代表，僅孫岳因養病，於六日抵達北京。（註一七）其餘則均派代表。由於郭松齡軍停滯錦州，張作霖依然屹立，會議遂無結果。

北京臨時執政政府特任王揖唐為安徽省長，兼督辦軍務善後事宜。

先是上月間段執政以江紹杰暫護安徽省長，鄧如琢督辦安徽軍務善後事宜，時孫傳芳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已實際據有皖省，乃於本月一日自行另任陳調元為皖軍總司令，王普為安徽省長。（註一八）而鄧如琢雖率部入駐安徽，仍以情勢所逼，於本月三日離皖回贛，不就皖督。至本日，段執政乃下令復任

王揖唐爲安徽省長兼督辦安徽軍務善後事宜。(註一九)

北京臨時執政府任命王子初爲陝西特派交涉員。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以陝西交涉事件頻繁，於本月一日特令設陝西特派交涉員，至本日遂任命王子初出任此職。(註二〇)

北京陸軍部分由齊振林、熊斌任次長。

北京陸軍部次長賈德耀升任總長後，至本日遂由段執政令派齊振林、熊斌爲陸軍次長。(註二一)齊、熊均係馮玉祥舊部，熊並爲參謀長。

北京臨時執政批准新疆設焉耆道尹公署。

新疆督辦楊增新增設焉耆道尹公署成立，呈奉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批示，已交內務部登記。(註二二)北京交通部電覆中英公司，廣九鐵路借款到期本息，仍請暫墊。

先是中英公司函北京交通部云：廣九鐵路借款於本年十二月一日到期，本息十一萬三千五百餘鎊，公司不克墊，請即滙付，以免延誤。至本日北京交通部覆電中英公司對此項到期本息，仍請該公司暫墊。(註二三)

郭松齡軍攻占錦州，奉軍潰退，並放棄大凌河陣地。

本月三日，郭松齡軍劉振東部奉命由興城進攻連山，奉軍張作相部不敵，退守高橋，劉軍遂占連山，張作霖急命汲金純軍在大凌河北岸與石山坦迤西之新灣布置第二道防線，同時並厚增錦州兵力。(註二四)

郭軍劉振東部於本日拂曉，在砲隊掩護射擊之下，繼向正據連山錦西線之奉軍開始總攻擊。當時奉

軍左翼，配置在連山附近者爲汲金純軍，中央爲張作相、萬福麟軍；右翼配置在錦西方面爲張九卿之騎兵旅。郭軍發動總攻擊後，先以逼近連山正面之精兵兩大隊，詐降奉軍，乘奉軍將其輸送向後方之際，突然包圍汲金純軍之一團，將其繳械，汲金純其餘部隊經激戰後亦開始退卻，漸退至大凌河防禦陣地，欲與第十五師合併死守，以禦郭軍之猛襲。至此，錦州遂爲郭軍所佔領。（註二五）

按：此次奉軍在錦州潰敗者，係因張作相及萬福麟軍對汲金純軍之陷於苦戰出於旁觀態度，其間似有感情疎隔之象，實則張作相之意向，尤屬可疑。

奉軍錦州之敗，已呈總崩潰之勢，潰軍紛紛乘火車退卻，盡棄大凌河以西陣地，過大凌河後，將錦州附近京奉鐵路鐵橋炸毀，並留置障礙物以阻郭軍。（註二六）

日本關東軍通知郭軍勿接近南滿鐵路，日領事內山等仍奔走郭、張兩軍間，期促成和議。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因郭松齡峻拒其所提條件，惱羞成怒，於本日以書面通告郭松齡與張作霖兩軍不得在南滿鐵道二十里內交戰。郭置之不理。（註二七）惟是時白川義則與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等人已主張援張並向日內閣反映。（註二八）而日方之書面通告也在報上刊出，不啻支持張作霖使獲得喘息爭取外援之好機會。（註二九）

當時忠於郭松齡之日籍醫官守田大夫認爲爭取日本外交人員之出面調停，爲最佳之途徑，並邀得駐奉天領事內山出面奔走。故當白川義則提出通告之先，守田氏已自郭松齡方面携就所提和議條件抵奉，計分下列四條：（一）張作霖下野，充東三省之最高顧問員；（二）暫將東三省之政治託諸郭松齡；（三）張學良留學美國研究政治學；（四）待張學良歸國之日，郭松齡即將東三省之統治權讓與張學良。而日本駐奉總領事吉田茂遂遣領事內山亦於本日隨守田氏同乘京奉火車出發往訪郭松齡。惟日使出發後之當晚，張作霖已

親筆寫「依王永江之忠告，決定下野之意志」等語字樣，交王永江，王携之往訪日本吉田總領事時始知守田、內山等已重往郭營。（註三〇）

時郭松齡亦深恐日本方面出而干涉其進兵奉天，故連日來曾派其外交處長殷汝耕爲交涉代表，於本月三日抵津京等地與日人連繫。

按：日本警官守田大夫原居瀋陽，甚爲郭松齡所看重；曾聘爲中將參謀，而守田追隨郭軍至其全軍覆沒時始突圍而出，遁返瀋陽家中。（註三一）

直隸督辦李景林決定與國民軍作戰，通電聲討馮玉祥，否認段執政所下政令。

直隸督辦李景林於前兩天通電中立，並與山東督辦張宗昌組直魯聯軍後，復以國民軍步步進逼，勢將衝突，乃決定與國民軍作戰，於本日通電聲討馮玉祥，並聲明否認北京臨時執政所下之命令。討馮電中強調馮玉祥利用宗教、利用青年、利用匪軍、利用赤化邪說，危及中外之治安，時機危迫，用敢率十萬健兒與國賊相周旋。電文略云：

「（上略）……更復利用宗教，以愚弄部下。利用青年，以煽動風潮。利用匪軍，以擾亂陝、甘、直之秩序。利用赤化邪說，以破壞正常名教之大防。危及元首、危及人民、危及社會、危及國家之命脈、危及中外之治安，天地之所不容，外人之所共憤。現在凡有兵權有實力者，每多政見紛歧，各執蠻觸相爭，對於滅絕人道之馮玉祥，竟至受其欺賣，而不知悟。試思馮玉祥加長赤化風潮，擾亂邦家，若不及時剿除，勢將危及國本，陷於萬劫不復之地。景林荷戈衛國，酷愛和平。前次保大讓防，則謀和息戰之忱，當爲全國所共見。惟以馮賊嗾使豫匪，擾害畿疆，指揮黨徒，顛倒政府。前日青年團手執紅旗，圍迫政府、朋毆兵吏，焚掠民產。鹿鍾麟之軍隊，從中發縱指示，似此擾亂破壞，既召外交之責難，復增內政之紛擾。北京現在馮賊宰割之下，此等助長情形，謂非利用赤化圖一逞，其誰信之？當此國家一髮一鈞之際，時機危迫，倘再容忍，即恐貽害無窮。景林義憤填膺，絕不與馮賊共立於化日光天之下。用敢率十萬健兒，聲罪致討。不爲黨爭，不爲利戰，惟持此人道主義以與國賊相周旋，且惟馮玉祥一人是

問。以期殄滅世界之公敵，而挽我五千年來紀綱名教之墮落。成敗利鈍在所不計。諸公誼關樞澤，同處危舟，尚祈各棄猜疑，共扶大義。總之此次討逆，不問敵不敵，祇問赤不赤。旌旗在望，無任神馳。敬布區區，佇候明教。李

景林。」（註三二）

李景林又揚言準備下野，其本人住天津法租界，以督辦、省長軍民兩長印信交李爽塏、郝鵬，意由此兩人暫行護理。時直軍已編成新直軍四軍。李部原轄有三師四混成旅，分駐天津、楊村、楊柳青、馬廠、軍糧城一帶，且與直系接觸，遂將第一、第二、第十九三師及一、二、三、四混成旅，改編為新直軍四軍，以李爽塏為總指揮。馬瑞雲為第一軍長，紀毓坤為第二軍長，張憲為第三軍長，王丕煥為第四軍長決定兵分三路，進攻國民軍。（註三三）

山東各公團通電，推張宗昌為保安司令，實行自治，不承認段執政所下之政令，並拒絕任何客軍入境。

兩日前河南國民二軍攻魯之李紀才部由泰山東麓小徑抄襲濟南，圍兩日而退返泰安，段執政曾令豫軍迅飭開回原防，（註三四）未果。至此山東各公團乃通電，推山東督辦兼省長張宗昌為保安司令，實行自治，不承認段執政所下之政令，並拒絕任何客軍入境。（註三五）

陳陶遺就江蘇省長職，聘方還等為顧問。

由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所委派之江蘇省長陳陶遺，於昨日上午在南京謁孫傳芳謝委，並商承一切行政方針，往返經過處所，由省警廳臨時加崗守衛。省署是日起各科一律停稿，徐鼎康及代政務廳長崔季友均未入署。至本日上午十時，陳陶遺入署就省長職，新任政務廳長曾樸亦同時接任，並聘方還、沈維賢、陳令道等為顧問。（註三六）

徐樹錚訪日，晉謁日后及攝政太子。

北京特派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徐樹錚於本晨晉謁日本王后及攝政太子。日本政府遂邀宴全

體團員。午後，徐因即將返國，致文各報館，申謝日本對於中國戰事主守中立。(註三七)

徐樹錚一行係由美國東返經日本考察一週，寓日本帝國飯店，日政府招待殷勤，徐因係日本士官畢業，昔日同學是時已多居要津，故連日來酬應極繁，國內因有認其在日活動係爲張作霖乞援於日本者。

(註三八)

段祺瑞答覆馮玉祥、郭松齡在京代表，免張作霖及直、魯兩督職務，俟新內閣產生後發表。

馮玉祥代表王乃樸及郭松齡代表蕭其煊於本月一日由張家口抵京後，即向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要求三事：(一)速免張作霖在奉天本兼各職，以郭松齡繼任奉天督辦，並查辦張作霖；(二)速免張宗昌本兼各職，以李紀才繼任山東督辦；(三)免李景林直督及其兼職，但未明言以何人接替。並限於五日內答覆，以便回命。段允爲考慮再定，至本日晚爲最後答覆期限，段遂答覆馮郭在京代表，所請者均允照辦，惟令文須在內閣成立後有國務總理署名時發表。(註三九)

按：馮郭此項要求，本非段祺瑞所願，遂推委於即將組成之新內閣及由即將出任國務總理之許世英處理。

至本月二十五日許氏出任國務總理時，郭松齡已敗歿，李景林則兵敗退出天津，雖再下令免李之督辦，祇是形式而已。但尙在山東之張宗昌則隻字未提，蓋馮玉祥未幾亦辭職下野，不及一月，而時局已大變矣！(註四〇)

上海南洋大學捐建之體育館落成，馬相伯蒞校演講。

上海南洋大學捐建之體育館及調養室於本日落成，並舉行開幕，由盛澤臣主持調養室開幕典禮，劉鴻生主持體育館開幕典禮，是日馬相伯老人曾蒞校演講。(註四一)

陝西省立各校教職員聯合會發表宣言，力主驅逐教育廳長王震東。

陝西省立各校教職員聯合會因經費與更換校長問題，幾經交涉，未獲解決，於本日遂發表驅逐陝西省政府教育廳長王震東宣言。（註四二）

蘇浙皖三省師範附屬小學聯合會議決議，為達成教育宗旨，主張教科書改文言為國語。

先是北京教育部曾將國語字母及推行辦法送請各省「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至上月間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在上海成立。（註四三）至本日蘇浙皖三省師範附屬小學聯合會第三次大會決議小學課本改用國語，以達成小學教育的宗旨。此項大會自本月三日起一連三天在無錫第三師範學校內舉行，於通過此項決議案時並焚燬文言教科書，以示推行國語之決心。（註四四）

臺胞二人因着新外套，在基隆遭扣押，臺灣民報抨擊日警，非法辱民。

臺灣在日據期間，臺胞遭受日人之凌辱，不勝枚舉。不僅政治地位不能與日人平等，即衣食住行育樂等民生問題，亦受日人之歧視。深澳有臺胞二人於本日向徐某商人各購著新外套一襲，行至基隆竟為日警扣押，視所著衣物為偷竊者，雖由原發賣人前往作證，亦不採信，甚至一併扣押。有具名「不平生」者投書「臺灣民報」之「不平鳴」欄予以揭發，原文如下：

「十二月五日、沙止街布商徐某、賣布於基隆郡深澳八斗井子，時有二人向徐某買一領外套（金七圓五十錢），二人同日與二友遊於基隆，特務見其穿新衣，疑是竊偷人家之物，故不分黑白，隨縛往基隆郡內拳腳兼施，痛打之後，復押其入監。幸其友急回井子報於徐某，徐某是性直之人，遂往該地派出所，證其物非盜品，豈料警官不僅不信，反將徐某縛住。其後由徐某說明詳細，又呈營業稅單，始將繩解放，乃令到基隆郡表白是非，而後得無罪。噫！警察界之特務巡查，因其無常識，致陷良民入監受苦，實令人寒心，監督官宜嚴重斥責，勿縱其糊塗誤事，而害及良民。（不平生）」（註四五）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五日

六九四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〇〇。

註二：同註一，頁六〇〇——六〇六。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七號，頁四四。

註四：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九三三。

註五：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頁三二五。

註六：同註三，第一五號，頁一二；第一七號，頁二二。

註七：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時報」。

註八：同註七。

註九：「臺灣民報」，第八十四號，頁八，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註一〇：同註九，第八十九號，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註一一：「中國國民黨四中全會促開國民會議通電」（西山），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五日，見「清黨實錄」，頁

三二。

註一二：曾琦：「曾慕韓先生遺著」，頁三〇——三一。

註一三：同註一二，頁三一——三三。

註一四：同註三，頁二二。

註一五：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時報」。

註一六：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時報」。

註一七：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上海「時報」。

註一八：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九、一三〇；「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三九。

註一九：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四〇。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時報」。

註二〇：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一；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時報」。

註二一：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一。

註二二：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時報」。

註二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七日上海「時報」。

註二四：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二九一。

註二五：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時報」。

註二六：同註二五。

註二七：郭大鳴：「先兄郭松齡將軍傳」，見「傳記文學」，卷一六，第二期，頁一二。

註二八：沈觀鼎：「過去日本軍國主義的特徵」，見「百年來中日關係論文集」，頁八五四。

註二九：錢公來：「東北史話」，頁一〇六。

註三〇：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上海「時報」；錢公來：「東北史話」，頁一〇五——一〇六。

註三一：同註二九，頁一〇五——一〇六。

註三二：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五、六日上海「時報」；「吳佩孚傳」（中華版），頁一三〇。

註三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五、六日上海「時報」。

註三四：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二九；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二六五——二六六。

註三五：同註一，頁六四〇；「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

註三六：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八日上海「時報」。

註三七：徐道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頁三二一；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時報」。

註三八：同註三七。

註三九：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七日上海「時報」。

註四〇：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二——一三四。

註四一：凌鴻勛：「凌鴻勛自訂年譜」，頁三四。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六日

六九六

註四二：「教育雜誌」，卷一八，第二期，教育消息，頁五。

註四三：「教育部公報」，第十二年八期，公牘，頁八；「民國十四年中國教育指南」，六編，頁二二。

註四四：同註四二，卷一八，第一期，教育消息，頁一。

註四五：同註九，第八十九號，頁一四。

六日 蔣總指揮中正派劇團演出「還我自由」一劇，以答謝潮州各界祝捷大會。

先是本年十一月六日蔣總指揮中正發表收復東江通電，十六日汕頭市各界舉行祝捷大會，參加民衆有四萬餘人。至本日派劇團演出「還我自由」一劇，以答謝潮州各界祝捷大會，蔣總指揮並蒞臨致詞。

(註一)

顧孟餘(兆熊)自北京致電國民政府，辭去國立廣東大學校長職務。

國民政府於本月一日任命顧孟餘爲國立廣東大學校長，顧因當時擔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及兼經濟、俄文兩系教授與主任，不克到任，於本日特電國民政府辭去廣東大學校長職務。(註二)

開封市民三千餘人舉行大會及遊行，主張掃除軍閥，召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

由河南開封學聯會、婦女會、省工會、鄭州工會、隴海總工會及中國國民黨所屬組織發起召開之開封市民大會於本日如期舉行，到有市民及學界、工商界、婦女等代表三千餘人，大會由張幼山等演說，然後與會者一致主張打倒軍閥，召集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旋持旗赴各街道遊行。(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令准督辦京都市政事宜朱深辭職，改以鹿鍾麟兼署。

朱深先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辭去警察總監職務，專任督辦京都市政事宜，而由京畿警衛總司令鹿

鍾麟兼署警察總監。至本日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復令准朱深辭去督辦京都事宜，改由鹿鍾麟兼署，未出十日，朱深所辭兩職，悉由鹿兼署，至此北京之軍、警、市政實權均操之於鹿手矣！（註四）

李景林欲聯吳討馮，宣布發還直系八禍首財產，並取消通緝齊燮元之命令。

直隸督辦李景林與張宗昌組直魯聯軍後，即欲聯合吳佩孚討馮玉祥。本日李爲聯絡舊直系起見，即宣布發還前所抄沒之直系八禍首之財產，並取消通緝齊燮元之命令，齊之財產前被查封者，亦一併發還。（註五）此爲示好直系之開端。

李於本日任李爽垲、馬瑞雲爲南北兩路總指揮，自爲總司令，仍在租界指揮一切。李又編飛機隊四隊，以壯軍容。先一日，魯軍張宗昌已分兵一旅入德州，備援李景林。（註六）

武漢商界要求鄂督蕭耀南取消軍需公債之發行，蕭答以已與吳佩孚商定，不在武漢行使。

吳佩孚自就任所謂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並成立總司令部於查家墩後，因應軍事所需，於本月一日在漢口布告發行軍需債券二千萬元。當日武昌商會即集會表示異議。至三日湖北省議員會議，決聯合各法團，對軍需券向當局請願善後辦法。（註七）至五日各法團計有湖北全省商聯會、武昌商會、漢口商會、各團體聯合會、漢陽商會等各會長、會董、幫董等百餘人於晚間在漢口總商會開會，周星棠主席，對吳佩孚發行之軍需債券事，強調確未預聞其事。及至軍需滙兌總局成立，來函附券樣三種，券背刊有價值三千萬元國有產契，交由漢口總商會保管，作爲該項債券擔保品之各種契據，實則全無其事，遂提會討論，多表詫異。至本日午後，遂有漢口商會，各團體聯合會、全省商聯會、銀錢公會等各會會長、會董、會員百數十人，渡江至武昌商會集會，齊赴督署向湖北省長兼軍務督辦蕭耀南上請願書。（註八）要求取消此項軍需公債之發行。

蕭耀南（珩）當時名義上並受聘爲該項軍需券滙兌總局董事會之董事長，商會會長及銀錢公會長等十二人受聘爲董事，但蕭始終未就此職，惟表面上曾遵令所屬通用該軍需券。至此因見事態極嚴重，蕭遂璧還所聘董事長之聘函，並附函謂：「發行軍需券，各界反對，遂難贊同。」吳佩孚旋覆蕭謂：「前發此券，似未多加考慮，現各界反對此券，暫不在漢發行，惟此機關及券紙，亦暫不廢棄云。又運往魯省之軍需券，原箱退回。」（註九）蕭遂據以答復各請願之商界代表，以已與吳佩孚商定，此項債券不在武漢行使。（註一〇）其事始漸平息。

當時以表面看，蕭耀南有武昌、吳佩孚有漢口，實則蕭可命令全鄂，握有實權，吳則僅可布告一方，且吳布告之第一號即爲軍需券事，又吳就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四十餘日來，此十四省中迄無一省需要吳氏自擁之聯軍。據國聞通訊社漢口通訊分析吳氏軍需債券不能在武漢行使之原因如下：

「此間局面，依然是蕭（耀南）有武昌，吳（佩孚）有漢口之形勢。但蕭尙可以命令全鄂，吳則僅可布告一方，且吳氏布告第一號，即爲保護行將破壞湖北金融之軍需券，從而可知吳部對於軍需券之重視。至該券發行額數，究爲二千萬元，抑爲一千萬元，迄無確實之報告。但該券背面刊布價值三千萬元，交由漢口總商會保管作爲該券擔保品之各種契據。即（一）財政部造紙廠；（二）交通部所有漢口地皮；（三）交通部京漢鐵路南段事務所房屋地皮；（四）其他國有在漢口不動產。據查上述四種契據，均在京部，漢商會並未收到可供保管之片紙。且吳氏自稱爲十四省聯軍總司令，瞬將兩月，此十四省中，迄無一省需要吳氏自擁之聯軍。彼糾糾者亦既始終自由，隨吳屯集漢臬，給養已屬不少，萬無在鄂發行軍需券之餘地。」（註一一）

劉湘在成都召開善後會議。

川滇邊防督辦劉湘於本日召集四川軍民代表在成都開善後會議。（註一二）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〇六。

註二：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時報」；李書華：「碣廬集」，頁八一——八三。

註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八日上海「時報」。

註四：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九六、一一六、一三〇——一三一。

註五：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時報」。

註六：同註五。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三九；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日、四日上海「時報」。

註八：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上海「時報」。

註九：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七、八日上海「時報」。

註一〇：同註七。

註一一：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時報」。

註一二：「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

七日 蔣總指揮中正以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身份向黃埔官生講「革命軍隊是被壓迫階級的大家庭」。(註一)

海員章德槍殺陳炯明舊部洪兆麟於「比亞士總統號」後自戕。

前粵軍副總指揮洪兆麟附和陳炯明多次於粵中叛亂，屢欲加害國父，曾於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圍攻粵秀樓焚燬國父三民主義等手稿，誠民國之大損失，至堪痛惜之至。本年六月十七日，國民政府爲一時策略，准許陳炯明逆部洪兆麟、林虎等投誠，仍駐潮、梅，不意於九月一日復叛。十月六日蔣總指揮遂揮軍二次東征，十月二十三日洪兆麟部襲擊海豐，爲錢大鈞所部痛擊潰退，死傷甚衆。又是月二十八日，洪兆麟親率四、五千人偷襲揭陽縣西之河婆鎮，復遭劉峙部痛擊，亦敗潰。至十一月四日東征軍入揭陽，林虎、洪兆麟兩股分向潮安、饒平潰退。四日東征軍克復潮汕，未幾，洪兆麟遁抵香港，於本月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七日

六九九

更易姓名偕妻及張燮賓等十餘人，自港搭乘韋德所服務之「比亞士總統號」輪船赴滬，擬乞援於吳佩孚接濟餉械，再舉寇粵。不疑其身旁服務之海員韋德，已一意欲殺之，而爲黨國除害。（註二）

「比亞士總統號」於本日下午八時許，船過三夾水，將抵吳淞口時，韋德乃以船長自衛手槍向洪兆麟連發四槍，三槍均命中要害，一由鼻部入，斜穿耳而出。一中在臂，一中腹部正面而入。翌晨由其家屬送入上海北蘇州路公濟醫院時已不能言語，未幾傷重身死。其屍體延至是月十一日下午三時由醫院出殯，吳佩孚所輓贈花圈前導，此足證洪某之來滬，果與吳氏有關連也。

至於槍殺洪兆麟之海員韋德並未潛逃，而於目的既達後，從容退出房艙，用所握之手槍對準自己頭部開槍自戕，立即倒地身死，全船莫不爲之感動。（註三）

附錄：

一、韋德烈士事略（註四）

烈士姓韋名德，粵之中山縣翠微鄉人也。性喜靜，寡言笑，智勇兼具，喜怒不形於色。嘗肄業於香港皇仁書院，以家道中落，不竟所業，執役於日本皇后輪船，爲聯義社社員。以富於革命思想故，凡書籍之涵有革命意義者，則窮日夜讀之，未終篇不釋手也。嘗在輪內組織中華革命黨及籌餉會，格於勢，不得行其志，憤而辭職，轉備於俄國皇后輪船。民國十一年夏（六月十六日），陳逆炯明叛變，洪逆兆麟率兵圍攻總統府，總理蒙塵，德聞而大憤曰：「總理之於洪逆兆麟，猶父母之於子女，恩深義重，洪逆不思報本，反謀篡弑，此獠不殺，尙有天理耶！誓必除之以洩吾恨。」時該輪已成立討陳籌餉會及旅行演說團，德工餘演講，力暴陳逆炯明罪狀。且曰：「大丈夫不願生入玉門關，但願馬革裹屍還。」言時慷慨激昂，聽者爲之動色。嗣以旅行演說籌餉，未償所欲也。更擬組華僑籌餉會於金山大埠。該埠保皇黨百計阻撓，乃不果。民十二年春，中山先生返粵，決議北伐，德乃與社中同志葉益校、王碩平等組織民聲劇團，先總理嘉其熱誠，特頒書「現身說法」橫額以勉之。汪精衛同志則贈以「同聲相應」四字。自是宣傳黨義，籌助軍餉。成績卓著。該輪華人管事張冠傑，固保皇黨餘孽。以宗旨不同，橫加壓抑，諸團員相率

散去，德乃轉入太平洋公司船任通事，進行革命事業，未嘗或弛。十四年春轉比亞士總統船充侍役，其年十二月五日洪逆兆麟更易姓名，自香港趁輪赴滬，擬乞援於吳佩孚，接濟餉械，再舉寇粵，爲烈士所偵悉，大書曰：「吾今有以報總理矣。」遂陰伺之。七日下午八時，船過三夾水，將抵吳淞口。德以時機已迫，乘洪晚餐歸房後即闖進，舉槍擬洪曰：「逆賊亦有今日耶！」槍三發，一中臂，一中腹，一中鼻入腦。德知擊中其要害，素願已償，自度且不免，即吞槍自戕，年二十有八。德父某已故，家有老母，一妻、一幼女、五弟兄、一妹。生平仗義輕財，凡同志之避難往投者，傾囊相助，無吝色，故身後甚蕭條也。

二、韋德烈士卜葬黃花岡（註五）

海員韋德，廣東中山縣翠微鄉人，爲國民黨員，服務於大來郵船公司某輪有年。國父民十一年蒙難廣州，遭洪兆麟逆軍之砲擊，韋氏聞而極憤，恆思遇機有以懲之；洪逆此次赴滬，適乘韋所服務之輪，韋初不識洪逆，因開輪船搭乘名單知之。該輪開駛甫至扶桑口時，韋盜取該輪船主之士威臣38中杆左輪手槍，乘洪逆在餐樓進餐時，以餐巾掩蔽手槍，進至洪逆身前，突向轟擊，連發兩槍（四槍），均中要害，洪逆當場倒斃，閤船聞聲大驚；韋即向衆宣布洪之罪狀，聲明已係國民黨員，此事乃爲國除害，爲黨報仇，其本身與洪逆素昧平生，毫無恩怨。既爲黨國去此巨慝，死亦瞑目，言畢即以手槍自殺。同船乘客，莫不爲之感動。

韋自戕後，船主亦甚佩其忠義，妥爲棺殮，載柩於船，俟船於回程抵穗時，運柩上岸。未幾，海員工會即迎柩至東隄東園，開棺見裝殮韋烈士遺體者爲玻璃箱，可見船主對其尊重；即將韋烈士遺體，停供東園，粵各界特開追悼大會，市民來弔者甚衆，隨到隨祭，是日自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半，始行復殮出殯。各界市民送葬者五萬餘人，執紼盈途，觀者感歎，卜葬於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左邊第一穴，是後每年海員工會，於致祭黃花岡烈士之辰，必至韋德烈士墓前致祭，蓋不僅烈士之榮，抑亦海員之光。

國民政府設國營實業管理委員會，任命李祿超為委員長。

國民政府依照國父實業計畫之遺教，於本日命令設「國營實業管理委員會」，隸於財政部，所有土

敏土廠、皮革廠等皆歸管理。同日，並任命李祿超爲國營實業管理委員會委員長。（註六）未幾，又派朱赤寬、鄧召蔭、陳中孚、唐海安爲委員，（註七）以策畫管理國家經營之各項實業機構。國父於「實業計畫」中強調「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佔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又稱：「此類國家經營之事業，必待外資之吸集，外人之熟練而有組織才具者之僱傭，宏大計畫之建設，然後能舉。以其財產，屬之國有，而爲全國人民利益計，以經理之。」（註八）

國民政府派軍平定欽、雷，鄧本殷殘部越海退瓊州，南路肅清。

先是，鄧本殷率部盤踞粵南，並接受段執政任命所謂南八屬之督辦名義。本年九月間，陳炯明復亂，東江逆軍再起，鄧乃附叛呼應。國民政府揮軍討逆，於十一月二十日南路軍攻克高州，二十三日進佔廉江，鄧本殷率殘部退回瓊州，一部向廉州逃竄，二十九日遂下廉州（合浦），乘勝進逼雷州。至本日桂軍胡宗鐸部由廣西出而截擊鄧潰退之殘部進克欽州，而雷州亦告光復。至是鄧之殘部一無鬥志，多越海而逃，遁入海南，圖保瓊州。（註九）未幾，南路軍向國民政府報捷云：此次用兵南路，各官兵均能本革命精神，體政府愛民至意，沿途所經，頗得地方好感，行軍作戰，亦深荷人民贊助。故師次高州，雖絕糧多日，各將士尙茹苦含辛，罔敢或懈。至此南路次第肅清。（註一〇）

按：本月三日上海「時報」曾刊出，盛傳鄧本殷派股良材晉省（指廣州），謁譚延闓請求收編，惟未證實。（註一一）又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琛亦奉命加入南路追擊潰退之鄧本殷部，於本月五日抵陽江，後由雷州越海追擊，並克復瓊州。（註一二）

國民政府令准代理大理院長兼管司法行政事務林翔辭去特別刑事審判所所長兼職，改派盧興原爲該所所長。

代理大理院長兼管司法行政事務林翔係於本年十月二十一起組織特別刑事審判所時並兼任該所所

長職務，至本日奉准辭去該項兼職，令由盧興原繼任。（註一三）林氏因堅辭此項兼職，曾二次提出辭呈，故國民政府於十二月十日遂批示云：「已有明令准免兼職，並派盧興原繼任矣！」（註一四）至十二月十三日在監察委員甘乃光監交下，交接清楚。林氏在五十二天任內，收支各數相符，所有公費每月四百元，該所長並未動支，尤屬廉潔可貴。（註一五）

華僑關稅自主促成會成立於北京，以為爭取我國關稅自主之聲援。

旅北京華僑鄧祖蔭等，本日在東城蘇州胡同七賢里三號開會，赴會者有數十人，下午三時開會，有楊國樑、何海鳴、劉駕西、傅方流等，相繼發言，討論華僑應力爭關稅自主理由及進行步驟，歷三小時之久。末由鄧祖蔭發言謂：「今日議事有三件重要問題：

第一此會應即宣告成立。

第二應說明自主之意義為稅率自主、管理自主、用途自主，凡華僑與吾輩表同情者，均請參加此會。

第三就是本會應辦之事，就我們能力所做，與本會宗旨相符者，應急辦理。」當場即舉鄧起草該會簡章，經大眾通過。俟十二月九日（星期三）大會時，再行提出討論，並希望僑界一致到會。（註一七）

華僑關稅自主促成會簡章之草案如下：

- （一）本會定名為華僑關稅自主促成會。
- （二）以促成關稅稅率管理用途之自主為宗旨。
- （三）設在東城蘇州胡同七賢里第三號。
- （四）凡華僑贊成本會宗旨者，皆得為本會會員。
- （五）本會分部辦事，以鼓吹各處華僑力爭關稅自主為責任，如拍電發表意見，在僑地宣傳自主目的與工具。但辦法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七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七日

七〇四

可以隨時加減，以達本會目的爲限。

(六)於必要時倘有會員五人聯署提議，可以召集云。(註一八)

莫斯科開國際鐵路大會，討論由遠東取道蘇俄達西歐之通車問題。(註一九)

徐樹錚由東京發電，力保龔心湛爲國務總理。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於本月四日獲許世英首肯，願任改制後之國務總理，並即日起爲組閣及修改臨時政府政制着手籌備。正在日本之北京專使徐樹錚，特於本日自東京發出電報，向段執政力保龔心湛爲國務總理。(註二〇)龔時任內務總長兼署交通總長，段因許世英與中國國民黨較爲接近，故未再考慮更易人選。(註二一)

註一：「蔣總統言論彙編」，卷一，頁一四。

註二：文公直：「最近卅年中國軍事史」，下冊，頁一三七；「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三一二；「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頁一七七、一七九——一八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革命人物誌」，第五集，頁三四——三六。

註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九日上海「時報」。

註四：「革命人物誌」，第五集，頁三五——三六。

註五：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四一九。

註六：「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七號，頁一二。

註七：同註六，第十八號，頁一二。

註八：「實業計畫」，頁一一——一二。

註九：「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卷一，頁三一六。

註一〇：同註六，第十八號，頁五四。

註一一：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日上海「時報」。

註一二：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上海「時報」；「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頁一八四——一八五。

註一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七號，頁一三一—一四，又第二十二號，頁一九。

註一四：同註一三，頁五〇。

註一五：同註一三，第二十二號，頁一九。

註一六：同註一三，第十八號，頁五三。

註一七：「臺灣民報」，第八十三號，頁五。

註一八：同註一七。

註一九：「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一。

註二〇：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八日上海「時報」。

註二一：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八六、一三〇——一三一。

八 日 蔣總指揮中正於潮安召集東征各軍政治部人員，討論潮梅施政方針。（註一）

蔣總指揮中正請築廣州至花縣公路。（註二）

蔣總指揮中正召集有關幹部集會，討論調和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兩會爭端問題。

蔣總指揮中正對於軍中及軍校內共產分子與非共產分子間之衝突，深感痛心。乃於本日在潮州行營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八日

七〇五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八日

七〇六

召集第一軍各政治部職員及各級黨代表會議，討論調和兩派爭端問題。會中，第一軍黨代表屬孫文主義學會之賀衷寒提議「不如提早各走各的路」，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一位代表則引用「折一易，折十難」的成語，反對國共分家。（註三）蔣總指揮則提出兩項辦法：

（一）校內共產黨員活動，均應公開。

（二）總理准共產黨員跨國民黨，而未准國民黨員跨共產黨；然亦未明言其不准。本校黨員如有願加入於共產黨者，須向校特別黨部聲明並請准。（註四）

蔣總指揮的提議，意在限制青年軍人聯合會的行動。共產分子陽奉陰違，仍不時煽動衝突。（註五）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電慰勉北京民衆發起之國民革命示威運動，並贊同其召開國民會議等決議。

北京工學界由朱家驊等領導於十一月廿八日舉行國民革命大示威運動，要求段祺瑞下野，改組爲國民政府，並將通過之決議三項即以儉電廣東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翌日，在天安門開民衆大會，又議決倒段，解散關稅會議，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召集國民會議，責成國民軍服從議決案，懲辦賣國賊，查辦「金佛郎案」。（註六）至本日中國國民黨遂自廣州通電慰勉上月間北京之國民革命運動，並表示完全贊同二十八日民衆大會之三項決議。

中國國民黨復北京執行部並通電全國國民電文如下：

「北京翠花胡同八號于樹德先生轉北京中國國民黨全體同志及革命民衆均鑒：來電悉。北京革命運動奮起，同志身任前鋒，負傷受創，爲民衆之自由而戰鬥；本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向諸同志表示敬禮；北京革命民衆，爲國民之自由而戰鬥，受傷甚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特向受傷之革命民衆表示敬禮。慨自辛亥革命，功敗垂成，北方

民衆陷于帝國主義軍閥嚴重壓迫之下，水深火熱，直至今日，始克向帝國主義軍閥顯示其威力，奮起攻擊。望我同志，團結淬礪，不怕犧牲，不避艱阻，凡遇示威戰鬥，當奮身站在民衆前列，爲民衆之領導與護衛。北京革命民衆，乃北方一切被壓迫民衆之領導，望一致聚集中國國民黨旗幟之下，爲民族解放而奮鬥。本黨將悉其能力，號召全國革命民衆，爲北方民衆有力之後援，儉（二十八）日北京國民大會通過之三決議：（一）卽日在京組織國民委員會政府；（二）此國民委員會政府之任務，對內保人民一切自由，對外國際平等，召開國民會議；（三）由國民會議組織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完全擁護此決議，望努力奮進，務底于成。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齊。（八日）（註七）

按：廣東省黨部爲響應北京民衆的革命運動，曾向中央呈報發起廣州市民大會，擁護中國國民黨主張對外示威大運動，至本月十一日經中央決議：照辦。示威大運動之內容：○響應北京民衆的革命運動；○宣傳廣東全省除盜安民計劃；○擁護省港罷工條件；○督促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迅速計畫出兵，以完成全國革命的統一。（註八）

汪兆銘在廣州向新聞界聲稱西山會議之決議無效。

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北京西山召開之四中全會於本月四日之第六次會議中通過懲戒汪兆銘並「開除其黨籍六個月」後，本日汪兆銘接見廣州民國日報記者，聲明「此次林、鄒等在北京西山之會議，實不足法定人數，其議決當然無效。」（註九）汪並縷述中央委員變更遞補的經過情形以爲說明。汪兆銘稱：

「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孫總理將中央執行委員會名單，提交大會通過額定實爲二十四人……去年八月因監察委員謝持、張繼有彈劾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之提議，總理遂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於廣州。時因各委員分散各地，往返綦難，故未得全體赴會，由是規定以十三人爲過半數，遂開正式會議……蓋現在參與北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八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八日

一七〇八

京會議之中央執行委員不過十人，至少尙欠四人始足過半之數耳。茲並將中央執行委員變更遞補之經過述說於下，當更明瞭：第一次代表大會閉會未幾，張人傑以多病辭職，遞補者爲邵元冲。本年六月，楊希閔以叛亂除名，遞補者應爲鄧家彥，但鄧家彥亦以叛黨除名，故遞補者改爲沈定一。本年八月廖仲愷以遇難出缺，遞補者爲林祖涵。本年十月熊克武以謀危國民政府被逮，現待審訊，尙未除名，故未有遞補。故現在北京開會之中央執行委員，實只得林森、鄒魯、戴季陶、邵元冲、葉楚傖、石瑛、覃振、居正、石青陽、沈定一十人而已。至主張依照前次議決案，在廣州開會者，則現已有十一人，即汪精衛、譚延闓、譚平山、林祖涵、李大釗、于樹德、于右任、恩克巴圖、王法勤、丁惟汾及胡漢民。胡氏最近自莫斯科來電，對於懷疑不革命的分主張聽其退出也。尙有李烈鈞、柏文蔚雖未見有若何表示，但近在北京而不加入西山會議，其不贊成可知。總而言之，此次林、鄒、戴等召集之北京會議，即單以人數而論，亦非多數，況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決議案，尤無可推翻之理。是此種會議，當然無效。」（註一〇）

綜觀廣東方面指責西山會議爲不合法之理由有二：一爲違反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關於全體會議必須在廣州舉行之決議；一爲出席西山會議之中央委員不足法定人數。但西山會議諸人，對此兩點指責完全否認。關於第一項開會地點必須在廣州一節，他們認爲沒有法理的依據，（註一一）其反駁理由見本月三日上海「民國日報」所刊「糾正汪精衛感電之謬點」一文。對於第二項出席人數是否滿法定名額問題，西山會議諸人亦認爲贊成西山會議者居多數，而居廣州力持反對者居少數。據鄒魯之解釋：

「西山會議，是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來謀挽救黨國，所以到會的人，只有中央執監委員。計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除胡漢民被逐在俄，熊克武被捕在獄，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林祖涵本身係共產黨不許列席外，計實際委員只有十八人，此十八人中列席西山會議的，計有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陽、石瑛、戴傳賢、沈定一、邵元冲、葉楚傖、鄒魯等十人，李烈鈞雖未列席，却來電贊成；沒有列席並沒有贊成的，祇有汪精衛、譚延闓、柏文蔚、王法勤、于右任、恩克巴圖、丁惟汾七人。監察委員五人，列席西山會議的有謝持、張繼

二人。吳稚暉召集西山會議，並於西山會議第一屆預備會議出席，且做主席的。所以吳稚暉說，他是西山會議派，就是這個事實。鄧澤如雖沒有到會，卻暗中助過錢，監察委員五人中，祇有蔡元培尚在國外，與西山會議沒有關係。」（註一二）

因為廣州與西山會議諸人，對於開會地點與法定人數兩個問題的解釋不同，遂相互指責為非法，為反革命。廣州以正統之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在，且共產份子狂妄叫囂，聲勢頗壯，而西山會議諸人亦先後發表「告國民黨全體同志」、「再告國民黨全體同志」、「誰是反革命？」等文告，逐項辯駁。然則西山會議之召集，究係合法抑非法？出席西山會議之中委，究為多數抑少數？對此問題，應於詳查法理依據而外，再細察當時實際情境與各中委的思想背景，始可獲得近乎情理的結論。（註一三）

經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原始紀錄，該全會僅於五月二十一日決議「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地點定在廣州，時間是八月十五日」，（註一四）並未規定第四次全體會議也一定要在廣州舉行。汪兆銘等感電所稱「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須在廣州舉行」一節，係政治委員會第三九次會議所決定者，政治委員會於十月三十一日致中央執行委員會轉達上項決議之公函中，亦明言係依據「本會第三十九次會議議決」，（註一五）而未提及三中全會。在體制上，政治委員會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內的一個組織，居於下層地位而向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其決議自不能約束中央執行委員會。汪等感電以政治委員會之議決託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議決，自是欠當。故純就法理而言，西山會議之以第四次全體會議名義召集於北京，並未構成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決議案之違反。（註一六）

至於出席人數問題，依常例須有過半數以上之人數始得開議。中央執行委員總人數為二十四人，而列名西山會議者僅得十人，自不足法定人數。但就事實而言，列名西山會議之委員人數雖不足執行委員

總額之半數，但卻超過純粹國民黨籍之中委名額之半數以上，且與實際在廣州之中委人數相比，則爲絕對多數。蓋此時在粵之中央執行委員，除共產黨之譚平山、林祖涵外，僅譚延闓、汪兆銘兩人。譚對於容共反共之間，不明白表示意見，堅持西山會議爲非法而必欲斥之爲反革命者，共產黨徒而外，實汪兆銘一人而已。況西山會議之召集，乃代表一種反共勢力的集合，其列席人數是否够法定人數的關係尙小，而其所代表的羣衆意向與對黨內外所發生之影響關係則大。即對中央執行委員來說，亦不宜以參加西山會議或未參加西山會議而作爲思想劃分的標準，而應從每位中央執行委員之思想本質上是否反共或容共來論定西山會議係代表少數或多數問題。按第一屆二十四位中央執行委員中，列名西山會議的十人，皆爲堅決反共之純粹國民黨人；與汪兆銘署名感電表明反對態度者亦十人，但其中四人是共產黨，于右任、恩克巴圖既不在廣州，亦未明白表示意見。（註一七）其餘未參加西山會議亦未列名汪兆銘感電的中央委員有胡漢民、李烈鈞、柏文蔚、熊克武四人。茲將此四委員之思想背景略作分析：

胡漢民——他當時在俄國，雖礙於環境對西山會議不表同意，但思想本質上卻是反共的。他首先提議召集四中全會，並派黃季陸去上海、北京各地聯絡同志去粵開會以對付共黨。（註一八）

李烈鈞——時住西山雨香館休養。西山會議之前，林森、張繼、鄒魯已將召集會議事告李。會議既開，雖李未出席，但表贊成。（註一九）

柏文蔚——時在開封國民二軍岳維峻處，對西山會議，未曾表示態度。

熊克武——時以通敵叛國罪被捕下獄。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十月五日第一百十一次會議議決「熊克武應先解除本會執行委員職務，聽候本會審判。」

就此項分析，可知胡漢民、李烈鈞均持反共立場，與西山會議之主張相同；熊克武已喪失中央執行委員之資格，柏文蔚可視爲無意見；是則贊成西山會議主張之中央執行委員人數實比反對者爲多。若以

事關制裁共產份子，凡共產黨籍之執委應行迴避，不予計算其名額，則贊成西山會議者尤為絕對多數。何況五位監察委員中有四位與西山會議有關係，而重要國民黨人如許崇智等亦對西山會議積極贊助。

實在說來，西山會議的重要意義，不在開會地點之當否與列名人數之多少，而其在公開揭發之反共的號召，實已獲得極大部分純粹國民黨人的擁護，至於合法與否尚是次要。戴季陶在駁斥鄧演達對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所作虛偽報告的聲明中，所持的說法最為公允。戴說：

「發起西山會議的人，是當年總理在大會提出通過的執行委員，他們發起的動機，是因為北京執行部強橫非法的結果。總章上面，既沒有規定全體會議必須在何處開，那麼執行委員因實際的必要，在任何地方召集全體會議，都是當然可以的。至於會議人數的齊不齊，會議的成功不成功，決議的適當不適當，這是另一問題，有什麼騙不騙呢？」（註二〇）

上海孫文主義學會發表聲明，拒絕腐化及惡化份子滲入。

上海孫文主義學會的組織略似政黨組織的形式，其成員以知識青年為主，但卻不限於知識青年，一些反共工運幹部也被吸收入會。以純粹之三民主義之信徒所組成之團體為標榜，故其路線為：既反對共產黨徒，亦拒絕「右派」分子。上海孫文主義學會於本日所發表的一則聲明中宣布：

「敝會為純粹三民主義之信徒所組織，對內團結同志，對外吸收黨員，故對於以國民黨為敵門磚意在升官發財之右派，及信仰馬克斯主義，意在篡黨之共產派，均不得不拒絕其加入。」翌日，上海「民國日報」曾予刊出。

上海孫文主義學會的會址，設於上海白來尼蒙馬來路的普慶里。（註二一）上月的二十九日始行成立。

至十二月十四日，參加西山會議之中央執行委員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上海執行部原址，正式以中

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辦公。此即上海中央黨部——西山會議決議建立之反共之中央黨部——建立之由來。由於反共的目標相同，上海孫文主義學會的絕大多數會員，參加了上海中央的組織，並構成了上海中央反共行動的主力。然而在若干問題上，上海孫文主義學會仍有其獨立的主張，與西山會議的決定並非完全一致。舉例言之：西山會議曾決議開除汪兆銘黨籍六個月，並不得在地方黨部服務，上海孫文主義學會則認為處分過重，電請暫緩執行，對汪僅發電警告而已。（註二二）

張作霖重新布署，決定集兵遼河左岸，與郭松齡作最後之決戰。

先是奉軍駐錦州汲金純部忽譁變，郭松齡軍遂於本月五日攻占錦州，奉軍潰退，放棄大凌河陣地。至此，奉天省長王永江與自前線退入奉城之張作相，均力勸張作霖息戰下野，張遂宣述下野意見。（註二三）瀋陽城內一片紊亂，人心惶惶，奉天紙票暴落。張作霖不得已並準備於六日著手遣散部屬，人給奉天票四十萬元，聽憑去留。而奉天省議會和民衆團體亦已公然發電歡迎郭松齡進入奉城。日本領事內山亦携張作霖所提和平讓出奉天之條約赴郭營議和。（註二四）

七日，張作霖態度忽變，蓋因日本關東軍司令白川義則與日本駐瀋陽總領事吉田茂皆答應支持奉軍，並允將遼陽之駐屯軍移守瀋陽城，並出面阻撓郭軍前進。同時張作霖又確悉吉黑援奉軍隊已出發在途，因於七日晚間集會，宣布取消辭職下野之意，決定集兵五萬於新民屯，準備在遼河左岸，與郭松齡作最後之決戰，並即停止日人內山在郭營之接觸。（註二五）

本日，張作霖在瀋陽召開一項奉天軍官會議，重作軍事布署：任命吳俊陞爲全軍總指揮，張學良爲前敵總指揮，張作相、吳俊陞爲左右翼總司令，分道反攻。（註二六）與會人員亦一致誓願重整旗鼓，作最後之決戰，並認前線軍力集中運用仍可反敗爲勝。總計兵力五萬，野礮百尊。至作戰方略，係固守遼河，以待李景林與國民軍間勝負之分曉，並在遼河左岸，築長約一英里之堅固壘壕；後方另築一鐵路

，其後接連京奉鐵路，而在該路上配置裝甲火車及貨車。時遼河已告結冰，人馬可以往來無礙。張學良置司令部於火車中，以逸待勞。（註二七）

日本關東軍司令白川義則警告郭松齡、張作霖兩軍，不得擾及南滿鐵路與守備區域。

本日當郭松齡軍已由錦州過溝幫子，由此分兵營口之際，已獲張作霖承認其所提條款之日本關東軍司令白川義則，遂藉口保護南滿鐵路等利益爲由，向郭松齡、張作霖兩軍提出聲明如下：

「日本對於中國內戰不干涉，惟警告兩軍，不得擾及南滿鐵路附屬地，及日軍守備區域，或傷及日本之權利利益」。（註二八）

「日本在滿洲之權益極爲重大，本司令官與駐屯軍責無旁貸，想戰爭雙方必能尊重日本之特殊地位。然不幸本司令認爲發生某種險象，而只得採取他們人認爲適當而必要之一切處置時，有所諒解。」（註二九）

郭松齡以此項聲明顯然在阻其進軍營口，遂駁覆如下：

「所謂『南滿鐵道』雖由日本經營，然既敷設於中國領土，則中國軍隊在自己的國土內通行，萬無受外國軍隊干涉之理。且就往例言之，不但平時東三省內部調動軍隊，均可自由通過老道口（南滿鐵道、京奉鐵路交叉口），即直皖戰爭，奉直兩次戰爭，乃至此次戰爭中的奉軍，都可由老道口通行無阻，關東軍從未過問；何以獨阻止本軍不得通過？」（註三〇）

同日，郭又電其駐京代表郭大鳴以白川義則聲明事託由前外交總長王正廷向日本駐北京公使芳澤謙吉交涉。芳澤私下表示「如俟奉軍敗退，通過南滿鐵道，跟踪追擊，應無問題。」郭大鳴迅以電告此項答覆。（註三一）惟白川義則係以陸軍大將出任關東軍司令官，直隸日皇，有權統率日本在關東州及南滿洲諸部隊，且任鐵路防護職。（註三二）芳澤難以過問東北白川義則之行動。

附錄：

一、凌鴻勛：南滿鐵路（註三三）

由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之中俄密約及其後之中東鐵路協定，俄國獲得中東鐵路建築權後，又藉口膠州灣事件，獲得哈爾濱以至旅大鐵路的興築及旅大兩港的租借權，中東全路遂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通車。其軌距爲五英尺與西伯利亞幹線聯軌。翌年日俄發生戰爭，日本佔領中東鐵路南段，在大連設野戰提理部，將鐵路歸其統轄，即首先將寬軌五英尺改爲三英尺半，與日本鐵路相同，利用日本運到的機車車輛，先行通車，開始使用運送軍隊。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日俄締結和約，其中第六條規定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一切支線，連同地方附屬一切權利特權財產，與其所經營之一切煤礦，無條件讓與日本。嗣由日本派員與清廷所派全權大臣在北京締結東三省事宜條約，我國承認俄國割讓於日本一切有關於東北之權利。此爲日俄兩國在東北勢力消長之一大轉變，亦即日本對東北轉取積極政策的開始。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即日本明治三十九年），日政府以勅令公佈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條例，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限於中日兩國政府及兩國人民持有，日政府即以在滿所得之鐵路及附屬財產煤礦等爲資本，另新募股份。公司設總裁、副總裁及理監事。總裁、副總裁由日政府任命。政府另設監理官，監視公司業務。其時公司所經營的鐵路規定爲以下各幹支線：

- | | |
|-------------|-----------------|
| 一、大連長春間鐵路 | 七〇四・三公里 |
| 二、周水子旅順間鐵路 | 五〇・八公里 |
| 三、大房身柳樹屯間鐵路 | 五・八公里 |
| 四、大石橋營口間鐵路 | 一二・四公里 |
| 五、烟台至炭礦間鐵路 | 一五・一公里 |
| 六、蘇家屯撫順間鐵路 | 五二九・公里 |
| 七、奉天安東間鐵路 | 二六九・八公里（另詳瀋安鐵路） |

又該公司規定兼營左列附屬事業：

一、礦業（開採撫順及烟台煤礦）

二、水運業

三、電氣業

四、倉庫業

五、鐵路附屬土地及房屋之經營

六、其他受政府許可之營業（關於土木教育衛生等）

又該公司資本總額定爲日幣一億元。其中一億元由日政府出資，（後於民國九年改爲日幣四億四千萬圓，其中半數爲日政府出資）其餘股份由中日兩國人募集之。中國政府如願入股，公司應承認之。開始招股之時，認股者超出資本額甚多。由日政府任命後藤新平男爵爲首任總裁，至是南滿鐵道會社遂告成立。

按照鐵道會社條例，我國政府與人民原都有投資之權。但事實上我方官民均未有參與，而南滿路遂完全爲日本官商合辦之鐵路。日本政府除佔有半額之股份外，對於公司之一切事務操有絕大之監督權。其監督官廳初屬遞信大臣，繼直屬內閣總理大臣，繼又改屬鐵道大臣。

自日軍佔領南滿，將鐵路軌距改爲三英尺半狹軌後，不久由日政府決定於會社成立後三年內將軌距改爲四英尺八英寸之標準軌距。爲繼續使用此路起見，曾於更換軌距時期內採用三線式及四線式的狹廣軌並用辦法。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一九〇八，即明治四十一年）將全線軌距完全改爲標準軌。翌年將大連至蘇家屯間鋪設雙軌。民國七年蘇家屯瀋陽間鋪設雙軌。（民國三十四年瀋陽長春間鋪設雙軌（至是全幹線皆爲雙軌。）至支線之中，撫順一路至爲重要。計由蘇家屯至撫順五十餘公里，專供運輸軍隊及煤炭之用，於光緒三十四年即改爲標準軌。民國十四年此支線又復鋪成雙軌，並使用每碼一百磅重軌。此外如營口支線、烟台支線及柳樹屯線，均先後改爲標準軌。所有正支線各項改線工程，共用日金一千九百餘萬圓。

此路幹線所經爲遼河流域平原，地勢平坦，故在路線方面坡度及彎線，均極爲平易。沿線並無隧道，惟橋樑則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八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八日

七一六

有渾河橋，長約八百一十公尺，清河橋長約六百九十公尺，太子河橋長約四百五十公尺爲較大。

此路所經營附屬事業中，以鞍山鋼鐵工業、本溪及撫順煤鐵工業、烟台煤礦等最爲重要。撫順爲露天鑛坑，煤質極優，煤層平均厚約一百三十尺，最厚者達四百二十尺，儲量約計九億餘噸。烟台煤礦亦好，撫順與烟台兩鑛場在日人經營期間，每年產量由初年之二十餘萬噸，增至三百餘萬噸。南滿會社以撫順煤的優良盡力向海外及東北各地宣傳，故年輸海外及在東北當地使用均各百萬噸，爲此路重要貨運之一。且因煤礦之開發，特在撫順建設新街市。

日人接管此路後，不但積極發展貨運，而且積極發展客運。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歐亞直達之急行旅客列車已開始在本線行駛。民國十年以後，客運更發達。朝鮮鐵路亦與安奉線及本線聯絡，開行釜山與奉天間直達急行旅客列車，平均速度在每小時六十公里以上。以後更逐漸改進，大連至長春開行之流線型旅客列車速度平均爲每小時一百公里。自辦國際通運後其成績頗爲世人所稱道。惟因此路車鈎高度較低，與我國有路初時車鈎高度不同，故與我北寧鐵路車輛彼此仍不能過軌。

爲應付客貨運急速發展，除正線全換五十五公斤重軌及鋪上雙軌外，更於奉天、四平街、長春、遼陽等大站建置大規模建築。蘇家屯、撫順、大連等站均有新式設備。電氣通信、行車保安，亦大有改進。民國十三年以後，採用自動閉塞式，使用電氣路籤。

工廠方面，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即明治四十八年）完成大連北約四公里沙河口大規模機廠一處。創辦資金日幣七百萬圓，自後屢次擴充，增加鑄鐵廠、橋樑廠等，總資本已在日幣一千萬圓以上。此廠同時可容納機車二十二輛，客車三十六輛，貨車一百三十輛。每年可製造機車五十輛，客貨車約一千輛，爲東亞有數的鐵路工廠。除供本路應用外，並曾代朝鮮、印度及我國鐵路承造機車及客貨車。

日人爲發展此路，遂積極發展大連港灣。大連早在前清已闢爲商埠，正在收買土地，經營市街，已爲俄國所垂涎。俄國自索得後，即開始築港工程計劃。原祇以能容一千噸之船百艘停泊港內，年吞吐量五百萬噸爲目的。及日俄戰後，俄將此港與南滿路一併讓渡於日本，其時僅有部份碼頭完工，俄人前後曾投資一千萬盧布左右。及南滿會

社接管後，繼續施工。並加以擴展。碼頭總延長共約五公里，港內低潮時水深約十公尺，能容三萬餘噸巨輪停靠。每年吞吐量約一千餘萬噸。在九一八以前，我國各海關稅收除上海居第一位外，其次即為大連。計日人先後投資六七千萬日圓。

二、周曙山：日本在滿蒙的所謂特殊地位及其勢力（三四）

日本向來對於我滿蒙地方，常藉口「日本帝國對於滿蒙有特殊地位」之說，以抵制列強的機會均等政策；如此次張郭戰爭，日本竟派兵深入滿洲，以肆其干涉，即是一個顯例。現在張郭戰爭已經過去；他們軍閥內訌，誰勝誰敗，原與我們國民沒有什麼相干；但滿蒙若為日本所有，帝國主義的列強固然不答應，即反帝國主義的蘇俄，也決不肯坐視，結果所至，勢不至發生世界大戰不止，而我中國，便是他們的戰場了。這些將來的事情，我們且擱過一旁不提，且說一說日本在滿蒙的所謂特殊地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現在在滿蒙的勢力究竟是怎樣？

一、關於滿蒙的中日條約

我每想到：日本對我滿蒙，經營開發，不遺餘力，彷彿像他自己的版圖；究竟他有什麼理由，可以如此？倘如依他們的口調，則可以說這是根據各種條約的。因這種種條約，於是他便名正言順的可以肆意侵佔。但是談起條約，則在中日外交史中，關於滿蒙事項的，要當以一八九五年之馬關條約，我國割讓臺灣和遼東半島等地與日本，為第一頁。這便是日本窺伺滿蒙，初下決心的起點。不過那時，因有俄德法三國出來干涉，不久就把遼東半島許我以三千萬圓贖回。其實他肥肉到嘴，硬被奪下，那裏就肯甘心？所以到了次年俄國迫我協訂滿洲鐵路條約及一八九八年中俄間又訂租借旅順大連灣條約的時候，日本以為這是俄國在滿，搶得優先權，不但是中國不利，且是阻止日本向滿蒙發展勢力的障礙。於是乘此時機，假假很好的出師名目，說是防止俄國南下，所以為中國保全領土，為東亞維持和平的，可是我東三省的大好河山，却做了他們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互相爭戰的大戰場了。結果於一九〇五年九月，兩國締結講和條約。條約中最重要的，就是俄國放棄旅順大連灣租借地，及其他特權，而由長春到旅順大連灣的鐵路建築權、管理權，及其附屬之一切利權和財產，以中國承諾為條件，俱讓渡於日本。同年十二月，日本即向我國要求訂立北京條約，強迫我國承諾以上的條件。那時清廷欽差全權大臣奕訢、瞿鴻禨、袁世凱三人，知道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八日

七一八

麼叫外交？所以一無反駁的便和他簽下字來。從此日本在我滿蒙境內，遂視同己土，爲所欲爲，毫無顧忌了！自此以後，日本遂得步進步，肆行侵略，於是更有下面這些的條約：

一九〇七年四月十五日 中日新奉吉長鐵道協約 鐵路及滿洲問題

一九〇七年五月三十日 大連灣稅關條約 設大連海關

一九〇八年五月十三日 東京條約 鴨綠江森林問題

一九〇八年十月二日 東京條約 南滿洲鐵路問題

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二日 東京條約 南滿洲電話問題

一九〇九年八月十九日 奉天條約 改築安奉路軌

一九〇九年九月四日 北京條約 日本殖民於滿洲事業、間島問題、鐵路鑛產問題

一九一〇年二月十日 北京條約 南滿郵政問題

其後日本又乘歐洲大戰，列強不暇東顧的時候，更進一步而有二十一條的要求（一九一五）。那時袁世凱正做着「皇帝夢」，所以一聽日本北京公使日置益，對他說出幾句甜而又辣的話頭，他就不顧國權，馬上和日本私自訂約，其實何嘗依法得着國會的通過？我們姑不問其內容如何，即這種私人授受的非法行爲，我們國民是無論如何不能承認的！但在日本方面，有了這一紙條約，自然要居爲奇貨，作他日侵略的護符了。全約中第二項關於南滿及東內蒙古的最重要的是：

（一）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以及南滿洲與安奉兩鐵路期限，皆延長至九十九年爲滿。（第一款）

（二）日本臣民在南滿洲及東內蒙古爲建築各種工商業上之房廠及經營農作，得有必要之土地之租借權，所或有權。（第二款）

（三）日本臣民得於南滿及東內蒙古內，自由居住往來並從事工商業及其他各種營業。（第三款）

（四）中國政府承認日本臣民在滿蒙間有經營農業時，得與中國人合辦。（第四款）

（五）中國政府以從來與各國資本家間所締結之鐵路借款契約內的規定事項爲標準，對於吉長鐵路諸協約，根

本改正。(第六款)

不但如此，到了一九一八年九月，又有開原海龍吉林間，長春洮南熱河間，及由洮南熱河間之一地點起至海港間等所謂「滿蒙五鐵路」借款建設的條約，而且以上這許多條約都是片面的，說什麼尊重兩國間相互的利益與國際的通義？例如目前吉敦鐵路條約，明明經我國會在上月中，把他宣布無效；而日本竟悍然不顧，裝作沒有聽見，竟於本月一日，舉行創業式，大興土木，忙個不了。就此一層，也可知日本歷來對我的手段及條約的內容了！

二、日本的野心

上面的二十一條，其中有幾條，因為世界列強覺得日本對於中國太便宜了，心中有些妬忌；又因當巴黎和會時，我國全國人士，反對過烈，於是到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華盛頓會議，日本遂稍稍受了點阻抑，不能一一順遂的實行。我近來常聽到日本人說，他們對於滿蒙問題，最痛惜而應該努力進行的是：

- (一) 土地租借權或所有權，未得確定。
- (二) 在南滿洲內如自由居住往來及營業，未得圓滿結果。
- (三) 東部內蒙古之農作及工業，中日合辦，俱未見有確實的成績。
- (四) 所謂滿蒙五鐵路之中，已經敷設的，僅有四平街至洮南間之幹線與支線。
- (五) 鑛山採掘權，也極曖昧。

像這些話說，豈不可怪？他們侵略別國主權的，尚嫌不滿足；不知我們保全自有主權的，又覺怎麼樣？

當然，在這五條中，他們日本人所尤認為緊要的，是第一項的土地關係。依他們的論調說：日本和中國，向來所訂條約，都說在滿蒙有「特殊地位」；實則只限於鐵道及其附屬的事業，於「特殊地位」之實在和穩固，終嫌無甚把握。如今若對土地租借權，還不把他快點提出，在條約細則上加以修訂，更改為所有權，則一旦到了中國內政統一，有力對外時，我們日本，雖有租借權名義，恐怕結果一定不利。至於關東州和南滿路，固然我國（日本）已有了「特殊利權」，但在今日，要從廣義的來解釋特殊地位的意義，滿蒙疆域，既與我們日本毗連，則於國防上，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八日

七二〇

經濟上，自有特殊地位之意義毫無可疑。我們由此，可知日本朝野一般人心理的一斑了。總之，日本自維新以來，始終抱着大陸的侵略政策，從前是朝鮮，現在便是滿蒙。別人是一步緊一步的進逼了，我們還是一個不知。有些人是惑於親善的甘言，而有些無恥的，竟不顧國家利益，在期望李完用的亡國趣味呢！

三、日本在滿洲的勢力

日本人散居在我各省區的，固然不少，但總沒有在東三省的那麼多，他們何以肯離去故國，像急流入壑的來到我國呢？這是因為他們在法律上事實上，倒比我們做東家的還自由，還安心，所以他們日本人當然不待政府獎勵，都很樂意的到那所謂「天然財源」「東亞寶庫」的裏頭來了。可是這樣下去，讓他逐年移殖，逐年蕃生，我們中國如永沒有徹底的制止方法，我看將來不久必有為「鵲巢鳩占」的那一天！（以下略）

又日本人在滿洲，具有很大資本的各種大公司，已有二百九十所；資本金達八八五、八四一、〇〇〇元。此外尚有資本金在十萬元以上者之各類分舖，分設各地，大概也有三百餘所。其他規模較小的，真可說是不勝枚舉，不必再記了。（以下略）

日本實行駐兵於滿洲，始自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為日俄戰後的結果。彼時部分駐在沿滿洲鐵路及安奉線一帶，共稱鐵路守備軍，編成六大隊，此外在南滿，更有一師團。一九二三年三月，曾經撤退兩大隊，祇留四大隊及一師團。但是到了最近，因他時有增添，來來往往，到底實數是若干，殊非吾人所知，無已，且將他的編制和分配，略述如下：

- (1) 關東軍司令部 這是日本在滿軍事上的最高機關，就是從前的關東都督府。一九一九年四月，日政府始劃分軍民兩政權限，把那都督府的名義取消，改稱為關東廳及關東軍司令部。司令官直隸日皇，由日皇從陸軍大將或中將資格中任命之；統率日本在關東州及南滿洲諸部隊，且任鐵路防護職。現任司令官，就是出兵滿洲時的所謂白川總指揮。

- (2) 駐劄師團 這種軍隊，是從當初和俄國交戰的野戰隊中，留為駐屯軍的。大部分駐在司令部為留守隊，其餘則分駐遼陽及南滿洲鐵路沿線等處。但這當中，時有調換，現下則稱為第十師團。

(3) 獨立守備隊 這隊編成，始於一九一一年七月。目下司令部設在公主嶺，所有大部隊則遣駐於普蘭店及長春間並奉天安東間一帶，名為擔任鐵路警備。

(4) 旅順要塞司令部 這個司令部，屬關東軍司令官統轄，擔任要塞防禦事務及管理要塞一切兵械之儲藏和製造。

(5) 旅順重砲兵大隊 這也屬於關東軍司令官指揮，擔任旅順要塞之警備事宜。

(6) 關東憲兵隊 這個本部設在旅順，分駐旅順、大連、遼陽、奉天、鐵嶺、長春、安東、柳樹屯、大石橋、營口、海城、撫順、開原、四平街、公主嶺、連山關、新旅順等地，受關東軍司令官指揮，以服職於軍事警察事務為主。但也兼受關東長官命令，管轄行政司法之一般警察事務。

(7) 關東陸軍庫房 舉凡日本駐紮滿洲之陸軍各部隊，所有糧草、被服、槍械、器用、藥料等之貯藏、購辦製造或添補等事，皆由這個機關職掌。從來總庫是設在旅順，分庫則在大連及鐵嶺，但至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又改大連為總庫，旅順為分庫。

(8) 衛戍病院 本院有三處，在旅順、遼陽和鐵嶺，分院則設於大連、柳樹屯、大石橋、海城、奉天、公主嶺及安東等地。

(9) 衛戍刑務所 設於軍法會議所在處，現在即在旅順。

由上所說，倘有人問道：「他的將士確數，畢竟有多少？」雖然因這次新的調動，我們無從而知，但是我們要知道，日本是行徵兵制的，只須他的槍械預備能充足，（何嘗不充足）遇必要時，他那百十萬僑民中的少壯男子實都是兵隊！又何必在乎他平時的常備上計較呢？其次海軍，從前本設鎮守府於旅順港，嗣因華府會議後裁撤，大約現在還有驅逐艦一隊多，在那裏駐守。

此外如行政、司法、航運、關稅、農、工、林、鑛、教育等設備情形，也都有發皇的氣象。實在，近年東三省的內政，所以稍稍可觀，大半是出於日本人之力。很難為也，不惜勞瘁，為我代庖；但是我們清夜捫心，這是何等的恥辱呀！

一五、二、二〇，在東京大塚窪町。

直隸督辦李景林向國民軍正式宣戰。

直隸總督李景林於本日向國民軍正式宣戰，在南路方面擊退國民二軍鄧寶珊（瑜）師，惟北路楊村方面，馮玉祥任張之江為攻津總司令，猛力進攻，頗為吃緊。（註三五）

熱河都統宋哲元率部加入國民軍攻直行列，馳援張之江。

國民軍北路總指揮張之江分兵三路向楊村、北倉、王慶坨進攻，以取天津。於本日雖克復楊村，但因兵單弱，未能進展，且萬金章、過之綱兩旅，損失至鉅。（註三六）馮之參謀長熊斌時已出任陸軍次長，以張之江吃緊，遂於同日訪晤熱河都統宋哲元，請即派兵援津，宋慨然允諾，（註三七）率部由熱河進喜峯口攻天津之北，將前線共編十混成旅，騎兵兩師，重砲二十門，預備一師，以為策應。最後鹿鍾麟亦加入作戰。（註三八）

靳雲鶚受吳佩孚、孫傳芳委任為聯軍第一軍總司令，馳赴山東前敵督戰。

攻魯豫軍戰敗，內部又發生衝突。原由吳佩孚所委之豫東討賊聯軍總司令靳雲鶚，於本日受吳佩孚、孫傳芳委任為聯軍第一軍總司令，馳赴山東前敵督戰。（註三九）

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由南京回杭州，對浙江公布省自治法，實行自治，表示贊同。

先是浙江省自治法會議，自本月一日起連續在杭州召開大會，由褚輔成主席，出席代表七十三人。連日會議，討論通過「浙江省自治法」及「浙江省自治法施行法」等，至本日本自稱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由南京回抵杭州，對浙江公布自治法，實行自治表示贊同。（註四〇）後遂決定於明年元

月一日公布施行。

預定民國十五年元月一日起公布施行之「浙江省自治法」，全文分總則、省民之權利義務、省民之生計、省之專權、立法、省議會、省長及省務院、法院、監察院、審計院、財政、教育、縣、特別市、市鄉村、本法之解釋與修正、附則等計十七章，都一百八十四條，又其施行法十三條。該項立法實具有省憲之內涵。茲舉其要者如下：(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繼續住居浙江省二年以上報有戶籍者爲本省省民。(二)省民在法律上無種族、宗教、男女、階級之分，一律平等。並依法享有身體、財產、居住、出版、言論、集會、職業等自由及接受義務教育等。(三)省長由選民選舉之，但須本省選民、年滿四十歲，而非現役軍人，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爲限。(四)設省議會，以全省選民直接選出之議員組織之，省民年滿二十歲得被選爲省議員，任期三年。(註四一)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上冊，頁三〇八。

註二：同註一。

註三：劉子清：「黃埔軍校同學粉碎匪黨把持操縱陰謀」，頁六二——六三，見「反共鬥爭經驗談」，黎明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七二，臺北。

註四：同註三，頁一六——一七。

註五：「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稿」，第七冊，頁二三。

註六：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九二。

註七：「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自廣州復北京執行部並通電全國國民電文」，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八日。

註八：「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第一二六次會議紀錄」，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註九：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上冊，頁四二八——四三四。

註一〇：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廣州「民國日報」。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八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八日

七二四

註一：同註九，頁四二九。

註二：鄒魯：「西山會議」，鉛印本，未載明印刷年月。

註三：同註九，頁四三〇——四三一。

註四：「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紀錄」原件。

註五：「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一七四。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印，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六日，臺北。

註六：同註九，頁四三一。

註七：同註九，頁四三二。

註八：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稿」；「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〇三次會議紀錄」（民一四、八、十）；黃季陸：「戴季陶先生與早期反共運動」，民國四十八年七月十九日臺北，臺灣新生報。

註九：李烈鈞：「自傳」，原稿，中央黨史會藏；鄒魯：「西山會議」。

註一〇：「戴季陶文存」（三）頁九八六——九八七，「對鄧演達報告之聲明」，民國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註一一：李雲漢：「孫文主義學會與早期反共運動」見「中華學報」，二卷一期，頁二〇七。

註一二：同註二一，頁二〇八。

註一三：「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三九；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時報」。

註一四：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時報」；「臺灣民報」，卷八三，頁四；「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

註一五：「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上海「時報」；沈觀鼎：「過去日本軍國主義的特徵」，見「百年來中日關係論文集」，頁八五四。

註一六：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四五八。

註二七：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九日上海「時報」。

註二八：「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

註二九：同註二八，卷三一，第一號，頁四九—五〇。

註三〇：郭大鳴：「先兄郭松齡將軍傳」，見「傳記文學」，卷一六，第二期，頁一二—一三。

註三一：同註三〇。

註三二：「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七號，頁二一。

註三三：凌鴻勳：「中國鐵路志」，頁二八一—二八四。

註三四：「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七號，頁一三—一二。

註三五：「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

註三六：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二九六。

註三七：熊斌：「六十年自述」，未刊稿。

註三八：同註三六，頁二九六。

註三九：「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

註四〇：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日上海「時報」；「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

註四一：「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二九—一三八。

九日 蔣總指揮中正檢閱獨立第二師於潮州南較場。

蔣總指揮中正於本月一日呈請任命馮軼斐爲獨立第二師師長，至本日下午檢閱該師於潮州南較場。

時該師第一團駐楓溪，第二三團駐意溪，經集合點檢，計有槍枝四千，人數五千五百名。（註二）蔣總指揮於翌日再蒞臨獨立第二師各營連檢查內務，即晚宴獨立第二師各團營長。（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府司法總長楊庶堪二次辭職，段執政仍予慰留。



北京司法總長楊庶堪以原決定照撥之調查司法經費五十萬元，財政部迄未照撥，遂憤而提出第二次辭職，本日段執政仍批慰留。（註三）

楊氏二次辭職實以各國調查法權要立即將來華集會及展開各地之司法調查，此事關係於領事裁判權之取消與否，故不得再事留位稽延誤事也。又楊氏到職之初，正值金佛郎案起，即持法衡斷，門杜私謁，顯國是久未安定，意殊不樂久留，自是即不再與聞臨時執政府事矣！（註四）

日本關東軍第十師團司令部由遼陽移入奉天省城。

日本關東軍司令白川義則八日既警告郭松齡與張作霖兩軍不得接近南滿路，本日遂將日本軍第十師團司令部由遼陽移入奉天省城，並代奉軍把守八門八關，而張作霖眷屬亦遷居日本車站，以藉日人的實力保護。（註五）

馮玉祥攻直與李景林軍激戰，京津交通梗阻，各國駐北京公使團依約邀准行駁國際專車。

北京外交團，因昨（八）日起，李景林、馮玉祥二軍在天津外圍交戰，特照會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認為天津駐兵，違反辛丑條約，應請特別注意。天津各國領事團，並組織各國聯軍，分布華租交界地區，以資防範。京津交通，因二軍交戰，梗阻不通，外交團乃依條約規定，開行國際專車，以利行旅。（註六）

臺灣日警擅奪中國商民懸掛之中華民國國旗，引起各地同胞公憤，中華會館遂提嚴重抗議。

十二月六日日日本皇孫降誕，居住臺灣員林田中之中國商民黃錦祿，以國際慣例懸掛中國國旗同慶，

並無不當，但爲日方派出所巡查邱杞柳搶奪而去，兩小時後又自知理屈而送還原旗，遂益發起臺灣境內之中國同胞一致公憤，認係奇耻大辱，有損祖國體面，萬不能容忍。遂由中華會館臺中支部會長楊支輝等趕到黃君店舖現場調查事實，於本日召集大會於中華會館，一致主張應採取強硬之反擊行動，首先決議向臺中州知事提出抗議。其抗議書原文如下：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日本帝國內親王誕生，凡屬邦僑，無不同慶祝。因此，臺中州員林郡田中庄田中二一六番地僑胞黃錦祿，亦誠心誠意，樹立中日國旗，以表祝意。本屬邦交，應有之理，不意該地派出所巡查邱杞柳，突然扯落中國國旗，提去派出所。約二時間久，始使小使提回，擲于黃錦祿店外亭子腳，似此蔑視我國權，破壞邦交，侮辱我國國旗事件，是我僑胞不能忍之事，因是我僑胞於此開大會，決議左記事項，舉委員三名，當實行之任：1. 要求當局對巡查邱杞柳，行政上要相當處分之事。2. 要求本國政府須對日本國請求司法上相當處分邱杞柳之事。民國拾四年拾貳月九日午后九時，中華會館臺中支部。」（註七）

按：此項抗議書提出後，曾由「臺灣民報」將原文及奪旗事件原委刊登於是年十二月廿七日該報第八十五號報紙，該報有如下之說明：「此後不知如何了局，當待查明再報。一知半解之貪功巡查，常常有弄出壞事。聞員林警察方面。近來也多演出事端，以致官民的感情常有阻隔，希望此後要注意無這樣事纔好呵！」（註八）

孫殿英部侵入皖北亳縣，大肆淫掠。

亳縣縣城近渦河岸，人口稠密，牛皮之貿易盛行，全縣人口約四十萬，回教徒頗多，產物有胡桃、磨姑及藥材等。（註九）爲安徽省北部較富之縣份，孫部侵入皖北後即進入亳縣大肆淫掠。（註一〇）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〇七。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日上海「時報」；「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九日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十二月十日

七二八

註四：「國史館館刊」，(一)創刊號，頁七一。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錢公來：「東北史話」，頁一三四。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

註七：「臺灣民報」，第八五號，頁八，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註八：同註七。

註九：高綏成：「最新中外地名辭典」中華版，頁八三六。

註一〇：同註六。

十日 蔣總指揮中正電告克復平遠。

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於十二月五日曾電詢蔣總指揮克復平遠情形，蔣總指揮於本日自潮州電覆云：

「廣州汪主席鈞鑒：微電敬悉，平遠已於月初克復，昨據新縣長姚海珊並稱，我軍紀律嚴明，商民愛戴云，請轉告留省學會諸同志為禱。中正叩。蒸印。」（註一）

蔣總指揮呈請升任何應欽為第一軍軍長兼陸軍軍官學校潮州分校校長。

蔣總指揮中正於本年八月二十六日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時，即呈請原任黨軍第一旅第一團團長何應欽為其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統率學生總隊，至東征軍次第克復潮汕，於十一月五日復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何應欽為潮汕善後督辦。十一月十二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在潮州設分校，至本日遂呈請國民政府升任何應欽為第一軍軍長兼陸軍軍官學校潮州分校校長。（註二）

按：翌年一月二十日軍事委員會始准蔣總指揮中正辭第一軍軍長，即以何應欽升任，並兼陸軍軍官學校潮州分校校長職務。

吳鐵城在滬發表談話，強調三民主義與革命民衆勢力已造成廣東統一之局。

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一師長兼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因赴滬營葬母柩呈准國民政府給假三週，（註三）於本月初抵滬上。本日吳氏向記者發表談話如下：

「吾人不諱言，廣東前爲軍人割據式之廣省，但是現在的廣東爲整個極團結和最鞏固的革命策源地。東路反革命軍隊陳林二部，已消滅殆盡，無再爲患之可能。南路三四年在反革命派半土匪式軍隊蹂躪之下，兩陽高雷各屬，亦已先後克復，敵軍殘部，現向瓊崖一角潰退，現正在追擊中，不出一月，廣東全境可望肅清，全省人民可望安寧。

現軍政、民政、財政三項，正在積極的統一整理中，驕兵悍將及貪官污吏，爲現在的廉潔政府和強有力的革命民衆所不容。人民信仰日益增高，民衆對國民政府抱有無窮希望，外間不明真相，動即指廣東爲共產黨，或赤化政府，此爲反革命派和帝國主義者反動的宣傳所愚惑。蓋國民黨之主義日益昌明，其勢力蓬蓬勃勃，不利於反革命派和帝國主義者之生存，故造謠破壞國民黨之團結。吾黨握廣東之政權，以言行一致之事實，證明無實行共產之傾向。最近吾粵人民對於共產之懷疑全消，廣東人民近對於革命軍與反革命之比較，有言『國民黨之軍隊紀律嚴明，不拉夫，不勒餉，不但不共人之產，且保護人民之產。而反革命派陳（炯明）、林（虎）、鄧（本殷）諸部軍隊，到處殺人放火，擄人勒索，不但共人之產，且佔據之。』

廣東自本年六月間，將楊（希閔）、劉（震寰）二部繳械後，軍額較前減少一倍，而軍隊效能，較前增加。此雖軍事與政治訓練之結果所致，然而與反革命派相持數年不能解決之東江及南路戰局，此次能以較前減少一倍之兵力，不出一月，而能根本解決之，豈非軍心所歸，民意趨向之結果歟！

再吾黨在粵因示威運動，援助五卅慘案而發生之沙基慘案後，內有反革命派之搗亂，外有帝國主義者之封鎖，並互相勾結，企圖顛覆國民政府。吾黨不畏強權，在此數月重重圍困封鎖中，排除萬難，聯合農工士商各界革命，合羣衆羣力奮鬥，殺出重圍，而成廣東今日統一之局，實人民明瞭國民黨主義進而擁護之結果也。故吾人以爲吾黨在粵能於最短時間，肅清全境反革命派，及使帝國主義者屈服，其原因有二：一、國民黨之主義；二、革命民衆之

勢力。」（註四）

廣東大學員生因反對共產份子壓迫發生風潮，學生六百餘人被迫退學，教授紛紛離校。教授周佛海、馮友蘭等三十八人由粵抵滬發表宣言，指責鮑羅廷、汪兆銘等破壞教育獨立之陰謀。

國立廣東大學教授周佛海、馮友蘭等三十八人因汪兆銘及共產份子一再破壞廣東大學，遂集體辭職離粵，於本月初旬抵滬上，至本日因見上海「新聞報」刊出九日專電報導，廣東大學有學生六百餘人集體退學離校，羣情憤慨，特發表宣言。文曰：

「我們三十八人，已脫離廣大了！我們眼見着二千餘學生再四挽留，而肯忍心離開他們，實在是我們的一件最痛心的事；同時也是我們不得已的舉動。然則我們爲甚麼竟忍心離開我們最親愛的同學呢？關於這一點，外界雖然也有些傳言，然而不是隔靴搔癢，就是性帶宣傳。所以我們有把此次辭職的真因，赤裸裸的公諸社會之必要，（成立以來之廣大）廣大此次被俄人蹂躪，實在是中國學術上文化上的一個最大損失。廣大成立，雖在國立各大學之後，然而規模之大，進步之速，實爲全國國立各大學之冠。

從縱方面說，自幼稚園起，到大學本科止，無不具備。從橫的方面說，現已成立文、理、法、農、醫五院，預定明年九月成立工學院。經費方面，因爲中山先生鑒於政潮不定，特指定種種稅收專歸廣大，由廣大自行徵收，以圖教育經費獨立，而免受政局影響。所以截至本年七月止，廣大每月實收七萬餘元。因此在全國各國立大學困於經費的時候，祇有廣大能爲長足的進步。如果照這樣發展下去，廣大實可爲中國一個最完備的大學。對於學術可爲相當的貢獻，然而現在竟不幸爲俄人所蹂躪。把一個最有希望的最高學術機關，變成一個單純的共產主義宣傳講演所了。

中山先生因爲大學是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不是一個宣傳主義的場所。所以不以廣大爲黨立學校，而以之爲國立學校。關於教育方針，則取感化主義，而不取黨化主義，這却是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的俄人的一個大忌諱。中山先生在日，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的破壞廣大，不幸中山先生逝世，他們遂向廣大猛力進攻了。他們之所以急於占據廣

大，因為廣大學生之中，百分之九十九不信仰共產主義，教職員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據鄒海濱先生告季木一文所述共產黨關於過去一年的成績報告云：『組織完全成功，工農大半成功，學生成績甚少。』他們學生運動的成績，既然這樣，怎肯放開一個偌大的廣大。然而最初他們還不敢利用政府，實行破壞，祇不過應用『反共產即反革命』的奇妙理論，誣蔑廣大為『反革命大本營』。本年五月廣州五一節示威運動，他們的口號之中，竟有『打倒知識階級』和『打倒廣大學生』的標語。廣大員生雖然處在這樣四面楚歌的環境之下，還是積極的奮鬥，厲行學術研究，努力革命工作。五卅慘案後，廣大學生的對外奮鬥和犧牲，已為社會上公認的事實。他們知道徒造空氣，不足以危害廣大，遂力覓機會，以圖實力的破壞。本年五月楊劉等軍閥打倒以後，汪某得利，便攬得國民政府首席，對於俄人鮑羅廷，事事唯命是聽。於是他們實力破壞並進占廣大的機會找到了，於是此次的風潮便發生了！

要實力破壞廣大，最好是斷絕廣大的經費來源。然而廣大經費，在中山先生時，已經明令指定獨立，而國民黨綱，也規定保障教育經費獨立。於是俄人鮑羅廷遂在其所主持的政治委員會主張云：『教育經費之獨立，比較軍隊盤踞財政為害還大還烈。』政治委員會乃以統一財政為名，攫取廣大的財源。當時鄒校長據理力爭，由下午三時至晚間十時，互相辯論，結果，鮑氏提案竟行通過。次晨汪某特來廣大，對鄒校長云：『昨夜之事，因為鮑羅廷力爭，無法出此。』據此，我們就可知汪某如何受俄人嗾使，俄人如何陰謀破壞廣大。

財政廳接收廣大財政後，三個月之間，便積欠了教育經費十餘萬，這便是統一教育經費的好成績。然而斷絕經費，還不足以破壞廣大，我們雖然每月欠薪，然而仍歸繼續努力，設備雖然不能進步，然而還可繼續維持，我們決不可消極引退，任他們亦化廣大。於是他們更進一步，乘鄒校長北上之便，一面嗾使其機關報攻擊廣大教員，不明黨義，應該查辦；一面由汪某令設廣大調查委員會，而以極無聊賴，毫無學識之甘某為主席，同人為信仰為我們的自由，學力是我們的自信，合則留不合則去，政府有調查大學之權，我輩自應接受調查，所以一切表冊，即行送往調查委員會，然而彼仍以調查為不足，想改為查辦，又見同人毫末反抗，以為易與，遂由甘某於十月三十一日致廣大公函中將調查廣東大學委員會改為查辦廣東大學委員會，同時又由其機關報鼓吹廣大教授為『反革命』為『飯桶』，應該查辦。查辦二字，含有懲戒的性質，盡人皆知，同人可接受政府之調查，却不能無故受政府之懲戒。此時學生全

體：已有激烈之表示，我們自然不能默無一言，遂於十一月五日公職政府，質問究係調查抑係查辦，甘某始知廣大不易與，即來緘更正，聲音係一言之誤。在寥寥不滿百字公文之中，查辦二字，連用三次之多，甘某等當時毫未發覺：直到本校向政府質問行文更正，其辦事糊塗，沒有能力調查大規模的最高學府，已可明證。因此校務會議於十一月十八日呈請政府撤換甘某等三人，另派富有學識經驗的能員到校調查，同月二十二日教授聯席會議決對政府為同樣之請求，並議決如政府不允所請，即行全體辭職。乃汪某對於校務會議之呈文竟批不理二字，後經人調和，始行批覆，而猶一味袒護某員。同時見報載政府於調查委員外，又派譚延闓、伍朝樞、陳某和汪某其他自己四人為管理廣東大學委員會，而四人中陳某，就是我們呈請撤換的調查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我們還知道政府對於教授聯席會之呈文，雖未批覆，而事實是拒絕我們的請求的。十一月二十七日，教授聯席會議開會通過履行前次議決案：全體辭職。政府聞訊，當日派人疏通，請勿全體辭職，同時又用廣大管理委員汪、陳、譚、伍四人名義通知本校，定於三十日開教職員聯席會議。四個委員，各兼數要職，既乏管理大學之餘暇，又無管理大學的學識和經驗，而陳又為共產派人物，我們本擬置之不理，全不赴會，然而為學生學業、為愛護廣大計，不能不明知其不可而為之。遂於二十九日先開一教職員聯席會議，擬向廣大管理委員會提出三條：（一）恢復本年七月以前教育經費獨立原狀；（二）管理委員會之職權，只限於為本校籌款，學校內部行政，不得加以干涉，實行教授治校；（三）教育方針，不採取黨化主義。如政府能容納這三條，我們還可和政府合作。不意甫開會時，而政府對於二十二日教授聯席會呈文批詞忽到，內云甘某誤調查為查辦，已有緘更正，該教授等不知有更正之事，則是為人所愚；若知之而猶斤斤以此為詞，則妄逞意氣。仰即靜候調查，所請著勿庸議等語。我們接得這種聲色俱厲的批詞，認為侮辱我們的人格已達極點，當時全體一致通過：不承認管理廣大委員會。政府得報，即於次日明令免鄒校長的職，而任萬不肯到粵之顧孟餘先生為校長，並命共產派陳某公博於顧未到任前代理校長。鮑羅廷破壞廣大的陰謀遂實現，共產派佔據廣大的野心遂成功，而我們遂不能不忍心拒絕學生的挽留而離校了。這便是此次風潮的大略。

我們此次離職，原本合則留，不合則去的精神。當我們辭職離粵時，大部分學生，要和我們同行，我們還盡力勸慰。日前，新聞報載廣州發九日專電，云廣東大學學生離校六百餘人。如果此電確實，前途無限的廣東大學，就

被主犯俄國人鮑羅廷，從犯本國人汪精衛摧殘殆盡了。

我們的辭職原因在反對赤化教育，維持教授人格。反對者因要誣蔑我們，不說我們是鄒魯的死黨，便說我們爲國民黨右派所利用。我們就不得不附帶的申明一下：

第一，我們和鄒海濱同事，多的只有一年，少的只有兩月，既沒有深切的關係，怎成他的死黨？況且我們辭職在鄒魯免職之前，而辭職同人，大多數都是外省人，反對關於這一點的造謠，明眼人是能鑒別。

第二，我們大多數不是國民黨黨員，既不替左派偏袒，更不爲右派利用。我們本學者的良心，以教授的資格，發表言論，進行工作，決不會爲那一系捧臺，他們的造謠，也是枉然。

總而言之，此次廣大風潮，原都爲俄人鮑羅廷，爲虎作倀的就是汪精衛（兆銘）。我們特誠懇的把內情宣布出來，以求社會公判。國立廣東大學離校教授周佛海、曾濟寬、蕭鳴籟、楊宙康、程轍、馮友蘭、劉光華、任中敏、郭冠傑、費鴻年等三十八人同叩。」（註五）

國民政府派懲吏院委員李章達爲廖案特別法庭審判員。

國民政府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部長、黃埔軍校黨代表廖仲愷於本年八月二十日在廣州遇刺殞命，國民政府令設審理廖案特別法庭，任命林森等九人爲檢察委員，廖案疑犯林直勉、張國楨、梁鴻楷、招桂章、楊錦龍等被捕，發現香港英政府圖顛覆國民政府，以梁鴻楷爲總司令、魏邦平爲廣東省長之大陰謀。（註六）至本日復派懲吏院委員李章達爲廖案特別法庭審判員，（註七）李氏於去年八月間曾奉國父手令出任爲中央農民部長及平糶局委員。（註八）

國民政府印頒特別陪審條例，規定特別刑事之審判，罷工委員會可派陪審員三名陪審。

該項條例係由國民政府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所公布，於本日特印頒該條例予特別刑事審判所所長林翔五十本，省港罷工委員會四十本，令仰該兩單位，即便遵照。（註九）

該項條例規定特別刑事審判所公判前，須召集陪審員三人出席，陪審員由罷工委員會預選出三倍之

人數，具報該所註冊，遇有陪審案件，由審判長按照名冊次序通知出席。（註一〇）

至本月十二日，國民政府批准修正特別刑事條例，規定打單勒索者由死刑改處一等有期徒刑，並明令公布之。（註一一）

國民政府令准廣東高等檢察廳檢察長林雲陔續假一月。

廣東高等檢察廳檢察長林雲陔，於十一月十一日因事呈准給假一月赴上海，其職務准委由首席檢察官吳天寵暫行代理。至本日因假期將滿，而事尚未料理完畢，遂呈請國民政府批准給予續假一月，所遺職務仍由吳天寵暫代，假滿速回視事。（註一二）時廣東高等審判廳長陳融於本月五日亦經呈准續假一月，林陳兩氏均同留滬上。

出席關稅特別會議各國代表擱置中國所提修改稅則等議案，並以王正廷發言為不合時宜。

關稅特別會議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開幕後即以「關稅自主」、「臨時辦法」、「有關事件」、「起草」等四項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四委員會。至本日下午第二委員會開第五次會，與會代表有中國王正廷、荷蘭歐登科、美國史陶恩、英國麻克類、日本日置益等十二國代表。我國提出「預訂修改稅則章程」及報告「編訂貨價引言」，各國代表以中國現狀不安，主張緩延討論。我國代表王正廷發表宣言兩種：（一）中國政府向旅華外僑推行各項稅捐；（二）中國政府關於不出洋之土貨，拋棄出口稅及復進口半稅。而各國代表仍認為時機尚早，不予贊同，會議遂無結果。（註一三）實則各國代表已於是日上午先應荷公使歐登科所召集的一項北京使團會議，已提出「關稅問題，只待臨時政府有無變更，再用相機應付手段」，並議決「只俟時局有無變化」。又「二五加稅可否在未裁厘前實行」，亦議決「由各國關稅代表，中國關稅委員接洽，並候各國政府訓令。」而且此項使團會議原定於本日下午舉行

臨時改爲上午九時三十五分召開，至十一時三十五分結束，以應付午後之關稅特別會議也。（註一四）
北京公使團集會，討論保護僑民及應付關稅會議等策略。

連日來因馮玉祥與郭松齡聯合討奉，及天津李景林與張宗昌組織直魯聯軍，張作霖危在旦夕，關內外戰火迭起，各國駐北京東交民巷使節遂於本日上午九時三十五分舉行使團會議，以應付此一緊張局勢。該項會議原定於本日下午召開，臨時因故提前，由荷使館以電話召集駐京各公使，至十時十分始陸續到齊，計列席者有英使麻克類及某參贊，美使馬慕瑞，法使馬太爾，日使芳澤謙吉，義使翟錄第，均冒雨趕至，在會議廳開會。

會議歷時一時半，由荷使歐登科主席，討論通過公開之提案有下列四項：

（一）中國大局危亂，各地戰事迭起，各國應取自衛手段，竭力保護僑民。如有危及生命，及損失財產，當請中國政府地方官吏，負完全責任。議決：由使團照會外部，一面由各國公使，分致內地領事，向交涉署通知，該領事應認真保護。

（二）北京至天津，中途已生阻隔，況形勢險惡，速派聯軍義勇隊，分段保護，沿京津路線，如豐臺、楊村、郎房、天津等處，籌備國際鐵路聯運事宜。議決：咸謂從速進行。

（三）關稅問題，只待臨時□□（指執政）有無變更，再用相應應付手段。議決：只俟時局有無變化。

（四）二五加稅可否在未裁厘前實行。議決：由各國關稅代表，中國關稅委員接洽，並候各國政府訓令。

次又討論各種議案，惟嚴守秘密，決難探悉。密議至十一時三十五分，始宣告散會。（註一五）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冊，第一八號，頁五四。

註二：「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頁一七五、一七九、一八一——一八二。

註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冊，第一六號，頁四九。

註四：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日上海「民國日報」，中央黨史會藏剪報。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七三六

註五：「國立廣東大學離校教授周佛海、馮友蘭等三十八人宣言」，原文由「國聞社」發稿，上海「民國日報」刊出，並見「從容共到清黨」一書引錄（頁四三六——四三八）。

註六：「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頁一七九。

註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冊，第一八號，頁九。

註八：「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十次會議紀錄」，民國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原件；國父派李章達為平糶局委員手令原件，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註九：同註一，第一七號，頁二五。

註一〇：同註一，第一六號，頁五——六。

註一一：同註一，第一八號，頁三二。

註一二：同註一，第一五號，頁一一；第一七號，頁二六——四八。

註一三：「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

註一四：「臺灣民報」，第八十三號，頁四，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註一五：同註一四。

十一日 蔣總指揮中正由潮安赴汕轉經庵埠時，深受民衆歡迎。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於本日上午十時，由潮安如庵埠，民衆歡迎者五六千人，摩肩接踵，蔣總指揮欣然曰：「凡余所到處，無不如此。可見民衆傾向革命，遠非昔日之情態矣！」是日下午四時，蔣總指揮去汕頭。（註一）

蔣校長中正任命朱孔陽為陸軍軍官學校軍需處處長。（註二）
廣東全省設立除盜安民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爲使黨政軍民各界聯合組成一機構以清除省內盜匪，同時發展人民經濟，以清盜源，曾先推派委員組織「廣東全省除盜安民委員會起草委員會」，着手起草該會組織章程，至本日擬定該項組織章程計十四條，經中央決議通過，並在廣州吉祥路暫設辦事處，請各界推派代表十四人組成委員會，而由黨、政、農、工、商五界之代表爲常務委員，另分設宣傳及人民經濟兩委員會推動業務，常務委員會執行會務。（註三）

附錄：廣東全省除盜安民委員會組織章程（註四）

一、本會定名爲廣東全省除盜安民委員會。

二、本會本人民與政府合作之宗旨，於最短期間籌畫妥善方法，清除省內盜匪，同時發展人民經濟，以清盜源。

三、本會地址暫設在吉祥路本會辦事處。

四、本會由下列各機關團體舉出代表組織之：

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一人；

政治委員會代表一人；

國民政府代表一人；

省政府代表一人；

軍事委員會代表一人；

省黨部代表一人；

省農民協會代表一人；

廣東總工會代表一人；

廣東省教育會代表一人；

廣東工人代表會代表一人；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七三八

廣東學生聯合會代表一人；

廣州特別市黨部代表一人；

廣州四商會各派代表一人；

廣東報界公會代表一人。

五、本會設常務委員五人，由黨部、政府、農會、工會、商會五種機關共同推定之，組織秘書處，秘書處組織法另行規定。

六、本會分設宣傳委員會、人民經濟委員會，稱為廣東除盜安民某委員會。

七、宣傳委員會擔任說明人民與政府合作，以實現除盜安民計畫。

八、人民經濟委員會擔任計畫發展人民經濟事宜，免使人民因經濟困難，流為盜匪。

九、各分委員會由本會推定會員組織之，其組織法另行規定。

十、本會每星期開常會一次，由秘書處召集之，如有特別事故得召集臨時會議，議決案以出席委員過半數通過行之。

十一、常務委員之權責：

①掌理會務；

②擬定本會一切進行計畫；

③執行本會議決事項；

④本委員會會議出席委員不過半數，由常務委員執行會務。

十二、常務委員會會議每星期至少舉行二次，議決案以出席常務委員過半數通過行之。

十三、本會得指定各地方團體依照本會宗旨及辦法組織各地方分會。

附則

十四、本會章程如有未妥善，得全會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即行修改。

法人摩寧氏在安南贊助中國革命，獲中國國民黨函邀，歡迎來廣東工作。

先據劉侯武函稱：法人摩寧氏爲中國革命盡力，致受安南方面嫉視，現已加入中國國民黨，並願歸化中國即來廣東效命。至本日經中國國民黨決定，即函復，如摩寧氏願來粵，當予以相當工作。

(註五)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暨各部部长在廣州舉行一二六次聯席會議，通過汪精衛提出之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該項會議由汪精衛(兆銘)主席，到會者有汪精衛、何香凝、譚平山、鄧澤如等七人，通過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提出之「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其全文如下：

「去歲一月，先總理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當其時，帝國主義與軍閥相勾結之勢力，已箝制全國，使全國民衆陷於水深火烈之地位。而廣東境內，則反革命派陳炯明、鄧本殷等，竊據東江南路，仰北方軍閥之餒餘，爲之效死；且勾結北方軍閥，由北江來犯，以圖顛覆我革命政府。其隸屬於我革命政府之下者，如楊希閔、劉震寰等，則假革命之名，以行盜賊之實，遂使政治紊亂，民生凋敝。革命政府不惟不能資以爲用，且受其牽掣，使一切革命政策無繇實行，坐視人民之憔悴呻吟而不能救。先總理惻然不忍，乃於大會中，確定根本方策，以期撥亂而致治，舉其大者如下：

一、確認國內亂象，乃帝國主義與軍閥相勾結之勢力，實使之然。而帝國主義尤爲主動，軍閥不過供其傀儡。欲撲滅軍閥，首在撲滅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故於大會中明揭反對帝國主義之主張，同時更與世界革命先進之蘇俄，聯合戰線，以求此主張之貫徹。

二、全國民衆皆受帝國主義及軍閥之壓迫，而農工民衆，在全國民衆中爲大多數，其受壓迫，亦爲至深且切，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故必須結合農工民衆之勢力，使之自求解放，即以解放中國。

三、欲使民衆能擔負掃除帝國主義及軍閥之勢力之工作，則不可不供以武裝及相當之訓練。故第一步須施政治訓練於軍隊，使之與人民相結合，第二步使之成爲人民之軍隊。

四、欲使本黨黨員，能爲民衆的領導，以擔負上述之工作，則不可不於本黨中，充實革命的分分子，使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分子，無存在之餘地，故於大會中，決定容納中國共產黨黨員，與之努力於國民革命之工作。

五、欲使本黨能獲得實行其主義及政策之自由，則不可不有極嚴肅之紀律，以整齊黨員之行動。蓋惟黨員之行動，能集中於團體，然後團體之行動乃能活潑無碍也。故凡黨員之行動有碍於團體者，必執紀律以繩之，無所假藉。

以上五者，皆先總理於大會中所確定之根本方策，處此惡劣之環境，欲爲人民求一出路，舍此莫由！然大會未畢而對於根本方策持異議者，已有其人，自是以後，蓄謀破壞者，與時俱長。核其原因，不外黨員之中，有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種種分子，其平日列名黨籍，祇圖藉黨行私，初無意於爲黨服務。故對於反抗帝國主義，則慮以此賈禍，不獲容身於租界；對於提倡農工運動，則慮以此取憎於富且貴者，不獲廁身於搢紳之林；對於軍隊與人民合作，則慮失其軍閥之地位，不獲擁兵自衛，以遂其無鑒之欲；對於容納共產分子，則慮以努力工作之故，而相形見絀；對於嚴明紀律，則慮喪失其爲惡之自由，且將以制裁之故，而至於不能維持其藉黨行私之生活；積此種種，對於先總理所確定之根本方策，搖撼之惟恐不力！遂使帝國主義者得蹈瑕乘隙，以施其挑撥離間之伎倆。由是本黨乃橫遭種種疑謗，種種誣讒。然先總理則處之夷然，不因之而稍易其進行之方向。徵之第一次及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之際，先總理所訓迪之辭，及對商團事件宣言，北伐宣言，開國民會議宣言，先總理對於所確定之根本方策，以邁往無前之氣，力行不惑之精神，促其實現，當爲有耳目者所共聞共見者也。

及乎冬間，先總理挺身北上，深入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四面包圍中，爲不息之奮鬥。全國民衆，爲所感動，已漸卽於覺悟，而黨員中之不肖者，則已於秘密黑暗之中，賣身軍閥，爲之走狗，因以爲帝國主義走狗之走狗，上海、

天津、北京一帶，帝國主義之報紙，遂時時發現馮自由、馬素、江維藩諸人反動之言論，今歲春間先總理病篤，彼輩更謀一舉而覆本黨之根本，於是依段祺瑞肘腋之下，仰安福系之餒餘，以成立所謂國民黨同志俱樂部。黨員之搖惑失志者，不恤捐棄廉恥以從之，其以忠厚老成自命者，則務爲持重以姑息養姦，寧壞壞本黨之生命與基礎，而不敢得罪於三數不肖分子。當此之時，本黨之生機，不絕如縷，蓋亦可謂至危矣。

猶幸先總理自強不息之精神已漸漬於人心，而成爲至偉大之勢力。故當病篤之際，在廣州之黨軍，已能體先總理平日之志事，一舉而蹴平東江羣賊。及乎病歿，全國民衆，皆以喪失導師爲大感，由無涯的同情，而生無涯的興奮！北京民衆，以見聞較切，影響較深之故，尤於無形中廣植革命之種子，以待時而發。而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在北京開會之際，備受軍閥之壓迫，與反動分子之蹂躪，又足以證明：苟不於革命根據地，鞏固其勢力，以謀逐漸發展，決不足以經營全國。遂相率南下，繼續第三次會議於廣州。在此會議中，所首先決定者，全體黨員，誓以至誠，接受先總理之遺囑，使國民革命之工作，不致中斷。其他種種決定：對於黨內者，則有關於黨的紀律之通告，有對於黨軍校及軍隊之訓令，有關於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之訓令；對於時局者，則有對於時局宣言，有主盟國民自動的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之宣言，有整飭軍隊決議案。凡此種種，無一非根據先總理所確定之根本方策，而引申說明其意義者也。

最高黨部，既有此種種之決議，以確定本黨進行之方針，遂集合革命的分分子，奮起而當此大任。六月中旬，掃滅楊希閔、劉震寰之反革命勢力，以奠定革命根據地之基礎。六月下旬，受帝國主義者突如之襲擊，而不爲所屈，且聯合民衆，對之爲激烈之反抗。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一方面對於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革命派，取不妥協不姑息的政策，一方面對於民衆努力保障其利益，尤於居大多數之農工民衆，扶植其團體的勢力，輔助其組織，而促進其發展。故軍政統一，財政統一，軍需獨立，及軍隊皆受政治訓練諸端，皆次第實行，使一般驕兵悍將，貪官污吏，失其憑藉。而一般民衆，始不復爲積威所劫，而漸恢復其自由。凡此種種，又無一非根據先總理所確定之根本方策，而努力以求其實現者也。

八月二十日，中央執行委員廖仲愷同志，死於反革命派之手，一時反動氣勢爲之驟張，然革命派以不屈不撓之

精神，應此巨變。二十五日，遂捕縛嫌疑犯人，並解散反側軍隊，張國楨之徒悉斂手就擒，魏邦平之徒皆僅以身免。廣州革命根據地，反因此得一重之保障。及九月二十日，更進而解散東莞、增城、寶安一帶之反側軍隊，使鄭潤琦、莫雄等與楊坤如勾結爲患之隱謀，爲之破滅。十月三日，在廣州捕獲熊克武等，以絕陳炯明之內應。由是東征軍無後顧之憂，長驅而前，不踰一月，逆敵以已殲除殆盡，惠潮梅諸屬以次底定，南路諸軍，亦所向克捷。十一年六月以來，久淪化外之諸郡縣，始復歸版圖，廣東全省始告統一。蓋自八月以來，反革命派之謀我，可謂無所不至，外則結連帝國主義者，以封鎖我口岸，梗阻我交通，更連結北洋軍閥，運其艦隊，以侵擾我沿岸；窺伺我門戶；內則煽動我反側分子，使失意軍人，無聊政客，有如蟻附，而土豪及盜賊，更從而張其聲勢。然革命派對之，則以勇往直前之氣，成摧枯拉朽之功。蓋革命派他無所恃。其所恃者，惟篤信謹守先總理所確定之根本方策，團結左派分子之勢力，代表大多數民衆之利益，以與帝國主義及軍閥爲殊死戰而已。數月以來，雖以戰事頻繁，建設諸端，多有懷未逮。然國民革命之障礙，既以漸清除，因之用人行政，不復如以前之掣肘，對於各種事業，設調查委員會或查辦委員會，以掃除積弊；對於財政，亦以積極整理之故，而預算得以成立；對於東江南路新定之區，務使人民與政府合作，以謀長治久安之道。凡此種種，皆所以求革命根據地之鞏固與民衆之安寧，先總理所確定之根本方策，足以撥亂致治，於此已信而有徵矣。

當此之際，北方軍事，忽生變化，奉天軍閥，一朝瓦解，北京國民革命之勢，有如潮湧。凡我同志，誠宜及時努力，以求履行先總理之遺囑，完成國民革命之工作。而謝持、鄒魯等乃欲繼承馮自由、馬素、江維藩等之反動計畫，以圖破壞先總理所確定之根本方策。凡我同志，苟詳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之革命趨勢，則於是非曲直，必能瞭然而無疑。

今於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際，謹略述經過，以期策勵於將來焉。」（註六）

廣東惠陽縣擬議改名仲愷縣一案，以該縣整理尚未就緒緩議。

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提議惠陽縣改名仲愷縣以紀念廖仲愷，經有關方面決定須俟該縣整理就緒後

再議。(註七)

廖氏原籍廣東惠陽縣鴨仔步村人，出生美國，早年加入同盟會隨國父革命。本年八月二十日遇刺殞命，無不震悼。當時他擔任國民政府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長。(註八)既歿，國民政府曾就廣州中山路闢建紀念公園，及就園內設立農工學校，本月三日並就豐寧路地段撥建工人學校，以符其生前發展農工之宏願。(註九)

徐樹錚抵上海，發表恢復約法，擁護段祺瑞為總統之主張。

北京臨時執政特派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徐樹錚於本日搭乘「天洋丸」自日本返抵上海，結束為時八個月之考察訪問。滬上聞人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受孫傳芳之託，迎於輪埠，以隱寓保護之意。專使隨員計有二十四人，除軍事九人外，調自駐外使館者有朱佛定等十五人，皆一時之選。

(註一〇)

段祺瑞幕中人才曾為國父所稱許者僅許世英與徐樹錚兩人，民國九年七月十七日段因直皖戰爭失敗下野，未幾，徐被通緝而避入東交民巷日本兵營九十日始達上海，遂隱居滬上。(註一一)曾一度往桂林謁國父以及入閩試行「置制府」等，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五日，上海租界應直系之請，竟將徐氏軟禁，五日後並強逼登輪直送英國，不許擅離。船經香港，則北京政局又驟變，皖系得勢，港督遂任其留港。

(註一二)蓋此時段祺瑞再起，已有急電召徐，徐因出洋意定，段氏遂以考察專使名義，特派出洋考察政治。(註一三)於八個月中，所歷歐洲者有法、英、德、俄、瑞士、義大利、比利時、荷蘭、波蘭、捷克等十國，繼而訪問者為美國與日本，共為十二國。於政治有所獲者厥為認定共產問題將為世界之最大禍害，抵義大利時，與其首相墨索里尼就此問題數度密商，所見略同，曾作成筆錄，而經雙方簽名認定，其中因有日後援助軍火之議，外傳中國與義簽訂密約者即此。(註一四)旋抵俄國與其外長翟趣林，論蘇

俄政體，誤已誤人，萬難持久之故，翟氏爲之憮然。（註一五）

茲誌徐樹錚考察時之隨員名單如下：

(一) 軍事方面：宋子揚、褚其祥、韓振先、劉卓彬、孫象震、李乃鼎、司可莊、褚哲文、韓輝榮等九員，係由國內隨同出發者。

(二) 文職人員：林子峯、翁克齋、張文軒、董世五等四員，係自國內調用。

(三) 註外使館人員：薛觀瀾、朱佛定、王治燾、汪延熙、蔡培基五員，係由我國註歐美各使館陸續調用者。

(四) 留學人員：段茂瀾、吳國炳、譚伯英、李錫恩、段厚民、徐贊化等六員，係由留歐美之中國學生遴選者。（註一六）

徐樹錚抵滬後，即假徐家匯楓林橋交涉使署舉行記者招待會，曾發表希望恢復約法，擁護段祺瑞爲總統之主張。（註一七）

日本閣議派日置益兼調查法權委員會代表。

日本外相幣原於本年九月初命日本駐美大使松平向華盛頓會議之召集國美國建議，促進召開調查中國法權委員會，曾爲中國出一臂之力。（註一八）因預定本月十八日起，在北京召集各國所派委員集會，故日方乃以正在出席關稅會議之代表日置益兼任委員，並於本日經閣議之承認，正式派定。至於外務省方面，先於十二月九日下午四時起即召開會議，由外相幣原、次官出淵及其他局長、部長參與。協議之結果，訓令日置益事項如下：

(一) 日本政府，以現在中國之情勢視爲過渡的現象，決無失望，故對援助中國的根本方針，無何等變化。關於前法制度調查委員會，日本政府是始終以促進撤廢治外法權之方針而爲之。

(二) 其具體之方法，須待由代表之實際的調查報告，而始決定之。

(三) 日置代表，雖有關稅會議全權之任務，亦得努力於援助中國，使萬無遺漏之失。（註一九）

臺灣鳳山蔗園發生日人杉田某殺傷臺胞陳天仁案。

鳳山鳳鼻頭附近蔗園，於本日下午八時，發生日人杉田某（臺糖原料員）追殺臺胞陳天仁重傷案。當時陳天仁因至蔗園拾取乾蔗葉當柴草時，爲日人杉田某追殺，以鋒利之鐮刀向其背後揮去，由身腰斬下盤骨邊，斬斷有長二寸幅一寸餘的大傷口，流血甚多，而此日人竟不顧而去。陳天仁身受重傷後，下午十時始進公醫葉瑤琳住所求醫，並央求開給診斷書，而葉醫畏於日人勢盛，亦不敢出而公證。翌日，渡邊警部反傳詢陳天仁於派出所，逼令和解，至深夜十二時後，臺糖日籍原料主任笠氏，農場監督鈴木氏，以及清水氏三人，始往保正龔文滔氏家中，轉喚陳天仁之父前來會商，一面拿出五十圓「見舞金」給他，一面威脅他務必嚴守祕密。十三日又藉鳳山日警人員發出不得任意檢拾蔗葉之警告，以資嚇衆，時有臺胞黃石順氏心有不甘，乃公然呼籲應懲辦殺人未遂的兇手日人杉田某，並由「臺灣民報」披露其內幕。（註一〇）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〇八。

註二：同註一。

註三：「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一二六次會議紀錄」，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三。

註八：「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四七三、四七九。

註九：「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四號，頁二九；第一七號，頁四一。

註一〇：徐道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頁三二一——三三二。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七四六

註一一：同註一〇，頁一二一、二七四、二七六、二七八。

註一二：同註一〇，頁二九三——二九四。

註一三：同註一〇，頁一二一。

註一四：同註一〇，頁三〇八。

註一五：同註一〇，頁一二七。

註一六：「中外雜誌」，卷一一，第六期，頁一三。

註一七：「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中外雜誌」卷一一，第六期，頁一七。

註一八：幣原和平財團：「幣原喜重郎」，頁三〇八。

註一九：「臺灣民報」，第八五號，頁五。

註二〇：同註一九，第八七號，頁五。

十二日 蔣總指揮中正抵澄海參加各界歡迎會，即晚返汕頭。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於本日上午十時自汕頭乘車至澄海縣城，應各界歡迎會，滿街結綵懸燈，光輝耀目。至下午六時，仍回汕頭。（註一）

國民政府挽留國立廣東大學辭職各教授及講師。

先是國立廣東大學暫行兼代校長陳公博應學生之請求，呈請挽留辭職各教授及講師，至本日奉國民政府批示：「該校教授，熱誠教育，擁護政府，殊深嘉佩，所陳挽留一節，照准辦理。」（註二）

該校教授周佛海、馮友蘭、曾濟寬等三十八人，因不忍教育獨立制度橫遭破壞，乃集體辭職離校，全校學生為挽留教授，曾舉行大會發表宣言，推派代表赴國民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表示挽留」，截至本月九日止，因未獲滿意答復而以退學表示抗議之學生，已到達六百餘人之多，至此乃有挽留辭職各教

授之舉，以示安撫。（註三）

按：該校辭職教授周佛海等三十八人離校後，即轉赴上海，於本月中旬發表宣言，揭發俄顧問鮑羅廷與汪兆銘等欲破壞該校獨立等陰謀。消息傳抵廣州，暫代校長陳公博為取消前此批准挽留各辭職教授之事，遂又呈稱：「為在校各教授對於政府之心，始終如一，請將前此批文取消。」至本月十九日奉國民政府批示：「呈悉，在校各教授，持正不阿，深可欽佩，所請均如議辦理。」（註四）此處意欲以「在校各教授」，以區別於「辭職離校各教授」者。

附錄：國立廣東大學學生挽留教授宣言（註五）

孫大元帥苦心創設之廣東大學，成立還不到兩年，就弄到現在這種風雨飄搖的狀況，確是我們所最痛、最惋惜的一件事。現在的情形更嚴重了，教授一致辭職已成事實，課堂大有閉門之勢，這是極不幸的。本校年來為延攬人材，已經煞費苦心，怎能令現在的教授紛紛離去。假使教授都去了，留下幾間空房子，究竟成何大學？為愛護孫大元帥創設本校的真意及維持學生的學業起見，不但我們應以十二分之誠意挽留各教授，即政府及學校當局也應該挽留各教授。教授的辭職，自然有種種的苦衷，我們是能了解的。我們對於各教授年來維持廣大的誠意，表示無限的敬佩。我們決不誤會各教授來廣大教書是為何種權利，更不誤會這次的辭職是有意與政府為難。我們設身處地，認為辭職是不得已的事，所以我們對於教授這次辭職，表示相當的同情。然則我們為什麼還要挽留呢？第一、我們要請教授維持二千餘學生的學業，使寶貴的光陰，不至荒廢；第二、要請各教授維持廣大的基礎，使孫先生艱難締造的廣東大學，不至破壞於不合理的攻擊之中。因為這兩點，我們請各教授無論如何都要忍辱負重、做大事人，只要自己主張抱得穩，人格上禁得起攻擊，人家的責難是無傷大體的。這次事件，是非自有社會上公道的批評，暫時一切不合理的侮辱，我們只能認為他太幼稚了，堅持忍耐下去，我們仍然向前繼續工作，完成我們的大事業。若到了一種忍無可忍的狀況，那時不但各位教授要走，我們也會站不住了。我們深信現在的革命政府決不至使我們有忍無可忍的時候。我們的話雖如此說，然而教授的辭職，已經是斷然的了。事實上究竟不是我們所能挽留的，我們也希望政府表示挽留，我們要請政府明瞭，廣大教授都是表同情於國民黨而且是良好學問的教師，如果真是走了，確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七四七

是學生、學校及政府的大損失。這次教授辭職，是逼成的。說他們「受人之愚」、「妄逞意氣」，未免有點太過分。人類最寶貴的是「人格」，最要緊的是「面子」。現在所爭的，也不外這一點。當然，「革命」本可以不講「面子」，然而情理究竟不能不講的。政府調查廣大，我們當然認為不是一種惡意，然而政府日來對於廣大的舉措，確有令我們不能不認為不妥當的地方。尤其不幸的，是對於擅改政府命令的甘乃光，不肯下一個斷然的態度。我們自然擁護政府革新廣大的誠意，而且要促其實現，但是這種誠意不是空言所能表示的，應該見之於事實和舉動。所以政府對於歷來維護廣大的教授，決不可任其去職。我們擁護廣大，同時也擁護政府，所以我們不忍見教授和政府竟如此而發生惡感，我們希望教授留職，也希望當局予教授一個留職的可能。

廣東民政廳長古應芬再請辭職，國民政府仍予挽留。

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古應芬於本年九月二十日起兼任廣東民政廳長，（註六）以民政之推行殊多阻礙，於本月初首次提出辭呈被慰留後，復因各路設有行政委員，行政割裂，加上共產分子乘機擾亂，遂二次提出辭呈，於本日復奉國民政府批示挽留。其批示如下：

「該廳長任職以來，對於廣東全省民政，悉心規畫，條理畢具。前以軍事未平，推行或多扞格。今則障礙悉除，自可次第實施。至各路行政委員之設，係因粵省幅員遼闊，交通不便，兵戰連年，匪盜充斥，故假以事權，俾便分途整理，此不過暫行之制，即本平日奮鬥之精神，念粵人望治之殷切，勉肩鉅任，共勵遠猷，勿再固辭，是所厚望。」（註七）

按：古應芬任廣東民政廳時。共產黨既竊黨權，嗾使地方不良份子。假冒農會，橫行鄉曲，荼毒士民，倡言共產。有司不能制，古氏患之，屢辭，既被挽留，乃設課吏館、警官學校，務養成通達治理暢曉黨義之士，使為地方官吏，領導民衆，奉行三民主義，以弭赤禍。（註八）

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召開之四中全會第十三次會議議決，

發起武力與民衆結合的國民大會，並電馮玉祥贊同其佳電對刷新政治之主張。

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召開之四中全會，本日舉行第十三次會議，曾討論擇日發起國民大會，督促馮玉祥實行佳電（九日），刷新政治之主張，經決議通過是項大會名稱爲「武力與民衆結合的國民大會」，標題及傳單，概用青白色。並曾對應付時局問題，提出討論，經決議：致電馮玉祥促其實行十二條之主張，並通電廣東國民政府，國民二、三軍，郭松齡軍，孫岳軍及上海各報館，轉各省各團體贊同馮氏佳電，並促其實行。（註九）

致馮玉祥電文如下：

「張家口馮煥章先生鑒：民國成立，雖踰十稔，禍亂相尋，末山奠定。推厥原由，爲帝國主義者所默使，軍閥因之鴟張，民治因之沉抑。本黨總理中山先生慨然於此，以三民主義倡導民衆，努力國民革命，期於肅清帝制餘孽，掃除任何屬性之帝國主義，建設真正中華民族之獨立的國家。今本黨總理雖逝，本黨謹遵遺教，奮勉從事，未敢或怠。頃讀執事佳（九日）電，主張實行平民政府，強迫教育，撤消王公制度，廢除不平等條約，無條件的關稅自主，洞見禍亂癥結所在，實爲救國根本至計。其他各項，亦爲刷新政治必由之道，具見宏謨，無任慰佩。惟自上年執事班師以來，救國之心，雖爲天下所共仰，徒以竊政蠹國之巨蠱，誅鋏未盡，一年虛擲，不徒政治毫無進展，抑且殃民禍國，爲厲益加。此次軍興，巨額瞬減，來日大難，正本黨所引爲己責，亦執事之所素抱。南鍼既定，力行爲先，庶民生得以昭蘇，國家得以鞏固，本黨惟有謹遵遺教，共矢礪勵，領導民衆一致進行，特此奉達，尙希明教。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文。」（註一〇）

按：馮玉祥最近曾謂：余於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極端欽佩，以之拯救中國，實係妙策，爲推廣三民主義起見，最好遍布於各地，西藏、外蒙，尤爲重要。（註一一）

中國青年黨在「醒獅週刊」發表反共宣言。

中國青年黨於民國十二年成立，以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啓天等爲其黨魁。民國十三年曾琦、李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二日

璜返國，在滬創辦「醒獅週刊」，一面鼓吹國家主義與全民政治，又一面反對共產主義，並揭破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的陰謀，以是大為共產黨所嫉恨。於是參加共產黨及青年黨兩方面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便開始分道揚鑣，進而形成實際行動的對立。（註二）

共產黨徒鄧中夏、惲代英、楊賢江等，於數日前要求青年黨人停止對彼等之攻擊，遂邀約青年黨人曾琦、左舜生、陳啓天、楊效春及無黨派方東美等數人，在上海民厚北里一七一九號寓所談判，但會談結果，青年黨人以共產分子仍然不能悔悟，甚至提出要求青年黨人亦混入國民黨從事陰謀等論調，遂為曾琦等人所痛恨，自晨激辯至深夜，始不歡而散。而共產黨徒為蒙蔽一般青年，遂散發「告孤軍社、醒獅社及一般國家主義的青年」之傳單，表示仍有「合作」之可能。青年黨人至本日遂在「醒獅週刊」第六二號發表「答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告愛國同胞」一文，以使社會各界對此有所瞭解，不致為共產分子所欺騙。（註一三）

附錄：醒獅社、孤軍社：答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告愛國同胞（註一四）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醒獅週刊」第六二號——

直接受共產黨指揮，接受蘇俄指揮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最近發出一種傳單，「告孤軍社、醒獅社及一般國家主義的青年」。我們將這個傳單與共產黨的機關報任意污蔑我們的論調對照一下，便不能不令人有一種感想：既一面漫罵人，又一面勸人「捐除成見」，與他要好，顯然是一種愚弄他人的「政客手段」。若是不明瞭共產黨手段毒辣的人看見他們的傳單，或者以為共產黨真要與我們一般國家主義的青年合作了。他們在傳單上劈頭便說：「若是我們的實際的行動與表面的主張是一致的，我們在許多時候與地方還是可以有一致的動作。」據我們的意見，凡是聯合一致的動作，應以彼此主張的表裏均能一致為前提；共產黨一向的慣技是：「表面」是一個主張，「裏面」又是一個主張的。所以我們在尚未明瞭他們「裏面的主張」如何以前，我們雖極願與他們一致動作，也是無法一致動作的。比如這次北京晨報因反對共產黨與聯俄為羣衆所焚燬，在共產黨「裏面的主張」，當然是認為

應該的；而在我們看來，雖晨報的主張，在根本上與我們大有不同，但以這種殺人放火的毒辣手段對付敵黨，是萬惡軍閥所不敢爲的，而共產黨竟臨時利用羣衆以爲之，這也是可與一致動作的嗎？

退一步說，我們不妨假定他們是真心真意要與我們合作，再看他們在那個傳單上所說他們「表面的主張」是如何。他們說：「我們都是一樣希望中國早日達到獨立自由的地位，組織人民的政府」。這句話似乎很可以掀動一般愛國青年的感情，然而我們細加考查，他們所謂中國的獨立自由，不過是讓蘇俄可以自由宰制中國，獨霸東亞。共產黨人果真與我們一樣的希望中國早日達到獨立自由的地位嗎？便不應否認國家的存在，高唱「工人無祖國」的謬論，反對國家主義的宣傳，容許俄人鮑羅廷干涉廣州的政教與教育（流禁胡漢民於蘇俄，罷免廣東大學校長鄭魯，都是鮑羅廷的主張），及俄人指揮廣州軍隊，更不應私領宣布，以收買青年，擁護蘇俄，搞亂中國！他們所謂「組織人民的政府」，是指共產黨組織或共產黨操縱的專制政府，當然不是我們愛國青年所希望的政府，何有一致動作的可能？

況且我們看他們這個傳單的惟一用意，只在聯絡反奉軍閥打倒奉系軍閥，尤與我們的主張根本不合。奉系軍閥固應打倒，反奉軍閥便不應打倒嗎？反奉軍閥中誰是「比較接近人民的武裝勢力」，他們除與奉系軍閥一樣的爭奪私利與地盤外，有何比較接近人民的事功？他們又說：「督促各種反奉勢力，立刻與人民團結組織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政府」，這是一種與軍閥妥協的表示，我們不料口口聲聲喊「打倒軍閥」的共產黨，居然也要與軍閥妥協起來。既是軍閥，便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更何能組織革命政府？請共產黨有以語我來！

共產黨人明知「他們反奉軍閥本身仍舊很富於與各種惡勢力妥協的原素，我們應當在這個時候喚起民衆監督挾持他們，使他們不至於又腐敗墮落下來。」，而不知他們本身便是一種惡勢力，早已與奉系軍閥一樣的腐敗墮落下來，何能監督挾持他們？奉系軍閥不是共產黨人當奉直戰爭時曾一度擁護的嗎？（那時候，他們曾擁護孫、段、張的三角同盟）現在又要擁護反奉軍閥（反奉軍閥中尚有從前共產黨主張打倒的直系）以打倒奉系軍閥，不知共產黨人將來又擁護那一個軍閥以打倒反奉軍閥？這種翻來覆去的利用，在共產黨人以爲可以繼續藉此乘機大爲活動宣傳赤化，似屬得計，而這種毒辣手段所助長的軍閥戰爭，徒使國民多一番犧牲而已，我們認定軍閥無一不是國賊，我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七五二

們要一律剷除他們，不是利用甲軍閥以打乙軍閥的手段所能辦到的；因為用這個手段打倒了乙軍閥，便扶起了甲軍閥，打去打來，軍閥仍舊存在，只落得加重了人民的苦楚！所以我們要根本打倒軍閥，不能利用軍閥來打軍閥，而須多做點「宣傳和教育的工作」，喚起人民的覺悟，促進人民的團結，然後能運用人民的自力，以剷除一切國賊。我們認定我們這種工作還未十分做到，所以不可操切，不可妄動，以徒苦我國民！

如果共產黨果真認為有與我們一致動作的必要，便應即時：(一)停止攻擊國家主義，(二)停止宣傳共產主義，(三)停止揮軍閥以倒軍閥的惡手段，(四)停止假借外力增長內亂，(五)拒受俄國賄賂，(六)驅逐俄人鮑羅廷及加倫，以表示誠意。如其不然，便是共產黨的主張無論裏面、表面都難與我們一致，那末，我們為國家前途計，不但不能與他們「一致動作」，而且不可參加他們的「行動」，做他們策略的犧牲。

真正愛國的青年們呵！我們不要為共產黨的策略所誤。我們快快集合在國家主義的旗幟之下，準備實力「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以求我中華民國的獨立與統一。

北京孫文主義學會成立。

北京孫文主義學會於本日成立於北京大學第三院，其前身乃為「中社」及「民治主義同志會」。「中社」係一九二二年底由北京各大學的傾向國民黨的青年，在鄒魯的指導下所組織，設址於勵羣學院及西城帝王廟內的中華教育改進社；「民治主義同志會」則為國民黨人傅汝霖、徐清和等所策動，會員多為北京各大中學之學生，發行「民潮週報」，宣揚民治主義，並曾派遣代表王汝璦（崑崙）、傅汝霖等先後赴上海向國父及國民黨本部報告。這兩個青年團體都崇奉中山先生的主義，也都接受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的指導；對於當時在北京活動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分子，亦均採取排拒的態度。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西山會議在北京召開，首先獲得這兩個青年團體的擁護，及上海孫文主義學會成立，「中社」和「民治主義同志會」遂亦改組為北京孫文主義學會，並在上海中央的指導下從事反共活動。北京孫文主義學會的主要成員有：

袁世斌 傅汝霖 傅啓學 陳兆彬 鍾汝中（天心） 程元斟 王汝璣（崑崙） 巫啓聖 鄒德高 張平江
廖文英 曾擴情 何玉書 王星舟 周德潤 曾集熙 張志韓 淦克超 尹思齊（述賢） 馬克強 張六師
（註一五）

北京國憲起草委員會擬定憲草，咨交段執政，並通電全國。

北京國憲起草委員會於本年八月八日選舉林長民爲委員長後，林長民擬有憲草十三大綱及其進度表，將議憲期間限爲四十日，以十日爲分部開會之期，以十二日爲一讀會，以十二日爲二讀會，以六日爲三讀會，故除星期日外，皆照常開會。（註一六）由於按照進度，林長民雖自十一月三十日即離京出關，未再過問會務，而仍由其友汪大燮、湯漪（斐予）等之協助完成三讀，如期提出。

此項會議歷時四閱月，凡開大會四十一一次，及分部起草會二十二次，卒於本月十一日完成三讀，完成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編十四章，共一六〇條，其中對國土問題採列舉主義；衆議院選舉採直接選舉及直接罷免制；總統採人民間接選舉制；憲法修正採特殊制憲會議制，以及縮減參議院職權，恢復頒給榮典等等，均爲其特點。

同時，此項憲草傾向：(1)聯省自治，(2)融治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3)並將教育經費與行政費，定一最小額之比例（不得少於十分之二），(4)創設國事法院，予以解釋憲法之專責；凡此皆足代表林氏晚年之政治思想。（註一七）

本日北京國憲起草委員會將所擬憲草備文咨送臨時執政段祺瑞。咨文曰：

「爲咨送事：查國民代表會議條例第二條內稱，中華民國憲法案及其施行附則之起草，由國憲起草委員會行之。同條第二項又稱，憲法案起草期間不得逾三個月，草案完成後，咨由臨時執政提出於國民代表會議各等語。本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從事於起草之進行，先後凡開大會四十一一次，中間又開分部起草會共二十二次。由綱目之決定，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二日

以迄於條文之通過，皆按照程序悉心考慮。全案分五編，凡十四章，都爲一百六十條，標題爲中華民國憲法案，業於本年十二月十一日開三讀會，全體可決。相應繕錄成帙，咨請查照，俟國民代表會議開會時提出可也。再本案第五編標目所稱之附則，與施行附則之意義絕對不同。所有本憲法之施行附則，應俟繼續起草後，再行咨送。至其他關於本憲法連帶應有之重要法案及說明書，亦正在著手分別草擬，合併聲明。此咨臨時執政。計送中華民國憲法案一件。」（註一八）

按：此項憲草之實施，原定由國民代表會議通過施行，而所謂國民代表會議，迄臨時執政政府瓦解前夕，亦從未召集。段氏所信誓旦旦，以爲可一蹴而就者，竟成爲永不兌現之支票。在昔皖系全盛時代，十萬貔貅在握，尙不能達成武力統一之迷夢，如今時異勢遷，手無斧柯，僅憑口舌筆墨之末技，而以收拾時局自負，冀運用善後及國民代表會議，使彼武人政客之流，咸低首聽命，是以所願過奢，終成虛幻。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公布「國際交換公牘科學文藝出版品公約」及「國際快捷交換官報與議院紀錄及文牘公約」，與美、比等九國間交換出版品。

北京臨時執政政府於本年九月一日公布出版品國際交換局官制，至同月十一日令張奚若爲該局局長，至本日遂由段執政批准並公布「國際交換公牘科學文藝出版品公約」（計十條），及「國際快捷交換官報與議院紀錄及文牘公約」（計三條）。（註一九）

前述兩項公約，原於公元一八八六年三月十五日由比利時、美國等國在北京所簽訂。於民國十年國際聯合會行政院會依據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之請，通告我國等尙未簽字國家，商請加入。當經前北京政府教育部提出國務會議議決，由該部籌備加入。但延擱至民國十四年九月始按照該約第一條所規定之出版品國際交換局組織成立，經外交部總長沈瑞麟呈請臨時執政段祺瑞於本日批准加入，並聲明一九二四年國際聯合會第五屆大會所擬訂之交換出版品增加條款草案，中國政府可予同意。並依約「用外交上手

續通知比政府並由比政府轉知其他各簽約國」。查當時已簽約之國家僅有比利時、美國、巴西、日斯巴尼亞、義大利、葡萄牙並亞加夫斯、賽爾維亞、瑞士等八國，（註二〇）中國至此遂成爲第九個締約國家。至依約成立之出版品國際交換局，將贊同交換之出版品爲：一、公牘爲立法或行政而由各國自行印行者；二、著作由各國政府命令發行，或由政府出資者，應將各出版品編印目錄，以便締約國選擇備用。每年修補完竣時依期送致各締約國之交換局。（註二一）該局局長張奚若係於九月十一日由段執政發表任命，旋即展開各項籌備工作。（註二二）

北京臨時執政令賈玉璋會辦京都市政事宜。

原任會辦京都市政事宜李壽金辭職照准，於本日由段執政令由賈玉璋繼任。（註二三）至督辦京都市政事宜朱深已於本月六日辭職，改由鹿鍾麟兼署，茲賈玉璋出任會辦，固與鹿配合也。（註二四）

上海淞滬戒嚴司令部再次封閉上海總工會秘密機構。

上海總工會前因共黨分子李立三等操縱，以要挾各界並藉以推行共黨邪謀，而於本年九月八日爲淞滬戒嚴司令部封閉後，遂使滬上之赤色工運轉入地下。至本月六日共黨分子竟又明目張膽，復用上海總工會名義，參加召開開北市民大會，意圖使總工會復活，爲淞滬戒嚴司令部所查悉，於本日再予取締，並查封其地下機構——總工會通訊處。至此赤色工運復遭慘敗。（註二五）

附錄：

一、中國勞工運動史：共黨在滬赤色工運的慘敗（註二六）

共產黨徒希圖廣有上海勞工力量，蓄謀甚久，初以上海勞動組合書記部出面活動，因援助「二七」慘案聲名狼藉；嗣攫取上海工團聯合會，遂用其名義，以發動本年在廣州五月一日所開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因而產生在粵的全國總工會，用爲發號施令以操縱全國勞工之所。迨上海「五卅」慘案發生之夕，李立三等又離開上海工團聯合

會立場，而輕易的讓得上海總工會地位，自茲叱咤風雲，躊躇滿志，全上海產業工人，被共產黨徒惡勢力威脅之下，幾已盡入其囊括。

凡罷工皆共黨發展的最好機會，因工人平時顧念生活關係，不願走入危險之途；等到罷工時期，斷絕了工資來源，工人生活所需，盡仰給於外界的同情援助。共黨既爲之奔走呼籲，乞取外援，工人自視爲天神，而聽其驅遣，這時受命組織，服從號令，乃成必然之勢。所以「五卅」大罷工既實現，上海所有工廠，大部組成工會，都隸屬於上海總工會旗幟之下。據八月十日總工會向淞滬戒嚴司令部等機關呈報，所屬有一百一十七工會，會員二十一萬七千八百零四名；此一龐大數字，總工會既可挾以要求各界，作大量捐輸，以求罷工羣衆的安定。而外界的大量捐輸由總工會提供分配主張，總工會得據爲控制工人的法寶，此其循環妙用，遂不期然而成了工界的權威。

這時原有的上海工團聯合會，乃相形見絀，黯然無光。因爲工團聯合會的工團本身，如所謂某省工會，或某某工會駐滬辦事處者，或在滬並無基本會員，或所擁有會員又爲畸零職業工人，而產業工人實居少數，這樣的基層力量，自無法與上海總工會對抗。

但是工團聯合會的各工團領導者，多爲久於工運的純正人士，此際在實力上雖無法與總工會相抗，而在主持工運的風格上，却能具有監視的作用。因爲上海工團聯合會曾作不斷的抗爭，所以在領導罷工的行動方面，上海總工會不能無所顧忌，遂不得不稍抑其過激主張，而接近中和趨向，以與上海總商會等相周旋，而提早罷工的結束。

不過共黨份子，貌爲謙和，心懷不軌，有識之士，莫不瞭然。軍閥雖甚昏愚，對此也有警覺，他們爲自衛起見，所以在上海各工廠大部復工以後，北京段執政有密令致淞滬戒嚴總司令部，令其將上海總工會查封，該司令部遂於九月八日執行，發出布告述明係奉段執政令辦理，並在致蘇省長電中載明李立三斂錢自私，宣傳共產。

按當時李立三藉國民黨之掩護，假總工會之名義，專以挾制工人，欺騙社會，推行共黨邪謀，其遭致失敗，實多自取之咎；惟上海總工會解散後旬日，上海工團聯合會，亦遭一併解散之厄。自此上海暫無工會的聯合組織，但各工廠的工會，依然存在；遂由各紗廠工人發起組織工人代表會議，設立通訊處，辦理對內聯絡工人感情，謀工人福利，對外與官廳接洽等事，其作用無多，自可想見。不過總工會封閉後，共黨在滬的赤色工運，轉入地下；並於

本年十二月六日，復用總工會名義，召開開北市民大會，希冀總工會之復活，十二月十二日，再遭封閉。

二、淞滬戒嚴司令部解散上海總工會布告（註二七）

爲布告事：案奉執政智電內開，各省區工廠林立，胥爲國人資產所關，當此人心不靖之時，難保無奸徒從中煽惑，滋生事端，特行一律通飭，嗣後若有假借名義，號召罷工情事，應即責成各該地方長官，嚴切制止，其行兇抗拒者，即當場捕拏，按法懲辦。再目前工會條例尚未頒布，如有盜用公會、總工會各種名目，希圖擾亂者，尤應立予解散，以清亂源，此令。又奉江蘇省長鄭智電內開，頃准執政府祕書廳效電開，奉諭，上海總工會，原係政客、學生勾引無業流氓所組，實利用工會之名，借作搗亂之具，真正安分工人反處處受其挾制，不得復業，此等非法集會，應將一切行動，從嚴制止，或即行遣散，以遏亂源。又查有李立三者，在滬假工會之名，斂錢自私，宣傳共產，鼓動風潮，不法已極，應飭屬嚴密查拏，就地法辦，特達等因，希即遵照分別辦理等因。奉此，值上海總工會私自成立以來，利用時機，擅刊印信，發行捐照，鼓動風潮，阻止工人上工。他如假工會名，斂錢自私，風聲所播，執政府早有所聞，迭奉電令解散該會在案。本總司令垂念工艱，希望復工，維持生計，姑念無知，暫予從寬，故未執行。茲者學校均已開課，工人漸次復工，近日以來，該總工會以及不合法之各工會，仍復有阻止工人上工種種越軌舉動各情事，顯係存心叵測，別具作用，自當遵照執政府電令辦理，應將該總工會先行解散，依法予以封閉，其餘不合法之各工會，限令即日一律取消，除另函警察廳查明辦理外，嗣後上課學生以及復工工人毋得再受其愚，致干嚴譴，合亟布告，仰即一律知悉，特此布告。

京津國際專車因遭李景林軍礮擊受阻，北京公使團提出嚴重警告。

維持京津交通之國際專車，於本日因受到李景林軍之礮擊，不能通行，京津交通完全斷絕。據引起礮擊之原因，係該列車後隨有馮玉祥軍之鐵甲炮車。北京公使團遂向北京外交部及李、馮兩軍分別提出嚴重警告。（註二八）

註 一：「蔣總統年表」，頁一〇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七五八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八號，頁三一。

註三：「廣大學生挽留教授宣言」，抄本；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日上海「新聞報」，引九日廣州專電。

註四：同註二，第一八號，頁五一。

註五：同註三。

註六：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頁一七九——一八〇。

註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八號，頁三五——三六。

註八：「革命人物誌」，第一集，頁三〇五。

註九：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四五二；「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第十三次會議紀錄」（西山）

見「清黨實錄」，頁三〇——三一。

註一〇：「臺灣民報」，第八四號，頁四。

註一一：「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第十三次會議紀錄」，見「清黨實錄」，頁三一。

註一二：沈雲龍：「中國共產黨之來源」，頁七三。

註一三：同註一二，頁七三——七四；又參見「張君勱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醒獅週刊」，第六二號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註一四：「醒獅週刊」，第六二號，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註一五：李雲漢：「孫文主義學會與早期反共運動」，見「中華學報」，一卷一期，頁二一一。

註一六：梁敬錚：「林長民先生傳」，見「傳記文學」，卷七，第二期，頁八。

註一七：「春秋雜誌」，卷一六，第五期，頁一八。

註一八：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五九二——五九三。

註一九：薛典曾：「中國參加之國際公約彙編」，附錄，頁九七七。

註二〇：同註一九，頁九三三——九三四。

註二一：同註一九，頁九三四。

註二二：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一九。

註二三：同註二二，頁一三一。

註二四：同註二二，頁一三一。

註二五：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四八五——四八七。

註二六：同註二五，頁四八五——四八七。

註二七：同註二五，頁四九三。

註二八：「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

十三日 蔣總指揮中正赴東隴，檢閱第三師第八團。（註一）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戴傳賢通電自行解除一切政務、黨務職責。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戴傳賢（季陶），本日分電廣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執行部、民國日報、商報、中央監察委員李石曾（煜瀛）、吳稚暉（敬恆），並轉各級黨部，謂電發之日，即自行解除其一切政務、黨務職責，並發表宣言，指出數月以來，黨內思想上之所謂左傾、右傾已成騎虎，非理與情之所能化；表示自今以後，只願盡個人所能，從事於學術研究。（註二）茲誌其電文及宣言原文如下：

解除政治職責電：「廣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執行部、民國日報、商報、北京乾麵胡同李石曾、吳稚暉兩先生，並轉各黨部均鑒：賢曩蒙總理優容，授以重責，同志不棄，加以大任，自知力與心違，而屢辭皆不獲許。竊賢賦性愚懦，總理在時，事事唯命，尚不克稱職，今無所承，益虞隕越。惟有懇請開除一切政務、黨務職責，另任賢能。電發之日，即自行解除責任。並聲明以後不再任政務、黨務責任。且不再從事於政治的行動及言論。其意另文發表，謹布腹心，伏乞公鑒。戴季陶，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三日

解除政治職責宣言：「張靜江先生有言曰，吾人既一度爲革命黨員，無論如何更其職業，易其主張，錯亂其行爲，而革命黨員之歷史，則永不可磨。至哉言乎。唯然，故吾人之出處進退，愈不可不彰明，余之由陳新政先生介紹，黃金慶先生主盟，而加盟於同盟會也，乃在余任天鐸報主筆之後。其時余之革命思想，早已存於中而形於外矣。加盟後未一年，而革命軍起，民國肇興，更以主義之因緣，受知於總理中山先生，朝夕得聞訓誨，智識思想，由是漸進，而主張行動，遂一以先生之意爲從違。癸丑失敗，總理重組中華革命黨於東京，余更受加盟，至今十數年間，雖無特行可稱，惟自信忠貞清潔，不敢讓人。若夫事功，則有能有不能，殊不可以性情與人較得失也。總理既逝，余感於十四年來，受知之深，與受惠之厚，對於黨內思想上左傾右傾之危機，與人事上分崩離析之難局，頗欲有以救濟之。既舌敝唇焦，精疲力盡矣，而一無所補益。夫余非不知總理之逝世，在吾黨之歷史上，將劃一鴻溝，種種複雜因果，皆告一結果。欲思想與人事能完全繼承總理之中正和平，決非事實所許。而所以向一度作此力與心連之努力者，一則在道理上，不忍國家之更陷於亂雜，二則在情誼上，不忍舊友同志相猜相忌，至於自殺耳。數月以來，凡所聞見，無不足憂，益知左傾右傾已成騎虎，非理與情之所能化。而振興緒統，建思想與事業之中堅，則又絕非懦弱之我所能勝。處此時會，不審勢力而強爲之，是或治絲益紛，欲寧反亂耳。余自檳城加盟，至去年改組，十數年間，除佐中山先生爲祕書外，未嘗敢任中央幹部之職務，此能力所限，性情所拘，無可勉強。去年屢承總理以重任相加，自知絕不相宜，而屢辭俱不得許。總理既歿，宜及時引退矣，又牽於衆議，不能一意孤行。證以數月來竭盡愚誠，一無所達，則余之絕不能勝黨國重任，已顯明無餘矣。是以決意解除一切政務黨務之職責，並宣誓不再任一切黨務之職責，自今以後，余只願盡個人所能，從事於學術，自信此爲余之所能，亦爲余之所嗜，凡舊日同志及知我愛我之青年諸君，請弗更以政務黨務相期，俾免貽誤於公衆。若夫放棄責任之咎，自知不免，知我罪我，皆所不問。此之宣言，與檳城加盟時之指天誓日，實同其意義，在余個人爲半生歷史之決定的結束，青天白日，實昭鑒之。謹布腹心，伏維宥察。戴季陶，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註三）

當時，正在北京舉行之「西山會議」，戴氏原爲應邀與會委員之一，但在會前三日卻因遭暴徒毆辱，憤然離京，至本日乃自動宣布解除一切政務、黨務職責。據「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一書所載經過情形

如下：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林子超（森）、鄒海濱（魯）先生，電請各地執行委員往張家口開會，十一月中旬，先生（戴季陶）與葉楚傖、邵翼如（元冲）、沈玄廬（定一）諸先生應召往北京，當議定二十三日在西山總理靈前舉行會議，因此處可以完全避免一切時局之關係。十九日，忽有暴徒數十人，各携手杖手棍，湧至先生寓居之西山香雲旅舍，指先生與玄廬先生爲共產黨，加以兇毆。繼又擁至城內菜市胡同三十七號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脅迫不得與會，先生遂於二十日出京，以書面聲明，在一定主張之下，可以同意會議決議。十二月十四日宣佈解除一切政務、黨務職責，同至湖州。」（註四）

戴氏被當時極端右傾之國民黨人誤爲共產黨，並逼之離京勿與西山會議者，實因與吳稚暉等同時主張對汪兆銘先予「勸告」，而勿「彈劾」所引起，加以同行之沈玄廬原係共產黨而右傾者，致引起莫大之誤會。本日戴氏曾另有長函致蔣校長中正，除說明其一貫反共立場外，並悲憤指出：其蒙冤事出之後，所謂同志者，竟無一人來相慰問，此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並強調「十年二十年之後，回顧此時代之歷史，當知我之失敗爲可惜，我之痛苦爲可嘆耳！」茲誌該函原文如下：

「介石兄鑒：前上一書，略述艱苦，距今已兩月餘矣。當赴京時，面托果夫兄代達弟之微意，到京後所經過者，益爲痛苦，因即日南歸。蓋全黨之大勢，與國際之壓迫，皆不容我之主張有存在之道，因草定辭職書與辭職之宣言，欲即日發表，到滬後，又爲友朋所泥，且自己尙時時有不忍之一念，環繞胸中，欲於萬無可爲之際，再作委曲求全之想。今日得果夫兄書，讀之至再，決知我所苦心者，非事實所能，大勢所許，因決定發表曩日所擬定之文件矣。立身於國家社會者，應有光明磊落之態度，進退出處，人生大節，弟之政見，既不能行，而個人又不容於今之當局，不見諒於舊日之至交同志，負責引退，固所宜也。弟之決意出此，同志中或有以革命黨人應永持積極之態度，不宜消極相讓，或有以引退過晚爲責者，此則各由其自身之地位而生之觀察，非我所能問，蓋時間一過，便成歷史，歷史之是非，惟有付諸他人之評判，而非自身所能說明者也。弟此日之引退，爲弟念年奮鬥生活之一結束，但

事之所以至此，弟敢確信非我個人之責，同志中之負黨政責者，當然亦有責任，在今日已無他人可爲說。惟對於兄，則不能不一言之。茲將過去事爲兄述其梗概，此中兄所知者半，所不知者亦半，而皆有事跡可徵。卽兄所不知者，但一思索之，亦必能浮於兄之記憶也。至於弟何以因果夫兄之一函，而遂毅然定此一大決心，兄或有疑，果夫兄或亦莫名其妙，此則應請深思者。蓋果兄爲向無主張之人，素無主張者之所見，乃眞足代表天下之大勢，羣衆之心理，他人或以果夫兄之一言，爲不足重輕，然一葉落而知秋，至我之政治的進退，固足以由果夫兄之一言而決矣。當弟由四川回滬，便聞吾黨有改組之舉，總理且任弟爲臨時中央執行委員之一人，但其詳細則不知，及問諸滬上同志，乃知改組之動機所在。時兄往俄未返，弟再四研究，覺以此爲改組之動機，殊非適當。蓋一黨有一黨之中心，亦有一黨之歷史地位，若失卻獨立之地位，與組織之中心，必召他日無窮之紛擾，此乃集團之原則，絕不能違背者也。改組之事，弟爲最早主張之人，吾黨應以教育宣傳爲基礎，而不宜僅利用土匪與政客爲軍事政治之活動，此之主張，乃在從日本返國之時，政綱之起草，六七兩年之中，前後修正，且及念餘次，總理自身修正草稿，亦凡四五次。其時屢格於衆議而不行。今日改組，又不事獨立之規畫，而乃以外力爲動機，一切紛糾，必由此起。因是之故，電粵辭臨時執行委員不就，且再四說明弟所以不任執行委員之故。其時仲愷特自粵來，勸我就職，弟則告以此根本政策不能相容，萬難爲不可能之努力，而尤期期以爲不可者，則借款之一事，借款非不可，借小小之款，而事時時受人之節制，決非黨之福，他日必因此而致大權旁落，不可挽回。故當日告仲愷以三點，一、絕不能借款作黨費，即借款亦須如舊日吾人借款之辦法，絕對自由，不因借款而受牽制。二、共產黨人加入，必須造成單純之黨籍，而不能存留兩黨籍，以啓他日之紛糾。三、我自己絕不任中央執行委員，並不出席於代表大會，而願以全權擔任一出版所或報館。爲此一事，與仲愷爭論累日，仲愷不知我所見者何在，何以向來主張改組之人，而至此反對改組生疑問，蓋其時仲愷一心一意，欲圖黨之整理與改革，而爲財政所苦，故對於俄國財政援助之事，殊不敢毅然打消也。仲愷在滬兩星期，因不能得弟就職之允諾，去時大爲失望，其後先生又兩次電召，弟以離先生年餘，今從蜀歸，卽不就職不出席，而返粵報命，固爲萬不可少之行，因東裝赴粵。其時同行者十餘人，弟在舟中尚明言到粵係爲復命而去，非爲出席大會而去，此可質諸當時之同舟之人，當猶能記憶者，而弟之此主張，卽兄亦應能憶及也。

及到粵之後，爲情勢所迫，遂不能不出席於大會，此大勢已定，更非一人所能挽回。弟亦遂生一新希望，此希望惟何，則舊同志之切實覺悟，一致努力是也。但弟自身之地位關係，仍確知以孤弱而又最年少者之我，決不能當黨政之中樞。故曾當面與總理言，決不能任中央執行委員，且不能任政治中樞之責，而仍願以全權當一出版或教育之機關。大會終了之日，弟便離粵南歸，不欲負不能負之責任，此事兄亦當能憶之。及回滬後未久，而兄及汝爲、展堂諸兄，均先後離粵南來，粵中連電促諸兄去，而諸兄則又促弟去，三月中弟之赴粵就職者，爲此。其間粵中政治之紛糾，與黨務之紛糾，同時並作，而謠言蜚語，則層出不窮。此時弟深知自殺之道，必種因於此，曾力勸展堂、哲生（孫科）諸人，盡力合作，除去部下猜疑排擠之原因，而毫無效果。黨中共產、非共產之疑心，又隨時隨地而發現。弟在此時，確知其他問題，皆不過部分之爭端，與一時期之現象。惟此兩種中心之不能容，則爲本黨之基本問題，此根本問題不能定，則其他相爲因果之紛糾，將永無已時。蓋主義思想爲一問題，而組織與人事，又爲一問題，此混雜不清之組織，雖有上智，亦無能爲力，因此而憂心不已者累日。三月二十九日，祭黃花岡歸，與平三及香凝夫人同車到廖宅，是日所感特深，乃將數月來潛藏於胸之意見，盡量言於平三。弟云今日最能奮鬥之青年，大多數皆爲共產黨，而國民黨舊同志之腐敗退嬰，已無可諱，然今日中國之需要，則又爲一有力之國民黨，共產黨人亦既承認之矣，若於此日，共產黨之同志，能犧牲其黨籍，而完全作成一純粹之國民黨，使國民黨中，不致同時有兩中心，然後一切紛糾，乃可盡除，而組織工作，乃不至受此無形之障礙。此日之談話，在弟可謂盡吐露胸中積懷以相勸矣。平三云，此事現在絕作不到，兩黨之合作，能至何時，現在亦殊難逆料，將來總有分離之日，今日欲共產黨人拋棄其黨籍，則絕不可能。平三爲此說時，其決心與誠意，現於眉宇，弟之苦勸既無效，而對於黨事前途之悲觀，亦遂加厲。蓋一方則舊日同志，絕不覺悟，不合羣，不努力；一方則共產黨之擴張發展，日進無已，而黨之基本政策，又造成一含混不清之局，組織則有兩重紀律之危險，宣傳又有兩重理論之困難，而此之困難，既非由我造成，更非我所樂就，又非我之所能解決，而利用我者自利用，攻擊我者自攻擊，普通黨員，關於此種問題，固一無所知，而舊日同志，其對於此種要點，亦一無所見，假使我亦如人之糊塗，固未嘗不可在糊塗中生活，而我則既明，明認識此艱危之所在，欲假作糊塗，夫豈可得哉。至對於四圍之謠言蜚語，我固絕不置一詞，蓋此種無謂之辯白，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七六四

於事無濟，於理無當，我雖至愚，不欲爲也。至是而弟決然辭去一切職務赴滬之意決矣。於此有足補述者，則弟於此時，認爲非在國際上另造一新局面不可，蓋對於第三國際，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而國際聯盟，又爲我之大敵，就中國之地位與國民黨之地位言，皆非在國際上作成一新勢力，不能立足，而總理向日所主張之大陸同盟，實爲中國唯一之應由之道，故言於總理，求派我出洋，總理亦允以全權授我，先赴俄國，再由俄而德、奧、土、波，作一民族國際之新運動。此一計劃，實爲從前中歐同盟存在之日，總理即決定之政策，今中歐帝國既破，在其主義上，尤爲於我有利，且事順而易舉，排英國以自立，實以此爲要圖。當時以財政困難之故，此舉不行，然其後總理之北上，固完全爲此也。弟回滬後，終不忍便置黨務於不問，然四圍景象，實已造成不能挽救之勢，故弟主張召集一擴大委員會，全體同志於此會中，披肝瀝膽，以相研討，切實破除成見，爲根本之圖謀，總理完全允其所請，即日召集，而弟到粵之日，即逢溥泉等之橫逆相加，至是一念之望又絕，而三度離粵之意決矣。兄當憶及在黃埔時兄再四相留，而我終不允留，兄之悲憤，與弟之憂愁，均達極點。其時仲愷曾謂我曰，作人不可太聰明，要笨一點才要得，弟聞此言，怒至不可遏，而再四忍耐，蓋仲愷終不知我所慮者何在，所憂者何在，就個人言，就黨言，此皆一極重大之問題，豈可以糊塗了之者。且今日可糊塗，而明日終不可糊塗；個人可糊塗，而羣衆不可糊塗，我之一切憂慮，豈以個人之利害爲打算哉。太聰明之說，明爲極大之誤解，而其誤解，乃由一極大之政治見地之差異而生者，又豈情感之所可動者哉。不發一言，固無可言矣。自此之後，弟在滬在湖，索居寡歡無所爲者數月，至總理來滬命我同行，總理外遊之目的，爲我所深知，亦我所深願，且日本之行，他無能爲助者，因從總理行。及到津，知總理在京，尙須住一二月，此一二月中，國內政治之事，非我所能勝，因又返滬，蓋欲俟總理出國時，再相追隨也。而孰知弟離津後，總理之病逐日重而至不起乎？及接京電及兄與展仲兄之電而北上時，總理已早陷危篤矣。總理病篤時，弟念及黨事，中心之憂慮，更不可言。惟一念不忍之心，又一發而不能已。確知今後欲救吾黨，惟有決定一根本方針，合全黨同志之力以赴之，惟此乃可謀黨政之鞏固，此方針爲何，則以總理之思想與主張之全部，爲本黨不易之信仰是也。在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弟之固執不易者即此。而所謂右派之同志，其愚誠不可及，以樹立此政策，爲幫助共產黨人之舉，羣起而反對之，會議以此破裂。然而共產黨方面，則有遠大之識見者，認爲樹立一

思想爲中心，則今後國民黨將以一獨立之思想爲基礎，而不能爲共產主義之思想所同化，欲將此一主張消滅之。全體重召集於廣東之日，共產黨之計劃，遂完全發露，經數日之爭論，而後乃勉強得一不左右傾之決議。此中經過，若詳述之，雖累數千言不能盡。此時弟更慮者，則爲軍事上新舊勢力之爭，而影響之最大者，厥爲兄與汝爲兩兄間之隔膜，教育系統與軍政系統之不統一，爲軍事上之大病。既有此病在，遲早必有衝突之日，不及早圖緩和與諒解，將來必難保持和平。而況尙有一黨政之根本困難在，其衝突之醞釀必更速。四圍之挑撥，弟既早有所見矣，弟在粵之日，朝夕以爲慮者卽此。故欲面晤兄與汝兄切實說明之，並托元冲先行。此時仲兄當與兄有切實之陳述，弟行遲一日，在港候船，又遲二日兄已出發，不及面晤，至今思之，尙深以爲歉悵也。其時弟細審各方情況，知欲保持本黨之緒統，使得和平之進步，非一面固結舊同志，一面造成新同志不爲功。關於此兩者，曾與粵中諸同志，再四爲根本之討論，且既有確實之約束，精衛仲愷諸兄，亦俱在此約束之中者也。乃當離港之日，五卅事件突起，對於此事，吾黨所應持之政策，固有總理向日之主張在，弟到滬後，關於此事卽發表宜以全力對英之主張。而共產黨方面之同志，則一致反對，且其反對，有不問事之是非，單爲反對而反對之勢。但其一切結果，在事實上所現出者，實一一爲我所主張。卽後來關於粵中之外交政策，其能實行者，亦無不一一爲我所計劃者之實現。惟當我發表主張之日，粵中當局無以我之言爲然，直至元冲兄從北京歸，加拉罕之所見，與我全同，交涉員傅君歸時之報告如此，乃得政府之認識，此則不能不發一嘆耳。（此中經過，公文私信，弟處尙大致有存底，一、二年後，直接關係，完全過去，弟將以之發表，蓋此種事，皆政治上之一研究，可作後人之教訓者也。）此時關於粵中之事，弟之所慮者更切，蓋種種消息，皆是使人驚心動魄，其最重大者：則汪胡與兄及汝爲兄間之隔膜與由此隔膜足以牽動黨政大局，至於不可收拾是也。其時滬粵交通阻滯，弟欲致書，又恐遺失，因托盧隱兄赴粵，其時帶去之各種函件，兄已親覽者不贅矣。而何來惡魔，突然發生仲兄被刺之事，遂致以此爲動機而一切前因後果，皆一齊爆發，至於不可救藥乎。平心論之，仲兄被刺，當然原因於政治上之問題。惟此種政治的問題，非發生仲兄被刺案之直接原因，則當爲有識者所同認。當局者倘虛心平氣而處理之，應以此爲純正之法律案，而不可藉以爲政治主張同異之宣傳，使人受不白之冤，生不平之感。而最奇者，則此案發後，精衛突然連發表奇論，隱射弟之思想的政治的主張，而以此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七六六

種責任，嫁諸苦心孤詣之我輩。弟所已見者，除精衛之言論外，尚有政字第二號政治委員會祕密出版之宣傳必讀；（此文之發表當在距今兩月前。）至以全力明明對我攻擊。至以我與張作霖同科，認為必除之五鬼之一。弟追憶總理十餘年，在滿清末代，為革命宣傳者，弟當為一盡力之人；至此乃如此排斥攻擊不遺餘力，兄試易地以處，其慨當百倍於弟，且尚不能如弟之能忍耐也。至此時而弟之含悲忍痛，毅然引退之心已再起。時弟以悲憤憂危之故，健康亦至損，然不忍之心，則尚餘一線，且同志之時時以電信相招者日數至。及至前月初，子超、海濱以京部之紛糾為動機，發電召集第四次全體會議，滬上同志又再四相促。弟當時曾明言曰：我之北行，除完全為朋友之情誼所動外，不能發現一必要。及到京後，弟與楚倫、元冲、劍侯數次訪稚暉先生，弟以此次之會議如欲其有成，必須以稚暉先生之意為從違，且以之為中心，故決定絕對不發表意見。及預備會開，稚暉到會後，細述其意見者數小時，弟等四人皆決定以此為標準。稚暉所主張，對精衛為勸告，而勿為彈劾，對共產黨之同志，宜遵守常等為切實之協商，而勿使為片面分裂之行動，弟等四人皆承認之矣。而其翌日，遂發生一大橫逆。突來數十人，不問皂白，痛毆弟與劍侯至大創，又架至同志俱樂部相威逼，其原因為何不得知，然事出之後，所謂同志者，竟無一人來相慰問，以前因後果相追尋，則他人之視弟等何如，亦可得而知。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非有極端右傾者之卑劣的暗殺行為，不能造出精衛之極端左傾政策，非有精衛之左傾之宣言，不能造出此極端右傾的行動。欲固執一中庸正道，固執於兩者之間，使此有數十年歷史之黨，不至完全化為反革命，或化為共產黨，以維持此過渡時代之中國，如我之所主張者，斯誠為至愚，乃至愚不可及。然弟敢斷定我之個人誠為失敗，誠為痛苦，然十年二十年之後，回顧此時代之歷史，當知我之失敗為可惜，我之痛苦為可嘆耳。因此之故，弟次日遂不別而行。蓋此行實我過分誤認友誼之結果，夫復何言。回滬途中，便擬就引退宣言而欲發表矣，而一面則又為友誼所牽，且到底此一宣言，為弟廿年歷史之大段落，為弟一生出處之大關鍵，其決心良甚不易，且尚有再為委曲求全而努力之念，存留於胸臆。今日此種種不忍之念，不得已之苦心，遂全由果夫兄之一言而決定矣。自此之後，弟僅願為一純粹之學究，不特不願再作政治運動之生活，且即在學術上，亦決不對現實之政治作批判。嗟呼，此十餘年來，弟在政治上，在黨中，自問無一私人朋黨，不曾為自己地位，與人作一度之競爭，不曾藉政治而求私人之財產，不曾以私人之利害，作政治之主張，此則

所以今日食此四圍攻擊之報之原因也。年來弟之於兄自信無一刻不念念於心，而兄之於弟，其厚情亦所銘感，今後弟惟以一純粹私人，日夕禱祝兄之成功，與身體之康健耳。戴季陶，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註五）

國民政府任命周恩來為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周自汕頭以電辭。

國民政府於本日任命原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師黨代表之周恩來為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周係共產分子，欲藉留軍中有所圖謀，遂自汕頭電辭行政委員職務。電曰：

「萬急，廣州國民政府委員會鈞鑒：本月十三日，奉鈞會簡字第七七號任命狀，任命周恩來為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此狀等因。恩來猥以庸凡，廁身革命軍中政治工作，已時切覆餗之虞，顧以指導有人，差免大過，而事責較輕，尚能勉力。茲奉前因，復以東江行政委員屬委，如斯重任，實非年輕學穉如恩來者，所克勝荷。革命黨人，無顧艱難等，當與廣繼絕之秋，實有人存政舉之勢，東江吏治，尤待整飭，才不勝任，貽誤匪輕，恩來自量與其勉強就職，無補新猷於萬一，何如讓避賢路，專力原有之工作，用是瀝情電陳，懇賜垂鑒，准予收回成命，另簡賢能，俾恩來專在軍隊方面致力政治工作，率由遵循，或尚能分擔黨務於萬一也。周恩來叩，察印。」（註六）

國民第二軍師長鄧寶珊通電主張奉行國父遺囑，由國民會議，組織國民政府，西山會議通電贊同。

前月吳佩孚自稱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於武漢再起後，護法、護憲兩派議員均有主張恢復法統之議。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則以將於明年一月十五日在北京召開國民代表會議為抵制。並於昨日由國憲會通過國憲草案。（註七）國民二軍師長鄧寶珊、史宗法等反對恢復法統，主張奉行國父遺囑，召開國民會議，組織國民政府，遂於本日發表通電：

文曰：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三日

七八

「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及軍界同胞均鑒：民衆病軍閥之禍國久矣，去年本軍班師，其目的即在根本消滅軍閥亂國之大患，首以武力歸之國民。開一武力與民衆結合之新紀元。不料反動軍閥張作霖與其黨羽李景林張宗昌等乘機而起，伸張其一系之勢力，由北而南，淫威所屈，凡反抗帝國主義之民衆，非慘罹屠殺，即橫遭禁錮。所有士農工商各團體，非封即禁，無一倖免，以致民衆憤怒之所鬱結，遂爆發而爲反奉之戰爭。寶珊等誓與民衆效命，掃蕩殘賊。今者奉命北向，直搗津魯，驅彼兇頑，救民水火。茲特鄭重宣言，此戰之目的，不僅在顛覆張作霖等之個人勢位，而在根本廓清軍閥專政之惡習。蓋軍閥存在一日，即無平民政治之可言。而欲根本剷除，尤必須擁有武力者，以政權交還於民衆，一任民衆之自由行使，否則一軍閥仆，一軍閥來，則一年一戰之結果，不過以人民之痛苦流離，兵士之斷頭流血，反復迴演爭權自殺之慘劇而已，非本軍爲自由而戰之意義也。現在全國人民之希望與要求，在依政治革命以結束反復迴演之戰禍，其實現政治革命之程序，在依民衆本身之勢力，建立一臨時革命之政治組織，解放人民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寧，召集真正代表民衆之國民會議，由國民會議組織國民政府，對內謀集全國之統一，對外謀國際之平等，寶珊等認此主張爲救國之不二法門，決以武力擁護之，與民衆爲友者，即本軍之友，與民衆爲敵者，即本軍之敵人，日可移，此志不渝，倚馬陳辭，佇候明教。十二月十三日。」（註八）

未幾，鄧寶珊、史宗法又復通電強調法統之各項問題，應付諸國民會議解決，任何人不不得代行。文曰：

「寶珊等環甲數年，荷戈數載，非有爭城略地之心，尤以越職干政爲戒。惟念軍人，對於國內戰爭，非認定組織國家之目標，以解決政治之途徑，將使生者相尋於私鬥，死者見憤於國殤，長此喋血犧牲，無從得其代價，言念前途，同深浩歎。前曾聯電縷陳，計荷賜覽。比者事機益迫，來日大難，國事一日不定，軍人之職責！一日不完，用敢申述前議，加以概括揭櫫：二事責諸國人。

其一：爲國法問題，論者以國亂頻仍，由於無法，以致恢復法統之主張而起囂然，寶珊對於此義，不無疑問。無論法之本身，支離破碎，久已自亂其統，無法收拾，即令乞靈芻狗，存朔餽羊，而此項主張，出自軍閥議員，

何異「口銜天憲，朕即國家」矯誣民意，莫此爲甚。日來無恥政客，匍匐軍閥之前，以法爲市，對甲言約，對乙言憲，朝如可復，夕即可毀，名爲恢復法統，實則兒戲大法。寶珊等敢以國民資格，敬告全國父老，若由軍閥政客之手，恢復法統，吾儕國民誓不承認。吾人愛國尤烈於愛法，重法必先以重民，關於法統之各問題，應付諸國民會議，以求最後之分割，舍此實無何人具恢復法統之職權與資格，至於國民會議之組織及召集各方式，宜以中山之民會宣言爲根據。段氏之欽定條例，與各省區長官委派代表辦法，應一併取消，庶足以表示大公，而得其真正民意之所在。

其二，爲政府問題，寶珊等以組織國民政府爲徹底改造政局之法，已如前電所述。在民會未成立期內，應由現政府維持現狀，對外謀法權稅權，根本解決；對內與長江西南協定大計。寶珊爲國家全局起見，絕無黨派及任何關係。論者或以現政府由段氏命令所產生，對於段之去留與所謂閣員之進退，均多疑問，此則不然，段氏失政釀亂，禍國殃民，於國爲罪人，於國民爲公敵，彼之任命閣員，本爲交出政權，束身待罪之地，宣言俱在，口血未乾，爲去爲留，均其各人私計，無足論列，亦無待猶豫。彼既不能因閣制之成立，而始留，又安能用他方之表示而始去，國家之禍已亟矣，陰謀操縱，誰爲厲階，海內賢豪當爲國家安危計，不當爲獨夫計禍福，事至今日，惟有一致努力，自效於國民之前，豈容托命於元惡大憝之下，此則國人所應自決者也。

以上所陳並關大計，寶珊等內迫熱誠，不敢有所顧忌，深冀邦人君子，加以省覽，共襄國是，尤盼現政府與段氏，爲人格自愛計，當機立斷，毋作亂速亂，以重國民之怨，臨電激切，並待後命。」（註九）

前三日馮玉祥有鑒於此，曾發表其包括十二條目之「刷新政治通電」（佳電）。正在西山舉行之中國國民黨四中全會頗表贊同，未幾，對鄧、史兩師長本日之通電尤表贊許，曾分電馮玉祥、開封岳維峻、北京孫岳、錦州郭松齡及全體國民軍稱：「頃又讀鄧寶珊（瑜）、史可軒（宗法）先生元電（十三日），主張以國民會議解決國是，與上年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北上及對時局宣言，磁針相引，慰佩何如。」（註一〇）鄧、史兩師長皆靖國軍時代之將官，在國民黨有長久之歷史，且與于右任等朝夕往來，其助孫

岳之攻取天津，亦以胡景翼逝世，國民二軍統率無才，革命前途殊多失望。孫岳入直可得津口，購入外械，另練基本新軍五師，輸入革命主義，以圖領導北方武裝同志，徹底實現三民主義，故有上電，反對法統、反對段氏之國民代表會議，而主張國父所定之國民會議及國民政府，此北方革命史上最關重要之文獻，而西山會議亦予贊許矣！（註一一）

香港政府表示可以部份接受罷工委員會所提復工條件。

新任香港總督於十一月十二日在香港大學談及工潮即略謂省港素親睦，此次工潮，兩方受害，深願粵省當局向香港伸友誼之手，我等將與堅握。蓋英國議院屢次質問英政府粵港事件，盼望解決甚殷。至本日廣州英領事抵港報告，在沙面外商，確有擬遷移華界經商之決議，至此，香港政府遂表示可以部份接受罷工委員會所提的復工條件。（註一二）

黑龍江督辦吳俊陞趕抵瀋陽，指揮圍襲郭松齡軍。

督辦黑龍江軍務善後事宜吳俊陞，向以擁有黑騎軍性好蠻幹見稱。當郭松齡出關討奉時，吳即應張作霖之要求於月初以吉黑軍馳援，計有步兵兩旅、騎兵四團、砲兵一團欲由中東鐵路迅即南下，但爲該路俄局長伊萬諾夫以運費必先付現而阻撓，遂不得已繞道從洮南經四平街延至本日下午四時三十五分始偕其幕僚衛隊首先抵達瀋陽，其所部於數日後亦悉數開達，並即展開對郭松齡軍之包圍與抄襲。（註一三）

吳佩孚派張聯陞、寇英傑、陳嘉謨分任第一、二、三路司令攻豫。（註一四）
李景林軍死守北路，天津四圍俱有劇戰。

國民軍攻直總指揮張之江於八日起猛攻天津以北之楊村，繼又由李鳴鐘率部協助，激戰數晝夜，將

王慶坨攻下，但李景林軍仍恃其溝壘堅固，死守抵抗。（註一五）在北路李軍苦戰之結果，已擊退馮軍，惟馮軍東路唐之道部已在塘沽開始活動，天津四圍俱有劇烈之戰事。（註一六）

開封中上學校教職員，停止授課，要求增加待遇。

開封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自本日起一律停止授課，因幣價低落，要求發現。並至財政廳請願，結果允於註冊費下撥出七分之一（即一百萬元）作教育經費，並發現金，始獲解決。（註一七）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一〇。

註二：戴傳賢：「戴季陶先生文存」，頁九七八—九九九。

註三：同註二，頁九七八—九九九。

註四：陳天錫：「戴季陶先生的生平」，頁四一。

註五：同註二，頁九七九—九八六。

註六：「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八號，頁五五。

註七：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二六六；「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

註八：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二六七。

註九：同註八，頁二六八—二六九。

註一〇：「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十二月十八日致馮玉祥等通電」。見「清黨實錄」。

註一一：同註八，頁二六九。

註一二：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二冊，頁四八九。

註一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上海「時報」。

註一四：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四〇。

註一五：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二九六。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三日

註一六：「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一。

註一七：「教育雜誌」，卷一八，第二期，教育消息，頁四。

十四日 蔣總指揮中正接見閩督周蔭人代表謝昭，商解決陳炯明竄閩殘部問題。

潮汕陳炯明軍，經東征軍追擊，殘部竄入閩省邊境。東征軍蔣總指揮為徹底消滅陳部殘餘分子，本月三日曾致電督辦福建軍務善後事宜周蔭人，請速將陳軍殘部，繳械解散，否則即行派隊入閩，予以剿辦。至本日周蔭人遣派代表謝昭，至汕晉謁蔣總指揮，就商一切。蔣總指揮遂接見謝昭，與之商洽解決留閩之陳逆殘部問題。（註一）

本年三月蔣總指揮第一次東征時，陳炯明殘部即潰退入閩，周蔭人乃劃平和、永定、雲霄、龍岩為陳軍防地，此次竄閩之陳逆殘部如下：（一）林虎部一千五百人入武平。（二）洪兆麟部二千人，入平和；（三）劉志陸等部二千二百人，入永平、平和；（四）陳炯明雜軍二千八百人，入詔安、平和，又一千人入雲霄。總約九千五百人。（註二）故周蔭人願遣代表與國民革命軍有所商洽也。

蔣總指揮中正所著「東征訓話集」出版。（註三）

國民政府對古應芬在大本營財政部長任內各項收支，准予核銷。

古應芬係於民國十三年九月廿三日繼廖仲愷為大本營財政部長，兼廣東財政廳長並兼軍需總監。歷擔財務重任，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後之翌日始卸任。此段期間約九個月零兩天之收支，曾經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林祖涵等予以初審，至本日始奉國民政府批示，謂「既據審核收支各數，均屬相符，應准核銷，仰候令行該卸財政部長知照。」（註四）

國民政府任命潘震亞、盧文瀾為懲吏院委員。（註五）

國民政府公布修正統一廣東軍民財政及懲辦盜匪奸宄特別刑事條例，加重其量刑，以遏止亂源。

國民政府有鑒於軍政、民政及財政統一之重要及非嚴懲盜匪奸宄之罪行不足以保障地方之治安，乃修正其有關特別刑事條例，以加重其量刑，於本日公布施行，其令曰：

「茲修正統一廣東軍民財政及懲辦盜匪奸宄特別刑事條例公布之，此令。」（註六）

此項條例計二十四條，規定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其期限至廣東軍民財政統一時為止，其條文之嚴者如第四條：「海陸軍軍人，意圖利己，或害政府，而反抗上官之命令，或不服從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又第廿一條：「意圖陷害而誣告他人犯本條之罪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三等以上有期徒刑。」其原條文如下：

第一條 本條例爲統一廣東軍民財政，及懲辦盜匪奸宄之特別規定。

第二條 本條例於凡在政府所轄地內犯罪者，不問何人適用之，其在政府所轄地之中華民國船艦內，犯罪者亦同。

第三條 本條例於凡在政府所轄地外犯罪者，不問何人適用之。

第四條 海陸軍軍人意圖利己，或害政府，而反抗上官之命令，或不服從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其情輕者，處二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第五條 無論何人，不待命令，無故爲戰鬥，或自相殘殺者，刑同前條。

第六條 擅委文武官吏者，處二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其被委就職者，處以三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七條 官吏調任或撤差，而抗不交代者，處三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教唆他人，使之實施犯本條之罪者，依正犯之例處斷。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

第八條 擅自徵收，或截留租稅，及各項入款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拘役。

係圖利自己者，處二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拘役，併科與徵收或截留同額之罰金。

第九條 犯前條之罪，所徵收或截留之租稅，及各項入款沒收之。若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十條 犯內亂罪者依刑律第一百零一條至一百零七條處斷。

第十一條 聚眾械鬥者依左例處斷：

(一)首魁無期徒刑，或二等有期徒刑。

(二)執重要事務者，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或一千元以下一百元以上罰金。

(三)附和隨行僅止助勢者，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十二條 於前條所列情形內犯殺傷，放火，決水，損壞及其他各罪者，援用所犯各條，分別首魁，教唆實施依

刑律第二十三條之例處斷。

第十三條 犯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條之罪者，得處死刑。

第十四條 犯左列各罪者處死刑：

(一)刑律第三百七十四條之罪。

(二)刑律第三百七十六條之罪。

(三)犯強盜之罪故意放火者。

(四)擄人勒贖者。

打單勒索者處一等有期徒刑。

第十五條 無政治目的，而犯左列各款之罪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二等有期徒刑：

(一)意圖妨害公安，而製造收藏，或攜帶爆炸品者。

(二)聚眾掠奪公署之兵器、彈藥、船艦、錢糧，及其他軍需品，或公然佔據都市，城寨，及其他軍用地者。

第十六條 犯刑律第二百二十九條之罪者得處死刑。

第十七條 於禁止糧食或其他必要品出口之際，未受政府允准而運輸出口者，處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品物沒收之。

第十八條 以破壞愛國運動爲目的，而反抗羣衆，一致之舉動者，處無期徒刑，或一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而釀成不利益於國家者，處死刑。

第十九條 除前二條所列外，以其他行爲將政治上之利益與外國，或釀成政治上之不利益於國家者，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輕者，處一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條 犯本條例之罪，宣告二等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褫奪公權，宣告五等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得褫奪之。

第二十一條 意圖陷害而誣告他人犯本條例之罪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三等以上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未至確定判決，而自白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二十二條 死刑得用槍斃。

第二十三條 凡死刑，無期徒刑，非經司法行政事務處覆准，不得執行，司法行政事務處認爲有疑義者，得令再審。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其期限至廣東軍民財政統一時爲止。（註七）

反共黨人主持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始在上海辦公。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等於上月在北京西山召開四中全會首次會議時曾決議：「中央執行委員會暫移上海」，其原決議文如下：

「查中央執行委員會爲本黨最高黨部，其駐在地點，自應擇對於黨務進行最有關係之處，以便指揮促進，不宜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

囿於一隅。總理在時，對於最高黨部之駐粵駐滬，皆因需要而決。現在吾黨主義漸有由南而北之趨勢，而北方之民衆，及青年軍人，自總理北上以後，亦漸爲本黨主義所感化，則吾黨於此時努力北方黨務工作，實爲因勢利導而足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若更能將最高黨部移至北京，則視聽一新，收效必尤速且大。但目前北京政局未定，當政者之行動，尙與本黨政策相反，本黨最高黨部，卒然移至北京，或不免有搖撼之虞。則目前第一步亦應將中央執行委員會移至上海，就近指揮，本會議爲發展北方黨務及應事實上之需要起見，特決議即將中央執行委員會移駐上海，俟機會成熟，即移北京。」（註八）

當西山會議尙在繼續舉行之際，中央執行委員葉楚傖、邵元冲於隨同戴季陶返滬後，即開始籌備中央執行委員會移設上海事宜，於本月七日舉行中央執監委員首次聯席會議，首先決議撤銷原上海執行部，取消惲代英、張廷灝、劉重民等職權，接收環龍路四十四號上海執行部爲中央黨部移滬之辦公處。

（註九）

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青年、組織、海外、商人、農民、工人、婦女、宣傳八部，祕書、幹事兩處及中央部務會議與青年運動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各單位負責人選，於本月七日舉行之中央執監聯席會議中即經決定，並通知到職視事。於本月十日舉行四中全會第十二次會議時決議：「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會期至中央執行委員會移滬開始辦公之日爲止。」（註一〇）至十三日遂發出通告如下：

「本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議決，將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地點移至上海，前經電知在案。查上海執行部原轄區域，爲蘇、浙、皖、贛、湘、鄂、黔七省，原有組織爲『青年婦女』、『工人』、『農民』、『宣傳』、『調查』五部，現既決定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移至上海，則其管轄區域及原有組織，自應擴大，嗣後全國各省黨部及各特別市黨部，除由本會決定於國內重要地點組織執行部、委予管轄區域外，統由此次指定之中央執行委員會直接管轄，並經本會決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地點，應設海外部、商人部、青年部、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婦女部，以便製定計畫，進行全國黨務。所有各部部长業經分別委定，應即尅日到部視事；所有上海執行部一切職權及案卷等，概

應同時移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屬各部接管，俾得統一進行。特此通告。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註一一）

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開始辦公後，旋發出第一號通告稱：

「本會遵照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決議，移至上海，內設組織、宣傳、農民、工人、商人、青年、婦女、海外八部暨秘書、幹事兩處，委定劉蘆隱爲組織部長，周佛海爲宣傳部長，馬超俊爲工人部長，劉啓明爲商人部長，鄧醒石爲青年部長，徐季龍夫人（沈儀彬）爲婦女部長，黃季陸爲海外部長。桂崇基爲秘書長，袁世斌爲幹事長，均經就職視事，業於本月十四日在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開始辦公，特此通告。」（註一二）

按：上海中央建立之初，北京西山會議尚未結束，由於兩地聯絡不便，致兩地均曾推定各部部长人選。上海方面推選在先，西山會議亦於本年十二月十七日推定：組織部長居正，宣傳部長戴季陶，青年部長葉楚傖，婦女部長茅祖權，工人部長沈定一，農人部長覃振，商人部長孫科，海外部長林森，調查部長石青陽。惟此項人事僅係擬議，及十五年一月四日北京西山會議閉會，鄭魯、謝持、居正等至滬，以駐滬常務委員資格主持上海中央，始決定以滬上前次推選之人事爲定案。惟周佛海、沈儀彬不願膺命，上海中央執行委員及部長聯席會議遂於一月二十一日議決以桂崇基接任宣傳部長，王華芬（沈定一夫人）接任婦女部長。（註一三）

附錄：中國國民黨海內外宣傳標準及要項（註一四）

——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擬訂

壹、一般宣傳標準

- 一、對於解決時局主張：（甲）根據總理遺囑，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開國民會議，組織國民革命的統一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乙）反對妥洽的和違反民意的政府組織，及爲地盤權利而起的武力爭鬥。
- 二、對於黨務：根據總理全部演講著作，闡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政綱之真義，說明第一二三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決各案及宣言，與移滬後之中央黨部宣言訓令之重要意義。
- 三、對共產派分子：取友誼的態度，告以合則兩傷，離則雙美。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

七七八

四、對於在粵之黨軍及其他國民革命軍隊，鼓勵其過去之功績，勉勵其此後之奮黨，及繼續三民主義國民革命之工作。

五、對於北方之國民黨及其他同情於本黨主義的軍隊，取同志的態度，勉勵其負荷北方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工作。

六、以上各條，應通告各黨部執行。

七、口號：甲、對黨的——我們對國際間取平等的聯絡。(二)我們對共產份子作友誼的分離。(三)我們要努力實行孫文主義。(四)我們的真正黨員就是孫文主義的信徒。(五)中國國民黨是國民的革命黨。(六)孫文主義信徒是國民革命的先鋒。(七)真實的黨員沒有左右派。(八)自命為左右派的都是國民黨的叛徒。(九)孫文主義的信徒團結起來。乙、對時局的——(一)我們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二)我們要廢除不平等條約。(三)我們要使武力成為民眾的武力。(四)我們要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五)我們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六)全民革命全國的民眾聯合起來。

貳、海外黨務宣傳要項

一、說明一年來共產分子在本黨內之黨團作用，及搖動本黨之基礎，對於總理之詆毀，並挑撥本黨同志之互相殘殺。

二、說明此次多數中央執行委員，在西山總理靈前開會之不得已，並根據議決各案，即：「(甲)與共產派分離；(乙)移中黨部於上海；(丙)取消政治委員會；(丁)解除鮑羅廷顧問職權；(戊)懲戒汪精衛；(己)修改選舉法。」，發為言論。

三、汪精衛在粵，聽鮑羅廷之唆使，謂「海外同志皆係資產階級，與彼等之無產階級革命，不能相容，如海外同志有對彼反對者，即可一律開除。」云云，其實海外同志，多係勞力之人，決不能稱為資產階級，此層應加駁正。

四、說明共產黨攫取教育權，及破壞廣東大學罪狀，(引證廣大離校教授宣言)。

五、說明黃埔軍官學校及蔣介石之黨軍，係為本黨主義努力之軍隊及同志，不久必能有擁護本黨之表示，望海外同志間，勿為疑慮。

六、說明此次孫傳芳吳佩孚等動作，仍係報復及佔領地盤主義，本黨決不與之聯絡。

七、說明馮玉祥之國民軍，在現在信仰三民主義者。本黨對之一律取友誼的聯絡。

八、本黨對於解決時局之方法，仍根據總理遺囑上之（甲）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乙）廢除不平等條約。

九、說明現在上海之中央執行委員會，爲本黨惟一合法之中央黨部，且爲純粹之三民主義信徒。

十、說明現在國內青年，及農工方面，皆對改組後之本黨，表示同情，前途極能發展。

十一、反對現在廣州狀況以下，開第二屆代表大會。

中國國民黨部分中央執監委員續在北京舉行之四中全會，通過告國民書，並起草對時局宣言。

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監委員，本日在北京西山舉行四中全會第十四次會議，由鄒魯主席，茅祖權紀錄，會中由謝持審查通過告國民書全文。文內揭示五項努力目標爲：（一）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二）剷除一切軍閥；（三）爭取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四）不斷的改善農工生活；（五）建設國民政府。並強調國民負擔國家任務對於革命是不能中立的，同時全民衆的利益是要國民自身努力來做的。（註一五）

會中並推定指導員馬紱倫根據總理「北上對時局之宣言」起草本會議對時局宣言。（註一六）

茲誌告國民書全文如下：

「處於一切帝國主義宰制之下的中國國民，惟有用自己的力量，纔能排除一切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侵略行爲，從袁世凱時代，一直轉到如今的段祺瑞以及稱兵據地的羣雄，此等大小軍閥，誰不是接受帝國主義者的命令，夥著宰制我們國民。國民在平時所受的痛苦，和一年至少一度的國內戰亂，忍受不住，遂漸漸覺悟接受愛國的孫中山先生的主張，並屬望他和他手造的中國國民黨把中國國民從九死一生中援救出來。大不幸孫中山先生已經爲國民奮鬥而死了！孫先生留下他手造的中國國民黨，正應該負起中國民族的歷史使命來，繼續孫先生的遺志竟國民革命的全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

功。無如孫先生逝世以後，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共產黨分子，又祇專責爲共產主義發揮，事事效忠於蘇俄，不但將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放在腦後，反利用中國國民黨的招牌，來宣傳他的共產主義，務使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鬧成一個皂白不分，並且欲把中國國民黨也變爲蘇俄的附庸團體。這國民唯一屬望的中國國民黨，如果也同中國共產黨和軍閥一樣成爲外國支配中國的工具，則中華民族的危亡，豈不更加幾百倍的可慮嗎？因此，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斷然決議取消共產派人在中國國民黨的黨籍，即是使中國國民黨自身取得自由的地位，奮勇來做國民革命的先驅，亦即是完全爲求我們國家在國際間的自由，我們國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我們民族能獨立發展的自由起見。

現在國民中個人或團體，反對共產黨的固然也不少，中國國民黨對於此點，卻有極分明的界限。界限爲何？就是中國國民黨是要領導國民，從事國民革命工作，以圖建設完全獨立自由的新中國國家，凡屬真正爲全民衆謀利益的，中國國民黨皆誠懇的歡迎，引爲同志。反是，即一切軍閥官僚政客化的個人或團體，絕對不能夠因其也會反對共產黨的緣故，即許其從新隱混在中國國民黨中間，這個理由正爲共產派的急性病和他們的緩性病，一是使國家粉碎，一是使國家腐爛，於我民族都是不利的。

中國國民黨有此決定，纔能够依全民衆的利益而次第實施其一切主張，我們最近的口號如下：

一、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中國之外，任何國家，不問他由於因襲的或新生的，對於我們中國有不平等的行爲，或發見對我有侵略污蔑的主張，都認爲帝國主義。一切帝國主義，我們都要打倒他，必得使他不得行使帝國主義於我們中國，然後我們纔能得到真正的利益，孫先生遺囑明明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當然是事實不是理論，事實必是利益的實際，但是我們中國實際的利益，要中國人自己來主張。我們所主張的，是中國國家的自由平等，再進一層說，我們謀中國的平和，即是謀世界的平和，我們必先取得中國在世界的平和地位，然後纔配進行實際的援助弱小民族。因此我們認定必須繼續不斷以平等待我中國的，纔不是帝國主義，凡爲自身謀利益而利用中國或貌爲平等待我而實際則相反的都是帝國主義。我們民族爲自己的生存，即應該打倒一切帝國主義，這是最合道理的行爲，同時並反對

聯合甲帝國主義來打倒乙帝國主義。

二、剷除一切軍閥

凡橫領武力，作爲個人或團體所私有而侵犯人民的利益的，都是軍閥。此種軍閥，既驅一班精壯的人民去當兵，拚死命製造禍亂，陷全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更直接間接造成各種帝國主義者侵略污蔑我們中國的機會。國民於此，應將國家的任務，擔負起來，絕對無中立的地位，國家的任務，是很多很重大的，值此軍閥專橫，當從何處下手，惟有根本剷除一切軍閥。

三、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一切自由

我們民族的創造力和組織力，不是不優於其他民族，只爲經幾千年的壓制，思想自由，完全潛伏，因一切表見思想的機會，完全失掉，所以文化陷落，因文化陷落所以一切經濟統通落後，我們民族既首先覺悟思想的解放，凡一切束縛發表思想機會的法令完全應該廢除。

四、不斷的改善農工生活

我們全民族，農夫佔大多數，其次手工工人，其次現代機器生產工人，農工生活問題，是我們國家建設上的首要問題。中國國民黨認識共產黨所主張的階級鬥爭方法，不單是不能解決農工生活問題，並且因鼓勵階級鬥爭而截斷許多改善的路徑，我們要使農工一步一步從良好的境遇上不停的走着，一切關於農工的運動，都使農工能够很和平的進行，所以主張不斷的改善農工的生活。改善農工生活，是我們應取的方法，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是由不斷改善而進到家給人足，即是進到階級的消滅，即是使農工免除社會革命的痛苦。

五、建設國民政府

以上四者是中國國民黨政策中的一部分，今當北京市民舉行『推倒賣國政府的國民大會』之後，已有武力與民衆聯合的傾向，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無條件關稅自主』『強迫教育』『撤銷王公制度』『實行平民政治』、『召集國民會議』，即其表徵；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於國民黨的政綱，及去年北上時對時局的宣言，皆指導得不遺餘力。今竟得此表徵，確是我們中國很好的趨勢，全國民衆，正應該趁此時機，加倍努力，因爲依於全民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

七八二

衆利益的一切主張，都應該由國民全體實際的自己來做，凡賣國的政府軍閥官僚政客以及喪失自主性或與軍閥官僚勾通或和任何一國勾通的個人或團體，都是不配來做的，故國民政府的辦法，必須由民衆自己的團體，不受侵犯，不受指使，不被利用，以光明純潔的行動，選出代表。第一步，組織國民會議預備會議；第二步，由預備會議產生國民會議；第三步，由國民會議建設國民政府，依孫先生遺授給我們全國國民的『建國大綱』進行。

國民負擔國家任務對於革命不能中立的。

全民衆的利益是要國民自身努力來做的

孫文主義萬歲！

國民革命成功！

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註一七）

廣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為查辦上海「民國日報」，發表
通電。

中國國民黨在廣州之部份中央執監委員會曾於本月四日及十一日之聯席會議上分別作成訓誡「民國日報」之紀錄。其四日紀錄稱：「中央決定在廣州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及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事，上海民國日報尙復附和北京少數人之論調，竟登載主張在京開會之函電，實屬不合，已去電訓誡，特行補報。」十一日紀錄稱：「上海市第一區十三分部函稱：上海民國日報記載混亂，請整理以利進行，並稱上海執行部委員葉楚傖擅離職守，請速派人維持案。」又「上海市第九區第二分部函稱：林森等在京擅開會議，上海民國日報著論擁護，請嚴行制止。」

江蘇省黨部函：「請解散上海民國日報，並即派員查辦改組。決議：民國日報問題俟宣傳部審查報

告後再議。」(註一八)

本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政治委員會遂通電全國各界，宣布已派員查辦上海「民國日報」其電文如下：

「上海民國日報，近爲反動分子所盤據，議論荒謬，大肆黨義，已派員查辦。謹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寒。」(註一九)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令即訂定調查法權委員會章程。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因五卅慘案發生於本年六月廿四日照會駐京美、英、法、日、意、比、荷、葡等八國公使，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八國於九月四日答覆我國，允派調查法權委員來華，從事調查，段執政乃於十月二十日派定王寵惠爲我國調查法權委員會全權代表，籌備一切事宜。至本日段執政令訂定調查法權委員會章程。(註二〇)

日本關東軍阻郭松齡軍於營口，白川義則再度照會郭張兩軍劃定南滿鐵路中立區。

本月八日，日本關東軍司令白川義則，曾通告郭松齡不得接近南滿鐵路，但郭軍續由溝幫子開赴營口。郭部旅長馬恭誠率兵一團於昨日自營口河北車站，正擬赴河南岸之際，竟爲關東軍獨立守備武兵匪三大隊長步兵中佐安沫內勇所阻，此爲日軍公然干涉奉局之始。(註二一)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本日復藉保護南滿鐵路爲藉口，向郭、張兩軍發出第二次書面警告，警告戰事雙方不得侵入南滿路線二十里以內，並增兵滿洲，開入營口，以阻止郭軍之前進。(註二二)此項書面警告之全文如下：

「本司令官仰體帝國政府之方針，茲對於兩軍司令官有重行警告之光榮。日本軍於南滿鐵路附屬地兩側及由該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

七八四

路終點起二十華里（約一萬二千米突）以內，禁止兩軍直接戰鬥動作，固不待言。即對於有紊亂附屬地治權處之軍事行動，亦一律禁止，以後對於本警告如有交涉時，應請由貴國政府正式向我政府交涉為盼。」（註二三）

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之青年黨人李璜，認為當時郭松齡與張作霖作戰的形勢是「俄人助馮、日人助張，內亂而兼外患。」在奉張向黑龍江省調兵南下時，中東路俄籍局長宜萬諾夫曾以未繳車費為藉口，阻運奉軍南下，且停止車輛開動至數日之久。在北京且謠傳日俄雙方皆已出兵東三省，人心頗為浮動。聞一多曾與李璜商量召開「反對日俄進兵東三省大會」，並在北大第三院與藝專學生在牌告上貼出「國家主義各團體聯合會發起反日俄進兵東三省籌備會」等字樣之通告，但因共產黨人在籌備會中搗亂，大會乃告流產。（註二四）

附錄：周鯁生：東北戰事與日本出兵南滿（註二五）

中國的內亂和外患久已具有互為因果的關係，各方的軍閥大都是以勾結外國或倚賴外國為常事的。這次因為奉軍內變，郭松齡倒戈引起了日本出兵南滿實行干涉的舉動，這不算是出人意料的事。東北的大軍閥多年在日本卵翼之下，一旦禍起蕭牆，他的保護者之日本利益攸關，當然不能坐視。並且日本的政策還不限於消極的保護現存的利益，並且還要求此機會進一步而擴張她在滿洲的勢力，鞏固她支配東亞大陸的地位。所以在這次國內戰爭爆發之初，識者已料到東北方面的局勢變化，必然牽動對外的複雜問題。實則現狀一經打動，在滿洲方面發生糾紛的，不但日本，即俄國對北滿的關係也不免要成問題的。現在這種危險已經暴露一部分了。帝國主義的日本對華侵略政策揭破了假面具。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決定出兵南滿。她表面的宣言說是嚴守中立，不袒助張郭任何一方，可是實際的用意和效果也用不着深究而自明的。日本出兵南滿的作用說是在提前補充除隊兵缺額，人數說是朝鮮部隊一千，日本部隊二千五百，總共為三千五百人，這當然也是門面話；究竟現在滿洲已有的日軍實數超過了此數若干倍，今後尚要增兵至何限度，我們也不知道。然無論如何，現在日本對南滿的行動有三點是確定了的：第一，日本擴充南滿方面的軍隊，實行以武力擁護她的政策。第二，日本朝野各方面的態度，尤其代表保守派的貴族院態度贊助而且督促

日本政府對滿洲取積極行動。第三，日本政府已經表示了她的干涉政策的一部分：日本所謂關東軍司令官已經於本月十六日向張郭兩軍發出警告說：「日本軍不特對於附屬地兩側及由鐵路終點起約二十華里以內之戰鬥予以禁止，即對於有紊亂附屬地治安之虞之軍事行動，亦在禁止之例」。事實上今日奉天已在日本武力支配之中，郭軍非和日本接洽妥當得其同意，勢不能安然前進。反之，如果張軍能維持餘勢和地盤，當然要更受日本的操縱，姑且不論日本現今此種出兵干涉政策，如何的有利於奉軍之一方面而阻害他方之軍事進行，但我們只就一般的效果看，這學有更使南滿倍受日本支配之勢了，似不容疑。原來我們對於軍閥各派的勝敗興亡，不見有何大的差別，可是國民領土主權之損喪，究竟不是等閒的事而可以坐視不問的。這次若任令日本乘我內亂，實行武裝干涉南滿之事，南滿洲難免實際上——即令不是名分上——斷送在日本手裏了。

日本這次以甚麼理由出兵南滿。她說是保護日本在南滿之利益，尤其南滿鐵路。保護日本的利益，何以便能給日本以派兵到我領土之權利。除旅順大連（日本妄稱為關東州）的租借地，居於特殊地位外，南滿的主權完全保留在中國，那有容外國軍隊自由行動的道理？事實上固然日本在南滿鐵路沿路駐兵。但這種事實究竟是基於條約的權利，還是事實所造成？換句話說，日本以南滿鐵路所有者之資格，是否即取得有沿鐵路駐兵的權利？要決定這問題，自然要查看中俄關於東清鐵路的協定合同，因為日本經營南滿鐵路，是繼承俄國東清鐵路原有的權利的。

然而在一八九六年的東清鐵路合同中，抑或其他相關的中俄協定中，找不出准許俄國駐兵護路之明文。依東清鐵路合同第五條，中國政府擔任取一切手段以保護鐵路及服務人員之安全，似乎中國政府已經自任護路之責。而第六條規定，「該鐵路公司得取有凡建造、經理及防護該鐵路所必需之地，及於鐵路附近開採沙土、石塊石灰等項所需之地」；而「凡該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納地稅，由該公司一手經理」(……the absolute and exclusive right of administration of these lands)。這就是日本所謂鐵路「附屬地」之根據。附屬地不過是供鐵路公司建築房屋及其他工事之用，不是割讓或租借給鐵路公司統治的。合同上使用了 administration 之字，這明明是用於「事務經理」的意義，而不是政治上統治治理之意思。所以中國對於此等地段的主權完全保存。俄國依此條文而要求對於鐵路區域行使一種政治的管轄權，已經是曲解 administration (經理) 之意思，至於派兵護路更屬出乎權利範圍之外。在

條約合同的明文上，中國從未給俄國以沿東清鐵路派駐軍隊或護路隊之權利。日本於一九〇五年日俄和議成後，繼承俄國東清鐵路之南滿支線經營權，當然只能繼承東清鐵路公司合同上原有的權利。而依照隨後中日間相關的協約，也沒有日本以沿路駐兵的權利。所以嚴格的就約章上說，日本不能駐兵南滿鐵路，不過俄國原來事實上侵佔中國領土主權，而在滿洲鐵路沿線派駐有軍隊，稱為護路隊 (Railway guards) 或護境隊 (Frontier guards)。日本接收南滿鐵路後，也就自由派兵警駐屯南滿地域，中國政府之採放任態度而不去過問，也如以前對於俄國行動一樣。實則日俄駐兵滿洲境內之事，是侵佔我領土主權，是中國自己放任態度養成的；這是成於一種事實的默認，而沒有任何條約協定的根據。

日本在南滿護路，已經是侵佔我領土主權，全然沒有條約的根據，那末，使用他們的軍隊勢力，干涉我國內爭，更是法外的行動了。日本依何權力而能禁止中國軍隊在南滿鐵路附屬地二十里內有軍事動作，更有何權利可以籠統的說禁止一切有紊亂附屬地治安之虞之軍事行動？把這樣的主張貫徹下去，日本對於我內亂之干涉範圍可以擴張至無限大，不是給她以左右我國大局之權力麼？如果是爲着保證南滿鐵路利益，儘可以向中國當局交涉，由中國採用其他合法的保護手段。實則同一在中國領土之鐵路，無分中外人所有，遇着內亂之不可抗力，應當是禍福同享；爲日本鐵路特別要求一層保護，已經是過分的要求了。並且今日的南滿尚是中國的領土，中國明明保有主權，日本有何權利可以自由在這方面增兵？日本如果可以超出護路隊的目的以上而爲干涉內亂目的之增兵，那是把南滿當做日本的屬地，可以在那裏自由行動。此端一開，東三省的前途是不堪設想呵！

所以我們今日顧及東三省領土主權，不能坐視日本的在南滿自由行動。我們儘可以不管奉軍那一派的勝敗，而究應當防止南滿落在日本手中。我們不要再希望這一派軍閥打倒，那一派軍閥振興之妄想中，忘記了外國乘機侵略領土的危險。軍閥的良心或常識是不可靠的。急於成功，熱中於維持或擴張勢力之軍閥，何時和外國妥協，或投降於外國勢力下，求助力都未可知。今日東三省命運的危險迫在眉睫，解放的責任實在國民身上。我們不要妄想靠軍閥收拾亂局，抵抗外國；我們要自己起來抵抗日本的行動，防止他的侵略滿洲政策的實現。今日對於日本在南滿之行動，國民應當即時起來做的，至少有三四件事：第一，應當對日本駐京公使致一警告，請他轉告日政府停止出兵

南滿的行動，並絕對的禁止日本軍隊對於奉軍內亂有何干涉舉動。第二，應當警告奉軍張郭兩方，絕對不得託庇日本保護或日本妥協，爲自己軍事勝利或地位的目的，斷送國家領土主權。第三，當振起愛國的精神，準備民衆組織，以備對於日本或其他外國的侵略政策，實行有效力的抵制。最後，國民還要督促現在這個麻木不仁的北京政府，對於日本出兵南滿干涉內亂之舉動，正式向日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並要求一個滿足的說明。這舉在現政府做去，也許止於一種形式的抗議，但至少這一種形式的抗議，也是絕對不可少的。沒有這種表示，便無異中國政府默認日本對南滿出兵干涉之權利了。最奇怪的是從日本宣布出兵以來，北京政府坐視若無事然，對於日本一點表示也不曾有過，長此下去，不知還要任令日本更進而鬧甚麼新花樣呵！

總之，這次日本對南滿出兵干涉的舉動，完全漠視我國主權，把南滿看做如同他的屬地，可以自由行動，這決不是我國民所能容忍的事。這次日本的舉動，情節特別重大，國民若不急起來抵抗，將來無論奉軍何方制勝，內亂局面如何變化，日本在南滿勢力必然更加增長起來，恐怕較之中日二十一條之要求結果更有危險若干倍的。在中國內亂中懷着野心的外國也許不只日本一國，不過日本在東北方面逼人太甚，她的侵略態度已經顯露，我們不能不首先反對他。我們並不是專門排日的；我們以爲任何軍閥政府勾結任何外國，都是國民的公敵；凡有外國乘我內亂，侵略我國的，不論他是那一國，不論他假何名義，國民都要一律反對，要極力抵抗的。

河南岳維峻增援進攻李景林之樊鍾秀軍轉向山西活動，攻抵遼州。

河南督辦岳維峻於本月初派樊鍾秀所率原建國豫軍約二萬五千人，往直隸增援，以會攻天津李景林。惟樊部初由大名移往石家莊，於四日即轉往山西邊境接近，閻錫山遂集軍隊於娘子關崖會附近以防備之，九日閻樊兩軍即有接觸戰，至十三日樊部攻入晉省，至本日遂佔領遼州。（註二六）

按：樊鍾秀軍不久即爲閻錫山所部擊阻，退出晉省。

徐樹錚、孫傳芳聯袂抵南通，與張謇（季直）商時局。

徐樹錚隨孫傳芳於本日抵南通訪晤張謇，密籌安撫東北、聯絡東南。外交則主與英美日妥協，共抗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

七八八

赤俄。大計商定後，旋即同遊東奧山莊，接受張之盛大款待。張氏有云「締結未深，識爲國器」，於徐頗爲器重。(註二七)

徐氏返抵上海，北京段執政已屢電叮囑暫緩晉京，但徐則認爲考察回國，理應覆命，遂預定本月十九日搭趁「順天」輪北上，各方勸阻不爲所動。(註二八)

直隸省議會電勸馮玉祥速即調回攻直國民軍，以息戰禍。

設於天津之直隸省議會於本日集會通電馮玉祥，力勸其速即調回國攻天津之國民軍，以息戰禍，以維和平。並強調國民軍發動戰爭以來，民間困擾不已，迭據直省民衆呼籲，爰請國民軍暫緩攻擊，藉以和平解決。(註二九)

註一：「蔣總統年表」，頁一〇〇；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九四。

註二：文公直：「最近中國卅年軍事史」，上冊，頁三六八。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一〇。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八號，頁二一七。

註五：同註四，第一八號；頁一〇——一四。

註六：同註四，第一八號，頁五。

註七：同註四，第一八號，頁五——八。

註八：「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會議紀錄」，見「清黨實錄」，頁一六。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註九：「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監委員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見「清黨實錄」，頁一六，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七日。

註一〇：「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北京西山召開之四中全會第十二次會議紀錄」，此次會議雖決定四中

全會在西山之會期至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開始辦公之日爲止，惟至本月十四日上海執行委員會正式移滬後，西山會議依然連續舉行至十五年元月四日始閉幕。

註一：「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通告」，見「清黨實錄」，頁一二一。

註二：「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號通告」，見「清黨實錄」。

註三：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四三八——四三九。

註四：「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海內外宣傳標準及要項」，見「清黨實錄」，頁一二三——一二四。

註五：「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第十四次會議紀錄」，見「清黨實錄」，頁二八——三一、六一——六二。

註一六：同註一五，頁六二。

註一七：同註一五，頁二八——三一。

註一八：「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紀錄」（廣州）。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四、十一日。

註一九：「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查辦上海民國日報通電」，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註二〇：崔萬秋：「幣原外交與中國」，見「百年來中日關係論文集」，頁三九二——三九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一。

註二一：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七一五。

註二二：「東方雜誌」，卷三一，第一號，頁四九——五〇。

註二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順天時報」。

註二四：李璜：「學鈍室回憶錄」，頁一二六。

註二五：「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五期，頁四——六。

註二六：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六、二十日上海「時報」；「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一；又第三號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七九〇

，頁一五一。

註二七：「中外雜誌」，卷一一，第六期，頁一七；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時報」。

註二八：徐道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頁三二二。

註二九：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七一六。

十五日 蔣總指揮中正自汕赴潮，回宿浮洋，並提出軍政改革計劃。

蔣總指揮中正於本日上午十時自汕頭搭車抵浮洋鎮，其北二十里即潮安縣城，下午續赴潮安，夜間復回浮洋鎮，宿營小學校。（註一）是日，蔣總指揮向軍事委員會提出「改革軍政建議書」。（註二）

書曰：

「中正受命東征，賴將士一心，人民贊助，及鈞會指示，得照預定目標，於一個月內到達潮汕。其竄入閩邊之殘敵，亦正秉承政府訓令，誓於最短時期內肅滅之。同時南路方面，迭有捷報，肅清瓊崖，指日可待，統一廣東，以鞏固革命根據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實現矣。然此仍為國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廣東既定，全國人士之期望於政府者愈殷，北伐實行，我革命軍所需要之戰鬥力亦愈大，勝利不可以倖致。北洋軍閥，固有必敗之道，然其軍隊之抵抗力量，實非陳、林、洪、鄧、諸部所能比擬，我必於軍政之統一，軍事之訓練，軍實之準備，切實注意，盡革前弊，積極刷新，而後能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也。謹以一得之愚，條陳興革意見於左，惟希採擇，議決施行：

（一）軍長職銜應即撤廢，中正前辭軍長，以求軍不成閥，猶就個人之志願言也。論平時軍制，應以師為單位，而軍與軍長，本非平時設置之制，僅於戰時臨時增設，以便指揮作戰。今廣東統一之局將成，國民革命軍作戰之任務，已告一段落。軍長之職不廢，積久或有尾大不掉之弊。即事實不至如此，而形式亦難免軍權割據之嫌，此非獨中正自身不願，尤不願我敬愛之同志為之也。今宜將軍長概行裁撤，各師均直接受軍事委員會節制統率，此本軍政統一之常經，而廣東現有各師，向有省界等名稱，雖形式早已廢除，而實質下之統一，尤非此不可。現任各軍長，多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其非委員者，則可由政府決議增委，統籌全局

，展布益宏，尤我同志所樂聞也。如北伐實行，則彼時自可再行增設軍長，此時裁撤，實有百利而無一害。

(二)全省軍額應速確定，中正於本年七月間，曾建議規定全省軍額，惟現廣東軍財統一，均可告成，軍長又議撤廢，形勢既有變遷，前議未可固執，軍額之多寡，必合乎時勢之需要與可能。不能過多，亦不可過少，應有一適當之標準以爲之衡。此適當之標準，第一、爲按照財政收入，以不妨礙必要之政費爲根據，決定財力上，至多可養兵若干；第二、爲按照軍事狀況，以足對付今後之目的敵爲根據，決定軍政上至少應養兵若干。由前者言之，廣東全省統一以後，對於財政，如能徹底整理，每年收入當爲四千萬至五千萬元，以十成之七用於軍費，而軍費之中，如軍事教育、海軍、飛機、兵工廠、及要塞等，須佔兩成。其可用於陸軍者，僅十成之五，即二千萬元，至二千五百萬元。由後者言之，今後之目的敵，必爲北洋軍閥，無論其此次戰爭勝敗誰歸，總之，吾人與北洋軍閥之任何派作戰，彼皆能出兵二十萬人以上，革命軍即可以少勝多，亦不能減於十萬人之數。本此理論，全省軍額，應暫定爲十五師至十八師，每師每月經費十三萬元，若以十五師計之，全年經費，尙未及二千四百萬元也。惟十五師或十八師，兼任本省之防衛與北伐，自尙不敷用，故宜將軍制分爲二種：(1)常備軍，即此十五師或十八師。(2)自衛軍，提倡農工團體組織之。常備軍務於五月內，即至民國十五年四月止，一律編練完成。自衛軍組織條例，及幹部人才，亦應於此期內編訂完竣，着手準備。軍長撤廢軍額確定以後，並宜制定各師分駐區域，斟酌目前情勢，宜暫定爲舊廣府屬三師，南韶連，三師。肇慶二師，惠陽一師，梅屬一師，兩陽一師，高雷一師，欽廉一師，瓊崖一師。至何師駐何地？概由鈞會命令調遣，並宜將各師駐地，以時互相調換。

(三)軍需獨立，應即實行。軍需關係全軍命脈，亦舊時軍隊積弊叢生之地，設備偶未周密，即可貽誤戎機，員司倘有侵吞，更足敗壞軍紀。世界各國軍需，無不獨立，事權統一，責任分明，法良意美，洵當則效，鈞會既特設有軍需局，自應厲行獨立之職權，擬請最近規定一時期，自某月起，各團餉項，向軍需局直接支領，師部軍需長，祇於發餉時負監督稽核之責任。各部更不得於駐防地，自行籌款，其被服、糧秣等項，亦應由軍需局實行支配發給，不得各自爲政。倘能設廠自製被服，或向國貨工廠預定，常年採辦，由軍需

局通盤籌劃，尤可免零星急購，受人操縱，及利權外溢之弊。惟兵餉必須按月發給，不可祇發伙食，每月於何日發餉，並宜確實規定，勿稍逾期。兵士餉項，至少爲廿元。倘慮財力不足，寧可暫時酌裁兵額。被服預定如何補充更換，亦勿使延誤，總期所養之兵，衛生、經理兩無缺憾，則人人無凍餓之憂，即人人安心訓練，盡力打仗，然此必軍需實行獨立，方能辦到，務望鈞會於此特別注意。

(四)軍事教育，應謀統一。近年以來，各軍多設立軍事補習性質之學校，此本注重軍事教育之好現象。然辦法紛歧，名稱不一，即此駢枝疊出，已貽事倍功半之譏。倘或派系互分，更有利少害多之懼。欲謀軍政之統一，必先謀軍事教育之統一，其機關名稱，應明白規定，以後一切軍事教育機關，皆須統一，各部隊不得自行設立。其現有之軍事學校，應如何整頓歸併，亦統由鈞會主持統一，以後更宜注意軍事教育之提高，應由鈞會切實計劃高等軍事學校之設置，在該校未成立以前，軍事專門人才宜先養成，擬請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暫設專科，或由其他陸軍學校歸併，改設各種專科。如(1)經理、(2)參謀、(3)交通、(4)軍用化學、(5)軍醫、(6)砲工、以上六科，因目下財政困難，不能大規模籌辦，惟此六科實爲將來作戰不能缺一者，應先以小規模開始籌辦，並派人專責，期其速成。

(五)兵工廠應積極整頓。近年北方各兵工廠，多積極擴充，獨吾粵反日漸退化。欲善其事者，宜先利其器，此爲準備北伐之重要問題，未可忽視也。應由鈞會切實籌劃改良方法，其必須擴充增設，自當籌給經費，急速舉辦。第一、宜增加製彈機器，每日所出子彈數，應以能供將來北伐作戰之用爲準。第二、宜增設製砲廠，萬一限於經費，亦須先設一自製各砲彈之廠。第三、宜增設煉鋼廠。煉鋼爲製械根本，先籌設一小規模之煉鋼廠，需費不多，而出品必可精進。惟該廠最大之缺點，尤在缺乏人才，近年來所出之品，材料工作，兩皆不佳。整頓之始，宜請顧問四人，襄助辦理。以二人管理材料，以二人監督工作，非積極刷新，該廠決無起色。又新設煉鋼、製砲各廠，必須延請外國技師，即蘇俄難覓，德人亦可聘任，該廠從前聘有德國技師，辦理尙有成績，自德國技師解僱，乃日益腐敗，往事可鑒，必須於此注意。

(六)改編軍隊，應加限制。此次國民革命之勝利，有兩個根本原因：(1)對於反革命之軍隊，取徹底解決方針。

(2)革命軍人自身矯從前養兵自衛之惡習，中正以爲此二事，乃我同志所永宜自勉者也。陳逆軍隊，舊染已深，無論其窮蹙來歸，缺乏誠意，即永無反側，亦不能爲我國民革命効力，而各部隊經予收編，希圖增加其自己實力，挾存私見，則猶是前此驕兵悍將之所爲，而革命亦仍歸絕望。故凡有逆軍乞編者，應一律設法解散，如其兵卒確有可用，則可用以補充各師缺額。以後如有不經政府許可，而收編軍隊者。即以違抗命令，不守紀律論，決不寬恕。目前已由鈞會通令各軍禁止，並請制定懲治條例，及隨時周密查察，果有違犯，無論何人，概勿瞻徇。

以上六事，中正認爲今日軍政先務之急，倘經鈞會議決，甚望立即着手施行。其軍需獨立一項，能自十五年一月一日起照辦，尤是以樹風聲而杜積弊。至於軍人不得干涉財政、民政。凡財政、民政及司法機關人員，概須聽候中央政府或省政府委派，各軍隊不得過問，尤屬軍人應守之天經地義。苟有違背此旨者，鈞會應立予以最嚴厲之裁制，固無俟中正瀆陳也。又廣東各軍舊有之旗幟，向極五光十色之致，而大書統兵人員之姓氏，尤爲私人軍隊之表徵，亦宜即予革新，應由鈞會議定軍旗統一辦法，繪具圖式，通令遵行，此事雖小，所關甚鉅，並此附陳。」（註三）

陸軍軍官學校蔣校長中正呈請國民政府撥款興築黃埔陣亡將士墓園，以昭忠

魂。

陸軍軍官學校蔣校長中正，爲昭忠魂，擬於黃埔平崗建東征陣亡將士墳墓及公園，擬具章程圖表送請國民政府核定並飭財政部撥款，以便招商承築。至本日遂奉國民政府批示：「所擬章程圖表，均屬妥協，應准照辦。候將預算表令發財政部迅予照數撥款，以資建築可也。」（註四）國民政府另飭財政部長宋子文曰：

「爲令行事，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蔣中正呈稱：『呈爲建築陣亡將士墳墓及公園，擬具章程圖表，請賜鑒核，飭部撥款，以便招商承築事。竊查兩次東征陣亡將士，不下四五百名。均係爲黨奮鬥，爲國捐軀，舉其死難之事實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七九四

，實爲國人所矜式，亟應擇地建築墳墓，以葬俠骨，而安忠魂，並設公園，以留紀念。茲擇定黃埔平崗爲造墳及公園之地點，飭令營繕科繕具圖樣，擬定招商承築章程，預算支用各費，約計五萬元，理合造具預算表，連同繪圖章程具文呈請鈞府鑒核，俯准飭部撥款，俾得招商承築，早觀厥成，實爲公便，計呈送圖二紙章程一本，預算表一份等情，據此，除批准並將圖樣章程抽存備案外，合行檢發預算表一份，令飭該部長即將上項建築費五萬元，迅予照數籌撥，此令。」（註五）

國民政府限令法制委員會於兩個月內將「民律草案」審查修正，公布施行。

國民政府爲整頓司法，於十一月十一日特派伍朝樞等組成司法調查委員會，以從事調查及改進。伍氏旋發現民國十年軍政府修正交由大理院核議中之「民律草案」，延至今日，猶未頒布，遂建議該律應由法制委員會迅予審查修正，依法公布施行。其原呈如下：

「竊以司法官員，依據法律爲唯一之職責，現我國法律，諸待編制，其中尤以民律爲關係重要。現在民律未布，司法官根據前清不完備之現行律引，律既窮，則據該法官之所謂條理者，以行武斷，以此確定人民權利，至爲危險。查前清法律編查館所編之『民律草案』，選擇各國民律至精之法理。又派員調查各省之習慣，審慎周詳，始成此律。民國元年本經南京臨時議會通過，十年三月二日軍政府復修正而頒布之。其時，高等審判廳長陳融，以其中數條，有不適用，呈由前大理院長徐謙呈奉大總統命令大理院核議，延期施行。延至今日，延期已久，而大理院並未核議，夫惡法勝於無法，況該草案係經中外法律大家編訂精良如前所述，本會爲民律急待頒布起見，用特具文呈請鈞府准予將該民律草案，發交法制委員會迅予審查。如果有修正之必要，限以一月之內，修正完畢，呈請鈞府令行頒布，俾法官有所拘束，人民得所保障。是否有當，理合呈請察核施行。」（註六）

此呈於本日經國民政府批示，已令大理院將該民律草案提交法制委員會審查，於兩個月內修正完畢，呈請頒布。（註七）依照此項限期，即於民國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前應將此項民律審查修正完畢，呈請國民政府公布施行。

國民政府令派曹汝彰等五人為特別刑事審判所審判員。

先是特別刑事審判所兼所長林翔於本月十日准予免兼改由盧興原繼任外，該所審判員自本月十二日起至本日止，計調動如下：准予免兼審判員者有劉通（大理院庭長兼代司法行政主任）、何蔚（大理院推事）、陳新燮等三員；於本日新派兼任審判員者有湛桂芬（總檢察廳首席檢察官）、余珪（大理院推事）、盧文瀾（懲吏院委員）、曹汝彰、陳芝昌等五員。（註八）

國民政府令鼓勵民間控告違法舞弊之司法官吏，以整官常。

先是國民政府於十一月十一日成立司法調查委員會，強調司法職責在保障人民身體、財產及種種權利，至為重要。現查廣東民衆對於司法，極為不滿意，爰着手將現在廣東司法狀況詳細調查，以事整頓。（註九）至本日為鼓勵一般民衆指控違法失職之司法機關官吏，特公布命令如下：

「司法獨立，所以保障人權，故供職司法機關之官吏，允宜清白乃心，以期無忝厥職。現政府勵行廉潔，整飭官常。如司法官吏，有違法舞弊情事，准人民控告，嚴予查辦。惟須遵照監察院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布告人民控告官吏手續，以期得真情而杜流弊。」（註一〇）

國民政府令飭廣東財政廳將前所挪用省河筵席捐款，陸續撥充學校經費，以維教育。

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等中上四校，向由省河筵席捐等所入撥充學校經費，但其間偶有挪用情事，至本日國民政府令飭廣東財政廳廳長宋子文，應「仍將前任挪用省河筵席捐之款，上緊清釐，陸續撥還，以重學款。」（註一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七九六

按：廣東財政廳積欠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等經費，遂由中上四校代表曾濟寬等向國民政府請願，於本月二日國民政府令飭廣東財政廳將欠撥四校筵席捐款迅行補撥，並核准以後每屆承商繳款之期，即由財政廳照數填給支付證，由四校經費管理委員會逕向承商提取，以免挪用。（註一二）至此復令飭該廳將前任挪用者撥清，以供四校支用。

國民政府任命楊咽冰、張永福、簡琴石為參事。（註一三）

國民政府核定解決沙井問題辦法三條。

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以轄區內沙井問題迭起紛爭，乃與農工廳委員王寒燼擬定解決沙井問題辦法三條，呈請核議。至本日奉國民政府批示，謂「察核所擬辦法，尙屬平允，應准如呈辦理，仰該司令依照執行，並轉農工廳查照備案。」（註一四）

上海中山學院舉行首屆開學典禮，院長邵元冲等勉勵學員，力行國父遺教。

為紀念國父，闡揚三民主義並培養忠實青年幹部而創設之上海中山學院，於本年九月間即進行籌備，並聘國父哲嗣孫科為董事長，李烈鈞等為董事，十月中旬進行招生，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舉行入學考試，計錄取蘇、浙、皖、川諸省籍青年高越天、王思誠，曾介木等一百名。至本日下午在法租界道爾斐斯路該院大禮堂舉行開學典禮，（註一五）到有師生及觀禮者二百餘人。

典禮由院長邵元冲主持，謝持、葉楚傖、覃振、黃季陸、桂崇基、張星舟（厲生）等出席參加。首由邵院長致詞強調該院之宗旨為「研究國父之三民主義，並加以實際上之訓練，務使諸同學所求之智識為孫文主義化之智識，其人格為孫中山化之人格。」繼由沈玄廬（定一）、張星舟（厲生）、郎醒石等

以教授身份先後致詞，最後由學生代表周欣爲代表全體同學表達願爲奉行國父遺教之願望，典禮至下午五時結束。（註一六）

附錄：上海中山學院誌要（註一七）

民國十四年九月間，寄居上海之革命志士以廣東大學之改爲國立中山大學，遲遲未見實現，而培養國父信徒之學府刻不容緩，於是邵元冲等在滬上發起籌設上海中山學院，以作爲紀念國父闡揚三民主義之學府。遂首獲國父哲嗣孫科及老同盟會員李烈鈞等之贊成與資助，遂順利着手籌備，並聘請林森、鄒魯、孫科、居正、覃振、李烈鈞、謝持、邵元冲、沈玄廬（定一）等十餘人爲董事，組織董事會，公推孫科爲董事長，邵元冲爲院長，於十月中旬即進行招生事宜，通知中國國民黨各省級黨部，保送忠實之幹部同志來滬應試，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環龍路四十四號上海執行部舉行入學考試，計錄取蘇、浙、皖、川諸省籍青年高越天、周欣爲、王思誠、蔣國柄、曾介木、周補天、高良佐、丘元武、樓曉春、李文欽、謝君平、孫義惠、全世檀、徐容圃、陸舒農、孫晃、李曉鐘等一百名。

十一月二十三日部份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召開一屆四中全會，決議分共後，邵元冲氏，即返滬積極籌備中山學院提前開學，邵氏以爲「欲實行三民主義，竟國父未竟之志，捨教育無以有爲。」遂租定法租界陶爾斐斯路法國公園旁房舍爲校址，並聘沈玄廬（定一）爲訓育主任，張星舟（厲生）爲祕書，黃季陸、桂崇基、周佛海、劉英士、劉蘆隱、馮祝萬、郎醒石、鄭毓秀、張默君等爲教授。

上海中山學院於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在該校大禮堂舉行開學典禮，由院長邵元冲主持，觀禮者有中央執監委員謝持、葉楚傖、覃振及教授黃季陸、桂崇基、劉英士、劉蘆隱、馮祝萬等，連同全體師生共約二百餘人。禮堂四壁分布青底白字之標語，有國父遺言「必先求知，而後從事於行」、「行之匪艱」、「有志竟成」等，校內滿懸青天白日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中懸國父絲繡遺像。邵院長於典禮時致詞如下：

「全國學校倡設頗多，求其門類具備規模擴大者實屬不少，但無一種訓練革命救國及建設工作學校，本院之倡設，即緣此種需要而起。數十年來，中國革命事業之所以不能完全成功，是由於同志對於主義未曾加以徹底的研究之故，故本院之宗旨，即欲研究孫先生之主義，並加以實際上之訓練，務使諸同學所求之智識爲孫文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七九八

主義化之智識，其人格爲孫中山化之人格。」

接着，沈玄廬、張星舟（厲生）、鄭醒石等以教授身份先後致詞以該校宗旨相勉勵。最後，由學生代表周欣爲報告全體同學之願望與感想如下：（一）願服膺三民主義，並力求徹底了解其真諦。（二）願虛心求學，充實實行三民主義之學識與能力；（三）有感於莫斯科中山大學排斥純粹之孫文主義信徒，爲此投身本院，自勉願爲盡忠民族之一分子。

此項典禮至下午五時結束，並攝影留念而散。

上海中山學院之教育宗旨，係培養中國國民黨奉行總理遺教、推行三民主義之黨、政、軍工作幹部。故所授學科，以國父主義理論及黨務、行政實際工作爲主；軍事戰史、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學科爲輔。茲將課門及教材列舉如下：「總理遺教」（邵元冲授）「孫文主義總論」；黃季陸授「三民主義」、「軍事學」（馮祝萬授）、「政治學」（劉蘆隱授）、「各國革命史略」（邵元冲授）、「經濟學」（周佛海授）、「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中國國民黨革命建國史話」（邵元冲授）、「黨務概要」、「法學概要」（鄭毓秀授）等十餘門。而研讀及輔導教材，以總理遺教、革命先烈先進文集、戴季陶氏所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民生哲學系統表」，及邵元冲所著「孫文主義總論」、「中國之革命運動及其背景」、「各國革命史略」等。

上海中山學院於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開學後，至翌年七月十五日即提前舉行畢業考試，實際授課時間不到七個月，但由於經過嚴格之考試，准予畢業者僅王思誠、高越天、曾介木、樓曉春、周補天等二十六名，而七十四名列爲肄業生，大部分保送黃埔軍校繼續深造，至十五年八月十五日舉行畢業典禮後，以北伐軍事發展迅速，師生均參加實際工作，乃不再續辦。

在北京西山集會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四中全會發表宣言，駁正汪兆銘在廣州所發布之文字。

在北京西山集會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本日發表宣言指出，汪兆銘已無中國國民黨黨員資格，

其盤踞國民政府，借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所發布之文字，皆不足以代表全黨，宣言全文如下：

「近見廣州十二月四日汪精衛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布通告，反對在西山開會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措辭謬戾，極可駭怪，查此次第四次全體會議，乃由多數中央執行委員所召集，且根據向例，全體會議開會之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應停止行使職權。故在第四次全體會議之時，廣州原有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無行使職權之餘地。及第四次全體會議議決，移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上海。廣州方面，祇置廣州執行部。是廣州已不能借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汪精衛已經全體會議議決開除黨籍六個月，在此時期之中，尤不得假借本黨名義，擅發無聊之言論。現在在廣州之中央執行委員，除已開除之汪精衛、及因共產黨關係而開除之譚平山、林祖涵等而外，祇譚組安同志一人，尚為合法之中央執行委員，組安軍政紛冗，對黨務素少直接負責，其數月以來操縱黨務者，皆汪精衛一人為之。今且以非黨員之資格，盤踞國民政府，僭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布通告，冀惑觀聽，其強顏無恥，一何可鄙。且即就其通告所言，辭義亦極為支離，汪精衛之意，蓋故以籠統之辭，加罪於此次全體會議中之多數中央執行委員及一般純粹孫文主義之信徒，欲概稱之為反革命，而列之於馮自由馬素之林。不知本黨既以孫文主義為基礎，且以孫文主義為國民革命之基本原則，故凡黨員之信仰而努力於孫文主義之革命者，皆為真革命黨員。反之，以他種之主義，附會於孫文主義或依附他種主義而欲搖動孫文主義者皆為反革命者，此理至明。至馮自由江偉藩等對於本屆在西山之第四次全體會議，破壞威脅，尤足徵此次會議與彼等之不能相容。乃汪精衛竟以之并為一談，苟非昏瞶，即係無賴，此殆不值駁詰者也。至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之召集，係按於事必要時，隨時隨地皆可召集，初無限制之必要，廣州雖為國民政府所在地，然今日黨政各機關多已為共產黨徒所把持，汪精衛仰承彼派之鼻息，甘為客卿之弄臣，遷偵遍布，壓迫橫施，言論行動，均難自由，稍持正義，即遭拘逐。且自掃除楊劉以後，中央執行委員屢次主張在廣州開全體會議，汪精衛種種阻撓，並排除已在粵之中央執行委員，使不能足法定人數而延會，藉以使其私圖，此多數中央執行委員為保持言論主張之自由及感格黨員計，萬不得已而艱辛北上，集會於西山總理靈前，處境至痛，乃汪精衛猶欲據此以反唇相譏，抑何喪心至此。至聯俄與容納共產分子，固為總理當日之一種策略，然聯俄云者，乃在與俄人立於平等之地位，使其贊助本黨孫文主義之國民革命，為友誼的同情與援助，以期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五日

八〇〇

早獲成功。決非以整個之中國國民黨，奉之於俄人之足下，聽客卿之專政，以蹴踏孫文主義、操刀以侮辱拘逐我純潔堅貞之同志也。所謂容納共產分子者，乃容納接受孫文主義之各個人，使之根據孫文主義以作國民革命之工作，非謂縱令以黨團之作用，在本黨內部分化本黨，宣傳共產主義，殘殺本黨之有力同志，從根本上以破壞本黨之基礎也。若今日汪精衛之所為，則為共產黨徒所同化以亡黨而已，尙何有於成功哉？且吾人所努力者，為孫文主義之國民革命成功，非任何他種主義之革命成功也。近年以來，國民受總理人格及精神之感化，對於孫文主義，已漸由研究的態度而趨於信仰參加，國內軍閥之勢力亦日見崩解，若吾同志能繼續努力，革命勢力自能日見發展進步，不難收國民革命之全功。乃汪精衛以逞一人大欲之故，趨入歧徑，搖動黨基，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不忍以縱徇一人而廢墜紀律，不得已開除其黨籍，解其政柄，以示懲戒，冀其閉門思過，啓自新之路，不料其怙惡不悛、弁髦紀律，盤踞黨人機關，發為囂詞，無忌憚之一至於斯極也。本會為使本黨黨員及全國民衆明瞭本黨真正態度及糾正異說起見，不得不對汪精衛假借名義之文字予以駁正，並鄭重聲明。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註一八）

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電海外黨員籌募救黨義捐。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昨（十四）日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正式辦公後，以海外黨員多熱愛祖國之反共僑胞，遂決定向海外發動籌募救黨義捐，乃於本日通電三藩市、雪梨、菲律賓等各黨部速分期籌募此項義捐，電文如下：

「寒（十四日）電計達，我黨非與共產派實行分離，不能救黨。現改組伊始，粵中已斷絕接濟，此後進行維持宣傳所需鉅款，盼各同志為慰總理之靈，及貫徹主義計，速分期籌募救黨義捐，陸續匯滬林煥達收轉。中央執行委員會，刪。」（註一九）

日本出兵助張作霖，郭松齡電請各國駐北京使團協議維護營口安全辦法。

郭松齡於本日率軍進抵新民屯駐紮，張學良退守遼河，瀋陽咫尺在望。乃以本日日本閣議決定採納

陸軍大臣宇垣之提議，派兵三千五百人援助張作霖。(註二〇)並自韓境及日本本土立即調動軍隊進入奉天，協同白川義則之關東駐屯軍，以阻止郭軍進擊。郭松齡進軍計劃遂未能如期實現。(註二一)

郭松齡以日軍公然阻撓其進軍，有失中立立場，除電日本駐北京公使答復外，並分別致電英、美、德、法、俄、日、義、比、西、瑞、挪、丹、葡等十三國大使、公使，請協議維護營口安全之辦法，其原電文如下：

「頃致日本駐北京芳澤公使一電文曰：敝軍派旅長馬恭誠率兵一團於十三日到營口河北車站，原擬赴河南岸保護各國僑民及外人商業，不意日本關東河川司令官派往營口視察之獨立守備武兵團三大隊長步兵中佐安沫內勇聲稱不准我兵渡河。查營口為通商大埠，原駐之海防軍隊已逃，奉張方面，並無一兵駐守，絕無戰鬥行為，除電河川司令官將不准我兵渡河之理由見示。且營口為繁富之區，各國商戶雲集，萬一將來發生危險，誰負保護之責，請其明白答覆等語。除分電駐北京各公使外，特此電達查照，請貴使團協議辦法示復為盼，郭松齡。關印。」(註二二)

按：郭松齡上項對駐北京使團之通電，曾引起正在參加西山會議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之同情與關切；該會曾於舉行其第十七次會議時議決電慰郭松齡，同時為日本阻郭松齡登陸營口並出兵南滿以助奉張事，惟派鄭魯、林森赴日本駐北京使館提出交涉。據鄭魯回顧記載此事經過如下：「國民第四軍郭松齡通電請張作霖下野，嗣向關外進兵，日本竟進兵東三省南部，阻止郭軍前進。第四次全體會議首先出來反對，並拍電致郭，說：『日本公然出兵，截我剷除軍閥之路，亟應限令撤退，否則急擊勿慮，不宜許其任何條件，致陷奉張之續，並請分電吉黑，防止俄軍藉故侵入。此戰勝固勝，敗亦勝，願先生為國民前驅，毋以成敗為慮。』同時會中又推我和林先生到日本公使館，提出嚴重警告。」(註二三)

公使團為京津國際專車被駁擊事件，向北京外交部發出第二次通牒。

維持京津交通之國際專車於本月十二日因遭李景林軍炮擊後，北京公使團即向北京外交部及李、馮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五日

八〇二

兩軍提出首次嚴重警告。(註二四) 以京津間兩軍猶在激戰，專車停駛，至本日乃向北京外交部發第二次通牒，領袖荷公使謁段執政面提抗議。(註二五)

湖北江漢關監督葉蘭彬辭職，另派范之杰繼任。

江漢關設於漢口市，自漢口於前清同治間關爲通商口岸後即有此稅關之設置，時吳佩孚自稱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駐此。原江漢關監督葉蘭彬於本日奉准辭職，另派范之杰繼任。(註二六)

註一：「蔣總統年表」，頁一〇一。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一〇。

註三：同註二，頁六一〇——六一五。

註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三冊，第一八號，頁四二。

註五：同註四，頁二一。

註六：同註四，第一八號，頁一九——二〇。

註七：同註四，第一八號，頁四一。

註八：同註四，第一七號，頁五〇；第一八號，頁一三——一五、三三——三五。

註九：同註四，第一五號，頁七。

註一〇：同註四，第一八號，頁一二——一三。

註一一：同註四，第一八號，頁三九。

註一二：同註四，第一七號，頁三九。

註一三：同註四，第一八號，頁一五。

註一四：同註四，第一八號，頁三八。

註一五：此據畢業於上海中山學院之高越天氏所追述者，認其開學時間爲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於民國

十五年四月四日「臺灣民報」，第九十九號，頁五所刊「中山學院開學」一文，係轉載者，僅云「上月開學式」，未言確定日期，故採高氏所述。

註一六：高越天口述：「上海中山學院誌要」，紀錄原稿。

註一七：同註一六。

註一八：「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駁汪精衛十二月四日通告」，見「清黨實錄」，頁六七—六九。

註一九：「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致三藩市等電文」，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註二〇：崔萬秋：「幣原外交與中國」，見「百年來中日關係論文集」，頁三八二。

註二一：沈觀鼎：「過去日本軍國主義的特徵」，見「百年來中日關係論文集」，頁八五四。

註二二：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七一五。

註二三：鄭魯：「回顧錄」，頁一八八——一八九。

註二四：「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二號，頁一四〇。

註二五：同註二四，頁一四一。

註二六：劉壽林：「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頁三六七。

十六日 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處置共產份子辦法，訓令各省市黨部施行。

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監委員林森、戴傳賢、張繼、謝持等，於上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舉行一屆四中全會，通過議案，取消共產份子之黨籍，並議決將中央執行委員會暫移上海。本月十四日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本日決定處置共產份子辦法三條，訓令各省市黨部施行。三項辦法是：(一)各級黨部如有少數共產黨人擔任職務者，應由該各級黨部取消其職權，並開除其黨籍，另行補選，廣續其職務。(二)各級黨部如查有所屬黨員為共產黨人，應即取消其黨籍，但能宣佈脫離共產黨而有黨員

二人以上之證明者，仍得爲本黨黨員。(三)各級黨部如多數職員爲共產黨人，所屬黨員亦共產黨員佔多數者，應即宣告全部解散，另從當地同志組織黨部，以利進行。(註二)

各國駐京外交使團領袖荷使歐登科，照會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請展緩舉行法權調查。(註二)

美、英、日、法、義、荷、比、葡等八國於九月四日答覆中國，允派調查法權委員來華，並定於十二月十八日在北京召開「撤廢中國治外法權司法調查會議」。惟至本月初，因馮玉祥軍攻打天津，京津交通斷絕，調查法權委員代表無法到京，本日特由駐北京外交使團領袖歐登科，照會北京外交部，請將原定十八日之會議展緩舉行。旋決定於明年一月十二日在北京居仁堂正式開會。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以張訓欽暫代財政部務。

張訓欽，吳縣人，一八七五年生，日本明治大學商科畢業，歷任財政部庫藏司司長、財政部次長、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高等顧問。(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令撥一萬元賑撫皖省兵災。

據護理安徽省長江紹杰電呈：皖省本年春夏各縣旱潦成災，今皖北冬陂又復慘遭兵燹，乞撥款賑撫。段執政於本日着財政部發給帑銀一萬元，交該護理省長委員散放。(註四)

張作霖通電，聲稱今後東三省施政將以減少軍備，緊縮財政，開發地方，重視民意，防止赤化爲方針。

張作霖本日發表對東三省官民關於今後施政方針之通電，略謂：承認偏靠武力之非，應視民治爲重，保境安民爲主，縮減軍備，緊縮財政，開發地方，維持金融，防止赤化，加強文化設施等。據刊出此

項通電大意之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指出，十二月十六日，郭松齡軍尚在進擊奉天之中，張氏此電意在緩和各方，獲得同情。（註五）

吳佩孚在漢口電請江蘇等十四省速派代表協商解決時局辦法。

吳佩孚爲協商解決時局辦法，特用聯軍總司令名義，電請蘇、浙、閩、皖、贛、豫、直、晉、鄂、湘、川、滇、黔、甘各省速派代表至漢口會議，討論下列議題：一、組織聯軍統一機關問題。二、財政軍政劃一問題。三、中央政府改組問題。四、實行民治主義問題。五、收稅機關統一問題。六、劃分各省軍區問題。（註六）

註一：「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部第二號訓令」。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號，頁一五一。

註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一；楊家駱：「民國名人圖鑑」（一），卷五，頁九。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號，頁一五一。

註五：「臺灣民報」，第八十九號，頁一〇。

註六：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順天時報」。

十七日 北京外交部照會俄使加拉罕，請電蘇俄政府驅逐唐努烏梁海代表。

唐努烏梁海代表，在莫斯科逾越常軌，宣言建立唐努土文共和國。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特照會駐華蘇俄大使加拉罕，請轉電蘇俄政府驅逐該代表離蘇。（註一）

北京司法部公布「地方審判廳暫行規則」。（註二）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七日

馮玉祥覆電天津直隸省議會，說明出兵天津緣由。

張作霖部將郭松齡聯絡馮玉祥倒奉，直督李景林初取中立態度，後又和張宗昌合組直魯聯軍，於十一月三十日，正式通電拒郭阻馮。本月八日馮派張之江爲攻津總司令，與李景林軍戰於楊村，戰況至烈。十四日天津直省議會以息內戰、維和平、勿擾民電馮。本日馮覆電天津直省議會，說明出兵緣由，並聲稱暫緩攻擊，實則調兵遣將謀圖總攻。馮電如下：

「急。天津省議會諸先生公鑒：寒電奉悉，國內戰爭，素所反對，和平障礙，張作霖一人而已。目前雖戰事紛紜，然其中原委，容有爲貴會所不及知者，特詳述之。此次郭軍長率兵回奉，意在促張氏下野，原約並不牽連他人，並擬定芳辰（李景林）助郭倒張事定，以熱河相讓。祥與芳辰情誼素厚，信使往還，接洽亦頗利。郭軍一出榆關，恐闖軍蹈襲其後，曾由祥電請芳辰派兵一部入熱，竟不果行。厥後芳辰舉棋不定，既不如約援郭，又不使敵軍假道，而郭軍長疊電請截後路，急如星火，以是敵軍乃轉道熱河牽制闖軍，此皆經過之事實，請貴會質之芳辰當知非虛。不意芳辰受人挑撥，驟失大信，通電誣詆，相逼太甚。祥抱和平主張，當然忍受，奈敵軍將領，均憤懣填胸，不堪欺辱，戰爭爆發，原非得已，孰爲戎首，當有公論。祥素主和平，始終貫徹。果有一線希望，絕不以武力自雄。敵軍師行所及，秋毫無犯，人民壅塞，歡呼載途，貴會代表民意，主持公道，誰爲擾民，當有良心之上公評。茲貴會既以人民痛苦爲言，當飭令本軍前方暫緩攻擊，藉以報命，特電覆聞。即希查照。馮玉祥。篠。」（註三）

俄使加拉罕發表談話，反對日本援助張作霖，對運送軍火援助馮玉祥事不加否認。（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號，頁一五一。

註二：楊鴻烈：「中國法制發達史」，頁一八一六。

註三：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七一六。

註四：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時報」。

十八日 國民政府制定各機關及學校例假日。

國民政府公布各機關及學校放假日期表，其表列放假日期及事由、天數如下：

- 一月一日——爲南京政府成立紀念日，放假一天。
- 一月三日——爲新年，放假二天。
- 五月五日——爲植樹節，放假一天。
- 三月十二日——爲大元帥逝世紀念日，放假一天。
- 三月廿九日——爲祭黃花岡各志士殉國紀念日，放假一天。
- 五月一日——爲世界勞動節，各公私工廠放假一天。
- 十月十日——爲國慶紀念，放假一天。
- 十一月十二日——爲孫總理生辰紀念日，放假一天。
- 星期——放假一天。
- 陰曆歲首——放假三天。
- 陰曆四時令節——放假一天。
- 及清明重陽日——放假一天。

又學校之暑假、寒假，另由主管機關核定公布。（註二）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反段示威運動大會籌備會。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本日下午四時，召集廣州特別市黨部、廣東省黨部及各公團，在各界統一大會開籌備會，定於二十日正午十二時，在東較場開反段祺瑞示威運動大會。（註二）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八日

八〇七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十八日

八〇八

陸軍軍官學校潮州分校舉行開學典禮，蔣總指揮中正由汕來潮參加，並致訓詞，下午由潮回汕。（註三）

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召開之四中全會，致電全體國民黨，勉以鋤犁國賊，伸張民治。

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召開之四中全會，本日致電國民黨各將領，勉以勿以民意爲一時號召之資，當以實力爲擁護民意之器，作護國之干城，毋因循失時，毀其功業。茲誌全文如下：

「張家口馮煥章（玉祥）先生、開封岳西峯（維峻）先生、北京孫禹行（岳）先生、錦州郭茂宸（松齡）先生、暨國民黨全體公鑒：前讀馮煥章先生佳電，曾奉文電，諒慶典籤。頃又讀鄧寶珊先生、史可軒先生元電，主張以國民會議解決國是，與上年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北上及對時局宣言，藕針相引，慰佩何如。獨本黨有不能已於言者。近時歐戰，名覆強權，而實爲帝國主義者交爭之結果。今雖機槍暫彌，機線默施，異時戰地，隱在吾華；逐逐之徒，方環我側，人爲刀俎，我作犧牲，瞻望前途，不寒而慄。況第三國際大本營之蘇俄，方在亟圖世界階級革命，借吾華爲武器，言念及此，尤足寒心。蓋夷考往史，重農抑商，卽有彝訓，以言工業，尙資徒手，亡俄勞農之酷制既未發生，歐美資本主義之橫行絕難比例。徒以一姓宰制，民治不張，政治社會，未由進展。苟能實行民治，弦轡稍更，泰平坐致，自非自外於中華民族。或憮然於吾民族歷史者，斷無效無病之自炙，以祖國爲犧牲，是以今日吾華之處境，既當抗武力、經濟、文化之侵略，亦當防煽成階級革命之陰謀。本黨以爲謀遠西之改造，自當以消滅階級爲本圖；策中國之自新，必須由全民革命而收效。是以本黨總理揭櫫三民主義爲真正民治之基礎，倡導國民革命，謀真正民治之建設，冀以掃除帝國主義之壓迫，而還我獨立之國家，改善社會生活狀況，而潛消階級之差別。徒以累年以來，擁兵者忘其爲民衆之武器，轉而摧殘民衆；忘其爲國家之捍衛，轉而擾亂國家。私欲橫行，遞仆遞起，雖及身戮辱，不足以警戢其暴性。蓋爲帝國主義者豢飼既深，指縱惟命，甘爲虎俵，遂肆狼變。比者國民覺悟，

舉國同聲，外抗帝國主義之列強，內除蹂躪民衆之軍閥，視指所加，威同斧鉞，是以徐段偃前，曹吳仆後。諸公此次與師，不徒依民意之所向而鋤掣國賊，抑且知民心之所歸而主張民治。深望袍澤同心，始終一致，勿以民意爲一時號召之資，當以實力爲擁護民意之器，庶免蹈前車之覆轍，更當獲杆城之令名，此本黨所欲爲諸公言者一也。上年覆曹之役，強藩與謀，遂令禍國渠魁，因緣再起。當其入都之始，本黨即知實受某帝國主義者之使命，徒懷予人改過之心，始欲觀其遷善之效，乃一年以來功無積黍，罪有盈山，昭在耳目，無勞贅筆。民之所厭，不啻自僵，然以尸居餘氣，猶復忝顏出政，雖號令無效，而辱國滋多。諸公咸以昔曾受命，虛致推誠，不悟效忠民國，無與一人，況比者京師市民既致聲討，四方羣衆，亦議驅除。諸公歸依民意，屢拜昌言，似宜首循民願，令服厥辜，若以事比摧枯，意圖有待，足令國民致其疑貳，亦貽諸公口實之玷，此本黨所欲爲諸公言者二也。本黨總理往年北來之際，宣言至再，建設之謨，略有規劃，無不本民治以建策，順事勢而立謀，借使即見施行，或已消除禍孽。乃以禍國渠魁，憎其不利，陽從陰拒。以紫代朱，今者事或小殊，情無大異，前圖具在，可撫而行。本黨緬奉遺規，謹循夙教，諸公倡和鴻篇，亦在斯範，聲氣既同，宜即協力周旋，毋致因循失時，隳其功烈，此本黨所欲爲諸公言者三也。拳拳懇直，利國是圖，言盡意餘，諸惟諒察。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巧。」（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裁撤國立編譯館總裁一職。

北京臨時執政於九月十一日特任教育總長章士釗兼國立編譯館總裁。（註五）十一月十日章辭本兼各職後，該館總裁久懸，本日經國務會議議決裁撤總裁一職。（註六）

按：章士釗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復出任爲該館總裁。

駐北京荷蘭公使歐登科代表使團致電北京臨時執政府，要求速開京津國際專車，並恢復遞送郵件。

京津國際專車於本月十日、十二日兩次由天津發出，行至楊村，遭受馮玉祥軍礮擊，無法通行。故

本日荷蘭公使以公使團領袖身份，再度致電北京臨時執政府，要求開行京津國際列車。全文如下：

「本公使於月之十六日奉到貴部稱准馮督辦函稱：敵軍對於由京開津，揭揚外國旗之汽車二輛，因在交戰期間，故始開槍等因。相應函致貴使，即希轉達各國公使爲盼等因。本公使當將尊意已轉達各國公使，但各國公使亦皆各警告其國人出入交戰地帶之危險。然根據辛丑和約，咸主張應速恢復京津鐵路及陸路交通是盼。故北京應使國際列車迅速開始其職務，勿再妨礙平和且中立之外人，俾得遂行其職務。今使團及外人間斷絕外交的郵務的交通業已十日，是以要求應採最良手段，俾勿再受影響爲荷。荷公使歐登科。」（註七）

法國公使馬太爾訓令駐津法軍，不得干涉中國內戰。

馮玉祥因駐塘沽之法軍阻止馮軍唐之道所部下車事，特於十六日致電駐京法國公使馬太爾抗議。馬太爾於接電後，當即於本日訓令駐津法國軍隊司令，囑其詳細調察塘沽法軍阻止唐之道軍下車事。並指示：法軍如不受中國軍隊之騷擾或危害，對於中國交戰之軍隊，不能加以干涉或予以袒護。（註八）

山西閻錫山派重兵攻擊侵入省境之樊鍾秀軍。

山西閻錫山向馮玉祥、岳維峻質問，樊鍾秀軍侵入山西，是否奉有命令？馮、岳覆稱：樊軍侵入山西係自由行動，與國民軍無關。閻即派重兵攻擊樊軍。（註九）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九號，頁六。

註二：中國國民黨廣州中央執、監委員暨各部部长聯席會議第一百二十八次會議記錄。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頁六一八。

註四：「清黨實錄」，頁三〇——三一。

註五：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一八——一一九。

註六：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一二七。

註七：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順天時報」。

註八：同註七。

註九：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號，頁一五一。

十九日 國民政府查明胡爾超等並無附逆證據，准予免究。

國民政府前曾令飭廣東民政廳廳長古應芬，派員查明前九江同安局長胡爾超等別無附逆證據，至本日乃復批示：胡爾超等，既派員查明並無附逆證據，並經撤換，准予免究。（註一）

日本增防軍隊一旅開抵奉天助張作霖，郭松齡向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提出抗議。（註二）

本月十五日，日本閣議決定自朝鮮調派軍隊赴東北增防，駐紮奉天，阻止郭松齡入營口，並聲明進入南滿鐵路附屬地二十里內之華軍，均須繳械。本日，日本增防軍一個旅開抵瀋陽，代張作霖守城，並在南滿鐵路車站構築工事。郭軍二度進入營口，復因日軍干涉而退出。郭松齡乃向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抗議，並向駐北京外交團全體提出責問：萬一發生事端，危及外人生命財產，誰負其責？北京臨時執政府據郭松齡報告，亦命外交、陸軍兩部調查事實，以資應付。

靳雲鶚部與豫國民軍李紀才部在山東發生衝突。

靳雲鶚奉吳佩孚命入魯，收納其舊部，直系豫軍陳文釗、田維勤、王爲蔚亦歸其指揮。此時吳佩孚與張作霖已有合作共討馮玉祥之議，復因與李紀才部發生衝突，靳張合作，遂成共同對付國民軍之局。

（註三）

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籌備會假北大宴會廳招待新聞界，說明其三大主張：
：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內不妥協，外不親善；全民革命，全民政治。

信奉國家主義之留歐學生組織之醒獅社，留美學生組織之大江會、大神州社與國內國家主義派所組織之國魂社、少年自強會及國家主義青年團，聯合組織「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定於二十日在北平第三院大禮堂召開成立大會，先於本日假北大宴會廳招待新聞記者，說明三大主張。主席邱椿（大年）略作報告之後，李璜起立說明「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成立之緣由與宗旨」。略謂：

「國家主義各團體聯合會之組織，係我國留學歐洲、美洲及國內主張相同之人士共同組織而成。在美洲者有大江社、大神州社，社員二百餘人。在歐洲則有留學英、法、德、比等國同志百餘人共同組織之醒獅社。在國內則有國魂社、中國少年自強會、國家主義青年團。此六團體均感今日救國之道，捨國家主義無由依歸。在此種相同意見之上，遂組成國家主義各團體聯合會。又覺國內愛國羣衆，每每爲少數矇蔽，以不適宜於國情之主張，引導多數，其結果將使國家愈趨紛亂。且其方法，欲借他人之援助，利用所謂較開明之軍閥。在吾人觀察之，終歸失敗。所以國家主義各團體聯合會之主張，第一爲全民革命。不利用外力及軍閥，專注意於自身之努力，以求達全民衆革命之實現，而掃除今日封建式之狀態。第二則求完成全民政治。吾人認爲一階級專政，不能謀得全體人民之幸福，故反對之，而主張發揚真正之議會政治。第三對內、對外所取之態度則爲內不妥協，外不親善。今後當本此主張一一進行，決不僅偏於都市之活動，而必向民間宣傳，決不藉此以爲個人獵官之用，而必欲以主張與人格取大衆之同情。」

（註四）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九號，頁三五。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期，時事日誌。

註三：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九五。

註四：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時報」。

二十日 蔣總指揮中正呈請調任錢大鈞爲第一師副師長兼參謀長；王俊爲該師第一團團長；金佛莊爲第二團團長；王祿豐爲第三團團長；陸瑞榮爲第二師副師長；王

壽南為該師參謀長；沈應時為第三師副師長；顧祝同為該師參謀長；劉峙為教導師副師長兼參謀長；葉劍英為該師第二團團長。（註一）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選舉蔣中正、嚴重、袁同疇、曾擴情、張元祐為出席廣州舉行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註二）

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告海外同志書，說明召開西山會議之緣由及重大決議。

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本日發表告海外同志書，指出共產分子加入國民黨後破壞黨紀之種種不法事實，並說明西山會議之各項重大決議。書曰：

「本黨去年一月改組之時，總理孫先生為謀革命勢力之增加，以促進國民革命之成功，故容納共產派分子加入本黨。然於加入之時，曾鄭重加以限制。即彼等之加入，乃為接受三民主義，並願為三民主義而努力之個人加入，非以共產黨之團體或共產黨員之資格加入。同時總理為鼓勵此等新分子之努力起見，對於最高黨部及各級黨部使彼等皆得當選職員，待之不可謂不隆。乃一年餘以來，已加入本黨之共產份子，不特不能誠意的作三民主義之工作，且在本黨內部組織共產黨團，竭力宣傳共產主義，吸收本黨有力分子，使加入彼黨，離間挑撥本黨舊同志，使之互相排擠殘殺。又因中央黨部組織部長譚平山為共產分子，故派至各地組織之組織員，亦悉屬共產分子，因此各級黨部遂多為彼派所把持。總理逝世以後，俄顧問鮑羅廷籠絡汪精衛，使之傾向共產份子。並擁戴汪精衛攫取國民政府主席，放逐胡漢民同志，排斥許崇智同志，破壞廣東大學。凡一切黨務、政治上重要機關，無不為共產分子所攫奪。又派遣多數黨代表及政治部主任、政治宣傳員等，至黨軍以內，以期為彼派所用。幸蔣介石同志及各級官長皆為三民主義信徒，不為所動。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則百方把持。凡中央執行委員中之純粹分子，皆陸續設法排斥，使屢次召集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皆以不足法定人數而延期。對於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則操縱選舉，以期勝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日

八一四

利，盡爲共產分子所操縱。最近汪精衛又聽鮑羅廷之唆使，揚言華僑同志盡係資產階級，若彼等反對廣州之黨部及政府，則不惜一律開除云云。此其誣蔑我海外同志數十年之革命歷史及勞績也甚矣。中央執行委員同人既因廣東方面共產派之高壓，不能得言論、行動及集合之自由，又念總理創造民國之艱難，諸先烈爲國爲黨犧牲之光榮，吾海內外同志數十年奮鬥之歷史，不忍聽少數黨中不肖分子勾結共產派，加以根本搖動，斬焉中斷。萬不得已邀集多數中央執行委員及監察委員，齊集北京西山，於總理靈前舉行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會議之際，對於救黨之根本辦法，決定數端。即(一)移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上海。(二)將共產分子完全開除。(三)俄顧問鮑羅廷解除僱約。(四)修改不公平之代表大會選舉法。(五)取消政治委員會之職權。(六)懲戒汪精衛，開除黨籍六個月。以上各案決定以後，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同人，即陸續分赴上海及各省進行。現在中央黨部已在上海正式成立，所推各部長，皆爲本黨努力之青年同志，精神氣象爲之一新。而國內之學生界及工商農商各界，又因本黨正式與共產派分離，向日懷疑一旦盡釋，亦均踴躍加入，努力工作，將來進步必可一日千里。此後一俟代表大會選舉法修改完竣，另選合法代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討論黨務，發展辦法。以海內外各同志之努力，加之以全國民衆之傾向，必能於最短期內，促成國民革命，實現建國大綱之工作，完成總理未竟之志願，此可謂海外同志告慰者也。至廣州方面，現時雖尙爲共產份子勢力所盤踞，然黨軍及各軍中，自官長以至兵士及學界青年，皆係純粹堅貞之黨員，彼等容忍已久，積憤待發。現見中央黨部業已成立，態度漸已明瞭，不久必有肅清共產分子之運動發生，則廣東方面之問題，不久亦可有根本解決之希望也。我海外同志數十年爲國爲黨之奮鬥，或犧牲生命，或犧牲金鈔，或回國從戎，或奔走呼號，勞苦功高，中央黨部同人素所敬佩。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務望各同志繼續爲黨奮鬥，以謀黨務之維持與發展，使國民革命早日成功，中華民族早日脫離列強之壓迫，實現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政治，以慰總理在天之靈，以完成我海外同志數十年來之希望。中央黨部及國內同人職責所在，不敢不勉，望我海外諸同志共勉之。」(註三)

北京外交團照會臨時執政府外交部，限二十四小時內答復開行京津國際專車

案。(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令陳錦濤兼鹽務署督辦。(註五)

馮玉祥調集熱、綏援軍，以李鳴鐘任總指揮，向李景林軍進行第二次總攻擊。

馮玉祥爲謀得天津海口，乃實行武力驅逐李景林，半月多來，殊鮮進展。本日乃調集綏遠、熱河二省援軍，同赴前線，加入作戰。改任李鳴鐘爲總指揮，(註六)鹿鐘麟、宋哲元亦先後到達，開始對李景林進行第二次總攻擊。(註七)

柏文蔚、方聲濤、鈕永建等到張家口馮玉祥軍，參贊軍務。(註八)

我國留日學生在東京舉行反對日本增兵大會。

我國留日人士，以日本藉口保護僑民，實行增兵滿洲，甚爲驚疑。爲挽救危局起見，於本日下午一時，在東京神田神保町青年會館內，舉行反對日本增兵大會。到會男女約三百餘人，決議要求日本即刻撤兵，議定四項進行步驟：一、通電全國；二、派代表警告日本外務省；三、督促汪公使向日本嚴重抗議；四、派代表赴日本參謀部及陸軍部要求停止增兵。並發表通電如下：

「各報館、各學校、各教育會、學生會、工會、農會、商會、各法團、海內外同胞均鑒：日本侵略我國，盡人痛恨，視我滿洲等若朝鮮。今乘我國內亂，彼政府竟敢公然下令，出師奉天。計除由朝鮮已急電派去日兵千餘名外，昨日復由下關派出步兵三大聯隊，野砲騎兵、工兵、輜重兵、電信隊、汽車隊不下五千人，此猶未已。第二次大兵一萬，不日亦將出動，日人全國沸騰，如臨大敵。我國未亡，同胞猶在，是而可忍，孰不可忍？願我全國海內外同胞，速起反抗，以救危亡。臨電憤慨，不勝迫切。中華留日學生同志會。叩叩。」(註九)

國家主義各團體聯合會在北京大學第三院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

北京國家主義各團體聯合會本日下午一時在北京大學第三院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到會會衆約有兩

千餘人，由師範大學教授邱椿任主席，清華大學軍樂隊前往奏樂助興。李璜、羅隆基、燕樹棠、柯德一、謝循初五人相繼演說。（註一〇）在會場及三院門口均搭結五彩牌樓，並分發有關於國家主義之出版物給赴會者。大會於六時許宣告結束。並發表宣言，全文如下：

「三百年來國際間爭鬥之歷史，已證明『適者生存』為確切不移之公例，美洲紅人已有滅種之勢，非洲黑人永陷奴隸之域，而亞洲之中華民族又將隨安南緬甸而沉淪於萬劫不復之境！

紅人黑人曷由敗亡？安南緬甸何以覆滅？蓋彼數民族者，惟具一同種之信念或竟此信念亦無之。既缺國家思想，又乏團結能力，自相殘殺，以招外侮，故終以速敗亡覆滅之禍。

反之，能侮禦圖存者，不惟洞察民族之生存有至當不可移易之理由，亦且深知『國家的人格』有神聖不可侵犯之意義。本此原則，團結全民，以與帝國侵略主義相抵抗，於是有十九世紀歐洲弱國對強國之爭奪，如德意志、意大利中興之往事，其特著者也。準此，吾人遂得一公例：

任何民族，其國家觀念不發達者，必為強者所殲滅。換言之，任何國家不託命於國家主義之下者，必為帝國侵略主義所淘汰。

國家主義非他，即一國人民本過去共生共榮之歷史，懷永久自存自救之決心，一國之主權不容外人侵佔，一國之經濟不容外人奪取，一國之文化不容外人干犯。有侵佔之，奪取之，干犯之者，必團結全國人民，出死力以謀抵抗。吾輩今日之國家主義，即本此原則，對於武力、政治、經濟、文化侵略中國者，為不斷的奮鬥，以謀我中華領土完全恢復，中華政治之自由發展，中華經濟之自由決擇，中華文化之自畫演進。

八十年來，彼帝國主義者之侵略我國，已使我河山破碎，脂膏涸竭，乃舉目國中，民氣消沈如故，是非淆亂如故，無輿論，無守信，私利是圖，私憤是逞，甚至助賣國求榮之官僚，擁兵殃民之軍閥，以為泥中之獸鬥，舉國民，誰復以國家前途為念者！言念及此，乃益信今日中國國家主義之提倡與實踐刻不容緩矣。我輩國家主義者之志願，在先求促進中國人民之國家觀念，而知尊重國民人格，視媚外為奇恥，目賣國為極惡。我輩之志願，尤在養成中華人民為國犧牲之氣節。咸知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國家的榮辱為榮辱。對於擁兵奪地，賣國殃民之軍閥官僚，

羣起而撲滅之。對於以政治、經濟、文化侵略我國之列強，羣起而抗拒之，以圖建設中華民國真正全民福利的政治。故吾輩國家主義者之口號爲：

內除國賊、外抗強權！

內不妥協、外不親善！

全民革命、全民政治！

雖然，國內外之惡勢力，方且日滋月長。欲圖廓清，以爲吾中華民國建設獨立自由之基礎，實現全民福利之政治，勢非我輩絕對信仰國家主義者同心協力，一致奮鬥不爲功！因此，我輩歐美留學界之國家主義各團體，與國內國家主義各團體，特推誠布公，互相聯合，本不屈不撓之意志，爲羣策羣力之合作，以冀成此艱難之業。愛國同志，曷興乎來！

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
醒獅社 國魂社
大江會 少年自強會
大神洲社 國家主義青年團
同啓。」（註一一）

在滬臺灣青年假大夏大學舉行聯合會成立大會。

自甲午戰敗，臺灣割日之後，臺灣青年嚮往祖國，歸國求學者漸多，時在上海求學之臺籍學生即約二百餘人。本年五月間，臺籍學生在上海發起組織聯合會，藉以聯絡感情，因五卅慘案而中輟。其後，由大夏大學、上海大學、國民大學、南方大學、亞東大學、南洋高商、南光中學等七校之臺灣學生繼續籌備，至本日下午一時遂在大夏大學召開成立大會。（註一二）

註 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一九。

註 二：「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第四冊，第六篇，頁四。

註 三：「清黨實錄」，頁八一——八二。

註 四：「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號，頁一五一。

註 五：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一——一三二。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八一八

註六：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頁一九五。

註七：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頁二二〇。

註八：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九：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時報」。

註一〇：同註八。

註一一：「臺灣民報」，第一百號，頁十一——一二，林炳坤：「中國國家主義之興起與其團體之猛進」。按：

林氏此文中，國家主義聯合會成立日期為十二月二十一日；而以抗俄援僑大會亦在當天舉行。又查林氏於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著文回憶反俄援僑大會（民主潮第二卷第六期），及「青年黨殉國死難及已故同志傳略」俱以舉行反俄援僑大會在二十一日，實則反俄援僑大會召開於十五年三月十日，不可與本日國家主義聯合會成立大會事相混。至於大會成立日期，茲採擇「順天時報」記載，取二十日。

註一二：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時報」。

二十一日 國民政府特派何應欽為東江各屬綏靖委員。

東征軍雖蕩平東江各屬，但陳軍殘餘散兵以及土匪尚未完全肅清，為患地方，人民苦之。國民政府特派何應欽為東江各屬綏靖委員，賦與調遣節制駐在東江各屬軍隊之權，負責掃除殘敵、勦滅散兵，肅清土匪，以安地方。（註一）

國民政府撤消禁止香港之循環、大光等報入境通令。

前廣東省署因香港出版之循環、大光等報言論荒謬，曾通令禁止入口；近以該報言論已趨純正，乃撤除其禁止入口之通令。令文如下：

「為令飭事：查前因香港循環、大光等報主辦非人，時有背謬言論，經前廣東省署通令禁止入口在案。惟現查循環、大光兩報近來登載事實及言論宗旨尚無不合，應將前日禁止該報入口命令，即行取銷，除分令外，合行令仰

轉飭所屬一體知照。此令。」（註二）

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增設幹事處與黨務討論委員會；並發表通告，闡明分共意義。

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本月十四日正式辦公，並設祕書長及組織、宣傳、工人、商人、青年、婦女、海外七部。復於本日經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各部聯席會議第二次會議通過，另設立幹事處與黨務討論委員會兩個新機構。其概況如下：

幹事處：該處係以上海孫文主義學會各領導幹部為基礎，隔日會議一次，對中央部務會議負責。先後被任為幹事者有：陳德徵、王光輝、鄧光宇、楊劍虹、周頌西、黃詠臺、孫甄陶、王漱芳等人，而以袁世斌為幹事長。後以各幹事均分派各部工作，幹事長一職遂被裁撤。

黨務討論委員會：該會乃一設計機構，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推定各省學識優良富有黨務經驗之同志組成，其職責在「討論計劃及發展改組籌備各省區及特別市黨務之方法，建議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抉擇施行。」先後被推為討論委員者有黃復生、黃斗寅、陳去病、孫鏡亞、趙鐵橋、張國元、林特生、孫鏡、何世楨、龐青城、陳鳴鐘、翁吉雲、林支宇、彭介石、鄧泰中、凌霄、劉成禹、陳耀垣、譚贊、林雲陔、楊劍光、陳協之、林煥廷、梁烈亞、施正甫、周公謀、張一鳴等數十人。每週開會一次，於各省區黨務之重建，頗多獻議。

本日聯席會議，曾討論對付共產份子問題，作成五點原則性決議，並依據發表通告，闡明分共而仍視其為友黨的意義：（一）採取友黨態度；（二）國民革命與階級爭鬥不同之點；（三）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經過；（四）國民黨聯俄，共產黨降俄；（五）三民主義的帝國主義觀。（註三）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令准財政次長兼鹽務署署長鍾世銘辭職，以過之瀚繼之。

（註四）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命令，第二十一號。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八二〇

註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命令，第十九號，頁一五。

註三：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四三九——四四一。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號，頁一五一。

二十二日 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勸勉黨軍早日完成國民革命。

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本日對黨軍發出訓令，強調革命軍人應處處以總理人格為模範，事事以三民主義為標準。令文曰：

「本黨總理孫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以博愛仁恕之量，謀三民主義之實現，屢蹶屢起，精神不撓。生平致憾之點，惟在不能早得多數確信主義之革命軍人，致力於編練革命軍隊，以肅清反革命之勢力，設施訓政之工作。故於桂林軍次為各軍官佐士兵講授軍人精神教育，而挈其綱領，則為軍人必須具備智、仁、勇三者之美德，然後乃能負荷國民革命之大任。近數年來，對駐粵各將領，尤以此義相勉勵。並於去歲創立軍官學校及編練黨軍暨其他黨軍學校，以期養成多數純粹之革命軍人，以弘濟艱鉅。我各軍將領官佐士兵及軍校同志，亦能深體總理之意，淬勵奮發，屢盪強寇，再定東江，肅清廣州之巨慝，重創南路之餘孽，鞏固北徼，捍衛西江，凡此殊勳，皆為向所未有，今竟能次第貫徹統一粵局，此皆各軍將領官佐士兵及各軍校同志努力奮鬥之效，亦足以證我總理指導訓練之為不虛也。今奉張摧破，北部軍閥已無支撐之餘地。我革命軍人同志允宜繼續未竟之功，盪滌瑕穢，以建民治之根基。而本黨內部以反動勢力之搖撼，纏為左右傾之說，以破壞我組織，吸收我分子，混亂我主義，因利乘便，以逞異派之私圖。我革命軍同志亦宜奮其衛黨之勇氣，以擁護總理之遺教及本黨之中心，庶異說非種無由侵入，內部之團結既堅，始可進而謀發展，主義之信仰既固，始可進而感他人。我革命軍人同志必以總理之軍人精神教育及全部遺教，拳拳服膺，堅持固執而後乃可以負荷國民革命之大任而無忝。蓋吾人之革命為全部之革命，而非局部之革命，為徹底之革命而非枝節之革命，內則肅清軍閥之暴橫，外則排除帝國主義之壓迫，辨別是非，拒絕異說，處處以總理之人格為模範，事事以本黨之主義為標準。念吾人任務之重大，國民屬望之殷深，振勵精神，百折不懈，努力奮鬥以竟全功，召厚望焉。」（註一）

馮玉祥部突破李景林防線，佔領北倉、天津；李景林避入天津日租界。

李景林軍全部集中天津北倉一帶，得日、法之助，設有強固戰壕，工事良好，又有電網地雷，馮軍攻津總司令張之江屢攻不利。乃於二十一日抽調劉汝明和門致中的警衛一、二旅，到前方增援，再度下令總攻擊，以李鳴鐘任前線指揮，鹿鍾麟亦親臨陣地。不令開槍，所至以旗火為號（註二）。是夜大雪紛飛，河北平原積雪數尺，馮部反穿老羊皮襖在雪地上匍匐前進，到李景林軍前，猝然攻擊，李部不支潰敗，李景林避入天津日租界。馮乃佔領北倉、天津。（註三）

臺灣臺北盆地降雪，為歷年所無。

臺北盆地歷年冬間均無降雪現象，本日氣溫降低至奇冷，臺北及附近乃降雪，且積雪甚厚。（註四）

按：本日為冬至，陰曆十一月七日，但在臺灣屬溫熱帶，於冬間唯附近之大屯山較高山區偶有積雪現象，而臺北盆地降雪，此為罕見之象。

註一：「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執行部第三號訓令」。原抄本。

註二：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頁二二〇。

註三：「劉汝明回憶錄」，頁六一。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一日出版，臺北。按：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順天時報」，亦作二十二日攻佔天津；「東方雜誌」作二十四日。茲取前者。

註四：原房助：「臺灣大事年表」，日本昭和七年三月一日三版。

二十三日 黃埔軍官學校蔣校長中正，由潮州電告廣州孫文主義學會諸同志，請以研究主義為範圍，萬勿涉及黨務。

黃埔軍官學校官生自發起孫文主義學會於廣州後，引起了共產黨之嫉視。故為共產黨員所把持之青年軍人聯合會，乃視孫文主義學會為敵對團體，屢向校長蔣中正及鮑羅廷顧問進言，對於孫文主義學會之組織頗有微詞。蔣校長為防患於未然，特於本日由潮州電告廣州孫文主義學會諸同志，請以研究主義為範圍，萬勿涉及黨務。（註一）

北京外交團發表滬案國際司法調查委員會英、美、日三國委員報告書節略，及六國委員之調查報告。

北京外交團不顧中國之反對，自組國際司法調查委員會，調查上海五卅慘案之起因與性質。此一調查委員會之組成，竟無一中國代表參加；且自十月七日於上海召開第一次會議以來，調查三十餘日，歷次開庭，亦無一中國人出席作證，其能否公正，由此可知。

十一月十日結束「滬案司法調查」，因美、日、英三國意見不一，乃決定三國分別提出報告書，本日由駐京外交團節略發表。結果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巡麥高雲、捕頭愛活生二人引咎辭職。撥款七萬五千元作為死傷撫恤費。交涉員當即呈請外交部核示辦理。

三國委員報告書，以美國委員芬利約翰所作最長，立場亦較公道。報告風潮起源，歷述多年存在之原因，達二十五點之多；對風潮性質則斷言：「不信所謂暴徒有損害人身財產之意」；對於麥高雲、愛活生則採取責備態度。日本委員須賀報告則公然袒護暴力，斷言「巡捕等受強暴之攻擊」，「愛活生下令開槍，實有正當理由。」英國委員戈蘭報告雖無結論，其性質則與日本委員報告相同，其目的皆在自飾其過。（註二）美國委員芬利約翰之報告，立場較為客觀公正，特附錄如下，以資參證。

附錄：

一、美國委員芬利約翰之報告（註三）

北京荷蘭公使領袖閣下：北京外國外交代表委派之國際司法委員會，調查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發生之風潮，為開始調查計，於十月三日或十月三日前後行抵上海。委員到達及其目的之公布，極為重要，爰發表下列通告於各種日刊：「（國際司法委員會開會通告）美英日三國駐北京外交代表因美利堅、不列顛、丹麥、法蘭西、意大利、日本、荷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政府之請所委派國際司法調查委員會，調查：（A）一九二五年五

月三十日上海發生風潮之起源及性質；（B）是否有預料發生擾亂之理由存在；（C）已取或可取之防止擾亂之先事措置；（D）彈壓之方法；（E）死亡或受傷之環境。茲請一切人士，不問國籍，親自或委任律師或所信代表出席呈述所持證據，關於本委員會受命調查之問題者。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定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即星期三上午十時半在上海市政廳舉行，以後逐日繼續開會，如有更改，另行通告。委員芬利約翰遜，委員戈蘭，委員須賀喜三郎，一九二五年十月三日於上海。」

委員會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上午十時半在市政廳開第一次會。關於調查所應取之程序，曾爲下列之宣告：「本委員會現欲擴張前項通告，爲此次調查釐定一井然之程序，又爲依更爲有效更爲有力之指導從事調查起見，在進行中，並得加以補正或修改，委員會曾經邀請一切人士，無論屬何國籍，每次開會到場，述陳證言，並就其所知之行爲或事實有關於本委員會受命調查之事項者，舉出證據。凡願作證者，應及早知照本委員會秘書：上海香港路四號達成博良律師事務所，勞勃特博良律師。本委員會曾經力求慎重，裁定一種程序，期足以達本委員會調查事項之真相。本委員會所用程序之目的，在准有關係之一切人士，不問國籍，均得舉證，俾本委員會得達公平正直之結論。此種程序，雖有與通常審判大相近似者，而無論如何，不能近如通常之審判，是固顯然。以本委員會所知，此次調查，並無檢察官，亦無被告人，委員會之職務，不過以其應有之勤能，努力搜集一切有關之證據，俾能準備事實真相之報告，而根據之以爲結論。本委員會所不得不表示者：希望有人出而予以必要之助力，使本委員會得自致於圓滿，完成所負責職之地位。本委員會擬請上海市工部局代表將工部局所持證據有關調查事項者提出於委員會。又爲易於考量此項證據起見，本委員會意見，以爲工部局代表應將該局所擬提出之事實，公開陳述於本委員會之前，並於陳述後提出證明之憑據。工部局方面之證人，各經傳喚，各作證明之後，所有個人或團體，均各予以機會，或親來或派律師所信任之代表人，向各證人加以駁訊。駁訊以後，工部局代表應准其就駁訊中所發生之事項，向各證人再加駁訊。工部方面所有證人；已經陳述後，凡參與此項調查之個人或團體均得隨其所願傳喚任何證人，對於本委員會受命調查之任何事項或一切事項前來作證，而該個人或團體應准其否認所提出之證言。此項證人，應受駁訊，專喚證人之個人或團體亦有權再加駁訊，各方面既經提出證據以後，各應予以機會，使得親自或委派律師或其所信任之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八二四

代表人，陳辭於本委員會前，表示其實情。工部局代表於此後應有答復之權。芬利約翰遜，戈蘭，須賀喜三郎。一、宣告所取程序以後，本委員會立即續發下列之宣告：「本委員會關於此次調查之通告，僅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各報登載，因此項通告或有未能達到願出參與或願出舉證於本委員會受命調查之事項者之前，因委員會期望予一切人士以準備證據，俾便提出之機會，本委員會決定將第一次訊期由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延至十月十二日上午十時半，在上海市政廳舉行，本委員決定如右。」

是後委員會宣告指派下列諸人輔助委員會作成紀錄：勞勃特博良律師（書記），占姆威利佛雷蘇（速記），海里斯徒拉卡恩（速記），十月十二日上午十時委員會開第一次調查會於市政廳，到場者：

- 一、菲列賓大理院法官芬利約翰遜代表美利堅合衆國。
- 二、香港大理院院長亨利戈蘭代表大不列顛。
- 三、日本廣島控訴院院長須賀喜三郎代表日本帝國。
- 四、丹堪麥尼爾及身特萊律師代表上海工部局。
- 五、麥克勞及曼恩理律師代表巡捕房警務長（總巡）麥高雲。
- 六、赫禮士律師代表巡捕房捕頭愛活生。
- 七、牛門律師代表巡捕房總副警務長（副總巡）馬丁。
- 八、勞勃特博良書記。
- 九、威利佛雷蘇及海里斯徒拉卡恩速記。
- 十、無人代表華人出席。
- 十一、願係注意於調查之人多衆。

委員會開會，逐日下午繼續舉行，由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至十月二十七日，殆皆在續談之中。計會議中出席並經查訊之證人四十一，其中且有再傳再訊者。於委員會公開會議閉會後，立即在上海大旅社開一會議：決定委員各應準備一報告書，提交全體委員評議。委員會數次開會，將報告書及證據徹加評議後，知各委員關於各證人之信

用意見極相懸殊，由各委員分別提出報告，較為妥善。遂決定各委員分別提出報告，開列於後。

事實之觀察

余願以下列各種觀察，作為所陳結論之緒言：以余所見國際司法委員會所為調查，在重要之三點上，實為不幸：第一、調查之舉行距所調查事項之發生過久，多數證據，已經消滅無蹤，其證言所證明之事實，殆皆已就於模糊；第二、委員會之組織無華人參與；第三、所為訊問，殆皆片面，其證人殆皆與此案結果直接有關。訪取證言，檢閱文件以後，余全信今日中國人民所有排外之感情，迸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發生風潮於上海之因，亦不過與一九一四年六月廿八日塞累接活(Serajevos)，地方海勃斯保(Hapsburg)主任之嗣子佛爾里蘭(Ferdinand)被殺，因引起世界大戰，正復相同。此項風潮為今日中國排外感情之因，亦不過與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九日薩謨志城堡(Fort Sumter)被轟之為美國內戰之因，相類似耳。關於調查問題第一節，應注意者，該問題含有二事：(一)風潮之起源與(二)性質。余以為莫若將此節分為兩段，從事商榷。

甲、風潮之起原

第一，多年存在之原因，引起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之風潮者，此可分述如次：(A)會審公廨之地位，議定會審公廨地位之交涉懸案數年，今或可以即結；(B)上海市中國住民對於市政府既未參與，復無代表，華人出代表之問題，現正嚴重考慮，或可迅結；(C)無論民刑案件以外人為一造，或係控告華人以實際言，均由外人為裁判官；(D)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E)領土上主權之損失；(F)未經中國政府允許越界築路；(G)擴充上海市治，侵入前述馬路上中國領土；(H)變更條約；(I)因彼此間重要問題未能了結，中外人雙方之心理的態度；(J)侵奪中國領土上立法、司法、行政、警察權。

第二、最近直接之原因，引起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風潮者，可分述如次：(A)棉紗工廠內日人擊殺華工；(B)該日人等並未受刑事追訴；(C)華人擊殺日人，該華人中有被捕並以刑事審訊者；(D)由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開始，殆每日必起之棉紗工廠罷工所引起之風潮；(E)工會人員公開不諱之激動；(F)帶有布爾雪維傾向之人對於紛擾之激動；(G)工部局董事會提出新刑事罪名之附律之提議；(H)工部董事會提出證券物品交易

所執照之提議；(I) 工部局董事會所提議之附律，凡印刷或發行或私人印刷，發行任何新聞紙、小冊子、傳單、冊葉、招貼或其他紙張記載公共新聞學術消息，或對此等事項為任何種類之敘述及觀察者，均加刑罰；(J) 提議附律，限制童工，其反對之理由，在中國工廠法已足適用於此事；(K) 中外報紙以全頁記載中國三十一團體反對所提議之各項附律，並以其他種種方法反對之，五卅以前如是者已經數個星期，公衆因此得完全了解反對之理由，依此項報紙所登者言，其反對係本於下列之理由，以為各項附律：(一) 越權；(二) 非必要；(三) 煩擾；(四) 原則違法，形式失當；(五) 且更以現行法律完全適當為理由；(L) 紗廠工人之工資應改為多次支給，並改用他種貨幣；(M) 死傷者未得金錢賠償；(N) 五卅以前被逮之學生未經開釋；(O) 公共租界外繼續築路；(P) 斥退紗廠所僱用日本人曾開槍射擊工人者之要求未能照辦；(Q) 中國學生及他人追悼死者各種會議為巡捕所解散；(R) 日本領事未因日人對待華人事件向中國政府道歉；(S) 工部局董事會未因所屬官吏之無禮而道歉；(T) 未能禁絕賭博及一般不法行為，包括非法販運鴉片等在內；(U) 其他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間一切痛苦散見於巡捕局每日呈工部局之報告中者；(參看此時期內「巡捕逐日報告」) (V) 由巡捕局呈工部局之逐日報告中可見棉紗工廠中，一面為工人及所謂學生，一面為工廠管理人其間繼續發生之風潮，風潮之中，工人方面屢次提議付爭議仲裁，他方恆不予注意，亦有曾經仲裁者；(W) 要求解僱外國印捕；(X) 布爾雪維及共產黨政府所收買之密使對於良好有序之統治加以惡劣及破壞之影響，其目的在激動並促起對於一切外人，除彼等自身外之排外精神，並破壞中國人民歷世以來期有和平秩序及安固政府之希望；及(Y) 在華外人未能了解中國人民在近數十年內對於公民常識，對於政治之根本原則，對於法律上個人利權，較諸中國歷史上任何世紀均有更大之進步，將來與中國政府一切外交談判均須考慮中國人民之希望。以上惟縷述遠因，並非表示其價值或當否之意也。所以述及者，在示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中國人心中之概況而已。

乙、風潮之性質

讀提出委員會之證言以後，覺拈一名詞，以正確形容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風潮之性質，實為難事。此次風潮果為暴動，抑係暴衆不過大衆之烏合，其中大多數人係因少數所謂學生被逮而及引至擾亂發生之地域。吾人所得自在

場巡捕之證言，均以爲依彼等判斷，直至開槍瞬息之前，均不信所謂暴徒有損害人身財產之意。關於此點，衆言殆屬僉同。吾人又得工部局檢察員梅蘭君於四、五日後，在會審公廨開始審訊因五卅事件有關係而被逮被控者時之陳述，其述案由有言曰：「今日法庭有多數論告之多數案件，此案件皆原於同一糾葛，即五月三十日星期六及六月一日星期一之暴動是。余擬在法庭就此次發生之情形提出證據，惟力是視。余擬陳示法庭，此次暴徒雖有人謂係排外，在表面上彼等誠爲排外，亦復無疑，且以日本紗廠糾紛爲自解之託詞，然余尚有進於此者，余將證明惹起糾紛之學生——吾人稱爲學生，但寧以呼作學童爲妥切，皆來自布爾雪維之學校，即西摩路之上海大學。余將提出證據於法庭之前，陳示法庭此項案件，表面係屬排外及排日，實際則純爲布爾雪維主義。此外無他，余將向法庭對於此點爲決定的證明。余將以該大學之歷史，如我所知，提出法庭之前。余將以前此數日該校被占時獲自該校之文件呈示法庭，其中有德國寄來之函一，確爲布爾雪維文字，余以爲法庭必同意於下述之點，若欲驅於暴亂，若欲用作布爾雪維主義之機械，其取材固莫善於無識學童，有如彼輩，蓋彼輩無識易欺也。彼等方自以爲偉大人物。狡猾之布爾雪維以發生擾亂於此不幸之國家，其取材固無善於此者。余擬提出證據，藉以示此次暴動中之巡捕所作所爲，均經最大之矜恤，對於開槍最爲不願，其開槍之惟一原因，係由於此外更無他法，並爲維租界之治安。租界中亦有譴言，謂受彈皆從背後，余今提出醫學證據，以正確證明各人果從何處受傷。」

公廨審判之結果

前所引者，係會審公廨開始審訊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被捕四十七人時所陳述，依訴訟紀錄所示，四十七人中四十一人爲十七歲至二十四歲之學生，大多數均爲二十歲及二十一歲。此外三人，一係伶人，一係工匠，一係船夫。所爲論告，指捏彼輩違背中國暫行刑事第一百六十四條及一百六十五條，論告以爲因彼等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集會受命解散之後，故意繼續聚集多人，意圖暴動，又因彼等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關於未經逮捕之他人散發印刷文件，妨害安寧秩序，違背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四日公布之出版法第一百一十六條。訴訟紀錄又載六月三日尚有二人：一爲攝影師，一爲教員，又經提訊指捏以同一之罪。攝影師年十九歲，教員年二十七歲，此二人者與前四十七人併案審理。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開審，第一論告係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第二論告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

，第三論告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提出。六月二日又提出論告，華人七名亦以同一罪名指控，其二係傭工，一年廿四歲，一年三十歲；一爲廚夫，年二十三歲；一爲苦力，年二十歲；一爲店友，未述年齡；一爲銅匠，年二十三歲；一爲經紀，年三十一歲。各案審理時，凡傳問證人五十一，繼續審理後，終結之時，正審官關君、會審官美領加科布君爲下列之裁判，依加科布君之詞如下：「本庭亦既說明，茲非對於本案中巡捕而爲判決，亦不就梅華銓律師辯論中所提出之問題，加以論定，本庭所有問題，爲對於到案被告之罪責。關於此點，本庭認定五月卅日多數中國學生開始遊行演講，並散發傳單於老閘捕房附近，被告等亦有在內者。此次遊行係抗議日本紗廠內殺死華工之事，巡捕於此力加阻止，學生等皆不過幼童與青年，本庭信其從始無促暴動之意。其到案而非學生者，本庭信其係因好奇或偶然加入羣衆。本庭本此事實僅令被告具結，以後恪守秩序。本會審官在滬七年，所識華人殊多，且有知友，對於此次事件所發生之感情，破壞中外關係，深爲惋惜。深願上海人士以沈靜愼思之行動，立即恢復常態。對於前述二傭工、一廚夫、一苦力、一店友、一銅匠、一經紀人等七人之審訊具結，二人開釋；二人判拘二星期，或罰金二十元；三人具結以後恪守秩序。被拘諸人以五卅暴動指控審訊結果，有如上述。此日下午三時三十七分，羣衆被轟以後，未嘗再事逮捕焉。

羣衆未被巡捕轟擊前之實在情形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所謂暴動之時，事實真相如何，南京路上羣衆之真正目的或機遇如何，實屬難於解答之問題。委員會關於此點，曾查訊證人四十一名，其中多數均係在場巡捕。又曾查考文件以百數，慎重讀閱證據之全部（文件與筆錄皆在內）以後，所明示者，多數證人於某種事實，意見相同；而於他種事實，則大相懸遠。彼等會謂當時有羣衆約一千五百至二千人，構成羣衆者約學生百人及好奇往觀之輩，旁觀無業之徒；又有謂係尋常下午往來之輩；又有謂羣衆全部或大部在下午三時零五分或三時十分已聚該處；又有謂係在三時二十分或廿五分；更有謂下午三時以前或早至二時四十五分即有大衆聚集者。巡捕房總巡麥高雲證言，謂其於下午三時十分或十五分頃經過發生擾亂之處所，其時景況安靜，無異平時，並無糾紛之朕兆，蓋該總巡其時方由俱樂部往跑馬廳，路經此間也。關於羣衆之目的及氣度，各證人在實質上大異其辭，老閘捕房捕頭愛活生證言，謂直至下午三時以前，尚無信羣衆有損害

人身財產之意之理由；其餘巡捕數人當時在場者，與愛活生同其意見。然則使顯無加害意思之羣衆，突忽之間，一變其態度而爲構成暴動之羣衆，將對捕房加以破毀者何耶？總務處長希爾頓瓊生於中國人民有長期之經驗。其意見似以爲致此者，中國人羣衆心理也。此固可以釋明，然亦未必即可釋明。瓊生從不在場。而在市外，恐在華外人或未有知東方人心理如該氏者，亦未可知。事當記憶者：在未開槍以前一小時半頃，有學生四五人被捕送至老開捕房，加以拘押，有多數學生跟隨其後，約十八人，亦因其請求，同被拘押。紀錄之中，未嘗載彼等曾起擾亂之表示。又有應行記憶者：該巡捕證言，嗣後又有學生被捕，跟隨學生更多，約二十人，並未載彼等有違法之表示，亦經拘押，此諸人等均經在會審公廨一併以騷擾罪被控。其時以後，又有學生被捕送至捕房，隨有七十乃至百人，其中頗有非學生者，跟隨著進入內室，稱爲辦公室（問事室），頗有喧嘩於其內，旋被強迫或竟施用暴力，驅至南京路上。

五月卅日羣集南京路之眞因及轟擊。

關於羣衆聚集之眞正目的及用意，證言極屬紛歧，或謂並無特殊原因或理由存在，或謂其初不過尋常星期六下午南京路上之人羣，或謂學生數人被捕後，羣衆因觀衆及因逮捕而隨觀者，數遂增加，各證人意見所同者，則羣衆在初並無加害人身財產，亦無促起糾紛之意是已。關於開槍之眞正原因，證言亦復紛歧，或謂並無正當理由存在；而捕頭愛活生之陳述，則以爲設不槍擊羣衆，老開捕房當被破毀；或以爲不見有開槍之理由者，率皆性較仁慈，不忍見流血之事，不免稍有偏見；其以爲槍擊羣衆爲保護身體財產所必要者，則無偏見而行爲皆出於善意。愛活生捕頭答復下列訊問，「五月卅日南京路風潮之眞正起源爲何？」證稱「此係由日本紗廠之風潮，而此項風潮頗生惡感」，且以其所見，五月卅日南京路事件與日本紗廠糾紛係屬相關，日本紗廠糾紛，不過通常工業爭議而已，並無預見有嚴重糾紛之理由，就有無開槍之必要之問題，量定證言之分際，余以爲須就下列事實，加以考慮：第一、無論如何，任一證人不能在每一刹那間目觀發生事實之全體，當時情景瞬息變遷。第二、證人中有數人目觀一時之情景，其時並無危及人身財產之事，衆意愈同，而未注意羣衆氣度之急變，彼等並無偏見，彼等陳述所見事實，固絕對眞實也。第三、適間曾自認其缺少巡捕之愛活生捕頭，在某時刻內，曾在捕房一定距離外相助捕人，旋又於喧嘩中報告警務長，旋又於紛擾之下，指揮並相助驅除羣衆於辦公室外，突至道路上觀察形勢，又同歸捕房關閉門戶，既回

憶一千九百零五年之事變，及其一己之責任，又發見羣衆增多，氣度改變，以致頗爲激動，是屬當然，而亦非無理由，遂下開槍之令，而開槍立即隨之，因其承認射擊隊員並未聞其命令，故其時亦深知羣衆之不能聞見也。余所以謂彼頗爲激動者，因彼自承其發令開槍之時，尚有西捕在羣衆內，又因此語乃所以表示其心理的態度。又應注意者，彼證言中曾謂驅除辦公室內羣衆，頗遇困難，其時已成混戰之局，凡椅及他物及棍棒並舉齊施，此下午中頗多頭破血流之事，彼在一小時有半時間內之心弦，及其責任之觀念，在情勢變遷之下，足使最爲強勇者無可遲疑而爲行動。彼確信巡捕動員令第十五條所指之情形存在，並依該條而行動。彼信以爲下午三時三十七分頃所存在之情形，足使其所取行動爲正當，遂從其長官訓令而行動，彼爲下級官吏，本知違令之結果爲何如，彼兩次出席證人欄，余深覺其誠實，有崇高之責任觀念，並有嚴格遵守職務規程之希望，余覺其爲人極機警，並嚴格服從。第四、在訊問進行中，依其所自認者而言，證人中有數人者，事實上係在考驗之下。而其結果遂致彼等在無意識中使當時情景以最有利於自己者，顯現於心目，是固自然之數也。

開鎗之必要可否消除

參與制止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下午南京路上風潮之巡捕出席證人欄時，於其品性及其維持秩序遵守巡捕職務之希望，均經詳慎考察之後，並於各項證據包括各項文件在內，反覆讀閱之後，余全信若有較多之巡捕勤務於下午三時一刻頃之風潮情景中，則開槍之必要可以消除。余同樣確信，因下午三時半頃無較多之巡捕在場之故，其消除遂不可能。其時羣衆已顯不能自制，但不能自制者，身居前列之人尙少，其尤烈者，爲身居後方所謂遊蕩無業之徒，不留退却之路，且自確信其無所畏懼也。此輩身居後方之人，或無由知少數巡捕制止羣衆進前所爲之準備，竟致多數人等，因他人之冒昧失慎，茫漠不察，並不自覺其在社會中有維持安寧秩序之個人責任者而死傷，殊深遺憾。詳考證據，余深知並相信，所有證人不問其爲巡捕、爲市民，意見全然一致者，則羣衆開始聚集之時，逮下午三時二十五分之頃，仍各無促起擾亂致加害人身財產之意。余不能因證據之紛歧，遂信以爲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下午南京路上羣衆中人係以暴動之意思而來也。

變更羣衆氣度者爲何因

自所有證人意見一致之事實，即羣衆開始聚集時並無強暴人身財產之意，加以推求，余不能全然滿意決定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三時半頃，一般羣衆中學生僅屬排日之遊行，一變其氣度而成反對一切外人之憤怒，究以何者爲正確之原因。如證人等所言，初時並無強暴人身財產之意，其對於羣衆氣度之裁量，倘無誤謬，則使羣衆變其氣度，致使受施強暴於人身財產者，此必有某種事由發生於其間。解決此問題，實大非易。關於此日下午三時二十五分以後發生何事，余既反覆閱讀互相矛盾之證言，始全信羣衆氣度之變更，必由於下列理由；即不然，亦多半由於下列理由矣。

第一、由於中外人民間長期及直近之痛苦，有如前節風潮之起原及性質所述者，如不由於其全部，亦必以其一部爲原因。

第二、由於被巡捕自辦公室以強力及暴力驅出之七十乃至百人者，與道路上羣衆相混合，因此七十乃至百人中，有流血者，立促起道路上羣衆方面熱血之感情，有如希爾頓瓊生妙語所形容。在此七十乃至百人未經以武力及暴力驅出道路以前，吾人所聽證言，未嘗謂有「殺外國人」、「推翻外國人」之呼聲。

第三、由於羣衆間顯然缺少人數數用之巡捕，有效之武力，與威權缺乏之時，人頗易流於沸騰威脅恐嚇及危險，如有充分之權力，相當之威權，恒不作此項之表示。

前述結論所根據之證據

第一、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巡捕逐日報告。

第二、巡捕房總巡希爾頓瓊生向總巡克利約翰麥高雲之逐日報告，由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此項報告係與巡捕逐日報告互相聯屬。

第三、工人學生布黨活動之概略，引起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老關捕房附近南京路上開槍事件之事實紀述。係上海市巡捕房刑事檢查科捕頭蘇馬巴特力克紀溫士所緝。

第四、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四至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字林報。

第五、教士海利惠斯里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第二頁至第十八頁，書記博良所記頁數第九頁至二十五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八三二

頁。

第六、教士西安雷孟來安徒生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三九四至四一三，書記博良所記頁數四〇一至四二〇。

第七、教士約翰威斯科蘭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二五四至二七〇，書記博良所記頁數二五〇至二七〇。

第八、律師亞曹克威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四七四至四八五，書記博良所記頁數四八一至四九二。

第九、上海工部局董事會總董司徒林費信悖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四二至六〇，七一至七四七，書記博良所記頁數四九至六七，七二四至七四一。

第十、捕頭愛德華威廉愛活生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一九五至二五三、七〇〇至七〇四，書記博良所記頁數二〇一至二九五、七〇七至七一〇。

第十一、總捕頭曹馬巴特力克紀溫士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五三九至五四二、五七八至五九八，書記博良所記頁數五四六至五四九、五八一至六〇五。

第十二、商人霍博特波爾西金恩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四六七至四六九，書記博良所記頁數四七四至四七六。

第十三、上海工部局董事會董事及視察委員會委員威耳納喬治里滿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六二一至六三六，書記博良所記頁數六二八至六四三。

第十四、上海工部局董事會董事及視察委員會委員約翰海爾曼天賜德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六四四至六五二，書記博良所記頁數六五一至六五九。

第十五、巡捕房密探雷吉納爾佛蘭士塔布隆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二九三至三三四、三六八至三六九、五〇五至五一二，書記博良所記頁數二九九至三四一、三七五至三七六、五一二至五一九。

第十六、博頓醫士夫人憑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四七〇至四七三、五〇〇至五〇四，博良所記頁數四七七

至四八〇、五〇七至五一一。

第十七、日本紗廠經理正木氏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五五九至五六九，書記博良所記頁數五六六至五七六。

第十八、日本紗廠經理岡田氏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四九〇至四九九、五一三至五三八，書記博良所記頁數四九七至五〇六、五二〇至五四五。

第十九、威廉加美倫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五七〇至五七四，書記博良所記頁數五七七至五八一。

第二十、巡捕局代理總巡雷紀納爾麥克馬丁證言，見證言筆錄余所記頁數一六三至一八三，書記博良所記頁數一六九至一八九。

第二十一、會審公廨訊被捕學生之筆錄。

第二十二、吳淞自治學院院長張嘉森博士之說帖，分致委員會各委員。

第二十三、律師前任大理院庭長李祖蔭之說帖，分至委員會各委員。

預料將發生紛擾之理由

吾人今將研究預料將發生紛擾之理由。預定考驗此特殊問題特有關於五月卅日之擾亂。關係此問題吾人所得者：

第一、總巡捕房電話冊第一頁所載之電話消息，係五月卅日上午十一時卅五分由紀溫士所發，其中有下列報告：「諸告知當值長官，中國學生方面在河南路爲猛烈排日演講」。何以此消息未送至老關捕房，無由推知，由紀錄觀之，此項消息，并未見其曾送各捕房。

第二、五月卅日下午十二時一刻紀溫士又曾分送電話消息於各捕房，其言謂：「學生及他人計擬散發排日傳單，並宣講排日演說，總巡已發命令，各捕房負責長官應取先事措置，以保此種活動遍及租界。」直至下午十二時四十分，此項消息，始達老關捕房，紀錄上未見此項消息是否爲各捕房所接到。曾訊問捕頭愛活生，接到此項消息時，彼有無特別義務即予實行，彼答以「無有，但意係命令於該下午內留守勿出，此當奉行。」顯可見愛活生在此時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尚未慮及局勢之嚴重。

第三、愛活生下午一時五十五分離餐室，歸己室，其時間電話鈴鳴，係由辦公室接來，愛活生接電話時，係由三道頭惠爾格斯報告其方由一華捕接得消息，謂學生方在南京路勞合路口集會，彼即召副捕頭臬爾斯威爾並與臬同到辦公室遇爲此報告之華捕，該華捕重述惠爾格斯之報告，彼與臬及此華捕並其在辦公室內所召集之數人，前往南京路勞合路口，見其處人行路上有學生數人，其一演說，其餘執小旗、小冊子及棍棒圍繞於側，彼進至演講之學生前。並謂汝演講之性質爲何，該學生答以無所謂（此處原文不明），彼（愛活生）從其通譯得知演講爲排日，因是遂捕演講者及其餘四人，送至捕房，尚有十八人跟隨其後。彼在捕房詢問學生，謂「集會係屬何因，有何意義。」學生等謂「我等集會抗議日本紗廠內華工死亡之事。」彼告學生，此須得工部局允許，並令通譯查明各項小冊子，考其性質。通譯告彼均係排日，學生之一並謂欲收回海關及類此之語。

第四、五月卅日下午二時四十分，老關捕房有電話消息達於總巡捕房，命其傳播，謂中國學生方遊行老關警區，手持寫有排日文字之旗幟，並爲排日演講，已有五十人被捕，此項消息，係於下午二時五十分記錄於總巡捕房。

第五、五月卅日下午三時三十四分，老關捕房復有電話消息達於總巡捕房，係由惠爾格斯簽字，謂吾輩方在南京路開槍射擊暴衆。

第六、五月卅日下午三時三十四分，由老關捕房接到消息，謂吾輩在南京路開槍射擊中國學生，請傳播，紀錄上並未證明此項或同樣消息發送其他捕房，及其他捕房接到之事。

第七、五月三十日下午四時，由總巡來一消息，載於總巡捕房電話冊，謂「動員，請傳播」，老關捕房記錄草簿，並未載總巡發來之此項消息。

第八、五月三十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馬丁大尉來一消息，請予傳播，謂「所有人等均禁在營盤以內。」老關捕房未有接到此項消息之紀錄。

第九、由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止，代理總巡及總巡並巡捕之逐日報告，明示以該期間內上海及附近擾亂之情形，又引起南京路上開槍事件之勞工學生布黨活動之日記，亦明示同等情形。查閱一九

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止之巡捕逐日報告，可發現此諸中國人等頗爲激動，排日感想，日益增高，人身財產之損害日有其事。

防止擾亂所可取之先事措置

查閱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止巡捕逐日報告，吾人所可見者：

第一、在職警官及巡捕之總額，實質上並無變更，此應注意者，「巡捕逐日報告」並未記實行執務之警官巡捕之人數，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在職警官巡捕共二千六百二十七人，並未記實行執務之實數；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報告載在職警官及巡捕人數爲二千六百二十八人。

第二、巡捕逐日報告中所發見之紀錄，表示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每日中在職官員與巡捕人數，殆屬同一。

第三、證據上既表示十二月九日至五月三十日間，時時有遣派巡捕至公共租界內外各地之事，但未嘗見此項差員有非由在職官員巡捕中遴出者，證據之中未見有徵調他人以增加在職巡捕人數之事，亦未見五月三十日中所有在職人員曾經全數調度之事。

第四、依愛活生證言，紀錄上表示五月三十日下午八時老開捕房在職巡捕約三百人，其中約三分之一實行執務。麥高雲所述五月三十日下午八時老開捕房在職巡捕人數，稍爲詳審，麥氏謂在職巡捕總數爲三百十八人，其中有西捕二十六，印捕六十五，華捕二百二十七，總數之內，請假者十人，實際在職者二百九十八人；並謂雖五月三十日下午八時老開捕房在職人員，實有二百九十八人，有西捕在內，印捕亦有，華捕亦有在內。雖五月三十日上午十一分三十五時風潮已在醞釀之中，雖在下午十二時四十分有特別通知致送老開捕房，指揮其取特別措置，而卒未爲任何增加實行執務之巡捕人數之努力。直至下午二時一刻鳴動警鐘時爲止，在此時間，尤以全體西捕後始出頭相助者，數達六人，皆居其各自房間之內。紀錄之內，並未見有，通知五月三十日在職人員應取特別措置，以免租界發生風潮之事，即西捕亦未嘗一與通知。就紀錄所載，直至五月三十日下午二時一刻以前，並未取特別措置，以防風潮。蓋在總巡通知應取特別措置後，約近二小時之久矣，依紀錄所示，即遲至下午三時二十五分，老開捕房亦僅有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八三六

西捕六人，實行執務，及少數印捕華捕，除開槍者外，確數未詳。

制止五月三十日擾亂所取之方法

五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時蓋甚早。捕頭紀溫士已發出電話通告，謂中國學生方在河南路宣講激烈排日演說。並於下午十二時十五分更發通知，謂學生及他人方面擬散發排日傳單，並宣講排日演說。又總巡亦傳命令，謂捕房負責長官，應取特別措置，以保彼等活動不至遍及租界。又五月三十日下午一時五十五分至三時三十分間，學生多人，已經被逮，且自老閘捕房當值官員觀之，亦有大眾之幫激人士在南京路老閘捕房附近。事雖如此，而除鳴警鐘之外，迄未取任何步驟以增加當時在職巡捕之人數。

致死受傷之環境

依余意見，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市老閘捕房附近，致死受傷人等之環境，在論風潮之起原及性質一節，業已爲充分之說明，自可參看該節。所可注意者，其餘捕房於五月三十日亦捕學生，而無嚴重風潮發見。紀錄中並未見其餘捕房果取何種措置以防制風潮之證據，我以爲下列事，克利約翰麥高雲總巡，雖（一）由其屬吏供以完全之報告；（二）並知以前風潮之歷史，而於此不幸之日期，未嘗留守執務，實堪遺憾。麥若在場，當可取較高程度之特別措置，以制止風潮。凡此所言，自係追懷既往耳。

結 論

出席委員會各證人，自其陳述有關查訊問題之真情之希望而詳慎查驗其性質，並反復詢問證言及文件之後，余欲爲下列之陳述：

第一、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發生風潮之性質，余已在前述：（一）此項風潮之遠因及（二）近因二節內列舉。

第二、既經查閱（一）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巡捕房每日呈送工部局之報告中有關多數住民之不安及他人對此心理紛亂之住民所加毒害之影響之事實，（二）上海市中以前發生之風潮之歷史，余全信負維持秩序之責者，有可以預料將發生風潮之若干理由存在。

第三、由所有證據文件，及風潮中慘劇以前四小時前巡捕房已接有應取特別措置之通知之事實外表言之，迄末有何處置，比有所爲，而亦甚晚。

第四、以前吾輩根據證據歷述事實之際，吾人相信其對五月三十日制止風潮所曾取之方法，所有敘述完全無誤。

第五、吾人相信前此風潮之性質一節中所述事實，對於五月三十日二十九人，（其中七人爲學生）致死受傷之環境敘述詳密，完全無誤，（參看筆錄八二一頁）。

第六、當訊問時，余悉各方面人士，或與五月卅日風潮有關，又或負有責任，皆願意自致於委員會所行調查之下，甚爲滿意。

第七、工部局因所行職權未經確定，執行市政於一定限度（此限度或屬太大）感覺困難。

第八、有若干西捕處置道路上羣衆及被拘捕個人，未能實行充分之人道。

第九、當局者既有權力行事，爲減少華人忿恨計，總盡力從速了結多年未結關於會審公廨地位性質之交涉懸案。

第十、關於華人參與上海市政問題，在條約所許之範圍內，應當提出，商議解決，目下情形，自多數觀之，實屬無可再忍，非經解決，仍將爲嚴重糾紛之源。

第十一、涉及外人之關係與外人間之爭議，強制華人遵從外國法律之治外法權問題，應迅速勿緩，互相討論而解決之，關係各方之間，本有公平合理之解決基礎。

第十二、華人對於上海市內喪失主權及領土之不平，亦爲一問題，爲當局所不能漠視，此乃一重大問題，如獲解決，則現在之糾紛，當多所消弭。

第十三、華人對於中國不忠之官吏所締結不公平條約之不平，亦爲另一問題，應由中國人民之一切友邦，慎加考慮，互與磋商，公平解決。

第十四、在華外人對於彼等自己以倡導及先例，遍播中國之自由獨立原則，爲新興青年所薰習者，未能顧慮。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十五、中國人民已開始採取一種新文明；已開始主張公共事務之誠信有效之處理；已開始認定倘以獨立民族而永存，則將於其政府之事務，必獲有更爲廣大更較直接之參與；已開始認定如希望直接參與政務，則覺醒並永久之覺醒爲應付之代價；已開始認定野心墮落自私之政客，如不加監視，即將機詐的並強固的壓迫人民之權利，如不制止，終將破壞政府及人權之基礎；已開始覺悟共和政體之下，應無偏無頗依法懲辦剝奪人權之人；已開始認定如當局繼續爲政府官吏之不正行爲，而人民不加制止，則將剝奪人民之參政權；及人身與政治自由之權，其終也更將剝奪人民指導政府之權。

第十六、捕頭愛活生初時全信羣衆之聚集，本無意於暴動，嗣因彼在當時行使之職務繁多，未能全見羣衆氣度之急變若是，既認定不遵動員訓令行事時個人應負之責，遂於此剎那間奉行該令。

第十七、總巡克利約翰麥高雲雖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起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晨止，上海市及其附近繼續存在之情形，並學生及他人計擬散發排日傳單並宣講排日演說之事實，得有充分且完全之報告，仍於五月三十日下午十二時一刻離上海市並通知其代理人，彼充分且完全注意於種種嚴重情形，仍身留市外約三小時之久，即至其返還之時，彼仍逕往跑馬廳，未曾召集僚屬報告當時之狀況，據余判斷，該氏既得有完全報告而離其職守，身留市外，幾近三時，實難辭咎。該氏之陳述，謂約在三時一刻頃，即開槍前十五分或十七分左右，經過南京路並老開捕房時，未見有非常之狀況，或紛擾，發生之朕兆，亦與其餘多數證人之陳述不符。余又見其當時離開職守，而不通知代理人以寄託其責任，有何理由，倘能親自到場指揮老開捕房人員，即遲至當口下午三時一刻之頃，或於可救若干無辜之生命也。

勸告

再讀調查時所得一切證言，余願如下列之勸告：

第一、在上述結論所總陳之提議見諸實行以後，上海市政團體之權利義務及責任，應使其較臻確定。

第二、查總巡克利約翰麥高雲對於公共租界內及附近大部分華人奮激之狀況，依其經總巡資格簽字逐日報告，自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其所爲五月三十日報告止，（參看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四月一日至六

月三十日巡捕逐日報告）證明其已料有此。查總捕頭紀溫士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南京路老開捕房附近開槍事件所由生之工人，學生，布黨之活動及事實，日記中所提出之日報，並查麥氏在調查中所爲之自認，（參看六三至一四四頁，一五三至一六二頁，七〇六至七一頁，）其中關於該氏並未取事先防範方法以制止五卅風潮，及當日下午離開捕房之事實，余全信該氏對於維持所轄區內安寧秩序之責任，無相當之了解。故余擬鄭重勸告，應以能依所負重大責任之比例而執行職務之人代之。

第三、查上海公共租界內有多數國籍之人民，生活住居於其中，余以爲總巡及代理總巡，應由二個國籍人民中選出之，庶使將來如有擾亂及風潮，其責備不致惟加於一個國家。此種辦法，爲較妥善。委員會委員及主席芬利約翰敬謹誠實上言。一九二五、十一、九、中國上海。

二、王世杰：滬案重查的報告（註四）

英日美三國公使，已於去年底將滬案調查委員的三個報告，宣布了一個「節略」了。北京外交部，彷彿除了命令駐滬交涉員退還上海工部局七萬五千元的支票而外，迄今尚無其他的動作。各種援助滬案的民衆團體，彷彿除了上海學生會而外，亦尚未向政府，向外人，有何嚴重的表示。大家都在那裏死著或冷著。這實在有些令人難過。

英日美三國委員的報告，比一般人所預期的結果還壞：英國委員不承認英國巡捕愛華生 *Everson* 有任何過失；而據他的報告所說，愛氏之所以不會有過失，彷彿就因爲他是一個二十年的上海老巡捕！至於總巡捕以及工部局人們是否亦無過失，他的報告概未說及。日本委員的報告，較英國委員的報告，更進一層。他不但堅認那個指揮開槍的愛華生毫無過失；他並且堅認那個臨事而尚往某處參觀賽馬的總巡捕麥克隱 *Mc Euen* 氏以及工部局主席費慎典 *Fessenden* 氏，亦俱毫無過失！美國委員的報告，承認總巡捕麥克隱氏，對於五卅慘劫的發生，負有玩忽的責任；至於指揮開槍的愛華生，美委員亦不承認他有過失。

這些報告，用不着詳細的評論；我們只在這裏提出幾項簡單的觀察：第一，這回調查的委員會，不特沒有中國委員在內，並且沒有一個委員是屬於一個與滬案絕無關係的國家的——美國也與工部局人員及公共租界有密切關係

。第二，這回調查的結果，全然是以外人一方面的證據為根據的；在調查的全期間內，始終沒有一個中國人出庭作證人。第三，三國委員雖俱承認愛氏的開槍行為必要行為，卻都沒有提出一個足以證明愛氏開槍行為必要行為的證據；而對於從前一般所公認的許多反證（如彈從背入，繼續開槍達數分鐘之久，開槍警告不過十秒鐘等等），這些報告，亦復一字未提。第四，三國委員的報告，亦非完全一致。根據這幾種觀察，我們可以剴切的說：這回調查的結果，不獨在法律上不能拘束中國；即在道義上講，亦絕不能要求中國承認。

就是英日美三國公使，似乎也不好意思根據這三個委員中的多數意見，提出一個解決條件。所以他們繞了一個灣，讓上海工部局探定一種解決條件；他們只立於贊成者的地位。工部局所探定的條件是：承受愛氏麥氏兩人辭職，致送七萬五千元的卹金於滬案的死傷者。

對於這種解決條件，我們自然更用不着什麼評論。我們只略一回想五卅及五卅以後死傷者之慘狀，以及半年來全國各地因罷工、罷市、罷課所受的種種損失，我們便不能不把這樣的條件，看作蔑視公理，玩視中國民氣的條件。中國外交當局，自應該一面嚴厲的表示不能容認那些條件為解決條件，一面積極的向關係國政府繼續交涉懲兇，賠償，保障諸種條件。關於懲兇一層，如果英政府始終拒絕中國的要求，中國政府便應採取相當的國際「報復手段」(Reprisal) 關於賠償問題，中國政府應自行調查損失，審定一個賠償數目，向英政府提出。關於保障上海市民的生命財產與自由之條件，中國政府應分別向英國及其他關係國提出。這些保障條件之中，自然以改變上海工部局的組織與收回上海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廨為最要。會審公廨之收回，並且必須是無條件的收回，與無限制的收回。英人曩曾要求以擴充租界為收回條件，以收回民事管轄權為收回限度。那些都是我們應該反對到底的。

國民軍與孫傳芳的反奉，不都說是因為奉天軍閥摧殘國民對於滬案的愛國運動嗎？現在北京的政府已經是國民軍的政府了。上海也成了孫傳芳的上海了。我們真忍禁不住的要問：究竟你們也打算辦滬案不辦？

可是我們雖然忍禁不住的如此發問，我們卻也明知我們的發呆。什麼軍閥政府都是靠不住的。滬案解決的關鍵，到底還賴國民督促政府，尤其要賴國民自力抵抗。大家不應該忘了經濟抵抗；尤其不應該忘了排貨運動。

北京交通部司長凌昭通電揭發吉敦鐵路墊款秘密。

本日北京交通部司長凌昭通電揭發葉恭綽、張作霖與日本秘密簽訂吉敦鐵路墊款合同，籲請全國各界合力反對。葉恭綽則通電否認其事。（註五）

按：本合同自民國十二年間已開始秘密交涉，至本年二月間始簽訂暫訂合同。以修建吉林、敦化間三百五十哩鐵路為抵押，秘密借款一千八百萬圓。暫訂章程計十三條。（註六）

附錄：凌昭通電全文（註七）

各報館轉全國國民公鑒：吉敦鐵路為吾國東三省重要幹線，國防經濟動關國家存亡。曩者日本為貫徹侵略南滿政策起見，覬覦此路，垂二十年。卒因我國人表示反對，是以稽延多年。在我政府，固不敢公然行此賣國政策。即日本朝野，亦自認迫我訂立二十一條以後，兩國外交，動生齟齬，彼此不利，中止進行。不意張作霖等甘心賣國，竟於十月二十四日秘密違法訂定吉敦鐵路墊款條約，其總額為日金一千八百萬元。經過情形：依本年五月十八日由日本南滿株式會社社長安廣伴一郎，委任松岡代表，與張作霖接洽。十月二十一日由張電葉恭綽辦理。其文曰：「北京交通部葉總長鑒：守密。吉敦合同松岡理事已簽字，交由魏局長武英攜帶回京，請即簽字可也。張作霖、馬。」二十四日由葉恭綽摺呈段執政批一閱字。同日即盜用印信，與日本簽訂合同。全案公文計有：魏武英交涉吉敦合同經過情形摺一件、魏武英呈交涉吉敦合同關係文件手摺一件、葉總長面呈執政奉批閱字手摺一件、吉敦合同底稿一件、吉敦合同往來附件底稿共十件、吉敦用款聲明函來往底稿共十一件、吉敦合同正文中日文十一件、吉敦日文附件五件、吉敦用款聲明日文函一件、吉敦用款答復中文函稿一件、松岡洋右日文委任狀一件、致吉林督辦省長函稿一件、致奉天省長函稿一件、交涉經過節略一件。查敦化密邇朝鮮，此路接軌南滿，聯絡日本海運、開東省與該國交通之捷徑，此後日本對我國軍事行動，儘可朝發夕至，興言及此，不寒而慄。以昭之愚，認為該款不能成立之點，其理由有五。一、華府會議協約，載明國際條約不能秘密締結。二、吾國約法規定，凡與外國締結條約，須經國會之通過，曾經外交部通知各國在案。三、兩國締結條款之慣例，須經外交部之換文，此偽約並未經過此種手續。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八四二

四、張作霖二十一日電，言明松岡已經簽字，何以至二十四日始呈段執政。五、該約載明墊款償請，即行取消。現龔交通總長（心湛）面詢南滿會社代表，據云：該款尚未動用分文云云。（電文有脫漏）之行爲，證據確鑿。我全國國民，應如何奮起力爭，以挽國權，面救危亡之處，祈統一主張，以期達到廢款目的，而除國家百年之大患。臨電悲憤，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交通部航政司司長凌昭叩，漾。

註一：「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第四冊，第六篇，頁二四。

註二：孔另境：「五卅外交史」，頁五九——七〇。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三，第六號，頁一三七——一四六。

註四：「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七期，頁八三——八四。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號，頁一五二。

註六：「臺灣民報」，第八十八期，頁五。

註七：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時報」。

二十四日 國民政府通令設立財政處，統一廣東財政。

國民政府以廣東軍事業已平靖，財政亟需統一，故通令設立財政處，以統收統支，各軍應領軍費，均由財政處核發，不得再有擅自截留情事。令曰：

「軍事現已平靖，財政亟須統一，所有廣東省內各屬征收事宜，已由財政部分別派員前往接管，設立財政處，統收統支，嗣後凡政府所轄軍隊，及一切軍事機關，所有應領軍費，均歸財政部按照預算數目核發，不得再有截留。各屬征收機關，非有財政部特別命令，亦不得擅行支撥，如果駐防各軍，有確因道路寫遠，領款爲難，不得不就近劃撥者，必須由部填發支付命令，飭由該處財政處長核撥，倘無此項支付命令，各軍再有擅自截留情事，即作違抗政府論，其各一體凜遵。此令。」（註一）

國民政府以財政收入銳增，勉宋子文益圖整頓，以裕革命軍費。

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以到任將近三月以來，收入驟增，遂將整理財政經過，暨收入增加情形，列表呈核。至本日乃奉國民政府批示如下：

「呈表均悉，該部長任事未及三月，收入較前銳增，東南兩路用兵軍費，賴以接濟，自非整理得宜，成效曷克臻此。披閱來呈，良深嘉慰，現在逆賊討平，全粵統一，內部障礙盡除，措施較易，而此後籌備北伐，需款尤殷，望即更加奮勉，益圖整頓，慎選僚屬，嚴剔弊端，新稅以次推行，苛征悉予罷免，務使軍費充，而革命完成；國用足，而民力不憊，有厚望焉。表存。此批。」（註二）

國民政府公布修訂各項刑法條例。

本日國民政府公布修訂特別刑事訴訟條例第三條第二項及第十七條條例，和修訂特別刑事訴訟補充條例第三條暨修正統一廣東軍民財政及懲辦盜匪奸宄特別刑事條例第二十三條。茲附錄各項條例如下：

一、修正特別刑事訴訟條例。

第三條第二項

所長受迴避或拒却之聲請時，由資深之審判員代行審判長職權。

第十七條

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時，應即日將卷證咨由司法行政事務處核辦。

二、修正特別刑事訴訟補充條例。

第三條

辯論終結後，不能即日宣告判決者，得延長之，但不得逾三日。其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案，應咨由司法行政事務處核辦，不能即日辦理者亦同。

三、修正統一廣東軍民財政及懲辦盜匪奸宄特別刑事條例。

第廿三條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八四四

凡死刑無期徒刑，非經司法行政事務處覆准，不得執行；司法行政事務處認為有疑義者，得咨由特別刑事審判所再審。（註三）

國民政府令准設立爆烈品專賣處。

國民政府為管制危險物品，特於本日令准設立爆烈品專賣處。令曰：

「呈報遵照政治委員會函令，設爆烈品專賣處，及取締暫行條例乞鑒核由。呈及條例均悉，查核所擬條例各條，尚屬可行，惟第七條所謂『酌量辦理』應有明確之規定。仰即遵照，妥擬呈候准，再一併由部公布施行可也。清摺存。此批。」（註四）

國民政府令准省港罷工委員會派船緝私，以保障罷工，杜絕私運。

國民政府於本日令准省港罷工委員會派船緝私，並通令水陸軍民長官知照，令曰：

「為令飭事，現據省港罷工委員會值日委員麥捷成呈稱：職會現據糾察委員會呈稱：為呈請備案事，職會第十八次會議，由徐委員成章提議，封鎖省港『河南』、『佛山』兩輪，以杜奸商運輸貨物往港，經議決派第一支隊駐芳村，第三支隊駐西堤，第七支隊駐河南，並火輪二隻，電輪一隻，設指揮處，在該輪船往來巡緝，而免疏忽，經已照案分別派遣，嚴密巡緝在案。理合備文，呈請鈞會察核備案，實為公便等情。據此，竊查該會呈稱各節，原屬保障罷工，杜絕私運，自應照准，惟省河有軍警林立之地，若不預先知會，誠恐發生誤會，且職會糾察隊巡察，容有未週，而假冒軍隊，藉勢包運之舉。按之往事，亦曾經迭見，故茲為防微杜漸計，自應統籌周密計策萬全，理合備文呈請察核。伏乞俯賜通令水陸軍民長官遵照，對於部屬嚴禁包運往港情事，如遇職會糾察隊請求協助偵緝之處，應予極力扶助，庶幾糾察無意外之慮，而罷工得確實之保障等情，據此自應准如所請辦理，除分令並函請軍事委員會轉飭各軍外，合行令仰該□即便遵照，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此令。」（註五）

國民政府任命陳芝昌署廣州地方檢察廳檢察長，並派楊匏安、譚桂萼為廖案

特別法庭審判員。

先是總檢察廳檢察長盧興原彈劾廣州地方檢察廳法官區玉書、李文蔚等瀆職，檢發不當事實。一爲麥知覺吸烟案檢驗疏忽，一爲勒繳保證金不予發還，於十二月三日由監察院查辦，亦認有瀆職之處。呈曰：

「李文蔚辦理麥知覺案實觸犯刑律第一百四十八條之瀆職罪，及三百四十六條之濫權監禁罪，而妄引條文，曲解法律，實行違抗長官命令，尤爲不可輕恕；區玉書始則放棄職責，聽其屬員，濫權監禁，雖明知其非，亦不糾正；繼復曲爲袒護，與屬員串同一氣，違抗命令，不僅縱庇，實乃狼狽爲奸，其罪應與李文蔚同科。盧興原僅請予以免職處分，尙嫌過寬，伏維政府迭經宣言，肅清貪官污吏，與民更始，似應丕振霜威，將區玉書、李文蔚嚴行懲辦，以儆其餘。」（註六）

國民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三日乃將區玉書、李文蔚等瀆職案情令由懲吏院依法辦理外，至本日遂任命陳芝昌署該廳檢察長；並派楊匏安、譚桂萼爲廖案特別法庭審判員。（註七）

國民政府令九江鎮成立農民自衛軍，藉資捍禦。

前因九江鎮遭匪禍，廣東民政廳長古應芬曾派員查明農民協會情形，及擬定九江鎮地方善後辦法，至本日乃奉國民政府令曰：

「呈悉，九江（鎮）地方，前次遭禍情形，至堪憫念；籌維善後，自屬切要之圖，應由民政廳督飭該縣長厲行禁絕煙賭，以清本源，民團既經改組，董率有人，仍責成該縣長，認真考核，勿任有此匪及欺壓平民情事，一面提倡農民自衛軍，俾早成立，藉資捍禦，仰卽轉飭遵照，此批。」（註八）

國民政府令免潮海關監督兼汕頭交涉員江屏藩本兼各職，改由馬文車接任。（註九）
北京臨時執政府命陳錦濤爲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註一〇）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國立女子大學同時興辦。

國立女子師範大學，前因拒長發生風潮，遷延不決，當經教育總長章士釗決定停辦，並就其校舍設備，另行設立北京女子大學，提經國務會議通過辦理。旋以時局發生變化，事過境遷，被停辦之女子師範大學同人，乘機進行恢復，與女子大學當局，因校舍等問題，時生衝突。是日，段執政明令國立女子大學，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均著繼續辦理，並著財政、教育兩部，迅即妥籌辦法，呈候核奪施行。

(註一一)

張作霖、郭松齡兩軍激戰巨流河，郭軍敗績，松齡被捕殺。

二十二日郭松齡攻陷新民屯，張學良敗守遼河口，二十三日張、郭兩軍鏖戰巨流河，張軍因吉、黑援軍加入作戰，聲勢大振；而郭軍富雙英、劉振東等所部，已暗降張學良。其最重要者，為砲兵旅長鄒作華陰令附己砲兵退出陣地，並將後方所儲子彈抑而不發。(註一二)且張軍左翼吳俊陞率騎兵襲擊郭軍後路白旗堡，郭軍之在營口者，回顧不及，以致大敗。本日清晨，松齡夫婦在新民屯附近被捕，於解送瀋陽途中，奉張作霖電令就地槍決，將屍體運往瀋陽示衆。郭軍殘部約三萬人，均由奉方收編。(註一三)郭松齡自上月二十二日發動起兵回奉，至本日死於兵難，爲時一個月又兩天。郭松齡握有奉軍精銳，且有馮玉祥聲援，起兵之後又一路勢如破竹，本已勝利在望，乃因日本出兵助張，復以進兵過速，關內留守部隊應援不及，遂功敗垂成。

附錄：

一、曹德宣：我所知道的張作霖——郭松齡倒戈前後(註一四)

郭松齡倒戈之前後

(一) 郭松齡倒戈的經過：是由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三日起，至同年十二月廿四日止，爲期整一個月，即告失敗。其詳細情形：緣由於奉軍自民國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戰爭，被吳佩孚打敗後退出關外，保境安民，生聚教訓，埋

頭苦幹了兩年，楊麟閣替張作霖延攬以姜登選爲首的一班較優秀的日本士官出身軍人，整編訓練，軍聲大振，於民國十三年在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三角聯盟的大轟之下，奉軍又出兵進關，報復直系之仇，因馮玉祥的內應，一舉兩破榆關，直下平津，翌年長驅南下長江一帶，實爲奉軍黃金時代，亦是張作霖被推爲安國軍時期，是最得意時期。然好景不長，盛極而衰，從此即走下坡路，遇着國民革命軍長驅北上，奉軍即敗退出關了。

當奉軍極盛之時，勢力擴張於察、綏、平津、直、魯、豫和蘇、皖一帶，內部新舊派別傾軋益甚，新派以楊麟閣爲首，舊派以張作相、吳俊陞爲首。新派中又分士官、陸大兩系，楊麟閣、姜登選代表士官系，郭松齡、李景林代表陸大系，兩派互不相容，暗鬥已久。奉軍於十三年戰勝後，新派要人如李景林任直隸督辦，楊麟閣任江蘇督辦，姜登選任安徽督辦。而郭松齡最得張學良的信任，所有奉軍精銳勁旅，均歸其掌握。郭善練軍，頭腦清楚，廉潔自守，富於愛國心，尋常既不贊成進關參加內戰，徒勞民傷財，損喪東北元氣，故對於楊之主張早已反對，於今看到新擴充南方地盤，盡爲楊系所得，愈感不平，故乘奉軍蘇浙戰敗，楊麟閣、姜登選放棄蘇、皖之際，郭乃和馮玉祥聯合起事，在天津發反張作霖通電，要求他下野，歷數楊的罪狀，並槍斃姜登選于天津車站，以清君側爲名。當時郭軍直趨瀋陽，一口氣就抵達距離省城不到廿公里的白旗堡，大出張作霖之意外，真有措手不及之感，陷於無兵可調，無將可遣之窘境，除痛罵「小六子」（學良）不孝之外，即準備逃難旅大，以了餘生。同時派楊麟閣趕旅大向日本關東軍白川大將求援，正是予日人一最好的機會。日軍奉天特務機關長菊池武夫少將，受軍部命令訪問張氏，並表示竭力援助，當此大廈將傾無可奈何之時，張氏自願接受，當時張氏向菊池表示道：「我張作霖是從不負人的，一切容後報答。」第二天遼河東岸大砲響了，日砲兵已出動，吳俊陞的騎軍開上前線，而當時郭的砲兵司令某亦從內響應，郭松齡夫婦和林長民等於翌日即被擒，就地槍決。

郭松齡失敗之速，一由於進兵太快，後援趕不上。二由於日軍阻止過日本南滿路車站。郭雖已派殷汝耕、齊世英、蘇士汎等向日方交涉，均被拒絕，因日軍認爲支持張作霖還較支持郭松齡爲有利之故。三由於郭軍後方之平藩鐵路所有沿新民屯各站水井均被堵塞凍結，致火車不能通行，郭乃改乘馬車逃走（又傳因林長民和郭夫人不能騎馬之故），致被吳俊陞騎兵趕上，被捕於地窖中，若改騎馬而逃，則亦不致如此的慘死！四由於郭軍魏益三部隊，留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八四八

守榆關不前進應援，而駐在瀋陽城北大營之齊團長（齊世英父親，後被張槍斃）亦未能立刻響應起事，把張趕走。卒致張氏勢力死灰復燃，轉危爲安，但日軍逼迫愈緊，東北形勢愈形嚴重了！

張作霖親訪旅大酬謝日方

一、張作相、吳俊陞替張學良說情：郭松齡倒張一役，雖然結束很快，爲期不過一個月，但張作霖所受刺激實太大。在最危險時候，張在帥府跑來跑去，心緒如麻，一會兒穿上軍裝，要親上前線決戰，一會兒又換上便服，打算率家逃難。那時候到帥府出謀劃策者，仍是楊麟閣，外面代他支撐戰局者，就只有吳俊陞、張作相、楊麟閣少數老友，張學良同他的父親，一直到郭松齡兵敗授首之後，才敢見面，還是張作相、吳俊陞兩人帶他到老張面前叩頭謝罪。老張一見到小張，馬上連哭帶罵，拿出手槍，就要打死他兒子，並哭着說道：「你這個小子，結交匪類，闖下滔天的大禍，要老子命不說，真害苦了東三省的老百姓，不虧你老子還有幾個換命的老弟兄，拔刀相助，咱們早就完蛋了，那能有今日。我不打死你這小子，對不起老弟兄，對不起老百姓！」張作相、吳俊陞連忙跪下叩頭，替小六子（張學良小名）求情說：「大帥若不饒了學良，我們不敢起來。」張作霖才放手槍說道：「看二位大爺的面子，暫饒你的小命，從今以後，不許你再胡鬧。」從此以後，張學良即韜光養晦，投其父所好。雖然仍任三四方軍團長名義，但實際不問事，一切統由韓麟春代辦。

二、酬贈日金五百萬元：張作霖在此次善後中，對內最感頭痛的，就是地方元氣斷傷，金融紊亂，奉票貶值。對外最感棘手的，就是怎樣對付日方，怎樣給日人一筆報酬，免得等日方開口牽涉到東北的利害問題，使枝節轉多。張氏請他多年的日本顧問，陸軍大佐町野武馬，讓他代表赴旅大，表示謝意，並替他佈置親訪問旅大，向關東州軍政首長及滿鐵總裁等作禮貌的訪問。日本在滿官員得訊，都非常高興，表示歡迎。

張作霖抵達旅大後，自有一番應酬，先拜訪關東軍白川司令，後拜訪關東廳兒玉長官，滿鐵總裁松岡洋右，除禮貌的週旋之外，張作霖即將他存在日本正金、朝鮮兩銀行的日金存款五百萬元，掃數贈給白川，作爲給他們的酬謝金，任由日方支配，分贈日本當時出力人員。他當時表示：「日本人仗義扶危，武士道的精神，固然施不望報，但我張作霖受人一飯之恩，終身便不能忘，這一點意思表示，聊以酬答日本公私的協助好意，張作霖既然拿出手

來，自然就收不回來了。」

日人對他這種乾脆爽快的舉動，深感意外，更使日人誠心敬服，簡直沒有考慮的餘地。張事畢就告辭回瀋陽，他回到奉天，如釋重荷的輕鬆愉快，差不多是平生少見的歡悅情景。他和左右親信有過這樣的話：「日本人這次幫我，當然是有所爲的，我們對他的好意，也應該有個報答，我張作霖受日本人的好處，只有拿出我自己的財物來報答他，我將日本銀行的存款，全數贈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張作霖個人所有，我決不吝嗇，但國家的權利，中國人共有的財產，我不敢隨便慷他人之慨，我是東北的當家人，我得替中國人保護這份財產，不負他們的所託！」

值得一提的奉天省長王永江

張作霖手下文人最得力人物，首爲奉天省長王永江（岷源），安定東北內部，整理財政，確是能手幹才，對於張的幾次入關軍餉供應，和東三省內部金融幣制之穩定，均有賴於王永江之妥爲籌劃，但王素主張閉關自守，不贊成出兵關內，勞民傷財，和郭松齡主張相一致，而東北元老派袁金鎧一類之文人亦均贊成此項主張。惜張好大喜功，不甘寂寞，未能採納這些人們的意見，殊爲可惜！因爲張作霖究竟是個舊時代人物，脫離不了軍閥觀念，加以日本從後慫恿，和關內政客之遊說，與部下楊麟閣、張宗昌輩之「拍馬捧聖」，百般逢迎以投其所好，張氏怎能不爲所動呢？況且「利欲薰心，見獵心喜」，此爲一般人之常情，而張作霖自然不能例外。

據說郭松齡倒戈失敗後，張氏曾發現王永江事先和郭有連絡，故惹得張大帥大爲不滿，王遂辭職，回金州故里。當張赴旅大酬謝日本人時，路過金州車站，王曾赴車站歡迎張氏，但張竟拒未之見。

嗣後關東廳兒玉長官，在歡迎張氏席上，曾面問張氏說：「王永江爲人如何？」張乃正式表示說：「槍的郭松齡，和筆的王永江，都不是好人。」云云。可見得張氏內心不滿王永江的情形如何了。

究竟王永江是否與郭松齡勾結，事屬秘密，外人不得而知，但王之主張閉關自守，實與郭之意見一致，惜張作霖不採納雅言，終遭失敗，以至於慘死，可謂王有先見之明，而張恐怕亦有「早知今日悔不當初」之感吧！

王岷源本係金州人，前清貢生，日人佔據旅大後，王曾充旅順口上陽溝警察局書記（即囑託），因之對日警察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行政相當熟悉，後經日方推薦當奉天省遼陽縣警察局長，成績甚著，遂被張作霖擢陞奉天省警察廳長，後乃陞為財政廳長和省長等職。以治理財政有功，受張作霖信任，一般人號稱為「張作霖之蕭何」云云。蓋當時張作霖對於郭松齡、王永江兩人信賴如左右手，及後郭死而王去，情形遂大變了。豈惟張氏之不幸，抑亦整個東北之不幸！

假設張氏若尊重王永江和袁金鎧等人之意見，始終閉關自守的話，則郭軍倒戈之事，根本即不會發生，而第三次出關與吳佩孚合作討馮玉祥國民軍之役，更不會有。若然，則日本人之陰謀和皇姑屯的爆炸，都無從發生。而「九一八」事變亦不會發生那麼快啊！語云「不聽良言，其國空虛。」豈不信然？！故張氏之滅亡，雖由於國家外患則半，而實亦咎由自取則半。諺云：「知足者長樂，能忍者自安。」張氏殆亦不知足，而又不能忍者之輩，致貽無窮之憂，而令後人爲之惋惜不已。奈何！奈何！

二、郭大鳴：先兄郭松齡將軍傳（註一五）

一

先兄松齡字茂辰，遼寧省瀋陽縣東鄉人。生於民元前三十年（清光緒八年，公曆一八八二年）。家貧，先嚴復興公儲書，先慈李氏率諸兒爲代耕農，合力謀生，僅免凍餒。兄弟三人，茂辰居長，次任生，又次筆者。先兄十五歲始受業於同鄉朱舉人。後以廢科舉，設學堂，遂考入奉天武備學堂（又稱陸軍速成學堂）。民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畢業。分發陸軍第三十三鎮，（統制朱慶瀾）任哨長。後隨軍入川。民前三年（清宣統元年）升任哨官，明年再升管帶。

先兄自習武事，憤清政腐敗，國事日非，決心參加革命，推翻專制政權。民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與蒲殿俊（民元任四川都督）夏之時（民元任重慶都督）等同時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這一年，清廷舉借外債，收全國鐵路歸國有，川、鄂、湘、粵諸省人民，堅決反對，川民罷課罷市，形勢更爲激烈。先兄聯合同志，正擬率部參加反清行列；孰意四川哥老會不分敵友，對於外省人川軍隊一律排斥，先兄於是返回奉天。未幾，在省垣以革命黨嫌疑，被巡防營拘捕下獄，將判重刑。賴武備全體同學具結力保，幸得無事。民國元年二月與夫人韓淑秀（民十二畢業北京燕京大學）結婚，時年三十歲。是年三月考入北京將校研究所，以成績優異，被擢爲第四區區長。未半年，轉任

奉天督軍署少校參謀，以此底缺，考入北京陸軍大學。民國五年畢業，仍返督署任職。同年督軍張作霖派參謀長楊宇霆爲代表出席長江巡閱使張勳在徐州召開的督軍團會議，先兄爲隨員。及抵徐，知此會實爲復辟鋪路，建議楊代表退出，未被採納。先兄乃不辭而去。民國六年赴粵，先後任警衛軍中校參謀，韶關講武堂教官。在廣州遇護法議員李愈三，以志趣相投，遂成莫逆。民國八年奉天創辦東三省講武堂，先兄應友人之邀，於是年春返奉任該堂戰術教官。李愈三亦於次年回奉，由哈爾濱糧食證券交易所選舉爲理事長。其時筆者任該所常務理事，共事既久，感情亦極融洽。

先兄對於戰術，造詣頗深，每講授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極受學員們的歡迎。時張學良任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署衛隊旅第二團團長，亦在該堂受課，更凝神諦聽，心無旁騖，因而對這一學科，發生濃厚的興趣，對先兄尊之爲師，引以爲友。學良畢業，升任衛隊旅旅長，引先兄爲參謀長，兼代第二團團長。

二

民國九年七月九日，直皖戰事起，東北出兵援助直系，衛隊旅參加作戰；同年冬該旅奉派赴吉、黑剿匪，此兩次戰役，旅長雖爲張學良，實際上都由先兄指揮。民國十年夏，先兄升任第八混成旅旅長。手訂編制，多所興革，特別注重教育、訓練。所部中下級軍官都選陸軍學校畢業的學生充任，奉軍之重視陸軍學生自此始。先兄自任旅長，每逢星期日，親自駕車輪流往接軍官五、六員，至家便飯，一反在營嚴肅態度，於輕鬆氣氛下談談國家民族如何自強，和軍人如何報國的道理。直至十四年舉義殉職，從未間斷。

民國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奉直第一次戰爭。張作霖以鎮威上將軍自兼東路軍總司令，進駐軍糧城；張景惠以奉軍副司令任西路軍總司令，進駐長辛店，兩路以直系大本營保定爲會師目標。東路軍分三個梯隊：張作相任第一梯隊司令，出鄭房、武清之線；張學良任第二梯隊司令，由楊柳青趨霸縣；李景林任第三梯隊司令，由馬廠趨大城。第二梯隊編組爲第三、第四及先兄的第八共三個混成旅，及野砲、重砲、騎兵各一個營，工輜兵各一個連。軍次信安鎮和直軍遭遇，連戰皆捷，駭駭乎有直下保定之勢。適直軍主力猛撲北京，而西路軍總司令張景惠指揮失宜，五月三日全軍覆沒於長辛店。東路軍得西路敗訊，密令全線退卻。左翼李景林部由馬廠、青縣搭乘火車，撤退較速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八五二

；右翼張作相部因西路影響，潰於武清。總司令部以第二梯隊突出於霸縣的信安鎮，專人傳達命令，全隊轉進開平、古冶之線，旋又電召張學良赴總部開會，將第二梯隊交先兄率領。當撤至馬頭鎮，渡永定河，兵未半渡，直軍王懷慶的第十三師已逼近第二梯隊左側。先兄臨危不亂，從容派兵迎擊，屹立河干，揮軍搶渡。窮一日夜之力，全軍安然渡過。假使稍一張皇，必步張景惠、張作相後塵，不戰自潰。張作霖退駐灤州，收容各路潰兵，候第二梯隊不至，軍心皇皇，莫知所措。越數日，先兄率部行抵古冶，單騎至灤州總司令部，報告全軍撤退經過，張氏父子喜出望外，慰勉備至。其後奉軍能重整旗鼓，固守榆關，皆先兄全師之功。而山海關防禦戰，先兄實負指揮之責，出力最多，所部犧牲亦最大。

奉軍既敗，整軍經武，銳意求治，設東三省陸軍整理處，以整編三省新舊部隊。孫烈臣任統監，張作相、姜登選任副監，張學良任參謀長。由先兄代理，舉凡編制、訓練的章則、法規，皆手自創訂，劃一東三省軍制，淘汰不職軍官，劃分部隊糧餉，實行軍需獨立，擴充東三省講武堂，設立教導隊，……一切規模俱備，乃辭去兼代職務，專任第六混成旅旅長。時張學良任第二混成旅旅長，兩個旅司令部，都駐在瀋陽北大營，兩人合室辦公。學良經常數日不到旅部，或稍留便去。兩旅的人事、訓練，悉由先兄全權處理。凡所裁決，學良信任不疑，從無異言。先兄亦竭智盡忠，致力於新軍的訓練。黎明即起，巡視各部隊早操，見有動作不合典範令規定者，立予糾正。下午則接見部屬處理公文，終日勞瘁，不以爲苦。選擇幹部，必先試其學識能力，而後委用。每次校閱各部隊，凡品性端方、愛國愛羣和學術科優良者，必予晉升，反之，亦必罷黜。又將講武堂及教導隊資質聰敏的青年員生，分期調至兩旅司令部服務，以觀其學品器識，揀選優異，送入陸軍大學深造，或派赴外國留學。以是人有上進之心，才無埋沒之虞，咸兢兢以負責盡職爲務。

三

民國十二年十月十日，直系軍閥首領曹錕賄選成功，在北京就大總統職。國父先於十月九日通電全國，宣言討曹，並電段祺瑞、張作霖同時舉義。次年九月十三日率師北伐；張作霖首先響應，分兩路進兵：第二軍軍長李景林，張宗昌副之，進攻熱河爲一路；第一軍軍長姜登選，韓麟春副之，第三軍軍長張學良，先兄副之，兩軍聯合進攻山

海關爲一路。先兄率第三軍由左翼攻擊榆關正面；韓麟春率第一軍由右翼攻擊九門口。山海關高城臨海，直軍堅守陣地，仰攻傷亡頗衆；九門口亦有一夫當關，萬衆莫入之勢。韓麟春詳察地形，以九門口之右有黃土口，山嶺陡峻，敵人或疏於防守，遂遣團長樂雲奎帶一支隊，輕裝偷渡，抄襲九門口之背。直軍猝不及防，守將馮玉榮自殺殉職，右翼韓副軍長督兵乘勝進佔石門寨。以兵力疲憊，不能進展。在右翼攻佔石門寨的同時，左翼先兄亦派第十七團團長高紀毅編一支隊，攻陷城子峪口，以威脅石門寨敵軍側背；又派第三十團團長劉偉率部進攻三道關，佔領角山寺，俯瞰臨榆縣城，然亦猝不可拔。於是姜、韓、張與先兄四軍長會商打開戰局之策，決定山海關正面，留一個旅和兩個補充團，固守陣地，佯爲進攻之勢，先兄率三個旅增援右翼石門寨，出擊黑山寨，直搗秦皇島，如此則榆關之敵，可不戰而成擒。果然一戰成功，俘擄直軍三萬餘人，軍需品無算；直軍守將彭壽莘、張福來浮海而逃。當先兄率軍到達石門寨時，姜、韓兩軍長以垂成之功，不願他人分享，竟違反日前決議，擬留先兄指揮預備隊，令將所部三個旅交韓副軍長率領出擊。先兄頗爲憤慨，幸賴張學良居中調停，仍照原案施行，方得相安。這時李景林、張宗昌亦經熱河入喜峯口，直趨天津；直軍第三路總司令馮玉祥於十月十九日由古北口潛師回京，通電主和，並迫曹錕令免吳佩孚本兼各職，直軍大潰，逞雄一時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從此一蹶不振。

四

奉軍嫡系將領，原分新舊兩派：先兄和張學良屬於新派，所部都是先兄訓練的新軍，戰鬥力最強；孫烈臣、吳俊陞、張作相等屬於舊派，這些舊派人，均已身居高位，和先兄並無利害衝突，尙能相安無事。此外楊宇霆亦在拉攏失意軍人，積極建立新勢力，楊爲張作霖總參謀，曾任督軍署參謀長，東三省兵工廠總辦，極得張之寵信。尙爲左右手。楊自民國五年和先兄因復辟問題鬧翻以後，一向斷絕往來，現在看到張學良對先兄言聽計從，奉天軍權漸入其掌握，深恐日後身受其害。一方面屢向張作霖讒間，力言先兄兵權日重，宜加裁制。漢卿（學良字）左右可別選軍事專手幫助他，以分其權，而免尾大不掉之患；另一方面，則援引姜登選、韓麟春等爲羽翼，冀能逐漸取代先兄的地位。謂之士官派（楊、姜、韓出身日本士官學校）。

當攻下山海關，奉直第二次戰爭勝利結束時，先兄以自己雖不爭名位，不搶地盤，但部下浴血苦戰，汗馬功勞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八五四

不可不賞。經徵得張學良同意，將俘獲之直軍三萬餘人，除用以補充各部隊缺額外，下餘二萬餘人，編爲三個補充旅，以位置有功軍官，並委劉振東爲第一旅旅長，劉偉爲第二旅旅長，范浦江爲第三旅旅長。正在此時，張學良奉召赴省垣開會，將擴編事報告其父。不料張作霖已有楊宇霆先入之言，決定將這批人、槍撥給姜登選、韓麟春各編一個師，不允所請。張學良即據以電告先兄令其停編。先兄以此事已當衆宣布，重要職位，且已發表，未便出爾反爾，仍繼續進行。及學良返防，已造成既成事實。其後亦祇是換個名稱，把補充旅名義取消，改爲三個補充大隊。張作霖以先兄違抗命令，加以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等乘隙讒謗，極爲震怒；終以先兄功高，張亦正在京津擴大東北軍地盤，不得不曲予優容。惟先兄與楊宇霆之間，嫌隙愈深。

五

民國十四年春，奉軍撤銷一、三聯軍，改設京榆駐軍司令，張學良任司令兼第四師師長，先兄爲副司令兼第六師師長，統轄步兵六個師，騎兵一個旅，砲兵兩個旅，工輜兵兩個獨立團，奉軍精銳，盡在於此。

張作霖以蘇、皖兩省督辦，尚在虛懸，徵詢先兄，擬薦爲江蘇督辦。先兄以出任蘇督，必不能把所部軍隊帶往蘇省，不願舍棄一手訓練的部隊，而作光桿督辦，力辭不就。並建議以內舉不避親之義，薦學良督辦直隸（今河北省）軍務，拱衛京畿，屏障東北，李景林調山東，張宗昌調江蘇，姜登選督安徽，自己則仍負練兵之責。如此布置，可以高枕無憂。假使東南有事，張宗昌足以當之，萬一不濟，不過失掉江蘇一省，和根本無傷。而李景林既以富貴歸故鄉，不願移動；楊宇霆又對江蘇督辦亟思染指，散布流言，謂：「倘大帥（指張作霖）保小帥（指張學良）作直隸督辦，將無以服衆心。」並用種種手段阻撓破壞，故張作霖雖善先兄之言而不能行。同年八月二十九日，楊竟被命爲江蘇督辦，同日發表姜登選爲安徽督辦。先兄素知楊不是一個政客，雖係日本士官畢業，卻不諳軍旅戰陣之事，對人又驕縱傲慢，已預料東南必將有變，然亦無術挽回。九月，奉派赴日本參觀軍事大演習。在日期間由盛世才（盛此時由先兄選送日本陸大深造）陪同在東京各書肆前後選購可供自修之新書凡數十種，又囑盛代覓居宅爲久住之計。蓋先兄此時態度消極，對內戰極端厭惡，已有一去不返之意。

六

楊宇霆既任蘇督，驕滿自恃，對軍務幫辦兼蘇軍師長陳調元慢不爲禮；陳甚銜之。會浙江督辦孫傳芳正感受奉軍壓迫，乃乘楊、姜布置未穩，聯合陳調元、白寶山、馬玉山等皖、蘇、贛三省軍人，假雙十節閱兵爲名，集中軍隊，於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分五路發動攻擊。駐滬奉軍原有二師二旅，楊不能指揮禦敵，聞變於十八日倉皇遁走。返回奉天，猶冀捲土重來，蟲惑張作霖，決定對東南用兵，急電召先兄回國，並發表李景林爲第一方面軍軍團長，張宗昌爲第二方面軍軍團長，張學良爲第三方面軍軍團長，統率京榆駐軍全部，先兄爲第十軍軍長，隸屬第三方面軍團。（此軍團分三個軍，第八軍軍長姜登選，第九軍軍長韓麟春。先兄起事時，姜、韓尚未就職。）

當先兄由日本臨回國時，就已決心班師出關，驅逐驅武好戰的軍閥，以實現其閉關自治，專力建設東北的宿願。及返抵天津，見奉軍已完成作戰部署，戰事逼在眉睫，此決心更爲堅定。於十一月十七日稱病住入天津義租界義國醫院，邀集親信劉偉、劉振東、高紀毅、李愈三和筆者，告以當前情勢和回國的決定，徵求大家意見。與會諸人以奉軍精銳，盡在掌握，與留守軍比較，我居絕對優勢，打回瀋陽，應無問題，一致表示支持。此爲第一次集會。

張作霖爲爭奪個人地盤，屢次掀起內戰，致東北外患日深，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先兄內心早就極端反對。他以爲東北三省地廣物豐，人口衆多，足以立國。他雖不主張與國家分離，但在軍閥混戰，擾攘不安的時期，閉關自治，從事於東三省之建設工作，也是一個封疆大吏在職分內應作的事。此一偉大工作，即竭盡張氏父子畢生之聰明才智，及整個三省的人力物力，亦未必作得好。東北富強，對內言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對外言可以杜絕日俄的覬覦，數爲張學良言之。學良以其父方有志於中原，但漫應之。不惟內戰連年不息，其規模且一次比一次擴大。先兄爲了徹底反對內戰；爲實踐自己的主張，不得不斷然行此非常之事，這對他來說，真是一個痛苦的決定。

十一月十九日在義國醫院第二次集會，參加者有高紀毅、劉偉、韓淑秀、李愈三和筆者，專研究勝利後如何建設東北。先兄首先提出他的主張，在座諸人也各有意見發表。經決定：在中央建立強有力的統一政府以前，暫在東北三省實行自治，將政權還之人民，成立一個由人民選舉的自治政府，專心一志致力於東北的建設工作。初步目標：在軍事方面，廢除督辦制，軍隊以旅爲最高組織，裁汰老弱，嚴加訓練，使成爲保衛人民，抵抗侵略的武力；在財政方面，作到自給自足；在經濟方面，提高人民的生活，使達到合理的水準，……這僅係大綱，公推李愈三負責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八五六

延聘專家研擬詳細辦法，將來交由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通過施行。

十一月二十日在義國醫院第三次集會，與會者李愈三、劉偉、劉振東、高紀毅、韓淑秀、彭振國、馬陟扶和筆者。這時先兄已擇定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灤州召集團長以上軍官開會，宣布舉義班師，所討論者爲會場之警衛及重要將領的調動事項。前者指定由高紀毅、彭振國、馬陟扶負責辦理；後者先兄提出名單一紙，交衆人傳閱。名單列鄭作華（曾任砲兵司令，此時任砲兵第一旅旅長，以先兄分其兵權，心甚不快。）爲參謀長及各軍軍長等姓名。經過一段沈寂後，有人發言謂鄭君與我等並非志同道合，如任爲參謀長使居衝要之地，久後必將爲患，請再考慮。先兄以舉大事，應兼容並蓄，以示用人惟公，當以此意徵詢大家意見，始無異議，此事遂作罷論。至劉振東、劉偉、范浦江、霽雲分任軍長，安玉珍任砲兵司令，魏益三任先遣軍司令，均爲順理成章之事，未加討論，即行散會。

七

十一月二十一日派李愈三和筆者爲代表赴包頭，和馮玉祥簽訂一件書面（即外間所傳「郭馮密約」，其實並無秘密可言，在本文裡稱它爲「郭馮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一、先兄這方面，決定把京榆駐軍，開回藩陽，驅逐軍閥張作霖，此後即專一建設東北三省，不再過問關內的事；馮那方面對先兄班師，決定予以道義的支持。二、先兄所部軍隊改稱東北國民軍，此外再無其他條款。至外間所傳，先兄回軍，事先已與馮訂有「密約」，馮允於必要時派兵援助；又謂「密約」中承認李景林的直隸督辦地位，並把熱河劃歸李之勢力範圍，以換取李之中立，均非事實。蓋先兄相信自己所部，均爲奉軍精銳，打回奉天，絕無問題，無須馮軍加入作戰。又因一般人多以馮之爲人奸險狡猾，難與共事，先兄亦不免存有戒心，自己既能獨任其事，亦不願求助於馮。且先兄之所欲得者，爲「完整的東北三省政權」，不願割裂。如馮參加作戰，其勢力一經介入，亦恐造成喧賓奪主之勢，自己將受制於人，必無法達成回軍之目的。總而言之，先兄之簽訂「郭馮文件」，只是在表示與馮玉祥站在同一戰線，希望他遙爲聲援，以壯大自己的聲勢；對內以示有友軍，並非孤軍作戰；對外亦使李景林有所顧忌，而不敢妄動。再就馮那一方面說，牽張此次厲兵秣馬，不僅是對付孫傳芳，也是對付馮，先兄回軍，不啻爲馮解除災難，此後既無張作霖之威脅，又可趁此機會，擴充地盤，自無不贊成之理。

最近梁敬錚先生反覆引述達林 Dallin 之謬說，肯定的說：「松齡起兵實受有加拉罕之唆使」（梁敬錚「九一八事變史述」一九一頁註，及「傳記文學」第十五卷第五期梁敬錚「林宗孟與郭松齡」）。這就是說先兄背叛國家和加拉罕勾結，這惡名如何擔當得起！不可不辨。要判斷這件事是否真實，首先要問梁先生能不能拿出證據來？單憑達林道聽塗說之言，顯然不夠。比方說在加拉罕和先兄發生關係之初，居間拉牽者為誰？其後參加談判者為誰？地點在那裡？日期是那一天？有否簽訂協定或其他書面？其條件為何？又按蘇聯向外擴展勢力，其採取的步驟是：先則誘之以利（軍經援助），繼則滲透顛覆（派許多顧問專家），最後是武裝叛亂，製造傀儡政權，如對土耳其、新疆、亞塞爾拜然、古巴、埃及、敘利亞……千篇一律，都是用這種方法，沒有例外。既說先兄「實受有加拉罕之唆使」，必已接受其金錢、武器之援助，那我又要請教梁先生這些金錢、武器，加拉罕那方面交付者何人？先兄這方面接收者何人？其數字各若干？地點在什麼地方？軍中有多少蘇聯顧問？這一連串的問題，如要梁先生全部答覆，自屬強人所難，但答覆一部分亦為合理之要求。如謂無條件，蘇聯為什麼要唆使？先兄既非共產主義信徒，又為什麼要受其唆使？此為必無之事。如說此為極端秘密之事，外人無從詳悉，何以梁先生對蘇聯接濟馮玉祥軍械若干，以及加拉罕與馮玉祥首次會談日期和參加人姓名都能清楚的舉出呢（「九一八事變史述」一九二頁、一九三頁註。）？且就另一方面言，先兄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灤州舉義，發出請張下野通電，蘇聯大使館事前毫不知情。只是以後手忙腳亂，不惜出鉅款，到處拉人，想乘此機會，向東北伸展勢力（錢公來「東北史話」一三三頁），以實現其侵略中國之陰謀，則先兄非受加拉唆使、利用，不辯自明。何況先兄自有他自己的主張和抱負，豈能輕易受人唆使、利用！總之，先兄之班師，完全是自發自動，既非受馮玉祥煽惑，更與蘇聯無關（曾參加此次戰役的，如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郭寄嶠、立法委員齊世英、國大代表張振鷺、鄒作華，曾任安徽省主席高惜冰等，現今均在臺灣，都可作證。），而其目的則在打倒軍閥，革新東北政治，故兵敗死國之後，政府曾頒令褒卹並發給治喪費，政府決不獎勵背叛國家之人，其理明甚。

寫到這裡，見「傳記文學」第十五卷第十六期，梁先生對「林宗孟與郭松齡」一文有兩點更正：一、梁先生認為「文內『實受有加拉罕之唆使』一句，唆使二字用得太重，宜改為實與加拉罕之活動有關。」（按「唆使」一詞

，梁先生在其大作「九一八事變史述」中已先用之，不自此文始。）二、梁先生又以爲加拉罕在北方之勾結「似僅限於胡景翼與馮玉祥，故郭松齡之倒張，亦僅與馮玉祥接洽爲止。」就第一點說，所謂「有關」，是有甚麼關係？這關係已達到甚麼程度？就第二點說，既「亦僅與馮玉祥接洽爲止」，則雙方接洽事件，自然是由馮玉祥居間傳達了。所謂「接洽」，是接洽何事？所達成之結果如何？以上更正兩點，語意含混不清，假使梁先生對此問題，願意繼續討論的話，希望能根據事實與證據，提出更詳盡之說明！

八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灤州一家火柴公司二樓，召集團長以上軍官開會，先兄致詞，歷時約三十分鐘。首言第二次奉直戰爭，官兵死傷慘重，上級至今尚未發給分文撫卹，致傷者無錢醫療，死者孤兒寡婦無以爲生之慘狀，以及因支付內戰龐大軍費，賦稅日增，錢法毛濫，人民生活之困苦。次述俄、日兩帝國主義，對東北伺隙而動，侵略日急，如再同類相殘，勇於私鬥，勢必招致亡省之痛。最後沉痛的指出，每次內戰，都是軍閥擴張地盤，發展個人勢力，並非爭真理，爭正義。去年榆關之役，瘡痍未復，今楊宇霆在江蘇喪師失地，上將軍（指張作霖）不但未治其罪，反信其言，發動戰爭。當說至張作霖如何寵任楊宇霆，及楊如何弄權禍國時，痛哭失聲，良久不止。衆人勸其入別室休息。夫人韓淑秀起立講話，她說：「今日之事，是爲東三省人民，也是爲我們整個團體，決非任何個人之事。希望諸位先生信任你們的軍長，跟着他走！我們祇有前進，不容後退；祇能成功，不許失敗，請大家共同努力！……」不久先兄又出來主席，繼續說：「我反對內戰，我不願也不忍再驅我親愛之部屬，爲內戰而犧牲。」接着他提出主張：「我現在決定率領你們，退回關外，驅逐窮兵黷武的軍閥，和主戰的罪魁禍首楊宇霆，此後即專心建設東北，永遠不再參與內戰。大家贊成者，請依次簽名。」詞畢，衆無異議，皆在會議錄上簽名。獨有師長裴振東不肯署名，但亦未反抗。先兄以成大事者，不在一人，未予置理。即席解除師長趙恩臻、高維嶽、齊恩銘、裴振東、旅長孫旭昌五人兵柄，放歸天津。是日安徽督辦姜登選專車過境被扣留，越二日殺之。

會後成立東北國民軍總司令部，以鄭作華爲參謀長，王靜軒爲參謀處處長，馬陟扶爲副官長，張振鷺爲兵站處處長，魯穆庭爲軍需處處長，賈席珍爲軍法處處長，高惜冰、齊世英、蘇上達、郭文陳爲祕書。又以重壁禮聘饒漢

祥佐軍書，專車迎請林長民主政務（饒此時已在軍中，林係舉事後始出關）。同時將第三方面軍團改編爲四個軍，以劉振東爲第一軍軍長，劉偉爲第二軍軍長，范浦江爲第三軍軍長，雲雲爲第四軍軍長，安玉珍爲砲兵司令，柏林爲工兵司令，牛元峯爲輜重兵司令，彭振國爲臨時警備司令，另派魏益三爲先遣軍司令，旋又發表爲第五軍軍長（第三方面軍團原有騎兵一個旅即騎兵第六旅，駐玉田縣，開會時，該旅旅長武中原未出席。後知本軍起義，率部越出長城，逃向奉天，沿途受本軍和民團、土匪截擊，破不成軍，先兄素不重視騎兵，以後吃虧很大。）是日發出三電，一電痛陳內戰之不可再有，請張作霖下野，擁護張學良主持東北大計，另兩電宣布楊宇霆罪狀，要求立予罷免。下面是請張下野通電（餘電不錄）：

（銜略）張上將軍鈞鑒：松齡渥承殊遇，擢長兼師，職在服從，義難報稱。虎頭食肉，萬里不辭；馬革裹屍，死而無悔，何敢苟安求免，不恤孤恩！顧仰體鈞座偃武之衷，俯察遼民被兵之禍，治亂決無二命，仁勇不可兼全，畏罪不言，負心更甚，竊爲鈞座披歷陳之。連歲興戎，現金告匱，錢鈔亂發，價額日虧。外幣潛乘，寶省殆徧，倚其調劑，轉予維持。刮我金錢，易人廢紙，血枯見骨，身沒及顛。運不靈轉，彌縫呈困。推衍所極，必至無財。士兵苦戰，將帥專圻，至於一卒，纔折二緡，名爲增餉，實同罰俸。年豐母餒，歲暖兒寒，戰骨已枯，卹金尙格。膺宗殄絕，嫠婦流離。露鍾舍牛，藏蓋埋犬，此猶不告，抑復何辜！死無義名，生有顯戮。推衍所極，必至無兵。軍事迭興，賦歛日重，邑無倉廩，家無蓋藏。強募人夫，兼刮驢馬，僵尸盈道，槁草載途。桀以逋逃，騷擾剽掠，宵憂盜難，晝懼官刑，哀我窮閭，寧有噍類！推衍所極，必至無民。藐茲三省，介處二邦，寶鑕踞廬，森林丹服，僑民滿路，牧馬成屯，陸軌分張，海航密接，朝發平壤，夕薄遼城，交通不周，責言猝至。入關競逐，敵墓必朽，盜黨生中，敵兵勵北，彼若自衛，寧復我疆！推衍所極，必至無省。東省果失，北京必危，列強交爭，共管立定。禹甸腥臊，堯封塗炭，誰爲禍始，馴至國亡！去歲曹氏攘國，浙省構兵，足凍傷心，唇亡迫齒。鈞座痛正氣之不申，懼邊人之將盡，旌旗所蒞，藥豆咸趨。假使振旅出關，安民保境，陽燧不取，有備無侵，豈不渣滓七雄，糝糠五霸！顧乃勉循下意，遽拂前衷，列陣淮流，耀兵江浦。比閭望燧而憂，劉鎮聞風而警。將欲憑陵勁旅，混一寰區耶？建國以來，雄才何限！一敗不振，屢試皆然。或乃託命

善神，自娛暮晚；或乃託身聯省，暫避危機。人方改絃，我猶蹈轍，微論人才既寡，地勢復偏，強拉長鞭，終成末弩。且天方厭禍，民久苦兵，上者固同百姓之與能，下者亦冀六王之均勢，必欲鯨吞西北，蠶食東南，方詛咒之不勝，豈謳歌之可望！試問遼陽鶴返，慨寄何如！魯國鶴來，銜哀奚若！欲致平成，寧非夢囈。將欲多據疆圻，取償軍費耶？異族相爭，何事不忍，然日俄之講，犒幣未聞，德法之盟，載書終改，況此子遺，孰非胞與！謂取之於隣省，則赤地久荒；謂取之於京師，則白藏早竭。甚或藉爲口實，竊我宗邦，所沾不過玉璽之餘，所累已勝銅山之重。狐緣虎視，龍代豬亡，人盜其資，我負其咎，此其失計，豈待申言！滬畔甫開，蘇師先潰，皖繼風靡，魯復土崩。伏機發於羣方，防線延於數省。夫大蛇蟠於修路，則首尾難援，巨象蹙於狹途，則腹背皆困。政府未令討伐，反唱調和，既屬無名之師，復居難勝之數。鉤座慮顛危，力持鎮定，不謂曳兵之將，猶懷捲土之心，必欲驅市從戎，傾巢赴敵，夷田廬於榛藪，殲隊伍於沙場。松齡劍劍常鳴，鐵衣未解，萬里之鶴，猶蘊雄心，八尺之龍，久殷汗血。方重圍之無懼，欲一勝以何難！第是孤軍卷甲，長路饋糧，民有譁言，士無鬥志。設使前途堅壁，後遇奇兵，流馬難輸，懸車莫渡，韓信之頭，方傳趙帳，伍員之肉，豈慰楚軍！鉤座揚縣蔡之餘威，立沼吳之偉績，十年錯節，詎利器之易成？三載臥薪，猶痛心之未定。萬一項王歌帳，李主愁臺，破竹之勢忽成，絕株之憂將見。興言及此，爲憤何窮！松齡親當戎路，熟察敵情。鉤座委以節旄，鄉人託以子弟，收骨之悲，生何以對蹇叔！納骨之慘，死何以見懿公！蓋自受命以來，無日不回腸欲絕也。昔者祁奚諸老，內不避親，曹瑋代興，下皆效命，傳之青史，播爲美談。漢卿軍長，英年踔厲，識量宏深，國倚金湯，家珍玉樹，干風雲而直上，歷雷雨而弗迷。松齡夙同袍澤，久炙光儀，竊願遵命動勳，竭誠匡佐，更張省政，總制遼疆，收毀濫鈔，蠲除苛稅。嚴刃以除盜賊，厚廩以養士兵。實行文治，以息強藩，優遇勞工，以消激黨。費舍矢於普及，寶藏期於盡宜。三省富強，四隣和睦。鉤座婆娑歲月，賞玩煙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樂事。果箕裘而盡善，曾灑脫以何妨！夫市朝不改，則農夫無輟米之憂，堂構相承，則部屬無倒戈之罪。塗膏之士，蹈白刃而復蘇；槁項之民，臨黃泉而更甦。松齡上酬推解，下拯瘡夷，博採羣言，更無餘策。謹當負荆東返，席囊上言，非得領頤，寧甘碎骨。先軫直言，早抱歸元之志；鸞拳強諫，詎辭削足之刑！鉤座幸勿輕信讒言

，重誣義士也！等語，台行奉聞。伏希指示！郭松齡叩。義亥印。

先遣軍司令魏益三率步兵兩團，偃旗息鼓，潛出榆關，預定於次日一舉佔領瀋陽。其第一列車已衝出山海關，第二列車因受到奉軍張作相部第十五師的截擊（因張作相次子張延樞時任團長，潛離會場，逃往榆關，將事變消息報告於該地駐軍第十五師，致先有防備。）未能達成任務。（後魏之第五軍防守山海關。民十五，這一軍分裂爲二，由魏益三、彭振國分任軍長。魏部民十六流亡至駐馬店，由武漢政府收編；彭部民十七流亡至孝感縣，被方振武喫掉。）

先兄於是指揮大軍向山海關進發。自由灤州發出發電後，馮玉祥通電聲討張作霖；李景林通電脫離奉系，請張作霖下野；孫傳芳也通電聲援，並協助軍費四十萬元（此款因軍務匆忙，未派人領取。），軍心振奮。旬月之間，前軍下榆關，破連山，佔領錦州，所向披靡，瀋陽震撼。多年來同盟會老同志所率民團，在國民黨負東北軍事責任的朱霽青指揮之下，或武裝截擊敗退奉軍，或堅壁拒供敗軍食宿。使奉軍感到草木皆兵。紛紛逃竄，如新臺門之周質彬部、連山茨兒堡之某部、錦縣之趙崇山部，無不轟起響應。奉天省議會和各民衆團體歡迎電報，如雪片飛來。楊宇霆逃往大連，張作霖擬積薪自焚府庫出走。

熱河都統闕朝璽自本軍攻破連山，率部退駐朝陽，派參謀長邱天培到錦州商請合作，要求保全張作相的吉林督辦地位；闕自己攻黑龍江，取吳俊陞（黑龍江督辦）而代之；請張作霖下野，讓出奉天與先兄。先兄旨在除患務盡，不允闕之請求。他回答說：「闕都統如願併力倒張，極所歡迎，惟須將軍隊交出改編，闕本人則調至總司令部服務。候事平後，另行任用。」邱天培與劉振東、高紀毅同學，與劉偉亦係舊好。到錦之初，曾數度和三人密談，故劉等備詳其事，以事闕成敗，不可緘默不言，又聯合張振鷺等環請，說：「天寒地凍，本軍官兵苦戰兼旬，莫如接受闕之條件，以分散敵人兵力，瓦解敵軍鬥志。因我如答應保全張作相地位，彼必退出戰鬥，坐觀成敗；闕取黑龍江，吳俊陞必回顧老巢，自相火併。而且我既與舊派之闕、張合作，則凡舊軍中平時不滿，或反對張作霖者，知我既可和平共處，必將羣起景附，如是我可不戰而入瀋陽，至吉、黑兩省，可作爲第二步。俟奉天底定，再徐圖之，亦未爲晚。」再四懇陳，先兄堅持一個原則，說：「民國以來，戰亂相尋，造成割據分裂之局，使國家至今不能統

一者，督辦實爲厲階，有督辦才形成軍閥，有軍閥便有內戰。」他回憶說：「我早就反對督辦制度，舉義之後，更決心自己不作督辦，並廢除這一萬惡的陋制，絕對不發表任何人作督辦。前在天津一次集會，已經對大家講過。如允闕之要求，將使我之主張，不能貫徹。」先兄接又說：「何況吉、黑兩省軍隊，幾已全部調至此間，祇要大家努力，早日佔領瀋陽，吉、黑可傳檄而定，又何必借重他呢！」劉等終不以爲然。過了幾天，闕又派邱天培來見，表明態度，嚴守中立。以後張作霖曾電闕敢攻擊錦縣，闕未奉令。先兄之拒絕和舊派軍人合作，殊爲失計，這也許是一個失敗的主要因素。

九

在錦州休兵數日，補充禦寒服裝，並將奉軍所破壞的大凌河橋樑修復（奉軍把京奉路關外段，破壞得很徹底，一時無法修復，進軍遲緩，此實爲重要原因。），進佔溝幫子。主要目標指向瀋陽，另分兵一路趨營口，對瀋陽取包圍態勢。

但日本關東軍見本軍節節勝利，瀋陽唾手可得，深懼先兄成功，將使日本侵略東北的陰謀遭到嚴重的打擊，已由口頭利誘和書面干預，進而增兵布防，採取實際的行動。其蔑視國際規章，公然干涉中國內政，殊出意料之外。先是本軍抵達山海關時，先兄慮及在作戰期間，難免有日人暗中以金錢、武器供給奉軍，或有其他便利奉軍的行爲，曾一再致電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保證「對於外僑生命財產，以及條約上之權利，必予尊重」，請其轉達日本政府，通飭所屬駐東北文武官員，嚴守中立」。十二月四日，本軍佔領錦縣。日本關東駐屯軍司令官白川義則來見，要求先兄承認張作霖和日本所訂各種條約，以日軍不干涉本軍爲利誘。先兄答以凡我國政府在條約上付予日本之權利，必當尊重；至張私人和日本所訂條約，則概不承認。白川拂袖而去。五日，白川以書面通告郭、張兩軍不得在南滿鐵道二十里內交戰，先兄置之不理。旋又通知本軍不得通過南滿鐵道。先兄以關東軍此舉殊無理由，因南滿鐵道雖由日本經營，然既敷設於中國領土，則中國軍隊在自己的國土內通行，萬無受外國軍隊干涉之理。且就往例言之，不但平時東三省內部調動軍隊，均可自由通過老道口（南滿鐵道、京奉鐵路交叉口），即直皖戰爭，率直兩次戰爭，乃至此次戰爭中的奉軍，都可由老道口通行無阻，關東軍從未過問；何以獨阻止本軍不得通過？除此駭

覆白川外，並電駐京的筆者託前任外交總長王正廷向芳澤交涉。芳澤私下表示：「如俟奉軍敗退，通過南滿鐵路，跟踪追擊，應無問題」，筆者曾有電報告。

張作霖自本軍攻佔錦州，原已準備下野，嗣見日關東軍出面干預，阻止本軍通過南滿鐵路，無異給予自己一重保障。故又決定集中兵力於巨流河東岸，並續調吉、黑軍增援。十二月九日，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由遼陽進駐瀋陽，八門由日軍值崗。十五日，日本屯駐朝鮮的軍隊也向奉天省出動，十九日到達瀋陽。這和民國十七年「濟南事件」性質完全相同。

先兄不顧日關東軍之干涉，督諸軍繼續向前推進。十三日佔領營口，二十二日進駐柳河溝，二十三日晨，黑龍江騎兵騷擾白旗堡車站，是日薄暮，進抵新民縣城，親自制定攻擊計劃。原案巨流河正面，用三個軍佯攻，牽制敵方兵力；另派第二軍軍長劉偉率部由遼陽北越過南滿鐵路，逕取瀋陽。此路無奉軍阻擋，本可一舉成功，命令業已下達，以後又變更決心，將前令追回，仍令全軍攻擊巨流河敵軍陣地，擬俟奉軍潰退，必通過南滿鐵路，本軍即跟踪追擊，佔領瀋陽。

惟此時日關東軍出動干涉，愈趨積極，軍心動搖，各將領深恐通過南滿鐵路，和日軍發生戰爭，咸懷畏懼之心。先兄審勢不可為，乃自率衛隊向新民縣南方撤退，欲與攻佔營口之部隊會合，再圖後計。二十四日晨行抵老大房村，被奉軍騎兵旅旅長王永清追及，遂和夫人同時遇害。林長民為流彈所擊，死於亂軍之中，饒漢祥則返抵天津。由此可知，東北國民軍之敗，敗於日本帝國主義；先兄之被殺，劊子手亦為日本帝國主義。

一〇

先兄之死，凡屬知識階級，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同聲嗟歎，以為這不止是他個人的失敗，實為東三省人民與國家的不幸。在北京、上海及留學日本東京的學生都舉行盛大的追悼會。已故東北耆宿，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錢公來有一首詩哀悼他，說：

雪擁榆關馬不前，郭軍鼓角震西天。

白川拂袖非吉兆①，終古淒清弔萬泉②。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八六四

①郭松齡反奉不賣國。白川謂如承認作霖所不答應的條件，則助郭成功。郭拒之。

②將軍夫婦陳屍小河沿（萬泉河）。

先兄班師之役，目的在反對內戰，推翻軍閥政權，專力建設東北三省。倘使此舉成功，以他那實事求是、埋頭苦幹的精神，假以時日，東北三省政治、軍事、財政、經濟各方面必有驚人的成就；軍閥勢力，必將從此大為削弱。國民革命軍北伐和國民政府之統一中國，亦必能提早實現；則九一八事變可不致發生，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企圖，必受到極大阻力。觀於國民政府之勵精圖治及積極從事國防建設，在十年、二十年之內，中國必將成為強大的國家，則中日戰爭可免，共匪亦不至成長壯大，佔據整個大陸。不料在戰爭進展至新民縣，瀋陽在望之時，竟為日本關東軍所阻，致功虧一簣，並以身殉。

先兄治軍作戰，成績可觀。舊時奉軍凡帶兵官多喫空額，而支取錢款既無嚴格限制，又可浮濫報銷，因此收入既豐，生活亦趨於糜爛。而先兄操守堅正，生活嚴肅：不貪污，不吸煙，不喫酒，不收禮，不作壽，不納妾，不嫖，不賭，一時上行下效，風氣為之丕變。好讀書，隨時學習，隨地學習。在四川任管帶時，讀將弁學堂。在奉天任參謀時，讀陸軍大學。每日公餘，摒絕應酬，手不釋卷。即在軍務繁忙之際，亦不廢讀（所讀多為政治、經濟一類的書）。故能不斷吸取新知識，思想見解，永不落後。他不但自己好學不倦，對兩弟學業尤為重視，二弟任生讀法專，三弟筆者讀北大，一切費用，均由先兄供給。那時他任少校參謀，每月餉銀不過一百二十元，尚須負擔全家生活，和兩老甘旨，自己寧可省儉，對兩弟所需，則毫不吝嗇。在起義前夕，又令筆者赴美國留學，為期六年，所需費用，一次全部提前匯往美國，無論他成功、失敗，都不影響我的學業。我當時因正值舉行大事，亦應留在左右（筆者原在軍中，攻拔連山後，奉派赴京津接洽事件），同生生死，共患難，怎可於此時離開哥哥！遂未成行，其友于之隆如此。

先兄殉國後之第三年，即民國十七年九月十日，國民政府頒布命令，說：

「據馮司令玉祥電稱：『前東北國民軍總司令郭松齡，早歷戎行，努力國民革命。民國十四年在灤州舉義興師，至以身殉。請優予褒卹』等語。該故總司令效忠黨國，不辭艱危，賣志捐軀，殊深軫悼！郭松齡着發給

治喪費五千元，並由軍事委員會從優議卹，以彰忠烈，而示來茲。此令。」我們相信，將來歷史會給先兄一個公允的評價，而佔偉大的一頁。

助郭松齡倒戈之林長民，因郭軍失敗死於亂軍中。（註一六）

國奉戰爭發生後，馮部鹿鍾麟乘衛戍北京之便，急速捕段政府之親奉人物法制局局長姚震與段執政之親信幕僚曾毓雋等。林長民時在北京深感遭受壓迫，乃由至友李孟魯之介，於十一月三十日祕密出京，助郭松齡回師倒張作霖，松齡敗死，林氏亦遇難於亂軍中。

附錄：梁敬錚：林長民先生傳（註一七）

林長民先生爲清末民初間，熱心中國憲政及國會制度之重要政治家。其畢生志業，皆以憲政與國會爲中心，一度參加內閣，一度帷幄外交，爲期均暫。游歷英倫歐洲後，對於中國捲入共產過激主義之危機，早有警覺。中國青年愛國之五四運動，林實爲策動人。又嘗以「自殺政策」警告日本軍閥。林才略識力，雖能得後人之讚許，但其末年投入奉天叛將軍中，遂至殺身之悲劇，則不盡得其同輩之諒解。

林氏福建閩侯縣人，幼名則澤①，字宗孟，自稱荳莖子，亦稱桂林一枝室主②。晚年門裁雙栝，人亦或稱之爲雙栝廬主人③。

① 陳登瀛一九六〇年十月廿六日致梁敬錚書，轉林甥女王孟愉口述。

② 林第二妾名桂枝，自稱桂林一枝室主，置有此六字小印，題扇題聯嘗用之。

③ 甲寅週刊一卷第四十二號（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林生於一八七六年七月十六日，（光緒丙子六月十四）遇難于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得年五十歲④。父孝恂，字伯穎，前清翰林，歷官浙江金華、孝豐、仁和、石門諸州縣。孝恂能醫，習技擊，對西方政法思想頗能接受。在其同輩中稱進步分子。嘗在杭州設立家塾，分國學新學二齋，教其子姪。國學延林紆（一八五二——一九二四）爲主講，新學延林萬里（白水）爲主講，長民受業於林紆，而與萬里爲朋友⑤。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八六六

④ 林遇難日期，據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謂係十二月廿二。據陳與齡：林長民及其從兄弟，（逸經卅三卷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謂係十二月廿三。今從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甲寅週刊梁敬錚雙梧行詩序，爲十二月廿四。

⑤ 陳與齡著：林長民及其從兄弟（見前）及其林白水先生傳（東方雜誌第卅二卷第十三期）均參考。

一八九七年（清光緒廿三年丁酉）林中式爲秀才，旋即棄去舉業，延加拿大籍 Miss Ethes Wallace 師姑在家教讀英文；在杭時亦延日人嵯峨時教日文，於一九〇六年赴日留學，然不久回杭，在杭州東文學堂畢業後，再度赴日，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大學預科及大學部；其成績在甲乙等之間⑥。與日本名人中野正剛、風見章等皆同班。在日留學期中曾被推爲留日福建同鄉會會長。廣交遊，識日本名流犬養毅尾崎行雄，亦識中國名人張謇與岑春煊⑦，當時留日立憲派志士湯化龍、孫洪伊、劉崇佑、徐佛蘇以及君憲派之楊度、同盟會派之宋教仁等皆與之有結合。嘗謂政治家須有容人雅量，中國前途不可知，尤須聯絡異己，爲溝通將來政治之助⑧。

⑥ 據早稻田大學致陳登幪先生函，林在該校高等預科三學年，考試均乙等，大學部政經科第一學年乙等，第二學年甲等，第三學年乙等。

⑦ 林長民先生事略補遺（陳登幪著，未刊）。

⑧ 古今雜誌三八卷三四號四四頁。

一九〇九年，林自日畢業返國，對於清廷廷試留學生授予翰林進士出身之籠絡，拒不接受⑨，又卻四方之聘，獨受任爲福建官立法政學堂教務長，其時各省有諮議局之設，劉崇佑爲福建諮議局副議長，特舉之於衆，遂被聘兼諮議局書記長。宣統元年，各省諮議局應張謇之號召，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各學代表，開聯合談話會於上海，林被推爲是會書記⑩。請願同志會願請召開國會，爲清廷拒絕後，林即至北京，與徐佛蘇等組憲友會，並在國民公報上鼓吹憲政，不久造成輿論，迫使清廷縮短預備立憲之期限⑪。國會請願同志會之一結合，實爲辛亥各省諮議局響應武昌革命獨立之胚胎，亦即林氏嗣後參加政團組織政黨之基礎⑫。

⑨ 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上冊，頁八七，陳登幪一九六〇年十月廿六日致梁敬錚書，謂林父伯穎以林此舉，等

於「名教叛徒」云云。

⑩ 東方雜誌第六年第十三期憲政篇載：請願速開國會代表于宣統元年十月初五抵滬，聚于張謇所辦之預備立憲公所，推福建諮議局局長劉崇佑爲主席，林長民爲書記。

⑪ 梁任公年譜長編中冊三一三頁，又賈宗漢著：「中國制憲簡史」（一九五二，六月）均參考。按請願速開國會前後五次，至第三次時，清廷始下諭旨，（宣統二年十月）將籌備立憲期限減縮三年。

⑫ 梁任公年譜長編中冊三一五頁載：請願國會外，更組織一憲政團體，名憲友會，總會設于北京，支會設于各省，福建支部領袖爲劉崇佑、林長民、林志鈞。

林在省外，雖顯身手，而在本省，則受阻抑，其兼任之福建官立法政學堂教務長，因革除外縣學生入學不平等之陋習，與監督鄭友其不合，鄭訴於監學使，林遂被免^⑬。乃斥私資創設私立法政學校，自爲校長，與官立相對抗。此校後改爲福建學院，旋稱大學，栽植青年，爲鄉里所稱道。

⑬ 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上冊頁四十九云：向例外府縣保送學生，至省城入學，須每人納捐一百元，省垣則否，林謂此惡例也，宜革除之，鄭友其監督不可，相持數日，鄭懇林于姚文傳提學使，林遂被罷免，諮議局大譁。

辛亥革命時，林已辭去福建諮議局書記長職務，而服務於上海申報館^⑭，時各省諮議局代表齊集上海，議設臨時政府及大元帥，林主張以黎元洪爲大元帥，語切直，遂與主張以黃興爲大元帥之同盟會黨人不合，數日後，林偕浙江代表屈映光同赴南京，甫抵下關車站，即遇刺，兇手爲屈映光所踣，擊林不中^⑮，被捕後，查係同盟會黨人所爲，林置不究，遂返滬。其父禁居樓上，累日不得出。

⑭ 陳登峰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六日致梁敬鐸書云：林在申報館服務時，月包馬車價八十元，其父以爲侈。

⑮ 屈映光日記及陳登峰著林長民先生事略補遺均參考。

民國元年，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林受福建都督府推薦，代表閩省出席該院，參與臨時約法之議訂^⑯，臨時參議院北遷，林被推爲該院祕書長^⑰。一九一三年衆議院選舉，林被選爲蒙古三音諾顏部衆議員^⑱，同年四月，衆議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院開會，又被推為該院秘書長^{①⑨}。林文采俊美，有口才，熟悉議場手續，處理紛繁事務，饒有條理，為當時秘書長之理想人物^{②⑩}。一九一四年，袁世凱設參政院，置憲法起草委員會，林被派辦理議事紀錄及庶務^{②⑪}。一九一六年五月，袁世凱卒，林即與其友張國淦等努力於臨時約法與第一屆國會之恢復^{②⑫}。此段努力，曾使孫中山之討袁軍與蔡鍔唐繼堯之護國軍，同時罷兵，中國得暫見南北之統一^{②⑬}。

^{①⑭} 林自著之參議院一年史云：（見民國經世文編四七頁，及左舜生編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五〇九頁）係中山當選總統後，電令各省都督府推舉三人組織參議院，是為地方代表權時代。

^{①⑮} 丁著梁譜中冊四〇二頁及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六憲法新聞，憲史篇十九頁。

^{①⑯} 憲法新聞（一九一二年六月一日）第二八七頁，中國年鑑，一六三頁。林之衆議員席次為五七八號。

^{①⑰} 一九一三年四月廿六日，衆議會開會，林以秘書長報告會務。

^{①⑱} 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上冊八十頁，及徐一士「談林長民」（古今：卅八卷卅四號）。

^{①⑲} 見丁著梁譜中冊四五六頁，又人文月刊第八卷第一期，有沈思齋著：「袁世凱與林長民」一文，謂林曾充袁氏時代參政院秘書長，實誤。又謂世凱操縱林氏，賜林兒子名字，林叩謝云云，皆傳自谷鍾秀。谷係林之政敵，故所言多不確。

^{②⑰} 丁著：梁譜中冊四九六頁。

^{②⑱} 國父年譜下冊四〇九頁至四一一頁，及吳貫因一九三七年從軍日記。

在中國各政黨中，林屬於進步黨，進步黨係由(1)民主黨(2)共和黨(3)統一黨合併而成^{②⑲}。而民主黨又係(1)共和建設討論會(2)國民協會所併合^{②⑳}，林既係共和建設討論會之發起人^㉑，又係國民協會之主要份子^㉒，亦曾為共和黨幹事之一^㉓，故三黨合併後，林在進步黨中，自佔重要地位。進步黨雖擁戴黎元洪，而實際首領則為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其黨綱(1)建設改善政府(2)尊重民意(3)擁護法賦自由(4)增加人民福利。而其黨略，則主張與現政府為有限度之合作，冀藉說服力量，引導中國憲政漸入正軌^㉔。此與國民黨徹底革命直接爭取政權之激進方法，自不相容，故第一屆國會恢復之後，（一九一六年八月）國民、進步兩黨，雖一時合作，續議天壇憲法^㉕，但終因擁

護段祺瑞對德宣戰一案，釀成政潮，此新恢復之國會，遂復爲黎元洪總統所解散。（一九一七年五月卅日）。

②④ 丁著梁譜中冊四一九頁：按進步黨係一九一三年四月廿九日成立，民主、共和、統一三黨合併爲進步黨之經過，除參考上述梁譜外，賈宗漢之「中國制憲簡史」，亦可參考。又汪中著，現代史料四：「民國初期之政黨演變」（人文月刊八卷五期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亦可參閱。

②⑤ 丁著：梁譜中冊三七九頁。

②⑥ 丁著：梁譜中冊三九九頁。

②⑦ 辛亥革命五八六頁，載共和黨係民社統一黨、國民協進會所合併，黎元洪爲理事長，林與湯化龍均爲幹事之一。

②⑧ 神州叢報一九一三年一卷一期：「進步黨成立記」，又辛亥革命五九二頁載，進步黨成立後，黎元洪爲理事長，梁啓超爲理事，林爲政務部正部長。

②⑨ 高一涵著：廿年來之中國政黨（東方雜誌一九二四年紀念號）載進步黨一面不滿意官僚之隱秘政策，一面亦不滿意於民黨之激烈政策，其與軍閥合作有限度。過此限度，則亦革命，如湯化龍之於滿清，梁啓超之於袁世凱等事。

③⑩ 天壇議憲，係一九一三年八月二日開始，一九一三年八月至一九一四年十月，共開會三三一次，通過憲草一一三條，尚餘地方制度教育生計各章，未及討論，即被袁世凱停止議憲職務。

在天壇議憲期中，林曾加入憲法研究會，世人自是多稱林爲研究系重要人物，但研究系對象，係以憲法爲限，既非政黨組織，亦非政團名目③⑪。

③⑫ 劉以芬著：民國政史拾遺上冊十七頁，及高一涵著廿年來中國之政黨（東方雜誌一九二四年紀念號）

一九一七年國會解散後，林受副總統馮國璋之聘，爲秘書長，兩個月後張勳復辟，段祺瑞討平之③⑬。段重握政權後，即邀進步黨人參加組閣，林乃與梁啓超、湯化龍等一同入閣爲司法總長③⑭，但三個月後進步黨人與段派徐樹錚不睦，退出段閣，林即堅持聯帶去職，以表示立憲閣僚進退之風度。林任司法總長爲期雖暫，但曾拒絕張鎮芳十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萬元要求特赦之賄賂，爲世人所敬仰^③。

③ 復辟真相見人文月刊六卷七期。

④ 張君勱一九六〇年十月致梁敬錚書：謂林加入段閣，係湯化龍在火車中與靳雲鵬所議定。林時在南京，得電始知之。劉以芬政史拾遺上冊十三頁，謂林係由南方督軍推薦入閣有誤。

⑤ 林長司法部時，袁世凱表弟張鎮芳以參預復辟內亂罪，被判無期徒刑，張輦金十萬元，運動特赦，爲林所嚴拒。事載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上冊，頁廿四及廿五。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外長陸徵祥奉派出席巴黎和會。徐世昌總統特在府內設外交委員會爲外交政策輔助決定之機關，聘名宿汪大燮爲委員長，林爲委員兼事務主任，（著者任事務員，掌機要）日本在對德戰事未結束前，先與英法密訂戰後德國在華山東權益悉讓日本之約，又借參戰借款，與段祺瑞內閣之交通總長曹汝霖訂有濟順（濟南至順德）、高徐（高密至徐州）兩鐵路由日本出資建築之密約。其事甚秘，徐世昌所未知也。巴黎和會既開，日代表西園寺公望等，執英法密約，以脅美總統威爾遜；威爾遜遂以中國並未參與英法日間之密約，是約對華，是否有效，頗有疑竇，日代表乃提出中日濟順、高徐兩密約，謂是約換文中，中國有「欣然同意」字樣，顯非脅迫爲言，威爾遜召我駐美公使兼出席巴黎和會代表顧維鈞詢問確否，顧氏急電政府，叩詢究竟，外委會得電，亦向國務院嚴詰其事，（時錢能訓爲內閣總理，曹汝霖續任交通總長）曹汝霖被逼，始吐實，外委會各委員均大譁，汪、林二公尤憤激，而徐世昌方重用曹汝霖，欲彌縫之。宗孟怒，乃自撰「山東亡矣」一短欄新聞，洩其情於北京晨報，於是在京學生大憤，聯合八校，鼓起五四運動，遂有焚燬趙家樓曹汝霖住宅，及在曹宅毆傷駐日公使章宗祥之事^⑥，徐世昌聞訊，疑學生暴動，係林所主使，召林入府，面斥之。時外交委員會方提「鐵路統一」一案^⑦，意在打破日本獨占中國之鐵路權，亦爲親日派所阻，於是汪、林相繼請辭，徐世昌堅挽不得，外委會自是即無形取消，而曹、陸、章卒至罷免，對德和約卒至拒簽，五四運動卒被稱爲「民族覺醒」之始基，蓋與「山東亡矣」一文，有極大之關係，而「山東亡矣」一文，則林氏所撰也。

⑥ 著者另有追念林長民先生一文，詳紀其事，文見紐約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華美日報。

統一鐵路呈文，爲當年親日派與反日派政爭之焦點，全文見東方雜誌第十六卷第四號，頁二〇八，其略曰：

查吾國鐵路，雖大都成于外資，而其中大別有三，一曰借款鐵路，二曰合辦鐵路，三曰他有鐵路。借款鐵路之小別亦有三，一曰單純借款鐵路，二曰混合借款鐵路，三曰附屬借款鐵路，概言之則商業性質與政治性質二者而已。今商業性質之路，不生何種變化，不過管理權之輕重而已，無土地主權之關係，無後患者也。其變化最大而遠者，莫如合辦鐵路，俄然而變爲他有矣，俄然而發生無算之附屬借款鐵路矣；何以故？曰有根據故。俄之東清鐵路，根據于旅順，德之膠濟鐵路，根據于青島，先據一不拔之基，而後從而伸張之，故雖名合辦，瞬息而佔有之矣。英欲根據九龍，而建廣九鐵路，然不爲合辦路，而爲借款路，故久而未爲他有。法欲根據廣州灣建一鐵路，以其根據單弱，路線不定，故久而未成。凡此類者，其變遷之形勢，悉以其最初之居心爲衡。幸其國距我遠，其用心紛，故其伸張難，而且人得而奪之耳。然由此發生戰禍，日俄之役、英日德之役，世人豈忘之耶？其爲附屬借款鐵路而變爲混合借款鐵路者，則有津浦一路，德欲由濟南伸張權力，北達天津，南達浦口，因英國力爭，遂成南北分段。德謀遂破。德知所謀之難逞也，不得不注意于津浦，並所索之高徐、順濟兩路，亦棄之，此往事也。今東三省之東清南段，更名爲南滿矣，名從主人，定其名而主人之義斯確。改旅順之名爲關東，編安東、青島之衢巷謂之町，無他，此物此志而已。就奉天言，其所伸張者，有新奉焉，有吉長焉，有安奉焉，有四鄭焉，有鄭洮焉，有開海焉，有吉洮焉，有長洮焉，有洮熱焉，有錦洮焉。其根據則不獨旅順一隅，安奉吉長，皆與朝鮮相連，錦洮則又得一口岸，其根據至固也。就山東言，其所伸長者有高徐焉，有濟順焉，論其根據，一青島而已足，然則北至熱河，南至順德，燕京首都，已如物之在鉗，其足以撫我之背，扼我之吭，無待智者辨之矣。況順德已與京漢相接，熱河可與京張相通，席捲之勢已成，抗拒難期有效，此有心之人，所爲太息痛哭流涕者也。故大變等以爲借款鐵路可爲，合辦鐵路他有鐵路不可爲也。何以言之，曰政治性質與商業性質而已；曰有根據地與無根據地而已。至管理之輕重，固于營業上經濟上有出入，自宜審慎研究以臻完善，但極

其量，不過債權關係耳。多則三十年，少則二十年。路債一清，路即屬我。所謂無土地主權之關係，無後患者也。若因循不改，而存此政治性質之路，竊恐不及十年，其勢力之所至，吾國將隨而去矣。此次外交委員會之提案，荷蒙大總統採擇者共五條，其第一條實以破除勢力範圍爲綱，而鐵路及租借地兩者爲其重要之目。設若去此存彼，則全案悉成具文；現我全權委員報告國際聯合會草案第二十二款，內載締約各國議定承認本約即作爲取消一切彼此間有其與本約條件不能相容之義務等語，是在人既與我以出死入生之機，在我即當有堅固不搖之志。總之，本會提案主旨，在改變政治性質之路爲商業性質之路，改變一國單獨壟斷之政策爲本國完全之基礎；能改則存，不改則亡；用敢臚舉利害，附圖上陳，恭候明訓（民國八年三月，東方雜誌第十六卷第四號第二〇八頁）。

外交委員會于前呈上後復有一文申論其事，因此事與林之平日抱負有關，故更舉其文如左：

此次巴黎大會，所以首先以國際聯盟爲急務者，實鑒于戰禍之酷烈，欲預防戰禍之發生也。既欲防其發生，不得不將世界現有之禍源，廓而除之，而各國所視爲禍源者有二，一近東、二遠東。近東者，巴爾幹半島之爭點，即此次歐戰所發生也。遠東者，即吾國各租借地附屬地及合辦各鐵路與夫其附屬之借款各鐵路是也。前此之防閑近東，盡心竭力而卒至焦頭爛額如此，故此後之防閑遠東，不得不出于曲突徙薪之一途，其理至淺而易明耳。夫鐵路不至爲禍源也，所以爲禍源者，則以先有根據地，而旋以政治性質經營之。俄之于旅順東清，德之于青島膠濟，皆是也，其始奪之于我而有政治性質者也，唯其然，故日本得從而奪之，甲可以奪，乙可以奪，則丙丁戊己，誰不可奪者？各國所以視爲禍源者在此。本會呈文所謂合辦鐵路他有鐵路不可爲，附屬借款鐵路不可爲者亦在此，此而不去，則禍源不絕，曲突徙薪之謀不成，國際聯盟何爲者，故無論野心國之所爲，有進無已，不至于亡人國不止，即不然而我以因循之故，貽萬國以百奪不鑒之禍源，人其謂我何？戰禍爲交戰國之所苦，而當地之人民爲尤苦，今有此自拔之機，而故縱之，貽後世之惑，後之人其謂我何？此本會提案第一條所以必以破除勢力範圍爲綱，而甲丙兩項必以收回租借地，及改變鐵路性質爲重要之目也。至於提案之後，事之成與不成，惟視國際聯盟之成不成而已，國際聯盟而不成，是強權依舊，公理無存，封豕長蛇，將有不

可言者矣：國際聯盟而成，則違反同盟之事項，勢不能完全存在，可斷言也。至于統一之際，所有取益防損之舉，自當詳慎斟酌，非無辦法者也；即有不能盡如人意者，亦係肌膚之疾，而非腹心之患，若以辦法爲難，而將此根本大計完全推翻，則本末倒置，大癩等斷斷以爲不可。謹迫切上陳，伏維鈞鑒。

巴黎和會通過國際聯盟組織規章後，北京名流首先響應組織國聯同志會，此會係林氏與蔡元培、王寵惠諸人所發起，推梁啓超爲理事長，（梁時在巴黎）林、蔡、王及熊希齡、汪大燮、李盛鐸、嚴修、張謇各爲理事，林囑葉景莘撰緣起而潤色之。其詞如下：

今茲世界大戰，經四年餘之爭持，犧牲生命過於千萬，經費財產不可勝數，誠爲人類之浩劫，雖非親歷者，亦無不忍之黯然。顧遠事已矣，世界人心，大之憂念人類之前途，小之顧慮一己之子孫，殆莫不渴望和平建設告成，而戰爭自茲永免，誠以人類之科學知識組織能力，日進未已，他年復見戰事者，其牽涉之廣，屠殺之慘，必倍蓰于茲役也，然欲和平之永久也，當先求各國之推誠相與，平等相待而後戰機乃不再發。往者列強藉合縱連橫之形勢以維持武裝之和平，而從事于國際政策之競爭，世界大局有如厝火于積薪之下，燎原之災，咄嗟可成。苟今茲構和，不能以世界公共之組織代替危險之均勢，則國際政治仍將不外乎以強凌弱，以暴易暴，戰禍再燃，必難倖免。各國識者，有鑑於斯，故羣以國際聯盟爲今之急務，和平大會，且立爲提前討論之議案，其深憂遠慮，凡屬人類，宜無不贊同矣。然所謂國際聯盟者，其內容當何若，猶未能當世一致也。試舉一二例言之：國際聯盟自當有法庭，以裁判國際之法律問題，有調處機關以解決國際政治爭端，而是否尚應有國家之名譽生命問題，不受國際之裁判。判詞決議，設有抗違，應強制執行至何程度，皆疑問也。又如組織聯盟之委員人選，各國一律，則大如英者，將與小如海地者，勢力相等，若強國得遣派多數，而弱小者遣派少數，則又何以保其不以強權分宰天下，不流爲中世紀歐洲之神聖同盟？是以國際聯盟組織之初，必當因應世界民意，而採集衆長，庶不驚于空想，而亦不流于專制也。國際聯盟既成，亦非可以保其自然也。當有全世界之輿論監督之使其不有所偏，援助之使其不失之弱，更當有以增進國際之友誼，鼓勵聯盟之發展，庶乎永久和

平之可躋也。是以歐美人民，今方組織團體，熱心鼓吹，以盡輿論之責。如美國有強制和平聯盟會，以前總統塔虎脫爲會長，又有自由國際聯盟協會——合併爲國際聯盟聯合會，更有全國各派耶教徒代表之大會，更由天主教召集之，以援助同盟，並與英國各屬土及他國同志，協力進行。法國有國際聯盟會，其會長布爵瓦即係和會討論聯盟之專門委員。意大利北部之密蘭，于去冬發起大會，贊助聯盟，設立國民大會，以與他國同志提携。又如歐洲弱小民族之寓于英法意者，贊助亦皆甚力，世界民意之所趨，蓋可知已。中國之政治思想夙以大同爲至善，大同者天下一家，即國際聯盟圓滿之境也，中國民族好和平惡戰爭，蓋涵濡于數千年聖哲教訓之所致，尤與國際聯盟之精神相符也，故吾人之歡迎聯盟，決不讓于他國。顧僅歡迎之，未爲足也。國際聯盟所以互保政治之獨立領土完全，實言之，即所以保國家之權利也。中國與上古之希臘、羅馬、巴比崙、埃及並時立國，迄今四千餘年，以世界最古之國家，得與近世新國家，共奠新世紀之基礎，其國家之權利，孰能蔑視之？國際聯盟又所以謀人類和平幸福也，中國民族之人口，達于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其安危之關係于人類者至大，以人口最廣之國家，能與世界各族，共謀人類之幸福，其國家之民族，又孰敢輕侮之？故吾人對于世界，對于本國，皆有擁護國際聯盟之重大責任，當仁不讓，此之謂也。爰是集合同志，設立斯會，將對于國際聯盟爲積極之主張，並與他國同志互通聲氣，彼此提携，以期達我大同之理想，全國人士，有奮起者本會同人願執鞭焉。

③⑦ 按國聯同志會，係民國八年三月十一日在北京大學開成立會，時安福系正當事，議長王揖唐欲得理事長。在選舉理事時，忽有議員數十人突至議場，聲明參加同志會，意在投票，選揖唐爲理事。予馳赴北大，約學生百餘人，到場參加投票，揖唐遂不得與理事之選，會後惱羞成怒，自組國際聯盟協會推李盛鐸爲會長，王自爲副會長，而推顧維鈞、王正廷爲駐外代表，與同志會相抗衡。然協會無實際學術工作，徒欲藉是爲政爭工具而已，故在國際上無地位，不若同志會之猶能周旋國際至數十年而爲今日聯合國同志會之前身。

一九二一年五月，世界國聯總會開大會於意大利之米朗，林受推爲中國國聯同志會首席代表自英前往出席。同

行者有張君勛、王世杰、梁龍、朱文獻諸人。林在會中演說，朱文獻繙譯，而各組工作報告，則由陳登鰲先生在倫敦編輯之。

林在英倫卜居時，（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其長女徽音在側。其時社會主義思潮在歐甚澎湃，林喜讀費邊社諸名著，而獨憂過激派主義之將汎濫于中國，嘗深讀德國新憲法將經濟制度規定于憲法之中，謂此可消弭過激思潮。一九二一年十月，林自歐洲歸。到滬後，即與秦元培、王寵惠諸人，以恢復國會及完成憲法兩事，向政府建議^③，此建議竟被採取。於是兩度挫折之第一屆國會及天壇憲法起草委員會，均在黎元洪總統二屆復職之下，重見恢復。一九二二年六月，林補選為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④，直接參加制憲之工作。

^③ 梁任公年譜長編下冊六一六頁。

^④ 按憲草會委員六十人，參眾各半，林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補選加入，所補為孟森之缺。孟森缺初補馬小進，馬辭補葉夏聲，葉去乃補林。林之憲草會席次為四十二號，見吳宗慈著中華民國憲法史後編十一章第七十八及八十一頁（下稱吳著憲法史）。

林氏直接參加制憲之目的，首在抒展其歐洲考察之抱負，當『憲草會』議及生計制度一章時，林曉音堵口，極言勞工制度訂入憲章及預防過激社會主義思潮之必要，其警語有曰：十九世紀世界各國爭憲法，二十世紀世界各國爭生活……誰能保證過激社會主義不至汎濫於中國^⑤？在生計章議事中，林每次出席皆有發言與提案，故曾被推為本章起草之委員長與其條項釋義之報告人^⑥。不幸生計章草案，甫經小組會三讀通過，直系軍人已迫走黎元洪，向議員進行賄選。一九二三年十月五日曹錕賄選總統告成，曹錕憲法亦即于同月八日草草公布，林所主張之生計制度與地方制度，皆因未備制憲手續之理由而被擱置^⑦。

^⑤ 吳著憲法史後編附編論壇異同集粹第五十二頁，林長民發言。略謂本席贊成憲法上規定勞工制度，中華民國成立已十一年，尚無憲法。合於世界潮流之憲法，正所以鞏固中華民國之基礎……十九世紀世界各國爭憲法，二十世紀世界各國國民爭生活，十九世紀之憲法，多係保障有產階級之資本公司，因其有此不平，世界各國憲法皆難免動搖，中國憲法議於世界各國之後，正可鑒各國之失，免去社會革命，現在世界各國，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既已發現過激社會主義，……諸君能保證將來中國永不生過激社會主義乎云云。其識見過人有如此者。

④ 吳著憲法史後編第二〇頁至三六〇頁第十二章二一七頁及第十一章九二頁以下皆有林之發言與提案，林所報告之理由書，及條項釋義，見吳著憲法史後編，及國憲起草委員會草憲便覽。

⑤ 吳著憲法史後編第十五章第四五〇頁以下。

於是林氏離開北京，一面糾合制憲派同志（章士釗、楊永泰等）聯合宣言反對曹錕憲法，一面提出修憲要點十四條，限制現役軍人不得當選總統⑥。其時日本軍閥對華侵略之鼓煽正在醞釀，林乃著「敬告日本人」一小冊，力斥黷武主義之非，指出日本將自食此惡果之報應，此小冊由日本人譯為日文，流傳於其國內，頗受當時日本朝野與其駐華官憲之重視⑦。

⑧ 東方雜誌第廿卷第六號頁一四四有林長民之反曹宣言及修憲十四要點。

⑨ 梁敬錚著：追念林長民先生文。

一九二四年冬間馮玉祥倒戈，囚曹錕於公府，段祺瑞受奉張之擁戴，入京為執政，置善後委員會，林被聘為委員，旋又受聘主持國憲起草委員會籌備之工作，此委員會限期三月，完成草憲，其組織以中央及各省政府所指派之議憲委員行之⑩。全體委員七十人，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三日，在北京北海頤年堂集會，公選林氏為委員長⑪。自後連續開會，先議綱目，次議條款，至十二月十一日，共開會議四十七次，制定憲草五部十四章，一百六十條，此憲草傾向(1)聯省自治(2)融冶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3)並將教育經費與行政費，定一最小額之比例。(不得少於十分之二)(4)創設國事法院，予以解釋憲法之專責。皆足代表林氏晚年之政治思想⑫。

⑬ 甲寅週刊一卷二號五頁，又國憲起草委員會報告書參考。

⑭ 青鶴雜誌四卷四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孤桐雜記。

⑮ 陳茹玄著：增訂中國憲法史，頁一四九至一五三（一九四七年七月版）。又國憲起草委員會報告書載：林委員長擬有憲草十三大綱及其進度表。將議憲期間限為四十日，以十日為分部開會之期間，以十二日為一讀會，以十二日為二讀會，以六日為三讀會，故除星期日外，皆實開會云。

國憲起草委員會之憲草尚未完成，北京又另起政變，馮玉祥部下鹿鍾麟乘衛戍北京之便，忽逮捕段政府之重要官員（法制局局長姚震）與段執政之親信幕僚（曾毓雋），並謀釋放曹錕，囚禁段祺瑞，以買好吳佩孚^{④⑤}。時駐紮京奉路之奉軍郭松齡軍長，受國民軍之鼓煽，叛張作霖而自立，又從閩人蕭叔宣之密策，禮聘名流，出關相助。林與郭初不相識，平日亦未嘗有函札之通候，郭乃由林之至友李孟魯爲介，經平漢局長黃廼謨之電臺，通消息於林，勸其出關，林在北京，方感受馮玉祥部將之威脅，亦欲藉是以自脫於北京之樊籠，乃於十一月卅晚，乘郭松齡所派專車，祕密離京，晤郭於錦州，初意欲由白旗堡，渡遼河入營口，以自返於天津，而是歲遼河水凍未合，驟車不得渡，乃隨軍至蘇家屯。奉張初得松齡叛訊，謀易服奔大連，日本關東軍，懼國民軍勢力侵入東北，其分離滿蒙之多年政策，將至失敗，乃一面以南滿路二十里內不得駐兵之強硬通牒，阻郭軍之前進，一面促奉張調黑龍江馬隊南下赴援，而密遣人游說郭部砲隊，使其叛郭，而松齡不知也。十二月廿三，松齡兵進白旗堡，去奉天只一日程，忽遇伏，大敗，全軍盡潰，郭夫婦皆被擒，林在亂軍中，爲流彈所中，遂遇難於小蘇家屯^{④⑥}。

④⑤ 吳佩孚年譜傳記頁四一七（一九五九年版）。

④⑥ 民國十五年二月甲寅週刊第四十二號有梁敬錚氏所著雙括行詩序一文略載其事，梁序云：

雙括行爲故司寇林公宗孟作也，司寇以議郎入樞府，輒掌政要，嘗於雪池寓中裁雙括，自榜其廬，乙丑十月（一九二五、十一月）京中政變亟，樞府要人白晝被劫，入軍獄者相繼，其罪跡莫由明也。時公祭酒國憲恐被辱，欲引疾去，奉天軍長郭松齡方回軍瀋陽，雅重公名，安車專迓，情意迫切，至於再三，公卒爲所動，乃於是月望日（按即十一日卅日）夜半行，師過錦州白旗堡，每戰輒克，去瀋陽僅二站，爲日兵所扼不得進，遂以間騎趣小蘇家屯，忽爲黑龍江軍所敗。郭既被執，公亦葬亂軍中，其僕王明殉焉，時陰曆十一月初九也。即國曆十二月廿四日。予既於丙寅（一九二六年）元旦偕公弟至大連歸其骨，因作長歌以哀之……云云。

林出關附郭，事既隱祕，其遇難又不測，故其身後之評，至不一致。作者對於郭氏邀林之經過，雖未了了，而於林出京之日，則曾親送其行，故於追念文中，對此段經過，敘述特詳，堪爲歷史作證。其言曰：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予自民國六年入先生（指林）幕府後，賓主相得，幾至忘形。先生至以外來函札之啓封裁答責任，完全相委。予寓北長街，距先生景山東街寓所甚近，每早予至北大授課後，必先至先生寓中，代先生理函札，留稿於案，不必面見先生也。先生出京之早，予循例到宅，聞人告予先生欲面予，宜稍待。旋招予入先生臥室，至則其妾方據地整行囊，予訝甚，先生忽曰，兩三日來，吾有一新發展，將於今夜出京，國憲會事，請君料理結束，旋出一函，係致段執政辭行者，囑予于其行後走謁汪伯棠（大燮）先生，託其轉遞。予詢其何往，先生始以郭松齡相邀事密語予，且謂郭氏派專車至前門東站，候我兩日，不得不去，然我實無意於奉天，只望安穩出京，不受鹿鍾麟部下之辱而已，出京後，自當與郭一見。見後我將自往營口，下榻于精鹽公司，以自返於天津，君可以此語告伯棠轉執政。……

予聞言，心極忐忑，顧無術以止之，乃求援於林宰平先生（先生畏友），宰平詢狀，謂事已至此，實無挽回之術。是夜二鼓，寒月當天，秋霜滿地，因戒嚴故，路絕行人。而先生早間，已得黃廼謨送來口令，遂同車疾馳無阻，抵站，則專車已升火待發，未及數語，一握而別。十年賓主之緣，遂訣於此。歸後誦「法孝直若在，必能阻主上東行」之語，至今猶涕下潸潸也^{⑤①}。

林出京後，亦嘗以「以進爲退」之語，託其戚面達於梁任公。此語載在梁任公年譜長編中^{⑤②}，予於林行後第三日，得林自白旗堡來電，中有「河水未合，車不得渡」之語^{⑤③}。與林同往而幸免於死者，有李孟魯，孟魯告人，當遇難前夕，林與伊同寓於某村樓上，其時林已知兵事不利，躑躅樓前，輒自念「無端與人共患難」不置^{⑤④}，凡此種種，皆足證林之出京，實係避禍，並非圖附叛將以取富貴者。而時論乃有人以「卿本佳人，奈何作賊」^{⑤⑤}及「用短」^{⑤⑥}、「熱中」^{⑤⑦}譏之者，真可歎也。

⑤① 見梁敬鐸著「追念林宗孟先生」文，載一九五四年四月紐約華美日報及香港天文臺報。

⑤② 梁任公年譜長編下冊頁六九一云：林出京後第三日，有人傳來一口信給我，說他此行「以進爲退」請我放心。……

⑤③ 見梁敬鐸「追念林長民先生」文。

⑤ 孟魯此語，聞者實多，故章士釗有一聯挽林云：「處世惟不說假話最難，刻意存真，吾黨之中君第一；從政以自殉其身爲了，無端共難，人生到此道寧論」之句。

⑥ 甲寅週刊第一卷林萬里評宗孟死事，有「卿本佳人，奈何作賊」之語。

⑦ 劉以芬著民國政史拾遺上冊，頁八六至九四中，有松齡與林，定分主軍政之約，語實無據。又云：郭曾來京密謁林氏云云，亦係臆造。

林遇難後兩月，章士釗在甲寅週刊上評論林之性格，語多可記。其言曰：「宗孟一生長處，在善於了解，萬物萬事，一落此君之眼，無不渙然。總而言之，人生之祕，吾閱人多矣，惟宗孟參得最透，故凡與宗孟計事，決不至擲不着癢，言情尤無曲不到，真安琪兒也」。又曰：「僞言僞行，宗孟之所最惡，彼生平劣迹，輒向人言之，負謗亦從不置辯，如此美才，竟死於飛彈之下，傷哉傷哉」。

⑧ 甲寅週刊一卷卅號（民國十五年二月六日）。

章氏對於林之才華雖十分贊美，而於其出關一段，則頗歸咎于其左右，其言曰：

「宗孟榆關之行，決於俄頃，凡與共政治生命者，皆不得知，知者自徐志摩外，惟其門生故吏及一二細人而已，……（甲寅週刊一卷卅號）」

文中細人二字，予嘗質之⑨，章氏乃覆一書自咎失辭，其言曰：

「宗孟出都事，士釗囊以無所聞知，又恨其死，無過鴻毛，國哀友痛，兩臻其極，言出無擇，遂有細人之論。今得和鈞書，知其委曲，事前事後，凡所以爲友者，幾無不至，此得略釋曩昔失言之咎，其幸猶小，知宗孟有友，如吾鄉彭雪琴、王朴山其人，今猶得見，其幸彌大……」⑩。

予於宗孟先生出關之事，事前誠未得力諫之幾，但於事後，則亦曾有收骨之行，此在當時賓主風誼中，實一常事，章氏以彭雪琴、王朴山許之，似亦過譽。

⑨ 梁信載甲寅週刊一卷第四十四期（民國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函中要語云：嗟呼先生：宗公東裝之日，鐔蓋一日五次請謁，百計尼之不得，私求助於宰平，惜當時左右無法孝直其人者，遂至東行，有白帝之悔，天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八八〇

實爲之，謂之何哉。函末附雙栝行一首，兼及出關收骨事，此詩今見陳石遺先生石遺室詩話中。亦見民國十六年二月十二日甲寅週刊第一卷第四十二期。

⑤⑧ 甲寅週刊第一卷第四十四期。

梁著：「追念林長民先生」一文，述出關收骨情形云「予感先生知遇，憫其才而又哀其死，乃同其胞弟天民（字希實）於民國十五年一月某日，乘京津火車，搭日輪赴大連，擬由白旗堡至小蘇家屯，在張作霖軍隊邏弋之下，覓其遺骸。乃行踪甫及大連，即爲日警窺破，松岡洋右時任南滿鐵路副總裁，以名刺約予等相見曰：君等來意，吾已備知。林先生爲日本敬重之人，已由白旗堡日領館收得骨殖，吾等可微服夜行過堡取骨，子與希實知無可隱，乃薄暮自大連乘板車夜馳，侵曉抵白旗堡日領館，取骨壙一長甕，歸返不及啓視，即匆匆歸。返大連後，開甕啓視，則顱骨、肋骨、足骨、胸骨、趾骨均在，而肉全脫，蓋由鄉民用火焚化之故，甕中有兩顱，希實驗其假齒，始得之蓋其一或即其僕王明之顱也。因在大連本願寺置棺改殮，取京寓中所携之舊衣冠，整其骸面衣之，即附日輪逕歸福州，希實扶柩行，予仍返北京。越月，張作霖勢力退出，始在雪池林宅設奠開弔，弔客數百人，梁任公先生在焉。

林書法佳妙，在近代中國書家中稱爲能手⑤⑨，嘗謂習字之法，主在精神凝聚，故看碑帖宜與習碑帖同重。素能詩，晚受胡適之先生之影響，亦間作白話詩⑥⑩。少蓄長髯，民國十年赴歐時始截去⑥⑪，婚姻至不得意，嘗有「萬種風情無處著」之恨⑥⑫，自歐歸後，對於男女戀愛，贊成解放，嘗在大學中爲此論公開講演⑥⑬，妻葉氏早歿，置二妾，生四子二女，長女微音，嫁梁思成（啓超子），現已歿；次女燕玉，已嫁已歿；長子林桓 HENRY H. LIN 一九一五年生，留學美國，得碩士學位，現充 Ohio 州大學教授⑥⑭；次子恒，一九一六年生，空軍營榮譽畢業，抗日戰役中殉國；三子暄，一九一八年生；四子煊，一九二〇年生，皆已大學畢業任工程師，現在大陸⑥⑮。

⑤⑨ 林長民書法真跡（略）。

⑥⑩ 林嘗有賀吾鄉林貽書學政六十壽詩，純粹白話，詩云：

世俗愛做壽，近來尤喧嘩。人人愛詩文，稱述他爹嫗。爹既比古人，嫗亦今大家。若是做雙壽，鴻光

來矜誇。我那兒有空，下筆恭維他。彥京好孩子，孝敬老太爺。表章兩三事，事實倒不差。分箋來索詩，我詩太糟糕。貽書三先生，認識我的爹。我小的時候，常聽爹咨嗟。稱贊文恭後，個個有才華。後聞先生顯，更乘東海槎。我時在日本，髣髴迎公車。一覽已無餘，公言無乃誇。前事一轉眼，滄海填平沙。先生六十歲，我髮也成華。六十不爲老，公健尤有加。我爹早謝世，楸樹幾開花。彥京諸兄弟，汝真福人呀！做壽來娛親，用意良可嘉。倘若舉音觴，那麼就過奢。門外多饑寒，日暮啼無家！

⑥1 林長民先生晚年遺像（略）。

⑥2 陳登陳一九六〇年十月廿六日致梁敬錚書云：林妻葉氏係舊時代指腹爲婚之結合，所納之妾，亦未諳詩詞，故林常有「風情無著」之恨，在英倫時，與徐志摩戲作男女情書，互通情愫以爲舒洩。

⑥3 林在北京師範大學講演題爲戀愛與婚姻，分三大段，多有現身說法語。（演辭見「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第四冊，頁一二五—一四四。一九二八年八月版。）

⑥4 紐約華美協進社中國留學生通訊。

⑥5 陳登陳致梁敬錚書（一九六〇年十月廿六日）。

張宗昌、李景林聲明擁護吳佩孚。

郭松齡於本日失敗被殺，馮玉祥亦因內部携貳，表示下野。附奉之山東張宗昌，及由天津逃抵山東之李景林，忽同聲擁護吳佩孚，並主張吳與張作霖合作。（註一八）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九號，頁一一。

註二：同註一，頁三九。

註三：同註一，頁七——九。

註四：同註一，頁三四。

註五：同註一，頁一二。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八八二

註六：同註一，頁一二。

註七：同註一，頁一六。

註八：同註一，頁三七。

註九：同註一，頁一三——一四。

註一〇：「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號，頁一五二。

註一一：同註一〇。

註一二：「甲寅雜誌」，卷二五，一號。

註一三：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頁二一四。

註一四：「傳記文學」，卷五，第六期，頁二六——二八。

註一五：「傳記文學」，卷一六，第二期，頁五——一四。

註一六：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時報」。

註一七：「傳記文學」，卷七，第二期，頁三——一〇。

註一八：「吳佩孚先生集」，頁二三八。

二十五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舉行閱兵典禮，由朱培德任總指揮，並通過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規則。（註二）

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發表忠告海內外各級黨部同志書，勉自立自強，戒除私鬥與意氣，毋自亂步驟，應謀革命力量之大團結。

自上月二十三日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以來，其所作決議，多與留在廣州之中央委員持反對立場，以致文電紛傳，爭論不休。東征軍總指揮蔣中正，深恐此一情況之發展，將影響革命力量之團結，特於本日發表告海內外各級黨部同志書；勉自立自強，戒除私鬥與意氣，毋自亂



步驟，應謀革命力量之大團結。告同志書說：「中正承總理訓誨，他無所求，惟願與諸同志迅速完成國民革命。」繼指出：「人患不自強自立耳。惟國與黨亦然，本黨同志能自振奮，能努力於國民革命，能知中國革命爲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正敢信全國國民，均將奔集於三民主義旗幟之下，決無被他種主義蠶食之危險；若不求自強自立，且不自悔、即嚴拒一切主義者於千里之外，亦終於自行崩潰魚爛而亡耳。」告同志書最後說：「中正曾言之矣，中國革命不成，列強敢於侮我，皆國民勇於私鬥，黨員徒爭意气，團體慣於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因勉同志戒除私鬥與意气之爭，遵奉國父達到共謀革命力量之大團結。（註二）

北京臨時執政府令孫岳督辦直隸軍務，兼署省長。

督辦直隸軍務善後事宜兼署省長李景林，已於二十四日兵敗避入租界，北京臨時執政府乃令免其本兼職務，並以孫岳繼任督辦及省長之職。（註三）

孫岳之出任直隸督辦，實得力於馮玉祥之保薦。茲錄馮玉祥二十二日電如下：

「頃據張李兩都統電稱：本軍於本日下午二時進入天津，敵軍完全繳械，李景林當潰敗之時，杳無下落等語。惟天津中外要衝，關係甚重，懇請速任孫岳爲直隸軍務督辦並省長，以維現狀。伏乞照准，明令發表，特此謹陳。」

馮玉祥叩。養。（註四）

註一：中國國民黨廣州中央執、監委員會暨各部聯席會議，第一二九次會議記錄。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二—六二五。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號，頁一五二。

註四：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七一六。

二十六日 國民政府核准廣東光復紀念日定為例假日，惟飭應以陽曆舉行，以符時憲。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八八四

國民政府核定廣東光復紀念日，省屬各機關學校均可定為例假日，以資慶祝，惟陰曆九月十九日應換算陽曆（十一月九日），其批示如下：

「呈悉，粵省光復紀念日，該省所屬各機關學校准放假一日，用表慶祝。惟應照武昌起義紀念日之例，查明是年陰曆九月十九係陽曆何月日，即定每年陽曆是日舉行，以符時憲。仰即遵照，仍將所定陽曆日期報查，此批。」

（註一）

黃埔軍校校長兼黨軍總司令蔣中正飭令軍校所率各部搜集資料，編輯戰史史材。

令曰：

「照得軍校創設以來，先後成立教導團、黨軍，努力革命工作，爲時且已逾年。今春東征，驅逐陳逆，夏季回師，殄滅楊劉，以及肅清反革命派，重征戡定潮梅，大義昭宣，羣英萃附。其間經過情形，實足增光史乘，自應詳加搜集，以便製爲鴻篇，用資省覽，垂鑑將來。所有本軍各師各團成立歷史，以及本年經過事實（成立年月及教育、訓練、駐防等之地點），各官姓名、籍貫，士兵名額、籍貫，並其年齡、家境、父母、兄弟、妻子有無等之統計表；東征、回省討逆、重征、三次戰鬥經過情形，黨務（黨部成立及黨務成效）、死傷（死傷者姓名）、疾病（全年生病人數，病名統計）、經理（收支數目統計）、衛生（軍醫藥品數量、病名、生病者全年統計）、士兵生活狀態、逃亡（每月人數比例表，逃兵姓名）、槍砲、彈藥、被服種類及數目、（分現存、共領、共支、消費、添置）、馬匹總數（分死亡、現有、廢馬）等，本校學生姓名、籍貫、年齡、畢業與未畢業、逃亡，以及家境等，亦如各師報告。分類報告屬於總指揮部，軍部者由參謀處，衛戍司令部由張參謀長、各師長，各獨立團及特別部隊由團長及部隊長官，本校由教育長，負責辦理。限期十五年一月三十日前彙報到校，誤期者作違令論。除分令外，爲此令仰該教育長即便遵照，依限辦妥具報，切切，此令。總指揮蔣中正。」（註二）

北京臨時政府公布修正臨時政府制，增設國務院，並特任許世英爲國務總理。
修正臨時政府制之要點爲增設國務總理爲國務會議之主席，並副署臨時執政府之命令及有關國務之

文書。增設國務院令曰：去年臨時政府成立，本執政以不忍人之心，處不可爲之事勢，勉徇衆議，出任維持，冀本良心之主張，爲徹底之改革，曾於馬電述陳梗概，復經善後會議，詢謀僉同。既與國人慮始於前，方期共得負責於後。乃一載以還，用人行政，未符本懷，和平統一，終難實現。中夜徬徨，感焉如搗，惟有修正臨時政府制，增設國務院，以專責成。嗣後凡百設施，以及改革建設諸大政、均由國務會議審量全國之趨向，博稽人民之公意、迅速籌議，共策進行。但求救國有方，共和永固，本執政決不稍持成見也。

修正臨時政府制：

- 第一條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臨時執政總攬政務，發布命令，統率陸海軍。
- 第二條 臨時執政政府對於外國爲中華民國之代表。
- 第三條 臨時政府由國務員襄贊臨時執政，決定政策，處理國務。
- 第四條 左列各員均爲國務員：

(一) 國務總理。

(二) 各部總長。

第五條 國務會議由國務員組織之，以國務總理爲主席。

第六條 置國務員與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司法、教育、農商、交通各部於臨時政府，而臨時政府之命令與一切有關於國務之文書、統依國務總理以及各部總長全體或一部之副署。

第七條 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之，俟正式政府之成立而廢止之。(註三)

香港華僑懇親團為解決工潮抵廣州，受盛大歡迎。

汪兆銘、伍朝樞等出席歡迎會，解釋國民政府並無實行共產之意。(註四)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九號，頁四三。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八八六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二五。

註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二——一三三。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號，頁一五二。

二十七日 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召開之四中全會，通電反對段祺瑞戀棧，並否認其組閣有效。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爲戀棧其權位，於本月二十五日公布修正臨時政府制，增設國務院，以許世英爲國務總理。（註一）中國國民黨部份中央執監委員正在西山繼續召開之一屆四中全會乃於本日通電反對段祺瑞戀棧，其電文如下：

「各省各特別區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均鑒：本黨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宣言，主張此後之政府，必須爲國民所組織，而於僞認爲民意所歸之段政府，斷爲民意所厭棄。乃一月以來，段氏非特不顧民意，靦顏在位，近復私自妄造法制，假借修正臨時政府制度，冀得戀棧，益肆其賣國殃民之毒。本黨基於前此宣言，否認此種制度之發生，尤否認一年以來賣國殃民之段祺瑞再行據位，始終爲擁護國家與民衆之利益而奮鬥。一依本黨總理北上宣言所主張，以國民會議解決政局，謀本黨之貫徹主張，即謀民國之根本福利，凡我國民，幸共鑒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註二）

蔣總指揮中正離汕頭赴廣州，臨行發表告各將士書。

蔣總指揮中正克復潮汕後，於本月二十日，被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特別黨部推選爲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出席代表。（註三）爲出席十五年一月一日在廣州召開之國民代表大會，定於二十八日清晨離汕。故本日發表「臨別告誡各將士書」；以除疑忌、戒驕奢、守軍紀、求學問、重階級諸端，告誡全體官生。茲誌全文於下：

「余頃擬離汕回省，不能與本軍諸同志一一作別，此後何時相見，亦未可知，謹將所欲言者，略述下，尙期身體力行之。」

一、疑忌爲亡身之道 近日本軍現狀，間有互相猜忌，彼此懷疑，此不誠不德之所致，既違反親愛精誠之校訓，將見精神渙散，不惟黨國俱亡，將見吾各人生無可歸之家、死無葬身之地，其復何以對總理與已死諸同志耶？望我同志深戒之。

二、驕奢爲敗德之本 各官長浪費濫用，縱慾狂飲，積習已深；尤以驕奢爲近今通病，如不痛改，必致品格墮落，將爲反革命潰桂軍之續。凡事應以革命責任個人職務爲重，務須戒慎恐懼，惟恐大禍之將至，革命不成，不能對總理與已死同志在天之靈，時時須矢誠矢忠，克勤克儉，無論對友軍、對人民，一以謹慎二字出之。

三、士兵是家中子弟 士兵外出，服裝不整，儀容全失，軍紀風紀之敗壞，未有如潮汕部隊之甚也。此皆官長教育不良，約束不嚴，精神喪失，不愛士兵，視如途人之所致。夫欲革命之成，主義之行，必須先從愛惜士兵，謹嚴訓練入手；爲官長者，應減低個人生活，而提高士兵一般之生活，待士兵如待家中子弟，一切尤須以身作則，則士兵必能愛惜其本身名譽，嚴守本軍紀律，以敬其父母之心，而敬上官矣。帶兵無他技，打仗亦無他難，只要從士兵生活上注意，懇切實行，則兵無不強，戰無不勝也，否則敗亡無日矣。

四、學問爲事業根本 本軍官長對於學術，自畢業以後，即不求進步；所以各種動作，皆不能照典範令之原則做去，即於此次野營演習，可以知矣。須知不學無術，不特不能成事，而且不能教兵，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吾且以爲人無學術，不特驅民之死，而且自己之生命，亦將冤枉送死矣。以後本軍官長，無論上下，總以典範令爲研究軍事之本，以精神教育與治軍語錄，爲規範身心之則，若人人能於衣袋中，各置一冊，成爲嗜好，無論操場講堂，休息外出，隨時講求，如此相習成風，方能造成一個真正之革命軍隊，否則學不精進，技日退化，安有不落伍而爲時勢所淘汰乎？

五、越級爲軍隊大忌 近來時有官長越級請假，直接借錢等事，此本爲師生情愛之所出，固非分外之事，須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八八八

此風一開，足養成學生爲驕子之惡習，其直接之上級長官，以後不能辦事矣。軍隊與黨部，非重階級不可，余固已常言之，以後除受傷過重，必須久養者，由我酌量情形，准其回家休養，另給川資，以示特遇外，其餘官長請假，非由其上級轉呈者，不特不准，且須懲戒。今後卽以此請假借錢等事，課其品性良惡，並爲功過賞罰之據，如在一年以上，未嘗請假者，應記大功一次，期滿一年，如有人接代，則由其上級官輪流給假，轉呈核准；遠者如甘陝川貴雲南，則預支薪餉三月；其餘他省，近者最多預支兩月，至假期亦以此爲例，如有越級請假者，記過一次。本軍同志，應知現時爲革命之非常時代，各有革命不成，何以爲家之志，方是一個革命黨員，如果各同志眞能努力奮鬥，余敢斷言遠則五年，近則二年，革命必能成功。於此非常時代之短期間，如無必要之事，均爲一致工作、盡忠職務、實行主義之期間，過此則革命成功，自可解甲歸田，彼時共樂天倫，實未爲晚，此爲一勞永逸之計，何可貪一時之佚，而忘革命事業之重。故余對於入校以來，未嘗請假支錢之學生官長，雖未明賞，而實愛重，各官長皆能矯正不請假不預支之壞習慣，養成一個廉潔清高之革命軍人人格，則幸矣。」（註四）

上海市民舉行反對日本出兵奉天大會。

上海孫文主義學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國學生總會、上海學生聯合會、上海總工會、各界婦女聯合會、印刷總工會、紗廠總工會、碼頭總工會、鐵廠總工會、木器總會、粵僑聯合會、國民大學、大夏大學、復旦大學、法政大學、上海大學、南方大學、店員聯合會、平民導社、旭社、中國濟難會、五卅失業工人團、國民黨江蘇省黨部、中國國民黨上海各區黨部聯席會等百餘團體，在體育場舉行反對日本出兵大會。會後並遊行示威。茲錄抗議日本出兵電文如下：

「日本朝日新聞轉全國國民公鑒：日本與中國爲同種同文之民族，以歷史及文化而論，固應互相提携；以利害關係而論，亦應互相扶助。今日日本政府及軍事當局，乘我中國今日驅逐北方軍閥領袖張作霖之時，竟派遣重兵，自由行動，侵犯中國之主權，侮辱我全國國民，此非但中國國民之公憤，亦日本國民之奇恥也。日本國民倘自認爲文明

國民，有監督其政府之權能者，自應一致主張正義，迅速撤除開赴東三省之日軍，則中國國民之諒解猶有可能。否則我中華民族爲自衛計，誓必舉國一致對抗日本，何去何從，惟日本國民善圖之。上海市民反對日本出兵滿州大會叩。」（註五）

「各報館轉全國國民公鑒：此次日本政府乘張、郭內訌，藉口保護僑民，下令動員出兵滿洲，設司令部於奉天省城，實屬駭人聽聞。夫奉天爲中國領土，中國乃獨立國家，領土完全，列邦共認，主權獨立，各國亦表示尊重。今日政府不顧公理，違棄條約，擅作威福，大事稱兵，國體何在？主權何存？敝會除電請外交部嚴重交涉外，尙望全國同胞，本國民天職，奮起力爭。並祈積極從事抵貨運動，以促日政府之覺悟。不特東亞之幸，抑世界和平之福也。迫切陳詞，幸速圖之。上海各公團聯合會叩。有。」（註六）

朱霽青所設哈爾濱馬家溝之東北國民革命軍秘密機關被查抄，有關人員七人被捕。

郭松齡敗後，朱霽青自瀋陽遷設哈爾濱馬家溝之東北國民革命軍秘密機關於本日被查抄，部內機要負責諸人任國楨、陳慧生、彭守樸、齊東野等七同志均被捕，另吉林城防司令李忠選亦被逮，幸朱氏在外預聞未返，及時脫險，轉赴廣東。（註七）

臺灣民報抨擊日人對臺灣新聞政策無言論自由。

本日出版之「臺灣民報」以「世界獨一的臺灣新聞政策」爲題，著文抨擊日人對臺灣新聞自由之控制，太過嚴苛。茲錄其原文如下：

「世界各國的殖民地不許可本地人刊行報紙，唯有臺灣而已。不倭取例於外國，就如在朝鮮京城一城市，便有七大新聞。其中朝鮮人經營者三：即「東亞日報」、「朝鮮日報」、「時代日報」是也。在他都市發刊者亦不少。獨臺灣竟不許可島民刊行一、二新聞，而維持世界獨一的「新聞封鎖政策」，真是遺憾之極。既不准言論自由，何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八九〇

有光明正大的政治可言。」（註八）

註一：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三。

註二：「清黨實錄」，頁三二。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一九—六二〇。

註四：同註三，頁六二六——六二八。

註五：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時報」。

註六：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時報」。

註七：「朱霽青先生紀念集」，頁七。

註八：「臺灣民報」，第八十五號，頁一〇。

二十八日 蔣總指揮中正告誡軍官不得洩漏未公開之命令，並禁止士兵嘈雜。

令曰：

（一）凡內部之文告及一切動作，無論大小緩急，如非命令公開，概不准對外聲言，或無意中洩漏。即本軍之印刷品，亦不得寄給外人，凡有秘密，軍人與黨員尤宜遵守之。

（二）不論何時，軍人均應保持靜肅態度。對於士兵嘈雜必須嚴禁，務使入其營，不聞其聲，養成雍雍穆穆之風。如不能實行以上二事，直是烏合之衆，何能爲革命軍人耶？凡我同志，其共懷之。（註一）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發布士兵升晉官長程序命令。

令曰：

「士兵升晉官長時，其最初三個月，應爲代理職。待其代理期滿，由師部試驗學術，核定其期內功過，然後補實，不得隨便補缺。此令。」（註二）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二八。

註一：同註一。

二十九日 國民政府令准撤銷南韶出口菸捐，以恤商艱。

南韶出口菸捐，迭經政府明令撤銷，惟軍方以消耗品爲詞，仍舊抽取，至本日國民政府令廣東財政廳長宋子文轉飭財政處，立即停征，令文如下：

「爲令飭事，據南雄商會會長孔慶恂副會長王名熙呈稱：現據於行廣福雄三幫代表王名熙等投稱：爲投請據情轉呈撤銷南韶出口菸捐事，竊南韶出口菸捐，重征迭抽，商人受剝膚之痛，疊經投請貴會轉呈撤銷在案。茲承轉知軍事委員會庚（八）電，方謂苛稅已除，旋復奉轉來譚總司令陽（七）電開：查烟葉爲消耗品，與紙張本不相同，未便因紙捐停止，遽行援以爲例，務望該烟商等共體時艱，恢復付運，容俟財政整理就緒軍費支配確定時，再行核辦，仰即轉飭知照等因。奉此，竊烟葉一項，爲雄地出產之大宗，雖屬消耗之物，究屬土貨性質，滇軍駐雄，橫征暴斂，創抽斯稅，迨湘軍接防，復繼續照抽，彼時湘滇兩軍，交換防地，給養所關，不能不勉任其難。自滇逆打倒後，一切苛稅悉予免除，獨該出口煙捐，依然存在，揆諸事理，豈得謂平。況煙葉一項，除納地方學費國稅外，復有國防費，及南韶出口等捐，現韶州復加抽十分之二五，以此一煙數捐，重重剝削，力實難支，且此項苛稅，業經國民政府、省政府明令撤銷，今反變本加厲，用懇轉呈層憲，恩准通令撤銷，解除苛稅，以恤商艱。除由敝幫代表電請外，爲此具詞，投懇貴會查照爲荷等由。據此，查所稱各節，皆屬實情，理合據情呈懇鈞鑒，伏乞准照施行等情。據此，查南韶連地方現已設立財政處，徵收稅項，事體宜歸統一，南韶出口煙捐，迭經政府明令撤銷，何以仍舊抽取，據呈前情，合行令仰該廳長，即便轉飭該處財政處長，立即遵照停收，並不許駐防軍隊違令私取，以恤商艱，仍將遵辦情形，呈由該廳轉報查核，切切，此令。」（註一）

孫文主義學會在廣州舉行正式成立典禮，揭示奉行國父遺囑之宗旨。

孫文主義學會是爲對抗共產黨「青年軍人聯合會」而成立的組織。其前身爲中山主義學會，早在民國十三年底即已開始醞釀；本年二月黨軍東征途中，着手籌備；四月間，東征軍抵梅縣時，就在教導第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八九一

一團第四連召開籌備會議，成立中山主義學會，參加者有冷欣、賀衷寒等三十餘人。至四月二十四日，改組爲孫文主義學會，其精神與工作大致仍舊。

本日，孫文主義學會在廣東大學操場正式舉行成立典禮。到學校、軍隊及海外歸國代表達數萬人，汪兆銘以國民政府主席身分到會致詞，竟也高喊「我們現時特認爲救中國者，惟此孫文主義；如有妨礙孫文主義者，我們當盡力驅除之。」（註二）會後，廣州學生聯合會舉行遊行，並發表「敬告全國民衆書」，呼籲對孫文主義學會的支持。孫文主義學會亦於是日發表成立宣言，揭櫫其組織宗旨是：

「孫文主義學會之組織，實孫文主義信徒之集體，亦即中國國民黨員忠實於孫文主義者之結晶，故凡關於總理之遺規遺教遺囑，學會誓以至誠一一遵守之。……總之，孫文主義學會本其信仰孫文主義，研究孫文主義，宣傳孫文主義，實行孫文主義之宗旨，甚願以其組織之力量，擁護基於孫文主義而組織之中國國民黨及基於孫文主義而建設之國民政府，以期完成先總理所致力四十年而尚未成功之國民革命。」（註三）

孫文主義學會的組織，略仿中國國民黨的組織系統。最高機構爲會員大會，會務分評議、執行兩部門，評議部門設評議委員及候補評議委員，執行部門稱執行委員會，設執行委員及候補執行委員。執行委員會下亦設各部及省市委員會。

附錄：

一、中山主義學會宣言（註四）

我們確信，除掉中山主義，誰能真適應羣衆的要求，使中國國際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我們又確信，除掉中山主義，再沒有一個真能看出這個時代的真意義，說明這個時代的實在情境，指出這個時代進化的真正的方面，它着實是我們中國四萬萬人的唯一的救星。

不幸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在京逝世了！我們何等悲傷啊！先生在時，耳提面命我們，只要跟着走，不怕走錯路，今先生死了！導師失了！再找不到耳提面命的人了！只有一部中山主義是先生給我們的唯一遺產，我們只有把它讀

熟，把它研究得徹底的明瞭以後，革命才不致走錯道路，這是我們組織中山主義學會的第一個意思。

革命易，能知道革命的方法則不易，爲中山主義去奮鬥犧牲易，能知道中山主義的精微則不易，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所謂「知難行易」。固然我們並不希望個個中山主義的革命者，能够個個做中山主義的學者，因爲孫先生說過：不知亦能行的。但是終須要有一大部份的人，能够徹底的明瞭中山主義才對，尤其是一般有機會研究的，更不能不格外努力去徹底的研究，這是我們組織中山主義學會的第二個意思。

孫中山先生偉大的人格，即敵黨的中心都很佩服的，但是他的主義，有的說他太偏理想不近事實，有的便像坐井觀天的說他無甚高論，不去細心地研究，這些都是因爲不知道中山主義的價值，同時亦不能不責備我們信仰中山主義的人，亦少有研究得徹底能够把它盡量的發揚光大。因此，我們本自覺覺人之旨，來研究中山主義，宣傳中山主義，這是我們組織中山主義學會的第三個意思。

孫中山先生死後，一般平素以依附中山先生旗幟之下；而別有所圖的人們，難免不變化其信仰的量數，漸露其本來的真面目，一般平素視先生爲眼中釘的，當然正在那裏譁笑，要更大肆其鬼蜮的技倆了。我們中山主義者處這種環境之下，要團結我們的團體，只有以主義爲維繫的唯一方法。要以主義爲維繫，除非人人心中對它深印了很透澈的觀念，才能起萬分堅強的信仰，這是我們組織中山主義學會第四個意思。

我們抱了以上的四個意思組織學會，以便徹底的研究中山主義。同時我們見了中國現在的危險，我們的熱血沸騰了。我們的眼毗罅裂了，我們只有與敵人拚死決戰。同胞們！我們要救國民，救自己，只有從事研究中山主義，才能知道革命的方法呀！很願大家起來，研究中山主義。實行中山主義，革命中山主義萬歲！中山主義革命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

中山主義學會簡章

第一條 本會定名中山主義學會。

第二條 本會以下列各項爲宗旨。

甲、信仰中山主義。 乙、研究中山主義。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八九四

丙、宣傳中山主義。 丁、實行中山主義。

第三條 本會不分性別，凡同情本會宗旨，且無不良習染，經本會同志二人以上之介紹者，皆得爲本會會員。

第四條 凡本會會員，皆須加入中國國民黨，實行三民主義革命，以謀國家之改造。

第五條 本會組織以小組爲基礎，小組以上爲分會，分會以上爲本會。

第六條 會員在五人以上，百人以下之處，得組織小組；小組在兩個以上之處，得組織分會；分會均直屬於本會。

第七條 小組每星期必須開常會一次，分會須每半月開常會一次，本會每三個月得召集全體會員代表開大會一次；如有特別事故，各得臨時召集之。

第八條 本會各小組得選組長一人，秘書一人，各分會選舉幹事若干人，辦理該組或各會內一切事宜，但分會幹事不得超過七人。

第九條 本會設幹事若干人，辦理會內一切事宜，並設編輯、宣傳、組織各種幹事會，分任各種任務；遇特別情況時，得設其他幹事會襄助之。

第十條 本會會員須遵守本會宗旨及中國國民黨黨紀；否則予以相當之懲戒，並暫時或永久開除其會籍。

第十一條 本會會費來源包括下列各項：

甲、會費（每人每月二角）。乙、自由捐。丙、各方資助。

第十二條 本會特別注意喚起民衆及實行中山主義革命，凡各小組或分會，有能定期印刷宣傳品或中山先生各項遺著者，本會必竭力資助之，但須經本會之同意。

第十三條 本簡章除九條外，於各處小組及分會組織時適用之。

第十四條 本簡章遇有不適之處，得於本會開會時修正之。

二、發起中山主義學會之意見（註五）

同志們，我們爲什麼要加入中國國民黨！因爲我們是認清了加入中國國民黨，是我們要脫離列強帝國主義和國

內軍閥官僚的壓迫的一種唯一方法。何以中國國民黨值得我們來加入呢？因爲他有一種主義，是指南針，是我們心靈的歸宿，我們在這個主義之下盡我們的腦力心力體力從頭髮尖到腳跟，來努力實現這個主義。這個主義是什麼？就是我們總理所提倡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我們統叫他做中山主義。

現在我們的兩種壓迫，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把我們枷鎖得緊緊的，非有很大的力量，決不能脫離這類的羈絆，這個很大的力量是從何處得來呢？這是很容易的，只要我們能够協實的堅決的一致的團結起來，就可以得到的，現在我們同志裏面顯然還沒有做到這一種程度的團結，我們均認爲沒有徹底的瞭解中山主義所發生的一種現象，因此我們爲要增加本黨的力量，堅固本黨的團結，一致同志的思想和動作，只要努力作中山主義的運動，發起了一個中山主義學會。

在說明發起中山主義學會意見之先，要先說明爲甚麼叫做中山主義學會，而不叫做三民主義學會呢？因爲叫做中山主義學會，可以包括三民主義；而叫做三民主義學會，便不能包括中山主義。所謂中山主義，就是包括孫中山先生一生的學問、道德、思想和行動的一個總稱呼，猶之稱共產主義，不如稱馬克思主義來得更爲確實詳盡，現在既認定了中山主義學會這個名詞，究竟爲什麼要發起這個學會呢？其意見如下：

(一)我們既爲中國國民黨黨員，當然要明瞭國民黨的主義，國民黨的主義就是中山主義，所以非徹底研究不可。

(二)現在很有人認爲本黨是一個不過國民革命的黨，不錯……本黨現在的工作是國民革命，但是要實行中山主義而革命的，並不是單獨的國民革命就可包括的，若然，只認識本黨的國民革命，而不認識本黨的中山主義，簡直可以說對於本黨是沒有認識。因此，要人們真認識本黨，只有組織中山主義學會，來喚起人們的徹底研究，方能徹底的了解，對於本黨方能有真正的認識。

(三)中山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且他還有許多的地方是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本黨同志對於馬克思主義研究甚力的很多，但致力於中山主義的研究的則不多見，所以非組織中山主義學會，不足以喚起同志切實的研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八九六

(四)年來國內青年學者，對於外來的主義和學說，動輒成立研究會學會等等，大事鼓吹，如馬克斯主義則有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杜威學說則有杜威學會，此外如羅素、泰戈爾斯泰、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等均有學會或研究會等組織，以爲之宣傳，獨我們自己的中山主義，提倡了二十餘年，到現在還沒有有人來組織學會，從事研究宣傳，因此我們中山主義的信徒，更不得不急於組織中山主義的學會了。

(五)我們認爲本黨同志，要是對於中山主義未有十分了解的，即不能堅決的信仰，即不是本黨忠實的黨徒。因爲這一層，欲免本黨前途的危機起見，就不得不不在黨中做一種中山主義運動，使全體同志信仰一致，同心協力來革命，革命才有成功之希望，所以亦非組織中山主義學會不可！

(六)本黨無可否認同志中言論思想及行動，均有未能切實按照總理的主義和命令去做，故往往有許多無謂的紛糾和同主義相反的動作出來。這種現象，我們認爲要危及本黨團結及革命工作的，推原其故，均由未能徹底明瞭中山主義。今欲消除這種分裂及不適合的現象，只有努力使同志個個都十二分明瞭中山主義才可做到，所以不得不急在同志中組織中山主義學會！

(七)中山主義，我們認他是有中山的哲學和發明，惜同志中對他大都未有切實的研究，不能詳爲闡明，故本黨同志雖有數十萬，而真知中山主義者則寥若晨星，其能闡明之者更少矣。此即可見總理學說知難行易之真確，我們既知道知難行易，就非力求其知不可！我們既知道宣傳中山主義的重要，就非努力作中山主義運動不可！

(八)外面對於本黨動輒誣以共產化赤化等等市虎杯蛇，益滋疑慮，我們在廣東就很容易見到這種現象，認爲於本黨進行上有莫大之阻礙。推究其因，亦由於人民只知俄國的革命初年的共產主義，或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而不知中國的中山主義，因爲中山主義之民生主義可以包括共產主義，便認爲中山主義即是共產主義，人民一聽到共產主義，即認爲就是俄國革命初年的共產主義，或馬克斯主義。其實中山自有他的民生主義，不能以共產主義來包括之，更不能以俄國革命初年的共產主義，或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來附會之。由此我們覺得有組織中山主義學會之必要，藉此可以向人民切實的解說中山主義！

(九) 我們鑒於本黨以前不能成功的原因，大半都由於同志之加入本黨者，往往不過贊同本黨某時間內之某種工作，實未有徹底明瞭本黨之中山主義，故本黨往往有爲其所欺，而於人民中又蒙了不白之冤，進行上往往將幾於成功而復失敗，這種不以主義爲歸宿，而以某種工作的相同而加入本黨者，本黨容納之，即無異採取養虎生翼之自殺政策。本黨既爲一個嚴密組織的黨，當然不能以不同主義者而認爲本黨的真正黨員，故欲求真正之國民黨成功，只有努力於中山主義之宣傳，使同志均集於一個中山主義的大旗之下，然後才有真正之國民黨，不致爲人所賣，因此，我們覺得組織中山主義學會是本黨現在一個迫切之圖。

(十) 我們鑒於近來本黨同志往往若忘其所以，站在第三者地位，來批評本黨或攻擊本黨，甚而有將非本黨主義大爲宣傳，殊屬有違紀律，我們認爲這是危及中山主義和自己的不忠實道德的。所以我們要組織一個中山主義學會，務使澄清本黨中的一切複雜思想和行動，而一本中山主義爲歸鵠！

同志們！我們抱了上述的意見，堅決的相信，只有這個組織才能使本黨成爲一個真正的中山主義國民黨，行動一致的國民黨。同志們呵！四面的敵人，現有緊緊的環繞着，黃金的世界在前面遠遠的等着，我們要打倒敵人，向前面的黃金世界走；只有我們趕快來徹底明瞭我們的中山主義，加入中山主義學會的發起會，共同在中山主義的大旗之下奮鬥！奮鬥！

附告：

同志們！見了我們這個意見書，如若贊同，即請將詳細姓名、地址，用書面郵寄廣東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中山主義學會發起會臨時幹事會，加入爲幸。

三、廣州學生聯合會敬告全國民衆書（註六）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國自秦漢以後，文化創造力漸漸消失。及至清季，國人恍於外交之失敗，震於西方科學機械之神奇，民族自信力亦完全消失。際茲文化創造力及民族自信力消失之後，帝國主義者，以有平等條約之故，得從政治及經濟方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八九七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八九八

面壓迫中國。民國成立以來，復利用軍閥，資以餉械，以殘殺中國之民衆，延長中國之戰亂，阻礙中國之改革進展。因此之故，中國之國際地位淪于次殖民地，中國國民之民權，爲不平等條約及軍閥政治剝奪無餘，中國國民之生活，受帝國主義者經濟之束縛及戰亂之影響，貧困慘苦，而莫之解救。孫中山先生目擊時艱，遂倡導三民主義以適順歷史之背景及時代之需要，以救中國，以平世界。其民族主義，以解放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之中國爲解放全世界之基礎，故必須恢復中國民族之文化創造力及民族自信力，方能以仁愛和平之文化，化彼族競爭之性，而達於大同之治。其民權主義，在使全體民衆，使用充分民權。其民生主義，在節制資本及平均地權，以漸進於消滅勞資階級之差異。是皆準世界之潮流，及中國之國情，而定其方針者也。

數年以來，孫文主義之宣傳，已遍于全國。全國民衆，受孫文主義之影響，已明瞭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之勾結，爲惡之情狀，已深加憎厭。是故反帝國主義之運動，風起雲湧，五月卅及六月廿三，其最著者。在此反帝國主義運動之中，軍閥以民衆厭惡之故，逐漸崩潰而不可終日；而不平等條約之取消，遂成爲不可避免之事實矣。俄國革命成功以後，以經濟條件不具備，改行新經濟政策。土耳其、波斯、埃及、摩洛哥、敘利亞等國，均已奮起作民族革命而獲得成功。凡此國內及國外情狀，均證明孫文主義實爲救世之良藥，且有實現與成功之可能，故在今日而反對孫文主義者，非愚即儼也。不謂幼稚之輩，不明歷史之背景及歷史之需要，不瞭解世界及中國近年來之事實，不能認識孫文主義之意義與價值，日從事於不必要之犧牲，爲人所愚弄而不自覺，是誠可爲嘆息痛恨者也。

我廣州學生界，素受孫文主義之薰陶，目擊現狀，不得不大聲疾呼，號召我全國民衆，以孫文主義之真意義，使全國民衆，咸集於青天白日孫文主義旗幟之下，爲救中國救世界而奮鬥。孫文主義信徒聯合起來，向全國民衆宣傳孫文主義；全國民衆聯合起來，共同奮鬥，實現孫文主義，使現在黑暗渾沌的中國，盡變爲青天白日化。

四、王柏齡：孫文主義學會（註七）

開校三四個月，其一日千里的進步，固足使人驚嘆，而黨部本身受着這種刺激，也朝氣勃勃，學生運動啦，工人運動啦，婦女運動啦，農人運動啦，海員運動啦，都一時風起雲湧。尤以學生運動，以中山大學爲大本營，更爲熱烈。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共產運動，也深入了各個階層，他們把持了黨部的一部分，緊握新聞輿論機關，

胡吹他們的理論。但十足的買空賣空，年輕人認識不清，意志不定的，很多竟加入了他們的秘密組織，在我們各級組織中，發生其黨團作用，弄得魚目混珠，簡直似乎在爲他們作嫁。有心怒然憂之，如任此以往，不必一二年，共產黨就可以偷天換日，替代國民黨了。上級同志，因爲總理定的策略，不能不給面子與中共同志，其內心實在憂慮得很。但是下級同志，就弄不清楚，於是來加入呀，表好感情呀！因爲共產黨人，有時也顯點小神通，如向高級同志保薦啦，講人情啦，倒是一說一個准。這種傾向，可真不得了，投機的，以前反對共產主義的，現在都變成馬克斯信徒了。如我教授部內，上尉無線電務員繆斌，就是一個例子。我的副主任葉劍英等，也開始發生了動搖。在這種大難的情形之下，如何是好呢？如何使黨免於危險呢？絞腦筋，悲心志，忠實有遠見的總理信徒，倒還不少，大家想辦法，居然被我們想到了，就是以研究孫文主義爲目的，來組織一個學會，既不是反對共產黨，而又是研究我們的孫文主義，難道研究馬克斯主義的，會來加入嗎？如此我們就可以與他畫上一道鴻溝。爾爲爾，我爲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斷不會被他買空賣空，偷天換日的了。我們有了這基礎，才說得上合乎環境，以求自存，並不妨礙黨的策略。共產黨雖恨我們入骨，但無可攻擊。於是由賀衷寒、潘佑強等去向廖黨代表說明我們這個企圖，要正式准許我們成立。廖黨代表一聽，不禁手舞足蹈起來，笑着說：「我正焦慮了許久，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居然被你們想着了。好！好！就這樣子進行罷，我爲你們的後盾。」（疑心廖先生賣黨者請注意！）大家聽到廖先生意見後，俱喜之不盡。就按手續成立，徵求會員，武的呢，以黃埔軍校爲目的，文的呢，以中山大學爲目的，尤其對廣州香港的工人，遠而至於上海北平的青年，均徵求他們入會。我呢，躲在學校裏，做他們的後台。共產黨更加見忌了。說也奇怪，中國人到底是中國人，孫文主義的正統思想，到底是正統思想，大多數，否！幾乎全體，一聽見是研究孫文主義，無不歡欣鼓舞的來參加。校中官生，大多數加入了，中山大學的學生，更不消說。並澎湃到上海等地，但都在背地裏進行。這個時期，可說是與共產黨暗鬥的時期，他要拉一個人，要費很多的氣力，我們宣傳起來，不費吹灰之力，同時凡經過我們運動的組織，共產黨再沒法去賣弄了。於是恨我們入骨，想出種種陰謀來，要分化我們。但下級一般同志有革命熱情，他們沒法分化，於是就從上級一二個同志入手，以利誘之，以勢眩之，其實他們有甚麼勢？還不是買空賣空而已。居然被他們找到一位曾反對共黨如殺父之仇的先生來，做他們擁戴的領袖。這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九〇〇

位先生真善變，一向痛哭流涕，將國民黨掛在肩膀上，如天將傾。很奇怪的，他的言論忽然迅速的變了調了：「革命的朝左走，不革命的朝右滾！」這是什麼緣故呀？諸位也無足深奇，據說共產黨向他屈膝說：「像先生才是我們的領袖，才能領導國共合作。」這位先生聽了真得意，因為正中他下懷。我們當時，那裏知道，他繼廖黨代表之後，來做學校的黨代表呢，從極右的一端，跳到極左的一端呢？這又是甚麼緣故呀？無他，領袖慾作祟，要做獨一的領袖而已。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不擇任何手段了。這是那一位先生呢，我不說來，讀者諸君，一定也知道，後來且做了大漢奸，實行其賣國勾當了。這賣國的心理，還是同以前投降共產黨的心理是一樣的，要過一過唯一的領袖的癮而已。我並非打落水狗，老實說，才不值得打呢，不過蔣先生的量大，推總理之心，則有之耳，但當年我們在底下的人，就大受這位「先生」的累了。孫文主義學會成立不久，導師死了，我們仍繼續進行。沒有幾個月，東征了，討楊劉了，第二次東征了，正當十四年的冬天，蔣先生命我留守後方，坐鎮黃埔，其時我改任學校教育長了。我們這位黨代表呢，卻坐在廣州，籌謀他的鬼計，蔣先生出發的第四天，忽然來了一個嚴重的電報，罵我「爲甚麼不聽黨代表的話」。咦！這真奇怪了，四天之中，我重傷風未嘗離牀，黨代表沒有來過，爲何會有不聽話的話來呢？我思之又想，想之又思，終於被我猜着了幾分，我既猜着了幾分之後，不氣而笑。忽然報道，黨代表過來視疾，唉呀！這真不得了，如何敢當！只有在枕邊泥首，起先他一字不題，我也半語不發，不過是些你好呀，我好呀，天氣呀，鬧了半天，接着他又調蘇秦三寸不爛之舌。我呢！老僧入定，他也煦煦爲仁的走了，恕我不能遠送，死罪！死罪！如此經過了一兩月，東征勝利。學會呢，經過一兩年的努力，誠足驚人，共產黨承認他的失敗，承認不能與我們抗衡，我們實力既充足，要給他們一個致命之打擊，甚麼呢？就是學會要正式成立，來個大遊行，這是他們的致命傷，何以呢？參加我們遊行行列的人起碼有三十萬，而且多數是工人，若如此一來，共產黨的西洋鏡完全要拆穿了，完全沒立足的餘地了。這個消息出來之後，共產黨大大的驚慌，陰謀阻止我們的遊行，想來想去，還是利用他們的走狗，我們的汪黨代表，打電報到汕頭，不知講了些甚麼，蔣先生嚴令來了，我召集了七八位幹事，祕密商量一下，我說：「我們的蔣領袖高瞻全局，恐怕這時不宜於開火，免傷他老人家的。心。但對於走狗，不能讓他輕輕得意，須與其開個玩笑。」大家說：「無不爲先生之命。」於是大家去找汪黨代表，質問他孫文主義是研究不得

的麼？孫文主義同志宣傳孫文主義遊行是犯禁的麼？他幾乎要哭出來，左一個「茂如先生」，右一個「茂如先生」，我說這是衆意，一個人又豈能左右的。他又說：「你總要看看校長電報份上。」我說：「你們不過要砍我的頭，砍了我的頭，能阻止遊行才好呀，不然我這顆頭，是沒有代價的了，還有除我的之外，其他的許許多多的頭呢！」他真急得要下跪，因爲日期就是後天，現在已經是晚上八點鐘了。他代表共產黨讓步了，提出遊行可以，但只可極少數人參加，開會可以幾十萬人一齊參加。我想他够受了，不要急壞他，索性說：「遊行不遊了，三千兩千人遊行，人家還以爲孫文主義學會，只有這樣少的人呢！我們就僅僅開成立大會罷，也不必這麼多人。」他聽了大喜。共黨一向抬我們上層同志，而打擊我們下層同志，我們已經深受不少的創傷，有些上層同志還覺得共黨同志可親，於是創出一種傳說來，例如說我們這些極忠實的同志是離開國共！但漸漸就明白了，事實證明。連上層都受到壓迫了，我們孫文主義學會，也爲黨爲國立了不世之功，不然，黨老早沒有辦法了。從這時起，經過約一個多月，東征凱旋了，大家無不興高采烈。一天校長召集全體軍官，在第二師司令部宴會。想來有點所以罷，官長有五六百人，除第二師外，還有學校全體，第二師師長是王懋功，江蘇徐州人，是我從前南京陸軍小學的同學，是一個很老實的人，現在居然變成很聰明很政治的樣子，他未進黃埔一天，因緣際會，當我們重要師（第二師全師武器豐富）的師長。就這個就可以表示他的才能，在這天下午，將宴會之前，他宣傳了，他說：「今日宴會，是要殺王茂如的，王茂如今天挨殺了。」我聽了，不覺大笑，我說：「我如果死在蔣先生之手，我是一百二十個願意的，何以呢？不死在外人手裏，不死在敵人手裏，死在革命的領袖手裏，何等光榮！死在家人父子手裏何等親切！」因此毫不爲意。宴會開始了，將我坐在首席上，我心裏倒有點……咦，倒有點像呀！蔣先生訓話開始了，宴畢喊我去，命令我解散學會！我從外到裏，只有應承的份際。但這時學會好興旺呀，會址新租了德國領事館的地方，在長堤珠江邊的一個小洲上，洲上風景之美麗，建築之壯觀，真不失爲一個大團體的總機關部。於是找到負責同志賀衷寒，同他說明現在環境，不能不暫時隱讓，而將招牌收起。同志們一片孤忠，哭哭啼啼的，將招牌收進去了，活動停止了。然而一個團體，既然產生，不是一時可以將他消滅的，幸好這樣，這解散的孫文主義學會，才能不久爲他解除大難，就是在次年（十五年）的三月罷，壓迫到了蔣先生的肩頭上來了！一天早上，才六點鐘，電話零零零，我拿起聽筒——

「你那裏？」——「茂如嗎？」「是！」——「就來！」——「是！」我疑心，蔣先生必有要事，如此清晨，自己打電話喊我，但是總猜不出什麼事。幾分鐘之後，我出現於蔣先生的會客室，頭一句話，就是「我要到上海去了」。真是一個大炸雷，丈二的和尚，摸不着頭腦，……這一段我可以名之爲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事件。從此時起，遷延足有一個多月，才揭曉。當中詳細情形惟蔣先生與我二人談之。這次事件性質之重大，決不是宣傳爲中山艦事件者可比。中山艦云者，烟幕也，非真歷史也，而其收功之總樞，我敢說，是孫文主義學會，若沒有學會的話，黨老早沒有辦法了，學會能立這點功，也不枉這些對黨熱心效忠的同志。今天孫文主義學會雖已爲歷史上的一個名詞，也足可以自豪，告無罪於總理了。然而來日大難，希望更有較學會更爲進步的反共機構，爲黨奮鬥。同志們努力罷！

蔣總指揮中正呈請任命魯易代理第二師黨代表，繆斌代理第三師黨代表。調任倪弼代理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冷欣代理第二團黨代表，郭俊代理第三團黨代表，杜從戎代理教導師第一團黨代表，包惠僧代理入伍生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團黨代表，賀衷寒代理第二團黨代表。（註八）

蔣總指揮中正，接見孫傳芳代表王季文，下午五時，由潮州返省。（註九）

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令上海交涉員將工部局撥付滬案撫恤費七萬五千元支票退還。

北京外交部前接上海交涉員呈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撥交滬案撫恤費經過情形；以此項解決手續，純係單方面之意見，未經中國同意，自應不予承認。即電令上海交涉員，將工部局撫滬案死傷費之支票七萬五千元退還，以便依正式外交途徑合理解決。（註一〇）

附錄：五卅慘案結束的滬粵觀（上海民國日報社論）（註一一）

掀天動地的五卅慘案，經過了一次片面的爲中國朝野一致否認的使團代表重查，便一相情願，輕輕地抹煞中國方面一切的意思，租界當局的不法行爲，用七萬五千元來了事。

爲救國而犧牲——倒臥在南京路上的國殤，他們底生命的代價，是民族的自由，國家的獨立——最低限度，是工商學聯合會的十三條，他們都是大學的學生和有生活的職工：他們還甚麼要賣命……便是七十五萬七百五十萬，他們也不要，他們斷不屑向帝國主義爭論價錢，後死的也斷不忍埋沒了勇士殺身成仁的意思，來替他們爭論價錢的，所以賠償的多少，完全不成問題。

現在所要追究的，是中國人民的要求——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的十三條，現在有着落沒有？如其已得相當結果，死的可以瞑目，生的可以安心，不然，五卅運動，只是白送了許多好青年的命，只是表示了中國民衆的力量不過如此。自然，現在的民衆，依舊深記着五卅案慘史，依舊繼續着經濟絕交，但外交是雙方都應該有彈力的，重查報告和滑稽誣辱我們報國運動的賠款，是帝國主義者看準中國民氣將憤時的一種彈力；中國民衆如其不能發展出擁護十三條提案的彈力來，失敗依舊是屬於中國。

國民對外的彈力，是外交成敗的根基，廣州香港等處——國民政府所領導的民衆，自始至終，十分緊張着反對帝國主義運動，雖經過了許多危疑恐迫，許多甘心蜜語，都置諸不聞不問，一洗五分鐘熱度的恥辱，才得今日光明的結果：這是一個極顯明證據。

最嚴重而又最孤立無援的粵港罷工風潮，已比較得滿意的解決了，省港的民衆運動，是應五卅運動而起，處境更其艱困，因爲有努力的民衆，有與民衆一致努力的政府。竟單獨得了解決法，回顧上海，能不感慨係之。

俄國共產黨大會通過分化中國國民黨議案。

俄國共產黨大會於本日通過議案，主張對中國國民黨中右翼與極端左翼繼續奮鬥，並決定反對私人資本，不稍寬恕。（註一二）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九號，頁二七——二八。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

九〇四

註二：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廣州「民國日報」。

註三：同註二。

註四：「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第四冊，第六篇，頁二二——二四。

註五：中國國民黨庫藏專檔。

註六：李雲漢：「介紹孫文主義學會及其有關文件」，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學刊」，第四期，下冊，頁五

一四——一五五。

註七：「傳記文學」，卷一七，第一期，頁九三——九五。

註八：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二八。

註九：同註八。

註一〇：「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號，頁一五三。

註一一：「臺灣民報」，第九〇號，頁一〇。

註一二：同註一〇，頁一五四。

三十日 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發表撤兵聲明。

日本前以東北發生戰爭，陸續出兵增防奉天，現因張郭戰爭，業已結束，已將其中一部分撤回原防。前移入奉天省城之遼陽師團司令部，亦同時撤去。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發表撤兵聲明書，解釋出兵理由，並聲明未撤部分，亦將於明年歸國。（註一）

徐樹錚在廊房遭馮玉祥喉人刺殺。

徐樹錚為段祺瑞得力親信，段氏主政時，輒賦徐以重權大任。民國十年六月十五日，徐氏以奉軍副司令名義，擅殺在職將軍陸建章，震驚一時，鑄下被馮玉祥（陸建章外甥）、陸承武（陸建章子）殺害

的基本因素。

本年初徐樹錚以段祺瑞特派專使身份，考察歐、美各國暨日本政治情形，於本月十一日回抵上海。留滬數日，與孫傳芳聯袂蒞遊杭州，並赴南通訪問張謇，討論時局。

時段祺瑞雖任北京臨時執政，實已喪失實權，故親朋多勸阻徐氏北上述職。段亦電徐，告以暫時不要回京。因當時東北有張作霖、郭松齡爭戰，天津有李景林、馮玉祥交鋒，北京成爲馮玉祥的勢力範圍，馮部鹿鍾麟掌握京畿軍、警、憲指揮大權，扣押段祺瑞另一親信曾毓雋，段氏隨時準備下野。在此紛亂緊張之情況下，如果徐樹錚入京，以徐平素爲人之驕橫，又與段氏之關係，必然增加時局的嚴重性。但是徐樹錚仍然力排衆議，決定入京述職。

十九日徐樹錚偕隨員乘順天輪起程，二十三日抵天津，旋即轉赴北京，是時正值郭松齡兵敗被殺，李景林逃匿天津，馮玉祥奄有京、津，吳佩孚困居武漢，孫傳芳虎踞南京之時。段祺瑞在京無兵無勇，處處受制於人，徐樹錚忽然入京，引起各方疑忌，傳說徐曾與意大利墨索里尼訂立密約，接受義大利軍援，更引起反對者之恐懼。徐氏以在京處境困難，遂辭別段祺瑞，搭乘火車赴天津。至本日凌晨一時左右，專車行至廊房，被駐軍強迫停車，架徐至車站附近鎗殺，隨員亦被拘禁。隨即用陸建章之子陸承武署名通電，自認行凶，並聲明殺徐係爲報青年殺父之仇。惟據事後徐之隨員所說，陸承武於徐被殺後始由他處趕到廊房，則行凶者顯然非陸承武本人。當時駐防鐵路沿線之軍旅，其長官爲張之江，張乃馮玉祥之得力高級幹部也。（註二）

附錄：

一、徐道鄰：先父入京遇難經過（註三）

十二月徐專使自南通返，段執政已來電囑其暫緩晉京，蓋京津局面混亂，非無故也。但專使認爲考察回國，理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

應覆命，本身安危，在所不計。遂力排衆議，決定十二月十九日趁順天輪去天津。

二十三日晨抵津埠，宋子揚將軍以車來迎，此車借自英領事館。專使登車後，直詣北京，到達後即往執政府謁見，其餘隨員，均改乘火車去京，內戰創痕，沿途皆是。

專使抵京寓無量大人胡同王宅，隨員則分寓旅館。

專使率考察同人晉謁執政（在正式晉謁以前，二人見面時，曾相對跪拜，抱頭痛哭多時：薛滙東云）。時值嚴冬，段氏兩腿浸冰桶中，據稱非如此則不能止痛。專使請執政下討赤令，討赤二字自此始。

專使留京約一星期，酬酢無虛夕，十二月二十九日，忽決定離京。自執政以下，無不勸其暫緩離京者，惜專使抱定「天生德於予，桓韙其如予何」之心情，力排衆議，乘專車南下。車至廊房，卒遭反覆無常之馮玉祥，教唆其部下張之江行刺，賈志以歿，嗚呼痛哉。

考察各國所得各種資料，及報告，以及各同人之日記，及大批行李，均在最後一節車，悉被搶劫無遺。惜哉！

（以上朱佛定先生考察日記）。

先父在歐美考察，最後經過日本，於十二月十一日，回到上海。在他離開國內這一年多，全國一直在接連的大混戰中。(一)一月七日到二十八日，在滬寧路線上，有盧永祥與齊燮元之戰，齊燮元敗。(二)二月中，在河南有胡景翼、孫岳與憨玉琨、劉鎮華之戰，劉、憨敗。(三)八月中，奉軍勢力向南發展，楊宇霆督蘇，姜登選督皖。孫傳芳率直系將領抵抗。奉軍逐步撤退，到十一月二十日，蘇皖贛閩浙五省，全在孫軍控制之下。(四)十一月二十二日，郭松齡和馮玉祥勾結，反叛張作霖，關外起了大戰。事實上，這就是張馮爭鬥的高潮。

段祺瑞的執政府，本來是建立在張馮二人的力量之上的。現在張馮不合作，段自然左右為難。段的左右，大部份是和奉天接近的。但是北京卻在馮玉祥的控制之下。所以他們中間很多人都覺着朝不保夕。先父回到國內，大家都勸他不要北上，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先父於十二月十九日離上海，二十三日到天津，當天到達北京。二十九日，忽然決定要出京南返。囑咐路局準備專車。在當天的下午，段執政在他的書桌上，忽然發現一個字條，上寫「又錚不可行，行必死」八個字。段很着

急；趕快命人把字條送給先生，但先生並不介意。晚上到車站時，褚哲文帶了一連人來預備護送，先生堅決不要。專車九時開動，因一路兵車甚多，到夜半一時左右，才到廊房。車才停，即有一自稱張之江的參謀長王某者（貴州人？），持張的名片請他下車。說話之間，即有兵士十餘人，擁攔而上，挾持先生下車，走到離站約一里許的地方槍殺，那時是三十日上午一點半鐘。先生的隨員（有褚其祥、薛學海、徐贊化、孫象震、韓賓禮、劉卓彬等）全體被拘於設在英美烟公司的司令部之馬棚。

黎明七時，先生的隨員們被召集於會議廳。一會兒，破汽車四五輛，拖着一路灰塵，疾馳而至。那是陸承武率馮玉祥之命，才從天津英租界趕來。他對他們演說，說先生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他今天要刮肉剜心來報父仇。他還不知道先生已於六小時前被害。

隨員們又被「軍法官」等審問了八小時，於下午五時，張的副官長告訴他們「徐某係陸承武所殺，乃冤怨相報。君等獲釋，皆張督辦（之江）力保之功」。並命令他們各具切結，打手印，宣誓不洩漏一字，否則各人全家性命難保。還全體照了一張像片，每人給了短程車票錢，才准他們隻身空手離開廊房。

第二天，報上登出陸承武的通電，說他手刃徐某，為父報仇。又登出來馮玉祥打給段執政的電報，說徐上將有功國家，不幸在路上為人劫害，其死甚慘，請政府優予褒卹云云。可是政府並沒有任何動作（我想，這是段執政的一種沉默的抗議）。但是在三十日那一天，上海的時報就已經登出徐專使專車被炸的消息來。這是馮方預發的消息，而後來事情發展走了樣，所以就格外露出馬腳來。（以上參看薛學海「徐樹錚廊房遇難記」，天文臺四十四年五月連載）。

原來張之江接到馮玉祥的命令，是叫工兵隊埋地雷炸專車。張却沒有這樣作（我想是因為來往的兵車過多，不容易認清對象乃主要原因。也有人說張是基督徒，心地比較善良，不願傷害太多的人）。而先父被害之後，馮命令把隨員們全部殺害，據說也是張一再苦求，才把他們釋放了。

先父被害的第二天，張之江的衛生處長洪君——段宏綱說，他本來姓段，名字叫段大洪——自稱是先父的學生，願以一門老小作保，兩次跪着哀求張之江，請求尋屍裝殮（他只要求殮葬，不敢說要運走）。張教他寫具切結，

結上一定要有徐某被陸某復仇所殺的字樣（他因此寫過兩次結帖），才勉強允其所請。洪君一整夜在雪地裡苦尋了兩遍，才找到先父的遺體。又好不容易買到了人家一口壽木，把他裝殮起來。第三天，由先父的衛士張振聲用騾車運到北京。洪君又因此大受張之江抱怨，就脫離了他的部隊，也就從此長齋唸佛了。（我到處訪求洪君的下落，前後二十年，未獲蹤迹。等我告了馮玉祥，洪君忽然寫信給我，並把他手裡保存的當時所有書面材料像片等寄來一大包，並追述當時求情尋屍經過，五千多字，一字一淚。他說他等待這一天，也等了二十年了。）

先父入險被害的原因，我的推測，主要的是和墨索里尼的軍火借款協約有關。因為這是先父當時的一筆大本錢。據說先父當時把這項秘密祇透露給三個人：一是段執政；二是馮玉祥；三是孫傳芳（這是我聞之於曾毓雋先生的，而曾則是聞之於孫的參謀長劉宗紀）。先父在這半年中，一直是聯絡馮玉祥的，他派在馮那裡的，有他以前的旅長宋子揚。他在國外時，馮常常有電報，稱他「鈞座」，自稱「職」；口口聲聲要他回來「主持」「領導」等等。在七八月中，楊宇霆督蘇的時候，先父曾經發表一通長電反對他——當時有人說，這一個電報等於三個師的兵力——打擊奉天，就是幫助馮玉祥的。當十一月，馮張交惡已深，親奉的曾毓雋、姚震先後被馮軍拘捕，段執政左右很多人逃避到東交民巷裡。當時大家認為北京危險，勸先父不要去的，就是這個原因。但是他們不知道先父和馮有這樣的密契。先父敢於輕身入險的，就是這個原因。段執政大概也認為這個密契可能有作用，所以在先父出京時，雖然得到那八個字的嚴重警告，並沒有盡全力加以攔阻。先父之忽然決定離京，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那是郭松齡失敗後的第四、五天。郭的失敗，就是張作霖的勝利。他的忽然要離京，我想也許是他怕和段執政同時被困在張作霖的手中。他既然怕張作霖，當然就不會懷疑到馮玉祥。

馮玉祥之要害先父，我想有三個原因：

一、先父和墨索利尼的協議，使先父如虎生雙翼。現在和馮合作固然是好，但如一旦反臉，必然後患無窮。不如趁他蛟龍尚未得水之時，予以除掉，以消滅未來的隱患。

二、先父當時反共的態度，是十分明顯的。也許殺害先生是當時共產黨的決定。段執政在神道碑裡說：「將軍怵目赤氣，義形於色，致力蓋猶有待。一言之不謹，遂及於難。」

曾宗鑒先生在「讀（徐樹錚廨房遇難記）書後」裡說：

「老朽在滬，曾以廨房慘案就正於某鉅公，鉅公非北洋系，但評論北洋事宜，語語中的。據說世人皆稱馮某殺了徐某，此論其跡未究其源之傳說耳。又錚之死，實死於段執政討赤命令。當時馮軍已與共黨攜手，京畿已陷入共黨掌握之中，執政無謀人之企圖，又錚偏促其下討人之命令，魯莽滅裂，駭人聽聞！這道命令未嘗禍及合肥，而段派祇死又錚一人，亦云幸矣！鉅公絕無共產瓜葛，彼時却曾參預馮軍密勿，所言必有根據。」（見「天文臺」，四十四年七月十日）。

三、馮玉祥不但是陸建章的親外甥，而且是受過他的厚恩和接受過他的領導的。元年灤州獨立，馮被押解回籍，是陸把他保出來的。而後來也是靠着陸的力量，馮才再度掛名軍籍。浦口逗留（七年一月），武穴通電（七年二月），也全都有陸在旁為之策劃。所以在馮陸之間所存在的，並不祇是泛泛的甥舅之誼而已。馮玉祥之要加害先父，不會沒有一點為舅舅報仇的成份在內。

十五年十一月裡，舊曆十月二十九日，先父安葬於蕭縣鳳凰山之原，就是他少年遊憩的地方。

先父安葬的棺木，是合肥購贖的。但是「撫卹」「懲兇」的一類官樣文章，始終缺如。我過去為這一點，一直對合肥不滿。但是後來看到他「正道居集」內的幾篇文章，才了解他真的相信「輪迴」「因果」之說。後來又看到曾宗鑒先生在一段筆記裡說：十五年四月，合肥下野出京，「專車開出後一小時，合肥步入車廂，問車過廨房停留多久？又問『又錚遇難是否即在車站』？及車過廨房，合肥開窗西望，歷十分鐘，口唇微動，喃喃若有言，老淚盈眶，掩面入臥」（天文臺，四十四年七月十日）。前幾年又在臺北看到合肥的孫子昌義，他說「爺爺囑咐的，每年擺供，祖先牌位旁邊，必須要擺徐爺爺的牌位，給徐爺爺磕頭」。我於是格外明白老人家心裡，自有他的分寸。

二、段祺瑞：陸軍上將遠威將軍徐君神道碑（註四）

將軍葵南公第三子也。幼而穎悟。父以拔貢生授教諭，改州判，皆不就。盡出所學以教之。年十有三，補縣庠生，十七食廩餼。當甲午（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之後，國勢震撼，慨然有大志。江南試罷，不事舉業。環顧海內：訓練陸軍，轉撫山東，大有可為，莫項城袁公若也。時年二十有二，跋涉山川，踵轅上書。袁公適居喪，命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

道員朱鍾琪延見。朱有名士稱，所如不合。遂作余記室。越年①，項城督北洋，移師保定。余督辦陸軍各學校，統制三六鎮②，掌記室如故。時與兵士同操作，習跑步，堅苦卓絕，志趣異人。後請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卒業歸來，余提督江北，派爲軍事參議，領袖羣僚。辛亥（宣統三年——一九一）之役，余署湖廣總督，統率一二兩軍，會辦軍務，派爲總參謀，贊襄帷幄。性剛正，志忠純，重職責，慎交游。其才氣遠出儕輩，相形不免見絀。共和詔下，雖各以守土之故，多專閫於外，而忌憚將軍之懷，猶如往昔。迨余爲陸軍總長（元年三月二十日），以將軍爲軍學處處長，調任軍馬司司長，兼管總務廳事。尋擢爲次長。余預審將有政變。乙卯（四年）五月，藉病退養。季秋，籌安會設，議復帝制，與叛逆共和之義相背馳。切言以爲不可。致有財陸交三部參案。詳查陸軍，無隙可抵。時余兼管將軍府，遂調爲事務廳長③。丙辰（五年）四月，蔡將軍鐸起義滇池，直達川疆，混戰不已。項城知前言之不謬，遂如所請，取消洪憲，屬爲維持，畀領揆席。端陽次日，項城不祿，黃陂繼任。調將軍爲院秘書長，襄辦國事。案無遺牘，公畢散職，法度謹嚴，不肯稍徇人意。丁巳（六年）歐戰劇烈，德國不循公法，濫用潛艇。抗議無效，有傷國體。立意多戰，議會阻撓。余突被免，出寓津門，會有復辟之變。七月三日，誓師討平。總統去職，河間繼任。余再任總理，兼長陸軍。仍調將軍爲次長。八月十四日，與德奧宣戰。將軍意不謂然，而坦直之情可原，令行無不服從也。先是民國二年，余兼代國務總理；庫倫久爲俄人嗾使，要求自治，彼得從而干涉之。幾經折衝，始得爲我完全領土。曾蒞國會十三次，請求通過，格於黨見，留難久之。預告遲恐有變，充耳不聞。而俄人藉口，頓翻前約。國勢不振，無以角力。耿耿在心，未嘗去懷。己未歲（八年）選徐世昌爲總統。當就職之日，呈辭總理，兼開差缺，仍留領邊防督辦一職。是時陳大員毅，與外蒙商訂六十三條件，即向日俄人所主持之領土一部份。中樞已有允意。余以外蒙橫亘俄疆五六千里，儼入俄人彀中，國事將不堪言。因屬將軍條陳邊務，冀謀挽救。旋奉西北邊使兼總司令之命。八月入蒙，余作序送之。勗以忠恕接物，堅忍圖功。視事後，結納王公雪地，往返每不及旬日，勞苦異乎尋常。當道終不釋然。余時從旁慰勉之。未幾，吳佩孚衡陽撤防，擅自北歸。曹錕等呈勅將軍專橫，政府遂其言，加以處分。若然，以功爲罪，是非顛倒，綱紀蕩然，國何以存？余表率有責

，不忍坐視，力爭之。政府不爲動。不得已，告以疆吏跋扈，政府無術制止，當爲討伐。勝則國家之福，敗則有國法在。庚申之役（九年），所由起也。勢有可勝，事多中變。知劫數之已成，非人力所能挽回。不願兵事久持，重苦吾民，自請議處，還我寄廬。旋知松樹胡同⑤，已在半年前，設有機關，內外協謀，集議十人，以余爲的。其所以然者，不便私圖故也。吁！余之愚甚矣。溯自庚申迄今，干戈擾攘，愈演愈烈。無一塊乾淨土。寧非所謀者之厚賜乎？將軍因避居海上，杜門謝客，熟讀百家言。與林紓、馬其昶、姚永概、柯劭忞諸宿學，談經衡文相考證，以豁達其胸襟。夫學富者識廣，道高者義重。痛國勢之不振，有天下爲己任之懷。某督⑥有姻姬桑梓之誼，曉以大義而不省。壬戌年（十一年）九月，遂間道至延平，入主王將軍永泉軍。履險不驚，屢瀕於危。統兵直搗省垣，設「建國軍政制置府」。嗣以閩疆一隅，不足有爲，仍委政王將軍而還。甲子（十四年）冬，浙奉義師並起，近畿響應。中樞無主，海內環請執政。已知勢有難爲，然爲國家計，不容遲回。時將軍適行抵香港，因特派考查東西各國政治。冀棄短取長，與我邦家。凡歷十二國，隨員十有五人，多調自各使館，人才是視，薦擢有加，余悉如所請。使車所至：上自君相，下逮士庶，莫不殊禮相待。孔子曰：「使乎使乎！」信矣哉。自美啓航抵日本，歷滬到津，皆電止緩行，且派員阻其來京。特惜拘守禮法，未能通權。信宿盤桓，議論宏通，皆經國大計。默審繼起者將無其匹。多月十四日晚，携隨員謁辭南行，微服過余，欲言者再。廣坐促晷，未出諸口，至廊房而竟遇害。嗚呼痛哉！余之過也。所謂仇者僞也。將軍怵目赤氣，義形於色，致力蓋猶有待。一言之不謹，遂及於難。雖未竟其志，然殺身正所以成仁。夫人壽不過數十寒暑，耄耋期頤，無功言之立，寧非木同朽？古語有云：「名是無窮壽」，要在保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存正氣於兩間，雖夭亦壽也。顏子短命，不得道統之傳，而名仍出乎曾子之上。忠武終未償匡輔宋室之願，而功在簡冊，元明清以還，人世景仰尤隆。中外文人哲士，多爲將軍憾。想將軍當亦可以無憾與！

① 項城繼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是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冬天的事。先生在「鈔古文辭類纂批點記」裡也說：「憶辛丑歲，梁君式堂，同官保定」。合肥這裡「越年」兩個字，大概是合併以後幾年，籠統言之。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

九一二

② 合肥任第三鎮統制，是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五月之事。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正月，調任第四鎮統制，八月，轉任第六鎮統制（見合肥年譜）。

③ 合肥年譜，記載為三年六七月間事，依先生自己的敘述，又似乎應該是四年十二月以後的事。參年譜，民國四年。

④ 這一段顯然與事實有出入。參年譜，民國八年。

⑤ 大概是徐世昌的一個陰謀機構。

⑥ 指的是李厚基，徐州人。如何親戚關係，我不清楚。參年譜，民國十一年。

三、徐樹錚之功過（註五）

徐樹錚原為段祺瑞幕僚長，亦是段氏言聽計從的智囊。段氏在北洋政府中，三次擁護共和，不失為功臣之首，但又一意親日，造成北洋軍閥割據，卻又不失為有罪之人。段氏對於民國的功罪，其中以徐氏佔重要成份，徐氏一生之作爲，一言難盡，現在不妨略爲言之：

① 由府院衝突，以致激成督軍團之變，從此中央無主，羣雄割據，禍亂相尋，民不堪命，近之則啓東鄰野心，遠之則間接成中國共產黨盜國基礎。

② 一味認賊作父，以「中日軍事同盟」換取幾千萬參戰借款，組成幾十萬不堪一擊之參戰軍。猶幸歐戰結束尚早，如再遲一年，則後患何堪設想。

③ 組織安福俱樂部，招納一批寡廉鮮恥的政治垃圾，任命爲搖尾乞憐的御用議員，從此政治風氣敗壞至不可收拾，以至後來華北變成漢奸巢穴，殊非偶然。

④ 收回外蒙。這件事雖非徐氏一人之力之功，然在民國政治史上總算一件大事。這幕經過，大致如下：民國元年，帝俄乘中國國內多事，運動外蒙古獨立。二年，中俄聯合聲明，中國正式承認外蒙自治權。四年六月，中俄蒙又共同簽定了一個「恰克圖協定」。後來日人又復利用俄人諾夫等組織一包括內外蒙的「大共和國」。這時候很多蒙古王公認爲自治錯誤，醞釀取消自治。不過王公取消自治的醞釀，並不是誠心歸

附中央，而在恢復前清的舊制。因外蒙原來政制，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迨宣布自治後，活佛哲布尊丹巴爲宗教領袖，於是喇嘛專權，王公受擠。因喇嘛利用俄人，可以爲所欲爲，王公們遂有撤治內附的傾向。當時外蒙設有都護使，由陳毅充任，王公們與陳毅交涉了十個月，終歸破裂。八年，徐氏擔任西北邊防籌備處處長，他見外蒙問題來了，野心一動，擬訂了籌邊辦法大綱八條，由北京政府任命爲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徐氏隻身赴蒙，與外蒙王公談判幾次，（十月二十三日赴庫倫）又操縱於喇嘛之間，在短短二十幾天，可謂不費一兵一卒，一槍一彈，竟使外蒙重歸中國版圖。

此次徐氏（十四年）考察歐美歸來，固尚有若干抱負待展也。

翁敬棠繼續檢舉義比金佛郎案，損失約七千萬元，連法國部分共損失二萬萬元以上。（註六）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號，頁一五三。

註二：徐道鄰：「徐樹錚文集年譜合刊」，頁二一六——三二五。

註三：同註二。頁三二二——三二八。

註四：同註二。頁一一九——一二三。

註五：「新中國評論」，卷三八，第一期，頁六——七。

註六：同註一。

三十一日 國民政府通令，國民在國內與外人訂立契約，概以華文為標準語，外國文僅作副本參考。

國民在國內與外人訂立契約，向以外國文字爲正本，事後不僅使我國人吃虧累累，亦損及國體。廣州市商會乃據情陳請通令應以中國文字爲正本，外國文僅作副本留供其自己參考而已。國民政府至本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一四

日乃令曰：

「爲令遵事，現據廣州市市商會主任董事陳鐵香等呈稱：現據敝會董事楊遠榮等提議，我國自通商以來，華人之與外交人交易者，往往受其欺侮，此雖由於法律習慣之不同，而文字之偏重，實爲一大原因。查華人與外人訂立契約，無論成立於何地，概以西文爲標準語。當其立約之初，華人因不識外國文字，全賴通譯爲之解說，通譯者，又非精於外國文學法學之人，祇能依照字面述其大概，其中細微曲折之處，不能一一剖釋，華人之立約者，見其字面無甚妨礙，遂亦盲從簽押，迨有爭議發生，彼則咬文嚼字，以相責難，我則忍氣吞聲而受損害，天下之不平，孰有過於是者。擬由本會呈請政府，令行交涉員照會各國領事官，通告各該國在華商民，一體知照。嗣後華人在國內與外人訂立契約，概以華文爲標準語，其不通華文者，得以其本國文譯作副本，但有爭議發生，則當根據華文原本，以爲解釋，其外國文副本祇可留供自己參考，不能爲適法之憑證。似此一轉移間，可以保全華人權利不小，卽於國體上，亦有重要關係。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提議，敬候公決等語。當經敝會提出會議，僉謂此舉有關國體商權，一致表決，轉呈政府核辦，爲此具文，呈請察核，俯賜照准，布告施行，並懇轉令，外交部照會通商各國，交涉署照會廣州各國領事官，通告各該國僑商，一體遵辦，無任盼禱等情。據此，除批准外，合行令仰該（外交部）部，即便遵照，轉令廣東交涉員，照會駐廣州各國領事，通告各該國僑商，一體遵辦，此令。」（註一）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推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項政務報告人選。

本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推定汪精衛、宋子文、蔣中正、譚延闓、譚平山、劉爾崧、陳公博、何香凝、甘乃光、毛澤東、詹菊似、鄧澤如等十二人，在十五年元旦召開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各項政務。其職責如下：汪精衛作政治報告（民政報告）。宋子文作財政報告。蔣中正、譚延闓作軍事報告。譚平山作黨務總報告（組織部報告）。劉爾崧作工人運動報告。陳公博作農民運動報告及青年運動報告。何香凝作婦女運動報告。甘乃光作商民運動報告。毛澤東作宣傳工作報告。詹菊似作海外黨務報告。鄧

澤如作監察委員會報告。(註二)

汪兆銘提議函請張靜江(人傑)以國民政府委員資格出席在廣州召開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註三)

東征軍蔣總指揮中正，凱旋虎門，換乘江漢艦進黃埔，軍校全體官生列隊歡迎。(註四)

北京臨時執政府准外交總長沈瑞麟，內務總長兼署交通總長龔心湛，財政總長陳錦濤，陸軍總長賈德耀，海軍總長林建章，司法總長楊庶堪，教育總長章士釗辭職。(註五)

北京臨時執政府特任王正廷為外交總長，于右任為內務總長，陳錦濤為財政總長，賈德耀為陸軍總長，杜錫珪為海軍總長，馬君武為司法總長，易培基為教育總長，寇遐為農商總長，龔心湛為交通總長。(註六)

日使芳澤照會外交部，請制止北京各界反對日本出兵助奉之運動，並解釋日本出兵理由。(註七)

日本再三詭辯，其出兵是為保護僑民，觀其調動野砲、山砲等軍隊，如臨大敵，居心可知。茲錄日本解釋出兵理由之宣言如下：

「東三省張、郭之間發生戰事以後，駐紮該省之日本軍隊，依照既定之方針，嚴守絕對不干涉之態度。惟為保

護僑民及擁護日本之權利利益，備盡籌備上最善之努力，此中情節爲世人所共知者。嗣因在日軍警備區域接近之地方，張、郭兩軍決戰之期已甚迫切，且其戰線漸已擴大。自營口以上，在奉天鐵嶺一帶，廣大之地域業成戰鬥蔓延之區，形勢逐漸嚴重。白川關東司令官曾向兩軍發出警告，尊重日本所處之特殊地位。雖經雙方分別了解，然預料激戰之餘，或形勢之所趨，難免潰走逐北，一切混亂狀態實現之虞，甚恐鐵路附屬地內，連帶發生擾亂秩序危險，殊堪憂慮。按我國採用徵兵制度，人所共知者也。而駐紮東三省之日軍，曾於本年十一月中旬，將二年期滿之兵士遣送回籍，以致欠缺原定額數。然政府爲避免各方誤會起見，此項當然應行之補充亦暫緩實行，乃以最近遂有上述危險逼迫之情勢。日本政府於此不得不從速補充兵力，以期警備之完全而維持秩序之安寧。職此之故，乃定就近由朝鮮先派步兵二營、野砲隊二連，共約一千名，爲應急必須之補充。同時由日本內地久留米（地名）之第十二師團，撥調步兵四營、騎兵、野砲、山砲各一連、無線電信隊一隊（此係由東京開拔），共約二千五百名，前往東三省實補定額，並定一俟該部隊開到後，即將朝鮮所派之一千名調回原防，而由久留米撥調之先發隊，已於二十一日到奉，該朝鮮軍隊瓜代之期，當在指顧間矣。日本此次派兵之真相，一如上述，而補充之數二千五百人。其目的亦不外乎對僑民生命財產，以及日本權利利益萬一之危險，有所防範，並無其他意圖。日本政府之真意既然如此絕對不干涉，嚴守中立之態度，仍行堅持始終不渝，則對張、郭兩軍，何致有所偏袒，當可曉然矣。至京津方面，依照北清事變，終未議定條款。所駐紮天津之列國軍隊數目，美有九百名，英則六百七十名，義、法兩國各有若干，日本不過三百五十名，比較英美相懸已甚。此次日本添調二百名，總計兵力全數共五百五十名。亦係考慮保護僑民之生命財產補充者，俟時局穩定時，當再撤退，自不待言也。」（註八）

蘇俄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閉幕，史大林派獲勝，反史大林派對胡漢民較有好感，胡氏在俄處境因感困難。

自中國國民黨內部發生排斥共產份子運動後，俄共內部以之爲政爭工具。脫洛斯基(Leon Trotsky)、坎門列夫(Leo Kamenev)、岡得克(Karl Radek)及第三國際主席團主席季諾維夫(Gregory Zinoviev)

等，聯合指責史大林及鮑羅廷輩對中國問題處置失當，以爲中國問題應公開列入第三國際，不應由史大林個人暗中操縱。日共首領片山潛、德共首領敕德經(Lara Zetkin)與英、法之共產黨首要，亦多同情支持反史派。

自本年十月十八日胡漢民抵莫斯科以來，在俄目覩兩派傾軋目標，均以中國問題爲爭奪之工具，至爲痛惡。乃欲利用第三國際關係，揭破史大林個人暗中操縱中共之祕密，故與反史派接近。季諾維夫、坎門列夫亦多方爭取胡漢民，並成立「不侵中國會」，常約胡前往演說，且介紹胡氏祕訪阿得克，阿曾向胡攻擊史大林對中國問題處置之失當。

本月十八日，俄共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脫洛斯基於開會之頃，預避鄉間。會中季諾維夫與史大林兩派互鬥，史大林派獲勝。本日大會閉幕，胡漢民在俄處境乃感不利。(註九)

胡漢民留莫斯科時，第三國際宣傳部拉非士來向其進行「說教」工作。拉初次來訪時，由中共黨徒袁慶雲陪同，拉向胡說明來意：謂受第三國際命令，將於每星期四晚八時來與胡討論問題。拉首向胡提出修改中國國民黨綱問題，胡爲之愕然，因詢應行修改之條款及其理由，拉不能答。胡乃反詰拉曰：「君亦曾見中國國民黨綱乎？」拉曰：「見之。」胡問：「能背誦乎？」拉曰：「不能。」胡云：「吾以爲君殆未曾見吾中國國民黨綱也；如其見之，則必自知其不必修改矣。」拉窘甚，乃責令袁慶雲將中國國民黨綱譯爲俄文再議；且謂將與胡討論俄國共產黨黨務云云。(註一〇)某星期四晚，拉獨至旅邸與胡討論問題，朱和中乘袁慶雲未至，乃向拉訴述中共之無狀及其破壞中國革命之舉，胡亦歷歷爲之指證，拉則始終爲中共袒護。是以此晚談話，極不愉快。據朱和中追述云：

「吾輩三人(按包括李文範及胡漢民在內)，自是晚而後，均極感不快，和中具徹夜目未嘗交睫。天甫明，起而譯書(按爲胡漢民譯季諾維夫所著俄國共產黨史備胡漢民參閱)，則胡先生亦起，蓋亦徹夜未寢，正欲覓予談話

也。和中爲陳失言之愆，云早知如此，深悔不應揭穿黑幕。胡曰：『庸有愈乎，揭穿亦何害，君以是爲戚，余轉以是已得真像而喜也。』李君文範爲檢出共產黨對各國革命之決議案以證之。自是而後，吾輩皆有戒心，而修改黨綱之議，彼等從此亦不復議矣。」（註一一）

胡氏與拉非士討論修改黨綱之經過，亦曾專函向汪精衛報告稱：

「……連日與第三國際宣傳部拉非士等討論黨綱，結果大致須依三民主義（平行的）原則所提出民族問題、對外問題、政治組織問題、階級問題，俱與現在國民黨大同小異（差異很少）。弟因覺得第一次大會宣言及黨綱，更無全部改作之必要，祇得對於一二點更加具體的規定及顯豁的說明而已足。本來黨綱及（即）政策的法網及其泉源。例如共產黨綱全部是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民黨政綱則全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的、全民專政的，未至達到國民革命成功之日，要集收全民衆力量於國民黨旗幟之下，且爲適應於當前需要之政策之標示，則現在國民黨綱實已大體具備。……拉非士與片山潛俱多注意於政治左傾派之一層，拉非士就於政治組織問題說：『如果是個瘋子，此時便在中國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片山潛說：『余是共產國際，設國民黨打倒一切軍閥，統一中國，要以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共產政治，我難道不贊成這句話？然而中國的革命，就要失敗。』謬云曰：與人說龍肉，不如以豬肉啖。我革命祇是需要超過革命的理論，還是非革命。」（註一二）

吳佩孚通電停止討奉。

東山再起之吳佩孚，因痛惡上年倒戈之馮玉祥，誓不與之兩立，並經與張作霖洽商合作，共同對付馮軍。至是特通電全國各省軍事首長，聲明結束討奉戰事，息兵尊法。（註一三）

註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十九號，頁二〇——二一。

註二：「中國國民黨廣州中央執、監委員暨各部部长聯席會議第一三一次會議記錄」。

註三：同註二。

註四：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頁六二九。

註五：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三三。

註六：同註五。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三號，時事日誌。

註八：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時報」。

註九：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稿」，見中國近代史叢刊，第三冊，頁二一九——二二七。

註一〇：民國十六年六月爲中央半月刊作「青年之煩悶與出路」（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第六輯）。

註一一：朱和中：「與胡漢民先生遊俄八月之回憶」。載陳肇琪編「胡漢民先生過越彙紀」，頁六五。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印度支那中法大學三民編輯社印（以下簡稱過越彙紀）。

註一二：此函全文載於民國十四年二月五日廣州民國日報（剪報，黨史會藏）。函末所註日期爲「十四日」，無月份。函中並有「這是全體執行委員會和代表大會所宜注意的」句，按本黨二次代表大會係在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開幕，此函似向代表大會及全體委員會議建議。其發出日期，可能在大會之前。又據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央政治會議紀錄：「汪主席宣讀胡漢民委員旅俄各種報告及文字，決議交甘乃光同志在報上發表。」如汪所宣讀者亦包括此函在內，則此函可能爲民國十四年十一月或十二月十四日自莫斯科所發也。

註一三：同註七。

本月 中國代表在國際聯盟理事會提議修改列強在華不平等條約，未獲通過。

本月初起，連續數週在日內瓦所舉行之國際聯盟理事會第六次會議，有五十五國代表參加，我國所派全權代表爲顏惠慶，於會中曾提議修改列強在中國所享之不平等條約，表決結果獲十八國贊成，未能達到修改之目的。當時國人憤慨，有認國際組織爲不可理喻者，「東方雜誌」適時刊出「中國的國際地位」一文，力勸國人要能虛心，取人之長，增強國力，適應世界潮流，國際關係必能改善。要提高國家地

位，全在國民自己。茲將原文摘要如下：

「我們要知道中國要在世界上爭高地位，還是要能虛心的取人之長，並且中國國際地位的增高，一方面要自己有實力，同時也要能利用或適應世界政局的潮流。有些國際運動或國際組織，不但於我們無害處，並且有好處，如果能善利用他，正可改善中國的地位。比如國際聯盟和常設國際裁判院等類國際組織，我們不但不應當敵視，並且還要熱心去參加才是。有些人說，這些國際組織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國家一種變相侵略的團體，不過是強國操縱國際政局的機關，不過是平和的假門面。這種說法，固然也不是絕對無因的。但是平心說起來，無論如何，有一種國際組織的形式存在，有大小國家參加會議，討論共同事情的機會，比較從前這種國際組織全不存在，弱國受強國的欺壓而無處可申訴的局面，總要好點罷？況且今日這些國際組織多少代表平和正義的精神，將來國際情勢改善，運用得宜，在實際上也未必不有充分為善的可能。」

國際聯盟第六次大會開會中，中國代表不是提了修改列強在中國的平等條約之議，而說是得了十八國的贊成嗎？這次未能達到修改之目的，下次還可以提議，因為聯盟是永久的國際組織，大會是每年按期開會的，到會國家可以自由提議一切關係世界平和之問題；這不是通常國際會議之要特別召集而議題又受限制者可比。依聯盟規約第十九條，聯盟大會有時時勸告盟員改正不適用的條約及有害國際平和的國際狀態之權。所以就中國自身的利害着想，也不可參加國際組織運動。況且有許多政治問題今日也不能再固守狹隘的國家主義，而須得參用國際主義的精神，以謀根本的解決。在實力缺乏而百廢待舉的中國今日現狀之下，我們不但不可一味的排外，實且須利用外國助力的處所。比如舉辦國內大工業，有時仍須利用外國的資本和技術。現今反對資本主義的蘇俄，是不是還要輸入外資，而利用之以發達俄國產業呢？

中國前途的責任還是在國民自己身上；徒然依賴外國無濟於事。今日中國的問題不是十分簡單的；這不是依那一種主義或借那一國的力量所能解決的。若是中國因為謀從一派國家的壓迫解放自己，轉而甘受另一派國家的支配，那個代價未免太大，而且也與國民獨立自由的根本目的不相容。現今世界人類性如此，恐怕去打破國界，消滅民族個性的日子尚早得很！我們有時誠哉不能不利用外國的助力，但這必是在不傷我國民獨立的範圍內。完全的附

外和盲目的排外，都不是國民解放的途徑，都不是能增進中國國際地位的方法。」（註一）

鄂省議會提議酌免湖北省本年田賦並漁、蘆二課。

鄂省本年旱災奇重，人民頗爲困苦。省議員劉文藻特提議酌免田賦，以恤人民，連署者達二十餘人。原文如下：

「爲災重民窮，依法提議，請酌免田賦，以恤羣黎事。竊以國之正供出於民，民之生計出於土。今歲吾鄂旱災遍於全境，載途餓殍，急待救援。雖有平糶之預籌，尚無免賦之明令，文藻忝膺人民代表，豈忍坐視不言。比者各縣查災委員，皆已陸續回省，觀其報告，必有重災、次災之分，如能按被災之輕重，以爲免賦之多寡，則全省噓歎，再生可慶矣。或曰現正預備平糶，以救黎民，免賦之舉，似可暫緩。不知平糶雖爲急務，而路遠無力者，或不能霑其實恩。惟施行免賦，則遠近沾恩，此免賦之急宜舉行者一也。或曰今雖未計及免賦，而民間亦自不能完納，是未免與已免等，不知當道若無免賦之明文，斯人民應盡完納之義務，此不得不明令以免賦者二也。或曰本年旱災，山居之民，受害爲甚，至於近水之民，可以不免。不知赤地千里，河流皆已枯竭，小湖斷港，乾燥生塵，魚鱉蝦蟹，既不能生，葦蘆菱藕，尤難自活，是魚課蘆課，亦當隨同酌免者三也。總之百姓困窮，無力納稅，縱今年長官不忍嚴迫，倘至來歲，而刀胥猾吏，因緣爲奸，每以欠納錢糧，威嚇愚懦，則是災民雖未受當時之追比，而長留日後之禍根，度諸實心愛民者，豈忍出此乎？查湖北六十九縣，無一處不早，無一處不荒，賣妻者有之，鬻子者有之，食野菜野草以及樹皮觀音土者，亦莫不有之。老者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此數百年來所未有之奇災，卽間有泉水救濟，暗泉數處而已。今冬既憂乏食，明春更苦無種。文藻來自田間，深知此中情況，謀生尚且不暇，更何有餘力以完國課。前清專制時代，免賦之命屢頒。現今共和世界，上下一體，休戚相關，目覩諸父老昆弟，受之奇禍，安乎不安？況災情更有重於前清百倍者，使不酌免田賦，以減輕其負擔，視人民疾苦，如秦越人一般，其何以恤羣黎於一方耶？所以競競提議者，原非輕視國稅，實爲災重民窮起見。擬請大會審查，轉咨兼省長，迅將湖北受災情形，繕咨財部，轉飭財廳，酌量輕重，以標準受災者情形，將丁漕兩項全行蠲免。其次者或蠲緩，於設立民食義

備之外，更仿行馮驩漢文之政，庶民困可紓，而民命亦可稍保矣。連署者賀方廷、劉鍾英等二十餘人。」（註二）

蘇俄駐廣州軍事代表團長嘉倫將軍奉召返俄，由季山嘉繼其職務。

嘉倫將軍，原名布魯徹，於民國十三年秋以蘇俄軍事代表團團長名義來我國，當其抵達廣州之時，正值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成立未久，遂襄贊蔣校長中正練軍。是年十月八日國父致函蔣校長稱：「今爲應我所用之故，特託嘉蘭（嘉倫）將軍將我衛士練至一營，以爲他軍之模範。」國父對嘉頗爲器重。（註三）

蔣校長對嘉倫將軍之爲人曾嘉許說：

「這位嘉倫將軍自民國十三年來到中國以後，我認爲他是俄國將領中最爲傑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還有最難得的一點，就是他絕對沒有布爾雪維克的氣味，所以我至今對他還是念念不忘。」（註四）

由於嘉倫將軍誠實地爲中國國民革命軍服務，頗受我國方面之好評，當本年三月十二日校軍首次東征參與棉湖之役時，嘉倫曾隨蔣校長及廖黨軍代表親赴前方督戰。至本月應召回俄，據蔣校長說：

「嘉倫將軍，……他在民國十四年底應召回俄，由季山嘉繼任其軍事顧問團團長，竟演出中山繼事變。」（註五）

附錄：周祉元：嘉倫將軍其人（註六）

「這位嘉倫將軍自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來到中國以後，我認爲他是俄國將領中最爲傑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還有最難得的一點，就是他絕對沒有布爾雪維克的氣味，所以我至今對他還是念念不忘。」

——節錄蔣總統手著「蘇俄在中國」第五十一頁——

在一九三七年的蘇俄大整肅中，紅軍高級將領被史達林所殺戮的，除了杜哈契夫斯基之外，當數嘉倫地位最高。

嘉倫(Galien)原名布魯徹(V. K. Blücher)，曾於民國十三年秋以蘇俄軍事代表團團長名義前來我國，「嘉倫」是他奉派來華使用的化名。嘉氏自抵達廣州後，前後駐留兩年有餘，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底，一度奉召回俄。

，至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春夏之間，復應我方要求，再度派遣來華，直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七月，方始歸國。嘉氏在其留華期間，對於協助我國練軍，甚有貢獻，頗得今總統蔣公賞識，其在離華之前，曾至上海晉謁總統，悽然惜別。以後中俄復交，我國曾經屢次要求蘇俄政府派其來華擔任軍事顧問，但無答覆。

關於嘉氏生平一切，過去在史達林時代，所有蘇俄報刊雜誌均禁刊載，直至史達林被鞭屍，杜哈契夫斯基一案獲得平反，以往冤死紅軍將領得到昭雪，近年以來，才在蘇俄書刊陸續有所透露。

嘉倫的真名為布魯轍，由於他的名字「布魯轍」毫無一點俄人的意味，因此，蘇俄內戰期間，外國記者對於他的身世報導，曾有兩種說法：一說他是德國軍官，後被共產黨徒花費大量金錢收買過來；一說「布魯轍」是他的外號，「麥德維吉夫」（Medvedev）才算是他的真名。

以上兩種說法，孰是孰非，迄今仍是一個謎，不過根據一般習慣，「布魯轍」這一個名字，在俄國人名中確屬鮮見。反之，這一名字甚與德國人名相近，按照他的名字來加推測，他可能真正是一個德國人，要不，便是他的祖先含有德國人的血統，以後歸化俄籍，成為俄國公民，這種看法或者較為正確。

內戰中嶄露頭角

他的幼年過着貧苦生活，曾任學徒與雜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二十三歲），應召服役，編入科斯特羅馬（Kostroma）第十九步兵師充當列兵，嗣隨所部開往前線作戰，積功升為下士。此後由於嘉氏作戰勇猛，致不幸在一次戰役中身負重傷，住院治療一年有餘，直到一九一六年三月間，方以首批傷殘士兵退役。

嘉氏退役以後，旋於同年秘密加入共黨。次年（一九一七年）五月，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 S. D. R. P.）沙馬拉——即今「古比雪夫」（Gumara）市委會之命，以志願兵名義，打入俄國第一〇二預備團，暗中從事政治活動。未幾，當選為該團團委會主席兼沙馬拉蘇維埃軍事支部副主席，此時正是俄國二月革命以後，全國陷於大動亂下，列寧所領導的布爾雪維克黨（即多數黨），正謀積極奪取政權之際。

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嘉氏率部攻佔沙馬拉後，一度出任沙馬拉革命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兼沙馬拉衛戍部隊助理政委。

緊接蘇俄內戰發生，嘉氏受命率部自沙馬拉向白軍杜托夫(Дутов)所部攻擊。同年十二月初，當選爲切梁賓斯克(Chelyabinsk)革命委員會主席。翌年(一九一八年)三月，復獲當選爲切梁賓斯克蘇維埃主席。此後，嘉氏即率所部轉戰各地，從事征伐。

嘉氏首次發揮他的卓越軍事才能，便是在與杜托夫作戰中，大膽深入敵後，採取迂迴運動戰術，而將敵軍擊潰。在此役中，嘉軍曾被捷軍包圍截擊，斷絕音訊達三個月之久，當時一般揣測，均認該部可能已被敵軍消滅，但是奇蹟出現，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嘉氏所率領的部隊萬人，終於突破敵人封鎖，到達昆古爾(Кунгур)與友軍會師。在這次戰役中，敵人曾盡最大努力，欲將該批部隊予以包圍殲滅，卒賴嘉氏沉着果敢，運用他的軍事天才，不特迂迴敵後數百公里，突出敵人重重包圍，且因此將敵軍大部兵力吸引，而便在卡山(Казан)的紅軍減去威脅，得於九月三日，在烏法河(Уфа R)上的克拉斯里·雅爾(Красный Яр)予敵重創。

與遠東久有淵源

烏法一役，對於爾後紅軍規復西伯利亞關係至鉅。在此役中，白軍高爾察克(Корчак)曾動員了十三個師以上的兵力，用來對抗伏龍茲(Фрунзе)與古比雪夫(Кuibyshev)所指揮的紅軍，雙方兵力比較，紅軍情勢甚危，如果沒有嘉氏所率領的游擊部隊，從事敵後活動，牽制敵軍大部兵力，紅軍可能會遭慘敗厄運，而對以後西伯利亞戰局大改觀。紅軍自經此役獲勝，扭轉危局，終於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攻佔白軍政府所在地的鄂木斯克(Омск)，迫使高爾察克無以立足，從此聲勢一蹶不振。此後，高爾察克率其殘部，沿西伯利亞鐵路退據伊爾庫茨克(Иркутск)，爲時不久，卒被消滅。

當時駐伊爾庫茨克(高爾察克政府)的美國大使哈里斯(Harris)曾對嘉氏所率領的游擊部隊大加稱讚，說過這樣的話：「該部組織良好，機動力強，吾人無法與之對抗。」嘉氏由於此役功績卓著，因獲頒授首枚紅旗勳章。

在擊滅高爾察克後，紅軍實施改編，嘉氏憑其戰功聲望，遂順理成章地成爲紅軍第一位師長，他所統率的五十一步兵師，也就馳名遠近。

一九二〇年八月初，嘉氏奉令率領所部五十一師進擊胡南智(Врангел)軍，與胡南智大軍激戰於查德涅普洛維

雅(Zadneprovya)草原。其時胡南智正奄有南烏克蘭及克里米亞一帶，組設「南俄羅斯政府」，所部不下十餘萬人，聲勢甚為浩大。嘉氏率部固守於卡霍夫斯基(Kakhovsky)戰略據點，敵軍屢攻不下，損失甚重。由於阻敵有功，嘉氏再度獲授紅旗勳章，並得到鐫有「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頒贈工農紅軍忠誠戰士」的金錶一只。

追後，至十月中，因為波蘭與俄停戰，紅軍遂得集中兵力，轉用於南戰場，將胡南智所部壓迫退往克里米亞。嘉氏時任第六軍團司令，指揮所部奮擊佩列可普(Perekop)敵軍主要據點，在經過一場慘烈戰鬥後，嘉軍卒於十一月九日凌晨三時許攻佔佩列可普。

嘉軍於攻佔佩列可普後，乘勝繼續推進，旋於同月十一日十二時，攻克敵軍最後防禦據點——育松(Yushun)，胡南智部經此打擊，潰不成軍，終於被迫將其殘部撤出克里米亞，以海運通往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自是南俄底定，所有胡南智部全部肅清。

因擊滅胡南智有功，嘉氏三度獲授紅旗勳章，並由第一騎兵團革命軍事會議決議，贈予嘉氏撰有「贈予佩列可普與育松紅軍領袖與勝利者」字樣的手錶一只。

一九二一年春，俄共中央委員會因應「遠東共和國」之請，特派嘉氏前往該國協助整訓部隊。關於「遠東共和國」的成立，在此有待說明。雖然這個共和國的壽命很短，自其建立以迄併入蘇俄版圖，為時不過僅僅兩年零七個月，但對扭轉當時蘇俄在遠東的地位，卻具有重大的影響。

先是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寧奪獲政權後，俄國各地民衆因不滿於蘇維埃的殘暴行為，紛紛發起與之對抗，復有舊俄將領柯爾尼洛夫(Kornilov)、鄧尼金(Deniken)、尤登尼奇(Yudenich)、高爾察克等人出而領導，因此演成內戰。其在對外方面，由於蘇俄單獨與德媾和，簽訂布勒斯特(Brest)條約，各國深慮留在俄境準備增援對德作戰的數萬捷克軍可能為俄扣留，以及儲存在海參崴(Vladivostok)的大批武器落入德軍之手，因謀採取對策；同時並因蘇俄下令取銷償付舊俄所欠各國國債，竟圖賴債不還，激起公憤，於是英、日、法、美等國遂先後派軍進入俄境，實行武裝干涉，就中以日本鄰接西伯利亞，運輸方便，故派兵最多。

至一九二〇年春季，高爾察克、尤登尼奇與鄧尼金部隊雖被紅軍擊潰，但是胡南智的軍隊仍然據有南俄，兵力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

九二六

雄厚，且得當地民衆擁戴，由畢爾蘇斯基 (Pilsudsky) 所率領的波軍，此際業已深入俄國的烏克蘭，正向基輔 (Kiev) 推進；不久前方由西伯利亞撤兵的日本，此時又藉廟街 (Nikolaevsk) 事件派軍在海參崴登陸，捲土重來，來勢洶洶，俄共政權處在此東、西、南三面夾擊之下，加以各地反共情勢如火如茶，此起彼伏，因此處境極危。

此際，有「遠東共和國」成立，用來遏阻日本侵略西伯利亞，自是列寧所求之不得的。

「遠東共和國」是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六日成立，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日經過所謂「議會一致同意」後，即行併入蘇俄版圖，結束這一幕戲劇化的鬧劇。

嘉倫派到「遠東共和國」後，未幾，即被任命爲該國陸軍部長兼人民革命軍總司令。其時該國新建不久，軍隊殘破雜亂，亟待整訓，列寧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間，曾應嘉氏請求，撥了五十萬金盧布援助該國，同時派了大批軍政幹部前往該國從事組訓。

「遠東共和國」的軍隊，經過嘉氏致力重建，銳意改革，紀律、戰力均告加強。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該國軍隊曾在攝氏零下四十度的天氣，一舉將白衛軍的主要據點沃羅查耶夫 (Volochnaev) 攻佔，接着經過一天，又將伯力 (Habarovsk) 克復，這些都是嘉氏之功。

在此期間，嘉氏除致力軍事外，一九二一年八月，曾以「遠東共和國」軍事代表身份，出席所謂「大連會議」，與日本商談有關西伯利亞的撤軍問題。

來華任軍事顧問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秋，嘉氏以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名義，首次奉派來華。在他抵達廣州之時，正值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成立未久，蔣校長與黨代表廖仲愷秉承國父之命，積極淬練革命武力，建立黨軍之始。在這一段時期，嘉氏襄贊校長蔣公，獻替弼亮，對於練軍多所致力，甚得蔣公賞識，國父對之亦甚期許。是年國父在韶關督師北伐時，爲了編練黨軍問題，曾經致函校長蔣公，函中有云：「今爲應我所用之故，特託嘉蘭（按即嘉倫）將軍將我衛士練至一營，以爲他軍之模範」等語，由此可見國父對於嘉氏頗爲器重。（此函爲十月八日）

民國十四年春，校軍首次東征，討伐陳炯明，棉湖一役，爭戰最烈之時，嘉氏曾隨蔣公及廖黨代表親赴前方陣

地督戰。

根據「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史稿」記載，是年二月十五日陳部敗退後，蔣公曾於河婆召集教導第一、二團訓話，嘉氏曾在當場致詞，對校軍的英勇作戰，備加稱讚，略謂：「此番棉湖之役媲美歐戰，可以證明諸位對於中國革命，能盡極大之義務，在中國歷史上有極大價值。」

此後嘉氏一直追隨蔣公，參贊戎機。同年四月一日，潮梅底定，蔣公由興寧乘輪抵汕頭，與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等籌議潮汕善後事宜，凡三日離汕返黃埔，嘉氏均曾與會。

同年七月一日，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生舉行開學典禮時，嘉氏亦曾參加，並於即席對第三期同學講話。

同年年底，嘉氏一度奉召回國，嗣應我方要求，復再派遣來華。

民國十五年七月北伐出師後，嘉氏大部追隨蔣公左右，參與策劃北伐軍事，直至民國十六年春，因鮑羅廷播弄，發生寧漢分裂，嘉氏方由南昌被召赴漢，離開蔣公。其後武漢分共，寧漢復合，鮑羅廷被驅逐出境，嘉氏迫於情勢，始於同年七月回俄。

回國遭史達林殺害

嘉氏於離華前，曾到上海，專誠晉謁蔣公，根據「蘇俄在中國」一書載：「這時候，留在漢口的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布魯徹，即嘉倫將軍，離漢回俄時，仍經上海，特地來見我。……他在民國十四年底，應召回俄，由季山嘉繼任其軍事顧問團團長，竟演出中山艦事變。民國十五年春夏之間，我要求俄國派他再來廣州，擔任軍事顧問團團長，與我相處仍甚融洽。他在無形之中，對鮑羅廷所作所為，流露其深惡痛絕的心境。寧漢分裂時，他由南昌被召赴漢，直到武漢分共，他特來與我作別。彼此相見之初，實有黯然魂消之感。臨別之時，我慰勉他說：『我們將來還有共事的機會，不必過於悲傷。』他答道：『但願我們今日不是最後的一別，再會吧！』他這句話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別辭。」

嘉氏回國以後，在他最後的九年生涯中，一直負責指揮遠東方面軍事。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東鐵路事件發生，引起中俄邊界軍事衝突，嘉氏時任遠東紅軍司令官。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嘉氏積功

獲授列寧勳章。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蘇俄在黑龍江河畔的原始森林建立青共城（Komsomolsk），嘉氏曾爲該城奠基。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嘉氏當選俄共中央候補委員。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蘇俄恢復軍階之後，嘉氏成爲首批晉升蘇俄元帥中的五個將領之一。以後嘉氏曾獲當選爲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及最高蘇維埃代表。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夏季，日、俄在滿洲邊境附近哈桑湖發生軍事衝突，嘉氏曾率所部擊敗日軍。

按理嘉氏建有這樣許多功勞，俄共應該予以優容，不想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嘉氏突然被捕下獄，未經審判，囚禁不到二十天，至十一月九日，即被史達林下令處死。

嘉氏死時年僅四十九歲；關於他的死因，據史達林事後向外宣佈，是因嘉氏受了日本女間諜的誘惑，出賣國家機密，所以予以槍斃；這當然是藉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根據最近蘇俄雜誌公布，則謂嘉氏是因遭人造謠誹謗，被史達林以莫須有罪名殺害。總之，嘉氏之死，主要原因，乃是因史達林爲了鞏固他的獨裁政權，所以不惜施展血手，排除異己，屠戮功臣。嘉氏是被史達林殺害的蘇俄紅軍重要將領之一，其他被整肅的紅軍將領，不知凡幾。我們對於嘉氏之死，固是表示惋惜，但對所有在共黨暴政下的各級幹部，尤具最大的同情，因爲他們隨時隨地都有被其領導者以莫須有之罪名殺戮的可能。嘉氏之死，正是他們的一個前車之鑑。

本年冬，留日學生所組織之孫文主義學會派代表權國彬赴粵聯絡。（註七）

湖南省常德縣成立孫文主義學會。

常德孫文主義學會成立於本年冬，以第二師範學校之反共青年爲中堅，主要負責人爲張中寧。張係國民黨常德縣黨部的組織部長，並兼第二師範第一區黨部的組織部長。第二師範內的共產分子組有馬克斯主義學會，栗裕、滕代遠等爲其中堅。上海中央黨部建立後，曾派黃英爲湖南特派員，前往湖南籌辦黨務。黃英於翌年二月到達常德，即以常德爲中心成立湖南臨時省黨部，與設於長沙由共黨分子夏曦等

操縱的湖南省黨部對抗。

常德孫文主義學會會員與湖南臨時省黨部配合，與共黨分子展開思想與行動的鬥爭。民國十五年春，曾發生兩次激烈的衝突。一次是三月十二日，因紀念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反共黨員與共產分子發生毆鬥，致有多人受傷。一次是四月八日夜晚的一次集會中，因辯論所謂「三大政策」，發生毆鬥。結果，孫文主義學會會員鄧永祥受傷死亡，另有五十九人受傷，張中寧等七人被法院傳訊，扣押七日始獲釋放。（註八）

中國青年黨總部由巴黎遷回上海。（註九）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第一號，頁一九——二〇。

註二：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時報」。

註三：「傳記文學」，卷一四，第一期，頁七四。

註四：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五一。

註五：同註四。

註六：「傳記文學」，卷一四，第一期，頁七二——七五。

註七：李雲漢：「孫文主義學會與早期反共運動」。見「中華學報」，第一卷，第一期，頁一九九。

註八：同註七，頁二一四——二一五。

註九：李璜：「學鈍室回憶錄」，頁一二〇，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 十二月

九三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再版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七至十二月份

定價：平裝 新臺幣五一〇元 美金一五元
精裝 新臺幣五六〇元 美金一七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經銷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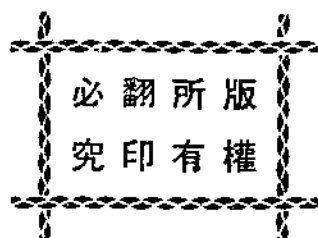
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九一一一五六三・九一一一五六八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〇六號
電話：三八一五五五〇

承印者：世偉打字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德昌街一八五巷八五號
電話：三〇一二七八六・三〇五六三九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